天生红颜我为尊

不知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 Chapter_4
- Chapter_5
- Chapter_6
- Chapter_7
- Chapter_8
- Chapter_9
- Chapter_10
- Chapter_11
- Chapter_12
- Chapter_13
- Chapter_14
- Chapter_15
- Chapter_16
- Chapter_17
- Chapter_18
- Chapter_19
- Chapter_20
- Chapter_21
- Chapter_22
- Chapter_23
- Chapter_24
- Chapter_25
- Chapter_26
- Chapter_27
- Chapter_28

Chapter_1

手机txt小说下载网-阿巴达 提供下载

小说排行榜：http://www.abada.cn/top.aspx,最新更新小说：http://www.abada.cn/news.aspx

天生红颜我为尊 作者：飞觞

【内容简介】

谁着一身烈火色，刺痛旧识的眼眸，燃烧未知的爱恨。

谁持一柄檀香扇，扫除皇城的恩怨，指点锦绣的江山。

※※

这是一场不见血的杀戮，这是一场男跟女的征战，这是一幕生与死的决斗。

她懵懂，他退避，而他玩弄。从不懂到懂，从不舍到舍，从极端冷静到极端疯狂。什么是爱，爱是命中注定遇上，是火中取栗都得，是甘苦同路，是不离不弃，是刀尖上舞蹈，是含笑饮鸩酒，想要，就绝不怕伤心烫手。

十四年后，红衣翩翩檀香扇轻摇的贵公子再入江湖。

这小子绝对是因为睡过头了所以才迟到。”

楚歌寻看着面前这“美男子”脸上那明显的几道枕头印痕，无语在心底想。

舜国史官记：舜国成嘉四年，舜帝唐少玄亲临的第七次武状元大赛上，“夜帝”唐乐颜一袭红衣，潇洒执扇西来，九招败虎威将军楚歌寻，惊绝天下。后楚将军言“那小子故意让我三招实在可耻”云云，对帝大不敬，实属小道消息，不足为凭。

唐少玄：卿碧血丹心，夙兴夜寐，劳苦功高，智勇双全，朕无以为报，就把这万里江山交卿如何。

她摇着小扇子，笑眯眯地：江山非我所愿，臣向来对陛下的美色垂涎良久，臣看……陛下还是以身相许吧。

作品关键字： 唐乐颜，楚歌行，楚真，小狄，唐少玄，玉凤清，唐少司，飞觞

天生红颜我为尊

乐颜篇（一）

三岁的时候，爹爹带我跟乐天出外，遇到巷口卖花的小姑娘，羞涩一笑：“公子的弟弟妹妹长的真是冰雪可爱，跟公子一样俊美……”

声音悄悄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情窦初开的年纪，穿着碎花裙子，羞涩地丢一枝还沾着春雨的杏花过来：“送给公子的。”

扭头掩面跑了。

多么娇羞，多么动人。

爹爹却如临大敌，抹了抹额头的汗，再三叮嘱我跟乐天：“回去之后，不许对娘娘说起，知道吗？”

乐天傻傻的，还问：“为什么啊爹爹？”

我嗤地冷笑：“娘娘要知道别的女人对爹爹抛媚眼，或者爹爹对别的女人抛媚眼，会不理他的。”

爹爹大惊失色，眉毛都蹙在一起，可怜巴巴看着我：“乐颜乖，爹爹哪里有对其他女人抛媚眼，不要胡说啊，特别是对娘娘，一定要只字不提好吗？”

我哪里有这么轻易放过他，嘿嘿笑了两声，说：“上次我想吃巷口的凉甜粉，娘娘说小孩子吃会掉牙，爹爹……”

“爹爹给你买~！”爹爹气壮山河地回答。

哈哈，我心头快要笑死。

※※※※※

九岁的时候，搬家换了地方，跟爹爹出外，街头卖豆腐花的豆腐西施见了，双眼发光：“公子又带着弟妹出来玩啊，真是有爱心，来来，这碗豆腐花送给公子喝……”

不由分说拉着爹爹的手臂，将一碗雪白豆腐花放在他面前。

乐天看我，我看那豆腐西施。

果然是很豆腐也很西施，白白嫩嫩的，还很丰满，平常男人见了，肯定要扑上去来一口。

爹爹却如坐针毡，看了看我："乐颜，你把豆腐花吃了吧。"

我撇嘴："人家明明是给你的。"

"乐天，你来吃。"他又转头。

"哦。好的。"乐天伸手来拿。

我瞪他一眼："乐天！"他立刻不动。

我笑两声："爹爹啊，你的人缘真不错呢，娘娘知道了一定很开心，很开心，嘿嘿。"

爹爹望着我，逐渐地在额角露出三条黑线，然后说："说吧，你今天想要什么？"

乐天怜悯地看着爹爹。

我在桌子下踢他一脚。

※※※※※

十三岁，跟爹爹外出，胭脂水粉铺的老板娘满面红光："这位玉树临风的公子，哇，这位小姐这么美，配你刚刚好，擦了我们店的水粉，保管美到爆，神仙都羡慕。"

这下轮到我满头黑线，爹爹前所未有地镇定起来。

门口徘徊不进的乐天噗嗤一笑。

我怒道："喂喂，你看清楚了，我跟他差好多岁好不好？"

"有吗？没有吧？"被美色迷了眼睛的老板娘认真地看了看旁边的爹爹，几乎伸手摸过来，又色迷迷笑说，"小小姐你要珍惜，这么美的公子哪里去找，啊公子你要选哪一种？"

"我其实要……"爹爹还要开口。

我一把拉住他："走啦走啦。"

背后那人还在叫："下次再光临哦，我一定给公子你打个对折。"

呸呸，你也不怕赔到血本无归！

出门，乐天说：“姐姐，你的脸色不太好，要不要卖点胭脂水粉补一下？”

爹爹说：“我要给你们娘娘买，为啥把我拉出来？”

我瞪了这两个男人一眼，恨恨地跺脚：“我以后再也不跟爹爹出来了！”

※※※※※

后来果然逛街的机会减少了，因为我去了天渺峰。

天渺峰的规矩很严，三年之中只收两个弟子，除了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人。

他很少说话，不说话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可爱。

长的是很美，美的难以形容，娇娇怯怯，柔弱的不行。

所以在最初我还以为是女子，心中大有亲近之意。

可是拉拔挑逗了三两次之后，他仍旧对我淡淡的，每每我天南海北乱扯一阵之后，他会冲着我淡淡的笑。

一笑倾人城，再笑倾我心。

简直如一副旷世绝佳的美人图。

看得我大流口水，赞美的话层出不穷：“姐姐你长的真美啊，月宫仙子都比不上。”

最初说这话的时候，他仿佛很不受用，古怪地瞪我一眼就走掉。

后来几天过去了，他仿佛习惯了，我再说什么“倾国倾城，来来来让我亲一个”之类的话，他都很淡定地不动声色，只是变换一个动作，但无论做什么，却更加勾魂夺魄，真是天生美人也。

这样的美人轻易放过，才会后悔终生的。

在我终于抵抗不了美色所迷，铸下大错，真的去亲他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人竟是个男性。

我尴尬地靠在他身上，盯着他脖子上的男性象征。

暗骂自己是瞎眼了，果然是美色当前情迷意乱，居然没有发现这个，只迷恋他的脸去了。

我惊悚地呆立，欲哭无泪。

他却终于开口了，这么多天，第一次对我开口。

他说：“怎么了小师妹，你好像对这个吻不大满意？不然，我们重新来过？”

他冲着我弱弱地笑着。

他仍旧是那么美。

这次我发现了，不仅是美，还美的很邪。

我毛骨悚然，这个声音也是百分百的男性，浑厚，带有一点点的慵懒，好听的不行，彻底粉碎了我心中想“也许女性也会有喉结”这种想法。而他的嗓音，若是平常的时候听到，或者我会拍掌赞美并流口水，但是现在我只想他放开我然后我好去找泉水漱口。

妖人，妖孽，我的心噗噗乱跳，没了主张。

不过，幸亏我只亲了他的面颊，若是亲上嘴的话……

我唐乐颜一生清白啊！

现在想想，惹上那人，是命中注定，这抵死的纠缠，若时光流转，再来一次，也必定只能相遇，而无法幸免。

※※※※※

唐乐颜：第一次内心独白，大家有票捧个票场，没票留言收藏

唐少司：我居然只是以回忆的形式出现，我想哭

后妈：抚摸，若是票涨得美好，少司你会以正义正面正气凛然的形象再出现

唐乐颜：‘抚摸’…嗯…我要去告诉娘娘……

乐颜篇（二）

天渺峰上甚是清冷。

每日除了练功，别无他事可做。

在知道了那人是个男性之后，连唯一的调戏美女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的生活非常之枯燥无味。

不过，能上天渺峰来的，又岂是寻常之人。

我虽然对那人觉得好奇，却从此不太敢跟他亲近。

这人城府太深，心机太深，想他被我当成女子，每日调戏，调戏半月，却始终不发一声。

一直到我出手亲了他，才忽然做惊雷声音。

这就叫做非常人做非常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怎么了小师妹，你好像对这个吻不大满意？不然，我们重新来过。”他微笑着对我说话的样子，我终生难以忘记。

“师兄这次，一定会好好地待你。”他醉眼迷离，邪邪微笑。

亏我还以为他丽质天生，陌上人如玉，美人世无双。

如今看来，却是陌上人如妖，妖孽世无双才对。

我拼命扒拉开他抱着我腰间的手，跑的比兔子还快。

后来我知道，这个人他叫楚歌行。

他比我，早两年来到天渺峰。

※※※※※

在天渺峰期间，我回过一趟家。

因为爹爹有信息来，说乐天忽然病倒。

我大惊。

我心中知道，若是寻常的病，爹爹绝对不会劳师动众，派人来天渺峰下寻人。

我心中忐忑。

顾不上天渺峰的规矩，我去求宗主给我时间。

宗主果然是铁石心肠，我跪在宗主房间门外三天三夜，感觉自己命悬一线，他仍旧不出声。

我知道天渺峰的规矩，上来此间，除非学成，不得下山。

可我等不了，乐天病了。

我哭得眼睛都模糊，跪的双腿麻木。

后来却忽然答应了，我至今不知为何。

不过，在三天末，我晕倒地上之前，仿佛看到一抹熟悉人影，慢慢地自身后踏出。

似有双手，将我从雪地上抱起。

那双手绵软，却有力，胸怀宽阔，我以前从没有发觉，也没有试过。

而那股特有的味道，我却记得真切。

那个人，在我以为他是绝世美人，对他纠缠不休的时候，他身上，就是这种味道。

挥之不去。

那双手后来在我脸上抹过，带一点暖。

有声音在耳畔懒懒地说："傻孩子。"

然后第四天醒来，宗主便派人来，告诉我可以下山了。

然后，我宁可当那一夜，是一场梦。

不知为何，我觉得这样忘记，当他不存在，最好。

※※※※※

乐天的病十分古怪。

爹爹这般无所不能的人也束手无策。

他是突然病发，倒地便昏睡不醒。

请了诸多大夫，都判断不出到底为何。

后来请了一个隐世名医，他说："令公子这是火毒缠身。"

虽然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也知道这很麻烦。那名医又看着我，不由地摇头说："令小姐似乎也……不过仿佛因为住在极冷之地，所以……"

我蓦地醒悟，他的意思是我也会有这种病，但是因为我在天渺峰修行的缘故，天渺峰冷清非常，终年白雪皑皑，所以才得以镇压不发。

爹爹娘娘不知，那名医出外，我曾跟随。

我问他："怎样才得以解救？"

他看着我，欲言又止。

可因为这幅表情却让我心头欢欣，这世间，最怕的是没有方法可救，既然知道有，无论多么艰难，我亦会全力达成。

如侍书说的："乐天公子，成熟稳重，温润似玉，龙凤之姿，非凡人也。"

我问："这丫鬟疯了，本公子才是你主子好不好，说两句来哄哄我。"

侍书说："公子爷嘛……好吃懒做，阴险狡诈，草虫之姿，勉强可以称得上……"

真是造反了。

不过乐天多可爱。

他向来任劳任怨，被我欺负都不吭一声。

明明是比我早出生，我说我是姐姐，他便不再跟我争。

说了忤逆我的话，我抓住他暴打一顿，他也不吭声，事后娘娘问起："乐天你的脸怎么青了？"

那是我拧的。

乐天却说："我不小心撞上门框，无事。"

多么乖巧的小孩。

无论他多么成熟稳重好，温润似玉好，龙凤之姿也好……

他，只是个小孩。

只是我的弟弟。

※※※※※

我瞒着爹爹娘娘，用天渺峰的般若功来替乐天治疗。

乐天起初不愿："姐姐，你都不知有用没有，何况这病没大碍，只是多睡一会而已。"

"混账！"我自然是大义凛然，丝毫不让的训斥，"你是龙凤之姿的人，怎么能够多睡一会，更何况，你要替我跑前跑后，端茶送水，你想偷懒？不行！"

他还要狡辩，我不由分说抓他过来，先打上一顿。

乐天哇哇大叫，最后还是默默地屈服了。

只是，我不曾对乐天说的是……

我并不是在替他驱除火毒。

而是，我在替他吸取火毒。

我不曾告诉他，因为若是他知道了，就算我打死他，他都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我一连七天用般若功来替乐天治疗。

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更好，脸色也红润起来，又是那个精神抖擞的龙凤贵公子。

我一再叮嘱他不许对爹爹妈妈讲，他不明白，我只说："我在天渺峰学艺，宗主严禁学艺未成私自用功的，你若说给爹爹妈妈听，难准其他人也会知道，乐天，为了姐姐的安危，你要保密啊。"

他也乖乖听从。

后来名医再来，探乐天的脉搏，大喜。

连称恭喜恭喜，小公子吉人天相。

我在窗外看着，亦露出笑容。

后来那名医想了想，要求见长小姐。

此刻的我，却已经快马加鞭回天渺峰了。

这名医真不赖，他敢将治疗方法给我知道，是笃定我就算有舍身救人的心思，却也没有那般功力。

可是他不料想，天渺峰上呆一月，等同寻常人练功一年。

但就算如此，在连用七天内力之后，我仍旧支撑不住。

怕东窗事发，只留言侍书墨画，让他们告诉爹爹娘娘，宗主急令传我回天渺峰也就罢了。

※※※※※

我打马狂奔，直至眼前一片黑暗。

我一头栽倒，雪花埋没我的脸，冰冷一片。

雪地中响起静静脚步声音，自冷清里，有股熟悉的香气，浅浅飘来，又悠悠隐去。

我试图看清向我走来的那人面貌，却终究抵挡不住困意倦意，沉沉睡去。

乐颜篇（三）

楚歌行先我两年下山。

天渺峰三年收两个徒弟，只教三年。

年满之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跟他的交集，也只有一年时光，匆匆而过。

站在峰顶之上，狂风猎猎，白雪飘飘，我扬眉看那纤弱人影，消失眼前，心头说不出什么滋味。

在离开之前，他曾经找过我。

我当时正在打坐调息，听到门口敲门声响动，还以为是侍童来了，张口说："进来。"

门扇一动，门口人影一晃，我简直以为是山间妖精幻化人形来迷人了。

"楚……楚……"我张口，却不知要叫他什么好。

最初相见，肆意轻薄，唤他"美人"。

或者叫"美人姐姐"。

后来得知他是堂堂男儿身，于是四处躲藏，相见争如不见，免得两两无言。

所以也不曾正面唤他名字。

一直到他寻了来，我才蓦地惊觉：我竟然不知称呼他什么好。纵然知道他名字为楚歌行，可是……直接呼唤似乎太冒昧，唤歌行又太亲近，叫师兄吧……我还是更愿意叫他美人多一点，只要他不会变脸同我动手。

"楚……楚？哈，"他一笑，"师妹，见我来到，就让你这么震惊吗？"

我讪讪无语，只好下了床：“不是震惊，而是意外。”

“有区别吗？”

我叹一声：“找我来，有什么事么？”

“自我同你认识以来，就不曾听你叫我一声师兄，明日便要下山了，此时不叫，以后就没有机会。”他看着我，巧笑倩兮。

我心头一动，天渺峰的规矩很奇特，不管是峰顶上多亲昵的师兄弟，若是下了山，便要两不相认，形同陌路。

可是楚歌行他找我来，难道特意是为了这等小事？

我看着他的样子，还是越看越美，不由地笑：“与其叫你师兄，不如叫美人好些。”

“你……”他望着我，果然并不生气，“既然如此，我记得，你欠我一个吻。”

“你记错了，一定是记错了。”我摇头。

“我记性向来好得很。”他微笑着。

“你记错了。”

“我记得没错。”

“错了。”

“没错。”

……

我坚持己见，他也死不悔改，如此几次三番，两个人跟中邪了一样争执半天，我才摇头：“早知道你这么固执，我才不去招惹你。”

“现在知道已经晚了。”他很有自知之明的笑。

“哼！”我不悦冷哼。心中是后悔的覆地翻天。

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为了打动美人的铁石心肠，我守着他，絮絮叨叨讲了多少话，现在想想，自己都觉得惊心。

为了让美人对我秋波一横，或者嫣然一笑，我搜肠刮肚，找多少我小时候的糗事趣事或者自以为是来讲给他听，毫无遗漏外加夸张到自己都不敢回顾的地步。

现在想想，大概还有若干家族秘辛之类，都统统被他听去。

想到这里我欲哭无泪。

世间笨蛋，还有比我更出色的么？

楚歌行看我脸色阴沉变化，他是个聪明通透的人，自然知道我现在肠子都后悔的青了。

笑得越发得意，我看着他那种笑，顿时觉得寒冷室内都回温三分，温暖之中我困意萌生。

“师妹，你也不必后悔，做过的事情，后悔也是无用，你须知道。”他得了便宜卖乖，索性走到我的床边上，自顾自坐下。

“喂喂，谁让你坐下的，夜已经深了，男女有别，你还不走。”我上前两步。

“你亲我的时候怎么不说男女有别？”他斜睨着我。

我大红了脸。

他一笑，却忽然又说：“你两年之后，会去舜都么？”

我一愣，冲口而出：“你怎么知道？”

对上他一丝得意笑容才反应过来，懊恼的几乎要抓自己头发。

这情报，自然是当初为了博取美人好感的时候，我自己奉献上的。

我当真去抓住自己的头发，痛苦地蹲在地上，低声痛悔说：“唐乐颜你真笨真是个绝顶笨蛋。”

“别这样哦，我会心疼的。”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这样吧，只要你叫我一声好师兄亲亲师兄，那些事情，我会努力忘记。”

“你有这么好？”我歪头去看。

“这也要看你诚意足够与否。”他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

站在高峰之上，看那身影孑然，逐渐消失在雪地之中。

我喃喃一声：“师兄。”

不知他听到与否。

目力所及，却见到那影子停了停，似要回头，却终究没有，停了片刻，大步向前离去。

那晚我曾问他："为何宗主会准许我下山。"

他不回答。

我又问："我昏倒之后，是否是你来抱我？"

他看我一眼。

我索性不做保留："我回来之后昏了，是不是也是你？"

他通通不回答，只是笑笑，然后说："叫。"

眼中的坏坏光芒一闪而过。

※※※※※

这个人的爱好真是十分独特。

但是他的答案更叫我惊讶。

他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挑眉："你怎么知道我想什么。"

他说："你知道，何须问。再观你的心，你是一早就怀疑了对吧，只是为什么没有开口问我？你宁可装作一切不知，是想着不要欠我人情，既然如此，何不装到底呢？你不愿意欠人人情，我也不愿意你因此而不安。这个答案，岂非是你所要的。"

我心凉如水。

他果然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心机深沉如此。

我的确是怀疑，是他在宗主面前替我求情许我下山，我的确是认为是他在我昏迷之后抱我入房，我也的确认为我回来之后昏迷天渺峰下，是他"恰好"遇上将我带回。

那股香气，一如今夜，骗不了人。

而我不想承认，是潜意识不想跟他扯上关系，欠他之情。

可是他，居然懂我的心思。

所以才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拒不承认，是他。

可我心知肚明：是他替我求情，是他抱我回房，是他救我返山，一切是他，只能是他。

我心想：

唐乐颜，这个情，你欠定了。

乐颜篇（四）

我猜想在我缠着楚歌行对他讲述年少往事的时候，他一定在暗笑。

不知道是否有忍笑到内伤。

※※※※※

后来我下山。

窝在家中的时候，趁着爹爹跟乐天不在家，便经常问东问西。

扯来扯去，不免提到往事。

提到往事，便会问："娘娘，少玄叔真的有那么好看吗？"

娘娘便笑："他的好看，是形容不出的。"

眼神略有些怅惘。

"那我是要亲眼看一看啦。"我想。

怎奈爹爹居然拦着不让我出外。

我算是彻底明白，跟脾气有点暴暴的娘娘比起来，这么爱笑的爹爹才是最不好对付的人。

还以为他疼我，谁知道不过是利用我达成目的而已。

这个自私的人啊。

比如说："乖乐颜啊，爹爹想念你，你便留在家中，多陪爹爹些日子吧。"可怜巴巴的眨眼，仿佛被全世界遗弃。

我还是心不够硬，挨不过。

等我好不容易答应了。

他转身没了人影，直到我问起娘娘来才知道：原来最近娘娘一直想要出去走走，比如……见见旧友故地重游之类，他却不愿。

哼哼，现如今我回来了，便让我当捆住娘娘的绳子。

不过也罢了。

关键是我也不愿意娘娘伤心。

自从微宝出事之后，娘娘便一直在心底有着郁结。

可这一切，明明是我造成的……

心中愧疚。

于是我也不好说什么，只管呆在家里，休息了七八天，惹得娘娘爱心发作，为了疼我，每日洗手下厨，做各种各样“补品”给我，说是为了补偿我在天渺峰上的清苦日子。

她的爱心我自然全盘收到，但是食物实在是不敢恭维。

不过迫于那种“慈爱”的目光，还是一口接一口的喝着那古怪的汤。

好不容易挨到爹爹回来，本来想躲开我的，一见有食物，却笑眯眯凑了过来。

我一看那张笑着的脸，气不打一处来，正好趁机将娘娘做得那些杀死人的美味推过去，一边哼哼着说：“爹爹，这可是娘娘亲自下厨做的哦，我好心给你留一份，机会难得吆。”

果然他笑逐颜开，这次却是发自内心的笑：“乖乐颜，真疼爹爹。”

毫不客气地将桌上的东西包揽过去。

唉，平素那么狐狸般的一个人呢，一听说是娘娘“亲自动手”做的，便仿佛在一瞬间失去了味觉嗅觉，从一个绝顶挑剔的美食家摇身一变成了几天几夜没吃过饭的那款。

丢人啊。

看他陶醉的……

这真是……

此情此景，让人竟无语凝噎。

我趁机溜走，不愿看他一脸幸福灿烂的模样。

※※※※※

日子过的平淡，不过也有乐趣，那就是趁着乐天回来的时候，欺负他。

这个小子在人前自然是举止有度，人人夸奖“风姿超群，龙章凤姿”，简直浑身散发着所谓的王八之气。

大概是夸的他自信心暴涨，见到我还想装样子，彬彬有礼地鞠躬：“姐……”

刚一声，便被我按住头推倒斜榻上：“臭小子，一天不打，上房揭瓦。”

他便求饶，原形毕露地：“姐姐，我没有，啊，饶命！”

非常乖。

除了微宝的事，其他，一切无恙。

但我总不能永远呆在家中。

终于有一日被我逮到爹爹。

他也终于被我逼得说了实话。

“乖乐颜，你去哪里都好，以你的能耐，爹爹也并不担心，只是……”他沉吟着，似乎面带难色。

“怎样？”

“只是，不要去舜都好不好？”他望着我。

啊哈，我早就知道。

这几天对我避而不见，就是为了避免我开口提出这件事。

只是，这天下，还有我唐乐颜不能去的地方么？

我看着爹爹笑。

那双湛蓝色的眼睛，跟乐天一模一样的眼睛，似乎也看出了我不能被任何人阻止的心愿。

爹爹叹息。

只是我不知道，为何他要如此。

难道他仍旧是信不过我的能耐么？

哼，做给他看！

※※※※※

临走那一日，我重问起娘娘那个问题：“娘娘，你觉得，少玄叔是天下最好看的人吗？”

沉默。

将桌上的点心之类放进我的包袱，娘娘伸手，抱住我肩。

“娘娘既然不回答，就是默认啦？”我偷笑着问。

耳边听到门口那熟悉的脚步声，悄悄而来，闻言，忽然停住。

某人，心碎吧，哈哈哈。

“乐颜，”温暖手轻轻地抚摸上我的头。

“嗯。娘娘。”我答应。

“你少玄叔，的确是天下无双的好看……”娘娘回答。

哈哈哈，我恨不得爬上床翻个跟头表达我内心的高兴。

某人，某人！谁叫你不疼我啊，谁叫你总拦着我做我爱做的事情。心碎吧哈哈。

“不过……”娘娘又说。

“嗯？”我仰起头，有奇怪的预感，类似阴谋破产那种。

“在娘娘心中，天下第一好看的人……还是……”唉，少女一样红了脸。

这怎么了得啊。

这么纯情的娘娘，怪不得被爹爹那大狐狸吃的死死的。

“还是什么啊？”我故意做不了解地问。

“笨乐颜……”娘娘抱紧了我，“娘娘心中，不可替代的最为好看的那个……自然是你爹爹……”

声音极其小。

也极其幸福跟甜蜜。

不过我知道，以门口狐狸的听力，就算是娘娘的声音再小上十倍，这句关键无比话，他也能听的一清二楚，甚至……宛如雷鸣，不过，自然是欢快那种。

哈。

坏爹爹，我算是服了你。

※※※※※

不过，到底谁好看，我要自己判断。

我跟娘娘不同，没有儿女私情左右，我非常的公平公正。

所以……舜都，我来啦。

玄叔……大家……我、来啦！

————————以下是正文————————

第一章 红衣

01章红衣

宛如惊雷乍响，急促的马蹄声从官道尽头响起，滚滚而至。

※※

城镇上最为繁华的青楼，红灯高照，有人揽红倚翠，春意正浓。

“真是国色啊。”醉意薰薰的男子放下手中酒杯，嗟叹。

“咱们揽翠楼的姑娘，可不都是国色？”对面的男子一手抱着一个美娇娘，“啵”地在其中一个脸上亲过。引起一阵莺莺燕燕的娇嗔叫声。

“真正的国色，你哪曾见过。”男子不屑一顾。

“嗯？”对面那人好奇，“听兄弟这么说，真国色在何处？”

“咱们当朝的一等公，昔日镇远侯楚真楚大人，你可曾见过？”男子双眸一亮。

※※

官道之上的白马四蹄腾空一般，长嘶一声，入了城镇。

窗外隐隐传来马蹄的声音，还听不清楚，只是淡淡地自夜色中传来：得得得。有规律地响着。

马背上那人，长袍烈烈招风，双眉却忽然一拧，夜色里一双水晶般璀璨的眼睛光芒闪烁。

※※

楼内，有人惊问：“这……不是男子么？”

“正是男子，可哪里有任何女子能比得上那般国色。”

“老兄……这么说你可见过一等公大人？”

“这是自然，在下曾荣幸见过楚大人的真容，二十几岁正当青年，官威赫赫，威仪棣棣，自然不必多说，难得的是看面相却只如十几岁的少年，如打扮中性些，哪个女子能及得上他分毫。”那人说着，连口水也似要流出来。

“听你说起镇远侯，我便不由地想到另一个风流人物。”

“哈……你我所想大概相同，我也想到了那个人。”

两人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说：“锦……”

丝竹声隐隐，一阵大笑声自楼上传出。

“锦，”

“乡，”

“侯。”

三字落定。

※※

马背上骑士握住缰绳的手指一紧，嘴角露出一抹绝艳轻笑。

※※

“听说昔日锦乡侯没有退隐之前，曾跟当时还为镇远侯的楚大人交往甚密。”

“是啊，那可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啊，若说一等公是国色，那锦乡侯可算是惊为天人，据说当时锦乡侯留恋青楼，满城女子都为之疯狂。”

“我也有幸听说过两位侯爷昔日风采。”

“真是让人向往啊，一个国色天香，一个惊为天人，两个人又过从甚密，你说……他们之间……”声音忽然有点变调。

“啊……”另外一个接口，声音之中也带着猥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嘿嘿！”

“不过有道是：侯门一入深似海，谁知道内里有多少不可告人……”

“我还听说昔日锦乡侯风流遍天下，镇远侯又如花似玉，难保……啊！”

话题逐渐不良的交谈忽然变两声凄厉惨叫。

鲜血狂喷，门牙跌落，落地还有声，好大一颗。

“两位爷，你们怎么了？”有人急问。

“啊啊……”先前的男子声音却变成无奈地嘶哑声。

※※

“不管好自己的嘴，下次就让你们变太监哦。”

戏谑的声音，自清冷夜色中传来，带着一股难以驱除的冷意。

有大胆的姑娘偷偷地在窗口向外看了一眼，隐约只看到一匹白马腾云驾雾般自楼底脚步不停飞驰而过，马上骑士，一身红衣如火，潇洒激烈，在黑夜里好像一朵偌大红云，急速飘过。

“红衣！”那姑娘低低惊叫。

“锦乡侯可不正是穿红衣的？难道说……”坐陪之中，有人掩嘴低声，却不敢再说下去。

却听得“咕咚”一声，方才嚼舌根的男子其中之一倒身在地，面色发白，竟是吓得昏死过去。

※※

大舜国成嘉四年，在那起震慑全国的惊世奇案发生之前，那一袭红衣趁夜过境，顺手惩奸，风姿飒爽，潇洒快意，却是无有任何史官能记录下的绝代风华。

第二章 睡猪

02章睡猪

“我赌一个镯子！金的！”高亢的声音打破客厅的沉静，丫鬟侍书卷起袖子，露出雪白的胳膊，镯子叮当响，“就赌公子爷绝对不会夺得

这次武状元大赛的魁首。”

门口的少年巍然屹立，一动不动，双臂环抱胸前，怀里竟抱着是一柄剑，刘海垂下，半遮住额头，面容有点平板，样子又好像门神，细细看来……竟闭着眼睛，哦……原来是在睡觉。

而这边：

“侍书姐姐最近是不是很迷那个呼声最高的骠骑将军楚歌寻啊？”旁边的墨画斜睨着。

“当然，”侍书得意洋洋地，“楚将军风采出众身手更出众容貌更更出众，不夺魁天理不容。”

“这话公子爷听起来可要觉得伤心了哦。”

“那头睡猪……”侍书气吼吼地，“我应该赌她如果能在武状元大赛结束前醒来的话，就赔一个镯子！”

“侍书姐姐这么笃定？”墨画惊讶。

“当然，”侍书抱着双臂，摸着下巴得意笑，低语：“昨晚还犹豫要不要在她碗里加点东西，看样子根本不用。”

“侍书姐姐……”墨画凑过来。

“干吗突然靠我这么近？”侍书震惊，咳嗽一声收敛笑容。

“侍书姐姐笑得那么得意，不会是在公子爷身上动了什么手脚吧……”墨画拉长声音。

“我！我怎么会是那种人呢！”理直气壮地说。眼珠一转：昨天买的那什么什么睡眠药粉好像还带在身上没扔掉，糟糕……

正想偷偷摸一摸。

墨画哼哼冷笑：“我听说那楚将军还有两句口号……”

侍书双眼放光，立刻条件反射地跳起来，振臂高呼：“歌寻歌寻，称霸武林！”

袖子里一样东西很尴尬地掉了出来。

墨画趴在桌子上不动，一转头：“吆？好像有东西掉出来了耶？”

门口不动声色的少年顿时睁开眼睛。

而就在他双眸睁开之时，本来木讷略有些平淡的一张脸顿时变了。

就好像画龙点睛，能够让龙腾空飞走一样，效果显著。

那双如水墨画般的眸子，黑白分明的怕人，却雾蒙蒙，寒幽幽，闪出锐利光芒，直直地向着地上的小粉包射了过去。

※※

“大事不妙了……”侍书低声嘟囔，又提高声音，“不过我发誓哦，我绝对没有给公子爷吃这种能够睡得更长点的药。”

“这就是传说中的欲盖弥彰么？”墨画叹息一声。

门口一声冷哼，原本站在那里的少年已经不知所踪。

※※

人走后。

“哎呀，好累好累……”侍书伸手扇风，一边叫着，“我每天都演戏我容易么，还要保证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说小狄他怎么就口味这么刁钻呢？”

“侍书姐姐辛苦了，真叫一个唱作俱佳日益进步呀，”墨画动作干净利落，动凳子上站起来，“我给您倒茶，没办法，一切向着将公子爷成功唤醒的目标进发。”

“是啊是啊，演戏真是个力气活，口渴了。”侍书接过杯子。

墨画笑：“不过相比较去叫醒公子爷这种危险活，我们还是每天演戏比较妥当。”

“不错不错，演戏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远离清晨苏醒的公子爷，人人有责。”

墨画点头：“尤其今天是武状元大赛，咱们千里迢迢跑来这里，不就是为了这两年一度的比赛么？万一耽误了，还不要咱们的命嘛。公子爷也是，不知为啥对这活动这么痴迷。”

侍书捧脸：“你说为什么小狄不愿意接近公子爷？”

“还不是那家伙总趁机吃人豆腐。”

“嘻嘻……”

“而且人家还是纯情小男生呢，你说咱公子爷是不是也太饥渴了点？这样也下得了手。”

“你看小狄那样子就知道了，这叫做色不迷人人自迷啊。”

“哦……也是。”

咽口水的声音。

※※

“公子，该起床了。”恭敬站在门口，小狄怀里抱着剑，垂头说道。

没有声音。

“公子，日上三竿了。”叹一口气，继续执着地站着。

仍旧没有声音。

“公子还不起，小狄就只好进去了。”说完这句，忽然有点感觉怪怪的。

而房内继续声息全无。小狄无奈地皱了皱眉，伸手，推门而入。

甜香扑鼻，桌子上紫金檀香炉仍旧袅袅散发着甜梦香的味道，小狄迈步向内，掀起浅色垂幔，隐约看到床帐垂着，里面棉被之下，卧着一个人形。

“公子……”

躬身，垂下眼皮不去看，小狄尽量让自己的语调听起来平稳：“公子，凉山总兵邱大人从昨夜一直等到现在，至今未走，人家跋涉百里而来，无论出手与否，公子该给他一个回复；另外，您心心念念要参加此次大舜的武状元比赛，时间也快到了，公子若还不起床……”

“呜……”被子里的人发出一声无奈的哀鸣。

“公子……”小狄还要继续说。

“够了够了够了！”那人大叫，一把掀起被子，“为什么又是你！侍书墨画她们呢！每天都要你来烦我！我是不是没打过你才叫你这么放肆！”

小狄站着不动，保持着低头的姿势：“公子如果喜欢，就打小狄一顿出气也是无妨。但公子若一味沉睡下去，凉山那边可以不管，若误了一年一次的武状元比赛，公子日后必当追悔莫及。”

床上之人无语。

小狄站的很稳。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是硬撑而已，他真的很怕自己下一秒钟就会当场昏倒。

“噗嗤。”一声笑。

一根长长的，嫩白的手指挑开床帐，准确地伸到小狄面前，一把挑起他的下巴。

他被迫抬头。

眼前，是一张毫无瑕疵的脸。

肌肤晶莹如玉，双眸顾盼神飞，水滑的头发披在白色的睡袍之上，颈部之下，曲线若隐若现。

虽然这种香艳场景看了不下百次，但每一次看，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晕眩的感觉更强烈了，他急忙垂下眼皮。

“小狄，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床上的人挑着他的下巴打量他的脸，眼睛乌溜溜地转，“奇怪的是，虽然我很怒，但却对你下不了手。”

“多谢公子爷。”小狄松一口气。

“拿什么来谢我？”

“公子爷……”

“不如给我亲……”

“公子！”

忍无可忍地后退一步，粉嫩的脸已经涨红。

床上的人低声自语：“为什么每次都不让人说完，要想吃你亲手做的面很难吗？”

小狄耳朵一动。

“哦……邱飞鸿那边，让他带兵去攻山吧。”打了个哈欠，声音走调地说。

小狄一惊。

带兵攻山？先前邱飞鸿就是带兵攻山数次未果，伤亡惨重才来求救，现在公子居然如此吩咐，难道说……

脸上露出惊诧表情，微微抬眼，瞥见那人眉宇间一丝倦怠，双眼也隐隐有点发黑，隐约似一夜未眠的模样，不由心惊非常，颤声说道：“公子？您昨晚上……”

那人却忽然吃惊地说：“啊，时间果然不多了！但……在侍书她们来之前我再睡一会吧。”

床上立刻传出呼噜呼噜的装睡声。

以小狄的经验，这种装睡不出三秒，很快就会成为真睡。

小狄忍无可忍，上前一步，看准了被子所在方向，闭上眼睛，伸出手去。

“喂，把被子还给我！”那人睡眼朦胧地暴躁大叫。

小狄抱着被子撞开门桃之夭夭。

※※

凉山总兵邱飞鸿记：大舜国成嘉四年，凉山悍匪三千，聚众作乱，杀人如麻，州府不能镇压。吾得无名高人指点，前去求助，侯一夜未见帝颜。第二天，帝命攻山，吾带兵上山，悚然发现，一夜之间，凉山匪徒三千人，竟全部陈尸山头，无一幸免，凉山自此有“地狱山”之称，盖凉山悍匪不能逆帝之光华。而凉山自此，再无盗匪横行，百姓安乐，乃帝之威赫所致。

第三章 乐颜

“这小子绝对是因为睡过头了所以才迟到。”

楚歌寻看着面前这“美男子”脸上那明显的几道枕头印痕，无语在心底想。

※※※※※

半个时辰之前。

在场记大人绕着场子连叫三次：“乐颜，乐颜，乐颜！”嗓音从众人盼望到成为噪音，那叫做“乐颜”的神人至今都没有出现。

楚歌寻手中拄着宝剑，心想：莫不是哪个纨绔子弟一时兴起，想要来参加比试玩玩，却不知对上的居然是他名闻天下的虎威将军楚大人，所以知难而退了么？

呵呵…其实我不想做大哥好多年…楚歌寻独立高台，心中得意，眼光睥睨四顾，看向远处大黄伞盖下的皇帝。

而在皇帝脚下，左边首座第一人，乌黑的头发，雪白的脸，明亮如秋水的眼睛，若不是那一身堂堂一等公的袍子，若不是他通身透出的那股与生俱来让人无法亲近的做派，简直如一个年尚稚嫩的少年后生、却不知为何占据高位。

楚歌寻微微一笑：真叔，你就等着看吧。

※※※※※

楚歌寻仿佛看到那个亮闪闪的光辉“状元”名号，在他头顶发光。

就在这个时候，楚歌寻听到一个声音。

当时的他只是皱了皱眉头，却没有想到这声音会成为他漫长生命里最为恐惧和憎恨的音符之一。

“哎呀……我差点就迟到了……”那声音笑嘻嘻地，丝毫都不正经。

不是差点迟到，是已经迟到！

楚歌寻手中拄着宝剑，岿然不动，心想：靠，果然是个纨绔子弟，老子怎么猜的这么准。

他甚至不屑回头去看，因为会浪费时间。

然后场记大人跳出来：“这位公子，您是……”

“在下乐颜。”那声音仍旧不紧不慢地，带着一股子笑微微的亲切味道。

楚歌寻心想：你用不用这样啊？当这是你们家，来攀亲戚哪！

“原来是乐颜公子，哦……乐颜少侠，请，请这边来，您差一点就被取消资格了，幸好幸好，还来得及。”场记的态度异常热情，跟认了他们家亲戚一样。

来得及个屁！

方才还因为等不到参赛者而躲在一边骂呢，怎么态度转变如此之快？

楚歌寻伸手抓了抓脖子，太阳晒得有点热，而他心想：恐怕这纨绔子弟来头不小。

“多谢多谢，真是有劳您了。”那纨绔子弟软绵绵慢吞吞的声音继续响起。

“没事没事，应该的。”场记大人的热情继续在升温。

楚歌寻气的简直要吐出来了，这都是什么人啊，明明是这个叫“乐颜”的臭小子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怎么没有人骂他啊？他还有没有一点竞技精神？如果他楚歌寻是主考官的话，早就取消他资格二话不说赶出场了！当然，竞技精神第一，让他堂堂虎威将军来等一个纨绔子弟，而且可能是油头粉面型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当楚歌寻眼见到前方一抹红的耀眼的袍子一摆在眼前晃过的时候，他抓着脖子上的痒抬起头来。

然后他……被镇住了。

※※※※※

眼前一个眉目如画的少年。

一身耀眼的红衣，肩头是小披肩形状的，有黑色跟金色丝线交缠修成的花纹，腰带同色，还好，靴子是全黑色，一看都是上等制作。

他手中握着一柄红色的精致的小小扇子。

“亭亭玉立”地站在那边。

白白嫩嫩，眉清目秀，一张脸在太阳底下，晶莹的太过分了简直有点透明，而那双眼，能洞穿人心思般，偏生嘴角还笑盈盈的，他笑什么笑？

若非他的眉毛过于英挺，是典型斜飞入鬓的男子的剑眉，若非他通身也透露出一种自在若定，毫不局促的男儿气质，若非他的身高在男子之中还算及格的……他楚歌寻一定要怀疑：谁家的豆蔻小娘子跑出来了，难道是看多了闲书学人女扮男装么？

然后楚歌寻就看到了那白的近似透明的脸上那明显无比的枕头印子。

这个道理告诉我们，现实永远是不完美的。

初次听到乐颜声音的时候钟楚歌寻以为来的是个纨绔子弟。

当忽然抬头见到他面容的时候他惊为天人。

直到发现他脸上的枕头印之时，楚歌寻才知道，原来天人不过是凡人，而且更可能是一个因为赖床而导致比赛迟到的睡猪。

※※※※※

“这位仁兄，很抱歉，让你久等了。”对方非常有礼貌地行礼，态度端正无比，仿佛一个谦谦温润君子。

楚歌寻的气忽然在瞬间消了。

果然不愧是名门出身的吧，看在你良好教养的份上哥哥原谅你的迟到了，毕竟是小孩子嘛还需要多多补充睡眠，乖。

后来跟唐乐颜认识了之后，楚歌寻才知道，人的外表是一种多么具有欺骗力的东西。

本来他不应该被唐乐颜骗到的，因为他的家中就有一个不折不扣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典型。

但是他实在忍不住，忍不住被骗。

被骗的感觉多么销魂啊。

就好像是一个吃过饭的人，忽然看到了一桌子仿佛满汉全席那么色香味俱全的饭菜摆在面前，价格昂贵而且貌似免费，他明明不饿，却还是忍不住要尝上一口的道理一样。

※※※※※

“楚歌寻。”

楚歌寻酷酷地报出自己的名字。身为虎威将军却自降身价来参加这届武状元大赛，楚歌寻的鼎鼎大名早就满舜都飞遍。

每当他自报家门之后，耳畔总会雷同地响起一些诸如“如雷贯耳”，“久仰大名”，“少年英才”，“前途不可限量”之类的阿谀奉承之词。

他认为有必要让这个看似从没出过门的宝贝明白自己几斤几两，赶紧识相地下去，免得跌破了手啊胳膊什么的再哇哇大哭，嚷着找爹娘。

但是这次出乎意料，耳旁很诡异地清净着。

“乐颜。”

对方不卑不亢地也跟着自报家门，然后……做了一个让楚歌寻很倒吸冷气的动作。

那一直握在他手中那看似很可笑的小扇子忽然“啪”地响了一声，然后，被打开。

乐颜手腕一动，开始摇扇子。

“很热吗？”楚歌寻情不自禁地问：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

“我们都需要冷静。”这个谦谦小君子说。

楚歌寻实在忍不住自己翻白眼的欲望，他如愿以偿，然后咳嗽：“开始吗？”

“请……”谦谦小君子说。

楚歌寻怀疑自己拔出剑来的那一刻，这家伙立刻就会抱头痛哭，后悔自己来到这里。

虽然心底很有几分“怜香惜玉”的心思，但是本着尊重比赛的原则，楚歌寻还是无奈地将那柄剑拔了出来。

小君子没有哭，脸上的笑都没有改一点。

楚歌寻开始怀疑他是个傻子……人家都说高门大户出傻儿……这句话好像不错，不过本大爷好像也是出身豪门……

楚歌寻在作势挥剑向前的时候想。

然后他就彻底呆了。

※※※※※

就在他动的一瞬间，谦谦小君子也忽然动了。

不仅仅是动，而且动的非常快。

不是肉眼能看到的那种快，而是……

闪电一样，凭空消失。

当听到从身后传来一种类似腹黑般的笑声之时，楚歌寻当时心底只有这一个念头：完了。遇上高手了。

※※※※※

舜国史官记：大舜国十四年，舜帝唐少玄亲临的第十四次武状元大赛上，“夜帝”唐乐颜一袭红衣，执扇而来，九招败虎威将军楚歌寻，惊绝天下。后楚将军言“那小子故意让我三招实在可耻”云云，对帝大不敬，实属小道消息，不足为凭。

※※※※※

10月PK，亲们要给飞留PK票哦，眼含泪水深情地凝望着**—**

第四章 礼物

预言这回事，本来无所谓有，无所谓无。

哪怕信的人再多，……也是半真半假。

两年之前，年少气盛的楚歌寻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圣上和真叔都一个个性，年年把那武状元大赛看的什么似的，偏选出状元后就都意兴阑珊，你说，为什么？”

“那么你的意思是？”旁边那人问。

“我怀疑他们俩在等一个人。”楚歌寻神秘兮兮地。

“哦？”

“在等真正的能够给舜带来一片辉煌的武状元出现。”

楚歌寻慷慨激昂地说，恨不得手拍胸脯，气壮山河来一句：真命武状元在此，大家速来膜拜。

“噗……”旁边那人喷了一口茶。

※※※※※

“歌寻？”

“干啥？”楚歌寻回头，看着那人。

“你若要参加武状元大赛，最好避过两年后的这一次。”

“为什么？”楚歌寻大为不解。

“因为……”一抹浅笑在那人唇角出现，“因为凭你的身手，参加任何一届都能轻松获胜，除了这一次，你绝对……会输。”

“哥哥你什么时候改行当神棍了？”楚歌寻惊讶地问。

“执扇西来，飞仙天外……那个人，你挡不住……”慢慢地说着。

“执扇西来？飞仙……”虽然仍旧不是很明白，但楚歌寻愣了愣，随即：“哈……哈哈哈，这是我毕生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

“那你慢慢笑。”那人起身，摇摇摆摆，风中柳一样离开。

※※※※※

楚歌寻望着地上的剑，太阳晒得他浑身发热冷汗却流个不停。

耳畔是有些糯糯的软软的不紧不慢的声音，是那个叫乐颜的腹黑小狐狸，他说：“啊，楚兄，承让承让，打掉了你的宝剑，真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你个头啊。输了就是输了，大丈夫，能输就能赢，能屈能伸！

谁叫老子昨晚失眠今天看走眼，没认出你居然是在扮猪吃老虎，这口气暂时认了。

可是心中到底是意难平。

果然输了。

——执扇西来，飞仙天外，那个人……你挡不住。

哥哥的预言……果然……实现了。

不过呢，他为什么会知道？

眼前出现那双桃花眼，微微弯着挑起的眼角，末尾有一点天生的粉红，眼神却迷离，似醉非醉。

“楚歌行！”楚歌寻忽然很想冲出赛场冲到九门提督府，当面的去问一问两年前曾作出这种预言的乌鸦嘴楚歌行。

※※※※※

本届武状元大赛爆出绝对的冷门。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貌少年，竟然以区区九招的速度PK掉了号称舜都第一人的虎威将军楚歌寻，成功夺冠。

在楚歌寻宝剑当啷落地的时候，多少怀春少女为之梦碎。楚歌寻脸上那一抹如迷惘如震惊如惆怅的表情，更引无数人为之潸然泪下。好一幕悲情英雄的狗血动人剧码。

※※※※※

就在那一袭红衣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楚歌寻身后的时候，帝座之下，左手第一人，黑衣，金丝绣蟒袍，白玉冠，面白发黑唇红，大舜一等公楚真霍然起身，黑白分明的双眼之中透出明显不信。

那身影快如闪电，身手敏捷的让人啧叹，歌寻肯定会输的，而且不出……几招呢?

楚真还没想到不出几招，眼睛看过去，那柄精致的小扇子被握在白玉般嫩的手心里，向着楚歌寻手上一敲。

宝剑落地，一切也便尘埃落定。

楚真愣在当场：真是好快。

比自己预计的更加快。

此人到底什么身份?

看他年纪轻轻，却有如此莫测身手，莫非是从娘胎里就开始练功的么。

“起驾~”身后声音乍响起，楚真回头，看到皇帝正起身，长袖一甩，身着玄色帝王袍的身影，慢慢地下了高台，看方向，是直接回宫去了。

楚真回头，望着相隔甚远赛场中央的那一身红衣，红色热烈，刺他双目，因为隔得太远，他看不清那人到底是长的什么样，却见他站

在那里，手中扇子利落打开，在胸前缓慢摇动，看姿势，竟像极了某位故人……

真讨厌啊。

叹一口气，想到自己是从百忙之中来参加这场比武，现如今落幕，还要去处理那些边疆传来的军情……楚真起身，看一眼那时而举手向着台下观众招手的新科状元，心想反正明天上殿之时免不了会见到，眼前就先不必着急了吧。

※※※※※

“哦耶，公子爷不负众望，勇夺武状元大赛魁首，主人知道了该多高兴啊。”丫鬟侍书勇猛冲上来，替唐乐颜将抱在手中的鲜花礼物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抱走，“哇塞，不过是刚露面而已，就得了这么多礼物吗？公子爷人缘真不错耶！”

“是谁说公子若是夺魁的话就赔一个金镯子的？”小狄抱着剑，冷冷地在门口说。

“是谁？谁居然说出这种可笑肤浅的话？真是岂有此理，状元爷的位子除了我家公子爷，谁还能坐得？”侍书义愤填膺地，抱着礼物的手臂上，金镯子叮当作响。

小狄懒得再理她。

侍书一个眼神，墨画立刻跳过来：“公子爷您累了，公子爷您坐，这是茶，您慢慢喝。”

唐乐颜嗯了一声，慷慨地说：“真是贴心的丫鬟啊，那些……那些东西我也不是很喜欢，就都赏你们吧。”

“多谢公子爷！”两个丫鬟合不拢嘴。

两个人手忙脚乱，在一边拆礼物。

“公子，为什么这上面……写着是预祝楚将军勇夺武状元……”侍书捡起其中一个貌似包装的很漂亮的礼物，上面带着小小纸条，娟秀的字。

“咦，这个也是，歌寻歌寻称霸武林……怎么会在给公子爷的礼物上，这些人……”墨画愤愤地。

侍书眼睛一转。

唐乐颜摇着扇子笑：“哎呀呀，题字这种无聊的东西，你们就当没看见就好了嘛。”

“公子爷！您不会是把人家楚将军的礼物给抢了回来吧？”墨画惊恐地望着唐乐颜笑得波澜不惊的脸。

“哇呀，真聪明，”唐乐颜讪笑着，慢吞吞说，“看样子以后不能叫你墨猪了……”

“公子爷您真的抢了人家楚将军的礼物？”侍书正义凛然地看着自家主子，“我恨不得……替天行道的将你……”

唐乐颜正色说：“你怎么能用‘抢’这么霸道凶狠的字眼，事实上是那些人看到楚歌寻败了，就把礼物都不小心丢在了地上，你们都知道，我是个多么勤俭的人啊，于是就顺手……嗯……那个了。”

“什么啊！你原来还不是抢得，而是捡人家不要的东西回来了！”

“就是就是，比抢更糟糕！”

“谁叫我让小狄去拿，小狄不拿，我只好自己动手啦。”某人很委屈地给自己辩解。

门口的小狄半垂着眼睛，冷冷地一哼。

“公子爷，小狄是做不出这么丢脸的事，你说你……”

“那个，公子爷，如果您出门的话，麻烦不要说我们是您的丫鬟……”

“不过这些东西还真不错。”

“楚将军的崇拜者都很大方啊……”

“哇塞，居然还有点心，让我尝尝看！”

“等一下，本着谨慎小心的原则……”墨画一伸手，拿出一根银针，“我们先试试看有没有毒再吃。”

“嘿嘿，墨猪你好厉害……”

“哪里哪里。”

两个活宝眉飞色舞。

唐乐颜：“……”

门口小狄叹一口气，无语地翻了个白眼，阳光淡淡的微微的，洒在他的身上，小狄脸一侧，望见那个自顾自在喝着茶水的红衣影子，嘴角一挑，转过身来，慢慢地重新闭上眼睛，阳光这样好，嗯，又想要睡觉了。

※※※※※

大家投点推荐先，爬新书榜ing，爬啊爬

第五章 请客

“我觉得还是这个春风楼好，春风春风，春风得意。不正是预示着我们公子爷将来官运亨通，一路顺风吗？”

手指在地图上一点，侍书说。

“乖丫头，说的好说得妙，本公子心花怒放。”唐乐颜躺在卧榻上，笑眯眯地。

“可是这满月楼也不错啊，证明公子爷之光辉，让其他人都只能仰望……”

墨猪……哦墨画望着侍书。

“嗯嗯，这个听起来也不错，墨猪加油。”唐乐颜一搭扇子。

侍书不服气地一拍桌子：“春风楼有买一赠一的活动，价格简直优惠到低廉……公子爷，你说去哪？”

“买一赠一，哈哈哈！”唐乐颜立刻坐起身来，精神一振地说：“虽然我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不过既然春风楼的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们当然是要——”

“等一下，”墨画及时拦住，“我听说满月楼最近招聘了很多美貌侍者，个个清秀绝伦，身怀绝技，温柔的冷酷的，款式多多……简直秀色可餐啊。”

“美貌、哦呀……”唐乐颜双眼忽然放光，立刻正色说道：“——去满月楼。”

这个回答乃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墨画捂住嘴笑。

侍书用鄙夷的眼光看着她：“公子爷，您不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当然不是，”唐乐颜正直地说，“我只是觉得，既然是为了庆祝本公子夺魁，当然要大方点，买一赠一那啥的，实在是没面子啊没面子。”

“我看不是这样的吧？你明明就是……”侍书的眼神不变。

墨画唧唧笑了两声：“侍书姐姐，走啦走啦，有的吃你就吃嘛。”

“去春风楼又怎样，想秀色可餐，你可以看着小狄吃啊。”侍书垂死挣扎地，强烈愤慨。

“小狄要是肯跟我一起吃饭，本公子还用得着出去看那些庸脂俗粉吗？”唐乐颜叹息着，下地，扇子摇摇，不胜惆怅。

靠在门边的小狄慢慢睁开眼睛，怀中宝剑“当”地一声，跳出半截，寒气逼人。

“哇呀，小狄，你睡觉还这么警醒……”唐乐颜大惊，“侍书，你看你刚才说话声音太大，惊醒了小狄，下次小心点。”

“明明是你……唔……”已经被捂住嘴强行拉出。

“小狄，”唐乐颜讪笑着，向着门口的少年走近了两步，“今晚我请客，你要多吃点哦，你看看你，最近似乎瘦了。”伸手，要去掐豆腐。

“哼！”细碎刘海之下那一双水墨般的眼睛扫了她一眼，夜色之中如一道黑色闪电，看的乐颜呆了，一时下不了手。

小狄扭头：“公子还不走？”

“哦，嗯。”唐乐颜微微一笑，迈步出门。

※※※※※

“是何事如此喧哗？”

“提督大人，听说是新科武状元正在满月楼上请客。很多大人听说，都纷纷过去拜会了。”

“哦？”

“提督大人要过去看看吗？”

“哼，不用了。”

“是。”那人鞠了一个躬，“走吧走吧。”

一群全副武装的巡城士兵，铠甲鲜明，兵器闪亮，呼啦啦从楼下经过。

“咦，好像有什么声音……”

楼上有人探出头来看。

“是九门提督的巡城兵马，没事没事，经过而已。”

“公子爷你干吗这么汗？”侍书扭头，望着那端着一杯酒，手都在微微颤抖的唐乐颜。

“没，没什么……过去了就好。”某人笑容勉强可以称得上灿烂。

“嘿嘿，”墨画一笑，“也不知道是谁这么长舌，居然将新科武状元在满月楼请客的事宣扬的这么快，结果才喝这一会就来那么多拜会武状元的，幸亏只是稍微坐一下就走，不然连吃带喝，咱公子爷还不心疼死。”

唐乐颜用酒杯遮住脸：“小狄？”

坐在旁边的小狄看她一眼：“怎么了？”

“你带钱了吗？”

小狄吃惊：“你……什么意思？”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啊！”唐乐颜低声。

“怪不得你刚才那么怕，是怕九门提督也进来分一杯羹吧？”小狄冷笑。

“嘿嘿，嘿嘿……”

“没钱就别学人请客装大方啊，还要看什么美貌侍从，你倒是看啊……”小狄的嘴巴如刀子一样。

“人家只是一时色迷心窍误入歧途而已，小狄，呜呜，你要相信我对你是真心的~~”

“没钱！”

“这么绝情？”

“我这叫做实事求是。”

“我恨你。”

“欢迎来恨。”

※※※※※

“老板，你认得我是谁吗？”

“您是新科武状元乐颜大人，方才很多位大人都来见过的不是？大人好。”

“嗯，”某人答应一声，心底想：这个状元的名头不知道能不能当很多银子卖掉啊……“老板，本状元今晚出来仓促，一时没有带足银子，不知道……”

“本店拒绝赊账欠账，朝中各位达官贵人前来，都知道此例，请状元爷原谅。”

“哈哈哈，你真是善解人意啊，本状元都还没说完。”

“多谢状元爷夸奖，如果已经吃好喝好，小的就去吩咐账房算账了。”

“嗯，乖，去吧。”

“是。”

侍书墨画望着唐乐颜。

唐乐颜看着小狄：“小狄，你的宝剑……”

“想也别想。”

于是看向墨画：“我记得墨猪你有私房钱……”

“没带身上。”

“侍书的镯子不错哦……”

“公子爷，这可是夫人赐的，人家不要啦！”

“既然如此……”唐乐颜叹了一声，“本公子只好使出杀手锏了。”

※※※※※

“是何事如此喧哗？”

“提督大人，大事不好了，听说新科武状元在满月楼上喝醉了酒，没有付钱就带着人跑了。”

“……竟然有这种事。”

“提督大人，要带人去追吗？”

“嗯……这个……”

正在这时侯，一袭红衣当前，夜色中像是一团烈火，身后几个人跟着飞快，从九门提督人马前脚步不停地跑过。

那红衣人还不停地回头催促叫着：“墨猪墨猪快点跑，别被酒楼的人捉回去。有辱本状元威风。”

九门提督的人马全部石化。

“大……大人，这……”那属下目瞪口呆。

“你看到什么了吗？”马背上那人，眉尖一挑。

“啊……”那属下吸一口冷气，随即低头，“今夜真是寂静，万籁无声，寂寞如雪。”

“嗯，继续巡逻。”马背上之人嘴角挑起，微微一笑，头仰起望着朗朗星空，眼角一抹淡淡轻红。

※※※※※

第六章 见君

舜国皇帝身边伴驾太监的美好新一天，从万里无云的晴空开始。

然后在气氛紧张每个人脸黑如锅底的朝堂上结束。

舜国的精英栋梁，一手遮天的人物济济一堂，往常此刻本是庄严肃穆，朝堂上众朝臣有事启奏无事退朝，皇座上皇帝爱卿平身准卿所奏，你来我往其乐融融，绝不冷场。

但是此时此刻，却很是不同寻常。

并非良性的磁场很强很暴力，一只苍蝇飞进去，砰地一声，被众位大臣的怨念击成粉粉碎。

侍驾太监流着汗，已经第一百零一次的去问门口的传话宫人：“武状元还没到吗？”

然后第一百零一次得到否定的回答。

侍驾太监的汗流的更急了，他感觉自己的脸正在不停不停地发黑，心想若是再这样下去，也不用向脸上抹粉遮掩了，看皇位上那人的表情就知道，怒气压抑着，龙颜大怒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而已。

※※※※※

在舜国历史上，敢于迟到的武状元仿佛前所未有。

今日的乐颜大人，可真是个人物啊。

侍驾太监擦汗，苦笑着想：真是英雄出少年，后生可畏，一个小小的武状元，还没封官呢，就敢放皇帝鸽子，还让这么多的文武百官等他的大驾。

这样的做派，也未免忒华丽了。

百官之中，只有一个人心怀喜悦。

虎威将军楚歌寻笑得合不拢嘴，怕被皇帝看到，只好躲在众位大人身后偷偷地抖着膀子，如老财主一样的无声笑。

看吧看吧，那个睡猪。

如果本大爷料想的不错，十有八九是又睡着了。

夺了爷的武状元帽子又怎么样？还不是一样保不了多久？而且看这众位大臣皱眉瞪眼，脾气暴躁的样子，还有皇上不停不停发黑的脸色，恐怕那美丽的头颅能不能保得住，还是未知。

只是好可惜啊，长的那么美丽。

楚歌寻心想：我真是个善良的人，居然有点同情自己的仇人。

虽然还是更期待看他倒霉，嘻嘻。

※※※※※

一等公楚真楚大人一直在忍耐。

到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觉得，应该让目前这种尴尬状况尽快解除。

看皇上的手捏的越来越紧，看众人大臣的眼神越来越凌厉，情况可算是一触即发，而那个大胆包天的武状元居然仍旧没有出现。

他咳嗽一声，越班出列："臣……"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得有个高亢的声音如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地叫了起来："新科武状元乐颜进见！"

等了一上午，这嗓子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怎么会不亢奋呢？唉。

满朝大臣听了这声音，仿佛是被闷了很久的老虎见到了猎物，齐刷刷地将能杀人的目光投向殿门口。

还没面君居然就一举得罪了这么多大人，这位新科武状元真是个人物。

楚真楚大人想。

※※※※※

有一道红色的人影出现在金銮殿门口上，此时此刻迈动脚步，不慌不忙地向前迈着小碎步跑着，然后恭恭敬敬跪倒在地，大声说："新科武状元乐颜见驾！"

皇帝保持着沉默。

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死亡？

可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脾气还是历练出来了。

唐少玄低低地，微微地吐出一口气，然后缓慢地用尽量平稳的语调对着台阶下那个低垂着头的红色人影说："平……身。"

红色……红色……这身红衣……

唐少玄忽然有点心神恍惚。

伴驾太监松了一口气，身子有点发软。

台下的人却精神抖擞的很，皇帝的"平身"余音未定，他就从地上爬了起来，爬起来还不说，居然还很大胆地抬起头来，肆无忌惮的眼

光，近距离地看到皇帝脸上来。

伴驾太监刚松下去的一口气顿时又哽住了。

台阶下这个人，双眼很亮，脸很白，是个美男子不错，风度也很好，如果留在朝中当官，朝臣的观赏性将立刻大大提高数个层次。

可是这个人的脾气实在是太不叫人喜欢了。

屡屡制造事端，先是迟到，又这样不懂皇家礼节。

皇帝定然是不喜欢的吧。

所以应该不会被留在朝中为官，更或者，皇上那没退下去的脾气发作的话……你这迟到的罪责还没追究呢你乐什么啊乐颜。

伴驾太监叹一口气，没想到这个名字叫做乐颜的家伙，同他以后所闯的祸比起来，现在这点实在算是微不足道极其渺小，可以直接被无视。

※※※※※

皇帝也被这种奇异的目光震惊了。

心底有一丝的不悦：他这么看着朕做什么？实在大胆。

若是十年前，早就命人拖出去乱棍打死。

可是……

今天不知为何，心底的反应竟有些奇怪。

望着他一袭红衣，笑意盈盈站在殿下，脸上没有因为迟到而露出的不安，也没有因为身在金銮殿而该有的紧张，真是少见。

以前见过的那些，往往不是害怕的手脚发抖，就是说不出话来，若是能不卑不亢应付的，多数都是高门子弟，说的也是事先练习好的台词，千篇一律。

“你叫乐颜？”皇帝开口问。

“正是。”他微微一笑，还浅浅地躬身一下。

皇帝这才发现他如玉般的手中居然还握着一柄扇子。

“哼……”在听到自己这个不悦的声音，感觉到身旁内监们惊讶之情后，皇帝才反应过来：朕在干什么，怎么忽然就……

他怔了怔。

就在这时候，金銮殿上，在乐颜旁边一直站着不动的某个人忽然一躬身，说道：“陛下，新科状元头次上殿面君便迟到，更未曾主动请罪，还请陛下发落！”

楚真。

皇帝目光一转，心底微微了然：哈哈，看样子，跟朕一样，有点看不惯这新科状元的大有人在啊。

一等公大人双手抱拳，不愠不怒，面上不见任何表情。

乐颜闻言，这才转头，看向这近在咫尺的一品大臣。

而楚真说完之后，也微微地转头，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

两人各自觉得心头阵阵潮汐暗涌，就仿佛一股大力，击中了柔软心房。

※※※※※

楚真手书：

“成嘉四年，某人夺得武状元魁首之位，次日上金銮殿面君竟迟到，后至，一身红衣手持折扇，让人不悦。

是日，楚真，初识伊人。”

※※※※※

第七章 惊艳

唐乐颜第一次注意到楚真，是在她因为睡着所以迟到的金銮殿上。

眼看眼前那明艳照人的皇帝几乎忘记自己迟到这回事之时，身边忽然杀出一个不速之客，大发不和谐之音。

乐颜这才转头打量。

正巧那个人也转过头来看她。

不知为什么，在对上这个人的目光之时，乐颜觉得双眼有点刺痛。

心头好像有什么撞上，也有点痛痛的。

好古怪的感觉。

但是她自控力强大，虽然淡淡地皱了皱眉，随即却很快重新调整到原来那种云淡风轻的状态。

忽略他，忽略他！心头有声音叫着。

可是口头竟不由自主地问出来：“这位大人是……”

她注意到这看起来嫩嫩的小子眉头也是一皱，这种发现让她心中感觉很奇异。可是他沉声说：“楚真。”

——楚真。

两个字，清清白白，简简单单，毫无其他修饰。

唐乐颜却真想大叫“如雷贯耳啊如雷贯耳。”

无论是在舜都，还是以前在家中，楚真这个名字可真是出色的很。

爹爹跟娘娘吵嘴的时候，经常酸溜溜地说：“我就知道你对那小子特别好，哼，哼。”

娘娘大怒：“我对楚真好怎么了，他对我也很好！”

然后……

结局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

当然是叫的最大声的那个被无情地压倒。

然后就是一晚上的……折腾，爹爹真是勇猛过人啊。佩服佩服。

唐乐颜忍不住嫣然一笑。

在金銮殿上，她忽然想起了家中那两位。

不知最近可还有吵嘴，亦或者温情如昔？

而……

在瞬间唐乐颜心中想：娘娘，你可知道，我已经见到了他……而且，还有那个“楚真”。

不过娘娘，你确信你说他当时是跟我差不多年纪么？

为何现在还是觉得……他跟我差不多年纪。

而且竟然……怎么说呢，长的还不错吧，嗯，我不承认我是在嫉妒，绝对不承认，不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生丽质吗？

而且还有皇座上那位……果然如您所说。

两个字：惊艳！

哈哈哈，好高兴。以后就赖在这里不走了也罢。

※※※※※

“那个楚真”就在面前。

望着这小人儿脸上表情风云突变。

他甚至还笑了笑。虽然只是轻笑。楚真发誓，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有人会笑得如此动人。

楚真开始重新审视面前这人。

这一笑所蕴含的温柔太浓，让他开始心头警惕。

察觉身边射来的两道寒冷目光，唐乐颜猛地警醒过来：哇呀呀，这是在金銮殿上，自己起肖也该选个合适地方的啊。

“久闻楚大人威名，佩服佩服。”

唐乐颜拱手，行礼。

其实在心底却想：应该是——久闻楚大人艳名，对阁下的丽质天生佩服啊佩服，若是改天能为在下传授一下养颜之术则更加好了。

“佩服倒是不敢当，”楚真目光如刀，望着这笑的不改色的人，不屈不挠地继续追问，“不知道新科状元对于自己迟到之事，有无解释之词？”

唐乐颜眼皮一垂：你是故意想找茬啊。

于是笑：“这个……乐颜很抱歉，只是……”

还没有说完，就听得有另外一个声音不悦地说：“只是新科状元又睡过头了吧？”声音宏亮，中气十足，哪里听过？

囧。

这是谁这么了解我。

唐乐颜回头，正好对上了楚歌寻笑得很不同寻常的脸。

对方半低着头，迈步出列。

唐乐颜在中，左边楚真，右边楚歌寻。

这一下，三方鼎立了。

三个人目光交流，空气一时之间为之凝滞。

文武百官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幕，本来满脸对迟到的新科状元的深恶痛绝，全部不知不觉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看热闹的兴奋激动心情。

Chapter_2

谁说朝臣不八卦？

※※※※※

皇帝高高在上地看着这一幕。

心想这位新科状元还真招人爱。

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让楚真跟楚歌寻同时憎上。

可这毕竟是金銮殿，这几个人闹起来，最后出面调解的还不是朕么？

唐少玄叹一口气，正准备开口。

金銮殿门口，忽然响起一个冷冽清柔的声音："新科状元真是好大的架子！第一次上殿面君，居然敢让陛下跟众位大人等这么久，难道是嫌我朝的律例不够严明午门的刀斧不够锋利么？！"

这声音骄横而且无礼，带着一股明显的嚣张的杀气。

满朝文武听了这个声音，却不由自主地都瑟缩了一下，内心却越发激动了：大热闹。

楚真微微皱眉。

楚歌寻的脸上却露出一抹笑。

一片寂静之中，有个修长人影长腿一迈，撩着腿边的袍子一甩，黑色长靴已经迈进了金銮殿高高门槛。

脸容在门口的阳光之中轻轻闪过。

蓝袍，黑靴，黑带束腰。那是略微显纤细的一张脸，双目细长，睫毛亦长而卷翘，眼角末端微微地弯着，看人之时有种似睨非睨的感觉，末梢带有一丝淡淡的粉红，看起来如一片痕迹很浅的桃花瓣。

他双眸一闪，直直地落在那金銮殿中央一身烈红的人身上。

目光是天生的迷离，似醉非醉。

※※※※※

第八章 歌行

一双眼睛，天生迷离，似醉非醉。

桃花双眸，直直地投向在金銮殿中央的那一身烈红的人身上。

这下可真热闹了。

御座之上，九五至尊迫不得已开金口发玉声说道：“九门提督，不可出言威吓新科状元。”

“陛下！”那人接口，却继续向前走。

楚歌寻，唐乐颜，楚真一起回头去看。

楚歌寻敏感发觉，唐乐颜转过身，在看到楚歌行之时，竟然面色一沉。

虎威将军见状，喜上眉梢。

而这边，“是臣听说殿上文武百官并陛下等了半天，新科状元却大摆架子不到场，一时激愤才会如此，臣告罪。”那人大步走到楚歌寻，唐乐颜跟楚真旁边，双手抱拳，单膝跪倒，上身却依旧挺得笔直。

“免礼，朕也知道你是一片丹心，不必如此大礼，……还不快快扶起九门提督。”

两边立刻有内监上前，将九门提督扶起来。

此人站定，才转过头来，一眼对上了唐乐颜，忍不住讥讽说道：“看我们新任武状元这一身红彤彤的，可真喜气，莫不是亟不可待的想要衣锦还乡当个新郎官吗？”

这话说的越发无礼了。

不过各位大臣闻言向着那引人瞩目的人身上看去，却都忍不住默契一笑。

认为楚大人说的简直对极了，形容的也妙极了。

楚歌寻更是忍不住一声喷笑。

唐乐颜看了看他，手中扇子一展，居然打开，大模大样开始摇动，一边低声向着旁边的楚歌寻问道：“这位是？”

我跟你很熟吗？楚歌寻瞪他一眼，咳嗽一声说：“这是下官的兄长，九门提督，楚歌行。”

唐乐颜闻言收起扇子，在手心一敲，扫了眼楚歌行然后哈哈一笑，说道：“嗯，看这位楚大人这身段婀娜这容姿绝色……见见都是一流，莫非是有意毛遂自荐要当下官的新娘子吗？”

话音刚落，朝堂之上，百官倒吸冷气。

楚歌寻笑意还没来得及隐退，就被震惊的变成一片化石。

连皇帝都愣在当场。

人人都将目光又投向九门提督身上去，恍然只见一个瓜子脸，柳叶眉，水汪汪桃花眼的美女站在面前，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娴静时似娇花照水，行动处如弱柳扶风……左看右看，都是一个古典绝世美女在眼前，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抱在怀里好好疼爱一把。

拜唐某人一句胆大包天的话，朝堂上的气氛顿时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暧昧。

※※※※※

九门提督大人天生貌美，除了额头上少了个“吾乃美女”的标签，另外就是身材略微高了些……若是不为他那张迷惑人心的脸所吸引的话，目光下移，犹能看到脖子上明显的男性象征，而两相参照，绝对会让最明眼的人也会感觉到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伟大效果。

昔日提督大人身穿雄赳赳男儿装上街，都会屡屡被登徒子调戏，因为所有人认为那不过是欲盖弥彰的女扮男装而已，所以每次上街都会造成几起血案，这些不良恶性事件因为楚歌行最后担任了九门提督而日渐减少，其中大部分的原因是他的狠辣手段跟日益高炽的威名，众人皆知：九门提督楚歌行，面容如仙子，手段似修罗，那个狠辣跟血腥，绝对是色魔心头的噩梦。

而楚歌行此生最为痛恨的有两件事，第一是被人调戏，第二是被人误认为是女子。

唐乐颜也真了得，一句犯了两戒。

楚歌寻简直笑都笑不出了，他想哭：今天的血案不会在金銮殿上发生吧。

以前他们兄弟出行的时候，有不识相的上来攀谈：“好漂亮的小娘子，穿男装真是别有风味，来来给本……”

话音未落。

“啊……”

惨叫声。

鲜血狂喷。

有人倒飞出去。

“公子公子……”其他家丁乱叫。

其他人只看到那柔弱美人仿佛动了一下腿，那搭讪男子便横飞了出去。

可楚歌寻看的清楚，那一脚可是狠狠地踹在下身的男性象征之上啊，而且用力那样大，那得多疼啊，不不，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被踢的这个人，下半辈子恐怕就得进宫了。当然，首要的是先保得住命再说。

※※※※※

大殿上一阵阵冷风吹过。

相比较大臣们的紧张，两边的宫女们很是兴奋。

传说美丽柔弱的楚大人对待那些莫名搭讪者的手段简直可称为惨无人道，今天难道要目睹了么：好激动好兴奋。

真想高呼一声：精彩精彩精彩，高潮连接不断。

楚歌行望着唐乐颜。

唐乐颜摇着扇子哈哈哈看着楚歌行，一脸不知死活。

楚歌行忽然一笑。

百花为之失色。

他转过头：“陛下，臣听闻新科武状元功夫一流，九招败歌寻，臣愿意领教一番武状元的武功，请陛下准许。”

唐乐颜怔住，笑容一点一点在收敛。

唐少玄面露难色：“这……”

楚真心想：这新科武状元能耐非凡，若是让歌行试试他的本事，倒是不错。

楚歌寻心想：果然来了。

唐乐颜的脸色更是黑如锅底，大概也知道大难临头，于是不敢嚣张收起扇子，尴尬转身，深刻行礼，然后恳切无比的说：“陛下，乐颜尚是一介草民，怎么敢同九门提督比试。请陛下千万不要……”

不等她说完，楚真打断说道：“既然九门提督已经请命了，新科状元就陪提督过两招如何，让我等开开眼界。”

楚歌寻一时做不得声，他一会看看这个，一会望望那个。

他虽然讨厌这个新科状元，不过……不过想到楚歌行的修罗手段，他善良的心底还有些不忍。

唐少玄一时拿不定主意。

楚歌行却上前一步，伸手，拍在唐乐颜肩头，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低声笑着说：“好说了，状元爷又何必推辞，先前不是还要本提督当你的‘新娘子’吗，就先让‘本新娘’试探一下‘夫君’你的本领怎样，如何？”

这话说的，不仅仅是唐乐颜，堂上每位大人都觉得阴风测测，从耳边扫过。

楚真好整以暇打量这红衣人的反应。

明显的他很满意。

唐乐颜面色很难看，哭丧着脸嗫嚅着：“这个，这个只是我……小民……”

又转过头：“陛下……陛下……我……”

而楚歌行一把抓住唐乐颜肩头衣裳，一边不容拒绝地再度请求：“臣实在是极度渴望同武状元一战——再度恳请陛下恩准。”

这下朝堂上每个人都听出来了，九门提督楚歌行大人的潜台词就是：请陛下无论如何都要恩准臣——揍他。

第九章 狂殴

“啊……你……住手！”

“住手，怎么可能！”

“你欺人太甚了，哼哼，啊……疼！楚大人，楚大人……”

“现在知道疼了吗，我以为状元爷不知道什么叫做疼。”

“楚大人饶命，小的、小的知错啦……”

“现在知错会不会有点晚？看招！”

“啊！”

惨叫连连。

……

肃静的皇宫，出现绝对不应该有的，不和谐之声音。

可是偏偏没有人去阻止。

朝堂上，朝臣们的百态大体分为三派：第一种，看不惯迟到状元爷，以及他那种骄横行径的，脸上露出笑容，当耳畔的惨叫声是仙乐飘飘；第二种，有点看不惯状元爷，却觉得他仍旧罪不至死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忍，心底却还带那么一点暗爽；最后一种沉稳的老臣，觉得状元爷该受一点惩罚，不过九门提督未免太仗势欺人的，正义感发作，则不停地摇头叹气。

看那本来在事端中央的三个：

皇座上那个人，不时地眨眨眼，皱皱眉，有一丝不解，又有一点暗自忍耐，无论表情怎么变换，都是一样的赏心悦目。

每天上朝，把朝臣们的眼睛都养的亮亮的。

中央站着这两个，楚家的两位大人们。

楚真大人自然是不用说，一张脸万年难得有表情，人家说十多年前，楚大人还是风流翩翩，爱笑爱跳偶尔爱娇的风流年少，如今容颜竟不大改，那性格却如同投胎再生了一般，变成彻底的极端冰人，十多年不苟言笑。朝中几位大人曾经私底下八卦，彼此一交流，这多少

年来，竟没有见到过楚大人笑过，吓，做人做到这份儿上，实在恐怖。

另外一位年纪轻轻的虎威将军，是早年跟着楚大人边疆行军的马上将军，此时此刻，英俊的脸上却是时而微笑，时而惆怅，一会正义凛然地向前动一步，一会却又嘀嘀咕咕地退回来，不知道他究竟纠结些什么。

※※※※※

半个时辰前。

金銮殿上。

九门提督大人跟新科武状元简直是……那个、呃，应该是……凤凰看山鸡，越看越对眼。

小火花在金銮殿上滋滋作响。

九门提督楚歌行严肃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请陛下无论如何都要恩准臣揍新科状元大人。

唐少玄望着笑得一脸桃花灿烂的楚歌行，心想楚家怎么会出这么妖孽的人物呢……连朕这样英伟不凡的君王看了都感觉妖孽，这可是真妖孽的了不得。

另外旁边就是楚真……只是这张脸端庄的过分了，整天的不苟言笑，简直如冰美人。

怪不得至今后位空虚，整天对着这帮人，看什么女子也都是颜色普通了。

或者……

九五至尊的心头忽然一跳：有个人的面容从眼前笑着，蹦蹦跳跳却又跑远。

她曾经说：我会对你好的，永远，对你好。

“混账啊……”唐少玄想。你当时真情一片，我当时心硬如铁，当我回心转意之时，你的誓言却过了期限，成了不过说说，那么无所谓。

另外，还有……

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对脚下那貌似可怜兮兮的红衣平添了一份恨意。

红衣，扇子……那曾经可恶的让人目光恍惚的笑。

哼。谁叫你七个颜色不选，偏选红色，好死不死，还带扇子。

可恶啦！

“既然九门提督如此盛情，乐颜你就不要拒绝了吧。”九五至尊温柔开口，眉眼间是真诚一片。

唐乐颜看着高高在上那张明艳之中带着沉稳，沉重之中带着成熟，成熟之中带抹淡淡笑意，笑意背后毫无疑问是腹黑的脸。

唉，娘娘啊，你可没有对我说过，皇帝是会腹黑的吆！

不过这样更好，游戏才更有乐趣嘛。

※※※※※

“臣领旨。”楚歌行意气风发地。

很好很强大，他终于扬眉吐气了，皇帝这一同意，就等于给了他一面“奉旨狂殴”的金牌。

古往今来这“奉旨狂殴状元爷”的，可算是他楚歌行第一人。

这次第，怎一个“爽”字了得啊。

唐乐颜一刹那心神恍惚，身边的人已经沉沉一笑，然后说：“状元爷这么神不守舍的可不行哦，来，走了走了。”

亲亲热热“拉”着她的手，将她向着金銮殿门口走去。

唐乐颜眨着眼睛，如同可怜巴巴被逮到的小羔羊，却忽然严肃地说：“我自己能走，请提督大人放手。”

“怎么，难道状元爷还担心‘婚前’要‘授受不亲’吗？”

楚歌行眼睛一瞟，看向身边人。

顿时有朝臣忍不住笑出声音。

楚歌寻自然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过，文武百官看着红毯中央这一对男女……嘶……是一对“男男”，忽然觉得这场景的确有点诡异，红毯，貌美如花，纤细美丽的提督大人，一身红衣，矫矫不群的新科状元，如果说有人跳出来喊一声“夫妻对拜共入洞房”的话，绝对会非常的、相当的应景。

※※※※※

在唐乐颜被楚歌行揪着拉出金銮殿后，群臣才舒了一口气。

刚刚放松之时，就听到一声让人惊心动魄的惨叫声从门外传来。

“不要！”愤怒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震惊。

新科状元的声音。

金銮殿上，群臣心头一颤的同时，直直竖起耳朵。

※※※※※

“啊……你……住手！”

“住手，怎么可能！”

“欺人太甚，哼……啊，疼！楚大人，楚大人……”

“现在知道疼了吗，我以为状元爷不知道什么叫做疼。”

“楚大人饶命，小的，小的知错啦……”

“现在知错会不会有点晚？看招！”

“你……你这凶残的……”

“还敢嘴硬！”

在金銮殿旁边的偏殿里，关闭的门内，人影飞舞，拳来脚踢，伴随着阵阵惨叫。

“住手啊，住手啊……”红衣人大叫一声之后，略近，哀求地。

“哼！”一拳打过去，正好打在肩头。

“你……你不要欺人太甚！”声音也随之提高，好疼好疼。

“就是欺你怎么着！”

“我……那么你别逼我使出最后一招……”红衣人双眉一皱。

蓝衣人嘴角一抹笑意淡淡：“我等着呢。”

身手却丝毫不停，蓝影急速一闪，手臂一翻，竟从匪夷所思的方位翻过来，一把捉住红衣的手腕。唐乐颜大惊，身子眼看就要被蓝衣扯入怀中，再无踌躇，压低声音叫道："师兄！"

※※※※※

三更啦。一定要给票哦，这样飞才更有动力更新，群摸#。#

第十章 断臂

"你终于……叫出来了。"蓝衣人轻轻一笑，桃花眼低睨，醉色迷离，"乐颜……师妹。"

唐乐颜右手执扇，被固定胸前，左臂伸出，在楚歌行肩头，只差一丝距离就能撞过去，偏偏被他用手握住拦住。

楚歌行身法飘渺，蓝影一闪，已经在她身后，这样的姿势，几乎有点怀抱佳人的意思。

幸亏唐乐颜比较厚颜，倒也不至于如何脸红，还有胆嘿嘿笑了两声："这话说的，人在屋檐下，能得不低头吗？楚大人，您能放开我吗？下官有点不堪调戏啊。"

啧啧，多恭敬的语气。

偏偏有人不买账。

"等一下，我还没听够。"九门提督眼睛一瞟，"我还没放手，你就已经改口了，这样没有诚意，你叫我怎么甘心放开你？"

"你……你想干什么？"她察觉不对。

"真聪明，当然要，付出点代价。"背后的人低低一笑。

唐乐颜心知不好，正准备提一口气，却已经来不及。

电光火石之间，楚歌行的手松开她的左手，飞快顺着胳膊上滑，顿时之间已经牢牢掐住她左边肩头，唐乐颜耳边听得自己左肩上咔嚓一声，心头一凉，剧痛之下，胳膊仿佛断掉，左臂已经失去任何感觉，只有断掉的地方，疼得翻天覆地。

"啊……"她忍不住低低地痛呼一声。

楚歌行却在同时放手。

“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来同新科状元‘殊死搏斗’，如果出门的话另一个‘安然无恙’，那岂非是很引人怀疑的事？”楚歌行悠闲解释。

“很好很妙，真是个聪明伶俐的人儿。”唐乐颜微微一低头，右手扶着断臂，似乎在忍痛，抬头之时，脸上却已经带了一丝笑。

楚歌行的目光在她白皙的脸上扫过，目光一停，看到她额头上滚滚而出的冷汗，心中顿时了然。

“你也很好很妙，仍旧是那么倔强。”

“楚大人过奖了。”

“这是你应得的……两年了，这一睡不醒的习惯，还没改掉吗？”淡淡的语气，仿佛是在闲话家常。

“若是改了，今日也不用落在楚大人手中了。”唐乐颜笑，右手握住折扇。

“你要知道……”楚歌行回身，脸上的笑容倾国倾城，站在城头的话，定然是另一个引得烽火戏诸侯的翻版，而他说，“你一举得罪若干朝臣，我这般做，才能解除他们心底对你的怨恨，另……让那些对我没有好感的好家伙，对你同情心大起，朝堂之中定可大得人心啊。”

唐乐颜称赞：“嗯……楚大人可真是具有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伟大精神。”

“不过我刚才动手的时候，乐颜你连叫都不叫一声，这样不太好……外面的人未免会奇怪，为什么突然间……”

话音未落，唐乐颜已经深吸一口气，以最大音量大声叫道：

“楚歌行……你这个卑鄙无耻阴险狡诈的小人！”

※※※※※

这一声的悲愤以及无奈还有伤痛毫无疑问都是明显的。

金銮殿上皇帝听得明显，楚真听得明显，楚歌寻以及所有大臣都听得清清楚楚。

天上的白云都似抖了三抖。

门开处，红衣依旧，蓝衣依旧。

九门提督甚至还拉着新科状元的手，那温柔如花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戾气跟凶暴之气。

新科状元也还在笑，只不过笑得有点勉强，仔细点看，那白玉般的脸上，冷汗滚滚流下，有的流到鬓角，便滴落下来，还有的汇聚下巴之上，才铿然跌落空中。

再仔细看，新科状元的左臂怪怪的，仿佛木偶断了的胳膊一样垂在身侧。

怪不得，一步一步，汗滴下土。

看出这一点的明眼人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新科状元果然是武艺高强，臣十分尽兴。”九门提督上前，跪拜。

唐乐颜微笑：“不过仍旧是九门提督的手下败将而已。”

楚歌行转头，含笑看她。

唐乐颜不去看他，傲然只看着皇座上人，双眼之中，竟然带着一点……

楚歌行心头一动。

旁边，虎威将军楚歌寻在旁边看她笑得嫣然，又看她明显断掉的左臂，心头震惊同时，不由愧疚滚滚。

而楚真何其明眼，自然也看出她受伤非轻，但居然仍旧这么轻描淡写谈笑写意。楚真怔怔望着这近在咫尺的、倔强非常的少年，她眉宇间的一丝倔强，不知为何让他在刹那怦然心动，似乎……在哪里见过……是啊，就是这种——明明是痛苦的要大哭出来，却仍旧强忍着笑的神色……

到底……是哪里见过?

这种感觉不妙啊。楚真皱眉。

皇帝也不是白吃干饭的，刹那有点心疼，到底是将来自己手下的臣子，要惩罚其实还是自己亲手惩罚的好，让别人来做实在有点不划算。

想了想，自己也是帮凶。事到如今只好亡羊补牢。

于是放温柔了声音，问道：“乐颜受伤了没有？”

“当然没有，”唐乐颜听了这声，十分高兴，点头，越发风度翩翩地，还不忘赞美说，“提督下手非常之柔和，是个温柔的人。”

那不知道是谁刚才大叫“楚歌行你这个卑鄙无耻阴险狡诈的小人”的？

唉，看他小小年纪，真是识大体，知道努力制造和谐朝堂。

皇帝看着她意气风发面色，心头越发体恤了，于是说道：“既然如此，卿先回去休息吧，稍候片刻，朕会派人去你府上宣旨。”

唐乐颜笑成一朵花。

楚歌行眼睛一闭，如在沉思。

※※※※※

唐乐颜一步一步，缓慢出了午门。

一直到看见抱着剑靠在午门边上那道身影的时候才原形毕露。

“小狄！”唐乐颜悲悲戚戚哀叫，如同受了委屈的小媳妇。

一声惊醒梦中人。

小狄抱剑靠在午门白玉门边上，看似垂着双眸如同睡着，实际上却耳听八方丝毫不马虎。

那人的脚步声也已经熟的不能再熟悉，今日却有点古怪。

自从他出了大殿之后，小狄便垂着双眸一直捕捉着她的脚步声。

心头还想：声音略微轻浮，显示内力紊乱，真气不济，仿佛同人动手过，又似乎有受伤之兆。

可是……堂堂金銮殿上，又怎么会……

莫非又是她故意装出来戏弄自己的，实际上是因为受了封赏，狂喜无处掩藏？

就在这时候，耳畔响起那声音。

小狄蓦地察觉不对，双眼睁开，精光绽放。

当目光一闪瞥见那人断掉的手臂之时，两道细长如画的眸子之中，恨意同杀机共炽。

※※※※※

这个章节名简直纯洁的不能再纯洁鸟

第十一章 剑光

小狄本来靠在白玉门上，怀抱宝剑，闭着眼睛静静等候。

眼睛一瞥看到唐乐颜无法动弹的左臂之后，身形一晃，不见他如何动作，居然已经闪身到了她的身边。

挥手，利落将怀中宝剑斜斜插入腰间，双手齐出，已经牢牢握住唐乐颜左臂。

一系列动作只在眨眼间完成。

“啊……好疼啊，呜呜，不要这么粗暴嘛。”某人很会抓住时机。方才在朝堂之上的笑面如花镇定自若，赫然不见。

“忍着点。”小狄皱眉，沉声说。

“真的很疼嘛，呜，小狄我站不住了，头好昏……”身形摇摇欲坠，向着小狄身上靠过去。

“你敢倒下我就会踩上两脚。”

“我忽然又有力气了，”神奇地站住脚，唐乐颜含情脉脉地看着眼前人，对上对方不屑的眼神，信心满满说道，“小狄，这是爱的力量！”

“我只想要知道，又是什么力量，让公子受伤！”小狄冷冷地问。

“这个……”唐乐颜面色尴尬一闪而过，又笑，“这当然是爱的反面力量。”

“那这爱的反面力量是来自何人？”小狄目光一利。

“这个么……”唐乐颜踌躇着。

就在这时，小狄双手用力，一手握住唐乐颜左肩头，一手握住她左臂，用力将手臂向上狠狠一对。

“啊……疼死了，人家这可是第一次……”让人脸红心跳的惊呼。

“……”小狄很黑线。

“你要温柔点……”

“住口！==+”再也忍无可忍。

“呜呜干吗这么凶啊……”

小狄目光如炬，也不再说话，双手不停，在唐乐颜的手臂上拍拍打打，摸来摸去。

“下手之人还不算太狠，没有将你的骨节震裂，只要筋脉无损就好，可是时间越是拖得久越痛，若再长一点胳膊就真的废了，你——为何当时不自己接上？”

某人想了想，然后很娇嗔地说：“人家是想要你来做嘛。”

“==++又来了……”

※※※※※

就在替唐乐颜将断臂接好的这片刻，从身后不远处的大殿前甬道上，鱼贯走出许许多多人来。

唐乐颜英气双眉一皱，轻轻嘀咕：“太离谱了，怎么都这么早散了。”

一眼瞥见最前面那三个人。

顿时心头乱跳。

当中一人，面白如玉，天庭饱满，双眸黑白分明，唯一美中不足是整个人散发出冰山般的冷冷气质，让人望而生畏不敢靠近。

在他右手边上那人，龙行虎步，虎虎生风，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笑容，正边走边说着什么。

而在他右手边的那位，蓝色锦衣，斜披着一袭孔雀蓝的大氅，皎皎如玉树临风前，除了那张女子似的脸。

唐乐颜急忙回头，低声嘀咕：“这叫做冤家路窄。”

“怎么？”小狄在旁边问道，一边顺着她方才的视线看过去。

当前走的那几个人……

哼，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没什么，我忽然很饿很饿，小狄，我想要吃醋溜鱼片，水晶丸子……”某人艰难伸出刚能活动的左手，准备报菜名。

“留着回去对侍书墨画说。”打断她的话，小狄转身，手伸出，轻轻按在她的左臂上，顿时降低声调，“还疼不疼？”

“本来还有些疼，被你这么一捏，感觉好多了。”唐乐颜眉开眼笑，反手要握他的手，“走啦走啦。”

小狄立刻缩回手。

※※※※※

“吆，看那一身红衣如此张扬，除了新科武状元还有何人。”

“是啊是啊，状元爷果然非凡人，居然这么快就若无其事，害得下官替你白白担心了好大会。”

“旁边这位是……”

“哇，长的真是俊秀……”

“没想到状元爷前一步说要人家当你的‘新娘子’，后脚就跟上了‘别人’，真是情薄到叫人情何以堪啊……呜呜……”

“噗，我说哥哥，你还没玩儿够啊，你刚才可是……”

望着楚歌行跟楚歌寻在一边欢欢乐乐，哥俩好的很，唐乐颜面不改色，扇子该摇还是摇，只当耳旁风吹过。

※※※※※

小狄站在唐乐颜身边，忽地沉声问：“哪个？”

“什么哪个？”她不动声色地问。

“哪个对你动的手？”

“小狄，我好饿……”试图蒙混过关。

“右边那个，内力充沛，走的是刚猛路子，若是伤到你，绝对不会做到拿捏正好不伤筋骨，中间那个气息沉稳，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这边一眼，内力并不怎么充沛，不是你的对手。”小狄垂着双眸，望着腰间的剑。

“小狄……”唐乐颜这才动容。

“最后这个，我……”小狄冷哼，头一扭，冷冷说，“我看不出他的来路。”

唐乐颜停了扇子，柔声地：“小狄……你听我说……”

“是最后这蓝衣的妖人吧。”小狄轻声地说。

唐乐颜一怔，直觉地想要赞美小狄，果然是不愧跟着本公子的人啊，慧智天成如此，居然一见面就能为九门提督楚歌行大人给出这么精辟的总结性称呼。但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小狄慢慢抬头，幽幽的宛如水墨画似的眼眸睁开，额前的细碎头发如流苏淡淡无风而自动飘起，仿佛一季的江南烟雨绿柳清明皆在眼前徐徐展开画卷。

就在瞬间，只听低低“咔”的一声，本在小狄腰间的宝剑，猛地跳起握在少年手中，与此同时，一道闪电也似的剑光，猛地掠过午门晴朗长空！

※※※※※

第十二章 刺杀

一道宛如闪电也似的雪亮剑光，猛地掠过午门晴朗长空。

楚歌行桃花眼一睨，冷冷一哼。

他身未动，旁边的楚歌寻却动了。

这个小子……

楚歌寻来不及咒骂。

身形一晃，已经掠向旁边站着兀自发愣的午门卫士，那卫士只觉得腰间一空，却原来是虎威将军一手将他腰间宝刀夺下，电光火石之间，向着那道破空而去的剑光抵过去。

快的让人窒息，旁边的文武百官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有人还悠闲的踱步向前，一边走一边商量：“今中午不如去下官那里喝杯小酒如何？”

那个说：“夺情楼又多了几个貌美的……”

声音仿佛苍蝇嗡嗡，在空气中飞行。

而那剑光所至，割破空气之中无形空气无形音波，让人有刹那间耳膜一鼓，仿佛失聪的感觉。

小狄的剑直直刺向楚歌行胸前。

人未到，剑气已经激荡而来。

楚歌行身后的孔雀蓝大氅刹那间向后飘起，飞舞空中。

可是九门提督也真了得，明明是命悬一线，他那宛如娇花照水般的脸上，居然一点惧怕之色都无。

整个人身子都不动一下。

却叫旁边的楚真为他捏了一把汗。

就在楚歌行的剑几乎刺破他胸前蓝色官衣的时候。

旁边人影一晃——楚歌寻身子凌空，以身体跟地面平行的角度，将手中宝刀横着猛地探过来。

只听得“叮”的一声。

宝剑对上宝刀。

雪亮的光芒映亮了小狄那双如同描画出来的细长眸子，额前的细碎头发随着剑气微微摆动。

楚歌寻还没来的松一口气，只听得一股不同寻常的力道从宝刀上传到手上，这力道仿佛有灵性一样，顷刻之间便缠绕上他的手腕。

若非曾征战杀场经历过生死一瞬，楚歌寻早就大叫救命。

绕是如此，手腕一阵剧痛，接着，鲜红的血液从崩裂的虎口处猛然飘洒而出。

“抵不住了……要糟……”楚歌寻大惊失色，忍不住抬眼去看向楚歌行。

※※※※※

“果然是个漂亮的孩子。”

小狄那双杀气凛然的眼睛在刀剑相交的光芒里，直直地盯过来的时候，楚歌行心中冒出这样的念头。

乐颜的身边，竟然会有这种天赋异禀的高手，不过是个少年，竟然……

没有来得及叫他多想，从楚歌寻刀柄上传来的一丝响动，让楚歌行目光一变！

胆大包天的小子，真想杀了本官么？

容不得他多想，楚歌行就在瞬间伸手，手指在楚歌寻的刀柄上一弹。

几乎就在刹那，楚歌行动手的瞬间，那本来在一边摇着扇子的唐乐颜也动了。

楚歌行出手指，轻轻一弹楚歌寻的刀柄。

唐乐颜向前一步，伸出手掌，轻轻抵在了小狄的后心。

一瞬间，胜败立见。

※※※※※

楚歌行一弹收手，唐乐颜同时撤手。

小狄后退，人在空中，宝剑挽一个剑花，已经回鞘，小狄手抱住宝剑，落地转身。

楚歌寻“哎吆”一声，没有人去扶他，他顿时跌倒地上，大叫：“好疼好疼好疼。”人缘太差没办法。

楚歌行看他一眼，知道他无碍，微微一笑，上前一步。

“状元爷，这位是？”

“这是小狄。”

“是状元爷侍从吗？”

“耶~~~不能这样说，是好友兼，”斜睨了一眼那冷冷的背影，微笑，“我可爱的任性的小弟。”

背对着两人的小狄冷哼一声。

“哦……状元爷真是会说话。”

“那也不过是实话实说。”

“不过就算是状元爷的亲弟弟，这身在午门，刺杀朝廷命官之事，该如何解决？”楚歌行亦淡淡一笑，伸手，端量自己手指。

“刺杀一说，从何而来，”唐乐颜笑得云淡风轻，“吾家小弟，不过是听闻两位楚大人武功盖世，一时技痒忍不住较量较量而已。”

“状元爷以为这样就能避重就轻过去吗？”楚歌行笑得跟吃饱了还想再吃的狐狸似的。

唐乐颜也笑笑：“难道九门提督想要再打下官一顿不成吗？”

楚歌行淡淡说：“刺杀朝廷命官，可是死罪。”

楚歌寻此刻已经从地上爬起，气哼哼地拍拍地上的土，竟提着刀走到小狄身边：“臭小子，武功不错嘛。”

小狄人不回头，冷冷说：“比你强。”

楚歌寻噎的不轻，提刀叫道：“再来一次，老子就不信了！”

小狄低着头，看也不看他，长长睫毛垂着，刘海覆盖半边眼睛，模样仿佛已经睡着。

红唇一动，却说：“再来一次你还是败。”

楚歌寻哇哇大叫：“你竟然小看老子！老子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小狄冷笑，连看都懒得看他。

楚歌寻如一头暴躁的跳蚤一样，围着小狄上下打转。

※※※※※

此时此刻，才有朝臣发觉这边有不妥，顿时围了上来：“怎样，虎威将军要同人比试？”

“这位少年是？”

“虎威将军的手怎么流血了？”

“刚才似乎跌了一跤……”

七嘴八舌，不知所云。

因为方才小狄出招太快，楚歌寻应招迅速，一切在不到一分钟之内便结束，除了近身几个人，大多数大臣还沉浸在“夺情楼的几个小倌

儿如何如何”的火爆谈话中，没有清醒过来。

※※※※※

唐乐颜笑嘻嘻看着这一幕，又转头，对楚歌行说道：“九门提督大人，虎威将军仿佛兴趣浓厚啊……这……看起来像是‘刺杀朝廷命官’么？”

楚歌行看着那个不长眼的迟钝弟弟，眼睛一瞟：“管好你的人，下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唐乐颜笑着躬身，握着扇子作揖：“在下遵命。”

楚歌行冷冷一哼，不再说话。

楚真上前一步，皱起眉头望着眼前这个笑嘻嘻的红衣少年。

不舒服，真的很不舒服。

他这双明亮的过分的眼睛，这似曾相识的笑容……

实在是太不舒服了。

楚真心头忽然来了一阵没来由的怒气，尤其是他笑得越灿烂，他就觉得怒气越发不可遏止。

十多年来养就的不动心，为何……

楚真握了握手，终究什么都没说，迈步向前走去。

楚歌行跟从，同唐乐颜擦肩而过。

唐乐颜始终保持着躬身的姿态，恭候两位大人经过，脸上笑容不减分毫。

※※※※※

而那边，正在围着小狄上蹿下跳的楚歌寻忽然觉得手中一空。

“哗啦”一声，那原本好端端的一柄宝刀，刀柄忽然化成了一片唏哩哗啦的碎片，躺在地上，成一小堆。

小狄冷哼一声，扭身，跟随唐乐颜，扬长而去。

楚歌寻忽然觉得脖子上有点凉凉寒意。

※※※※※

舜国史官记：舜国成嘉四年，武状元乐颜大人因为首次夺魁，想必心情激动外加应酬太多，导致第一次上朝面君竟然迟到，乃我朝迟到之状元第一人，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九门提督请旨同武状元“切磋武艺”，后两人其乐融融，握手言欢，丝毫没有怨念，并立朝堂之上，展现我舜国大臣之间和谐一团场景，实在是百官楷模。至于虎威将军所说“武状元大人乃是睡着所以迟到”或者坊间流传“武状元大人吃霸王餐”这等事情，实属捏造，怎能发生丰神如玉的武状元身上，本官绝对万万不肯相信也。

而午门口那生死一刻的惊魂一剑，很抱歉的是史官大人方可道没有见到。一直到后来唐乐颜入朝，同方可道认识之后，刚正不阿的史官大人想要去修改先前历史，已经是他“身不由己”的局面了，当然那是后话，暂时按下不提。

※※※※※

三更啦。要票票，要票票，要收藏，要收藏~~~~~~

第十三章 生疑

“哥哥，那把刀为什么自己裂了？九门归你来管，你们那是不是用了劣质产品啊？”

楚真，楚歌行跟楚歌寻，叔侄三人出了午门，楚歌寻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地问。

“少在那胡说八道，”楚歌行冷冷一笑：“那小子的剑有古怪，内力更怪，我若不及时出手，你的这条手臂就废了，不过……”

楚歌行眼前又出现午门那一幕。

当时小狄劈空掠来，身形快的叫人咋舌，歌寻强行拦住，终究力不能及，伤了虎口流血，而小狄剑势不减，如果就这么下去，歌寻的刀肯定会被击飞片片，那把剑也会如愿以偿插入自己心脏。

楚歌行笑，乐颜啊乐颜，你可真是让人不能小觑，究竟去哪里寻来这么狠的人呢。

不过是因为我卸了你的左臂而已，就让我的命来补偿？

他对你可够着紧的啊。

当时楚歌行听到从刀上传来的细微声响，就已经知道大事不妙，微微冷哼，于是伸手指轻轻一弹。

这一弹之下注入了内力，顿时保住楚歌寻的刀暂时不裂，若小狄不撤剑的话，这股内力还会顺着剑直直窜过去，袭上小狄心脏。

可是……

楚歌行咬了咬唇：乐颜，这小子对你来说有这么重要吗？

若非唐乐颜当时那及时的一掌，赞助在小狄后心，护住他全身，不然的话，就凭这轻轻一弹，也会重创他心脏，让他口吐鲜血。

可惜了……

不过，既然已经来了，就必定有机会。

我就不信……杀不了他！

楚歌行轻轻笑了起来。

楚歌寻见自己的哥哥说了半会没说下去，心痒难忍，忽然见他脸上露出这么可怕的表情，情知这个人心中又打着嗜血的主意，忍不住如沐冬日寒风，也不敢再问下去。

楚歌行察觉他的瑟缩，淡淡一瞟："怎么你还不明白吗？那小子一剑刺出，已经能将你的宝刀震裂，是我一弹之力，保住宝刀暂时不碎，后来你提着他抡来抡去，……你以为他铁打的啊，哼。"

哥哥是气糊涂了……楚歌寻心想：你说这刀不是铁打的是什么打得，难道是金子做得。

就在这时侯，旁边楚真开口说："你们两人慢行，我有要事先走一步。"

他寻常都是冷冰冰的气质，对这两兄弟说话也是丝毫不改，楚歌行跟楚歌寻却不敢造次，齐齐躬身："真叔慢走。"

楚真点了点头，迈步向前，立刻有一定黑色小轿子上前，有人掀起轿帘，楚真弯腰进入。轿子重新抬起，遥遥而去。

※※※※※

“真叔年纪也大不了我们多少，干吗一副老气沉沉的样子，听说都没人看过他笑，哥哥你知道是为啥？”

“你还真会操心，有这个功夫，赶紧回去练习武功，省得再丢人显眼。”

“我哪丢人啦？我这么英武不凡人人敬仰，哦你说今天……这不是胜负未分嘛……”

“哼，只会说大话。”

“话说回来，我跌倒的时候哥哥你怎么不扶我，你没看小狄都有乐颜那厮扶住吗？你怎么一点都不爱护老弟啊。”

“你当你是娘们儿啊，皮糙肉厚的还能跌坏？要扶自己去夺情楼找人扶去。”

“哥哥你对我太冷了我很伤心。”

“再出这种声音当心我抽你。”

“凶相毕露了吧。”

“我TMD真抽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救命……九门提督手足相残啦！”

※※※※※

一等公的轿子摇摇晃晃走远，身后长街口，九门提督跟虎威将军那两兄弟还在“愉快”谈天。

楚真回想朝堂上那人，隐忍之中的倔强，笑面如花的姿态，以及午门口，他笑嘻嘻面不改色，鬼马精灵的气息从内到外，外加一身红衣，手中折扇，当时他置身旁边，细细去看他同歌行对敌，虽然武功不及那几人，楚真亦知道，若非他那一掌，场面将为之不同。

而当时他双眉一展，在间不容发之时挺身而出的那股毅然英挺风姿，更隐隐逗弄他心底埋藏的影像。

“怎么可能……”楚真忽然没来由心惊起来。

十四年前，是自己年少无知，外加任性，又被七情迷了心窍，才认不出那近在咫尺的女红妆，而十四年后，他练就一身沉稳，干练心

智，虽然不敢说目光如炬，至少人情练达，也看得略微通透，自信还是能认出男子同女子的……

而这位新科状元乐颜……虽然长的娇嫩，却没有女子的娇气，双眉如剑，分明是一股男子的勃勃英气，动作之间，也是毫无女子扭捏羞涩之态，而且身形颇高，只是看不清他的颈间……是否会有喉结。但是想想，就算是舜都，男生女相的也并非没有，譬如歌行……

楚真觉得：自己应该没有看错，这武状元，应该是男子没错。

可是偏生他身上具有这么多让人不悦的相似点。

莫非……

莫非是……

楚真心头一跳，缩在袍袖里的手紧紧捏起。

“谁在跟着。”楚真张口问。

“是疾风跟徐林。”轿子外立刻有声音回答。

“留下徐林，疾风你回去，告诉千叶，立即着手彻查新科武状元身份来历，务必详细！”

“属下遵命。”

轿子之外，一道白光迅疾闪过，顷刻间消失不见。

“如果你真的是……”

楚真白玉般脸上，浓黑双眉微微一振，随即慢慢地闭上眼睛，不再言语。

※※※※※

第十四章 北疆

新科武状元的府邸之中，传出了一声悲愤的怒吼：

“九门提督那个阴险狡诈的小人！”

“公子爷，他真的……”磕着瓜子，丫鬟侍书好奇地问，“……强了你啊？”

站在门口的小狄身子一晃。

“不要这么说嘛，”某人摇动扇子，遮住半边脸，不胜娇羞的样子，“应该用‘人身伤害’，或者说‘暴力侵犯’之类的词会更加确切。”

“那还不是一样，公子爷，求听全程直播讲述，外加细节描写。”

“咳咳……”唐乐颜连声咳嗽，扇子遮住脸，只露出眼珠一转：“那个就不用了吧，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趣味，不是告诉你们要保持纯洁了吗？”

“这叫做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啊。”冷笑声。

“小狄就不会这样！”理直气壮地。

“小狄已经麻木了，来来，公子爷别转移话题，九门提督是怎么开始的……是先摸这里，还是这里……或者是直接……”

“墨猪你干什么……啊啊！非礼啊！”

门口小狄紧了紧怀中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

弯腰下了轿子，楚真抬头，扫了一眼头顶匾额上的“军机”两字。

两边士兵立刻抱拳跪地：“参见中堂大人！”

动作的时候，身上的铁甲发出铿锵声响。

楚真微微点头，目不斜视向前走去。

不多时候从里面迎出一个人，躬身说道：“中堂大人回来了！”

楚真答应一声，背着双手向内走去，那个人便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一直到拐过走廊，入了阁子。

在案子之后坐定，楚真才问：“最近有什么消息没？”

那人弯腰，恭敬回答：“北疆四郡监察御史薛大人在今早上送来一封信，因为中堂大人上朝去了，是以耽搁了没来得及递。”

楚真眼前一阵恍惚，薛大人，哦，是薛信啊……

自他去了北疆之后，他可是在朝中听了不少有关薛信的议论，各位大臣都纷纷赞扬薛御史年少有志，居然舍得舜都这么样的花花世界不要，跑到北疆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呆着，而且一呆就是十多年，真是让人佩服的高尚情操啊。

去他娘的高尚情操。

每每听到这些议论楚真就想要冷笑，他在最初何尝不也是代领着东海郡郡守的职责，想要一辈子守在那里的，只是皇帝有命，在封他一等公爵位之时，又交付军机中堂的重则，他才不得以留在舜都。

反倒是薛信薛诺两个人自在。

他们的心思，还不是同自己一样，都想着守住那个人留下的地方而已，混账。

现在那两个在外面自由自在，他却一个人呆在这无趣的笼子里。

迟早要发疯。

因为嫉妒，中堂大人的脸色有点不对。

随身的秘书官正将薛御史的书信拿来，一看中堂大人面颊寒霜的模样，比平常更加冷了三分，不由地一怔。便不敢上前。

他伺候中堂大人也算是时间长的了，又是土生土长的舜都人，十四年前，还曾经在大臣们的议事阁里呆过一阵子，耳闻目睹之间，对于以前舜都发生的那些事情略有了然，楚真以前身为镇远侯时候何等风流，意气风发的尊贵少年，为所欲为的个性，直到遇上“那人”才收敛了，最后“那人”离开，他竟也变成现在这样！容颜不变，心却已经老，整整的一个隐居古墓里的冰美人。

可见情之一字，害人不浅。

秘书官正在一旁踌躇着不敢靠前，那边楚真却已经回过神来，淡淡一声：“呈上来。”

秘书官急忙小步过来，将书信双手呈上，放在楚真面前，然后又后退两步，遥遥站在中堂大人身后，双手垂下侍立着。

※※※※※

楚真伸手，玉色的手指拿起那封信，轻轻用桌子边上的裁纸刀将信笺裁开。

薛信娟秀清新的字便出现在眼前。

楚真一行行看过去，见他所说，也无非还是北疆之地的风物人情，说什么冬天将来了，有人预言说这个冬天会冷的不同寻常，而北疆上的草渐渐枯黄，北疆家家户户都在为马匹牲畜等预备过冬粮食，情形很是繁忙，然后又赞扬说是北疆的女性如何的泼辣动人，并大力邀请中堂大人前去游玩，最后还埋怨了一把薛诺，说他这个“定远侯”果然很“淡定”很“遥远”，一点都不同他这个亲生哥哥亲近，这么多年死守东海，也不知道来探亲一下，实在淡定的可以啊。

楚真面无表情看完，将信放在一边。

泼辣居然能跟动人怜惜在一起，楚真心想，薛信在北疆那蛮夷之地呆久了，可见审美观也变了许多。

想到这里，真是想笑，可惜却实在笑不出来，于是在心底变成冷笑。

楚真叹一口气，站起身来走到窗边上，看着外面的池塘柳树发呆。

“其他可还有人送消息过来么？”

“回中堂大人，没有了，另外的一些折子，军机部的其他大人都代为处理了。”

“嗯，那就好，不要积攒下就可以。”

“是。”

对话淡而无味，眼前却又出现那一袭红衣翩然的模样，楚真不由觉得胸中气闷，皱起双眉，眼前柳树枯黄，一阵风猛地吹来，长长的枝条狂舞，淡黄色的叶子片片飞满天，乱糟糟的更加让人心乱，而这阵风来势猛烈，楚真只觉得眼前一黑，只听得“彭”地一声，那扇窗户居然在他面前直直摔落下来。

第十五章 出兵

那扇窗户本来极其牢固，不知怎地竟然会摔落下来。

而室外风呼呼乱响，仿佛虎啸一样，扑在窗户上，声声沙沙。

楚真猝不及防，吓了一跳，忍不住身子一晃。

“大人小心！”秘书官一个箭步冲过来，扶住楚真胳膊。

“我没事。”楚真勉强出声，只觉得胸口血气翻涌，十分不舒服。

为什么，竟然会如此心乱？

楚真蹙起双眉，推开秘书官的手，慢慢地回到桌边上。

是因为……新科武状元？等疾风传回他的底细再说吧，若来路实在诡异，就找个机会除掉罢了，眼不见心不烦，省的再胡思乱想。

……可是……

心底竟还是不安。

楚真回身，胡乱打量桌上的东西：到底哪里不对，哪里不对……

怎么今天如此的失措慌张。

目光一扫，扫过薛信来信。

“近日来天气日冷，北疆之草原也见萧瑟，民众四处收集草粮，以备过冬之用，而流言四起，不知为何人人说今年之冬会格外严寒难过……”

楚真眉尖一跳。

天气日冷，北疆草原，收集草粮，过冬……严寒、难过……

眼前一阵阵字眼闪烁。

楚真只觉得一股大力冲击过来，顿时双手按住案子，站起身来。

因为紧张，浑身都忍不住地在发抖。

只好用力拳起双拳，努力隐忍。

秘书官躬身侍立身后，眼睛一抬正看到中堂大人霍然起身，正在惊讶。耳畔听得那声音一字一顿，说道：

“马上——传召虎威将军楚歌寻，领铁甲卫一千，大军两万急赶北疆，并……传令九门提督楚歌行——武门大开……供出兵之用！”

那声音低回，沉重，字字千钧，仿佛用尽了浑身力气，才缓慢说出。

秘书官听得胆战心惊，疑心自己耳朵出错。

“大人！”秘书官大惊，“您这是要对北疆用兵？可为何如此急促？何况，要动用大军，必须先请示皇帝陛下，另外誓师之类……最早也要一整日才可以……”

“等不了了！”

“可是大人，陛下怪罪下来的话……”

“我一力承担！”

“大人，陛下他……”

“是皇帝陛下重要，还是疆土重要！是臣子的头重要，还是百姓的性命重要！”中堂大人几乎是咬牙切齿说出这句，“本中堂说去就快点去，就算是陛下怪罪下来，我楚真一个人担着！若陛下要臣子的头颅，本中堂就抛头颅洒热血也不惜出兵！”

秘书官还要再劝，楚真却已经转过身来。

这是那个中堂大人吗？

宁静，冷淡，喜怒不形于色，如今却……

如同换了一个人。

对上对方那双血色通红的双眼，秘书官打了一个哆嗦，立刻说：“小的遵命！”

“速速去办，贻误了军机，提头来见！”

“遵命！”秘书官心惊肉跳，顿时转身，小跑出了阁子。

楚真捏住拳头，袖子之中滑出一张小小信笺，上面只有四个字：北疆事变。

为何……会这样……

收到这东西的时候。

自己竟然还不信会如此！以为不过是谁人的恶作剧。

楚真咬牙切齿，原本玉观音般的脸此刻变得狰狞难看。

“希望，还可以来得及！”

※※※※※

是日，在舜都将入夜之时，借着一点暮色，九门提督的兵马齐出，将将近十年未曾启用的武门洞开。

百姓们震惊观望，议论纷纷，却见到虎威将军楚歌行，带领着一队遍身铁甲，腰间跨刀的健儿快马加鞭勇猛如虎般出城，看他身后那铁甲兵的打扮，那动作之间的利落彪悍，居然正是中堂楚大人从东海带回来的鼎鼎大名的亲卫军“铁甲卫”，而铁卫过后，后面逶迤跟随的，是舜都的两万大军。

毫无预兆的大军出城，一直闹腾到将近深夜。

而在城中的某处，阁楼上，某人扇子一展，粲然笑道：“我还以为他能忍到什么时候……反应也不算太慢嘛……”

皎然如月的一张脸，衬着烈烈红衣，在灯光下娇艳如花。

※※※※※

舜国大事记：

舜成嘉四年，入冬之际，昔年被天绮大将追杀至北疆深处的蛮极残余党羽重又杀出，烧杀村庄，进攻州县，抢夺过冬粮草。幸亏我中堂楚大人料的军机在先，道“帝重，或者我舜之疆土重，臣头重，或我舜之百姓命重”之千古名言，先斩后奏，果断派出虎威将军楚歌寻出武门直奔北疆，方解除北疆四郡被血洗之惨剧，史称：北疆之变！

同日，新科状元乐颜被封为五品御前带刀行走。

——史官，方可道记录。

第十六章 艳遇

“为了庆祝本公子明天入朝为官，今天……”红袖一招，慷慨激昂说，“就让小狄请客！”

“公子爷这一招就叫做专欺负老实人。”侍书窃窃私语。

“小狄老实？哈哈。”墨画笑。

门口的抱剑少年双眼微微一睁，冷冷一哼，重又闭上，自动忽略某个正在叫嚣的人。

“给个面子嘛，年轻人该有点朝气才对，”唐乐颜踱步过去，伸出扇子，挑起小狄下巴，“来来来，给本公子笑一个。”

“公子……我的剑说他今天很无聊。”小狄眼睛斜睨，细长双眉带着点点杀气。

“这个玩笑好好笑，”唐乐颜咳嗽，干笑，“其实请客的话……当然要让本公子来。”转过头去，对上侍书跟墨画贪婪的眼神，想到要出血，顿时肉疼非凡。

“可是听说经过上次的事，满月楼已经将新科状元定为拒绝往来户了呢。”侍书摸了摸脸。

墨画点头：“是啊，因为满月楼乃是舜都酒店的杰出代表，他这么一来，其他的……”

“难道说有人不想要本状元大驾光临吗，岂有此理！”状元爷冲冠一怒为吃饭，“都跟我来，我倒要看看谁敢说堂堂本状元，御前五品带刀行走，是什么‘拒绝往来户’！”

※※※※※

舜国街头，吹起一阵萧瑟的秋风。

秋风呜呜地卷起一两片树叶从脚边刮过，满大街，只有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经过，冲着某一群人汪汪地叫了两声。

“总算还有个东西肯理我们，人生还有希望。”唐乐颜喃喃地自言自语，冲着那只小狗很有爱心地招手，“来来来，本公子给你骨头吃。”

那只狗“呜”地一声，识破骗局，桃之夭夭。

“真是只聪明伶俐的狗狗。”侍书赞叹。

“一眼就看出某人在开空头支票。”墨画冷笑。

“公子面子可真大。”侍书瑟缩着，向着墨画身上靠。

“是啊，效果堪比风神，所到之处，家家酒楼关门，温度都明显下降。”墨画哆哆嗦嗦地说。

面不改色的唯有小狄。

唐乐颜伸手搭在小狄肩头：“小狄，只有你对我最好，我算看出来了。”

小狄哼一声，扭过头去：“我要说的，她们都已经说了。”

唐乐颜：“……”

※※※※※

“咦，这不是新科状元吗？”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唐乐颜条件反射地皱起了眉：怎么……这个声音……

铠甲声响动，当前一匹白马，马上骑士，看身姿英姿飒爽，看面容桃花颜开，看的侍书跟墨画两个也忍不住在秋风萧瑟里心头桃花朵朵开。

小狄听了这个声音，脸上的寒意却更甚。

唐乐颜转身：“原来是九门提督大人，真是幸会啊幸会，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

“哪里哪里，以本官看，明明是有缘千里来相会。”马上的人俯视着地上之人，笑得春风和暖。

唐乐颜皮笑肉不笑地：“九门提督真会说笑，难道真把自己当成一美娇娘了不成。”

“那也无妨，”楚歌行笑意不减，“如果新科状元真以为自己是急欲入洞房的新郎官，本官也乐意献身奉陪。”

“下官真是何其荣幸啊。”已经在咬牙的感觉。

“不用客气，话说今日温度骤降，状元爷不留在家里偎红倚翠，跑到街头喝西北风吗？”

“是啊，下官嫌家里太闷，所以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话音刚落，一阵凶猛秋风扫过，风中的树叶狂沙，纷纷地扑到人的脸上。

“呸呸。”唐乐颜扇子遮住脸，向一边吐着口中的沙子。

“状元爷真是好兴致，吃沙子都吃的这么起劲。”楚歌行缓缓地说，甩动身后的孔雀蓝大氅遮住脸。

“九门提督是来巡城的吧，可真是敬业啊，下官就不耽误了，请请。”唐乐颜向着旁边一推，握着扇子行礼。

心想：你怎么还不走啊，是来巡城还是来滋事的？

这点儿掐的这么准，我倒要怀疑你是闻风故意来糗我的。

※※※※※

“这就是那强了公子的九门提督啊。”

“一个字，美！两个字，很美！三个字……”

“我知道，是非常美。”

“答案完全及格。”

“简直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这个“郎”自然是指唐乐颜，而“女”……看看楚歌行那张颠倒众生的脸就自然知道。

“看九门提督的样子，仿佛对我们公子爷很有意思。”

“嘻嘻，嘻……”

“咳，咳！”唐乐颜大大的干咳了两声，真想找东西塞上这两个丫头的嘴。

※※※※※

楚歌行耳朵灵的很，侍书跟墨画的对话，自然一点不漏地落入耳中，不由地俯身下来，凑在唐乐颜肩头，微微笑着低声说道：“原来……本官曾‘强’了状元爷啊……这可如何是好，莫非，要本官为状元爷‘负责’么？”

含笑耳语，这情形看在旁人眼里，又是何等暧昧。

饶是唐乐颜练就的厚颜功力，此时此刻也有点抵挡不住，一张俊脸竟缓缓飞红。

楚歌行越发得意，抬起头来之时却略微收敛了狂态，温声说道：“所谓相逢不如偶遇，今日天气如此恶劣，又如此碰巧遇上状元爷，不如……就相请状元爷到本官家中小聚一杯，如何？”

这话说的温文尔雅，余音袅袅，连这嚣狂的秋风都为之退避三舍，风声减小。

“不好！”这是唐乐颜的声音。

“好，非常好！”同时响起的是侍书跟墨画的声音。

三个人目光炯炯相对，败下阵来的那个……自然是红衣。

因为我们都知道：少数服从多数嘛。

第十七章 洞房

一向“尽忠职守”，有“工作狂人”之称的九门提督大人楚歌行，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忽然破天荒地翘班了。

跳下马的提督大人亲亲热热挽着某红衣之人的手臂，肩并肩跟哥俩好似的向着提督府而去，扔下一班兄弟站在原地大眼瞪小眼，座下统领是个聪明人，前些日子还有过“人生真TMD寂寞如雪”的名句诞生，在舜都众位官员统领之间，深为传播赞颂，并为几位慧眼识珠的读者们深深激赏，这在一个专业龙套来说是很少有的殊荣。此时此刻，统领大人望着提督大人离去的背影，感受到那人虽然脚步沉稳但仍旧难忍的一点风骚，点头微笑之余，灵感闪烁冒出一句：“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远在某个遥远国度的某个纯情金发诗人顿时哆嗦了一下，那句“那明明是我的台词”还没有出口，就已经被无良作者砍杀当场。

酒足饭饱，听着窗外风声呼啸，室内却温暖如春。

桌子上杯盘狼藉，仿佛狂风过境被扫荡过，旁边却有貌美的小丫鬟，不时地甜笑着说：“小姐再喝一杯吗？”白嫩的小手捧着酒壶，看的人醉眼迷离。

此时此刻，未免让人想起一句话：

“哎呀呀，真是饱暖思XXOO啊……”摸着肚子，侍书姑娘满意地叹了一口气。

“侍书，讲话不要这么直白，”墨画在旁边戳了她一下，“跟你坐在一起都破坏我形象了。”

“反正人现在不在，怕什么啦。”

“提督大人怎么还不回来，莫非是准备……去了。”

“准备什么？”扇子一摇，唐乐颜开口。

两个人笑嘻嘻地看着她。

“酒足饭饱了之后，当然是送入洞房啦。”

“你们俩，这算是在卖主求荣吗？”大马金刀坐在首席，唐乐颜摇着扇子，望着对面坐着的侍书墨画。

“刚才公子爷你也吃的不少，不如说是你自愿卖身求饭好不好。”侍书急忙跳起来，体贴地端茶给某人倒上。

“伶牙俐齿，信不信我先卖了你啊。”慢悠悠端起茶来嗅一嗅，嗯……不错，上好的雨前龙井。

“那也得有人来买呀！”侍书陪笑，“咱不比公子爷这么抢手不是？”

“你你你……”

“公子爷，说实话，那个提督大人不错啊，长的美，一掐一出水似的美人，家世我也打听过了哦，身家清白，家庭富裕，如果嫁过来，每天负责吃吃喝喝就好。”侍书姑娘摇身一变，变得很专业。

唐乐颜打量着这坏丫鬟，心想如果她的嘴角边上若再多一颗痣的话，立刻就能考取专业冰人执照。

“你当九门提督家缺一头猪吗？”唐乐颜笑着摇头，“吃吃喝喝。”扇子折起，敲在侍书头上。

“不是啊，我听说提督大人有个红颜知己的……”墨画剔着牙，说。

唐乐颜一愣：红颜知己？

“墨猪，你哪里听说的，我怎么没听说这个？”侍书双手抱头，无辜地瞪大眼睛，深为自己的功课做得不到家而惭愧。

“我自然有我的手段，方才我借口去洗手，跟几个情投意合的同僚交流了点情报……”打了个饱嗝，“不过没事，我听说提督大人的红颜知己出身不怎么好，所以……不可能做正室啦，放心吧公子爷，你如果进了门，还是老大。”

转头，目光之中全是激励之色，信心满满看着唐乐颜。

“打听的这么清楚，把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好不好？老大老二随便挑，小狄，我们走。”

站起身来，扇子滴溜溜在手心打了个转，迈步向着客厅走。

小狄站起身来，却又皱起双眉。

“怎么连小狄你也想留在这里跟那个妖男一块，不要啊！”正冲上去，想要抓住小狄肩头大吃一把豆腐。

“哼！”小狄扭过头去，不说话。

却在这一瞬间，有个声音自走廊上响起：“乐颜这么快就要走吗？这叫声可真是销魂啊。”

走来的人，不语也楚楚，开口更动人。

唐乐颜搭起扇子，警惕后退一步：“停一下，不要叫的这么亲热，我跟你不是很熟。”

“吃一顿饭自然不算很熟，但小熟总称得上了吧？”九门提督丝毫不怒，脸上的动人程度简直只有仙子可以媲美。

看在唐乐颜眼中，却俨然蓝色妖姬。

在后面跟着跑过来的侍书墨画两个看眼前两人之间火花四溅，兴奋的开始互相用眼神交流。

“管你小熟大熟，本公子要走人，你放不放？”

“放，怎么不放，我堂堂九门提督，难道还能强抢……‘夫君’不成？”

“你知道就好，让开！”

“是……”

恭敬地伸手。

“喂！都说放我走，你抓着我干什么？想出尔反尔么？”

“在走之前，本官有些体己话要跟状元爷说，请借过这边……”

“我不去，混账，放开我~~啊啊！小狄，救命啊！”

身后，已经成功叛变的侍书跟墨画两人，一人拉着小狄一只胳膊。

小狄：“放开我！”

“小狄乖，别搅乱公子爷的好桃花。”

“是啊是啊，这么多年总算被男人看上了，多难得。尤其还是个珍品。”

“这样的极品美人，公子爷不去糟蹋人家就不错了，你还担心什么？”

“是啊是啊，难道你想公子爷回来糟蹋你吗？”

唇枪舌剑，说到最后一句，小狄忽然安静下来。

腹黑丫鬟们相视一笑：

“公子爷您就大胆地去吧，反正都已经强过一次，不差这两次三次的。”

“是啊是啊，我们会先乖乖回家等你的，要珍惜哦！”

“春宵一刻……”

走廊上被挟持的唐乐颜，身子一晃，楚歌行牢牢搀扶，含笑叮嘱：“酒不醉人人自醉么？状元爷小心。”

第十八章 调戏

门在面前无声地关上，不大的斗室宛如囚牢。

“坐。”楚歌行关了门，转过身，伸手相扶。

扇子“哗啦”一声打开，唐乐颜轻轻一踏步，看似不经意，事实上却正好躲过楚歌行的手臂，嘴上淡淡地：“楚大人有什么事就说吧，站着一样听。”

“这里并无他人，乐颜你何必故意同我拉开距离？”

楚歌行转头，望着背对着自己的红衣人。

“正因为并无他人，所以要同楚大人拉开距离。”并不回头看，唐乐颜半侧过脸，斜睨对方一眼。

“哦？你是在顾及什么？是怕我对你如何，或者是怕你自己……”楚歌行目光转动，看到她的身上来。

“我什么都不怕。”

“不怕为什么都不敢看我。”

“楚大人，如果没有别的事，下官就告辞了。”似乎察觉对方的无理取闹，唐乐颜一挥袖。

“且慢！”一伸手，向前一拦。

“慢什么！”那边上身形一闪，避开他的手臂，皓月般的脸上，英气双眉一挑：“楚大人你这样是故意为难人了？”

“是你自己找我为难的。”

“这话怪了，我难道会自己来找不痛快？”

“乐颜……”

“不要叫的这么亲热。”

“师妹。”

唐乐颜双眉一皱，目光注视对面男子，那张倾国倾城的妖孽般的脸，沉声说道：“天渺峰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若是下山之后，无论是多亲密的同门，从此都是路人，楚歌行你不要总是苦苦相逼。”

“如果是路人，你今天早上又为何唤我？”

“迫不得已之事，我不想要解释。”

“我也不需要你的解释！”冷笑一声，楚歌行手一抬，“我只要用行动证实。”

“你！”来不及还口，对方已经闪电疾风般攻了上来，唐乐颜伸手一挡，手中扇子折起，两人手臂碰上手臂，顿时都觉得微微一震，扇子也随着轻轻抖动，唐乐颜怒道，“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这样的强横霸道。”

“不是说是路人吗，又怎么知道我还是如此强横霸道？”楚歌行微微一笑，“天渺峰的规矩，你也忘了吗？”

“给我住口！”唐乐颜动了怒气，双手一招，红袖当空，仿佛两朵绽放的绮丽狂花，向着楚歌行胸前攻去。

“来得好。”楚歌行不惊不慌，上前一步，见招拆招，顷刻间，并不宽阔的房间内，一道红影，一道蓝光，相互错落，只有衣袂带动风声呼啦啦响起。

※※※※※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是你的风格。”

一手捏住对方的左边手腕，另一只手压在对方手上，将她的手指强行分开，宛如十指交缠一样插入，按在墙上。

楚歌行看着被自己压在墙上的唐乐颜，低头微笑。

“我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一看到你就失控……”

虽然形式是大大的不妙，但是唐乐颜的脸上仍然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如同嘲笑，如同要掩藏心底的恐惧却欲盖弥彰。

“乐颜乐颜，比起你对什么人都笑嘻嘻不在乎的样子，我更爱你现在这样娇羞的模样，这样才像是个女子，你可知道？”

暧昧的说话，慢慢地低下头去，故意贴在她耳边般低语。

“我用不着楚大人你高看一眼，现在麻烦你高抬贵手，我唐乐颜就感激不尽了！”

口头上仍旧强硬不减分号，但在他暧昧的吐气之下，那白腻晶莹的颈间肌肤，却是一点点透出嫩红来。

“好不容易到手，又怎么能够放开？”

手指在她的手指间轻轻地蹭动，故意折磨一样看身下的她，那原本故作镇定的脸上缓缓透出尴尬来。

“楚歌行！”她终于忍无可忍，抬起头来对上他的脸。

虽然满怀怒气，却仍旧一怔。

就在眼前，这张桃花眼醉迷离的脸，清秀若处子，又艳丽似妖姬，偏生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双眸似开似闭，眸光迷蒙，红唇艳的如要滴血，这美丽浑然天成，有种别样的摄人心魄的味道。

“怎么？”他丝毫不怒，反而好整以暇地，越发靠近了一点，眼皮低下，长长的睫毛彻底遮住他的双眼，若是不开口说话，活脱脱一个惹人怜爱的小女子。可是……却做着这么恶质的事情。

楚歌行睫毛遮住目光，聚精会神望着面前身下，红衣映衬的那皓白脸上的一点樱唇，心底忽地掠过一丝古怪欲望。

本来想要捉弄这个骄横跋扈的小师妹的，不料……

却挑起了自己的欲望。

他心头发觉，身子一僵，手上的动作便停了。

※※※※※

察觉对方忽然停住，唐乐颜微微松了口气。

“那好吧……”男人却又开口，眼睫毛仍旧垂着，不知道在看什么，忽然之间慢慢地舔了舔那动人双唇，这动作看来乐颜眼里，很是惊心动魄，妖姬如楚歌行，做这动作的时候，却有一种女子般性感慵懒的娇态，吓得她心头小鹿乱撞。

“你……想干什么？”胆大包天的人，现在已经彻底红了一张脸。

“我……只想要……”他终于肯慢慢地抬起头来，欣赏她的羞恼之色，然后忽然讥讽地一笑，“我只想要知道，你来舜都，是有什么目的。……你以为我想要做什么？”

第十九章 尾巴

“我只想要知道，你来舜都是有什么目的，”楚歌行的目光从她腻白的脖子上掠到通红的脸上，调笑着问，“乐颜你以为我要做什么？”

“我以为？”眉毛一挑，也不是省油灯的唐乐颜不怒反笑，“我以为九门提督想要杀人灭口。”

“哦？”他略微惊讶，“这个答案很出乎我的意料。”

“是吗？”唐乐颜望着他，“天渺峰的‘逍遥书’被人盗走，楚歌行你没听说吗？”

“嗯？”楚歌行双眉一皱，然后又舒展开来，“这好像已经是去年的事，怎么，还没捉到人？以天渺峰的力量，还要你亲自出马？”

“对待不同寻常的对手，自然要不同寻常的人动手。”唐乐颜微笑，眼睛滴溜溜地望着楚歌行。

“乐颜你可真有相当的自信。”叹一声，楚歌行微微动容：“你跑来舜都，就是为了这件事？”

“是不是你别管。”

“莫非你心底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

“这种能泄密的问题我怎么可以回答呢？”

“你难道在怀疑……”

“咳，如果是怀疑而不是确定，就没有必要说出来，楚大人，你说是不是？”

楚歌行对上唐乐颜的双眸，两个人静静对视大约一刻钟，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最后他淡淡一笑：“好吧。”手一松，总算将她放开。

唐乐颜得了自由，拼命活动手腕：“真是下手很狠，武功练得好，就是有好处，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欺负谁。”

“是啊，你可算是明白了练武的真意了。”楚歌行仿佛听不出话中的嘲讽意思，将她的话当成了一种真心赞美。

“我要走了。”唐乐颜也不跟他计较，同样身为厚颜之人，她仿佛知道计较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走吧走吧。”楚歌行竟也不再阻拦，也许知道就算强行拦下她，也不会有什么进展。

“逍遥书之事……”

“既然宗主交给你来办，我是不会插手。”

“多谢。”

“毫无诚意的感谢，我不需要。”楚歌行挥袖转身。

“楚大人你的要求可真高。”哈哈一笑，唐乐颜转身，开门跳出去，手中扇子一摇，仍旧风度翩翩，哼着小曲走掉。

楚歌行望着她的洒脱行径，又看那红衣之下，隐约可见窈窕婀娜的身姿，眼中迅速燃起一把火。

一直烧遍全身。

※※※※※

“来人。”

“大人？”

“去请燕姑娘来府。”

“是。”

“等一下。”他忽然又开口，脸色阴沉不定。

“大人？”

“还是不用去请了，你退下吧。”

楚歌行皱眉，此刻隐忍的表情让他的脸看起来很是楚楚动人，桃花眼角那抹粉红更是艳丽的无话可说。这人挥手，将仆人斥退。

然后回过身子冷哼一声。

很好，唐乐颜，你人走了，却让我仍不得安乐，你有本事。本来……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让燕解语过来，那是太危险了。

虽然对自己的自控力还是很有信心的，但若是欲望太强烈的话。他楚歌行也不是很愿意亏待自己的很啊。

只是太奇怪了，在他心中，那不过是个无知青涩而又擅长胡闹的小丫头吗?

或者是她身上，有种叫他说不清的味道，所以才……

不过毛丫头就是毛丫头，而且还现在这般，打扮的如此不伦不类。看她的模样，竟还十分享受。可恶，我早晚让你……楚歌行摇头，冷哼一声，傲然昂头转身入内室。

※※※※※

果然不愧是同门师兄妹。哼着小曲摇着扇子，一直悠闲自在看着风景，走出九门提督府，望着提督府大门上挂着的红彤彤大灯笼，门口上两个威风狮子，唐乐颜扇子遮着半边脸，眼睛骨碌碌一转，也在冷哼。

楚歌行？哼。

你心虚了吧?

唐乐颜想到那妖人的倾国颜色，眼珠一转："看来我还是比较欣赏明媚型的，这种蓝色妖姬，不是我的那杯茶，幸好幸好。"

吐吐舌头，她踏着夜色向前走，嘴角又开始哼起小曲，细细听来，隐约是："露出你的狐狸尾巴吧，什么时候露出你的狐狸尾巴吧……"

如果是侍书跟墨画听到，肯定又要赞叹：好一场华丽的魔音入脑啊。

※※※※※

中堂大人的轿子慢慢地在夜色中顺路而行，抬轿子的个个都是练家子，脚下平稳的很，黑色的轿子看起来就好像是漂浮在空中滑行一样。

晚风吹来，因为入秋，有了丝丝凉意。

楚真端然坐在轿中，想着不知北疆战事现在如何，只是虎威将军出武门之后，快马加鞭马不停蹄赶往，想来应该是有惊无险的吧。缩在袖子里的手忽然摸到什么东西，楚真垂下眼皮，看到白色纸上潇洒的字迹，忍不住又想：这神秘的字条，到底出自谁手?

竟是谁能够比他更前一步料的北疆有变？难道说，舜都之中，还有他所不知的高人潜伏?

晚风调皮地掀

Chapter_3

动轿帘子，仿佛有所感知，楚真眼角余光瞥处，隐约见到一抹烈烈的火红色，自眼前轻轻地一晃而过。

那个人……

那身独一无二的烈火色，那潇洒自在的身姿，略带熟悉的感觉。

楚真心头一跳：那不是新科武状元乐颜吗？怎么这个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

心念一动，楚真低声喝道：“停轿。”

第二十章 引诱

唐乐颜打了个哈欠。

她抬头看了看天空，有阴云，月亮的颜色很朦胧，时间不早了。

刚才兴致勃勃的好心情忽然荡了荡，时间不早意味着……危险了。

明明想快走，却放慢了脚步，摇摇晃晃向前支撑着走了两步，眼神迷茫中忽然见到乌黑的一顶轿子在前方不远处停下。

有个声音从轿子之中传出来：“停轿。”

似曾相识。

正在发愣，轿子轻轻落地，因为夜晚到来而有些神志不清的头脑这才略微警惕，这几个抬轿子之人，明明个个都是高手，行动之间，沉稳干练，而且绝对不是普通高手，轿子放落之时，连丝毫声音都没有发出。更何况，若是自己猜的不错的话，围绕轿子周围，有一股淡淡的诡异气息跟随，难道说在这附近有瀛洲的……忍者！

为何忍者会跟着这轿？

唐乐颜站住脚步，很快恍然大悟，嘴角透出一丝淡淡笑意，缓缓放松了警惕，因为她看到轿子一低，有一个人，双手拢在腰间，低头走了出来。

他迈步迈过轿栏，不紧不慢地抬眼向着她这边看过来。

“这不是中堂大人吗？”双手抬起的瞬间，右手轻轻一掰左手手指，刺痛的感觉，让眼前一阵清爽。

楚真看着眼前这一袭红衣，忽然有些后悔。

为什么一见他就命令停轿，这心血来潮真是发作的不是时候，不过既然已经下来了，招呼免不了要打，幸亏他这十年来养就的冰山面孔，当下不过只是点了点头，说一声：“嗯。”

唐乐颜绝倒。

这个人明明是看到了自己所以才下轿的吧，怎么忽然之间却仿佛成了自己拦住他似的，吝啬到只发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嗯”。

幸亏楚真又开口：“新科状元在这里闲逛什么，莫非是怕若是回去睡着了，明日再迟到不成？”

真是个坏人啊，总戳人家痛处。

唐乐颜心头哀怨，嘴里却甜蜜回答：“下官一定不会再迟到了，不过今夜月色凄美……”

一朵乌云飘过来，遮住月亮，果然很凄很美。

“好风如水……”

冷风呼啸吹过，扑面生寒。

唐乐颜很囧，只好把心一横说：“下官见长夜漫漫，无心入睡，没想到中堂大人你也……咳咳……”

楚真不动声色，冷眼看着这人油腔滑调地在讲话，没来由，忽然很想笑。

虽然他笑不出，可是这种感觉不错。

他在想：新科状元可真够倒霉的。说什么什么不中。

看到乐颜倒霉，楚真的心情没来由地放晴了很多，点点头：“我只是经过而已。”

唐乐颜呵呵笑了一声，脑中一昏，心头凛然想：你是经过，只是有经没有过而已，不过你如果还不走的话……

正想着，身子晃了晃。

楚真皱眉：“状元身子不适？”

唐乐颜摆摆手：“不是……只是，下官……要失陪了。”

方才掰动手指产生刺痛感来维持的清醒一点一点在溃散。

“既然如此……”楚真见对方精神恍惚，心中大为惊奇，不过人家既然说了“失陪”，他堂堂中堂自然也不会死缠烂打，于是点头，“那明日朝堂再会了，希望状元爷不要再迟到。”

“是，下官一定，呃……一定……，”那个人伸手摸了摸额头，微微一笑说，“迟到。”

“一定迟到？”楚真愕然，然后摇了摇头。

转身，向着自己轿子走去。

轿夫将轿子放低，楚真一弯腰，进了里面。

※※※※※

唐乐颜摇摇晃晃，见眼前那冰山向着小小的黑色轿子回去，浑身发软。

想睡的念头充斥脑中。

“要这样下去，我大概只能睡大街了。”唐乐颜很有自知之名地想，“虽然不是没有睡过……可是现在人家好歹是状元爷，若是被人发现，不不，尤其是被那个死人妖楚歌行发现的话……那可真是会被笑上足足一年的吧。”

坚决不能丢面子。

眼前，那人的身子已经钻入轿中。

唐乐颜紧紧握住手中扇子，转身跟了上去。

※※※※※

楚真坐入轿中。

“一定迟到？”脑中反反复复想着唐乐颜方才说的那句话，他怎么会说这么一句？

不过，看他脸色有点不大对，精神恍惚的，全然没有白日那种古灵精怪，挥洒自如，就如同一个迷路羔羊……这句话的诞生，莫非是

这人语误了？

忽然想起他说什么“月色美丽好风如水，长夜绵绵无心入睡”那种窘态。

如此少见的笨拙，实在有趣。

“哈……”楚真展颜一笑。

脸上还带着十多年难得出现的笑，中堂大人自己把自己给吓住了。

在耳边回响的这一声是什么？

为何如此的陌生？

可是可是……

正在此时，不容楚真多想，眼前轿帘忽然被掀开，有个人探头进来，贼眉鼠眼地，叫着：“中堂大人……”

声音实在是甜到恐怖，笑得也有点那个，若能够再配合地手持一串糖葫芦不停摇晃的话，恐怕立刻被九门提督大人格杀当场，以“有伤风化”或者“调戏高官”的罪名。

第二十一章 狂徒

轿子里的中堂楚大人来不及收敛脸上的笑，只有让他一点点僵硬，然后自动消退。

如玉的一张脸，因为被突袭而感觉有点茫然的脸色，如乖宝宝般懵懂，越发将那人的猥琐衬托的一览无余。

“你、你想干什么？”他条件反射地问。

角色在瞬间错乱了。

那边，唐乐颜话没说完，双眼望着楚真脸色，微微地怔了怔，之后却又笑眯眯地继续：“中堂大人的轿子果然不错，够宽阔，大人啊，这里这么大，你就不缺载下官一程吧？毕竟大家都是同朝为官，应该互相照应嘛。”

楚真还没有机会开口说话，这个人一边说，一边却弯腰，迈步，然后整个人都进来了，还说：“来来，向一边靠靠。”

非常自来熟的行为。

中堂大人看他在自己身边不停蠕动，跟小狗找到窝似的，大怒："你给我……"

那个"快快滚出去"还没有说出来。

那个人已经毫不客气地在他的旁边坐定，还一边东张西望，一边伸手拍拍他肩头，满意地说："这里不错啦，两个人又不是很拥挤，嘘，不要太暴躁，对健康不好哦。"

楚真被憋得够呛，冰着一张脸沉声喝道："胡闹，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趁我还没有生气……"

唐乐颜毫不客气地打了个哈欠，闭上眼睛呢喃："还是家里好啊。"

"什么家里，你当这里是……"楚真愤怒的难以言说，一张玉面涨得发红。

"乖，别吵别吵，否则……我会打你的哦……"回答他的，是近似于梦话般的声音，然后那个人头一歪，向着他的肩头靠过来。

"什么？打我？你敢！"楚真气急败坏地，"等等……"

忽然间浑身僵直不动。

肩头多了一个人的重量。

该死的，他在干什么？

十多年来，没有一个人敢冒犯他堂堂中堂一等公大人的虎威，这个轿子，自从那个人坐过，也不曾有人敢跟他同乘，混蛋混蛋，应该千刀万剐，好吧，明天上朝就参他一本：目无官长酒后失态罔顾纲常乱七八糟等等等等，然后让皇帝将他推出午门，大卸八块好了。

可现在……

楚真感觉到肩头上的人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愤怒异常地想：在推出午门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将他一脚踢出去？

感觉深深受到侮辱的中堂大人正准备将某自动凑上前来的无赖踢出轿门。

那人却轻轻地在自己耳边唤了一声什么。

声如惊雷，楚真愣住。

※※※※※

“阿真。”

新科状元在自己耳畔低声地唤了一声，声音极低，男女莫辨，可是那股勾魂夺魄的味道却很明显。

“你叫我什么？”呆了有一会，楚真才低声问。

十多年了，除了薛信有时候来信会提起这个古老称呼，没有人再敢这么叫他，也没有人再亲昵的这般叫他。

楚真欣慰又觉得冷。

人都是向前走的，现在他安稳走到目前位置，应该算是成功的吧。

费尽所有守护那个人留下来的地方，东西，还有……人，他也算是成功的。

可是……

转头望着靠在自己肩头的那张脸：“你是谁？”

他张口问。

回答他的，是一系列“呼噜呼噜”的酣睡声。

新科状元闭着眼睡得很安稳，仿佛他的肩头是弹性很好的枕头。

“喂，你给我醒醒！”心头刚熄灭的火焰再度熊熊燃烧起来，楚真伸手抓向她胸口。

※※※※※

“砰！”手指即将碰到那人胸前衣襟的时候，那闭着眼睡着的人忽然出手如电。

楚真连抵抗的机会都无，已经被打中右眼，他“啊”地惨叫了一声，眼前一黑，向后一晃，疼得要命，浑身更是气的发抖，好个狂徒！好个无赖！好个登徒子！

居然敢殴打官长！

这下子午门斩首也不用了，本中堂立刻就将你砍成肉酱！

楚真出手，对方却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那双手在漠漠黑的轿子内三下五下，出招诡谲，动作利落，楚真的武功也算不错，在他面前却成了孩子一个。

唐乐颜三下两下，便轻松将楚真双臂擒住，闭着眼睛嘿嘿一笑，仿佛捉到好的玩具，不由分说地将他整个人向着身下一压，身子趴在楚真身子上面，低声轻轻说："好软啊……"

这系列动作，他从头到尾没睁过眼睛。

"混~~账！"楚真咬牙切齿地：这个小子是在故意戏弄我么？

"大人……"轿子外面有人迟疑出声。

楚真心头一动，咬了咬唇说："无事，退下。"

轿外于是再度沉寂。

"放开我！"咬着牙齿低低地说。

回答他的是轻轻的呼吸声。那个人的脸靠在自己胸膛上，还不时跟猫一样蹭蹭，弄得他恼也不是，羞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这实在太丢人了。

居然给这个小子轻易制住，还被他当成枕头枕着。

楚真觉得自己这十多年的军机中堂的面子简直是丢得光光的，如果被人看到的话……自己跟这新科状元，如此不伦不类，暧昧情形，那自己真是从此别想再翻身了。

所以才拒绝了忍者的询问。

而以忍者的警觉，本来在唐乐颜出手的时候就该出现，可他却一直等到自己被制住了才犹豫发声，难道说他以为轿子之中发生了他们不能干涉之事？

统统混账！

楚真欲哭无泪。

※※※※※

轿子直直地抬进了昔日的镇远侯府。

本来楚真的官越做越大，宅子也应该换掉，舜帝又慷慨，只是所赐的宅子统统被楚真辞掉了。

他只想留下镇远侯府。

这里，有太多昔日的回忆。

每当徜徉其中，让他有一种朦胧的错觉，仿佛昔日，那人还在，穿梭其中，笑面如花。

可是今夜，美好的感觉全被打破。

“把轿子直接停在我房间门口，其他人等，统统退下。”

中堂楚大人吩咐。

第二十二章 流言

所谓流言，就是这么诞生的，百分之一的表象，掺杂百分之九十九的口水，搅和搅和，变成了生动的“据说”。

“你知道吗？据说中堂大人同新科武状元月下谈心携手散步，场景旖旎。”

“据说两人一起上了轿子，然后轿身颤抖不已呀~~”

“据说轿子一路回府，而中堂大人执意不肯下轿子，轿子一直停在了大人的卧房门口，闲杂人等自动死开。”

“据说……中堂大人的房间内一晚上呻吟声不绝于耳……喂，你流什么口水，快点擦干净。”

“我是想说，据说第二天中堂大人上朝，眼圈都黑了呢！我家大人亲眼所见！”

勇猛拍胸脯的声音。

“哦……”无数人的敬仰赞叹声。

这种叫做“据说”的东西，威力十足，古人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但是幸亏，无论是中堂大人还是新科武状元，这两个人却具有比金玉更加坚固的风骨啊。

用后来的史官方可道大人的话来讲就是：楚中堂同乐状元，皆非凡人也。

轿夫曾亲耳听到中堂大人不同寻常的吩咐声：“把轿子直接停在我的房间门口，其他人等，统统散开。”

简直是不打自招。

人人看到新科状元入了大人的轿子，到底是发生了何等叫人不悦的事情呢，导致大人居然还要掩人耳目，出此下策?

联想到轿子内曾发出的类似大人呻吟的声音，连忍者都不忍心再想下去。

轿子停在了中堂大人的卧房前，闲杂人等一律闪开一边。

事后到底发生了何事，因为无人知道，所以更加发人深省了。

可无论真相是怎样。

中堂大人跟新科状元的“关系”就这么“突飞猛进”了。

※※※※※

第二日早朝，武状元大人总算没有迟到。

唐乐颜伸一个懒腰，赫然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一张偌大床上，坚固大床，锦绣被面，垂落的帘子都这么顺眼温暖，虽然舒适，但毫无疑问，不是自己的。

脸上并没有惊讶的表情，因为这种事情对睡猪来说是毫不新鲜的，记得有一天晚上她不小心在郊外逛得太晚，结果第二天醒来发现睡在一群野猪中间，她竟然还能找到野猪窝休息，真是神奇。倒霉的是那群猪，也许没怀什么恶意，只是对这个突然闯入的物体表示好奇而已，却不知为何触动了某人的自动防御系统，被打得哼哼唧唧，几乎全窝覆灭。

后来唐乐天听说了此事，爱心慢慢的唐二公子痛心疾首说：“这个祸害，这么残害无辜小动物。”

当然，这一句话不小心被唐乐颜听到了，于是换来的是女魔头的一顿暴打，从此人人皆知，睡猪所残害的不仅仅是小动物。

唐乐颜快乐地想：真好啊，昨晚竟然睡在这么舒服的地方，本来以为会掉到水沟里去，臭烘烘的怎么上朝？影响形象啊。

现在清清爽爽的，鼻子耸动，嗅嗅看，房间内还有檀香的气息，淡淡缠绵。

快乐的想让人在床上打滚。

唐乐颜很快想到昨晚自己在倒下之前钻到了哪里。

忍不住仰头感慨："这一切都是拖中堂大人之福啊！"

感慨声音未落，房间门被"彭"地一声踢开，一身黑色官袍，两边胳膊上绣金龙，中堂楚大人威风凛凛地出现门口，只是……出人意料的弄了黑色的面纱遮住脸。

御前五品带刀行走的武状元十分好奇："中堂大人！昨夜……"

"你给我住口！"楚中堂不由分说地踏步进来，"乐侍卫，你给我滚下来！"

"是，遵命。"她低眉顺眼地回答，从床上轻快跳到地上，"中堂大人有何吩咐？对了，下官要多谢中堂大人昨晚上的殷切招待……"

"闭嘴，是你强行爬到我轿子中的。"

"大人，大人您这么古道热肠关心下属，怎么会介意这种小事呢？"

"我就是很介意，你要怎样。"

"……大人你戴着面纱做什么？现在可是白天啊。"开始转移话题中。

"我喜欢！"

中堂大人一声咆哮。

"大人的品味高人一等不同凡响下官佩服。"她立刻躬身含笑说。

楚真的怒气已经压抑到极点，左看右看，眼前这人红彤彤喜洋洋站在这里的样子太刺眼："乐侍卫，麻烦你离开我家！"

"大人，既然我们一起起床，那何不一起上朝去呢？"满面春风地说。

“给我——闭嘴！”

“大人，我说的是事实啊，下官还要多谢大人收留了下官一晚上。”

“我说过我是被迫的！”

“大人恕罪，下官一睡着就会不受控制，有人靠近的话……咳咳，莫非伤害到大人了吗？”上前一步，努力弯低了腰，转过头，试图透过那面纱底下向内窥探那人面色。

楚真看他当自己是个瞎子一样在自己腰边上转来转去，贼眉鼠眼的样子，十分想去踢他一脚，硬生生忍了一口气，怒道：“没有！”

“那大人你何故戴着面纱？”仍旧在左看右看。

太放肆了……简直太放肆了……

“乐颜。”轻柔的叫声。

“在。”恭敬的回答。

“你给我……”楚真双手捏紧，“你给我……立刻马上、滚出去离我远远的我永远不想见到你否则见一次打一次还要绑到午门斩成八块！”

话音未落，唐乐颜跑的比兔子还快。

一边跑一边想：今天的中堂大人很暴躁，很不美妙，而我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啊，还是不去触霉头了吧。

可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脾气这么坏，难道是因为欲求不满么……也难说，毕竟是快要三十岁的男人了，据说连一两个姬妾都没有，不正常，太不正常了。

站在镇远侯府门外，扇子一抖，某人脚步轻盈地顺着路边走：“要上朝，去上朝，见到我心爱的某某某。”

边走边唱，魔音再现，幸亏没有人听到。

※※※※※

真相在朝堂上被揭开了。

第二十三章 上朝

“楚中堂是越来越大胆了。”

皇帝的声音很轻，仿佛是自言自语。

伴驾太监在一旁听着，面色微微一动，看了一眼坐在龙案前的皇帝，黑袍，背心绣金龙，左肩头是日，右肩头为月，双臂山河图，肋下绣星辰，因为是在御书房，并未曾着帝冠，乌黑的头发上，五龙抢珠的金冠束着，皇帝微微蹙着眉，目光盯着面前的折子，怔怔地。

“居然敢不经过朕的同意，自行动用皇城重兵……”

红唇动了动，再次开口，长长手指屈起，轻轻扣着折子。

伴驾太监这才猜到皇帝的心思，于是弯腰上前一步，低声说：“陛下是在担心什么吗？”

“嗯……”不置可否的答应声，“若说是担心，早就担心了……不过……”

叹了一口气。

伴驾太监陪笑说：“中堂这次做得的确有点过了，不过……他也是为着陛下着想不是？”

“嗯……是皇帝重要，还是舜的疆土重要？”唐少玄微微一声，双眸低下，忽然淡淡一笑，“疆土？楚真的心底，到底是将那当成了舜的疆土，还是某个人的疆土……”

伴驾太监身子一抖，勉强地说：“回皇上，老奴认为：天下之大，莫非王土。”

“哈，哈哈……”皇帝闻言一笑，“这倒是的。”

说到这里忽然又转了个弯：“听说昨晚新科状元睡在镇远侯旧宅？”

“这……”伴驾太监眼珠一转，“这个老奴还不曾听说。”

“算了……是时候上朝了。”皇帝自动取消这个话题，“现在新科状元，应该是在承御司吧，为何还不曾前来伴驾？”

正说出这句话，便听到门外的通报声。

伴驾太监一笑：“说曹操曹操就到，这次新科状元总算没有迟到。”

“是啊。”皇帝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再迟到的话，朕可要打他板子了，也不用九门提督来动手。”

※※※※※

门口人影一晃，有个人，飞扬跳脱走了进来。

伴驾太监脸上笑容顿时凝固：此人为何还不换掉官服，这一身红衣，究竟刺眼。

皇帝也是一愣。唐乐颜已经上前：“乐颜见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皇帝伸手，遮去面上疑惑，微笑问道，“乐颜，你为何没有身着官服？”

“今天来的太仓促了，一时没赶得及去承御司，就先来见陛下，免得迟到了被陛下责罚。”乌溜溜的眼睛里闪着调皮光芒，直直看到皇帝脸上，很是认真地看。

皇帝心头窒息，心想：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啊，不过，这不换官服前来，也未免太大胆了点。而且，你这种眼光，是什么意思。朕脸上有花不成，或者你今天早上没吃饭……哼。

刚要寻个借口骂他一顿，伴驾太监已经开口：“陛下，是时候了。”

唐少玄轻轻瞪了站在御前那人，这才叹一口气：“今天暂且姑息你一次，日后不得再有如此大胆行径。”

乐颜一笑，很是温暖：“多谢陛下，臣一定铭记在心。”

他脸上的笑容让唐少玄的心头有些恍惚：这种坦然的笑，在朕面前，好像，很长很长的时间不曾见过了呢。

今日被他这么粲然一笑，才让皇帝如死海般的心起了一丝波澜，在迈步出御书房的时候，一缕淡淡的阳光照射过来，弄得眼前有点模糊，皇帝忍不住站住了脚，微微地伸手去想要抓住什么东西，旁边的伴驾太监心领神会，刚要上前，却有一个人影比伴驾太监反应更迅速，人影一闪到了皇帝面前，伸手，稳稳地将他扶住。

又是微微一笑。

皇帝转头，又对上那双清澈的眸子，恍恍惚惚之中隐约想起：这种明媚笑容，这种清澈眼神，朕，什么时候曾经见过呢？

却又是，在什么时候，忘得这样干净，只剩下一个浅浅的影子。

※※※※※

皇宫大殿，两边大臣鱼贯而入，气氛比较平日更加凝重。

刚才在进金銮殿之前，大家议论纷纷，讲的都是中堂大人先斩后奏，派兵纵马北疆的事。

虽然说事后中堂大人特意入宫请罪，但毕竟陛下的心思，诡谲莫测如天上之浮云，这一切是福是祸，尚不曾知道。

更何况，北疆一向和平安定，自从天绮大将将蛮极残余赶到漠原极地之后，就很少风波，更何况北疆四郡监察御史薛信一直都镇守那边，如果有什么紧急军情，为何不见他回报？

众人或喜或忧，有的担心中堂大人判断失误，无事找事，有人却趁机喜上眉梢，平常早就看不惯楚家人在朝中一手遮天，如果楚真因此而获罪的话，楚家毫无疑问去掉了最大的一根支柱。

最重要的是，此刻楚中堂竟还没有到场，岂非更令人猜忌。

心怀鬼胎之人跟忧心忡忡之人，都站在御下，猛听得一声：“皇上驾到！”

齐刷刷跪下去，满堂的精英呼啦啦倒下一片，如风吹过。

皇帝缓缓自后殿走出，天子冠，气宇轩昂的身姿，龙行虎步，走向御座。

在他身后，亦步亦趋的，照样是伴驾太监。

在他旁边，让所有人大惊失色的却是，昨天还被九门提督大人胖揍一顿的新科武状元乐颜，此时此刻，仍旧一身烈火色的红衣，走在天子身边，最初的时候，仿佛还扶着天子的手臂，后来仿佛是皇帝挣扎了那么一下。他才一笑转身，踏着御前的白玉台阶，一层层向下

走，走在殿前右边才站定，站定之后，手在袖子里一模，摸出一把檀香小扇，“啪”地打开，轻轻地摇动起来。

文武百官寂然无声。

皇座上有人轻轻咳嗽。

御前五品带刀行走乐颜大人忽然有所察觉，歪头看了看，舌头吐了吐，这才将手中的扇子慢慢合起，重新放回袖子之中，面色坚毅一本正经地望向远方。

第二十四章 通宵

皇帝环顾座下大臣，忽然发现少了一人身影，正要开口询问，门外有人报：“中堂大人进见。”

唐乐颜放眼看去。

有一条人影在金銮殿门口一闪，然后便迈步慢慢走了进来。

唐乐颜忍住不笑。

皇帝很是震惊，两道眉毛轻轻地皱了皱，眼睛里却露出好奇的光芒。

大臣们回头一看，也各自倒吸一口冷气。

金銮殿上顿时此起彼伏的“嘶嘶”声，就好像是提前进入了冬天。

“臣，楚真，见过陛下。”楚中堂走到中央，双手抱拳，跪倒在地。

“平身。”从这个声音，皇帝才认出，这前来的的确是楚真无疑。

只是，看他打扮：

身着官袍，面戴黑纱，中堂大人站在金銮殿中央，左手前，右手后，巍然不群地站立。

历代大臣中敢蒙面上朝的，楚中堂可也算第一人。

唐乐颜终于忍不住微笑。

楚真却在忍着一口气：

“臣……夜患恶疾，但今日不得不前来面君，为惊恐圣驾，还是戴着面纱为好，请陛下赎罪。”

楚中堂彬彬有礼地陈词。

皇帝松了一口气：“原来如此，中堂不必在意。”

谁也没有发现到，在中堂大人说那句话的时候，面纱后的眼睛狠狠地瞪了一眼站在大殿边上护驾的唐乐颜。

唐乐颜眼睛一眨，如察觉到，顷刻间收敛了唇边笑容。

此时此刻，还不能太嚣张。

她深有自知之明。

“中堂，你说你今日一定要来见朕，不知是有什么事？”皇帝问道。

楚真低头：“是为了臣擅自调兵，出军北疆之事。”

“中堂不是说北疆兵事紧急的吗，既然如此，又何须耿耿介怀？”

“情形的确如此，不过，先斩后奏，的确是臣的不对，请陛下责罚。”

皇帝轻笑。

唐乐颜不失时机转头看，好一张绝艳的笑脸。

一瞬间心底大作YY美梦。

皇帝察觉那两道目光自脚下不远处传来，笑容一怔。

垂下眼睛看了一眼那红衣之人，才伸手放在嘴角，轻轻咳嗽一声。

重又抬头，已经恢复了原本肃然脸色，望的唐乐颜一阵失望。

皇帝说道：“卿一片丹心，何罪之有，朕怎么会责罚你呢？”

话音未落，在楚真左手边走出一人，厉声怒道：“陛下！臣有本奏！”

皇帝转眼：“是左相，何事奏来？”

心底却乐不可支。

左相大人先是看了楚真一眼，然后才抬头说道：“陛下，臣认为，楚中堂这次行事太过鲁莽，而且有欺君罔上的嫌疑！试问他怎么知道北疆将发生病变，擅自派出两万大军是何等重要的事，为何不等到文

武百官商议过后由陛下决断？臣觉得中堂大人实在是目无君上，该当治罪！”

字字铿锵有力，仿佛要把一句话化成箭镞，射入中堂大人心窝，将此威胁国家社稷安慰之家伙射杀当场。

满朝文武听了这话，都为楚真捏一把汗。

擅自动用兵马，的确大罪。

试想，万一中堂有所野心，这两万大军随意调动，若是说将整个皇城化为废墟，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说这罪名说小很小，说大却能弄死人。

左相大人所说，的确合情合理，让人无法开口辩解。

楚真不语。旁边右相出列，糯糯地说：“陛下，臣也有本。”

皇帝转头：“准奏。”

右相大人据说出身南边一带，素来说话温文，就算此刻，也是一派温和，略微柔软的声音慢慢地讲：

“陛下，多年来中堂大人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常常为了公务通宵不眠，其对陛下的忠心耿耿可昭日月，此次中堂大人虽然有些贸然，但一切尚未解开谜底，到底中堂大人为何派出紧急兵马而连皇上都来不及请示，臣觉得中堂大人必定有相当充足的理由，若是因此而治罪，恐怕会寒了忠心耿耿的臣子之心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唐乐颜眼睛一眨：“通宵不眠？”

哈，哈哈。

目光一动，已经牢牢地盯到楚真身上去。

一双眼睛透出前所未有的严肃光芒，细细地打量楚真浑身上下，仿佛要将他从头到脚，看穿看透。

如此气场，可谓强大。

楚真感觉何其敏锐，顿时察觉到这种让人相当不悦的目光，心头大怒。

只是此刻他却无暇再去管这个了。

皇帝看了看左相，又看了看右相，最后问：“中堂有没有话说？”

楚真抱拳，蓦地跪倒在地，大声说道：“无论如何，是臣一意孤行先斩后奏在前，请陛下责罚。”

皇帝沉吟了一会，才慢慢说：“这个，倒也不用着急，右相所言很有道理，恐怕卿你是真的察觉北疆不妥，朕看，就这样吧，我们姑且再等几日，几日之后，北疆必定可以传回信息，若真的有紧急军事，则证明中堂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朕又怎会怪你……若是有误……”

皇帝没有说下去，但是话语之中的浓浓不祥，每个人却都听得清清楚楚。

楚真毫无惧色……就是有惧色也看不出来，朗声说道：“臣遵旨。”

“很好。”皇帝嘉许一声。

顷刻之间，事情有所解决。

*

“中堂大人既然身子不爽，那就早点回去歇着吧。”皇帝体贴地说。

“臣遵旨。”楚真求之不得。

他正要转身向外。

唐乐颜站在原地，牢牢盯着那身影。

就这么放他走了？

不不……机会难得……一定要看个究竟。

缩在袖子里的手掌轻轻一翻，小天星的掌力无声无息催出，顿时搅得金銮殿上平静的气流起了一阵巨大的涌动。

中堂大人正在转身，一时不察。

那气流在他身边一旋，吹动他衣袂飘飘，然后在那蒙面的黑纱上一卷，就宛如会动的风之手。

顷刻间，黑纱扯落。

中堂大人身形一僵，愣在当场。

一刹那，御座上皇帝花容失色，金銮殿上百官鸦雀无声。

唐乐颜一愕，终于忍不住掏出扇子，遮住半边脸。

第二十五章 养猪

军机中堂楚大人回过身来，恶狠狠瞪着唐乐颜。

唐乐颜转头。

虽然有相当的自信确定他不会发现是自己搞的鬼，但此时此刻，还是忍不住抄出袖子里的扇子，遮住半边脸。

因为场面实在是……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

唐乐颜知道，一朵花般娇艳的楚大人，玉观音般端庄的楚大人，冰美人似的让人可望不可即的楚大人，堕落成现在这种样子，她是罪魁祸首。

楚真生的肌肤细腻白皙，从少年时候便担负着丽质天生这个词，一直到现在。

他从来不曾想到自己的无瑕仪表，会有一日丧在某人手上。

且成为毕生难以抹去的梦魇。

昨夜，将下人全部斥退之后，楚真伸手，挣扎着掀开轿子帘。

身边的人仿佛化身八爪鱼，将他死死抱住不放。

他真的很想提拳狠狠地揍上一顿，将这八爪鱼精打得灰飞湮灭。

但是想到方才那不轻的一拳，于是放弃。

楚真费了很大劲才将这个八爪武状元拖出轿子。

本来想将他甩在轿子上或者扔在地下。

不过他抓他抓的那么紧，紧到几乎让他想大叫非礼。

为了不让自己难过，只好再爬上床。

幸亏只要他不主动去动他，他也不会来打睡拳。

当经过一夜“缠绵”，到早上的时候，那八爪鱼精终于放松了手脚，受了一晚上折磨的楚中堂才连滚带爬跌下床。

本来以为梦魇已经结束。

却在揽镜自照的时候发现更恐怖的事。

右眼上，就好像被人用墨汁画了一个圈一样。

原本端庄秀丽，出尘脱俗的面貌，现在堕落成如一个名为贱狗的神奇物种。

楚真一刹那惊得浑身如风中柳，风中如魔似幻地要凌乱起来。

回头看看床上那个罪魁祸首，恨不得冲上去拳打脚踢杀人灭口报仇。

可是想到昨晚的恐怖经历，他硬是不敢上前一步。

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楚真想：很好很好，你尽管睡。不是已经身为五品御前带刀行走了吗？本中堂以后有的是机会治你。

※※※※※

“爱……爱卿……”

皇座上，皇帝陛下好不容易忍住了那即将冲出喉咙的一声笑。

咳嗽一声，艰难问：“你的脸……这究竟是……”

唐乐颜低着头如赎罪状，乌溜溜的眼睛在扇子背后看向楚真。

楚中堂咬了咬嘴唇：“没什么……臣昨晚不慎，被一只猪袭击了。”

皇帝想到密探昨晚传回的消息，又看到旁边那红衣人做贼心虚的表情，忍着的笑差点撑破肚皮。

“真是好大胆的、猪……朕觉得，爱卿的中堂府还是不要养猪的好。”皇帝一本正经地说。

于是唐乐颜的表情越发哀怨。

大臣们想笑不敢笑，于是纷纷想：

为什么猪会袭击中堂大人。

简直是本朝之谜！

但是后来大家都听说了新科武状元乐颜曾住在中堂府一晚上之后谜底解开了。

唐乐颜有苦难言，只是冲着楚真露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

“哼！”中堂大人颜面扫地，带着一个经典黑眼圈转身而去。

“糟糕了……”唐乐颜摇头。

楚真看样子对自己已经恨之入骨了。

不过，“通宵不眠”，这个词也的确太可疑，可是脸上没有异状，只有留下被自己打过的痕迹，那么……难道在其他地方？

但是……回味他方才瞪自己的眼神……

还真是好好笑。

“哈……”新科武状元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后知后觉的轻笑。

这一声笑，代表着满朝文武以及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共同心愿。

虽然是心愿，但却不敢达成。

因为中堂大人并非等闲之辈。现在，有人替自己达成了。

若干人将怜悯的眼光投向那一袭不知死活的红衣。

唐乐颜立刻做若无其事状，心中凉凉地想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多的人，中堂大人该不会就这么敏锐听出是我的声音吧。

却不料军机中堂是有名的耳聪目明。

正向外走着的楚真身子一顿：好，你还敢笑。

双手握拳，终于还是飒然走出去。

满心满脑只有一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乐颜，你给我等着！

※※※※※

退朝之后，皇帝的八卦心理却浮现出来。

“乐颜。”轻声叫台阶前那人，皇帝将手中的折子放下。

“臣在。”唐乐颜回身，一身红衣，风度那是相当翩翩。

眼睛却是太坏了，总是盯着他看。

皇帝有种想要摸摸自己脸的冲动，又有种想要去打对方脸的冲动。

“昨晚……听说……”

“陛下听说了什么？”他问。

“你……睡在中堂府？”终于开口。

“咳，”面色有点尴尬，然后正色说，“陛下，臣和中堂大人之间是清清白白的，臣只是借地方睡了一晚上而已，臣发誓跟中堂大人……”

“朕没有问那个。”

“那皇上你要问什么？”

“中堂大人的眼睛？”

“陛下，中堂大人都说了……”

“朕不记得中堂府养猪了。”

“皇上圣明啊。”

“除非养的是一只睡猪。”

“皇上……”悲惨的叫。

“哈哈哈，你可真大胆，居然敢打一手遮天的中堂大人。”皇帝大笑，笑面如阳光照耀般绚烂。

唐乐颜看呆眼，心想：多笑笑吧，这么好看的脸，本就应该阳光灿烂才对。这样的话，对身心有益，对旁人养眼，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而皇帝向来吝啬，一见那人目瞪口呆的样子，立刻收敛笑容：“乐颜。”

“臣在。”他低眉顺眼地躬身。

“你总是一直瞅着朕干什么？”皇帝单刀直入。

“臣觉得……”他躬身，慢慢开口，“臣觉得陛下还是多笑笑的好。”

皇帝的心头被单刀插入。

他肩头一晃，双眼变得锐利起来。

红衣，扇子，……这笑，还有这句话……

巧合？或者故意？这一切……是真是假，是梦是幻，乐颜，你究竟是何人，看样子，朕也需要，好好地查查你的底细了。

乐颜仿佛不觉，嫣然一笑很动人。

※※※※※

舜国大事记：

成嘉四年，楚中堂大人遇袭，凶手为一只……睡猪。后来证实，此睡猪乃是……

最关键地方，一片墨痕，将后面的字遮掩的模糊难辨。

虽然不知是谁竟然如此大胆，居然敢涂改史书，但中堂大人遇袭之事的真正凶手名字却因此成后人之谜。

第二十六章 偷窥

沿着青石大道，慢慢向前走。

“皇帝还真是吝啬，居然想让本公子值夜班，”唐乐颜摇着扇子，“幸亏本公子机灵，据理力争才能够平安脱险。”

抬头看了看还算明亮的天色，微微地笑：“值班真是轻松又无聊的事情，为什么娘娘却讲的那么有趣，皇帝也算是好看了……不过至今仍旧没有看出，为何他当年竟能够跟爹爹一较高下，嗯……”忽然踌躇，“难道我看的还不够仔细么？”

眼珠一转，窃笑：“不过幸亏不用值夜班了，不然的话又在皇宫内打出一个熊猫来，事情可就糟糕了。”

一想到军机中堂大人脸上那明显的黑圈，忍不住噗嗤一笑，却想：可能不关我下手狠的事吧，大概是那男人，长的太白净的缘故，所以那黑色的痕迹越发明显才是。

转念一想到楚真那恨恨的眼神又想：

那男人是记恨上我了，日后不知怎么给我出难题，嗯……要不要在他发作之前，提两盒糖果去讨好一下，联络联络感情呢？

站在路口上停住脚步，唐乐颜看看路。

是向右边回家好呢？还是望左边去中堂大人府？

就在她犹豫不定的时候，有一定颜色很活泼的轿子从旁边经过。

“快快！”有人嚷嚷。

唐乐颜转身看过去。

领头那人一路小跑，还招呼：“赶得晚了，提督大人会责怪的。”

轿夫们听到那个“提督大人”，跑的更加卖力。

风吹过轿子帘。

唐乐颜扇子遮住半边脸，向内看去。

她的眼神何等厉害，当下看到里面之人的半面。

玲珑的，美丽的，温柔的半张侧脸，在眼前一闪而过。

“哇呀，楚歌行好福气。”

唐乐颜心头一跳。

顿时想到了在九门提督府吃饭之时，侍书跟墨猪所说的楚歌行那个“红颜知己”。

还说什么“出身不大好”。

莫非就是眼前这人？

这天色即将暗下，夜幕降临，楚歌行从外面找一个女子回家。

这是干什么？

唐乐颜望着那轿子直直地从身旁向前，沿着路朝九门提督府急速而去。

引颈看了一阵，扇子在手心一搭：“联络感情的事，等会再做也不迟，现下去九门提督府探一下比较重要。”

※※※※※

轿子在九门提督府门口停住。

轿帘掀起，一个美人探头出来。

举止文雅，身段婀娜，美人迈步向着九门提督府门口走去。

唐乐颜躲在身后拐角处，摇着扇子想：“楚歌行这厮……嗯，总不会是这美人身怀绝技，手法一流——让她来替自己盲人按摩的吧，哈哈。”

想了想，见天边日色已经全没，暮色降临。

周围无人注意。

脚下轻轻一踏，身子腾空而起，如一团急速的红云，在九门提督府的房顶上飘动。

越过重重屋宇，眼睛却望着脚下那身着浅绿色的人影。

最后那美人不紧不慢地穿过走廊，越过花园，逐渐地迈步进了内堂，身子穿过重重的帐幔，逐渐消失其中。

唐乐颜高踞屋顶，皱眉，找不到她究竟去了哪里。

无奈之下，只好凭直觉向着那边跃去，一边竖起耳朵细细的听。

“奴婢参见大人……”

不知在哪一处，忽然听到娇弱的声音。

唐乐颜住脚。

“嗯，起来吧。”

听到这个声音，唐乐颜差点笑出：楚歌行。

于是站住脚，微微地蹲下身子去。

脚下屋内两人仍在对话：

“有劳你了，解语。”

“这是解语的荣幸。”

“闲话不必多说了，过来吧。”

“是……”

声音逐渐小了下去。

唐乐颜蹲在房顶上，眼睛不停眨动，顺手抄出扇子，在脸颊边上使劲摇着。

“到底在做什么？”若不是亲眼看到，还真的有些不甘心。

心念一动，终于翻身下去，悄无声息落在走廊边上。

两边静静无人，她一转身，利落地闪到方才传出说话声音的那房间窗外。

想了想，手指在嘴里一沾唾沫，向着窗纸上点下去。

将一只眼睛凑过去向内看。

唐乐颜眼前冒火。

九门提督楚歌行坐在床边，静静不动，而在他面前，那身着淡绿色衣裳的燕解语姑娘，却已经是罗衫半解，外衣褪掉，落在她脚下的地面上堆成一团，赤裸雪白的肩头跟一大片白腻胸脯，用贴身的小裹胸紧紧地束缚着，美丽的曲线，起伏跌宕，裹胸下的伟大几乎要呼之欲出。

解语面对着楚歌行，此时此刻，正伸出赤裸双臂，探向楚歌行胸口。

虽然理智告诉自己要尽快离开，乐颜却一时动不了。

眼睁睁看着解语伸手，一颗一颗，将楚歌行的衣裳慢慢地解开。

逐渐露出的，是修长的脖子，明显的喉结微动，宽阔精壮的胸膛……真看不出楚歌行居然有如此浑厚的资本……配合那张人神共愤的脸，简直让人失控。

燕解语也真了得，仍然是不紧不慢，纤细的手指一直解到楚歌行胸下，手指还顺便按了一把那让人垂涎欲滴的胸膛，动作极尽挑逗之能事。

“你——真是越发坏了……”九门提督懒洋洋地说。

“难道大人不喜欢吗？”美人开口，声音有一点隐忍似的嘶哑。

“嗯……喜欢，喜欢极了……”楚歌行抬眼。

眼角一抹粉红如同要飞起来，盯着人看的时候，双眸散发出异样的光芒，看的人目眩神迷。

唐乐颜转过身子离开窗前，哼哼地想：“妖孽妖孽，看多了要生针眼的。”

脚下一跺，向着屋顶飞身掠去。

却就在她身形一动的瞬间，屋内传出一声低低熟悉笑声。

那人说：“呵呵……我还以为你耐心多么好呢……”

唐乐颜一怔，立刻加快身形，脚下却忽然一沉。

她急忙低头去看，却发现有一条长长的绿色丝带，不知何时竟无声无息从室内飞出，如同有知觉的灵蛇一样，牢牢地束缚在她的左脚腕上。

※※※※※

第二十七章 纠缠

唐乐颜本以为室内春意盎然，楚歌行必然也是心神荡漾，沉浸在那暖意融融无边春色之中去了。

没想到这人居然如此警醒。

那一声过后，她立刻反应：他已经发现自己在窗外。

急忙纵身，却已经来不及。

“不好……”心中暗叫一声，唐乐颜人在空中，身形已经定住。

手上扇子一挥，向着脚上缠着的绿色丝带劈落。

一股如刀刃般的气劲切落下去，当丝带裂开之时，一道蓝色人影，自门口急速闪出。

唐乐颜一瞥看到，心头发狠。

左脚在右脚上一踏，红色身影一飞冲天。

再落下，人已经在屋顶上。

眼前蓝影一晃，竟是楚歌行如影随形追来。

“喂！别冷落了美人哪！”唐乐颜扇子一展，嘴上调笑，手上却毫不留情，趁着他刚上来身形不稳，扇上巨大内力澎湃而去。

楚歌行闷哼一声，一掌劈落，不退反进。

“好，就如你所愿。”出掌同时，微笑说道。

“那就快点转身回去啊。”

“要回去也一起回去。”

“混账，你当我什么人。”

“美人，佳人，爱人，你喜欢哪一个？”

“还没睡着你就开始发梦了吗。”

说话间，劈里啪啦，两人已经在屋顶上动起手来。

拳打脚踢，你来我往，红影跟蓝影纠缠一块，楚歌行胸前衣襟尚没有扣好，偏偏他动作极大，起落之时，露出内里风光无限，引得唐乐颜不停地恨声骂："妖孽，妖孽，伤风败俗！"

楚歌行仿佛没有听到，脸上笑得绝艳："让你、看看本'新娘'的内里风光，又有何不妥呢……"

"去死啦！"唐乐颜一扇挥出，几道白光破空向着楚歌行身上射去。

"夫君这是看到本娘子跟别人相好吃醋了么？"楚歌行兀自笑着，双眼却射出利光：你当真要我死吗，臭丫头！

手一甩，竟已经将那本来就穿了等于没穿的外衣扯落下来，当空一挥。

蓝影如一道暗夜狂花，衬着背后升起的月亮，有一种不真实的魔幻之美。

唐乐颜见他反应迅速，知道自己讨不了好，一招过后，立刻向着旁边飞身跃去。

那蓝影将白光搅落，只听得嗤嗤几声，蓝色外衣已经变成几块凌乱布条，慢慢从空中落下。

只穿着白色丝绢内衣的楚歌行冷哼一声："别想逃。"

单腿向前，双臂横空。

白衣，黑靴，桃花面。

身形舒展。

黑发在脑后纠缠招展。

就宛如一只展翅凌空的大鹤，向前疾飞出去。

唐乐颜听到身后的破空声音，气愤想："这个人真是纠缠不休，不过是看了一眼罢了，难道要揍我一顿才行？"

边跑路边扬声说："楚大人你还不回去，小心美人等着急，抓破你的脸，伤了这花容月貌就不好了。"手上扇子一握，刚要回手再用暗招。

“我等着你来抓呢！”暧昧的声音忽然从耳畔响起。

唐乐颜皱眉，右手腕却已经被牢牢握住。

另一只手从左边腰间，如藤蔓缠树一样的围绕上来。

引得她浑身一阵反感的颤抖。

“公然爬墙可是不好的行为哦！”低低一声，左手一挣，却挣不脱他的铁手。

唐乐颜一咬牙，右手在腰间一解，顿时将腰带扣子解开。

电光火石之间身形向着左边一闪，楚歌行一把没有抓住那小小蛮腰，一怔之下，手中只握着黑色的腰带。

“乐颜你这般迫不及待的就要宽衣解带了么？嗯……我还从来没试过这么刺激的……”楚歌行握着手中的腰带，忽而浅笑。

“要刺激你是找错了人。”唐乐颜咬了咬嘴唇。

楚歌行握住她的右手腕仍旧不放，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长风猎猎，吹动他身上单薄衣衫，内衫只用一根细细带子系在肋下，朦胧夜色中，胸前景色若隐若现，满头长发在风中缠绵招展，衬着人面桃花，风景怡人。

唐乐颜这边也好不了多少，为了脱身，衣带解开，宽大袍子在风中吹动，贴在身上，隐隐勾勒出宽袍下的完美身段。

两人面对面，彼此对视，都看出对方眼中的无限愤恨。

一个恨：你追我追的这么紧干什么，看一眼会死吗？

一个想：你居然想要我死，用不用这么心狠手辣啊？

而楚歌行不放手。

唐乐颜咬牙切齿，却无计可施。

她刚才能用“金蝉脱壳”，将腰带除下，才让自己逃离魔掌，可惜现在被他握住的是手腕，总不能来一个“壮士断臂”吧？

“叫。”楚歌行忽然一伸手，将被风纠结在胸前的一缕青丝慢慢地甩到身后去，动作优雅。

“我不！”

“叫才能饶了你。”

“你休想！”

“如果再让我捉到你，这次脱掉的……就不是腰带这么简单。”一双迷离桃花眼，夜色中像是带着奇异的诱惑力，“我说真的哦。”

牙齿咬的咯咯响，唐乐颜一扭头，终于低声叫道：“……师、师……兄。”

第二十八章 击掌

“如果再让我捉到你，这次扯脱的就不仅仅是腰带这么简单。”楚歌行说。

一双迷离桃花眼，夜色中像是带着奇异的诱惑力。

牙齿咬的咯咯响，唐乐颜一扭头：“师兄。”终究是无可奈何。

笑意从楚歌行脸上重新露出，这人在夜色中，仿佛一朵盛放的小桃花，眼皮一垂，长长睫毛闪了闪，淡淡地说：“声音太小，我听不到。”

白皙的脸上染上淡淡的粉红，唐乐颜愤愤然怒道：“师兄！”

“乖……呵呵呵。”楚歌行低声笑。

“还不放手！”唐乐颜怒视过去。

“嗯。”楚歌行答应一声，手上忽然用力。

唐乐颜惊呼一声，身子凌空，楚歌行右臂一伸，已经将她再度抱住。

手摸上纤细腰间。

“乖师妹，该怎么奖赏你呢？”

“言而无信！”

“乐颜……”

“放手啦。”

“你刚才想我死？”

“你是轻易就会死的人吗？”唐乐颜嗤之以鼻，妖孽一万年嘛。

身子一扭，感觉他身着单薄衣裳，热力透入她的肌肤。

不由地有点异样。

夜风冷冷，楚歌行身着单薄，感觉怀中人儿身上热力一阵阵散发，吸引着他，不由地紧紧贴过去，嘴角喃喃地："我是要感谢你的信任啰？"

"你好啰嗦。"

"我有那么讨厌吗？"茫然地问。

"你不是讨厌，只不过，我不喜欢你。"唐乐颜试着动了动，眼珠子骨碌碌乱转想办法脱身。

"为什么？"手上一紧，"别乱动。"

"你是坏男人。"咬紧了牙。

"哦？那谁是好男人？"

"我爹爹。"

"哈……你不会是要嫁给你爹爹吧。"

"我谁也不会嫁。"

"那你来舜都干什么？"

"你！总不会是嫁人吧！"气恼地仰头去看身后人，却只能看到一个尖尖的下巴，红唇如美丽的花瓣，向下就是……

"哦，那你为什么说我是坏男人。"

"你话太多啦。"急忙转回头，这个妖人，不能多看。

"说，说了就放开你。"他在耳畔诱惑。

"我爹爹说过——有三种男人我不能招惹，"唐乐颜想了想，不等他问，说道，"位高权重的，花心放浪的，以及……长的好看的。"

"哦？那么我是哪一种？"

"很不幸，你三种全犯。"

"哈……哈哈，我要说一声荣幸吗？"

"放开我！"

"乐颜，你可知你爹爹当初是什么人？"

"这……哼，他是例外。"

“他是例外，我为什么就不是？”

“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喜欢你。”

“哼……”楚歌行眼神一变，“算了，反正我也不喜欢你这臭丫头。”

手一松，终于将她放开。

“这可是你说的，不喜欢的人，别再招惹我！”唐乐颜向后一闪，躲苍蝇似的躲开他。

楚歌行手上一动，将她的腰带扔出去：“同样的，你也别招惹我。”

“你当我爱招惹你。”唐乐颜飞快地将腰带重新系上，“如果不是……”

忽然住口，不再说下去。

“如果不是什么？”楚歌行好奇问。

“哼，说给你听也无妨，”唐乐颜系好了腰带，这才重新神气起来，扬声说，“逍遥书被盗，我奉命前来追查，练过逍遥书的人，有一大特征，就是……”眼睛瞥了一眼楚歌行，“夜不能寐。”

“夜不能寐？”楚歌行惊疑重复。

“不错。”唐乐颜拍了拍袖子，“说给你也无妨。”

“为何无妨，难道你不是也怀疑着我吗？”

“我当然怀疑你，”唐乐颜哼了一声，“不过，我查过，去年偷盗事件发生那日，你正在舜都处理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当时九门提督亲自监斩，有数千人在瞻仰提督的绝世风范呢，众目睽睽之下，应该不至于能作假的吧。”

“哦啊，真是个能干的人啊。”楚歌行一笑。

“哼。”唐乐颜瞪了他一眼，“好说了，比你强上那么一点点。”

“乐颜，你心中当真没有喜欢的人？”楚歌行忽然又问。

“干吗？”唐乐颜望了他一眼，忽而倨傲说，“莫非你真的要毛遂自荐，你就死心吧，我说过我不会喜欢你的。”

“我说你在自作多情才是，”楚歌行一哼，“我也说过，我绝对不会爱上你的。”

“你！”虽然这句话让人心安，但是说话这人的态度实在是不敢恭维，这种轻蔑实在是让人太生气了。

唐乐颜瞪着楚歌行：“臭人妖，既然如此，我们就击掌立誓！”

“哦，你又要玩什么花样？”他轻描淡写地问。

“你对我没兴趣，我也对你没兴趣，那么我们两个以后都不准对彼此出手，怎么样？”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绝对不可以爱上我，当然不准再碰我！”唐乐颜昂起下巴，得意洋洋地。

“不可以爱上你这是完全没问题。”楚歌行避重就轻地回答。

“那后面呢？”

“后面我自动忽略了。”

“你明知道那是重点！”

“你真的不会爱上我？”楚歌行摸摸下巴。

“那当然。”

“我的条件不错哦。”一笑。

“三条全犯，而且我很讨厌你，你没机会。”她摸着下巴，看着美人几分得意。

“别这样看着我，虽然你身材欠佳脾气够坏又不男不女，不过我也有身为男性的冲动哦。”楚歌行心头懊恼，笑得却更艳。

“呸，我还没说你长的人妖性格恶劣不够强壮一副短命样呢！”扇子一招，“来，击掌为誓。”

“击掌……”楚歌行抬眼。

“我唐乐颜，绝对不会喜欢上你楚歌行！”伸出手掌。

楚歌行被她挑起男性自尊，冷笑说：“我楚歌行，绝对不会爱上你这臭丫头。”

大大手掌伸出，身形交错之间，双掌击在一起，发出清脆声响。

“大功告成，”唐乐颜冲着楚歌行吐吐舌头，“快点回去安慰你的美人吧！”

一纵身，人已经向着府外飞身掠去。

楚歌行皱眉站在屋顶。

长风吹动他肩头长发，白衣人低头看着自己手心。

是用力太大了吗，为什么掌心竟在灼热地烧着，就仿佛……燃了一团烈火……

※※※※※

当时，楚门三杰之一的楚歌行，跟未来的“夜帝”唐乐颜两人，信誓旦旦的击掌发誓，头也不回地分道扬镳。却不知道后来他们两个，一一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一个爱上了自己不会爱的人，一个爱上了自己想不到的人，却都爱的轰轰烈烈，空前绝后，离经叛道，仿佛飞蛾扑火，九死而不悔。

后世，舜国史官方可道记录这段凄绝奇诡情事之余，在末尾批注曰：情之所钟，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第二十九章 监斩

“楚歌行那妖人！”

飞身落在九门提督府门前，唐乐颜一搭手中扇子：“本公子怎么会爱上那种人，更何况，我来舜都只是为了开眼界外加寻找逍遥书，难道真的如你所说嫁人？哼，再说了……天底下除了我爹爹，还有其他更好的男人么？”

“我看难，”摇摇头，向前走两步：“所以别说是楚妖人你了，这天底下的男子，我也都看不上，也爱不上！”

唐乐颜嫣然一笑，喃喃立誓。

她本是个很高傲的个性，从小又是被唐少司跟玉凤清娇惯出来的，耳闻目睹那“模范丈夫”加“模范爹爹”的一举一动，竟自然而然觉得周围的男子都比不上。

哼了两声，看看天色，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她一向抗拒不了的，是类似黑暗的这种东西。

这怪病不知从何得来，但自从她那天终于醒来之后，望见爹爹娘娘在眼前着急模样，才知道自己居然得了这个怪病。

娘娘更是哭得一脸的泪，爹爹不停在一边安慰。

两人见她醒来才好些。

不过虽然她一到晚上就睡不醒，可喜的是还有自我保护能力。

所以在最初的惊悚之后，发现除了一到晚上就昏睡之外，其他倒也没什么大碍，不怎么叫人担忧。

后来爹爹又让小狄跟侍书墨画跟着，加上她自己天渺峰的武功绝世，危险是不至于有的。

哼着小曲顺着街道向前走，猛抬头时候，看到一道修长影子站在暮色之中。

唐乐颜一愣。

她立刻认出那人正是小狄。

心头一暖之时，脸上立刻露出委屈表情，一路飞奔过去："小狄！"

若是往常，小狄早就抱剑闪身过去了。

今日却是没动，任凭她扑上去，一把将他抱住。

唐乐颜大喜，手在小狄背上上上下下，大加抚摸，一边还怕他动手，就说："小狄，呜呜呜，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你知道吗，我刚才……呜呜，又被那个楚妖人欺负了……"

小狄身子一抖，却仍旧不动。

唐乐颜将脸蹭在他怀中，满意地咂着嘴："幸亏你来了。"

感觉怀抱中的少年身子静静地颤抖了一会，却重新归于平静。

"累吗？"耳畔传来小狄的询问声音。

"嗯？"唐乐颜稍微不解。

"累不累？"他又问。

“累……是有点累的……嗯，在皇帝面前站了一天呢，可是，但是，也不是非常的……”

唐乐颜语焉不详地。

一边说，一边放开了小狄，歪着头眨着眼睛，不停地观察他的表情。

怎么会这么反常？平时的话早就一脚把自己踢的远远了，今天的小狄，好似有点不同寻常，猜不透他想干什么，于是慢吞吞地，一边观察他面色一边给出模棱两可的回答。

小狄回手，将抱在怀中的剑斜斜背在背上，一手按上唐乐颜的腰。

“小……小狄？”

吓了一跳，声音有点发颤。

刚开口，他已经双臂用力，将她抱住。

顿时抄在怀里。

唐乐颜闭嘴。

看不出他比自己高不了多少，人也瘦瘦的，竟这么有力。

“小狄，你对我真好，呜……”满意地叹了一口气，索性将脸靠在他的怀中，鼻端一股少年特有的味道，让她心安，望了望眼前的暮色淡淡，眼睛闭上，竟这么沉沉睡去。

※※※※※

天渺峰的这任务，本来对唐乐颜来讲是不可能完成。

盗走逍遥书的人，将事情做得完美极了，什么机关都没有触动。

这样想来，便很可能是熟悉天渺峰的机关设置之人，相当大的可能是——这人是天渺峰之人，或者曾经在天渺峰上呆过。

天渺宗主曾说过：练习过《逍遥书》的人，武功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飞速增进，若是发挥得当，就算十岁少年拥有百年功力，也不是不可能。

但与此同时练习的人也会付出代价，那就是：夜不能寐。

因为练习者的内力以及骨骼结构等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快速的成长，会煎熬折磨着人的精神力，让人毫无睡意，就算是想睡也睡不着。

这样霸道的后果无法避免，所以逍遥书向来都锁在最隐秘的藏书阁内，几十年来，连宗主都没有练过。

除了这一大特征，还有一个就是，初次练习《逍遥书》，身上会出现奇怪的印记。

所以当听说楚真“通宵不眠”的时候，看着他戴着面纱的样子，唐乐颜会猜疑。

她性格倔强，一旦认定要做什么或者要什么，就算刀山火海也要趟过去。

天渺宗主也拿她无奈。

唐乐颜最初怀疑的人是楚歌行。

这个两年前就下山了的“师兄”。

为人性格阴柔又恶劣，看人的时候，一双眼睛像是有妖光摇曳。

不料，她来到舜都之后一番调查，一年前《逍遥书》被盗的时候，恰好舜都发生的一件连环血案有了交代，凶犯被九门提督亲自审讯，后，又当街监察斩杀。

至少千人目睹那场景。

刽子手雪亮刀片一闪，罪犯的头被斩落尘埃，透过漫天喷洒的鲜红鲜血看去，大堂上，端坐在刑桌之后的九门提督一张桃花脸绯红，双眼迷离微挑，嘴角似有妖冶笑意，让人有种绝美跟极度恐怖纠结的震颤感觉。

想忘都忘不了。

第三十章 临幸

天空已经是黯淡的墨蓝色。

楚歌行缓缓迈步，进了内室。

燕解语上前，款款行礼：“大人？”

楚歌行微微摆手：“无事。”

回到床边坐定，忽然叹了口气：“该遇上的，终究无法避免。”手指一挑，已经将衣带解开。

燕解语察言观色，迟疑上前：“还……要做么？”

“嗯……”答应一声，那仿佛修剪了般纤细的双眉轻轻一皱，慢慢说，“要。”

燕解语垂头不语。

楚歌行回身，慢慢躺倒床上。

手垫好，脸伏在上面。

眼睛闭上，这张脸的眉目，如画出一般的精致。

燕解语缓步上前。

纤细的手指轻轻挑动，替他将搭落在肩头的长发慢慢地挑到身畔去，露出羊脂白玉也似的背。

慢慢向下，衣衫再退一点，顺着顺滑曲线过去，便是那形状优美的纤腰。

静静地端详着这完美躯体，虽然看了无数遍，每一次却都会觉得口干舌燥。

燕解语伸手，手指慢慢地拉着挡住了腰的白色衫子，即将向下褪。

趴在床上的人忽然开口：“花奴……还在吗？”声音淡而飘渺。

燕解语手一抖，停住。

双眉一皱：“回大人，还在。”

“她……可有说什么？”

“花奴只求大人能饶她一命。”

“哦……她不像是怕死的人哪。”

“大人……请恕解语大胆……”

“你说。”

“花奴想留下这条命，不是为了她自己。”

“哦？那是为了什么？”

“花奴想……”话到口中，忽然咽下，燕解语望着床上那人，改口说道，“留着这身子，以待后用，如有朝一日大人能再用得上她，便是花奴的最大心愿。”

“留着……呵呵。”楚歌行轻笑。

“是……”

“她倒也是个奇怪的人。”楚歌行喃喃地，“不过我也奇怪，为什么竟没有干脆杀了她……”

“大人……”燕解语颤声。

“怎么，你很紧张？”楚歌行一笑，却不动，淡淡地说，“不过……那就暂时留着她吧，嗯，开始吧。”

“是。”燕解语额头上沁出点点的汗，双眉却略略地舒展开来，听着床上这人的话，她心中松了一口气：花奴的命，是暂时保住了……可，下一次再问起的话……

忽然一笑：明明人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她凭什么还要替一个暗影担忧呢。

目光向下，手指一动。

楚歌行的内衫向下微微褪去，在那晶莹如玉的肌肤上，曲线优美醉人的腰间，竟缓缓露出一朵殷红色的，花瓣细长葳蕤的花。

花解语伸手，探向自己饱满的胸前。

※※※※※

皇帝一边批改奏折，一边看着玉阶下那个手舞足蹈的人。

他这叫做值班吗？

他有一半的时间在批改奏折，也有另一半的时间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今天好歹是换了大内侍卫的服饰了。

只不过仍旧一脸“我不适应”的表情，不停扯来扯去。

站在那玉阶下，也没有一刻安静，不时跳来跳去，变换姿势。

皇帝觉得自己只忙着看他了，连奏折都差点弄错。

“乐颜！”

就在看他靠在柱子边上，试图拿刀撬那个龙口中的金珠的时候，唐少玄忍无可忍。

“皇上！”他答应一声，转过身来，仍旧保持着那种可笑的姿势。

“你在干什么？”皇帝沉声问。

“呃，臣只是在检测这个雕像的坚固度。”他摸了摸，刀上一层金屑，终于恋恋不舍地放开了。

“检测完了？觉得怎样？”眉毛一挑。

“非常及格，太可恶了。”

“哼……及格了就赶紧回来站好。”

“哦……”

答应一声，人乖乖地回来了，气壮山河地站在台阶下。

皇帝伸手拿起笔，一转头时候，又对上他乌溜溜的眼睛。

“不许看朕。”淡淡的一声吩咐。

“不看就不看。”他撇了撇嘴，却最终扭转头去。

偌大的御书房终于又恢复了原先的寂静跟肃穆。

门口人影闪烁，有太监躬身入内。

伴驾太监上前，两人细细耳语之后，伴驾太监返回。

“皇上，”躬身，手中拂尘一甩，“您该翻牌子了。”

“嗯？”唐少玄眉头略略一皱。

唐乐颜竖起耳朵。

“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翻了呢。”

“是吗？”不置可否地问了一声。

“是啊，奴才让他们将牌子呈上来么，皇上？”

“这个……”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就范，“好吧。”

不一会有人上前，躬身，举起手中托盘，盘中数枚玉牌乖乖地俯卧在那里。

皇帝看了一眼，从书桌后走出来，眼睛望着，好看的眉形皱起来，一手背在身后，一手缓缓伸过去，只是尚未落下，似乎还在犹豫。

唐乐颜冷眼旁观，心头异样。

“喂，什么叫翻牌子？”后退，伸手去撞黑影里的某个人。

持笔人冷冷地说：“就是选中哪个就去临幸哪个。”

“临……幸？”嘶地吸冷气。

“不懂临幸？就是皇上去跟后宫的女子嗯……”

“这个不用你多说啦！”

竖起双眉，伸手将那人推到一边。

皇帝转头，看向这边噪音来源。

唐乐颜一笑，闪身到皇帝跟前，手一伸，搭在盘中玉牌上。

“皇上！”一脸肃然，“臣有话说！”

第三十一章 送信

“你又想干什么？”皇帝停了手，略微皱眉，有点好笑地望着唐乐颜。

一手搭在腰后，一手仍旧维持这要去翻牌子的姿势，玉色的手指，已经即将碰到其中一张玉牌。

唐乐颜目光一闪看到。

压在托盘之中的小手迅速一揉，伴驾太监“呀”地惊呼出声，只听的玉佩相撞声音响起，竟是唐乐颜将盘中的玉牌个个弄乱。

唐少玄微笑看他，却收了手。

“皇上，臣有话说。”

唐乐颜满意地扫了一眼凌乱的托盘：这下你翻不成了吧。

“哦，是什么话？”唐少玄收手，握在腰间，直起腰来。

唐乐颜阴险地哼了两声，这才抬头，正义凛然开口：“皇上，北疆已经证实有蛮人入侵，战事吃紧，多亏了军机中堂派虎威将军前去才及时拦截，现在胜负未知，您怎么能有这样‘不正常’的欲望呢，您是

皇上啊，身上肩负着多大的责任，自然要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现在舜四周的百姓们有多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陛下你却……这样，这未免有点太那个了吧。”

刚说完，伴驾太监恼道：“放肆，皇上的事，怎么由得你一个小小的御前侍卫多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唐乐颜一拍胸口，“为什么我就不能多嘴？”

“你……你可知皇上他……”

“我知道他春心大动难以忍耐……”放低了声音在嘀咕。

“你说什么？”伴驾太监气的声音都变了。

“哈……”皇帝在一边低声笑。

伴驾太监转头看着皇帝，不满说：“皇上，您看他，他一个毛孩子懂得什么！”

“知道他不过是个毛孩子，就不要同他当真。”皇帝慢慢开口。

伴驾太监肩头一抖，不再说话。

唐乐颜转头去看唐少玄。

伴驾太监低声：“那皇上，这牌子……”

唐乐颜摸着下巴。

“算了，就暂时撤下吧。”

轻轻挥手，皇帝转身，仍旧回到了龙案之后。

伴驾太监叹一口气，摇了摇头，狠狠瞪了唐乐颜一眼。

却看到他伸手捂住嘴，静悄悄地转回自己的位置站定去了。

“乐颜，你过来。”皇帝出声。

“是。”唐乐颜快步过去，“皇上有何吩咐？”

一份折子递过来。

“这是什么啊？”唐乐颜低头看。

“去送到军机部吧。”皇帝吩咐。

“军机部……”心中忽然想到一个人，脸上顿时有点讪讪的。

皇帝双眉一振看到，嘴角忍不住又挂了一丝笑意：“怎么？有为难之处？”

“没、没有。”唐乐颜急忙回答。

忽然抬头看到皇帝嘴角一丝笑意，忍不住心头嘀咕：不会吧……是不是因为我不让他翻牌子，所以才派我去送信，明知道军机中堂跟我不对脾气的嘛，皇帝故意的吗？

唐少玄看面前这人双眉微微地皱着，心中更是发笑。

“还不去？”故意装出威严表情，喝一声。

“就去了就去了。”他将那封信捏在手中，匆匆行礼，转身就跑。

一直看着那身影消失在门口，皇帝才莞尔一笑。

“皇上……”旁边的伴驾太监似要说话。

“不用多说了。”皇帝淡淡地开口，“朕说不翻就不翻了，另外，督厂那边可有消息了？”

“是……根据督厂的消息……”

声音慢慢地低了下去。

皇帝侧耳听着，好看的双眉也慢慢地皱在了一起。

※※※※※

军机部。

中堂大人也正皱着双眉，若有所思。

“没有任何资料？这怎么可能……”楚真喃喃地，“只知道身边跟随着的是两女一男……其他的竟一点消息都无？”

黑暗中有个声音回答：“是。”

“那么邱飞鸿那边的事，究竟怎样？”

“已经派人去调查，不过好像督厂的人也正在着手这件事。”

“这么说，皇上也注意了？”

“是。”

“嗯……好。”楚真略一沉吟，“来历成谜……哼，我就不信什么都查不出来，邱飞鸿那边既然有线索，务必要查个仔细明白，另外要盯

着督厂那边，他们眼线甚多，也许会有出人意料的情报发现。”

暗影之中的人低低回答一声。

正在这时侯，秘书官慢慢走进门，躬身说道：“回中堂大人，宫内有人送来陛下的亲笔书信。”

“哦？传进来。”楚真略一挥手。

“是。”秘书官答应一声，缓步退出。

不一会，有人慢慢地走了进来，只是低低地低着头，不曾抬头来看。

“你就是宫内来人？”楚真不以为意扫了一眼，问道，“以前没见过，新来的？”

“是、是啊大人。”来人回答一声，声音有些粗哑。

暗影里的忍者不由地动容。

可惜中堂大人却尚未发觉。

“陛下有亲笔信？速送上来。”楚真吩咐。

“是。”来人又是沉声回答，仍旧是保持那种原来的低头姿态，躬身上来，将信双手递上。

楚真不经意眼光一动，看到那人袖子底下，一双嫩白无暇的素手。

顿时心中一凛。

这个人……楚真抬眼看过去，却因为对方深深低头，看不清容貌。

他的眼光一瞥，顿时看到他耳后面露出的一抹脖颈，也是晶莹的玉似的白。

另外这种古怪的声音，这鬼祟的姿态……

楚真何等人也，心中顿时明白几分。

故意哼道：“你在一边候着，等本中堂看完了信，也许会写回信，到时候你再带回去给陛下。”

“遵命大人。”那人低着头，粗声粗气回答。

向后退，一直站在了墙壁边上，远远地避开了他，这才稍微地抬了抬头。

楚真将手上的信利落拆开，一边拿眼睛不停地去扫站在墙壁边上那人，心头不停冷笑：哼，乐颜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今日我楚真不好好地整治你一番，就白白担了这军机中堂的虚名！

第三十二章 捉弄

唐乐颜缩

Chapter_4

在墙角。

只望军机中堂大人手脚动作快些，早点写了回函，她好带着回宫给皇帝。

大功告成，然后开溜。

人靠在墙边，不停地抬头向着窗外张望天色如何。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那长长案几之后的端庄人儿却仍旧没有出声唤她，让她几乎有一种他是不是“故意的”的错觉。

可是应该不会发现自己吧？也许是军机衙门办事效率向来都是如此拖拉。

不过看这不多时候，军机大人身边慢慢叠起的那半人高公文，仿佛也不是这样的。

若非是怕身份泄露，她几乎要高叫一声：先处理皇帝的！要照顾特权阶级！

但是现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唐乐颜哀怨地，伸手捂住嘴，将快要出口的一个哈欠拦回去。

楚真一丝不苟地在收拾公文，手上不停地在写写画画，眼角余光却时刻打量着旁边那人。

哈、哈，居然还在打哈欠。

嘴角一丝冷笑：这臭小子……

“宫内来人还在吗。”终于开口，漫不经心地问。

“大人……”乐颜一听听到，立刻跳起，随即又恭敬低下头，粗哑着声音说，“属下在。”

楚真心头冷笑，脸上却装出了苦恼的表情。

“这可如何是好啊。”皱着眉说。

唐乐颜心头一跳：“大人，发生了什么事？”

“本座方才整理的文件太多，一不留神，将给陛下的回函混杂到其他文件中去了。”

他愁眉苦脸地。

唐乐颜在腹内破口大骂：你这糊涂的家伙！这也能搞错。

“怎么办呢？”对方显然是没有听到她的腹诽，仍旧在喃喃自语，“万一耽误了就不好了。”

唐乐颜低着头很愤怒：显然早就耽误了。

只是无法大声地说出来。

耳畔听到中堂大人商量一样地命令说：“这位侍卫，就麻烦你在这里面找一找，如何？”

唐乐颜觉得自己的头发在瞬间都炸起来。

楚真斜着眼睛冷笑，像是瞬间被狡诈的狐狸附体。

一挥手，不由分说地吩咐：“把这堆，还有这堆，都交给侍卫大哥来选一下。”

军机秘书上前，将那两堆各有半人高的公文搬下来，放在唐乐颜面前。

唐乐颜盯着那两堆快要把自己埋掉的公文，倒吸一口冷气，忽然听到自己的咬牙声。

她伸手，挽了挽自己双臂的袖子。

她在那堆公文里像一只勤劳的小鼹鼠。

帽子歪戴着，领口有点松，不停地东看看西看看。

楚真坐在长长的几案背后，慢慢地心神舒畅。

看着这幅光景，真是赏心悦目啊。

楚真想：要是能多叫几个人来观赏那就更爽了。

那个人任劳任怨地在下面忙着，不过当然是白忙。

他心头嘀嘀咕咕地，不知为什么总是想笑。

太愉悦的心情让他忘记了这一点：为什么十多年过去了，一丝不苟的冰山生活，竟然似冒出一缕阳光，每每见她，都有不可遏止的心

头暖意融融，忍不住的想笑。

他坐在案子背后，起初还装模作样地边忙边看，到了最后，手中的活扔下，就直直地望着乐颜在下面忙。

他大概是累了，索性坐在了地上，身边全是公文。

这般狼狈敬业的样子，让他目不暇给，双眼定定地捕捉他每个动作，擦汗，举手拿公文，翻开低头看，从他的角度，那认真的英气双眉，那悬胆般小小鼻子，都是俯视着的侧面，却觉得实乃平生美景。

唐乐颜飞快地检查身边每一份公文，精神紧张之下，困意倒也不怎么见。

她狠狠发誓在自己有生之年，绝对不会再陷入同样境界。

终于看完了最后一份，她心头已经微微了然。

咬了咬嘴唇，从地上爬起来，她怒道："大人，这里没一份是您给陛下的回信吧。"

楚真一怔，看着她蓦地抬起的小脸，这才清醒过来。

微微沉默过后，忍着唇角不停浮上的那股笑意，他十分惊讶地问："啊，是吗？"

这家伙的演技实在糟糕，不过，我忍！

唐乐颜咬咬牙，仰头："是！"

楚真看着他的脸："糟了，难道说是跟杂物一样入库了？"

唐乐颜向后跳一步，有种不好的预感："大人，您不会是想要我去库房找吧？"已经欲哭无泪。

楚真点了点头，有那么一丝怜悯："侍卫大哥你真是聪明啊。"

"不用叫我大哥，我还没你年纪大。"唐乐颜脸上浮现一丝苦笑：好个军机中堂，你分明是在戏弄我么。

"哦，说起来，我们似乎在哪里见过。"楚真已经演戏上瘾，眼睛眨眨的看着他。

"大人记性不是这么不好吧，前些日子属下还打了大人一拳！"事到如今，索性不再遮掩。唐乐颜大声地说。

“啊，是吗……”楚真眨眨眼睛，纯良无辜地皱眉，“怪道有些眼熟，不过侍卫大哥，呃……本中堂日理万机，真的不大记得那些琐事，另外就是……库房中，还必须你亲自去走一趟了。”一边说还一边扶住脑袋，做沉痛状。

“哪来这么麻烦的，大人重新写一份不就行了吗？”

“不行，重要的公文不能不经检查就不见。”

“那也是你们军机堂的事情吧。”

“此事是因为乐侍卫而起。速去！”

他不再啰嗦，非常有气势地转身。

唐乐颜还要再说，军机秘书上来：“走啦走啦，小小侍卫，怎么敢同大人顶嘴呢？”

好不容易将他拉出了军机大堂，才又低声说：“大人今儿没发怒，还真是罕见，你该谢谢大人大恩才是，来来，我带你去军机库房。”

“我不……”唐乐颜伸手揉揉眼睛，“我好困啊。”

没人理他。

室内，楚真背对着门口，剑一般挺直的背，双肩忽然轻轻抖动。

隐没在暗影中的忍者耳朵一动，似乎听到了一声十分陌生的笑。

只是，军机中堂大人愉快的心情似乎没有保持多久，就被军机秘书传来的消息冲淡了。

第三十三章 柔情

天色已经暗下来，楚真收拾好桌面的公文之类，迈步出外，想要看看新科武状元搬公文时候的英姿，让自己再爽一下。

不料人刚出门，就见到军机秘书气喘吁吁地跑来。

“发生什么事？”

楚真问。不知为什么有种不大好的预感。

“禀告大人，乐侍卫他，他……”

“他怎么样？”楚真挑眉。

“他在院子里睡着啦！”

楚真一惊，军机秘书前头引路，边走边说：“不知为什么，乐侍卫抱着一堆公文要回厅内看的时候，走到院子中央忽然就倒下，下官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他竟然已经睡着，下官势单力薄，于是唤了两个小官去叫醒他，不料……”

军机秘书的“不料”还没说完，楚真已经看到。

“不用说了。”他皱眉吩咐。

军机秘书住口，躬身站在一边，也随着大人的目光看过去。

在院子中央，黑乎乎的夜色中，乐侍卫趴在一块石头上，一动不动，还在沉睡，而另一边，有一条尸体状的东西卧在走廊跟院子交接的台阶上，楚真一转头，忍不住吓了一跳，另外一条，却挂在走廊的栏杆上。

若没有心理准备，当真会以为到了凶杀案的现场。

“是乐侍卫干的？”楚真沉声问。

“是啊，大人，本来以为他睡着了，不料别人一接近，就被他……”

楚真咬牙，目光深邃，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本来以为那次是偶然的突发状况，看样子这好像是乐侍卫的习惯……

“不用管他！”半晌，楚真淡淡吩咐。

既然他喜欢睡，就让他在这里睡好了。

既然他不许别人近身，那就不用管他。

“可是可是……”军机秘书嗫嚅，一眼看到夜色中军机大人的面陈似水，顿时不再“可是”，躬身回答，“是。”

楚真转身：“那封回函已经送入宫内了吧？”

“是的，大人。”

“皇上有没有说什么？”

“皇上笑笑，倒是没说什么。”

“哦？”楚真站住脚，有点讶异，忽然跟想起什么似的，说，“今日宫中有无发生其他的事情？”

军机秘书一怔，然后说道：“说起来……也有点好笑，我进宫的时候，听宫内的公公们议论，说是乐颜侍卫阻止了陛下翻牌子。”

“阻止陛下翻牌子？”楚真不可置信地重复一句，眉梢一挑，直觉地又想要笑。

军机秘书低头：“是啊，不过陛下也没责罚他什么呢。”

“哦……”楚真即刻明白，“所以送来我这里啊。”

话语中的笑意太明显，军机秘书一时忘了尊卑礼节，不由地抬头看过去。

军机中堂却正转身，是以，那一抹绝艳笑意，仍旧是隐没在了淡蓝夜色之中。

※※※※※

大概有一个时辰过去，楚真从公文之中抬头起来，望着窗外天色。

心头忽然一动，他起身，慢慢地走出房门。

“现在什么时候了？”

门口的侍卫躬身：“大人，时候不早了，快到子时。”

“那……那个乐颜是不是还睡在那里？”

侍卫们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是的大人。”

楚真皱起双眉，不发一言，向着那院落方向迈步走过去。

侍卫们跟随身后。

凶杀案般的现场已经被清理，只有凶手还躺在地上，不见动静。

“难道是嗜睡症么……”楚真皱眉，“你们，去小心扶他起来。”

两个侍卫答应一声，向着庭院中央那人身边走去。

楚真背负双手，静静观望。

果不其然，两个侍卫刚刚近身，那看似睡得熟悉的人忽然拳脚齐出，快如闪电，侍卫都是千军万马选拔上来，楚真贴身着的，功夫自然非同一般，一时倒也抵挡得了三拳两脚，可是刚过五招，只听得“啊啊”两声，两个跟随楚真的侍卫竟被齐齐打飞。

肇事那人，双拳齐出，将侍卫们打飞之后，身子后退两步，跌倒地上，竟继续睡起来。

“大人，属下们有负所托。”侍卫们捂着脸来告罪。

楚真望着两人脸上似曾相识的那东西，又好气又好笑，转过身愤愤然要入内。

走了两步，忽然停住。

将近入秋，夜晚十分凉爽，还会降下夜雾，若是睡在外面一晚上……

回头看着那倒地不起的人，楚真莫名叹一口气。

捏了捏拳，他迈步下了台阶。

“大人……”侍卫们急忙上前，拦在他跟前，“危险。”

“让开。”淡淡的吩咐。

侍卫们飞速退到一边。

楚真迈步，向着那倒地的人走去。

一步一步，到了他身边。

他依旧沉睡不醒。

楚真蹲下身子。

“本中堂是想要带你入屋，你不可打我，否则的话……”喃喃地。

他能听到吗?

楚真微微伸手过去。

那人手脚一动，看的楚真心头猛跳，手势停住。

那人却忽然又静下来。

楚真咬了咬牙，伸出双臂，回忆上次抱他上床的姿态，慢慢地伸手碰到他肩头，另一只手，却向着他的膝盖下揽过去。

乐颜忽然睫毛一动，双拳猛地握起。

楚真吓了一跳，几乎立刻松手，将他扔在地上。

“是本中堂，你不可放肆！”色厉内荏地喝一声。

那握起的双拳迟疑着，似在判断。

“你安静些，我抱你进去，不会……”一刹那冷汗都冒出，他放低声音，温声哄着，“不会伤到你。”

说来奇怪，那双握紧的拳头竟慢慢地缩回怀中去。

楚真心中稍安，抱定了他，慢慢地站起身子。

一直到整个人都站定了，才松一口气。

怀中的人仿佛认得他一样，安静地将头靠在他的怀中，双拳仍旧缩在怀里，似乎一见不妥，就会出招。

但他毕竟没有出招。

楚真有一丝的欣慰。

抱起他来才发现，他原来不算沉，似乎整个人也不算很长大，而且整个身子冰冷，仿佛在冰水中泡过似的。

楚真不敢去握他的手试试看，只是隐约心底有一丝的内疚。

原本不知道他有这个嗜睡的毛病，所以才执意捉弄他。

只是，就当作上次他打自己的惩罚吧。

如今，就算是扯平罢了。

军机中堂站在院落中央，双臂抱着小小的身子，于夜色之中，露出谁都看不到的绝艳笑容，如欣慰，如……

怀中的人儿一无所知，轻轻地咂了咂嘴。

夜色沉沉，万家灯火渐渐起，军机部的廊间，忽忽闪闪，红色灯笼光芒点点。

楚真他站在庭院之中，周遭寂静无声，怀中的人儿手脚冰冷，他不敢用力，怕他出招，他不敢放手，怕丢掉他，他的心头百种滋味浮浮沉沉，交错纠结，他的一颗心通通透透，这么多年智慧打磨，却硬是料不到此刻他的心情又是怎样。

是寂寞，是失落，是得到或者失去，他试图去捉出其中脉络症结，却是诊断不到，明明孤独这十几年，为什么偏生在今夜，心底苍凉，仿佛是月落寒霜，仿佛是大雪苍茫，让他又冷又怕又孤单，而当

他茫然无措，低头看时，怀中的人跟小猫一样舔动嘴唇的样子，他却在刹那间没有了所有的思量，忽然一笑！

最无奈的是，他自己竟不知道。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初只道是寻常。

第三十四章 冷清

将人扔在那张斜榻上，已经是楚真的极限。

歪头看着他在榻上爬了两爬，最后抱住了放在上面的一个靠垫，不顾一切搂在怀里，嘴里叫着："娘娘……"

楚真心头一动，想要走过去看，却又鬼使神差站住脚。

我这是怎么了……为何如此失态？

心头一惊，军机中堂皱了皱眉，一甩衣襟回到公案背后，坐定，伸手，将一管毛笔浸饱了墨汁。

刚进门口的军机秘书见状，忍不住叹了一口气：看这架势，大人分明又是要熬个通宵了。

虽然说风华正茂，正是好时候，可是总是如此，总有一天是受不了的。

这可如何是好。竟当自己的身体不重要一般的态度，迟早要出事啊。

※※※※※

唐乐颜醒来的时候，先是飞快地回想昨天没有睡着之前发生了什么。

几乎已经养成这个习惯，每当新的一天醒来的第一刻，都会立刻回想昨夜睡着之前，有无闯祸或者其他。

看了看身上衣裳，完整无缺，人也在斜榻上睡着，看样子这次待遇不错。

猛地想到昨日是来给军机中堂送信，然后却……

正抱着肩头浑身颤抖：不是吧，我仿佛记得……是睡在了军机部，所以难道说这里……

抬头四处看，果然是一模一样如昨日的摆设，只是那桌子背后，空无一人，昨日还坐在那里奋笔疾书的人已经不在。

“难道是他将我带进来的吗，我记得……是睡在了院中的啊……”

唐乐颜低声嘀咕一句，忽然听到耳畔声响。

她起身，慢慢地走到门口边，忽然一惊。

透过门边，望见在薄薄晨曦的院落里，一身黑衣贴身劲装，中堂大人正在练剑。

唐乐颜靠在门边，望着那人认真地一举一动，一丝不苟，虽然说招式简单，算不上花俏，更遑论高超，可是在他认真的比划之下，却带有一股不同寻常的威势。

他舒展手臂，忽而转腰，长腿踢出，剑影指天。

动作之间，黑衣飘拂，颈间长发随之荡漾，一张皓白的脸上都是勃勃英气跟虎虎威严。

眼角眉梢，偏是一片的冷冷清清。

就宛如一块无瑕美玉，那一身傲然，不属凡尘。

她一时看的呆了。

耳畔却传来低低的声音：“中堂大人一夜未眠，也不去休息，这样下去，再能干的人也要累垮。”

“大人的确是我舜都中流砥柱，只不过，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真是叫人担忧。”

原来是两个侍卫，没有发现她站在门边，正在窃窃私语。

唐乐颜皱了眉。

“又是一夜未眠？”心头猜疑，“这一夜未眠，到底是为家为国，或者其他……还是说……是因为《逍遥书》呢。”

只是看他脸上毫无印记，难道说，是在身上？

这可有点难办了……

再度抬眼去看向场中殊为认真那人，唐乐颜又是一愣。

这种简单招式，明明她十岁就会，只是初级入门而已，可是为什么，眼前这个男人用出来，就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味道呢？

是因为他身材不错？还是因为他长相俊美？

不，应该不是这些表层东西才对。

眼睛眯起，在她的心中，仿佛有种古怪的东西，正在丝丝苏醒。

楚真收势的时候，察觉门口有人。

他转身去看。

正对上伏在门边的那人双眼，乌溜溜的双眼，正看着他。

透过薄薄的晨曦，他忽而一怔。

为何这一刻的感觉，叫他心生茫然。

在茫然之中却有一种……

旁边的侍者上前，将他手上宝剑接过去。

右边侍者举手，递上被温水浸湿的手帕。

楚真抬手拿过来，在脸上轻轻抹过。

被汗浸湿的脸用湿巾抹过，苍白底下，隐隐透出一股微红。

他将巾子交给侍者，这才迈步，向着廊下走来。

唐乐颜出门，先是微微一笑，然后躬身行礼。

低头的瞬间，看到眼前，多了一双黑色的靴子，方方正正的，是他。

不由又是一笑。

“醒了？”对方开口问道。

“多谢大人。”她笑着行礼，然后抬头。

彼此近距离的靠近。

双眼肆无忌惮地望向他的脸上。

楚真心头窒息：这个无礼放肆的……

不知为何，竟不想去看他，微微扭头，说道：“既然醒了，就离开吧。”

“昨夜……”乐颜却站着不动，却又开口。

楚真被迫转头再看向他。

“昨夜是大人抱下官入内的吗？”他笑吟吟地问。

明明是一件普通不过的事，楚真却觉得脸有点微微地热。

是不是“抱”这个字……有些太亲昵了，有些太刺耳了？

他很想说一声“不是”，全因为眼前这个人的笑容太可恶，眼神太放肆。

可是冲口而出，竟还是一声：“是。”

何其老实。

“如此，多谢大人了。”乐颜的笑意更浓，再度弯腰行礼，耳后那一抹腻白闪到他的眼睛。

楚真咬了咬唇，用力般地说：“不必客套了。”

不想再纠缠下去，迈步，便要同他擦身而过，入内堂去。

却听得耳畔乐颜的声音又说：“幸喜昨夜下官没有再放肆，可知下官心中多么忐忑，怕再伤到大人。”

在一瞬间楚真有种错觉，似乎这个小子，是有些遗憾地在说这句话。

他不由地站住脚，冷冷地哼了一声：“你很想伤到我么？”

略微转头去看他。

乐颜正也转过头来，笑吟吟一张脸，看得他怦然心动。

“不想，”乐颜笑笑，冲着他点了点头，又多说一句，“这一辈子都不想。”

双眉轻扬，眼角微睨，随意之中带着一丝轻佻。

转身，他竟自行去了。

楚真看着那人影不紧不慢，走路的姿态很是好看，脚步轻盈落地，似踏云踏水般行。

双眼眯起，一时忘记动作，一直到身边有人低声：“大人，大人，有要事禀报。”

楚真才恍若一梦初醒，回过神来。

第三十五章 非杀

“明明是他抱进去的，为什么却没有动手打他？”

百思不得其解，唐乐颜伸手，挠挠头，差点将头顶的帽子撞下来。

看了看天色，太阳只微微露出一点头，阳光淡淡的，清晨的空气，流淌着冷冽的味道。

顺着朱雀大道，向着自己的府邸走去。

才走了一段路，就听到古怪的剑风破空的声音。

“奇怪，是谁一大早不睡，起来运动，莫非是另一个楚中堂，彻夜不眠，早晨练剑的么？”一想到那人认真的动作，忍不住又是轻轻一笑。

忽然之间却又醒悟过来：不对，听着声音，不是自行练剑那么轻松，有条不紊，到如同跟人对敌……

而且这剑招的走势……怎么听来竟有点熟悉？

不好！

唐乐颜一刹那领悟，身形腾空，如一道急电，向着声音来源之处掠过去。

※※※※※

剑影破空，向着那身着孔雀蓝的人儿身上刺去。

他却只是空手对敌，身形一闪，自快如闪电般的剑影当中飞身掠过。

“就这么想我死吗？为……什么？”

闪身避过的间隙，他还有闲暇来问。

晨风中，少年额前的碎发丝丝抖动：“你明知故问！”

薄薄的嘴唇一抿：“就因为伤了你的主子，你记恨到现在？”

“你该死！”

再笑：“你对她倒是很忠心。”

蓝影一动，好像是蓝色的烟花在空中绽放，人微微一笑，伸腿一踢，小狄心头一动：这个人居然如此大胆，敢用血肉之躯来撞上自己的剑？是该笑他太莽撞还是佩服他很大胆？

却就在这电光火石一瞬间，眼前人影一晃，已经失去了蓝衣人所在。

小狄蓦地觉得颈间发寒。

这是什么招数，为何神不知鬼不觉就不见人了？

他确定这不是轻功。

唐乐颜的轻身功夫已经算是顶级，却不如此人身法如此鬼魅。

简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虽然不知对方在何处，但剑者的直觉永远最是管用。小狄不思不量，身形缓慢落地之时，反手一剑，向着身后刺去。

就在几乎同时，那可恶声音从身侧传来："不妨也告诉你知，我也觉得……你该死。"

那声音甚至带着一抹笑意。

他说的是真的，心底对对方的恶感驱除不了。

虽然承认是个很美的孩子，但是……

为什么。

会有一种类似"非杀不可"的欲望。

※※※※※

那边小狄一剑刺空，因为方位不对。

那人说完，好整以暇地冲着自己的脖子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一股彻骨的寒意贯穿全身，让剑者敏捷的身手不再。

而身后人淡淡地如自言自语："以妨碍公务罪格杀当场的话，谁也不会说什么吧？"

楚歌行向来不会为难自己。

既然有这种想法，那么……

与此同时，两人都已经落在地面。

小狄双眼冷峭斜睨，面不改色：“想杀就杀。”

楚歌行却怔了怔，那手掌成刀，架在小狄的脖子上一时落不下去。

却也正是因为这片刻的犹豫，有一道身影如飞鸟投林般自东方的光影里急速飞来，人未到，声已经先至。

她大声喝道：“楚歌行！你敢！”

“来的真及时。”

蓝衣人喃喃地叹了一声，望着手下人：“小狄，你的运气真叫人羡慕。”

小狄冷哼：“很抱歉让你失望了。”

他却宽容地一笑：“没关系，日后有的是机会。”

此刻唐乐颜已经从天而降，来的太急有些刹不住去势，脚步向前嘴里叫道：“楚歌行！”

楚歌行双眼一瞟，就算是清晨时分，脑子足够清醒，这双眸子一睨，却给人一种薰薰然有点醉了的感觉。

他淡淡一笑：“哦？叫的这么亲？”

唐乐颜跺脚，单手握拳：“放手！你敢伤了小狄，我……”

“你怎样？”眼睛眯起。

她双眸锐利，嗤嗤冷笑：“这个问题你最好不要问。”

“我偏要问。”

楚歌行双眉一挑，几分笃定几分轻描淡写。

“你别太过分！”唐乐颜才一声，忽然色变。

楚歌行正好整以暇，忽地觉得身边剑气冲天。

幸亏他反应过人，整个人急速后退。

面前剑光闪过。

“好狠的小子。”楚歌行的双眼之中醉意忽去，同多一丝狠绝。

手向后挥去，鼻端冷冷一哼。

就在他方才站着的地方，小狄快剑一抖，多了一片破碎的蓝袍一摆，随风飘然落地，孔雀蓝，带着耀眼的光。

若非他闪得快，必定伤在他快剑之下。

可就在楚歌行离开瞬间，小狄身子向前。

就好像被人推了一掌般。

唐乐颜一跃上前，双手紧紧拉住小狄的手，低低地问："不要动气，让我看看，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哪里难受么？"

双眉皱起，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他全身，如审视平生至宝。

楚歌行看的心头，一时愕然。

她这般关切的脸色，叫他意外而且讶异，与此同时，有种让人不安的愤怒。

"没事的，"小狄摇了摇头，眼睛一眨，却问："你昨晚……"欲言又止，压抑着不可说的担心。

"在军机部睡了。"她看出他无大碍，素手一翻，笑着，"走吧，回去。"

竟不再理会楚歌行，紧紧拉着小狄的手向回走。

好一个……目中无人。

好一场……关心情切。

楚歌行站在原地，大氅向着身后一甩，踏前一步，不住冷笑。

"大人，要去追么？"一直在旁边的兵卫上前，请示。

"军机部……"九门提督却毫无意识地喃喃一句，忽然细长的双眼眯起，醒悟过来，才又淡淡说，"不必……追了。"

第三十六章 来使

楚歌行十分不爽。

一张原本无瑕宁静的桃花脸上，多加一份怒气，却因此越发的生动，眉梢的粉红微深，给人一种美煞艳煞狠煞的感觉。

让人无法直视却偏偏又移不开目光。

人人看得出他心头不爽，人人心生对美人的怜悯同情以及想要去抚慰一把的心思，却又都不约而同被美人身上散发出的那种逼人杀气给弹得三尺远，无法近身。

螟州的使者进城之时，见到的，就是这样的九门提督。

那美人长身坐在马匹上，天生一副睥睨众生的气度，骨子里却有种叫人神魂颠倒的气质。

螟州使者顿时看的目不转睛：

他在风中，双眸淡淡地扫过螟州使者的车马。

风华绝代，容色倾城。

在他周围，身着铠甲的巡城士兵排列整齐，严密戒备。

显然也是地位超群。

“美啊，真是美啊，”螟州使者吞掉口水，得意洋洋说：“那马上的美人生的那般美貌，纵观海内也只有我螟州国的人有这种优良的高贵血统，本使者大胆猜测，这个美人也应该有我们螟州的血统。”

“是啊是啊，大人说的是。”属下鼓噪。

这使者何其命好。

当时九门提督楚歌行大人离使者车辆离得远，嘈杂之中没有听到。

不然的话，舜都的百姓将免费欣赏一幕“螟州使者血溅城头，九门提督提刀行凶”的旷世美景。

楚歌行望着使节进城。

他吩咐好属下，自己打马向着皇城方向而去。

※※※※※

“为什么会跟楚歌行交手？”唐乐颜一边走，一边问。

手还把着小狄的脉，切了又切，虽然知道应该不会出错，到底还是不放心。

一想到楚某人那魅惑的脸，真叫人不安。

“我……跟他碰巧遇上。”小狄垂眸。

望着身边人动作，知道她担心，他因为这份明知而心中生出融融暖意。

只是面上仍旧冷冷的。

“你不是昨晚一晚上都在找我吧？”她忽然问。

额头上几乎都写着“聪明”这两个字。

小狄心头发虚：“是……”声音一低。

“你……”唐乐颜手上一紧，捏的他面色微变。

“侍书墨画呢？”没有人管他才这么放肆。

“侍书看家，最近舜都内来了不少可疑人物，墨画接到消息，去分舵了。”

“嗯……”淡淡答应一声，唐乐颜终于松手。

小狄缩回手，下意识咬了咬嘴唇。

“疼吗？”她看着他。

“没事。”他咬着牙回答。

“你这脾气，就是天生的倔。”她一笑，终于不再为难他，声音却多了一份郑重，“不过，以后没我的交代，不许你再跟楚歌行交手。”

声音里透着一股冷。

小狄微微一怔，随即回答：“是……”

“觉得委屈？”那人双眼一瞥。

“小狄……不敢。”他低下头。

心中却着实的委屈，只是……不敢，也不愿意表达出来，如此而已。

唐乐颜的双眼滴溜溜在少年毫无表情的脸上扫过，她怎能不知他心底想什么，在不忿些什么。

只是，以他现在的功夫，还不足以跟那个人交手。

而以那人的实力，那份狠辣的心肠，若是说痛下狠手的话，小狄哪里有活路走。

让小狄听话，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唐乐颜脚步一停，心头微痛。

今日若是她来的晚了一步，会不会就……

她分明看他手掌成刀，在小狄的颈间想要劈下去的姿势。

眼光灼灼，心底有个声音一字一顿响起：楚、歌、行！

※※※※※

下马的楚歌行微微一怔：谁在念我？

忍不住摸了摸红通通的耳朵。

在午门前站着的，是一身锦衣的军机中堂楚真。

楚歌行向前疾走两步，躬身行礼："报军机大人，螟州使者团已经进城了。"

"嗯，好生看着他们，"楚真一挥手，皱着眉说，"这阵儿这帮人来凑什么热闹，北疆的事儿还没平，丹宁那边也虎视眈眈着，东海也有隐患，他们这时候来，莫非是想要趁火打劫不成。"

楚歌行不动声色："属下会遵命牢牢看住他们。"

"别出什么漏子就行，"楚真略微沉吟，脚下的青云靴跺了跺，"最近这几年，螟州那边总是叫嚣着要划分疆土，圣上不欲起事端才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若此次来还是怀着相同念头的话，"忽然转头望着楚歌行，"歌行，你觉得……若是如此，我方该如何对待？"

对方的脸上平静如水，躬身回答："大人自然胸有成竹，怎容得下歌行多嘴。"

滴水不漏的回答。

楚真却莞尔："你倒是谨慎小心，不肯泄露分毫。呵，也罢，那边就好生看管着吧，这京师的安危，还在你的手上呢。"

"是，歌行谨记在心。"

他回答一声，步步后退，五步之后，才转过身。

拉过旁边的白马，一翻身，干净利落上马，轻轻一斥，纵马离去。

楚真站在偌大的午门口，风从门边上狂烈吹来。

旁边的小内监低声陪笑：“九门提督也真够殷勤的，这种事派个人来讲不就完了吗，还巴巴地自己跑来跟大人说，都是自家人不是？”

“公公说笑了，公事公办么。”楚真淡淡地笑。

“大人还是这般严明呢，是我说错话了，”那小内监急忙陪笑，又说：“皇上已经在里面等候大人多时了，大人请……”

做了个手势，转过身头前带路。

军机中堂略微停了停，望着楚歌行消失在宫道上的身影：“你这谨慎是够谨慎了，只是……心机太深，终究也不是件好事啊。”

声音淡淡地，随风消逝，无人听到。

※※※※※

舜国大事记：舜成嘉四年九月五日，螟州国使节入舜都，“三日血案”掀开第一页序幕……

第三十七章 赌约

皇帝刚说一声“退朝”，金銮殿边上站着的那个人向下敏捷一跳。

旁边的蓝衣人却上前，伸手臂拦住。

“乐侍卫这是去哪？”

“这还用问吗？下班了自然要走，”要跑路的人被拦住了，心头不爽，望着面前这张颠倒众生的脸，“提督大人想干什么？”

楚歌行手势不动，嘴里不慌不忙地：“找乐侍卫有事。”

皇帝已经起驾，才走了两步，见状回头来看。

官大一级压死人。

唐乐颜回头向皇帝求救。

唐少玄微微一笑：“既然九门提督找乐颜你有事，那就去吧。”

谁叫你跑的这么快，说换班不错，可也不用一退朝就迫不及待要跑路吧。

唐乐颜双眉一皱。

楚歌行已经上前，亲亲热热挽住她胳膊：“走啦走啦，乐侍卫还怕什么，难道怕本官吃掉你么？”

笑眯眯的样子很可恶。

唐乐颜一笑：“这话说的，谁吃谁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

百官向这边看，果然心领神会地露出笑容。

谁吃谁的确是一目了然的事，一个看起来人比花娇，一个看起来英伟不凡，若是不明白的人，不是个瞎子，便是个傻子。

“是吗？”楚歌行笑得波澜不惊，“那就要看看是不是这样了。”

挽着唐乐颜的手，慢慢地走出金銮大殿。

“我不去找你，你干吗找上我？”

唐乐颜离开那蛇蝎美人，距离三尺远，感觉他不会飞身扑过来，才说。

楚歌行却不惊，手上一动，将背后的大氅慢慢地挥开，人却后退，坐在了房间内的长塌上，顺便毫不顾忌形象地伸出一条腿踏在上面，整个人身子斜斜地倒下，姿态慵懒放松，笑道：“联络感情，顺便兴师问罪。”

“这种说法真是稀罕。”唐乐颜望他一眼，总觉得这人的笑容背后不知道藏着什么。

不由地再向后退了一步。

“亲爱的师妹，你再退，可就出门了。”楚歌行伸手，将旁边桌子上的茶杯拿起来，桌子上，居然还放了一盘小小精致糕点。

“这里怎么会有茶点？”唐乐颜惊问。

“自然是早就布置好的。”他慢悠悠地回答。

这间房子，正是上次他“教训”她的时候那一间，记得这不过是空闲的房间吧，什么时候居然变成了他楚歌行的私人刑房了么？

“联络感情就不用做了，你跟我的感情已经‘不错’，”唐乐颜眉尖一蹙，“什么叫做兴师问罪？直说。”

“这个不懂么？”他微笑着，嘴上沾了一点茶水，越发的颜色鲜艳起来，宛如成熟的果子，引人品尝。

唐乐颜哼一声，索性将身子靠在门边上，从袖子里掏出小扇子，轻轻地扇起来。

“明明心底好奇的要死。”楚歌行轻笑一声，一眼看穿她的心思。

“我很忙，你要说就说，不说我走。”她双目如电，看到他的脸上。

“上次午门之事过后，我警告过你，让你管好你的人，不知乐颜你听了没有。”

“你想追究小狄这次同你交手的事么？”唐乐颜停住扇子，慢慢合起来，在手心一敲。

“聪明，这个小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本官，不惩戒一番，下一次……”

“我已经教训过他，绝对不会再有下次。”

“是吗？”楚歌行嘴角挑起，“你舍得‘教训’他？”

“这个不用楚大人管吧。”

“说起来，你站的离我那么远做什么，过来点。”

“不用，下官怕太近了楚大人身上的光芒会闪到我的眼。”

“你真谦虚，乐颜。”

“如果没有别的事，那么下官就告辞了。”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可亲近。”

“既然知道，又何必明知故问。”

“乐颜，我们赌一次如何？”

“赌？我没兴趣。”

“不跟我赌，你会吃亏的哦。”

“你想说什么？”唐乐颜眉头一皱，望着他，“楚大人不会是闲得无聊特意来找我磨牙的吧？”

“我只是想看看，你对那小子的关心，到什么地步。”楚歌行轻轻一笑，“你说呢？”

唐乐颜眼神一变：“你这话什么意思？”

“乐颜，我是个吃了亏不发一声的人吗？”

“当然不是，你是个没吃亏就会叫的天下知的人。”

“哈，虽然刻薄，不过的确像是本官的风格。”

唐乐颜咳嗽：“这天下，也没多少人能让楚大人吃亏吧。您这是杞人忧天了。”

楚歌行轻轻摇头：“不不，我三番两次，被你手下一个小小的近身挑衅，你可知，我十分没面子。”

“这等小事，大人怎可放在心上，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

“这话，你该对军机中堂说。”

唐乐颜双眸抬起：“你这句话好像很有深意。”

“在军机部睡了一晚上？”他看似漫不经心。

“……你……”嘴唇一咬，情知他又下文，于是问，“是又如何。”

“去我九门提督府睡一晚上如何。”微笑。

“你不要胡搅蛮缠。”

“你说过，我是个不吃亏的人。”

“你记性很好很强一点没错。”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虽然被一个小小近身连连挑衅，可我也没吃亏。”

“嗯？”

“乐颜，”那人起身，手臂一伸，动作利落从床榻上站起身来，“螟州来人，我要加强京畿防卫，九门的人手不够，你可愿意来我这边帮手。”

唐乐颜浑身一抖：“下官自知才疏学浅只会惹祸无法胜任。”

“我若一意要你来呢？”

“别想。”

“哈……哈哈……”

“你笑什么。”

他不回答，长腿迈动，向着门口走去。

走到门边，伸手将门打开，风鼓噪而入，将他的大氅吹得烈烈飞起来，孔雀蓝的边沿，白色的绒毛细细碎碎地动着，衬得那人脸更如玉，而他侧面回头，垂眸说道：“明天，你会自己来求我。”

看这幅臭屁模样，唐乐颜很想上去踢他一脚。

想了想，哼了一声：“牛皮吹太大，小心会破。”

“这就是我跟你的赌，记着，明天你若是来了，就乖乖在我九门提督府上睡一晚。”

楚歌行浅浅一笑，细长眉尖微动，小小动作，竟有万种风情。

第三十八章 宴请

唐乐颜出了宫，越想越不对。

先是加快脚步，最后竟不顾一切，施展轻功在舜都朱雀道上一闪而过。

直闯府内，厅中侍书正在拿着鸡毛掸子扫除桌角那一丝灰尘，唐乐颜闪身进入：“小狄呢？”

“他在后院。”侍书惊了惊，随即快速回答。

唐乐颜转过身，人已经消失门口。

侍书皱着双眉，惊疑不定地望着那人消失的身影：“莫非……有什么不对？”

将手中鸡毛掸子放在桌面，跟随出门。

唐乐颜奔到后院，并不见人。

正在焦急之时，只听得面前门声一响，是小狄走了出来。

头发是湿着的，脸上水滴淋漓，脸色太白，越发显得双眼墨一般黑。

唐乐颜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你……这是怎么了？”声音竟有点颤抖。

“刚沐浴过，说什么？”小狄奇道。一边伸手推开唐乐颜的手。

她皱着眉，反手再去切他的手腕。

毫无异状。

唐乐颜松手，望着面前的少年，久久不语。

小狄望着她：“怎么了，好久没看你这般惊慌失措？是在担心我怎样？呵，你太小看我了，主人亲自教我的武功，你不相信我的实力，哦……怕我吃亏吗？”

唐乐颜闻言，面色才见缓和，柔声说道：“我怎么会不相信，我只是……关心则乱而已。”

“是啊，你也知道关心则乱，那就好好地让自己安静一下，不要乱。”小狄向前走过两步，离了她身边，又说，“你不是说今天还要出外查探吗，墨画那边还有消息来，你的心思，不该放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上面。”

声音冷静的不似一个弱冠少年。

他说完，挺秀的身子向前，已经上了走廊，徐徐消失。

唐乐颜望着他的背影，看到他的领子上也湿了一大块，不由地一笑：“不过是洗澡而已，竟像个小孩子一样，弄得到处都是水。”

摇了摇头，叹一口气：“没事就好。”

转身又想：楚歌行那妖人，莫非这次是跟我故弄玄虚么？

※※※※※

是夜，舜都的军机中堂宴请螟州使者。

夜幕之中只见一身青色衣裳，裁的宽宽的，款式却极其简单，头顶一盏大大的黑色帽子，黑色带子系在颈间，看起来倒如同舜民雨天所戴的毡帽。

那使者大摇大摆而来，军机中堂楚真拱手让进。

两方在客厅内分宾主坐定。

“使节大人远道而来，辛苦了，请。”军机中堂举起酒杯。

那人笑着说：“好说好说，太客气了，中堂大人请。”

汉语倒是说的很是流利。

酒过三巡，该出现的也都出现.

螟州的使者名韩浩俊，此刻正说：“舜都的物品果然丰盛，只不过，仍旧不如我螟州的物品鲜美。”

“哦？”中堂大人不置可否地。

“比如这花生果子，吃起来，比起我们螟州的就差几分味道。”

楚真只当没听到，自顾自饮酒。

唐乐颜站在一边上，几乎就开始哈欠连天。

她本是不用来的，谁叫她心中还怀疑着这个铁人般的中堂大人，所以亲自请命，代天子护中堂大人驾。

皇帝非常愕然，因为这人向来是到点跑人，从不加班的，这主动请缨的事情更是从不曾见。

于是允诺。

楚真对此倒是没说什么，当唐乐颜出现面前之时，只淡淡一句话：“不会再睡着吧？”

唐乐颜一乐，将身后的小狄拉出：“保证不会，今晚有帮手。”

小狄垂着双眸，如个木头人。

楚真曾在午门见过小狄的身手，当下不置可否，点了点头：“外力倒是次要的，你自己多控制些最好。”

唐乐颜怔了怔，心中还回味他这句话，中堂大人已经头也不回走了。

小狄抱剑在她身后：“公子你怀疑的就是此人？”

“嗯，虽然他武功不见得多好，可惜每每听他彻夜不眠，莫非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她伸手摸着下巴，眼睛骨碌碌乱转，竟是紧紧盯着那中堂大人离去的身形不放，红唇一笑，眼珠乱动，自有一股狡黠的迷人风采。

小狄看在眼里，心中一动，一句话即将脱口而出，却又被生硬咽下。

※※※※※

月影偏移。

唐乐颜始终看着楚真一举一动，觉得他气度沉稳，不卑不亢，进退有据，颇有大臣之风。

可惜的是，武林高手的风范却一点都无。

她看的气馁，心想这样下去，想看他通宵不眠的美景，却不能够。

现如今她都已经摇摇欲坠了，偏那螟州的使节还在喋喋不休。

他说："我们螟州人杰地灵，优秀人物层出不穷，我听说贵国传说中的天绮大将，似乎也有我们螟州国的血统。"

唐乐颜几乎喷出血来。

楚歌行在她旁边，狭长的眼睛一扫。

小狄抱剑，轻轻上前一步。

唐乐颜伸手按上小狄肩头，微微地冲着他摇摇头。

楚歌行低头，嘴角淡淡一笑。

那边上军机中堂楚真哼了一声，停了杯子。

唐乐颜目光一转看过去。

楚真淡淡说道："是吗，这种说法本中堂还真是闻所未闻。"

韩浩俊兀自在说："我螟州的杰出学者们正在进行深刻研究，想必不日就会拿出具体证据。"他一派得意非凡的表情。

唐乐颜已经忍不住喷笑。

任凭楚真城府再深，此刻也忍不住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那螟州使节带来的人数极多，据说有二百余人还在使馆未来，此次来中堂大人府，只带了十几人。

螟州国本是偏居舜东北方的小国，国土狭隘，民风却是彪悍的很。

没想到竟然彪悍到这种地步。

韩浩俊大概说的累了，终于停了嘴，喝了一杯酒，顷刻间咂嘴又说：“多谢军机大人招待，今晚上的饭菜虽然还不如我们螟州国的丰盛，不过……”

一句话没说完，唐乐颜低声说：“幸亏不太丰盛，不然的话，使节大人岂非连桌子都一块啃了。”

这声音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

楚真听了，看看韩浩俊面前都横扫一空的盘子碟子，心头发笑，幸亏他老练深沉，伸手挡在嘴角，只做轻轻咳嗽一声。

旁边的楚歌行却是听得明白，顿时双眼瞧上她的脸。

唐乐颜却偏头看向另一边。

韩浩俊却并不气恼，大概是酒喝多了，脑子也有些混乱，笑着说：“那么本使节暂时告退，明天再上朝拜见贵国的天子。”

“不送。”楚真起身，双手抱拳。

一干活宝逐渐退出军机中堂府。

楚歌行同挥袖告辞，走到唐乐颜身边却停了停，低声说道：“今晚……可别再睡在军机大人这里了。”

※※※※※

唐乐颜：后妈更新了，大家快投票

楚歌行：后妈速速 <

楚歌行：……

唐乐颜，一脚飞出：还不快去！

第三十九章 入宫

出了军机中堂府，吩咐小狄先回去，唐乐颜孤身一人入宫。

既然接了天子令，自然是要回来回复的，琢磨着这个时间皇帝应该在御书房内勤政爱民，于是直奔书房而去。

不料人刚上了大宫内的御街，就看到两盏红灯笼遥遥而来。

打灯笼的人身后抬着一个小小箱子，走的很稳。

在宫内混了这么多日子，也知晓了其中一些规矩，见这灯笼来的蹊跷，唐乐颜一边向前走，一边歪头去看。

那两个打灯笼的小太监不认得她，见她穿普通的御前侍卫服装，顿时哼了一声，有一人说："看什么看，还不快走，这也是你们区区侍卫可看的东西么？"

唐乐颜一笑，不恼反而问道："两位小公公，这带的是什么啊？"

"去去去，这可是你问的？"其中一个态度十分恶劣。

另外一个瞅了唐乐颜一眼，见她笑面如花，长相十分俊美，不由心中一动，放低了声音说："这位侍卫兄弟，看起来很面生啊。"

"是啊，我是最近才进宫的。"唐乐颜笑着回答。

那小太监抿嘴："怪不得一身野气的……这个你别乱打听，这是皇上赐给后宫的东西呢。"

另外一个见他多嘴，忍不住拉他一把："你跟这人多说什么，皇上不一会就去汀兰宫，别耽误了时候。"

"好的好的。"先前那小太监答应一声，忽然一笑，"你怕什么啊，难道怕他像那个新科武状元一样拦着皇帝不许临幸后宫啊。"

两个人吃吃笑了一顿，打着灯笼慢慢地走远。

唐乐颜呆立一边，牙齿一咬："原来是想要去找他那些妃子啊，坏蛋皇帝……"

眼珠一转，心中顿时冒出坏主意，加快身形向着皇帝宫掠去。

※※※※※

唐少玄刚迈步进了汀兰宫，迎面一个香喷喷娇滴滴的美人迎上来，施礼叫道："臣妾参见陛下。"

"平身。"手一挥，大步向前走去。

身后美人抬起头来，眼前已经没了皇帝的影子，不由地心头微微失落，本来听说皇帝晚上要来，着实费了好大心思梳妆打扮，没想到皇帝居然正眼也没瞧过来，也不扶一扶，白白浪费了练习了千百次的行礼姿势。

“徐美人，还不去……”伴驾太监在身后低低提醒一声。

徐美人这才反应过来，脸上笑意更浓，碎步向着皇帝身边走过去。

唐少玄坐在汀兰宫内，望着身边婀娜的美人，不知为何心底竟有些不大自在。

“给朕泡杯茶先吧。”淡淡一声吩咐。

徐美人身边的宫女立刻答应一声，快快出门去了。

“陛下……”身边的美人娇柔一声开口，身子一动，身上的幽香慢慢飘过来，勾魂夺魄。

“陛下有好些日子没来臣妾宫中了，臣妾以为陛下已经将人家忘了……”

若论起女性的娇柔甜美，这宫中徐美人称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

唐少玄苦苦一笑，被她这样娇嗔甜美的说了几句，再加上那勾人心魄的动作，到底是个男人，不免也真的有些动心。

“朕是公务繁忙。”不得已出声，也抬起眼睛，望向身边美人。

徐美人生就一副圆润的鹅蛋脸，双眼总是水汪汪的，脸颊上或者不知涂抹的什么粉，有些红通通的。

皇帝心头一动：朕真的好久没有来过了，这样的美人……

又见她含羞带娇，一张红唇仿佛沾了水的红樱桃，十分惹人怜爱。

皇帝心头三分春意已经慢慢升起，忍不住伸出手去，轻轻握住她的手：“朕何曾……”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得门口有人喧哗：“这位……”

“我有要事要见皇上。”那人说着。

皇帝突地听到这把清凉嗓音，顿时三分春意化成一片凉水。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为何会这样。

徐美人也觉得刚刚温暖起来的手一凉，皇帝的手已经飞快地从自己手上撤回去。

旁边的伴驾太监见徐美人手段果然高超，皇帝也有些松动，方才在脸上露出一点喜色，在听到这声音的时候吓了一跳，转头正看到皇帝飞速撤手，原本喜色满满的脸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

唐乐颜赶到御书房，皇帝不在。

又冲到皇帝寝宫，还是不在。

她虽然进宫几日，到底不曾在后宫行走，所以几个后妃的住处也不是很清楚。

可是她心头恼怒之下，发狠要找到皇帝所在，于是抓了个内宫的卫士，用“紧急情况”来要挟他，总算是曲曲折折，找到了汀兰宫。

人还没进门，就听到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响着。

然后那人说：“朕是公务繁忙，朕何曾……”

心头一把火起，正巧门口的太监询问：“来者何人？”

唐乐颜哼了两哼，提高声音说道：“御前带刀乐颜，有要事见过皇帝陛下！”

第四十章 拦驾

好不容易说服皇帝翻牌子，今夜御驾临幸汀兰宫中。

本来可见好事玉成，不料中途这个“御前带刀”却忽然又从中作梗。

伴驾太监望着皇帝瞬间冷静下来的脸，心中大恨。

“来人啊，挡住宫门，”不等皇帝说话，伴驾太监上前一步，冷冷地说，“陛下此刻谁也不见，有什么事，明儿再说吧。”

皇帝微微一怔，来不及反应，徐美人从旁凑过来，大胆握住皇帝垂在腰间的手，在耳畔吐气如兰：“陛下……春宵苦短，陛下还是早点歇息了吧……”

唐少玄低头看过去，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凑在自己胸前，娇滴滴的样子着实惹人怜爱。

绵软的小手握着自己的手，一股热力透过手心悄悄潜入体内。

温柔乡，美人意，正常的男人，在瞬间都错不开眼吧。

唐少玄心头一动。

徐美人娇躯轻移，弱不禁风般靠入皇帝怀中。

纤纤手指在帝王的胸前轻轻摩挲而过，是渴求，亦是挑逗。

凤眸一挑，水汪汪看着眼前的九五之尊。

眼前男子：这明艳动人的容貌，这君临天下的气质，这在隐忍跟放纵之间徘徊的神色，无一不让人动心。

这便是舜都的主上，后宫的唯一，无数女子为盼他一顾而不惜所有的帝王。

能依偎一瞬，承他的爱，算是三世修来的福分吧。

徐美人目眩神迷，仰望眼前人儿微微蹙起的眉头。

真想大胆一点，伸手去抚平他眉尖好看的褶皱。

可唯今之计，只是用尽浑身解数让他留下，如此而已。

徐美人伸手抚摸过那金丝刺绣的领口，银牙轻轻一咬樱唇："陛下……"

唐少玄垂下双眸看，眼神之中带着一丝动人迷惘。

微微一笑，这让人渴望却无法亲近的男子伸手，将徐美人的手慢慢地从胸前撤下。

这动作便是拒绝了吧。

同时凉了的，不止是美人心。

伴驾太监无奈低头，后退一步。

唐少玄上前，冲着门外扬声问道："乐颜么？"

"是！"很大声的回答。

唐少玄嘴角边笑意更浓："夜已经深了，你回宫来做什么？"

"臣领陛下命去保护中堂大人，现在回来复命。"

“只是如此？”他再度向前，已经快走到宫门口。

徐美人咬了咬牙，终于忍不住收敛满脸春色，愤怒跺脚。

伴驾太监不住摇头，却终于迈步跟了上去。

“只是如此。”宫门外，那人沉声回答。

唐少玄走到门边，外面夜色深沉，宫门口的灯笼随风摇曳，他的双眸，却看向在门边走廊下站着的那人。

他独自一人躬身在那里，表面的恭敬，骨子里的傲然却瞒不了人。

依稀错落，皇帝的心中升起一种古怪的感觉。

“乐颜。”轻声地叫。

那人答应一声，毫不客气地抬起头来。

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看在皇帝的脸上。

看得他似乎窒息。

皇帝望着这近在咫尺的小脸，沉默片刻，才说：“以后这等小事，不必特意进宫来回复了，知道么？”

“臣知道了。”他温顺回答一声，脸上却露出一种好奇跟不服气的神情。

皇帝似乎想回身，见状却停下，挑眉问道：“怎么，你还有话说？”

“臣……”乐颜气鼓鼓地，斜睨他一眼。

皇帝几乎要忍不住笑，回忆上次他理直气壮说什么现如今危机四伏，皇帝不能有乱七八糟的欲望，不知此次，可还有新鲜理由不曾。

他的心中竟带着几分期待。

原先升腾起来的欲望早就不翼而飞，现在存着的，竟是捉弄他的心思。

乐颜皱着眉想借口。

身后伴驾太监上前，发出正义的声音：“陛下已经知道了，你还不速速退下？”

乐颜撅起了嘴：“皇上！”

唐少玄不置可否，低低一声：“嗯？”

眼睛一瞟，觉得他这表情实在是……有趣的紧。

乐颜眼珠一转：“其实臣还有话要对陛下说，不知陛下可否借一步说话……”

唐少玄脸色踌躇。

伴驾太监见他居然不走，还想拐带皇帝走，几乎上去踢人。

身后徐美人款款走过来，依偎皇帝身旁：“陛下……”声音之中带着三分被冷落的委屈，更多的是小心翼翼的娇嗔。

唐乐颜抬头看去：哗，好一个珠圆玉润的美人。

杨柳腰，高耸的胸，圆盘般的脸，水汪汪双眼，生就一副柔若无骨的姿态，靠在皇帝身边，仿佛是要永久贴在上面，不离不弃。

这一对，男的英伟明艳，女的动人心魄，果然是一对……哼。

心头翻来覆去的痛恨这幅美景。

唐少玄微笑看他脸色变幻。

明明是他来做主，要他离开，他就离开，要他留下，他便留下。

然而此刻，皇帝的心底却不想一切如此结束，反而存在一种坐山观虎跳的心理。

乐颜乐颜，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似乎是久违的游戏忽然重新开始玩，这种心思……

对峙之中，唐乐颜脑中忽而一阵昏沉。

不好……再耽搁下去的话……

哼，既然如此，只好用杀手锏了。

她皱了皱眉，手指一屈准备，只消一弹，便能无声无息弹出一股内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不听话的皇帝弄倒。

然而就在此时，有个淡淡的声音慢慢地自身后夜色中传出：“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赶明再说罢了，陛下，臣来带乐侍卫离开。”

这声音响起之时：

皇帝清楚看到，御前带刀乐侍卫的脸上变了色。

伴驾太监跟徐美人则相视而笑，几乎没有互相击掌表示庆祝。

第四十一章 强抱

唐乐颜想哭。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楚歌行会来宫内?

他不是该带着他九门的人马，在街上清理不法摊贩或者打击调戏良家女子的纨绔子弟顺便监视螟州使者免得那帮人饿极了将驿馆的房子啃了么?

这家伙总不是跟踪我而来的吧?

唐乐颜苦笑回头。

孔雀蓝的影子从暗夜色中慢慢地飘出来，那人倾国倾城的妖孽脸上带着一丝与世无争般的淡然，冲着皇帝，美人微微躬身行礼，淡定地说："见过陛下，臣带乐侍卫离开。"

姿态做的是一等的漂亮。

可，听听这是什么话，乐侍卫是你们家的……那什么吗?

唐乐颜很愤怒，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道理她还是懂得的。

满心地叫着：我忍我忍我忍。

皇帝眉尖一挑，笑着说："既然如此，就有劳爱卿了。"脸上似乎还带着一点意犹未足的可惜。

"这是臣应该做的，陛下就好好的休息吧。"那个人彬彬有礼地说，还点了点头，然后便拉住了唐乐颜的手臂。

她无奈地望着这个人："不劳烦大人如此热情，下官自己会走。"

"夜深只恐花睡去，一不小心，跌破了脸可就不好了。"

他仍旧不紧不慢地说，脸上都丝毫没有说笑的戏谑之色。

世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有人能够若无其事的说出极其可笑的笑话来了。

唐乐颜深为头疼，而在头疼之中她仍旧不忘记垂死挣扎地回头看皇帝。

皇帝站在汀兰宫门口，灯火辉煌里，倒真有几分似真似幻的感觉，双眉斜飞，眼眸明亮，身姿英伟不凡，这般明艳动人，岂非不真实？

唐乐颜心头动了动：这样看来，倒真是美的可以。

那份不落凡尘的风姿，竟把他身边那徐美人都比下去了。

可是……为什么他的样子慢慢地变得这样飘渺？

瞪大点眼睛看，却还是越来越虚，唐乐颜无意识地伸手抹了抹眼睛，这才惊悚发现，困意已经涌现。

“怎么？要睡了吗？”身边的人无比关心的问。

她下意识地想要将自己的手从他的手心抽出，顺便打个哈欠。

他却牢牢地握着不放。

“楚大人，请放手。”她只好强撑着昏昏欲睡的欲望，耐心地叫。

“你确定要我放手？”他问。

“百分百确定。”她的脚在发软。

“看你还能嘴硬几时。”他冷哼。

“我说你用不用……”一句话没说完，她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终于忍不住，眼泪狂飙而出。

“哈……”耳畔是极细微的一声笑。

“你别……猖狂……”声音已经极其的低下去。

她是真的有点撑不住了，唯一的一丝理智是：离开身边这个人，回家去。

可是……

努力睁开眼睛看，四周灰茫茫一片，若是一个人走，大概会在这深宫之内迷路的吧？

身上一暖，却是那个人直接抱了过来。

唐乐颜直觉地开始挣扎。

“别动，拖着你不如抱着轻松。”那个人冷冰冰在耳边说。

“被你抱着不如我直接睡在地上……轻松。”她执着地将这句话说完，便毫不客气地将头靠在了他的胸前。

“我警告过你，就算是你今日回了，明日也自然会来求我。”他淡淡地说。

“为什么……”眼睛已经闭上。

“因为……”楚歌行一句话没有说完，怀中的人已经发出沉稳的呼吸声，显然是睡着。

※※※※※

几乎就在楚歌行抱着唐乐颜出宫瞬间，黑夜里一道敏捷身影如乘风而行，飞速到了两人跟前。

“放下公子爷！”一声清叱，那人合身扑上前来。

楚歌行脚下踏云靴轻轻跺地，整个人轻灵的仿佛是一朵蓝色的妖花，哗啦啦在夜色中绽放，同来人擦身而过。

“站住！”那人收住势头，略略一怔，随即大叫一声，纵身再上。

“住手。”楚歌行低低一声，随之住脚。

那人也停下手来，双臂却仍旧摆出交手姿势，嘴里叫着：“快点把公子爷放下！”

借着幽淡灯光，可见来人，清秀的一张脸，柳叶眉杀气腾腾，双眸紧盯着眼前人，平素慵懒的姿态全无，正是唐乐颜身边的贴身丫鬟墨画。

“上次还努力的将你家公子爷推给我，为何这次却变了脸呢？”楚歌行漫不经心地说。

一张脸如同丹青妙手画出来的惊艳。

如此绝色，谁可抵挡？

墨画双眸一垂，压抑心头惊跳的感觉，冷冷一笑：“因为现在才知道你心怀不轨，你对小狄做了什么？”

“哦？”楚歌行正垂眸看着怀中人静静的睡颜，见她睫毛密密遮住双眼，一动不动，这才抬头，红唇一抿，“发作了么？”

“果然是你！”墨画大怒，小脸变了色。

“谁叫他自不量力，惹上我。”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也没什么……”楚歌行一笑，淡淡夜色越发映衬他一身绝代风华，长长睫毛一眨，“不用怕，回去跟那个小子说，不要运功强压，我的内力入了他身体，越是强压，越是痛苦百倍，不过以那个小子的脾气，忍到现在，呵呵……也吃了不少苦头吧……嗯，等明日你家主子醒了，对我说上两句好听的，我便都替他疏解了，如何？”

“你是想用小狄来要挟我们公子爷？”墨画握紧双拳。

“嗯。”楚歌行直言不讳，“不过不是要挟，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另外，诚心的奉劝你一句——千万不要同我动手，你打不过我，若是我一不小心再伤了你，你们家公子爷便又要被我‘要挟’一次了，哈，哈哈。”

他说着，仰头哈哈笑了两声，抱着唐乐颜，大踏步向前走去。

第四十二章 他心

公主抱这回事，楚歌行不是没做过。

其实大多时候不用他劳累，自然有人主动投怀送抱。

哪一次不是抱得四平八稳，怀中暖玉生香。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人不同。

只有在她全无抵抗能力之时，他才得以出手。

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现在这次，每一次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来都是在她倒下之后，他才能完完整整抱她在怀中，心中还怀着一丝忐忑，怕她醒来？怕她动手？不知道，总而言之这种感觉很古怪，有一丝偷来别人东西的窃喜，更有一丝占了便宜般的得意，当然，那种不安全感跟随时都会失去的感觉也不可缺少。

楚歌行向来是个忠于自己心情同欲望的人。

想抱就抱，想踩就踩，想做，就做。

就如同他今夜，本来正如唐乐颜所想，在皇城外巡逻，听得她入宫的消息，不知为何心头就多了一份气恼。

想到她在朝堂上望着皇帝的眼神，想起她拦阻皇帝翻牌子的消息，他在绮丽夜色中嗤嗤冷笑。

时候那是掐的很准，他根本就是躲在黑暗里听了半天才出现的。

也估计她差不多是要睡了，想到这里心头又是一阵大怒：这个混账，她一点都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若是他不来，她莫非是要睡在这皇宫大内？

哼，休想。

伸手抱住的时候，难免又是一阵心血澎湃。

但抱定了之后，却又有一种再也不撒手的莫名心情。

在逼走了那丫鬟，带人回到九门提督府之后，忐忑跟坚决两种心情天人交战。

他喝退身旁所有的丫鬟仆人，径自带着人回到自己卧室。

坐在床边上，仍旧不错眼看着怀中人。

就好像是传说中中了魔法昏睡不醒的美人。

唐乐颜睡的很安稳。

楚歌行轻轻一笑。

安稳吗，恐怕也是表象。

想到众人传说的新科武状元在军机中堂府内歇息一夜过后，军机中堂大人那因为“熬夜”而产生的“黑眼圈”，他就想笑。

一向沉稳端详如楚真，彻夜不眠的事情做过多次，为何只是那一夜，就会如此异样。

虽然明知怀中这个人睡品是多么恶劣，虽然明知事实真相必定是她动手打过人，但是那个传言仍旧是叫人心中不爽。

什么“军纪中堂大人跟新科武状元一见如故，难舍难分”！

怎么说，他都认识在前。

怎么说，他也是她独一无二的师兄。

怎么说，天底下，能压迫她的人，也只有他楚歌行而已！

楚歌行望着这张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然而却又无比陌生的脸，秀美的脸上似笑非笑，表情古怪之极。

※※※※※

想的错乱处，手上略微用力。

察觉到有什么不对之时，怀中昏睡的人已经动手。

楚歌行苦笑叹息，手上却出招如风。

他完全可以想象楚真早遭逢此种突袭之时是如何的错愕跟恼怒，因为这种想象，九门提督脸上的苦笑变成了真正的如沐春风的笑。

一边笑一边同这自动打人的家伙拆招，还真是一种奇怪的体验。

楚歌行哈哈一笑，明知她听不到，却仍旧说："你醒着打不过我，睡着了也同样，还是不要做无用功夫了。"

避开她打向自己脸上的一拳，他伸手攥住她的手腕。

她却飞踢出一脚，他下意识地将她的手一扭，稍微犹豫之下，连同她另一只手臂捉住，束缚在身后，整个人向着床上一压。

她于是无法挣扎。

楚歌行垂下双眸："你最好、给我老实点，不然的话……"

他的心底还在想：为什么刚才握住她手腕的瞬间，没有将她的手臂折断。

本来是想这么做的。

但是偏生犹豫了一下，然后就换了动作。

这个细微的改变让他心生警惕，心中不爽。

握着手腕的大手微微用力，她小嘴微张，眉头皱起，睡梦中似乎也觉得痛。

他这才觉得有一丝快意，嘴角露出笑容。

身下压着的，仿佛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了不得的刺猬，若一放手，或者离开，她就会当场发作。

他无法，只好保持着相同的姿势，压在她的身上，一动不动。

“这幅模样……”他轻轻地开口。眼珠一转的时候，想到了不纯洁的场景。

银牙轻轻地咬了咬嘴唇，舌尖轻轻掠过，仿佛急欲品味。

而她的滋味，他还从来都没有尝过。

不然……的话……嗯……

她看起来，还不坏。

而此刻，闲着也是闲着。

心头念头转动，楚歌行慢慢地低头，向着那微张的檀口之上，凑过去，再凑过去。

她不安地扭动一下。

让他动作稍停，刹那僵硬。

她紧闭双眼，显然还是睡着。

仿佛是笑自己杞人忧天受惊过度，他发狠一样，手上用力同时，也更使劲压了压她的身子。

“呜……”身下的人纵在梦中，亦忍不住低声呻吟。

“就算现在对你做什么，明天醒来，你也不会知道吧？”

不知是问自己，还是她。

明明是笑着说的，明明情况对他有利的不得了，心底却忽然黯然。

是的，就算趁着她睡着对她做什么，明天醒来，她也不会知道。

她不知呜咽了一句什么，因为疼。

楚歌行看了看那张近在咫尺的小脸，慢慢松手。

本来预备着她再挥拳冲上来，他也已经做好点了她穴道或者断了她手臂的双方准备，要用哪个，看他心情而定。

可是不曾。

身下的人喃喃一声，双臂松开，向着他抱了过来。

楚歌行大惊，然后愣住。

第四十三章 女官

楚歌行放开唐乐颜，同时做好充足迎战准备。

对方却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呢喃，松开双臂，向着他抱了过来。

腰间顿时多了双柔软的手臂，对他来讲岂非司空见惯，可望着面前这人熟悉的睡颜，他一时愣住，无法自处。

这般陌生的拥抱，他不习惯。

这样异样的温暖，他很惊悚。

直觉想一脚将她踢开。

可是……

忍了片刻，终究没有动手。

那只手垂在空中，仿佛断掉般无力，过了一会终于落下，在她的眉心轻轻拂过。

食髓知味般，唐乐颜抱紧他，将脸贴过去靠在他的胸口，轻轻拱了拱，似乎在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停靠。

楚歌行忍不住轻笑出声。

在听到自己笑声的时候他双眼一睁，眉峰皱起。

“如果……现在……”喃喃一声，手指从她的脸上，滑到脖子上。

心思转动的瞬间，察觉她身体的微微瑟缩。

纵然是睡中，对于敌意跟杀机的察觉，却更胜醒着。

不知为何他停了手。

忽然一笑：“罢了，且容着你闹，又能怎样？”

无人回答，楚歌行转过头，看着帐顶，秀美的双眸之中一片空濛，嘴角却隐约多一丝笑意：“因为……我有一整夜的时间，来看着你。”

——这是说服自己的答案么？

※※※※※

奉御女官出了轿子，怀中抱着被绸缎包起的圆圆之物。

军机府门口的侍卫见她低头出了轿子，平素严肃刚正的脸上都露出一丝笑容，相互对视一眼。

“女官姐姐来啦。”左首的一人甚至点头招呼。

右边的一位虽然没开口，却也满面笑容冲着奉御女官点头。

奉御女官的神情仍旧是淡淡的，只不过脸上也多了一丝浅笑，微微地颔首，说一声：“大伙儿辛苦了。”

她看起来已经有双十年华，眉宇之间却多的是沉稳干练，更有一股天生高贵的仪态，走路的姿势，微笑的弧度，这都是经过宫廷内专业训练的，那也是，皇太后亲自指定下来的人选，又有几个差的?

女官抱着怀中之物，慢慢地迈步进了军机中堂府。

身后两个侍卫互看一眼：“可惜了，听说这十几年，皇太后起码送了百多人给中堂大人。”

“嗯，到现在留下的只有女官姐姐一个，其他的要么被送回去，要么被派出去指了人，唉……”

“中堂大人真是好狠的心，整个如铁石人一样。”

“放着暖玉温香不要啊，整天在军机衙门里过夜，换我是大人，这百十个宫内的顶级女官，怎么也得每天抱上一个。”

“我看你还是少做梦了，小心被人听到。”

“你说大人究竟为什么这么不近女色？”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不是女官姐姐还在吗。”

“是啊是啊，十多年只留下一个，也许有希望呢……”

……

奉御女官怀抱大大的坛子，触手温热的感觉，让她心安。

这几年来她府内跟军机部两处走，侍卫仆人的风言风语，说的多了，她听的也多，从最初的怨愤不甘，一直到现在的心若止水，甘之若怡。

不论外人的眼中她究竟是何种形象，在她心底，到了现在，也着实没什么想头，十多年，从一个十三岁不懂事的丫头到现在，该盼望过的也盼过了，该嫉妒的也嫉妒了，流的泪水再多，滴在地上终究是个干。

起初是很多人相处，都是宫内出来的，谁也不让着谁，瞅着大人身边空着的半张床皆是虎视眈眈。

手段自然都各有一派，只是勾心斗角的事情她做不来，自然有其他人争破头的去做，不料那帮人辛辛苦苦，争到最后，大人却是始终正眼都不曾看过来一眼，反而将那些闹得最凶的，看起来最伶俐的，遣散的遣散，嫁人的嫁人，送返宫中的送返宫中。

最后留下的，竟然是她这个貌不出众，看起来呆呆笨笨的人，人人皆叹她有造化，被大人看上，日后还不飞上枝头变凤凰，光辉明媚不可限量。

可奉御女官心知肚明，大人双眸清明，心明如镜，看中了她，无非是因为她不似其他人般对他……有着过度的欲望。

她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对他没有威胁力。

而留下她的另一层意思，是对皇太后有一个交代。

她怎会不知道?

她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

Chapter_5

。

更何况，说了又怎样，做了又怎样，君不见，前头大把倒地的牺牲品，为她的例子。

这么多年她也看透了，没有人有希望，没有人可以，就算皇太后送再多的后宫佳丽过来，都没人可以踏足大人心底。

在大人的心中，有一处地方，是干净的，圣洁的放着，这么多年都空置，或者将一直都空置下去，而那里，不是她们这些人能够走近的。

绝对不是。

※※※※※

远远地军机秘书迎了过来，见了她同样满面堆笑："姐姐来啦？今日又给大人煲什么汤？"

她微微一笑，悄声说："大人可在忙吗？若是忙的话，就劳烦您给我带进去，我就不去打扰大人了。"

"不曾不曾，"军机秘书连连说，"大人还好，昨夜总算是睡了两个钟头，今早上精神还不错，现在没吃早饭呢，姐姐来的正好，有姐姐伺候，就不用我笨手笨脚的忙了。"

他殷勤地说，低头向前带路。

奉御女官微微一笑：这里每个人都对她另眼相看，想她毕竟有脱离区区女官地位的一天，戴上名为"定国公夫人"或者"中堂大人妻"的光辉帽子，封爵高坐，凤冠霞帔。谁知她的心底早就不存奢望，或者……每日能看到大人一面，便已足够。

淡淡地笑，奉御女官迈步向前，脚步轻悄，转到走廊下的时候忽然听到，书房内有个声音传出：

"他昨晚，当真是在九门提督府过夜的么？"

※※※※※

第四十四章 血案

唐乐颜醒来之时，一眼看到身边的人面桃花。

这一惊非同小可，而对方也似受了惊动，长长的睫毛柔弱的抖了抖，睁开眼睛。

若是不认得这个人，唐乐颜必定要被他天人的容颜所迷惑，被这份如海棠春睡方醒的慵懒跟无力撼动，被那双媚眼之中的妖冶所征服。

不过此时，截然相反，她如同不小心碰到一条冬眠苏醒了的蛇似的，一跳跳起，匆忙跃下地面，然后扔下一句："这两天加班太累不知道是否是产生了幻觉。"

施展出天渺峰的顶级轻身术，向外掠去。

不防身边有人低笑，说："急什么，春宵一刻值千金，多延长一会儿也是好的。"

一刹那她恨不得撞破门面，直接冲出去。

腰却被人牢牢地握住。

"师妹。"他成心的靠过来，看到她愤愤的样子，莫名其妙很开心。

"别这么叫我。"她看出他的成心捉弄，强忍着不动，却不由自主绷紧了身子。

"那怎么叫你？"他做思考状，最后说，"夫君？"

唐乐颜几乎吐血："我求你了楚大人，你已经很美很美，再这样颠倒下去，我会很困扰。"

"困扰？"他低头，望着她。

她无法抵御这份绝色容光，闭上眼睛说："你这样会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会以为我在跟女人相处。"

她闭着眼睛，自然无法看到，在刹那间他双眼之中射出的杀机凛然。

"跟女人相处？"他低低地笑起来。

这种笑声她再熟悉不过，这个人的笑跟温柔，不过是爆发之前的预兆。

唐乐颜抖了抖，直觉地想求饶。

楚歌行望着她脸上露出的一抹狡黠，笑着说：“看样子，我昨晚做的不够多，所以才让你有这种错觉。”

这句话落定，唐乐颜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强逼着吞了十个八个的鸡蛋。

胸口闷闷的，心被他憋得快要爆炸了。

“你昨晚做了什么？”她抬起头，问。

他却笑而不答，卖关子卖的爽到飞起。

她开始低头审视自己的身上衣着。

他则用一种天衣无缝的暧昧眼神随着她打量。

最后两个人的目光相对。

唐乐颜眼珠一转：“你想骗我？”

楚歌行笑得跟吃饱了的小狐狸：“是不是骗你，难道你自己感觉不出来？”

唐乐颜感觉面前这双桃花眼的电力不可阻挡，看在她身上每一处，都会有隐隐刺痛的感觉。

成功看到她脸上重又冒出那种惶惶的神色，楚歌行的心情重新豁然开朗。

“好了，该上朝去了。”他大方地放开她，开始活动手脚。

身上居然只穿着一袭粉色单薄长衫。

看的唐乐颜双眼几乎喷火。

就算昨晚她不慎落在他的手中，被迫在这九门提督府睡了一晚上，以她的身手，怕也是吃不了什么大亏的吧，可是为何这个人竟换了一身衣裳，乌黑的发丝衬着淡粉色的衣裳，话说此人是唯恐别人不将他向女性化看待吗？这般眉目如画，尖下巴，柳眉桃花眼，樱桃嘴，一举一动皆是风流，轻轻挥手都如同轻舞般旖旎。

妖孽妖孽啊……透过他合的不很严实的胸前衣襟她透视他身体内里春光，最后在他的不怀好意眼神中败退下来，满面绯红的想：回家要跟墨画侍书商量一下，她这个公子爷的清白是否保住了还是真的丧在这宛如女人的桃花色魔手里。

唐乐颜伸手摸着下巴，歪头打量楚歌行。

这世道真是可怕呀。

单看外表，这个家伙明明是个女人来着。

他真的有男性特征的吗？

目光下移。

明明心情转好的男人目光一转，心头微怔，然后立刻察觉那正对着自己猥琐猛看的人心中打着什么样的主意，不由地再次大怒。

※※※※※

蓝色妖姬盛装打扮完毕，唐乐颜已经靠在柱子上自摸了无数次。

应该是没什么的吧？身子基本上没感觉什么异样。

如果是不明不白就将自己的清白落在这人手中，那可真是要六月飘雪了。

不过说回来，下次一定要小心。

可是他说什么你会自己来求我，又是什么意思？

还在想的时候，已经被他毫不客气踢了一脚："还不快走，想第二次迟到吗？"

她恨恨地盯了他一眼：为什么总是这样，天渺峰上他压她，下山之后还是。

等着吧，迟早有一日本公子官运亨通了，将你这家伙……

大概是目光太过嚣张……

"大白天不要做梦。"楚歌行淡淡地斜睨了她一眼。

唐乐颜立刻调转目光，看向别处。

※※※※※

今日是螟州使者上朝参见天子的日子。

在金碧辉煌的光明殿上，螟州使者韩浩俊花费半小时时间，滔滔不绝地阐述了东北方的领土是属于螟州国的“事实”，天子却只一句：“不可能。”将使者的提议驳回。

螟州使者面色大变，出言不逊。

朝堂上气氛一时僵持。

而就在僵持之中，有一道诡谲身影，忽然从光明殿顶上一跃而下，手中白虹闪耀，直刺御座上舜之天子。

千钧一发之时，玉阶下有人抬头。

蓦地一道淡色人影介入，矫若惊龙，以剑抵刀，刀剑相交，发出耀眼光芒。

群臣轰然之中，军机中堂目光如刀，紧盯着两相交战之中一人身影。

端庄辉煌的大殿刹那成为小小战场。

※※※※※

是日的舜都历史是如此记载的：

螟州小国，狼子野心，要求割地不成恼羞成怒，竟安排刺客意图刺杀舜帝，幸得御前带刀及时拦阻，才将其格杀当场。

事后，九门提督带兵五百，包围驿馆，驿馆之内螟州来人两百余，皆尽数斩杀，一个不留。从使者来舜到溅血驿馆，总共三天，史称“三日血案”。

第四十五章 捷报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舜都的金銮殿上，天朝重臣以及九五之尊，一齐目睹了这样一场刀剑对决盛况。

一刹那，真个是“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一场快如暴风的暗杀，跟一场疾如闪电的拦截，快的叫人咋舌，在死亡跟血腥之外，大臣跟君王完全都忘记了应该为自己性命担忧这回事，一个个目眩神迷，望着那淡青色侍卫服的人，如一场凌厉的轻歌曼舞，将螟州杀手，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若是虎威将军楚歌寻在此，必定要叹一声：狐狸臭狐狸，你显摆什么啊。

虎威将军远在千里之外，自然无法目睹，九门提督却很有为胞弟记录所有的精神，桃花眼缭乱，凝望空中。

就在唐乐颜轻轻一招将刺客从空中打落之时，他上前一步，轻悄出手。

那刺客本来不用死的。

他的身手虽然不错，可也并非唐乐颜敌手。

她有完全的把握，将这一场实力悬殊的暗杀彻底压制下去。

其实还只用了五分心思，三分对敌，两分卖弄，间隙之中看皇帝的反应，如此的赏心悦目。

殊不知这般，却惹恼了金銮殿上的明眼人。

在她一招击退那此刻之时，玉阶下蓝影一闪，九门提督楚歌行已经出手。

手臂一番，急招上手，刹那间那刺客自知不敌，慌忙中身子后撤，正迎上唐乐颜来不及收回的宝剑，顿时血溅桃花红。

临死之前，向着螟州来使伸手，哀婉动人说：“属下有负所托。”气绝身亡。

唐乐颜气恼落地，瞪向楚歌行。

没有人看得出什么，可是骗不过她。

方才他出手的内劲鼓动，明明是要逼那刺客撞上自己剑上。

可恨是当时来不及撤剑。

而楚歌行只是轻描淡写斜睨她一眼，也并没有想要解释或者掩饰的惶恐之色。

他只是伸手，纤纤手指在腮边抹过，抹去一道溅落的血痕。

此时此刻，真个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了。

金銮殿上瞬间安定。

天子虽然处变不惊，涵养好的吓人，但一想到被小国如此藐视，公然袭击，自然脸色奇差。

螟州国使者见状，同样面色大变，韩浩俊的一张脸急切间有些狰狞，仿佛不曾料到会有如此变故。

楚歌行一甩衣袖，躬身向上参道："陛下，螟州之人如此胆大包天，实在罪无可恕，臣请陛下准许臣领兵清除此等逆贼！"

一刹那韩浩俊踉跄后退，差点倒地，不知此刻心中是否还能盘算：这般美人心狠手辣到这地步也是世间少见，定然是有我螟州优良高贵血统。

※※※※※

唐乐颜随楚歌行到达驿馆之时，五百的皇城禁军顿时将驿馆围了个水泄不通。

楚歌行双眉斜指鬓角，目光一利，冷冷地自樱唇间吐出一个字："杀！"

手下的禁军顿时将驿馆大门踢开，如入无人之境。

驿馆之内顿时惨叫声连连。

唐乐颜皱眉，厉声说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楚大人，你这是干什么，还不叫人住手！"

楚歌行斜睨着她，淡淡说："我知道，姓韩的好端端在大牢里，又没有死，你急什么。"

"我说的是这些人！"唐乐颜一转头，正看到一个禁军手起刀落，有人头颅飞出，血溅长空。

她一急之下，刚要去阻止，楚歌行伸手牢牢把住她胳膊：“不许妄动。”

“楚大人！”唐乐颜大喝一声。

“你几时变得这么心软？”楚歌行眯起眼睛，“这双手所沾的血腥，应该不比我少吧。”

唐乐颜身子一震，咬牙切齿说：“就算是这样……”

他慢慢开口：“这帮人自恃兵力，在我边境地方不时烧杀抢掠，天朝容忍他们不是一天两天，若没有个下马威，反而会越来越纵容他们的气焰。”

她压低声音：“可是如此一来，螟州岂非有足够的借口对舜出兵了吗？”

“出兵怕什么？”楚歌行微微一笑，“正是要他们出兵呢。”

声音柔和的可怕。

唐乐颜瞪着他，这张妖艳而柔弱的脸容，身后却是螟州之人临死之前的凄厉哀嚎，她浑身颤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乐颜，你与其在这里难过，为何不回去看看，小狄他怎样了呢？”楚歌行忽然又说。

“你……”唐乐颜捏手成拳，看了他一会，随即狠狠地甩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转身，消失在长街上。

楚歌行望着她的背影，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这条街在来之前已经封锁。

门口一具尸体倒卧。

鲜血蔓延流出，沿着台阶汩汩地一直淌到他的面前。

自他的脚下，逶迤蜿蜒，如一条鲜红的溪流。

※※※※※

舜国成嘉四年九月八日，日影低垂，鸦声鼓噪。铁骑踏破沉沉夜色，北疆传来虎威将军平乱大胜之捷报，万民欢腾。

有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

看着电脑的时候，呆呆的想：不然今天就不更新了吧。。

然后看到一句：红颜为啥还没更新，怎么办啊……

我说的很少

可是我都知道

……

我想我会坚持的。。谢谢陪在身边的。。

第四十六章 小狄

小狄是真的出事了。

楚歌行这个人，要么不做，若是说了，就代表他肯定做过，而且做的十拿九稳。

唐乐颜一边向着来路飞奔，一边狠狠责怪自己。

后悔的翻天覆地，差点便哭出来。

为什么居然如此大意，明明在他第一次说的时候，她就该警醒过来。

对方是什么人？他叫楚歌行，是天渺峰之中最为杰出跟深不可测的弟子，是连宗主都为之不能轻视的人。

这个人心思如此深沉，他怎么会跟她玩什么“我不过吓吓你”这种小把戏。

幼稚！愚蠢！

唐乐颜几乎要殴打自己的头。

面对那人的时候，不应该打起十万分精神的吗？

如果小狄有什么事的话……

怎可……原谅。

她忽然感觉浑身发凉，呼吸都停滞，无意识之中，手指甲深深地掐着手心，双眼怔怔望着前方。

不敢想下去。

她飞身掠入府中，一路向内。

幸而听到声音。

“那个人已经说了，你不要强行去压制，就会少吃一些苦头。”

是侍书！

“小狄，小狄你听我的，你别这样，你这是自讨苦吃！”

对方却没有声音。

“等公子爷回来，一切都好说，小狄，小狄你别这样……你去哪里？”声音已经带着一丝哭腔。

唐乐颜飞身掠入，手伸出，却没有来得及去推门。

因为有人已经先她一步将门打开。

少年苍白毫无血色的脸，如一张没有沾染任何的白纸，就在面前。

小狄双眸一抬，那双如墨画出般的眸子，冷冷清清地扫过来。

是没料到会在这个时候见到她的面，他的冷清双眼之中，隐约露出一丝震惊跟错愕。

身后扑上来的人是侍书，此刻双眼红红的，见到唐乐颜，喜极而泣叫一声：“公子爷，你可……回来了……”声音慢慢地低了下去，是真的忍不住哭出来。

“乖，不要哭。”她的声音竟是出乎意料的温柔。

“侍书，去准备一盆热水，等会我要洗把脸，另外我饿了，早上没吃饭。”

唐乐颜吩咐。

双眼却只看着眼前人。

侍书抽了抽鼻子，点点头回答：“知道了，我这就去。”

从小狄身边经过，头也不回地走了。

侍书的心底是安稳的，在见到唐乐颜的一刻已经安稳：公子爷回来了，只要她回来了，一切，应该就不会有什么不测了吧。

她的心中是如此的坚信着的，甚至从来都不曾怀疑。

侍书擦了擦泪，加快了脚步。

※※※※※

唐乐颜静静看着眼前人。

小狄起初还同她对望着，到了最后，慢慢地转头过去。

“怎么？你要去哪？”她终于开口问。

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笑。

小狄沉默。

“说话啊，变成哑巴了。”

“公子……”他始终是不敢忤逆，答一声，却说不下去。

“怎么？不知道？”她低低一笑，越发体贴，笑面如花。

小狄握紧了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转过头，飞快看了眼前的她一眼。

她嘴角笑意浓浓，只是，那双眼睛……

冷冽的怕人。

这不是笑，绝对不是。

这幅神情，看得他一步都不能动，方才对待侍书时候的勇气跟不顾一切，忽然之间全部荡然无存。

狭路相逢，勇者胜。

而在她面前，他永远是没有勇气的那个。

僵持之中，他忽然脚步一动，向后退了一步。

而就在顷刻之间，眼前袖子一招。

左边脸颊一阵剧痛，眼前景物一花，小狄身形不稳，顿时向后急速退去，他没有刻意稳住身形，或者是被那古怪内力折磨的身体已经再也吃不消，踉踉跄跄，最终倒在地上，迷迷糊糊再抬起头来，嘴角已经多了一丝血痕。

唐乐颜慢慢地收拳。

手握的很紧，小小的骨节明显的如同白玉雕琢凸显。

双眸慢慢抬起，杀机慢慢浮现。

“公子……”小狄颤声叫。

“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就要走？我待你不好么？”这人一步上前，伸手，捏住他的下巴。

清澈的双眼之中，闪过一道血色的光。

“公子！”小狄提高声音。

那捏住下巴的手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小狄感觉，下一刻或者自己的下巴就会被她毫不留情的捏碎。

可是他只是浑身颤抖，竟不能抬手反抗。

这种气势……

血腥跟暗黑交织的气势……

为什么，居然被他挑起来。

这是自寻死路吧。

小狄绝望的闭上眼睛，无法面对眼前那双血色逐渐明显的双眼。

※※※※※

不知过了多久，那人的手却忽然一松。

肩膀上一紧，被她抓住，整个人向着床头上一甩，小狄身不由己飞起，整个人却轻飘飘地落在床上。

唐乐颜身形一晃，已经同时上床，将他身形摆正，她坐在他的身后，双手交织翻腾，出招如风，在他背上数处大穴飞速急点。

小狄慢慢地睁开眼睛。

身后的她垂了双眸，两道细长挺秀的眉毛如两把利剑，面无表情，手上却丝毫不停。

触手地方，衣衫都是湿透了的。

那是因为疼痛太厉害，熬出来的冷汗吧。

上次他说是在沐浴，应该，也是强行运功压制楚歌行的古怪内力所致。

而她竟没有察觉。

实在，罪无可恕。

心痛如绞。

唐乐颜冷冷一笑：“你别担心，我替你将内伤治疗好了，你要去哪里，都随便你，我绝对——不会阻拦。”

听了这句话，小狄原本茫然的神色忽然大变。

那平素冷清的双眼，忽然充满了恐惧之色。

唐乐颜运掌，手心贴上他的后心。

就在这紧要关头，手下的人却忽然激烈的挣扎起来。

※※※※※

第四十七章 疗伤

唐乐颜运掌，手掌心贴上小狄的后心。

刚要运送内力的功夫，身下的人忽然激烈的挣扎起来。

“你干什么！”唐乐颜眼疾手快，左手按上他的肩头，将他硬生生又拉回来。

“你要让我走，就先杀了我吧！”小狄却不管不顾，大叫起来。

“混账，你给我住嘴！”双眉一挑，雪白的脸上因为怒意而泛现一丝微红。

手下却不停着，雄浑内力排山倒海般催入小狄体内。

“不要！”少年被她死死按住，无法动弹，却仍旧大叫，“你刚才不是起了杀意吗？为什么要按捺下去，你杀了我啊！”

唐乐颜咬住下唇，双眉一皱。

“是你自己要走的！我成全你，不好吗？”

小狄身子一僵，脑中有什么“嗡”地响了一下，心头一酸，不管不顾地张口就说：“是我自己要走的，我没用，打不过那妖人，我知道他必定是想用我来要挟你，墨画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你昨晚……还在他那里过夜，是我害得……是我……”声音逐渐哽咽，“我……宁可死也不要公子……你被他威胁……”

唐乐颜一怔，只觉得手掌下的少年瘦削的身子正微微的抖起来，浑身湿漉漉的，就好像淋雨了的小动物，正瑟瑟发抖。

“所以我要走，你又何必，浪费内力替我疗伤，让我走！”他忽然停了抖，大声说。

满腔愤怒慢慢地退下去，仿佛激烈澎湃的海浪慢慢退却。

唐乐颜慢慢地吐出一口气，双眼闭上。

“我知道了。”她开口，左手在他肩上慢慢地拍了拍，“乖，别动。”

小狄本被她扳住身子无法动弹，她的手一松，他立刻弯下腰去，好像已经支持不住，倒在床上。

唐乐颜睁开眼。

黑白分明双眼，哪里还有半分刚才的恐怖气象。

伸手，将小狄的身子慢慢捞起来。

“我不怪你离开，我不怪你同楚歌行动手，你知道……我最恨的，是你对我的不信任。”

伸手，将他的身子抱入怀中。

小狄靠在她怀中，不再挣扎。

“我最恨的，是你对自己身体的不上心。”她微微一笑，“你可真是个傻孩子。”

“公子……”他回过神来，喃喃地叫一声。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叫我……嗯，我真恨你竟敢这么瞒着我。”

“对不起……公子……”

“不过看在你这么乖，说了真心话的份儿上，我就……”声音一低，手慢慢地在他腰间摸索过去。

小狄一惊，手按上她的手：“公子你干什么？”

“我们小狄情窦初开，对本公子深情告白，公子我当然要好好地疼疼你……”她低头，在他耳边细细地说。

温暖的气息扑上他的耳朵，直直地钻入心底。

虽然知道她是开玩笑，少年仍旧是红了耳根，一直到面红耳赤。

那只手还在不停地摸索着："耶，腰带怎么系的这么紧，这样不利于发育，让我给你松松。"

这个人一旦玩起来，是不知道节制的。

小狄涨红了脸，大声叫道："公子请自重！喂！把你的手拿开，你在摸哪里！"

站在窗外的侍书脚步一停，慢慢地转身，靠在门扇上，仰头看着天空，眼睛一眨，满满的笑意。

※※※※※

那一边春风化雨一场危机消于无形，这边手起刀落一场屠杀正如火如荼。

九门提督大人仗剑独立，风姿撩人。

眼前，昔日的辉煌驿馆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尚有不甘的猎物还在苦苦挣扎，提刀反击，却不敌提督手下铁血禁军，五百儿郎如狼似虎扑上，不多时耳旁的哀叫声音渐渐消失，残缺不全的尸骸比比皆是。

而那人依旧的面色淡然如沐春风中，举手投足都是悠闲自在的风情，这副模样，仿佛是闲庭信步风景宜人，又似乎是倚门守候等待未归的良人。

一直到身披铁甲的侍卫前来禀报："大人，所有逆贼都已经铲除。"

"嗯……"淡淡的应了一声，楚歌行慢慢地回身，"回去复命吧。"

脚步微动的瞬间，有一道人影从高墙边上的树荫中直扑下来："舜都的狗官……"

刀光闪出，向着楚歌行飞扑过去。

旁边的禁军头领大惊，来不及出声提醒，飞身欲挡上去。

楚歌行却恍然未觉，只是慢慢地向前迈步走着，仿佛沉浸在自个独特的世界里，沉醉不知归路，也不知勾魂无常将至。

而那隐藏在树荫下的螟州刺客却忽然停了步子。

就在那刀光即将没入九门提督身子那刻，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九门提督还是那副慢慢行走的姿态，从容不迫。

甚至连眉尖都没有动一下。

那螟州的刀客却僵住身子。

禁军统领跃到他的面前，刚大喝一声："大胆贼人，还不……"

那一声"束手就擒"还没说出来，眼前的人已经断头，断手，断脚。

一刹那，鲜血喷涌而出。

那人却已经化整为零，双眼兀自瞪着，似乎不知自己是怎么死的，对方明明没有出手，真是冤枉，做鬼都不甘心。

禁军统领吃了一惊，来不及躲避，任凭鲜血喷涌一身。

旁边的禁军立刻前来抢救。

而那边，九门提督已经翻身上马，头也不回地打马而去。

那一袭孔雀蓝的华贵色，是最深沉的恐怖，也是最绝代的风华！

第四十八章 升官

"我大螟健儿，身负天下第一的优良高贵血统，宁死不屈，勇敢善战，我——也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拍着胸脯，螟州来使的唯一幸存者，韩浩俊气壮山河地宣誓。

"哦？"一声冷峭的疑问。

"你不要不相信，贵国的天绮大将之所以那么勇猛，就是因为他有我螟州的血统，今日被你们如此羞辱，有朝一日……啊啊，你干什么？放开我呀呀好疼！"

伸手，轻巧地将人揪住领子拉过来，九门提督美眸光芒流转：

"你再说下去，信不信我将你这讨厌的舌头给剪掉？怎么……要试试吗？"

靠近，美眸之中的杀机跟艳绝之色共炽。

韩浩俊顿时伸手捂住嘴巴，拼命摇头。

楚歌行一声冷笑：“我还以为韩大人你是螟州国健儿中的佼佼者……”

“我的确是！”对方不知死活地回答。

“嗯？”楚歌行转头。

“我……我什么都没说。”声音逐渐低了下去，眼睛骨碌碌地看着眼前的美人。

楚歌行看着他双眼贼溜溜的，双眼眯起：“你这双眼睛可真多余，不如……”

“在下什么都没看到，求大人手下留情。”于是捂住双眼。

“滚！”

一声喝令，韩浩俊如蒙大赦，转身，撒腿就跑。

楚歌行望着那人狼狈逃窜的身影，嗤地冷笑一声，迈步离开。

※※※※※

唐乐颜升官了。

金銮殿上御前五品带刀成功拦截螟州刺客的英姿，有无数在场大臣见证。

连向来轻看她的军纪中堂大人都对她“另眼相看”。

得了皇帝的赏赐，连同官升四品的荣耀，唐乐颜飘飘然回府。

侍书大为惊讶：“本来以为咱们公子爷这官儿做不了多长时间，真没想到居然还能升官啊……今儿太阳从哪出来了？”

墨画伸手拧住她的腮：“你这嘴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当然，虽然我也跟你有相同想法，但是我可没说出来啊。”

侍书泪眼汪汪：“墨猪，下次我不敢了。”

墨画微笑。

唐乐颜得意非凡：“永远，不要小看你们家公子的实力！我——一定会称为舜都年轻一代朝臣中的新星跟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才。”

“嗯，栋梁，东海那边好像有异动了。”墨画转头，看着唐乐颜，“不知栋梁公子有什么打算没？”

“动作好快，”唐乐颜双眉一皱：“是哪一方的人？”

“说不清，表面看来是瀛洲海贼打扮。”

“既然是表面，那就是说还有实质了。”

“东海堂已经在尽力追查。”

“很好。”眼皮垂下，叹一口气，“东海郡对于娘娘跟爹爹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有我在，就不能让他再沦入贼寇之手。”

侍书跟墨画面面相觑。

侍书使了一个眼色。

“军机部那边，不知道得了消息没……不过那个人看起来也不是泛泛之辈啊。”那边还在自言自语。

墨画跟侍书在互相瞪眼。

唐乐颜眼光一瞥：“怎么，还有什么消息？”

墨画脸上露出为难之色。

侍书瞪她一眼，终于忍不住：“怕什么，公子爷迟早都会知道的，是……主人跟夫人，好像已经发现三小姐踪迹了。”

“……什么……”唐乐颜浑身一震，扇子顿时合上，握在手心微微响动，“她……她还活着吗？”

“是，虽然消息不确定，不过却得了主人的训示，让公子爷你不要轻举妄动，一切，主人会亲自处理。”墨画低头。

唐乐颜听着，一动不动，也不说话。

侍书向前一步：“公子爷……您别担心，也别难过……”

“没事。”她却嫣然一笑，“我若是担心难过，也无济于事，爹爹既然说让他去处理，想必……会将所有办妥，而我……”

她忽然仰头一笑，大袖一挥，扇子挥动，出门去了。

“公子爷……你去哪里……”

遥遥地清冷的声音传来：“赴宴。”

※※※※※

重阳佳节，皇帝在宫内的长乐殿设宴招待群臣。

那一袭红衣遥遥而来的时候，虽然觉得刺眼，心头竟也带一丝安稳。

皇帝招手，唐乐颜面带笑容上前，仍旧站在旁边。

“今个君臣同乐，乐颜，你在朕下手坐着吧。”皇帝笑着吩咐。

“微臣遵命。”她拱手行礼，后退一步，方才落座，对上旁边那人的目光。

“军机大人……”拱手再度行礼。

那人却只是扫了她一眼，然后不再理会，自顾自转过头饮酒去了。

唐乐颜并不气恼，也不用人劝，一杯一杯，自得其乐的喝着。

并不是不知道身边的人已经频频地来看她。

只是暂时不想要被人打扰。

如果能够去酒中寻得一方安稳，就算是一时的短暂的安稳，她也乐得。

可是，谈何容易。

再举杯的时候，一只手稳稳从旁边伸出，握住她的手。

“大人？”唐乐颜醉眼朦胧，转头，望着眼前美玉般无瑕的一张脸。

这块玉太冷了，旁人望而生畏。

不过她不怕。

望着他的脸，不由地展颜一笑。

“大人干吗握着属下的手？”她向前靠了靠，眯着眼睛看楚真。

若论起调戏人的手段，她多的是，也乐得寻人开心。

楚真心头一窒，他的手心覆盖着她的手，他忽然觉得有那么一点异样，触手的感觉，太温润太细腻太叫人悸动。

两人僵持之时，伴驾太监上前，附耳在皇帝耳旁说了句什么。

皇帝一怔之下，慢慢地收敛了笑容，抬头，目光直直地向着唐乐颜这边射过来。

第四十九章 内宫

他喝的太多了！

楚真冷眼旁观，这人分明是想要自己把自己灌醉。

本来是不想管的，不过心想若是他喝醉了，再发作那并不美好的睡品，拳打左边文臣，脚踢右厢武官，或者或者……伤了那高高在上的一条龙。

哈，难道整个皇宫要陪他鸡飞狗跳？

于是出手，牢牢握住他的手。

触手的感觉，很奇特。

楚真眉头一皱，却不放手。

而她也愣了愣，半分茫然。

正在两相对峙，听得皇帝说："乐颜。"

身边人茫然转头，也不起身，愣愣说："臣在。"

何其无礼。

"你随内监去一趟太后的荣华殿。"皇帝淡淡的吩咐，脸上无忧无喜。

唐乐颜一怔。

身边的楚真也是一惊。

太后向来不干预政事，而唐乐颜也不过是一介刚入朝为官的新人，恐怕连太后的面都没有见过，为何太后指名要见他？

究竟是有何大事。

楚真暗暗思忖。

却见身边的人脸上错愕表情一闪而过，随即转头冲着自己笑笑："大人如今可以放手了么？你握微臣握的好……疼啊……"脸上一丝暧昧，语调逐渐降低仿佛耳语，脸上酒力发作的微红，衬着一身红衣，看起来很是打眼。

楚真这才发现自己仍捉着人家的手。

军机大人的心中前所未有的咚咚猛跳两下。

顿时如触烙铁般的松开手。

那人却随意一笑，斜睨他一眼，摇摇摆摆起身，红衣的一摆从眼前晃过。

如此的刺眼，简直如一团火。

他毫不迟疑，也不畏惧，跟着内监离开。

楚真望着那身影消失在花木之外，毫无意识地将方才握过他手的右手拢在左手上。

※※※※※

唐乐颜随着内监一路兜转，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荣华殿宫门口。

望了一眼嵯峨的宫闱，心中浮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一路上她毫不在意地探听了一下内监的口吻。

虽然那些家伙们表面上对她还算客气，可她看得出。

此行没什么好事。

更何况在她起身离席的时候，分明看到伴驾太监的脸上露出了一种类似“舒心了”般的表情。

哈……她就这么讨人厌吗？

正站着荣华殿门口，忽然听到耳畔声响。

“娘娘……”头前的小太监住了脚，转身行礼。

她同样回头看。

眼前俏生生立着一个窈窕的美人，满月般的脸，着一身翠绿色的锦衣，发如乌云，唇面一抹嫣红，双手交叉拢在腰间，见了唐乐颜，忽然停住脚，眼光变了变，最后露出一种不悦神情。

唐乐颜下意识地微笑。

“哼。”美人很不悦地，“你就是乐颜？”

“正是臣，娘娘好。”

“好，好的很。”徐美人点了点头，“那晚上天黑没看清楚，今日近距离看，乐侍卫还真是一表人才，据说最近又立了大功，还真是让人

另眼相看啊，也算是往届武状元中高升的最快的一位了吧。”

她虽然是夸奖，语气却很是恶劣，满是连讽刺带打击的味道。

唐乐颜一笑，也不恼怒：“娘娘的教诲，乐颜谨记在心。”

“哦？我教诲你什么了？”徐美人斜眼看过来。

“娘娘不是在提醒乐颜要注意木秀于林而风必摧之的道理么，爬得高跌的惨，这个道理乐颜怎能不懂，乐颜定会小心谨慎。”她恭恭敬敬地说。

徐美人的脸上掠过一丝诧异。

再度凝眸，仔仔细细地向着唐乐颜脸上看去。

就在这时侯，荣华殿内一声宣：“太后有旨，宣乐颜侍卫进见。”

※※※※※

她迈步向内。

踏过光可鉴人的琉璃地面，一直缓步向前。

放眼看去，在宽阔的荣华殿上，主座上坐着一位盛装打扮的威严丽人。

发髻高挽，着黑色缎子衣裳，用褐色的丝线跟金色的金线交织绣出凤舞同团花。

虽然年纪颇大，但是保养的却极好。

尤其是双眼，十分有神，看人的时候，仿佛能将人的心底也能看清楚。

徐美人先行入殿，躬身行礼，口称：“徐言参见太后娘娘，吟月公主。”

太后微微一声：“赐座。”

徐美人起身，在右手边下座落座，转头看向唐乐颜。

她目光一动，望见在太后的左手边也坐着一位女子，想必是徐美人口中的吟月公主，同样身着锦衣，头顶金钗，正当青春的年纪，长的很美，但是脸上却稍微带有一种跋扈的气质，微微破坏了那份美。

“乐颜参见太后娘娘，公主殿下。”乐颜上前一步，双手交握，微微低头行礼。

皇太后微微皱眉，望着底下来人，似乎一愣。

一直到乐颜抬头去看。

她发现太后的锐利眼神似乎有点飘忽。

“你……就是新科武状元？”皇太后慢慢地开口。

“正是乐颜。”唐乐颜含笑回答。

吟月公主在旁边开口：“你就是连连阻了皇帝哥哥好事的乐颜，哈哈，乐颜，本公主问你——你可知罪？”

乐颜微微皱眉，旁边徐美人脸上笑意更为冷冽。

第五十章 巧合

在舜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侍卫阻挡皇帝临幸后宫的先例。

就算是大臣都没这个特权。

所以当皇太后听说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将那个阻挡舜都传国大计的、不知死活的侍卫给消灭掉。

然后唐乐颜就被传到了荣华宫中。

只是，初见这人，本来满腔的兴师问罪忽然之间起了变化。

太后从来不曾见过这样的人，这样的新科武状元，这样的御前带刀侍卫。

可他就偏偏站在她的面前。

一身红衣，手持折扇，乌黑的头发在头顶束着，黑色的发带垂在两鬓边。

他双眉斜飞，双眼炯炯有神，举止温文，飞扬而不跋扈，洒脱而不骄纵，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叫人亲近的气质。

如此的似曾相识。

吟月公主说：“你就是连连阻止了皇帝哥哥好事的乐颜，哈，本公主问你，你可知罪。”

那人一笑，丝毫不局促，问道：“不知乐颜身犯何罪？”

这笑容本不应该，只是看来却并不让人觉得厌恶，连向来脾气不好的吟月都没有生气，只是笑骂：“真是个大胆的家伙，太后你看……”

皇太后一怔，才将目光从那人身上移开，望了吟月一眼：“吟月，不得多言。”

吟月吐吐舌头：“不说就不说。”

当真住了口，笑吟吟地在一边看热闹去了。

“你叫乐颜？”皇太后端量着眼前人，慢慢地问。

“回太后，正是。”他回答。

“嗯，果然……是个好孩子。”

徐美人皱了皱眉，望了皇太后一眼。

吟月低低一笑，眼睛骨碌乱转。

唐乐颜微笑：“多谢太后夸奖。”

皇太后微微地伸手一招：“你走近些。”

唐乐颜怔了怔，随即迈步上前。

皇太后面带笑容，双眼在她的脸上打量过。

竟如同怎么都看不够似的。

“你这孩子……”喃喃地，太后柔声再问，“是姓乐吗？”

唐乐颜还没来得及回答，只听得宫门外一道身影进入，小步跑到太后跟前，躬身，行礼说：“楚世子求见太后呢……”

“哦？是歌行？”太后一愣，抬头问。

“是啊太后。”

“他怎么有空儿来了？传。”太后微微一笑，吩咐。

那太监鞠躬，又向外小步跑回去。

这边太后满面春风，那边唐乐颜却苦不堪言。

怎么那家伙也来了？

她绝对不信，这只是巧合而已……

只是，唐乐颜不知道，这种巧合，还刚开始。

※※※※※

那道纤细人影出现宫殿门口的时候，太后正在问："乐颜今年多大了？"

显然是将前面的问话给忘记了。

唐乐颜松一口气："回太后话，虚岁十五了。"

"嗯，真是大好的年纪，想当年……"太后点头，眼神有点飘忽。

唐乐颜望着这满面笑容的皇太后，又看看旁边横眉竖眼的徐美人，再瞧另一边上捧着腮打量人的吟月公主，心中想着：找个什么理由才能脱身而不至于尴尬呢。

正在这时侯，身旁一道人影慢慢地走出来："歌行，参见太后娘娘。"

"快起来。"皇太后亲切地说。

"多谢太后。"那人端正有礼地，低着头，眼神若有若无扫过来。

唐乐颜只当什么都没看见。

"歌行，你是好久没来这荣华宫了，过来，让我好好地看看你。"皇太后的注意力被楚歌行引了过去。

唐乐颜叹一口气：这妖孽还真是抢眼。

不过也好，有他在，省得太后总不停地问她问题了。

皇太后伸手，拉住楚歌行的手，正亲热的问长问短。

那妖孽也一副无害小绵羊状，很乖的回答问题。

她站在一边，尽量让自己做隐形人。

不妨旁边伸出一只脚，踢了过来。

"喂，乐颜！"吟月公主小声地叫。

"公主殿下。"唐乐颜行礼。

"谁准你穿这身衣裳的，难看死了！"吟月公主撇撇嘴。

“这个……”唐乐颜咳嗽一声，小声说，“这个……是个人特殊爱好。”

“哼！”吟月公主一声冷哼，“什么特殊爱好，我觉得你就是在东施效颦！”

唐乐颜一囧：“敢问公主，什么是东施效颦？”

“你不知道吗？当年我少司哥哥……”吟月公主小嘴一撇，说着。

唐乐颜含笑听着，一边点头：“是是是……”

那边楚歌行一边同太后亲亲热热说话，一边扫过来。

在军纪中堂大人来到荣华宫的时候，眼前就是这么一副合家欢的场景。

皇太后拉着楚歌行的手在问长问短，旁边吟月公主不时地脚踢着唐乐颜在嘘寒问暖，另一边上徐美人拧着眉毛暗自生闷气。

楚真完全没想到是如此热闹，一愣的功夫，心中掠过“我是不是要转身离开”这念头。

大殿内的人却在瞬间都看了过来。

“哈，是阿真，快点过来。”皇太后一惊之下，欢喜非常。

楚歌行悄悄后退，不动声色站在了唐乐颜身边。

那边楚真骑虎难下，硬着头皮走了进来：“见过太后娘娘。”

“阿真，你们叔侄两个是商量好的，今晚上来给本宫一个惊喜的么？”皇太后笑得眼角鱼尾纹闪闪露出。

“哈……”楚真无言以对，只好微笑。

“今晚可真是热闹了。”皇太后点头，起身，走到楚真跟前，“你跟姐姐还客气什么……瞧你的样子，也不见胖，是不是还经常熬夜？”声音低低的，带着发自心底的关切意思。

楚真心头一暖：“已经改了很多了。”

“你别骗我……我还不知道你么？”皇太后一叹，眼中闪过浓浓怜惜，“洛伶还伺候的好么？”

洛伶是奉御女官的名字。楚真一愣，然后想起来，微微地垂了眼皮下去：“很好。”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皇太后怪了一声，“只要你说一句，朝中哪家大臣的女儿孩子，任凭你挑，早日将大事定下。你偏偏这么死心眼的，到什么时候才……”

楚真别过脸去：“太后……”

皇太后看他神色，收声停口：“罢了，我若能管得了你，早就管住了……”

唐乐颜在一边看着这对显赫姐弟亲密交谈，心头欢乐，嘴角忍不住露出一丝笑容。

吟月在后面踢了她一脚：“乐颜，乐颜你给我说啊！”

她回过头看着这刁蛮公主：“公主，你再踢我的话……”

吟月公主一愣，旁边楚歌行幸灾乐祸地说：“踢你怎么了，公主多踢两下。”

唐乐颜大怒，吟月大乐，就在这时侯，听得外面有内监高声：“皇上驾到……”

大殿上所有人全部愣住。

皇太后心想：今天这是什么风啊……几个不经常来的家伙都来了，而且，是前前后后一起来的！

第五十一章 为谁

唐乐颜回头，看门口那辉煌身影。

此刻时候，皇帝不应该在前殿跟满朝文武其乐融融么？

为什么在继九门提督惊艳乍现，军机中堂姗姗来迟之后，九五之尊也跟着摆驾光临。

身畔三个男人，三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却都是光辉明耀，风采绝世。

却赶集似的来了。

唐乐颜捏着扇子，敏捷躲开吟月公主踢出的一脚，想：“难道说今晚上他们约好了要在太后殿内碰面？”

这可真是稀罕事。

三个人，加太后一个，人员正正好，真的可以打一桌麻将了。

小的又在这里做什么，端茶送水？

扇子遮住嘴角，她莞尔一笑。

※※※※※

皇帝驾临之时，除了太后，所有人立刻端正姿态，按部就班行礼下去，太后殿内盈盈拜倒，很是壮观。

吟月公主在一边伸手，捏向唐乐颜手臂。

她苦苦一笑躲过，另一边却是九门提督。

此时此刻，怎一个前有狼，后有虎了得啊。

九门提督这只狼看她一眼，如花面上笑的坦然，手下却毫不留情地对着她一撞。

唐乐颜身不由己向着吟月公主这边靠回来，耳旁甚至听到吟月的得意笑声。

却在此时，有人不露痕迹地向后一退，用身子挡住了吟月的手。

唐乐颜望着这突然出现的救星，一时愣住。

楚真转头，黑幽幽双眼之中，泛着点点冷意。

看得她心头发寒，脸上的笑不知不觉收敛。

※※※※※

在那声“各位都平身吧，不必拘束”之后，荣华殿的气氛有些诡异。

皇帝走到太后跟前，行了礼，脸上带着不同寻常的笑，两只眼睛明亮的扫啊扫，在面前一帮人的脸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到唐乐颜脸上：他怎么还是这么直直地看着朕啊，放肆，无礼。

唐乐颜眨眨眼看了皇帝一会，真美啊，美啊，美人啊，原来皇帝这一款是越看越美类型的。

九门提督望着那犯了花痴般的人，冷笑，心想：又来了。是啊，曾几何时，在他的男性身份没有暴露之前，此人也正是用这种垂涎欲滴的模样看着他的，可恶，该打。

军机中堂皱着眉，冷冷清清的姿态丝毫未变，只有心底是翻天覆地的难受：为什么我会来这里，为什么双脚竟然不听使唤，为什么听到太后叫这个小子自己的心底竟然会不安，还为了他的安危担心所以来看看，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混账，拖出去……

楚真在心底天人交战。

顷刻他抬头，望着皇帝跟旁边的楚歌行。

那么……

这两位……又是怎样？

只是一个平平淡淡，不足为奇的巧合，或者说……

大家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

这出戏真正尴尬了。

三个男人，心怀鬼胎，尴尬都在骨子里，表面上却个个泰然自若，皇帝笑语嫣然之中不失威严，九门提督笑面如花不时点头连连，军机中堂大人仍旧在扮演着冰山美人的角色。

三个风姿绝代的男人，围在太后身边，这一幕场景可真正是叫人惊叹赞叹绝艳啊。

唐乐颜看的目不转睛。

吟月公主终于如愿以偿地捉到她手臂，并且大力拧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吟月公主对眼前这个“小子”心底怀着说不出的“痛恨之感”。

是不是他乌溜溜的眼神太灵动，或者他身上那种活泼的气质太似曾相识，更或者……

吟月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对这家伙有如此“特殊”的兴趣，并不是那一身红衣，并不是他手中的檀香扇，而是，他根本，就跟当年被

她不慎喜欢过的那人，有一种相似的气质。

这才是问题之症结。

所以说：历史总是相似的。

吟月公主真倒霉。

※※※※※

唐乐颜感觉到手臂上传来的痛楚。

她皱起眉，狠狠地瞪了一眼旁边的公主殿下。

哪里来的公主，下手这么狠辣的。

若非忌惮她的身份，若非现在三个重量级的男人都在身边，她早就飞起一脚，将这调皮虫一样粘在身边的公主给踢飞九霄云外。

她抽抽鼻子，为自己的不能轻举妄动而伤心。

目光转动，看到一边上始终不曾有机会开口的徐美人。

美人盈盈双眸，痴迷看着皇太后处。

唐乐颜自然知道美人在看谁。

她冷哼一声。

也许气场太过强大，徐美人的第六感立刻捕捉到。

美人转头，对上唐乐颜双眼的一刹那，脸上的和暖明媚笑荡然无存，变得风刀霜剑起来。

“同人不同命，真惨。”唐乐颜摇头。

臂上又是一阵剧痛。

“啊……”她一时失神，低低惨叫一声。

※※※※※

那边其乐融融交谈的状况，立刻中断。

三个男人，齐刷刷地将目光投了过来。

快速的几乎在声音刚响起之时，这三位就老早察觉。

这是先前还在全神贯注跟太后聊天话家常的权贵们应该有的表现吗？

第五十二章 抱住不放

九门提督柳眉微蹙，别有一番西子捧心美态。

他不做声，看向旁边的军机中堂。

军机大人眼睛一眨，轻波扫向旁边的皇帝陛下。

到底是九五至尊，唐少玄反应迅速，咳嗽一声，问："乐颜为何惨叫啊？"

唐乐颜狠狠地瞪了一眼吟月公主，心想这下子我可记下了，管你什么公主你给我等着！

听得皇帝陛下开口，却转头过去，一脸淡然说："回陛下，臣不慎被一只过路老鼠咬到，现在已经无事了。"

欺君，欺君！

旁边的吟月公主无声地瞪着眼睛看她，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诸如此类的无声怨念。

唐乐颜淡淡一笑。

唐少玄很惊讶，皇太后更惊："这荣华殿内有老鼠吗？"

"朕看，能在这荣华殿内横行的老鼠，恐怕是一只老鼠精吧？"

笑吟吟的模样，真招人爱。

唐乐颜看的目不转睛，心想：赞啊，真不亏我白白地被这个刁蛮公主扭了那么多下，能大饱眼福，也算是值回票价了。

吟月公主跺跺脚。

皇帝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居然还替这个小子遮掩。

在场的几个，又有谁是傻子，自然都心知肚明。

除了冰山楚中堂，其他人都在偷笑。

可恶，乐颜你给我等着。

吟月公主恼羞成怒，转头的时候，正对上乐颜的眼神。

对方在皇太后他们看不到的角度，对着她轻轻地眨了眨右眼。

吟月公主一愣，然后大怒，最后却慢慢平静下来。

臭小子，居然敢对本公主飞眼。

你这是挑衅么？或者调戏……

好吧，如果是调戏的话算你有眼光。

如果是挑衅的话……

吟月公主浑身上下散发着恶魔的气息。

※※※※※

人员全数到齐了，皇太后一高兴，吩咐在荣华殿内设宴。

几个人本来想找借口离开的，眼见快到了傍晚时分，也是该吃晚饭的时候了。

于是济济一堂，形成一个小型“家宴”的场面。

唐乐颜本来坐在末尾，她只想要靠皇帝近点，而离吟月公主远些。

不料最后排来排去，果然她是离吟月远了，可是靠皇帝却不怎么近。

太后对她是一见如故，说什么也不肯叫她走。

论起品级，再加上跟后宫的避讳，排来坐去，她竟然坐在了军机中堂的下手，旁边只隔着九门提督。

后者可是跟吟月相比，她第二不想靠着的人才啊，晦气晦气。

可是楚歌行不同，他笑意淡淡的，好似不认得她一般。

“乐侍卫，就让本官来招待你吧，哈，哈哈哈。”

他的笑声如此刺耳。

很像是传说中的经典反派角色。

唐乐颜微笑说：“多谢提督大人，小的自己动手就可以。”

结果九门提督不知道是不是演戏上瘾，拼命地替她端茶斟酒。

一直到唐乐颜发现自己的酒杯里是酒没错，而茶杯里也是酒的时候，眼前已经有点景物朦胧。

早知道这人没什么好心。

“敢问提督大人……”她听到自己口齿不清地在说，“这……是什么茶？”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九门提督嘴角弯弯的，“那么本提督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这是云南地方上贡来的有名的醉仙茶，喝起来薰薰然有酒意，不过却醉不了人的，你放心。”

“哦……是这样啊……可是……”唐乐颜答应一声，挤了挤眼睛，看着旁边人那张脸，唇红齿白双颊粉粉，真想把他的衣裳都扒掉……

然后换上女装。

那样想必就顺眼多了。

“可是呢，这种醉仙茶只要跟真的酒对着喝，就会发挥比寻常酒更强十倍的效力……你看真是的，我现在才想起来这回事，乐侍卫你不问，本提督还真记不起来，哈，哈，哈，哈。”他笑。

唐乐颜已经脑袋发昏，伸手揉了揉太阳穴：“笑，再笑，千万别停。”

“为什么？”九门提督问。

“你如果不说话……”唐乐颜转头，醉眼朦胧望着眼前人，“我会有一种身边坐着女人的感觉……”

她说话的时候，酒力发作，身不由己向前倾了倾。

九门提督听了她的话，心头发愣，见她倒过来，忍不住出手扶住。

扶住她的时候才醒悟，顿时大恼，双手一放，将她向后一推。

唐乐颜被他一推，略微清醒，立刻瞪大眼睛，坐起身子。

※※※※※

那一边上，皇太后在跟皇帝和军机大人话着家常，又说：“我瞧乐颜这孩子也不错，今儿个的武状元大赛算是选了明珠出来。”

“嗯。”皇帝答应一声。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看向明珠，却见她霍地起身，拱手说道：“下官不胜酒力，请求先行离席。”

皇太后还有留人的意思，正踌躇，军机大人目光一转，立刻凑过去说了句悄悄话。

唐乐颜瞧在眼里，心头犯疑。

太后却连连点头：“好的，好。”

接着便说：“既然如此，你就先退下吧，改日哀家会再找你前来叙话的。”

“多谢太后。多谢皇上。”唐乐颜点头，匆忙行了个礼，转身向外走。

人到了门外，被风一吹，脑袋略微有些清醒。

一仰头的功夫，脚下却不知绊到了什么，身形一晃。

酒力发作，掌握不好，整个人向地上踉跄摔去。

却在这时侯，眼前人影一晃，似乎有人走了出来。

我就知道，上天还是记着我的！

唐乐颜大喜，伸出双臂，一把冲着那救命稻草抱过去。

第五十三章 忍你

楚真只觉得眼前一团红影，直扑过来。

他反应倒也迅速，立刻飞出一脚。

可惜对方却更迅速。

楚真那一脚还没有直踹出去，腰间已经多了两只手。

死死抱住，仿佛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又好像溺水的人捉到了救命稻草，来势极其凶猛。

楚真心头一凛，想起生命中少有的那次被“八爪鱼精”捉住的凄惨夜晚。

若非早年跟着某人在东海征战，武功底子也还有些，寻常人被这么一扑，早就直甩出去，光荣沦为肉垫了。

楚真勉强站稳脚步，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人。

果然除了乐颜，还有何人！

以一种极其暧昧的姿态将头埋在对方胸前，唐乐颜打了个饱嗝。

该死的楚歌行，处处算计她。

她是哪一点做的这么招他的恨。

若说聪明才智，倒也不相上下，若说容貌美丑，那不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的事儿来吗，现如今她官职更比他低，一平两负，这人合该暗爽才是，犯不着如此处处来踩她啊。

而且看他那得意表情，似乎还踩得很是愉快。

这世界变态越来越多。

但美的这样的变态还真是少见。

可惜了可惜了，他为什么就不是个女人？

唉，暴殄天物。

“记得小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佳人何在，只剩妖孽一枚。”

喃喃地。

她喷出一口酒气，手揪住了身下人腰间的衣裳。

耶，触手感觉不错啊，于是再多揉了两把。

“我们离开这里吧。”笑着将脸蹭在面前的依靠怀中，她说。

楚真身子一僵。

方才听得她喃喃地不知念着些什么。

最后这句倒是很清楚。

这个人向来如此自来熟吗？

或者他是一次次吃定了本中堂？

嘴里的酒气喷到脸上来，浓烈熏人，可见是喝醉了。

他伸出手，去捉住她双腕。

她死死抱着不放，八爪鱼精神发扬光大。

“混账，混账，放手！”他低声喝。

还怕殿内众人发觉，只好暗暗隐忍，一边将步子向着旁边挪动，避开视线。

不料那人不知好歹地，手在腰间猛地捏了他两把。

男人头，女人腰，最是不能动的地方。

反过来当然成立！

楚真几乎失控大叫。

牙齿紧紧咬住嘴唇，他感觉到腰上传来的酸软异样，几乎让他忍不住想笑。

可是心底明明很愤怒。

这种在大笑跟愤怒之间的挣扎感觉异常难受。

“该死，该死！”心底窜出这样的念头。

“放手！”他低声，向着怀中越靠越近的那人低声喝。

“你是……”唐乐颜随着他向着荣华殿旁边蹭了两步，享受着对方身上的温度，听到似曾相识的恼怒喝声，抬头来看。

望见面前白玉般的脸，她哗然一笑：“真……”

忽然鬼灵精怪地住了口，且紧紧闭了双唇。

“哦，不能讲……”她嘿嘿笑起来，醉眼迷离。

楚真看着这不肯善罢甘休之人。

怎么办，叫人来帮忙，将她拉开？

若是能拉开的话还好说，拉开之后，拖出去，先打二十军棍立威，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如此放肆。

但若是拉不开的话……

军机中堂缜密的脑思维中自动出现这样一幕：皇宫内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如此一幕——数十个侍卫拉着八爪鱼精，用尽了吃奶的劲儿却仍旧拉不开，反而闹得他堂堂军机大臣狼狈不可名状。

人这一辈子，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一次就足够。

楚真咬牙切齿，最后英明决策。

罢了，罢了，本中堂，忍！

※※※※※

唐乐颜迷迷糊糊，只管负责抱紧手上人。

感觉他左左右右，磨蹭走了两步。

而她吊在他身上，好像一个拖油瓶。

最后这人终于不耐烦起来，在她耳边说：“警告你，别对我出手，不然的话……”

“唔。”她乖巧地答应了一句。

然后身子一轻，竟是被人抱了起来。

她浑身被酒力麻痹的酸软，当下大爽。

却还知道仍旧牢牢地抱紧了对方不松手，似乎是怕他将她扔掉。

楚真的确是打着这样主意来着。

只不过……看这形势，是得逞不了了。

他苦笑一声，迈步向着宫外走去。

饶是他官威赫赫，平素又冷的可以，让人望而生畏不敢亲近，忽然之间这般亲昵地抱着一个“男人”在宫内行走，顿时之间吸引了不少很具八卦精神的目光。

楚真一张玉面，在即将走出午门之时，已经忍不住有点泛红。

仿佛怀中抱着的不是个人，而是块烫手山芋。

还是很大那么一块。

※※※※※

乐颜：耶，亲密接触了

楚真：拜托，下次抱人之前先睁开眼

乐颜：你一脸的愤慨是怎样？

楚真：票不涨，你说我能不愤慨吗？

楚歌行：这话题转的…嗯…大家打赏两张票票吧，后妈会加更哦，为了本美人的出场……请务必努力支持哦~~~

歌行党美女们一拥而上，唱道：歌行王道，势不可挡。美人横行，天下无敌！

楚歌行：乖~~~

第五十四章 虎穴

军机大人抱着烫手山芋出了午门之时，怀中人忽然“嗯”了一声。

楚真低头看。

唐乐颜睫毛一动，慢慢睁开双眼。

楚真凝望眼前少年，觉得他的双眼漆黑，隐约有股奇异力量，看的他浑身麻麻的。

以为这人是醉了，谁知这一睁眼，竟是满目清明。

楚真心头一怔。

唐乐颜忽而嫣然一笑。

幸亏是多年练就的处变不惊，楚真立刻停住脚步："你没醉？"

而他只是笑，双手仍旧环着他腰间，仿佛一个扒住大树的树袋熊。

"下官确实是醉了，不过感受到楚大人的怨念，情不自禁地就清醒了过来。"他慢慢地开口说，笑得贼溜溜不怀好意。

楚真皱眉："你为何装醉？"

唐乐颜不回答，只是动了动手，双手蹭着楚真腰间。

抱着一个烂醉如泥的人被吃豆腐这是无奈，却可以容忍的事。

但若是抱着一个清醒无比的人还被吃豆腐，这真是让人毛骨悚然且无法忍耐的事。

楚真沉声喝道："松手，下来。"

"不想，再走两步吧，楚大人的身子应该不会这么虚弱，下官也没那么胖啊。"他极其无赖地霸着他。

楚真懒得再跟他多说话，感觉腰间那双手毫不客气地在蹭蹭摸摸，他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

双手一松。

唐乐颜身子轻巧如蝶，轻轻双脚着地。

"大人可真是粗暴啊，幸亏下官醒了过来，不然岂非要被摔死。"他笑眯眯地，掏出扇子来摇着。

楚真不语，看他一眼，冷冷地说："我劝你还是不要如此放肆，好自为之，本中堂的耐性没有你想象中的好。"

说完之后，不再留恋，拂袖而去。

唐乐颜在背后看着那人大踏步离开，嘴角一挑：“说的嘴硬，倒是个有意思的人……啊，好久没被人抱过了，这种感觉……还不赖。”

咂了咂嘴，倒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

※※※※※

九门提督府内，有个人影正上蹿下跳。

袖子挽起，露出白生生的手腕，唐乐颜皱着眉：“我就不信找不到……”

小狄的内力十分古怪，明显是楚歌行下了暗手，若是伤者自己强自压抑内力，必定会痛苦万分。

唐乐颜一看就知究竟，她的功夫跟楚歌行本就是一脉相承，当下吩咐小狄不要用强，自己却以外力辅佐，强行将他体内流窜冲撞的古怪力道压制下去。

只不过，这也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

若是拖延下去，小狄的内伤将越发严重，重则毁了他一身修为。

察觉楚歌行不怀好意，乐颜便顺水推舟，将他递过来的酒水一一喝光。

只不过一边喝一边催动内力，将满腹腾腾酒气慢慢催逼而出。

酒气蒸腾，化作细细汗滴。

楚歌行自然不曾察觉，这坐在身边的人儿，内衫都湿透了。

脸上的桃花红，半是因为一点发作的酒力，半是因为催用内功的效果。

而她借酒告退，又在门口同借楚真之手演了一出好戏。

自然是想要大殿内的那个人看到她烂醉无法自制的场景。

实际上，她这般苦心安排，是想要找得一个安全机会，趁着楚歌行不在，到九门提督府，找一样东西。

可以解除小狄痛苦的东西。

楚歌行这混账。

唐乐颜暗暗气恼。

他下手不留情面，除了天渺峰古怪的内力，在小狄体内，更有一种似蛊非蛊的东西游动。

她无法取出。

怪不得竟那么笃定她会来求他。

以乐颜的经验，隐约猜到，要驱除这种要命之物，恐怕解药，还在下辣手的那人手中攥着呢。

所以才不惜出此下策。

“不入虎穴，哪得虎子，楚歌行那混账东西，居然还想要我去求他，我求你个鬼。”

某人一边在柜子上摸摸索索，一边低声嘀咕。

她上次来过一趟提督府，自然知道楚歌行的居所在何处，惊鸿一瞥，倒也认得路。

在这里翻箱倒柜，半天竟无人来管，想必是楚歌行为人孤僻好静，等闲不许丫鬟仆人们靠近。

唐乐颜乐得大翻特翻，看到稀有好玩的东西则毫不客气地塞入怀中，一直到觉得拿得有点太过了，才拍着脑袋自责：“唉，我怎么可以这样……我需要一个袋子才对……”

只是找了半天，一些古怪的玩意儿的确是收集了不少，可是自己要找的东西却仍旧没有影子。

她站住脚，放眼四处。

此时此刻，必定要静下心来，她确定那物楚歌行不会亲自带在身上，而最大的可能便是放在身旁，这里自然是重点嫌疑范围。

可是找遍了室内居然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有点不对头。

或者是遗漏了什么吧?

唐乐颜深深呼吸，双目如刀，再度向着四面扫去。

目光越过书架，桌子，斜榻，向着重帘掩映的内室。

她提着百宝囊，迈步入内，长眉之下双眸，盯在了内室的那张床上。

身形一跃，跳到床头。

才一落脚，就知道不对。

这床上，有机关。

唐乐颜心头突地一跳：莫非这次，是找对了地方？

急忙伸手去掀那厚厚的锦缎被子，手指刚触到被面之时，耳旁听得细微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

“不是这么快吧……”

心头叫苦连天，脚下却不能迟疑，目光一转，已经看到外室闪烁的人影，而环顾这卧室之中，能藏人的地方实在少的可怜，楚歌行不知道是有洁癖还是怎样，居然一张凳子都不曾给她准备。

唐乐颜咬牙切齿的痛恨，却来不及出口咒骂，眼见人已经快逼近而来，再无迟疑，身子向着床下一跃，紧接着一个猛虎扑食，姿势勇猛，却是扑向了楚歌行的床底。

※※※※※

楚歌行：靠，居然扑到我床上来，这不是找吃吗？

唐乐颜：是，我的确是来找吃……的东西的

楚歌行：乖，给你三张，乖乖让我吃哦……

第五十五章 偷听

以“饿虎扑食”的英姿窜入床底，唐乐颜也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厚厚的床帘落下，她将脸向下，试图透过底下一丝缝隙向外看。

“大人您回来了。”恭敬的声音响起。

“嗯……”不置可否的回答。

楚——歌——行！

唐乐颜听到这个声音，愤怒的几乎将头顶这张床打烂。

这混蛋，不是陪着太后跟皇帝在饮酒的吗？她离开楚真之后脚程也算是快，怎么想到才回来……半个时辰不到，他就如影随形似的，也回来了。

到底是这世界太多巧合还是她唐乐颜太歹命。

趴在床底的人咬牙切齿，屋内的人却安稳悠然。

“大人，燕姑娘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了。”仆人忽然又说。

“嗯……”楚歌行停了停，然后说，“让她进来吧。”

“是……”

那人答应一声，脚步声起，走了出去。

“燕姑娘？难道说是上次那个……不是吧……”唐乐颜一惊。

一手抓地，一手抓着扇子，强忍不动。

心底怀着一丝侥幸在想：本公子该……不会那么倒霉吧？

过不多时，只听得有个轻盈的脚步声微微响动，接着，一个很美的声音响起：“参见大人……”

乐颜心底顿时拔凉拔凉的。

这声音，分明就是上次那妖娆美人，她印象深刻。

楚歌行该不会是有了性趣，要跟她……来上一场吧。

强忍的手指已经在微微颤抖。

她不要在床底下啊，为什么要在床底下。

早知道，就被他抓个现行，也比现在这尴尬场面好啊。

心乱如麻。

“嗯。”那边，楚歌行惜字如金地答应了一声。

燕姑娘低低一笑，竟迈动脚步，向着内室走来。

接着，某人也慢慢地跟着走了进来，唐乐颜透过一丝床底缝隙看过去，那黑色厚底儿的青云靴迈步进来之后，那小巧的缀着明珠的丝履绣花鞋子一转，门在两人身后关上。

青云靴直直地向着床边走了过来。

丝履绣花鞋不紧不慢跟在后面。

不好，这情形很不好。

刹那间乐颜有种冲出去直接求饶的冲动。

只是那青云靴走到床边上，便停了下来，两只脚正巧挡在她面前。

恨，大恨。

这一下子，连出去都不能够了。

而绣花鞋也走到床边上，一阵细细碎碎的响声之后，鞋子脱落，正在青云靴的旁边。

“可恶的楚歌行！”心底大骂着，手紧紧地握着扇子，趴在床底的人恨得额头上青筋都露出来。

“大人……”妖媚入骨的叫声。

“嗯……”性感慵懒的答应。

然后，仿佛是诚心刺激她一样，床上响起了可疑的声响。

虽然说九门提督这张床很坚固，很牢靠，但是也经不起两个人那么折腾，忍不住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叫声。

这声音之中，渐渐地又多了女子委婉的呻吟，或长，或短，有一点隐忍，也有一点期待中的爆发。（删除中）

好一对“奸夫淫妇”！

楚歌行，你要不要这么猛啊……

你小心你那身子骨受不了啊。

唐乐颜面红耳赤，感觉床底下的温度正在慢慢地升高。

这下子，傻子也知道那两个在干什么了。

偏偏在她头顶上，躲也躲不开。

楚歌行那么厉害的人物，只要她一动，难保就被他察觉。

就算如此，唐乐颜仍旧慢慢地伸手试图捂住耳朵，不料那女人的叫声仿佛魔音穿脑，竟挡不住。

被逼听这种活春宫，实在是辜负她唐乐颜一世英名！

※※※※※

室内渐渐地多了一种古怪的香气。

唐乐颜正在心底咒骂楚歌行，希望他精尽人亡，然后被美人踢下床。

发觉这股香气的时候，已经是过了半天。

她忍不住轻轻嗅了嗅。

然后脸色大变。

这种气息……

牙齿在嘴唇上轻轻一咬：可恶的……楚歌行！

身子一弓，双手按在了地面。

※※※※※

就在燕姑娘发出满意的一声尖叫的时候，九门提督床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出一道红色人影。

她一手握着扇子，一手捂住口鼻，头也不回向着门边掠去。

“哼……”一声沉静冷哼。

从床上传出。

唐乐颜心知不好，身子一侧。

一道寒光从身旁掠过，“叮”地一声，没入眼前门扇之上。

暗器是一柄闪着金光的黄金钗，顶上的珠花还在颤巍巍的动弹。

唐乐颜一咬牙，仍旧向着门边冲去。

“哼……”床上又是冷冷一声。

唐乐颜一咬牙，扇子当空展开，在身后急速一挡。

只听得“叮叮”连声。

随着扇面，两粒晶莹闪光的珍珠耳环慢慢地落在地面。

这一冲一闪一挡，胸口有什么轻轻地撞了一下，浑身酸软。

走不了了。

叹了一口气，扇子一闪，唐乐颜回过身来。

※※※※※

楚歌行：可恶，又在关键时候断掉

第五十六章 慷慨

楚歌行斜倚在床上，长腿搭在床边上，衣裳整齐，纹丝不乱。

纤长的手指间，夹着一根银钗，钗头镶嵌红绿，映着那人迷离眼色。

“跑。我就数你跑不出三步。”懒懒地，他开口说。

“幸亏这位姐姐身上戴的首饰足够，不过提督大人你也未免太慷他人之慨了。”索性不急，唐乐颜回身，扇子轻挥。

“都免费让你听了这么久，再慷慨一点也无妨。”他双眼一抬，半醉似的看着她。

她呵呵地笑，仿佛视而不见他眼底的一抹不怀好意。

“真是对不起打扰了大人的雅兴，只不过大人你好歹也动一下，只是让这位姐姐自己一个人玩儿有什么意思呢？”

扇子遮住嘴唇，双眸望向床上的燕解语。

燕姑娘脸上潮红未退，艳丽的唇色泛着粼粼水光，杏眼向着这边扫过来。

她跟楚歌行，一个在床的左侧，一个在右侧。

唐乐颜也是在闻到那香气的时候才察觉不对的。

若是两个人在床上“乱来”的话，没可能只有一个人呼吸声粗重。

果然，这个男人，看他平静的面色，冷静的声调，丝毫不乱的衣裳，根本什么都没做，自始至终恐怕连眼睛都没有看过那女子吧。

面对那种勾魂夺魄的叫声，他竟能如此的镇定……

不会真的不能那个

Chapter_6

吧?

唐乐颜大窘。

为什么在这么危机的时候她居然想到那种猥琐的问题。

不过那种迷香……

楚歌行真是个人才。

她心底苦笑：早该知道这家伙一定早发现她藏在室内了。

所以用这个方法来逼她乖乖自己现身。

真笨啊，被人狠狠摆了一道。

※※※※※

楚歌行手上玩弄着银钗。

好整以暇地看着面前人不停变换的脸色。

是害怕了吗?

只是，既然来了，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眼皮轻轻地一抬，旁边的燕解语顿时心领神会。

轻轻地掩了掩衣襟，燕解语下床，穿好鞋子，向着门口走去。

唐乐颜笑道："姐姐要走？看姐姐脸色不对，我陪姐姐出去如何？"

"不劳烦公子了。"燕解语温声回答，"改日若公子有空，还请去夺情楼一叙。解语必定好好招待公子。"

眼睛向着唐乐颜一瞥，脚步移动，开门走出去。

"我觉得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她高声叫着，试图让美人回头。

燕解语看也不再看她，双手将房门一带。

"真是不解风情啊，我的一颗芳心破碎了。"乐颜摇头。

"你还真是迫不及待。"床上的那人笑道。

"嗯，我跟大人不同，就在眼前居然还能不吃。"

"谁说的。"那人懒懒地说，"我刚才不饿罢了。"

“这话听起来真可怕。”

“是吗，怎么个可怕法儿？”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扇子遮在嘴角边上。

“刚才不饿，现在却饿了，——你是想说这个么？”楚歌行善解人意的笑了。

“不是你那般肯定的语气。”唐乐颜皱眉。

“都是一样的，过来。”

“我看起来像是个任人摆布的白痴吗？”

“不像，一点都不像，所以我决定换一种说法，”楚歌行摇头，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一条腿慢慢地抬起，踏在床边，“我应该说……如果想要解药的话，就乖乖的给我过来。”

“你说的解药，是哪一种？”唐乐颜冷笑。

“你要哪一种？”他斜睨着她。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楚大人不会是想要我择其一而选吧？”

“你真聪明，乐颜，我忍不住想夸奖你。”

“你真狡诈，楚大人，我忍不住想揍你。”

※※※※※

话音刚落，扇子一指，一道雪亮白光向着床上那边的人急速射去。

楚歌行一惊，没想到这个人中毒之余，竟还能用出如此霸道内力。

一挥衣袖，将那袭来之物摔落，耳旁只听得清脆一声，楚歌行转头一看，心底哑然。

原来竟不是内劲，是扇上的暗器。

这个小狐狸。

他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冷眼看着那人纵身跃起，正向着门边冲去。

“想走吗？”冷笑之余，身形跃起。

唐乐颜中毒，身手不灵，正在祈祷一箭吓退楚歌行，身边劲风忽来。

她急忙将手从房门上撤开，与此同时，楚歌行手腕顺着她搭在门口的手指忽而向上，擒住她的肩头，将她整个人向着床上方向扔了过去。

该死，这人当本公子是布袋练！

她心头暗暗气恼，可惜无济于事。

楚歌行身形纵起，几乎是她落下同时，他人已经来到。

“喂！警告你，别乱来。”她垂死挣扎，伸手挡住他。

“什么叫做乱来，不如你教我。”他微笑着，逼近。

“你说过，不会喜欢我。”

他略微一停：“那又如何？”

“所以别碰我。”

“两者并不相关。”他坏笑，“我碰过的人多了，可也没喜欢过她们。”

“我发现楚大人你最大的优点就是，明明说的是坏事可是脸上却仍旧一本正经。”她强笑，向后退了退。

“多谢夸奖，我还以为你看不到我的闪光点。”

他笑着，踏前一步，一把抓住她的手腕：“退什么，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

※※※※※

楚歌行：我有预感……

唐乐颜：什么预感?

楚歌行：看后妈

第五十七章 就给

楚歌行踏前一步，一把抓住唐乐颜手腕：“退什么，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

“解药！”她一咬牙，脱口说。

“你要哪种？”他泰然自若的，“你身上这种，还是小狄身上那种。”

“小狄的。”她毫不迟疑的回答。

“哦，是吗？”他慢慢地，迷离的眼色在她脸上逡巡，双眉微微蹙起，“你可知道，你身上中的是哪种毒？”

“你卑鄙下流无耻。”

“看样子是知道了。”他点点头，满意地，“那么你仍旧选择要小狄的解药？”

“少废话，拿来。”

“既然想要他的，那么你的意思是……”

“你要这身子，我就给你，也不算什么！”她咬了咬牙，沉声说。

※※※※※

一阵沉默。

楚歌行看着身下人，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

心底是不悦的，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面上没表现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忽然间听她这么慷慨的说出这种话……让他有点神思恍惚。

等闲人遇到这种境况，不是要哭告哀求，泪花连连的吗。

怎么这家伙却如此惫懒。

他垂下双眸，打量她的脸。

她瞪大了眼睛盯着他，很倔强也很勇敢的模样。

他伸出手，摸上她的脸。

她猛地颤抖了一下，情不自禁闭上双眼。

呵呵……

忽然之间楚歌行明白了。

她不是不怕，只是不想让他知道她怕。

原来不是不在乎，而是……可以为了那个小狄，装作不在乎。

手指没有落下去，却慢慢地捏成了拳。

他可以在瞬间看透她，可是这种看透，却并未叫他的心底觉得好过多少。

慢慢地收回手。

“乐颜，你真够坦白，也够胆大。”

半晌，他微笑点头。

她歪着头不看他，身下的长发在脸旁边缠绵散落，却恶声恶气说：“本公子只当被鬼压了，你要上就上，不必多说！”

何其勇猛。

只是声音为何隐隐带着颤抖。

来跟我面前装豪放，你……还未够资格。

楚歌行伸手，探向她的颈间，故意动作放慢。

“既然如此……那么我就……”整个人向着她的身上探过去，“不客气了哦……”

满意地看到身下人猛地抖了一下，一只手牢牢地抓紧了身下被子。

不知为何，满心的调弄意思，却被她简单的动作煞到。

楚歌行忽然觉得一股暖流在体内升腾徘徊，来势凶猛。

他眉头微皱，心神恍惚之时，手指已经碰到她颈间肌肤。

触手……一点温润绵软。

她的肌肤。

不想离开。

就好像碰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一点烈火，从指尖绽放，顺着手指向上蔓延，跟心底那股火激烈撞击一起，接着……

大事不好了。

楚歌行感觉……身体某个地方，发生了古怪的变化。

※※※※※

他感觉奇怪。

他的确应该感觉奇怪。

为了逼她出现，在他的授意下，燕解语就在这张床上，在他的旁边，做尽姿态。

辗转，反侧，缠绵，销魂的女子的叫声。

夺情楼是她一手创立，勾引男人的手段，没有人比她更懂。

他也心底自知：燕解语，是故意的。

故意借着这个机会，来试探自己。

可是他，面对那么活色生香的女子，这么勾心荡魄的场面，只是斜斜地靠在床的一边，闲暇之余，甚至会坦然地将“思情”弹向床边，给那床底的人儿嗅，动作干净，利落，手指都不带抖一抖。

为什么?

难道说，红遍舜都颠倒众生的夺情楼主，竟还比不上一个发育都不完全的臭丫头么?

而且离谱的是，这个丫头她甚至什么都没做。

只是躺在那里，只是一个皱眉，只是用手牢牢地抓住被单。

他就已经，口干舌燥……无法控制。

※※※※※

或者，就此要了她，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手指上贪恋着那一点暖，摩挲着不肯离开，听到喉咙口不由自主地咽下一口口水，浑身的血液沸腾，每一处的反应都敏感的要命，这声音竟显得特别大，这对于花丛老手的九门提督来讲，真是难得的尴尬。

而她在他手指下，似乎不适应地缩了缩。

他看在眼里，忍不住又起了促狭的心：“怕吗？怕就叫一声，求我放过你啊。”

这次她连狠话都放不出，只是肩头微微地在抖动，可是却又在拼命的控制这种抖动。

楚歌行艰难地换了一个姿势。

他甚至感觉身子那处已经在涨得发疼。

一不小心，或者就会走火吧。

何必，为难自己。

他的腿压上她的腰间，慢慢向下。

“乐颜？”他低声叫着，感应她越来越紧张的不安，理智跟欲望交战，“乐颜？”

她不做声。

他忽然觉得不对。

一边的欲望在熊熊燃烧，一手摸着她颈间的肌肤，这滑腻娇嫩的触感让他几乎失控，想要一把扯开她身上累赘的衣物，看看身下这具身子，到底对他来讲，有何了不起之处。

手指却迟疑着向下探。

身子逐渐地伏底。

腰身一沉，即将压在她的身上。

另一只手，却心有灵犀般的，伸过去，握住了她斜斜地贴在被子上的脸。

触手，湿润。

※※※※※

现在下注，猜能吃的站左边，吃不了的右边，吃了半边的站中间。

第五十八章 思情

楚歌行自然知道手上摸到的是什么。

喉结一动。

半是忍半是难忍。

“乐颜……我想要了你，不好吗？”他的声音放的极其温柔，这是不自觉的本能，或者是发自内心的体贴。

无法分清。

手在她的脸上一阵摸索，终于强行用力，将她的脸扳过来。

逼她正视自己。

楚歌行向来不喜欢逼迫人。

事实上他也不用使用强硬手段，投怀送抱的追随者，他数不过来。

可是此刻竟有些不同。

唐乐颜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被泪水浸湿，仿佛蝴蝶的断翅，微微地抖动。

他几时看过跋扈的她有如此脆弱的时候。

他心头，有边火热，有边冰凉。

伸出双臂，将她整个人抱住，像是抱住了一个精致的瓷器娃娃。

她终于忍不住惊呼了一声，却无反抗之力，只能任凭他为所欲为。

他缩下身子，让自己紧贴了她，毫无间隙。

双唇，向着那紧闭的眼睛上吻落下去。

“呜……”她呜咽出声。

“乐颜，”嘴唇滑到她的耳旁，身不由己地张开口，含住她的耳垂。

像是恶魔般的诱惑。

她不做声。

他醉眼迷离地去看。

却看她满面酡红，紧紧闭着眼睛，牙齿却咬住嘴唇，咬的那么紧，几乎渗出血来。

他心中一怔，然后微喜。

“思情”终于发作了。

她……该抵抗不了而顺从他了吧。

“乐颜……”他满足地叹息一声，抱着她身子向内一滚。

※※※※※

这极度满足的时候也极度虚弱，这时候，楚歌行低头，他破天荒忽然很想亲一亲身下的人。

身子一软的瞬间，正是好时机。身下的那人忽然动了。

出手很快，一掌拍上楚歌行的胸口。

楚歌行闷哼一声，身子向后飞出。

唐乐颜从床上起身，便要下床。

不料那人回手，一把攥紧她尚未撤回的手。

她大惊，察觉手腕上一阵剧痛，情知对方是动了真怒。

楚歌行望着眼前人，瞬间心头十万分后悔。

为什么心底会冒出那么莫名的感情，或者直接杀了她才是最好选择吧。

就算是跟她身后那不能碰的人对上，也……在所不惜。

眼光一利，极招刚要上手。

唐乐颜伸手捂住嘴，闷哼一声："唔……"

楚歌行目光一变，手势停住。

她身子一晃，摇摇欲坠。

一缕鲜血，从她捂着嘴的手指缝间流出。

"你……"心底的后悔变成痛恨。

怪不得她中了"思情"还能动，竟还能用内力。

原来是硬生生咬破舌尖，用那种刺痛来压制"思情"的毒性，保留了最后一份内力。

唐乐颜，你也真了得，居然能忍耐到现在，选中如此适当的时机动手。

那么，那泪水……是真，还是假？

楚歌行不知自己为何竟在这样的时候想到这么无聊的问题。

手上用力，将那人拉过来，回过身，向前一推。

已经将她牢牢压在床上。

她还想挣扎。

他狠狠一掰她的手臂，怒道：“别动！”

手指在她背上点了几下，封住几处要穴。

她胸口一阵烦闷：“呃……”顿时又呕出一口鲜血，手指再也捂不住，顺着手流下来，点点滴滴，落在床单上。

而身后他说：“这次，你休想我再放过你！”

第五十九章 用药

楚歌行封了她几处大穴，压制她体内残存的一点真力，又将身下人大力拉起来，怒然说道：“这次，你休想我再放过你！”

恨恨一声，伸出手，胡乱去扯她的衣裳。

唐乐颜不动，微微一笑：“也罢，不过，记得给我解药。”

“是不是为了小狄，你什么都能做？”

他讥讽地看着她。

“我只要他的解药。”她摇摇头。

“那方才为什么暗算我？”楚歌行问。

背叛，就是死亡。

在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解释这个词。

他从来不是个有耐心能听解释的人。

而如今，他竟然亲口来问。

“我只想试试看，我能不能成功而已。”她无所谓地笑着，“你最好答应我给我解药，不然我……”

“你怎么样？”

“我宁可死、也不会跟你……”她慢慢地说。

“那么只要我给你，你就会心甘情愿给我？”他眼波一闪。

“楚大人，确切点说是，只要你给我解药，我就给你你想要的。怎样，不要说的是你情我愿似的。”她嘴角一撇，讥诮地笑。

明明是自己掌上之物，明明已经不能再反抗，竟还是这般倔强。

楚歌行望着眼前这张脸，忽地低头，吻上她的唇。

她的身子一僵，忽然激烈地开始挣扎。

感觉到她嘴里源源不断的鲜血涌出，他心头一窒，最终无奈地停了动作。

※※※※※

手松开，将她扔在床上。

他回身，在床边的的暗格上一阵掏摸，终于找出一个白色的毫不起眼的瓶子，向着她身边一扔。

她伸手拿起来："就是这个？"

"不错，拿好了，滚！"他按捺胸口的怒火，沉声说。

"哈……我是不是要感谢楚大人的高抬贵手？"她从床上爬起来，整个人摇摇欲坠。

"不用感谢我，你只要记得，你欠我。"他冷冷地说。

"我欠你？"

"你欠我的，你记着。"他回过身来，桃花眼中带着一丝狠辣，"你的初夜，是我的，以后我随时都有权利来取，而你必须心甘情愿的给，乐颜，你记住了吗？"

她的目光闪动，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解药，忽然抬起衣袖，擦了擦嘴角的血，说："好，我记住。"

他望着她，像是打量一件到手的商品。

而她下了床，身子一晃，差点跌倒，最终却站住了脚步，摇摇晃晃，向外走去。

"慢着。"他沉声说。

"想怎样？莫非楚大人是反悔了吗？"她站住，回头，笑看着他。

他冷冷一笑，伸手在袖中取出一粒药丸，在手指捻着，看着她不说话。

"我忽然想，先要些利息。"唇角带着一丝的不怀好意，人向前走来。

唐乐颜后退一步："你想……"

他的双眼在她的唇上扫来扫去，欲望不言自明。

她苦笑：“楚大人，方才的滋味你不是尝过了吗？你不是个喜欢喝血的人吧？”

他咬了咬牙：“是。我不喜欢。”伸出手在她下巴上一捏，“不过，你中了‘思情’，我可不愿意你忍不住出去随便找个男人，破了跟我的誓言。”

她轻轻一笑：“楚大人心思缜密，居然能想到这一层，下官十分佩服。”

他的桃花脸上终于多了点笑意：“是吗？叫一声来听听。”

她一梗，终于没了笑容：“不用这样吧？”

“利息。”他挑着她的下巴。

“师兄。”她低低一声，双颊乍然发红。

他打量着近在咫尺的红唇，所谓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就是这个了吧，而他何尝是个喜欢为难自己的人，若是平时，早就扑上去任意而为，可回忆方才的血腥味道，望着她眉宇间一丝胆怯，他竟然能忍得住体内蠢蠢欲动的魔性，而身下湿湿的更是难受，不由冷笑：“好，真乖。”手指用力，迫她张开口，略带粗暴地将那粒药丸塞了进去。

“吞下！”

她微微吃惊，却也顺从的乖乖含住。

嘴唇不可避免地碰到他的手指。

“走吧。”松开她，他转过身，浑身有些发抖。

方才手指触到她的嘴，指上一点滑腻湿润，那种触感，让他觉得自己快要发疯。

再看她一眼，或者就会忍不住。

“多谢……”她低低一声，回身，拉开门径自头也不回走了。

※※※※※

唐乐颜踉踉跄跄，勉强出了九门提督府。

心头暗叫一声侥幸，扶着府门口那大大的石狮子，连回头的勇气都无。

楚歌行，总是如此出她意料。

每每交锋，都要给她身上留点痕迹。

初次见面就给卸掉了膀子的大礼，这一次，却送了一点春药。

难为他怎么想的。

她轻轻一笑，这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连自己也惊诧。

心底对这个师兄，是怕到了骨子里，也是忌惮到了骨子里。

她发誓从此以后，见了楚歌行，一定要躲着百米以外，实在避不开，必当全身铠甲，捂住口鼻，手持利器对他虎视眈眈。

这样才能保的一身安全无恙吧。

自嘲地摇头，她顺着大道向前。

夜幕已经降临，门口两个大红灯笼高挂。

却不是喜气，看在她眼里，也尽是诡异。

反是跟那人有关的东西，都叫她心生古怪感觉。

就仿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勉强出了街口，本来想要施展轻功快速回府，不料因为中毒，又同他勉强交手，被他封了几处穴道，体内真气冲撞之下，内伤是免不了的。硬要施展轻功，未免自讨苦吃。

如此磨蹭下去，今夜可真要睡在大街上。

她扶着墙踌躇，到底是要破釜沉舟，或者选择睡在街头，第二日被众人围观的目光唤醒。

却正在这时侯，救命恩人到来。

※※※※※

第六十章 亲昵

唐乐颜听到一阵轻微脚步声。

她下意识扭头看。

黑色的轿子，沉稳地从长街而来。

如此巧合，让她的双眸一瞬间在夜色中明亮起来。

那轿子不紧不慢，来至她身旁，即将擦身而过瞬间，她忽然听到轿中人似不悦地低喝了一声：“加快。”

轿夫急忙加快速度。

呵呵……唐乐颜心领神会。

轿子里的那人一定是看到她了。

也一定是想到了上次的悲惨经历。

不然的话不必如此有意出声，让轿夫加快步子。

她在他心底，就这么讨厌么？

但她怎能放过这救命机会。

“大人……楚大人……”伸出手，红袖一招，某人开始声情并茂地叫。

不知情者，还以为是感天动地的相认场景。

“大人，下官在此等候你多时了……皇天不负有心人……”声音划破沉沉夜色。

轿子不停向前，人却追的更快。

唐乐颜三步两步上前，伸手把住轿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颇有无赖风范。

轿内的人沉默。

亲兵们不知所以，个个愣住，想上来赶人，却又不敢。

而她继续深情地说：“上次是下官唐突大人了，大人不悦也是应该的，可是今夜月寒风重，下官又……咳咳，身染疾病，不知大人你可否行个方便呢？”

轿子内的人听的稀罕，却仍不做声。

这小狐狸又玩什么把戏。

“大人不认得你，你让开吧……”听得主人没有吩咐，头前的亲兵终于上前赶人。

不料刚移动脚步，眼前人影一晃，那人竟凭空消失。

而轿子中的楚真只觉得眼前轿帘子一动，那人已经探头进来，俏白的一张脸，小脸上眼睛骨碌碌的转动，双眉皱着，掀着小小鼻尖说：“大人，您看看……是下官啊，你不会翻脸不认人了吧，毕竟，你我还有过同床共枕的情意哪。”

一边说一边抬起袖子擦了擦眼角泪。

——同床共枕……的情意。

身后刚要上前的亲兵闻言一怔。

轿内人更觉刺心，不由大怒，喝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还不给我住口！”

“大人这是同意啦？呜……”这人却立刻面带喜色，说着，身子一矮，已经轻车熟路地钻了进去。

楚真怒道：“你给我……”

她满面笑容：“多谢大人恩典，呜呜……下官就知道大人不会这么狠心的……”

楚真梗住：“你……”

“大人不用见外，下官只坐一个角落就行了。”

继续大怒：“混……”

“大人的轿子还是一如既往的舒服啊，弄得下官都困了。”她打了个哈欠。

楚真心头一颤。

“不许睡！”

终于逮到机会，喊出了这一句。

“遵命，谢大人让下官留下。”这次这人却老实了，“快点起轿吧，啊。”

楚真默然。

轿子重新开始向前。

只是，旁边这人贼溜溜不停转动的眼珠，总让楚真有种“我是否又入套了”的感觉。

好苦恼啊。

※※※※※

唐乐颜靠在楚真身上.

她满意地叹了一口气，甚至将脑袋在他肩头蹭了蹭，试图找到最佳停靠点，似流浪猫找到主人。

他听在耳中，只觉怪异。

感觉身边人靠在身边，虽不是第一次，到底意难平。

这人，未免太过放肆，竟次次吃定他，毫无做人下属的自觉。

可逐渐他也察觉，原来她所说的“身染疾病”竟不是假话。

他虽然武功不强，却也察觉她的呼吸略略有些古怪。

她自从进了轿子，就毫不客气地靠在了他的肩头，闭上双眼，仿佛已入睡。

长长睫毛遮住眼睛，脸色有些古怪。

有点脆弱的气质，没有危险的感觉。

半晌，楚真才放松了僵硬的身子。

病了?

是什么病?

在太后殿的时候她还精神无比的，知道演戏，知道赖着他。

后来却一溜烟的跑了，跑的跟小红狐狸似的。

莫非是去偷鸡?

为自己这想法撼动，军机大人想笑。

看着她缩在袖子里的小手，想要去替她把把脉，眼睛只管在那手上看，却始终鼓不起勇气。

手伸出，向着她的方向一探，又慢慢地缩回来。

有几次手指快碰上她的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点。

其实怕什么呢，大家都是男人。

而他是上司，替染病的属下把脉，应该是正常中的正常吧。

最后一次，手指趴在自己的腿上，跟她的手指只有点点间隙，还在犹豫，要不要向前。

胆小的手指尖仿佛能独立活动的小人儿，前前，后后，向前，后退。

他平时日理万机，解决国家军机大事，哪会如此瞻前顾后，一派娘气！

正出神中。

她忽然低低笑了一声。

他触电一样将手缩回。

难道，被发现了么？

楚真莫名地很耳热。

“大人真好。”她喃喃地在耳畔说。

语气极亲昵。

热热的气息扑到他脸上来。

“很温暖的感觉。”她继续自顾自地在说。

楚真无言，这算什么？得了便宜卖乖？

他不做声。

“不知为什么，只要靠在大人身边，就觉得……”她似乎还要说。

他斜眼去打量她，却见那长长睫毛遮住眼，她仍是闭着双眼的。

可这话真是越说越不像话。

“觉得……”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似在犹豫，或者斟酌。

他已经按捺不住，一声“住口”还没说出，她忽然睁开眼睛，厉声喝道：“停轿！”

第六十一章 真好

唐乐颜呢喃低语，好像要说出什么更过分的话来。

忽然之间却变了脸色，大声叫道：“停轿！”

楚真的反应十分迅速。

他不问她为何，立刻扬声：“停轿！”

唐乐颜抬头看他，眼神从惊愕变成敬佩。

两人目光相对，楚真忽然心生勇气，一把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就在这时候，奇变突生。

一声“保护大人”响起，轿夫们放下轿子，抽出身上兵器，将轿子团团围住。

然而惨叫声也在顷刻间响起。

到底是慢了一步。

唐乐颜皱着眉头：“这里不能呆了。”

楚真点头：“轿子便是最大目标。”

两人目光相对，都看出彼此一样心思。

他一掀轿帘准备出外。

她却一把握住他的手腕：“停手！”

就在这时侯，楚真听到忍者出声：“挡住！”

唐乐颜双眉一皱：“跟着我。”

楚真说：“好。”

她伸手将他的手搭在自己腰间。

那柔软的，小小的腰肢。

他一愣，终于柔软地环抱住她的腰。

唐乐颜一掌挥出，纵身向上，同楚真两人从轿子内窜出。

两人乘坐的那顶轿子也在瞬间四分五裂。

若是从正门出，不免也要遭遇同轿子一样的待遇。

楚真暗暗惊啧，不由转头看身边人。

唐乐颜人在空中，身形一晃，红袖招展的瞬间，已经将四面八方射过来的利箭挥落不下百支。

她一边动手，心头却暗自震惊。

她本就功体受损，所以才迫不得已躲入楚真轿子，没想到竟这样好运，又遇上这种事。

两招过后，受损的功体已经支撑不住。

勉强带着楚真落地，身形一晃，竟然站不住脚。

幸而楚真从旁揽住她的腰，让她靠在他的身上，才得以不倒。

她靠在他坚实胸口，感激看他一眼。

他却触目惊心看到，她挥手捂嘴，似乎强忍什么，撤下手后，嘴角隐约沁出一道血痕。

“受伤了？”他忽地心头一紧。

她摇摇头：“不碍事，旧伤。”察觉他惊疑眼光，知道留了痕迹，伸手向着嘴角抹去。

※※※※※

不知从哪里跃出的刺客，团团将这边围住。

这帮人似乎有备而来，一上来便大开杀戒，毫不留情。

外加他们身形诡异，又是杀了个措手不及。

刹那间楚真身边所带之人已经倒下半数。

血腥气蔓延开来，唐乐颜脑中一昏。

楚真本就虚虚地扶着她，见状，索性伸出胳膊，以拥抱姿态将她抱入怀中。

唐乐颜支撑着抬头看他。

却见他微微俯身，弯腰，从贴着腿的靴子里拔出一柄匕首来。

横在胸前，他沉声喝道：“别怕，我在。”

唐乐颜微微一笑，慢慢伸手，环抱住他的腰。

闭上眼睛瞬间，嘴角轻轻溢出一声：“你、真好啊……”

楚真正目视前方，一瞬没有听清。

只觉得怀中人将脸贴在自己胸口，接着胸口微微地湿润，他低头一看，原本是墨青色的衫子，胸前润湿了一大块。

是血。

楚真见状，心头蓦地冒出一股寒意。

※※※※※

保护楚真的忍者分身对敌，一时不能照顾楚真这边。

刺客见状，立刻逼近过来。

手中用的是长刀，刀尖还带着未曾冷却的鲜血。

楚真咬牙，以短匕首对敌，不过三两招，胜败立见。

那两个刺客似看出他不敌，又见自己方胜券在握，不由横生一种猫捉老鼠的凌虐心情。

何况这宛如冷玉般的少年男子，是舜国的第一大权臣。

于是更加的乐趣倍增。

锋利的刀尖划过楚真的肩头，鲜血顿时飚出。

楚真一手护着怀中的唐乐颜，一手对敌，武功本来就不是他的擅长，对方又是高手，顷刻间已经浑身浴血。

可他生性倔强，全力护着怀中之人，竟没让唐乐颜伤到分毫。

搏斗之中，滚热的血滴溅出，落在唐乐颜的脸上。

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原本玩世不恭般的眼睛，只是一扫，便看出了对方的用意。

楚真身上滴出的血滑落她的唇边。

她轻轻地伸出舌尖一舔，忽而一笑。

笑容竟如同邪魅，充满了妖异气息。

※※※※※

可惜无人注意到。

楚真全力护着怀中之人，无暇分身。

而刺客厌倦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决定速战速决，相互对视一眼，雪亮刀刃，双双直冲过来。

忍者回身抢救不及。楚真单手抱紧怀中人，一刹那却没有恐惧的感觉。

却就在这生死顷刻间，阴沉的笑声自怀中传出：“哈！”

身子一震，楚真觉得怀中一股大力涌出，自己竟已经被推开，怀中本来昏迷不醒那人忽然长身站起，身影如鬼魅般，只是迎风一晃，

已经闪身立在了刺客面前，浑身上下，红袍鼓气，烈烈发声，仿佛充满了海上的风。

刺客双双使了个眼神，起身抢上，刀势迅猛向着唐乐颜身上招呼过去。

楚真想上前救护，却听得那站在身前的红衣人淡淡地说了一声：“找死。”

她轻轻挥手。

然后，让所有人都不能相信的奇变发生了。

那奇诡一幕，在当晚存活下来的所有人心中，都成了一生不能忘却的噩梦。

第六十二章 屠杀

远处屋顶上御风而来的人看到这一幕，不由地身形一止，落了下来。

※※※※※

唐乐颜飘身上前。

竟然不用任何武器，不闪不避，向着那劈过来的刀上握去。

“乐颜！”楚真看的分明，肝胆俱裂，大叫一声。

那两个刺客却面露喜色，刀势不减直冲，想要将她的手斩落。

唐乐颜冷冷一笑，眼底一抹红光掠过，双手一翻，直直地握上两柄刀上。

两个刺客只觉得一股大力从刀上传来，竟然无法动弹。

震惊中，只听得“嘎嘎”两声，长刀竟在唐乐颜的手下断成两截。

众人目瞪口呆，继而大骇。

而她低低断喝一声，手松开，断掉的刀刃从空中，直直向着地上落去。

两个刺客魂不附体，眼中充满惊骇，情知对方不能惹，正要后退。

唐乐颜红袖轻招，竟然有一股巨大吸力自她手心传来，刺客本来已经腾空身形向后跃去，不料她当空一招，两人只觉得身不由己，向着她手心而去。

她凛然站在原地，浑身鼓风，长发飞舞。

脸上带着一丝血痕，嘴角挂着一丝残忍笑容，仿佛修罗从地狱之中爬出。

“哈哈哈……”一声冷冽之极的笑。

两个刺客直直地冲向她的手上，唐乐颜双手成爪，直冲那两人头顶插落下去。

只听得两声惨叫，撕心裂肺不似人声。

唐乐颜双手十指插下，竟分别直直地插入了两个刺客的头顶之中。她挥手轻轻一晃，两个粗壮大汉的身形已经被她轻而易举拽起，当空轻轻一抖，只听得“彭”地两声，血肉之躯，顿时化成了淡淡的血污，当空落下。

※※※※※

唐乐颜双手轻挥，前一刻还是血肉之躯七尺大汉，顷刻间变成了漫天消散的血雾，仿佛在黑暗中有一张看不见的大口，已经将那两人吞噬。

这幕场景彻底震慑在场所有人。

每个人都战栗地看着这简直不真实的一幕，似梦似幻。

而眼前，那人双手血污，当空横起双臂，仰头长笑：“哈哈哈哈……”红衣当风，是一团浓烈血色，一派快意似的。

这是修罗，亦或是恶魔。

“乐颜！”一声呼叫，自身后传来。

是楚真。

这个时候她受不得任何刺激。

此时出声，无异于自寻死路。

忍者们心头一凛，全部放弃同刺客的相斗，转到楚真一旁守护。

果然是唐乐颜意犹未尽，听了这个声音，慢慢地转过身来。

头半垂着，脸上兀自带着一抹血痕，鬼魅般的双眼泛着可怕的血光。

刺客们见状，有几个身形腾空，便欲撤退。

她目光一扫，五指挥出，强烈的气劲破空，撞上刺客的身子，三个刺客惨叫一声，身子在空中爆炸，各成凄惨血肉，片片纷纷落地。

剩下的几个见状，心胆俱裂，恐惧交织，忍不住弯腰大声呕吐起来。

唐乐颜桀桀冷笑，迈步上前。

围绕在楚真旁边的忍者心头发凉，却都坚定地站在楚真身旁。

她的脸上只剩杀机，仿佛修罗附身。

楚真望着步步逼近的唐乐颜，忽而一咬牙。

伸手将面前的忍者推开，迈步而出，再度大叫："乐颜！"

唐乐颜脚步不停，双眼阴森森望着他。

"乐颜，你不认得本中堂了吗？"楚真豁出去了，双手因为紧张而紧紧地握住。

快点清醒过来吧，这是……为什么？

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竟然变得……如此可怕。

她忽然脚步一停。

楚真看到那双眼似乎闪现一丝茫然之色。

"我是军机中堂楚真！乐颜！"他拼了命似的叫。

让人窒息的沉默中，站在楚真身后的忍者们脸上悄悄地落下冷汗。

而刺客一个个逃的力气都没有，跪在地上，干呕着。

她不见动作，身影如鬼魅一般，毫无声息来到他身边。

忍者大惊。

楚真低喝："都别动。"

她伸手，五指还带着淋漓鲜血，向着他身上探过来。

楚真一动不动，眉毛上一滴冷汗随风滑落夜空。

他双眼盯紧了她的眼睛看。

恐怖的手指点到他的眉心。

楚真甚至觉得有一丝痛，正随着她手指的逼近而切开眉间肌肤。

可是他仍旧没动。

望着眼前这张邪魅的脸，不知为何，心底出现无数混乱场面。

是多年前跟某人的相遇，是某人为了那红衣人的逝去而自暴自弃，是大雨中他不顾一切的倾情一吻，从此印在心上，久久不去，就算是她不知所踪，不告而别，他仍旧留在原地，十多年不做一步前进，这都是为了什么。

感觉到眉心那股剧痛，他慢慢地闭上眼睛："没有人会伤害你……"

忽然间很累，或者就这么死了，也无妨吧。

※※※※※

手指停住。

唐乐颜愣愣看着眼前人，眼底的红逐渐褪去。

望着他，她身子忽然轻轻晃动。

楚真慢慢地睁开眼。

她微微一笑，整个人如被砍断的树桩一样，向后直直倒落。

楚真疾步迈出，伸出双臂，在那个身子倒地之前，双臂将她紧紧抱住。

第六十三章 负责

这边奇变发生，跌宕起伏，震惊了那边屋顶上隐匿行藏的人。

眼皮低垂，长长的睫毛轻轻地抖动，他沉吟着："怎么会、这样呢……"

他是想不通，为什么她的魔性会在楚真的面前忽然消退，照他推测，若是发作，就无法阻止，除非……嗯，难道说楚真、对她来讲，有着什么特殊的含义？

不知为何，这种想法，让他觉得不寒而栗。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不用他出手了。

呵呵，伸手，轻轻拉了拉披风裹住身。

本已经转身，想要回去，却忽然又停了脚步，回头看过去，那边，楚真已经抱起了那红衣人，在一干忍者的保护之下，消失在长街尽头。

他也明明受伤不轻，竟然为了她，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降尊纡贵，这两人，还真是好笑。

清冷的街头，随风传来淡淡血腥气息，唯有地上让人惨不忍睹的鲜红，若是不曾亲眼目睹，无论如何想象不出，那也曾经是几个活生生的人。

抬头看看天空，淡淡星光，摇摇欲坠。

他孤寂地仰望着夜的星空，无意识地伸出手来，却蓦地觉察，那星光，看似咫尺，实际却是极远的。

今夜，还真是冷啊。

※※※※※

楚真抱着唐乐颜，匆匆回府。

吩咐下人立刻传太医火速前来，他却已经一刻都等不及，抱紧了她，二话不说，冲着自己的寝室冲去。

将人放在床上，她似乎还有知觉，微微地动了动眼皮，半睁开眼，微醺般的看着他。

“乐颜，你觉得如何？”他问，下意识地握住了她的手。

她似乎挣扎了一下，却没有睁开，脸上忽而多了一丝笑。

却仍旧说不出话来，小小的头一歪，从嘴角透出几丝浅浅的咳嗽。

他更是着急，一眼瞟到她系的紧紧的领口，恐怕是这东西勒到了她，急忙伸手去解那边的扣子。

她的手一动，却又静止。

楚真将领口上的盘扣解开，手指不免地碰到她颈间的肌肤。

触手，有一点温。

他不曾在意，手移开，去抹她唇角的一丝血痕。

忽然之间，却又愣住，眼光慢慢地，转向回看。

似乎，有什么，不对。

楚真停了动作，只剩目光是活的，移开，倒回，一直落在了他刚才替她解开扣子的颈间。

那里……

如许平滑。

心忽然很明显地停止跳动，就在那么顷刻一瞬间，快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他偏偏感受的到。

喉咙口，艰涩地咽了一口唾液。

床上躺着的人，眼皮微微地睁开，黑乎乎的眼睛，望向他脸上。

他这才察觉自己的手还正放在她的唇角边上，无意识地停在那里，如要抚摸，如要擦拭，偏什么都没做。

忽然有种冲动，楚真想要解开她的外衣，探个究竟。

既然，已经觉得不对，既然，已经微露端倪，又何必在这紧要关头，退缩。

他的性格，不该是如此。

是的……

心头忽然一阵痛恨。

他原本就不该如此优柔，此刻的痛恨，非管男女之情，只是他对自己性格的一点质疑，只是他对于以往情爱的一丝悼念，往日，若是他肯决绝一点，勇敢一点，又哪里会给那人机会，让他出手，成就他一生难以弥补之遗憾。

而床上的人看似乖乖的，很无害，望着他的眼睛，也有些柔和感，是因为受伤的缘故吗？所以没有平时的跋扈，所以也没有强行挤

进他轿子之中的那种无赖滑头以及狡黠。

“乐颜……”楚真最终还是决定开口。

他望着这人，不确定地问：“你，是女孩儿？”

※※※※※

唐乐颜看着眼前犹豫不决的男人。

他脸上那种表情又是怎样？

如痛恨，又如同决心去做某件事，手在自己唇边上，她忍了好久，才忍住没有去转头咬住。

这也是看在她已经吃不消的身体份儿上。

而另一方面，也是怕吓到这人。

以军机中堂大人的“刚正不阿”度，“歉然君子”度，以及她旁敲侧击从各种各样流言中听来的“不近女色”度，这样的动作，恐怕会被誉为惊世骇俗，吓到他吧。

呵呵，她几时又肯为了一个什么关系都没有的陌生人担心了呢？

好生稀奇。

莫非，是贪恋他身上那种温暖？

是了，为何在他身边之时，会有一种很安全又温暖可靠的感觉？

明明是个武功初级的菜鸟。

不过……看他弯腰取匕首，将自己抱在怀中的时候……她的心底真是莫名觉得激动啊。

从来都是她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临战站在最前，只手可以遮天。

“别怕……”——那句话，从她十岁之后，连爹爹都很少说过了。

是，强烈点头。这恐怕是她唐乐颜平生之中……绝无仅有的……

第一次，有人试图来保护她。

就算，没有成功。

※※※※※

“你……是女孩儿？”他问。

她并不怕这男人对她作出什么来，甚至在内心，她很恶作剧的想：他要是能对她作出点什么来，是否会更够看。

这平素波澜不惊，如玉如冰的一张脸上，出现一丝惊愕，那种表情，引她内心暗笑。

——唉，她什么时候也变得如此恶趣味。

唐乐颜心想：莫非是跟楚歌行那妖孽相处的久了，所谓，近朱者赤嘛。

哈哈。

她偏偏不回答。

期盼他自己动手。

而他的手伸出，探向他胸口，男性的手……竟是这么好看？她第一次注意军机大人的手啊……那么纤长的，没什么皱纹的玉质似的手指探出，将落，不落，颤颤的靠近，又可爱的蜷缩，一丝一毫，带着一种难言的性感。

她甚至满心满胸在叫：来吧，勇敢的碰下来吧，我会对你负责的。

十分恶质。

若是楚真知道她此刻心底想着什么，恐怕会二话不说，立刻将她踢下床来。

嗯……恐怕还要踩上几脚。

第六十四章 似是故人来

“来啊来啊，勇敢的碰过来啊，我会对你负责的。”

唐乐颜在心底叫嚣。

若是军机大人知道她此刻心底想法，恐怕真的会二话不说，掀她下床。

可惜他不知。纵然比她年长十多岁，在儿女之情的修行上，他却比之十五六岁的少年还不上手。

情商，仿佛被封存了。

更何况，总有人不能坐视某人的“好事”达成。

就在楚真的手指将要碰过来的时候，门口脚步声响起。

楚真一愣，那边有人，沉声通传：“禀报大人，九门提督听说大人遇袭，特来探视。”

一声“遇袭”，楚真才蓦然警醒，是啊，自己也受伤了。

然后察觉他正要做什么。

想到床上这人有可能是个女孩子，楚真顿时身子一僵，从床边坐的笔直。

而这片刻，门口蓝色妖影一晃，在熟悉的声音慢慢地响起：“惊闻大人遇袭，是下官督察不力，特来探看大人，并请罪。”

※※※※※

他可真是天上地下，无处不在啊。

唐乐颜崇拜地望着进门的楚歌行，伊是属猎犬的吗？跑的真够快的。

楚歌行半低着头，这是一种表示礼节的方式，面前的男人，是他的叔叔，也是他的上司，于情于理，他都该如此。

事实上，他也喜欢如此。

这个看似柔弱的姿态，是他无意识中投给人的印象，无害，而且横生想要去保护的心理。

实则，这个人是多么的强悍，根本无人能料。

“无事。”军机大人的声音很柔和，“歌行你又何必特意来看我。”

“真叔，你受伤了。”他仍旧不紧不慢地回答，低着头，配合这种声调，似乎带有一点内疚跟惆怅，各自调和，恰到好处。

“只是小伤而已，不碍事，太医一会就到。”

“是歌行办事不利。”他惭愧的请罪。

唐乐颜望着这人，心里恶毒在想：那你还不去死？现在来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

可惜不能说出来。

楚真看她一眼，转头说：“这次幸亏有乐侍卫在，不然的话，就糟糕了，歌行你不必自责，但是此事需要速速查清，到底是何方人士所为，务必要一清二楚，要知道，他们既然能对我动手，保不准不会对朝中其他大人动手，知道吗？”

他轻描淡写地说着的，是舜都目下最大危机。

楚歌行却波澜不惊：“在来之前，歌行已经布置过了。”

楚真颔首：“你办事总是滴水不漏，让我放心。”

“嗯……”楚歌行不惶恐，也不骄傲，淡淡答应了一声，微微地抬头，却看向在楚真身边装死那个人。

楚真随着他的目光，亦看过去。

唐乐颜急忙闭上眼睛。

楚歌行说：“乐侍卫好像受伤了……”

若论起装傻，九门提督大人称第二的话，就没人敢称第一了，也不想想谁是罪魁祸首。

楚真点头：“是，为了保护我……”

他十分内疚。

唐乐颜动了动唇，终究没出声。

她本来是想抗议：不是为了保护你，而是……因为你面前那个人……若不是他……哼。

楚歌行看着她，忽而真诚地开口：“真叔，让歌行来替乐侍卫检查一番，如何？”

“这……”楚真一愣。

本来答应了他也是无妨，只是……这事情未免有点古怪，第一，躺在床上这人，或者是个女孩儿，若是被男子碰触身子的话……嗯，不大妥当。第二，自己的这个侄子，向来心思缜密深沉，做起事来天衣无缝，平日……凡是跟他无关的事，向来是从不插手，为何这次竟如此反常？

正在踌躇，目光一转，看到唐乐颜微闭的双眼，小脸之上，似乎带着一抹古怪的隐忍。

而方才他明明直接问过她，她却没有回答……

楚真主意已定，转头笑道：“既然歌行你如此开口，必定有几分把握……嗯，就让你来给乐侍卫检查一番吧。”

楚歌行很淡定地说：“是。”

走上前来。

踏步到了床边，伸手，探向唐乐颜身上。

却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床上的人伸手，伶俐挡住他落下的手。

楚歌行一笑，左手挥出，将唐乐颜的单手推开。

她反手再挡。

他继续攻。

这一照面，两个人双手相接，已经过了十数招。

他没落下手碰到她。

她也没有将他拍飞九霄云外。

半斤八两，势均力敌。

旁边的楚真愕然看着这一幕。

楚歌行住手，微微后退一步，冷笑着说：“看样子乐侍卫没有什么大碍，既然如此……就让我带乐侍卫离开这里如何？”

楚真不语：现在是啥情形。

他这个向来纹丝不乱的侄子怎地如此反常？

楚歌行想再次上前，看那架势，仿佛要将床上人生拽出来。

楚真一时诧异。

就在这时——

床上的人却忽然一伸手按住床面，猛地坐了起来。

就在楚真未曾反应之前，那小小人儿向前，张开双臂，已经牢牢地将他拦腰抱住。

“我不走……”

她大声说，撒赖一样将头埋到他的胸前。

楚真僵住。

※※※※※

是夜，征战北疆的虎威将军楚歌寻班师回朝，正在得意洋洋高奏凯歌之时，却忽然接到军机部传来的紧急命令。

在反反复复验证了上面的虎符的确是军机大臣所有，无误之后，可怜的虎威将军连舜都的水都没有喝上一口，便挥泪带着两万大军直奔东海而去。

黎明之时，远在东海的东海郡代郡长定远侯薛诺，跟久居北疆的四郡监察御史、威远伯薛信，几乎在同时都接到了自舜都发出的讯息，军机大人的忍者躬身献上，信很简单，寥寥几个字。

东海，马蹄踏着未明的曙色，自东海郡城门下急奔而出，声若惊雷。

“我可不跟你争，我慢慢走罢了。”北疆，某个慢吞吞爬入马车的人低声嘀咕。

谁叫他们是双胞胎呢，那家伙的“归心似箭”，弄得他也有点心神不宁了。

车辚辚，马萧萧，一路上本来想要倒在车内宁神的威远伯薛信却全无睡意，他不停地打量手心那张来自舜都的快信，那是楚真的字迹，毫无疑问，他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二，三，四，五……那是五个字：

似、是、故、人、来！

第六十五章 艳绝

“似”——他将蘸饱了墨汁的狼毫提在手中，轻动玉腕，写的是满腹犹疑。

“是”——他心中怀着一丝欣喜，再落笔时候，一横一竖，是方方正正的希望。

“故”——心头千回百转，她的影子，他的影子，你来我往，笑意盈盈，而他不过是路人。

“人”——你一回眸，我心中梦已千年，千年沉醉，是痴狂，是蠢笨，任人评说。

“来”——横竖之外，霍然一撇落定，那末尾一笔，希翼，心痛，破碎跟重圆，试问试问，谁知谁知。

很难说得清楚楚真写下那两行字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变幻莫测？是忧虑是欢喜？

种种种种，如喝了酸甜苦辣没有调和好的东西，心头酸涩难当，最后一笔落下，手腕都在抖。

这么多年，明明是他心甘情愿。

可是为什么，仍旧有一丝丝委屈的感觉。

这不该是他——堂堂军纪中堂大人该有的情绪吧。

如此软弱的感觉。

就在今夜，被那个睡在他床上，得意洋洋鸠占鹊巢的孩子勾起。

那身刺眼红衣，那眉间一抹倔强，那诡异莫测的身手，他问她：“你可姓乐？”

她却笑着：“下官是叫乐颜，楚大人楚大人，你今晚一起睡在这里吧，你的这张床如此宽大……”

“我是问你……”

“真的很困啊，大人，一起来睡吧，下官睡品十分好，绝对不会胡乱打人。”

“乐颜！”

“大人怎么啦？”她眨着眼睛，如此纯真无辜。

他望着她，半晌才说：“好，你不是困了么，就早点睡吧。”

很少会如此纵容一个人。

她明明是在似是而非，故意扯开话题。

可是这个人身上的某种气质叫他觉得自己能容忍。

“谢谢大人，大人你呢？”她眼巴巴看着他。

“我，等会再睡。”

“我等大人。”她兴高采烈，笑逐颜开。

雪白的脸，配合灿烂的笑，看得他怦然心动。

有个影子，如此古怪地从心底浮浮沉沉冒出。

“大人你的伤呢？”她眼光下移，“不碍事吗？”

很关心的模样。

他转头，避开。

“放心，已经包扎过了，都是小伤。”

“不知是什么人如此猖狂。”她忧虑说。

“这次是不防备，下次便不至于了。”他回答。

“不如我向皇上请命，来保护大人啊。”她说。

他惊住：“不必!”忙不迭地回绝。

“为什么？”她伸手挠头。

他一眼看到她唇角未曾干净的一抹血痕，又觉她一举一动，竟是无比可爱，十分孩子气，忍不住有种疼爱感觉，微微一笑，爱怜说：“无事，我会保护自己。”

伸出手，将她不老实的手从头顶拿下来，放在身畔，又从怀中掏出手帕，轻轻地擦拭她的嘴角。

她怔怔地盯着他，仿佛看到痴呆。

他却没有察觉，全心全意看着她唇角那么血痕，有些心疼。

毕竟，是为了他才受伤的。

虽然说……她身份可疑，来历成谜，街头那一幕癫狂场景更是让人望而生畏，已经有忍者告诫他务必远离她。

因为，若是她发作起来，那可是很可能六亲不认。

可是他竟不觉得危险。

反而严厉警告下属：今夜的事情，对任何人都不得提及，否则的话，军法处置。

那训话时候的表情，冷硬的让人战栗。

而面前，她慢慢闭上眼睛，仰起头，任凭他动手擦拭。

一直过了良久，军机大人才发现自己的异样表现。

他尴尬地收回手：“夜深，不打扰你，你睡吧。”

收回手帕，他起身。

“大人你什么时候睡？”伸手她问。

声音有些慵懒。

他已经转身，闻言站住脚：“一会就是。”

说罢，迈步出门。

清冷月下，浑身沁冷，他脑中却仍旧一片迷茫。

或者，应该找人来共同承担。

于是……

心酸在刹那烟消云散。

阿信，阿诺。

也是你们两个该回来的时候了。

回来看看，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似是故人来”。

楚真微笑。

****

有些东西明明已经变了。

只是当事人自己仍旧懵懂未察觉。

若是一早，就能了然自己的变化，或者某人会慌不迭地逃出被那人笼罩的影区吧。

可惜的是，作为军机谋划一流的某人，在情商方面，却是缺乏的可怜。

所以……

其实这一出戏，还未开场。

****

唐乐颜躺在楚真的床上。

鸠占鹊巢的感觉不错，很不错。

虽然手段用得不是很光明正大就是。

抱住床边人的那一瞬间，明显的感觉他的身子忽然僵硬起来。

怕什么呢？她又不会吃了他。

唐乐颜心中偷笑：果然，关于军机大人的传言都是真的。

不近女色？

哈……难道要如小羊羔一样，主动等他来呵护抱住？

这不是她的个性。

更何况，在她扑到他怀里的那一瞬间，眼前，九门提督楚歌行那妩媚的脸色变化，看的她真是心花怒放啊。

装柔弱的时候，甚至偷偷地在楚真怀里探出头来。

是他看不到的角度，她冲着楚歌行一挑眉。

妖孽那时的表情越发精彩。

她却更加娇羞地抱住身边人。

军机大人，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一流的挡箭牌，乃是居家旅行，杀除楚歌行这小强的有力武器。

****

可是……很奇怪呢。

唐乐颜枕着双臂，想。

当他帮她擦嘴角血痕，而她看着这冷玉般的人忽然绽放笑容的时候，那种感觉……

就好像有什么从冰雪之中钻出，是那样……“啪”地盛开一朵雪莲，刹那间，满室璀璨，如此，绝艳。

****

第六十六章 小恶魔

奉御女官惊讶的看到，从书房慢慢走出来的大人，被一个红衣少年一把拉住，两个人僵持片刻，大人便会硬生生拉进了房内。

“大人，该睡了。”那少年一边走还一边嚷嚷着，“下官等了好久！”

很不满的模样。

奉御女官脚步踉跄，慌忙伸手撑住旁边的柱子。

房门被关上，那两人的身影消失面前。

奉御女官心跳不已。

伸出纤纤素手掩在心口。

本来想过去劝大人回房入睡，没想到却阴差阳错见这么一幕古怪场景。

大人匆忙抱一个人回府，她元也是听说了的。

想必就是这一身红衣似火的少年人了。

只是，为什么……

当看那少年仰头望着大人之时，对上那双乌黑的眼睛，她会听到自己的心，砰砰砰砰，惨烈地跳做一团。

****

楚真命忍者带信离去之后，信步出了书房。

清冷的月光下，他微微叹息。

或者，是该到了放手的时候了。

若要执意苦等，常此以往，未免会觉得自己委屈，而对那人，也生出奇怪的怨恨。

或者该找一种结束方式，来向那段轻狂年少的青春告别。

将那所有美好的一切全部封印起来，将自己的前半段人生同以后的人生一分为二，或者，应该如此。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他仰头，望着天上月，喃喃地念着。

胸口生出一种凄冷感觉，想要拔剑起舞，在这冷月之下。

正在感伤，却听到“噗嗤”一声笑，自身后传来。

楚真回头。

在廊下灯光照耀下，那人一身红衣，斜倚门口，笑吟吟的双眼，直直地看过来。

“大人真是好心情，如此深夜不寐，居然还在这里吟诗。”她说，声音带一丝慵懒。

楚真心头一窒：“你怎地起身了，你有伤在身，还需好好地休息。”

“说我有伤，难道大人你没有吗？”她一挑眉，离开了门边上，一步一步，走到他的身边。

不知为何，看她一举一动，慢慢靠近，他有种想要步步后退的冲动。

“我……”他嗫嚅。

“如此深夜……大人也该睡了，下官等了好久。”她走到他身边，伸手擒住他手腕，不由分说，将他向着房门处拉。

楚真“喂”了一声，心中惊慌：她怎么竟然如此豪放胆大，难道说自己方才一时眼误，看差了什么，她其实是个男子，并非女孩儿？

可是……

这一闪念之间，人已经被拉进了房间，脚步迈进的一瞬间，她大袖一挥，眼前红袖招引而过，房门已经被关上。

“来啦来啦。”她脚步不停，拉着他向着床上走去。

“放手。”他终于找回属于自己的声音。

“不放。”她更固执。

“乐颜！”他提高声音。

“大人有何吩咐？”她回身，手上用力将他一拉，又顺手在胸前轻轻一推。

楚真身不由己坐在床边上，满腹想要说的话随着那柔软小手的轻轻一按而烟消云散。

对了，我要说什么来着？

他心底想。

眼前一阵影子晃动。

他惊觉，抬眼去看，才见她皓白的小手正在他眼前不停晃动，似乎是想召唤他回神。

“做什么？”他心底这才有些恼。

明明不过是个小他十几岁的孩子，竟然会弄的他堂堂军机大臣如此失仪。

几乎是带着怒气，他想也不想，伸出手握住了在他眼前不停晃动的那只小手。

很滑腻柔软的感觉。

他又是一愣。

想放手，却更是露了痕迹，不放手，这心底滋味……

真真一言难尽。

唐乐颜望着眼前人不停变换的脸色，竟也奇迹般地静了下来。

站在他的面前，呆呆看着他有些不安的脸。

本来想睡的，可是想到一件事，又感觉门外脚步声轻微，心头一动，才出外找他。

以她的脾气，认定了的某种东西或者人，喜欢的，纳为己有，不能纳为己有的，就步步为营去争取。

长这么大唯一一次失手是在天渺峰。

至今想来还是平生奇耻大辱。

竟然将楚歌行当成了美人来调戏，最可耻是调戏不成反被调戏，是她唐乐颜毕生污点。

可是眼前这人不同。

一开始以为他毕竟是楚歌行的叔叔，大概不过是一路货色。

可是相处至今，走到现在，竟然发觉……

唉，果然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叔侄之间，也有天差地别的差异啊。

相比较楚家那只妖孽——

楚真，真是个诚实君子。

可惜的是，对于唐乐颜来讲，是不是诚实君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他——有没有兴趣。

很不幸的是，她发现，军机中堂，好像还是个蛮有趣的人。

他骄傲，冷清，自重，还非常好看，尤其是一笑之时，简直绝艳。人道是他从来不笑，为何她屡屡得见。而他身上有着成熟男人的稳重跟大权在握的威严，更有着少年男子的不谙情事跟举止生涩，他明明不擅武功却能在危急关头为她挺身而出，明明知道靠近有生命危险却冒险将她神智唤回，而她竟能被他唤回，种种成迷，叫她砰然为之心动。

于是，心底的小恶魔开始蠢蠢欲动。

第六十七章 最好的年纪

楚真抬头看着眼前少年。

她一身的烈火红映的他的眼睛都有些刺痛。

他试着起身："我去别处睡。"

她"噗嗤"一笑，也不做声，整个人向着他旁边的床上爬过去，一边伸出胳膊，揽在他的胸前。

他正起身，冷不防被她用力一搂，整个人都倒在床上。

楚真大惊，试图爬起来。

一刹那脸涨得通红。

却不妨旁边那恶棍一只手臂牢牢地压在他胸前，仿佛有千钧重，他竟然丝毫都动不了，只好抗议地叫："喂，你做什么？"

"都进来啦，就在这里睡吧。"她笑吟吟地在一边，另只手臂架起，手掌心拖着半边腮，看着身旁的他。

"胡闹！"他一声呵斥，红着脸转过头不去看他。

微微恼怒，眉心皱着。

唐乐颜看的有趣："生气啦？"

这语气分外亲昵。他听的心头一动，随即想：真是荒唐，不过是区区一个小侍卫，我为何要被他左右？身不由己。

“乐颜，让开。”他转过头，恢复往日沉静面色。

“我没拦着啊。”她顽皮回答，身子向前一趴，离他越来越近，骨碌碌两只眼睛在他浑身上下打量，看得他毛骨悚然，喉咙发干。

“你看着我做什么？”

“大人你……”她话说一半，忽然停住，那只手臂终于动了，顺着他的胸口慢慢地缩回，收起，过程之中，柔软的小手在他的胸前轻轻地按过，似乎试探他心跳。

然后她缩回手，捂住嘴，低低地笑起来，似乎看到什么可乐之事。

分明得了自由，可以起身然后离开。

楚真却一时愣住。

怎会如此多变。

眼前这个人，初见时候她温文有礼的模样，出手却毫不留情，几个回合便将歌寻打的丢盔弃甲落花流水，后来传出她吃霸王餐的丑闻，是日上殿，却一派惫懒，何况迟到。可是等被歌行教训了一顿之后，虽然受伤，兀自谈笑盈盈，面不改色，本来以为她不是个寻常角色，所以特意命忍者暗中调查，不料却丝毫找不到有关她的任何信息，而今日……

她挺身而出将他护住，受了伤之后变身恶魔，又是另一种面目。

可是现在，现在的，却宛如一个小小孩子，是了是了，仿佛还是个……女孩子。

他心头一动，眼光闪烁，向着她颈间看过去。

那白玉般的肌肤，着实不像是男孩子。

军机大人一径的打量着，却不曾想到，他十五六岁时候遇见那命中之人时候，她也曾赞他温润如玉，宁静如水，好看的不似男孩子，而那温润的说法——自然是指在脾气好的时候。想，他脾气不好，便

也会化身恶魔，是了，当年还曾将薛信差点弄死，哈哈哈，年少青涩的时日，几乎让他忘记了自己也曾有过如此轻狂放松，霸道不羁的岁月。

而不像男孩子的，更何止眼前人。

活脱脱的另一个例子，比女人更像女人的，还有一个……楚歌行。

楚真皱起眉。

唐乐颜望着身边人，看到他的眼睛在盯着自己领口猛看。

不由心中发笑。

回手，手指按在领口边上，娇嗔说道："大人你在看哪里，哎呀呀，下官可是会害羞的哦！"

楚真一愣，然后大窘。

情知目光泄露了自己心头所想，懊恼窘迫之际，心头也涌起一丝怒气。

强自镇定心情，楚真开口问道："乐颜，你老实告诉本中堂，你是男是女？"

她不回答。

乌溜溜骨碌碌的眼睛只管在他脸上看。

看得他忍不住心跳。

这双眸子竟如同有魔力一样。

魔星魔星，难道此人是他命中魔星么？

心头微惊，却执着等待她的答案。

可仿佛是试探他的耐性，她只笑而不答。

"你不回答，本中堂就当你是女孩子了。"他一本正经地说。

"大人……"她忽然伸手，红袖遮住半边脸，娇羞不胜地说，"大人跟下官躺在同一张床上，大人却忽然提起这个问题，不知道……大人想要对下官做什么……"

楚真一愣。

然后一阵恶寒。

浑身上下，鸡皮疙瘩嗖嗖跳出，那叫一个毛骨悚然。

他直接。

她比他更直接。

而且直接的如此的……离谱！

“胡说八道！”他怒道。

然后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这个姿势说出那么“正气凛然”的话，未免有点底气不足。

而旁边这个人仿佛是捉住了他的话柄，红袖遮住脸，越发的“千娇百媚”起来。

眼波闪烁，媚眼轻飘。

她年纪不大，做这种事情倒是得心应手。

只不过不是熟手，所以这“媚眼”未免做的并不到位。

没吃过猪肉，楚真也见过不少猪跑。

太后宫中送来的那些女子，一个个的风情万种，若论起来勾引他的手段，那才能称得上一个“媚眼如丝”。

他不是没见过。

更加厌倦看。

而且每次看到都恨不得将那些可怜的女子一脚踢开。

可是这只“睡猪”不同。

她做的十分的不到位。

甚至青涩。

可是恰恰是这点青涩，让他无法决绝地一脚将她踹开。

无论她是男是女。

她就在他身边躺着，只要她愿意，随时都能扑过来。

他惊觉。

顿时一手按住床面，从床上坐起身来。

看的他想伸手下床，那故作“娇羞”的人忽然动了。

****

伸手在他胸前再度一挡，将他的身子向着床上按倒，他皱起眉心，伸手去挡，她却笑了一声，右腿上前，压住他双腿，右手按住他的左手，左手压住他的右手。

就好像被人利落地固定在了床上一样，楚真一动都不能动。

“喂！你放开我！”他威严大叫。

“夜深了，不要吵。”她俯身看着他，微笑说。

武功本来就不是他擅长，而且对手又不是普通的高手，楚真愤怒地望着满脸笑的这个人：“你想干什么？”

“想睡觉啊。”她眨着眼，无辜地说。

“放开！”

“放开你就跑了。”

“本中堂不会跑！”

“你刚刚就想跑……”

“我是想离开。”

“一样一样。”

“不一样。”

“一样。”

“不一样。”

“一样。”

……

最终屈服的是他。

楚真叹一口气：“算了，随便你。”

“真的随便我？”她问。

她竟是越来越精神，他心中好奇：“你不困了？”

“还不都怪你。”她哼一声。

“什么都怪我？”他问。

“你不睡，惹得我也睡不成。”她打一个哈欠。

“我没有不让你睡。”他转过头，避开她娇憨的动作。

“那你听我的，乖乖在这里睡，怎么样？”她不依不饶地说。

“算我怕了你。”他冷哼。

“又不是没睡过，你害羞什么。”她笑。

他仍旧为这话觉得脸红。

又情不自禁地想，若是倒回去十年，若是听了这话，恐怕会立刻将身边人拉出去打死罢了。

只不过……当时，没有遇到她。

哈……

人世间的事情，总是如此奇妙，阴差阳错。

在他最好的年纪，碰上的是谁？

这样想着，心头一阵酸涩之后，愤怒跟不满之情忽然淡了很多。

“好吧，那么我睡，你也要睡，只不过不能打人。”他转过头，看着她，说。

唐乐颜望着身边人忽然变得很冷淡的面色，心头一怔。

“好吧。”她回答。虽然不知道在片刻之间，楚真心头所转过的种种念头，但也知道他必定是想到了什么，所以情绪变化才如此的快，而且她强行运功争来的这点清醒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必须留着看他……

睡着。

她慢慢地收回手脚。

他起身，将靴子取下，想了想，看她怔怔地在一边发呆的样子，小小的脸上带着一丝迷惘，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将那耷拉在床边的脚握住，轻轻地替她将靴子取下。

唐乐颜浑身一颤。

本来正想着，他究竟是想到了什么会忽然变的那么冷静。

见他有妥协的意思，所以也不想再跟他闹下去。

看他起身，脱下靴子，放在床边，动作之间，玉带勒住的腰身挺拔，微微在眼前晃动。

而这人的侧面……

从她的角度看来，竟带继续冷冷的柔和。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深藏不露，或者色厉内荏?

她也真是倒霉，本来想找个地方落脚，竟遇到刺客出现。

不过……幸亏是有惊无险。

而他见过她发狂的样子，竟也不害怕。

那么呵护的表情，紧紧抱着她时候关怀担心的样子，惊坏了她。

而此时。

他脱下自己靴子之后，微微一愣。

转过手，将她放在床边的双脚，拉起一只。

她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已经伸手，替她将靴子除下。

她的腿下意识地一缩。

他的手停了停，随即又擒住她另一只脚，将靴子慢慢取下，双双放在床边。

因为她小小的反应，本来泰然自若的他也忍不住有点面色不寻常。

转过身，背对着她，说："睡了。"

倒身睡在外侧，小心地避开她的双脚。

她缩回双腿，蜷缩在床内。

望着床边上的他。

他并不胖，身材也不是五大三粗那种类型。

躺在眼前，竟有种惹人怜惜的冲动。

慢慢地倒在他的身侧，尽量小心翼翼同他隔开距离。

她倒是不在乎的，但怕他在乎。

想了想，有点冷，伸手将被子拉起来，顺便给他盖上。

他也不拒绝，静静地侧着身子躺着。
她想了想，伸手搭

Chapter_7

上他的腰间。

果不其然，这个人猛地抖了一下。

她低低一笑，将他的身子扳过来。

他紧闭着双眼，仿佛在容忍什么。

“你不习惯这样睡，就当我不存在就是啦。”她悄悄地说。

他不回答，也不睁眼，却偷偷地松了一口气。

她在旁边看着这张慢慢熟悉了的脸，心中觉得安定。

双手合起，放在枕边。

将脸贴在上面，她看着身边呼吸慢慢平稳了的人，这次……是真的睡着了吧。

她瞪大了眼睛看了良久。

期间人在昏睡跟清醒之间强行徘徊了良久。

最后，她轻声叫：“中堂大人？”声音如微弱小猫。

那人不回答，丝毫也不动。

“楚大人……”她又叫。

他连睫毛都没有动一下。

“阿真……”她低低地，向前凑了凑。

还是没有反应。

“真叔？”笑着叫这一声，仿佛是偷到了腥的猫。

眼前的人，呼吸正常，丝毫都没有过任何急促跟异样。

而她不死心，又凑了凑，整个人快要碰到他脸上，然后说：“真……真……我要亲你啦……”

如果是装睡，以军机大人平素坚贞似玉的品质，应该是会惊悚地爬起来跑掉吧。

可是他仍旧没动。

可见，是真的睡着了。

唐乐颜望着眼前熟睡的这张脸。

如玉般的俊美容颜。

不知道心头涌动的是什么，她悄悄上前，在头脑来得及反应之前，樱桃小嘴已经轻轻地贴上了他的侧面脸颊。

“啵……”极其轻微的声音。

嘴唇上传来的温度，有一点凉，还有一点温。

很奇妙的触感。

而她忽而满心欢喜，却又同时，满心羞涩。

天啊，她究竟在干什么。

难道真的是饥渴无药医，饥不择食见男人就上了吗?

不不……

明明就算是中了思情，面对楚歌行……也没有这种……想要去亲近一个人的欲望啊。

而对方偏偏如此的不解风情。

他躺在那里，像是沉睡万年。

她有点恼怒，伸出手想要去弄醒他。

忽然又害怕地缩回手。

究竟在干什么啊，唐乐颜。

你疯了不成?

他是你的真叔啊。

于情于理……都不可以。

若是此事被娘娘知道了，恐怕会被吓死过去。

若是爹爹知道……

她打了个哆嗦。

下意识地将身子向后缩，一直到缩到了床的内侧，靠到了墙壁边退无可退。

天啊天啊。

不能乱。

不能犯错。

她缩回手指，在牙齿边上咬了咬。

眨眨眼。

第一次看着他睡。

莫名其妙的想亲眼看看才放心，而现在，她终于放心了。

仅此而已。

只是确定了他不是偷走《逍遥书》的疑犯，只是确定他没有练过那种邪门武功。

就好。

而其他，关于今夜心头摇曳荡漾的一切。

她应该……

当作，全都不存在，全都不曾发生过。

微微一笑，最后看了身边人一眼。

唐乐颜红袖一挥，一股气劲流泻而出，将桌上的红烛熄灭。

她闭上眼睛，原先强行拦阻的滔滔睡意仿佛急流狂泻，很快便沉入了香甜梦乡。

****

第六十八章 刺骨锥心

楚真在半夜被身边如小猫蠕动般的感觉弄醒。

十数年来，他向来都是一个人睡。

此时醒来大惊，明显感觉身旁一丝柔软触觉，不知是什么东西如此放肆。

直觉想要伸手推开，幸亏忍住。

等到反应过来之后，才想起：原来今夜，他不是一个人。

室内的烛光不知何时已经被熄灭，接着夜色一丝微光，他转过头去看身边人。

像是小猫一样缩起身子，她的双手拳在胸前，手指曲着，稍微扒住他的右臂。

又防备，又想靠近般的姿态。

那张小脸乖乖静静，就在眼前。

楚真看了一会儿，差点哑然失笑。

转过头看着空洞帐顶，耳畔是她细细的呼吸声，轻浅入耳。

眨着眼睛看了良久。

终于重新闭上双眼，沉沉入睡。

****

清晨醒来的时候，习惯的转头去看。

身边却空空如也。

楚真一惊，瞬间起身，张望室内。

门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他转过头去。

“大人，奴婢是来伺候大人洗漱的。”熟悉的，波澜不惊的声音自门口传来。

是奉御女官。

楚真目光转动，沉声说：“进来吧。”

门边一声恭敬的答应，门扇一动，女官身后跟着两个丫鬟，轻轻悄悄地走了进来。

楚真翻身下床，看了一眼那面色平静的女子，问：“今天早上……”

忽然住口。

奉御女官不动声色，垂着手站在面前，静静倾听模样。

楚真想了想，还是问：“乐颜侍卫呢？”

“乐侍卫一大早就离开了。”她回答。

“哦……”他答应一声。

离开了。

一声不响居然就离开。

那个人，睡也睡的毫无防备，走也走的如此利落。

完全不给他任何选择的机会。

楚真摇头。

****

唐乐颜出了昔日的镇远侯府。

站在门口的时候回头看。

唇角上一抹笑，想到刚才轻手轻脚下床离开时候，那人兀自沉睡的样子，就想笑。

清晨的空气，有点冷冽。

她笑面如花，转身想要离开。

却忽然站住脚。

眼前有人拦路。

九门提督楚歌行站在原地，丝丝冷笑，一双勾魂夺魄眼睛望着她。

这个人来的悄无声息，就好像从天而降。

“提督大人早上不睡觉，起得好早啊。”她一惊，然后笑着说。

心下却暗暗防备。

楚歌行望着她：“你不也是？”

“我不同，我睡得很好，非常好，”她摇摇扇子，“提督大人出现的这么凑巧，莫非是一晚上都守在这里？”

“小狄的命，我可以暂时留着，也会随时拿走。”他冷冷说。

她面色一变，原先的好心情荡然无存：“你敢！”

袖子一甩，握紧了扇子。

“你知道我敢不敢。”他的心情却忽然慢慢地好了起来，“所以你做事，最好给我收敛些。睡在男人家里这种事，最好不要再发生。”

他不等她回答，也再理会她，昂然向前，手臂故意轻轻地擦着她半边身子而过。

入了府内。

唐乐颜回头望着那纤长的身影缓慢入了军机中堂府，站在原地，单脚一跺，双眉微扬，冷哼一声之后，这才蓦地转身，一抹红影，沿着街头飞快消失。

****

楚歌行甩袖，一臂在前，挽着披风遮住半边身子，另一臂却也隐没在披风之内，背在身后。

他很少如此早来中堂府。

中堂府的仆人们虽然惊愕，却也很快奉上差点，一边派人去通传中堂大人。

楚真得知消息之后，有一丝惊愕。

“请他去书房等候吧。”他吩咐。

下人领命而去。

彼时楚真他才刚好洗漱完毕，换了朝服，忽然听人说九门提督来访。

怎会如此的早?

他踌躇间，转念一动，楚真想起昨晚上楚歌行跟乐颜对峙那一幕。

那两个人……

现在细细想来，似乎是从第一次相见就不同寻常啊。

朝堂上，他同她自金銮殿外携手进入之时，他只注意到了两人之间隐隐存在的敌对，竟忽视了，从自己这个行事诡异的侄子手中死里逃生，乐颜需要的究竟是过人的武功呢还是，一些不为他所知道的故事。

他对乐颜自然是不了解的。

虽然对自己的这个“侄子”也说不上了解，但是，相比较乐颜而言，应该算好一点吧。

只是楚歌行不像是歌寻，歌寻如一潭清水，一眼就能被看到底，他乐观，豁达，虽然偶尔有些小小自负跟任性，但还没有达到叫人讨

厌的地步，是个让人看一眼就会喜欢上的开朗少年。

可是楚歌行不同。

若是论起在楚真心目中对于楚歌行的印象……

楚歌行就好像是漠漠阴天里盛开在幽暗峡谷的诡异名花。

适合的是一丝将残未残淡淡月照着。

配合小风嗖嗖。

而他脉脉地盛开，或者吐出的幽幽暗香都带醉人气息。

几乎浑身上下都写满了同样一句话：危险，请勿靠近。

哈哈哈。

楚真被自己的想象惊到。

不过楚歌行的确是个不可用常理测度的人。

楚真想不通他为何这么早来找自己。

将手中的毛巾递给旁边丫鬟，他迈步出门，去见楚歌行。

****

楚歌行等在书房内。

他背着双手，观赏一副墙上字画。

仿佛看的极入神。

“歌行。”沉沉呼唤从门外传来。

楚歌行回头，慢慢躬身：“歌行见过真叔。”

“罢了，免礼。”楚真一挥手，人走到书桌背后，落座，“歌行你一大早来找我，是有何要事吗？”

楚歌行的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之色。

这真是千古罕见。

楚真愣了愣，问：“怎么，不好说？”

楚歌行眼皮垂下，长睫毛微微抖动。

“我方才，在门口遇到了乐侍卫。”他说。

“嗯……”楚真微微一怔，很快恢复正常，“我醒来之后，他便离开了。”

“嗯……歌行听说……”他慢慢地，仿佛在考虑事情。

“什么？”

“歌行觉得，真叔你……应该同乐侍卫保持距离。”他终于说出。

“嗯？这是为何？”楚真问。

“昨晚上真叔遇袭之后，歌行便立刻带人勘察现场，结果发现……”楚歌行开口，皱了皱眉尖，说，“真叔当时在现场，应该知道是什么吧？”

楚真心头微微颤动，想到：本部只是吩咐手下之人不可泄露昨日之事，却忽略了派人清理现场，而以歌行的能耐……恐怕也已经看出端倪来了吧。

于是回答：“歌行，你有话不妨直说。”

“是。”楚歌行答应一声，说，“现场状况，应该是有人用极强悍的内力将来敌击毙，只不过手段之残忍实在叫人发指，真叔既然是当事人，也能全身而退，那出手之人必定是真叔的人……可是据我所知……”他停了停，“请恕歌行冒昧，真叔身旁，还不足以有如此内力深厚的高手……”

“你说的对。”楚真点头。

“那么……歌行便想到，现场的那一人——真叔你说过是他出手相救的那一人。”他抬头，望向楚真。

楚真略微一沉默：“歌行，你说下去。”

“能动用如此内力，并非常人，”楚歌行说，“真叔你不怕他来历可疑，别有心机么？”

楚真略微沉吟：“歌行，我有一事想要问你，你可否据实回答？”

楚歌行躬身：“歌行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么……”楚真目光直视过去，“我来问你，你以前是否认识乐侍卫？”

楚歌行沉默。

“怎么？不晓得如何回答？”

楚歌行开口：“既然真叔见问，歌行再为难也要回答的……歌行以前，的确认识他。”

“那么我再问你，”楚真的心砰砰跳，“他……是男是女？”

楚歌行闻言，惊诧抬头：“真叔你同他睡了一晚，竟然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楚真闻言，白玉般的脸上泛现微红，略微窘迫说：“我们各睡各的，毫不相干，而我……怎么好去刺探她什么……”

楚歌行望着男子略窘的表情，心中叹息，表面却一本正经说：“真叔正人君子，自然是不屑做如此事情的，不瞒真叔说……她……确实是个女子。”

楚真肩头一颤。

****

“不瞒真叔说……她确实是个女子。”

书房内一时寂静。

楚歌行站在原地不动，也不开口。

楚真静静沉思，仿佛还在消化刚才那一句话。

长久的猜测终于随着楚歌行一句话一锤定音。

楚真慢慢地吁一口气，想了想，又问：“歌行，你今天前来，告知我要同乐侍卫保持距离，究竟，是为了她危险可疑，还是……因为心知她是女子之身？”

楚歌行一愣，慢慢地抬头看向对方脸色。

心头一动，若有所思。

那张楚楚可人的脸上即刻露出一丝微微的不安跟恼怒交织的神色。

他咬了咬红唇：“真叔，歌行……”

楚真望着他的脸色。

仿佛明白了什么，略略叹气：“歌行，你莫非对乐侍卫……”

楚歌行的脸上慢慢地爬上一丝红晕：“真叔……我、没有。”

他虽然说着“我没有”，可一副欲盖弥彰的表情，配合这种迟疑欲言又止的语气，简直是向全世界宣告：我就是有。

楚真自然看得出。

他一笑：“哈，好，你既然不想直言，我也不说了，不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倒也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更何况……你们两个，一个是少年英伟，一个如花似玉，当然是不二良配。”

说到这里，不知为何，心底忽然一阵刺痛。

楚真停了口，微微发愣。

楚歌行黯然销魂叹一口气：“真叔，此事恐怕……很难。”

楚真正在失神，闻言惊醒过来，见到楚歌行犹疑不定神色，心头哑然，想到：虽然向来猜不透他，不过少年人总归是少年人，也会“怀春”啊，陷入爱恋一种，还不是一样的犹豫不决，任凭他怎样聪明，七窍玲珑的人，还不是也同样是看不穿，堪不破，呵呵。

忽然又想到往事。

历史岂非都是相似的，当年他还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错失良机，不过往事已去，对于少年一辈，还需要多多点拨才是，免得歌行他人在局中，懵懂不知，等到了失去才……

楚真按捺心头不安，呵呵一笑：“歌行，听我一句，你若喜欢她，就对她好一些，不要同她斗气，或者做无用的试探，当一切还能掌握的时候，千万不要傻傻放手。”

他这一番话，诚意拳拳，乃是肺腑之谈。

楚歌行心头愕然，却又觉得好笑，面上仍旧滴水不漏地：“多谢真叔提点……只不过这等事情，也只任由他顺其自然罢了，强求的话，终究不是良策……唉……”

末尾还附送长长一声叹息，更将一个为情所困的悲情青年胸怀抒露无疑。

楚真完全不知自己一番苦心只不过是对方的耳旁风，望着楚歌行的脸，心想：既然如此，我倒要从胖多多帮手才好，免得歌行走我的

老路。

当下笑道：“你不要担心，乐侍卫那边，我自然会想方法……总之真叔必定会帮你的。”

“多谢真叔。”楚歌行急忙躬身，终于在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表情。

楚真见状又笑：“本部知道，你一早前来，也是不放心对不对，不过昨晚上我们真的只是各睡各的，你放心好了。”

楚歌行脸又是一红：“歌行没有不放心。”

楚真从座位上站起，走到楚歌行身边，伸手，轻轻拍上他的肩膀：“你父母亡故的早，你跟歌寻两个，早早就来到舜都，虽然你从小便很坚强，可是真叔知道，你过得并不轻松，歌行，如果心底有什么事情，尽管来对真叔讲，真叔能帮的上你的，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知道吗？你毕竟还有真叔这个亲人。”

他沉声说着，目光温柔，盯着眼前人。

楚歌行心底本来暗暗庆幸他居然误解了自己，忽而听到这番话，不由地心头感动。

他这个人平素是极端的聪明伶俐，遇事不慌，且具有无比强悍的跟柔弱外表完全不相符合的神经，真个儿是就算泰山崩于前都会面不改色，但，他也有个缺点，这个缺点连楚真都不知，天底下也只有楚歌寻知道。

楚歌行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人若是动了真心，便会迟钝加倍，头脑跟唇舌都会失效，什么都说不出也无法反应。

楚真的手搭在他的肩头，楚歌行觉得他手心暖暖，心头暖意融融，荡漾开来，想要说一声“多谢真叔”，喉咙口却一阵发干，竟是一个音节也冒不出来，想要鞠躬致意，身子却又无比的僵硬，只有移动目光看向楚真，盈盈的桃花眼，充满感激情意，这倒并非是伪装出来的。

楚真对上他的目光，知道他心底已经明白自己意思，先前心头的一丝刺痛也被这浓浓融融的亲情冲淡，不由点头一笑。

这一笑，楚歌行才反应过来。

****

“楚歌行！”有个声音自书房外大声响起。

楚歌行皱眉，听出这个声音正是唐乐颜所有。

他一皱眉，这声音仿佛有些不对。

楚真却笑道：“说曹操，曹操就到，乐侍卫为何去而复返？”

说到这里，他心头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想要再问问楚歌行，却听得门外那声音再度大叫：“楚歌行呢？让他给我滚出来！”

楚真蓦地住口，皱眉看向楚歌行，却见到后者脸上正也带着一丝难解的疑惑。

****

鲜血从小狄的嘴里狂喷出来。

唐乐颜躲闪不及，顿时被溅了半臂。

她后退靠在床边，有些不相信自己双眼。

伸出手飞快地拎起那倒在床上软软的身子，颤声叫道：“小狄，小狄！”

他不回答，小脸上半边血污，长长的睫毛仿佛是蝴蝶断掉了的翅膀，耷拉着一动不动。

这如画的眉毛眼睛，全都不再生动。

唐乐颜心凉如水，伸出手在他鼻端轻轻一探。

仿佛触电一样将手缩回来，又迟疑着按向他的胸口。

原本蓬勃跳动的心脏，已经停止。

唐乐颜松开小狄，踉跄后退。

双腿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她伸出双手想要抓住什么支撑住自己，却什么都没有抓住。

小狄失去倚靠的身子倒在床上，静静的不动。

而在前一刻，她还说：“乖，吃了这颗药，身子很快好，晚上请你去满月楼大吃一顿。”

而他冷冷看着她：“怎么去？公子恐怕是忘了，你已经被舜都的各大名酒店列为拒绝往来户了。”

“没关系，”她偷偷一笑，“我们拉着军机中堂大人去，谁敢不给面子？”

“那也要军机大人先给公子你面子啊。”他仍旧是一脸的不信，墨一般的眼睛瞟了她一眼。

现在，他躺在那里，竟再也不能动弹。

唐乐颜浑身颤抖，伸出手来，看到手心热热的东西，正在变凉，那是他的血液。

目光闪烁，忽然想到早上遇到楚歌行时候，他所说的话。

顿时之间，恨满胸臆。

唐乐颜一反手，只听得“啪”的一声，旁边的桌子被一拍分裂，化成片片落地。

“楚歌行！”

她回身，怒吼一声，破门而出。

****

楚歌行推开门，从书房内走出来。

唐乐颜一转身，望见他，脚下一踏，飞身过来。

更不再说话，出手就是急招。

楚歌行皱眉，本能地出手抵挡，忽然之间目光一转，望见从书房之中走出的楚真，心念一动，顿时闪身到一边。

“出手！”唐乐颜一声怒吼，攻势更快，刹那间红袖招展，红影漫天。

楚歌行只闪不打，唐乐颜一时竟也奈何不了他。

心头火起，更加无法控制，唐乐颜扇子一招，只见雪亮的光芒闪耀，从扇子之中竟飞出几道锐利的白光，直冲楚歌行而去。

楚歌行大惊，身子后翻，在间不容发之际躲过这几道暗器偷袭。

绕是他躲闪迅速，刹那之间，一道白光让他的额前鬓发射断一缕，青丝飘飘扬扬，从头顶落地。

身后的楚真见状大惊。

唐乐颜舞动扇子，身形曼妙，不等楚歌行站定脚步，直冲上来，竟然一副想要取他性命的架势。

“住手！”楚歌行低声喝道。

“我要你给小狄偿命！”她来势不减，咬牙切齿说。

楚歌行眼睛眯起：“小狄死了？”

“你这恶人！”她大怒，眼睛里已经有泪花闪耀。

左手成拳，握住扇子，右手向前，向着楚歌行胸口一掌打去。

楚歌行心中惊疑，身形闪躲不及，那掌影顿时已经到胸口。

他本来就不是好脾气的人，见她一味的进逼，已经动了真怒。

正在想要不要还手，只顾忌到身后的楚真……

一时之间有些犹豫不决。

就在这生死攸关之时，一道人影飞速地闪身过来，竟然直直地挡在了楚歌行面前。

“乐颜！”他大叫一声。

唐乐颜心头一惊，泪眼朦胧里望见来人的一张脸，顿时心头发颤，努力地收掌。

可惜她含怒出手，几乎倾尽全力，手掌同楚歌行之间相隔又很近，忽然之间要将排山倒海的内力收回来，谈何容易？

若是尽数收回来，恐怕她自己也会受伤非轻！

只听得耳畔清脆一声“格”的响动，她的纤手已经印上了楚真胸前。

虽然是在间不容发之时收回了一部分掌力，但是剩下的大部分，仍旧顺着她的手，源源不断地倾泻入了楚真体内。

唐乐颜魂飞魄散。

她这一掌的功力如何，她自己深知。

就算是高手如楚歌行，吃了这一掌也会不死剩半条命。

而楚真……

他的武功不高，简直如寻常人无疑，若是她的浑厚掌力入了体内，浑身骨节必定会断成寸寸，就算是大罗神仙，再多的灵丹妙药，也救不回来！

唐乐颜一时之间心头更寒，悔恨之意翻天覆地地翻涌起来，这一下，却是想哭都哭不出，满心的酸楚无法解释。

与此同时，楚真身后的楚歌行怒吼一声：“唐乐颜！”

龙虎斗京华 第六十九章 伤

一掌过去，唐乐颜觉得自己的心都在瞬间痛的裂开。

当手掌心印上楚真胸前的时候，她恨不得自己的手在那一刻断掉，或者，恨不得那一掌是拍在自己身上。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

一瞬间血气上涌，让她觉得自己的眼睛都要瞪得裂开。

那一掌拍上楚真胸口的时候，楚歌行正在他的身后。

乐颜的一举一动，他看的最为清楚。

他也算的清清楚楚，若是他吃一点亏，受她这一掌，在楚真那边，他的同情票会嗖嗖地飞起，他正在犹豫，这一掌，接，或者受。

只不过……

他算错了，一直身为旁观者的楚真，居然会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为什么会这么傻?

对于武功他知多少懂多少，一向是袖手被人保护的贵公子而已的他，为何竟在生死关头盲目站出来。

难道，贵为军机大臣的他，十数年来握着舜都大权谋略所有的他，观察敏锐明察秋毫如他，会看不出乐颜这一掌，盛怒之下出手，

威力有多大，破坏度更有多大?

不……

楚歌行本也是冰雪聪明的人。他在瞬间明白：楚真之所以挺身而出，并不是没有看出乐颜这一掌的威势。

而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看出了她盛怒出手，所以他才挡住了自己的面前。

因为对他来讲，自己……是----亲人啊。

有什么东西心头暖暖。

眼皮微微抬起，楚歌行举手，一掌抵在了楚真的后心。

激烈澎湃的力道灌入楚真体内。

楚歌行大喝一声："唐乐颜！"

手心用力一引。

不能硬碰硬。否则的话，他地内力加上唐乐颜的内力，在楚真体内交撞，便真的救无可救。

楚歌行手臂一抖，将乐颜刚灌入楚真体内的内力快速导引过来。

左臂舒展，向着旁边一挥。

一股气劲自他的左边手心激射而出，书房的门发出一声爆裂声响，被那股力道击中。顿时四散分裂，化成木屑片片落地。

在唐乐颜跟楚歌行对上那一刻。

楚真就担心不已。

他站在旁边皱眉看。不知要如何分开这对冤家。

只是乐颜仿佛很怒，歌行似做了什么让她难以容忍的事，若是凭他三言两语，恐怕难以解开目前状况。

楚真握手在腰间，不过……无论如何，不能让歌行受伤。

看得出，他是存心退让。

只不过乐颜那边……

正在他密切注意两人过招的瞬间，唐乐颜忽然一掌劈出，楚歌行后退，却似乎不愿抵抗。

难道说这个孩子……

楚真心头一动。

生死顷刻。几乎是出自自发本能，楚真踏步上前，伸出双臂挡在了楚歌行面前。

大叫一声：“乐颜……”

一声住口还没有来得及说出。

胸口一阵麻酥酥地疼痛。

是她，没有来得及收掌。

那一掌结结实实地印在了他的胸口。

楚真只觉得心脏发出了“彭”地一声响，清清楚楚，他发誓自己能听得见。

然后就不再动了，好像被什么包围，强行捏住。

而浑身也如同被什么东西灌入。眼前一片模糊，而耳朵亦“嗡”地一声，然后，万籁俱寂。

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

被隔离入了一个完全真空地空间。

双手兀自张开，是替身后人遮挡，又宛如要拥抱眼前人。

这种姿态。

他不知道，自己的嘴角，已经在瞬间沁出鲜血。

几乎是与此同时，身后后心上。多了一只手。

楚歌行一手向前，抵在楚真后心，一手向后，轻挥。身后的披风如波浪般顺着左手的招引而向后猎猎飞舞起来。

楚真眼前一晃。望见了乐颜的脸。

那张充满了痛意跟悔恨的脸。

双眸牢牢地盯紧了他，看的他的心仿佛也跟着复苏了。发出了一声宝贵的跳动。

恢复视觉听觉之后，他听到耳畔，是楚歌行大怒地叫了一声：“唐乐颜！”

楚真心念一动。

带着血的嘴角露出一抹笑。

他听地没错。

唐乐颜。

唐----乐颜。

她果然……是故人啊，是故人之……女。

楚真胸口一窒，下巴微扬，“噗”地一声，从嘴角喷出一股血箭。

眼前那个人向后倒过去之后，乐颜身形一晃，收掌，想去抱住他。

楚歌行向前一步，抢先将楚真抱在怀中。

“你……”他望着乐颜，桃花眼里怒意升腾。

而她泪水满眼，惊慌失措打量着他怀中的楚真，一副惊悸楚楚可怜的样子，竟让他后面一句话说不出来。

楚歌行后退转身，不再理她。

抱着楚真进了书房。

唐乐颜站在原地，愣了片刻，这才身影一晃，跟着他入内。

楚真被平放在书房内间的小床上。

白皙的脸上大团的血污看起来触目惊心。

楚歌行反手握住他的手腕，静静听了一会放下。

“他怎么样？”乐颜出声问。

楚歌行冷哼一声，不回答。

披风一甩，人上了床边，将楚真身子搬起来。

乐颜伸手，将他肩头扶住。

楚歌行坐在楚真身后，伸出双掌，平举在他后心处，慢慢抵过去。

“你……行不行？”乐颜迟疑问，“要不要我……”

楚歌行斜睨她一眼，冷冷说：“不用，你可以等我一会疗伤无力，出手杀我。”

乐颜被他一句话堵得心头发慌，却又怒道：“是你害了小狄，我自然是要杀你的，可不是在此刻。”

他却丝毫不惊，反而说：“哦？你说小狄死了？我楚歌行要人死他自然活不了，给了你解药就不会有差，不如我们来再打一个赌，如果小狄没死，你跪下来给我磕三个响头如何？”

乐颜一愣，望着楚歌行，顿时不语。

她心知，楚歌行平时不会说这么多话，此刻竟然说出跪下来磕头这种小孩子才会赌地东西，可见是被她气到了，难道小狄真的没死……或者说，她遗漏了什么？可是，明明他的心跳都停止了呀。

楚歌行说完之后，仿佛自知道失言，顿时转回目光。

不多时，随着他的运功，面前楚真的脸上微微有汗意渗出。

乐颜一直在看着楚真面色，见状，抬起袖子轻轻地替他擦拭脸上汗滴。

楚歌行双眉一振，目光如电，顿时喝道：“不许你动他！”

“我只是……”乐颜缩回袖子，不知此人为何发怒。

“老实站在一边。”他恨恨地说。

她咬了咬唇，最终后退一步，站在了床边。

龙虎斗京华 第七十章 名字

在梦里，那个一袭红衣，风姿绝代的人携手另一人，她冲着他微微一笑，唤他：“阿真。”

他依稀是十四年前那什么都不懂，却只知任性的少年，苦苦地去拉她的袖子，求着说：“玉哥哥，你别跟他走，我会对你更好。”

她却只是笑，一声“阿真”，已经是万里之遥。

他扑了个空。他们携手离开。

留他在原地，踉跄俯身地上，冰冷的地面也凉了他的心。

他彷徨无依，也不愿再起身，索性就那么趴在那里，周围没有人，所以可以放声大哭。

哭的肝肠寸断，心知那些人是不会再回来了。

连“再见”都不要说的人，他们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吧。

玉哥哥，司哥哥，你们，何其狠心。

他的心底，总还是留下了一丝恨的。

楚真猛然惊觉。

就好像一个自己，已经长大了的自己，正俯视着地上那个一直哭一直哭的少年。

他趴在地上，撒赖般的执意不肯起身。

于是一直十四年。

他在原地，不曾挪动一步。

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他望着那个生涩的自己，一瞬间满腹苍凉。

是的，也该到了放手的时候了。

本来就是抓不住的东西，或者，是该放手了。

耳畔忽然多得一声----“对不起”。

楚真一怔。

乐颜绞着手，眼泪吧嗒吧嗒从脸上滴落。

楚歌行下了床。将楚真的身子重新慢慢放平在床上。

乐颜上前一步，想要伸手去碰他一碰，却又不敢动，重新缩回袖子内。

楚歌行看在眼中，心底不知是什么滋味，总而言之，这滋味并不是很好。

“他没事了吗？”她问。

楚歌行垂下眼皮：“你不是也很会看地吗？都能看人生死。”

乐颜知道他还在为了小狄的事生气，不由地苦苦一笑：“大不了我若错了。就真的给你磕三个响头罢了。你又何必念念不忘。”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他忽然沉声说。

“嗯？”她不解。

“你几时喜欢被他人的生死左右？”他问。

乐颜愣住，半晌才说：“楚歌行。你不知道那种感觉。”

“我也不想知道。”楚歌行脱口而出。

“是，我希望你永远都不会有那种体验。”她跟着说。

楚歌行疑心她是在讽刺自己，立刻直视她双眼，却看到她的脸上多了一丝苦涩。

那神情竟不似作伪，而是实心实意在劝说。

饶是如此，他仍旧说：“你，是在讽刺我绝情绝意吗？”

乐颜摇头：“不，我只是希望，你永远都不会体验到那种痛苦的感觉。”她伸出手，按住胸口。

明明是在说小狄吧。为什么她的眼睛只看着床上地楚真。

楚歌行心头一阵烦躁。

她的确不是在讽刺他，也地确是诚心诚意在说这番话。

为什么他觉得这么厌恶。

尤其是望见她看楚真的目光。

楚歌行一伸手，握住她的手腕。

乐颜转头：“做什么？”

“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你还要留在这里吗？”他问。

“知道跟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我本来就没有想过刻意隐瞒……”她回答。

“你心底，可知道你跟他的区别？你们之间……”他忽然问。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问出这样的问题。

多么荒谬不着边际的问题。

“你……你是什么意思？”而她竟然不觉得突兀，只是有点慌张。

就是这一点慌张。刺痛了他的心。

果然，他担心的，她也想得到，而且，想必在他之前就担心过了。

楚歌行心头怒火一点燃烧，手上用力。

她用力一挣：“你弄疼我了。”

“乐颜。”他低声地，双眼瞪着她，慢慢地靠近，“我问的问题，你没有给答案。”

她慌忙转头。又觉得这动作太过显得心虚，于是又转回头来。

恰巧他地脸就在眼前，粉嘟嘟的嘴唇，不知怎地。她感觉脸上一阵温热的感觉。被轻轻蹭过。

楚歌行愣住。

他的唇……

唐乐颜也愣住。

他的唇。

他看着她，眼底是惊愕跟一时的不防备。

她望着他。却是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

就在这尴尬时候，床上的人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两个人顿时察觉，楚歌行迅速放开唐乐颜的手，向后退了一步。

而她也跟着斜刺里退了一步，然后一个箭步抢到床边，动作敏捷地让他深深痛恨。

“真，阿真，你怎么样？”她低低地。

“唔……”床上的人发出一个意义不明的叹息。

她望着面前这苍白的脸色，眼泪忍不住盈盈摇曳，抬起袖子，替他擦拭嘴角的血，一边低低地忏悔：“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他的身子忽然一阵抖动。

在楚真慢慢地睁开眼睛的时候，楚歌行一时也忘了跟唐乐颜计较她对他的称呼问题。

“你们……”楚真开口。

“别说话。”楚歌行上前一步，“真叔，你受了内伤。”

唐乐颜愧疚看他一眼：“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

内疚地垂下了头。

楚真一愣。

对不起……原来是她说地。

他心底苦笑，这一声，将他从昏睡中唤醒的声音，原来是她。

“你……”他试图开口。

她却慌忙看了他一眼：“真……真叔，你就不要说话啦，等你养好了，我再向你赔罪。”

“嗯……”他只好停口。

若是强行讲话，扯动了内伤，她的愧疚想必更多吧。

楚真目光移动，看向旁边的楚歌行。

楚歌行对上他地眼神，略略怔住，随即忽而心头灵光闪动。

同样在心底一声苦笑。楚歌行转头，对着乐颜温声说：“不用担心了，伤势并不是很重，只要休息几天便会无碍。”

乐颜略微吃惊，这个人地变化为何竟如此迅速。

她转头来看楚歌行。

楚歌行伸手，搭在她的肩头：“真叔不希望你为了此事伤

乐颜怔怔看着他。

床上地楚真却相当欣慰。

果然歌行是知道他的心意的。

若是因为自己吃了的这一掌，而让他们两人和好，这一掌也不算白挨。

幸而歌行也并不笨，知道该怎么做。

唉，少年人，总是这般年少气盛。

年青的军机大人心底有种“我已经老了”的感觉。

楚真目光转动，在唐乐颜的脸上慢慢地扫过。

这个人，这张脸，……嗯，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要在上面找跟那人有点相似的地方。

咳咳，一时半会，这坏毛病还真是改不掉。

连再见都不说的家伙，他已经决定不去想啦。

而那些家伙还真狠啊，孩子都这么大了。

乐颜，乐颜，唐乐颜。

那些家伙们，是想要这孩子高兴的吧。快快乐乐的容颜，不应该，挂着泪的。

楚真高兴，他竟能遇到他们的孩子，他也懂得她名字的含义。

快快乐乐的容颜啊……

明明欣慰。

可是为什么……

他很想哭。

龙虎斗京华 第七十一章 释怀

乐颜人刚出了中堂府门口，迎面飞快掠来一条熟悉人影，抬头去看，竟是墨画。

“公子爷，我找了你好久。”一见到人，墨画急忙说。

“发生什么事？”乐颜精神一振，问。

“快点回去看，小狄醒了！”墨画回答，“侍书跟我担心你激怒之下作出什么来，所以我才出来找公子……”

一语没有说完，背后的大门口慢慢地走出另外一条人影。

“晚了。”他轻声哼道。

楚歌行。

乐颜回头看他一眼，情不自禁面色有点讪讪的。

墨画一愣：“我来晚了？”

楚歌行却不再回答，径直走到唐乐颜身边，桃花眼轻飘飘扫了她一眼：“磕吧。”

乐颜面色变得极其难看。

楚歌行却偏偏站定了不动。

墨画奇道：“磕什么？”

楚歌行冷笑：“某人心知肚明。”

唐乐颜故作轻松地耸耸肩头，微笑说：“楚大人不用当真吧，生活这样苦闷，大家开开玩笑而已……”

“你对我打出那一掌的时候，可不是开玩笑。”他望着她，眼底还带着一丝恼火。

墨画惊问：“你们动过手乐颜咳嗽一声，转头笑道：“好丫头，乖丫头，你家公子爷我是有名的崇尚和平抵制暴力，怎么会跟人动手呢？乖，你先回去跟侍书说。我一会就会到。”

墨画这才迟疑地点点头：“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又看了楚歌行一眼，不再说话，扭身迅速消失长街之上。

楚歌行却丝毫未曾转开眼光，只淡淡地望着天：“怎么，把丫头支开了，怕丢人么？”

乐颜见墨画走远，这才伸手拉了拉他衣袖。陪笑说：“楚大人肚子里能撑船，就原谅下官这一次的莽撞跟口没遮拦如何？”

楚歌行嫌恶地甩开她的手：“我只怕原谅了这次。还会有下次变本加厉。”

“绝对不会有，我以我过硬的人品发誓。”

“哦？你有那种东西吗？”

“以你楚大人的人品发誓。”

“你！”

“嘿嘿，”她贼贼地一笑，仿佛也知道他同样也没有那种东西，正在他觉得恼地时候，“对不起啦……”她却又低声叹，“我也不知，会闹得这样，竟还连累大人也受伤……早知道如此……”

“早知道如此，你就不会动手？”楚歌行目光一利。

“呃。”察觉对方的不悦，却不知道这不悦的来源是什么，乐颜咳嗽一声，“楚大人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计较啦。”

“那也容易……”楚歌行冷笑，笑中开始不怀好意起来。

“不是吧？”唐乐颜皱眉。

“知道要怎么做了？”他慢慢地，真是非常的欣赏她为难的样子，这世间风景万千。风情万千，他却独独欣赏眼前人皱起眉来，似恼非恼又带点羞的样子，觉得堪称绝世美景。

“该死的变态……”边走边轻声嘀咕，乐颜低声，“不知道为何他竟有这么个变态无比的嗜好，嗯……所谓空穴不来风，莫非是宗主得罪过他，所以他才总是强迫我同他一样犯规么……真是奇怪了，不过嘛。妖孽跟人地思维是不一样的，谁知道他心底打地什么主意。”

一边走一边想，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家门口。

直奔入内，遥远便听到欢乐说话声音。

“真是吓死我了。我看公子爷怒气冲冲走了。还以为小狄真的……呜呜呜……”

“是啊，不过小狄当时的样子也的确吓人。别说是公子爷了，我一看都吓掉半条命，倒在门口半天动不了。”

“墨猪，为何公子爷没跟你一块回来？”她……她吗……”

墨画还没有说。

唐乐颜哈哈一笑：“这漫天的乌云也散了，那我们的小小太阳人在哪里？”

她一步入内，侍书跳起来，溜溜地跑过来拉住她胳膊：“您可回来了，我们差点劝不住小狄，他急着想找您呢。”

“小狄真的好好的了么？”她也高兴起来，合不拢嘴，喜上眉梢，心情大好。

“自然了，咱们哪里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侍书的心情显然也不错。

唐乐颜耸耸鼻子：“咦，是什么味道？好像是糊糊的……”

“啊，我忘记了厨房里还炖着药，我去看看。”侍书松开乐颜，蹦蹦跳跳离开。

墨画起身：“我跟公子爷一起去吧。”

“好。”她答应一声，同墨画一起向着后院走去。

床上，少年静静地躺在那，脸上地血污已经被擦拭干净。

“我跟侍书帮小狄稍微清理了一下。”墨画低低解释。

“辛苦你们了。”唐乐颜一点头。

这对话的功夫，床上的人已经睁开眼睛。

清冷的如水墨画般的双眼，乌溜溜眼珠看向床边人。

“啊，刚不是给你喝过宁神的药吗，怎么又醒了？”墨画惊讶上前，按住想要起身的小狄。

“是，不要动。”唐乐颜急忙上前，微微欠身。坐在他的旁边，“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小狄望着他，“公子呢？”

唐乐颜眼珠一转，瞥向自己身上。

那一掌打出，打地楚真口喷鲜血，当时情形紧急，她也没留心身上是否溅了血。

现在想想……

她低头，忽而松了一口气。

幸亏她穿的是深色衣裳。红黑交加地布料，看不出什么血渍。

只不过。刚才那一转念，想到那人被她打中胸口的样子，还是觉得……有一点心痛。

她叹了一口气。

或者楚歌行说的对：她不该如此冲动。

“我没事。”她回答。

小狄却皱起了眉：“公子身上，有血腥气，发生了什么事？”

乐颜心头一惊，竟然瞒不过他。

旁边的墨画也看了过来。

她只好自嘲般一笑：“无他事，幸亏人是救回来了，不然的话……”

小狄眼睛一眨，皱眉问：“是谁受伤？”

“是……”乐颜停了停，“是军机大臣楚真。”

“哦……”小狄答应一声。公子是因为替我出手，误伤了他么？”

他虽然没有亲见事情的经过，这一语，却分明说的不差。

唐乐颜知道已经瞒不过去，为了让他安心养伤，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讲了一遍。

几个人正在讲，门口响起侍书地笑声：“公子爷这次以下犯上。事发了，我看这官儿啊，也做不多长时间了。”

一边说一边捧着药碗走了进来。

“呸，乌鸦嘴。”唐乐颜笑骂一声。

小狄却说：“是我累公子如此……”

墨画笑着：“小狄你也别自责，以公子爷这般性情，迟早是要出事的，早被罢官地话，我们也早松一口气，这是好事呢。”

说着轻轻地拍拍小狄的肩。

唐乐颜笑眯眯地：“知我者，墨猪也。”

侍书笑着：“闲话都别说了。小狄先乖乖把药喝了，身子补起来之后，等公子爷地罢官令下来之后，我们大家伙儿大吃一顿表示庆贺。然后变卖家产。集体打铺盖卷儿溜出舜都就罢了。”

墨画说：“是啊是啊，我也想念主人跟夫人了。索性回去。”

小狄却望着侍书：“我不想喝苦药。”

侍书将唐乐颜挤到一边：“这药不苦，我里面加了无数地甘草，以公子爷的人品发誓，绝对不苦。”

“公子爷地人品……”小狄呆呆的，“公子爷有那种东西吗？”

看样子正方跟反方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楚歌行若是听了这句，不知该多么高兴。

这边说着，乐颜在旁边都嗅到了药碗中散发出的苦涩气息，忍不住捏着鼻子悄悄躲到了一边。

那便侍书还在苦口婆心地劝着：“乖小狄，来，快点喝了侍书姐姐地这碗爱心药汤。”

小狄：“我不……”

侍书：“快点过来，很好喝的吆，来来，小小地给姐姐来一

小狄：“我……”

侍书：“墨猪，快点来按住小狄，姑奶奶今儿告诉你：你给我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

小狄：“……女大王饶命……”

然后是咕嘟咕嘟的被迫灌药的声音，以及被呛到之后的咳嗽声音，最后是侍书得逞了之后的哈哈奸笑声音，以及墨猪哄小狄的声音。

唐乐颜站在门口，看着这么热闹场景，一回头，低低而笑。

龙虎斗京华 第七十二章 探病

这边侍书跟墨画两个丫头欢天喜地的预祝唐乐颜被罢官免职。

连乐颜自己也觉得忧心，不过倒不是担心官职，而是因为误伤了楚真，心头始终不安。叹了一口气，翌日仍旧去上朝，不过已经在心底去做好了被一脚踹飞的准备。

不料，朝堂之上，一片安详。

除了军机大臣因病缺席之外，其他的人，包括天敌楚歌行在内，都没有说出类似“遇刺”或者“犯上”那种词语。

平静的让人心底发毛。

一直到面色安详的舜帝一声“退朝吧”，唐乐颜才如梦初醒地回过神来。

楚歌行同其他人一样，慢慢地退出金銮殿。

她望了他一眼，发现他没有在意她。

她只好转过头去，跟上皇帝御驾。

舜帝慢慢地向前走着，她跟在身后，走了段路，终于忍不住问：“陛下，那个……今日臣能不能请个假？”

“嗯，爱卿你有何事？”唐少玄转头。

风吹过，垂在鬓角的金色珠串微微晃动。

他看着她。

“臣，有些事情想要去做。”乐颜低头。

“哦……”轻轻一声，说，“若是非做不可的事，那就准了。”他温声地。

伴驾太监望着宽宏大量的皇帝，心头暗暗觉得稀罕。

这个性情古怪诡异莫测的帝王，常常会做出人意料的事，但像今日这样，慷慨答应。给人方便这种事，实在少见。

乐颜也不曾知道居然会如此容易，高兴起来：“臣多谢陛下。”

“这么开心？”唐少玄微微一笑，“朕这里也没什么事，整天让你跟着，是气闷了点。”

乐颜一愣，急忙跪倒在地，拱手：“请陛下恕罪。臣不是这个意思。”

“哈，看你的样子。”舜国的帝王伸手，搭在她地肩头，意味深长说，“朕知道，只是开玩笑的。”

这个玩笑……乐颜心头一梗。

愕然抬头，却又愣住。

嗯，不过也好，配合这么明艳照人的笑容，就算是开推出午门的那种玩笑都得。

乐颜微笑，松一口气：“多谢陛下。”

“嗯。起来说话吧。若是着急，现在就去也行，不过……事情办完了，记得回来。”皇帝吩咐。

“臣遵命。”她拱手，退后两步，这才转过身向外走。

“乐颜，等一下。”皇帝叫。

她站住脚，疑惑转身。“改天。你就仍旧穿那身红衣吧。”他沉吟片刻，终于说。

浓眉一挑，清澈的目光看着她。

乐颜眼睛眨了眨，终于躬身回答：“臣遵旨。”

她转身离去。

唐少玄站在原地目送。

一直到那身影消失眼前，才慢慢地收敛了那明艳笑意，慢慢转身，大袖招摇，顺着大廊向着御书房的方向而去。

乐颜站在中堂府外，从腰间将小扇子抽出。

扇子搭在手心，她低头皱眉。左思右想。

明明特意请了假来看望，不知为何却有种迈不了步进去的感觉。

一直到中堂府的家人看见她，偷偷地去禀报了“卧病”在床地中堂大人。

才有人奔出来：“乐侍卫，我家大人有请。”竟是个青年家丁。

她惊了惊：“你家大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顷刻醒悟。一定是有人去通风报信了。

脸上微红。扇子在手心敲了敲，迈步跟着进入。

绕过走廊。一直到了楚真的卧房。

还未开门，就见一个妆容精致地宫装丽人，翩然从门内迈步走出来那领着乐颜的家人立刻躬身行礼：“女官夫人。”

奉御女官微微点头，目光在乐颜身上扫过。

是含蓄的目光，却在一瞬间将面前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这是自小在宫中训练出来的。

看人的时候，只需一眼，就能将人看的清楚明白，什么气派，什么样貌，打扮衣着，甚至衣裳的质地，衣料出自何处，鞋子的新旧程度，做工手艺，都能判断的八九不离十。

上次夜里，就是这少年将大人拉入房中的吧。

长地……倒也眉目清秀，只是……这种人会去当区区侍卫么？

这浑身上下的气质，竟是她混迹宫廷，面对贵胄王孙才得见的气派。

只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奉御女官收回目光，双眼一垂，掩住胸口愕然，微微低头，侧身从唐乐颜身边经过。

乐颜转头，待那人走远，才问身旁的中堂府家人：“方才那位姐姐，为什么要叫她女官夫人啊？”

“那位是宫内太后特意送来伺候我家大人的，这么多年大人一直不曾纳过姬妾或者正室，府内只有女官姐姐一个身份特殊的女眷，而大人对女官姐姐的态度也地确跟以前那些不同，所以我们私底下都这么称呼女官姐姐。”那人回答。

本来不会说这么多的。

可是眼前这人，小脸雪白，笑容可掬，一眼见到就一副很亲切的样子，所以不知不觉竟很喜欢同她交谈。

“这样啊。我明白了，有劳你了。”乐颜微笑，笑容果然甜蜜。

那青年见对方开心，心情也觉得不错，躬身说：“这是我应当做的，大人就在里面，乐侍卫请进。”

“嗯，多谢多谢。”乐颜拱手道谢，那家人上前一步替她将房门推开，乐颜迈步入内。

室内微微萦绕着淡淡的药香。

乐颜放轻了脚步声，向着内室慢慢走。

走到垂着的帐子边上，便听到里面低低地咳嗽了一声。

她停下脚步，想了想，终于伸出扇子，挑起帐幔，微微一低头，走了进去。

楚真躺在床上。

她一眼看过去，看到他仿佛在动。

“不要动。”她急急叫了一声，迈步掠过去。

闪身到了床边，先躬身，伸出双手扶住他肩头：“你怎么样？”

他一转头对上她双眼：“没事，还不至于如此无用。”

自嘲般的一笑。

他在“病”中。

不曾穿着官袍，只着一袭白色的长长睡衣，额头也不戴发带，没有金冠束发，额心的头发松松地挽了个发髻，余下的头发散乱披在肩头。

衬着那白玉般地一张脸，如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

起身之时，头发随着动作荡漾在身前，他一躬身，略显瘦削的背部曲线在柔软的布料底下若隐若现。

乐颜伸出左臂，从床边一直揽到他地左边肩头上去：“若是无事，就好好地养着。这不是有用无用地问题。”

声音略带一丝责备。

楚真微微一愣，转头看她。

却蓦地发现她跟他竟靠的如此地近，她的左臂探出扶着自己的左边肩头，这种姿势，竟如同半抱住了他。

两个人目光对视。

楚真先转回头来，伸出手拢住嘴，低低地咳嗽了一声。

肩头一抖。

唐乐颜急忙撤回手，将搭在床边上的他的外衣取过来，替他披在肩头。

“多谢。”他说。

“对不起……”她喃喃地，不知道要说什么，忽然就冒出了这句话。

“嗯？”楚真一愣，然后笑道，“说什么，你这句话，说过多少次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她不去看他，垂下眼皮，愣愣地站在床前。

“我没有责怪你啊，来……”他伸手，拉住她的手，“过来坐。”

她一愣，却没有挣脱，顺从地顺着他指的姿势，缓缓坐下。

龙虎斗京华 第七十三章 幸运的人

楚真心底明明是有万语千言。

自从知道了这人姓“唐”，心湖之中便如同沉落一块大石。

又安稳，又重新激起无限波澜。

猜想无误，他该是佩服自己的料的先机在前，还是感慨命运的轮回无常。

只是，在听说了“乐侍卫在府门前转来转去”的消息之后，他的心砰砰地跳。

几乎无数个问题，在她没有来之前，在他的脑中盘旋飞舞，长了翅膀一样投下阴影，发出嗡嗡叫声，扰的他每一刻的安宁，几乎发疯。

可惜人来了，那些本来紧要非常紧迫非常的问题却统统不翼而飞。

楚真伸手扶住额头，抬头去看脚边床头坐着的那人。

是她……是他们的孩子。

他愣愣看着，她的头发，她的额，她的双眼，鼻子，嘴巴，竟似看一尊精致无比的物件，想要从头到脚，好好地看一番研究一番，心头却是一阵难受，一阵欢喜，一阵怅惘，还有隐隐约约的嫉妒，不知不觉，眼眶发热。

多少年了，竟如一梦。

“乐颜……”楚真出声唤。

“我在。”乐颜回答。

明知对方在打量自己，她却不觉得着恼，任凭他看，任凭那如水般的目光，在她身上，一寸一寸，雕琢般地慢慢看过。

反带一丝欢喜，被人如此的看着，皆因他的目光很温暖。

“你是……”楚真开口，声音融入空气之中，没了下文。

她却忽然一笑，很是善解人意的上前。拉住他的手：“真……叔。”

他的肩头一震，披着地衣裳顺着滑落，在身旁堆成一团。

他伸手去抓。

她却也正欠身去取。

一瞬间，她的手重重压上他的手。

很热的感觉。他的手背，她的手心，灼热感刹那弥漫开来。

楚真有些茫然，乐颜却愣了愣，然后。不动声色的将手移开。

“我忽然，忘记要说什么。”他苦笑。将衣裳重新拉起。

乐颜望着他动作，从他倾泻如瀑的长发，到清秀瘦削地脸颊，向下，是若隐若现的蝴蝶骨，随着伸手臂地动作而缓缓欲飞似的。

这个人却丝毫都不懂风情，将外衣套上，紧紧地便把自己给包裹了起来。

可这一瞬春光就已经足够。

足够性感。

乐颜几乎察觉自己脑中有什么轰然发声。

她收回目光，心想：唐乐颜啊唐乐颜，你何时变得如此邪恶。

于是咳嗽一声。说：“你……若想知道什么，我可以说给你听。”

楚真抬起头来，望着她，心头感动。

乐颜，她如此善解人意。

竟明白他心底问不出的话。

可是，真的要知道吗？

楚真慢慢转过头去，半晌不语。

室内一阵沉默。

“不必了。”就在乐颜想要出声询问的时候，他忽然轻轻地说。

乐颜一愣。

他靠在床边。脸向内，不看她。只是露出一个如玉的侧面给她看。

“有生之年，能见到你，我就已经足够，关于以前的一切，或者……”沉吟着，该怎么说，或者怎么解释？记着又怎样，不放又怎样，这半生作茧自缚。也该够了。

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话，却是不能。

更何况，对一个小孩子说这些，她能懂吗？

楚真只是叹息而已。

乐颜不语。

慢慢地伸出手。握住了他手腕。

他身子一抖。本来想要挣脱。

触手微温，纤纤的手指搭上他的脉。静静地把着。

察觉了她地意图，他才停了动作。

乐颜垂下双眸。

楚真缓缓转头看她一眼，见她微微低着头，这张年轻的脸，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吧，只是眉间曾出现的那一抹倔强，曾让他记起：她朗朗笑颜，曾在他少年梦里，几番出没。

“楚歌行跟我……跟我的武功路子大抵相同，”她放回他的手腕，“我伤的，他也能医。”

“嗯。”楚真答应一声。

“当日我太冲动，一时又来不及收手，现在想想，若非是他及时在你身后引开我的那股真气，恐怕……”她住口不说。

楚真却明白她的意思：“生死由命，何况我现在好端端地，你也不必太过自责。”

“嗯，若非他出手，此刻我必定后悔莫及，不过……我并非是故意找他差错，只是……”乐颜叹一口气，“或者，是我一时误会，不过，也是他欺负我在先。”

眉宇间带了一丝不耐。

不知为何，想对他说。

这些本来不必提起的过往，不必在意的琐碎，她竟然想对他解释：她的动手，是迫不得已。

楚真眨了眨眼，略略有些了然，想到楚歌行早上同他的交谈，心底只当这两人真是恋人，而此刻，不过闹了别扭而已。忍不住微笑说道：“我明白，歌行的脾气，有时候也很够人受，不过……若是他肯真心对一个人好，那必定是疼到心底的好。”

乐颜闻言却有一丝惊愕：楚歌行这人会对人好吗？哼，疼到心底？我看是狠到心底才对。

想到这里忍不住对眼前的楚真怀了一丝同情。

可怜的真叔，他当楚歌行是好人来着，哦，或者是很有潜质的好人。

他真单纯唉。

哼。谁不知那家伙是披了羊皮地狼，简直该在额头写上“危险勿近”的标签，关到牢固的铁笼子中，四周加人把守。

“嗯，只不过不知道谁是那个幸运的人。”她冷哼出声，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什么幸运地人？”楚真好奇地问。

“是啊，若是能让冷心冷面地九门提督大人奉献疼到心底的好地那种人，不知道会是何等的幸运儿……哈哈！”乐颜讽刺地。

勉强说到这里，忽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那种“幸运的人”，大概还没出生吧。

以她丰富的想象力，她实在想象不到楚歌行会深情款款，脉脉含情，对人关怀体贴，无微不至的模样。

她不觉得可期待，只觉得荒唐而可笑，甚至有些可怖。

楚歌行那个人，不是是个冷血动物来的吗?

温情那种东西，搞笑的吧。

若真的有，除非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哈哈哈，眼泪都快笑得流出来。

楚真却完全领会错了她的意思。

看着她忽然豁然开朗的笑颜，这天真的放肆的毫不掩饰的笑容。

他只是觉得欣慰而也随之快乐。

娇憨的乐颜，狡猾的乐颜，刁蛮的乐颜，骄傲的乐颜，时而闹别扭的乐颜。总有一日，她会明白歌行的好吧。

而一想到有朝一日，楚歌行会如同离去的那红衣人一样，同眼前人相亲相爱，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楚真告诉自己他是满足的，自己得不到的幸福，若是看了别人拥有，也，是种别样的满足吧。

他已经毫不吝啬地在心底勾勒公主王子的幸福生活。

若是乐颜知道此刻楚真心底，早就认定了她就是那个“幸运的人”，或者会惊到晚上睡觉都做噩梦。

龙虎斗京华 第七十四章 宝贵

“我今天上朝，并没有听人说起你遇袭的事，莫非这件事没有外泄吗？”乐颜坐在床前，望着对面的人，一手玩着扇子，问。

“嗯，现在舜都之中，潜伏一股莫名暗流，此事我已经知道，只不过还没有查清这是来自何处的势力，”楚真皱眉，缓缓地说，“这多年来，我费尽心思将舜的几大党派压制住，才保住这十多年的朝堂安定，不生变乱，陛下也知道，不然的话，我在这样高位之上，也有功高震主的嫌疑。陛下之所以会容我如此，就是因为需要我来压制朝中几方大臣。”

“嗯，你是担心刺客之事泄露出去的话，会引发各方的人不安，然后生变？”乐颜望着眼前人，忖度说。

“你说的没错。”楚真看她一眼，果然聪明伶俐，真是个好孩子，淡淡一笑之后便又开始推销，“歌行自然猜得到我的心思，昨夜的事，除了我跟他之外，也许会有第三方耳闻，毕竟，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暗棋在舜都之中，又试图进行怎样的计划。”

“你不必担心，静静养伤，其他的事，我想九门提督会处理妥当的。”乐颜却似没听出他的良苦用心，只是劝慰。

“如你所说，歌行办事，我也的确放心。”他微笑凝望：这孩子好生懵懂。

“嗯，只不过，那些刺客一次未曾得手，保不准会第二次出手，我想……”她却只是一心替他担忧。

他听出来她的意思，急忙阻止：“你的好意我知道。只不过，你留在陛下身边更好，这些人既然敢对我出手，我更怕他们会对陛下不利。”

她急着说：“陛下身处深宫中，身边侍卫众多，也不差我一个，反倒是你……”

楚真垂下双眸：“我这一身，不算什么。舜失了我，陛下自然也会想办法再取一人……”欲言又止。心底却想：若是阖然就那么归去了。倒也未尝不是好事一件。

那该叫做解脱吧。

没有说出的话，苍茫神情，却在脸上一闪而过。

乐颜双眉微蹙，望着楚真，这人皎如天上月，清如天山雪，只是未免太过冷太过清，总是时不时地面露一种叫人心疼的茫然无措，偏偏又这么倔强，想将一切都掩饰吞下。不给人知。

只是越是这样，越叫人……

她暗暗叹一口气，这又是在做啥，她本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啊，自拍三百。

起身到他身边，伸手将他地袍子扯了扯：“为什么这么说，你这一身，如何又不重要了？若没了你。我敢肯定这舜国必定大乱，真……咳，那个，更何况，就算不是为了冷冰冰的舜，对于有些人来讲，你也是独一无二无法替代的人啊，怎么能说不算什么？以后都不许说这话啦！”

她笑意盈盈，略带责备，望着他。双眸秋水汪汪，让他无法拒绝。

明明是个孩子，居然会说出这么贴心的话。

只是，你还小啊。

莫名地这样想着。鼻子便有点酸。

楚真望着身边人儿。心头暖意涌过，而她伸手握住他的手。调皮地眨着眼说：“那，答应我吧。”

“嗯?”他不解。

“以后可不要说这种话啦，就算是对别人来讲你不算什么，对我来说，你可是很宝贵的人哦。”

“很宝贵的人？”他听到这种话，觉得很新奇。

“是啊，像我这次石首市伤了你，心头可难受啦，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都不晓得自己会作出什么事来。所以……”忽然伸手抓住他的手，“要好好地哦。”

楚真手一抖，任凭她握着，只觉得她的手上传来一股热流，缓缓流淌入体内。

那两个人，竟会有这样善解人意地好孩子吗？

微微闭了闭眼，脸上露出欣慰笑容，任凭左手被她握住，伸出右手臂，将她的小小肩头抱住：“乐颜。”

轻轻一声呼唤。

却只是不知道，只是这一声，这一个不经意的感动之余才有的动作，却惹得怀中人儿脸红心跳。

连回答，都说不出。

窗外低低的一声响。

乐颜双眸一抬，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手指一弹，一股霸道气劲破窗而出。

只听的外面低低一声闷哼传来。楚真抬头：“这是……”

“好大的胆子。”乐颜一张小脸煞白，冷笑说道，“我在此居然还敢前来觊觎，我要你们的命！”

霍地站起身来，如一阵风般卷出门外。

楚真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人刚落脚在地上，身子微微一晃，差点跌倒。

他却担心乐颜再如昨夜那样魔性大发，心底焦急，正想不顾一切出外阻止，正迈步间，却听得有个声音悠悠然从门外传来：“怎么，你要谁的命？”

楚真一愣，扶着床头站住脚。

这声音，半是戏谑半是不屑，是楚歌行。

“怎么是你？”门外，闪身而出的乐颜望着慢慢地从走廊边上走过来地人，“你有没有看到有人离开？”“我刚来，还没看到有人。”他回

答，桃花眼望着她，哼一声，“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探望大人的，不行吗？”乐颜望着他，这个人出现的这样巧。

“行，当然行。”他回答。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竟被他说的百转千回，跟要咬人一样。

乐颜自然听得出来：“嘿嘿，我可不怕你，我是向皇上请假，堂堂正正正大光明来的。”

“好得意吗？需要如此狐假虎威。”他嗤之以鼻。

“过奖过奖，我一向觉得狐假虎威这个词很有气势。”她满面得意，手腕一抖，小扇子“啪”地一声响亮，在胸前轻轻地摇晃。

“我懒得理你，你的思维实在有异于常人。”楚歌行冷哼。

“这个常人，也包括楚大人在内吗？”

两个人互相瞪着彼此，像是两个上了场的斗鸡。

却正在此时，听得室内一声低低咳嗽。

接着仿佛是什么被打碎了地声音，哗啦啦，倒在地上。

乐颜手心的扇子立刻合起，楚歌行转头看内，几乎是与此同时，两个人一闪身向内掠去。

地上一个青瓷花瓶已经变成碎片，而楚真正倒在旁边。

“真叔！”楚歌行低声轻唤，伸手将倒在地上的楚真轻轻扶起。

乐颜站在另一边：“你怎么下床来啦？真是不听话，不是说要……”

还没说完，就被楚歌行杀死人的目光给瞪了回去。

只好气鼓鼓地住嘴不说。

“真叔，你觉得怎么样？”一边问，手却按上了楚真脉门。

“没什么。”楚真苦笑，忽然不觉这两人之间的暗流汹涌，“没想到，受点伤而已，竟然连动都不能动了。”

“有没有被割伤啊？”乐颜小声问。

乐颜的面色讪讪的，毕竟是她动手伤的人。

“没有。”楚真立刻摇头。

楚歌行却不说话，淡淡地叹一声：“真叔你何必如此逞强？”

伸手掰开楚真紧握的右手，手心上一道血口子，正缓缓流着血。

龙虎斗京华 第七十五章 裸奔

“真叔，你何必如此逞强。”楚歌行翻开楚真手心，一道血口子，正汩汩流着鲜红的血，而他竟然说没有受伤。

乐颜转眼可看到，脸色一变，一步上前，抓住楚真的手。

“为什么不说？”她问。

楚真皱眉：“我……我觉得……”

“受伤了为什么不说？”她越发大声，似乎失控。

楚歌行怒道：“唐乐颜，注意你的语气，你要认清你在对谁说话！”

“我自然知道，不需你提醒！”她脸色冷冷，再无先前的玉雪可爱，盯着楚真，一字一顿说，“你是在糟蹋自己，还是在惩罚别人？”

楚真怔住。

而她说了这句话，忽然肩头一震，向后退一步：“对不起，两位大人，是下官冒犯了，告辞。”

转过身，掀开帐子飞奔出去。

楚真上前一步。

楚歌行拦住他：“真叔，你要注意身体。”

楚真抬头：“歌行，乐颜她……”

“放心，她不过是一时冲动而已，不会乱来的，”楚歌行宽慰地说，想了想又补充，“一会我会跟去看看。”

“是，她的脾气有点急，歌行你要好好地看着她才是。”楚真叹息。

乐颜急速向着中堂府外冲去。

只是莫名地觉得委屈，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是，她是做错了，失手误伤了他。

可是他。

先前，他在闪身上来替楚歌行挡住这一掌的时候可曾想过后果。

他根本是故意不要命的吧。

那些传言，中堂大人夜夜不寐的传言。导致她怀疑他盗走《逍遥书》的传言，他是曾夜夜不寐，却不是因为练习了逍遥神功，可是正常人谁会如此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到这种地步。

他根本是不爱惜自己。

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绝。

看到他隐忍地样子，心底忽然很恨，不知道是恨自己还是恨他。

更不知为何而恨。

低头向外之时，门口一道矫健人影。正翻身下马，也急速向内而来。

乐颜一时没有防备。而来人又赶的快，两人就在门口地方，差点撞上一起。

“走路不长眼睛么？”正在气头上，乐颜大叫一声，不由分说，一掌拍过去。

那人“咦”地叫了声，闪身避开。单掌伸出，向着她胳膊上擒来。反应竟也不慢，居然在避开她的同时还想要反败为胜。

“哼，看你有什么能耐！”乐颜冷哼。扇子一闪，身形腾空让开，双臂舒展，一手持扇，以金鸡独立的姿态飘然空中，动作无比的曼妙，竟如临风仙人。

“咦……不错……再来！”那人又是一声惊叹，竟然不再向门口走。双眉一皱，纵身追了出来。

乐颜人在空中，看清地上那人的脸。

非常性格的一张脸，浓眉利眼，身材修长，身上竟穿着铠甲战袍，腰间佩宝刀，浑身散发一股骁勇之气。此刻见她腾身空中，也跟着从门内追了出来，双腿一迈。人便已经向前飞出数丈，动作利落矫健，身手竟也不错。

“你也不赖！只不过还差一点……”乐颜嗤嗤笑一声，人落地之时。迎上那人冲来身影。扇子一挥，已经挡住他袭过来的一掌。浑身用力，内力澎湃而出，已经将那人击退数步。

“你是何人？”那人倒退几步，稳住身形。

乐颜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眼，下巴一挑：“你无须知道！”

竟不再理他，转身沿着路边迅速向前走去。

“喂！”那人在他背后大叫一声。

乐颜头也不回，扔下一句：“我不叫喂！”

扬长而去。

剩下那人站在原地，浓眉斜飞，望着她地身影，眼睛里诧异跟惊喜的光芒交相闪烁。

身形破空之声淡淡传来。

那人回头，顿时又是一愣。

一道蓝色身影，纤细挺秀，从旁边急速闪过，就在刹那之间被那人看到，眼前这一张如花似玉地俊秀脸上，双眼醉带桃花，光彩流溢之中，是一种妖媚之美。

“这是……”那人怔怔站住。

蓝色人影在经过他身边之时，蓦地回眸一瞥。

桃花眼末端一挑，纵然无情，也竟有风流万千流转。

他转回头，速度不减，顺着方才那小人儿离去的方向直直追过去。

府门前重新恢复了宁静。

那人呆立片刻，终于叹道：

“看样子，我十数年没有回来，这里……真的多了很多好玩的东西。”

伸出双臂舒展了一下腰身，满意地吸一口新鲜空气，这才淡淡一笑，转身向着府内走去。

唐乐颜一路游逛到街上。

既然

Chapter_8

已经请了假，何不多玩一会，在日落之前回皇帝那边冒个头就好，剩下的大把时间，她要用来散心。

方才被楚真那一惊，叫她心头不爽。

不，简直十分不爽。

其实，那种小小创口在别人身上，她见过千百次，血淋淋的，又什么惊奇？她眉睫都不动一下。更何况她自己就是个超级辣手，楚歌行说的对，她这双手上，沾染的血腥气丝毫不比他少。

又何须大惊小怪，以至于还怒颜相向。

乐颜摇了摇头，忧虑地想：

此刻她在他的心底，不知是什么泼辣形象。

想着想着，她纠结的重点竟从“为啥要生气”转换到了---“在他心底形象大大受损”这上面去。

她心情烦闷，忍不住唉声叹气。

路过街口地时候，却看到一大群人围在一起，闹哄哄的不知在做什么。

看那些人的服装打扮，像是九门提督手下的兵士，不去巡逻，在这里玩忽职守吗？

哼，楚歌行那厮，带的什么兵。

好奇心人人都有，她跳了几次都看不到端倪，心头更火。

要用功将这堆人逼到两边去，原也不是困难的事。

只不过么……

似乎可有更好主意。

眼珠儿一转，嘴角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

那堆人正围在一起，密不透风，议论纷纷。

耳畔忽然听到一个惊讶的声音响起：“哎呀呀，九门提督不穿衣服在裸奔啊

这声音横空出世，顿时惊到一片人。

众人大惊失色纷纷回头，有人已经四处散开在寻找。

“在哪里在哪里？”低声询问，乱成一锅粥，无人再去注意先前围在中央地东西。

唐乐颜笑嘻嘻地，扇子遮住脸，迈步上前去看。

龙虎斗京华 第七十六章 怪人

一声“九门提督不穿衣服在裸奔”将所有人吸引离开原地。

面前再无人拦着，唐乐颜笑嘻嘻上前。

乍一看，地上的，是个看不出形状来的东西。

因为浑身裹着厚厚长长的衣裳，看不出长短粗细，只有一头极长的头发，散乱在地上，沾了泥土，显得凄然。

“是个人？”乐颜低声嘀咕，歪头上前看。

那人瑟缩了一下，喉咙口不知嘟囔些什么。

“你怎么啦？”乐颜探头去看。

地上的人听了这声音，转过脸来。

乐颜吓了一跳，差点后退。

露出的半边脸上，交叉十字，两道深深疤痕。

红色的血肉外翻，狰狞极点。

只一眼，就将她吓得几乎倒退。

难道九门那些士兵也都是被这两道伤疤吸引来的？

“你……”她吓得怔住，不知要说什么。

这人的面貌如此丑陋，不由地让她心中产生一丝厌恶感。

那人的双眼，被凌乱的头发丝遮盖住，此刻半边脸对她，似乎看出她心头的想法，顿时咧嘴一笑。

纵然他半面灰尘，刀疤在脸上交叉，可这一笑，却给人嗖嗖寒意。更奇怪的是，虽然他浑身脏的不成，咧嘴之时，却露出一口雪白牙齿。

乐颜皱了皱眉，终于问：“你怎么了？需要帮助吗？”

他不回答。

只是回过身来，伸出手。似乎试图向前爬行。

“喂，你到底……”乐颜上前一步，想要拦住他。

“滚开……”他低低一声，竟丝毫不领情，而且脾气极臭。

若是在乐颜刚出中堂府的时候给她听到这句话，早就一脚将这人踹飞。

不过这时侯她心情大好，倒也不想计较这个。

反而觉得有趣。

“哎呀呀，本公子如此好心。你怎么将我的好心当驴肝肺啊，看你爬的辛苦。这样吧，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本公子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就亲自送你去如何？”

她笑嘻嘻地，盯着地上地人说。

那人本来正手脚并用向前爬着，听了她的话，忽然停住。

乐颜见这番话好像奏效，心头一喜，走到他身旁。蹲下身子，说：“怎么样？心动了吗？”

那人慢慢地转头看她。

刹那间露出另外半边脸来。

唐乐颜顿时惊窒。这半边的脸，没有伤疤，只是蹭了不少泥灰。

他动作的时候，头发撇到一边，露出明亮眼睛。

那姣好的脸型，虽然尘灰满脸，却仍隐隐透出妩媚动人的一丝神情。

乐颜忽而有种冲动。想要伸手去将他脸上灰尘擦拭干净，然后看看这人到底长的什么样。

半边脸如此狰狞，十字刀疤像两条红色的粗大爬虫，而另外完好地这边脸却如此……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人看到乐颜愣住，忍不住又冷冷一笑。

转过头，仍旧不屈不挠地向前。

双手抓在地面，修长的手指根根带泥，有地已经抓破了皮。

乐颜看到，心头一动。

虽然这人脾气够坏，来历不明。而且脏兮兮的，还带点恐怖。

不过……

她最喜欢捉弄这种倔脾气的人了。

当下转头看着他，刚要说话。

只听到身后有个声音轻轻地响起："刚才，是谁说九门提督不穿衣服如何如何？"

这个声音……

乐颜下意识地想要跑。

她只顾害怕去了。却没有注意。这声音响起的时候，地上爬行的男子忽地停了下来。

那张丑陋狰狞的脸也随着。悄悄地移过来，向着声音来源去看。

楚歌行一甩披风。

拦在唐乐颜面前。

"貌似有人敢做不敢承认？"他淡淡地。

"楚大人，没想到这么巧，竟然能在这里遇到你……"乐颜拱手，笑说。

"嗯，你的声音叫的再小一点，我也听不到。"他慢慢地说。

"下次一定会小声点。"她十分惭愧。

楚歌行扫了她一眼。

她心虚地低下头。

地上的人发出咳咳的声响。

楚歌行皱眉。

乐颜转头，没话找话地说："这个人很奇怪，不知哪里来地，下官正在观察。"

"是吗？"楚歌行绕过她的身边，走到那人跟前。

那人方才伸出双手抓着地面，试图向前爬行。

楚歌行走过去，低头看。

那人见他来到，顿时也抬起头来，仰视着他。

楚歌行走到哪里，他便也看到哪里。

唐乐颜心头啧啧称奇。

却忽然见到楚歌行细细的柳眉一蹙。

唐乐颜心知不好。

只听得耳畔“咔嚓”一声。地上的人一声低低的惨呼。

唐乐颜低头去看，却见到楚歌行的黑色官靴，正踩在那人伸出的左手指上。

三根手指压在他的官靴底下，隐隐透出血痕。

“下贱地东西，居然也敢这样看着本官。”

冷冷地扔下一句，他才抬脚，后退一步，无比嫌恶似的。

那人的三根手指显然不保，可他竟没有大声惨叫，左手颤抖缩回，右手捂过去，用同样颤抖的声音说：“对不起……是小的，无礼，脏了大人的……靴子。”

竟然这样。

唐乐颜心头发颤。

虽然说她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主。

可眼睁睁看到这一幕，还是有些于心不忍。

这倒跟天性仁慈没什么关系，完全是看不惯楚歌行的那种做派，又替这地上的人不值。

先前她和颜悦色，哄骗他说要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

他硬是不领情，还骂让她滚。

可是楚歌行……踩断他三根手指，外加责骂，他竟然甘之如饴，还自己道歉。

这人难道真是天性下贱。

人家对他好他不赏脸。

非得打着骂着才屈服吗？“喂！你为什么踩断他地手指？”唐乐颜上前，“就算是九门提督也不能如此动用私刑吧？”

楚歌行冷冷看她一眼，还没说话。

地上那人已经慌忙说：“不关大人的事，是我、是小的……不小心把手指放在了大人脚下。”

何其荒谬的说辞。

乐颜几乎气到要笑出声来。

她瞪了地上地人一眼，又看向楚歌行：“楚大人，你地官威真是好大好大，魅力也真是无人能及，居然连一个脏兮兮的叫花子也替你说好话，下官真是自叹不如，羡慕不已啊。”

楚歌行冷哼一声：“不用羡慕，你是我地新郎官，我是你的新娘子，我的官威好大，你面子上也生光，我的魅力无人能及，夫君你难道不替我开心吗？”

这厚脸皮还真没完没了了。

唐乐颜几乎忍不住一脚踢到他脸上去。

却没有注意，地上那人听了这话，身子抖得更厉害了，一张脸低低地，几乎蹭到地面尘土上去，不知道是因为手疼，还是其他。

龙虎斗京华 第七十七章 嫉妒

唐乐颜感觉自己很没面子。

她向来在各方面都混的风生水起，遇山开山，遇水搭桥，所见过的人，很少会不卖她的账。

在某些方面来讲，简直是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狗见也不吠的类型。

虽然“日久见人心”是不破真理，公主的面貌下藏着小巫婆的真个性，不过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很有欺骗性，这个例子从武状元大赛上楚歌寻在她手下吃瘪那一次可见一斑。

可是最叫她痛恨的是，世界上居然还有个人叫楚歌行。

在这时侯，唐乐颜几乎想惆怅地长叹一声：既生唐乐颜，何生楚歌行。

然后却又“呸呸呸”连吐三声，觉得这兆头不好。

“本公子一定会在某些方面赢过他，压倒他，气死他。”如此自我鼓励。

可至今为止，这宏大誓言仿佛还没有一点达成的苗头。

而对方对她的“令人发指”的欺压，反而很有变本加厉的势头。她的注意力已经差不多从地上那乞丐身上转到九门提督楚歌行身上去了。

这人总是这么神出鬼没，她已经习惯到没话说。

只是没有想到，在她讲他那句坏话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

简直如她身后的影子。

这九门提督的位子他若不做，便只能找一只能嗅会跟的猎狗都抵不过。

唐乐颜恨得牙痒痒。

可做坏事地那个仿佛是她。

望着眼前人，虽然满心发狠，可惜无法表达。

本来她十分崇尚“暴力”跟“强权”。一身武功，天下难寻敌手，乐天就是她手下的牺牲者之一。

可是跟面前的楚歌行比起来，俨然是小巫见大巫。

亏乐天还私底下说：“家姐品性之恶劣，手段之残忍，实在令人发指。”

那是因为他没有见过楚歌行。

唐乐颜牙痒痒地想：“我要将那句话全盘送给此人。另外免费赠送诸如面目可憎性格暴戾不男不女傻啦吧唧妖气凛然……等等贬义词。”

虽然不会读心术，楚歌行察言观色的本领却是一流。

望见面前的人讪讪不说话，只用扇子遮着脸。一双眼中流光溢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眼皮一抬。从旁边顺着扇子边看过去，瞧着她一会笑一会怒，神情变化十分精彩，倒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以他对她的了解。

此刻这人心底肯定在狠狠地诅咒自己吧。

楚歌行微微一笑，忽然淡淡地说：“对了，我倒是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

某个沉浸在YY胜利中的人抬起头来，对上他那双美眸，隐隐觉得不妙，笑哈哈说：“这件事一定跟我没有关系，下官我想先告辞了。”

哪里有这么容易。

楚歌行心想：你不能口头骂出。在心底YY我，就别给我看出来。

既然给我看出来了么。

哼哼。

恶质地感觉在浑身上下弥漫，让九门提督整个人仿佛笼罩在了层层妖气当中，气场强大无坚不摧。

唐乐颜显然是察觉到了，扇子一抖立刻要脚底抹油开溜。

“等一下，”楚歌行伸手，搭在她肩头，用上三分内力压住。“不巧的很，这件事，无你，不成。”

慢慢地说着。

威胁力十足。

“什么事这么重要？”乐颜明知不好，依旧强颜欢笑，咱输人也不输阵啊。

然后她实在是低估了面前人地摧毁力跟破坏性。

他只用一句话，区区两个字，便足以让她“花容失色”。

楚歌行头微微一低，淡淡地说：“洞房。”

“洞房。”

在听了这个词孩子后，唐乐颜浑身紧绷。

感觉按在肩头的那手堪比恶魔之爪。

脑中反反复复飞舞这个恐怖词语。个个都是乌黑色的造型，兼头顶长角，手上持着通红的三叉戟。

那当然都是大恶魔楚歌行手下的一群小恶魔。

侵入她的脑中，翩翩起天魔之舞。

“下官。最近耳力不好。仿佛会产生幻听，不如……”她艰涩地说。感觉自己的额头上正渗出丝丝冷汗。

最近的风似乎也更冷了，吹得她满心生寒。

而面前人似乎恍然不觉，笑得春花灿烂。

他居然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

外人听了，恐怕只会以为玩笑而已。

但她心知肚明。

她跟他之间有赌约存在。

为了救小狄，她不惜豁出一切，别说是“洞房”，就算要她的命……嗯，那倒是得商量一下。

可是说是一回事，做永远是另一回事。

她皱着眉望着眼前人，脸上多一丝茫然表情。

难道，真的……要这样吗?

楚歌行目光一瞥，从地上人身上掠过。

他垂着头，散乱地头发遮住大部分的脸，而晶莹的目光透过乱而脏的头发丝，望着他。

那种极度渴望，无法转移，几乎是发自内心般坚决的目光。

却叫楚歌行心生厌恶。

果然，是该一刀杀了的吧。

留下来，终究是个祸害。

居然会被她遇到，若非是他一直都跟在她身后，以她的聪明，或者……

想到那牵扯而来的可能性，楚歌行扯了扯身上披风。

心中恨意萌生。

幸亏他三言两语，扯开话题，也转移了她地注意力。

不然……坏了我的大事……

该死的天舞花奴，你就算百死也难偿其咎。

他目光淡淡转开，浑然不顾地上人激动而又不安的目光，那微微牵扯的嘴角，仿佛要对他讲话，又开不了口，手上伤的厉害，却浑然不觉痛楚。

双眸看着他，越发炽热。

疯子。

楚歌行心底冷冷一哼。

眼皮一抬，看见唐乐颜发白的脸。

心底于是一怔。

用得着这么害怕吗?

心底的怒不知不觉减退很多，本来压抑在眼底的一丝杀机，在对上她的目光之时，神奇地消失不见。

楚歌行玩味地望着她脸上一丝惶然，那本来飞扬跋扈的脸，此刻连目光中都带着一丝楚楚之意。

他看的入神，嘴角竟多一丝浅笑。

从旁人的角度看，那浅笑可跟一个叫做温柔地词媲美。

楚歌行一时没曾注意脚下人，尘土中那人，顺着他地目光，眼光亦转到唐乐颜身上。

怔怔地看了唐乐颜良久，那本来极度渴望的眸子，蓦地多了一丝惊愕。

完好地右手成爪，在地上张开，又慢慢地握起。

不知不觉，地面被划出了五道深深血痕。

龙虎斗京华 第七十八章 苦恋

楚歌行伸手搭上唐乐颜肩头。

她袖子一挥将他的手臂推开。

他眉头一皱后退一步。

她一闪身向着旁边跳出。

两人拉开距离，一人一边，彼此虎视眈眈，仿佛一场世界大战又将进行。

而地上花奴却仰起头来，望向楚歌行的时候，满目柔情，看向唐乐颜，却又怒火暗炽。

却正在这时侯，远处有人急忙奔跑过来，有个声音响起：“该死的东西，居然跑到这里来了，来人啊，给我拉回去！”

虽然是在骂人，可是声音娇俏动人，宛如黄莺之声。

楚歌行同唐乐颜一起转头。

乐颜忽而一愣：她认得来人。

这女子发髻高挽，风姿动人，长长的袖子，动作之间不时露出雪白的手臂，身后跟着四五个彪形大汉，此刻唯唯诺诺上前，将地上的人抬起来，拉着就走。

“喂，你们什么人？”

乐颜踏前一步，皱眉叫道。

“奴家是夺情楼楼主，燕解语，见过两位大人。”

燕姑娘盈盈下拜，所站的位置，恰巧挡住了乐颜看那乞丐的视线。

“那是什么人，你为何要拉他走？”乐颜问。

燕姑娘微微一笑：“那人是夺情楼的小厮，因为前些日子犯了点错，被小小地惩戒了一番，没想到今天趁人不注意就跑了出来，让两位大人受惊了。”

“是小厮？”乐颜沉吟。

“正是，如果没有其他要事。奴家就领他回去了。”燕解语低头。

乐颜还想开口，旁边的楚歌行淡淡地说：“燕楼主，带了人回去就要好好地看好，如果下次再出这等事，就别怪本官不留情面给你。”

燕解语听了这话，肩头微抖，低头回答：“是，绝对不会有下次。”

她转过身。招呼手下人带那人离开。

那小厮被两名大汉拉住双臂，动弹不得。却仍旧回过头来，屡屡向着楚歌行方向看。

唐乐颜看在眼底，不由地一笑：“九门提督真是人兽通杀，看这小厮对你好像颇有好感啊，瞧这恋恋不舍的样儿。”

她有种习惯，能损到楚歌行的机会绝对不放弃，这几乎成为一种本能，全因为吃过他的亏，潜意识想要翻盘而已，抓住机会就上。话语出口，全然不顾及后果如何。却不想此时此刻，情势何其危险，自己这边地事情还没完，这一句，几乎有引火烧身的嫌疑。

果然楚歌行冷笑两声：“是啊，本官的确具有那种魅力，不过夫君你不需要担心。我对其他人全无好感，他们就算是死在了我面前我都不会看上一眼，倒是你……你在我心中，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啊。”

这话若是在别的男人口中说出，百分之九十正是深情款款的表白话语。

可是在楚歌行口中说出，却成了百分之百的威胁。

唐乐颜心中一惊，这才想起先前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个，其实我脾气恶劣长相丑陋武功粗浅官职更是卑微，没你想的那么好，那么重要地位置。还是另换人上吧。”半晌她才逼出这么一句来。

“不碍事，虽然你说的这些都是真地，虽然我配你的话的确是有点吃亏，”妖孽呵呵笑了两声。一副圣母而且绝世情种的口吻。“乐颜乖乖，过来。我会好好地疼爱你的。”

乐颜乖乖……

乐颜打了个哆嗦，心底哇啦哇啦吐一地。

什么叫做“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听不出人家是在谦虚吗？

而且楚歌行你要不要这么自恋。

幸亏她还有个杀手锏没用。

“楚大人，我请假出来，时间有限，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改天再讨论吧。我要回宫了。”

她冲着他挥挥手，身形跃起，猛地离了他十几米。

终究是害怕他追上来。

心还在砰砰地跳着，方才跟他虚与委蛇强颜欢笑，已经支撑到极限，幸亏还有皇命这个可靠的借口抛出，不然的话……

不行，一定要想个办法让他把那个烂约定取消才好。

不然的话，一想到要跟妖孽……去滚床单，她就觉得毛骨悚然。

如果那样地话，也许会死的吧。

或者更惨，那是生不如死。

所以一定要想个办法，势必要想个办法。

唐乐颜皱眉，人在空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其实情况并没有乐颜想象的那么糟。

楚歌行之所以会忽然提起那个约定，大部分是因为要引开她的注意力。

想来也是被迫而出的下下之策。

起码到目前为止，在他心底，还没有想要跟这个脾气臭性格臭面孔臭武功也臭的臭丫头去滚床单的心思。

这样青涩又坏性格，一点技术都没有地家伙，白送给他，他也要考虑一下。现在楚歌行心底最挂怀的事情，是天舞花奴。

目送唐乐颜逃也似离开现场之后，九门提督一招手。

有属下将他的坐骑拉来。

楚歌行翻身上马，打马离去。

那一身蓝影招摇的方向，却正是向着夺情楼。

人在马上，冷风吹来。

忽然想起刚才她的脸上一闪而过的惊惧表情。

心底一股热流涌过。过了一会，却又十分不悦。

她真的怕跟自己上床。

也当真如他一样厌恶着那个所谓地约定。

只不过呢，这种事情，他厌恶是一回事，她也怀着跟他一样的心情，这就让他十分不爽。

从来只有他楚歌行拒绝人吧。

转念之间，想到方才下属牵马过来之时的奇怪目光。

哦，是“裸奔”事件。

楚歌行无奈地一笑。马上笑骂一声：“真是个小混账。”

居然会想到“裸奔”地借口来调虎离山，那丫头的脑瓜是不是坏掉了。

对了。这一次居然没有教训她。

好吧，所有的账，积攒起来一起算！

夺情楼中。“你是不是不要命啦！”激怒的声音，从密室之中传来。

“燕……”

“你说，你谋划这件事多长时间了？你居然敢打昏看守逃出去！谁给你地胆子！”

“我……我是真地想要见他……”

“他却只要你死，你知道不知道？”咬牙切齿地说。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我……我不见他，或者就会死的……”

对方沉默，过了一会才说：“你怎么能这么傻，君心似海。反复无常，更何况，他从来不曾对你动心过，我已经是费尽心思想要保住你了，你又何必非要把自己望绝路上逼呢？”

“我不怕。”幽幽地回答。

燕解语一愣。

两滴眼泪从眼睛之中滚滚滑落。

大名鼎鼎地夺情楼主，夺情夺情，心底早就不留任何情，却不料还能流出眼泪来。

燕解语伸手指。愕然抹去脸上的泪。

“早知道你这样，当初，我又何必向他请求留下你一条命，早晚都是死，也不用多熬这么长日子。”

她放低了声音，人也慢慢地坐在了床边上，木然看着地上人。

地上的人，缓缓抬头，昏暗的油灯下，半边脸妩媚可人。半边脸狰狞如鬼，他微微一笑：“燕子，你别替我伤心，当年我自毁这张脸。就是为了让他留我这条命。我不为别的，也不是贪生怕死。只是想留下来，能再有看到他的机会，若是我自毁容颜换来的苟且偷生的余生，都不能再见他，又有什么意思呢？燕子，你别替我流泪，该来的，终究会来，我知道我今日惹恼了他，他是必定会来的……”

说到这里，修长地眼睛之中忽然熠熠生辉。

声音也带了一份热烈，怕人的热烈：“燕子，我求你，你帮我，洗个澡，帮我收拾一下，我不想让他再看到我脏兮兮的样子，我不想……”

燕解语蓦地从床边站起来，愤怒地吼：“是，你的目的达到了！他肯定是会来的，是来杀你的，你可知道？你这个笨蛋，无药可救的笨蛋！他若杀人，还需要亲见你一面吗？你……你就痴心妄想吧！”

忽然伸手，掩住脸，热泪滚滚涌出，燕解语再也忍不住，迈步向外面跑出去。

“燕子，燕子！不要走，”地上地人挣扎了一下，伸出手向着她的方向，“燕子，我求你啦，我天舞花奴求你啦！”

龙虎斗京华 第七十九章 风雨

“天舞花奴”这个名字，在五年前，是称霸丹宁国的梨园孤主。

所谓孤主，则是一枝独秀，其他者，望尘莫及，只能仰他鼻息。

天舞花奴本是女儿身，却以反串男性角色而闻名天下。

做派功夫，扮相唱腔，皆是上乘，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在舞台上，天舞花奴就是无可比拟的王，曾一度迷得丹宁各大家族争相延请入府，而引得丹宁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们都为之疯狂。

历代梨园，从不曾出现过如此盛况。

而最为可贵的是，天舞花奴虽然名声在外，为人却十分孤傲清高。

她身为女子，却从小扮演男性角色，一举一动，俨然是男子之风，虽然面容清秀妩媚，顾盼之间风流流转，却并不是个滥情之人，反而洁身自好的很。

因此虽然有诸多男女为她疯狂，却不曾惹出任何不好的绯闻。

天舞花奴之名，宛如皓月在天，名门望族之中，莫不以请到天舞花奴到场而以为荣。

一直到两年之前，声名如日中天的天舞花奴忽然销声匿迹。

据说她所在的戏曲班也不曾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传说她只是留下了一封书信，短短几个字：得见君子，云胡不喜。

这一曲引自诗经，名为《风雨》，全篇为：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有人说天舞花奴终于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随之携手归隐，有的说她是跟着一个长相俊美非凡的公子一同离开的，又有人说她曾经在舜国出现，但究竟如何，确实扑朔迷离，真想掩藏在灰尘重重的角落里。

一个天舞花奴，却引得一干痴迷追随者皆是怅惘。

而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天舞花奴地下落，却究竟是无人知晓。有若干不死心的痴男怨女，出示悬赏花红，寻找天舞花奴的下落，却始终不曾有人来领那价格不菲的花红。

于是，天舞花奴行踪成谜，无人可知。

夺情楼中。

传出低低的歌声。

幽咽动人，缠绵悱恻。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沐浴过后的肌肤白腻生光，长年不见天日。一张脸在洗去泥污之后，更是雪白过人，纤手握着梳子，

轻轻地梳理一头久不打理的头发，镜子之中，露出了美好妩媚的半边脸，檀口轻启，她唱。“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

眼泪顺着眼角流出，蜿蜒，如透明地小小爬虫。

昔日风光无限的名伶，谁能知道，居然躲在这暗无天日地方，一去两年。

天舞花奴呆呆地看着镜子中半边如花盛开地容颜，微微一笑，倾国倾城。

镜子中。仿佛出现往日，在舞台之上的情形，台下观者如潮，人头攒动。

而她高高在上。眉宇间一丝清冷。

万丈红尘。如一场唱作俱佳的戏。

她默默等着开场，静静目送落幕。

不期待。也不伤心。

演的戏多了，悲伤离别，都已经看惯。

心也逐渐麻木。

直到那一日。

顾盼之间，她蓦地看到台下一张容颜。

流光婉转之中，耳畔万千声音忽然全都失了声。

红尘滚滚，七色迷离，六欲缠身，而她忽然跳离原地，高高在空中，目光只与那人的目光相对，也只看着他的心。

他望着她，轻轻一笑。

她已经失魂落魄。

那娇柔婉转，仿佛女子般的男性。

她演戏多年，自然能够一眼分清男人女人，只是这世间，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人啊。

那一夜，她辗转反侧。

甚至深深后悔，怎么竟没有抓住机会，问他姓名，来自何处。

莫名的心头攒动。

从来只有别人为了她动心，却不料的有朝一日，她竟为了一个不知姓名，只见过一面地男子怦然心动。

本以为那一眼就是一生。

本以为那不过是红尘之中的惊艳一瞥。

却不料想，丹宁国的小世子请她不成，恼羞成怒，王权永远是最能说话的那个，纵然她同诸多名门权贵交情非凡，却抵不过小世子快如雷霆的手段，请不成，立刻派人来抢，一顿乱打之下，戏班子中多人受伤，而她被人压着，被迫跪倒在小世子面前，那被宠坏了的任性小子望着面前的她，笑着："天舞花奴如何清高自傲，今天本世子就要见识见识。"

她羞怒交加，知道今日绝对不能善了，一身清白可能就此被毁，她的性情刚烈，当下便欲玉石俱焚，却不料就在这时侯，有家丁匆匆入内，在小世子耳畔低低说了两句话。

那骄横跋扈地小世子立刻就变了面色，一阵踌躇之后大怒："把这个贱人扔出去！"

于是便被扔在了大门口。

彼时天空雷霆阵阵，不多时大雨倾盆，雨点劈里啪啦打在天舞花奴身上，她浑身冰冷，倒在地上，宛如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或者是狼狈极点的落汤鸡，挣扎着在地上，溅起水花片片。

站不起来，还是想站起来。

跌倒了几次，终于不想再起身。

索性倒在青石地上，任凭雨水冲刷过身上。

她放声大哭。

一双干净的，白底黑面的靴子慢慢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之中。

天舞花奴慢慢地抬头。

头顶罩着一柄宽宽的雨伞。

杏花春雨，一梦江南，四十八骨，紫竹小伞。

而伞下的人，睥睨下看，一双尾端微微挑起的桃花眼睛，醉眼迷离，青丝衬着白净的脸，他静静不语站在那里。

天舞花奴呆呆地看了良久。

从那刻起，她地心底，便一直对他存着一种想要跪倒下拜的冲动。

不知为何。

他只要她做一件事。

她却想要跟着他一辈子。

为了跟着他，就算毁了这张倾国容颜，抛却繁盛名声，从此销声匿迹，等在黑暗里，也要等。

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差别。

“……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她低低地唱着。

只有她心底知道：她是心甘情愿的。

书十年如一日在台上迎来送往，做金石之声，跟这两年躲在黑暗中，等待那唯一地光，又有什么不同？

其实，没什么不同。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云胡不喜……”天舞花奴对着镜子中地自己，妩媚地笑。

龙虎斗京华 第八十章 风情

本来是不想这么早回宫，不料楚歌行忽然冒出，逼得乐颜没有办法。

心底对他的恨翻翻滚滚，想来想去，却总是那一句：“迟早有一天我要……迟早有一天你会……迟早有一天……”

狠是发的很狠。

----迟早有一天。

目前无法解决的事情，就推给了“迟早有一天”。

只是不知道的是，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站在局中的人，究竟何去何从。

那一刀，是断然狠狠落下，亦或者……

砍回到自己身上。

不知不知。

唐乐颜进了宫门的时候，胸中的气已经消了大半。

她向来是个看得开的人，最讨厌的是钻牛角尖，虽然有不平的事情，想来想去总能给自己找个平衡。

笑嘻嘻地跟守卫皇城宫门的侍卫们打着招呼，脚步轻快地过皇城大道。

在宫内穿梭这些阵子，已经跟大部分见过面的侍卫太监以及宫女厮混了个脸熟，拜这张“纯洁无害”的脸所赐，大部分宫人对待她的态度都很是温和。这个时候，皇帝应该在御书房吧。

唐乐颜迈步过广阔的金銮殿前空地，上了殿前台阶，沿着白玉台阶望后面的御书房走。

快到御书房的时候，无意中望见伴驾太监正半弯着腰，沿着御书房前的路一路小跑上前。唐乐颜站住脚，看出他好像有什么急事，她心中略略一想，立刻顺着他所行的方向一路看过去，果然，越过长长地甬道，在靠近御花园的假山丛中，小小的桥上。凛然独立着一个白色的人影。

她心头微微惊讶。

在这后宫之内，很少见如此打扮的人。

一身的素白。腰间却用黑色腰带系着，身材颇为粗壮，给人一种很强势的压迫力，脚下却也穿着同黑色的靴子，头顶罩着黑色傻帽。

那人背对着这边，仿佛正在看风景。

看起来像是个人物啊。

唐乐颜心中诧异，迈步继续向前，眼睛却仍旧盯着那人背影不放。

正快到御书房门口，伴驾太监已经走到那人身边，躬身。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

那人好似点了点头，然后，忽然转过身来。

唐乐颜一惊。

她是自小练武，所以练就一双利眼，才能透过这么远距离看到那边去。

而那人在瞬间回头之时，她只觉得一双寒如冰地双眼，冷冷地望了过来，直直跟她的目光对视一起。

就在这目光交缠刹那。她几乎能察觉从那目光之中传来地冷然之意，刺痛双眼。

好犀利的目光，好厉害的人。

乐颜收回目光。

却也在瞬间将对方样貌看了个大概。

那是一张粉白的脸。

仿佛是傅粉过了，脸颊很白，嘴唇却很红，颧骨高耸，双眼望过来的时候，有点花白的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额心仿佛透出皱纹。

年纪分明已经不小了。

乐颜在收回目光之时，心头一动。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那传说之中已经退隐幕后的通天人物。

难道，会是他?

乐颜转头再去看，可就在她目光转动这刹那，那边的桥上。已经空空如也。雪白人影，竟如同不翼而飞。

乐颜一惊。放眼四处寻找，却再也找不到那独特的身影，只有伴驾太监仍旧在脚步缓慢地沿着原路返回。

怪了。

她心中嘀咕，却听得耳边有人笑问：“乐侍卫这是要见驾吗？”

乐颜一怔，随即笑道：“正是，劳烦大哥通传啦。”皇帝在御案之后，坐的笔直，腰挺得跟修竹似地。

唐乐颜行了礼，站在旁边，转头去看，心底暗暗羡慕。

皇帝坐在那里，大马金刀气势过人，一张脸如描如画，威严同风情交织并存，说不出的叫人心动，而他冷然低头，丝毫不苟言笑，认真地端详手下奏折，时而提笔，补上两笔，写下意见，认真工作中的男人总是最有魅力，乐颜看的嘴巴裂开，不知不觉坐在了旁边的玉阶上，伸手捧住腮尽情观望好风景。

她的脾气却跟玉凤清相似，都是闲不住的个性，昔日在天渺峰上，让她练习打坐，她每每便会坐不住的犯规。

本来想要放肆在外面玩上一阵，却被楚歌行搅局，乖乖地回到这皇宫地笼子内，心头说不出的愤懑。只不过眼前秀色可餐，她慢慢地欣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哈，倒也不觉得太寂寞。

或者是那邪恶的目光太炽热，终于惊动了御案背后那人。

他手腕轻动，迅速地批改了最后一份奏折，将折子放在一边，这才转头看过来。

乐颜迅速的从地上跳起来，拍了拍两边袖子，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

“哈……”皇帝却轻声一笑。

她这才转过头来，一副我什么都没做也没偷懒的样子。

皇帝望着她：“乐颜，你过来。”

“干吗？”脱口而出。

想了想不对，于是拱手，毕恭毕敬地说：“臣遵命。”

大步上了玉阶，走到他的身边：“皇上叫臣有何吩咐啊？”

“你早上出去，有什么好的见闻，给朕说来听听。”

皇帝似乎穷极无聊，转头望着她。

“啊？没有啊……”她皱了皱眉，“臣只不过是去……”

“去做什么了？”他笑吟吟地问。

皇帝笑起来的时候，眉尖会微微地蹙着，似乎带一点点隐忍的抑郁，可他自己却不自知，或者，这是一种发自骨子里，难以改掉的习

惯。

唐乐颜望着那一点微蹙，伸出手，手指在他面前点来点去，最终又缩回来。

“嗯？”他不解，于是那点微蹙地弧度便大了些。

黑白分明的眼睛就在眼前。

原来皇帝的美，是一种说不出的流动地美。

而不是一眼看到就会如何如何地美。

他的美在动，在交谈，在不经意间散发出来地风情。

乐颜惊住。

“怎么不说话啦？”他悄声问，看这神情倒不像是个九五之尊，而是个心怀好奇的孩童。

乐颜忽而一笑：“陛下都已经知道了，干吗还来问臣子啊？”

这顷刻间她已经想通。

恐怕皇帝早就知道她去了中堂府。

也知道她遇上了什么人，却故意来作弄她吧。

他眼中那抹好笑之意，就是想看她会怎么回答。

她说完之后，略略娇嗔地撅起嘴。

皇帝果然大笑，笑得万树花开，露出玉白牙齿，说道：“哈哈哈，朕虽然知道，可是偏喜欢听你说。”

“我不说。”她眼珠转动，赌气地说，“我偏不说。”

她才是个孩子。

皇帝叹一口气，望着她，忽然伸出手。

唐乐颜只觉得手上一热，竟是他执着了她的手。

她微微一愣，皇帝却柔声地说：“那一夜，朕没有留在徐美人宫中。”

眼波流转，竟是杀死人的温柔。

乐颜怔住。

龙虎斗京华 第八十一章 皇帝

任谁也猜不透舜国这位曾经历过几起几落的青年帝王，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唐少玄。

这么多年过去，他是越来越叫人难以测度了。

在最初的少年时候，偶尔还曾露出些蓬勃怒气，遇到大事，也会惊慌无措，可是这几年来，他是越来越沉静，就好像是一潭玉一样的碧水，死死的不起任何波澜。

舜国上下，唯有军机中堂大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近几年来，皇帝又连连重用楚家的人，楚歌行手掌九门兵权，而胞弟楚歌寻亦是虎威将军，加上楚家的太后也在，有一些守旧的大臣未免心中戚戚，感觉很有“外戚”干权的嫌疑。

因此，也曾有不满的大臣进言说功高盖主，应当削权之类，可是皇帝却全然不听，任凭大臣口吐白沫死谏，皇座上那人仍旧是一脸淡然沉静的笑。

虽然说事实证明皇帝的决定是无误的，楚真一力之下，将朝中几方蠢蠢欲动的势力全都安稳地压制下去，加上楚歌行楚歌寻如猛虎之翼，并立身侧，更加无人敢去撩动虎须。

京畿安全，不在话下。

于是诸臣虽然仍旧怀有“杞人之忧”，不过也是心中臣服的。

而当初做下这种权力安排的皇帝，那明艳动人的笑却越发淡然。

谁也不知道为何皇帝的心竟然如此坚决，他的心底对于楚氏一族究竟有着多大的把握，这家国天下，他是看重亦或者不看重。

他看似对什么都不在乎，可是偏偏做事有条不紊的很，任用楚真。重用楚歌行楚歌寻，将薛信薛诺两兄弟一个分在北疆，一个安放东海，丹宁边界，却有铁血大将军把守，这阵仗，一守十年不变。

皇太后分明不是他亲生母后，他却对太后极好。隔三岔五便去请安，礼节之上做的毫无瑕疵。

唯一地缺憾就是。十数年来，一直都是后位空虚，虽然因为有大臣进谏所以也收了几个后妃，可惜真正封妃的却一个都无，唯一一个比较受宠的便是徐言，可惜一直至今，都不过是个美人。

可是“传宗接代”的事，明明都有在做啊……

虽然说每次都是被提醒着“皇上该翻牌子了”，但是“该翻”的时候，皇帝也没有推辞过这种“义务”啊。

所以……仿佛也没有人能从皇帝身上挑出错来了。

舜都的陛下。俨然完人。

执着面前人的手，唐少玄笑意盈盈。

他一手握着乐颜的手，一只手向着她地腰间摸过去。

唐乐颜十分吃惊，差点闪身躲开。

幸亏她对自家功夫也有相当的自信：区区一个皇帝，若真地不规矩起来，她也不是什么吃素的。

果然，皇帝似是有恶趣味，动作放的极慢。更加的暧昧。

她却斜着眼睛去看他。

他笑盈盈地瞥了自己一眼，那玉色的手指，搭上她的……腰……上……插……着……的小扇子上。

“哈……”唐乐颜心头发笑。果然，果然。

皇帝挑了挑眉。

似乎因为她的不反抗而觉得有些无味。

伸手，将她的扇子拔出来，拿在手中：“爱卿这扇子真是好玩，送给朕可好？”

乐颜翻翻白眼。

皇帝不愧是皇帝，真是慧眼识珠。

她这把扇子，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

扇底上另有机关。三十八骨的扇面是精钢做骨，其中有十支是暗箭，另外二十八支，各有妙用。乃是防身偷袭。反败为胜。居家旅行

（？）地必备良品，天底下或者只有这一支绝世好扇子。乃是她临行的时候，爹爹亲手交给她的。

也亏得她记忆力超群，才能将这扇子之中的玄机记忆清楚。

若是轻易给了皇帝，岂非明珠暗投？

上次被楚歌行难为，靠着这把扇子，还差一点便能逃走了呢。

唉，好女不提往日糗事。

乐颜苦笑："陛下宫中那么多宝物，怎地独独看上臣这支破烂扇子？"

"朕就是很喜爱，不知为什么，一看见了……就觉得，似曾相识，越看越是喜欢，怎地，舍不得？"皇帝玩味着，打开扇面细细观赏，然后抬头轻笑，"这样吧，朕命人给爱卿你另外打造一把扇子，就用……金子来打好不好？足够换你这把破烂扇子了吧？"

他笑微微地看着她，虽然笑得温和，人畜无害，唐乐颜却感觉到皇帝口吻之中的势在必得。

罢了罢了，还是忍痛割爱吧。

论起来，这家伙还是她的叔叔呢。

就当是给玄叔的见面礼吧。

"好吧，"乐颜回答，"那么臣就等陛下的金扇子了……"回头，苦笑。

"好。"皇帝高高兴兴答应一声，拿了扇子去，似乎还有点爱不释手。

乐颜站在一边，看他翻来覆去地瞧着，手摸来摸去，不由地慢慢地出了一头汗。

"等一下陛下！"终于忍不住开口。

这扇子上机关甚多，像他这么胡乱摸来摸去，若是不小心触动了机关，保不准那三十八骨地精钢暗器齐飞，到时候……一个"弑君"的罪名，可是逃不了了。

"嗯？"皇帝回头。

“这把扇子……其实这把扇子……”心在滴血，“这把扇子其实另有妙用。”

被迫开始解释。

“唉……”桌子边上的人开始第一百零八次的哀叹。

墨画正在一边，不知道聚精会神在绣着什么东西，实在忍不了那怨妇般的口吻，于是开口：“到底怎么了？自打回来之后就没见你开心过。这唉声叹气的是怎么回事啊，我看这春天也没到啊。”

乐颜仍旧是那副愁眉苦脸的模样，仿佛全然没听出丫头话语中的讥讽意思，反而说：“唉，本公子的春天自然是还没到，可是有的人地春天仿佛到了。”

“别说的模模糊糊的，咱不懂猜谜。”墨画端详手中的绣品。

“我告诉你哦……”乐颜神秘兮兮向前靠了靠，“墨猪，你要发誓不能告诉其他人。”

“嗯？”

“我发现，有个人好像对我有意思……”

墨画瞥她一眼，面色忽然有点激动：“好吧，我发誓，那慧眼独具地人是谁啊？”

“那个，我告诉你，”唐乐颜越发压低了声音，“是皇帝。”

墨画面色瞬间轻松，倒退回头，不以为然说：“你会不会看错啦。”

“没有啊，他今天对我说地话怪怪的。”乐颜伸手抓头。

“说什么啦？”

“他居然说他没有去徐美人那里。”

“这又怎么样？”

“他干吗向我撇清这个啊。”

“那可能是因为你曾经拦住皇帝去临幸后宫吧。”

“可我那不过是好玩儿啊。”

“那你也毕竟是做了，也许皇帝以为你对他有意思。”

“不会吧，”思考地声音，“我对皇帝，我对皇帝，好像没什么意思，虽然他长的的确不错。”

“哼，擦擦口水。”

“哦……不好意思。”抬起袖子，擦一擦，然后放下，“还有啊，他拉着我的手呢。”唐乐颜举起手，在眼前端详。

手忽然被旁边的一只手握住。

“你干什么？”她转头望着丫鬟墨画。

“现在我握住了你的手。”墨画说。

“又怎么样？”乐颜问。

“是啊，又怎么样？”墨画一笑，“你都没感觉，皇帝随便握握手，又有什么，我看啊，分明就是公子你自己春心萌动啦。”

龙虎斗京华 第八十二章 面君

乐颜觉得自己实在吃亏。

身边的丫鬟一个比一个牙尖嘴利。

而她是多么忠厚老实的人啊，泣。

墨画仿佛在哪里受了气，此刻抓住了她，仿佛抓住出气筒，狠狠地在说：“皇帝随便握握你的手，又有什么？你自己是男装打扮，想想看，难道皇帝放着后宫如花似玉千娇百媚的妃子们不喜欢，却来喜欢你这样……”总算还有点良心，打量了一番乐颜，停了口。

乐颜直直地看了她一会，到最后，终于若有所思的点头。

墨画叹一口气，以为她终于悟了。

却不料，半晌后，那边慢慢地说：“墨猪你的意思……莫非是在说皇帝是断袖吗？”

只听得那边“咕咚”一声，却是原来坐在桌子边上的墨画从凳子上掉了下去。

“既然如此……”那人还正走火入魔，乐此不疲在思考。

“小狄，伤好了没有？”坐在床边，乐颜嘘寒问暖地，望着眼前人。

“已经没事了。”小狄回答。

“真的没事了吗？”手在身上摸来摸去。

“真的。”小狄感觉自己额头上青筋慢慢地在跳出来。

“那好，明天跟本公子一起进宫吧。”乐颜满意地缩回手，点头。

小狄的手感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

“进宫？”小狄惊，一时忘记了被轻薄的郁闷。

“是啊，总是把你闷在家里也不好，皇宫可好玩儿了，让本公子带你进去溜达溜达。”她微微笑。大包大揽地，仿佛皇宫是她家。

小狄狐疑地看。

乐颜伸手拍他肩头：“放心放心，有本公子在，肯定会罩着你的，别怕别怕啊，乖。”

不知为什么，小狄总觉得这句话听起来仿佛……很奇怪。

就好像是那些举行不良的人，想要拐骗他去某种古怪地地方做古怪的事情一样。

小狄认为这是他的错觉。

只不过。品性纯良的他，始终低估了眼前的人的邪恶。

第二天。小狄收拾一新之后，抱剑在旁边随行，而唐乐颜看着面前的如花少年，满意点头：“这身衣服不错啊小狄！不不，应该是说我们小狄越来越好看啦。”

色迷迷地盯着他看。

小狄略微脸红，转过头去。

忽然唐乐颜一把拉住他，又问侍书：“书儿，你看我跟小狄两个站在一起，谁比较俊美？”

侍书嘴一撇，斩钉截铁地：“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小狄。”侍书存心要看好戏的。

往常得到这个答案，乐颜肯定是要泪奔地，今天却一反常态，乐滋滋地反而说：“好，非常好。”

居然得意洋洋地拉着小狄出门去了。

侍书站在原地，十分惊讶，认为自己是幻听了。

那家伙什么时候转性了？

一直到墨画从后院之中摸出来，听说唐乐颜将小狄打扮一新一起进宫去了。在愕然了半晌之后，丫鬟想通了什么似的，花容失色。

“这是舍弟。”

乐颜向着同她遇到地皇庭侍卫们不停地打着招呼。

今日她换回红衣，一身异常夺目，一路笑语喧喧，果然丰神俊朗美少年。

这愉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跟九门提督撞了一个对面为止。

“哦，看乐侍卫春风满面换了新颜，居然还带了……哼，这是去干吗呢？”九门提督手臂一动，将披风拉紧了些。

在他不远处。属下正牵了一匹马备用。

“下官是要进宫。”她拱手回答。

扇子被皇帝夺去了，一时之间手中空空的，越发不自在。

“哦，皇庭之中。可不许外人擅入啊。”提督大人尽忠职守的说。眼光落在乐颜身后的小狄身上。

小狄垂了双眸，只当看不见这人。只不过怀中的剑却抱得更紧。

“吆，还带了武器……”提督大人双目如电。

哪壶不开提哪壶，乐颜恨不得将这人一脚踢得远远的，此时却不得不低头说：“提督大人，给个面子。”

“给了你，什么时候还？”他嘴角露出笑容，低低地说。

“反正都是一样欠，您老觉得什么时候合适，就什么时候要吧。”她耸耸肩头。

“很好，我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他伸手，在她肩头一拍，轻轻一按，“走了。”

属下将马匹拉过来，妖孽转身上马，动作如舞蹈般翩然好看。

乐颜躬身相送。

小狄在一边冷冷一笑，转过头去。

御书房前，侍卫望了望唐乐颜身后的少年：“这是？”

虽然生的很是清秀，不过浑身上下透出冷冷杀气，仿佛是个不好相处的主儿。

何况怀中非常拉风地抱着一柄剑。

皇宫之内居然敢随便拿兵器进入，这不是找死吗？

可是竟然不敢出言斥责。

乐颜陪笑：“这是小弟的朋友，今日要介绍给陛下认识的。”

“陛下知道吗？”侍卫问。

暗暗却变了脸色，早就知道这乐侍卫手眼通天，虽然好像并没什么后台，入了朝之后，屡屡犯禁，却不曾受到处罚，而且还跟军机大臣，皇太后等混的很是熟悉，想必也是楚氏一族的人了，等闲不能得罪，更何况连陛下都青眼相看，特许他不着侍卫服状，啧啧，看这一身惹眼的红，宫内除了他，谁敢穿这样的颜色。

因此小心翼翼地问。

“一会就知道啦。”乐颜笑着。

“诸位哥哥，我这位弟弟暂且留在这里，我去见陛下，我这位弟弟十分内向害羞，诸位大哥可不能欺负他哦。”她笑得跟小狐狸似的。

“这话说地，乐侍卫的兄弟就是我们的兄弟。”那侍卫咧嘴豪爽地回答。

“多谢多谢。”乐颜哈哈一笑，拱手迈步入内。

书桌背后，皇帝正手中拿着一卷书，认真在看。

右手边上，桌边正放着那柄横刀夺来的扇子。

唐乐颜一眼看到，心头抽痛。

皇帝看到她来了，微微而笑，放下手中的书。

“怎么，还在心疼？”故意拿起手边的扇子，瞅着她问。

“没，哪里有，既然送出去了……更何况是给陛下。”她说。

“放心，朕一会赐给你好东西补偿。”他笑意莹然。

“是吗？”她故作惊讶状，心头却叹气。

“取了你的心头好，自然要补偿你，”皇帝笑着，“君无戏言，必定要补偿你一把金扇子才是。”

“那臣真是赚了。”她开始光明正大的叹气。

“听说你带了一个人进来？”他目光一转，问。

“陛下知道啦？”

“嗯，略有耳闻，似乎还带剑而来，是什么人？”

“剑是他不可离身的东西，几乎睡觉都抱着，陛下要见吗？”

“你既然带来了，朕自然是要见见的。”

“小狄他就在门外。”

“宣吧。”

皇帝一声下，旁边地太监高声，不过一会，门口人影一晃，一道纤弱身影出现，小狄抱剑，稳稳地迈步上前。

唐少玄目光闪烁，望着走上前来的少年。

乐颜闪身一旁，一会看看小狄，一会又转头去望皇帝的表情。

小狄望了一眼旁边看好戏似的乐颜，不得以抱手行礼：“小狄见过皇上。”

淡淡地，不亲近，同样也不恭敬。

乐颜心虚地去看唐少玄。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皇帝却仿佛不在意一般，含笑点头说：“嗯，是个不错地孩子，你叫小狄？”

小狄肩头微微抖动，迟疑片刻才说：“是的。”

“真是个有趣地名字。”皇帝笑了笑，又看向乐颜，眼波一瞥，问，“乐颜，你将小狄带进宫来，是想做什么？”

乐颜一躬身：“陛下，小狄跟臣亲若手足，乐颜想将他带在身边……”

“你倒是很重感情哪。”皇帝笑。

“多谢陛下夸奖。”她回答。

“嗯，朕拿了你的东西，虽然说会补偿给你……不过，始终是夺人所爱，也罢，就随你的意思。”皇帝终于开了金口。

“谢主隆恩……”乐颜眉开眼笑，合不拢嘴。低头行礼时候，目光一瞥，望见旁边小狄。

他漠漠地站在原地，仍旧是那副冷清模样，乐颜望见他的脸色，心头忽而一动。

那孩子平素半垂的双眸微睁，似正望着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如水墨画般的朦胧双眼，隐隐竟透出一丝锐利的光。

龙虎斗京华 第八十三章 夺情

胭脂香，留人醉，人间最是繁华地。

章台柳，任折取，这人睡了那人睡。

若说这舜都首屈一指的地方，温柔乡留人不归处，路人斜指，皆是“夺情”两字。

夺情楼主名为燕解语，年纪轻轻，姿色过人，聪慧过人，手段更是八面玲珑，石榴裙下，拜倒多少王公将相，纤纤一手掌管这青楼中的魁尊夺情楼，真个将舜都花街所有风光都夺在一楼。

夺情楼中，就算是寻常的小厮丫鬟，个个都生的貌美过人，楼中的姑娘，更是国色天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若非身处青楼，任何一位拉出去，堪比大家闺秀，因此身价更高，寻常人家，想要见一面都难得。

燕解语坐在这夺情楼的中楼之上，手中横一管长长的银烟管，不时地吸上一口，嘴里吐出漠漠的烟圈，她双眸低垂，俯视楼下芸芸众生，扮演着一副笑脸，迎来送往，虚与委蛇，玉面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只不过这笑中，总是免不了带一丝苦苦的冷清意思，当年，便是不少人为她身上这种古怪的气质所吸引，甘心做她的入幕之宾。

只不过，如今她却已经不再做那种事了，退居幕后这种选择，说是因为某个人，未免太矫情，大概是累了吧。

目光一闪之中，燕解语忽然坐了起来。楼下人群之中，一抹皎然不群的烈火红色，乍然闪过，她本来平静的眼眸之中，也顿时燃起了两团火。

“他来干什么？”燕解语低声问，烟管自嘴角挪开。悠悠然吐出一口烟气。

不过……

嘴角浮出一丝森然笑意：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

不管你是什么人……

今日，就教你来得去不得！

“哎呀呀，真是热闹非凡啊，”乐颜摇着扇子，四处打量，“小狄这笨蛋居然坚持不进来，真是个笨脑袋。”

手中摇晃着的。居然是一柄亮闪闪的泥金扇子。

她的小小手腕，也不怕累到。慢悠悠在胸前晃动。

早有眼尖地姑娘扑过来：“哇，这位公子爷气质不俗，长相又是俊美非凡，奴家以前没见过啊……”

“本公子是新来的。”她脸不红气不喘的，趁机伸手，在美人手上捏了一把。

哇塞，滑腻腻，手感不错。

美人一看，这公子虽然面生，长的也真是俊俏好看。可居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色狼，一上来就这么大方地摸了过来，心头发笑，越发娇柔地蹭了过来：“公子还真是热情，让奴家好生心动呀喷香的胭脂气息扑入鼻中。

乐颜也不觉得刺鼻，反而十分受用：“姐姐这么主动，才叫本公子心动呢。”

甚至凑上前去，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问：“姐姐用的什么胭脂，真好闻，让我尝尝可好？”

美人望着她一双贼溜溜色迷迷的眼睛，心想这年头还真是人不可貌相，这来人看似身份尊贵，长地也不俗，怎地出手竟比最色的色狼

还更胜一筹，心头未免有些看轻。

看轻归看轻，职业道德还是有地，正在打点满脸的笑。想要跟这小公子应酬一番，把他的钱袋榨干然后扔出去，却听得身后一声清冷的笑。

“这不是乐侍卫吗，今日是哪阵风将乐侍卫吹来了。真是稀罕啊。”

是燕解语。

那美人一听。立刻直起身子，从乐颜身上离开。转到了一边。

乐颜有些怅惘，双眉一展望见老板娘，顿时又是一脸笑：“香风香风，自然是燕姐姐身上的香吸引本公子来的。”

燕解语笑意盈盈，迈步来到她身前。

早有小厮再度添茶上来。

燕解语一伸手：“且慢。”

乐颜笑望。

燕解语淡淡地说：“乐侍卫这杯茶别忙着喝，这夺情楼的姑娘也别忙着摸，早就听闻乐侍卫被舜都各大酒馆列为拒绝往来户，是因为乐侍卫声名在外，是有名的爱吃霸王餐，今日来这夺情楼，不知道带的银子可足够？”

乐颜微微一怔。

幸亏她脸皮够厚，才没有被燕解语这辛辣的语言给憋死。

当下扇子展开，遮住半边脸。

然后咳嗽一声，才说：“好说啦，过去地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做人么，应当向前看的是不是？何况……”

她灿烂一笑：“姐姐你看，小弟手上的这把扇子是黄金做得呢。”

“那又怎样？莫非乐侍卫真的要用这把扇子抵账？”美人儿果然是铁石心肠，全然不被她纯洁可爱的笑容打动，冷冷地说。

幸亏她够镇定，居然回答：“当然，可使得么？”

周围的姐儿小厮们听着这对话，都为此人的厚脸皮功力深深赞叹，来逛青楼居然要用扇子抵账，这种精神实在可歌可泣。

不过看他手上的扇子，金光粲然，制作精美非凡，一眼就能看出不是凡品，若是拿去典当，可也能当个几百两黄金吧。

这门买卖，若是解语姑娘肯做，当然是稳赚不赔地。

可惜……

燕解语一声冷笑："我燕解语是哪里得罪了乐侍卫吗？"

乐颜眼珠一转："姐姐这是说的哪里话？"

"不然的话，乐侍卫你拿这御赐的扇子来我这夺情楼抵债，却是怎样？"燕解语不慌不忙，端起一杯茶，轻轻地啜。

乐颜的脸上顿时浮现一个苦苦的笑容。

旁边众人听了，顿时都是一惊。

原来这把扇子来头果然非凡。居然是御赐地东西。

这"乐侍卫"到底是什么来头，来这夺情楼做什么？居然手持御赐之物，然而却想用来抵债。

试想皇帝所赐的东西，又怎能拿来随便变卖。

这可是会犯欺君杀头的大罪啊。

若是这夺情楼接了这把扇子，未免也会被株连在内。

这人，果然是其心可诛啊。

乐颜欲哭无泪：就知道这把烂扇子没那么容易出手。

皇帝仿佛还特意怕她丢掉，在扇面上特意盖了御赐的印章。

如此招摇。

而这燕解语也果然并非凡人，居然在这么短地时间内就得知这样隐秘的情报。

皇帝御赐扇子这件事。又没有昭告天下。

她干吗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乐颜叹一口气，感觉今日这乐子要找。可是有点难了。"姐姐真是识货呀。"被揭破，她叹息，苦笑。

“那是因为咱没有几个脑袋可以被砍，不如乐侍卫你胆大包天。”燕解语一声冷笑。

“咳咳，姐姐好像不大喜欢我……”乐颜望着燕解语，这美人是够美，也够风骚，可惜太辣。

而她一向喜欢柔弱的美人，这么辣，她吃不消啊。

“乐侍卫真是目光如炬。”燕解语居然并不否认，抬手，抵住下巴，头向前凑了凑，望着乐颜，“不过，解语很想知道，乐侍卫你来我这夺情楼。到底有何贵干呢？”

“这个么……”

乐颜一转头，四处打量，然后微笑：“姐姐，怎么不见昨日那位……”

“哪位？”

“那个……”

“公子有话不妨直说。”

“这个么……为什么本公子觉得头有点晕？”

“公子你莫不是看着这边美貌姑娘太多，所以看地目眩神迷头晕眼花？”

“大概、大概是吧。”

“哼哼。”

“姐姐，这两位大哥为什么抓住我不放啊？”

“吃霸王餐，当然要抓住。”

“冤枉啊，我可什么都没有吃。”

“豆腐吃没吃？”

“豆腐？哪里有……”

“琴儿，他刚才有没有对你怎样？”

“楼主，这位公子一进来就对人家热情地又摸又亲

“可是……本公子没有做其他地什么。呜呜。”

“公子也不打听打听行情就来夺情楼，可是很危险地哦，摸一把百两，亲一口千两。”

“你们。你们……黑店啊！”

“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当然不会做违法的事情，不过呢。这夺情楼有个规矩，对付吃霸王餐的顾客，没有钱抵账的话，就只好卖身来抵啦。”

“啊，本公子怎么能卖身……”

“公子你虽然长的贼眉鼠眼，面目可憎，让人忍不住想要出手去打那一类型，不过这一款的最近正流行，很多顾客喜欢公子这一类的，公子不要怕自己没销路。”

“姐姐，你太高看我啦，恐怕这样做生意会亏本的哦……”

“没关系，姐姐我最会包装了，将你整治一番之后，保管很多人叫价。”

“我还是喜欢自己现在地样子，咦，为啥越来越头昏。”

“这楼中专门整治不听话的娃儿用的迷药，你支撑到现在还不倒，已经是个奇迹，来，乖乖地听话。”

“救命啊！”

龙虎斗京华 第八十四章 中计

被两个彪形大汉抬起，上了楼，撞开一间房门，丝毫不怜香惜玉地扔在床上。

人都退出去，床上的人才发出一声浅浅呻吟，爬了起来。

“燕解语这母老虎，幸亏本公子不喜欢你，居然这么凶，哎呀呀，差点摔坏了本公子的腰。”

乐颜爬起身来，揉了揉腰部，又伸手从怀中把那把扇子掏出来，摇了两下。

“楚歌行居然喜欢母老虎款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她翻着白眼想了想，“哼哼，我看她内息深沉，仿佛也是个练家子，这夺情楼中自然是有秘密的，前些日子见的那个人到底在哪里呢？”

正在胡思乱想，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

她眼珠一转，将扇子合起来，仍旧插入怀中，这才倒身又做昏迷状。

“那小子就在这房间里？”燕解语的声音。

“回楼主，正是。”

“好，你们退下吧。”

“是。”

脚步离开的声音。

然后房门吱呀一声响，有人走了进来。

燕解语脚步轻移，来到床边。

“臭小子……”

低低一声哼，看样子她果然是对自己没什么好感啊。

乐颜心底哀叹：我长的也不差啊。美人眼神不好，居然喜欢楚歌行那一类型。

不过她幸亏不喜欢自己，这种母老虎，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燕解语低头，打量床上人。

“其实仔细看看，好像还看的过去。”

乐颜心头一喜：当然，我是耐看型的。越看越好看。

“不过这样静静的模样，比眼睛贼溜溜的看人要顺眼多了。”她说。

乐颜心头忧愁：什么贼溜溜地，那叫灵动好不好，唉，没文化就是没文化。

燕解语似看出他的心思：“这幅样貌，这样身材，这脱俗的气质，唉。想想看，该怎么处理呢……走虐待风的话大概会是不错的卖点。嗯，若是把双臂捆上，脸上多点血痕，外加一点点泪光闪烁，应该会引不少人动心吧。”

乐颜毛骨悚然：母老虎，用不用这么歹毒，我恨你。

忽然觉得不对，心头一动，才要起身的功夫，却觉得一阵风过。身上几处穴道被飞快点中，顿时无力重又倒下。

“果然，这夺情楼的迷药对你无效哦。”燕解语拍拍手，双腿跪在床边，低头看着身下人。

“真聪明。”乐颜睁开眼，苦笑。

“不过现在被我点中穴道，应该不会再乱动了吧？”她笑得千娇百媚。

“说不定哦。”乐颜挑眉。

“说不定？嗯，那么我考虑要不要在你身上戳个几刀。让你真正动不了。”她仿佛很认真在说。

“那不必了，姐姐，若是刺伤了，恐怕卖相就不好了。”她笑眯眯地望着她。

“哈。”燕解语一笑，“小子，你死到临头还油嘴滑舌的，嗯……若不是……”微微一顿，“我还真想好好地疼爱疼爱你。”

乐颜一眨眼：“若不是什么，姐姐为啥不说下去？”

“话说地太透就没意思了。”燕解语伸手，在她的脸上拍了两下。“乖。”

乐颜咳嗽一声：“现在，姐姐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当然是给你找个好地买家，赚上一笔。”燕解语凑近，认真打量她的脸。

她苦笑：“能不能有第二种选择？”

“怎么。你不乐意？”燕解语眼珠一转。“你来这夺情楼，不就是寻欢作乐吗。看你这色迷迷的样儿，也不像是个没进过青楼的雏儿啊，嗯……莫非真的是……”

眼睛一转，狐疑地望向乐颜。

乐颜皱了皱眉，立刻微笑：“本公子……当然是老手啦。”

“真的吗？”燕解语不信。

“真，比针尖还真。”乐颜急忙说。“噗……”燕解语笑。

“姐姐笑什么，笑的可真好看。”

“我笑你，还真是个雏儿吧。”

“怎……怎么会……人家……早就阅人无数。”她似乎害羞在说。

“是吗？那么让姐姐检查一下怎么样？”她飞眼给她。

乐颜浑身一抖，牙齿一咬：“别……那就不用啦。”

“哈哈哈……”燕解语放声大笑，这倒是真的得了乐，高兴的大笑起来。

乐颜微微叹息：“真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本公子地痛处之上啊。”

燕解语听了这话，更是笑得浑身花枝乱颤。

“说吧，你来这楼里，到底是为了什么？”片刻收了声，燕解语从怀中掏出帕子，细细地擦了擦眼角的泪。

好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

“这个嘛，其实我是想看看昨天那位仁兄怎样了。”乐颜回答。

“哦？”燕解语目光一利，“为什么？”

“这个，大概是缘分，或者是好奇。”她回答。

“缘分？”燕解语皱眉，“好奇？”

“是啊。”

“不是吧……”燕解语靠前，“乐侍卫，莫非你喜欢那种类型的？”

“什么……什……么？”

“花奴她的脸都毁了，已经不能伺候客人了，你若真的想要，姐姐我牺牲一点，帮你做第一次如何？”

“花奴？”乐颜一惊，“她是个女人？！”

“当然啦。”燕解语慢悠悠地。伸手摸了摸她的脸，“比起一个废人，姐姐我更懂你想要什么，也更好看一点，你说是不是呢？”

“是……是……”她心头震惊，只好连连答应。

“那么，你就是要了？”燕解语飞一个媚眼。

乐颜慌忙说：“那就算啦，姐姐你身娇肉贵。我付不起价钱。”

“没关系，你这么可人。姐姐给你打个折扣，日后慢慢还怎么样？”

“还是不用啦。”乐颜叫，“那个……我能不能见一下花奴？”

“不能。”她回答。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誓不见人了。”

“为什么？”

“因为……她早就不是人了。”燕解语忽然靠近，轻轻地在她耳畔吹了一阵风。

“什么意思？”乐颜皱眉。

“不是人，自然就是鬼咯。”燕解语淡淡一笑，“公子你不是冰雪聪明吗，怎么连这个都听不出。”乐颜心头咯噔一声：花奴死了？

叩门声响起。

燕解语眉头一皱，离开乐颜身边，反身出外。

门在她身后关上。

乐颜竖起耳朵，只听得门口低低地在说：

“……来了？”

“是……”

莫名其妙的对话。而后人便离开。

她躺在床上，飞快的理清思绪。

花奴死了？怎么会这么巧，不……若不是亲眼见到尸体，她不会相信。

昨天才见到地。

那人是个女的？居然用那种炽热眼光看楚歌行，当她是瞎子看不到吗？楚歌行他一力引开她的注意力，分明是跟她之间有什么。

莫非这两人是情侣？不，不太可能，照楚歌行对那人的厌恶态度。倒如同仇敌似的。

可是，那女人仿佛对楚歌行一团火热啊。

怎么竟忽然死了。

而且是个青楼女子，莫非，是楚歌行以前逛青楼惹下的孽障，而事后却翻脸不认人。

哦，这样解释好像比较附和现状一点，所谓痴情女子负心汉。

只不过，楚歌行逛青楼……

乐颜脑中急转，好像有什么不对。

以那个人的洁癖度，孤傲度。他会来逛青楼吗?

好吧，退一步来讲，他是来逛过……那么，他会不会再来?

被这个念头惊到。乐颜身子一震：不行。安全至上，我还是要赶紧离开。

方才她的确是中了夺情楼地迷药。不过幸而功力深厚，所以强行压下，只是做出中计的样子，要引燕解语在不防备之时说出实话。

不料却被她看出破绽，那女人地确也并非凡人，居然在瞬间连点她周身大穴。

不过她艺高胆大，倒也不怕她，燕解语的点穴功夫虽然不差，可她一身天渺峰的武功绝学，也能在一盏茶的功夫，将穴道自行冲开。

乐颜有这个把握。

可惜此刻心头却有一点不安。

仿佛有不详地预感。

正在运功冲开穴道，只听得细微地脚步声，一步一步，正向着这房间慢慢而来。

乐颜心头震惊，一颗心噗噗乱跳。

她运动全身功力尽量解穴，全力运功之下，额头已经见汗。

而就在这时，房门赫然洞开。

一道卓绝身影，傲然无声出现门口。

第二更，

龙虎斗京华 第八十五章 曾经

唐乐颜躺在床上，心怦怦乱跳，只期望那人别走进来，能迟一刻，就多迟上一刻。

一边努力逼着内力去解开穴道，一个，两个……还差最后一个。

那人却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意，迈步，仿佛猫一样，声响细微，看似缓慢，实际极其快速。

乐颜低低哼了一声，发力冲开最后一个穴道，猛地从床上要跳起来。

那人却手指一屈，手上不知道捏了什么东西，直直地撞上她胸口。

乐颜方才发力解穴，刚恢复过来未免行动不灵，只觉得胸口被那东西撞了一撞，一时有些气闷，眼前发黑，身子下坠的时候，那人一步上前，双臂伸出，已经恰好将她搂在了怀里。

她还未来得及睁眼看清楚，只嗅的鼻端一股奇异的浅香，流溢而出。

顿时在心底大声叫苦，这片刻，宁可永远闭着眼睛不睁开也罢，那样就永远不用面对这人了。

“怎么，你要撒赖？还是我的怀抱如此舒服，让你动也不想动。”那人却仿佛打定了主意不放过她，低低一笑，分明是故意要看好戏的口吻。

她本来打定了主意要装死到底，反正落到他的手里，都不会发生什么好事。

每次都是这样。

“我听说今日楼中来了一个有名的爱吃霸王餐的主儿，却那么不巧被楼主制服，以燕解语的手段，想必洗剥一番，就可以卖了。不知道是哪家公子这么幸运，所以特地来看个稀奇，真是没想到……”他轻声叹了一句

Chapter_9

，“师妹啊师妹，我不是说了吗，你若是想要，去找我啊。”

“楚歌行！”乐颜瞪大眼睛，本来极怒。可一睁眼对上眼前人含笑双眸，那一双桃花眼潋滟非常。近在咫尺，似有一些久违的温和感，不由地一时之间心神有点恍惚。

楚歌行正在调笑，不过自言自语终究没趣，幸亏他了解她地性子，要隐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管找着能戳她痛楚的地方说，她也必定忍不了那么久，因此这逗引的过程竟分外有趣。

不料她这么快就撑不住，这倒让楚歌行有些意外。猛地看到那双黑色眸子就在眼前，小脸上带着一丝委屈跟怨愤，这顷刻间的对视，竟也让他觉得一阵迷惘。

曾几何时，她曾满脸崇拜，扒在自己膝头，碎碎念说着些贴心的话。

曾几何时，是那么赖着他。如同今日乖乖地靠在他的身边，好像怕寒的猫。

那峰顶上白雪皑皑，清冷异常，而，只为了他曾经一句话，她不惜以身犯险上了悬崖口，只为取那传说中地凝晶莲。

真傻，男女都分不清的人，居然如此盲目。

他告诉自己心底那一抹悸动是因为被这人地傻气撼动，当看她小手鲜血横流。半夜不睡敲开他房门，唤他起床观赏莲花之时，他愣神了好一会，才哈欠连天地将她踹出房门。

她若是真的对一个人好。是挖心掏肺的那种好吧。

只不过。她曾对他的好，也已经是过去。冰封在了那天渺峰的清冷之地。

而以后，她还会对谁那么好呢？

想到这里，不由地觉得胸口烦闷，仿佛有一种叫做嫉妒的小虫子，在不安的扭动。

而此刻，她看他的目光，除了憎恨，就是不知所谓的狡黠。

就好像一只警惕的小猫，总是不知不觉地冲着他伸出爪子呲开牙齿，呜呜发声。

看得他牙痒痒。

想要伸手，痛痛快快去打她一顿，又想扔在一边，永永远远，不再去理。

可每每是这样，总是不可避免会相逢。

而他地那两种极端选择，一个也达不成。

他巡路经过，听到有人喧哗，耳边一声“那持着金扇子的小相公被楼主捉住了……”顿时便停了脚步。

他知道她是得了皇帝御赐的金扇子。

原先那把被皇帝要了去。

他想她还不至于胆大到逛青楼来吧。

而且逛得如此招摇。

转眼间想通了什么，眼神便变得很冷。

心想让燕解语去处理好了，像她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也该吃点苦头。

只不过，燕解语真的能制住她吗?

半是不安半是被一种莫名情绪驱使，终究让他打马而来夺情楼。

他的手指在她身上戳来戳去。

不消说，是防备她再自行冲开穴道，又加了几处。

“你在干什么？趁机吃豆腐么！”唐乐颜皱眉大叫。

为什么哪里都会遇上这个人，她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地。

“嘘！”他伸手在唇边轻轻一点，动作极至媚惑。

“你给我滚开滚开滚开！”索性不做掩饰，她闭着眼皱着眉，泼辣地大吼。

“不想让我把你的嘴堵上，就给我安静点。”他冷哼一声。

她立刻住嘴。

他的威胁永远有效。

楚歌行一甩披风，坐在床边：“乐颜，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不用你管。”她低声嘀咕，翻了个白眼。

“你不回答我地问题，我就把你丢在这里，据说楼下很多人排队准备买人呢……”

虽然知道他在危言耸听，乐颜仍旧惊了一下。

“楚歌行，你不会把我扔在这里吧。”眨眨眼睛。

“说不定哦，你对我的态度十分恶劣。”

“我刚刚心情不好。”

“那现在呢？”

“现在好点了。”

“真乖。”他叹了一声，转头看着她，那小脸仿佛恢复了以往的乖巧温和，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指摸了摸她的脸颊，有点肉，触感还不错。

乐颜转动眼珠看他的手指，皱着眉：“你是九门提督，这种逼良为娼的事情一定不可以放过哦。”

“是吗？”他哑然失笑。

“是啊是啊。”只是不能动，否则的话一定猛点头。

“不过我听说是你欠人家的钱，所以，应该不算是逼良为娼吧。”

心底大骂一声，脸上却笑着：“我们关系比较特殊，楚大人，你就带我走吧。”

“这个，不好办呢……”他仍旧在迟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不好办就快滚，让本公子自生自灭好了。乐颜心底想。相比较燕解语，她更怕的，是眼前人。

楚歌行却不动，低低地“嗯”了一声，说：“乐颜，你还没有回答我地问题呢，你来这夺情楼，是想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寻花问柳。”她泰然自若地说。

“哦？有看上的小倌吗？”他问。

她感觉自己的脸腾地红了起来，吼道：“谁说我要找男人！”

“哈哈……”他笑一声，“你不找男人，还找女人？我倒是不知道你爱好这么特别。”

乐颜望着他的脸，眼前却忽然出现在天渺峰地样子，他斜倚在雪白地岩石边上，那股冷清同楚楚可怜……终引得她眼花缭乱，飞蛾扑火。

她喉头一梗，没有了跟他说笑的心思，哼哼两声：“算了，我不跟你说了。”

“嗯，”他答应，声音却越来越低，“不过……乐颜，如果真地想要的话，就说给我，我会好好地待你，比其他人更好的对待你，一定会……让你……快乐。”

他的手指从脸颊上一直流离她的颈间，不舍地摩挲着那边的细嫩肌肤。

神情认真，桃花眼一眨，嘴角露出妩媚笑容。

乐颜头皮发麻，却在瞬间知道：他并不是说假的。票啊

龙虎斗京华 第八十六章 被打

他打量着她。

如看可口的美味。

而饥饿感正逐渐扩散。

“好。”唐乐颜飞快地说，“好，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

“说真的。”他微微一笑，风流自眼角淡淡溢出。

“说真的。”她嫣然回答，忽然一个骨碌从他的手底翻身出去。

楚歌行正贪恋手指尖那一点温暖感觉，忽然成空，双眉一蹙，她人却已经滚到床内，飞起一脚向着他踢过来：“你去死吧，妖孽！色狼！还来逛青楼，脏死了！倒贴给我都不要！”

他闪身避过，一愣之下，勃然大怒。

从没有人敢对他说这样的话。

满心刚升腾起来的温情瞬间消碎片片，取而代之的是暴戾情绪，恨不得将她一掌拍死。

“你给我过来！”沉声，披风向后一甩，仿佛大旗招展。

“有本事你来抓！”她人在床内，丝毫不怕，双眉斜挑，仿佛也带了怒意。

“唐乐颜，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敬过来的酒，都是毒酒不要也罢！”

“是，都是毒酒，我恨不得你喝下去七窍流血肠穿肚烂。”

“那也未够毒，比不上你提督大人逛这烟花地万一身染风流病……”

“你找死。”他不再多说，一掌拍过去，只听得咔嚓一声，床柱被他凌厉掌风拍断，顿时跌了一大截下来，唐乐颜抬头一看。双眉一挺，纵身向外扑去。

楚歌行冷哼：“想走吗？”

身形一晃，已经拦在她的跟前。

唐乐颜一掌拍出，正同他的手掌相交，两个人各退一步，兀自虎视眈眈。

“哈，”她忽然笑，“楚大人。我好生怀疑你也是这夺情楼的老板，伙同燕解语逼良为娼。”

“好大一顶帽子。你在暗示我需要杀人灭口吗？”

“真凶残，”她吐吐舌头，“这样，你放我走，今日之事我绝口不提。”

“对我没什么好处。”

“你想要什么？”她哼一声，“这里的姑娘个个国色天香，任君选择。”

看了看他脸色，忽而又笑：“实在看不上眼，不还是有个楼主在吗？”

楚歌行柳眉拧起。

她歪着头趣致地打量了他一会，忽然恍然大悟地哼：“哦忽然明白了。看楚大人你这脸色阴晴不定，真是有趣，长的这么千娇百媚，不去客串一把真是可惜了，说什么把我卖身抵账，我看我连楚大人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若是大人你亲自上场，保管全场轰动。应者云集……咦，看你默默不语，莫非是正在心动？哈哈哈不用太感激我。”

她在一边喋喋不休。

时不时地打开扇子得意地摇晃一阵。

又歪头去看他地脸色，煽风点火不亦乐呼。

他站在一边，冷冷不语。

心头的怒意却正在升腾。

这是在讥讽他是小倌还是舞娘。

果然一天不打，上房揭瓦。

这丫头真是……

缩在披风里的拳头越握越紧。

绝对不可原谅。

而唐乐颜却没有注意到，兀自兴奋十分地在滔滔不绝。

入夜的功夫，一条人影鬼鬼祟祟地进了府。

侍书正在倚门张望。

那影子却好像没见到她，匆匆忙忙低头向着后院走去。

侍书大叫：“喂，公子爷。等你开饭呢。”

“我知道了，我在外面吃了，你们吃吧。”竟然不回头地向后走。

侍书心中惊诧。

唐乐颜低头只管疾走。

却不料前面人影一晃，竟是小狄听到声音闪身而出。

两人顿时之间打了个照面。

小狄愕然地盯着她的脸。

唐乐颜在百忙之中扇子一摇遮住了半边脸。一边低声：“你看到的是幻觉。看到的是幻觉哦。”

迈步要跟他擦肩而过。

小狄哭笑不得。

一手伸出搭上她肩头："且慢。"

"慢什么慢，你家公子我困了。放手。"她扇子遮颜，半边脸露出。

"你是怎么回事？"小狄问。

侍书跟墨画两人从客厅走出。

唐乐颜皱眉："没怎么，天黑看不清……于是……"

"跌到了左眼？"小狄冷冷一哼，手腕一抖，已经握住她的手腕，向下一压。

一张带着一只熊猫眼地脸出现在三人面前。

侍书愕然，随即哈哈大笑。

墨画一愣，然后抿嘴莞尔。

唯有小狄冷冷盯着："你去那种地方，我就料到必定会闯祸，没想到竟然弄得如此离谱。"

"哎呀呀，"唐乐颜吐一口气，既然暴露，索性无所谓起来，"本公子是为了探听敌情，这才以身犯先，精神还是很可嘉的。"

扇子抖了抖，一副颇为自得，玉树临风姿态。

不过配上一只猥琐地熊猫眼，未免看起来可笑十分，毫无说服力。

"能伤你的人不多，究竟是谁这么大胆？"小狄狭长的眼睛微睁。

"我饿了。"此人顾左右而言他。

"你的运气，不会是这么差吧。"小狄已经料到几分，无奈地叹。

"就是这么差。"她哼哼两声，"不过你们放心，那家伙也没落得好。"

"怎样，莫非你咬了他一口？"小狄丝毫都不相信的样子。

"错。"她收了扇子。

"嗯？"

“是咬了好几口。”唐乐颜恨恨地，“本公子我在言语交锋之上占得了绝对优势。”

“可不可以说的简单明了一点？”

“意思就是：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三人齐齐翻起白眼。

入夜时分，一辆马车风尘仆仆出现在舜都城外。

“马车上何人？”守城士兵喝道，“掀起来看看。”

马车内睡得迷迷糊糊的人睁开眼睛：“什么声音。”

“报告大人，我们已经到了城外。”

“哦，这么快，”睁开眼睛，掩了掩一身长袍，人抬头向外看去。

守城士兵只觉得眼前一亮。

火把下，在白色狐裘的掩映下，一张略带稚气的脸出现面前可爱的白净脸色，双眸先是睁开，圆圆地向着城上张望，似有些好奇，然后满意眯起，外加一丝刚睡醒地慵懒，十分惹人怜爱。

好个弱质美少年。

守城士兵一愣：这是何人。

却听得旁边赶车的那人跳下马车，沉声喝道：“这边是北疆四郡监察御史薛信薛大人，有要事回城，尔等还不速速打开城门？”

龙虎斗京华 第八十七章 眼镜

果然是风水轮流转。

昔日她昏睡之中，错手打了楚真。

现在却轮到她了。

唐乐颜放下手中精致的银面镜子。

“天妒红颜，”冷冷一哼，“看我俊美如斯，连老天都嫉妒。”

摸着眼圈上一抹黑：“可恶的楚歌行，真正是手段残忍叫人发指。”

她在这边顾影自怜，那边侍书和墨画却在讲：

“为什么公子爷每次遇上提督大人都会多少吃点亏？”

“这就叫做一物降一物，恶人自有恶人磨。”

“可否小声点，听得到呢。”

“她自己也知道吧……”

“说的也是……”

乐颜怒目相向。

那两个却桀桀笑了两声，丝毫不给她面子。

侍书瞅了她一眼：“不过看这幅模样，倒真有些欢喜冤家的意思。”

乐颜板起脸：“喂喂注意，是冤家没错，可惜没有所谓的欢喜。”

墨画微微一笑：“我倒是好奇，公子你做了什么，居然惹得提督大人发怒。”

“英雄不提当年勇。”乐颜冷哼一声。

恋恋不舍又举起镜子来，自言自语地说：“若是明天这副样子，是上不了朝了，纵然去了，也被他嘲笑，嗯，我记得……”

转头看着侍书：“书儿，去给我箱子里翻翻，我记得爹爹曾经给过我一样夷人的物事，叫做眼……那什么来着？”

“眼镜？”侍书放下手中的绣品，抬头问。

“是了是了，赶紧去找来。”

“出来的时候。不晓得带了没有。”

“墨画也一起去找，一定要找到，你们公子的名誉就寄托在那上面了。如果找不到，每个人打三十大板出气。”

“哼……”侍书哼了哼，穿针引线，动作不停，对旁边的墨画低声说，“典型地逮不到鹰拿兔子出气。我们真可怜。”

墨画也舒服地伸了伸腿。不屑一顾地撇嘴说：“是啊，说的跟我们是她的丫鬟似的。”

两个人微微一怔。

侍书放下手中绣品：“你好像说对了什么。”

两个人起身慌忙去找东西。

门口小狄微微一笑。

翌日。御前带刀仍旧一身红衣如火，比较特殊就是，脸上多了一副奇怪的东西。

两个黑黑的圆形小片遮住了原本灵动的双眼，看起来就如同眼睛上蒙上了两块黑色圆形布一样。

引得百官交相注目。整个早朝期间都处在一种观赏珍稀动物的躁动氛围之内。

镜片背后地人却仍旧一副踌躇满志泰然自若的模样。

一直到退朝之后，唐少玄才发现身边人地异样。

“你……你这又是在搞什么？”

“这不过是夷人的玩意，陛下不必惊讶。”唐乐颜微微躬身，顺便伸手向上扶了扶镜框，动作很是淡定。

“可是爱卿，你好端端的为什么……”唐少玄欲言又止，好奇地歪头打量。

“咳咳。最近风沙大，臣是怕迷到了眼睛。”她回答。

“可是戴着这东西，不会挡住目光吗？”

“不会不会，陛下，这其实是透明的。”

在对着舜帝一通解释之后，好奇的陛下才开始埋首在奏折之中。

跟这人相处，果然要做好随时都要接受刺激的准备。

哈哈。

快到中午的时候舜帝去用膳，是交班时间。

大摇大摆的某人出了御书房。

小狄尽忠职守地跟在门外：“你家公子看起来帅不帅？”

她斜睨小狄。

小狄望了她一眼。隐忍住什么都没说。

“罢了，本公子就知道这种美不是谁都能接受的。”她十分大度地一笑，展开金扇子摇动。

旁边一个侍卫上前："乐侍卫，刚才得了消息，提督大人的手下来报，说是有重要地事情要同乐侍卫一见。"

"哦？"乐颜略微诧异。

那个人要见自己?

为什么事?

反正是没什么好事吧。

恐怕是特意叫自己去，然后大肆嘲笑一顿。

还是不见了，哼，免得自取其辱。

答应了一声，迈步预备走。

忽然之间心念一动。生生站住脚，慢慢转头："有无说什么事？"

"提督大人说是要亲自同乐侍卫讲。"

"哦，那么大人他现在在何处？"

"叫我来有什么事？我很忙。"她一甩袖子，转身问道。

"吆。只是下属对待官长的态度吗？"楚歌行淡淡地问。

唐乐颜哼了一声。这才转过身，行礼："请问楚大人召唤下官有何事？"

他目光一转。落在她的脸上："没事，不过无聊，随便找你来玩玩。"

"下官很忙。"她低着头，心中暗暗咒骂，"如果没有要事，就请恕下官告辞了。"

"是这样，"楚歌行微微一笑，"真叔对我讲，要我在今天带你去中堂府。"

"叫我去？"她蓦地抬起头来。

他愕然看着她的新造型，半晌才回答："嗯。"

"那好。"她痛快答应。

他的心中先是一愣，然后便变得有些不快："答应的这么快，我还以为你会推三阻四。"

"怎么可能。"她摇动扇子，"大人没其他事吩咐下官就告退了。"

“疼吗？”他忽然问。

“嗯？”站住脚。

“眼睛，怎么样？”

她明白过来：“不疼不痒，正常的很。”

“嗯，那就好。”

两个人一时没了话。

只有风轻轻地从亭子外吹过。

“那么……”楚歌行顿了顿，“下午我再来找你。”

“我自己可以去。”

“是真叔拜托我带你去的，你当我自己喜欢么？”

“我认得路，你不喜欢就别去啦。”

果然是不出三句就会吵起来。

“给我闭嘴。”楚歌行最后哼了一声，“跟你怎样说地，你就怎样做，乖乖等着，不然的话……”

留下威胁力十足的后尾，他一甩袖子，率先踱步出了亭子。

“真可恶。”背后的人扶了扶眼镜，“不过，为什么真叔会让他来带我去？哼，静观其变。”

跟着迈步出了亭子。

不过，任凭唐乐颜心思玲珑，却也猜不到是楚歌行又在背后摆了她一道。

龙虎斗京华 第八十八章 敷面

楚歌行很气闷。

在下午他特意等在宫门口，等了好长时间不见人影。

不多时心腹来报，说乐侍卫一早就离开御书房不见人影。

心知是她偷偷溜走了。

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楚歌行于是想，对付唐乐颜那种人，或者唯有用绳子紧紧拴住身边才最可靠。

冷冷一哼，他甩袖子走人。

自然知道去哪里找她，本来不屑如此做，不过想来想去，与其灰头土脸地先去见楚真，不如去看看那家伙在做什么。

到了武状元府门口，还没来得及迈步进去。

只听得里面一声尖叫：“哇……有男人来啦，有男人来啦……”声音极度兴奋。

楚歌行皱眉，脚步略略一停。

几乎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

“哪里哪里？”另一个声音。

瓜子脸的少女跟圆圆脸的少女站在厅门口，向着这边张望。

目光烁烁，空气中散发粉红色不明气泡。

楚歌行觉得自己如稀有动物，正被围观。

一个女人等于五百只鸭子，两个女人就是一千只。

他深深相信。

在后悔自己来这里的决定之时……

开始怀念起那个跟他见面的时候，动拳头永远比动嘴更多的人。

仿佛是老天听到他的心声。

有个声音悠悠然从厅内响起：“什么人？叫他别打扰本公子，赶走赶走。”

楚歌行一笑。

丫鬟之一眉开眼笑，回身禀告：“公子爷，可是个美人哦。”冲着旁边的墨画一眨眼。

“嗯，绝对是美人。”墨画慢慢重复。

楚歌行目光如剑望过去。

两个人惊呼一声，不等楚歌行发作。向着厅门口退散消失无踪。

“幸亏小狄不在。”

“嗯，可怜的小狄。”边跑边说。

楚歌行微微地皱眉，迈步向前走。

快到厅门口的时候听到里面那人继续说：“可怜什么可怜，我才最可怜好不好，这幅模样，怎么去见他啊……怎么样也要将这该死地淤青别那么明显。”

楚歌行静静地听。

那边复又恨恨：“那该死的居然还让我跟他一起去，本公子怎么会跟那么有暴力倾向的臭男人一起，哦。不对，是臭人妖……”忽然停住。

楚歌行脚步早也顿住。嘴角一直冷笑，感觉袖子里的手又不知不觉捏成拳头了。

浑身上下开始慢慢散发不明气场。

厅内的人声忽然全无。不一会之后才重新响起：“咦，现在好寂静，没有人了？那么可以说出我的心里话了吧……其实我对我那个……那个楚大人，是心怀敬仰已久，毕竟……像大人那么丰神俊朗，空前绝后，花容月貌，冠绝天下……的……人……人人人，我是说人……已经很少见了。”

原来说假话的滋味这么难受。

唐乐颜努力让自己不皱眉。

好不容易用了家传地独门秘方在驱除眼部淤青。若是皱眉，恐怕会留下皱纹啊。

可是为什么……说这些话的时候感觉这么艰难。

她平常拍人马屁或者损人地时候通常都是信手拈来，面不改色的。

果然这种事情是因人而异的吗。

什么男人来了。说的如此笼统。

侍书和墨猪这两个真该打。

不说清楚，只说一声男人和美人，她真的一时跟楚歌行联系不上。

如果说“妖人”跟“男人”，恐怕会简单点吧。

幸亏她机灵，察觉到那种独特的脚步声，以及厅外散发出的可疑气息。才蓦地察觉：煞星追上门啊。

所以，还是赶紧说点好话，把刚刚那两句“大逆不道”的话给遮掩过去吧。

虽然知道楚歌行不是很好相处的人。不过劳驾她说出这么违心的吹捧言语，他地柔弱芳心，总也要平衡那么一点点了吧。

“你在干什么？”男子沉声问。

迈步入了客厅，楚歌行一愣。

唐乐颜仰面躺在座上的软榻之上，脸上覆了很可疑一层白白的东西。

只露出眼睛和嘴巴。

“哇……是提督大人来了，真是稀客啊。”那人不动，嘴里发出虚假的哼哼声音。

楚歌行一拂袖子：“不必了，你又在搞什么。可记得我跟你的约定？”

“记得记得，”她嘴角动，“正是因为记得，所以下官早早地回来。嗯。拜大人所赐，弄得下官羞于见人。想抓紧时间做一下眼部治疗，然后再去见中堂大人。”

“你是介怀我打了你，让你羞于见人呢，还是另有心思？”楚歌行毫不客气，上前，自己坐在她旁边的桌子旁边。

唐乐颜斜眼看了他一眼，嘴里活活地笑了两声，笑声十分古怪。

楚歌行观察，是她脸上覆着的那一层东西，导致她不敢大声说话放声大笑。

心中好笑之极，忍不住伸出手来向着她脸上点过去。

她却伸手一挡：“唉？不要摸过来，这是独家秘方，不能外传……”目光一瞥又看向楚歌行，“更何况提督大人天生丽质难自弃，是不需要像我们这些凡人一样搞这种东西滴。”

楚歌行被她伸手一格，顺势收手，冷冷哼道：“你不说我也知道，这种味道，里面有珍珠粉跟……”

唐乐颜伸手在嘴角轻轻竖起：“嘘，不要大声，这是商业秘密。”

楚歌行瞪她一眼：“那你什么时候好？”

“还有一会，保证耽误不了，我也想早点去见中堂大人啊。”

她说的悠闲自在，甚至翘起一条腿。

楚歌行听地微微刺心，顿了顿又说：“刚才问你，为什么要特意回来弄这个，你要知道，中堂不是以貌取人之人。”

“我当然知道，”她满不在乎地，“可是我是那种以貌取人的人，行不行？”

“你是？”楚歌行略略不屑。

“当然啦，”唐乐颜哈哈一笑，忽然又打住，“不能笑，千万不能有皱纹出来。”

她不过是十四岁的少女，居然担忧皱纹这种无聊的事，楚歌行很想打她的脑袋，将她打醒。

“既然……”楚歌行两字出口，忽然止住。

那边却古怪地又笑了两声：“吼吼，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楚歌行冷哼不语，情知她说不出什么好话，索性不问。

其实他虽然生的娇弱，如幽居空谷之绝代佳人，可却天然一段惹人怜爱的风流态度，纵是无情也动人，蓝袍之下，拜倒无数痴狂男女，从没有人对他的外貌有任何反面的诟病，可就是眼前的人却不吃这一套，见一次贬一次，仿佛他真地长的不堪入目，实在叫他气愤。

虽然楚歌行也不是十分注重外貌之人，但长久以来都被捧上天的人，忽然又被人狠狠踩在脚下，叫他怎能不动无名。

唐乐颜却停了声，伸手点了点自己脸上的东西：“咦，差不多可以了。”

楚歌行自顾自想着自己地事情，不想去理她。

唐乐颜起身：“提督大人你在此等一会，下官去去就来。”

楚歌行答应一声，坐着不动。

唐乐颜捧着脸，匆匆地向着内堂走去。上仍旧戴着那副稀奇古怪地眼镜。

伸手在自己脸上按了按，仰头看向楚歌行：“怎么样，有没有觉得白了些，光彩照人了些？”

楚歌行低头，几乎窒息。

这张脸就在眼前，她居然敢做这么挑逗性的举止。

他说不出话：“又怎么样？”只好反问。

唐乐颜对这个问题不大满意，举手抬了一下眼镜框：“你一定是被我地美震撼了。”

楚歌行绝倒。

他被她每每的出人意料之举弄得习惯，见状仍旧忍不住问一句：“刚才的那一顿是白做了么，还要戴这东西？”声音之中，幸灾乐祸的意思跟嘲讽的意思双管齐下。

唐乐颜却不在意，她也早就被他的讽刺打击弄得习惯简麻木，嘿嘿一笑，说：“那不过是让下官看起来更容光焕发的东西罢了，眼上的伤还没大好呢。”

“你不是去相亲，用得着做这么多事么？”楚歌行闷闷地。

“你怎么知道不是去相亲？”她咧嘴一笑，极度向往的样子，“走啦走啦。”

看他动作缓慢，于是走过来拽住他的袖子。

楚歌行一愣，心想这个人对被中堂大人召见这种事情，还真不是普通的热衷啊。

看她戴着黑黑眼镜十分搞笑又刁钻的样子，藏在袖子里的手忍不住又小小地痒痒了一把。

龙虎斗京华 第八十九章 相见

薛信从马车内爬出来的时候，门口一道修长人影闪身出现。

“阿诺！”薛信抬头，脸上笑容绽放。

薛诺几步飞奔到马车旁边，薛信从车上向下一跳，而他伸手拽住他的手臂。

轻轻落地之后，薛信抬头，打量眼前人。

“几年不见啦，诺你好像长高了。”微笑，眼睛眯成好看的月牙状。

“你也好像没怎么瘦，看样子北疆还不错嘛。”薛诺望着眼前人，眉角也忍不住带了笑意。

“你反而更壮了一点，东海的鱼好吃吗？”薛信笑着歪头看。

“比不上北疆的肥羊好吧，哈，”薛诺的手下滑，抓住他的手：“你来的太迟，楚真等了很久了。”

手微微地颤抖。

薛信反手握住。

“我也很想见他，可惜我是乘马车来的，你知道，我不喜欢骑马。”

“你是太懒了，嗯……看样子你都忘了他以前是怎么欺负你的。”

“咳咳，往事不堪回首。做人，要向前看。”

两兄弟说说笑笑，并肩进门。

“我忽然感觉有点不对。”门口，某人站住脚。

眼镜底下，乌溜溜的眼睛向着周围打量了一圈。

“你又怎么？”楚歌行皱眉，望着身边人。

“这里的气氛相当的古怪。”唐乐颜向着门内看了看。

“哼，”楚歌行一哼，“是啊，你若进门，即刻有猛虎百只扑上欢迎。”

“真的是中堂叫我来的？”乐颜仰头看他。眯起双眼。

楚歌行怒意升腾：“莫非你怀疑是我借中堂的名义骗你来地？”

“我可没这么说。”她哈哈笑着。

“如果我有心，不必如此麻烦。”

“你倒是有相当的自信嘛。”

“你很清楚。”

“从你的脸色，我感觉今天该是中堂大人请的，于是……”

“嗯？”

“就算真的有猛虎数百，本公子也傲然前行。”扇子一招，她迈步飒然入内。

楚歌行在她身后，淡淡一声哼，也跟着走了进去。

楚歌行陪同。一直到了楚真的寝室。

唐乐颜刚进门，就见到身着藏青色袍子的楚真。从内室里慢慢走了出来。

他走路的时候腰挺得很直，通常左边手臂稍微背起，在后腰处放着，右手则在前边腰间停着不动。

唐乐颜见过几次，在上朝地时候，这个人也是左臂向后背着的姿态，而右手臂则随着脚步地迈动而轻轻地自然动着。

无论是何种方式，伴随这个人浑然天成的威仪，怎么看怎么带劲。

最初对他没什么好感，还在心底想：真是个臭拽的男人。

到后来逐渐不知不觉改了观点。心底就变了腔调，想：真是个够劲的男人。

却全然没想到这两种有所不同的形容词之后，代表着什么样的心思。

乐颜一见楚真出外，立刻合了扇子迎了上去。

一声“真……”没有叫出来，算她机灵，当场改口：“中堂大人可大好了？”握了双手躬身下去，脸有点微微发烧。

楚真见她戴着墨镜，先是惊讶。随即微笑，伸出双手虚虚地向着她的肩头一扶：“你无须担心，已经大好。”

“这就好了。”她抬起头，近距离打量他的脸。

虽然说仍旧是白玉般皎洁的脸色，可看起来还是有些虚弱的模样，原本红润地嘴唇，稍微欠些血色。

“中堂大人召唤，不知是为了什么事？”她垂下眼皮，问。

真是为难，到底要叫他什么好？

虽然说他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是不知为何，要称呼他“阿真”，实在太过亲昵，这个称呼。原本是听娘娘讲述往事的时候。娘俩儿之间说起体己话才会提起，对外人是万万不能叫的。

若叫他“真叔”。不知不觉又会觉得有些疏远的意思。

可是楚歌行明明也是这么叫的，按理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该更亲近才是。

她想来想去，还是叹一口气，索性拿出公事公办的面貌，一声“中堂大人”，先含混过去罢了。

反正在离家地时候，爹爹也总是告诫：等闲不要曝露身份哦。

可是这身份不是她自己曝露的，而是被他发现的。

这就跟她无关了吧。

就算爹爹兴师问罪起来，她也有话说。

抬起头，望向眼前人。

楚真的双眸在唐乐颜的脸上打量过，笑着伸手，落在她左臂的手肘处：“来，先到这边坐。”

唐乐颜微微一笑，顺着他的手势向着桌边走过，始终不敢先坐，待楚真坐下之后，才一甩袍子，坐在他的对面。

“真叔，我暂时出去一下。”楚歌行见他两人“惺惺相惜”，而自唐乐颜进屋之时，楚真的目光便一直流连她的身上，那眼神……

他看不出是怎样复杂地情绪。

正如唐乐颜先前在门口所说。这里的气氛很不一般。

当时他只是想嘲笑她，其实他的心底也存着同样的怀疑。

不过，掌管九门，自然知道一些外人所不知地消息。

比如镇守东海地某人匆忙返回，比如昨夜有人在城外叫门。

那两人的身份都非同等闲。

他相信这两件事并非是毫无关联地。

隐隐觉得蹊跷，他又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自然不会留下来让人为难，因此自己先提出。

楚真回头：“歌行你若有事，便先去做。”

楚歌行答应一声，退出了房间。

而就在他出门走了几步之时，隐约看到两道人影从走廊尽头慢慢走出来。

几乎是同样的身高。

看似同样的大好年纪，相似的出色外貌，只不过一个刚正勇烈，一个温和宁静，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气质。

楚歌行一眼看过去，心中已经有数，转过头来，慢慢地向着门外走去。

楚真并没有存心想要避开楚歌行。

在他的心底，已经认定了楚歌行同唐乐颜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

所以他才知道乐颜姓“唐”。

歌行知道的，应该远比自己多吧。

除了那段往事。

所以特意让歌行带乐颜来府中。

可既然歌行自己要求退开，他也不便勉强。

而这边，唐乐颜见楚歌行离开，心花怒放。

妖孽走了，中堂他留下自己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诉说往事？

不不，应该不至于那么老套吧。

那么是什么？

难道会深情告白？

正在胡思乱想，就听到面前人问：“乐颜，你为何戴着墨镜？”

“耶，真叔也知道这东西？”一声脱口而出，随即知道不妥。

立刻咳嗽一声，尴尬地掩住嘴。

楚真倒是毫不介怀，淡淡一笑说道：“是啊，昔年我曾经认识来自异国的故友，曾经见过这种东西，不过我却不曾有，不然的话……”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笑。

唐乐颜微微一怔，她冰雪聪明，随即想到上次她睡后无品，将他打伤的事情，此刻他必定也是想起上次的事来了吧。

不由地十分有愧，低声叫：“上次打伤你的事……对……对不起……”

楚真愣了愣神，然后笑着：“你不必对我说对不起的，你跟我之间，又何必这么客气……”

乐颜听了这话，心中甜甜的十万分受用。

却听得他又继续说：“说起来，你叫我一声真叔，我也受得起。”

话语之中，带着一丝丝不为人知的苦涩。

乐颜听了这话，顿时皱了皱眉。

正在此时，她也听得门外脚步声慢慢地靠近，听声音，却好像不止一个人。

却在这时侯，楚真又说：“乐颜，今日叫你来，是想让你见见两个人。”

龙虎斗京华 第九十章 三人

“乐颜，今日叫你来，是想让你见见两个人。”楚真说。

他的左手放在桌上。

很好看的手指，望的她目不转睛。

若是伸手去握上一握……不知不觉嘴角浮现一丝笑容。

“哦？是谁？”双眼一抬，问。

其实不消问，人已经来了。

只听得门口低低一声咳嗽。

乐颜转身看，楚真却站起来。

门口出现两个人。

眉宇之间多少有些许相似，只是气质却是迥然不同。

若是形容，就好像兵器跟乐器之间的差别。

而那个散发着淡淡杀气的家伙，竟是曾经在中堂府门口交手过的那个人。

当时见了还不觉得怎样，只想这个人并非等闲之辈。

如今双双出现……而楚真又是如此的郑重其事。

乐颜眼珠一转，顿时想起两个人来。

心中微惊之后暗笑。

表面却仍旧不肯说破，只笑吟吟看着。

薛信薛诺望着眼前的少年。

大红的衣裳，手持一把明晃晃的扇子，要多夺目就有多夺目。

只是粉粉的脸上，戴着奇特物事，更添几分古灵精怪气息。

这份招摇扮相，这精灵的气质，若说是跟那两人没有关系，鬼也不信。

两人心灵相通，看了一会之后，彼此对视一眼，都看出对方眼里的惊诧跟微微喜悦。

“这两位是？”乐颜起身，躬身问。

眼睛瞟向旁边楚真。只管看。

楚真一笑，伸手，轻轻握住她的右臂：“乐颜，我来给你们介绍。”

“好的。”她乖乖回答，眼光在他放在自己胳膊的手上扫过。

正要开口，那边薛诺一笑：“喂……等一下。”

楚真不解看他。

薛诺上前，一直站在她的身旁，低头望着乐颜：“真。就不必麻烦了，我想这位……小兄弟已经知道我们是谁了。”

楚真愕然。转头看向唐乐颜。

她轻轻咳嗽一声，扇子展开，遮了唇角。

薛信也迈步走过来，目不转睛打量着她：“好像很聪明地样子，啊……真是可爱啊……让人忍不住想要欺负一下……”

竟然伸手，向着她的脸上捏过来。

“喂！”乐颜伸出扇子，挡住薛信的手，同时向后一退，退到楚真身后，“真叔。”叫了一声。

“哈哈……”薛诺见状。情不自禁笑出声来。

楚真瞪了薛信一眼：“阿信！”

薛信搓着手：“人家忍不住嘛，”一边向着楚真身后去看，“乖啦，出来出来，不会很疼的哦，信叔叔保证……”

薛诺在一边伸手，敲上他的头：“你也知道自己是叔叔，不要一副色迷迷的样子好不好？”

“诺！”薛信吃瘪。委屈地撇嘴。

乐颜躲在楚真身后，一手搭在楚真肩头，明明做胆怯小绵羊的模样，见状却仍旧忍不住偷偷地一笑。

楚真正瞪着薛信，没有看到。

前面薛诺却看的清楚明白：“喂，笑地那个，你出来。”

乐颜急忙缩回头去：“我没有笑。”

薛诺叹息：“真是跟那人一模一样的坏脾气，看了真想让人……”

“那人是谁？”乐颜笑微微地问。

“你自己知道是谁啦。”薛诺哼了一声。

“你们两个，吓坏她啦。”楚真皱眉，侧身。握住了乐颜放在他肩上地手，保护自己孩子一般。

乐颜大喜，越发合不拢嘴，笑得肩头微微抖动。

薛诺看着楚真。笑道：“真。你不要这么护着她，若真的是那两个人的……又岂是好欺负的人吗？更何况。如果真的是的话……”顿时板起脸来，冷冷地瞅了乐颜一眼。

乐颜觉得楚真握着她的手十分温暖可靠，心头喜悦难以控制，听到薛诺不善口吻，于是转头：“又怎样？”

“我就看你的真面目什么时候显出。”

薛诺心想，于是冷哼：“小姑娘，你爹爹是不是叫做唐少司？”

楚真一愣，不晓得阿诺会如此直言不讳问出来。

不由转头看向唐乐颜。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乐颜歪头看向别处，摇着扇子满不在乎地说。

“诺，”薛信在一边低低叫了一声，趴在薛诺耳畔不知说了句什么。

楚真顾不上去理会他们两个，急忙转头来安慰乐颜。

乐颜不晓得会起这种效果。

任凭楚真握着她的手，听他温声软语。心头虽然欢喜，脸上却不能露出来，忍得无比难受。

幸亏有眼镜遮住双眼。

“乐颜，他们没有恶意的。”楚真温柔低声，对着眼前少年劝慰。

或者是他心太急了吗？反而会惊到她？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唐乐颜心头暗笑：阿信阿诺嘛，早就久仰大名啦。

不过真叔，他们好像比你聪明呢。

很不好骗地样子。

本来以为是跟真叔单独相处，没想到居然会有两个大灯泡出现。

想着，眼镜后的眼睛一瞥望向那正在窃窃私语的兄弟俩。

“真叔，”合了扇子，插在腰间，伸出另一只手握住楚真的手，低低地真好像受惊的样子，“可是他们看起来好奇怪哦。”

小绵羊装的咩咩叫。

“没事的，乐颜，他们都是……你父母昔日的好友。”楚真神色一瞬黯然。

乐颜看在眼中，心也忍不住一沉。

他想到什么了？

而这边……

薛诺在一边看地眼珠瞪出。

他不是第一次见她。

第一次相见，是他刚回舜都的时候，还没有进楚真家门，就在门口跟这家伙打了一架。

当时的她可是又洒脱又彪悍还很泼辣，哪里有现在这幅楚楚可怜的小绵羊样。

可惜楚真好像没有发现……

一味的护着她。

薛诺心中暗暗生气：这丫头，简直跟那玉呆子有的一拼，啊，不不，应该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真是不好对付啊。

若说起这可怕刁钻又腹黑的性格，大概还是像唐少司多点吧。

玉呆子虽然有时候古怪精灵，可大多时候是呆呆的，全没有这丫头一样滑不溜手。

话说她脸上戴着的那是什么啊。

稀奇古怪的。

而一想到那一声不吭就消失地两个人，埋藏十数年的怒气好似有点翻腾。

薛诺想：真想给她……

薛信咳嗽了一声："诺，稍安勿躁。"伸手拉过来。

果然不愧是双胞胎，心有灵犀一点通。

薛诺皱了皱眉，压下心底的躁动。

是啊是啊，现在就好像是捉一尾狡猾的鱼，一不小心，就会将她惊走。

不过……

眼睛在楚真跟乐颜身上扫来扫去。

嗯？看那双手握地。

好像这里有很好地诱饵呢。

薛诺心底大乐，望了薛信一眼，却见自家兄长，也是一副“我也知道了”的表情。

两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

今天大概会三更。加多一更作为给静静同学地生日礼物，痛苦，最近写得不顺，番外也实在想不出来，就用加更来补偿吧。。嗯，同意的大家请举手。。。

龙虎斗京华 第九十一章 周旋

乐颜从小到大，从没有尝过装弱小的滋味。

现在在楚真身边，尽情地装呆，滋味还不差，几乎让她乐在其中。

被保护的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的?

或者是因为赖着他睡了几次，爱上他温暖怀抱。

更或者是那夜遇刺，是他临危不乱抱他入怀，匕首横在胸前沉声说一句：别怕。

再或者……是没有或者。

这种情绪，无从说起，是的，根本无从说起。

楚真费尽唇舌，好说歹说，才将她从身后拉了出来。

薛诺冷眼旁观，心想玉呆子你教出的孩子可真了不得。

你跟司哥哥两人到底藏到哪里去了，还不快快出来受小的们一拜。

乐颜被楚真拽着手，羞答答地向着薛信薛诺两人施礼。

他两个见状，不约而同叹一口气：“乖，起身吧。”

兄弟两相互对视一眼：要欺负这孩子，恐怕有些难度。

不过呢，伊好像也有缺点。

两兄弟看了楚真一会，又看向乐颜。

乐颜顺着这两个的目光，偷偷看了眼身边人，心头隐约觉得不妙。

薛诺问：“乐颜今年几岁？”乐颜点头：“回诺叔叔，十四。”

薛诺说：“嗯，豆蔻梢头二月初，不错。”

薛信问：“有没有许配人家？”

乐颜咳嗽一声，低了头：“还没有。”

薛信笑着：“我们北疆那边，十四岁的女孩子基本上都已经许了人家了。”

楚真看他一眼：“阿信。什么时候成了你们北疆？”

薛诺哈哈一笑：“荆轲来了。哥哥。”

楚真一愣：“什么荆轲？”

乐颜一转眼，不去解释。

薛信却咳嗽连连：“喂喂，我们眼见就比这孩子多了十多岁，岁月如飞刀啊。”

“信叔叔仍旧貌美如花。”

乐颜微笑回答。

薛信一愣，刹那脸上飞出一抹绯红：“这孩子说的，虽然是真话但是听起来仍旧让人不好意思哇。”

楚真大乐。

乐颜又转头：“诺叔叔也不差，想必一定有很多女孩子心仪吧？”

阿诺皱了皱眉：“无。”

“我可不信……难不成两位叔叔这几年来一直都是光棍？”她呵呵地笑。

薛信薛诺对视一眼：怎么又给她问过来了？

薛诺冷笑一声：“乐颜你说的对，我跟你信叔叔一直都在偏僻地方。美娇娘稀缺的很，不如你真叔。人在舜都，暖玉温香成派等着投怀送抱啊。”

薛信心中暗笑：阿诺这几年果然是变得犀利了。

果然，这一句很是有效。

唐乐颜敛了笑颜。

无声看向旁边楚真。

楚真却不出声辩驳，只是淡淡一笑：“阿诺和信，你们两个真的没有妻室吗？我记得阿信来信地时候，曾经说过北疆的女子如何如何好呢，难道这几年就没有寻得到一个可心的么？”

薛信正在欣赏唐乐颜的不悦，闻言笑着：“认识了几个不错的姑娘，不过还没什么进展，再说啦。”

阿诺转头：“哦。这么说我很快就要有大嫂了？”

阿信摇头：“不要听风就是雨，还差的很。”

两个人目光交换，顿时又看向楚真：“阿真呢？”

异口同声地问。

楚真无声地笑，摇了摇头。

薛诺皱眉：“我虽然在东海，却也听说皇太后对阿真的终身大事十分关心，宫中佳丽，是源源不断送来啊。”

薛信点头：“嗯……真。你不会是挑太多挑花了眼吧，要不要我们替你看看？”

两个人一唱一和。搭的顺流。

楚真仍旧是淡淡地笑：“你们两个……”

话没说完，乐颜在一边说：“喂，真叔身边没有女人哦。”

一副气鼓鼓的样子。

楚真看着她，心头微微惊讶。

薛诺成心要她好看：“丫头你怎么知道？难道你整天跟在他身边?”

阿信点头：“是啊是啊，你看真都没有否认。”

乐颜挑眉，急忙说：“就是没有，我……我听说地。”

“听说的可不能作数，我在东海的时候曾经听说中堂大人神勇非常，夜御数……”话还没说完，阿信扑过来。将阿诺的嘴捂住。

“镇静镇静，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大脑。”阿信在阿诺耳边叮嘱。

天啊，我说了些什么啊。

阿诺清醒过来。

只是为了要这丫头好看，居然……

脸不知不觉地红了。

只不过有个人却比他更窘迫。

此刻乐颜转身。盯着旁边楚真。问：“真叔，你跟他们说。你这几年身边根本没有任何女人，说啊！”

楚真不知如何回答，微微怔住。

却正在这个时候，门口有个娇柔声音响起：“大人，洛伶可以进来吗？”

阿信放开手。

阿诺微微张开嘴。

楚真却皱起了眉，随即展开，沉声说：“进来吧。”

门边人影一晃，一个婀娜身影迈步进来。

阿诺想：是个美人。

阿信点头：难得气质不俗。

洛伶上前：“洛伶见过各位大人。”轻轻起身，拍了拍手，门口的小厮鱼贯而入，奉上香茶点心。

等小厮们都退了出去，洛伶目不斜视，嘴角却带着温和的笑意，温声地说：“洛伶擅自打扰，请大人们勿要责怪。茶点奉上，洛伶告辞。”

弯了弯腰，转身向外走去。

楚真自始至终都不曾开口说话。

旁边的乐颜却恨得牙齿都咬出声。

薛诺说：“果然是白天不能说人。”

薛信说：“嗯，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到的未免也太巧了。”

楚真只是浅笑不语。

那两兄弟一直盯着乐颜看。

乐颜被他们看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说不出话，心头却更加气愤，只是无法发作。

楚真抬手：“来，用茶。”

薛诺抬手端起茶杯：“她叫洛伶？也是太后赐的？”

“嗯。”楚真点头。

“看起来不错呢，举止大方，果然不愧是宫内出来地。”薛信微笑。

“嗯，很有女人味，不错不错。”薛诺也给出评价，眼角一瞥，看向唐乐颜。

乐颜坐立不安。

楚真微笑，却慢慢地说：“诺，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好不好？”

薛信薛诺一起愣住。

“什么！”薛诺瞪了楚真一眼。

乐颜一怔，随即哈哈大笑。

楚真转头：“乐颜笑什么？”

乐颜摇头：“没什么，只是……真叔……我要吃那个……”

伸手指着楚真面前的点心，笑面如花。

分明她一伸手就能拿得到，却偏偏提出这种要求。

楚真说：“哦。”伸手将那一碟送到她的面前。

“谢谢真叔。”乐颜微微倾身向前道谢。

楚真看着她，忽然迟疑地：“乐颜，你的眼睛……”

“啊……”乐颜低低惊呼，她方才大笑忘形，眼镜滑落到鼻端。

却就在这时候，面前一只手伸过来，抓住眼镜框。

乐颜愣住片刻，那手已经将镜子取走。

乐颜苦笑一声，伸手要去捂住那受伤的眼睛。

楚真却皱起眉，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这是怎么弄得？”

声色俱厉地问。

龙虎斗京华 第九十二章 误会

乐颜心底打鼓。

是要承认，或者说谎？

“是谁动手的？”楚真怒意升腾，望着她眼睛上那团乌青，“乐颜，你说给我。”

分明是一副不会甘休的样子。

怪不得她会戴着墨镜，原来竟然……

只是，楚真生气之下，并没有想到，以乐颜的身手，谁还能伤到她呢？如果真的有人动了手，恐怕那也是远出他能控制的范围了吧。

可是，楚真的心底，只是想要保护这个孩子而已。

乐颜愣住。

对面的薛信捻了一块点心，蹭了蹭薛诺：“挺好吃的，尝尝看。”

薛诺点点头：“嗯，边吃边看。”

乐颜苦笑：“真叔，这……这是一个误会啦。”

“误会？”

“是啊……”她慢慢地回答，心底却正在拼命地想：该怎么回答？

难道说是她去逛青楼，然后好巧不巧遇上了楚歌行，然后两个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不不，那太丢人了。

逛青楼，若是给楚真知道了，该怎么想呢……

等等……

这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薛诺望着乐颜不停变幻的脸色，心中想：好像……又在想什么鬼主意呢。

果然，这孩子忽然露出愁眉苦脸的表情。“真叔……”沉痛地低下头。

“乐颜，别怕，真叔替你做主。”被渐渐引向错误路上的某人说。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啦……”乐颜低声。

三个男人听得目瞪口呆。

楚歌行进门的时候，感觉气氛比先前更加的诡异。

向来对他温和有加地楚真，此刻脸色肃然异常，甚至带点冰冷。

而那一边上。某个人已经大大方方地摘下了眼镜，正在悠闲的喝着茶水。

楚歌行对上那双眼睛。

心底蓦地一愣：虽然她这个造型很可笑，不过……

为什么他会觉得有点不安？

“歌行，你跟我来一下。”楚真起身，吩咐。

楚歌行轻轻皱眉：“是。”

他随着楚真出门。

这边薛诺望着对面的小人

“看什么啦，诺叔，看的我都要脸红啦。”她笑眯眯的，还伸手摸了摸脸。

这张熊猫脸。配合这幅表情，看的阿诺想笑。

“我在想……乐颜。有你这样的女儿，想必少司哥哥也很是头疼吧。”薛诺望着她。是啊，这样古灵精怪，聪明一世如唐少司，恐怕也会吃不消吧。

乐颜吞下最后一口糕点，满意的舔舔嘴巴：“你说地对，爹爹若是听了这一句，肯定要四目相对竟无语凝噎立刻引为平生知己。”

薛信伸手，替她倒了一杯水，她说谢谢。

薛信坐下：“他们现在在哪里。不能说吗？”

她吐吐舌头：“是哦，我的身份都要两位替我保密，不然惹恼了爹爹，我也吃不消。”

“你还会怕司哥哥？”阿信好奇。

“爹爹发作起来也蛮可怕地。”她一本正经地说，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那……”薛信犹豫一下，“这几年，他们都好吗？”

乐颜一笑：“好，其实时机未到。若是可以，想必他们会回来探望故人。”

阿信阿诺对视一眼，颇为欣慰。

乐颜低头喝茶。

“乐颜，有个问题。”薛诺在一边开口。

“是什么？”乐颜耸肩。准备好答问。

“你喜欢楚真吗？”

“噗……”一口茶被喷了出来。

楚歌行带着唐乐颜出门的时候，两个人似乎很亲热的在低头交谈。

薛诺问：“阿真，乐颜是不是喜欢你？”站在身边的人微微地震动了一下，随即便说：“或者是吧……总觉得要好好疼爱这孩子……”

“不，诺的意思不是这种喜欢。”阿信在一边补充。

“嗯？”楚真转头。

“我的意思是，男女之间的那种。”

楚真沉默。

过了一会他忽然大笑：“你们两个，在胡思乱想什么？”

“难道不是？”阿信郁闷地问。

“且不说……我跟她之间差了这般大……”楚真叹息。“而且，你们看……”

他伸手，指着远去的那一对人。

楚歌行跟唐乐颜。

“又怎样？”阿诺问。

“他们两个，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所以……”楚真微笑。“拜托你们两个，不要乱扯红线好么？”

“他们两个？”阿信阿诺齐齐一惊。不会吧。

难道是看走眼了。

不过……

三个人站在窗边望出去。

却见那红衣的少年一拳打出，向着那蓝袍地人身上。

那蓝袍的俊秀少年伸手，将她的手握住，身子前倾，仿佛低声说了句什么。

于是她停了挣扎，乖乖地任凭他握着她的手。

两个人转过身，继续向前走去。这样看来……

倒好象，真的有那么一点意思。

你所看到的，并非你所想的。

当楚真三人以为那两个卿卿我我，温情无限的时候，这边却暗潮汹涌，彼此恨不得把对方给吃了。

楚歌行带着唐乐颜出了客厅。

“你，跟真叔说了什么？”他低声问。

“哦，怎么啦？”她满不在乎反问。

楚歌行转头：“我先问地，快点回答。”

“我只是对他说我骂了你几句，然后你就打我啦。”她耸耸肩头，冲着他微笑。

楚歌行怒视她一眼：“如此简单？”

“当然，难道有多复杂？”

“那么，你说你骂了我什么了吗？”

“当然。”

“说来听听。”

“我拒绝。”

“由不得你。”

“你当我怕你啊。”

“唐乐颜！”

“我只不过说我骂你不思进取只爱逛青楼小心会怎样怎样……而已，我发誓。”她立刻投降。

“你……”咬牙中。

“我也不知道真叔会怎么想。”她无辜地望着他。

“好。”楚歌行忽然镇静了下来。“好什么？”她笑嘻嘻问。

“幸亏我已经对真叔都说了，免得他胡思乱想。”他淡淡地说。

“你说了什么？”这次不安的轮到她。

“我只是说你去逛青楼然后企图吃霸王餐被人逼着卖身还债而我正好遇上了……”楚歌行笑笑。

“楚歌行！”她一拳挥出。

他伸手抓住：“喂喂，背后可看着呢，你要是不介意扮泼妇，我也不介意再跟你过一下招。”

她瞪着他。

目光中火星四溅。

楚歌行只是微笑，看表情犹如春风拂面。

两个人默默对视了片刻。

她终于松了内力。

而他反手握住她的手：“这才乖，既然要打定了主意当被人保护的小绵羊，就要注意将爪子牙齿一起收好，知道吗？”

楚歌行，我跟你誓不两立！她气的七窍生烟，嘴上却说：“多谢提督大人教诲。”

乐颜：为什么我总要跟他搭戏，为什么每次都不能占到上风，为什么为什么

歌行：哈，你就认命吧

乐颜：呜呜，真叔

歌行：哭吧哭吧，你越哭我越高兴，啊哈哈哈

*生日加更的一章，祝静静同学生日快乐^^

龙虎斗京华 第九十三章 有爱

乐颜回宫之时，皇帝正从御书房中走出。

他的身边跟着小狄，抱剑的少年眉眼低垂，目不斜视。

她看了一眼，上前去拱手行礼：“臣见过陛下。”

唐少玄停了步子：“嗯，总算是回来啦？”

乐颜一笑：“是啊皇上，有点事情耽搁了。”

手上一暖，却是皇帝躬身，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起来吧，又没有责怪你，这大冷的天，跪在地上，可别冻坏了。”

乐颜怔了怔，抬头看。

皇帝的明艳容色，正在眼前，这眉眼盈盈含笑，里面承载的，莫非是那千年难得一见之帝王深情么？

耸然动容，她低下头，声音不知不觉也弱了三分：“多谢陛下。”

偷偷地用力要将手扯回来。

那边却好像也用上了力，握着就是不放。

乐颜心底惊悚越发浓重。

若说是调戏美人，她自然是很乐意的。

只不过，若是被美人调戏，这个却不是她的爱好。

愁眉苦脸地，对上了身后不远处的楚歌行。

伊人眯了眼睛，有意无意地看过来。

乐颜心中一动，只好强颜欢笑，作出一个满不在乎的表情。

对方冷冷一瞥，也不上前，转身离开。乐颜心底长叹。

“陛下，能放开臣的手吗？”她转过头，低声地开口。

既然暗中较劲不能脱身，那也只好直言不讳了。

不知这么说皇帝会不会龙颜不悦。

“朕是怕爱卿会冷啊，这手很是冰冷呢。”皇帝慢慢开口，笑意盈盈不减分毫。

“不冷。一点都不冷，多谢皇上关心。”乐颜苦笑。

皇帝身后的小狄双眼一抬，看了看这情形，重又淡淡地将目光转开。

“为啥会这样？”乐颜心底大叫。

明明是小狄更好看一点，你只管盯着我做啥？

可惜不能说出来。

眼珠骨碌一转：“陛下，臣不在的时候，小狄伺候的可好？”

站在唐少玄身后的小狄双眉一皱：她想干什么？

而“伺候”……为啥这个词听起来这么特别。

皇帝一笑：“很好，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总算屈尊转头。看了看身边地抱剑少年。

“咳咳，陛下过奖啦。”这边趁着皇帝转头的功夫。用上半分内力。

皇帝只觉得有股轻柔的力量从手上散发开来，震得他的双手轻轻弹开。

而乐颜若无其事地收回手，冲着皇帝嫣然一笑。

皇帝略略一怔之下，也跟着微笑：“爱卿若是无事，就跟朕来吧。”

“去哪里？”乐颜问。

皇帝看她一眼：“怕吗？”

“怎么会。”

“那就走吧。”

“臣遵命。”

只是没想到皇帝居然会来徐美人的宫内。

望见美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在看皇帝的时候柔情万种，在看自己的时候杀气腾腾，变化迅速无比，乐颜觉得这个世界真奇妙。

趁着美人转身斟酒地时候，皇帝转头望着她：“爱卿也坐下来喝两杯吧。”

“这怎么可以。”她推辞。

皇帝却伸手拉住她的手：“朕说可以就可以地。”

目光逼视过来。不容她推辞。

只好坐下。

徐美人在皇帝左侧，而她坐在右侧，看旁边美人近在咫尺的如花容颜，有点坐立不安。

勉强喝了两杯酒，借故说头疼要告辞。

皇帝看她一眼：“爱卿好像醉了，就先去养心殿内休息一会儿吧。”

乐颜闻言立刻惊跳起来：“不用了陛下，只是头疼而已，如果可以的话……”

本来想要趁机离开这尴尬地方的。皇帝笑意更浓：“来人啊。扶爱卿去养心殿。”

分明是不容的她跑路。

乐颜叹一口气，站起身来：“臣多谢陛下美意。”

伸手扶着两个上前来的小太监，慢慢地出了宫殿，临离开之前回头看了一眼仍旧在殿前的小狄，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

明明就是小狄比较美一些，不是吗？

“你们说，小狄跟我相比，谁比较好看？”不死心地问身边的小太监。

小太监们掩嘴而笑：“乐侍卫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普通的民意调查。”她望望左边地，又看看右边的。“公公们只须实话实说就好啦。”

她在宫内好说也厮混了有些日子，彼此都熟悉了，小太监们自然知道这人的性子不赖，虽然是偶尔有些古灵精怪。不过总体说来还是很好相处的。

见她如此殷切的问。左边一个叹一口气：“乐侍卫，你真的想知道吗？”

“当然。公公请说。”

小太监说：“不是我故意打击乐侍卫你……虽然乐侍卫也算是人中龙凤，不过么……”

右边那一个也跟着笑：“不过么，跟小狄比起来，还真少了那么一点味道。”

左边那个咳嗽一声：“不过乐侍卫不要因此自卑……”

乐颜已经站住脚，伸手摸了摸头：“这就对了。”并不是挫败的样子，反而很高兴。

“嗯？”小太监们不解。

乐颜狠狠地挥了挥拳头：“大家明明都这么认为，为什么皇帝他居然……”

正在发狠，忽然听到那两个小太监齐齐地说：“见过提督大人……”

乐颜一愣，转身功夫，见到蓝衣人正慢慢地向着这边走过来。

“怎么是你？”她眉一皱，盛气凌人问，“外臣可以在宫内随便乱跑吗？”总算想起了自己还有那么一点权利。

小太监们扯了扯她的衣裳。

乐颜望了他们一眼，楚歌行却说：“外臣自然不可以地……不过，我是来探望皇太后的，怎么，你有疑议吗？乐侍卫？”

“啊……这样啊，”乐颜笑面如花，“自然没有，不敢不敢，提督大人请便，横着走都行。”

她起身向着养心殿方向走。

楚歌行却说：“你想知道为什么皇帝他居然……吗？”

乐颜耳朵竖起：不是吧，这个人他……听到了多少？

转过身对着他：“怎么样？”

楚歌行细细的柳眉一挑，低低地在她耳边说：“北疆使跟东海的守将一起回城，你以为这种事只有中堂大人知道么？你啊你，小心……咳，咳咳……”他住了口，手拢在嘴边，干咳了两声，开始卖关子。

难得乐颜不曾躲开，只瞪他：“欲言又止，真没意思。你如果得了风寒，就别靠我这么近。”

楚歌行微微一笑：“我得了风寒不要紧，你别被人吃了还不知道就好。”

“我看起来很弱吗？”她扎开双手，横在腰间。

“一点都不弱，只不过有人比你更强。”他漫不经心地说。

“谁？你的意思是……哈哈，莫非你又要来推销你自己？切。”她眼睛一瞥瞥向他。

“不敢。”楚歌行慢慢地转过身，披风甩向身后。

“嗯？这就奇了。”

“你想知道？”

“你说我就听。”

“养心殿……可是从来都没有外臣去过啊。”他仰起头，似乎带点羡慕，“乐颜，你真幸运，我羡慕的很呢。”

阴阴地笑了两声，他慢慢地走了。

那卓然不群的影子在白玉栏杆的九曲桥上逐渐远去。

乐颜瞪了他很久。

小太监说：“乐侍卫？可以走了吗？”

乐颜咬了咬牙：“嗯，当然可以……”

回头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娇俏的呵斥：“喂，你痴痴呆呆在这里做什么，挡住本宫地路啦！”

乐颜回头，对上一张怒意升腾却娇美如花的脸。

就在四目相投的瞬间，乐颜的脸上慢慢地升起一丝笑意。

而远处，楚歌行慢慢回眸，眼波一闪，亦露出同样一丝会心笑容。

这一章，作为欣欣同学生日地加更章（抱头，最近怎么这多人生日啊）……据说要歌行跟乐颜有爱滴相处…嗯嗯差不多了吧…不明白？看章名……

大家有票票就很有爱心的继续投吧，来吧……来吧……

欣欣生日快乐，有爱地熊抱一下下*^^*

龙虎斗京华 第九十四章 公主

来人居然是吟月公主。

想到这个刁蛮公主，乐颜的第一印象就是她在太后宫的时候，踢在她身上的那几脚。

本来是个见了就会自动避开的人。

可却忽然面带笑容，热情洋溢地：“吆，是公主殿下，臣见过公主殿下！”

弯腰下去行礼。

吟月公主一愣。

她本来不是走这条路，只是远远地看到那一抹红影站在白玉桥上，如此醒目，忽然之间动了促狭的心。

这深宫无趣，能遇到一两个有意思的人，不容易。

只是她都走到这人身边了，他好像还是没发现，居然站在那里动也不动。

因此出声呵斥。

乐颜身边的两个小太监早就弯腰下去行礼。

心想今天真是撞邪了。

宫中最不能惹的两位接连路过。

不得不说这乐侍卫身上有种天生招惹人的气质吧。

“干吗，笑的这么讨厌？”吟月并不迈步，也不买账，盯着乐颜不悦地看。

乐颜笑嘻嘻的：“臣刚才在徐美人宫中陪皇上喝了两杯酒，公主这也是要去喝酒吗？”

“不是，你喝酒了？”吟月皱眉，“皇上怎么会这么放纵你。”

“公主不喜欢吗？”她上前一步，“咦，公主是用得什么胭脂，这颜色真是好看。”

吟月脸上一红：“大胆。”

陪在乐颜身边的两个小太监魂飞魄散。

几乎要转身跑掉。当自己从来不存在。

乐颜却越发大胆，伸手搭在吟月肩头：“臣一时忘形，喝太多了，公主，借个肩膀靠靠。”

吟月几乎想一脚将她从桥上踹下去。

旁边的宫女们上前来拉住她：“乐侍卫你喝醉了！”

另外一个女官呵斥：“真是放肆，就算是皇上再宠幸也不能这么大胆，区区臣子居然调戏公主！”

乐颜不反抗，心花怒放地想：不错。就是这样，再叫的大声一点。

“住口！”却听到吟月公主一声呵斥。

那女官顿时停口：“公主……”

“没看到他是喝醉了吗？”吟月公主后退一步。伸手撩了撩鬓角头发，“酒后的话，何必当真，喂，你们两个，要送他去哪里？”

那两个小太监浑身发抖：“陛下说送乐侍卫去养心殿。”

“那还不赶紧去？”吟月怒斥一声。

“是……”

两个小太监答应一声，飞奔过来捉住乐颜的手臂，绑架一样紧紧拉住，生怕她再作出什么破格举动，一边叫：“乐侍卫。乐侍卫，走啦，走啦去养心殿啦。”

另一个低声嘀咕：“这酒劲儿发作地可够快的，刚刚还好好的。”

乐颜暗暗叫苦。

吟月刚要迈步，闻言停脚。

“等一下，”她回头，目光滴溜溜在乐颜脸上扫过。

“公主……”小太监们的心又提起来。

“养心殿也怪冷清的，”吟月望了望乐颜的脸。忽而笑眯眯地说，“本公主正要回宫，不然就带乐侍卫去本公主那边吧。”

“公主殿下，这如何使得？”小太监们惊慌失措。

“本公主说可以就可以，又怎么样？”刁蛮公主横眉怒目，蛮横本色暴露无遗。

“是……”两个小太监互相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是一张快要滴水出来的苦瓜脸。

乐颜在公主床上爬啊爬。

吟月这个家伙还真够意思，居然舍得让她来她的宫中休息。

比起阴森森地养心殿，乐颜的确更爱女儿家地地方。

她几乎想在公主的床上翻滚一下表达内心喜悦。

听到脚步声响动的时候，乐颜躺倒。“乐侍卫醒了没有？”吟月的声音。

“没有呢公主。”宫女们回答。

“嗯……”吟月说。“皇兄居然让他喝醉，幸亏是遇到本宫，不然的话，遇到了后宫妃子。那怎么办。”

另外有个声音接口：“可是公主。你将外臣安置在自己宫中，若是被传了出去的话……恐怕对公主的名声有损啊。”

“怕什么。难道还有人敢说三道四不成？”吟月不屑一顾。

“自然不敢在公主面前说的……”

“那也不怕，”吟月哼了两声，“反正丹宁国的那什么皇子本宫连见都没见一次，皇兄居然就不由分说给人家订了亲，如果真的传出去地话，他们取消了婚约，还正合本宫的心意呢。”

乐颜心中一惊。

哇，原来吟月公主让她在这边休息，不是因为她好心啊。

而是因为……想用“他”这个外臣来让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恶可恶。

本来是想要利用她的，没想到反而被利用。

乐颜愤怒地蹬了蹬脚。

“公主，他好像醒了？”有宫女低声。

“是吗？”吟月惊了惊。

乐颜觉得眼前人影晃动，有人跑了过来。

她慢慢地睁开眼睛，正撞上吟月公主乌溜溜的眼。

这个刁蛮公主，还曾经踢了自己好几脚呢。

活该你嫁到丹宁那么远去。

我才不给你当免费的挡箭牌呢。

机会……反正有的是。

以后再找就行啦。

乐颜想了想，眼睛一眨：“啊，我这是在哪里？”

“本公主地宫中。”吟月公主直起身子，居高临下说。

“啊？”一副惊诧样子，乐颜从床上爬起来，“臣该死，居然一不小心睡了过去，请公主殿下恕罪。”

“这倒是没什么，”吟月笑眯眯地看着他，“乐侍卫，既来之则安之，你既然醒了，大概是酒力已经退了？那陪本公主玩玩吧。”

“玩什么？”乐颜问。

“什么好玩玩什么啦。”吟月公主说。

“公主以为什么好玩？”她掀被子，想要下床。

“不许动！”吟月公主扑过来，“想溜？”

“没有，臣只是……”乐颜急忙分辩，忽然之间面色一僵，不对。

好像有人来了。

而且来的很急。

更可怕的是，好像来的不是一个人。

而这种气息……

不啊不啊，我不想做人家的挡箭牌。

乐颜心底惨叫吟月公主却狡黠一笑，按住她

Chapter_10

不放。

乐颜内力一运，双臂一展，顿时将吟月整个人震开一边。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声“皇上驾到”的同时，乐颜整个人从床上跳起来，撞开窗户，逃之夭夭。

龙虎斗京华 第九十五章 免官

“你居然连这点事都做不成。”楚歌行瞪着眼前人.

“我怎么知道公主居然那么居心险恶。”唐乐颜缩在一边，对着手指说。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怎么反而中了她的招？”

“其实我如果委屈一下，她能达成目的，我也能，不过……”嘿嘿一笑，“我才不要那刁蛮公主那么顺心。”

“你真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楚歌行屈身过来，弯起手指弹在她的头顶。

“疼！”乐颜抱头：“对啦，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哪里帮你了？”

“哼，若非你提醒皇上叫我去养心殿的动机不单纯，我怎么会想到借调戏宫妃的罪名被踢出皇宫？”乐颜低声，“只不过宫妃没撞到，撞到一只母老虎。”

“哈，”楚歌行一笑，“我可没教你做什么，一切都是你想象而已。”

“你不用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我也没想过要供大人你出来。”她嘴一撇。

“算你识相。”

“不过还要感谢你答应让我藏在这里。”乐颜笑，“你总算还有点好处。”

“你说什么？”那人回头。

“没……我刚才想到了别的事情。”

“哼！”

“哼什么哼。”

“你还是想想以后怎么脱身吧。”他抱起双臂。

“没关系，我还真的怕他不成，他又不会武功，如果真的如何如何，也是我来主动。”拔出扇子开始摇。

“你真慷慨，真大方。”讥讽的说。

“这向来是我的优点。”她得意洋洋。

“唐乐颜！”他忍无可忍。

“叫这么大声做啥。你要让人知道我藏在九门提督地轿子里吗？”她低低地笑，十分得意。

“你再多说一句，我即刻将你踢下去。”他冷哼一声。

扇子遮住嘴，终于收了声。

这个威胁很有效。楚歌行满意地想。

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

本来身为叱咤红人的御前带刀乐侍卫，本来是人人以为的“前途不可限量”。

却忽然被人发现在后宫之内喝醉了酒，还抓着身边的宫女不放。

此事乃多位大臣亲眼目睹，当时衣冠不整的侍卫一手抓住宫女，一边醉醺醺地叫着：“姐姐来亲一个。亲一个。”

其情形十分猥琐，令人发指。于是诸家大臣震怒。联名上书，要求皇帝将“此酒后无德秽乱后宫之辈”严惩不贷。

皇帝望着龙案上厚厚的折子久久不语。

大臣们都以为皇帝陛下是在痛心疾首。

毕竟，别说他是这天下的九五之尊，就算是普通地世间男子，若是听说有另外的男人在自己地妻室之中胡天胡地乱来调戏，任谁也忍不住这口气，而且觉得很屈辱。

皇帝沉吟了很久。

大臣们都为之觉得同情跟悲哀。

同时很愤怒。

愤怒的目光盯着阶前红衣人。

最后皇帝终于开口，他慢慢说：“严惩……”

大家都很激动，想：“是啊，是啊。一定要严惩，绝对要严惩，接下来是……斩首？车裂？死牢？还是……”

皇帝慢慢地接着说：“……那就不必了吧？”

啊……

玉阶下金銮殿上，顿时倒下了一大批衣衫冠冕的大臣们。

等到风中凌乱的臣子们重新爬起来之后，有相当大的一堆人疑心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陛下，陛下刚刚说什么，臣等没有挺清楚。”有勇者上前。

皇帝叹了一口气：“这个……毕竟，乐颜他有功于朕。曾经救过朕的性命……念在他是第一次初犯的份儿上，那就……”

大臣们嘶嘶倒吸冷气。

这种事情，还有初犯跟惯犯的分别吗？

难道皇帝还指望着等乐侍卫第二次犯的时候才“严惩不贷”？

不不不，舜都律法何在。

大臣们面面相觑，这下皇帝表达地够清楚了。

刑部尚书第一个跳出来，打断皇帝的话：“陛下，这万万使不得！”

趴在玉阶下看似低头认罪的某人也想：是啊，万万使不得。

不然的话，她这番处心积虑不又是白做了。

楚歌行还不笑死呢。

忍不住看了一眼在不远处的他。

那悠悠然的目光转过来，看好戏似的看她。

乐颜忍不住头顶一滴汗。

那边群臣还在激烈争辩。

皇帝却仍旧很犹豫的模样。

乐颜冲着楚歌行使了个眼色。

他挑了挑眉。

她偷偷地冲他拱手。

楚歌行一笑。这才迈步，跟着出了列。

“陛下……臣以为……”

大臣们无声，都看着他。

皇帝转头，很担心地样子：“爱卿要说什么？”

楚歌行严肃地说：“臣以为。乐侍卫做下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实在是令人发指，人神共愤。难以容忍，不斩了不足以平民愤，振朝纲……”

乐颜的额头顿时又多了一滴汗：用不用这么狠啊……你做戏也不用做的这么投入，没有人给你演出费的说。

群臣一起点头。

皇帝喃喃地：“不用如此吧……”

楚歌行又说：“不过，正如陛下所说，乐侍卫也曾有功于陛下，陛下宽宏大量，网开一面，那是应该的。”

皇帝跟乐颜一起松了一口气。

楚歌行停了停，最后说：“以臣之见，陛下念在旧情份上，可以赦免乐侍卫死罪，可死罪免了，活罪难饶，微臣浅见，陛下当将乐侍卫免官罢职，驱逐出朝中，以儆效尤！”

他慷慨陈词，俨然变身正义先锋。

乐颜在一边佩服的五体投地。

皇帝不语。

最后，在一干臣子的激烈要求之下，皇帝只好妥协。

“暂时”将乐侍卫罢职免官，其他的惩罚，要等皇帝陛下“好好想想”再做决策。

而罢职免官之后的另一条旨意是：在朕想出来如何“惩治”乐侍卫之前，不许他出舜都一步。

“总算是解脱啦……”乐颜一手拼命摇着扇子，几乎没有吐出舌头来散热。朝堂上那帮大臣火辣辣地目光，差点让她整个人跟着燃烧起来。

当然，这还是其次。

最可怕的是皇帝的目光，不同于大臣们的愤怒，仇视，而是……探究，还是很深刻地那种。

她承受不了。

多亏楚歌行啊。她喜滋滋地想：这人还有些用处的。

终于熬到退朝，她窜回府中，深刻地感觉什么叫做无官一身轻。

“公子爷你怎么回来了？小狄呢？”侍书问。

墨画看着她：“究竟判了什么罪名？”

“免官，免官。”乐颜欣慰地说。

“果然。”侍书冷笑。

“我早就知道，这个官儿是做不了多久了的，看吧，最终还是这样下场，我去打铺盖。”丫鬟的样子很先知。

“不许去不许去，”乐颜喘了口气，“官是被免了，不过还不能离开。”

“为什么？”侍书问。

“皇帝的命令。”她悠悠然地说。

不过这个命令很好，事实上，就算是没有，她也不会走的。

乐颜淡淡地笑：不用去上朝啦，那么就可以……

“难道还有后续？”墨画皱眉。

“也许……毕竟，居然在后宫内调戏宫妃，我说公子爷您也太胆大了吧！”

“是啊是啊，我以为调戏小狄是惯性，没想到这惯性越发扩大。”

“如果我是皇帝，我也绝对受不了，就罢官就行了吗？我一定要……阉掉……”侍书咬牙切齿地。

墨画噗嗤一声笑：“喂喂，你少来了啊。”

“人家说真的嘛。”侍书哼了哼，“对了，公子爷，小狄怎么没跟回来？”

“小狄嘛，暂时要留在皇帝身边啦。”

“你不会真的把小狄给……”墨画望着乐颜。

“耶乐颜微笑：“就算本公子有那个心思，也要当事人愿意才行嘛。”

墨画沉默。

龙虎斗京华 第九十六章 双使

一道人影，趁着夜色飘然落地。

厅中的丫鬟人不动，目光一斜。

那人影落地，跳到走廊下，顺着窗户边悄悄地走，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屋内的人却不动声色，一直到那人影停了脚步，手指一拈，将桌子上的一枚绣花针拍起，指尖一弹，绣花针悄无声息地直奔窗口人影而去。

那人却反应十分迅速，当下向后翻身转去。

屋内一声呵斥，一道人影飞速闪出。

身后是侍书叫声：“墨猪你……”

墨画闪身出外，当下便同屋外的那人交起手来。

看她平时懒懒洋洋，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动起来居然无比敏捷。

侍书跑到门口，见两道人影交织打在一起，立刻放声叫道：“公子！”

“喂喂，干吗动手动脚的啊。”声音刚落，红影一动，人已经到了场中。

双手臂伸出，就从那本来密不透风的过招之中劈落下去。

墨画向后跃出，那影子见有人插入，当下也收手跳出圈子。

“你是……”唐乐颜转头，看着那静静站在夜色中的影子。

“玄字十九？”那人冷峭地说。

唐乐颜面色一凛，手一挥，墨画向后跃起，人已经跟侍书一起远远站在厅门口。

唐乐颜拱手回答：“正是。”

那人手底一翻，手掌平举向前。到唐乐颜面前，一边说道：“你可认得此物。”他的手中，多了一面东西，金光闪烁。

乐颜目光所至，看到那金牌之上一行字，急忙躬身：“弟子见过金使！”

那人淡淡一笑：“此地不是说话之处。”

唐乐颜垂眸：“请金使跟我来。”

转身带路。

那人跟在身后。

不多时两人到了后院，唐乐颜开门，率先走入：“此地是弟子的书房。平时不会有人前来，不知金使来到舜都。有何要事？”

那使者迈步进入，先静静听了一番，确信周围并无其他人存在，这才转身坐下。

“你既然认得这面令牌，可知道金银双使的来历。”

乐颜心中微微泛起寒意，低头说道：“金银双使，三年出天渺峰一次，所负的责任是勘察天渺峰所出地弟子有无为非作歹之劣迹，金使负责出手，银使负责勘察。不知金使前来是什么意思，莫非弟子是有什么不妥之处？银使又何在？”

金使笑道：“十九，你不必多心，本使这次来并非为了动手，只是……”

目光一转。

乐颜忽然看到他眼睛之中仿佛带着一丝淡淡忧虑，不由好奇：“金使不是来寻弟子的，那么……是为了什么？”

金使振作精神：“虽然不是特意来寻你，不过此事也跟你有关。”他叹一口气，说道，“你自从出天渺峰之后，确实无大恶劣迹，只不过宗主要我转告你知道，凉山的人命，未免做的太过血腥，虽然是替天行道，但宗主仍不喜你动手如此狠辣，宗主是担忧你身负业障太多。恐怕……”他停了停，说，“不过宗主只是为了你好，没有责怪的意思。这个你须明白。”

“多谢宗主关心。乐颜谨记在心。”乐颜拱手。

“金银双使两年出天渺峰一次，若有不轨弟子。若是银使查探情形属实，本使便会出手取命，若有疑虑，便会带回天渺峰等宗主发放。”金使继续说。

“是。”

“这次来舜都，银使先负责去查人，只不过……”他的脸上，疑虑再现。

“如何？”乐颜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寻常，不由脱口问道。

金银双使出手，例不虚发，此届的金银使大概已经配合八年，八年之内，缉拿天渺峰出身的巨擘数名，对于大奸大恶之徒，下手特别狠辣，武功端地深不可测，被金银使找上门来，多半没有好事，是以最初乐颜见到金牌出现，会觉得不安。

不过此时看金使的模样，倒好象遇上了难题。

金使见她问，这才说：“我同银使来舜都，已经三日。”

“啊……”乐颜低低惊呼。

金使又说：“可是……自从我们来到舜都之后，银使便出外查探，一直到现在，她都不曾回来过。”

“怎么会？！”乐颜耸然动容，“金使莫非是怀疑……不不，应该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吧？”

她忐忑不安地说，可心底也怀着担忧，以金银使地功夫，办事之利落，绝对不会发生此类事情，耽误一说，丝毫站不住脚。

果然金使点头：“银使做事，向来雷厉风行，再难调查的事，最多用一日时间，必定回来同我汇合，第一日她没有回来，我已经在城内寻找，却丝毫感受不到她的气息。”

乐颜身形一晃：“这……怎有可能！”

金使的眼神之中透出一丝怒意跟恨意：“我也不信，可是……”那金使前来寻我，是为了什么事？”乐颜心中凛然，不由想起这件事。

“你可知道，金银双使此次出外，是为了考察谁人？”

乐颜闻言，对上金使冷冷的目光，心头赫然不安，不安之余，隐隐刺痛。

她自然知道金使不是来找自己的，不然的话，他的态度也不会有这么的温和，那么……

这舜都之中，她所认识的，她所知道地，出身天渺峰的，便只有一个人。

她呐呐地，不由地说不出话来。

金使看她的面色，心中了然几分，淡淡地说：“你也该知道了吧。”

唐乐颜抬头看着金使，嘴唇微动。

金使又说：“十九，你知道你为何叫十九吗？”

乐颜颓然低头：“知道。”

天渺峰上的规矩严禁，其中一条便是下了山来，无论在山上是多么亲昵的师兄弟，下山之后，皆如同陌路。

这是因为，他们在红尘之中，皆是身份特殊之人，有些人还有着无以伦比的非凡身份，这条规则，虽然看似很古怪残忍，实际上颇为人性。

下山之后，皆为陌路，免除了很多形形色色的麻烦。

所以按照上山拜师学艺的弟子序号排列，唐乐颜是“玄”字十九，而楚歌行……

她不知，也从来没有问过。

自从她在峰上遇到他，那个当初她以为地“神仙美人姐姐”，她就一味缠着他，求他的名。

当时楚歌行不同她说话，她以为是他倨傲，就没有在意。

可是被她询问了几次之后，楚歌行似乎不耐烦被她纠缠，便伸手，在积雪厚厚的地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就在那时，她将这个美丽的名字深藏心底。

一笔一划，宛如他慢慢地在雪上刻画出一样，深深地铭刻不退。

可是……

唐乐颜茫然失神。

过去的不过过去而已，何况那些不过是的误会，而且……再也不可能回去。

如果可以的话，她绝对，不会容许自己如当时一样的轻狂对他，而那个名字，也绝对不会慢慢地一笔一划落在她心上吧。

可那一幕，她不能忘。

就算是在以后，知道了他不是女性。

那美丽的一幕她始终忘不了。

他起身，低头，青丝逶迤从肩头跌落下来，滑落雪地上。

他伸出手指，纤长地手指莹白，尖尖的顶端，在晶莹的雪上面，慢慢地划出那个名字。

楚----歌----行。

龙虎斗京华 第九十七章 惊夜

他伸出手指，纤长的手指莹白，尖尖的顶端，在晶莹的雪上面，慢慢地划出那个名字。

“楚歌行？”她在旁边惊讶地念着。

他抬头，望着她，目光晶莹，仿佛借了美丽的雪光。

“真好听啊。”她笑着。

他也笑了。

仿佛是冰雪中盛开的莲。

金使的目光锐利。

似乎带一股寒意，将唐乐颜从回想之中牵引回来。

“十九，你知道你为何叫十九吗？”金使问。

乐颜点头：“知道。”

“天渺峰弟子，上山之后，只有代号，下山之后，各不相认，这是规矩。”

“是。”

“那么本使问你……你有没有……违规过？”

乐颜一怔。

抬头望着金使的目光，隐然觉得那目光之中带一股森然之意。

“十九牢记天渺的规矩，从来不想、也不敢违规。”乐颜躬身，慢慢地说。

“是么……”金使闻言，点头微笑，“好。”

乐颜暗地松一口气。

她知道金银使各有分工，银使负责调查，金使只须出手，而据金使所说，银使一出就未曾回来，那……就算是有消息也不会带回吧。

更何况，她也的确从来“不敢违规”，若说起违规，也只是楚歌行逼她的而已。她的心中是从来不敢违规的。

所以说起来，从狡辩的理论看，倒也不是欺瞒。

“那金使前来寻乐颜，只是为了询问此事么？”她望着金使双眼。

金使沉默。

“金使好似有难言之隐。”她问。

方才他说过来舜都是为了考察一人，但这人却不是自己。

她不想就曝露自己心中所担忧地那人，便只有小心翼翼，旁敲侧击。

金使叹一口气："现在银使不归，本使也的确为难。不过……"

手在桌面轻轻一按："若真的是出了什么不测……十九，你在这舜都之中。要多多替本使盯着，此事关系重大，本使决定，再多等一日，若银使还是毫无消息，本使只有返回天渺峰，等宗主裁决此事，而舜都这边，就多多劳烦你了。"

"弟子明白。"她躬身。

金使起身："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本使也该离开。"

乐颜拱手："弟子恭送金使。"

金使点了点头。向门口走去。忽然站住："十九……"

回头叫。

"弟子在。"乐颜抬头。

却看到金使复杂眼神。

"乐颜，"他欲言又止，最后说，"你心中所想那人，并非等闲，若是能尽量少同他扯上纠葛，那就不要靠他太近。"

乐颜心头一动，皱眉不语。

"在天渺峰上时候。银使对你关照有加，曾常常在我面前夸奖你聪明伶俐，只不过……她也说过，"金使略略停顿，"你这孩子……看似伶俐，实则太过心实，将来，怕是要吃这个倔强脾气的苦。"

"弟子……"

"你不必介怀，"金使转回头去，"其实各人自有缘法。冥冥中上天注定，多说也是无益，只不过，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说到最后，声音赫然苍凉。

乐颜惊悚抬头。

门口人影却已经淡淡消失。

只剩最后一句。隐隐还在耳边：

其实各人自有缘法，冥冥中上天注定，多说也是无益……只不过，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楚歌行……"负手走到窗边，轻轻一声唤。

本来应该是幸灾乐祸的时候吧。

为什么心头却是这样的不安。

一如初见，那个人在清冷的冰雪中，肌肤胜雪，眉眼如画。

为何竟淡忘不去，就算是说了千遍万遍讨厌他憎恶他，为什么仍旧，无法忘记。

乐颜低声叹息。

眼角余光转处，却看到一个淡淡人影，自墙角边站着，轻薄似一副剪影地画。

乐颜疑心自己看错。

正想擦擦眼睛再看去。

却有个声音在刹那响起："你……叫我的名字做什么？"

月下相逢，恍如隔世。

她在屋内，而他在窗外。

他慢慢地抬头，如水双眸透过夜色，望穿夜色看过来。

乐颜却只是震惊。

为何他竟然在此?

他是什么时候来地?

可看见过金使，又或者被金使看到过么?

这个疯子，怎么这么不按常理出牌。

几乎是在瞬间，结束这漫漫对望，她纵身跳出窗户："你怎么来了？"

微微地压低了声音。

他却不语。

瞬间仿佛失声，过了一会才笑："想你了，不行吗？"

乐颜后退一步："你总是这么没正经吗？你可知道……"

"知道什么？"他目光一转，问。

不，不能说。

乐颜转过头去：“没……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夜已经深，你不该在人家家中乱闯，身为九门提督……”

他忽然上前，拥住她的肩。

乐颜蓦地抬头：“做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他问。

乐颜呆呆地看着眼前人。

他好像不知道……

金使离开的时候，或者他还没有来。

她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刚才还叫我的名字，莫非是……”脸上忽然多了那种熟悉的坏笑，“唐乐颜，是春天要到了吗？”

乐颜惊觉，顿时双臂一振，将他的双手格开。

“你少胡说！”怒然回答。

原来替他的一片担心不过多余，尽付东流水。

这个人的心底根本是什么都没有的。

眉眼间全是调笑的意思。

亏她方才惴惴不安，为了他左思右想。

真是……可笑。

一年想通，唐乐颜转身过去：“楚大人，深夜不眠闯入别人家中，是你地爱好吗？”

楚歌行轻声：“你说是便是。”似乎还要靠上来。

乐颜身形一闪，已经离开他数丈，遥遥地喝道：“别碰我！”

他也不勉强，站在那里一步不动：“勉强的我也没兴趣，你何必这么戒备。”

“我可不知你会忽然作出什么事来。”

“你这是夸奖么？”

“随便你怎么想！”

“唔，好吧。”

他答了一声，乐颜不再说话。

他也不走，乐颜不知自己是不是要走。

两人之间，相距不远，中间有沉沉夜色相隔，他望着她，她背对着他，是以看不到，那双桃花眸子之中一闪而过的，叫人悚然的一抹柔情。

龙虎斗京华 第九十八章 十五

为什么会来这里，楚歌行正问自己这个问题。

那个人说："金银双使，是一起出天渺峰的，你该知道。"

他冷笑不已："又如何，你们两个上，我也不怕。"

她又说："你错了，银使负责勘察，金使才负责出手。"

"随便你们。"他冷哼。仍不懂她的意思。

"哈，哈哈……"她笑，"楚歌行，本使现在在你这里，你倒是猜猜看，金使他在何处？"

他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这女人是向来如此故弄玄虚么？

他正想出言嘲笑，却忽然之间觉得心头一阵刺痛。

金使负责出手，金使现在何处。

这舜都之中，除了他，天渺峰的弟子……还会有谁？

难道说……

似乎看出他脸色的大不同，银使笑的越发快意。

"他在哪里？"楚歌行忽然伸手，闪电般向前，紧紧掐住她的脖子。

她无法发声，笑都梗在喉咙中。

生死一刻见。

但眼神却越发讥诮。

他对上那种冷冽的眼神，惊觉自己的失态，慢慢地松手。

"你逃不掉的，楚歌行。"银使跌落地上，慢慢咳嗽，竟冒出这句话。

他觉得好生刺耳。“天渺峰有多少招数，尽管用出来。”只好发狠，低头，抬起地上人的下巴，咬着牙狠狠说，“你当……我会怕吗？”

银使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这种眼神，让他很不爽。

他从她的眼神中知道，她说的不是天渺峰。

一刹那他想捏碎手下人。

一刹那他却又想让她说下去。

他想不通到底自己想要做什么。

如看出他的犹豫，银使的目光之中，已经多一丝怜悯。

楚歌行松手，手掌一番，在空中打一个好看地旋转，却击在了银使的胸口。

绵绵的一掌出去。

银使闷闷地哼了一声。

身子向后倒去。

“你走吧。”他轻声说。转过身去。

“我该多谢你……还是……”她摇摇晃晃站起身，伸手捂住胸口。

“不必。”他断然挥手。“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很狂妄，你可知道，你放我走，等同跟整个天渺峰对上。”

“我说过，我不怕。做得出，便有相当的觉悟要承担后果。”

“纵然是，扯上另外的人？”

“你说什么？”

“十五，宗主对你一片怜惜……”

“住----口“好。”

“快点滚，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

那人惨然一笑，向外走去。

将到门边。忽然停住脚步。

“若不是为了那个人，想见他最后一面，我也不用在你手中，苟延残喘。”她说。

“不用在我面前渲染你们伟大的爱情，我没兴趣。”

“十五，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我说过，我没兴趣。”

“十九……要好好的对待她。”

楚歌行浑身一抖。

那个人却已经迈步。出了门口。

这女人是疯了不成。

好好对待她?

哈，那也得问那个人要不要，更何况，为什么要好好地对待她?

金使去寻她了吗？为什么去找上她?

楚歌行心头烦闷。

一口气无处发泄，转身之时，手掌拍上旁边的桌子。

“在一起八年。”他想，“八年地时光，你们什么也该做了，而仍旧如此固执，就好像天边的两颗星。纵然总是两两相望，却隔了百年不能靠近，又算什么？”

他冷笑：“这就是你们伟大地爱情？金银使，别笑死人了。”明明是不屑的。

心为何空空的。

楚歌行仰望天上半月。

若这种便是爱。站的远远地。不动声色的看……

这份凄凉，怎能算爱!

纵然他不知。他不解，他也明白：两个人明明每日相见，合作无间，极至默契，却注定无法相拥，笑言之中都不能表示任何亲昵。

这怎能是爱，分明是酷刑吧。

只能等风干了当标本而已。

哈哈哈……可笑之极。

但是……

忽然想，假如是我……

眼光一变，纵身闪出门边。

真是想不通，明明是在考虑一个荒谬的无聊问题，身体却又作出更加荒谬而无聊的举动。

等在清冷的夜风之中察觉自己身体所向的时候，楚歌行想：莫非，我是想要去看热闹的么？

一直到看到那个人。

她一身红衣，站在窗边。

他隐匿黑暗之中，看到她刹那地时候觉得好笑而又心安，后来，便开始怕被她发现，不知为何，略略觉得窘迫。

忽然听她口中唤出一个名字。

楚歌行似乎嗅到了暗夜中浅浅的花香，这花香把他的心弄软了。他望着她："你……叫我的名字做什么？"

其实伸手拥住她，是出自本能。

可是头脑无法反应，嘴上自然也不能解释。

于是还是找最古老的最无聊无赖的坏借口。

其实看着她的背影，是想要靠上去的，可是她畏他如蛇蝎，又让他觉得不爽。

"你还不走？"

"妨碍到你了吗？"

"小狄一会就回来了，你该知道你跟他不对吧。"

"那个毛头小子，我还不放在眼里。"

"喂，你地年纪也不是很大吧。"

乐颜转头，伸手摸着下巴，打量眼前人。

"比他大。"楚歌行一笑，望着她。

"行，既然如此，就更不能以大欺小，小狄现在要替我守着皇上，心中早就对我一肚子的气，若是又看到你在这里，恐怕雪上加霜，若是耍性子怠工，受苦的只有我。"

"你让小狄去保护皇上，说起来我也正想问你，为什么这么做？"

“自然有我必然要做的道理，喂喂，提督大人，有什么话明日再说行吗，我也困了。”

“嗯……好吧，你自己拿捏分寸就可以。”

“如此，门在那边，慢走不送再见。”

“客气。”

楚歌行转身，慢慢身影消失在院落门口。

乐颜叹了一口气，忽然咳嗽一声：“唉，小狄怎么还不回来，真是叫本公子挂心哪。”

隔了一会又说：“放他在皇宫那么无趣的地方，他一定不会乐意吧，呜呜，其实本公子也不忍心啊。”

正在自言自语，声情并茂，却听到有个冷冷声音从墙外传来：“麻烦你不要再演戏了。”

乐颜一笑：“既然回来了，怎么不进来？”

“进去了又怎么会看到好戏呢。”那人继续冷峭地回答。

“小狄小狄，你要相信本公子对你是一片丹心啊。”

“罢了，我也不想要，也受不起。”

“你就进来说也无妨啊。”

“夜深了，我很怕某人会变身，明日还要上朝，早睡了。”

说完之后，耳畔传来破空声音，想是小狄已经离开。

乐颜呆呆地在原地又站了一会，这才转身回房。

龙虎斗京华 第九十九章 遇刺

舜都的空气最近大不寻常。

先是有“万年冰人”之称呼的中堂大人忽然莫名病倒。

据说在病倒前日，中堂大人的轿子还曾经遇袭。

后来便是镇守东海的薛诺将军同北疆使一起不约而同悄悄返回了舜都。

而这两个人，可是十数年没有回来过。

虽然在北疆使回来的第二天，三位位高权重的大人便齐齐入宫面圣。

但在外的朝堂群臣之间早就流传着奇怪的说法。

本来就看不惯中堂大人多年之间一直只手把持朝政的守旧派，跟高瞻远瞩的创新派，不约而同起了波澜。

前者觉得皇帝的权力放的太大，以楚中堂为首，楚门三杰已经是舜都之中呼风唤雨不可小觑之人，再加上两位元老级重臣聚回，中堂大人似包藏祸心，不然的话，不会偷偷地召唤两位同僚回舜都，此中必定有不可告人的内幕存在，或者有极大的阴谋隐藏其中也说不定。

后者则瞧不惯多年来楚真一力把持朝政，地位超然无法动摇，虽然说丹宁国这几年也传出有摄政王爷主持朝政的说法，但人家那毕竟是亲王摄政，而楚真不过是一个外戚，并非真正的皇族血脉。

人心浮动之下，鬼魅横生。皇宫之内传出皇帝遇刺消息的时候，乐颜正在中堂府做客。

闻讯之后，楚真大惊起身，桌上的滚茶泼开，茶水洒落他的手上，茶杯跌落地面。白瓷碎一地。

楚真连声叫备马。

乐颜皱眉到他身边，执手相看。

“烫伤了。”微微叹息。

楚真匆忙间说：“没事的……”

忘了将手抽回，只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最近的气氛大不寻常，他也特意吩咐过楚歌行留心舜都地来往人物，没想到仍旧是出了这种事。

已经有人疑心他大权在握，近期又召集旧臣进舜都，有不轨之心。

此时此刻发生陛下遇刺之事，简直如雪上加霜。

“希望陛下无碍。”

乐颜握着他手：“放心吧。有小狄在。”

楚真看她："小狄……可以吗？"忽然又叹气，"早知道如此。当初你被罢官，我就应该上朝，让陛下留下你才是。"

乐颜心中一梗，咳嗽一声说道："真叔你不必着急，我相信陛下无事。"

楚真这才察觉她正握着自己的手，不以为意将手抽回，皱眉说："希望如此。"

不一会有人牵马到门口，楚真翻身上马。

乐颜张望了一会，忽然叫道："真叔，带上我吧。"

楚真愣了愣："好。"转头看着身边云集的兵丁。喝道："你们两个共乘一匹，让出一匹马来让……"

那一句"让给乐颜"还没出口，眼前红影一晃。

却是她已经飞身上了他这边的马匹。

楚真身子一僵。

虽然她是故人之女，而且在他眼里不过是需要疼爱的小女孩子，不过毕竟是女性。

而多年来，他从来不曾跟任何女性如此亲昵的接触过。

身后是她的身子贴过来。

馨香顿时包围而来他。

楚真一时愣住。

唐乐颜伸手，一手环抱他腰间，一手拍上他肩头："何必这么麻烦。真叔……走吧！"

楚真这才回过神来。

幸亏她是向来男装打扮，也很少人认得乐侍卫是个女孩儿。

更何况，现在毕竟也情况紧急。

他行得清做得正，还怕什么不成。

楚真心中稍微安定。

"好，驾！"手臂一抖，打马先行。

旁边哗啦啦跟上一群近侍。

乐颜靠在楚真身后。幸亏她反应快速。

不然的话……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手指头在他地腰间轻轻地抚摸过。

因为马匹行的太快，所以他大概也感觉不到腰间地异样吧。

她另一只搭在他肩头的手也撤回。

不知不觉已经是双手抱定了他的腰。

楚真就算是觉得奇怪，也挑不出什么错误。

两个人同乘一匹马，本来就会有多种不便。

更何况他此刻心中悬着皇帝遇刺这件大事。更加心无旁骛。

只觉得鼻端一阵阵莫名的香气萦绕传送，十分好闻。

却不明了到底是何种馨香。

乐颜轻轻地将脸贴在了他的背上。

微微地笑。

打马到了午门，乐颜松手。

楚真翻身下马，乐颜跟一干武将紧随其后。

人到了天乾门。就见到有内监面带忧色迎了出来。

乐颜双眉微皱。那内监小跑上前，低声说："中堂大人来啦……皇上现在在赤龙殿

楚真答应一声。问："陛下情况怎样，有无受伤？"

"这……伤虽然是伤到了，不过，太医说情况不大要紧。"楚真一听"伤到"，双眉顿时紧紧皱起。

乐颜不语。

几个人急急忙忙，大步流星来到赤龙殿，经过太监通穿，楚真一人进内。

过了一会，便又有内监出来。说是皇帝要召见乐颜。

乐颜握着扇子进内，迈步过了重重幔帐，看到在斜榻上躺着的皇帝。

大概是因为受惊的缘故，他的脸有些雪白，只是双眸仍旧明亮的怕人。

嘴唇也似少些血色。

乐颜心头一动。

楚真站在旁边，见乐颜进来，默默不语。

皇帝倒是动了动。

乐颜行过了礼，楚真低声说："乐颜。你过来。"

乐颜这才向前，顺着楚真指引来到皇帝的床边。

皇帝望着她。长长地睫毛抖了抖，竟露出笑容。

明黄的袖子底下，手伸出来，向着她的方向。

乐颜看了楚真一眼。

楚真却只看着皇帝。

乐颜叹一口气，终于伸出手去将那只手握住，低声唤："陛下……您感觉如何？"

"不要紧。"他的声音还算镇定，忽然笑笑，"只不过，感觉你在朕的身边，更安稳些。"

乐颜对上他的双眼。忍不住有点心酸，低头避开他的目光："是臣……对不住陛下……"

"是朕……朕没能尽力，当初该将你留在宫中的。"皇帝叹息也似地说。

"陛下……"乐颜低头，咬住嘴唇。

当时是她想要出宫，所以不惜用尽手段，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此时懊悔不已，而皇帝却在自责，更添她心中不安。

旁边楚真出声："乐颜。让陛下好好休息一番，他伤在胸口，情况十分凶险，若非是偏了那么一偏，后果不堪设想。"

乐颜身子一晃。

眼光向上，落在唐少玄的胸前。

这才发现，他地胸口虽然已经经过处理，可仍旧血迹犹存。

显然是伤的不轻。

她伸出手来，探向他的胸口，却又停住。

一念之下。又恨又是羞愧，眼泪顿时涌了出来。

“傻孩子……”皇帝低声唤了一声，伸手摸到她的脸上，轻轻地替她将眼泪抹去。

乐颜不再躲避。任凭皇帝温柔的手指擦过。

“别替朕伤心。这不是没事了么？”皇帝轻声安慰，又埋怨楚真。“阿真，不要吓唬她，你看看……”

乐颜听了这话，再也忍不住，膝头一软，顿时半跪下来：“陛下，是臣失职……”低下头，泪水再也忍不住滚滚落下。

病榻上皇帝一动，似乎要挣扎着起身。

一边楚真慌忙走过来：“陛下，您不能动，万一扯开了伤

连同旁边的宫女内侍，全部一拥而上劝阻，顿时将乐颜目光遮住。

乐颜只低着头，不敢说话。

耳边听到皇帝低低咳嗽两声：“阿真，你替我，劝劝这孩子……不关他的事……”

楚真转头看向乐颜：“乐颜，快点起身。”

乐颜心中酸涩，闻言，这才霍然站起身来，仍旧低着头，却说：“陛下，中堂大人，这件事情，我自有处理，乐颜去去就来。”

不等两人回答，居然转身，飞快地出了赤龙殿。

皇帝望了望楚真。

楚真沉声：“陛下不必担忧，现在尽量将伤养好，乐侍卫那边，臣会盯着的。”

“嗯，那么你去吧，我瞧着乐颜面色不善，别作出什么事来，朕这边多人服侍，没什么大碍。”

皇帝吩咐。

楚真略微踌躇，最后终于答应一声，告辞迈步出外。乐颜飞奔出赤龙殿之时，迎面一道蓝色人影正也过来。

两人劈面相对，乐颜上前："小狄在哪里？"

楚歌行看她脸色大不寻常，双眼红红地竟如同哭过，心中诧异，垂眸说："我不知道。"

"你是九门提督，你怎么不知道？"她懊恼之下，一把推开他，向前走去。

楚歌行顺手抓住她的手："你发什么疯？"

乐颜一掌拍过去："放手，跟你没关系。"

楚歌行拉住不放："你也知道我是九门提督，你这么凶狠暴躁，我怎么能刚你四处走。"

"你是九门提督，你为何看不住区区一个刺客，让皇上受伤？"她转过头，怒视着他。

楚歌行一愣。

乐颜使劲一挣："罢了，这件事是我想差了，跟你无关，抱歉。"

转过头，向着白玉桥边闪身离去。

楚歌行莫名其妙站在原地，耳畔她地一声"抱歉"言犹在耳，心想这个人竟有这么多面，暴躁起来如同要咬人一般，转眼竟能平心静气还可向他道歉……

不过看她如此的不安，莫非说皇帝遇刺地事……

心中想到一件事，顿时皱起了眉毛。

正在发呆地时候听到身后有个声音响起："歌行，乐颜人呢？"

楚歌行转身，却看到在白玉阶上悄然站着的正是自己地叔父，军机中堂楚真。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章 陈狄

御花园中，乐颜一把抓住正要转身走的小狄。

他被她扯得转过身来。

右边肩头一片鲜红的血渍，刺痛她眼眸。

微微定了定神，再看过去，发现那只是一团血渍，并没有伤

“这是怎么回事？”乐颜问。

小狄看她一眼，重又将目光转开，声音很轻：“你不是已经知道了么？”

乐颜手一松，后退一步：“你……是你……真的是你。”

他只是笑，却不说话。

她的手握在背后，捏了又捏，几次松开。

“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只是想……”她喃喃地，不知要说什么才好。

只是想，也许会因为跟着她的缘故，他会作出选择吧。

最起码，不会是这样残酷。

可是没想到，该发生的，仍旧会发生。

赌了一把，证明自己输了，说什么恐怕都没用。

想到皇帝胸口的伤，心头很恨，恨不得那伤口是在自己身上才好。

原来，不可改变的，到最后仍旧是这样。

可叹她仍旧曾希望了一把。

最后索性住口：“好……”

小狄看着她：“怎么，你不动手吗？”

乐颜抬头：“是，我倒是忘了，”她说。

迈步上前，袖子一挥，小狄也不动。静静站在原地，甚至微微地垂下了双眸，乐颜纤纤手掌向着他的胸口直直劈落，却又在瞬间停住。

一阵风过，他额前的细碎头发簌簌地动着。

乐颜怔怔看了一会，手腕一翻，将他手中的宝剑劈手夺了过来。

小狄吃惊，这才睁开眼睛。

乐颜举起宝剑在胸前。望着他说：“这把剑，是当初我送给你的。可惜，你现在仍旧不懂我送他给你的意思，留着何用。”

举手向天，左手剑鞘，右手剑身，大袖一挥，已经将剑抽出，一道清越光芒出现空中。

乐颜单手一抖。

面前小狄大叫一声：“不要！”

为时已晚。

本来如一泓秋水般地剑身发出咔嚓的断裂声响，长剑当中，断成两截。断了的剑身落地，叮当发声。

乐颜将手中的断剑向着地上一扔，并左手的剑鞘，一并落地。

“从此以后，我跟你，再无任何关系，天地之大，小狄。希望日后不会再遇上你。”

转过身，大袖飘摇，红衣影动，顷刻间已经拐过回廊。原地，小狄站着不动。

一直到那人离去，这才身形一晃，即将倒下。

有脚步声从旁边响起，小狄目光一瞥，望见那陌生人影，正站在自己身边不远。

他不想抬头去看。只是弯腰，将地上的断剑收拾了起来。

把断了的剑身重新装回剑鞘，仍旧做一柄完好的剑地模样，小狄抱剑入怀。这才慢慢地又站起身来。

旁边的人静静看他动作。也不出声。

一直到他转身想要离开地时候才说：“为什么不解释？”

“哦？”小狄站住脚，却不会回头。

“不是你动的手。为什么不说？”

“有差别吗？”

“你……”

“我心底对皇帝有恨，那一剑，本来可以护住他，只不过……”小狄冷笑。

那人一怔，随即叹息：“昔年的恩怨，始终不能开解吗？”

“你试试看满门被抄沾，自己狼藉街头的滋味，就可得出答案。”

“我……明白。”

“那就好。”

“你当真要走？”

“此地已经容不下我。”

“如果舍不得，又何必勉强自己。”

小狄沉默。

“我跟你一起去见乐颜。对她解释。”

小狄低头，望着怀中宝剑：“她心中已经认定如此，我又何必解释。”

“你可听说过，关心情切？”那人说。

小狄一笑：“是吗？或者，是日久生厌了吧。”

那人皱了皱眉：“乐颜不是这样的人。”

“她不杀我，已经是仁至义尽。”

“小狄，我还是希望你……留下。”

“留下自取其辱么？”

“如果你愿意，乐颜那边，我替你解释。”

“不必了。”小狄低头，嘴角一丝苦涩的笑，“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必定会破土生芽。公子的脾气很急，今日强忍没有动手，已经是念在主仆一场的情分上，不过她杀气不泄，必定会身体有损，我倒是希望她干脆对我动手……”

“为什么会这样？”

“你若是感兴趣，自己去问她，想必她不会隐瞒，起码对你，应该不会隐瞒……”小狄眼光向后淡淡一瞥，“中堂大人。”

迈步向着御花园外而去。

再不回头。

乐颜大步向前走，正行过湖中心的假山，听到有个声音极其轻淡地响起：“年少气盛啊。”乐颜皱眉，停了脚步转头看过去。

只见在亭子内，白衣黑色帽子，有人正背对自己坐着。

隐隐可见帽子底下，白色的发丝。

“走的这么急，是去哪里？”那人问。

乐颜淡淡回答：“这位……是在同在下说话吗？”

“嗯……你认为是，那就是，你如果觉得不是，就走人吧。”那人回答。

乐颜心中有气，忍不住哼道：“真是个怪人。”转身又要走。

“燕飞残剑的威力，如果中了人体的话，残余的剑气，会在创口上形成比剑伤更强大的伤口。”那人忽然又说。

乐颜猛地站住脚。

“陈狄的功力不错，小小年纪就能有此造诣，看样子是你教得不错了。”

“你是谁？”乐颜向前两步。

“唉，站着别动，”那人一举手，止住她。

“你怎么知道小狄叫陈狄？又怎么看出他用地是燕飞残剑？”

“面对面的机会你自己刚刚丢弃，现在却又在心里不安了？”那人轻轻地笑了，“年轻人啊。”

乐颜皱眉，这人云山雾罩，说的话却句句不同寻常，与此同时她的心底还真的被他说中，隐隐觉得不安，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方才被怒气驱使，声音大不善，听到这里，已经知道眼前人必定来头非凡。

想了想拱手问道：“刚才是晚辈一时情急冒昧了，还请前辈指教。”

“刚才那一战也是不错了，刺客有三，陈狄一人独对两个，还要分身兼顾皇帝，偏偏对方用得招数对于燕飞残剑有一定的克制能力，他分身乏术，在紧要关头被第三人乘虚而入。”

乐颜皱眉静听，闻言不由问道：“前辈，你也曾说过小狄的功力非凡，区区三个刺客……”

“若是寻常的刺客到也罢了。”那人叹了一声，“你可曾听说过剑阁？”

“温山剑阁，阁开十一重，剑挑天下客，难道这三人是剑阁派出，不可能啊，剑阁怎会对上朝廷？”

“剑阁自然不会，不过这三人不巧全是剑阁中不成器的叛徒，早年都是被驱逐出剑阁且被追杀之辈，偏偏他们的身手也都是剑阁中中等，是以，中等偏下地剑阁成员追不上，也杀不了他们，中等偏上的自恃身份，也不屑出马去追他们，如此一来……”

“难道说……”

“那一剑，若非陈狄舍命去救皇帝，你当剑阁出身的那几个杀客会犯下刺偏这种错误吗？”

“前辈……”

“废话少说，这三人出身非凡，能来刺杀皇帝，背后撑腰的自然也有几分能耐，被陈狄坏了好事，我猜他们……”

话未说完，只听得一声急促：“晚辈改日再来拜谢前辈！”

背后风声乍起，白衣人“哈”地一声，也不回头，举手将桌上一杯酒仰头喝光。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零一章 剑阁

乐颜飞身出宫，顺着帝宫大道一路飞奔。

一边跑一边留神旁边，四处找寻小狄身影。

为什么他居然不解释，宁肯被自己误会。

是她脾气太急，让他受委屈了所以……

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所以才会用能克制小狄“燕飞残剑”威力的招数，一举伤了皇帝。

这表明对方在来之前已经将皇帝身边人的底细摸了个清楚，也见过小狄的路数。

如果说他们一计不成，还准备进行二番动作的话，小狄便很有可能成为对方的眼中钉。

一想到这里，不由心急如焚。

听到熟悉剑声随风传来之时，她终于忍不住，从人群之中一飞冲天，身形向着高高的建筑之上跃起。

耳旁传来众人的惊呼声音。

乐颜站在高高的酒楼顶上，放眼四顾。

大袖迎风，猎猎飞舞，

剑气冲天而起。

小狄步步后退，一直退到这狭窄的巷子之内。

手中握紧宝剑，只不过已经是柄断剑，他不想拔出来，引得对面之人的耻笑。

不得已只好挥动带鞘的剑对敌，可如此以来，威力便大大降低。

而对方来人竟也不是泛泛之辈，且出手狠辣，仿佛要将他置之死地。

再加上他精神不振，一时之间毫无战意。

不多时，小狄肩头已经挂彩。

他心中怆然。

若是如此死了，倒也干净。

想当年。他便是倒在巷子内，如阴暗地下道的老鼠，奄奄一息，等待天命。

却不料老天睁眼，让她捡到了他。

只是，不该是自己的，到底是不能长久。

纵然是贪恋她的温暖，到底是不能上前一步。

如此远离。倒也干净。

如果再在这里倒下，岂非也应了她那句：我们以后不要再见到了吧。

人鬼殊途的话。的确是很好地办法。

正在退无可退，准备闭目等死瞬间。

忽然听到一声清朗的呵斥：“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可容不得你们如此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哦！”

小狄愕然。

这声音……

这台词……

这年代，竟还有人如此老套的出场吗?

这早就被江湖少侠们淘汰掉一百年的老掉牙出场台词，今日竟又重现江湖。

而可喜的是，被此人说出来，竟没有一种很牙酸的感觉。

反而让人觉得舒服。

就仿佛一瞬间云开雾散，露出天空温暖太阳。

小狄慢慢地睁开眼睛。

望见在那几个蒙面刺客背后，站着一位身着黄衣的少年。

脚下踏着一双似乎有点退色的靴子。仿佛是因为走了很长时间地路，背上背着一柄长剑，额前的散发有些凌乱，正气凛然地眼神，嘴角温和的微笑，这少年一伸手拨拉了一下额前的头发，转眼看向场中人，虽然没有开口。但浑身上下已经强烈地在散发着“我是少侠”的正直气息。

“小子找死！”几个蒙面人大怒，转过身来，向着来人扑过去。

反而没有人去管小狄。

那人嘿嘿一笑，样子很是顽皮：“喂喂喂，这么多人打我一个，你们还真是霸道的没法说，杀掉了也不冤枉哦。”

“少废话，兄弟们上去把他砍了！”蒙面人手脚利落扑过来。

那少年站在原地不动，肩头一晃，已经将背上背着的宝剑甩了下来。

伸手握住。却不挥剑，只是将宝剑向着地上一插。

那帮人微微愣住：“小子，你干什么！”

那人左手按住宝剑，右手拨拉了一把额前头发。帅气无比地说道：“要同本少爷挑战。可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哦，说吧。要怎么死？”

小狄发现他真的很爱现。

就算是在这么不合时宜的时候都不忘摆造型。

不过，能在生死关头作出这么超人举动的，不是高人，就多半是疯子。

小狄本来想走地，可看他如此摆谱，忽然又停住。

他忽然很有兴趣知道：这人，到底是个高手高高手，还是个疯子。

反正他一时不知道去哪里，索性就多留一会。

“什么怎么死，你是疯了吗小子？”蒙面人喝道。

“喂喂，我是好心要让你们死的舒服，不可以这样出言不逊哦！”

“我听你在讲疯话！”有人不耐烦起来。

握剑冲上来。

那少年一笑，微微丰润的脸颊上露出小小酒窝：“这么性急……可不是个好习惯，好吧，既然你们不愿意选择，就让本少爷来替你们选好了，死……或者残……嗯……生死不过一瞬间……”

小狄闻言眉头一皱，之间少年所站的地方，握剑手下白光一闪。

几乎不见他怎么动作，现场一阵白光舞动。

接着，耳畔传来了哇哇大叫的惨叫声。

几个蒙面人纷纷倒地，地上一片残肢断骸。

小狄大惊。他竟然没有看清楚对方是怎么出手的。

当初他演习燕飞残剑的时候，唐少司就看在他身形轻灵，奇快无比，往往在瞬间就能给人致命一击。

可如今看这少年出手，小狄竟隐隐觉得有些寒意。

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快的剑？

而那几个人竟还没有死。

那白光一闪消失，少年又恢复了顽皮笑着地样子。仿佛刚才动手的并非是他。

走到那几个人跟前，低头：“喂，你们说，剑阁出来的那几个叛徒现在在哪里？说出来，本少爷可以保你们不死哦！”

那几个刺客虽然受伤，却仍很强悍。

“小子，你……你是剑阁之人？”有人挣扎着说。

“真是不乖，不说的话，可要吃苦头的哦。”少年伸手在嘴角边晃了晃。

却在这时候，听到有个声音从身后响起：“快点躲开！”

少年一惊，与此同时听身下人叫道：“我给你去死！”

一股巨大掌力从背后袭来。

少年侠客纵身，顺着那掌力方向急速离开现场。

唐乐颜一掌向着场中，人却风驰电掣般卷了过来，将墙角边的小狄一把拉住，向着旁边纵身跃出。同时大袖向后一挥。

就在三人离开现场之时，听得轰然连声，是爆炸的声音。

原来躺着几个蒙面刺客的现场地方，血肉横飞，那几个本来苟延残喘的刺客，已经被炸成碎片。

爬走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零二章 官人

乐颜带着小狄离开现场。

那黄衣的少年反应倒也不慢，顺着乐颜掌力发来的方向顺利逃脱。

惊魂未定之时，转过头去看。

却正见到突然出现的红衣那人抱着那少年站在身边不远处，正低声温柔地问：“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黄衣少年眉头略见抽搐。

小狄皱了皱眉，轻轻推开乐颜。

转身走到一边，不看她沉声问：“你来干什么？”

乐颜愣了愣，上前过去，伸手把住他肩头：“怎么，还生我的气？”

小狄扭身不语。

乐颜一笑：“好啦，是我的错，是我误会了狄少爷，我罪该万死行不行，请狄少爷原谅我……”

话还没说完，小狄转头怒道：“你说这些做什么？”

乐颜被他一冲，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旁边那黄衣少年笑着说：“失敬失敬，原来两位喜欢这种调调。”

手中剑一甩，背在背上，迈步要走。

乐颜正在想怎么才能劝的小狄回心转意，听这人一说，抬头问：“你什么意思？”

“没……”那少年歪头，伸手摸着下巴，“没，绝对没，只是对两位的勇气表示钦佩而已。”

“油嘴滑舌，不是好人。”乐颜冷哼。“甜言蜜语，才不是好人，”黄衣少年也笑，看了一眼乐颜却对小狄说，“我说这位小哥，不要听这家伙的话。他有一次对不起你，就会有第二次，更何况……”

眼珠一转，没有说下去。

“更何况如何？”乐颜没好气地问。

“更何况，跟着你这个娘娘腔，也没什么好处吧……”黄一少年嘿嘿一笑。

乐颜皱起双眉：“再多说几句信不信我打你。”

“哎呀呀，话都不让人说了，这个世道真是太危险啦……”背起剑刚要走。

快速的马蹄声呼啸而来。

乐颜一眨眼。伸手抓住欲走的小狄。

小狄挣扎：“放手！”

“不放。”

“你都已经说过再不相见了，还要怎么样？”他抬起头来看她。大眼睛里都是愤怒跟委屈。

乐颜心一软：“小狄，是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那黄衣少年本来要离开，见状却停下脚步：“光天化日，居然强抢良家男子，我说这位兄弟，你未免也太……”

乐颜怒道：“想动手就不必找借口。”

黄衣少年一笑：“正有此意。”

小狄一怔。

却就在这个时候，马蹄声停在巷口，有人叫：“大人，就是这边。就是这边！”

有人翻身下马。

乐颜一眼看到，手上抓着小狄不放，却冷笑说：

“看到没？”

“看什么？”黄衣少年看她一眼，问。

“真正娘娘腔的人，来了。”她低低地说，一边抬起下巴，向着那边一挑。

“你们几个，为何光天化日之下聚众殴斗。呃……呕……”

头前是一个官差打扮的人，本来气壮山河地吼了一句，似乎要在上司面前现，不料看清楚地上血肉模糊地东西是啥之后，忍不住当场大吐起来。

“丢人啊。”黄衣少年掩嘴一笑。

“注意看。”乐颜瞪他一眼。

黄衣少年转眼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只见遥遥地，器宇轩昂，卓然不群，走过来一道蓝色的人影。

黄衣少年看呆了眼：“哇……”

“怎么样？”乐颜望着他的白痴模样，笑问。

“哇……”黄衣少年仍旧在叹。

“到底怎样，傻眼了吧？”

“你是指……那位美的不像话的官人？”黄衣少年擦擦嘴

乐颜皱眉。忍不住哆嗦了一下：“是说……官人这个称呼真惊悚。”

“哈哈，那就是啦。”黄衣少年哈哈一笑，“美，真是美。美极了……”

“嗯……”乐颜看着他。真是个花痴。

刚才还以为她跟小狄如何如何，看现在。这家伙才最有那种背背的潜质。

“嗯，”黄衣少年目不转睛盯着楚歌行，“我说兄弟……”

“听着呢。”

“你说的这个人虽然看起来比较阴也非常美，可……绝对比你更有男子气。”他地手从嘴角边移开，转头看向乐颜。

乐颜愣住。

“你……”咬牙切齿。

“怎样？不服气吗？不然就问你身边这位小哥。”黄衣少年笑的浑身打颤。

小狄看着乐颜哭笑不得又恼羞成怒地神色，忍不住也露出一丝笑容。

乐颜本来几乎要伸手抽这黄衣少年一下，不留神转眼的功夫看到小狄的笑，心中一愣，不由自主地气也消了大半。

说话功夫，那边九门提督带人到了现场。

先是扫了一眼这边的几个活着的当事人。

又看了看地上那些已经不能称之为尸体的东西。

仅仅是眉头轻皱，便低头对着旁边的属下吩咐了两句。

那人领命，前来询问。

期间那黄衣少年更是大放厥词：“不错，见到这种状况仍旧能面不改色，果然本少爷没有看走眼。”

“那你还不上去追？”乐颜冷笑。一边不停地打量黄衣少年。

黄衣少年哈哈一笑，却被她看的有点不安，忍不住问：

“你看什么？”

不等乐颜回答，又自问自答地说：“哼哼，我告诉你，本少爷虽然帅气过人可惜……对男人没兴趣。你千万不要爱上我哦！”

“我呸，本公子我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坏掉。”乐颜啐了一

“又怎样？”

“本少爷看你是眼睛坏了才会看错人。”

乐颜瞪了他一眼，拉着小狄：“我们回去吧。”

小狄本来想要挣扎，对上那黄衣少年不依不饶的目光，顿时收声，低头随着乐颜向前走。

却在此时九门提督地下属副官来到：“乐侍卫请留步，狄侍卫请留步。”

“没有本少爷的事儿了，本少爷就告辞了。”黄衣少年潇洒地撩了一把额前的头发，迈步要走。

“还有……请剑阁的少主也留步。”那副官说。

乐颜一愣，转头去看黄衣少年。

黄衣少年微微怔了怔，目光越过那副官肩头，望见他身后的楚歌行身上，脸上多了一丝若有所思神色，却也只是顷刻间便又回过神来：“哈，哈哈，不知道这位无所不知的官大爷找我有什么事呢？”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零三章 少主

被官差缠着问了若干问题，乐颜已经有些不耐烦。

楚歌行这人也可恶，明明是自己来问就行了，偏偏摆架子派人来纠缠。

更何况问的都是些鸡零狗碎的问题。

而那黄衣少年----剑阁少主好像也有点不太高兴。

小狄更是不用说。

那副官问的战战兢兢，这三个人都像是不能得罪的人，红衣的这个眉宇间写着不耐烦，清秀过人的那个浑身都是冷冷的，黄衣的这个

么倒是笑脸，只不过笑比冷脸更可怕。

到最后终于结束，副官道别之后撒腿就跑。

赶紧离开这个充满了诡异气场的地方。

现场终于清净下来。

“你……莫非就是那个在武状元大赛上赢了虎威将军的新科武状元乐颜？”

“嗯……你莫非就是那个温山剑阁北堂家族之中的后起之秀北堂御剑？”

“久仰久仰。”

“好说好说。”

乐颜同黄衣少年北堂御剑相互拱手行礼。

“真是没想到名动天下的新科状元居然有这种嗜好，可惜可惜。”北堂御剑叹了一口气。“我也没想到剑阁少主居然是这般的貌不惊人甚至有点猥琐，可怕可怕。”乐颜摇头。

“啊？哈，哈哈。”

“嗯，哼，哼哼。”

两个人刀锋相对，谁也不让谁。

其实北堂御剑已经看出乐颜跟小狄之间并非那种可怕关系。可只是瞧不惯这人张狂的样子，所以才一心想要打压她。

而乐颜恰好也十分看不惯这个人对楚歌行评价是那样的高而且总是不停地在嘲讽自己，所以总是找机会想刺他一顿。

若非是彼此都听说过彼此的名头，而现场又有官兵镇压，这一场架早就开战。

“你不是要走吗，还不走？”小狄在一边说。

瞎子才看不出乐颜跟北堂御剑之间的恐怖气场，小狄只好摇身变和平鸽。

乐颜转头：“好好好。”连声答应，又对北堂御剑说：“北堂兄。既然已经来到了舜都，日后相见之日总会有时。乐颜十分期待有朝一日

能同北堂兄切磋切磋。”

“真是太巧了，”北堂御剑歪头看着乐颜，“哈，哈哈，心有灵犀一点通么？本少爷我刚才恰巧也是这么想地。”

两个人擦身而过，目光相对，都看出对方眼睛里“到时候教训你”的讯息，一刹那倒也有种惺惺相惜的荒谬感觉。，飞身拦住转头就走的小狄。

“你去哪里？”

“我自然是去我能呆的地方。”小狄淡淡地说。垂着眼睛不看人。

“你能呆的，自然是家里。”她笑着说。

“我早就没有家。”小狄转头。

乐颜一怔，知道自己是伤到他了，心底难过：“小狄……刚才，是我脾气太急太坏……”

“不怪你，”小狄垂眸，“其实我心中也时刻在想，要不要动手。你猜测的没错。留我在皇帝身边，的确危险，我常常夜晚做梦都会惊醒过来，很多人不停地在耳边告诉我要我动手，杀了皇帝，每一次看到他我都会苦苦压抑才能忍住那股动手地欲望，你……是故意让我留在他的身边地吧……是想要看看，我究竟是会辜负你，或者是彻底反叛，哈……经过了这一次。难道你还会放心？”

他冷笑一声，转身就走。

乐颜伸手拉住他的胳膊：“是……”

小狄站住。

“你说的对，我是故意的，”她低头。“对不起。小狄，我是故意这么安排。皇帝对我来讲，是不能去伤害的人，可是……就算是不让你靠近他，你的心中，也会时刻有恨的不是吗？所以我想，与其让你日日夜夜不安，……索性，将你带到他的身边，我以为……我以为……因为我的原因，你会……放下心底的仇恨，可是，我却没想到，到最后，是我误会了你，是我小人之心……小狄……”

小狄转过头：“不，地确是我辜负了你，无论如何，皇帝是在我面前受伤的。”

“我知道，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是我误会你了，是我不对。”

“公子，话说出口，就如覆水难收……小狄虽然不舍的离开你，可是……”小狄把心一横。

“没有可是。”乐颜张手，紧紧拉住他的手，“除非我死，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放开你。”

“你……不要如此赖皮，”小狄抬头，望着身边人，“你何苦。”声音却小了下来。

“小狄，我知道你也舍不得离开我，跟我回去，好吗？”

“我……”他低下头，转身过去不说话。

“乖，是我错了，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凶你，如果还有下次，我一定给天打雷劈……”

“住口！”小狄大喝一声，飞快转身，伸手捂住她的嘴。

乐颜趁机轻轻一亲他的手

小狄一震，顿时缩回手来，再转头已经是飞红满脸。

“你怎么可以……可以这样……真是……”

“亲亲小狄，”乐颜上前，牢牢握住他的双手，“我真是愚蠢，居然会误会你，幸好你没有走开，幸好。”

“你……”小狄转头，对上她深情眸子，眼波一闪，叹了一口气重又垂下眼皮。

乐颜拉着小狄回家，却意外地发现有人早就等候良久。

“真叔！”她惊叫一声，拉着小狄进厅。

厅中等候地人将茶杯放在桌上，凛然起身：“乐颜。”

“真叔，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不放心，特意来看看。”楚真打量乐颜跟小狄，忽然笑，“现在想必是云开雾散了。”

小狄上前，拱手说：“多谢中堂大人……”

“免礼。”楚真迈前一步，伸手轻轻扶住小狄，“我曾经隐约听人说过，陈阁老最为年幼的儿子，在那场浩劫之中幸免于难，不料却已经长的这么大了，真是上天保佑……”

小狄低头，低低地说：“大人，过去之事，就不用提了……”

“嗯，无意提及你的伤心事……抱歉……可是……”楚真低声说，“你的身份……若是可以的话，我会向陛下禀报，当年陛下受人挑拨，一怒之下做下无法挽回之事，事后心头也常怀内疚，若是知道阁老有你……”

“大人……陈狄……已经是过去之称呼了，小狄现在，只想……”他转头望了乐颜一眼。

却看到乐颜望了他一眼，又怔怔地看向楚真。

心头一动，叹一口气没有再说下去。

楚真却点了点头：“好吧，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既然你选择如此，本部堂也……”

“多谢大人照顾。”小狄拱手。

乐颜上前：“真叔……这是怎么一回事，怎地你仿佛跟小狄很熟？”

“呃，是先前你气冲冲出了赤龙殿，陛下不放心，特意让我来看一下……我跟着你好不容易找到御花园，却又见你大发脾气后离去，所以……”

“是中堂大人曾开解过我。”小狄跟着说。

乐颜笑：“如此……真叔，我也要谢谢你。”

“哈，没事就好了。”楚真一笑，左手拍在小狄肩头，右手伸出，拍在乐颜肩上。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零四章 我不怕

楚真的意思，是让乐颜仍旧回宫中保护皇帝。

乐颜极力推辞。

并且历数自己若在皇宫的话，会发生的种种危险事件，比如调戏后妃，比如拳打皇帝，种种可能，听得楚真耸然动容，想起她睡着的时候，也的确毫不留情地打过自己，不由地逐渐死

幸亏这边小狄答应了重新回宫，外加上宫中的守卫也加强数倍，楚真只好暂时妥协。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乐颜却主动要求去军机府。

楚真笑："我那军机府十分冷清，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你去了，也只是发闷而已。"

乐颜说："怎么会，我可以跟着真叔学习一些有用东西，怎么会闷呢？"

然后对话从谦虚的推辞到了直白的对答。

他说："不许去。"

她说："求你啦真叔，我要去。"如此不屈不挠。

楚真坚持不答应。

乐颜便如苍蝇一样不停地在他耳畔嘀咕。

无论他走到哪里，在什么时候遇到她，她总会三句话跳到原点，毅力可嘉，简直能铁杵磨成针。

到最后楚真头疼不已，心想，或者这孩子不过只是一时兴起罢了，就好像最初进皇宫一样，久而久之觉得无趣，自然会跑的极快。心存侥幸之下，为求耳根清净，只好妥协。

一个"好吧"勉为其难的出口之时，乐颜高兴的从椅子上跳起来，抱住楚真就要亲下去。

楚真一愣，随即伸手挡住。一边歪头避过去："喂喂！"脸稍微发热。

乐颜这才放开，虔诚道歉："对不起真叔，我太高兴了嘛。"

心中却恨恨地想：豆腐没吃成。

不过为了维持乖宝宝形象，还顺手替楚真整理被弄皱的衣襟。

眼光一瞥，又去弹他袍子一摆的一点灰尘。

楚真哭笑不得看她一眼，半嗔说道：“真是个孩子。”

她却一愣，望着自己半屈起的手指，随即站起身来。只是笑。

楚歌行听到这个消息地时候，心情有点烦。

那家伙还真是不按常理出牌。刚好不容易从皇宫脱身，现在又主动栽到军机府去。

真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脾气。

皱着细细的眉，站在床前，望着一园落索。

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样不好。

那家伙望着中堂的眼神，有点怪。

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

还是找个借口，将她从军机府弄出来吧。

正在想的入神，耳畔脚步声响。

有人来报，倒是东城似发现可疑人行迹。

楚歌行面色一寒：“查清楚到底是哪一方的人了么？”

“暂时不大清楚。对方武功高强，我们不敢近身，不过，看对方身法诡异，有点类似瀛洲忍者。”

“是忍者？”

楚歌行皱眉：“速带三百精兵前去，就算是这三百人全死在那里，我也要见几个活口。”

“是！”那人答应一声，匆匆转身离去。

楚歌行回身。坐回椅子之中，正在沉吟，却又听得传报声来：“大人，方才西门守将报，有个黑衣人不等城门开，跃城而出，手中似乎还抱着一人，生死不知。”

“知道了，下去吧。”

“是。”那人倒退而出。

楚歌行回身，望着桌上一盏明灭烛火：“有人出。就必定有人进入……下一次来的，会是谁呢？嗯，还真是热闹。”

当楚歌行“盛情邀请”乐颜加入他的麾下之后。

“我不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人得意洋洋地。

楚歌行挑眉：“不考虑一下就一口拒绝？”“不用考虑我也知道，”乐颜回头。笑嘻嘻说。“总而言之，我不会去你那里。我已经有了好的去处了。”

“哦？说来听听。”他伸手拄着桌面，歪头看着她。

“军机府，嘿嘿。”她说那三个字地时候，情不自禁地咧开嘴笑。

楚歌行觉得这个笑容滑稽又刺眼。

“去那里，需要这么高兴吗？”他问。

“当然。”她的样子，倒如同恨不得来手舞足蹈似的。

“乐颜，舜都很危险，没事的话就回家吧。”他摇头说。

“你是在奉劝我？”

“我的确是为了你好。”

“你说这话觉得我会相信吗？”

“会的，有一日。”

“哦，那么我会耐心等待那一日的来临。”

“你为什么对军机府那么感兴趣？”

“这个是我的私人秘密，无可奉告。”

“你可知道，你这一去，会给军机大人造成相当的麻烦？”他问。

“什么麻烦？”这句话如此灵验，她立刻回过头来，神色有点紧张。

虽然佩服自己用计高超，不过他又开始不爽。

Chapter_11

“这就是传说中的当局者迷吗？”他装模作样叹了一口气，“这么简单地道理你也想不通了么，你刚被皇帝罢官，忽然之间又跑到军机部中，现在舜都已经有相当的流言，说是中堂大人只手遮天权势太大，恐怕有不轨之心，会同陛下分庭抗礼，你若去了军机部，你以为那些流言会怎么说？”

乐颜肩头一抖，向后退，一直慢慢坐在椅子上。

是了，是了，她一心想要站在楚真身边，不考虑其他，竟然没想到会给他带来麻烦。

而当初她左求右求，他迟迟不答应，其中大概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的吧。

可最后还是应承了她。

可居然没有告知她这些对他来讲不好的方面。

若是说了，恐怕她就不会一心缠着他要去军机府了吧。

其实去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能看到他而已。

可惜那人不知道。

乐颜皱了皱眉，沉默不语。

楚歌行察言观色，当下微微一笑：“如果你变了主意，我的怀抱，随时都欢迎你的投

她听了这话，忍不住笑：“假如你肯换一种邀请的方式，或者我会改变主意也不一定。”

楚歌行问：“那你想要什么方式？”

“三跪九叩，外加……”

“八抬大轿，然后再称一声夫君在上么？”他哈哈而笑。“你……注意，现在是你在挖角。”乐颜瞪他一眼。

“咳咳，好吧，不过，你是聪明地人，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他起身，“我走了，再见留步，不必远送。”

身后的她果然不动。

他走到门口，眼皮轻垂，桃花眼一转，向后微睨。

果然听身后人叫：“楚歌行。”

“嗯？”他立刻停住脚步。

“嗯……”她停了停，“我去你那里，不会惹麻烦吗？”

你这是……在替我考虑吗?

他的心一梗，随即说：“我不怕，”略微一顿又补充说，“没人敢。”

半晌，她才轻轻地叹了一声：“好，没什么了，你让我，想一下。”

“好的，我等你的答案。”他淡淡答一声，迈步出去。

走出门口瞬间，面露笑容，只觉晚风也吹的舒畅起来。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零五章 没人敢

这是个很难的选择。

乐颜从晚到早，一早上醒来之后第一件头疼的事，就是在楚真同楚歌行之间摇摆。

就她的心来讲，毫不忧虑自然是要去投靠楚真，她目前的最大愿望，就是守在他的身边，看他一举一动，不为什么，只因为想看，只是想要，如此而已。

可是楚歌行……

他昨天说的那些话，她真想全盘忘掉，当没听过。

这样的话，也就不必为了楚真担忧。

就不必阻挠自己想去他身边的决心了。

而这边，从“我不怕”到“没人敢”，楚歌行记得自己回答她的那句话。

楚真自然也是不怕的，所以冲口而出的第一句毫无说服力，于是加上后一句。

没人敢，九门提督的确是有如此睥睨天下目空一切的嚣张本钱。

的确没人敢说他的坏话。

军机大人虽然位高权重，只可惜为人太冷僻太为国为民了点，一心扑到朝政之上，丝毫不关心周围民众舆论动向。

所以要怎么说的人都有，暗底下流言蜚语热闹非凡，譬如上次因为留宿乐颜而被打一事，则沸沸扬扬了好一阵子。

可是这位蓝衣美人不同。他性格阴沉，偏又敏感非常。

他的职责便是守城巡城护城。

他的手下似近墨者黑，染了这人的阴沉灵敏性子。

但凡是哪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便会勇猛扑过去。

偏生他们都对那美人忠心之极。

如果听到有关提督大人的逆耳之言，甚至会作出提刀斩立决的恐怖行为。

事后随便放一顶“拘捕不从”或者“危害人身安全”等地罪名，便能压下去。

虽然起初的确是早就了几宗冤假错案。但那又如何。

最终气势汹汹一团热血的刑部还不是在跟提督大人的对峙之下退了回来。

传说只是提督大人对着刑部负责此事的某位大人微微一笑，那位大人便忘记了曾经的气势汹汹，滚滚而回。

真是丢人啊。

所以说，楚歌行补充的“没人敢”，倒也并非虚言。

只不过剩下的最后决策权，还在乐颜地手里罢了。

楚歌行在这件事上，半喜半忧。

试想，她若是来了。证明他的说辞还是很有效地，提督大人出马。算无遗策，弹无虚发。

他该奖赏自己。

但是，她若真的来了，那证明，这家伙真的是一心一意地在为军机中堂着想，为了他的安危，居然宁可违心来投靠他。

这两种想法在心底煎熬，让楚歌行一会儿期盼，一会儿厌恶。

“该死的……”不知不觉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他低低一声。跺了跺脚。

“只管想这些做什么，真是奇了。”低低埋怨一声。

他迈步出门。

却听到有个声音顷刻在耳边响起：“这位容貌非凡的大人，请留步。”

楚歌行转头去看。

院子里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黄衣的少年。

“哦？”楚歌行站住脚，淡淡地说，“北堂少主，你是不是进错了地方？”

“哈，哈哈在这里见到大人。证明没走错。”他笑。

“这里不是剑阁，可以随便容人出入，劝你一句话，趁早离开。”楚歌行转身。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北堂御剑向前走了两步，伸手指向楚歌行，“你……算是第一个。”

“又怎么样？”楚歌行斜睨着他，问。

“有意思，我喜欢。”他微笑着，缩回手，在鬓角拨弄了一下垂下的散发。

“很抱歉。我对男人没兴趣。”楚歌行冷冷一哼“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北堂御剑歪头，看向楚歌行，无辜的眨眼，“好像在哪里听过。”

楚歌行瞥他一眼：“还不离开。就走不了了。本官还有要事，恕不奉陪。”

“我在这里。看你长吁短叹好一阵，莫非就是为了这？”

“多管闲事。”楚歌行皱眉。

果然是乱了心神了，居然连一个人闯入都没听到。

不过……这北堂少主还真不能小觑。

虽然他有点心神恍惚，但能做到闯入院落而不让他察觉，倒真的会有几分本事。

他哼了一声，忍不住多看了北堂御剑两眼。

浓眉大眼，额前散发，鬓角边也有凌乱地散发少许，却遮不住他毅然俊朗的容颜，一身黄衣，外套了一件无袖长袍，背上背着长长的剑，比寻常宝剑要长大一倍，脚下一双麂皮靴子，隐约看出走了很久的路，都有磨损痕迹。

可是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比新鲜的气质。

旧旧的靴子，外衣，以及不修边幅的头发，配合他一身的新鲜气质，有几分潇洒，有几分落拓，还有几分逼人气势。

北堂御剑见楚歌行打量他，伸手虚掩住嘴哈哈地笑了两声。

楚歌行见他笑地古怪，忍不住问："你笑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北堂御剑连连点头。

楚歌行情知这人心底不知掠过什么猥琐念头，眉头一皱："说你的来意。"

"我想同你交手。"他说。

"为什么？"

"你先说你为什么能一眼识破我的身份。"

"这很难吗，我以为你的额头上写着明晃晃几个北堂少主的字。"

"哈，哈哈，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北堂御剑笑了两声，"实话说，地上的杀手们都化成了粉末，你也不能从他们的伤口判断我的剑势，我又是第一次入江湖，江湖中人很少知道我的身份，可以说，能一眼认出我的人，不超出三个，请问……嗯？"

他地眼睛乌溜溜，看着楚歌行。

"你想知道？"楚歌行问。

"想，很想，实在很想。"他回答。

“无可奉告。”他却淡淡瞥了他一眼，迈步就走。

“喂喂喂……”北堂御剑叫了一声，却见那人头也不回迈步向外走去，他停了停脚步，说道，“这可是你的府内，你不怕留我在这里，我可是会偷东西的哦……”

那人理也不理。

回答北堂御剑的，是顷刻间一大批从院落门口涌进来地卫士，当前一位大喝：“何人在此喧哗，哼！居然敢擅闯大人府邸，杀！”他身后，一个个皆是杀气腾腾，盯着北堂御剑。

而人丛中让出一条路，是那道卓然不群地身影，昂首挺胸，扬长而去。

“真是烂脾气……这赌气的样子这任性地举止……嗯……”北堂御剑伸手扶住额头，摇着头喃喃地说，“现在我有点开始相信乐兄弟的说法了……”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零六章 体统

楚真身体恢复之后，就回到了军机府处理公务。

虽然仍旧是一贯的沉默安静，不过通身却少了一种让人望而却步的冷峭感觉。

周围的兵士官员等虽然察觉到，却摸不着头脑。

有的在想，或者是错觉吧。

十多年没变的冰山气质，怎可能大病一场而改。

这日，书记官一如平常送公文进门，这才发现，屋子内不知道何时多了一个身着红衣的少年，此刻正赖在大人身边，低低地不知道说着什么，笑面如花样子看起来，同大人十分亲昵。

若非是大人脸上那抹隐隐可见的笑容，书记官要大叫刺客。

同时万分震惊。

那是笑吗？虽然是低着头，但是隐隐那一抹不同寻常的弧度，真的是大人的笑吗？

而且……

门口一直都有守卫，这少年是怎么进来的呢?

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定下神来之后，书记官才记起来，这人他是认得了，曾经在武状元大赛上大出风头的某人，然后因为调戏后宫而被踢出了朝堂的某人么。

只是，为什么看他对大人的样子那样的……不同寻常?

好不容易压抑自己，目不斜视将公文放下，又亦步亦趋低头退出了房间。

书记官觉得自己的心砰砰跳乱了节奏，敏感的鼻子隐约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

“下次来，不要爬窗了。”

“啊，为什么。”

人退了出去，楚真推了推桌上的公文，转头对身边人说：“让人看到了。成何体统。”

“我就是怕人看到，所以才爬窗的。”乐颜说。

“哦？为什么怕人看到？”他问。

“我……我……”她停了停，终于吞吞吐吐说，“真叔，我来这边，会不会给你造成诸多不便？”

“嗯？”楚真略一沉吟，“怎么这么说呢？”

“没什么。”她吐一口气，慢慢地蹲下身子。想了想，又叹一口气。最后将头靠在他腿边上。

楚真觉得这个动作很奇妙，看着偎在腿边地这小小一团，让他有种养了宠物的错觉，情不自禁伸手去摸了摸她的头。

“有什么就说好了，”他微笑，“不要闷在心里。”

“嗯。”索性伸出手，轻轻地抱住他的腿，“我在这里，你会不会觉得烦？”

“怎么会。”他一愣，又说。“你是在胡思乱想什么？”

“没什么。”她将头在他腿上蹭了两下，又仰起头，“你别厌烦我就好，我现在，也只想呆在这里而已。”

楚真望着她的脸，这双眼睛亮晶晶的，正看着自己。

他的心中有那么一瞬的恍惚，仿佛察觉到了什么奇怪地东西。可是却偏偏一闪而过，飞的快速，他捉不住。

只好笑：“你想呆多久都好，只是，别蹲在这里，起身，去哪边坐着吧。”

“我不。”她嘀咕一声。

“乐颜，乖，听话，被人……”

“哼。被人看到，成何体统么？又是这样。”

“哈，是地，你知道还不起来。”

“我才不怕人看呢。”

“不要闹。地上凉。小心得病。”他说，低头来看她。

乐颜仰头看了片刻。

“哦。好吧。”这才答应一声，从地上站起身来，顺着他指引走到旁边的一个长长的斜榻上。

起初是坐着，后来是半躺，最后整个人爬上去，只是无论何种姿势，均会转头看着身旁人。

楚真批改公文，坐的笔直的人，动笔运腕，举手投足，或者一颦一叹息，很有风范。

乐颜看的目不转睛，津津有味。

一直到楚真停了笔，想到屋内还有人在，转头瞬间，看她却已经趴在那里，眼睛闭上，仿佛睡着了。

门外脚步声起，楚真抬头。

望见薛诺正迈步进来，两人视线相对，刚要开口讲话，楚真起身，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薛诺愕然停口，顺着楚真手指所指的方向，看到正睡在斜榻上的乐颜，不由地一惊。

“她怎么在这里？”薛诺上前，低声地说。

“大概是嫌呆着闷吧，”楚真走过去，低声同说，“不过这里也没什么好玩的，这不，已经睡着了。”

“哼，这丫头对你可真够粘地。”薛诺扫了一眼乐颜。

脚步一动，要走过去。

楚真一怔，伸手拉着薛诺。

“干吗？”薛诺转头，“护花么？”

“阿诺，”楚真啼笑皆非，“我是为了你好。”

“怎样？”薛诺挑眉。

“这孩子一睡着了，可是会极不安分。”楚真解释，顺便将以往事情简单向薛诺解释了一顿。

阿诺一听，忍不住笑。

“她竟打伤过你？”

“往事不要再提。”

“阿真，你真是……”

“咳。”

“不过，这丫头对你好像特别有感情，见到我跟阿信，时而畏如蛇蝎，时而彪悍如虎，没一刻正常。”

“怎么会。”楚真皱眉，“大概是刚跟你们见面，所以不熟悉。”

阿诺摇头：“我看未必。”

“你的看法是错误的……我想，大概是她跟我比较投缘吧。”楚真说着，将薛诺让到桌边，薛诺在旁边椅子上落座，楚真这才重新回到桌后坐好。

“怎么忽然来了这里？”

“来跟你说一声，见了陛下，见了娘亲，又见过这个毛丫头，若无其他闲杂事情，就该返回东海了。”

“这么快，你也十数年没回来了，多呆些日子又有何妨。”

“东海之上局势始终不明朗，我这次也算是偷闲回来，幸亏不是白跑一趟，”薛诺笑着，“不过，这丫头口风真紧，尤其是见了我跟阿信，丝毫不漏，阿真，看样子……”

“你这种眼神看着我是何意？”楚真问。

“她这么喜欢粘你，你若问她，她想必不会对你隐瞒吧。”薛诺一眨眼。

“她是一片孺慕之思罢了，更何况，我也不想为难她。”

“你这人，倒真是变得匪夷所思，该狠的时候却不想狠，你以往的那股狠劲哪里去了，这十几年，竟将你的锐气磨得干净，唉。”

薛诺皱眉楚真微笑，云淡风轻转开话题：“哈，难道你还记着我为难阿信的事情么？”

“你说我可能忘？你心底也是忘不了的吧，毕竟也正是因为此事，我们才认识玉呆。”

“嗯，是啊。”忘不了，当然忘不了。不过……

回头看了一眼斜榻上地人。

不知为何，见到她熟睡的样子，会没那么烦躁。

“我知道你是不想纠缠过往，不过，那两个人不给任何交代凭空消失，怎么也叫人不服气，而且我现在也很是好奇，他们两个在一块，到底是怎么一番情形呢，当年我可是怎么都想不通，哼。”

“哈，乐颜都这么大了，你想想就知道了。”

“罢了，我也不给你出难题，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不一会阿信可能还会来，这丫头……”

“她觉得无聊，很快就会离开。”

“但愿如你所说。”薛信意味深长看他一眼。

楚真却正看着乐颜没有注意。

两人交谈了一会，双双走出门去。

乐颜慢慢地睁开眼睛，眼底全无睡意。

细细想起刚才对话，有点头疼。

从那两人的对话之中，隐隐有点不安。

正扶着额头想事情，门口人影一闪，却是楚真送客归来。

乐颜转头。

楚真一眼看到她：“怎么起来了？”迈步走了过来，一甩袍子坐在她的身旁。

“我，睡醒了。”乐颜勉强说。

“冷吗？”他问，忽然自责，“我一时大意，该叫人给你送一床毯子进来的。”

乐颜垂眸不语。

楚真望着她：“怎么了？不高兴？还是这里太闷了？”

她很少出现这种沉思的表情，让他好奇。

“真叔……”她忽然抬头，“你是不是，想知道我娘亲……跟爹亲的下落？”

楚真一愣。

黑白分明的双眸看着眼前人的脸，她的眉宇之间写着一抹隐忧，脸上略带困惑神色，他顿时明白过来，或者方才薛诺来地时候，她并没有睡着，所以他们交谈那一番话，已经被她听了过去吧。

想了想，摇摇头。

“不想？还是……只是不想为难我而已？”乐颜问。

“乐颜。”楚真心头一窒。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零七章 答案

“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乐颜看着楚真。

“真的吗？”他脱口而出，肩头一震，低下头。

乐颜微觉心痛，却点头：“真的。”

沉默。

两个人不再开口说话，一左一右坐着，中间不过一人距离，乐颜却觉得，顷刻如此疏远。

“乐颜，”楚真开口。

“嗯。”她答应一声，心中想：要问了吗？真难受。

他温声开口：“阿信跟阿诺，只是关心，没有恶意，只是……以前的日子，太过难忘，所以会心心念念，记着你的爹亲娘亲……”

“那么你呢？”她追问。她只关心这个。

“我？”他皱了皱眉，又抬起头，“我……对我来讲，见或者不见，都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楚真想了想，转头看向她。

乐颜心一跳，对上他如水般清澈的双眸：“因为什么？”

“因为，能在我有生之年，遇到你，我也已经满足了，其他的，我不再关心。”楚真说，非常认真在说。

他曾执着半生。

念念不忘。

忘不了，这是人之常情。

人类的感情总是如此，缠缠绵绵，浮浮沉沉，若真能够快刀斩乱麻一刀了断多好，怎奈偏生抽刀断水水更流。

不过，可以学着放下。

却正在决心了断放下的时候，她忽然出现。

是啊，到现在，他可以放下所有。不再关心所有，而他们也的确不需他的关心。

眼前，他只需照料好这个孩子就好。

在他的，有生之年。

他只望如此。

倾尽他心头所爱。

只是如此。

乐颜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你对谁都这么好吗？”她问。有点担心，有点害怕，又很高兴。

那个回答，实在是出她意料之外。

本来以为他会借机来问她地。

如果是她，记挂了十数年的人有了下落。有人主动要告知，肯定会飞身求问。

可是他……

怎会给出这般出人意料而又叫人开心的回答。

楚真看到这孩子眼睛里闪出的一抹晶莹。叹一口气伸出手去，主动握住她小手："只是对乐颜而已。"宛如承诺。

"真。"她向前，宽慰地将头顶在他的怀中。

慢慢地把脸贴过去，微微地蹭一蹭。

眼泪被他玄青色的官袍擦去，瞬间消失。

"我真高兴。"她喃喃地，闭着眼睛小小声说，"我决定了，我要赖上你。"

"什么？"楚真没听清。

"没什么，"她抬起头来，咧嘴一笑。"我说，我想来这里，以后天天来。"眼睛还是红红的。

"说了，这里很闷的。"楚真一愣。

"我才不怕，你去哪里，我跟着去哪里。"又开始撒赖。

"嗯？"他皱眉，面对她这样地执着，他总是无奈。

"反正宫内有小狄保护皇帝。这里，就交给我吧。"她眼珠转了转，急忙说。

"可是你会闷吧，"他有点担忧，放开她的手，想了想，想起一个人来，忍不住说，"我觉得，你还是该做自己地事。"

"我自己的事？"她问。

"嗯。是啊，比如……"他正要说下去，听到外面有人笑着说，"咦。我好像来的不巧。"

薛信迈步进来。

才看到那两个人的情形不对。联想起阿诺对于自己说起的那些话，眼珠一转。站在了门口。

乐颜转过头去，眼睛斜睨，大声说：“知道了还不赶紧消失？”

楚真一听，这可真是验证了阿诺刚才抱怨的，乐颜一见到他跟阿信，“时而避如蛇蝎，时而彪悍如虎”，不由地苦笑摇头，心想这和平鸽的角色自己又是扮定了。

伸手拉了乐颜一把：“乐颜，怎么可以这么无礼。”

这话却是有效。

乐颜瞪了薛信一眼，这才拱手：“乐颜见过北疆使大人

末尾拖得长长的，阿信这才慢慢地走进来，一边伸手过去：“不敢当不敢当，贤侄女快快请起。”

在阿信的手碰过来之前，乐颜迅速缩回手，一跳跳到楚真身边，抗议嚷嚷：“喂喂，不许这么叫我。”

“嗯？不对吗？阿真不也是这么叫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乐颜恼怒地跺脚。

阿信看到，更加高兴，转头去问楚真：“阿真，你说我说地对不对？”

楚真点了点头，正要说话。

乐颜在他身后，屈指一弹。

阿信正笑容满面等候答案，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轻轻敲了一下，顿时捂住胸口，啊啊地叫，只是说不出话。

“啊……怎会如此？”他心中讶异。

楚真发现他的异样，急忙问道：“信，你怎么了？”

“呃……”阿信皱着眉，正在惊疑不定。

忽然一转眼看到楚真身后正在捂着嘴偷笑的乐颜，顿时心中了然。

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心底却带着一丝惊疑。

她这般忌讳自己提及她同楚真之间的辈分关系，竟是为什么？

难道说阿诺说的，果然当真。

扶着阿信坐下，楚真伸手，慌忙探着阿信胸口。

“到底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他疑惑不安。

阿信不再挣扎，也不再说话。

乐颜正笑的可乐。

阿信握住楚真的手，手指点向他身后。

楚真会意，转头去看。

正对上乐颜笑地非常开心的模样。

一看到楚真回头来看，却侧过脸去，低低地咳嗽了一声，收敛了笑容。

楚真看她笑的那么可疑，心中早就有数，同是好气好笑地望着她。

乐颜无辜地耸耸肩头，摊开双手。

“乐颜，”楚真低低叫一声，“你对信，做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做啊。”乐颜回答。

一边转头看向窗外，悠闲的几乎要吹响口哨。

楚真看她一副赖皮的样子，回头来歉疚地看了阿信一眼。

阿信看着他略略不安的样子，心中更是震惊。

不……不是吧。

虽然说乐颜做的不对，但是……你也用不着如此的不安而内疚吧。

毕竟，他们三人，在同乐颜的关系上，都只是牵扯着上一辈的羁绊而已。很是平等。

而楚真地神色，却明明如一个自家的孩子犯了错，他于心不安，却又很想要护短般的模样。

若非心中对她已经是百分之百上心，怎会如此。

阿信默默不语，别说是现在不能说话，就算是能说话，这胸口复杂的万语千言，又怎能一瞬间说地清楚。

楚真转头去瞪乐颜，神色是又爱又恨，保护家长宠溺孩童般。

而她看他一眼，虽然仍倔强，装出不在意地模样，目光之中带着依恋，却又有点不安，慑于他的威严一般。

阿信忽然心头不安。

隐隐地，竟在心底觉得，这两人之间，不对，有什么很是不对。

若如此下去，必定……

会有了不得地大事发生啊。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零八章 密谈

他看着她："乐颜，不许胡闹，是你动的手吗？"

她吐吐舌头："谁叫他多话。"

楚真皱眉："乐颜，快点把阿信弄好，不然的话……"沉吟着。

薛信倒是想听听这保护家长会"不然"出什么来。

是打板子，罚站，还是敲手

却不料不等这边威胁，对方已经兵败如山倒："好好好，我将他弄好就是了。"

顺从的毫无悬念。

薛信一会看看楚真，一会看看乐颜。

心底有种挫败的感觉。

莫名其妙地冒出来。

不大好，要阻止。

虽然他心底很是期盼，想看这出戏如何结束。

很有趣，这两个人。

网中人，是他也是她，一个懵懂一个冲撞，一个木头一个又太火热，同是不谙风情的人，纠缠一起，到底会是什么结果。

楚真不是司哥哥，不如那人手段玲珑，通天之能，又解得风情，懂得猜测对方心思，将玉呆吃的死死的。

楚真从头到尾都是青涩果子一枚，从十四年前，到现在，都是如此。

连他跟诺都知道向前走，而楚真总是站在原地。

虽然说情到深处无怨尤，可他跟诺暗地里，也经常为他叹息，节义半生，为谁受用。

着实该放开了。

但是……

乐颜，看似聪明，实则尚是待琢的宝玉，又或者金刚石。

要么光彩夺目，要么化成粉末，却不可能取其中庸。宁可瓦全。而成形或者毁损，不走到最后，尚未可知。

她身上有着玉某的倔强跟精灵古怪，又有着司某人的骄傲跟情深一往，只不过，仍旧缺乏历练。

这样的人，很危险。

用的好，前途不可限量。用地不好，这舜都。恐怕又是一番诡谲风云。

而很久之前那皇权更迭一幕，虽然早就成为禁忌不能提起，但没有人能忘记。

楚真也不会忘记吧。那时他曾是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但愿，此生此世，不会再有沦为当局者的机会。

外加乐颜身份如此特殊。

她的身上，有皇家血液流淌。

当日唐少司能做出那么偏激之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她……

风花雪月都退却，阿信只觉得恐惧。

“想什么呢？”乐颜笑着，戏谑。“点了你的穴道而已，不会是真的吓到了吧，信……叔？”

最后一字，故意拉长了腔调说出，还带着调笑。“咳，咳咳。”薛信收神。

“喂，不要装病，我可没有伤你其他地方。不要赖皮。”乐颜严肃指控。

“乐颜！”楚真已经弯腰下去扶起薛信双肩：“信，哪里不舒服吗？”

“没，没有。”薛信摇头，苦笑，“就算是有，也得等这丫头走了才说，不然，她会吃了我。”似真非真又看向楚真。

乐颜竖起双眉：“喂！不可以恩将仇报哦。”

薛信望着她微微一笑。

乐颜对上他的双眼，心头一动。

这人眼神，怎地带一丝悲伤?

一刹那心底有些不安。

楚真看着薛信神色。却听出他话外之意。

旋即转回头说：“乐颜，我跟阿信还有话要说。”

“是，真叔，我先出去。”乐颜怔了怔。随即回答。

“去吧。”楚真点头。

乐颜转身向外走。

“等等。”楚真又叫。

乐颜站住：“怎么？”

“嗯……别惹事。”楚真补充。

“知道啦。”她一笑，翩然离开。

“我有一件事。想要郑重问你。”听得耳旁脚步声远去，薛信叹一口气。

楚真看他面色郑重，不由地也随之坐下：“到底是什么事？你看起来……”

“阿真，”他双眉皱起，欲言又止。

楚真看着昔日好友，从懵懂无知又冲撞地少年时代，一直到现在，虽然说分离十多年，彼此之前却仍如当年一样，阿诺说的对，若是没有那人，恐怕他们之间也绝对不会和睦如此，当年，如不是那个人横空插入，或者如所有地豪门权贵一样，他，薛信薛诺，恐怕也会踏上至死相争，彼此中伤的路途。

拜她所赐，他们才十数年如一日，话虽不多，心意却同是一致。

原来，竟无法怨她。

“有话就说好了，嗯，刚阿诺来过，说要离开舜都，莫非……你也要离开？”

楚真一笑。

“不。”薛信拳头攥紧，忽而又松开，“真，我是想问你，你心底，对于乐颜，到底是如何看待的？”

“嗯？”楚真愣住。

完全没有料到，他竟然会问这个问题。

“真，你要考虑清楚，再回答我。”

“这个……为什么要这么问？”

“因为，至关重要。”

“是么……”

“是。”

沉默之中，彼此仿佛都在默默地思考。最后楚真说：“我对乐颜……其实……”

落叶悠悠，自眼前飘落，很悠闲的景致。

除了落叶的尾端，不是自然脱落的痕迹，而是如同刀削一样直直劈开的痕迹。

是什么，迫的落叶被削断落下枝头？

距离军机大人办公所在。十几米地地方，红衣的少年懒懒斜倚在墙壁上，仰头看着院落之中地那棵大树。

浑身淡淡的杀气散发而出，树枝上，又有一片落叶飘下。

“真该死……”心中想。

面上神色却更加冷峭。

“如此低浅的障眼法也用，你们真当这军机衙门都是死人吗？”低低地说。

还害她无法凝神偷听下去。

双眸晶亮，向着树上看过去。

那树枝上，明明空无一人。却蓦地抖了一下。

乐颜冷哼，袖子一动。刚要出手。

只听得浅浅的脚步声，顺着走廊而来。

乐颜不经意转头去看，浑身杀气一淡。

树枝一动，原本在上的隐匿刺客，便在瞬间消失无踪。

“跑的还真快。”乐颜冷哼一声，“不过下一次，恐怕就没这么好地机会了。正在不悦，听的个娇俏悦耳地声音在耳畔响起：“乐侍卫，妾身见礼。”

乐颜回过头来。

对上洛伶慢慢抬起的双眼。

洛伶的身后，跟着两个小厮。两个丫鬟。

小厮们手中提着食盒，丫鬟们手中捧着两个被罩住的托盘。

乐颜略略打量过，视线落在洛伶身上。

评心而论，这女官姿色不差。

难得是一身平淡宁静的气质。

本来是不喜欢她的，不过倒也生不出什么敌意。

怪不得能在群芳过后，一枝独秀留在中堂府内，被众人青眼相看。

“女官姐姐好。”乐颜点头，淡淡招呼。“姐姐这是要干什么啊？”

洛伶微笑：“是给大人送些点心果子之类的。”

“哦，姐姐真是想的周到啊。”乐颜望了一眼。

“多谢乐侍卫夸奖，妾身不胜荣幸。”她微微颔首。

“不过现在不要进去啦，据我所知，北疆使正在跟大人密谈呢。”乐颜说。很有点幸灾乐祸。

心底却又想：只差一点，就能听到那句话了。

这帮人接二连三，出现的忒不凑巧不过无妨，迟早会给她打听出来。

更何况，她怕什么。

无论答案是什么，她的心都如一。

淡淡冷笑。

洛伶一怔：“哦。如此……”

脸上看不出失望还是其他，只是略微吃惊而已。

乐颜眼珠一转，顿时又笑道：“姐姐若是不耐烦等，把东西留下。一会儿大人谈完了。我给送过去也是一样地。”

洛伶的目光落到她的脸上。

两人静静对视了片刻，洛伶慢慢点头：“如此。妾身就要厚颜劳烦乐侍卫了。”

她的反应出乎乐颜意料，见状只好厚颜地仍旧笑：“不麻烦，不麻烦，好歹我也有东西吃不是。”

“应该地。何况，大人对乐侍卫原是极关照地，”洛伶微微一笑，转头淡淡吩咐：“大家将东西交给乐侍卫吧。”

乐颜听了前一句话，心中大爽。

小厮跟丫鬟鱼贯上前，将手中之物交给乐颜。

乐颜一手提着食盒，一手捧着托盘，倒如同是个酒楼跑堂的。

洛伶低低行礼：“妾身就先回去了。告辞。”不卑不亢地点了点头，带着仆人离去。

乐颜看着那素淡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忽而学了她地姿态，曼声细气地说：“妾身就先回去了，告辞！”

正在投入，听到身后有人笑：“怎么，乐颜想恢复女儿身了？”

乐颜大窘。

第四更啦。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零九章 任性

这一章作为迟来的仲天的生日加更贺章，仲天要多多冒泡，生日快乐，天天快乐哦^^

说话的是楚真。

乐颜回头，望见他正同薛信两人，并肩而立，向着这边走来。

楚真脸上带笑，薛信却向她一眨眼。

情知方才自己学洛伶的情态被这两人瞧到眼里去了，不由大窘。

楚真见她不好意思，故意扯开话题：“手上拿得是什么？”

乐颜转头：“哦，是……是你府上的那女官送来的。”说到“女官”两字，口气怪怪的。

薛信笑着：“哇，是洛伶啊，端的是个聪明伶俐又温柔体贴的女性，阿真，怎么，可以考虑的哦。”

乐颜恨不得找东西将他的嘴堵上。

碍于楚真在一边，只好忍了。

心底却盼望楚真能一口拒绝，那样她必当扬眉吐气。

不料楚真却只是微笑，不否认也不撇清。

乐颜心中无名怒火高炽，一时恨不得把手上的东西全都扔掉。

仿佛看出她的窘迫跟怒意。

薛信伸手拢在嘴角，轻轻咳嗽一声：“到底是什么好东西，来来，乐颜我帮你拿。”

“多谢信叔。”乐颜微笑回答。

却在两人错身的片刻，一脚过去，不动声色踩上了薛信的脚。

薛信吃痛。哇地叫出声音。

乐颜这一脚，尚是留了情面，不曾动下内力。

饶是如此，也已经够薛信受得。

楚真在旁一惊：“阿信怎么了？”凑上前来。

“大概是闻到了食物的香味，情难自已。”乐颜撇着嘴，翻翻白眼，揶揄。

楚真虽然没见到薛信吃亏的过程，见薛信愁眉苦脸跳脚。心底也明白了几分。

只以为是乐颜对薛信跟薛诺有成见，所以才总是如此针对。

却不明白乐颜只是恨薛信总是多话。

这种小儿女的心思。他向来不明白，也不善于猜测。

更何况他胸怀磊落，当下只是一笑而过。

乐颜却看着他：“怎么，真叔不想吃吗？”语气越发酸溜溜地。

楚真一愣，随即说：“哈，我倒是忘了，来。”伸手从乐颜手上接过食盒。

他地“忘了”，意思是这些东西被乐颜拿着，会累到她。

伸手是为了接过来，让她轻松。却不是为了“想吃”。

不料乐颜却误会了。

见他如此“想吃”，乐颜手一颤，当场就要将那盒子扔出去。

一眼看到旁边薛信诡异的眼神，一口气生生地压下来。

“给你给你。”声音里再也压不住火性，将盒子塞过去，转身说，“这里可真的一点儿也不好玩，闷死人。又讨厌！我回家啦。”

楚真见她说走就走，未免惊讶。

“乐颜，留下来吃些东西再走不迟。”

“我才不稀罕吃，让稀罕的人吃好了，我怕噎到！”她不耐烦地一挥袖，红袖飘飘悠悠，当空掠过一道红影，这人竟连头都没有回，狠狠走了。

楚真望着手中的食盒，又看看离去的乐颜。

虽然觉得有些不对。究竟仍是懵懂。

“呼，真是……任性的孩子。”转头，看着薛信讪讪苦笑。

却不由地怔住。

眼前薛信手中持着一块晶莹糕点，正咬了一口。

趁着他们两人说话功夫。这人手脚麻利。竟然开吃。

“你……哈！”楚真又是一笑。

却见薛信吞下那口点心，望着乐颜远去身影。忽然说：“阿真，如果我说及早抽身，你会不会嫌我杞人忧天？”声音悠然响起。

楚真愣住。

乐颜怒气冲冲出了军机府。

站在府门口的时候回头瞪那面大大牌匾。

“真是地……再也不来了！”英挺双眉皱起，大踏步向前走去。

一直到出了中堂府的街口，站在路边，这才停下脚步。

“我这样贸然出来，会不会还有刺客再去……”又觉得忧心，停步不前。

“可是刚刚说讨厌如果再回头地话，恐怕会被他耻笑吧……更何况还有信……哼！我才不回去，嗯……除非他叫我回去！”

低低地自言自语。

“要不要让人去跟着……”想了片刻，终于又想通：“算了，不必我多杞人忧天，他的身边不也有忍者跟着么，刚才的那番动静虽然小，不过仿佛也惊动了他们……应该会加强防范吧。”

这样说服自己，却仍旧有点忐忑不安，平常那么决断干脆的一个人，竟站在路边，左右踏步徘徊起来，心心念念，都是那人安危。

一会想到他的好，脚步便向后挪动了几步，一会念到他竟然不肯撇清跟洛伶的关系，心头又火烧。狠狠向前又走回来。

正在学螃蟹移动，不远处一阵马蹄声得得，有人纵马从旁边奔驰而过。

乐颜并没有注意，兀自低头在想，却听那马蹄声又响起，竟是那马上骑士拉动缰绳，居然又返回来了。

乐颜这才抬头，却见到马上人一张艳光照人的容颜，桃花眼斜睨光芒流转，极有风情地看过来。

她心头一叹，想着：这才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呢。

楚歌行居高临下笑道：“怎么有空站在这里，等人？看也不像。”

“一切你都自问自答了，都不用我说了？”她挑眉望他。

“怎样，关于那个问题，有了答案了么？”

“没有，还在想。”闷闷一脚踢飞脚边一块小小碎石。

本来是打定主意去军机府的，都要趾高气扬回绝楚歌行了，不料……唉，忽然有点小后悔，刚才的脾气是不是急了点？

可后悔归后悔，面上却只皱了眉。

楚歌行心中微微惊愕，不由笑着：“那么无妨，你慢慢想都可以，不过，现在无事么？”

他的态度大好，让乐颜觉得警惕：“干吗？”

“反正左右无事，我现下有一宗棘手公案，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乐颜静静看了他一会，觉得他地神情之中，没有类似“我捉弄你”之类的神色，眼珠一转才说：“去也无妨。”“嗯。”楚歌行答应一声，翻身下马。

“你下来做什么？”她问。

“你要跟我同乘一骑我也不介意。”他望着她一笑。

“谁要跟你！我才不要咧……”她立刻挺眉。

“那难道要跟别人？”他又问。

“你哪里来这么多废话！”她哼了一声，径自走到他的马匹旁边，一拉缰绳，飞身上马，红衣如一片云般冉冉落定。

楚歌行在身后看了，浅浅一笑，不消的他出声，旁边的副将之中，有一人下马，跟旁边之人同乘，让了一匹马出来给楚歌行。

乐颜在马上拉住缰绳，回眸看到这一幕，眉头微微一皱。

楚歌行怎地这么婆妈。

直接让下属让一匹出来给她不就得了。

居然让自己的马出来给她。

真是古怪人做古怪事。

耳旁楚歌行打马追上来，乐颜亦转回头去，清叱一声：“驾！”

一袭缠绵蓝衣，一身飒爽红影，刹那之间，跃马并辔向前。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一十章 北堂

将近立冬，风有些冷。

选的是官员才能通行的帝宫大道，人烟稀少，正适合纵马狂奔。

楚歌行望一眼身边人，那本垂在胸前的长发随风在风中旖旎。

侧面看，她的样子，太不温和却多几分英气。

就是这么一个人，很是简单。

这两日，却搅得他有点心神不安。

真是怪了。

现场并不陌生。

乐颜翻身下马的时候扬眉去看，就已经在心底有了个大概。

这处的现场，跟上次遇见剑阁少主北堂时候的差不多一模一样。

冬日冷硬的地面，血肉模糊，外加破碎的衣衫点点。

简直如被打扫的不干净的屠宰场。

可其实这里还并没有开始打扫。

“共有五个人，竟一个活口也没落下，反而损失我几十人。”楚歌行在身后过来，说。

“哈哈，这种丢人的事就不要跟我讲了。”她一摆手。

楚歌行一笑：“坦诚向来是我的美德之一。”

她看他一眼：“难得，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你觉得，这是哪方的人？”楚歌行问。

“你那么聪明，你先说。”

“没有头绪。”

“哎呀！”乐颜一脸震惊，“……你、你果然是变得坦诚起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咳咳，我从来不说假话。”

“那这一句是什么？”乐颜一笑，向前走了一步，端量周围。一边皱眉说，“这里基本上跟上次没什么差别，具体战况我也能想象的出来。”

楚歌行点头：“据说，应该是这些人若受了伤，就会自行爆体而亡，能培养出这么大批死士，背后隐藏的势力究竟是何方神圣，实在是让人很感兴趣。”

“连无所不能的九门提督都查不出？”乐颜转头调侃地望着他。

“所以才让你过来帮我。”他不失时机地说。

“你……”她停口。

却在这时。有个声音从旁边响起：“为啥不让我来帮，本少爷我也有空的很。”

好轻快的身法。来地毫无声息。

乐颜转头，楚歌行却皱眉：真是阴魂不散。

就在乐颜身旁，多了一个黄衣飘动的少年。

微微歪着头，一只手仍旧在潇洒地拨弄额前散发，眼睛乌溜溜看过来。

竟正是那剑阁少主北堂御剑。

“喂喂北堂家的这位少爷，”乐颜望着他，“麻烦你走路能不能出点声音？”

“本少爷我有打招呼，只不过你们两个谈的太投入没发现。”北堂御剑站住脚，微笑看过来。

“恐怕也只是在心底打的吧？”楚歌行眼睛一瞥，看向别处。

“态度还真是冷淡。枉费本少爷一团热情。”北堂御剑抽抽鼻子，作出委屈表情。

乐颜“噗”地一笑：“怎样，莫非你想要楚大人扑过来热吻欢迎？”

“如果对方是这么美的话，那样本少爷我也会勉为其难接受。”北堂御剑大言不惭地说。

旁边楚歌行皱眉。

乐颜看看这边看看那边，看的有趣，又说：“我说北堂兄，本公子发现你的名字起得不好。”

“哦？请指教？”

“御剑，遇见。遇到剑……”乐颜摇头，“我怕北堂兄你伸头缩头，都躲不过这一剑……”

一边说，一边偷眼去看楚歌行反应。

却听得对方冷哼一声，连看也不向这边看。

北堂御剑后退一步："哎呀呀，美人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真是托乐兄吉言啦。"

乐颜又是忍不住噗嗤一笑，心情豁然大悦。

却听到楚歌行终于发声，不悦说道："这是凶案发生重地。闲杂人等可以退开了。"

"对哦，闲杂人等一定要退开！"北堂御剑跟着说。

"嗯？"乐颜转头看他，"北堂兄……"

北堂御剑拍胸："不过本少爷曾经是这凶杀地目击证人外加当事人，自然不算闲杂人等。"

"哦哦……这样听起来倒也没错。"乐颜掩嘴而笑。

北堂御剑好像是冲着楚歌行来的。

她想。

这样一来倒是不错。她很有兴趣看看。这两个人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奇怪地火花迸溅。

似乎有好戏看，尤其是楚歌行的好戏。她决定不要错过。

"当事人，那么请你说一说，这帮人是何方神圣？"楚歌行转身，望着北堂御剑。

"这个么……根据本公子我严密细致认真的观察……"北堂御剑拉长声音，又开始拨弄头发。

乐颜跟楚歌行一起洗耳恭听。

此人转头看了看现场，又转回来看了看两人，这才微笑着说："没线索。"

乐颜皱眉："嗯？"一愣。

楚歌行的眼神似乎想杀人。

北堂御剑被那股杀气慑到，后退一步，安慰说道："现在没线索不代表将来没有，放心放心，我是追查剑阁叛徒而来的，这帮叛徒当年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既然都能心甘情愿加入这个神秘组织……嗯，我们暂时就称呼它为神秘组织好了，这个名儿……还不赖，咳咳，证

明这个组织的势力的确非同一般，如果不早点查出端倪的话，恐怕舜都么，哼哼，就要灾劫四起了。”

乐颜心头一动：“此话怎讲？”

北堂御剑见有人问，得意洋洋说：“我出剑阁之时，定音师曾对我讲过，此去北边，会有巨变发生，劝我不要趟身其中。”

乐颜说：“会不会是他吃定了你这么烂的个性，一定会指南打北，所以……故意反其道而行之。”

北堂御剑嘿嘿笑：“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本少爷当时问哪里不能去地时候，定音师说的是南边丹宁一带，所以我就反过来听咯，来了舜。”

歌行跟乐颜双双滴汗：“真有你的。”

北堂御剑笑得双肩抖动，宛如一只爱财到手的地主老员外。

“其实关于这帮人的来历，我倒是大致有个想法。”乐颜说。

楚歌行问：“是什么？”

乐颜说：“当时我去救小狄的时候，正看到最后自爆那一幕，隐约听得倒地之人的丛中，曾经有人流露过异国口音。”

“异国？”楚歌行同北堂御剑一并皱眉。

楚歌行问：“可挺清楚说的什么？”

“无。”乐颜回答。

楚歌行沉默。

“不过，”乐颜又说道，“如果我听地不差，那应该……是瀛洲口音。”

“为何这么肯定？莫非你也是瀛洲之人？哈，哈哈，这个笑话不好笑。”北堂御剑掩嘴。

“只是从小接触过一点，所以会听的出来。”乐颜瞪他一眼。

北堂御剑叹：“乐兄还真是多才多艺啊。”

楚歌行冷笑：“起码比你好一点。”

北堂御剑泣，向着他肩头倒过去：“呜呜，不必如此厚此而薄彼吧。”

楚歌行皱眉看男人的头抵在自己肩头，有种想捏死他的冲动。

“喂喂，”乐颜轻轻伸胳膊抵了北堂一下，“要哭回家哭去。”

楚歌行拉住她的手臂：“不要跟白痴太接近，会传染的。”

似乎是感觉到他的杀气，北堂御剑转而抱住乐颜左臂：“呜呜，我的一颗芳心破碎了……”

乐颜抚摸他肩头，深情安慰：“没关系，你只是遇人不淑而已……”

楚歌行看着这对唯恐天下不乱的活宝，额头慢慢地滑落一滴汗。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一十一章 冰释

“这帮人来的这样古怪，手段如此决绝，竟然一时查不出什么端倪，怪不得你也为之头疼。”

“你知道就好了。”

“不过，我还是不想过去。”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想通了一件事。”

“什么事？”

“不能跟你说，对了，如果你想要人帮手，我觉得北堂御剑不错。”

“烦，不要说这个人。”

“为什么烦？他剑术够强身份够高反应够敏捷……”

“我有眼睛，可以自己看，另外，你是在推销他吗？”

“我只是觉得他非常的……慧眼独具。”

“唐乐颜，你不来也就罢了，我身边有人没人，都不用你关心！”

“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我没有生气。”

“那你是在展示你内心的不悦咯？”

“不想帮手就快滚！”

一声怒吼。

唐乐颜撩起袍子向着相反的路急跑两步，远远离开楚歌行。

楚歌行站在原地，心头寒意萌生。

她果然听话，只可惜他最想叫她听从的，却被她刚刚拒绝了。

真悲哀。剑说：“本来不必要如此费力，说起来，好像是剑阁之前的一些纠葛，其中有个身份颇高的人反目出了剑阁，然后暗暗创立了一个神秘组织……哈，神秘组织这个称呼真有感觉……”

碍于唐乐颜跟楚歌行鄙视的目光。北堂御剑咳嗽一声又说：“此人好像还颇有些威望，拉拢了几个以前就出了剑阁的叛徒，在一起还颇教了几个徒弟，喂喂，你们两个不要用那种目光看着我，我这些情报都是剑阁内部消息，外人一律保密。”

“我们两个的面子还真不小。”唐乐颜看看楚歌行，忽然笑。“或者是楚大人地面子不小。”

“那么你可知道当初那人是为什么反目出剑阁的？”

“不清楚，好像是因为受了些刺激。具体是什么，没人知道。或者只能去问当事人。”

“嗯……”

唐乐颜看了看楚歌行：“怎么？你想到了什么？”

“没有，只是好奇而已。”

“哦。”她答应一声，“如果不尽快的查明真相，恐怕舜都真的会有了不得的大事发生。”

“嗯。”

乐颜不语，心底忽然想到了那一夜。

楚真舍命护她的样子。

又看向地上的惨状，以这帮人如此辣手的行事方式，再加上今天在军机府内查探到地诡异刺客行迹，仿佛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放松过对于楚真的企图。

如此一来。楚真地危险还未曾解除，乐颜眉头一皱。

似乎是看出她的担忧，北堂御剑伸手拍拍她的肩头。

乐颜抬头。

“好说啦。”北堂御剑挥挥手，“既然这件事本少爷插手过来，那么……你们放心，本少爷会尽早查他个水落石出的。”

“就照你现在这种毫无线索的处境，能查出什么来？”唐乐颜表示怀疑。

“本少爷自有妙计。”北堂御剑转身，“两位。先行一步，后会有期哦。”

一边走一边向着楚歌行挥手致意。

楚歌行冷冷一哼，只当看不到。

唐乐颜噗嗤一笑：“楚大人，你何必这么冷若冰霜，稍微热情一点又何妨。”

楚歌行瞪她一眼：“你们两个倒真是一见如故，沆瀣一气，我怀疑，你们两人是失散已久的亲兄弟。”

她面色一怔。

楚歌行看在眼里：“怎么？”

“哈，哈哈，没有。”乐颜一笑，“只是，当你是在夸奖好了。”她匆忙一笑。告辞了楚歌行之后，负手慢慢顺着路上走。

该怎么回去呢？

就这么脸不红气不喘的走回去。有点太没面子。

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脾气太急了些，区区一个洛伶又怎么样。都说了中堂大人对她没意思，再温柔再懂得关心人，也不过是个女官而已，女官夫人？哼哼，捧场给面子叫一声而已。楚真没有出言撇清，或者是因为没有撇清的必要，所谓清者自清嘛，而她……当时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想想呢？

顺路，不知不觉竟然走回到军机府外，站在墙外，歪头望着眼前高墙，静静地站了一会。

最终仍旧是拉不下脸，想了想，还是狠了狠心，转身拔腿就走，不再给自己考虑犹豫的机会。

天色有点阴沉，乐颜在走到半路地时候，雨点劈里啪啦地打落下来。

她慌忙伸手抱头，施展出轻身功夫向前。

就在雨点从身边飞溅开来的瞬间，有无数道白光，从她的身子周围急速地射过来。

她方才提一口气，人在空中，未曾来得及再度运气。

这暗器来的恰是时候，而且又快又准，因为有雨声遮挡，雨丝遮掩，差一点就让人发现不了。

下雨天，果然是刺杀的好天气。

乐颜人在雨中，双臂一震，红袖轻挥。

好像红云冉冉飘过，只听得在劈里啪啦的雨点交加之中，多了几道细微的叮当声音。

乐颜笑："古有雪中送炭，今日有雨中送冰，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竟吝啬出面一见？"

暗地里有个声音冷冷说道："接的好！"

顷刻间乐颜已经听到声音所来方向，袖子一卷，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接我地回礼吧！"

只见在雨丝之中，绽放无数银白色的冰针，向着方才声音传来的方向急速反射回去。

"居然能在顷刻间凝水成冰，你----不差。"那声音低低地笑。

乐颜心头一惊，人已经从空中落下。

目光一转看向冰针所射过去的方向，只见那无数的冰针纷纷向前，飞到中途，却好像碰上一块无形的铁板，发出叮叮的声音，纷纷从空中跌落地上，银白色细小的针丝落地，被雨水一阵冲刷，顿时化为无乌有。

雨丝静静落着。

她站在街心之中，任凭头发衣裳全被打湿。

想了一会，这才转过身，向着来路，急速跑了两步。

却就在这个时候，听到有人在身后叫：“乐颜！”声音似天籁。

她蓦地站住脚，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极其缓慢地转身，回头看。

透过细雨，只见在身后不远处，一顶熟悉的黑色轿子落定，轿身前倾，从中慢慢地走出一个身着藏青色官袍之人。

旁边地侍从官递过一把伞，那人却伸手，自己接了过来。

乐颜呆呆站在原地，感觉雨丝沁入了眼底，她却无力去擦一擦。

一直到感觉眼前他的样子有些模糊，这才伸手去将眼睛揉了一揉。

那人自雨中，一步一步，慢慢又沉稳地走了过来。

依旧是那千年不变的样子，腰身挺得笔直很有力的样子，一只手擎着雨伞，一只手放在腰间靠后，又潇洒，又威武，又好看地很。

他走到她地跟前，将伞撑在她的头顶，低头轻声问：“你跑到哪里去了？我刚才去你家中等了好久都没有等你回去，怎么又在这里淋雨？”随手拂去她头顶发丝上地雨丝结成的水珠，极其疼爱的样子。

乐颜听着这声音，抬头看着他的眉眼。

一丝一毫，看的分明，看了又看，舍不得移开目光。

忽然之间，展颜一笑。

慢慢地将头靠过去，靠在他的胸前。

伸出手，牢牢环抱他腰间。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一十二章 儿女情

雨丝翻飞，杀气却已经退去无踪。

周围寂静，一顶轿子落在地上，轿边人都在等候。

雨中一顶青骨伞，挡住从天而降的丝雨，伞下两人，静静矗立。

“方才是不是有人在此伏击你？”楚真低头，长眉一皱。

“嗯，不过已经离去了。”唐乐颜低声回答。

“如此嚣张，我派人去追看看。”他说，才要转身。

“不用，走的已经远了。”一力抱着不放，生怕被他摆脱。

楚真愣了一会，望着怀中人的小儿女姿态，还以为她是受了惊恐，竟然会如此，就好像是怕冷一样，紧紧地偎在他的怀中，不由地心头软软，低声说：“你只身外出，也太实在太过危险，不然我派人来保护你，可好？”

乐颜呆了呆，才说：“不必了，你若真想保护我，就自己来。”

“我？”楚真一笑，“好啊。”

“你说的。”她探头向他怀中不停地蹭，刹那心满意足，“不许赖。”

“当然不会，”他伸手摸她的头发，被他蹭的胸前痒痒的，“我会永远都保护乐颜。”

心花怒放，就是这个时候了吧。

只顾着高兴，甚至忘记了说话。

楚真却以为她只是害怕又冷，于是问：“我送你回家吧。”

“嗯。”低低答应。

楚真抱着她肩头，一手撑伞，陪她慢慢回到轿子边上，先送她进去，自己才躬身入内。

小小的轿子，她抬头望着他嫣然一笑。待他坐定，将头靠在他肩上，耳畔听他浅浅呼吸，又问长问短，不停劝慰，说的什么全不记得，也不在意，只是听着他的声音而已。朦胧间觉得一双温热的手过来，偎住了她的双手。本来身上地一丝冷意刹那被驱赶无踪，乐颜喜气洋洋闭上眼睛，只觉得世间宁静喜乐，莫过于此时。

楚真望着身边人，就好像看一个精致的瓷器娃娃。

雨丝浸润的她的头发半是湿润，脸色越发白净，唇色却是鲜红如血。

睁开眼睛之时，双眼黑幽幽的，不知所措似的曾望向他，让他又爱又怜。恨不得放到心底去保护才好。

所以会那么说。

只是不曾想到，他这些话，对怀中之人有多大的影响。

若是世间会有预知，楚真也不会放任自己的心软至此，以至于到了最后，竟逼得自己也是一个无路可退。

就在乐颜被伏击地同时，在舜都的某条大街上。

黄衣地少年停了步子。

“啊？哈，哈哈……”熟悉的笑声响起。

黄衣少年歪头向着周围打量：“虽然本少爷承认自己玉树临风貌美如花。差一点就倾国倾城了，你们……也不用心心念念跟随这半路吧？嗯？”

听了这一声，埋伏周围的刺客情知行藏已经败露，一个个从藏身处纷纷跳出。

“一，二，三，四……”北堂御剑伸手，点着面前人，“哇塞，这么多。早知道就让我那乐兄跟我一块，不过……我一个人也处理的了。”

他在一边数数又算计，嗦唠叨，完全不把眼前人放在眼里的姿态。早就触怒了刺客。

“来来来。你们是要一个个来，还是……哇……不必这么心急吧……”话音未落。刺客们已经一拥而上。

北堂御剑身形飘起，闪身，又落地：“慢慢地按秩序来，本少爷会一个个好好招呼你们的……”

眼前刀光闪烁，他却笑谈自若，仿佛根本视而不见。

刺客联手，眼前一片刀光交织的网。

北堂御剑身形一晃，背上的那柄长长的巨剑应声滑落，直直地戳到了北堂御剑身前。

“死人的话，应该不会自爆那么猛吧？”喃喃地自言自语。巨剑从中散发白色强光，光芒四散开来，一柄巨剑仿佛化成了千百只小小地白色长剑，向着扑过来的刺客们迎击过去。

只听得耳边叮当之声不绝，外加绝望的惨叫。

北堂御剑站在光影中央，手掌一挥：“杀！”

沉沉一声，战斗便结束在刹那间。

白色小小的剑一柄柄如灵蛇，刺客一个个倒身落地，竟然是被穿心而死。

其中却有一条人影，仿佛漏网之鱼，在间不容发的时候纵身跳出光影。

北堂御剑却好像没看见，一直到现场完全寂然无声，这才收了巨剑，迈步向前，望着遍地尸身，说道：“好像安全？”

一声未了，只听得低低的熟悉的爆破声音。

北堂御剑大叫一声：“估计错误！”纵身跳出战斗圈。

“军机大人对公子很不错呢。”侍书说。

“那是当然啦，何止不错，简直好的不得了。”得意洋洋地回答，刚洗完澡，乐颜懒懒地倒在椅子上。

“不过楚大人对公子也不错哦。”墨画说。

“哪个楚大人？喂喂喂，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哦！如果你说的楚大人，是军机大人，乖，那自然是不错很不错，如果你说的是……那谁，”像是被一根刺扎到，乐颜从椅子上坐起身来，防御模式全开，“本公子就要抽人了哦。。”

侍书跟墨画对视一眼。

侍书说：“公子，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军机大人了吧？”

墨画也跟着皱眉：“他……公子你不觉得这样有点不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乐颜一怔，对上侍书跟墨画惊愕的眼神，忽然想到了什么，这才一笑，“啊，好困，小狄怎么还不回来？”

避开两人目光，起身，径直走向门口。

侍书看她一身单衣，被门边的风吹动，略见单薄的身子，心中一疼，起身去取了外衣，奔到门口。

替乐颜将外衣披上，这才低低地说：“公子爷的事儿，咱们不能干涉，可是……公子你可要好好考虑才是，免得……”

一抬眼看到乐颜莫名冷然的眼神，皱了皱眉没有说下去，叹息一声，转身离开。

乐颜站在门口，眼望面前黑暗。

风吹过来，掀起红衣一角，几乎将外衣吹落。

她不得已伸手捏住衣领，而风更大。

白色的内衫在风中伴随红衣起舞翻飞。

乐颜身子一晃，右手伸出握住门边上。

“你不会是真地喜欢上军机大人了吧？”

“公子你不觉得这样有点不合适吗？”

握着门扇的手一紧，指间雪白的骨节隐隐狰狞。

天空仍旧落着冷冷的雨丝。

雨丝被风吹动，扑到她地脸上来。

不会？

为何不会？

不合适？哈，哈哈哈。

她茫然而又决然，最后淡淡一笑。

而满目黑暗之中，忽然有个声音戏谑响起：“哎呀呀，乐兄你夜晚不睡，倚门而望，莫非正是等在下吗？这种情谊，真是叫在下感动到流泪啊。”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一十三章 冷雨夜

北堂御剑本来有更好的去处。

只不过，当屋内那蓝衣人挥袖之时，他就知道自己的“好去处”已经在刹那烟消云散。

对方拒绝了他的留宿要求。

意料之中。

这江湖之中找到一个能看对眼的有趣人已经是很难了，只不过，更痛苦的是，对方认为自己一点都没有趣。

甚至赶苍蝇一样地将他挥出了府邸。

按照北堂御剑本人的话来讲：“本少爷这样俊美这样潇洒这样身手出众，不留下本少爷简直就是你的损失。”

但是对于楚歌行来讲，恐怕恰恰相反。

所以竟然连见都不见他一眼，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地将北堂御剑赶出了提督府。

幸亏北堂御剑是个乐观的人，站在提督府外，哀哀地叫了两声：“本少爷的纯洁少男之心就这样被伤害了。”之后，想了想又说，“幸亏本少爷还有一两个相好。”

于是就出现在了唐乐颜面前。

唐乐颜一怔，从想象之中醒过来。

望见眼前人从黑暗里走出来，头发端湿淋淋的，两眼也是，只不过仍旧闪烁着光芒。

这点光让这个人看起来与众不同。唐乐颜一笑：“为什么北堂兄看起来像是一只无家可归的……呃……那个？”

北堂御剑一挥袖子，踏步上了台阶：“乐兄你真是宅心仁厚，让我猜猜，你是想说我如雨中落拓失意，忧郁的美男子一名吗？”

“不错不错。”唐乐颜点头，“世人都如北堂兄这么看得开。这世界将更美好。”

北堂御剑上了走廊间，拍打身上的衣裳，一时之间水珠四溅。

唐乐颜掩面，有几滴水仍旧溅在她的脸上。

他就像是一只刚找到家的流浪狗一样，在抖动皮毛。

唐乐颜被自己想象撼动，掩嘴而笑。

正巧北堂御剑抬头。

就在他地面前，借着走廊下浅浅的灯笼光芒，他看的清楚。

眼前这人。大概是刚沐浴过，浑身上下。散发淡淡幽香。

头发似乎没有全干，柔顺披散肩头，也不似平常那样在头顶挽了发髻，而是全部向着两边披散开，有几缕干了的头发顺着脸颊垂落下来。

他的眉眼分明，长眉本来英挺，却被头发遮住末端那斜飞的弧度，而笑起来眼睛迷得向下弯起，恍然竟有几分甜美。

内里穿一件轻薄的白色长衣，随风飘飘。外衣大红，斜披肩头，领口被一只素手捏在颈下，就好像是红云之下一朵白莲。

北堂御剑一怔，满腹的话居然说不出来了。

只觉得心上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地敲了一下，很调皮地提醒。

“是谁来啦？”屋内有人问。

“侍书，去准备一间房间，另外。备一些热水。”乐颜停了笑，转头吩咐。

“好的。”脚步声响，却不出来，向着内里走去。

“北堂兄请进。”乐颜伸手示意。

北堂御剑一笑：“如此劳烦乐兄了。”

迈步向前，快要进客厅之时，转头看了一眼身边地人。

跟她靠的很近，那股奇特的香气更为明显。

北堂御剑若有所思的看了她一眼，随即一笑，转头向前迈步入内。

“这么说，北堂兄是想到一定会有人去找上你。所以……”

“只可惜……”北堂御剑皱眉，“我故意放了最后一个活口离开，只是追了半路，他仍旧爆体而亡。实在蹊跷。”

“这么说。无论是死，或者残。甚至活着无伤的人，若是被人追上逃不了，都会爆体而亡了？”

“看样子是这样没错。”

“世间真的有这样高明的设置，可以随心所欲的自杀，且来不及阻止？”

“乐兄怎么想？”

“说起来，今天下午，我也遇到过袭击。”

“是什么人呢？”

“神龙见首不见尾，只是送了我一堆冰针，跟一声不差，就消失了。”

乐颜回想，忽而又想到了那顶雨中的轿子，不由地一笑。

北堂御剑却误解了她的笑，同笑着说：“看样子这个神秘组织，果然神秘，哈，哈哈。”

乐颜笑容一敛：“嗯，不过根据北堂兄地描述，我想，这神秘组织既然安排的如此滴水不漏，是不是那些人的爆体身亡，并非他们自己主动，而是……”

北堂御剑一愣：“你的意思，是另外有人？”

乐颜说：“不错，每当杀手出手，便会另外有人监视，若是失败的话，就会出手清理。”

北堂御剑身子一震：“你这样一说……我似乎想起来，在剑阁的秘密记录之中，仿佛有此一说。”

“是什么？”

北堂御剑皱眉，慢慢地说：“关于……清理者。”

“清理者？”乐颜转头。

北堂御剑解释：“不错，仿佛是帮派之中负责处理后事之人，譬如杀手出手，如对方要求不留痕迹，后事便让清理者出手负责，现在看来，这神秘组织的势力相当不可小觑，若是真的有清理者一说，也不足为奇。”

乐颜点头：“说地是，如此看来十有八九倒是这清理者下的手，看样子，以后遇到这帮人出手，还要注意有无黄雀在后了。”

“可现在线索再度全断。”北堂御剑叹。

“怎么会。”乐颜笑。

“嗯？”北堂御剑疑惑。

乐颜伸手，在桌子上轻轻敲了两下。

北堂御剑看到她手指玲珑可爱，一片嫩白，不由眼光一停。

乐颜说：“既然能找上你我，保不准会再找上其他人，而，如果真的找上那个人的话……嘿嘿……”

北堂御剑眉尖一挑：“为何……你笑得如此可怕。”

乐颜从腰间抽出小小的檀香扇，展开：“非也非也，只是期待看一场好戏而已。”

北堂御剑眼珠一转：“嗯？难道你心中对于那第三人有相当的自信？”

乐颜望着他：“嗯，能被北堂兄你另眼相看的人，是不会那么容易对付的。”

北堂御剑灵光乍现：“你说的是……”

乐颜合起扇子，抖了抖：“麻烦不要提那个名字。”

北堂御剑若有所思看着她，笑：“为什么，乐兄你对对方好像颇有敌意。”

乐颜将扇子重新插回腰间，一本正经说：“不是，只是提到他的名字我会觉得冷。”

入夜，数道人影，随着冷雨绵绵，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九门提督府。

静谧地夜晚，雨打池塘残荷，发出噼啪声响。

顺着一点灯光向前，九门提督人在书房，似乎翻看一卷书，看的入迷。

眉眼低垂，静静沉思。

面前烛光挑动，淡淡地光线映在脸上，眨眼颦眉间，好一副冬夜美人图。

看到这样隽秀艳丽的容颜，叫人连窗外湿冷的风雨都忘却。

他眼皮一眨，手指伸出，轻轻翻开一页书。

如此甜美宁静，好像看到投

毫无声息，刀光乍起。

瞬间扑面而至！

北堂御剑：虽然本少爷俊美如斯潇洒如斯没错，可也……没到女扮男装地境界吧……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一十四章 风雨客

最近出事之后，最数唐乐颜，北堂御剑，楚歌行三个跑的快，现如今已经有人找过乐颜跟北堂御剑，剩下的那个主使人，那“神秘组织”没理由会放过。

她带着三分观望跟七分期待，若非冷雨夜被未温，她又是个能懒得动就不要动的人，早就扑过去看结局。

倒是北堂御剑，被她一说，心中着实痒痒的，不过望着外面沉沉夜色，滴水檐头，水珠劈里啪啦落的欢，外加那人的冷素态度，差点当时就把他冻毙，想他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玉树临风潇洒倜傥的北堂少爷，何时曾吃过这样的闭门羹，不由地悲从中来。

“喂喂，做啥脸色这么难看？”唐乐颜问。

“为啥他对我那么坏北堂御剑抽了抽鼻子，将身子歪向唐乐颜，额头顶在她右边肩膀之下，肩头发抖。

“乖乖，只要你锲而不舍，又有恒心，总有一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乐颜伸手拍拍他的肩，深情劝慰，脸上却藏着一抹笑，实在是唯恐天下不乱。

刀光起时，楚歌行跟没看见似的，手指稳稳地翻过一页书。

嘴角甚至带了一抹微微的笑。

一直到那雷霆般的刀光劈到面前的时候，不见他如何动作，只听到“啊”的一声惨叫，自门外传来。

原来，那刀光快到的时候，不知为何竟然反弹回去，劈开窗户直接撞了出去。

快的竟然比来时更胜一筹。

“对付本官。找些庸手，暗魅，我该说你太自信了吗？”这才开口。

屋内的人已经拂衣站起。

卓然一道蓝影，在灯光下挺身而起。

脚步一动，向着窗户边迈过去，伸手去推窗的瞬间，手指连点，自袖底分出三道银光。破窗而去。

沉沉地夜色中只听到一声闷哼，有人翻身跳出雨中。

而在他身前。是被银光撞落的一点淡黄色圆形物，落在雨中。

“蜀中唐门所特制的霹雳弹，果然是毁尸灭迹的好物，只不过，在本官眼里，不过只是米粒光华，还有更多伎俩吗？”他淡淡开口。

与此同时，窗户赫然被推开，伴随一道强大气劲，窗边人乍露真容。

在微黄的灯光下。那风华绝代之人的身影乍现，顿时将在外的魑魅魍魉全部震慑住。

无论是倒在窗边的暗杀者，亦或者是被发现了行迹、阻住出手地清理者，都仰望那人容颜，怔怔说不出话。

一刹那，九门提督府内的小小书房院落，馨香同杀气齐飞，暗魅共丽影一色。说不出地诡异，也说不出的惊心动魄。

一早起身，北堂御剑还在走廊下徘徊看天色。

“怎样，北堂兄今天没要去的地方？”身后有人问。

回头，望见唐乐颜笑微微站在面前。

今日她恢复了昨天白日的装扮，散发在发顶上挽了一个整整齐齐的发髻，用银色的束发束好，额前不

Chapter_12

留一丝头发，露出形状很明显的美人尖，以及光洁好看的额头。鬓角垂落两缕长长青丝，别有一番旖旎，双眉一展，又格外的英姿飒爽。衬着一身烈火般的红。宽宽腰带，束地小蛮腰玲珑动人。而她左手背在身后，右手垂下，大袖掩映间，嫩白手指尖夹着一柄小小檀香扇，活脱脱一个国手画中走出的绝色美少年。

北堂御剑笑着："乐兄倒是起的好早，打扮的如此整齐是要去哪里？"

"自然是去我必须去的地方。"乐颜笑哈哈，"怎样，北堂兄也感兴趣？"

"嗯，兴趣是有一点。"他说。

"不过不比另一处对北堂兄的吸引力大吧。"

"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乐兄也。"

"不过你大可不必如此奔忙，据我所知，那家伙若是有了消息，也会去本公子所去的地方禀报的。"她说着说着，显然得意起来，手腕一抖，小扇子迎风展开，慢慢便摇了起来。

北堂御剑看她满面春风，微微皱眉说："既然如此，北堂倒是一定要去看看了……"

"你还是不要去地好。"乐颜迈步向前走，同他擦身而过。

"为啥？"

"你这样的性格，我怕，会惊到……"

"惊到何人？"

"好人，一个大大的好人。"

"只是好人而已？"

"不然你还想怎么样？"

"看乐兄你提起这个好人来和风满面浑身发春的气质，恐怕不会是好人这么简单了。"

乐颜长眉一皱：“你还想不想去了？嗯？话说回来，你在我这边吃霸王餐住霸王店，本公子好像没有给你算饭前以及……”

“咳咳……我什么也没说。”北堂御剑伸手捂住嘴，倒退两步。

“乖，要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哦。”乐颜笑，手心扇子一转，点了点北堂御剑，这才迈步向着廊口走去。

侍书跑出来，递了一把伞给她。

她伸手接过，又问了两句话，这才撑开伞走进雨中。

北堂御剑有心过去蹭一把，只是看她动作时候，从走廊上走到台阶下，那细细腰肢曼妙弧度一闪，不由地心中一动。

“喂，走不走，只有一把伞了，另一把要给小狄用，本公子就勉为其难的跟你共乘一把。”她回头招呼。

北堂御剑便笑：“好，那当然求之不得。”脚步一迈，直接踏入水中，走到她的身边，“我来替乐兄撑伞吧。感觉……好像比乐兄要高那么一点……”歪头看她。

乐颜挑眉：“那就劳烦北堂兄啦。”也不推辞，将伞递给他手中。

北堂御剑伸手接过来，彼此交换的瞬间，仿佛碰到她的手指，只觉得触手凉凉的，仿佛是碰到了冰或者玉，不由地脱口而出：“你冷么？”

彼时两个人已经迈步向着门边走去，乐颜一时没听清楚，转头过来问：“什么？”

下了一夜的雨，院落之中水汽氤氲，伞下地光线甚为灰暗，却遮挡不住她容颜丽色。

那双眉斜飞，双眸晶莹，整张脸如大师精工雕刻的玉一样完美无瑕，偏偏樱桃檀口，嫩红非凡，看的人……似有垂涎欲滴之意。

北堂御剑一怔之下，偏开视线，喃喃说：“没、没什么。”竟忽然有种莫名其妙心慌的感觉。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一十五章 军机府

北堂御剑同唐乐颜一同进了军机府。

府前守卫的士兵一见乐颜，笑着招呼：“乐侍卫来啦，今日好早。”前几日唐乐颜曾跟着楚歌行进进出出，她又是随心的性子，早就混的脸熟。

“是啊，哈哈。”乐颜点头笑。

“旁边这位，很面生啊。”守卫望向北堂御剑。

“怎么？不认识本少爷？”北堂御剑开始潇洒撩发。

乐颜一笑：“这位是新认识的好朋友，今日要介绍给大人，无妨的。”

“乐侍卫这么说就好了，最近事情多，提督大人一早特意吩咐过要加强守卫。”那守卫一边说一边陪笑。

“这是应该的，嗯？”乐颜想了想，问，“提督大人来过了？”

“大人正在里面还没出来呢。”守卫回答。

乐颜看了北堂御剑一眼，意思是“我说的对吧”，而旁边北堂御剑拉住她胳膊，催促：“走啦走啦。”

将她向着府内拽去。

乐颜望着他，吃惊说：“人又不会飞了，你不必这样着急吧，哈。”

“一切，就是如此。”室内，楚歌行正结束了陈述。

“嗯。”桌子后，楚真想了一会，“此事真是惊险，不料对方居然如此诡计多端。”

“正是。”

“幸亏歌行你为人机警。”

“是歌行一时大意，没想到对方在清理者之后，竟还另有人选安排，导致功亏一篑。”楚歌行摇头。

“你也不必自责，谁会想到对方竟然能这般安排，三重暗杀。层层相扣，”楚真沉吟，“不过，你人没事就好，以后也还要多多警惕，对方如此谨慎，大概不会善罢甘休。”

“歌行明白。”楚歌行躬身。

楚真点了点头，忽然想到一件事。于是问：“对了，最近你跟乐颜怎样？”

“嗯？”楚歌行一愣。

“我昨日进宫探视陛下。陛下对她十分关心，言谈之间，很有招她回去的意思……”楚真说着，叹一口气，“我冷眼旁观陛下心思，竟不像是想多一个侍卫那样简单，偏又有些事情，我不能对陛下明讲……所以只好借口说乐颜暂时留在军机府当差，应付了事。”

楚歌行心一跳：这话什么意思……莫非皇帝他……

楚真想了想，又说：“你既然对她有心。就必要多关心她一些，我看她最近似乎不大自在，而且那神秘组织仿佛也有盯上她，若是因为皇城之事而让她牵扯其中，乃至于受到伤害……”想到这里，十分忧心。

“真叔……”楚歌行低头，心想若是现在澄清，恐怕不是时候。

“你们的事。我不适合多加干涉，歌行你应把握分寸就好。”楚真看他一眼，又道，“千万不要同她吵架。”

楚歌行心头发苦，他最近的脾气是和善了很多了，只可惜那个人不给机会而已。

不过，那也算了，她向来是那样坏脾气，他也不在乎。

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这尴尬场景。

一切都是他造就的。让楚真误会到现在，以至于骑虎难下。

正在这时，只听得门口熟悉脚步声响起，却不是一个人。

他心念一动转过头去。正巧那人开口。笑吟吟地接口问：“吵什么啊？”

门边人影一晃，一道红影伴随一袭黄衣出现那边。

楚真双眉斜挑。不料说曹操曹操就到。

望了楚歌行一眼，却看他正嘿然无声，面色淡然非常。

楚真心想，歌行向来性格孤僻，虽然为人聪明，但对于儿女情事，恐怕也不甚了然，行差踏错，恐怕不免，自己该多多帮他才是。

打定了主意，又转头看向门口出现那人只见她凝然站在那边，活脱脱一个画中走出的潇洒美少年，这样洒脱出尘，不知道若是穿了女装，会是怎样地绝色，同歌行站在一处，简直如一对璧人，合适的天下无双，心头宽慰，说道："没什么，乐颜，你怎么来了？"

"以后我就在这军机府安家了，"乐颜上前，经过楚歌行身边，有意无意看了他一眼，"自然要早早地来报道。"神情十分的趾高气扬。

楚歌行望着她双眼，旋即转开目光不去理会她。

楚真淡淡一笑："嗯……如此，也好。"

楚歌行却低头不语：她终于是做了决定。

自己那番话是彻底告失败，只不过，能不在意楚真的为难处境，一心想到他身边，这证明，她的想到他身边的心思，已经超越了一切困难了吗?

想到这里，心底好像到多了一根刺。

北堂御剑上前一步，打量他面色。

楚歌行转过头去，避开他的目光。

楚真目光一转看到北堂御剑，问道："这位是？"

"这是我的朋友，北堂御剑。"乐颜介绍。

北堂御剑上前："见过大人。"

他本来是懒散地性子，见乐颜如此重视的人就在眼前，也不由地一改平素地嬉笑无忌，多了三分凝重对待，行礼之后，眼睛滴溜溜在楚真面上细细打量过，眼见眼前人这通身的气派，又宽和又威严，这副冰雪般脱俗的容貌，柔中带刚，果然并非凡俗之人，顿时心头一叹。

"潇洒磊落，嗯，果然是一派江湖侠少风范，"楚真点头赞赏，轻轻摆手："北堂少侠免礼。"

"谢大人。"北堂御剑一笑答应，起身站在旁边去。

那边乐颜上前问："真叔方才说什么同谁吵架？"

楚真心念一转，心想这种事还是不要她知道的好，于是笑着说：“没……只是一些不重要的事。”

“是吗？”看他的神色，乐颜便知道他一定有什么瞒着自己，不过既然他不说，她也不想强迫，总归是些不怎么重要的事情吧。

那边楚歌行正在凝神静听两人对话。

这边却有人立志要唤回他的心神。

“楚大人？提督大人？哎呀呀……”北堂御剑叫。

楚歌行皱眉，总算赏光转头看向北堂御剑。

“楚大人，我们又见面了？哈哈。”转过头，看向身边楚歌行，笑着说。

楚歌行看他一眼，揶揄说：“北堂兄……昨晚可找到地方休息了？”

北堂御剑含笑，望了乐颜一眼：“承蒙乐兄不弃，昨晚在乐兄府上睡了一晚“哦，她可真是慷慨。”楚歌行冷笑。

“自然啦，乐兄为人十分好客，简直叫人乐不思蜀。”北堂御剑伸手摸着下巴，笑哈哈。

“那以后就住在那里吧，不要再来烦我。”楚歌行转过身，冷冷地不再看他。

“啊……我、我又被打击了。”北堂御剑伸手掩面，一边转身，习惯性靠上旁边乐颜的胸口。

乐颜正要抬手去安慰。

却不防身后劈空伸过来一只手，直直地抓住北堂背后的衣领，向后一拉。

北堂御剑身不由己离开乐颜身边，转头，却对上楚歌行冷然如霜地目光，伊人张口，低低说道：“哼，想借机吃豆腐吗？”

北堂御剑“啊”地惊讶一声，歪头看了乐颜一眼，却见后者对这边的情形并不十分在意，反而已经上前一步，站在军机大人桌边上，看样子，似乎正在起劲地说着什么。

而同样看到这一幕的楚歌行松开手，眼皮低垂，不再开口说话。

“嗯？这种感觉……本少爷我深深地感觉到……”北堂御剑伸手掩嘴，低低地说，“我被排挤了……”

他一会看看唐乐颜，一会看看楚歌行，又瞧一眼那个端然坐在桌后的中堂大人，这幅场景虽然看来很平淡，很家常，很无可挑剔，只不过，他敏感的神经，却隐隐地觉得，眼前三人之间似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感觉”正悄悄蔓延。

而他，华丽的潇洒的北堂御剑，不过是一个过路地旁观者。

*********这是第二更啦

某飞熊：北堂兄，最近有人对你的性别问题产生华丽的怀疑

北堂御剑：哈，哈哈，潇洒的本少爷潇洒的欢迎各位姐姐妹妹前来验身哦未)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一十六章 他的心

“你说那个最后出手之人，戴着鬼面具？”唐乐颜转头，看向正在一边默默不语的楚歌行。

后者这才抬头：“不错。”

北堂御剑见她神色有异，问道：“怎么，你认得那鬼面具？”

“不是，”乐颜停了停，“你同他交手过了？”

“是。”

“武功路数？”

“招数诡异轻灵，用刀，不似中原一脉。”

“刀长大概二尺以上，三尺以下，刀身弯曲，另外在腰间还配有一柄直的小型短刀。”

“让我想想，你大概是大意在这柄短刀之上了？”

“嗯，你说的没错。”

“按你所说，综合前日的所见所闻，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人用的是瀛洲太刀，这神秘组织无论背后势力如何，想来跟瀛洲方面是脱不了关系了。”

北堂御剑见这两人一问一答，却不做结论，忍不住问：“太刀，我曾经在剑阁中略有耳闻，是瀛洲的特有兵器，听你们说这人功夫不差，那既然能动用上乘人员，这个神秘组织，该是瀛洲方面的人无疑吧。”

楚真说：“前些日子东海之上，瀛洲的船帆蠢蠢欲动，所以在薛将军回来之前，我已经派虎威将军带兵前去，也不排除是瀛洲的人暗藏在舜都，想要让舜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不过……”

“自从十多年前瀛洲乱党被镇压，东海贼寇也被赶出海面，已经安静良久。这次卷土重来，必定有更大图谋。”楚歌行皱眉。

“不错，更何况，要在舜都之中安插眼线，扩充实力，还要逃过九门兵马盘查，另外……”楚真忽然停口，“看来。我有必要去拜访一下督厂的厂公。”

“大人是怀疑……”

“督厂拿人，最为拿手。我只是想，或者那里，会有我们想要的线索。”

“是歌行失职，此事就交给歌行来做吧。”

“不必，这件事，还是由我亲自出面。”

唐乐颜望着他：“我陪你一起去。”

楚真看着她，略微一怔，随即说：“好吧。”

楚歌行慢慢地转过头去，望着门外雨水滴落。

刚才进门时候，北堂御剑将雨伞折起。放在门边上，此刻，已经滴了浅浅一滩水，凉薄地躺在那里。

好刺眼。

楚歌行告辞。

楚真吩咐：“门外下雨，乐颜，你送一送歌行。”

唐乐颜觉得这个吩咐有点无厘头。

第一楚歌行又不是小孩，干吗要人送。

第二就算要人送，这军机府也不缺副手。干吗要她送。

不过，转念一想，她以后就要在军机府上“安家”，楚真的意思，是不把她当外人了吧。

于是高兴，反而恭敬答应一声，转身出门，将门边上雨伞捡起，抖了一抖，当空撑开。

“提督大人。走吧？”微笑着招呼楚歌行。

楚歌行迈步出门：“有劳了。”淡淡的一声。

楚真正捡了一份折子来看，听了两人对话，抬头看过去。

却见雨中打伞的人巧笑嫣然，正抬眼凝望着门口地人。

两人肩并肩。向外走去。

何其赏心悦目的场景。

“你没带伞？”乐颜问。

楚歌行垂眸看着地面溅起的水花：“是。”

“那你怎么来的？”

“我来的时候雨没有这么大。”

“啧啧。你还真猛。”

“哼，你不甘愿送。就直接开口拒绝好了。”

“为什么？就算我不愿，大人吩咐了，样子还是要做一做的，又有何妨。”她吐着舌头。

“你……还真坦白。”

“我一向如此。”

他忽然皱眉，踌躇问：“你刚才说，他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做？”

“是，为什么不。”她大方地。

“你真慷慨。”忽然满嘴苦涩。

“多谢夸奖。”

雨点劈里啪啦打在雨伞上。

唐乐颜高高擎着伞，旁边的人却只管看向别的地方，虽说在交谈，却正眼不曾转头来看她一眼。

她看他面色淡漠无比，一副毫不领情地模样，仿佛拿她当小丫鬟用，心头有气。

眼珠一转，已经有了主意，擎着雨伞的手慢慢地歪起来，那雨伞悄无声息地便离开了楚歌行地头顶，只遮在乐颜头顶，倒将楚歌行大半个身子露在雨中。

就这样走了很久。

楚歌行忽然停了步子。

雨水打在他的头顶，浸湿他的头发，顺着鬓角滑落。

乐颜只好也随着停步。

楚歌行这才转过头来。

乐颜望着他半边身子已经湿透，心想这人真是后知后觉，怎么走了这么长才发现？却不料的会将他淋湿成这样，心中不由地愧疚，只好咳嗽一声："啊？你居然被淋湿了，抱歉抱歉，我一时没注意。"

楚歌行冷冷站在雨中，不说话，也不看她。

通身倒带着那么一股冷冷然的气息。乐颜虽然笑着，却被他这种冷清气质扰到，不由地有些尴尬。

慌忙返回去，将伞递过去，替他遮住头顶的雨。

他挺身站在那里，任凭雨水从脸上滑落，艳丽的一张脸上。冰冰的毫无表情，眼皮也垂着。

看样子，到如同是个被欺负了的大孩子，却倔强的不开口求饶一样。

唐乐颜看地心头一动。

却恨着笑道："被淋到了，你就不会说一声吗？难道真的没感觉？"

没感觉吧，楚歌行咬牙仍旧不开口。

乐颜恼怒："你这是在怪我吗？我又不是故意的！"声音提高。

虽然心虚的很，因为明明就是她故意的。

忽然害怕：如果他生气了，回去跟楚真告状怎么办？

不由地心中忐忑。

不过他既然没有开口指责。她也只好死不承认。

楚歌行这才目光一转，看到她脸上来。

不知道是为什么。大概是雨水浸润了他的脸，或者沁入了他的眼睛，那双平日艳丽妩媚的桃花眼，多了一丝水淋淋雾蒙蒙地气质。

乐颜只看了一眼，心头忽而软软。

算了，我跟他生什么气。

这个人本来就是脾气反复无常的。

看他直直站在原地坚持不动，被雨水打湿地样子，几分狼狈，几分凄然。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好啦，是我不对好了吧？"

说着。伸手，叠了叠左手的袖子，抬起来，去替他擦拭额头上的雨点。

楚歌行身量较高，她看的比较吃力，只好微微地踮起脚尖。

"哦哦，都淋湿了哦，看看我们歌行。这样子真可怜啊。"她喃喃地。吐气的温暖感觉一丝丝，扑到他颈间。

又带一丝笑，因为想到无家可归的流浪小狗，淋湿了大概就是这样吧，有点可怜，又有点伪装的凶悍。

红袖温柔擦上他的额头，顺着，一点一点，仔细地掠过眉角，眼睛。一直到脸颊边上，慢慢地擦落到他地尖尖下巴。

动作极其轻柔。

楚歌行本来毫无反应。

随着她慢慢地擦落他颈间，红袖边缘的刺绣擦过他颈下地微微突起。

他忽然身子一抖，如避蛇蝎一般。自雨伞间。抽身向后猛地倒退回去。

"喂，你干什么？"乐颜扑了个空。

而雨水瞬间又劈头盖脸浇落他全身。

隔着重重雨帘她看不清他。只觉得那双眼睛被水洗过一样，亮的吓人。

着急地跺跺脚，她举着伞扑过去。脚下靴尖碰到水中凸出地硬石，不由地一绊。

身子向前踉跄冲过去，雨伞也摇摇欲坠，自手中要飞出去。

却在这时侯，楚歌行闪身上前，一手握住她握伞地手，一手扶上她的腰间，紧紧握住。

借着向前冲地力道，乐颜刹不住去势，再加上他如此相扶的动作，忍不住整个人撞到他怀中去。

他的手攥住她地手撑着伞，一手握住她的腰，于是腰部近近贴在他的身上，而额头正撞上他的胸膛。

“啊！”她叫一声，“好险，好险。”慌忙抬起头来，有点惊魂未定，一直叹息。

却对上楚歌行低低看下来的双眸。

不由愣住。

这双眸子，跟看陌生人似的打量着她。

“怎么？”乐颜眨眨眼睛，抬起空闲的左手撩撩额前的散发，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是不是弄乱头发啦？”

这表情何其娇憨。

楚歌行眉头一皱。

不再说话，只是松了手，冷冷地说一句：“不用送啦。”

大袖一挥，转身向着门口走去。

“喂喂！”

身后传来唐乐颜的叫声。

这真是个古怪的人，尽也做些古怪地事。

她看了看地上大点大点滴落的雨，终于皱眉，一跺脚追上去。

终于在快到门口边追到了他。

将雨伞硬塞到他的手中：“拿好了，不许丢！”

不顾他冷硬的表情，又大声说：“这是我地，改天我要要回来！”

楚歌行不语。

她已经转过身，红袖抱起，遮住头顶，施展出轻身功夫，向着府中掠去。

楚歌行怔怔站在原地，手中擎着那柄青骨小伞。

----我不想要地。

----你的东西，你拿走。

可是这句话说不出。

一直到那一抹红影消失在雨丝之中，楚歌行才抬头，看着细细伞柄。

一只手伸出，摸上胸口。

那里，疼疼地。

从方才开始。

从她一头撞过来的那时候开始。

就好像她用力太大，撞伤了那里的什么。

又好像她撞得力道太古怪，撞醒了那里的什么。

这种感觉，很奇妙，可也很痛，就好像真的受了内伤一样的，隐隐做疼。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一十七章 孩子

楚歌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想到，原来他跟唐乐颜是多么的相似，他们两个人在相当大的一部份上，脾气，武功，行事方式，甚至想爱人的心情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强烈，只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的他跟她，也是同样的懵懂跟同样的不择手段，同样的用了让对方最不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意。

所以说，他能喜欢上她，或者后来发展到几乎失控的那一切一切，仿佛是个必然。

因为这两人从骨子里到血液中都透着阴阴的相似性。

而那些类似她后来决然时候所说的“我亦非良善之辈”，那些黑暗东西，是楚真所没有的。

或者说，是楚真所不愿也不曾涉及的。

说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好，说他是心如古井水波澜誓不起也好，楚真的心思，不在风花雪月儿女情上面。

他的人生，是执掌大权，在人生能呼吸的每一日，为着舜而坚守。

有一日，是一日。

无忧无喜，几乎也没有了自己。

所以才有那么长时间的不眠不休通宵熬夜，他根本是不把自己当成有血有肉的人。

一直到唐乐颜出现。

他想照顾这样一个孩子而已。

人生仅存或者不该存在的温情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虽然他低估了这个“孩子”的强大，强大到几乎不需任何人的保护。

可是她欢喜。

几乎带着想强烈拥抱的心情去接受这种保护。

就好像是向往太阳地光跟沐浴光芒中安稳的暖一样，唐乐颜所向往的，正是这样光明温柔的楚真吧，她本是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女子，可是渴望他的心情。仿佛日月之间两相遥望，绝不能舍弃每一眼的吸引。

喜欢就是喜欢，毫无疑问。

碰撞到的话，就会惊天动地。

爱地太极端。

另一方面，楚歌行和她，都是一样的。

唐乐颜蹦跳着返回屋内之时，发现楚真跟北堂御剑正谈地投机。

见她进来，却停了口。楚真起身，走到她的身边：“怎么都淋湿了？”抬起袖子就要去擦。手指忽然碰到她光洁的额头之时，忽然停住，转头叫了一声：“仪和。”

书记官从旁边的房间内转出来。

“大人。”

“去把隔壁房间升个火炉，再拿块毛巾过来。”他吩咐。

“是，大人。”

“生炉子干吗？”唐乐颜问。“你不冷吗？额头冰凉，小心着凉。”他说，眉端带着小小的不悦。

唐乐颜很想大吼两声：“我身体好的很从小到大都没病过。”想了想，看他的神情，还是将这句话咽了下去，笑眯眯说：“那么擦擦雨水就好。我才不去隔壁房间。”

“嗯？”楚真已经转身回到桌子旁边，此刻回过身来，“那么你要怎么样？”

“我当然要在这里。”她走到桌边上，旁若无人的拉住他的胳膊。

他微微一愣，咳嗽一声：“放手放手。”

她耸耸肩，却听话地放开。

北堂御剑正在一边看的入神。

唐乐颜瞪了他一眼。

他伸手捂住眼睛，转过头去，又转回来。眼睛骨碌碌乱转。

“对了，北堂少侠，”楚真开口。

“嗯……”

“刚才说到，这舜都之内，你可曾认识蜀中唐门地人在？”

“嗯，好像有一两个。”

“那么，可否劳烦你走一趟，去问问他们的霹雳弹都曾给过些什么人？”

“大人吩咐，我这就去做好了。”

“无妨，现在下雨。等雨停了再去不迟。”

“可以吗？”

楚真正要回答。

唐乐颜在一边大声咳嗽起来。

北堂御剑望了她一眼，这才改口又说：“兵贵神速，在下还是现在去好了，哈。哈哈。”

唐乐颜站在楚真身后。伸出右手挑起大拇指给他看。

楚真点头：“那么本部堂就静候佳音了。”

北堂御剑一笑，转身出门去了。

书记官急忙送上一把伞。

他打着伞。踏着雨水落拓迤逦而去。

书记官这才进门将毛巾递上来，楚真接过，想了想，说：“还是将火炉在这边升起吧。”

“是，大人。”书记官躬身倒退出门。

天阴雨湿，凉气袭人。

室内却温暖如昔。

楚真仍旧在桌边观看公文，唐乐颜起初还腻在他的身边，他被她磨得不耐烦，便赶她去看炉子，不料她在炉子边上转来转去，拨弄来拨弄去，居然将炉火弄熄灭，不得不差人来又弄好。

弄好之后她学乖了，一会蹲在炉子边上看火，一会转头看他，好歹不动手了。

不过这样情形也没好多久，不到中午她灵光闪烁，跑到隔壁间去跟书记官唧唧喳喳不知说了些什么。

过不一会，便有人送了一个大大的筐子过来。

楚真正忙，也没注意。

只是扫了两眼，见里面装着些寻常果品之类，琳琅满目，倒是齐全。

以为她想吃东西，不过莞尔一笑。

过了不一会，却听到劈里啪啦的声音，仿佛鞭炮声。

楚真这才惊讶，鼻端也嗅到一股浓烈的糊味。

急忙抬眼去看，却见到炉子上正袅袅升起白烟。

而那小人儿蹲在那里，正伸手去，小心翼翼地拨弄上面冒烟的那黑乎乎的东西。

楚真一惊："小心！"

推开公文起身到她面前。

伸手攥住她地小手，不叫她乱动，弯腰伸手，拿起旁边的火钳将那东西拨拉在地上。

这才问："这是干什么，小心被烫到！"

唐乐颜看他动作，此刻满不在乎抬头："怕什么，我会很小心的。"

"你这是……"他看着她脸上，赫然一道明显的乌黑痕迹，不知道什么时候摸上去的，仿佛特意用炭画过。乌黑衬着白皙脸色，格外滑稽。

忍俊不止，却只好放手，转身暗暗摇头。

"真叔，一会我烤地瓜给你吃。"她却说着，重新蹲下身子，去拨弄地上那黑乎乎的东西。

惋惜地说："这个不能吃了。"楚真笑着转身看，才看出那糊了的居然是一枚小小花生，早就烤焦，不复原来风采。

可笑可气地摇头，扔下一句："你小心些，别烫伤就好。"

转身回了桌边上继续忙碌。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一十八章 煞星

唐乐颜在炉子边上忙了许久，筐子里的果品之类随便她用，不成熟的试验之下，牺牲瓜果无数，不过到最后终于成品了一个半生不熟的地瓜，拿上来献宝般给楚真吃。

楚真面带难色地看着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心想我若吃下去总不会中毒而亡吧，看着对方殷切的目光，终于勉为其难地捧在手中，啃了一口。

那白净的手指头上顿时就沾了乌黑的类似炉灰或者糊了的粉末，不过啃了一口，感觉还不错，于是投以嘉许的目光。

不料这本来只是捧场性的示意却成了某人的最大动力，于是在庄严肃穆的军机府，拿捏天下大事的府衙重地，时不时的传出奇怪的味道，导致隔壁间工作者的书记们经常在批改检阅公文之余，掀掀鼻头互相询问："今儿个……是烤花生吧，糊味中带着一股油气。"

楚真从最初的难以忍受到逐渐的只能忍受，过程转变十分快速，在唐乐颜上来献宝的过程中，他只能以尽快的动作将桌子上的公文等收拾起来，免得下次朝中又有人说："军机部最近送出的公文上沾着奇怪的东西……"

真是叫人无地自容而又浮想联翩的评语啊。

其实那不过是他吃某人亲自奉上的烤地瓜的时候，一不小心没拿住，跌落下来地瓜在折子上打了个滚儿罢了。一直到某一天唐乐颜说要做饭的时候，楚真实在坐不住了。

"乐颜，你过来，别忙了。"他停了笔，示意那正在不知所措的书记官退下。

对方立刻跑的比兔子还快的溜走。

唐乐颜听了他叫，倒是很高兴。一跳跳上来："叫我做啥？"

"你想干什么？"楚真拉着她手臂，斜眼去看炉子上的一只开着水地锅子。

"煮点饭给你吃。"她大言不惭的说。

楚真顿了顿，然后说："乐颜，这些事情不用你亲自动手。"

她哼一声："为什么，我也能做。"

楚真心想，每次吃那种烤的很恐怖的东西，我能捱过来已经算是不错了，如此放任她下去。指不定还会弄出点什么来。

于是安慰："我知道，不过你看看你。啊，脸都被熏黑了，这样对女孩子很不好。"

这句话却有奇效："真的？"她瞪起眼睛。

“是啊是啊，听话，别弄那些了，那不适合你做，”他说，“去洗把脸，然后回来，我要去拜访一个人。你跟我同去。”

“好吧。”她这次倒是答应的痛快，飞奔出门去了。黑呢轿子顺着青瓦的墙边走了好久，才在黑色的大门面前停住。

黑衣地守卫自台阶上下来，高喝：“什么人？”

中堂府的侍从上前：“中堂大人前来拜见厂公，劳烦通报一下。”

黑衣守卫双目如电，扫了轿子一眼：“好地，请等候了。”

回到台阶之上，即刻有人回身入内。不多时回来，笑道：“中堂大人，厂公有请。”

轿子轻微地一动，里面却传来低低一声：“别闹！”倒不是发怒，而是亲昵的微嗔着说。

黑衣守卫一愣，心想这是唱得哪一处呢?

却在这时侯，轿中人又咳嗽一声，轿身前倾，帘子打起，这才有人从里面躬身走了出来。

黑衣守卫正弯着腰斜睨着轿子。猛地一见，惊了一跳，忍不住在心底喝了个采：这看到的走出轿子来的，是个身着红衣的美貌少年。一脸笑意盈盈。滴溜溜秋水般双眼在周遭略看了看，这才转过身去。-----伸手向着轿子中扶过去。

守卫心中吃惊：中堂大人他是见过的，却不认得这美貌少年是何来头。

不过看他这泰然自若的气质，这睥睨四顾的风采，倒不同凡人。

不过能来这督厂的，应该都不算是凡人吧。

前面轿帘微动，有人低低又说：“胡闹。”

轿子中伸出一只手，将红衣少年的手慢慢推开，那人一弯腰，一俯首，一迈步，便走了出来。

黑衣守卫一见，当下又在心底喝了一个采。

中堂大人身着藏青色便服，玉带束腰，头上也没多余装饰，只随意地用银冠束住了头发，自发顶向下，一直两鬓到胸前垂着黑色扭金

的丝带，越发衬得面如皎月，眉若朗星。

他略嗔般瞪了那红衣少年一眼，自顾自负起双手在背后，挺胸迈步，器宇轩昂便向着门口走来。

那红衣少年见他并不领情，也不恼怒，兀自笑嘻嘻的，跟在身后也向着门口走来。

黑衣守卫本来想伸手拦阻，毕竟厂公只说过要见军机大人。

可那少年虽然笑吟吟的，待走到身前之时，目光一闪看到守卫脸上，那守卫只觉得这美丽的双眸之中蓦地闪过一道寒光，森森然看到他的心底里去，打脚底板的发起一股寒意，浑身一僵，竟说不出话开不了口。

那红衣少年也不见动作，随着军机大人便轻轻悄悄入门去了。

只剩下守卫站在原地，半天才回过神来，急忙转身去看，却见那一身藏青，一袭红衣，都已经远远去了。

守卫心中不由地凛然，那少年明明看起来像是贵不可言的公子哥儿，粉妆玉琢地好孩子般，却不料……这通身好大的杀气，简直叫人不寒而栗，想他们督厂之人又有哪个是善碴，谁人手上没有几条血债捏着，也阅人多矣，却从未见过如这少年般的人，简直如……守卫打了个哆嗦，蓦地想起一个词：煞星临门。

唐乐颜随着楚真进了督厂，一路只管东张西望。

这督厂她是第一次来，不免好奇。

带路的人在最前方，楚真负手跟随，她在最后，只觉得周围静得怕人，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布置竟然比军机府还要森严三分，而身畔经过的人皆是行色匆匆，喜怒不形于色，很少有人停下脚步来同他们打招呼。

想楚真也算是官高权重，这帮人居然如此不卖帐，唐乐颜心中暗自惊疑，怪不得昔日楚歌行说要来的时候，楚真会要求亲自前来，此地果然不容小觑。

不知弯弯曲曲走了多久，这才跟着进了内堂，又走了一段路，才迈步入了暖阁，隔着一层隐隐随风飘动的竹帘，只听得有个熟悉的声音慢悠悠地在里面响起：“中堂大人亲自驾临，这督厂今日，真个儿是蓬荜生辉啊。”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一十九章 想哭

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唐乐颜长眉一挑。

好熟悉。

似曾相识，在哪里听过的声。

正在默默地想着，那边有人伸手挑起帘子，从背后走出一个身着青衫，头罩纱帽的人。

说他苍老吧，他很精神，双眼灼然生光。

说他怪异吧，却很威严，脸白，似乎是抹了粉，唇红，紧紧的薄薄的抿在一起，配合那双能看透人心般的利眼，让人望而生畏。

青袍之上用紫色跟黄色的线绣着层出不穷的累累花纹，青袍之外，罩着跟纱帽同色的黑色纱衣。

他迈步走了出来，一看到楚真，满脸堆笑，却只在眼角露出三两条鱼尾纹。

“厂公亲自出迎，本中堂才是何以克当。”楚真停了脚步，拱手说道。

“中堂大人说哪里话，咱们都是为了皇上效忠尽力，说来还是一家人呢。”那人一笑着说，很熟络的样子，热情招呼，“来来，中堂大人请进。”

闪身之间，目光瞥过唐乐颜脸上。

楚真注意到，颔首说道：“乐颜，你等在这里，可好？”

唐乐颜望他一眼：“好的。”

却见那厂公开口说：“这位小兄弟气宇不凡，不知是中堂大人的？”

楚真一怔，随即说：“是本部堂的……”

唐乐颜咳嗽一声，说道：“故人之子罢了。”

说着便去看楚真。

楚真望她一眼，目光之中微微责怪。

唐乐颜知道他其实并没有真想怪她的意思，可就是怕他会说出什么她不爱听的。

厂公却又笑着：“嗯，英雄出少年啊。”转身率先向前，旁边有内侍掀开帘子。请两位大人进去。

唐乐颜站在门外，低低叹了一声，双臂抱在胸前，靠在墙边上，闭目不语。

半晌，屋子内略有响动，接着人影一晃，却是楚真率先出来。

乐颜迎上去问：“怎样。有无消息？”

楚真皱着眉，略略一叹：“回去吧。”

“好吧。”乐颜回答。

头前有人带着。两个人顺着来路慢慢向外走。

其实方才在外面，乐颜已经听了个大概。

却自然不能对楚真说，而那厂公也是，竟好像故意兜圈子一样，除了寒暄聊天，其他重要事情，竟也没多透露，偷听的她十分气闷。

两个人出了督厂大门。

楚真向着轿子边走。

乐颜自然而然跟在后面。

楚真忽然站住脚。

“我们还是走走吧。”

乐颜正是求之不得：“好啊。”

楚真迈步跨过轿栏，吩咐：“你们先回军机府，本部堂一会就回。”

那帮人答应一声。也自去了。

楚真跟乐颜两人，沿着督厂的青瓦长墙，慢慢地向前走。

他在外，她在内。

“你为什么看起来好似不开心？”她问。

“没……舜都的妖影一时无法肃清，我地心头，始终难以放松。”

“只是为了这件事吗？”

“嗯……现下，只是为了此事。”

乐颜低头，望着干净的青石路面。

“怎么？”他转头。“你好似也不开心？”

“没。”她低低地说。

“是否是因为我影响到你了？”他问。

“若我说是，你……会开心起来吗？”

他一愣，旋即一笑：“哈……”仰头来看天。

“真叔。”她伸手拉住他袖子。

“怎么了？”他低下头，看她的脸。

她只盯着他，牢牢地看，看了一会，才叹一口气，说：“好吧，你若忧心，我便尽力帮你好了。”

“你……”楚真微微一愣。然后才说，“说什么，我不许你说这些，你就牢牢跟在我身边。不要去想那些事情……嗯。歌行已经在着手布置，以他的能力。想必不日就会有线索，你放

“他是他，我是我。”乐颜微微一笑，“莫非你不信我？”

“说什么傻话，我只是怕你闯祸，伤到自己。”他伸手，摸上她的头，“走吧。”

手放下，便要背回身后去。

乐颜却伸手捉住他的手，握在手心。

楚真愣住，刹那站住脚，想抽回手来。

她的手却紧紧一握，软绵绵的手掌心对上他地掌心，很暖。

“为什么不走了？”她回头来，笑面乍然如花。

“嗯……”他低头，略有犹豫。

“走吧。”她说，手一拉。

楚真身不由己向前两步，错身之时，心底想：怎么这般没出息，竟被个孩子拉着走，不过只是牵手而已，至于要顷刻间心猿意马么。

这般在心底暗暗说了自己一会，终究安稳下来。

两个人走出督厂高墙，往外，路上行人才开始多了些。

因前日刚下了雨，冲刷的青石路面分外干净。

往前一段路，是热闹地集市。

人来人往，拥挤非常。

楚真微微有些紧张，开始后悔自己贸然作出的这个决定。心想只要再走一段，在入了集市之前先拐弯走掉就好。

想要放下身边人的手，她却若无其事的。

倒叫他不好意思做的太过，心想反而会露了行迹。

如此想着，浑身燥热，隐隐地出了些汗。

连手心也多了一层汗意。

湿漉漉的，只恐怕她察觉。

这感觉真是难受。

“真叔，前面是集市，我们去逛逛如何？”旁边的她却若无其事地回头，招呼，天真烂漫的模样。

楚真勉强镇定下来：“这，我们……还是……”

“去吧去吧。”她不等她说完，另一只手握过来。

他如触烙铁，顿时抽手回来。

这下糟了。

乐颜愣住，微微不解似的看着他。

楚真浑身一僵，心想到底是做差了。

明明是心无挂碍，为何竟然会反常到如此地步，这孩子聪明如斯，一定会给她看出不妥。

可笑可笑，自己这种年纪，怎么会犯下毛头小子才有的错误。

不由地愣住当场，呆呆看着她。

眼前人一身红衣胜火。

玉雪可爱地脸，看得他有些恍惚。曾记得，在那一年，有个红衣之人，怀抱着一个女子，在这舜都街头，集市之上。

他以为，是那人“红杏出墙”。

日后，还怀着一口不忿之气，去向她告状。

可惜，怎知道当时错认为的野花，竟然是她所扮的。

怪不得一见他们三人，便掩面遮住容颜，躲在那人怀中不出来。

后来他数次回想，那两人的甜蜜情形。

只映衬他形只影单，意气的举动格外可笑。

一瞬间，久违了的心痛，茫然，酸楚，悔恨，追忆，以及莫名其妙的种种负面情绪，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站在原地，想闭上眼睛不看这一切。

但是，眼睛闭上了，脑中那些影像，到底，该怎么驱除?

一刹那，眼睛湿润。

嗯，这章写得我想哭。。。。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二十章 逛街

唐乐颜望着眼前人。

那张喜忧不行于色的脸，此时此刻，表情如此怪异。

明明看他眼睛红红，竟如同要哭出来的模样，却又带一丝隐约的凄然，就好像凄风苦雨天地独行我一人般寥落般孤单冷漠，瞧得她心惊肉跳，想伸手过去扶他一扶，却又怕更惊了他，一时之间，这般聪明伶俐的一个人，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一瞬间两两僵持。

乐颜想上前一步，却不敢，只望着他跟她之间那短短的距离，外加隐隐在心头泛起的心痛。

忽然之间她想到了什么，心头略略知道他此刻正也想着什么，为何表情如此反常。

迎风而立，她望着他。

一霎再也不能动分毫。

却在这空明寂静的时刻，有个声音在旁边笑道：“哈，哈哈，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大人跟……乐兄。”

北堂御剑其实出现好一会了。

自一眼看到那牵手的两个人开始。

他的眼睛就错不开。

本来以他的洒脱个性，当场就要冲上去招呼，只不过，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此时此刻上去，仿佛有那么一些不大妥当。

他素来是不拘小节百无禁忌的性子，忽然之间有了为别人着想的心思，北堂御剑觉得，自己真是在江湖之中成长的飞快。

进步啊进步，还是飞跃性的一大步。若是有朝一日他回到剑阁，那里面的那帮人，恐怕会对他另眼相看吧。

想到这里。忍不住又得意的偷偷笑。

一直到看到楚真撤手地时候，北堂御剑的心底才有那么一丝异样。

耶？那冷静的跟冷玉般的大人他怎么……

看起来那么古怪？

而这边，那红衣的一只本来十分骄狂，此时此刻，竟然扎着双手站在原地，丝毫办法都无，更是看的北堂御剑瞠目结舌。

他在旁边看了一会，终究看不下去。

所谓朋友。就是为了解围而生的。

这是他北堂御剑第二大进步。

北堂御剑拔剑挺身而出。

唐乐颜闻声，才转身过来。

“北堂兄。你怎么突然在这里出现？”她惊讶问。脸上表情，也不知是装出来的，又或者怎样。

北堂御剑心想：嗯哼哼，这全舜都这么多人，也只有你们两个最抢眼，我又怎么会看不到。

如果本少爷不出现，让你们两人在此地变化石吗？

“本少爷……只是顺路经过。”他说，伸手习惯性摸了摸下巴，转头看向另一边。

楚真双眸凝起，看向他：“原来是北堂少侠。”点了点头。

面色已经恢复如常。

看地北堂御剑心中惊讶。

果然是“大人”。跟吾等凡俗不同，瞬间就能回归正常。

“大人好，”北堂御剑微微低头，“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大人跟……”看向唐乐颜。

乐颜却笑哈哈的，伸手拍上他地肩：“相请不如偶遇，北堂兄，前面是市集，一起去溜达一下如何？”

北堂御剑“嗯”了一声：“嗯。乐兄既然如此有兴致，本少爷只好……大人呢？”转头又看楚真。

“你们去玩，我还是先回去了。”楚真淡淡地说。

唐乐颜眉头一皱，上前一步伸手拦住，说道：“不行。”

北堂御剑伸手撩头发，眼睛却盯过来：又要开始了吗。

楚真不语。

唐乐颜低低一声咳嗽：“你一个人回去，太危险。”

楚真说：“没事，光天化日……”

“这……”唐乐颜微微沉吟，忽然一笑说：“那不如我先送真叔你回去。”

“不用了。”

“我不放心啊。”

“乐颜。”

“要一起去玩还是我先送你回去，就只有这两个选择。”最后她说。

楚真一听。又看她一脸的跃跃欲试，想了想，勉为其难地答应一声：“罢了，就跟你们一起。不过。不要太长时间。”

唐乐颜笑说：“好的好的。”

两人并肩向前走，旁边北堂御剑低头。在她耳畔说：“乐兄这招欲擒故纵还真不错，硬是叫大人给妥协了。”

唐乐颜转头看他：“嗯，比不上北堂兄出现的时机更不错。”

北堂御剑转头看她一眼：“哈，哈哈。”只是讪笑，心知这人已经看到他原先就在偷窥了，却不知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当时明明见她站在原地，双眼只看着楚真，并没分神四顾，还以为她已经物我两忘了，嗯，还真是个神奇的人啊。

这一行人非常的引人注意，当然也非常的养眼。

有红衣翩翩的美少年，手持檀香小扇子，巧笑嫣然，不时地拿起路边摊子上地东西把玩，一边问身边之人的意见，被他询问的，是一位冷然如玉的出尘少年，面相俱佳，气质脱俗，只是美中不足唯一一点，太冷了些，几乎让人不敢近身。而他们身边的一位，浓眉大眼，潇洒不羁的一位落拓剑客，背后一柄巨大的剑，一看就来头非凡。楚真这十数年来，深居简出，就算有外出应酬，也都是乘轿子或者骑马，几乎不曾踏足过如此热闹的地方，是以那些民众都不认得，面前这如玉美少年，竟然是舜都之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军机中堂楚真。

唐乐颜兴致高昂，见到什么都好奇，尤其是特别想见楚真开颜，是以故意拿些奇怪的东西向着他问东问西。

不过她身上很少带银两，真的遇到爱不释手的小玩意儿，问楚真要钱银，楚真却红了脸，原来他自小养尊处优，后又管居高位，颐指气使惯了，多年来养就的习惯，出门从来不带钱银物品，这原本是因为他极少在外面用餐或者住店，所到之处，都已经事先有人安排服侍，绝对不会缺了他日常所需所用之物，又怎会用到黄金白银那种东西。

唐乐颜见他脸红，微微一笑，转过头去，对着北堂御剑一眨眼：“北堂兄，轮到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北堂御剑被忽略半天，正在自得其乐看着旁边的泥娃娃，听到唐乐颜呼唤才转头回来：“怎样？”

“拿钱……”唐乐颜伸手过去。

“啊呀呀……要钱……”北堂御剑后退两步，忽然潇洒撩一撩头发，干脆说一声，“没。”

“真的没有？”唐乐颜向前一步，逼视着他。

“要命一条，要钱，没……”北堂御剑很有气节的回答。

“一个男人，出门居然不带钱，你真是……男人中的耻辱……”唐乐颜恨铁不成钢地望着他。

“喂喂！”北堂御剑伸手，在眼前晃了晃，“你这话打击面很广地哦！”

唐乐颜一仰头：“特指的是你哦……”

“我真命苦……”北堂御剑回手捂住额头，摇头说道，“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被歧视了……”

“哼！”唐乐颜回身，将手中的两个娃娃放下，“我不要了。”嘴巴撅起，甩手向前走去。

北堂御剑一笑，跟在身后，楚真望着她的身影，本来已经迈步，却又停下来，眼皮一垂，微微沉吟。

乐颜走了一会才停下来，猛地回头看，却不见楚真身影。

急忙拨开人群冲进去寻找，却见那人正背着手，不紧不慢地从人丛中走出来。

乐颜跺跺脚跑过去：“你去干吗了？”

楚真一笑：“没什么，看了点东西而已。”

北堂御剑在旁边望着他，若有所思地，忽然一笑说：“乐兄，如果没什么可看，就回去吧。”

“哼。”乐颜斜睨他一眼。

正在此时，听得有声音自远处喧哗响起。三个人面面相觑，迈步向前走去。

出了街口，望见在舜都地通城大道上，远远地正来了一队人马。

车马缓慢向前，如长途跋涉风尘仆仆，马上骑士，当前一人，身着白色长袍，腰间带剑，头戴白色地貂皮毡帽，脖子上亦围得严严实实，如同很怕冷的样子，样子倒是长地颇为俊秀，顾盼神飞，十分精神，只是眉眼间未免略带轻佻之色，而跟随侍从的打扮也不同，均有种同舜都不一样的气质。

楚真望见这队人，眉头一皱，忍不住冒出一句："来的好快……"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二十一章 白帽儿

这一队人缓慢地从通城大道上经过，队伍之中唯有一个人最为醒目，白色的貂皮帽子，脖子上还围着貂皮围巾，猿臂蜂腰，长腿宽肩，只是顾盼之间，俊秀的眉眼间带着一抹轻佻之色。

唐乐颜目光一转，落在他腰间所配的那柄长剑之上，在剑柄上，隐隐约约刻着一朵桃花状痕迹，微微一愕之下，心中已经有数。

听到楚真在旁边的声音，仍转头过去问道："真叔，这些人干什么来的？"

楚真看她一眼，淡淡地说："是丹宁的使者。"

唐乐颜问："丹宁国来人，为什么？"她原本就聪明，自小有种过目不忘的本领，听了楚真一句话，以前所经历的事情，同丹宁有关的顿时在脑海之中出现，刹那间明白几分，"难道是……"欲言又止。

楚真看她一眼，见她脸上露出了然神色，于是不再多做解释。

"真拽，真拉风，真够牛。"旁边北堂御剑却摇头叹。

唐乐颜转头，含笑问道："北堂兄，你真的是这么觉得？"

北堂御剑伸手撩动发丝："当然。"

"哈……哈哈。"唐乐颜笑。

北堂御剑回看她一眼，也哈哈一笑："不过，本少爷比他更拽，更拉风，也更牛。"

"嗯，说的没错，我也这么认为。"唐乐颜前所未有的点头表示同意，又低声，"不过，剑阁少主跟小桃花源传人之战，我还真的是十分

期待，什么时间。北堂兄跟这白帽兄约个时间出来谈谈么？”

北堂御剑听她这么一说：“哈，哈哈，你可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我只是不想错过一场好戏。”她转头去看那白帽。

这边两人在路边窃窃私语，那边上，那白帽风流的少年剑客已经转过头来，两道目光在人丛中轻轻一扫，已经直直落在了唐乐颜跟北堂两人脸上，左右逡巡。后又看向楚真。

唐乐颜停口，不动声色看回去。

白帽少年剑客目光在三人面上扫过。似乎有些诧异。

过了一会，下巴一挑，左眼一眨，竟然向着这边抛了个媚眼。

唐乐颜跟北堂御剑一起愣住。

顷刻间，唐乐颜伸手肘撞了北堂御剑一下，低声说：“北堂兄，艳福不浅，那小子……冲你抛媚眼呢。”

“虽然我的确风采够出众够引人瞩目不过……”北堂御剑伸手推开她：“乐兄你确定是吗？我深深地感觉他是在向乐兄你示好……”

楚真看着这两人一问一答，忽然沉声说：“我们回去吧。”

转身先走。

身后唐乐颜说：“是对你。”

北堂御剑摸摸下巴：“明明是你。”

他两人这么一问一答，那边的白帽儿却笑意更浓。眼波流转望着三人背影，却又风流横生地转头回去。

军机府中，楚真一甩袍子坐回桌子背后：“丹宁国使者在这个时候来到舜都，果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楚歌行躬身：“是。”

“歌行，你肩头地担子越发重了，可有信心？”他问。

楚歌行低头：“歌行一定尽心竭力。”

“嗯，他们虽然是为了和亲而来，但谁也不知究竟会发生何时。你要多费心了。”

楚歌行面不改色：“这是歌行应该做的。”

楚真点头，忽然又说：“东海那边，似乎平静下来，我已经下令，歌寻在三天之内会赶回来。”

“嗯……”楚歌行不置可否。

“让歌寻奔波良久，也该让他回来休息一下了。”

“多谢真叔体恤。”

楚真望着面前眉眼间丝毫不起波澜的少年，心底重重叹一口气，终于站起身来，绕过案子走到楚歌行身边：“我知道最近舜都事情太多，让你忙不过来。不过，也要知道照顾自己才好。”“歌行无事，多谢真叔关心。”他微微抬眼，看了楚真一眼。却又垂眸下去。

“你最近消瘦了。”楚真喟叹。

楚歌行低下头：“真叔不必为我担心。也……要多多保重自己。”

“嗯，你是个有主见的聪明孩子。罢了，等歌寻回来，跟他好好聚聚吧。”楚真情知说不出什么来，楚歌行的心，只有在很少时候才能向他敞开，他不愿意，他也不勉强。

可是能为楚歌行做的，他都已经做了，譬如，征召楚歌寻回舜都之事……

天边阴云阵阵，不知道是要下雪还是下雨，楚真又望了面无表情的楚歌行一眼，慢慢皱起眉头，想：歌寻总会在那个日子之前回来的吧。

随着丹宁国和亲使者地到来，舜都再次热闹起来。

先是宴席不断，舜都的文武重臣，六部两相，全部接到邀请，楚真是六部之首，亦压在两相头顶，自然排在首位。

唐乐颜兴高采烈，随同楚真出席。

楚歌行却是忙地飞起，一方面要兼顾舜都魅影，防止变乱再生，另一方面要巡逻皇城，尤其是重点保护丹宁来使的安全，一时之间焦头烂额，完全没有时间参与这些应付。幸亏经过楚真的知会，督厂派了人手参与皇宫内的保卫工作，不然的话，他的手下还真不够用。

因为忙，唐乐颜见到他的时间便少了很多，她尤其高兴，因为既能跟楚真在一起，又不用面对那个阴阳怪气的家伙，心中是说不出的畅快。

在宴席之上，觥筹交错之中，她坐在楚真身后，含笑冷眼，旁观四周，那丹宁国来使的领头，居然正是那个妖里妖气地白帽少年，此刻他已经换了一身装扮，却仍旧是刺眼的白色，只不过袍子之上用金线绣着各色花纹，又说不出的贵气。

“凤非声多谢皇帝陛下的热情款待。”那少年举杯向上，彬彬有礼说。

光影里舜帝同时举杯示意：“世子客气了，请不必拘束。”

他对答如流，倒也一派潇洒少年气质，酒过三巡，说了无数无聊话题，才又说：“凤非声听说舜最近的武状元是前所未有的高手，竟然能数招败虎威将军，不知是现在何处？”

唐少玄一愣，目光越过九重丹墀，落在楚真身边的红衣人身上。

唐乐颜正躲在楚真身后，百无聊赖之下，盯着他身影想要使坏，耳朵一抖，听到“武状元”三个字，顿时歪了歪头，越过楚真肩头看向对面的丹宁世子凤非声身上去。

这小子是故意来找茬地吧。

她心想，是不是那天在街上跟北堂的谈话被他听到了？

当时就觉得他的表情不对，早知道的话，就也带北堂进宫来，那必定会看一场好戏。

可惜现在，这场戏的主角仿佛成了自己。

满场文武百官，都在凤非声出声之时，齐刷刷将目光投了过来。

连同高高在上的舜帝一起。

唐乐颜叹一口气，心想：凤非声，凤非声，你的名字真是起错了，你该叫凤发声，不停的发声。

一时周围无人回答。

而凤非声的目光却随着众位大臣的目光一起，随波逐流瞧了过来。

唐乐颜自然是不怕瞧地。

只不过她正打算去偷偷戳戳楚真的背，如今这计划是破产了。

正想着应付接下来的，却听到身前人说：“听闻凤世子文武双全，乃是丹宁新一届的文武状元，怎样，莫非是想要同我们地新科武状元比试一番吗？”

说话地，正是楚真。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二十二章 凤非声

若论起比试，唐乐颜自然是不怕的。

反而带着一种跃跃欲试情绪。

不过听到楚真说话，却静静地垂眸坐在原地，摆出一副乖乖不做声的绵羊模样。

这边楚真说罢。凤非声一笑：“凤非声虽然有这个意思，只不过……”

“不过现在是和亲宴席，尚不适合舞刀动枪，世子若是有意，反正使节团会在舜都呆上七天，七天之内，总会有机会切磋一番。”不等他说完，楚真举杯，淡淡说，“世子请了。”

真是什么话都让他说了。

凤非声目光一闪，望了楚真一眼，又看了看他身后正在装羊的唐乐颜。

趁着众人不注意，或者是欺负楚真看不到她在后面的模样，就在凤非声的视线落在她脸上的时候，她微微侧面看过来，眼睛一瞟，嘴角轻抿，冲着凤非声不屑一笑。

这笑容凤非声看的清楚分明，面上却不动声色，举杯说道：“既然军机中堂大人都这么说了，凤非声就恭敬不如从命。”

目光在唐乐颜脸上慢慢扫过，极其缓慢地，同时一仰头，将杯中酒喝光。

从此，到宴席终，谈笑风生之间，都未曾再看过她一眼。

人人都赞丹宁国的凤非声世子风度出众，手腕玲珑。

虽然这人看起来有些锋芒毕露，实际上竟然为人十分会做，八面玲珑手段圆滑的很，让那些向来挑剔的老臣都为之挑不出错。

宴席上，经过凤非声世子的请求。舜帝唐少玄犹豫之后，终于决定，让使节团在七日之后，迎送吟月公主回丹宁。

凤非声笑意盈盈，谢主隆恩，并且表示丹宁跟大舜的和平关系会到永远。

一席话说的各位大臣心花怒放。

而这消息不久便传回了后宫，又惹得某刁蛮公主一阵大怒，从此又生一番事端。

且按下不表。

宴席散后。楚真带着唐乐颜回府。

他向来喜欢乘坐轿子，这两天却又改乘马。

唐乐颜拉着马缰绳跟在他旁边。心中默默地想着事情。

楚真见她一路无语，怕她气闷，因此问："在想什么？"

唐乐颜一挑眉："没什么，一点小事。"

楚真察言观色，说："可是在介怀凤非声世子地事情？"

唐乐颜轻轻一笑："那种人，我尚不放在眼里。"

楚真见她脸上，三分傲气毕露，果然是年少气盛，不由也跟着一笑。

唐乐颜望着他："真叔，多谢你替我解围。不过…"不许去惹事。"楚真看着她。

"你又怎么知道？"她的眼睛乌溜溜地转动。

"你昨日看到他的时候，就已经跟北堂在窃窃私语，难道说对他没兴趣，依我看，好似世子的来头也不小，而且为人很是聪明，与其竖立一个敌人，不如……没事的话。就不要去招惹了。"他叹一声。

“既然真叔你这么说了……我以后见到他都绕道走罢了。”她耸耸肩头，不想他为难。

楚真满意一笑：“你能这么想就好。”

两人正在谈话，听得远远有人大叫：“别放他走了！”

乐颜长眉一挑，即刻打马上前，拦在楚真跟前。

只见从远处，风驰电掣来了一道人影，不多时已经闪身到了楚真等人跟前。

而在他身后，竟是无数官兵，看打扮，却是九门提督的人马。

“什么人！”唐乐颜目光闪烁。清叱一声，红袖一舞，袖中白光闪烁，冲着那人飞过去。

那人反应却也迅速。喉咙中发一声吼。在空中竟连转了几个圈，如一阵旋风一样。从唐乐颜楚真身前闪身向后奔去。

“好功夫……”乐颜在心底一赞。

不过她一心想要护住楚真，刚才出招目的也是将那人逼退，并没有意思去追，更何况，楚歌行的人马已经追了过来。就不必她来费心。

可身后楚真却说：“你们去帮九门提督捉人！”

周围跟随地十几骑军机府人马顿时答应一声，转身去追人。

唐乐颜双眉一皱，心想以他们的速度，怎能追地上人。

可是她方才只想保护楚真，没有出手拦人，良机一闪消失，而那人的速度又是惊世骇俗的快，眼见就要飘身出了通城大道。

就在那一刻，只听得一声清清凤声，传入众人耳中。

唐乐颜蓦地回首，却见到不远处一道矫健白影，当空掠起，手中剑光一闪，幻化出展翅欲飞的飞凤形状，扇动翅膀向着那黑衣人扑过去。

耳边又是一声闷哼，只见一道红色剑雨从空中洒落，那人的身子竟当空裂开，坠落地上。

白色人影收剑落地，姿势潇洒之极，手中宝剑不回鞘，平举胸前，轻轻地呵气一吹。她甚至能看到，一滴鲜血，自雪亮剑尖滴落。

而他这幅姿态，竟宛如是好整以暇悠闲自得在擦拭珍爱的宝剑，而不是刚才辣手杀过人。

那双眉一挑，双眼射穿夜色看到唐乐颜脸上。

不是丹宁世子凤非声是谁？

唐乐颜心头一怒，却见到他微微低着头，一脸的不屑笑容。

竟跟在禁宫之内她对他的笑一模一样。

地上那人已经气绝。

丹宁世子，分明是借杀人的手段，向她示威。唐乐颜心知肚明。

真叔真叔，看样子，不是我不肯让。

是有人已经恨上来了啊。

唐乐颜望着他的样子，又气又好笑，若不是楚真在旁边，早就飞身过去揍他一顿。

不用她动手，九门提督地人马却已经拦了上去。

将他牢牢包围在内，有人上前怒道："你是何人，为何竟擅自斩杀九门追缉的重犯！"

"啊？是重犯吗？"那人惊讶问道，装的倒是挺像。

"不错，你出手如此狠辣，莫非是杀人灭口，跟这犯人是一伙儿的？"

"我有说跟他一伙的吗？"凤非声好整以暇地说，"何况，那边那位红衣的兄弟出手也不错啊，怎么就只盯着我一个人？"

九门兵士回头望了唐乐颜一眼，又转回头来怒道："那人是中堂身边乐侍卫，怎会有嫌疑，你休得胡言乱语，兄弟们，给我拿下！"

唐乐颜一心想看热闹，身后楚真却打马要上前解释。

她拨一下马头，假装不经意，拦在楚真面前。

楚真一时走不了。

“想捉人，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凤非声丝毫不怕，轻轻一笑，目光越过众人，又看到她脸上来。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挑衅。

唐乐颜按捺胸中怒意，只是冷笑。

正在九门士兵要跟凤非声交手起来之时，只听得一声沉沉喝声：“给我住手。”

一道锦绣蓝影，自空中翩然而至，落在场中。

一时之间，九门兵士齐齐退下，俯身恭敬喝道：“参见大人！”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二十三章 泥娃娃

“哦，好像来了一个大角。”凤非声吹完剑尖上血滴，回身将剑入鞘，这才抬头看过去。

正巧楚歌行一挥手：“都起身退下。”

“是！”铠甲声动，九门的兵士齐齐向后退在楚歌行身后。

两人目光相对，均是心头一震。

凤非声望着眼前艳如桃李之人，他也算是阅人多矣，小桃花源中更是美人无数，随便出来一位，便是享誉江湖的美女，可却无一能比得上眼前人这清丽之中的艳绝，偏这人身上一股冷傲气质，如此独特的感觉，让他在惊艳之余，震撼到一时说不出任何话来。

而楚歌行也打量面前白衣人，一时也有些默然说不出话，只是跟凤非声不同的是，楚歌行对他的感觉，跟唐乐颜对他的感觉一样，楚歌行只觉得这人浑身上下散发着“我很欠揍”的气质。

尤其是低头看到地上的死尸，心头越发火大。

好不容易捉到一个线索，他同这地上之人斗了半天，才封住了他一方大穴，保证后面没有“清理者”追随，才放心让九门士兵来追赶，没想到，却功亏一篑，死在这面前人手上。

若是凤非声知道眼前人此刻心头的想法，恐怕要伏地而哭。

“是阁下动的手？”楚歌行冷冷一哼，眼波一闪，眼角的似桃花瓣般的轻红淡淡一动，说不出的艳光四射。

凤非声咳嗽一声，这才笑着说：“请问兄台贵姓大名？”

“大胆！”旁边一员副将上前厉声喝道。

楚歌行垂眸，那人立刻俯身：“属下知罪！”向后退去。

楚歌行冷哼一声，重新抬头看向凤非声：“丹宁国的小世子，这舜都不是你杀人的地方。”

“知道本世子是何人？”凤非声笑道。“你倒不是凡人。”

“少说废话，也别套交情。”楚歌行冷然说道。

凤非声被噎住，这看似柔弱动人的人儿，说话可一点儿都不留情面呢，这一句话，好像冰块扔在脸上，还发出很痛地声响。

马蹄声响。

凤非声抬眼去看。

却见到当前一人打马奔到跟前，叫道：“歌行。”

楚歌行这才转头。躬身行礼：“见过中堂大人。”

凤非声注意到来人正是军机中堂楚真，同时也看到了在楚真身后几乎快白眼向天的那红衣人。

这舜都。奇怪的人还真多。

凤非声摇头。

楚真说：“小世子一时莽撞出手，虽然有错，只是毕竟人家是远道而来，歌行，你看……凤非声去看那蓝衣人。

却见他沉默片刻，才说：“既然军机大人如此说，那么……就暂且网开一面吧。”

他转过身来，望向凤非声。

凤非声急忙微笑。

楚歌行望着他笑微微的脸，冷冷地说：“小世子虽然是远道而来，不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次看在中堂大人面上就算了，小世子下次切莫再犯到本官手中。”

说话之时，眼睛冷漠地望着凤非声，看的凤非声又是痛苦又是欢喜，一直到说完之后，便转过头，再也不看他一眼。却对楚真说：“歌

行先告辞了。”

旁边有九门人马牵马过来，楚歌行翻身上马，率领九门之人，打马匆匆离去。

凤非声垫脚相看。

唐乐颜看他的模样，终究忍不住冷笑说道：“小世子看什么呢，瞧这样儿，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楚真低声喝道：“乐颜！”

凤非声这才收回目光，望着眼前人：“凤非声多谢中堂大人解围。”

“刚才干什么去了，现在才想起来道谢。”唐乐颜冷哼一声。

楚真恨不得捂住她的嘴，却只好咳嗽一声。

凤非声恍然如什么都听不到的样子。笑微微说：“改日凤非声会亲自上门道谢。”

楚真淡淡说：“世子客气了，本部堂也不过是偶然经过，不想不必要地干戈发生而已。”

凤非声点了点头：“还是中堂大人识得大体。”

唐乐颜眉头一皱，眼睛斜睨过去。

楚真一听。这两个人果然不对头。于是说道：“若无其他事，本部堂先行一步。世子还是尽快回驿馆吧。”

凤非声躬身答应。

楚真掉转马头向前。

唐乐颜也跟着拨转马头，只是在回身之时，眼神一瞥，斜斜看向身后人。

恰巧凤非声也看过来，两人目光交织，空气中仿佛燃烧起噼啦作响的小火花。

因为时间已晚，楚真直接回府，没有回去军机部。

唐乐颜送他回府，下马等他入内。

楚真停住脚步：“怎么不进来？”

“夜快深了……”她答非所问地说，有些神情不振。

楚真一愣，知道她可能是怕睡着，会给他带来麻烦，不由返回身来：“进来，我有东西给你。”

“是什么？”她地眼睛蓦地瞪大。

楚真微笑，心头柔情顿生，拉住她手迈步入内。

一直到了书房，吩咐她坐在桌子旁边，这才从桌子的抽屉里找出一个小小纸包。

放在她的面前，楚真说：“这个，打开看看。”

唐乐颜微微疑惑，伸手去将纸包慢慢地拨弄开。

却见里面静静地并排躺着两个眉开眼笑的泥娃娃，粉色的脸，红色肚兜，上面还有绿色的荷叶舒展，造型古朴简单，却煞是可爱。

“这个是……”唐乐颜一愣，“那天，你没有追上是为了这东西？”

那天跟北堂御剑逛街的时候，的确是看中了这对东西不差，可惜三个人竟没有一个人带银子的，所以也只能忍痛放下，幸亏也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看中的，也不怎么牵挂，没想到楚真他竟然……

“不喜欢吗？”楚真问。

“喜欢，当然很喜欢。”心头暖意融融，唐乐颜连声回答。伸手，将那两个泥娃娃拿起来，左手是男地，头顶短短头发，右边是女的，还有垂髫，两个均都是憨憨的，眉开眼笑的样子。

她将两个娃娃靠在胸前，不知说什么好。

“喜欢就好。”楚真放下心来。

唐乐颜抬头：“可是你不是没有带银子吗，是怎么买到的？”

“呃……”楚真略一犹豫，这才说，“我……我跟对方说了你很喜欢，央求他送给我，他就答应了。”

“这么简单？”唐乐颜问。

“是啊。”楚真微笑。

“不管怎样，”她将手中的娃娃放回纸包，“谢谢你，真叔。”

起身走到他的身边，张开手将他拦腰抱住。

楚真一愣，然后淡淡一笑：“嗯，只要你开心就好。”

这几日一直阴天，却没有雨，也不下雪，天意难测。

唐乐颜兴冲冲穿越街头，向着军机府方向跑去。

在拐弯之时，却不妨有人闪身出来：“跑这么快，是做什么？”

唐乐颜急忙停住脚步，仰头去看：“咦，是楚大人，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楚歌行看着她：“正巧路过。”

“是不是这么巧啊？”她问。手不知不觉地向后藏了藏。

楚歌行眼波一闪，嘴角冷笑，却在瞬间抬起双眼，看向她身后，忽然惊叫：“真叔！”

唐乐颜一愣，急忙回头去看。

却感觉身边一阵冷风过，手中空空如也。

她知道上当，立刻转身回来。

“你！你居然使诈！”指着楚歌行控诉。

“这是……”楚歌行举起从她手中抢来之物，望着。

“还给我！”乐颜身形一晃，闪身过来。

“我曾经在哪里见过这东西……”楚歌行踌躇地。

那是一块玉，洁白无暇，通体透亮晶莹，一看就知道并非凡品。

“你给不给我？”唐乐颜大怒。

“你从哪里得来地这东西？”他问。

“跟你没关系！”

“现在在我手里，你说有没有关系？”他冷冷一笑。

唐乐颜目光一转：“好吧，我告诉你。”

楚歌行望着她。

她得意地笑：“看着眼熟吗？没错，这是楚真给我的。”

楚歌行皱眉。

楚真？她什么时候可以放肆到直接叫他的名字了？

而这话，真的假的？

只是看着她笑得得意的样子，觉得刺眼。

手指紧紧地捏着那白玉，几乎要将它掐碎。论区氛围十分之低迷呀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二十四章 是偶遇

楚歌行是出来执行任务的，只不过看那醒目的红衣飞身掠过长街，着急的模样，不知是出了什么事。

以他的心思，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不去看看，结果跟在身后，只见她冲着那熙熙攘攘闹市中去，站在一个摊子前，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块亮晶晶物事，递给摊子老板。

楚歌行十分诧异，这个人的悭吝个性，怎么会作出主动递银子给人的事，莫非真是看中了什么好玩不可放弃的小玩意？然后当望见店老板果然将一样东西递了过去，楚歌行眯起眼睛去看，只觉得眼前温光一抹，有些古怪。

只是没看清是什么。

所以才挺身而出，声东击西劈手夺过来，没想到拿在手中的，是这件东西。

可是，是真叔给她的？不可能。

他亲眼所见，明明是从摊子那边买回来的。

可这玉名贵无比，回想起来，而且的确曾经在楚真的身上看见过，却是无疑。

楚歌行目光一转，心想，回头叫两个士兵去打听一番就可以了吧。

手上拿着那块东西，于是沉吟，还给她？

手势一动，却见到眼前那人的目光也跟着一动。

竟如同这玉上有条线牵动她的目光一样。

楚歌行很不悦，瞬间心头一动，手一回，在胸前

Chapter_13

一抹，再抬起的时候，已经空空如也。

唐乐颜眨了眨眼，然后瞪大。旋即勇猛冲上来，扒住他的手，摊开来看："玉呢？你藏哪里去了？"抬头看他。

"我怀疑，这块玉是你从真叔哪里偷来的，现在依法没收。"楚歌行一哼，振振有辞说。

手臂一抖，将她的双手震开，手便重新又缩回袖子中。握在了腰间。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没有！你还给我！"她贴上来，伸手抓住他的手臂不放。

低下头面色有些忐忑。跟一种异乎寻常地尴尬，然后抬起头又瞪了他一眼，红唇一动，欲言又止。

"那也要等问过真叔才知道。"他心头又是蠢蠢欲动，看她有些为难的神色，知道自己果然是猜对了，绝对不可能是楚真给她的，这块玉。定是另有隐衷，而他越发想要知道。

"不许！"她冲口而出，好看的小嘴撅起。因为生气。

"怎样，心虚了吗？"他斜睨着她，微微冷笑。

"才不是，总而言之这是我的，你还给我！"她瞪大眼睛，仰头怒视他。

"不给。"

"还给我。"

"走开。"

"除非你还给我。""别拉拉扯扯的。"

"扒光了你也要还给我！"她大叫一声。真的动手来扯他衣裳。

楚歌行一转头，却被她拉住袖子，小手一闪。向着怀中摸去。

楚歌行眉头一皱，伸手握住她手腕："强抢也不行。"

“楚歌行你别欺人太甚。”千钧一发之时，小手牢牢地拽住他胸前衣襟，将衣领微微扯开。

“那又怎样？”他一笑。

身边呼啦啦脚步声响，有无数人靠近过来。

其中有人恭敬地说：“大人……属下等……”

楚歌行跟唐乐颜一并转头去看。

九门提督的麾下兵士却都愣了愣，头前那人话说到一半，停了下来。

眼前这是啥情形，提督大人跟乐侍卫两个……是在当街斗殴吗？宛如孩童斗气，一个握住对方地手腕，一个在撕扯敌人的衣裳。两个各自面带恼色，这场景可真是无比地稀罕。

“怎么样？”楚歌行却慢慢恢复平静，问。

同时手一震，又低头看她。低声喝道：“放手！”

碍于众人目光。唐乐颜恨恨地放开手，却站在他身边不走。

他看她一眼。上前一步，负手问。

“属下等，已经查清楚……”那人上前一步，跪倒在地，低声地说。

唐乐颜按捺怒气冷眼旁观，嘴角带一丝冷峭：不想让我听到，我还不想听呢。

只盼这帮人说完之后赶紧离开，她好向着楚歌行讨回那块玉佩。

不料话是说完了，楚歌行说：“立刻去看看。”迈步要走。

唐乐颜伸手拉住他手臂：“等一下，交出东西再走！”

“想也别想。”他望着她。

“那你也别想走。”她看着他。

“你究竟是怕我将这玉带走不还给你呢，还是怕我将它带到真叔面前去？”他忽然低头过来，若有所思地说。

唐乐颜一怔。

“如果你是怕我将它带到真叔面前去，就放手，日后你说两句好听的，我一高兴，或许会还给你也说不定。”他又说。

唐乐颜怔怔看了他一会，忽然像是下定决心似的，一咬唇说：“好。”

便松开了手，虽然脸上仍有些愤愤然。

好汉不吃眼前亏，更何况，没有必要给楚真知道。

当她惊喜的看着那两只娃娃之时，也想到了，必定是他用了什么手段得来，因此才返回来询问，果然，店主说是那位公子，用腰间佩玉换了那两只娃娃。

她感动莫名。

想偷偷将玉拿回来，因为是他的东西。

至于要不要还给他，她还没有想好。

没想到一切还没来得及做，就变生不测。

楚歌行是她的克星吗？

唐乐颜有瞬间失神。

楚歌行看看她，又看看被她抓过的手臂，那只手垂落，轻轻地挥了挥，仿佛要将上面她抓过的痕迹挥掉似的，然后淡淡一笑，背起双手昂然迈步离开。

唐乐颜略略气愤地看着他跟蓝孔雀般骄傲的样子淡出视线，一口气憋在心头，恨不得追上去将他打上一顿。

正在无处发泄，听到有个声音说：“咦，这不是乐侍卫吗，怎么在这里发愣啊？”

她一回头，看到有个白衣人，玉树临风般站在跟前，脖子上围了白色地貂皮围巾，头顶罩金冠，手中白色折扇墨色字迹淋漓，双眉斜飞，眉眼传神，整个人打扮的无比的出尘而且光鲜，仿佛周身都闪闪发光，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一样。

“原来是小世子啊，真巧。”唐乐颜没好气地一哼。

怎么都遇到这些人，转身要走。

却听到身后凤非声笑着说：“乐兄何必这么急着要走啊？”

“难道世子要请本公子吃饭不成？”乐颜不停脚，冷冷一哼。

“相请不如偶遇，如果乐兄你饿了，凤非声愿意做东。”

“不必了，我怕饭菜之中会下毒。”已经走出数步。

“据说舜都的富贵楼名满天下，凤非声在丹宁也常有耳闻，虽然价格昂贵，不过既然来到舜都，一定要去尝尝看，乐兄你既然……”

“世子既然这么热情这么慷慨大方，那么我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啦。”

人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了回来。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二十五章 若相请

本来正气凛然拒绝，忽然全盘投降。

假如楚歌行在场，未免会骂唐乐颜毫无出息，居然为了区区一顿饭就对敌人笑面相对了。

不过兴许在骂的同时，以楚大人玲珑的心思，恐怕又会多学一招日后克敌致用的方法。

他向来是个举一反三的人。

于是错过了一个学习机会。

唐乐颜没想到凤非声是个这么大方的人，虽然开始的时候觉得这小子油头粉面，油腔滑调，尤其还轻薄无礼骄纵蛮横，活脱脱一个被惯坏的官家子弟，不过看在这富贵楼的一顿饭份上，她决定将自己对他的恶劣印象减半。

因为舜都这富贵楼是天下有名的奢侈场所，等闲王公大臣若要来用餐，都要提前预定，起码提前十天，时间短了或者想插队都不行。

对此，不光是因为富贵楼名声在外，这种规矩的订立，富贵楼主曾公开说过，各位客官想吃的菜，一定要提前安排准备，比如当地没有的，要用最快的方式从外地运来，保证新鲜，时节不对的，也会挖空心思，打听天下哪里有那种材料，动用人员弄来。几乎你能想象得到的想吃的东西，都会在富贵楼上吃得到，所以如果凭空想象说要来

点什么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相当时间准备。要吃一顿饭，不光要有钱，而且还要有足够的耐心。

像是唐乐颜这种动辄心血来潮的主儿是不可能吃到的，更何况，就算是她有这个耐心，也不一定愿意出那份昂贵的钱。

不过有人做东就不同了。

看样子这个丹宁的小世子还有些手段。人才到舜都不到三天，就已经在富贵楼上定了位置，别说是彼此只是看不惯对方这么简单，就算是有深仇大恨，唐乐颜想，也一定要吃完了这顿饭再相杀。

方才在大街上遇到凤非声地时候，他打扮的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带着恶奴出外，想调戏良家女子的恶少。

可进了富贵楼。他却摇身一变，简直成了一个注定被调戏的大家闺秀。

凤非声用菜的样子很儒雅。就算是喝汤都一点声音不发，喝完之后，还有旁边的侍者送上一块雪白的丝帕擦擦嘴。

吃一块肉，明明已经酥软十分，几乎不用咀嚼就能在嘴里化开，他偏要用银色小刀切开，然后再小块小块送入嘴里。

唐乐颜起初还看的目瞪口呆，到最后只管埋头苦吃，根本懒得去理他。

一桌地菜，色香味俱全。如果是一百分的话，唐乐颜会打九十九分，留下地一分是因为埋怨自己吃太饱，已经无法再继续。

如果不是仅有的一点自尊心作祟，她几乎想打包一份带回去。

凤非声看着她微笑。

唐乐颜望着他的笑容，吃的太饱，脑袋迟钝，警惕性未免有些下降。

“小世子笑什么？”她问。

“我笑乐兄真是个洒脱不羁的性情中人。”他眉眼如画。

“哦。何以见得？”

“咳咳，没什么。”凤非声伸手捂住嘴角，轻轻咳嗽，“乐兄吃饱了么？”

“很饱。”

“不知道这些菜的味道怎样？”

“还……挺可口的。”乐颜挠头笑。

“这就好。”

“小世子好像没怎么吃？不舒服吗。”难得她还能关心一把别人。

凤非声浅笑嫣然：“没，我自来饭量小。”

“哦，可惜可惜。”乐颜摇头。

“嗯，不可惜，乐兄满意就好。”

“我很满意。”乐颜点头，从银色小盒子里找出一根牙签，准备开咬。

她是不破坏形象干净不罢休。引得他皱眉。

“咳咳，既然酒足饭饱，那么我们就来谈点有意思的事吧。”凤非声沉默片刻，而后抬眼。看向唐乐颜。

“小世子这句话真叫人浮想联翩。莫非是饱暖思那啥啥。”她打了个饱嗝，举手。将面前一杯茶端起，轻轻喝了一

“有吗？”凤非声无辜眨眼。

“有那么一点。”她郑重点头。

凤非声笑，缓缓又说：“其实，我从一开始见到乐兄，就觉得……心中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怎么说呢，这种感觉很是异样，就好像……”他皱着眉头，慢慢地说。

“怎么样？”乐颜笑眯眯的。

“心头莫名其妙，就有一种奇怪地冲动，你知道的，类似……”凤非声琢磨着，似乎在找寻合适的词语。

面色绯红，犹如怀春少女，正要告白。

“让我猜猜看，”乐颜抬头望向他，“是不是类似……想要扑上去狠狠抽打的冲动？”

“你怎么知道？”凤非声惊喜地抬眼看过去。

“因为……呃……”乐颜肩头一抖，伸手摸了摸肚子，“因为我一见到小世子你，心头也有这样的一股冲动。”她望着凤非声愉快地笑。

凤非声点头：“我跟乐兄你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是啊是啊，”乐颜咋咋嘴，“承蒙小世子招待，酒足饭饱，本公子要回去睡大觉了。”

她站起身，忽然之间身形一晃。

“乐兄是不是吃太多，导致脚步蹒跚？”凤非声嘴角一挑，望着她笑。坐在那里纹丝不动。

“是吗？”乐颜伸手，擦擦眼睛，眼前一片模糊。

“又或者这富贵楼的菜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被乐兄吃了？”他举起手中那支合着的扇子，挡在嘴角眯起眼睛开始笑。

脖子上围着地白色貂皮，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只不怀好意的笑狐狸。

乐颜向后退了几步，一直到了栏杆边，有点悲愤，又有点恨铁不成钢：“小世子，这么好的菜色你居然舍得向里面加药。你真是……暴殄天物。”

凤非声嘻嘻笑了两声，说：“那几种又不是什么毒药，如果单独吃的话，还都大补，是我的独家秘方，不过若是每样菜都吃上一点……乐兄，你现在是否感觉丹田空空，内力全无？”

“唉，本公子我也一早就察觉，果然是这样，真是世间少有的奇药啊，”乐颜手扶住栏杆，诚恳地看着凤非声，“不知道小世子愿意不愿意将如此宝贵的秘方向在下传授一番？”

“嗯，等本世子抽你一顿出气之后，必定告诉你满意答案。”凤非声起身，手中的扇子哗啦一声打开，白色的折扇，描金的边沿，扇子上墨汁淋漓四个龙飞凤舞地大字：要你好看。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二十六章 试河豚

凤非声手中扇子一摇，显出扇面上四个大字：要你好看。

唐乐颜一见，不由苦笑。她以为他白衣白帽外加举止轻佻言语讨人厌，诸如此类已经够招摇，没想到还有更绝的在后头。

凤非声慢悠悠地迈步上前。

唐乐颜目光一瞥，伸手制止："停，稍等一下。"

"乐兄还有什么遗言吗？"凤非声微笑。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颤抖着手指指着他问。

"因为看你不顺眼。"

"只是这样？"

"不然你想哪样？"

"好……"她忽而悲愤，"你你你……你给本公子记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嗯嗯嗯，我记住了。"凤非声面不改色，仍旧笑眯眯的，"不过，其实有一件事我不大明白想要问你。"

唐乐颜咬牙："说。"

凤非声问："你早就知道饭菜中下药，为何还吃？"

唐乐颜悲伤地说："我以为你总会留几道不加料的菜，谁会想到你每道都不放过？"

凤非声愕然之后，摇头叹息："没想到误打误撞，居然还真让你碰上。"

唐乐颜冷哼，似乎有点懊悔："不过也算值了，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居然吃不出是什么药来。"凤非声冷笑："你现在担心的不该是这个吧。"

唐乐颜伸手摸了摸额头："你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凤非声笑，说："后悔了吗？好吧，如果你愿意跪下来，叫我三声凤爷的话，本世子就考虑……"

"看你油头粉面。乳臭未干，明明比我更小的模样，这一声本公子我实在叫不出口。"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啦。"

“我不喜欢吃罚酒，以后有机会，还要请小世子再请一顿饭好了。”

“死到临头，你还跟我讨价还价……”

“难得遇到世子这么大方的人嘛。”

“我下药，你竟不怪我？”

“世子须明白，这世间有种事情叫做……拼死试河豚。哈，哈哈……”她笑了两声。十分得意。

凤非声忽然怀疑，他费劲功夫的这一顿，究竟是占了便宜还是吃了大亏。

于是皱起双眉：“我倒是没看走眼，你实在是个不能小觑地家伙，有意思，不过，更加叫人讨厌。”

“我知道你是嫉妒我比你长的好看，这就叫做天妒英才……”唐乐颜伸手作势擦泪，一只手按住栏杆。

凤非声哑然。

他已经认定她是掌中物，内力全失去的她。自然不是他的敌手，而他也不想闹得太招摇，免得有人的面上过不去，更何况她身前是他拦路，身后是五层楼的高度，若是在毫无内功的状态下翻身下去……除非她是真的不想活了。

凤非声正在想，却不料眼前地人果然手按栏杆，翻身一跃。刹那间红衣翩翩飞起，如一朵乍然开放的凤凰花。

她清脆扔下一句：“凤小子你给我记住！”

凤非声反应极快，一愣之下，飞身上前。

前一刻她还在同他谈笑风生，做尽各种姿态，就是不见应有地死到临头的慌张，忽然下一刻就如此想不开，飞身跳楼自尽。

她虽然讨厌，可也没有到达非死不可的地步，凤非声飞身上前。一把拉向她的手腕。

却不料那人仰面朝天跌落，竟冲着他一笑，英挺双眉一挑，笑的无比好看灿烂。

凤非声一愣。她已经轻轻拂手。将他的手甩开。

那声音还在耳畔。

凤非声眼睁睁看她身子直直跌落下去，立刻就要跳下楼去将她抱住。不料心思在瞬间转动，忽然之间停了动作。

而唐乐颜大叫："接住啦……"

大红衣裳被风吹动，哗啦啦有声，仿佛一朵烈烈燃烧的烈火色的花，自空中跌落，在风中飘零绽放。

凤非声一眼不眨地看着。

楼下已经一片哗然，隐约有人惊叫："有人坠楼啦！"

而就在唐乐颜即将落地的瞬间，一道峭然身影，站在原地不动，电光火石之间，伸出双臂，竟然稳稳地将她的身子接在手上。

从这么高接住一个人，而且身形很稳，可见来人功夫非凡。

凤非声垂眸，望见那人稍微有点不修边幅地头发，乱蓬蓬的，一袭朴素黄衫，背上一柄巨大的剑无比的惹人注目。

那人微微抬头，晶亮目光同他相对。

凤非声冷然一笑，摇动扇子，转身离开。

抱着怀中人，北堂御剑笑了两声："我说乐兄，下次你出现，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正常点的方式？"

"这个不正常吗？"某人懒懒地窝在他的怀中，甚至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似乎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

"你你你……你还真是……"北堂御剑抱着这人，倒退两步，"唉，算啦，你是吃定我。"

"其实我要感谢你。"怀中人打了个哈欠，"不过这些话我们留着日后再说，楼上那个被惹毛了的丹宁"小狮子"就要出来了，北堂兄，我劝你还是……"

"哈，本少爷从来就不怕老虎狮子。"北堂御剑不屑一顾地笑。

"我知道我知道，"唐乐颜随声附和，"不过……能不能先退一步，等我身上的毒清除了再说？"

这才抬起眼，看向北堂御剑。

北堂御剑浓眉一皱：“你中毒了？”

心头恍然，怪不得气息弱弱，又一直躺在自己怀中不动，可她这么狡黠聪明的人，怎么竟然会中毒，是那个白帽儿下的手？

“我知道你心头有很多疑问，可是能不能等我……”她眼皮一垂。

“好好好。”北堂御剑答应一声，富贵楼中已经传来脚步声音，他转头，望了内里一眼，隐约见一袭白衣下摆出现在楼梯之上。

冷冷一哼，北堂御剑抱着唐乐颜，离开楼前。

事后北堂御剑问：“如果那天我不从楼下经过，你怎么办？”

唐乐颜说：“照样跳。”

“你不怕跌死？”北堂御剑很汗。

“怎么会，”她伸手撩撩发丝，动作潇洒的跟他的如出一辙，果然是近朱者赤，“本公子这么玉树临风潇洒自如天纵英才，怎么可能轻易为了一顿饭跌死楼下。”

“可如果我不在……”他踌躇。

“自然还会有别人。”她嘿嘿笑，笑的样子很自得又可恶，北堂御剑忽然领悟了为何丹宁那头小狮子为何会这么瞧她不顺眼。

北堂御剑想了很长时间，总是没想明白。

为何此人竟然如此笃定便跳楼。

莫非她真的以为，自己不经过，还会有其他神仙来救？

更或者，是她跟他心有灵犀，所以才放心大胆，知道他怎样都会及时出手？

前面一个猜测让北堂御剑摇头，后面一个猜测却叫他砰然心跳。

会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不停地想。

只是，任凭他怎么猜都想不到的是。

唐乐颜地确是有恃无恐。

别说是她在靠近楼边的时候正巧看他从街头走过来，所以才跟凤非声东拉西扯讲了那么多，故意磨蹭到他靠近才飞身落下。

假如，那日北堂御剑真的不曾出现的话。

她仍是会跳地。

因为她知道，就算是北堂御剑不在，同样也会有人挺身而出，绝对不会坐视她跌落地上。)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二十七章 保护者

“你狠，居然每道菜都能吃一点。”北堂御剑望着半靠床边的人。

“本公子就当你这句是夸奖。”她笑嘻嘻地。

“我现在怀疑，你不是中毒，而是吃撑。”

“知道就好了，不要说出来嘛。”

“哼！能中这么古怪的毒，我想全天下除了你就没别人了。”

“能在每道菜里都下一点的人才叫变态呢。”

“说起来，你跟丹宁那头小狮子还真是半斤八两，一个够坏，一个够怪。”

“哈哈，”唐乐颜换了个姿势，“幸亏他不算太坏，不然的话，这毒一时半会可清不了了。”

“下次注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你的口吻，很像是……”

“是什么？”

“没。我该多谢你的提醒。”

“你若能听进去，也不枉费本少爷一番口舌。”

“多谢北堂兄。”她举起双手做行礼状。

“少假惺惺的，你若无大碍，我就告辞了。”他站起身。

“嗯？这么急，是去哪里？”她问。

“有些事情，要同大人讲。如果你可以，就告诉你你自己去。”

她的双眼蓦地发亮，然后小心翼翼看着他说：“你背我去的话…“休想，你还是乖乖呆着吧。”

北堂御剑一甩手，负剑出门。

乐颜望着他身形出门。

渐渐，脸上慢慢浮现一丝笑。

发现有人跟踪自己的时候，唐乐颜先是一惊。

后来她故意放慢身形，观察跟着的究竟是何人。却隐约察觉跟踪者并非中原武功。

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最近祸乱舜都的那帮来历神秘之人。

心头嘿嘿冷笑：真是不知死活，居然主动找上门来，正好捉住了，问个明白……

然后想动手的瞬间，却又停住。

她听到那两人低低说了一句什么。

“……大人他……”

唐乐颜身形一抖，转过弯去靠在墙边上停了一下，才让自己重新安稳下来。

他……竟然派人来保护她?

抓抓耳朵，心乱如麻。起初还不信。在大街上转来转去，最终判断。那跟着地隐形暗处的人，对她没有敌意。

反而是她故意靠近一些看似可疑的江湖人的时候，那跟踪者却会迅速靠近过来，俨然保护之态。

察觉这点之后，她很想放声大笑。

其实，还真的无法掩饰脸上的笑，只是没有放声笑出。楚真，楚真，你真是……

叫她怎么说呢?

她向来天大地大，什么都不怕。最近却对一件事上心。

就是他的安危。

没想到那人却偏派人来保护她?

若这件事是其他人所做，她的心底必然会不忿，认为对自己是一种侮辱。可是既然是楚真做地，她的心底却带着无上欢喜。

这应该，是一种关怀地表达方式吧?

她的心思，北堂御剑怎么会猜到。

他只想她古怪不羁，却不知她是真的有恃无恐。

而这个，是她。属于她的，自己的小秘密。

乐颜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转身卧倒床上，闭上双眼之时，唇边还带着一丝抹不去的笑。

起码有三个月没有回舜都了，楚歌寻兵停城下之时，深深呼吸，仰头看面前熟悉的城墙。

有人在传话："速速去禀告，说是虎威将军班师回朝，已经抵达城外！"

脚步声从城内匆匆响起。

楚歌寻返回回了暂时驻扎起来的大帐。最早也得明天才能入城。

这是规矩，历来征战在外的将士返回之后，迟则三天，快则一日。

自己的前令官在前一日已经返回舜都。先行报告。

所以就算是中堂大人从中调停。皇帝陛下格外开恩，最早也要明天才能入城吧。

只是……

楚歌寻抬头看着天空苍茫云色。

这天气可不是太好啊。备不住今晚上会下雨。

但愿这雨一时半会下不来，不然地话，两万将士也要跟着吃苦。

将近冬日，这雨落在身上，可是透骨的凉。

没到这秋冬交接的季节，都会这样。

楚歌寻在将进帐门的时候忽然站住，心头一动，他蓦地回头。

仰头望着天空一片阴云，忽然想起："好像……那个日子，快到了呢……"

他皱起眉。

莫非自己这次返回舜都，并不是为了北疆平定，东海暂安，而是……

真叔他的……有意安排么？

想到这里，不由地伸手捂住胸口。

“哥……”有个声音在心底响起，“你……还好吗？”

一刹那竟是前所未有的归心似箭。

“禀告大人！”

军机府中，有人迈步飞快越过台阶，上了走廊，闯入房内，抱拳躬身。

“说。”楚真搁笔，抬头看。

“据说虎威将军的人马已经驻扎城外，就等皇上批准入城了。”

“嗯。”楚真淡淡一声，“知道了，下去吧。”

那人起身，倒退之后方飞身出外。

却跟另外一人擦身而过。

那人亦同样迈步入内，抱手躬身：“大人，传提督大人话，若大人没有疑议，提督大人就按照原定时间动手了。”

楚真双眼望着来人，忽而展眉：“好，去回报九门提督，一切交给他处理！”

“是，大人！”那人抱着手，如前人一般后退两步，而后才转身出门外去。

楚真望着他的身影，微微出神。

忙一点地话，或者……会没有时间去想更多的事情吧。

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亲身经验。

所以最近，由得楚歌行去将所有担子挑起。

而幸好，此事即将告一段落，而歌寻也回来了。

楚真心头稍安。

正在想着事情，就听到有个声音笑着：“哈……哈哈，大人这里真是热闹啊，这人来人往的。”

有个淡黄色人影从门口迈步进来，浓眉大眼，凛然正气。

楚真抬眼，淡淡一笑：“是北堂少侠，请……”

北堂御剑进门，楚真微微招手，旁边秘书官上前，替北堂御剑备了一张椅子。他也不客气坐下。楚真问：“北堂少侠有何事吗？”

北堂御剑点头：“前些日子，中堂大人所托的事情，在下已经探听出了些许眉目。”

“是吗？”楚真眉一扬，“北堂少侠请讲。”

北堂御剑侃侃而谈，楚真微微点头，末了，北堂御剑问：“大人好似看起来不甚吃惊，莫非早就知道？”

楚真答应一声：“北堂少侠勿怪，本部堂知道的也不算很早，只不过是九门那边得了消息，加上督厂似乎也在追查，总会有所蛛丝马迹……”

“不怪不怪，”北堂御剑连声，又问，“那么就是说，大人已经心中有数了？”

楚真点头：“如果没有意外，今晚上就可以见分晓。”

北堂御剑一笑：“这么快，大人的动作雷厉风行如此，可真是让在下大开了眼界。”

“兵贵神速，更何况，此事是由歌行全权负责，我只是调配决断而已。”

“大人过谦了，”北堂御剑一笑，“只是，恐怕有的人无法看这场热闹了。”

楚真听他说的古怪，忍不住问：“北堂少侠这话是什么意思？”

北堂御剑望着他：“我说的是乐兄，她好像是……”说到这里，忽然看楚真面色微变，不由地伸手捂住嘴咳嗽一声，想到乐颜叮嘱自己不许将那糗事告诉别人，于是只好改口说，“她好像，有点不舒服所以……”

“怎么会突然不舒服？”楚真皱起双眉。

“呃……这个么……”北堂御剑却不知怎么回答他。

是人都会生病，俗话说病来如山倒。又怎不会突然不舒服？中堂大人这话问地多余，另外……那人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家伙，就算

“病”不去找她，她也会等不及主动去找上的。

想到这里，忍不住又伸手掩嘴，呵呵地笑起来：“大概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吧。”

“嗯……”对面楚真看他神情古怪，心头一转已经有了计较，情知北堂御剑一定有什么不便对自己说，又看他神色，并没多少不安，想乐颜的“病”也不会有什么大碍，而且自己手头所办地，已经迫在眉睫紧要关头，于是仍旧安了一颗心，尽量让自己不去纠结此事。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二十八章 伪装者

天边残云片片，浅浅的灰色，衬着苍色的天空，没有一点儿阳光，有一种沉郁的感觉，弄得人心都闷闷的。

埋头在书房内批了一阵公文，楚真放下笔，始终心头不安。

秘书官见大人停笔，伶俐地奉上茶来，楚真端茶喝了一口，索然无味，放下茶杯，迈步走到窗户边上向外张望。

若是以往，那孩子是会赖在这房间内，哪儿也不会去的。

可是现在……

又想到了北堂御剑所说“吃坏了东西”，当时他神情闪烁，明明讲的并非实话。

楚真心头七上八下，素来沉静如水一颗心，此刻竟掀起小小波澜。

歪头向着门口边望了一会，呆呆许久，终究不见那影子出现。

叹一声，反身回到桌子边上，又支撑着批改了三两份，尽量等到午后，楚真终于忍耐不住。

望了望天色，心想如果这时侯去看看乐颜，返回的话应该还会有时间吧。

手撑案子起身，吩咐秘书官令人备马。

秘书官心头惊疑，不由问道：“大人，不是说到晚上都不会外出的么？怎么忽然之间……”

楚真皱了皱双眉，的确，今日的行动至关重要，他的确该留下来调配大局，虽然说他向来相信楚歌行的办事能力，但这一切最后主持判断之人，毕竟还是他……六部两相，可也都盯着他看，恨不得他出一丝纰漏，从而可在金銮殿上大肆抨击的。

可是……

回头看了看，心仍旧是乱乱的。因此仍旧说："不用担心，本部堂只是片刻就回来，绝对不会耽搁很长时间。"

秘书官问："大人是要去哪里？"

楚真略一犹豫，回答说："听说乐侍卫病了，本部堂去探望探望。"

秘书官心头一怔，早看出大人对待乐侍卫同对旁人不同，却不料那人在大人心头竟占如此重要地位，心头略微觉得诧异。却也没再说话，瞧大人的神色。明明是已经做了决定，再多说下去，也是枉然。于是转身出外张罗备马去了。

乐颜浅浅地睡了一觉，恍恍惚惚中醒来之后，试着运了一会气，觉得真气已经恢复了小半，估计再有最多两个时辰就可以完全恢复。

微微吐气，刚在床上慢慢盘膝坐起，准备好好调息一番，好尽快恢复过来。

刚才起身。就听到有个声音喊："喂，你是什么人啊，干吗乱闯人家私宅？"

是侍书。

乐颜略一皱眉，心想是什么人找上门来了么？

侍书跟墨画两人，侍书只是负责照料她日常起居，并不会武功，不似墨画，要照料分堂之中大事。功夫在江湖之中也算上乘。不过墨画今日却不在家中。只剩下侍书一人。

"这里不许进去，喂，你是聋子吗？"侍书大叫。

"哈……"有个声音低低地笑。

听得侍书声音响了一会，忽然沉默，乐颜心头微惊。

便在这时侯，有个声音笑道：“姐姐不需要惊慌，本世子不过是来探望友人而已。”

唐乐颜听到这个声音，不由没好气冷笑一声。

“是这里了么？”那人低低一声。

有人上前将门推开，门边上白衣一闪，丹宁小世子凤非声迈步入内。

唐乐颜斜斜靠在床头。暗暗调整内息。

凤非声进了门，目光一转，望向内堂这边。

脚步声逐渐靠近。

却是他伸出扇子，挑起垂帘。绕过屏风迈步入内。

“啊……乐兄原来在此。”

一见床头人。凤非声脸上露出淡淡笑意：“这重帘叠帐，曲径通幽。若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撞入了哪家小姐的闺房呢。”

“小世子你闲地无聊，舜都街头多少良家女子供你调戏，你又何必只对我苦苦相逼。”唐乐颜垂着眼皮，淡淡地说。

凤非声眉一挑，脚下也没闲着，直直入内，旁边人拉了一张椅子在床边，他却一挥手制止。

整个人径直向前，坐在床边，同唐乐颜对视。

“那大概是因为，乐兄你长的比良家女子更具三分姿色，所以本世子对你情有独钟吧。”他身子一探靠前，扇子要挑向乐颜下巴。

唐乐颜一转头避开：“我看小世子你是自己有断袖之癖吧，不过很抱歉，本公子最痛恨你这种不男不女死人妖。”

“嘴巴还真毒，不过一会儿你若还能毒的出来，本世子就放你一马。”

“怎么，世子下毒下上瘾来了？”

“明明是乐兄你自己喜欢吃嘛。”

“我吃饱了，不用世子再费心了。”

“这半天过去，该消化的也差不多了吧。”

“你想怎么样？”

“是你自己张嘴呢，还是让我动手？”他越发靠前，双眼探究又带笑地望着她。

“凤非声，你别欺人太甚哦，这可是在舜都，不是你丹宁。”乐颜冷笑。

“怎样，现在没有楼让你跳，莫非你还有……”他忽而沉吟。

话音未落，凤非声感觉有一道迅捷身影，带着风动一闪，已经到了身畔。

凤非声一惊之下，翻身后退。

而跟在他身后的随从即刻出手，将那人影挡住。

刀剑交加，发出清脆声响，两方之人各退一步。

却见有道影子出现室内，白色锦衣裹身，身形矫健，看不到面目，头同脸面都被裹住，只剩双眼在外，此刻横刀，挡在了床前。

乐颜微微一笑，暗地里加速了内力运转。

凤非声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出现的人，忍不住冷笑：“瀛洲的忍者？乐侍卫，你还真是手眼通天啊，怪不得方才泰然自若丝毫不惊。”

“错错错，”乐颜缓缓睁眼看他，“我的泰然自若可不是因为这个，就算他们不在，你也动不了我，小世子，时机已过，对不住啦。”

感觉体内真气已经恢复过半，要对付这帮人，虽然没有十足把握，可也绝对落不了下乘，又有楚真地忍者相助，她更是笃定。

凤非声见她忽然神采奕奕，双眸绽放精光，心头一惊，不信她竟能恢复的这样快。

唐乐颜刚要翻身跃起，耳畔忽而听到某种浅浅声响。

心念一转，刹那之间身子又软软倒下，顺手伸手搭上那忍者肩头，仿佛弱不禁风伏在对方肩头似地，再开口已经换了一副调子：“小世子，你……你究竟想干什么……你、呜呜你别欺人太甚声音竟如同真的要哭出来一样。

听得凤非声浑身一抖。

虽然不知道对方又在玩什么，不过也知道，她绝对不会无缘无故作出这种示弱的姿态的。哦，望天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二十九章 顾大局

凤非声心头惊疑，却也在瞬间听得一队脚步声从外传来。

有人似听到唐乐颜的哭声，那脚步声音在瞬间向着这边加快过来。

凤非声皱眉瞬间，有个声音低声叫道：“乐颜！”

有人一搭帘子，一个人影从门口走了进来。

凤非声转头，望见来人是谁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回头恨恨地盯了唐乐颜一眼。

后者正趴在忍者肩头，一副虚弱无比的模样，方才还强悍无比，一副要起身揍人的模样，现在又是怎样？看得他格外火大。

“世子怎么会在这里？”来人进门，略一挥手，将身后跟着的随从都停在门外。

军机中堂楚真。

绕是如此，室内仍旧觉得有些拥挤。

凤非声带着五六个人，加上楚真一个。

唐乐颜床边的忍者一个，她趴在他的身上，眼睛望着来人，有欣喜，并一丝丝委屈。

楚真问了一声之后，不等回答，便径直走到床边，伸手扶住她肩头。

乐颜兴高采烈靠过去，伸手揽住他腰间：“真叔。”

那被当作布景道具的忍者一矮身，向着床边的楚真跪了下去。

那边凤非声这才咳嗽一声：“不知道大人竟然也会来这里，凤非声……”

“小世子仿佛跟乐颜有什么不愉快么？”楚真目光一瞥，从唐乐颜身上扫到凤非声身上。

他口吻淡淡，却也太淡了，丝毫不见怒气，可是怒意都在骨子里。

凤非声自然感觉得到。

情形有些不大乐观。

对凤非声的感觉而言，就好像是两个吵架了的小朋友。正在不相上下准备动手，忽然之间，对方的家长来了，而且非常的护犊非常的不好惹，所以另一方没有家长来地那个，显而易见是落了单了。

顾全大局，要顾全大局。

凤非声心底落雨，表面却说："没。中堂大人怕是误会了。"

楚真瞪了他一眼，这才回过头来："乐颜。你怎么样？"

唐乐颜看着凤非声那副黑脸又委屈的样子，还带几分尴尬，在心底笑的几乎没在满地打滚，不过她也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叫做见好就收，因此只是眨了眨眼睛，说："嗯，没事的，真叔，只是一点……误会而已。"

这话说的婉转。虽然眉宇间仍带着一丝被欺负后的柔弱表情。

楚真自然看得出她回答的不大甘愿，想必是因为想到丹宁跟舜都的关系，所以忍着一口气在"顾全大局"。

想到这里楚真心底对乐颜地赞赏爱怜又多了几分。转过头去看着凤非声，心底却不免多了一口气："世子虽然身份尊贵，但身负和亲使的责任，当明白什么要做什么不当做，若是真地闹出事来，本部堂也替世子挡不下。望世子自重，若是没什么事，世子就该离开了。"

凤非声被他一番话说的，一张嫩脸一会儿红一会白，最后身边有个侍卫拉了拉他袖子，他才低声说一句："凤非声记住中堂大人的话。"

唐乐颜从楚真怀中探头出来，冲着他吐吐舌头，扮了个无比恶劣的鬼脸。

凤非声看在眼里，几乎想对楚真说：快点看这个！

可惜人家摆明了是偏袒自己人，看她那副得意样……我就不信日后没机会！凤非声在心底叹一声。愤愤地带人离开。

“真叔，你怎么会来这里？”恨不得在床上翻几个跟头表示内心的喜悦，唐乐颜抱着楚真，仰头问。

“我听北堂少侠说你不舒服。所以特意来看看。”

“他有没有说我……呃。怎么不舒服？”心虚地盯着。

“没。”看出她有些不安，楚真回答。

“哦。”她这才放松下来。

“乐颜。怎么丹宁世子会来这里，你跟他……有所嫌隙吗？”

“谁知道，这小子看起来就阴阳怪气的，不过真叔你不用担心，日后我自然会多避开他的，你放心好了。”抓住他衣襟，拼命在胸前蹭。

“嗯，真叔知道你是最识大体的。”楚真伸手在她背上轻轻拍了两下，又说，“知道你没事，我就也放心了。”

“真叔是担心我才来的？”她问。

“自然。”

“真叔对我真好。”

“呵。”

她紧紧地伸手臂抱住他，他站在床边，只觉得怀中的人儿身子软软地，又带着烫烫的温度。

她先前是睡着的，仰头望他的时候，脸颊上还带着嫩红的颜色，又有些醉眼迷离，长发披散肩头，他慢慢地伸手去抚摸过。手指尖感受那丝绸般的润滑，心底说不出的宁静。

“嗯……乐颜，你好好地休息，我要回去了。”良久，听到外面等候的随从不经意发出地提醒声音，楚真如梦初醒，手缩回来，按住她的肩头。

“这样快？才刚来。”唐乐颜抬头，面上带着一丝不舍，嘴角一撇，有点委屈。

“嗯……等过了今夜，再来看你。”他说。

“今夜……真叔要做什么？”她问。

“嗯，有些事情需要处理，过了今夜，就会多一些空闲时间。”

“需要我帮忙吗？”她问。

“呵呵，不用，一切有歌行来料理。”

“又是他……”她一脸的不屑，甚至还哼了一声。

“哈……”楚真一笑，“好了，你不用这样，歌行很不错，你日后便知道。”

“我现在就知道。”她低低嘀咕。

“什么？”

“没什么，我是说……他的确----很不错她拉长声音，戏谑般说。

楚真却误解了她的意思，低低一笑：“你知道就好。”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乖，好好休息，我要走了。”

“真叔。”她不舍地叫。

“烈火跟冷，是我留下来保护你的，他们跟我多年，最是可靠不过。”

楚真转头，望着地上忍者。

“这是冷。”楚真说道。

那忍者一点头，身形当空一闪，已经不见。

“谢谢真叔。”她尽最大力量最后拥抱他。

似乎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她内心的无限喜悦跟感激。

“我照料你，是应该的，而日后……”楚真欲言又止。只是微笑。

乐颜却没注意他这句，只是觉得，要抱定了眼前这人，分分秒秒都不能离开，一想到他下刻要走，就恨不得把自己贴在他身上，他去哪里，自己也去哪里。，)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三十章 流血夜

第一声的烟花绽放的时候，舜都半空都被那明艳的烟火照亮。

大家纷纷猜测，是哪家的大人过生日，或者是哪位富商家中有喜事，所以才舍得动用如此大手笔。

一直到第三声烟花绽放的时候，才有一丝不同寻常的感觉在空气之中流淌。

是烟火的气息，或者血腥的气息。

肆意流窜。

连在城门外未曾进来的楚歌寻都感觉得到。

到底是血脉相连，楚歌寻仰头望着天空那灿烂到极至的烟花，心砰砰在跳。

舜都今夜，仿佛会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呢。

第一朵烟花亮起的时候，九门提督麾下人马封锁九门，拦截街口，另一部分人，已经将左相大人的府邸包围。

大门敞开之时，如狼似虎的士兵一拥而入。

本来宁静的相国府顿时沸腾一片，有哭叫声音传出。

不知从哪里跃出的黑衣蒙面人，将九门提督的士兵拦住，顿时之间两方交战起来。

那些黑衣人伸手骁勇之极，九门的人马竟然抵抗不住。

不多时候，黑衣人已经护着相国府中人冲出大门。

却正巧遇上九门提督楚歌行，偕同督厂之人跟刑部衙门之人赶来。

两两相对，刑部衙门之人先按捺不住，上前一步叫道：“崔相国，亏我在中堂大人之前全力为你辩护，没想到你果然狼子野

左相大人在蒙面人之中，似乎想要说话。然而却只笑不语。

督厂来使淡淡地说：“现如今还说什么？动手吧？”转头看着九门提督楚歌行。

九门提督举手，蓝袖一挥。

一声令下，早就准备好的弓箭手上前，顿时之间箭如雨发。

蒙面人纵然身手高超，一时之间竟也抵御不了，刹那间，左相大人的夫人，子女。相继丧身箭雨之下。

左相大人面上露出惨然之色，听着妻女临死之前凄惨的声音。然而却仍旧不出声。

“当真是冥顽不灵！”督厂来使说道。

刑部衙门之人眼看这惨烈一幕，却不知说什么好。

黑衣人被箭雨折损大半，楚歌行挥手，弓箭手退，再一展手势，另一波的士兵冲上来，竟要生擒众人。

却不料，那些倒地了的黑衣人忽然之间身子爆裂开来，倒是将九门兵士折损不少。

楚歌行双眉一皱，喝令停止攻击。

双方一时之间僵持不下。

楚真站在窗前。望着天空那一朵巨大地烟花迟迟不散去。

忽然想：或者应该去现场看上一眼。

左相虽然向来跟他在朝堂上不和，不过……毕竟是舜都的重臣元老，虽然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不过，看在同殿为臣的面子上……若是他诚心悔过，或者，罪不至死……

不知为什么，在今夜竟然有些心软。

“来人……”低低一声。

有人从门边闪身进来：“大人。”

“速去通知九门提督。若是不至于动用非常手段，就……保住左相一门性命吧。”

“是。”

忍者躬身，悄无声息向着暗处隐没。

楚真叹一声，伸手握住窗棂，不知为什么，居然会在刹那有这样的妇人之仁。

“在想什么？”低低一声，含笑的问。

楚真一惊转身，借着淡淡灯光，却见到一袭红衣，伸手扶住门口。俏然站在那里。

“乐颜！”楚真急忙向前，走到她的身边，伸手扶住她的手，“你怎么突然来这里？”

“我听你说有事。心中担忧。所以来看看。”

很是受用地握着他的手，乐颜抬头望着他。

“我……”楚真转头一笑。有些赧颜，居然让一个孩子替他担忧，“没事地。”只好这么说。

“我刚才在外面看了你好一会了，你都没发现，只是看着天空那烟花……还说没事？”她说。

楚真一愣之下，着实有些脸红：她来了好一会，看了他好一会儿了？

不知他可有什么不大对头的地方，被她看了去，又看了多少。

一时之间心头忐忑。

唐乐颜却噗嗤一笑：“骗你地，我刚刚来。”

楚真望着她晶莹发亮的眸子，松了一口气：“你这孩子，以后不许这样啦。”

唐乐颜见他面色缓和，心底发笑，又说：“好的，我答应你，不过你得告诉我，你刚才叫人去通知楚歌行干什么？”

楚真低头看着她放在自己手心的手。

那嫩白的小手，手背之上遮着红色的护手，露出纤细的手指，根根玉雪可爱，仿佛轻轻一动就能被掰断一样。

“真叔？”唐乐颜见他不开口，忍不住又叫一声。

楚真一跳，这才醒悟过来，低低咳嗽一声：“这个……好吧，反正过了今夜，你也是一样会知道的。”

“知道什么，那不重要……我只是喜欢真叔对我说。”她嫣然一笑。

楚真微微一笑：“真是孩子气。”扶着她来到长榻边上，两两坐下，才说，“记得前些日子的神秘组织一事吗？”

“自然记得。”

“最近查出，此事跟左相有关。”

“哇，那个老头。”乐颜低声。她也曾上过几天朝，对那些人，稍微有些印象。

楚真听她讲“那个老头”，微微苦笑，心想过不几年，我也是这样的了。

稍微镇定一下才又说：“是啊，此事我曾经托北堂少侠查过，他去寻找地唐门的朋友曾说过，数月之前，是舜都有人曾经跟唐门有过一次秘密交易。”

“就凭这个能确定就是左相吗？”

“自然不能。”楚真说，“督厂又查出，在数月之前，有运送柑橘的船只抵达舜都。督厂的眼线极其广，查出有人说这批柑橘味道很怪，有些类似火药的气息……就凭着这一点小小线索，又查是谁要用此物，没想到此人背后，另外有人，经过连续盘查，终于查到幕后之人，竟是当朝相爷。”

“可是……也不能断定……”

“督厂的密探，在左相府中已经查到唐门霹雳弹的踪迹，只不过被人发现，命悬一线之际，才传回这条线索。而歌行那边也发现，最近经常有人进出左相府中，形迹可疑，都是九门盘查不曾发现的神秘人，所以……”

“看样子左相这次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唐乐颜点头叹。

“是啊。”楚真叹息，“我跟他同朝为官十数年，不料他竟然另有图谋，而且居心如此可怕……不过此事牵连十分重大，稍有不妥地话，恐怕会有更大的牵连，是以我不敢掉以轻

“真叔。”乐颜反手握住楚真的手。

“不怕。”楚真一笑，“不过，说来也是托你的福，若是那一夜，你没有同我在一起的话，我早就命丧他手了，又或者，你没有派小狄去陛下身边的话……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乐颜……你真是我的福星，舜都的福星。”

唐乐颜望着他的双眼，心头甜美十分：“真的吗真叔。”

“是啊。”

“那就好了。”她答一声，微笑着将头靠上他胸口。

楚真一愣，然后却垂了双眸，伸手抱住她。

此时，窗外正绽放第三朵艳丽烟花。

楚真身子一震，知道事情都已经办妥，不由地略有些激动，低头，望见那靠在自己胸前地螓首，借着绚丽的烟火色，她微翘的睫毛一抖一抖的，往下约见那朱红饱满地唇型，樱桃般地，此刻嘴角微微地挑起，似乎在笑，心中反而又迅速的安静下来。!!）地生日加更，祝生日快乐哦，要多多冒泡^^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三十一章 八爪鱼

事情有些出乎楚真意料，当唐乐颜在他怀中睡着之后，门外同时也传来利落的脚步声。

恰好他正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在床边，一边回眸去看，却正对上一双闪烁不定的桃花眸。

那双流光迷离的眼睛在看到他身边静静睡着的人的时候，只是有一刹那的不确定，然后便镇静下来，如冰水一样冷冽。

“禀报中堂大人，左相的人已经全部肃清，左相负隅顽抗，不肯自首，已经……”他说。

楚真觉得耳边有些不真实，忍不住问：“都死了？他的家人呢？”

几乎没什么犹豫，他说：“是的。”

“可是我曾命人向你传令……”

“人赶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

“歌行，你可以手下留情。”

“大人，此时不需要妇人之仁。”

几乎是负气一样，他脱口而出。

楚真一震转头看他，楚歌行就在眼前，这么熟悉的脸，这身打扮，他的蓝色衣襟上，带着褐色的斑点，楚真盯着看了好一会才觉

悟：那应该是血吧，飞溅的血……

“你受伤了？”还是问。

“不曾。”他回答。

那就是对方的伤了……楚真伸手扶住桌面，皱起双眉，这个结果，最坏的结果他早就知道，可是，要面对的时候却仍旧觉得，有一股又冷又有点恶心的感觉在心底升腾。

要责怪楚歌行吗?

他明明做的没错，他的做事风格向来如此，雷厉风行，不留情面。斩草除根，务必要闹得血流成河人仰马翻才是，上次的螟州驿馆地事情，楚真只是听闻，不曾亲自去看过，但也隐约想着，或者找个时间该劝劝他，免得杀伐太盛。对他也不好，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歌行心志坚定，自有他一番做事的道理，恐怕不须他来多嘴，更或者就算是他说了，他也不会听。

一时之间头疼如裂。

楚歌行冷眼看着楚真逐渐变了脸色，一张润泽的脸逐渐有些惨白，最后身子一晃，竟摇摇欲坠，不由上前伸手扶住他。低声叫：“真叔？”

楚真抬头对上他双眸，怔怔看了半晌，终于压抑心头千思万绪，叹了一声说：“算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歌行……”想了想，终究不知道怎么开口，手一抬，只是在他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便作罢。

楚歌行望着他这般模样。心底不由有些愧疚：“真叔，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

他当然知道，他也知道楚真心底的犹疑，楚真派人前去通知的时候，正是千钧一发之时，只要他一挥手，左相便能得一条性命，只是他却偏偏没有那样做。

楚歌行转身要走。

楚真目光一动望见榻上的唐乐颜。

“等一下。”

楚歌行转回头来：“大人还有何吩咐？”

“你，将乐颜带走吧。”

“这个……”

“她是不放心我所以特意来看，不料居然睡着了。”

“是。”

“嗯。歌行你就送她回府吧，总是在我这里，也不好。”

“是。”

楚歌行回答，慢慢走到斜榻边上。低头望了一眼正静静睡着的她。这才垂了眸子，伸出双臂。将她抱起在怀中。

楚真在旁边望过来，见她身子稍微一动，却没有动手，心底又是一叹。

楚歌行抱了乐颜在怀中，对着楚真点了点头，慢慢便走出门去。

门口等待的士兵见九门提督出来，上前行礼，楚歌行看了他们一眼，吩咐：“都退下吧。”

士兵们闻言遵命，骑马离开。

楚歌行抱着唐乐颜翻身上马，一手抱着她，一手拉住马缰绳，心想这还真是个烫手地山芋，楚真居然会让他送她回去，多半是以前的谎话在他心底起着作用。

低头看了看睡得茫然无知地这人，又想若是在这里把她扔到地上去的话不知效果怎样？想到这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要不要试试看呢？

那那人好像觉得冷，又好像是察觉他心底的邪恶念头，忽然之间伸出手来，他警惕十分，以为她是要动手了，不料她直直地抱住了他的身体，顺同两只手臂都抱的死紧，害得他身子一晃，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混账。”他低低地骂了一声，尽量让自己坐直了身子。

这样看起来，到如同是九门提督被人牢牢地绑住了双臂束缚在马背上一样。

若是凤非声看到肯定要大赞一饱眼福。

白马放慢了速度，嗒嗒地在路上走。

九门的士兵兀自在城内四处巡逻，查看有无其他逃跑了的乱党，见了他，都慌忙倒身行礼，却被他低声制止了。

如果这么多人出声的话，恐怕会惊醒她吧。

楚歌行忽然有些头疼，或者刚才不应该答应楚真。

就留她在军机府又能如何。

以她这种睡着了之后六亲不认的性子，怎样也吃不了亏。

又或者，是撒谎过度，骑虎难下。

让他也觉得自己对她的感觉怪怪地。

也许，唯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

免除危险而又便利的方法，就是将她远远地踢开，走的越远越好。

楚歌行叹了一声，想着。

不知不觉，白马已经停下。

他坐在马背上，感觉这人兀自牢牢地缠着自己，仿佛她是藤蔓，而他是大树。

谁知道，其实她是怪兽，而他也是。

楚歌行一笑。

终于自她的魔掌之下勉强伸出手来，握上她的腰间。

不过楚歌行想，就算他真的不用管她，就这么从马上飞身下来的话，她也不至于跌落地上吧，毕竟，这双手跟八爪鱼一样，缠的自己胸腔缺氧，几乎爆炸。

她地嘴里嘶嘶的，不知怎样。

他低头一看，望见那张小脸贴在自己胸前，畏寒小猫一样。

这才后知后觉想到：莫非这家伙是怕冷吧。

于是伸手将披风扯过来，劈头盖脸地给她包住。

果然她手臂一缩，自动松开了他，取而代之的是紧紧拉住了他的披风，完全缩在了他的怀中。

楚歌行一翻白眼，无奈地叹息一声。

这才伸手将她重新包住，手臂一麻，刚才被她抱得快断掉。

楚歌行翻身下马，大踏步向着门口走去。相比较唐乐颜的喜怒无常，两个丫鬟倒对他很好。

尤其是侍书丫鬟，看他送唐乐颜回来，亲切地招呼他喝茶。

楚歌行放眼一看，小狄不在。

今夜事多，恐怕皇宫之内也不甚安静，小狄必定是伴驾去了吧。

淡然一挥袖子，告辞而去。

出了门口，翻身上马，去的时候比来的时候速度快多了。

侍书站在门口亲切挥手。

回来之时却被墨画好一顿嘲笑："喂，你不是看上那个人了吧？"

侍书扭着手中的帕子："秀色可餐，能多看两眼也是好的。"

墨画笑："少东拉西扯地，被我说中心事了吧？少女怀春，也是理所当然的。"

侍书说："我看你才是怀春啦……你没见楚大人对公子的态度吗，很明显他喜欢的人是公子……"

墨画听她这么说，沉默片刻才问："你能看出来？"

"当然，他看公子地眼神，跟看别人地眼神是不同的，我火眼金睛着呢。"

"哈，"墨画一笑，"好好，火眼金睛地侍书，有胆子这话你对公子说去，我只怕啊，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这话说的古怪，你说清楚，谁是落花，谁是流水？哪个有情，哪个无意？"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墨画真正沉默。

侍书不依不饶上来，拉住她说："你说不说？不说我可挠痒啦。"

墨画忽然又说：“别闹，好像有人来了，你快去看看，莫不是你心心念念的楚大人又回来啦？”

侍书不会武功，被她这么一说，当真停止了闹，整了整衣襟，甩着小手帕跑出去。

刚跑到门口，就有个声音喜滋滋地说：“哇……没想到我这么多日没回舜都了，一回来，就有美女惦记啊。”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三十二章 人归来

侍书一愣，这声音并非是楚歌行。

相比较而言，来人的声音比起楚歌行那种低沉缓慢，貌似滴水不漏一个字不错的声调，多一份飞扬跳脱，还有一份开朗豁达。

侍书站住脚，双手揉着手帕搁在嘴角边上，歪头好奇看过去。

自灯光里，大步走来一个英姿飒爽的身影。

两人目光相对，都是一愣。

墨画在屋内听得外面寂然无声，好奇探头出来看，却见到侍书正呆呆地望着眼前人，而台阶下那个人，身材高大，一身黑衣，黑巾包头，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

不知为何，只觉得浑身带着凛冽之气，十分悍勇。

“你是谁？”墨画看了一眼，伸手拉了侍书一把。

侍书这才醒悟过来，咳嗽一声娇嗔说：“是啊，你是谁啊，怎么乱闯别人家里？”

那个人一歪头：“姐姐们，你们刚才不是还心心念念着我吗，怎么现在却不认得我了？”

墨画不屑地一笑：“你这小子烧昏头了吧，谁认得你，我们说的是楚……”

说到这里，侍书低声一叫：“啊，我知道了。”

那人抬眼看她，目光含笑。

墨画问：“什么？”

侍书说：“他也是楚大人，你不记得了？当初在武状元大赛上，跟公子爷争第一的那个……”

墨画惊问：“原来就是口号里那位？”

侍书点头，低声说：“歌寻歌寻，称霸武林。”

她们的声音虽然低，那边却已经听到，楚歌寻一笑。十分开心的模样：“哈……原来本将军的名号如此响亮啊。不过，这一句真是好久都没有听到了……”

“去，真没羞！”侍书转头，不知不觉红了脸。

楚歌寻看着她问：“既然姐姐们知道了我的名字，不知道能不能告知本将军姐姐们地芳名？”

墨画瞪了他一眼：“你还没说，你这夜晚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莫不是不服气我家公子爷赢了你，跑来报仇的吧。”

“哪里哪里。”楚歌寻说，“我只是听说了我哥哥……呃。就是你们先前说的那位楚大人，来到这里，所以来找他。”

“提督大人是你哥哥啊。”侍书问。

“是啊。”楚歌寻转头看她，“不过，虽然是我哥哥，可是他什么都听我的，所以实际上我的精神上是老大。”

侍书噗嗤一笑。

“虽然是兄弟，长的却大不同，”墨画一翻白眼：“楚将军，提督大人已经走了。你是不是也……”

“聊得投机，我竟然忘了要事。”楚歌寻咳嗽一声，“多谢这位姐姐提醒。”

“什么姐姐长姐姐短的，她叫墨画，我叫侍书。”侍书在一边说。

楚歌寻脸上露出笑容，眼睛骨碌碌一转说：“多谢侍书姐姐，那么我改天再来。”

又多看侍书一眼，这才转身大步向外走去。

墨画拉了侍书一把。问：“你干吗随便把我们的名字告诉一个臭男人？”

“他很臭吗？”侍书问。

墨画瞪她。

侍书心虚：“我没闻到啊。”

墨画抓狂：“你是不是傻地！”

“安啦不要着急，他可是提督大人的弟弟啊，又不是外人。”

“为什么是提督大人地弟弟就不是外人？”墨画问。

“这个……这个……”侍书说不出。

“哼，眼睛贼溜溜的，跟九门提督可一点都不像啊。”

“我觉得还好啦，很有英雄气概。”

“侍书！”

“我什么都没说……”

楚歌寻晃晃悠悠出了门口。

正晃晃悠悠地准备直奔九门提督府。

墙边上一道人影闪过，一把抓向他肩头。

楚歌寻一闪，回身一个回旋踢过去。

那人冷哼一声，同样飞身而起，避过他这一招。一把仍旧抓向他的手臂。

楚歌寻一笑，却不闪开，另一只手伸出，抓向对方的另一只手臂。

就在来人捉住他的时候。他的手恰好也握住了对方的手。

两人纠缠一起。身形从空中飘然落地。

那人说：“臭小子，你的功夫见长了。”

楚歌寻一挑下巴。说：“那是当然了，我一直都在进步。”

那人冷冷一笑：“不自量力说大话的毛病倒也见长。”

“这也是我的优点之

“偷跑回来也是你地优点？嗯？”

楚歌寻上前一步，这才激动叫道：“哥哥！我……”

灯影闪烁，出现在楚歌寻面前的，竟然正是九门提督楚歌行。

楚歌行离开唐乐颜府上之后，走了不多一会，就有九门巡逻的士兵说有人找他。

看那样子，倒如同是征战在外现在应该在城外待命的虎威将军，也就是他的胞弟楚歌寻。

楚歌行皱眉一想，再问了三两句，便重新顺路返回来。

果然就在这里堵到了楚歌寻。

虽然心底恼怒，这个小子罔顾君命，居然就这么偷偷地跑到城内来，不过，满腹怒火被他一声“哥哥”叫的全盘熄灭。“你还有脸叫。”楚歌行松了手，背过手去。虽然心底已经妥协，可是不给这小子一点教训，恐怕他日后更加肆意妄为。

楚歌寻却一点不受挫，嬉皮笑脸凑上前：“哥哥，你生我气啦？”

“你自己也知道！”楚歌行冷冷一瞥。

“我当然知道，我一直知道，”楚歌寻说，“不过哥哥，我这不是担心你嘛，所以才……”

“担心不能成为你违法乱纪的借口。”楚歌行不再理他，迈步上前。

“哥哥，哥，你不要这么翻脸无情嘛，连看守城门的士兵都知道替我通融，你为什么……”楚歌寻跟着边走边叫。

不妨楚歌行淡淡地说：“你放心，是谁偷偷放你进来地，天明之后，我自有处理。”

“哥！”楚歌寻大惊，忍不住提高声音叫，“你不是这样冷酷吧？”

“为何不能这样？”楚歌行冷然说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放你进城是有违君命的事，他们却仍旧这么做，岂非是害了你？这种包藏祸心之人留着做什么！”

楚歌寻气结：“是我求他们的，他们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

楚歌行不由分说地打断他的话：“徇私舞弊，更加留不得！”

“哥哥！”楚歌寻动了真气。

“你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此事我便不追究你。”

“我不要，你要追究，就连我一起追究了！九门的人一片好心，你要处罚他们，就连我一起处罚吧！”

楚歌寻大怒之下，眼睛瞪大。说完之后，双膝噗通一跪，直挺挺跪倒在地。待续，如欲)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三十三章 金殿上

楚歌行脚步一停。

楚歌寻直挺挺地跪在冰冷地面，垂头丧气。

本来是一片好心，对方却不领情，还说出这么冷酷的话来。

楚歌寻气鼓鼓的，跪倒地面，说：“哥哥，这件事情是我自作主张，我咎由自取，你不要去跟别人计较，我，我实在是担心你……”

说到这里，略微一停，忍不住有点心酸，声音也忽然变得哽咽：“真叔唤我回来，这么着急，我知道是为了什么，他是担心你，我也是，我知道自己是莽撞冲动了些，好，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好了，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别去连累你的属下，他们对你很忠心，是我死缠烂打我不对，他们不应该无辜被罚。”

楚歌寻说完之后，对面听得人只是冷冷地站着，也不出声，当真如铁石心肠。

楚歌寻在心底叹了一声，刚一咬牙准备从地上站起身来。

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他肩头。

楚歌寻抬头。

“你这急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就好了。”楚歌行说。

楚歌寻抽了抽鼻子：“哥哥。”

“算了，此事你不用担心，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他说。终究是妥协。不过，原本也是想吓唬一下这小子，也罢，见好就收吧。楚歌寻看着他，兀自有点不放心。

楚歌行手上用力，将他从地面扶起：“你长途跋涉回来，原应该在外面好好休息，明日才有精神面圣，怎么夜晚不睡。东跑西跑做什

么？被耳目听到，将来难做人的，还不是我跟真叔？你的心意我自然知道，好了，快点回去吧，我不怪你。”

楚歌寻听着，鼻子仍有点酸，只好低下头闷闷地说：“好的。我听哥哥的。”

楚歌行看着他一副委屈的样子，明明是堂堂七尺大好男儿。却仍旧如小时候那个小不点，吃了亏，满脸地烟灰，站在自己跟前，倔强地说：“哥哥，好的，我听哥哥的。”

楚歌行手一抖。

楚歌寻觉得肩头微微吃痛，这才抬起头来。

楚歌行察觉他异样，即刻松手。

楚歌寻看他面色有异，心中一动。即刻想到他可能又想起以前的事情，越发心酸。

楚歌行强自镇定，缩在披风中的手却仍旧抖个不停，到最后才紧紧地攥住披风一角，压抑着声调说：“还不快走？记得，别让人发现。”

楚歌寻情知现在说什么都无用了，只好点头：“好的，哥哥。你多保重……”想了想又说，“我明日，明日就回来了。”

楚歌行点了点头，又叹了一声：“去吧歌寻。”不知不觉放柔和了声音。

楚歌寻看他一眼，却见他侧面低头，对着自己，脸容在阴影里有些看不清楚。

把心一横，楚歌寻转身，向着城门处奔过去。

等人已经走远，楚歌行才一招手。

有人从黑暗中跑出来。

楚歌行说：“吩咐下去。二爷今夜回来的事情，若是有人多嘴泄露出去，我定不会饶他。”

“遵命。”那人悄悄退下。

楚歌行回眸，望了一眼那迅速消失在街头的熟悉身影。这才转身。脚步却放地极其缓慢，就好像一个背负着无限重担的。走了很长很长路以至于筋疲力尽地旅者，慢慢地顺着街头明灭灯火，一直向前走去。

翌日。

早朝之上，九门，督厂，连同刑部衙门齐齐上书，历数昨夜血战，左相大人包藏祸心，早就伏诛，家中搜出各种证物若干，原来前些日子皇帝遇刺之事，都是左相主谋，各种内情却不足为外人道。

在朝中，左相大人向来是属于守旧派那一方，对于楚氏一族把握朝政十分不满，对于这件事情，虽然有几位大臣持有异议，不过因为此事是由九门联合督厂甚至刑部一起出手的，却也不好提出什么不同建议，更何况，挖的太深的话，恐怕会挖出皇朝更深一层的禁忌。

不忿之余，只好奏了九门提督楚歌行一本，说他下手太过残忍，行事十分狠辣，居然灭了左相满门，一个活口都不曾留下。

流血事件太烈，虽然有军机中堂大人替楚歌行开脱，不过反对者也不在少数，最后是九门提督深明大义，自己当朝提出要主动接受处罚，皇帝不想动军机大臣，只好拿楚歌行开刀，颁下旨意，令九门提督暂时在家中停职休息。九门提督的职位，会尽快寻人暂时代替，在没找到合适之人之前，仍旧由军机中堂楚真代理。

此事告一段落之后，皇帝宣旨，让一直等候在外的、凯旋而归的虎威将军楚歌寻进殿面君。

于是少不得一番的丰厚褒奖嘉赏。

众位大臣林立两旁，不免在心头略有异样感觉，楚歌行被免官停职，楚歌寻却平步青云，反差之大，让人惊讶，而且更奇的是，居然几乎是在同时进行地。这出戏真是让人看了，心底七上八下。

楚歌寻却没有平时那么高兴，大概是听说了楚歌行的事情，所以才心中压抑吧。

皇帝本来赐他凯旋宴席，也被他推掉，幸好军机中堂只好再次出面斡旋，皇帝念他手足情深，于是恩准他缺席归家。

楚歌寻出了午门，翻身上马便要向前，却不妨身后有人叫："楚将军别来无恙啊。"

楚歌寻回头一看，是红衣的那人，站在午门口上，风飒飒吹过，吹动她身上衣袂飘然。

而就在她的身边，却正站着蓝衣的楚歌行。

楚歌寻一惊，又是一喜，翻身下马上前，飞奔到楚歌行身边，执手问道："哥哥，你怎么在这里，我差一点就……"

楚歌行看他一眼："昨天刚说过你，这么快就忘了吗？"

楚歌寻一愣。

楚歌行手一抖，将他的手抖开："性格这般急躁按捺不住，怎么做大事！"

楚歌寻这才知道原来他是在责怪自己这个，不由地心头一酸。

旁边的红衣人盯着这两个，此时忽然笑着："我说阿寻小弟，这个人说什么，你千万不要当真，或者，他说东，你就听西，说南，你就想北，绝对会猜到他的正确心思没错，这是我地个人宝贵经验，免费传授给你哦！"

楚歌寻听了她的话，想了想，自己的这位长兄果然正是如此个性，明明心底对自己也是很疼爱的，却一直都冷冰冰不动声色装酷的模样，还真被她说的很对，忍不住露出笑容。

楚歌行斜着眼睛瞪过来。

唐乐颜看着他，忽然手中一抖，小扇子扬开说："你别这样目不转睛的看着我哦，我怕你会忍不住爱上我。"

楚歌寻顿时喷笑。

"那你倒完全不用担心，死也不会。"楚歌行嗤地冷笑，仿佛听到什么极其好笑的笑话。

楚歌寻目光一转，却自他脸上看出一丝不同寻常来。

心头一动，忽然想：哥哥身上，好像有什么变了……

一想到乐颜刚才说的那番话，眉头不由地轻轻皱起。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三十四章 相攻击

楚歌行望着唐乐颜，说：“你谈完了，可以走了？”

她挑着眉不悦地看着他，手中金光迷离，扇子一展遮住脸，做哀怨滴泪状：“好心来安慰你，你却不领情，真是伤透人家的心。”

他冷笑，毫不留情地说：“你还有心可伤吗，我看你这几天可是得意的很，若是有心，也是春心吧。”

她目光轻转，似笑非笑地：“听你这口吻，倒如同知道了些什么。”

话虽然这么说，却丝毫想要掩饰遮盖的意思都无。

楚歌行气的哼哼出来：“你的春风得意都写在额头了，城门口一站就可昭告天下，我一定让守城士兵网开一面，不会当你是疯子赶走。”

“哎呀呀，那么我这边就预先多谢啦，等真的到达那一日要昭告天下不可，还请楚大人你多多相助。”

楚歌行瞧她如此厚颜，哼了一声转头不再理。

她哈哈一笑，随意拱了拱手，对楚歌寻说：“走啦走啦，有这样一个怪脾气的大哥，你这当小弟的真不容易，我还真是想为阿寻你掬一把同情之泪啊。”

楚歌寻没说话，楚歌行却说：“彼此彼此，你也做的不差，我也要替某人一掬同情之泪。”

唐乐颜皱眉瞪了他一眼，哼一声，终于转身走了。

红色的身影在广阔的大殿之前飘然向前，别有一番潇洒妩媚的意味。

楚歌寻望着她离去，问：“哥哥，你跟他很熟吗？”

楚歌行摇头：“不熟，一点也不熟。”

“那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

“怎么，你也觉得她说的对？”

“当然不会啦！我只是奇怪嘛……”

“那是因为。她自己的脾气就很怪，当她地小弟，更加倒霉。”

楚歌行得意洋洋地开始宝八卦。

楚歌寻听着这句话忽然感觉很奇怪，什么叫做“当她的小弟更加倒霉”，他自然没有联想到唐乐颜也真的有个比较倒霉的同胞弟弟，只是忍不住在想：莫非哥哥良心发作，终于知道他对我做得不够好不够关心了么？

楚歌寻热泪盈眶，正在想大哥果然是大哥。虽然平常对他冷酷了点偶尔还很凶残，外加不大关心他的个人私生活问题。不过毕竟还有幡然悔悟的时候，真是苍天有眼。

正在想着，耳边传来楚歌行充满怒气的声音：“还不快走，等我背你吗？”

楚歌寻身边一阵冷风吹过，顿时从美梦中惊醒过来。

原来霸王龙仍旧是霸王龙，并没有变身温柔的家庭保姆。

天气日渐转冷，不知不觉丹宁小世子凤非声已经在舜都呆了将近六日，虽说他是个闲不住地个性，期间也没少在舜都之中惹是生非，但是冷风一起。让本来呆惯了温暖的丹宁地凤非声十分不适，就算是穿再多的衣裳，出门仍旧会有冷风透进来，弄得他几乎不想出门，游玩兴趣大减。

再加上迎娶的婚期在即，凤非声忍无可忍，终于有一日在舜都的皇庭上提出了应该是时候解决了一下双方和亲的事了。

舜帝自然是毫无疑义，淡淡吩咐说只需要再准备两日。基本上就可以起启程。

凤非声得了这个消息，飞奔回驿馆当中，仍旧找被子将自己缩

Chapter_14

成一团，一边喃喃地骂着舜都的天气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不过只是走了这一趟，他感觉自己的鼻尖差点被冻下来。

若然真的是那样，得让多少天下美女心碎啊。

可这尚不是最冷的时候，凤非声庆幸自己还有两天就可以离开此地，返回故国。

于是开始命人四处张罗纪念品土特产，准备带回丹宁。

而那边。舜都的皇帝在退朝之后，单独将军机中堂留下。

御书房中，楚真站在台阶之下，看着唐少玄正默然不语。不由问道："陛下招臣留下。到底所为何事？"

舜国地皇帝轻轻一叹："还不是吟月之事。"

楚真问："莫非吟月至今仍旧不愿出嫁？"

"是啊，她一直在太后那边痴缠。说朕狠心如此，居然要将她送到丹宁那种偏僻之地，全然不顾手足亲情，真是……"唐少玄双眉紧锁。

吟月公主的脾气向来不好，楚真同她从小到大一起长成，怎会不知。见皇帝这样头疼，不由地同情心大起。

不过，远嫁他乡，对任何一个公主来讲都是残忍的事情，第一不知道要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第二背井离乡，万一对方待着不好的话，一生也就毁了，也难怪吟月要闹。

可现在，此事已经关系丹宁跟舜的邦交问题了。

想了想，楚真笑着劝说："这真是小孩子气的话，陛下不必烦恼，不然，让臣去劝她一番吧。"

唐少玄抬眸，答应一声："嗯，你若能将她劝说地回心转意，最好不过。"

"陛下请放宽心，臣会尽力而为。"

"阿真，那就多劳你了。"

"为臣子的，多替陛下分忧是理所当然的。"楚真低头。

唐少玄微微一笑，转过话题问：“嗯，对了，怎么你的身边不见乐颜，我听说她最近一直在你身边。”

楚真心头一跳，却仍旧面不改色说：“是，因为她已经不是朝臣，所以臣命她等候在外。”

“不用这么拘束，嗯，你就让他进来吧，朕好些日子没见到他了。”

“陛下不怪臣将她留在身边？”楚真忽然问。

唐少玄定定看了他一会，然后粲然一笑说：“怎么会，有你照顾，他才不会再行闯祸，不过……阿真，若是日后朕想要他重新回来，你可会舍得割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陛下的命令，臣又怎敢不从。”楚真沉声回答。

“哈，好，那么就传他进来吧。”唐少玄笑声朗朗。

“既然皇上这么说，臣遵命。”

楚真躬身。

皇帝一挥手，吩咐：“去传乐侍卫进来。”

立刻有小太监出外传旨。

不多一会，一道飞扬人影出现御书房门口，光影一闪，她自门边走过来。

“臣见过皇帝陛下。”微微躬身下去行礼。

唐少玄点头：“免礼。”

乐颜起身。

唐少玄端详她的样子。

几日不见，她丝毫微变，仍旧是那般神采飞扬精神抖擞，乌黑双眼仿佛能讲万语千言，这身红衣飒爽的样子，如此惹眼，而手上……唐少玄目光一转：“乐颜，朕赐给你的金扇子呢？”唐乐颜一怔，随即笑道：“皇上，臣随身带着呢。只不过不好随便招摇出来，免得招人嫉妒。”

“嗯，朕怎么没见你拿着？”

唐乐颜一笑，看了楚真一眼，一反手，从身后腰带间轻轻一抽，已经将那柄金扇子抽了出来，当空一展，金光迷离，而她得意洋洋地笑，说道：“陛下，这不就是了么？”

唐少玄见她果然没说谎话，不由开心地露出笑容。

楚真在旁边放下心来。

只有台阶下的小狄，仍旧抱着宝剑，眼皮低低垂着，淡淡地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

瓶颈，会尽力更的T0T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三十五章 探公主

楚真见他们君臣谈的其乐融融，想起吟月的事情，心有挂碍，于是向皇帝请旨，准备去后宫探一探。

唐少玄恩准，乐颜于是也跟着请辞。

唐少玄本来想多留她一会，可看她一心要走，也不便勉强，只盈盈地笑着说：“那好吧，不过记住，日后就不必等在外面了，中堂大人来的话，就跟着同来。”

乐颜展颜，并不推辞：“谢陛下恩典。”

转身之时，轻轻向着小狄眨了眨眼。

小狄虽垂着双眸，此刻却不动声色地转过头去。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御书房。

向着后宫的方向迈步走去。

风很大，哗啦啦吹过来，刮在脸上仿佛刀割似的。

楚真停了步子，站在风口处将乐颜身子挡住，又说：“你何必跟着来，就在殿内跟陛下相处不好吗？”

乐颜毫不客气将身子向着他身边靠了靠，又伸手挡住脸，这才仰头望着他说：“怎么，你觉得这样很好吗？”

楚真心头一震，总感觉她这话中有话，而这笑容也别有意味，心想，莫不是这机灵鬼已经发现皇上对她……别有心思么。想了想，试

探地说：“乐颜，你不喜欢亲近陛下？”

乐颜见他问，脚下移动上前一步，几乎依偎他的怀中去，感觉他身上丝丝的温暖气息，这才说：“喜欢……是喜欢的，不过呢，不是那种喜欢，要说……我更喜欢跟真叔在一起。”

楚真身子一僵。

耳旁却听得她笑声朗朗，缩着双拳在嘴角边上。笑倒他的怀中，淘气鬼一样。

楚真这才知道她是故意作弄他，不由地伸手拉住她肩膀，将她从怀中拽出来：“不可胡闹，若是被人听到看到……”

“那就任由他们去。”她的眼珠骨碌碌一转。

楚真望着乐颜，心想，这孩子性格散漫倔强，看似对什么都不大在乎。却又总能察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听她刚才地回答。明明是对皇帝有了戒心了，可是他再问下去，就不大好，于是住口。

想了想，还是一叹，心想她想什么，他猜不透也不能去猜，只要她安安全全的在身边就好。

横竖，且把握现在，在他能照顾她的时候。

而她以后的人生。自然会有人接手。

瞬间想通之后，于是转身，仍旧向着后宫方向走去。

唐乐颜不再说话，上前一步跟在他的身后。

风吹过，他的宽大墨青色袖子向后飞起，掠到她的身上。

她伸出手，试着抓了几次都没有抓住。

最后一次终于给她抓到，他却已经察觉。微微回头训斥：“不许胡闹。”害得她撅着嘴，将到手的袖子重新撒手放开。

楚真跟唐乐颜到达吟月公主地居所，老远就听到一声怒吼：“混账，你也来看本公主笑话是不是？”说着只听到劈里啪啦东西摔落地面的声音，夹杂着有人低低哭声：“公主，奴婢不敢，奴婢不是故意地，呜呜，公主饶命！”

楚真跟唐乐颜对视一眼，加快步子向前。

双双走到门口的时候。门边上侍立的宫女们正在簌簌发抖，一看楚真来了，脸上稍微露出解脱神色，其中有个出声禀报：“公主。军……”

楚真不待她说完。加快步子向前迈过去，还没有进门。就听到有人吼道：“什么人？本公主现在谁也不见！”

唐乐颜低低地笑：“真是个母老虎……”

楚真斜睨了她一眼，她含笑住口。

屋内人却仿佛已经听到。

楚真正迈步向前，忽然只觉得眼前劲风扑面，来的极快，毫无预兆，楚真一惊，来不及躲避，下意识闭上双眼，却觉得脸上有什么轻轻拂过，丝绸一样，他睁开眼睛，却看到唐乐颜红袖挡在他的面前，那嫩白小手之上，紧紧地捏着一个瓷茶杯。

茶杯同他的额头之间，相隔只差一根手指距离。

吟月公主大发脾气，有毁天灭地气势，却不料来人是楚真，那茶杯若是打中了他，后果不堪设想，一时心惊之下，居然停了声音。

楚真对着乐颜颔首一笑，这才迈步进门。

跪在地上的宫女们趁机全部悄悄退下。

吟月公主见到楚真含笑进来，脸色仍旧有些讪讪地，仿佛猜到了他的来意。

然后又看到了出现在门口，探头探脑之后跟着进来的唐乐颜，她的手上还握着她扔出地那个茶杯，那张明艳脸上的微笑真是刺眼，于是脸色更差。

乐颜进门之后便站在楚真身后，做低眉顺眼的样子。

吟月不时地扫她两眼。

楚真同她寒暄了两句，便提到：“吟月，我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大好，经常去寻太后诉苦？”

吟月嘴巴一撇说：“这你也听说了，是太后跟你讲的，还是皇帝？哦，我知道了，你刚才从皇帝那边过来，肯定是他跟你说的。哼。”

楚真说：“你看你，皇帝哥哥也不叫一声，怎么这样任性？我知道你心头不爽快，不过这宗亲事是老早定下的，若是现在反悔的话，恐怕会惹发舜跟丹宁之间的不快。”

“不快就不快啦，大不了打仗，难道舜还打不过区区丹宁吗？”吟月提高声音嚷。

“吟月，战事岂是儿戏！你可知若是大战进行，多少百姓将陷身水火？”

“所以你们就让我去陷身水火？”

“吟月！你怎可这么说话。”楚真皱紧眉头。虽然觉得她实在任性妄为，让人生气，不过偏偏又承认她说地没错，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邦交和平，又岂能寄托在区区和亲之上？

但是历来皇家的公主都是如此，又有几个能够随心所欲的挑选合适的夫婿，有人被远嫁，有人被用来笼络下臣，有人甚至老死宫中……各人的归宿大同小异，看她们的命数造化如何，好的话，会遇到一个好人，从此夫妇美满，若是不好…个中悲酸…却很难道来。

吟月见他皱眉，知道楚真也生了气，平时他们两个本来关系不错，只是她目前盛怒之下，周围又没有人帮着他，未免有些四面楚歌的伤怀感觉，一不做二不休，不由地大声说道：“你们一个两个都来欺负我，太后也不替我说话，反而劝我要为什么破烂大局着想，早知道我会被你们当棋子一样的利用，我就学悯情姐姐，一早就出家去了！”说着竟然眼泪汪汪。

楚真闻言，想要说话却又不知说什么，又看她如此样子，只好沉默。

室内一时寂静，气氛有些沉重而尴尬。伺候地宫女们都紧张地大气不敢喘，唯恐一有响动，惹发了公主的怒火，这两日，不知多少宫女太监因为吟月乱发脾气而被茶杯等物砸伤。

寂静之中，只有窗外风声，兀自呼呼吹过，仿佛狂躁的巨人发怒前兆。

良久之后，却听得一声低低咳嗽，打破沉重气氛。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三十六章 劝和亲

吟月公主回头。

身后站着的人是唐乐颜，此刻，手中扇子竖在嘴角边，一笑，说："抱歉，一时之间嗓子痒没忍住。"

吟月看她一脸的盈盈笑意，不由恨恨："无妨，本宫的手也正很痒呢。"

乐颜说："其实公主，我是因为有话想说。"

"你又想说什么？也想来劝我？"吟月从鼻子里冷哼一声。

乐颜看了楚真一眼，后者正担心地看着她。

乐颜说："当然不是，只不过，以前我没来舜都的时候，曾经在丹宁呆过一阵日子，听说了一些事情。"

"你听说了什么？"

唐乐颜笑着说："我听说丹宁国的皇太子殿下，人物秀美出众，有宁都佳木的称呼，为人端的玉树佳木临风，潇洒倜傥自如，昔日我曾经过宁都，街头听闻，宁都女子为争见他一面，不惜在皇太子府前苦苦守候三日。"

吟月公主听她说的郑重其事，不由地有些神往，微微发愣，却不敢全信，冷笑着问："你说的可是真的？恐怕只是编谎话骗我来的吧？"

"哎呀呀，怎么会，"唐乐颜说，"其实说起来最初我也是不信的，毕竟，这世上还有谁能比得上本公子这么玉树佳木，潇洒倜傥……可是那天皇太子出巡，被我人群之中看了一眼……"她抽抽鼻子。

"怎么了？"吟月公主不由地动容。

"不说也罢，真是让人心碎啊。"

"快点说下去！"

"这个……咳。"唐乐颜说，"果然如众人传说的一样，肌肤胜雪，眉眼如画，又兼一身的富贵气质。真是羡煞人也。"

“真的生的不错？是个什么样子？”吟月问。

“嗯，这是当然，这世间已经难有其他人比拟了，虽然说跟本公子不相上下，可是……”稍微一停，说道，“比起九门提督来可是秀美气派多了。”

“真的假地？”吟月瞪她一眼，“我看你贼眉鼠眼。惯常会胡说，这样。那人比起阿真来如何？”

唐乐颜看了一眼身边楚真，真是越看越好看……回答：“呃，差一点点。”

“比起皇帝哥哥来呢？”

“秀美有余，不过自然比不上我陛下的气质天成。”

“这两句也还罢了，哼，听说皇帝哥哥身边的小狄先前是你的人，我瞧这孩子倒是不错，你来说，跟这孩子相比呢？”

“不相上下。”唐乐颜说。

吟月看着她，心底将乐颜。楚真，楚歌行，小狄，皇帝的样子来回闪现，总算有了个比较笼统的美男子印象，这才点点头，想了想又说：“嗯，这总算有了几分可信度。姑且就信了你，我若嫁给一个丑八怪，必定哭死，如果是这样的人才，倒有几分欣慰，不过，谁知道他就算金玉其外，会不会败絮其中，这样吧，乐侍卫你说的头头是道。这趟和亲，你陪我一起去好了。”

“嗯？”乐颜吃惊地看着吟月公主，感觉有个雷在耳畔响起。

楚真望她一眼，心想这可不是惹祸上身么。急忙在一边开解说：“这话不对。乐颜他现在被皇上革职，已经什么职位都无。只在我军机府当个散人，她就算想去，也是去不得地，吟月你放心，陪你前去的，自然是千挑万选出来地人物。”

没想到吟月看了他一眼，说：“不用了，真，我就想他跟我一起去，乐颜既然说的这么像模像样的，就须给我做个证人，万一那人是个混蛋，或者真正败絮其中，他必须负责带我回来！”

楚真拧起双眉："这是孩子话，这话对谁可不能再说起了，赐婚使的职位非同一般，可不是儿戏，自然有皇上来抉择筛选，岂能你说谁去就谁去，更何况乐颜并不合适。"

"这是我的亲事，我当然有权做主，真，你如果不放心，我去跟皇帝哥哥说，我就不信他不答应我。"吟月十分倔强。

楚真着急起来，唐乐颜伸手盖上他的肩头，说："公主高看乐颜，乐颜感激不尽，不过于礼法不合就是不合，更何况乐颜性格毛躁不识大体，昔日在宫中都犯下过错，公主的亲事非同一般，当然要选一个可靠的信得过的，毫无劣迹的人呢，让乐颜去，恐怕对公主地名誉有损。"

楚真也附和地点头："说的不错。"

"那么就真----你陪我去。"吟月的目光在唐乐颜脸上看过，又看了看楚真，最后说。

这次楚真还没开口，乐颜已经说："不行！"

吟月却悠闲起来，拿起旁边那个侥幸没碎了的茶杯，握在手中，慢悠悠地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怎么才能去呢？好吧，乐颜你不去，就让阿真去，阿真不去，就乐颜去，哼，如果你们两个都要一起去也罢，总而言之，不能一个都不去！"

这番话说的斩钉截铁，乐颜见这个刁蛮公主如此不好说话，刚要跟她再行理论，楚真伸手握住她的手，示意她不要轻举妄动。

却在这个时候，吟月公主缓缓起身，眼睛斜斜地瞟了乐颜一眼，这才说："乐颜你想好了，哼，本宫听你的答复呢。或者说，丹宁跟舜都的和平关系，就看你地决定了，你可要好好地想想啊。"

说着，旁边的宫女上前来，吟月公主伸出手搭在宫女的手上，最后得意地看了呆若木鸡的乐颜一眼，这才扭动腰身，娉娉婷婷地进了内宫。

"真叔，我不想去。"出了吟月公主寝宫，唐乐颜拉着楚真一只手臂，愁眉苦脸，苦苦哀求。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会想办法的。”楚真伸手拍她的肩。

“总之我不要离开你。”她望着他说。

楚真看着她赌气般的神色，心头一软：“乖。”

“如果我们一起去那倒也是无妨。”她忽然又高兴起来，似乎想到了什么好的。

楚真噗嗤笑出声音：“孩子气的话，你明知道舜都离不开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那也算了，好吧，我也不要离开。”她又紧张回来，牢牢地再抱住他地手臂，似乎下一分钟松开，就会被大风吹出舜。

楚真望了望她的脸，又想起吟月的话，总觉得心情沉重，迈步过前方皇帝殿的时候，不由地停下脚步，心想：这件事，我还需要跟陛下商量一下才是。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三十七章 火烧身

唐乐颜在殿门外等候楚真，不知为什么，虽然皇帝说了让她不必拘束，她还是不想进去。

过不一会，正在无聊，有个人慢慢走出来，她以为是楚真，刚要说话，却对上小狄懒懒的神情。

“咦，你怎么出来了？”乐颜问。

“出来放风，不行吗？”小狄冷哼一声。

“没，没有……”她说着，瞟了一眼里面，问，“那里面，谈的怎么样了？”

“我也正是为了这件事出来的，公主要你当赐婚使？”小狄问。

“谁知道那刁蛮公主又想做什么，或者看我太过潇洒所以看上了也说不定，哪知道会引火烧身。”

小狄皱眉望着她：“我就知道，肯定是你在公主面前又不知做了什么，惹怒了她，对吧？”

唐乐颜心想小狄还真聪明，虽然没有在场，却也猜的差不多，因此尴尬笑着说：“哪里哪里，我也是替中堂大人解围嘛。”

“我看你不是解围，是生事。”

“干吗这么说？”她不解。

“中堂大人现在在里面同皇帝据理力争呢，皇帝同意了公主的要求，中堂大人却一力反对，你说是不是生事？”小狄冷哼一声。

乐颜愣了愣：“是这样？”

“嗯。”

乐颜不语。小狄看她：“你……你啊……唉。”到最后想说的话没说出，变成一声叹。

乐颜强笑：“怎么，你的样子看起来很不爽啥，有啥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希望你，别关心则乱。”

“我从来不乱。”

“乱不乱只有你心里知道。哼。”小狄扭头，“看样子谈话已经结束了。我回去了，你自己，多多保重。”又看她一眼，这才回了御书房内。

乐颜望着他走进去，心头浮起一种莫名的滋味。

小狄这也是关心自己吧。

关心则乱，的确是这样，谁会想到聪明如她，也会好心办坏事呢？听着从御书房内慢慢向外走地沉重脚步声。唉，现如今该怎么办才好？

跟着楚真回到中堂府。一路乐颜想要问谈话的结果如何，可是楚真一直都没有开口说。

她有些怏怏不乐，并非她不想要出使，若是以前，早就飞奔去了，左右不过一场玩而已。

可是现在，却实在不想离开舜都，不想离开身边这人。

她忧心忡忡，又不想让楚真察觉，只好跑到廊下。一个人对着空旷庭院深深呼吸。

一直等感觉心中好些了，这才返回去楚真提着笔，不知道在写什么，似乎正犹豫不决。

乐颜望着他，心想若是他不说，自己还是不提了，免得他烦

想了想，蹭到他身边。靠在他身后：“在想什么？”

楚真一歪头，看到她靠在自己身边：“没事……乐颜是在担心吗？”

“没有……”乐颜听他终于问起，还是闷闷地说，“我倒不是怕出使……如果你实在烦心，没有办法解决的话，我还是可以去的。”

楚真听她这么说，心头感动，微微转身看着她：“乐颜，我知道此事难为你了……”

乐颜听他这般口吻，情知他也实在没有办法让吟月改变主意。又看他的脸，这般懵懂无知的样子，心头发酸，忍不住眼圈红红。

楚真看她虽然不说话。但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眼圈也红了起来，明明是委屈到十分。却还忍着。心头越发疼惜，伸手来拉住她的手：“乐颜乖，别担心，我会再想想办法地，实在不行，我会请皇上下令，准许我也去。”

乐颜听他这么说，心头略略宽慰，这已经是楚真能做的最大退步了，也是他能做到地最大限度，虽然知道要他离开是不可能的，但能得他这样一句，她的心中已足够欣慰。

“没事的，你不要担心，更不要为了这件事伤神，放心吧，如果非要我去，我就去好了，反正也用不了一年半载，顶多月余就能……”说到这里，想到自己会跟他分开十天半月，心顿时又纠结起来，可是楚真却不知道。

楚真望着她欲言又止，只以为她是小女孩心思，不愿意去做这种事，百般无奈之下，轻轻伸手搂住她腰身：“乐颜乖。”

乐颜抽抽鼻子，伸手抱住他肩头，靠在他身上，一时之间心头有喜有忧，半喜半忧，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楚真坐在椅子上，她却站在他身旁，她低下头看他的脸，真是越看越喜欢，只是一想到离开就会难受，真是水跟火的交融，嗤啦嗤啦发出矛盾的声音，实在难受。

室内一时寂静下来，一直到她松开手说：“真叔我没事啦，我出去一下。”

想如果这样下去，恐怕她会忍不住落泪下来，趁着他没有反应，拔腿向外跑去。

乐颜出去后不久，楚真皱着眉在桌边想了许久，终于给他想到一件重要事情。

为什么乐颜会这么不喜欢离开舜都，而且看着自己的时候是那么的不情不愿，有一种欲说还羞的气质。

楚真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点关键：莫非此事，是因为楚歌行而起?

想到自己那个子侄，楚真望了望外面天色，觉得天色尚早，起身吩咐坐下备轿，他要向九门提督府走一趟。

乐颜自然不失时机地跟他挤在一起，他心中有愧，也任由她喜欢去了。

一路上她巧笑嫣然，只顾捉弄他或者讲些以前地见识之类，他只是微笑静静听着。

十几年来没有人在耳畔如此聒噪，一时之间，让楚真有种已经儿孙满堂坐卧膝下的错觉。

只是两人到达九门提督府的时候，却看到满府萧条，仆从们有些惊慌神色，有人上前来，楚真问楚歌行跟楚歌寻何在，却无人可以答得上来，最后乐颜不耐烦，抓住一个人逼问，那人回答，大爷一早就离开，不知道去了哪里，二爷等了许久，因为担心，所以也出外寻找去了，只是在离开之前，二爷叮嘱过，不许任何人泄露消息。

楚真听了，眼神闪烁不定，乐颜从旁看着，知道他心底是担心起来了，可是却不能说破，楚歌行的事情，有楚歌寻去做，她所要做的只是守在他的身边罢了。

楚真在堂上等了半晌，不见有人归来，心头更急，手指头轻轻地在桌上敲动。

乐颜望着他这般关切焦急的表情，终究于心不安，想了想说：“真叔你不用这么担心，楚歌行那家伙不会有事的。”

楚真看她一眼，问：“乐颜，你真这么觉得吗？”

乐颜不以为然说：“当然啊，那家伙堪比小强，是绝对难缠地人物，他不去害别人就好了，难道还会被别人害？”

楚真听她一说，略略沉默，然后认真说：“乐颜，我想你是误会歌行了，他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

乐颜冷笑：“那么他是什么人？真叔你不要说他是善良如小白兔的那种人吧。”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感觉这个比喻实在滑稽。

楚真却一点没笑：“乐颜，我以为……你跟歌行之间会彼此了解，看样子你对他误会颇

“误会，这不过是血泪经验。”乐颜说。

她是完全当真。楚真却以为这是情侣间的娇俏打骂，想了想说：“其实歌行他的身世很可怜。”

唐乐颜本来对楚歌行的事情毫无兴趣，听楚真这么说，忍不住八卦神经萌动，眼睛骨碌一转问：“真叔，是什么身世？”)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三十八章 惊往事

“你别看歌行现在沉默寡言，有时候做事也颇为偏激，实际上，他原先的性格，跟歌寻一样。”楚真说。

唐乐颜闭目想了想，觉得自己要想象出楚歌行跟楚歌寻一样开朗而笑的样子，实在有点难度，于是放弃。

“那为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么……别扭呢？”看出楚真对楚歌行的一片疼惜意思，唐乐颜决定不得罪他，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来形容。

楚真点了点头：“其实这些事我是从歌寻口中听来的，不过歌寻那时候年纪还小，零零碎碎的，说的并不齐全，是在他们两兄弟来到舜都之后……歌行的性格已经如此，任凭我问，只是一言不发，我只好瞒着他偷偷去问歌寻，歌寻可能听了歌行的嘱咐，又或者是年幼记忆

出错，所以说的颠三倒四，我也听得糊涂。是我有所警惕，派人去他们两兄弟一路前来的路上逐渐调查所知。”

唐乐颜听他的口吻无比森然认真，心头不由地一凛，起初玩笑的口吻顿时收敛，问：“真叔，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楚真说：“是这样的，歌行跟歌寻的父亲是我跟太后的哥哥，可是昔日，他不听家中安排，在外结识了一个女子，听说那女子出身不清不白，我们的父亲大怒，让哥哥放弃这宗亲事，可是没想到大哥十分性烈，居然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反锁的柴房内跑了出去，找了那女子私奔离开了舜。”

“啊……”乐颜惊呼一声，“竟然会这样……”

“他走之后，父亲大怒，一病不起，严禁全家上下提及大哥名号。是以多少年都不曾听说他信息，不过现在我时常想起：大哥是个不知世事的官宦子弟，平常也不懂人间烟火事情，他如此不带分文跟那女子私奔，却始终没有回头来请求父亲的原谅跟支持，期间，肯定是度过了不少匪夷所思的艰难日子，我实在不能想象地出……”他逐渐放低了声音。

“这样的男人……”唐乐颜听得神往。脸上露出赞赏神色，又看楚真面上略带痛楚之色。忍不住柔声劝慰说：“……真叔，你不必担心，我想他之所以不回来，也并不是跟家中赌气，也许他觉得，跟那女子在一起的生活，更快乐，更让他留恋呢？”

楚真听她这么一说，微微一怔，却叹一口气说：“乐颜。你虽然没有跟我大哥见过面，却比我们更为了解他，不错，日后歌行歌寻来舜都之后，我便问过歌寻，你们爹爹留下什么话没有，歌寻说的，同你说的一样。”

唐乐颜默然不语。

楚真又说：“可惜。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调查回来的结果，我知道，在歌寻出生之后三年，大哥便病死了……也难怪，他以前养尊处

优，什么都不用操心，现在要照顾妻子孩儿，自然会积劳成疾……在临死之前，他对歌行歌寻说。要来舜都找我……”

“嗯，那就好了，可是那女子呢？”唐乐颜问。

楚真皱紧眉毛，显然回想到痛苦之事。慢慢地说：“大哥死去之后。那女子……大嫂她带着歌行歌寻来舜都，可是一路上……因为大嫂生的貌美非常。被一个登徒子看上，意图不轨，大嫂失手将他打死，一家三口如惊弓之鸟，不停逃亡。”

“怎会如此……”唐乐颜喃喃。

“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一个雨夜，大嫂带着歌行歌寻向一户人家借宿，那家人表面和蔼，实则包藏祸心，最让人愤怒地是……”楚真忽然停口。

唐乐颜心一跳，从没有看过楚真如此怒气升腾的模样，忍不住靠前，伸手放在他肩头：“真叔……”

楚真看她一眼，才说：“那家地主人竟……看上了歌行……”

阴郁的天空仿佛闪过一道电光，霹雳的声音咔嚓连声响起。

唐乐颜手握成拳，拳头不由地一紧。

“我那大嫂虽然出身不是太好，却着实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一边缠着那家人，一边暗示歌行带着歌寻逃走，可是被那家人发现，将大嫂打得半死，扔在柴房之中，一边放狗去追踪他们两兄弟。”

唐乐颜听得惊心动魄，忍不住屏住呼吸。

“歌寻对那一夜十分恐惧，当时我问他，他只是哭，所有这些，都是我派人去调查出的，那些狗追来追去，追不到人，原来歌行并没有带歌寻离开，却躲在了那家主人房间内，等人都走了，才跑出来，扶起地上奄奄一息的大嫂要离开，可是大嫂伤重……歌行只好带着歌寻离开……辗转之中，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引开那些狗，才护着歌寻，来到舜都，一路又经历了多少辛苦波折，总之，歌行来到舜都之后，人已经变得这样，很会防备人，性格又格外阴柔……唉。”

楚真说完，外面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只有不时的惊雷兀自响起。

唐乐颜久久不语，想来想去，叹了一声，说：“真叔，你别着急，我去找找看，那家伙已经是个大人，不会出事的。”

楚真看她一眼，答应一声。

唐乐颜迈步向外走去，出了厅门，看漫天黑云层层叠叠，好像一张阴森的面目俯视大地，又想起楚真说的那些话，心头只觉闷得窒息，将扇子在手中握了又握，终于向着门口飞身掠去。

在城内略一打听，听到地都只是虎威将军出城去了的消息。

唐乐颜望了望天色，心想为什么楚歌寻不动用九门人马来寻找楚歌行呢，她为人聪明，想了想便想通了其中诀窍。

在街上徘徊了一阵，心想若是这么胡乱的找，如没头苍蝇一样，始终也不是良策。

想了想，在怀中摸索了一阵，终于摸出一样东西来，飞身上了屋顶，向着天空轻轻一扔。

顿时之间，一声爆炸声音伴随着雷声响起，明亮光芒炸开，一团白光之中，却若隐若现好像有个小小的字。

唐乐颜望着那白光炸响，微微一笑飘然落地。

九门的士兵站在脚下，见她翩然要离开，有人上前：“乐侍卫，看这天色仿佛要下雨，这把伞你拿去用，免得淋雨。”

唐乐颜本想拒绝，转念之间停步，伸手将伞接过来，笑着说：“多谢多谢。”

却听得那士兵低低说：“今日又是不见大人，好像每当这个日子都会不见。”

另外有人伸手过来，啪地给了他一下：“想什么呢，大人今年被停职了，没事不要乱说话。”

那人伸手捂住嘴，飞快离开。

唐乐颜这才回身，慢慢向前走去。

走了不多一会，就听到身边有夜行人急行的风声，乐颜微微停了脚步。

方才她放了烟花之后，便一味向着人少的地方行走。

周围无人，那人身形一闪上前，上前跪倒在地：“不知道公子召唤，有何要事？”

“我要的是，九门提督楚歌行下落。”唐乐颜淡淡地说。

那人听了，只是略微迟疑，便回答说：“半个时辰之前，有人在城外山头见过。”

“只是如此？”

“是。其人武功深不可测，侦讯地兄弟不敢靠前。”

“那家伙的确不好惹，也难为你们了。对了，往年的话，侦讯是不是你负责？”

“公子想问什么？”

“我想问，往年这个日子，楚歌行会在哪里？”

那人低头回答：“通常也是在城外山头，而最后出现的时候，却已经在城内，行踪飘忽不定。”

“好了，明白了，有劳你。”

“能为公子效劳，是侦讯组的荣幸。”

“哈，退下吧。”

“是。”那人向后一退，身形已经隐没在黑暗之中。

唐乐颜低低一叹，手中扇子一摇，说道：“受伤的狮子，不愿人看到自己狼狈的模样，总会找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地舔着创口，楚歌行，你可也是这样的么？”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三十九章 悼离人

山路狭窄，两边茂密的草丛，长的足有半人多高，纵然冬季即将到来，草丛已经变成枯黄色，却仍旧挤挤挨挨靠在一起，随风微微发声，并不倒下。

楚歌行慢慢走在路上，这个时间，这么寒冷日子，一路走来，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撞见，借着黄昏微弱光芒，望见他的脸，在微薄的夜色之中，丽容若隐若现，带一点夜色的阴暗，妖艳又诡异，若是有人见到，必定会以为遇到了山精鬼魅。

风吹起他的长发并衣襟，身后的披风向后长长地牵引出去，仿佛蓝色的大幕。

蓝色衣襟之下，是绢白的衣裳，随着风扑扑叠叠地抖动着，好像层层叠叠盛放的雪色小蔷薇。

“砰”地一声，半天空响起一声。

楚歌行茫然抬头，望见天上绽放一朵并不大的烟花，虽然不大，却很耀眼。

中间一个小字，若隐若现。

他微微停住了脚步，秀美容颜在烟花火光照耀下，瞬间明亮起来。

这是净琉璃天特有的烟火秘技，怎么竟在舜都的上空出现。

他微微眯起眼睛，长长的睫毛稍微抖动，眼角是依旧丝丝上翘的弧度，看起来仍旧有一份酒醉的迷离之意。

只是心却是无比清醒的。

无论是否是因为曾经的痛苦，在心底泛滥肆虐，本来以为已经忘记，可是每到这个日子，骨子里那种狂躁却仍旧压抑不了，于是恨自己是否记忆力太好。

“那家伙……好像会有这东西的吧。”嘴角一动，他说。

这种东西。是用来救命的，怎么轻易就用了出来，莫非是真的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么？

不过也没理由，她那种人，怎么会因为被逼得无处可逃才用这种救命烟火。

楚歌行想自己真是庸人自扰，而天空的烟火也在瞬间慢慢地消失，化成淡淡灰烬。

他地脸重新隐没暗色之中，迈步向前继续踯躅走去。

踏步山顶之上。任凭狂风猎猎，他向着另一边看过去。

仿佛有人。从那里慢慢地下了山。

楚歌行极目看着，脑海之中涌现一片荜拨的火焰燃烧的声音，另就是凄厉的呼声。

他怔怔站在原地不动，双眼牢牢盯紧对面山头。

透过薄薄暮色，仿佛看到了那个半人高的少年，拉着小小的孩子从暗影里跳出来，他叫着："娘亲！"

倒在地上的女人吐出一口血，伸出枯树枝一样细瘦的手腕，向着他地方向："歌行，带歌寻走。快点离开这里，去舜都，歌行，娘亲不能再陪你同行了，照顾好你弟弟，歌行……"伸出手，牢牢地握定他的手腕。

右手腕那里，顿时多了一圈醒目地鲜血。女人的血，滚烫滚烫一样渗透入他的手腕，仿佛烙印似的，自此不退。

"娘亲！"旁边小小的歌寻向前要扑过去。

他伸手一把拉住，将歌寻硬生生拉到身后。

身后响起小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

"歌行，听娘亲的话。"面前的女人看着他微笑，原本倾国倾城的一张脸染满血污，却仍旧绝美无比，"原谅娘亲的自私，娘亲太想你爹了。歌行，来……听娘亲地话……"

眼泪从她的眼角滑落出来。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心好凉好凉。

鼻子很酸，泪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或者根本没落他不知道，只是在一片模糊之后又是一片清晰。他低下头。望见自己手上，多了一柄闪烁寒光的冷冷的匕首。

阴风飒飒吹过。

楚歌行手捏的很紧。手指甲深深掐入手心，自己身边，仿佛站着那个半人高的少年，如他今日一般，手中紧紧地捏着那柄匕首，高高

地举起，像野兽一样地狠狠落下，嘴里发出了绝望的叫声。

高高挑挑，这夜色之中微薄的人，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走无影无踪，却在一声绝望叫声响起之时，慢慢地跪倒在地上，眼泪自眼角滚出，却又瞬间被冷风卷走。

他低下头，几乎想把脸埋入胸中。

是追悔，或者是怨恨，无人可知。

暮色之中，山顶上不知何时已经多了另外一条人影。

唐乐颜站在一棵孤零零的枯树后头，皱眉看着眼前不远处跪倒在地的那人。

她想上前，却不能动脚，欲后退，心却在抗拒，于是只好站在原地，凝眸注视着那道人影，一直到暮色渐浓，将这片孤寂大地全数笼罩在夜的阴影之下。

不知过了多久，楚歌行起身，转过身来，向着山下慢慢地走。

身后不远处，唐乐颜始终不远不近的跟着，跟太近，怕他发现，跟太远，怕丢掉了。

就这样走了不久，感觉楚歌行总是在不停的兜圈子，一直到天空一声响亮霹雳，积攒了半日的大雨终于倾盆落下。

楚歌行却恍若没有察觉，一直向前走去。

正走着，却听到后面有个人大声笑着："啊，这不是楚大人吗，真是巧啊，真是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遇到。"

楚歌行回过头去。

眼前人影一晃，那个"真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的人，已经无比敏捷地闪到了他地身边，速度快的叫人咋舌，而眼前一黑，几乎就在雨点要打湿他肩头的瞬间，她撑起雨伞，迅速地遮上了他的头顶。

这种动作，尽职尽责地，简直可以去跟职业小厮媲美。

楚歌行不动声色看着唐乐颜，目光之中逐渐透露出一丝凶狠。

"喂，别这么感激地看着我。"她望他一眼，"说起来为什么每次我都会给你撑伞。"

楚歌行一愣，这才想起上次在楚真府上，她也是这样，不由分说送了一把伞给他。

唐乐颜叹气，自顾自地说：“我刚才帮我们大人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正忙着趁天黑之前赶回去，还以为碰不到什么人了，你说说，我们还真是有缘啊。”说着眼睛望着楚歌行，微笑着。

楚歌行一愣，心想果然是她动用了净琉璃天地烟花吧，原来是为了给楚真办事，怪不得这么大手臂，哼。

看了她一会，看不出什么端倪，于是冷哼说：“你不用向我解释。”

“当然不用。”她伸手挠挠头，又说，“不过这天黑落雨，路又漫长，如果不说点有趣的事情，恐怕会闷死。”

“你可以自己先回去。”他淡淡地说。

“哎呀呀，你说的我跟见死不救……呃，我是说铁石心肠一样，更何况你是军机大人的……亲戚，既然看到了，我当然要代替大人照顾你，万一你感冒病了，大人要忧心的。”唐乐颜得意洋洋地说。

楚歌行没来由心头觉得烦闷：“你走开，我不想听你说话。”伸手一拨她的手腕，迈步向前走入雨中。

“真是个别扭的人。”她摸着额头无奈叹一声，却如影随形的跟了上来。

“你让开！”他低低一喝，停了脚步。

她哈哈一笑：“你认识我不是一天两天，你让我不要做的事情，我偏偏要做，怎么，我偏不走开，你能奈我何？”

楚歌行看着这个人赖皮的脸，心头的烦闷一点一点地正在离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想要打她一顿的感觉，于是忍不住冷笑着说：“别说我没有警告你，你再乱缠下去，可是自讨苦吃。”拳头都已经捏紧准备好。

“喂喂，我虽然是个好心肠的人，可也不代表我会随便接受人家的以怨报德啊。”她的脸上露出慌张表情，仿佛真的怕了他。手中却仍旧

牢牢地撑住伞，遮着豆大的雨点，又伸出左手在他肩头轻轻拍了两下，眨眨眼睛又说，“我说楚大人，你不是那样的人，对吧？”

楚歌行有些啼笑皆非，默默看了她一会，拳头却已经松开，还是转过头向前走去。

她跟在身边形影不离地，碎碎念说：“虽然说我是这么的好心这么的善解人意，不过你也应该发挥一下男性的风度，多少替我撑一次伞吧。”

雨点啪啦啦地打落在雨伞上，伞外是一个大大的喧嚣世界，伞内是一个聒噪的小小世界。

楚歌行却觉得自己的心正慢慢地沉静下来，虽然旁边这个人很多嘴，很讨厌，很聒噪，弄得他心烦意乱，可这种感觉，却不是先前那种无助又绝望的痛了，很奇怪的转变。

“不满意的话，先走。”他冷冷地说。

“唉。”耳畔她叹了一声，“为什么每次遇到你我都没辙呢？”

楚歌行的心一动，他忽然觉得，这句话……好像正是他心底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四十章 多轻薄

一路上，唐乐颜擎伞擎的手都酸了，到最后说话说的嘴也酸了，对方却始终是冰山一块，一点阳光都不曾给她。

可虽然口头上一直地埋怨他太没风度或者怎样，眼睛却一直不停地打量身边人的脸色，她并非是瞎来烦他，或者故意跟他找茬，她只是想，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不能叫他一个人。

在下雨之前，她一直在想，要一直这么跟下去呢，还是随便找个借口凑上去。

不过，以楚歌行那么心高气傲的个性，万一是看出自己特意跟随，看破他的软肋，恐怕会大怒的吧。

幸而他没有发现。

唐乐颜想，只要好好地陪他走过这段路，只要好好地将他送到城内，自然有楚歌寻接手。

那么她的责任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因此一路上不停地东拉西扯，分散他的注意力，而让她老怀欣慰的是，她的拉扯仿佛有所效果，这个人本来浑身罩满了“别靠近我”的气息，到了城门边上，已经俨然恢复了昔日的那个九门提督楚歌行，虽然神秘又阴沉，气场却已经并非那么“生人勿近”了。

守门的士兵见了，慌忙将城门打开。

唐乐颜同楚歌行并肩走入，她暗暗松了一口气，眼见有个士兵飞奔离开，心知一定是去通知楚歌寻前来领人了。

心头轻松，不由地说：“不知不觉，这段路居然已经走完了。”

楚歌行抬眼，转过头来定定地看着她。

唐乐颜被他的那双眼睛看的心慌，身旁士兵们提着的风灯光芒微弱，他的眼睛却很亮的就在眼前。盯得她死死地，仿佛要从她脸上看出点什么来。

她一手擎着伞，另一只手却摸出扇子来，啪地打开遮住脸，玉树临风地说：“怎么，终于爱上我了？”

顺一挑眉，赠送媚眼一个。

楚歌行闻言，目光一皱。随即又展开，嘴角一撇竟然温柔无限地笑：“如果我说是。又怎样？”

唐乐颜整个人一僵。

正在想，这次的回答不大一样，嗯，我是要怎么反击才好呢?

可她还没有想好，这边却已经有所行动。

楚歌行已经伸手，摸上她腰间。

唐乐颜一手持扇子，一手擎伞，又在思考，一时之间无法防备。

楚歌行拉着她，向着城门楼边上闪身过去。

唐乐颜反应过来。叫道：“楚歌行，你……”

话音未落，只觉得楚歌行手上用力，将她的腰肢狠狠地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过去。

唐乐颜一惊，扇子合起向着他胸前点过去，意图将他离开。他却摆明了欺负她还要撑伞顾及他，一手揽着她腰不放，一手握住她拿扇子的手。将她整个人拉到了城墙边上。

唐乐颜大惊失色，环顾周围，都是九门巡城的士兵，近在咫尺，谈话声都在耳边，这个人他想干什么，莫非是疯了吗?

一抬眼对上他的双眼。

楚歌行嘴角一挑，略带邪意的一笑，果然将她地手按在城墙之上，冰冷的雨水顺着城墙滑落。顿时湿了她地手跟衣袖。

“他果然是疯了。”唐乐颜心头一惊，再也顾不上撑伞，手一松，便要反抗。

却就在伞即将离开她手心的时候。楚歌行松开握住她腰的手。手臂一展向上，牢牢地握住了她的手。

唐乐颜的手刚离开伞柄。重又被他握住，不由分说重新握住那柄伞。

雨伞重新遮住两人。

而刹那间，楚歌行的手轻轻一掰，唐乐颜身不由己随着他歪了歪手臂，那柄伞向着两人身外低垂过去。

情形不过是转眼之间。

伞离开两人头顶，反而遮住了他跟她的上身。

伞下仿佛是一个新鲜的世界，周围虽然是九门士兵，却已经看不到伞下是何种情形。

就在顷刻，楚歌行向前，嘴唇轻轻压下。唐乐颜被雨水淋到头顶，身子也被他推到城墙之上，双手全被掌握，刹那间就要变成一只新鲜落汤鸡，正仰头想要怒骂他“恩将仇报”，却只觉得唇上轻软盈盈，有什么压下来。

她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睛，而后反应过来。

楚歌行的唇轻轻地在她的唇上擦过，不待她骂出声音，重又一笑，不够般地又亲过来，舌尖一挑，将落在她脸上的一滴雨珠舔走。

唐乐颜浑身僵硬，不料楚歌行居然如此胆大妄为，周围人来人往，九门的士兵见到旧主，分外亲热，提着风灯在旁边不退，这人却以一把雨伞遮住，在伞下做这种猥琐之事。

换了平时，她早就一拳出去，只不过现在碍于旁人在，心中又有顾忌，一时之间不敢轻举妄动。

楚歌行偏似看出她内心的担忧，舌尖轻挑过后，重又亲吻过来。

唐乐颜忍无可忍，手臂一振，却又被他狠狠压下去，手上背上已经一片湿润，是被雨水淋湿了的，恐怕会感冒吧，这个疯子！

唐乐颜心头恨恨，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主动招惹靠近他。

而楚歌行吻住她双唇，刻意轻薄，似乎要看她耐性到几何。

唐乐颜无法，只觉得他的舌尖轻轻刷过自己的唇，正向着内探来，不由地咬紧牙关。

却正在叫天不听叫地不灵的时候，听到有马蹄声得得得急奔而来，有人叫道："虎威将军到了！"

又有一个年轻声音叫："我哥哥在哪里？"

是楚歌寻来了。

面对自己亲弟弟，这疯子总该有所节制吧。

唐乐颜心头微微放松一口气，整个人略有松懈。

却听得楚歌行一声笑，趁着她整个人松懈下来地时候，松开一只手，一把捏住她的下巴。

唐乐颜吃疼，顿时低呼一声，张开口来。

却感觉有什么滑滑的趁机闯入嘴里，仿佛要将她的灵魂从体内都吸取出来一样，又仿佛将死之际的回光返照般，这般用力跟动情。

脑中轰然一声，什么九门士兵，什么虎威将军，连漫天的雨点都消失无踪，唐乐颜眼前一昏，颤抖着心想：该死该死，这妖孽不会是给我下了什么蛊吧。

楚歌行仿佛也忘了这天这地，靠在她的身上，仿佛要将自己贴在她的身上不离开。

正在忘我之时，听到虎威将军一声惊呼：“哥哥！”

唐乐颜首先清醒过来，察觉自己握扇子那只手已经得了自由，不由地拼命一挥手，一拳向着楚歌行脸上打过去。

楚歌行仿佛没有料到她会在这时侯动手，躲闪不及，这一拳又是近距离来的，顿时被打中脸颊，一张秀气的脸一歪，嘴角顿时多了一丝血痕。

楚歌行整个人也踉踉跄跄向后退了出去，再抬头地时候，血痕一现，重又被雨水冲去。

而那边唐乐颜得了自由，却仍旧有点浑身无力，方才那一拳仿佛用尽了浑身力气，将他打开之后，右手的雨伞也随之飘飘悠悠落地，随风向着远处滚落，而她整个人矗立城墙雨中，仿佛呆了。

惊呼声中，虎威将军楚歌寻快步上前，将楚歌行扶起来，一边急切问：“哥哥，哥，你怎么样？”

看了楚歌行两眼，又抬头瞪向唐乐颜，虎吼怒道：“你干吗打我哥哥，来人，给我拿下！”，)

龙虎斗京华 第一百四十一章 第一计

楚歌寻急急赶来，在士兵的指点之下，隐约只看到哥哥楚歌行仿佛跟另一人站在城墙边上，伞遮着看不清，两人似乎正在谈话。

忽然之间变故突生，那人忽然出手，竟打得楚歌行站立不住，向后倒过来。

楚歌寻感觉这分明就是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典故，打人的那个实在太可恨。却实在没想到这两人全然不是他想象的这样，吃亏的这个反而是挑事者，出手的那个反而是真正被吃豆腐的。

他父母早亡，楚歌行是他唯一血肉至亲，向来对楚歌行又敬又爱，表面虽然不说，心底却当他是如天神一样不可侵犯，如今竟然当着他的面被人打，楚歌寻气的想杀人。

一抬头望见对方居然正是唐乐颜，一怔之下，咬牙切齿大声唤人。

心头气吼吼地想：管你是天王老子，居然敢伤我哥哥，我一定要你好看。

他关心胞兄心切，也不问事情真相。旁边的士兵们听到命令，哗啦啦冲上前来，将唐乐颜围在中央。

唐乐颜却站在雨水之中，冷然不动，一身红衣已经全被湿透，双眸一抬，被雨水浸润的眼睛在灯光之中凛然生光。

最重要的是，她的脸上一点儿的歉疚跟不安表情都无，反而有一种气愤跟轻蔑的表情。

楚歌寻扶着楚歌行起身，见状又怒道："臭小子你还有理了，今天本将军不好好地收拾你一番我……"

话还没说完，已经被楚歌行拦住："不用。"

楚歌寻一急，怒道："哥哥！他竟然敢伤你，我怎么都不能放了他……"

"这件事。是我的错。"楚歌行说。

楚歌寻怔住：他从小到大，没听过楚歌行主动认错。

所以如果楚歌寻聪明一点，就会知道这人的主动认错代表着，他并没有吃什么亏。

楚歌行一边说一边抬眼去看唐乐颜。

两人的目光在夜色之中相遇，旁人只赞前九门提督大人宅心仁厚，"吃亏"了还替对方说好，话，可唐乐颜却看到他的眼神之中那种埋藏不住的得意洋洋。一刹那手攥地扇子发响。

两人对视片刻，周围的人便也陪着不动。

楚歌寻一边看看旁边的哥哥。一边看看唐乐颜，不知要如何是好。

唐乐颜狠狠地跺了跺脚，冲着楚歌行吼一声："你有种！"

拔腿就跑。

楚歌寻见她头也不回地跑，心想这人终于是心虚了，作案之后要逃之夭夭，着急起来，叫着：“喂，你别跑，你这臭小子！你敢伤害朝廷命官……”

唐乐颜却听也不听，眼见飞身走的远了。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当我不知道你住哪里吗？来人啊……”楚歌寻悻悻地，还要领兵捉人。

显然他对楚歌行被打一事相当的介怀，甚至比楚歌行本人更加的介怀。

却不料旁边楚歌行淡淡地说：“歌寻，不用了。”

“嗯？哥哥你不用怕他……”楚歌寻转头。看着自己“可怜被打”的哥哥。哥哥今天是怎么了，未免大方的太过了点。

那完美无瑕地脸颊边上，已经隐隐青了一块。

那乐颜小子还真下的手去！

呜呜，楚歌寻感觉自己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楚歌行望着唐乐颜消失地方向，又说：“只是小伤而已。更何况，我跟她之间只是小小误会，放心，我会自己解决的。”

楚歌寻抽了抽鼻子，抬头看楚歌行。

不知为什么，就在一刹那，他仿佛觉得楚歌行是在微笑。

是错觉吧……于是再看过去，眼前却一闪，是九门士兵送了雨伞上来，楚歌行转身。伸手接过。

楚歌寻慌忙抢到手里：“哥哥，我来吧。”

“嗯。”楚歌行淡淡答应。

楚歌寻这才笑眯眯地，伸手将雨伞撑开。最后一场秋雨过后，寒冬来临。

在凤非声的吵闹之下。使节团的行程也迫在眉睫了。

而这边。舜都的赐婚使一事还悬而未决。

吟月公主钦点的人选自然是唐乐颜，但是她却不想担当这个职位。当然，她心中知道，如果是军机中堂楚真能担当副使的话，情形

自然会大不同。

可惜这不过是一个梦，楚真身为舜都第一重臣，绝对不会轻易离开舜。

仍旧怕自己会被发配出去，于是乐颜将军机府当成了自己的第一据点。

而经过上次“雨夜强吻”事件，感觉自己有必要跟那个随时都会变身“色吻狂魔”楚歌行保持距离的乐颜，这两天到军机府的时候，也多了一点鬼鬼祟祟，生怕遇到不该遇到地那个。

幸亏楚歌行这两天仿佛着凉了，没有出现过。

从楚真口里得了这个消息之后，唐乐颜高兴的哈哈笑了半天，忍都忍不住笑。

害得楚真不知她心底有什么喜事，频频来问。

而她只是幸灾乐祸，心想果然上天是公平的，这完全都是那家伙自找的，太好了，她没有着凉，那家伙反而着凉了，上天上天，你听到纯洁少女乐颜的心声了吗？嗯，----索性让那叫做楚歌行的生物病的更重一点吧。楚真看她神情诡异，想了想问：“乐颜，你最近去看过歌行吗？”

听到那家伙的名字，唐乐颜几乎跳起来，看了看楚真认真地表情，那几乎脱口而出的“我看他干吗”，迅速咽下，于是说：“当然，去看过好几次呢，他精神好着呢，身边美女环绕。”

楚真微怔之后，这才微笑：“嗯，这就好了。”低头又去批文。

唐乐颜蹭过去，从身后抱住他肩头，下巴抵在他肩膀处：“真叔，赐婚使的事情你还在为难吗？”

楚真微微皱了眉头，却不想她烦心，只一笑说：“没事。”

唐乐颜知道他为难，心头也叹了一口气，想：该走的人不走，不该走的……想到这里，忽然脑中灵光一闪，刹那激动的浑身乱颤。

顿时喜道：“真叔，我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你要不要听？”

她靠近过来，说话时候吐气如兰，少女身上的馨香环绕过来，楚真微微一怔，随即略微转头避开，却问：“什么合适人选？”

唐乐颜笑眯眯地说：“真叔，现成的人选就有一个，你就不用东想西想了，让楚歌行去好了！”

楚真一停，怔了半晌。

唐乐颜见他不说话，又说：“他武功好，长得好，人品…咳咳咳…当然也没问题……关键是聪明机灵，诡计多端…啊…我是说他反应快，让他去，保准万事大吉，而公主那边，应该也不会有大问题，我听说公主很欣赏他……哈哈哈哈哈……”说到最后，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大笑起来，感觉自己这个主意实在是妙不可言，简直是神来之笔，天上地下，第一妙计。

如此一来，既可以将楚歌行远远地一脚踢出去，让她耳根清净，又可以替楚真解决吟月公主，简直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

楚真听她滔滔不绝说完，又夸奖了楚歌行那么多句，简直是前所未有的表现，又见她说完之后，神采飞扬高兴地快要飞起来，心中不由地一动：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她之所以不愿意当赐婚使，嗯……原来如此啊……

一场悲剧就此发生了。

从下一章开始，就进入新的卷了。

另外推荐票也请加油，努力，一直在努力未)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四十二章 动春心

唐乐颜兴高采烈，她以为自己想出一个好办法，将楚歌行成功踢飞。

只是没想到，在他飞走的同时，她也必将陪同。

楚真显然是会错了她的意思。

她的手臂从他背后搭过来，红色的护手套因为伸长的动作而退后，露出雪白手背。

她双手搭在一起，笑吟吟说：“真叔，我这个主意好不好？”

鬓角的头发顺着滑落，搭在她的手臂之上，又逶迤缠绵下落，一直落在桌上。

楚真望着面前红与黑的纠缠，红跟白的映衬。

是如此的相称，是如此的绝配。

于是微微一笑，说：“好。”

一字定音。

唐乐颜说的的确没错，楚歌行什么都好，当赐婚使简直是小菜一碟，只不过她忘了说一句：“让楚歌行代替我去。”于是……

有这么一句话：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从这个“悲剧”我们察觉，沟通是很重要的，对有些人来将，讲话闷在心底永不成事，甚至会背道而驰，而这个道理，唐乐颜在隔了很久之后才发觉。

唐少玄虽然对于楚真的提议有些震惊，可想了想，也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这当真是目前唯一能采纳的，吟月公主刁蛮任性，好不容易博她松口，选定了赐婚使人选，若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发生错误，恐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经过反反复复深思熟虑。几乎通宵未眠，皇帝皱着好看的眉，松了口。

与此同时在军机府内，楚真也同样是一夜未眠。

他想着自己的决定，想着那个总是缠着他的孩子，既然她来到身边，便必须好好看护，放她远行。总是不放心的，更何况赐婚使肩负重任。绝对不是悠游地走一趟可以敷衍了事。

他怕她会发生什么不测，叫他后悔莫及。

是以就算乐颜不开口说她不愿意去，他也不会同意让她担当此任。

可现在一切不同。

有了楚歌行，以他地身手，心智，守在她的身边，应当是一流人选，不二想的人才。

楚真告诉自己可以放心。

毕竟，他并非乐颜的父母，更无须如此为她担心。

楚真反反复复。想来想去，长吁短叹之间，眼前或者脑中，出现无数次她的影子，浅笑盈盈的，飞扬跳脱的，似嗔还羞的，她捧着烧糊了地地瓜献宝一样送过来。眼巴巴看他反应的样子着实好笑，仿佛是可怜地小宠物。

想到入神，甚至会低低地笑。不知不觉，夜寒露重，夜露声声，空阶滴到明。

再抬头，东方微白。

楚真长长一声叹息。

没有她在的日子，恐怕孤单会不免了的。

乐颜……

不过，十天半个月……乃至一个月，的确也并非太长时间。不是么?

她没有来到的日子，他也空空寂寞地过了十数年。

或者是说，乐颜的温暖来的太过迅速，已经让他对于以往的清冷生活有些不太适应。

伸手揉了揉额头。楚真想：我该怎么对她讲呢。或者说，干脆保密。

他以“长辈”的身份在为了她铺路。

甚至不需要她的感激。只要她地幸福。

却不料想，所想的目标跟达到的目标，从来都是大相径庭。

楚歌寻这两天总是想办法向着唐乐颜的住处跑。

楚歌行病中，整天呆在床上懒懒地，楚歌寻不时前来探看，有一天来的不巧，望见楚歌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身，正提着一把伞，在低头看。

楚歌寻上前："哥哥，发什么呆。"

楚歌行淡淡转身："没什么。"顺手将伞放在了一边。

楚歌寻说："这两天真叔不时向着皇宫内去，不知道跟皇帝商量什么事。"

"你有兴趣，就去问问啊。"楚歌行瞟他一眼。

"我哪敢啊，你知道我反应不快，万一问了什么不该问的，真叔要怪我啦。"楚歌寻很有自知之明的说。

楚歌行含笑瞅了他一眼："你这两天没事做么？"

楚歌寻对上他的目光，心中发虚，说："啊，我很忙啊，整天忙地不可开交。"

"是啊？"楚歌行哼一声，"你整天忙着跟谁混在一起，当我不知道吗？"

楚歌寻一惊："哥你不会知道了吧？"

楚歌行皱起眉："我知道什么？"

楚歌寻松一口气："啊，没什么，我随便说的。"

楚歌行凝眸看他："少来，你老实说，你这两天为什么总望乐颜的住处去？"

楚歌寻眼神闪烁："没有啊……"

楚歌行"嗯"了一声。

楚歌寻立刻投降："我就知道瞒不了多久，不过我也不准备欺骗大哥，那个，我这两天是去那里去的比较勤，嘿嘿。"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感觉乐颜那边没什么东西让你盗，莫非你……"

"哥哥圣明。"楚歌寻俯首帖耳，厚颜回答。

楚歌行啼笑皆非看他："这么说就是有奸情？你倒是一点不脸红。"

楚歌寻悠悠然说："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楚歌行看他脸色，竟是前所未有的笃定跟放松，心头一动，不由皱起了眉：“你别说，你看上了乐颜那……”

“我才不喜欢那娘娘腔呢。”楚歌寻跳起来，“哥哥你不要把我当变态看好不好。”

楚歌行双眉一展，露出笑容：“哈，哈哈……那么你看上了……”

心头又是一跳：“你看上了哪个？”

楚歌寻举起大拇指：“哥哥眼神犀利。”

“真犀利就不用问你了。”

“你猜。”

“少罗嗦。”

“当然是比较可爱那个。”楚歌寻笑得好不猥琐。

“情人眼里出西施，这话果然不假。”楚歌行恨恨说。

“真的比较可爱啦。”楚歌寻皱眉叫起来，仿佛替情人抱不平。

“是叫……什么画的那个？”楚歌行慢慢地问，一边认真观察楚歌寻面色。

楚歌寻一愣，然后笑嘻嘻说：“不是，是大眼睛的那个，我可爱的书书。”

楚歌行这才慢慢转头过去：“哦，好。”

楚歌寻抓抓头：“就这样？”

“那还要怎样？”

“哥哥你也见过书书，觉得怎么样？”楚歌寻抓耳挠腮望着楚歌行。

“你都这般中意了，还要我说什么？我地想法，重要么。”楚歌行叹一口气。

“那当然重要！”楚歌寻叫一声，“哥哥是我最重要的人，我喜欢的人，哥哥当然也不讨厌才好。”

楚歌行看了他一眼，半晌才淡淡一笑：“嗯，我见过，还不错。”

楚歌寻脸腾地红了：“谢谢哥哥。”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乐颜知道么？”楚歌行忽然想起这件事。

“其实……”楚歌寻地脸色忽然有些忸怩。

“什么？”楚歌行忽然有点不好地感觉。

“其实嘛……”楚歌寻伸出手指，点点对在一起。

“你不会……”楚歌行眼神闪烁，开口问，“你不是……还没对人家说你对她有好感吧。”

“是……”楚歌寻回答。

楚歌行一抬头，翻了个白眼。

楚歌寻急忙说：“可是我感觉她会感觉的到呢。”模样竟是前所未有地认真。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四十三章 闹别扭

楚歌行望了望身边的白痴，感觉颇为头疼。

不过这种男女之事，总不能叫他这个当大哥的手把手来教。

于是伸手拍向楚歌寻肩膀，敷衍地鼓励说：“好吧，那么你就继续等她感觉得到之后再跟你说吧。”

楚歌寻身不由己向外退，一边走一边问：“哥哥你没什么叮嘱我注意的啊？”

楚歌行说：“我瞧你很有潜质，自己勇敢地去争取吧。”

将楚歌寻半拉半拖到门口，轻轻用力推了出去。

楚歌寻跳出门口，忽然醒悟什么，猛地转头笑着说：“我倒是忘了，哥哥你根本就没什么经验，我干吗来问你啊。”

楚歌行身子一僵，站在原地没挪步。

楚歌寻望他一眼：“我怕我先哥哥有了媳妇回来，哥哥会嫉妒啊。”

楚歌行笑得轻蔑，淡淡说：“你小子是不是疯了，你哥哥我的女人排队能从这九门提督府排到城门口，你信不信？”

楚歌寻冷笑说：“是，我当然信，不过嘛，可惜的是里面没一个能成为我大嫂的人。”

楚歌行变了脸色，提高声音说：“你这臭小子翅膀硬了，居然敢在这里胡言乱语，还不给我滚！信不信我揍你！”

楚歌寻知道他不过是被戳到痛点的纸老虎，不过却不保证他不会对自己真的动手，于是飞快跑下台阶，一边跑却一边仍旧喊：“恼羞成怒，每次都这样。嘿嘿，我就知道。”

他脚步飞快，不一会竟然跑出了院子。

待他离开之后，房间中央，楚歌行转过身来看着一地漆黑暮色，只觉得满地寂寥，说不出的寡淡。凉风从没有掩上的门口吹进来，他虽然是小病。仍旧觉得凉意沁人，走到屏风边上扯了一件外袍过来。挥手间不小心碰到什么，只听得啪嗒一声，那东西落在地上。

楚歌行一回眸，却看到地上落着的，静静不语，正是他先前看地那把雨伞。

唐乐颜轻手轻脚走到门边，向内看。

楚真俯首，似乎正在桌子上写着什么。

她扒在门边，笑吟吟看。

却见他写了一会，又站起身来。回过身子，仿佛在身后的书桌上找东西。

唐乐颜抿嘴一笑，弓起腰，蹑手蹑脚仿佛一只猫一样从门口迈步进入，向着他的方向摸过去。

正在双手要捂住他的眼睛的时候，却听到他说：“不许胡闹。”

唐乐颜一怔，整个人直起腰来，垂下手。恨恨地盯了盯房间内某个角落：“这次是疾风？哼……居然敢坏我好事。”

楚真这才回过身来：“乐颜！”

她眨眨眼睛看他：“干吗？”仍旧一脸的笑。

“是我吩咐疾风他们，只要你来，就第一时间通知我。”

“那可真是一点儿都不好玩了。”唐乐颜叹了一口气，微微皱起眉毛，伸出双手横抱在脑后。

楚真看她无比失望的惫懒样子：“你整天跟我在一起，百无禁忌，若是给人看了，终究不好。”

乐颜一怔，放下双手，问：“怎么了。是谁跟你说了什么吗？”

楚真看她脸上略有愠色，只好安慰说：“没有，只是我心里这么……顾虑着。”

“为什么会这样想？”她问。

楚真一怔：是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唐乐颜看着他。忽然问。“你是不是讨厌我？”

“怎么会！”楚真皱眉沉声说。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

“乐颜，我只是为你着想。”

“为我着想？想什么？”她眉一挑。靠近了问。

“你毕竟是女孩子，我想……不太适合跟我……”吞吞吐吐的，感觉鼻尖都有汗冒出。为何会这么紧张，明明他该是理直气壮地一方不是吗？

“嗯？”果然她不动，挺细的双眉一皱，直接地问，“你在想什么？”

她不是该叫他真叔地吗？

楚真竟后退一步。

然后发现自己这个毫无底气的动作，于是又站住脚。

恰好唐乐颜又上前一步：“说啊。”

她的身子直接靠上他的身体。

楚真身形一晃，却是她伸出手来，勾住他的腰。

“乐颜。”楚真低声，重又要向后退。

她却握住，并不放开。

楚真心如擂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只觉得面前她的双眼极其灼人，看的他仿佛能粉身碎骨，如一块被风化了千年的石头一样粉碎倒塌。

“放开主人。”低低的声音在屋内响起。

白衣的忍者悄无声息地从屋角闪出。

楚真微微窒息。

唐乐颜嘴角一挑，仿佛在笑，却说：“真叔，你究竟是讨厌我，还是怕我？”

手上一松。楚真倒退两步。

忍者闪身上前，将她挡住。

这个明显地敌对动作让乐颜觉得自己的心忽然微微地一疼。

伸手握成拳，她望着站在忍者身后的人：“好吧，你不用回答，既然如此，我走就是了。”

低低地垂下眼皮，转过身，向着门口走去。

一直到那极灼眼的身影出了门口，楚真才回过神来。

高声叫道：“乐颜！”

迈步追了过去。

身后忍者蒙面之下看不出任何表情，望着楚真向外闪身过去，不发一声也跟着追了上去。

从来没有人如此拒她于千里之外，或者说，从没有一个人的冷淡对待，会叫乐颜心底这么难受。

一想到楚真欲言又止的模样，以及那惊慌失措倒退身形，他是在躲她？

夜色沉沉，她满怀怒气，恨不得一掌出去，将这满目的浓黑如墨尽情撕碎，只是伸出手去，却始终无可奈何，一直冲出了军机府，听得身后仿佛有他的叫声，心中一动，想要站住脚，猛地想到刚才地情形，忍不住一扭头，重新顺着街边大步只管向前走。

“喂喂，稍等一下。”熟悉的声音从对面响起。

乐颜住脚，回头看时，却见到某人身负一柄长大的巨剑，正冲着她亲切招手：“乐兄，好久不见。”

“哼。”乐颜不理，重新回身埋头向前。

“咦，情形好像不大对。”北堂御剑微微沉吟，听到冲中堂府内传来的脚步声，身形一闪，向着乐颜身边跟了过去。

乐颜本来想要放下脚步慢慢走，心底还存着一点念头，想要楚真追上来，或者听他解释。

只不过居然遇到北堂御剑，不想在他面前那么丢人，身形一晃，施展轻身功夫向前飞身而去。

北堂御剑岂是肯放弃的人，当下不甘示弱，也追上去。

这样一来，两人都施展顶尖儿的轻功，不一会已经消失长街尽头。

等楚真追出门口，却见大街之上干干净净，连个影子都没留下。

一阵夜风吹过，楚真微微闭了闭眼，只觉得刹那之间，满怀萧瑟，挥之不散。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四十四章 把酒欢

寒风瑟瑟，吹得面摊子上的灯笼在风中摇晃。

大锅之中热气腾腾，随风传来一阵诱人香气。

“我以为北堂少主怎地忽然慷慨大方起来了，原来是请我吃面啊。”唐乐颜冷笑一声，坐在桌子一边，回头打量周围环境。

简陋的面摊，头顶一方毡布，仅仅能遮挡小小风雨，若风雨大了，保不准会坍塌下来。

此时入夜，冬夜寒冷，又过了吃饭时间，所谓顾客，也只有唐乐颜跟北堂御剑这一桌子。

路上人也是稀少，环境倒是清净无比。

北堂御剑潇洒伸手撩动鬓角乱发，说：“地方虽然有点小，也不够气派，不过面却是很好吃的，本少爷保管你吃过一次还想再来。”

唐乐颜看他很自在的样子，不由地发笑：“我说，堂堂剑阁少主，这面摊老板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如此不遗余力的替他广告。”

北堂御剑低声一咳：“乐兄你不要这样小人之心好不好，本少爷这纯粹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非常的无私非常的高尚。”

唐乐颜苦笑一声：“嗯嗯，是我小看了你的君子之心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正饿着。”

北堂御剑望着她：“我猜的。只有没饭吃饿到了的人才会饥火上升，然后虚火上升，然后……就会……”

他停了口，不说下去。

“就会怎样？”乐颜顺手打开扇子，轻轻摇晃。

“就会……”北堂御剑伸手摸着下巴，眼珠子很灵活转动看她。

“天下还有剑阁少主不敢说的话吗？”

“哈，哈哈……我是说……就会嘛。容易吵架。”北堂御剑说。

唐乐颜低低一哼，不悦说：

“你怎么知道我跟人吵架，莫非你一路跟踪我。”

“喂，麻烦不要如此敏感，这都是因为本少爷有超人的观察力。”北堂御剑笑着。

“我是说你有超人的自信心才对。”唐乐颜说。

“也是，”北堂御剑感觉良好地撩动头发，“多谢乐兄赞美。”

唐乐颜“嗤”地一笑，正说话间。那边面摊老板将两碗面盛好，送了上来。

“两位请慢用。”上了年纪的老人。满面笑容，身子微微一弓，转身又退回到了一边。

唐乐颜低头望着眼前那碗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面，忍不住摇头叹息：“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打住。”北堂御剑伸手敲她手背，“专心吃饭。”

唐乐颜缩手：“那好，我就尝尝北堂兄你极力推荐地，究竟是何等绝世好吃的东西。”

将扇子放在桌子边，唐乐颜接过北堂御剑递过来的筷子，轻轻地挑起几根面条。

“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哼一声，对面北堂御剑已经不再多话。埋头苦吃起来。

她看他那么投入专心的样子，又是一笑，这才低头也跟着吃了起来。

尝了一口，竟是前所未有的香气扑鼻，又觉得十分的鲜甜可口，仿佛是海鲜一类的东西，却又十分嫩滑，入口即化似的。不由地一愣，看了北堂御剑一眼，也跟着埋头吃了起来。

不多一会，两人面前地碗已经空空，北堂御剑抬头：“怎么样？”

唐乐颜一笑：“没想到这里的面这么好吃，更没想到你竟然能发现。”

“这是当然。不过今晚我们来地太晚了点，没有卤蛋了，不然的话，让你尝尝，肯定会赞不绝口。”

“现在你说的。我才信了三分。”

“你啊你，就是对什么都怀疑，都多想，才容易引发误解。”

“咦。”乐颜歪头望着北堂御剑。“为什么我总感觉你话中有话？”

“是吗？”他笑着，“我怎么不感觉。哦，也许是本少爷天生就格外的聪慧又涵养，说出来的话也让人听了与众不同。“哼，是这样吗？”

“你看你，又不开心了？嗯，不然让老板再来一碗吧。”

“不用了。”

“怎样，吃饱了？”

“我只是怕你没钱给而已。”

“小看我。”

“我是根据你以往的行为判断而来，据我所知，你跟我都是……喜欢那个的人。”

“你说的可真是隐晦，对了，喝酒吗？”

“嗯……这里有酒？”

唐乐颜说完，北堂御剑一招手：“大叔。”

面摊老板上前，笑容可掬：“公子还想要什么？”

“大叔，有酒吗？”

“只有烧酒，两位公子要吗？”

“要要要。”北堂御剑一叠声地回答。

“北堂兄，你今天格外慷慨，是遇上什么好事了吗？”唐乐颜狐疑地问。

“其实本少爷生性慷

Chapter_15

慨，你眼神太差而已。”北堂御剑笑着伸手，手脚麻利地替她倒了一杯酒，“请。”

唐乐颜伸手，举杯到唇边，微微喝了一口。

眉头轻轻皱起，只觉得这酒入口极其的辣，仿佛含了一团火在嘴里，吐也不是，咽也不是，登时皱紧了眉头。

北堂御剑一直看着她表情，见她如此，不由哈哈大笑。

唐乐颜一转头将酒水吐掉，呸呸几声：“你故意作弄我？”感觉眼泪都被辣出来。

“第一次喝这种酒是这样的。”北堂御剑摆手，“可不是我故意，不过，你不会喝这倒是真地。”

“你又会喝。”她冷哼。

“那是当然，你看我示范。”北堂御剑笑着身后握起自己那杯酒，一仰头，极快地喝了下去。

“喂喂，你这是什么喝酒，纯粹牛饮。”

“只有这样，才不会烧

“恐怕会烧心吧。”

“你害怕烧心，所以不敢喝下去，对吗？”北堂御剑问。

唐乐颜心头一动，却说：“不错，这酒如此辣口，谁知道会不会有毒，我冒冒然一口吞下去，恐怕会把自己毒的肠穿肚烂也说不定。”

“你就算是有口无心，也不要如此咒我吧。”北堂御剑苦着脸说。

“你不就是想听我这番话吗？”她眼睛一瞟，望着他。

北堂御剑双眸晶晶发亮：“我可什么都没说。”

“在我看来，你这一路到现在，已经说了不少。”她垂眸看着眼前那杯酒。

“哦？”北堂御剑一眨眼，“那么，刚刚你的话，算是你的答案？”

“答案，或者是吧，这不过是一个正常的江湖人，从一个正常的角度所下的结论。”

“可是我瞧着，左看右看上上下下的看----乐兄你不像是正常地江湖人。”

“所以你还想听我另一个答案？”乐颜望着北堂御剑。

他仰头一笑：“这个答案你肯给我吗？”

“是。”她伸手，抓起桌上杯子，“这杯酒的确很烈，我从没有尝过，或者真的烧心，或者真的有毒，都说不定，只不过，我这个人很怪，只要认定了的东西，绝对不会害怕去尝试，所以……”

“所以……”北堂御剑喃喃，望见对方眼睛之中燃烧了两团火。

唐乐颜不再说话，手抬起到嘴边，一仰头，如他先前一样的动作，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酒水没入唇，直直滑入喉咙，就如同烧了一路的小火，那团火滚滚入了心，入了腹，本来预想的火烧火燎却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熨帖地温暖之意，在身体之中缓慢燃烧。

“哈哈……不错。”她一笑，只听得微微一声“啵”的声音，那本来被她握在手中的杯子竟然化成粉末，自她手中滑落在桌上，成了一小堆瓷粉。

北堂御剑望着她，半天忽然慢慢皱眉，欲言又止，唐乐颜以为他又要说出什么来，却不料他伸手捂住额头，微微苦恼地说：“这下子，可又要加上赔老板酒杯的钱啦……好亏，好亏……”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四十五章 今朝醉

夜风吹过，却不觉得寒冷，刚吃了面又喝了酒，浑身暖意洋洋，说不出的畅快。

又看着北堂御剑苦恼样子，一时忘了心头郁结，忍不住哈哈大笑。

北堂御剑慢慢地抬起头，苦恼神色慢慢退却，也在嘴角露出浅浅笑容。

“同你说了这半天，总算露一个笑脸给我。”他说，“本少爷陪聊的功力没有倒退”。

唐乐颜闻言停了笑，心中愕然：“你……你竟然……”望着他，只觉得那黑色双眸之中，轻轻浮动，不知是什么如许深沉。

小风吹过，吹在脸上却只有清爽的感觉，仿佛因为酒力上涌，脸上热热的，有点发涨。

唐乐颜伸手摸了摸脸：“好热，我的脸红了吗？”

北堂御剑伸手支住下巴，歪着头看过来：“嗯，红扑扑的，哈，哈哈。”

“笑什么！”她横了他一眼。

从小到大没怎么喝醉过，如果这次在这么一个小面摊子上栽倒，可真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闭了闭眼，手掌一翻，想要运功。

却不料北堂御剑伸手过来，一把握住她的手。

他的手很大也很热。

“做什么？”唐乐颜皱眉看着他的手。

“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喝醉了就是醉了，为什么不顺其自然非要让自己保持清醒呢？”他笑着说。

唐乐颜望着他：“你今天的话特别多，不知道为什么。”

北堂御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你就住不了口，不过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绝无虚假。”

“你这人，一会真一会假。谁分得清。”唐乐颜手一抖，将他的手抖落。

“喂，总是清醒的感觉真的是那么好吗？”北堂御剑双眉蹙起，探究般地看着她。

唐乐颜笑说：“起码我从来都没有醉过，也……不想尝试，起码今夜如此。”

“算了算了，你这人……”他胡乱挥挥手。

她一翻掌，闭目要运功。

却听到身后不远处。轻轻地脚步声音。

心头一跳，忽然便停了手。

与此同时对面的北堂御剑抬头。睁开眼睛越过她肩头看过去。

唐乐颜望着他，想在他脸上看出丝毫端倪。

北堂御剑却似乎知道她心事一样，只是笑着不说话，却伸出手，重新端起酒壶倒了一杯酒，说："我不管你了，你随意，我继续……"

刚要将酒杯端起，却不妨对面唐乐颜出手如电，将他手中那杯酒抢了过来。自己送到唇边，一仰头喝了下去。

北堂御剑盯着她，脸上的笑逐渐地变成了苦笑。

"看样子今天我是亏定了。"他望着她，"麻烦这个杯子千万不要捏碎，还给我怎么样，本少爷还要用并且不想再赔钱。"

唐乐颜将空杯子掷还给他，北堂御剑伸手握住。

唐乐颜身形一晃，伸手撑住桌面。

本来方才她能将酒力压下。不过听到身后脚步声后，一时之间心思转动，居然打消了运功驱除的念头。

一刹那酒力上涌，顿时觉得浑身酸麻。

与此同时，身后脚步声逐渐靠近。

逐渐地有人停住，其中一个却上前两步，急促叫道："乐颜。"

北堂御剑淡淡的笑着，却看着自己对面那脸红红的人，只见她带着三分酒意，醉眼迷离之中。乍然轻轻一笑。

"看样子，你好像改主意了？"北堂御剑探头向前，低声说。

唐乐颜跟着向前一低头，同样沉声说道："你管不着。"声音中带三分威胁气息。

"哈……哈哈。当然。"北堂御剑后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当然是管不着。因为管得着的人已经来了，不是么？"

"知道就好。"唐乐颜看着他，微微一眨眼。

却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走到桌子边上，压低了声又叫：“乐颜……”

唐乐颜转过头去，对上楚真凝望过来的双眼。

“北堂少侠也在。”他淡淡招呼。

北堂御剑点了点头：“大人不介意就一块儿坐坐？”

“嗯。”那人便在乐颜旁边坐下。

她喝地暖融融的，却就在他靠近地时候，身边一阵冷意掠过。

唐乐颜心头一紧，原本打定主意不会主动开口理会他，觉得身边一阵阵的寒冷，瞅了他一眼，竟然脱口说道：“你出来怎么不多加一件衣裳？”

楚真一愣。

对面北堂御剑双手拄着下巴，望着这两人。

唐乐颜回头看，身后只是跟着两个从人，提着灯笼静静等候，却没有他惯常乘着的轿子。

心中一疼，忍不住又气结地问：“你……就这么走出来的？”

楚真望着她略微焦急的神色，收敛了一下心神说：“我……没事的，乐颜，你喝醉了吗？”

嗅到她身上酒气，他一声“醉”，才唤醒了她。

“我……没有。”颓然低头说。

是的，不够醉，这点酒，还不够她装醉发疯，于是先自我暴露了。“不要喝了，我送你回去。”他温声说。

“我不要。”头一扭避开他目光。

“可是夜深了。”伸手过来。

她将手缩回袖子中：“那又怎样。”

“乐颜……”

“我说了不要，中堂大人你就回去吧，夜寒露重的，别冻坏了身子，我没事，反正已经跟……”忽然停了口，说，“一个人，在这里喝

半天酒了，又是夜深，哼哼，也不在乎这个那个的，更不用人为我白担心。”她鼓起腮帮子，乱七八糟地说。

北堂御剑听她中间停了停，心里感觉怪怪的，什么叫做跟“一个人”？

这个时候他本应该退得远远地，不知道为什么，非常想留下来看看热闹。

楚真抱歉地看了他一眼。

唐乐颜索性趴上桌子，虽然酒力未曾达到让她失控地地步，不过浑身软软，头也正在发昏起来。

“刚才，是我不对。”楚真忽然说。

唐乐颜转头，脸垫在手臂上，抬眼微微看他一眼。

红通通的脸庞，长长睫毛一动，侧面看过去，下巴尖尖的，惹人怜爱的样子。

楚真心疼她的脸，不知道是因为被酒力煎熬还是冻得，好想去摸一摸，若是冷了，就替她暖一暖，若是热了，就帮她散一下热。

心中这么一想，更是为自己先前的多心而觉得不安，也不管北堂御剑正竖着耳朵在一边倾听，叹一口气便说：

“乐颜，先前是我一时……有一些事情没有想通，所以才……可是乐颜，你要相信，我绝对没有讨厌你的意思。”

楚真慢慢说着，到最后，看她仍旧没有反应，才又说：“我心里，十分的关心你，所以才会那样，我只是想替你着想，没想到却……你……不要误解我。”

艰难对此说完，却发现她地脸更红。

“乐颜，跟我回去吧。”最后他叹了一口气，没有办法地，心中充满了挫败感。

乐颜却转过头去，仿佛更不理会他。

楚真黯然。

想他归位大舜第一的权臣，一手遮天在舜都这十数年，什么样大事没见过，可就是不明白眼前这孩子的心思。

她看似那么大大咧咧对什么都不在乎，偏偏又会因为极小的事情而大动肝火，这般夜晚随便冲跑出来，她又是一到深夜就会熟睡不醒的性子，怎能叫他放心叫他安生？

是的，只想要她好，为什么却又顾忌那么多，反让她生气发怒。

他本应该宽和对待她，让她觉得自由自在安心快乐，却不应该给她无瑕的心中加上不该有的负担。且不说楚真心头自我检讨，而这边，唐乐颜耳朵一动，同北堂御剑一样高高竖起："跟我回去"同"我送你回去"应该是大不同的吧。

你早点说"跟我回去啊"，哼。

背对着楚真，她偷偷咧嘴一笑，心情没来由变得好了很多。

重新收敛了笑，这才慢慢转过头来。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四十六章 乱雪落

夜寂静，风似乎弱了很多，楚真带来的两个侍从在前方十几步远的地方，慢吞吞地走着，不敢先行离去，也不敢跟身后人靠得距离太近。

在他们身后，楚真一手提着灯笼，另一手负在身后，旁边是唐乐颜，不时转头来看他一眼，目光望着他的时候含情脉脉，离开之后，趁着他看不到的时候却又嫣然一笑。显然心底愉快之极。

楚真却不知道，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唐乐颜只觉得这条路就这样永远走不到尽头也好，楚真却怀着心事，再三犹豫之下，终于说："乐颜，我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

唐乐颜见他面色郑重，又带一点犹豫，一笑说："天大的事你就说便是，难道有什么不好开口的么？"又转头去打量他神色。

楚真淡淡一笑，笑容在沉沉夜色之中略有飘渺之意，他说："我今日跟皇上商量，皇上已经同意你……去当赐婚使了。"

唐乐颜心头一惊，立刻问："你也一起去吗？"

楚真轻轻地摇了摇头：“我无法脱身……乐颜……”

唐乐颜心头黯然，他既然对皇帝开口，肯定是想不到更好的法子了，她倒不是怕事情已经成定局，只是烦心要离开这么多日子。

不过看楚真略见苦恼的神色，心底想：我这一去，是替他解除烦恼，倒也算是为他做了一件事，既然如此，我就走一趟罢了，反正也不是一去不回。

想到这里，反而笑着安慰楚真：“真叔。你放心，既然你让我去，那么我就去好了，”停了停又说，“我、我什么都听你的。”

说了最后一句，忍不住脸色绯红，幸亏是红衣映衬，她又时不时将脸转向阴影里。楚真倒一时难以发觉。

楚真不笨。听她话语之中对自己一片依赖之情，心头暖意融融，知道她是真的对自己真心一片。

唐乐颜应允之后，楚真心头一块石头落地，本来想说一下楚歌行的事情，叫她欢喜，转眼之间却看她神情略见恍惚，仿佛心不在焉的模样，脸颊红彤彤的。如抹了胭脂，脚步也放地极其缓慢。

楚真不由停了步子，伸手扶住她的肩头问：“乐颜，不舒服吗？”

“没，只是有一点头晕。”唐乐颜低头，伸手摸了摸额头。

“是刚才喝酒喝的太猛了些吧。”他伸手摸过去，额头滚烫滚烫，不由地吃了一惊。“怎么这么烫，莫非是着凉了吗？”

唐乐颜觉得他的手有些凉凉的。摸在自己额头，很舒服的感觉，不由地将头慢慢地摇了摇，额头在他的手心微微地蹭了蹭，然后才伸出手。将他的手握住。声音温柔地说：“真叔，我……”

楚真看她神情不对。又有些困意上涌地样子，心头一惊想，这孩子是不是又到睡觉时候了，更何况喝了那么多酒，再加上着凉地话可大不妙。

唐乐颜一句话没有说完，楚真将手中提着的灯笼递过来：“来，拿着。”

唐乐颜只好答应一声，听他的将灯笼提过来。

楚真上前一步：“我背你回去，来，上来。”

唐乐颜一愕，站着不动。

楚真回身招呼：“快点上来啊。”一边微微弯下身子。

唐乐颜红了脸，慢慢过去，伸出双臂抱住他的脖子，楚真弯腰又挺身，将她背在背上，迈步向前走去。

唐乐颜双手围在他的胸前，灯笼在前方不停地闪闪烁烁，照亮他半边脸，她靠在他的肩头，感觉他身上暖意浅浅透出，同她的缠绕一起，不由地闭上眼，深深呼吸，只嗅到极其清淡的气息，如淡淡檀香，又似温馨甜意，自他身上颈间透出，迷迷糊糊，沁人心脾，一切仿佛如梦。她睁开眼，向前靠了靠，望着他梳理整齐的青丝映衬下鲜明地半边轮廓，如此美好，他一边走一边侧过脸来嘘寒问暖，眼波转瞬，每每动作间，她都会一眼不眨地盯着面前人看，看着他雪白脸色，如此可爱，真想直接过去亲上一口。

“头会疼吗？”楚真问。

“没，很好。”唐乐颜将脸贴在他的背上，笑着说。

“以后不要喝那么多酒了。”

“嗯，知道。”

“其实……我也不想你当赐婚使，只是……”

“真叔，我明白的。”

“乐颜，谢谢你。”

“这话我不爱听。”

“乐颜。”

“嗯……”唐乐颜迟疑一会，然后说，“其实呢你要真的谢我感激我，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嗯？什么要求？”他略带好奇地问。

“重不重？累不累？”她却忽然又转开话题。

“呃，不累，不重，不用担心，你的要求还没说呢。”

唐乐颜想了想，一时说不出

方才被他打断，那句话没有说出来，她本来想既然已经应承了他当赐婚使，在离去之前，起码要在他心头留下一个影子才妥帖吧，虽然明知楚真他绝对不会对其他女人动心，但仍旧贪心不足地想，在他的心里留下些什么。

“乐颜？”楚真听不到她声音，疑心她睡着了，轻声地问。

“真叔，我现在不想说……嗯，等……”她想了想，终于说，“我跟你约定，等我从丹宁回来再跟你说好不好？”

“嗯，好的。”

“那么你是答应我了？”

“你这丫头，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要求呢，哈。”

“我不管，你必须先答应我。”

唐乐颜模模糊糊地说，声音也开始呢喃不清，勉强振奋精神向上挣扎了一下，将嘴唇在他脖子上裸露的部分轻轻一印。

楚真只觉得脖子上凉凉地，似乎还带点湿润，正在惊疑不定。

唐乐颜满意地看着他脖子上那个带着口水的印子，低低地笑起来，却觉得耳畔同时一凉。

楚真摇摇头，说：“真是拿你没办法。”

“答应我。”她打了个哈欠，“你不反对，我就当你答应。”

楚真一笑：“好好好。”

而她暖意上涌，困意发作，酒力控制了全身，在最后昏昏欲睡地时候，耳畔听到他说：“乐颜乖，想睡就睡吧，我带你回家。”

她鼻子一酸，忽然就有点想哭，模模糊糊之中，嘴角一动，终于最后说了一句什么。

楚真听到有一句话在耳边低低响起，伴随着她小猫般的呼吸，听得不大真切，侧耳再去，那边却终于静了下来，她睡着了吧。

唐乐颜感觉背着自己的那人仿佛脚步停了停，过了一会又重新开始向前走去。

楚真又觉得颈间一冷，不过这次感觉不同，似是一片，沾到便消失，他若有所思，抬头去看天空，就在这一刻，天空纷纷扬扬，乌压压之中，乱乱地有雪花落下。

眼前地上，很快多了一层雪白，楚真背着唐乐颜站在原地，雪花纷纷从天空落下，而身前，睡着了的她手腕一抖，灯笼跳了跳落在地上，顿时燃烧起来，火光跳动，火舌卷出，红红的光芒，耀地楚真双眸刺痛。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四十七章 离别苦

舜的赐婚使节团出发的那一日，天空兀自飞着小小雪花。

唐乐颜披着厚厚大氅，心底有离愁，可也甜滋滋的，不时伸手去握大氅温暖的边角，这是楚真特意命人送来的，据说是他平日穿着的，可见他着实是关心她的。

出了门，叮嘱侍书墨画好好看家，又拍了拍小狄肩头，才笑一声："你们都这么瞪着我干什么？你们家公子哪里没去过？横竖是这一去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不会丢你们面子，你们也是，好好看家，小狄，皇帝那边，就拜托你了。"

小狄本来很少话的，此刻听了她叮嘱，却抬眸看她一眼，低低说一声："放心。"

唐乐颜心头感动，却不喜欢现在的沉重气氛，于是伸开手臂，重重地将他抱了抱："真乖，给本公子先抱一下，回来再抱一下，看会不会又瘦了。"

小狄一张玉白的面顿时白里透红，涨红了脸将她挣脱开，低声说："周围很多人看着呢。"

"怕他们做什么。"唐乐颜伸手拂去他肩头的雪花。又看着侍书墨画："横竖最多一个月就回来了……"

说着转过头去，向着身后看。

地上已经落了薄薄一层雪，使节团的侍从牵了马过来等候。又有一个人跑过来："回大人，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吉时炮响，就可出

城。”

“好！”唐乐颜笑着答应一声。

侍书叫：“公子……”

“乖丫头，我走了。”唐乐颜伸手摸了摸她的手，耸耸肩头，转过身。飞身上马。

马蹄踏的地上雪花四溅飞开。

唐乐颜一路打马到达皇宫大道，远远看到很多人有秩序地排在那边等候。

中间一顶密不透风而又十分气派的銮驾，是供公主陛下乘坐的。

前方有人开道，外加护卫，公主銮驾之后是嫁妆之类东西，銮驾周围则跟随很多外派的宫女。

众人一看到唐乐颜到来，都是精神一抖。

唐乐颜打马上前，未出声先大笑：“这天气出行。可真是有意思。”

话音刚落。只听得巨大地鞭炮声前头响起，想必是吉时快要到达，已经先燃放鞭炮提醒。

劈里啪啦声响之中，堂堂的赐婚使打马上前，双手还捂住耳朵，跟个孩子一样望着地上火光四射，不一会的功夫，碎红屑四散。

身后同样响起马蹄声。

一身墨色衣裳，披着同色的披风。沉重的黑色将那张脸衬得越发惊艳动人，雪雪的脸色，粉红的眼角，他人在马上，却仍旧姿态风流，天下无唐乐颜回头一看，惊得差点从马上跌落下来。

楚歌行打马跑到她身边：“怎么，看到我很惊讶的模样？”

唐乐颜心念急转。茫茫地说：“你怎么会在这里？”

楚歌行看着她呆呆地样子，心底觉得有趣。说：“我是副使，不在这里在哪里？”

唐乐颜大惊：“你说什么？你是副使？为何我不知道？”

“那是你准备工作做地不到家。”

唐乐颜看他骄横模样，心底气结，以她的脾气，立刻就会撒手离去。这宗事她不想掺和。刹那间变了脸色。

楚歌行冷眼旁观，见她脸慢慢地发红起来。却是因为气愤，眼睛一会怔怔地盯着他，一会又恶狠狠的，不知在心底打着什么主意。

正在两相对峙，只听的身后有人叫："乐颜，歌行，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楚歌行回头，恭敬回答："是的，大人。"

唐乐颜一见来人，仿佛从迷茫中找到了主心骨，顿时腿一翻，从马上下来，飞奔到他的身边，站住脚才急急忙忙问："真叔，为什么楚歌行会在这里？"

楚真看她满面涨红的样子，略觉讶异，却说："你不是说他武功好，相貌好，人品好，足堪以胜任么？"说着微笑起来，又看楚歌行一眼才说，"我见你这般推举他，才命他和你同行，一路也好有个照应。"

楚真这番话的声音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唐乐颜听得明白，楚歌行却也更耳聪目明，看唐乐颜的眼神顿时很微妙起来。

唐乐颜恨不得一头撞在雪堆上死了，气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真叔……"

楚真却只当她能修，不由伸手拍拍她肩膀，爱怜说："乖啦乖啦，没事的，我知道你的心思。"

唐乐颜一扭头看到楚歌行似笑非笑双眼，顿时心头怒火熊熊，皱着眉想发声大叫："我不要他跟我一起，有他没有我！"

与此同时，正在张口间，前方有人喊："吉时到！"

刹那一声惊天动地炮响，震得旁边大殿顶上的雪屑都抖落下来。

唐乐颜惊了一惊，声音全被炮声震住。

一声炮响落定，楚真才问："嗯？你刚刚说什么？"仿佛察觉她面色不对，不由地微微皱起眉头，有些担忧地望着他。

唐乐颜眨眨眼，回看楚真。

天空小雪纷纷落下，他的额顶上也落了薄薄的一层，晶莹发光。

她伸出手，想去替他拂一拂。

正在这时侯，第二声炮响起。

唐乐颜的手停住，心乱如麻，急躁之下，眼泪迸溅出来。楚真见状，顿时心慌，伸手过去替她擦泪，一边惊慌问："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唐乐颜真想大哭一顿，可偏偏周围这么多人，正在这时侯第二炮声响起，她不由地身子一震。楚真心头一痛，不顾一切伸手将她的身子抱入怀中，一边捂住她地耳朵，连声说："没事的，没事地，乐颜不用怕，有我呢。"

唐乐颜见他如此动作，心中安慰，却也更清楚的明白他是以为她被炮声吓到，虽然乐得靠在他怀中，心底却不是那个滋味。

第三声炮响的时候，唐乐颜将脸靠在他的胸口，披风之下他的胸怀暖暖地，让她留恋不想离开，想一辈子停靠，可惜他却不知道，只是拼命安慰。

却也就在此时，满胸地急躁怒火消失无踪，唐乐颜想，是啊，我是答应当赐婚使，答应替他完成这件事，不再让他忧心，如果这时侯反悔，担当责任的是楚真啊。既然答应了，那就做到底，哪怕……有恐怖如楚歌行者相随。

而此时此刻，如此宁静，哪怕是宁静地假相，她也心甘情愿，伸出双手抱牢他腰间，等待第三声炮响，心想，如果是这样能靠着他，就一直下去该多好。

心念一动，不由地想起一首诗，张口默默念道：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非客，老翅几回寒暑。相聚趣，离别苦，就中自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天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乐颜抬头看他："没什么。"淡淡一笑。

"嗯。"他答应。

三声炮已经响过，周围人马待发，众目睽睽。

楚真撤手。)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四十八章 小秘密

使节团出城的时候，唐乐颜望见从城门边上，有个熟悉人影矗立那边，淡淡看她一眼，又一步步走离开。

是北堂御剑。

他连个招呼都省略了，这个人。

不过，希望他记得那一夜，吃面喝酒的时候，她所叮嘱过他的话吧。

队伍缓缓向前，虽然有小雪，只因为这条官道修的不错，倒也不算难走，一切有秩序地前进。周围除了丹宁小世子时而响起的惊叹声音，再无其他杂音。

唐乐颜旁若无人地拉着马，目光直视前方。

而旁边，楚歌行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喂，你真的那么夸我？"楚歌行望着身边人，真是奇了，这人居然在真叔面前那么夸奖自己，只怕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吧。

唐乐颜横了他一眼，似窥破他的心意，忽然冷笑。

楚歌行问："你笑什么？"

唐乐颜心想：如果我说我那是想把你踢走远远地……不知道你会不会气死。想了想还是不能刺激他，于是从马上伸了个懒腰，懒洋洋地又说："没什么，本大人只不过刚刚认真在想，副使的职责都有些什么。"

楚歌行脸色一变："你什么意思？"

唐乐颜一歪头："你以为呢？官大一级压死人啊，哈哈哈。"猖狂地开始笑，顿时吞入几片雪花，入口冰冷，终于让她闭上嘴。

楚歌行看她狼狈样子，冷然不说话。

唐乐颜不顾形象，呸呸吐了两口。挠挠头，才有说："据本大人所知，副使好像是本大人的助手，嗯，负责的事好多啊，让我想想，现

在已经出城了，副使大人该做点什么好呢。对了。就劳烦你去问问公主冷不冷啊，想不想吃东西啊之类吧。”

“那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楚歌行说。

“本大人叫你做，你敢抗命？”唐乐颜竖起眼睛，官威十足。

楚歌行看着她小人得志的模样，半晌才冷冷一笑，说：“那属下遵命了，大人！”

不再说话，腰身一扭，手上扯着缰绳掉转马头要走。

唐乐颜却又叫：“唉！那个谁。等等。”

楚歌行定住马匹等候。

唐乐颜说：“那个，你再去看看那小世子，这小子跟没见过雪似的，一路鬼哭狼嚎地，让他克制点，说本大人都快被他聒噪死了，这是和平有爱的使节团不是送他去黄泉。”

楚歌行又是一翻眼皮：“知道了，大人。”

“乖。去吧去吧。”唐乐颜在耳旁小小地招手。去不久，唐乐颜骑马向前。又抖了抖披风上的积雪，然后正在想离开楚真，是不是自己的心情该忧郁一些才符合那个感人的气氛。

正在长吁短叹地酝酿之中，就听到马蹄声从身后靠过来。

她以为是楚歌行回来了，在心底急忙想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派给他做。

一回头却对上一个浑身雪白的人儿。

丹宁国的小世子凤非声一身雪白。头顶雪色貂皮帽子格外打眼。若非他眉眼生动，简直一个狐狸精在世。

“没想到赐婚使是你。”凤非声起码前来。脸上一派兴奋，一边伸手去弹马耳朵上落的雪花。

唐乐颜微微扬起下巴，说：“怎么了，小世子不满意吗，不满意也晚了，还有，你笑得太可怕了，收敛收敛，这里太冷很容易冻掉牙齿地。”

“哪里哪里，非常满意。”凤非声将牙齿缩回去，却仍旧笑着说，“乐兄你能去丹宁地话，凤非声就可以一尽地主之谊了。”

“啧啧，这话听起来比较可怕。”唐乐颜很有自知之明的说。

“心虚才会这么想的吧。”凤非声意味深长地笑。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倒是你……”

唐乐颜伸手指了指凤非声那一身打扮：“小世子你还是消停点，能乘轿子就乘轿子吧，打扮成这样再四处乱跑，小心掉到雪堆里让人找不着。”

凤非声瞪她一眼：“乐颜！你是赐婚使，不代表你可以对本世子无礼。”

“相比较这个，我倒是觉得你对我莫名其妙的敌意比较有趣。”

“难道你心底对我没敌意？”

“还好啦。”唐乐颜大言不惭地说。

凤非声无奈一笑：“看看，你连敷衍都懒得。”

“因为我要留着精力对付更可怕的人。”她不小心说溜了嘴。

“嗯？”凤非声眨眼看过来。

“没，没什么，你什么都没听到。”唐乐颜咳嗽一声，转头去看。

送亲的队伍之中，有人一匹白马，浑身深色官服，身手矫健利落，一张脸更是让人望而难忘。这个人无论是在哪里都这么醒目啊。

凤非声见唐乐颜不语，跟她一起转头看过去，望见楚歌行的时候，微微一愣，忍不住赞美说：“美哉美哉。”

唐乐颜听这登徒子如此出言不逊，不怒反笑。

凤非声转头看她，毫不吝啬地说：“楚大人真是美人，美的几乎……”

“嗯，让我猜猜看你没有说出地这句……几乎……不像个男人？”唐乐颜接口说。

凤非声咳嗽一声：“话不能这么说，虽然……”忍不住转头又看过去，心底想：的确有点儿。

唐乐颜看他贼眉鼠眼，几乎口水要流出来的样子，心头一动，眼睛迅速地眨来眨去，眼珠子骨碌碌一转，忽然说：“看起来很是秀色可餐，是吗？”

“是，的确是。”凤非声身不由己地回答。

唐乐颜哈哈大笑。

凤非声这才醒悟自己失言，顿时扭过头来。

却不料唐乐颜马上探过身子来，神秘兮兮地说：“凤兄，其实本大人对你没什么敌意，评心而论呢，或者你我之间，是因为种种误会，所以才……”

“是吗？”凤非声不知道她要做什么，警惕地问。

“是是是，其实，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唐乐颜伸手摸了摸下巴，眼睛瞟向楚歌行，低声说，“我决定，告诉凤兄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凤非声一片狐疑：“什么秘密？”

“当然是让你感兴趣，甚至会欣喜若狂的秘密。”

“此话当真？”凤非声问。

“千真万确。”唐乐颜说。

“那到底是什么？”

唐乐颜低头：“附耳过来。”

凤非声果然如她所说一样，探头过去。两人开始窃窃私语。

而队伍之中正在检查的楚歌行忽然觉得有一道灼热视线，从队伍前头探过来。

楚歌行皱眉，扭头去看。

却正看到一道雪白身影从前方打马匆匆离开。

而原地，剩下地是赐婚使大人，唐乐颜骑在马上，心神畅快，诗兴大发，也不想再培养忧郁情绪了，伸手拔出腰间扇子，轻轻摇晃起来，一边随着马匹颠簸，一边高声朗诵：“驿路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另外没有收藏《坐地成仙》地记得去收一下啊。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四十九章 夜来访

真正到黄昏的时候，车队停在了舜都之外的一个城镇。

自从看到那矗立镇外的木质牌子之后，唐乐颜一直就兴奋莫名。

具体说来，叫她兴奋莫名的，不是一块价值不菲的牌子，关键是牌子上的字。

积雪的反光之中，唐乐颜看的很清楚，上面笔墨淋漓四个大字：温泉之乡。

看清楚的时候，赐婚使大人几乎发出了一声类似丹宁小世子见到雪般的欢呼。

楚歌行看着她如痴如醉的模样，忍不住说："我们是有任务在身，不是来游玩的。"

唐乐颜瞅他一眼："总归是要住宿的，不是吗，我的副使大人？"

楚歌行听到"我的副使"四个字，感觉脖子都僵了一下，看着她趾高气扬的神色，打鼻子中哼了一声，说："不错，遵命，正使大人。"

唐乐颜乐呵呵下马去了，看那模样，是想要充分利用手中职权，来一次美好的雪夜温泉。

楚歌行跟着翻身下马，看她飞扬跳脱离去的身影，忍不住轻轻摇头。

楚真果然是有先见之明，居然将他跟她送做堆。

摆明了当他是私人护卫外加得力助手来用。

而唐乐颜也真体会楚真的良苦用心，压榨他压榨的十足十。

不过，在心中如此想的同时楚歌行又想：假如让他做赐婚使，正使地话。恐怕他也会作出跟唐乐颜一模一样的事情来。

想到这里，不由地无奈一笑，转身想去检查队伍以及分派守卫人手，顺便去见前来恭迎的镇上负责的人，好将公主的住宿等安排妥当。

正一转身找人的时候，眼前却多了一个人影。

凤非声玉树临风地站在楚歌行跟前。

手腕一抖。扇子当空展开。

露出扇面很独特地几个字。

楚歌行眼睛一抬，先是看了看他笑的几乎有点花痴般的脸。

然后又看了看他扇子上那几个摆明了是在挑衅的字。

然后眼睛一垂，这才不动声色地问："小世子，你对在下有什么不满吗？"

凤非声一呆，这才注意到自己扇子上出了纰漏，"要你好看"，对方可不是乐颜啊……更何况现在，乐颜已经成了他的"关系不错的朋友"，两个本来狗咬狗般看对放不顺眼的家伙忽然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了，原因当然是乐颜跟他之间，进行了一点关于某个小秘密的慷慨分享。

那个让凤非声几乎发狂的"秘密"。

几乎有点手忙脚乱地，凤非声将自己地扇子收好。

楚歌行用看低等动物一样的眼神看着他。然后转身继续走。

凤非声踌躇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好不容易冒出一句："楚……楚……兄。"

楚歌行听到这个奇特的称呼，浑身忍不住抖动了一下。

最后一个"兄"字很勉强的冒出来，也幸亏冒出。不然的话，楚歌行以为是凤非声遇到了某位相好的红颜知己。

确认是叫自己之后。那感觉就好像一只本来泡在温水里的狗爬上岸，然后被一阵惊悚的冷风吹过全身一样。

楚歌行转过头，疑惑地看向凤非声。

凤非声立刻展现他宇宙无敌地笑容。

楚歌行觉得这种笑未免太惊悚了。脑海之中忍不住想到一句话：他不是在笑，只是在展露他的牙齿而已。

不错，凤非声牙齿雪白，毫无瑕疵。

配合可爱地脸，非常完美。

只是如果他笑的不是那么刻意讨好。刻意到几乎有点僵硬。

“小世子召唤下官有何事？”楚歌行还是淡淡的。看他一眼之后重又垂下双眸，眼皮半垂地样子。眼角粉红若隐若现，矜持，美丽，艳绝！看的凤非声口水哗哗。

“如果楚兄有空的话，晚饭我们一起吃怎么样？”凤非声问。

楚歌行觉得这个提议本来没什么。

只不过跟这个人的样子配合起来就很有什么。

于是他说：“不用了，我忙的很。”

“可是……”凤非声见伊人几乎不假思索地一口拒绝，大惊失色，想要再说，对方却一转身，冷冷地又抛下一句：“不好意思，先告辞了。”

径直走了开去，连看都不再看一眼。

凤非声大加苦恼。

楚歌行迈步离开。

走了两步，听到脚下积雪发出地轻微地咯吱咯吱的声音。

楚歌行忽然有种奇怪地感觉。

他回过头去看。

正巧看到那红衣的一角蹦跳上了驿馆的台阶，然后急不可待地冲了进去。

而那个丹宁小世子却兀自愣在原地，仿佛还在凝望着他。

楚歌行并没有再看凤非声一眼。

他收回目光，不动声色。

心底却已经犯疑。

凤非声的态度太过奇怪，以前虽然也有点奇怪，却不似今日这般露骨。

以楚歌行七窍玲珑的心思，很快就联想到在路上的时候，他曾经看到唐乐颜跟凤非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样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心底有些不舒服。

难道说，那家伙，对凤非声说了些什么奇异的话吗?

越是向前走，越觉得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楚歌行皱着眉想，你最好别给我抓到什么把柄啊，赐婚使---正使大人。

哼。

好不容易将公主一行安排妥当，又随意用过了驿馆准备的饭菜，楚歌行准备好好地休息一下。

原来，正使永远是玩的最洒脱的一个，做正事的，却都是副使。

这整支的队伍，有什么事情，都跑来找楚歌行。

楚歌行最初还任劳任怨，到了后来烦了，于是说："去找正使大人处理吧。"

结果不到片刻，人又回来了，楚歌行大怒。人便回答："正使大人正在泡温泉，说所有事情都交给副使大人处理，不用去问他。"

又过了一个时辰，楚歌行想又不是泡鸡鸭鱼肉要入味，应该出来了吧，于是又拒绝了一次。然而人很快又跑了回来，回答仍旧是一模一样。

楚歌行只好穿戴整齐，跟那人一起出去勘察处理问题。

心头却暗暗诅咒：你最好别出来了，等温泉水烫得你脱皮好了。

等他在雪夜里冒着小寒风在外面兜了一圈之后，又去将安全巡防问题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之后，才返回室内，靴子上都积了很多冰雪。

驿馆的服务很是周到，室内烧着通红的炉子，只不过一遇到暖，身上的雪跟靴子上的全部花开，赶紧全部换掉，绕是如此，仍旧觉得身上有些湿嗒嗒的，很是不舒服。

长夜寂寥，楚歌行看着桌子上的一盏等，正想着要人送两壶酒进来暖暖身子，房门轻轻响了两声。

楚歌行皱眉，以为又是有人来问事情，不耐烦说："何事？并非重要的事情，就改天再说吧。"

门外一阵寂寞。

楚歌行以为那人没趣，会离开，那边却忽然发声：“楚兄，方便开门么？是我，凤非声。”很慢很小心翼翼的腔调

楚歌行一愣。)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五十章 赤裸裸

敲门的居然是小世子凤非声。

那个轻薄儿，他这个时候来做什么？

楚歌行听他说话，却带着一派谦和跟小心，望了望桌上一盏孤灯，也的确无聊，于是淡淡说：“是世子啊，门没关，世子自行推开就可以了。”

话音刚落，那边门声一响，凤非声出现门口。

楚歌行目光一转，极其惊奇的发现，凤非声的手上竟还拿着两瓶酒，此刻冲着他眉眼含笑，招呼了一声，才说：“闲的无聊，找楚兄喝酒来了，不会打扰到楚兄吧？”

楚歌行心想这人倒有些意思，这边正想要喝酒呢，好巧他就送来了，当下也不再如平时一样冷然相对，反而淡然笑着说：“谈不上打扰，世子请，世子能来，是下官的荣幸。”

说着说着，将凤非声让到桌边。

凤非声见他神色缓和，眉眼间带着和缓的意思，心头大喜，慌忙将那两瓶酒放在桌上，又说：“我见楚兄不顾寒冷，四处奔波，实在是……敬业之极，只是这大雪天冷寒，别叫凉风吹了身子，喝点酒去去寒也是好的。”

楚歌行见他一派关怀之意，倒不似作伪，于是说：“没想到小世子如此体恤人心，让下官感动莫名。”

说着起身，想要去找人来将酒烫好，不料凤非声一抬手将他拦住：“我们今夜，不谈公事。楚兄你不必当我是世子，我也不当楚兄你是舜国的赐婚使，就当是两个情投意合地好朋友，把酒言欢一番，如何？”

楚歌行停了脚步，转头看向凤非声。

借着金黄色灯光。灯下看美人，越看越动人，凤非声自己本就长的不差，做梦也没想到舜国竟出这样水葱般水灵白玉般无瑕的绝色，是以心头那想法越来越坚定，一时心神荡漾，想到日后，若是真正有机会揽这美人入怀，该是多么销魂的事情。不由地有些失控，看楚歌行的眼神，有些赤裸裸地。

楚歌行何等机灵，顿时看出了凤非声眼神不对，顿时勃然大怒，以他狠辣行事的个性，手掌一翻，便想要将凤非声击毙掌下。

却忽然又见凤非声地目光急转直下。盯到了他的胸前，目光犀利。似乎想将他的衣裳射穿看到内里去，盯着看了一会，却俨然有些疑惑。

因为是在室内。炉火升腾，楚歌行又刚换下了那写湿了的衣裳，因此着装十分的单薄。

凤非声却只管看着他的胸前，看一会，眨眨眼。再看一会。似乎有什么难题难以开解。

楚歌行大怒之中，却赫然停手。

刹那间心念急转。忽地想到白日唐乐颜跟凤非声那鬼鬼祟祟的样子，似乎自那以后，凤非声对自己就大不同，难道说……期间，果然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想到这里，不由地微微冷笑。

倒退一步，重新坐回桌边，楚歌行漫不经心说："既然如此，也好。"

凤非声被他美色所迷，一时忘了叫人进来烫酒，随着楚歌行神魂颠倒地回来，坐在桌边上，只管盯着他看。

楚歌行心底的怒火已然在翻腾不可一世，不过方才既然压下来，他便不会轻易爆发，脸上地神色也越发淡然起来，气到极至，一张脸雪白雪白，除了唇是红的，眼角粉色，双眉如柳色轻扬，整张脸上，雪色晶莹，活脱脱一个玉美人。

“小世子你只管盯着我看做什么？”楚歌行眉一挑，问。

“没，没有……”凤非声见他问的直接，下意识地矢口否认。

“没有？”楚歌行玩味地反问。

“嗯……只是，凤非声觉得，楚兄你实在是……很美，凤非声平生第一次遇到……”

“这酒是烫还是不烫了？”楚歌行却轻轻一笑，问。

凤非声这才反应过来，腾地跳起来：“啊，我忘记了。”

眼珠一转，却说：“楚兄，不如这样……”

“嗯？”楚歌行心底冷笑，我看你有什么招数。“楚兄，外面天寒地冻的，我听说这镇子是有名的温泉地，此地如此无聊，不如我跟楚……楚兄你一起去泡个温泉吧，据说一边泡温泉一边喝酒，可是人间乐事，连酒都不用烫了。”凤非声看着他，小心翼翼地说。

楚歌行做思考状：“听起来倒有些意思。”

“怎么样，一起去吧？”

“嗯……好吧。”楚歌行答应。

凤非声顿时感觉自己的一颗心噗通噗通地跳起来，心底有一万个声音在叫：答应了答应了，如此轻易的……是因为本世子玉树临风吗？是因为本世子太过潇洒吗？苍天啊，无论如何，请一定让纯情少年凤非声的梦想成真吧……

凤非声跟楚歌行两人，一前一后，向着温泉地方向走，前方是个带路的小侍卫，手里提着一盏小小灯笼。

风有些冷，风中吹来淡淡硫磺地气息。

走到温泉区，楚歌行不经意间，指着其中一个亮着灯的问：“那是？……”

有一个侍从弯腰回答：“是赐婚使大人在里面。”

“她还在里面？没有死吗？”楚歌行问。

那侍从滴一头冷汗：“回大人，赐婚使大人好好的，刚才还要了酒进去。”

楚歌行这才冷冷一哼，那边凤非声已经笑眯眯过来，拉着他袖子说：“楚兄，你我同浴一室，谈天说地，喝着酒，该当多么爽快，哈哈哈。”

看神情虽然极其欢喜，可也带着那么一丝忐忑。

楚歌行察言观色，心底更是明白几分，当下淡淡说：“是啊，凤兄说地很是。”

侍从一挑帘子，两个人入内。

果然好大一个温泉池子，白色的汤浴翻翻滚滚，伸手去试，微微有些热，跟外面极冷的天气正好截然相反，一个冰天雪地，一个却是满室春色。

凤非声一马当先，望了望身边美人，又看了看那活泼泼的水流，最后想了想白天时候唐乐颜对他说的那个“秘密”，心底想：死就死吧，一切横竖探明白了再说。

回头看着楚歌行说：“看起来还不错呢。”

一边说一边解开腰带，将外衣褪下。

虽然他期盼此刻已经良久，要真实行起来，还是有些羞涩，尤其是想到对方也许真地是个……更是脸红如火烧，匆忙将衣裳脱下之后，也不顺着台阶下水，噗通便直接跳了进去，身子入水，顿时发出“嗷”地一声惨叫。

楚歌行疑惑看他：“小世子怎么了？”

凤非声在温泉里几乎快要跳出来，心底大骂这温泉快要把老子烫死了，恐怕跳上去地时候会脱一层皮……然而对上楚歌行的美眸，满心地大骂却吞了下去，身子也又迅速地缩了回去，苦着脸说：“没，没什么，只是这水有点热，楚……楚楚……兄你，从那边慢慢下来，切记切记。”

碍于楚歌行的目光，凤非声只好缩着身子蹲在温泉里。

而那边，楚歌行一笑：“多谢指点。”手指一挑，向着胸前带子解去。

顿时之间，埋在水里的凤非声精神一振，双眸炯炯有神地射向楚歌行胸前。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五十一章 见真章

唐乐颜对凤非声说的“小秘密”，就是：“我告诉你，你谁也别说，其实楚……楚歌行大人，他是女扮男装的。”

凤非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跳的很激烈，仿佛看到了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在跟前，恨不得一把过去抱住，于是问：“你，你说的可是真的？”

唐乐颜看他一副傻样，故意说：“当然啦，你见过有男人长那么美那么妖那么楚楚可怜吗？”

“没，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凤非声拼命摇头。

于是上钩。

虽然事后冷静一下，理智上，凤非声觉得对于“亲密友人”唐乐颜的供词不能完全相信，可是感情上，他却已经倾向于相信。

但是作为一个阅人无数尤其是美人的小世子，凤非声觉得自己不能唐突地对美人露出狼牙伸出狼爪。

于是……经过一连串的深思熟虑，他决定先探明真相之后再实施暴风骤雨般的行动。

总而言之，这天下还没有他凤非声追不到的女性，当前，如果前提是他真的是一个----女性。

楚歌行的神情依旧是淡定的。

似乎没有察觉在人前脱衣裳有什么不脱。

尤其是在那么一个有着标准色狼眼神的人面前。

而凤非声却觉得自己快要受不了了，也许是刚才跳下来的太急躁。水弄得他浑身发热，头脑发热，而鼻子仿佛有点不妥，似乎要喷鼻血。

眼前美景让他心神荡漾，快要把持不住，飘飘然地靠在池子边上。眼睛盯着那人动作。

楚歌行终于将带子解开，他伸手，将衣裳一解。

温度就在瞬间从120度嗖地降低到了60度。

不得不承认，楚歌行身材很好，虽然穿着衣裳是一副弱不禁风地样子，可脱掉了长衫，却露出了劲瘦的身子，宽阔的肩膀，很有安全感的样子。细细的腰肢，标准身材。

但是……

凤非声盯着美人平坦的胸部，眼睛眨啊眨，张着口，标准地傻眼动作：不，不是吧。

凤非声告诉自己，也许美人是平胸，或者还没发育好……

而楚歌行依旧慷慨。脱完了长衫之后，顺便将亵裤的带子解开。

于是冰点。

凤非声毛骨悚然。他忽然发现他弄错了，美人是发育的太好了……

楚歌行亵裤落地袒露内里春光的瞬间，凤非声听到自己跟个女性一样“啊”地惊叫了一声。整个人条件反射地向后退去，一手捂住嘴一手按在温泉池子边上，感觉满头热汗从脸上滚滚落下。

那反应如一个脱光光的女性猛地看到一个色狼男正出现眼前。

楚歌行把自己脱光光，仿佛一个赤裸的新生婴儿站在他面前。

凤非声的眼睛从不停眨动到无法眨动，瞪大的眼睛。感觉世界很魔幻。

楚歌行面色如常看他一眼。忽然说：“凤兄怎么啦？”

凤非声无法回答。

楚歌行顺着他目光向下看，然后抬头。不在意地淡然一笑，又说：“哦……凤兄很惊讶吗？我也知道有些过分了，不过凤兄脸上这种表情……哈，我还以为只有女人看到会这样，原来男人也会啊。”

凤非声满头热汗如雨，夹杂无数黑线。

楚歌行呵呵一笑，眼睛向着他身下看去。

凤非声蓦地警惕起来，顿时把自己藏到热水底下。

楚歌行善解人意地移开目光，笑笑，很好心地说：“没关系的，男人看到我呢……嗯，几乎都会自卑，不过……没事地凤兄，对待女性，其实还可以用很多方法让她们高兴，你不用太伤

他温柔地说，实在太善解人意。

而凤非声恐惧的浑身颤抖。

楚歌行似乎看出他的惶恐，又开解说：“看凤兄这样子，莫非是还未经人事？哎呀真是可怜，不然让我传授凤兄几招……”凤非声已经在心底哇哇大哭：我不要我不要。

不仅仅是男性的自尊受到了创伤，更重要的是，心底的梦想已经彻底的破碎，而且是爆炸成粉尘的那种，连一个渣渣都不曾落下。

自己梦寐以求地美女，现在在跟自己讨论对待女性的方式。

而且他被赤裸裸地鄙视了。

虽然凤非声承认，楚歌行，他也地确有鄙视他的资本。

可是……

谁说这猛男是女人，谁说的，谁说地？？？！！！

还我纯情少年凤非声的水晶初恋来来来！！！

凤非声杀人的心都有了。

楚歌行缓慢迈步，轻快地一级一级下了台阶，温泉水慢慢地没过他形状好看的小腿，他的窄臀，他地纤腰，一直没过胸前樱红，这个极度无耻地人，嘴里还发出满意的可怕地叹息：“哦，好热……”

丹宁小世子欲哭无泪，背转身子，将自己靠在温泉池边上，不敢面对这活色生香。

楚歌行游到另一边，靠着池子边舒适坐好。

有侍从送了放了酒的木盘上来，木盘上一壶酒，两个酒杯。

楚歌行一点头，伸手取了酒壶，倒好了两杯酒，端起其中一杯，一仰头喝光，大加赞美说：“嗯……感觉真是不错。”

这才察觉了凤非声的存在似的，温声问：“凤兄，你不喝酒吗？”

丹宁小世子终于反应过来，低着头爬向池子边，赤裸身子上岸，伸手拉了一件衣裳胡乱盖住自己，说：“这个，我忽然感觉这里太热了，我要出去凉快一下。”

他的脸红的跟煮熟了的螃蟹一样，浑身散发丝丝热气。

楚歌行略微惊讶：“刚来就想走吗？”

“嗯，嗯，楚大人你随意。”凤非声眼睛看着别处，匆匆扔下这句话，拔腿冲出了浴室。

吆，这么快称呼就变了啊。

可真够薄情的。

身后，楚歌行看那急促离去的身影，伸出纤长的赤裸手臂，手臂上挂着点点透明水滴，他慢条斯理端起另一杯酒，仰头喝光，晶莹的水滴顺着尖尖下巴滑到形状优美的颈间，一直贪婪地滑过他结实的胸膛，最后没于池内。

楚歌行缓缓放下酒杯，眼波流转之间，忽地一声冷笑。

嘴角一动，三个字轻轻吐出：“唐乐颜！”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五十二章 救佳人

碍眼的人走了之后，楚歌行一个人自得其乐地泡了一会，片刻间一壶酒已经喝光。

凤非声看人的眼神差点，选酒的本领却真不错，楚歌行本来不是喜欢喝酒的人，却能一个人将一壶全部喝掉，全托凤非声之福。

温泉水蒸的浑身微微泛现粉红的颜色，又多喝了些佳酿，脸上也红扑扑的。

楚歌行起身之后，微微擦了擦身子，这才挑了一件驿馆准备好的浴袍，斜斜地系上腰间带子，准备回房。

走出浴室门的瞬间，两个守卫微微躬身行礼，口称大人好。

楚歌行略微转头去看旁边那房间。

瞧着灯光还亮，不由嘴角一撇，露出个不屑一顾的笑来。

转过身要走，走了两步，却又蓦地停住脚步。

不回头，楚歌行问：“赐婚使大人，进去多久了？”

“大概，一个时辰多……”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楚歌行又问，抬头望了望走廊前方，只觉得夜色沉沉，辨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刻，可周围万籁俱寂，除了温泉的水流潺潺，竟听不到其他声音，可见是夜深了。

只是……

忽然之间觉得有些奇怪，这未免有些太静了。

那守卫见问，躬身回答说：“已经将近子时。”

“子时。”楚歌行喃喃地在嘴角重复。

“子时？”眉头一皱。

转过身来，长腿一迈。向着唐乐颜所在的温泉房间走过去。

“大人。”守卫伸手，鼓足勇气将他拦住，“赐婚使大人说过，任何人都不许打扰他。

“是吗？”楚歌行淡淡地说。

眼皮一垂地刹那，已经听到，这地方。除了他自己的呼吸，两个守卫的呼吸，前方不远处门口边或者另有士兵，而在他周围这几米的范围之内，竟再无人声。

两个尽忠职守的守卫正在心底忐忑，忽然之间眼前一花，面前本来站着的副使大人居然消失无踪。

守卫大惊失色，刚要拔刀向内冲，却听到有个杀死人地声音从内里传出来：“都不许进来！”

两个守卫齐刷刷打了个寒战。向内冲的脚步硬生生地停住。

楚歌行闯入室内。

雪白的温泉水之中，有个人斜斜地靠在池子边上，衣裳半褪，香肩一抹，她侧着脸，半边脸已经浸在水中，水流淹没口鼻，长长的头发随着温泉水流而缓缓地浮动。好像是水底的海草。

唐乐颜整个人靠在那里，一动不动。

楚歌行一惊之下。狂奔到她所在的方向，不顾一切伸手，拎住她肩头将他从水里提了上来。

水滴随着动作尽数摔落。而唐乐颜闭目不醒，任由他动作。楚歌行一颗心狂跳，急忙伸手在她鼻子下面探了探，心刹那凉了半边，又将手心压在她胸前。只觉得触手湿润绵软。却感觉不到心跳，一时之间如五雷轰顶。茫然不知所措，手指轻轻颤抖，不知如何是好。

眼光一转看过去，却见她本身披了一件十分轻薄的袍子，此刻大概是被水流冲的半开，露出香肩半边，他伸手压过去，却正压在她的双峰之间，绵软柔嫩地触感，竟让他在瞬间有如同触电般的麻木感觉。

他尽力控制狂乱的心跳，手掌心仍旧向下再用力压了压，终于在慌乱之中察觉到一丝极其微弱的律动，楚歌行这才微微放心，目光游移之中，双臂用力，猛地将她身子半抱怀中。

伸手将她脸上的一缕头发撩开，手指一捏，将她的嘴强行张开，一低头，将嘴巴凑过去，深深地一吸。

感觉到有水流微微涌出来的时候，楚歌行抬头，又轻轻地压了压她的胸部。

如此反复几次，这才看到那人地手指极其微弱地动了那么一动。

“咳。”唐乐颜低低地咳嗽了一声。

楚歌行如闻天籁，双膝跪地，将她放在自己大腿上，这才直起身来。

双手仍旧抱着她绵软的身子，镇定心神之后，楚歌行低头去看她地脸。

乌黑的长发被温泉水打湿，缠绵地在雪白的脸上纠缠，有些一直顺着脸颊向下，脖子，以及胸前，紧紧地贴着，连同那薄薄地被湿透了的衣衫。

而他顾不上去欣赏这绝世美景，重又伸手探到她鼻子下面，终于察觉呼吸的恢复。

唐乐颜全然不知，双眸闭着，乌黑的睫毛好看的弧度，因为泡得过度，所以脸上呈现一种吹弹得破地粉嫩颜色，他捞起她地手，嫩嫩的小手，有些微微地泛白跟褶皱，果然是泡得太过分了。

楚歌行攥着她的手，看着她这幅无辜的模样，很想要伸手去给她一巴掌。

明知道入夜就会睡不醒，她竟然还来泡温泉。

真是个不要命的家伙，她存心的找死，如果他今夜不是同凤非声前来的话，如果他不是临去之间多了一个心眼的话……他不能想象后果。

可最可恶的是，他居然还能来救她，最最恐怖是，看她半浮在水里那种随波逐流般的无力感，他竟然心悸到疼痛。

一直到此刻，感觉她的手指有些许的颤动，确定她是没有死，这才放松下来。

而放松下来的后果就是，他的双手也开始跟着微微地颤动起来。

楚歌行怕捏碎了她的手，松开，试着攥紧拳头控制这种莫名的颤抖。

但往往过了一会，他又会故态萌生。

楚歌行不解，他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是身体某个机能出现错误了么，看样子他要去找名医来看。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寂静中，门外守卫弱弱开口："副使大人，请问……"

楚歌行这才醒悟过来。

他弯腰，起身，手中还抱着唐乐颜。

却在起身的瞬间，双腿一软，如同站不住脚。

楚歌行眼神一利，略一发狠。

终于稳稳地站定，左右逡巡一番，将地上她的旧衣扯起来，先是胡乱地替她围在身上，向外走去，走了两步，终究是停住，看了看她赤裸的双脚，喉头一动，又伸出手来，扯了一块浴巾，替她擦了擦脚

上的水滴，这才将她放在门边的靴子取过来，慢慢地套在双脚上，又整理了一下她的浑身衣物，确信衣裳已经足够将她全身包裹的妥当，这才重新起身，向外走去。

本以为今天三更的，没想到是楼的生日，于是，加第四更，祝楼生日快乐

最近关群，很多事后知后觉，有情况单独找吧，困倦地滚去睡觉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五十三章 大家早

唐乐颜绝对不承认自己睡在了温泉池。

事实上她那天晚上本来想睡的，可是一想到一睡过去第二天就要离开，再相逢最起码一个月之后，实在可惜又可惜，便按捺不住又披衣去泡了。

没想到居然会发生意外事件。

醒来之后已经是清晨，门外正有人在小心翼翼地请大人安。

她挠着头想了半天觉得自己很伟大，她居然什么都不记得了，只隐约记得当时自己是泡在温泉水中，又喝了点酒，结果就有点困又有点晕，然后头一歪……好像呛到两口水……可是现在，她睡在床上，身上单薄一件衣衫，浑身感觉还算良好，唯一的不适是喉头似乎有点隐隐作痛，不知是怎样。

总算是爬起床来，将自己收拾妥当之后，这才施施然地出门。

拉开门的时候赫然发现，院落之中人马齐备，大家仿佛都在等她。

唐乐颜仰头一笑：“大家早，大家好。”

立刻有人躬身招呼：“大人好。”

却另有个不大和谐的声音从旁边慢慢响起：“已经不早了。日上三竿还叫早吗？”

唐乐颜转头瞪向楚歌行：“副使大人好像满腔怨愤啊。牢骚太盛防肠断哪，嘿嘿。”

楚歌行看她一眼："多谢大人关心，既然大人已经出来了，敢问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好。出发吧！"唐乐颜一挥手，豪气干云地向着马匹旁边走去。

今天天空放晴，雪也停了，路却没有更好走一点，太阳光照射之下，雪尽数融化开来。幸亏温泉镇的官员事先命人将道路清扫干净，这才免除了泥泞之苦。

走了半天，唐乐颜发现队伍之中安静地可怕。

连向来闲不住的小世子凤非声也寂然无声，实在可疑。

她看了看身后，没看到凤非声那独特不群的身影，如是几次。

"大人在看什么呢？"楚歌行在一边淡淡地问。

唐乐颜的第六感感觉，这人昨晚上一定跟凤非声发生了些什么。

加上她昨天用心良苦对凤非声说的事情……嗯，难道说……

于是心如猫爪，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

"本官在看。今日丹宁小世子分外的安静啊。"唐乐颜咳嗽一声，说。

楚歌行依旧是淡淡地毫无波澜："是吗，下官不觉得。"声音也是。

"那昨天，呃……"唐乐颜眼珠一转。

"昨天怎么样？"

"昨天晚上，啊，对了，说起来，昨天晚上有些奇怪。"唐乐颜顿了顿，问。"不知道副使大人你有没有去泡温泉。"说着，脸上不知不觉流露出一丝担忧的表情。

"去了，"楚歌行却毫不犹豫的回答。然后说，"而且是跟小世子一起去的。"

唐乐颜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的表情："你是跟凤非声一起去的？"

"是啊，有什么不妥吗大人？"楚歌行问，嘴边冷冷一笑。

"没，一点也没。非常妥。"唐乐颜嘿嘿笑两声。

联想到昨天凤非声垂涎三尺的表情。外加上今天萎缩不出的状况，她似乎能想象得出一心想采一朵绝世名花地丹宁小世子。忽然之间发现要采的竟是一头不折不扣大恐龙的情形，是何等的恐怖何等的惨绝人寰。

也许是笑的太猥琐，旁边的楚歌行皱了皱眉，问："大人在想什么？"

"啊……"唐乐颜伸手掩住嘴，"本大人正在想，今天天气不错。"

"是啊。"楚歌行淡淡一笑。

唐乐颜转头看他，借着淡淡雪光，映的这个人地脸越发晶莹雪色，长眉如柳，以前惯常看他穿蓝色锦袍，宽宽大大，看不出什么来，忽然换了黑色官袍，却从阴沉之中透出一种独特的英挺气质来，顾盼之间，又妩媚又犀利，若非她认识他良久，简直也要错不开眼睛，更加上当年她地亲身经验，由此可以想象凤非声的受伤度该如何惨烈。

楚歌行这个人真是世间奇葩，唐乐颜心想：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但若是论起楚歌行，则肯定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奇异了。

"对了，本大人昨天晚上也去泡温泉了。"唐乐颜又说。

楚歌行不动声色地看了她一眼，淡淡回答："是么，听说了。"

唐乐颜打量着他的神色变化，说："可是……嗯，副使昨天晚上没发生什么奇异地事情吗？"

楚歌行挽着缰绳，问："大人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比如……嗯……"唐乐颜想着，脸上不觉多了一丝飞红。

虽然觉得事情有点不正常，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推测出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某人竟然没有开口说，不过，既然他不说，也正和她的心意，左右现在是无事发生，一切正常，所谓的真相，仿佛，也不怎么重要了。

更何况，就算是知道真相又怎样？唐乐颜想象不出那情形，要他负责？我呸，才不要那样，想来想去，还是装傻比较合适，更何况，也不保证她自己天生异禀，或者在半睡半醒的时候自己回到了房间呢？

“大人在想什么？”楚歌行问。

唐乐颜转头对上他双眸，这才说：“没，没什么，只是在想这边地温泉地确不错，以后有机会倒是要常常来。”

“是吗？”楚歌行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忽然说，“不过泡温泉可要小心啊，下官听说以前有人泡着泡着溺死了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唐乐颜浑身一抖，看了他一眼，却见他面色如常，不似是讽刺她或者暗示什么地情形，这才微微心安，于是笑着说：“这个人也太笨了，嗯，本大人才不会这么傻笨呢，哈哈哈，更何况以后若是前来的话，当然不会是我一个……”

她眼珠骨碌碌一转，顿时想到了跟楚真一起来泡温泉的旖旎场景，忍不住咧嘴傻笑。

楚歌行虽神情漠然，看似毫不关心所有的样子，实际上却双目如炬，当下看出她又在神思恍惚，仿佛想到了什么好的，以他的心思，自然知道她的那句“不会是我一个”是什么意思，只是，她未免想的太多了吧。

当下冷冷哼了一声，问：“哦？那到时候大人还会跟谁前来啊？”

唐乐颜这才收敛了笑，横他一眼，笑微微地说：“这是个秘密，不过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五十四章 有埋伏

唐乐颜浅浅一笑，笑的笃定，若有所期。

不可否认那种笑容是相当的刺眼。

但此时此刻楚歌行却什么都不想说。于是只好冷眼旁观。

车马向前，却有个宫女小步从后面赶过来，说公主想见赐婚使大人。

唐乐颜想了想，只好拨马向后，得得得跑到公主銮驾边上。这才勒住马缰绳，低声地问：“乐颜在此，请问公主有何吩咐？”

吟月正在气闷，一听她的声音，先哼了一声，又说：“乐颜，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啊，本公主快要闷死了。”

“大概还得两天才能出舜国吧，据说丹宁那边的天气会好一点，公主殿下暂且忍耐一下好了。”唐乐颜回答。

“忍耐忍耐，烦死了。”恨恨的声音。

唐乐颜听她声音暴躁，忍不住劝：“其实说快也很快的，公主稍安勿躁。”

里面吟月一阵沉默。唐乐颜望了望向前的队伍，正想着也许需要让人步子加快一点，却听到吟月又说：“你进来，陪我聊天。”

“啊，这怎么能成，让人看到，成何体统。”唐乐颜吓一跳，急忙推辞。

“让你进来你就进来，整天骑马你不累吗，里面可比马上舒服多了。”吟月说。

唐乐颜一听，这倒是真的，其实就算吟月公主不讲，她也早就在打量可不可以弄一辆马车让她来乘坐了。整天骑马她都快被颠死了，更加上昨晚泡温泉泡的浑身松懈，感觉两条腿跟屁股上都快要磨破了。

既然吟月公主这么大方，她也乐得答应，更何况外面地事情，横竖都有楚歌行来打理呢。楚真说的对，他的确是很好的助力，哈哈哈。

“既然公主殿下盛情邀请，那么下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她回答。

说着飞身下马，又轻轻一跳，上了马车，早有人将帘子打起，她一弯腰，已经入内。扑面一阵香暖之气。让人心旷神怡。

马车内，吟月公主打扮整齐，威风坐在边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毯子，旁边坐着两个小小宫女相陪，吟月公主见唐乐颜进来，微微一

笑："你这次答应的倒是爽快，怎么。是不是也觉得骑马地滋味不好受啊。"

"倒是还成。"唐乐颜一笑回答，坐在公主对面。一边将身后的披风解开，旁边有小宫女要伸手接过，她却拒绝。自己叠了起来，然后又恭而敬之地抱在怀里。

吟月瞅了她一眼，又看了看她怀中那件披风，说："我看着这衣裳怎么这么熟悉，乐颜。你是不是从哪里偷来的啊？"唐乐颜低头："公主殿下说笑了。这是中堂大人送给下官的。"说完之后，双眸看向那披风。嘴角带笑，眉间春风无限。

"原来是阿真的，"吟月看她表情，心头一跳："中堂大人对你可好的很哪。"

"这是当然的了。"唐乐颜喜滋滋说。

吟月又说："嗯，说起来，也的确有些古怪，阿真本来性子很冷，可自从你来了舜都，竟变了许多，看人也带了笑模样了，人人都说铁树花开，我说乐颜……你对他做了什么吧？"

唐乐颜听到"铁树花开"四个字，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却连连摆手说："公主殿下言重，下官只是跟中堂大人颇为投契而已。活活。"

吟月看着她得意的无法克制地样子，很是嫉妒，心想阿真似乎也没对我这么好过，于是冷冷一哼说："是吗，有多么投契？说来给本公主听听。"

"也没什么。"唐乐颜摇摇头，却低眉看着怀中的披风，心想只要回到舜都，就可以提要求给楚真了，反正他都已经答应，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可是不能反悔的。

顿时心中思归之心大起，舜的国境还没有出，心头已经在想怎么飞回舜都。

而一边的吟月公主打量她面色，却见她正半垂着头，目光盈盈含情，盯着怀中的披风，从这个角度看来，看不到平时的狡黠神色，倒

是颇有几分温情款款模样，吟月公主心头不由一动，想到了一些事情。

这边唐乐颜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听得外面有人说："小心了，前方路有些不好走。"

她愣了愣，这才抬起头来，伸手掀开旁边地车窗帘子向外看："咦，这是到了哪里了？"

前方的路，果然是有些不好走。

两边地山丛巍然耸立，前方的道路，狭窄的很，路上更有乱石林立，唐乐颜一看之下，心头一沉，却听得有另一个声音沉声喝道："大家注意防备！"

却是楚歌行地声音，唐乐颜一转头，看向身着黑色官衣的楚歌行正纵马来往，喝令军士们戒备起来。

唐乐颜稍微放心，这才放下窗帘子。

吟月公主看她面色不对，问："怎么了？遇到什么了吗？"

唐乐颜笑着说："没有什么，公主请……"

一句话没有说完，顿时脸色大变，袖子一甩，将那柄唐少玄赐给她的金扇子拔了出来，向着旁边一甩。

只听的"啪"地一声，一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箭头已经被她打落。

吟月公主起初不知发生何事，等见到那箭头跌落车内，这才惊慌起来："这是……"唐乐颜却一句话也不说，一伸手将吟月地身子勾住，吟月大惊，才要怒声大骂，唐乐颜却不由分说将她地身子向着自己的腿上一压。

吟月抗不过她地力气，整个人匍匐她的腿上。她贵为公主，心高气傲，身份尊崇，哪里曾出过这样难堪的姿势，刚要挣扎，只听得身边两个宫女叫："不要对公主无礼……"

可话没说完，齐刷刷响起一声惨叫，然后再无声息。

吟月惊得浑身发凉，耳旁听得无数声“噗噗”的声音，然后冷风一阵阵的飘起，就在此时，车外，也爆发了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呼喊，俨然大乱。

混乱中有人大叫：“有埋伏！”

吟月心头一紧，整个人趴在唐乐颜身上一动不动，眼睛骨碌碌四处看，却正巧看到有一根长箭，擦过唐乐颜身边，“朵”地一声，射进了她身后的车厢板子上，而就在车厢那边，那原本陪着她的两个丫鬟，一个人身上多了几根长箭，血溅满身，表情也十分痛苦扭曲，车内一片狼藉。

吟月公主一看之下，大惊，她自小在宫中锦衣玉食的长大，几时看过这种惨状，顿时胸口一阵烦闷，想要呕吐。

却听得唐乐颜的声音说：“公主，忍住，不用怕，下官会保护你的。”

吟月公主死死咬住袖子，想要问她点什么，却一时说不出口，一刹那吓得面色铁青。

唐乐颜手持扇子，将各方射过来的长箭一一打落，不一会车厢内已经堆积不少，而车厢板因为长箭的射入，也露出了一个个透明的小孔，寒风嗖嗖地透进来。

到最后唐乐颜不耐烦起来，杀气四溢，低声说：“公主你抱紧了我。”

吟月公主听她吩咐，只觉得有极大权威性，不假思索伸手，颤抖地将她的腰抱住，只觉得触手柔软，又很纤细，跟平时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同，不过因为一时情急，倒也没有多想其他。

唐乐颜将扇子插入颈间，双手平举，嘴里轻轻地一声喝。

真气鼓荡，将她跟吟月公主的衣衫都激荡起来，唐乐颜运起内力，最后一声喝发起之时，车厢内堆积的长箭随着她动作飞起来，连同车厢外正源源不断继续射过来的长箭一起停在空中，仿佛时间为之停滞，而就在这瞬间，车厢咔嚓一声，四分五裂，唐乐颜带着吟月公

主疾飞出外，腾空而起，与此同时，那些停在半空的长箭四处飞散出去，只听得“啊啊”的惨叫声连连响起，来源地却是山间，竟然是那些躲在山间的射手们，全被自己射出的箭反噬到了。

吟月公主人在空中，望见地上，和亲团的卫士已经跟来袭的敌人交手在一处，而不远处好像还有匪徒急急赶来，地上更有无数尸体横着，她心惊胆战，有些手软，却听到唐乐颜喝道：“别放手！”

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吟月加紧了抱过去，只觉得此人纤腰一握，刹那给她一种错觉，仿佛这人的腰比自己的更细上三分。

唐乐颜自空中缓缓向地面落去，却也正在此刻，刺客们发觉了自己想要对付的目标，人还没落地，已经有四五个人在下面等候。

唐乐颜冷冷一笑，凛然不惧，双手一交，向着地面凌空一掌，只听得惨叫声连连响起，那几个本来想要袭击过来的刺客身子翻飞空中，已经被强横霸道的力道给打了出去，嘴角溅血，竟是已经丧命的模样。

吟月眯起眼睛偷看，恰巧看到这一幕，心头暗暗发冷，忽然想到在皇宫内的时候，她曾经对乐颜那般的无礼，若是当时她也这么给自己一下子，她吟月公主早就一缕香魂无断绝了，哪里还能来和亲，想到这时，不由地十分后怕，一阵冷风吹过，额头冰凉，不用用手去试吟月也知道，那是自己的冷汗渗出。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五十五章 有心知

唐乐颜带着吟月公主落地，楚歌行立刻带着一队人冲过来，将来袭的刺客阻拦在外围。

“来的是什么人？”唐乐颜带着吟月，闪身到楚歌行身边。

“暂时不知道。”楚歌行简短回答。迅速上下打量她一眼，这才皱眉说：“你不必动手，就护着公主在这里。”

“为什么？”唐乐颜一边问，一边挥扇子帮旁边一个士兵解围，将刺客点翻在地。

那士兵这才松一口气，连道：“多谢大人。”

楚歌行见状，怒喝一声：“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唐乐颜见他面色异常，心中诧异，不由地缩了手站到一边，笑着说：“好啦好啦，这就听了，怎样。”说着摊开双手向着他耸耸肩。

吟月公主靠在她的身边，望着楚歌行有些狰狞的神色，心中更是诧异。

唐乐颜低头看她一眼，微笑说：“公主殿下，感觉怎么样？”

吟月公主心底虽然怕怕，表面却仍旧不认输，听她的话语之中带着戏谑意思，不由哼了一声说：“区区小贼，本公主怕他们吗？”

话音刚落，一支箭嗖地射过来。

唐乐颜举手用扇子轻轻在箭柄上一敲，将它敲落，吟月已经“啊”地叫了出来，一边缩回头去，将自己躲在了唐乐颜怀中不料这一拱。觉得有点古怪。

那边楚歌行望了唐乐颜一眼，她自知又动手了，不由地冲着他吐吐舌头。

调皮地笑脸，在乱战丛中，格外醒目。

楚歌行望着她满不在乎的模样，心头莫名其妙一丝烦乱。

不多时。舜的援军来到，前方驻镇的长官本就在预备迎接，听到这边交手起来，飞速带了人马赶来支援，不多时刺客们已经死的死。逃的逃，活口倒照例是没留下一个。

楚歌行一边安

Chapter_16

排剩下地兵士仍旧各自负责各自任务，一边申饬来援之人，那官长见公主遇刺，早就心中打鼓，这件事情发生他的辖内。显然是他护卫不力的责任，现如今，虽然和亲队伤亡惨重，但幸而公主殿下没事，而他也第一时间带兵来到。

楚歌行简单训斥了两句，也见好就收，毕竟这一路还需要他们来护卫，恩威并用的一番话之下。那驻镇首领带兵护卫着开道去了。

吟月公主被重新安排入另外一辆马车，这次唐乐颜学的乖了。骑马在吟月所乘地马车旁边同马车并行。

刚才若非她被吟月唤入车内，恐怕也无法及时地将那些如雨般射来的箭簇挡下，吟月恐怕免不了来个三长两短，学了经验，自然要亡羊补牢。

走了不多时。只听的马蹄声得得。唐乐颜回头看，却是楚歌行打马而来。

她是个公主钦点的“赐婚使”。让她同人动手交战，肯定是稳当赢定了，但论起布置士兵，随行护卫，安排后背所有，则是楚歌行的老本行，方才她打马走在公主车旁边，一边同吟月有一搭没一搭的讲话，一边放眼看向四周，每每张望来去，都能见到楚歌行飞马来去地身形，真真敬业。

唐乐颜望着那人，心头想楚真安排的倒也不差，有了楚歌行，出行没顾虑，果然是居家旅行必备的一把手人才。想到这里，不由地思念了一会已经远在了舜都的楚真。

正在出神之时，却见楚歌行来到。

她心头对他略略感激，是以面色也逐渐缓和，看着他时候，露出一丝笑意，不等他先开口，自己主动慰问说：“副使大人辛苦了呀。”

楚歌行斜睨了她两眼，嘴巴动了动，却没有说出话来。

唐乐颜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样，笑道：“怎么，副使大人有什么话说？莫非是想骂我而骂不出？”

说着，歪着头去看他神色。

楚歌行看她一副惫懒模样，直觉想调转马头离开，这人自己并不关心自己的身体，轮得到他来说三道四吗？

唐乐颜见他仍是不语，心头诧异，微微收敛了笑意，问：“怎么啦？这样，可不像是楚歌行的作风哦。”

楚歌行咬了咬牙，这才开口：“你的身体，有没有觉得怎样？”

这一句话问出，唐乐颜一愣。

继而想，为什么会这么问，这个人，是在表示对我地关心吗？

不会吧……

这般想着，忍不住抬头去看东方的太阳。

楚歌行看她地动作，心中立刻明白她心头所想。忍了一口气说：“方才你动手杀人，双目泛赤，你当真没什么不妥吗？”

唐乐颜听他这么问，心底这才惊动，悚然问：“是吗？我……我没察觉。”

“你浑浑噩噩，整天神思恍惚，不知想着什么好的，怎能察觉。”这是楚歌行心头的话，却没说出来。

他淡淡望了她一眼，说：“你要留心，你那毛病发作起来，这里可没有人治得了你，到时候不消的刺客动手，你一个人将这批人全收拾了，有个人面前你可交代不去。”

唐乐颜被他说的惊心，表面却仍哈哈一笑。听到他说到末尾一句，脱口问：“什么人？”问出声之后才明白过来，忍不住抿嘴笑着：“纵然别人治不了我，难道你堂堂楚大人也不可以？”

楚歌行看着她，却认真地说：“说实话，我不知道。”

唐乐颜深觉惊奇，这个人居然也有说不知地时候。

“所以，你自己格外留心吧，我也不想这趟行程出了漏子。”

“嗯……”

“没有别地事，我先离开了。”楚歌行又说。

说完之后，看她没什么反应，这才催马又向前奔去。

唐乐颜看他背影，忽然叫道：“楚歌行！”

楚歌行一拉缰绳，将马停住，蓦地回首。

好一张人面桃花，对雪烁烁。

唐乐颜看的微微一怔，不由竟想起天渺峰上同他初次相见，她惊为天人之时地情形。

楚歌行默默看她，仿佛等她开口。

唐乐颜望了他一眼，才说：“多谢你提醒，多谢你关照。”

楚歌行淡看她片刻，面上毫无表情，却一提缰绳，那马便转过身去，一声清叱，向前急奔。

唐乐颜只瞧见他的黑袍在风中鼓荡，却未曾见到，就在他打马上前那顷刻，嘴角微微露出的一丝绝艳淡笑。

小熊的一点话：上个月五号上架到现在，30天更了大概有2万字，也算勤力了吧，最近天气冷，今天没找到手套，伸手出来打字，有种裸奔的感觉，不一会僵了。又加上有些事情烦心，正在闹矛盾，一天没饭吃，幸亏静静寄给我的饼干还在，找出来咔嚓咔嚓吃了两块，这东西我本来不大喜欢，好在有盒子装，还不会坏，无聊的时候或者像现在这样“断粮”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应急，真是伟大的存在，膜拜静静一下o()o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五十六章 埋隐忧

当夜在前方镇子之中又停了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照常上路。

又行了一天，这才将近了丹宁国境内。

刚进国境边上，就看到有两队人马整齐，驻扎边沿，铠甲鲜明，旗帜却不同，一个为龙，一个却是凤舞九天，龙旗这边毫无疑问是舜国的驻军欢迎队伍，另一边的却是丹宁派来迎接公主的军队。

唐乐颜打马上前，同舜国领军交谈，当前一位，银白色铠甲披身，看起来威风凛凛，尤为脱俗，通身却是儒雅气派，再加丹凤眼，

柳叶眉，让人一见就感觉此人带书卷之气，毫无疑问乃是一员儒将。

唐乐颜见楚歌行恭敬下马，口称：“见过薛将军。”

薛？唐乐颜心头一愕，见楚歌行那么前所有为的尊敬神色，一扫以往天生倨傲，这幅尊容也只有在楚真面前有过，心念一转，这才想起，此人定是薛诺薛信两人的母亲，铁血薛大将军。

当下也下马行了礼，薛将军又向着马车中的公主殿下行了礼，那边丹宁小世子出面，同丹宁国来的使者见礼，一通忙乱过后，双方才进行有条不紊地交接。

吟月公主的銮驾跟着过了舜国边境，这边铁血将军的铁骑才重新散去，如往常一样的依旧巡逻，那边丹宁国派来的护送军队，簇拥着公主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着丹宁地官道上而去。

期间。吟月公主不时掀起窗帘向外张望，她本来是憋不住的性子，这样生生地在车子内闷了这几天，早就已经是极限，终于到达丹宁，心头却十分忐忑。一会儿兴奋，一会又是恐惧，不时地传人来找唐乐颜过去说话。

唐乐颜知道她的心情不安，于是一直不停地安慰，差一点便被吟月烦死。幸而那些来接送的丹宁官员还算体贴。车行两个时辰多些，便会停下来休息一下，半天一歇，又派了很多的宫女内侍过来伺候着，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吟月起初还发了几次脾气，后来便也渐渐地安生了。

这才停止了叫唐乐颜过去诉苦。

而唐乐颜这边，自从楚歌行警告过她那次之后，她自己留心，果然察觉体内真气有些紊乱，趁着人少的时候自行打坐运气一周天，果然不成，只要运功。气血翻涌之下差点将真气走错筋脉，铸成大错。

她心惊之后立刻收手。低头细想到底是因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种局面。

自从替唐乐天消除体内火毒之后，她一人肩负两人地毒性，偏偏这火气消除不了，幸亏她在天渺峰所学的武功是有助于克制火毒的，

但既然无法驱除。聚集体内。终究是一宗大患，她一入夜便沉睡不醒。也有一方面是因为毒性在体内的缘故，内功虽然能够压制火毒不至于有什么大的祸事发生，只是久而久之，火性攻心，造成她偶尔会忍不住地嗜杀性格，一旦发作，便无法控制。

只要她清心寡欲，不动火气，一般来说会无事，但若是动了火性同杀念，便会诱发体内的嗜血因子。

唐乐颜细细想了想，却无法猜透到底是哪里埋下的诱因。其实，这是在舜都之时埋下的种子，一则是因为小狄的事情，她为皇帝遇刺的事情而迁怒于小狄，曾动过杀他地念头，却硬生生压了下来，杀气无法散出，潜伏体内；二则恐怕就是因为楚真，她为了楚真百转千思，他对别人好她看不惯，他忽略她她更看不惯，他对她好她欢喜无限，他拒绝她的时候她自然是杀气冲天。

这样的郁结，又怎能说散就散，到刺客来刺杀公主，她一出手将箭簇反弹回去，便杀死数十个射箭手，另又一掌出，将地上的刺客打死，若是平常的她，绝对不会如此辣手，楚歌行冷眼旁观，看出她杀人之时脸上一抹将狂未狂的邪笑，自是心惊。

他曾经见过在舜都楚真遇刺的时候，现场留下的情形，恐怕都是她地杰作。

可她仿佛不自知。

一惊之下，便忍不住出言提醒。竟是歪打正着，说的全然没错。

唐乐颜想来想去，心想罢了，反正现在人到了丹宁，应该不至于再有什么刺客之类扑出来了，也不须她动手，等安顿下来，找个僻静之地，静静地运功，想办法将体内杀气宣泄出来，也就罢了。

打定了隐忍地心思，就这样伴随车驾上路，偶尔望见楚歌行投过来的目光，都会含笑点头，自是不动声色。

可她却不曾想到，这一拖延，竟然酿成了以后几天蓦然而来的巨大险情。

终于辗转行了几天，全都无事，而车驾终于平安到达了丹宁国都凤城。

远远看过去，凤城之上，彩旗招展飘扬，而城门之外，凛然站着长长的迎接队伍。

唐乐颜眼神极好，极目看过去，顿时看到了在城外的一面淡黄色彩旗之下，白马上坐着一位白面年少公子，生地是龙颜凤角，双眸生光，身着一袭淡淡黄地滚龙袍子，向着这边含笑张望，端的是气派不同寻常。

她微微一笑，认得这就是丹宁国还有一年便即将即位地大皇子。

忍不住一拉马缰绳，向着吟月公主车边上靠了靠。

正巧那边车窗帘一动，有个宫女探头出来问："赐婚使大人，公主殿下问前面什么声音这么喧哗？唐乐颜笑盈盈地回答："告诉公主知道，前方就是凤城了，凤城的美貌皇子在城外迎接新娘子来啦。"

她的声音不小，周围的人都听到，前方带路的两位丹宁的将官也回头看了她一眼，目光之中颇带有不善的意味，仿佛她说错了什么。

车内的吟月公主却惊叹了一声，接着车帘轻轻掀起，那宫女被推到一边，吟月公主的杏眼瞪向唐乐颜："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为何本宫看不到？"

唐乐颜咳嗽一声："公主，这里离得远，还要等一会，不过，下官绝对不会骗公主的。"

"你要是骗我，本宫就有你好看。"吟月公主瞪了她一眼，又向着前方极力张望了一下，她的目力自然没有唐乐颜的好，看不到什么，也就悻悻地放下帘子回身了。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五十七章 入凤城

凤城的大皇子果然人如其名，一表人才，吟月公主自车窗一角偷窥过去，只觉那人斜倚马上，皎皎然如玉树临风前，端的是资质不俗，人物上乘。

她起初听和亲之时，只怕嫁给个又老又丑且鄙俗的家伙，又远离家乡，无论如何是心头不喜的，后来事情无法挽回，她再三哭闹也无济于事，乐颜说她未来夫婿一表人才，给她从一片绝望里留下一点希冀，今日一见，那忐忑的心竟是有一大半稳了下去。

“太子殿下！”凤非声乘了马匹上前，翻身下马施礼。

马背上皇太子微微一笑，伸手撇过：“非声不必多礼，一路辛苦，请起。”

吐字清晰，温文发声。

吟月在马车之中听了，心头又是暗喜。

皇太子打马上前，在凤非声的介绍下，又同唐乐颜楚歌行见了礼。

唐乐颜打量着皇太子，只觉得他气质高贵脱俗，的确并非凡品，不由地心头也松了一口气，同时替吟月高兴。

楚歌行望着面前的尊贵男人，一张桃花脸照样是毫无表情。

皇太子同赐婚使见过礼之后，便招呼众人入城，一刹那又是鼓乐大奏，城头上飘飘降落无数的香花，仿佛有天女空中撒花，共同欢庆这喜气洋洋的时刻。

马车中吟月忍不住，终于命令侍女打起帘子。自帘子内向外看来。

恰巧遇上车窗边上唐乐颜含笑地目光，不由地一羞。

唐乐颜看着她略带羞涩的眼神，知道公主的意思，于是一手拉着缰绳，另一只手偷偷地向前指了指。

吟月公主急忙向着前方张望过去。

唐乐颜却在此刻扬声叫道：“太子殿下……”

凤城皇太子蓦地转身看。

衬着身后鲜花翩翩朵朵坠落，这人简直如画里冒出来的人物似的。金冠灼灼，眉眼生辉，望向唐乐颜似乎有询问之意，却见唐乐颜正看着旁边马车中人。皇太子转动目光，恰巧在回头之时对上马车中

吟月的双眸。两个人目光相对，均是一阵惊愕，而后一阵羞涩，吟月呆看了一阵，满面绯红地躲入马车之中，皇太子也垂了双眸。慢慢地方回过头去。

而唐乐颜看到地却是另一个人。

就在她出声呼唤皇太子的时候，楚歌行亦同时回头。

只不过，跟凤城皇太子不同的是，皇太子有鲜花衬托，越发锦上添花，超凡脱俗，贵胄风采，倾倒世人。

而楚歌行回眸望向唐乐颜。乐颜在目光同吟月一对之后看向他，却蓦地感觉。那漫天飞舞的花朵都是衬托，也都在他这蓦然回首之时全部失色，幻化黑白，天地之间，唯有他的国色天香。活色生香。颠倒众生，吹灰不费。

楚歌行见她呆呆地样子。不由地淡淡一笑，重又转回头去。

就这样，一行人鱼贯入了凤城。

城内却又是一番风采。

地上皆是黄沙铺地，头顶仍旧鲜花飘舞，虽然是说将近舜都的腊月，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凤城的气候却仍旧温暖如春，每家每户门口都有鲜花摆放，端的是花团锦簇，风景宜人，且十步水流，百步一小桥，真真是人间桃源仙境。

看的唐乐颜不住地发生啧啧，马车中吟月公主忍了很久终究是没忍住，便也偷偷地以面纱遮了半边脸，仍旧从马车地帘子中向外看，也大饱眼福一番，心想这样的环境，怪道皇太子的人物竟也是那般出众，没想到千里姻缘，竟也嫁了个不错的夫婿，只是有一点点疑虑，不知皇太子性格如何，但这一点阴云般的担忧也很快随着皇城越来越近而一扫而光了。

观光带来的愉悦，终究被入皇城带来的紧张感缓缓地驱散。

而对唐乐颜来讲，昔日她经过凤城，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今日这般故地重游，感觉更好。

只是她不曾料想，就在这人物出众花团锦簇的凤城之内，她又会遇上一位不可忽视地昔日故人。

公主銮驾即将进入皇城之时，一行铁骑，远远自皇城边的宫道上行来。

楚歌行拨马向前，暗暗戒备。

唐乐颜心领神会，抽出腰间扇子，站在吟月公主身边。

楚歌行在前，听地旁边的凤城皇太子对身边的凤非声说："是摄政王爷来了。"

凤非声点点头，笑说道："嗯，一向雷厉风行的摄政王竟也迟到了，真是稀罕事。"

楚歌行冷眼旁观，他的眼神犀利，在刹那间看到凤非声脸上极快地掠过一丝冷冷之意，不过这人望着皇太子说那句话地时候，却仍旧满脸地笑。

说话间，皇太子口中的"摄政王爷"已经带人赶到，人到跟前，蓦地翻身下来，行礼说道："臣迟到了，请太子殿下降罪。"

皇太子见状，竟也慌忙翻身下了马，且上前两步，将人扶起来，笑意融融地说："哪里哪里，王爷公务繁忙，迟一些又何妨，子翔怎敢责怪王爷。"

那人在皇太子地搀扶下方抬起头来，楚歌行抬眼看去，这才望见，这丹宁的摄政王爷，一张脸肃然寒霜，轮廓分明，剑眉星眸，在沉稳之中隐藏无限英气勃勃，又如一柄好剑，深藏鞘中不露锋芒。但人人却感觉到那股肃然之意。不容侵犯。

摄政王爷起身："多谢太子殿下。"

声音恭敬，却也带着一股不大在乎的淡然。

旁边的凤非声笑说："摄政王叔，你就不用这般谦让了，拖着太子误了新人的吉时可就不好了。"

摄政王看他一眼："世子说的对。"又转向皇太子："太子请上马入宫吧。"

皇太子又劝慰了他几句，这才转身仍旧上马。

摄政王站在旁边，望着一干人等迤逦进皇城。

那凛然的目光，依次在凤非声，楚歌行的身上打量过，最后随着公主马车入内，摄政王爷清凉如水的目光，蓦地落在了马车边上随车而行的唐乐颜身上。

唐乐颜正望向皇城开启的大门之内，蓦地察觉一道冷冷目光从旁边射来，顿时转头。

摄政王站在旁边，整个人身子端直仿佛一柄竖起的剑。

那两道目光一眼不眨，很沉很稳很伤人地盯在她脸上。

唐乐颜微微一怔。

她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只是入了舜都，见了楚真，有一见倾心再见动情的意思，所以才百事愿意听他的。

忽然见有人对她似乎露出敌意。

心头一动，却也丝毫不在乎，当下反而伸出双手，在胸前轻轻一拱，向着对方做了一个揖。

摄政王爷站在原地不动，仿佛双脚已经钉在地上。

只是双眼，自她的眼睛上向下，依次认真仔细地打量过她全身。

唐乐颜觉得对方的两道目光仿佛想在自己身上烧出两个洞来。

她自然是洒脱的性格，当下一笑，重新又收回目光，泰然自若随着人行入皇城。

而摄政王爷望着那马上招摇的人影离去，上前一步。

旁边有人问：“王爷，可要查查那人？”

“不用。”摄政王爷剑眉一皱，“红衣，扇子，可是眼睛……不是蓝色。”

忽而一甩袖子，龙骧虎步，向前走去。

猜猜看摄政王是何人？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五十八章 数茶花

因为丹宁帝皇早逝，那时候皇太子尚是个不足三岁的孩童，幸亏当时的摄政王游历归国，先帝临终之前执手托孤，命令在皇太子不足十八岁之前，让当时还是小公爷的摄政王辅佐朝政。

当时先帝诏令一出，群臣哗然，后来皇太后携着三岁的皇太子出面，在金殿上再次宣读了先帝的遗诏，一干大臣的鼓噪才安分下来。

摄政王手段过人，不过几年，就安抚了朝中大半臣子，另有一些仍旧觉得先帝此举有些危险的，眼见摄政王政绩不错，而皇太后跟皇太子也过得安好，于是也纷纷按捺无语。

摄政王本姓秋，乃是定国公的儿子，先帝托孤之时，特赐国姓“凤”，是以摄政王此刻的名字乃是凤剑生。

唐乐颜连连点头，一边喝着旁边碧绿的云雾茶，嗅到鼻端，雾融融一团白气自茶盏中升腾起来，仿佛山峦间的腾云，并嗅着有淡淡清香气息，这是丹宁一地的般若山的特产，据说一两茶叶顶上一两白银，通常都是大户人家才喝得起的，端的是名贵不可言说。

这驿馆的待遇竟是不错，唐乐颜喝的口顺，不停地吩咐人去购买这种茶回来，想要等回舜都的时候带点回去给楚真尝尝。

后来经人点拨，说这种茶叶若是保存不得当，最迟半月之间便会消失原先的香气跟泡后地美态。弄得她心疼不已，心想等要启程，大概也要半月时间，那时候茶叶都坏掉了，虽然是慷他人之慨买来的，却也不好浪费。于是每天猛喝。

不料喝了这么多云雾茶，她嗜睡的爱好竟减了不少，每天要到子时才能昏睡过去，整天精神无比，闲来无事。先将驿馆逛了个扁，后来无聊，便叫人带着，满凤城的乱走乱看，着实精神面貌不错。

看的楚歌行在一边连连冷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又会开始闯祸。另一边则是看着她整天对着那些不能传到楚真手里的云雾茶长吁短叹，每每翻个白眼走掉。

而唐乐颜见了他，便非常热情上来推销她地云雾茶，实则想在茶叶过期之前废物利用，楚歌行自然知道她的心思，也不戳破，只说一

句“我怕喝多晚上睡不着”，便走了。

唐乐颜只得望着他的背影骂小气。

不过住了几日。一来二去，唐乐颜竟渐渐地跟驿馆的丹宁侍者们混的很熟。上到驿馆官员，下到打扫卫生地小厮，见了她如见自家人一样，甚至有的开始称兄道弟，自然这是男性之间。至于女性……据楚歌行个人知道。仿佛还有好几个凤城的丫鬟已经对唐乐颜示好了，弄的他更是啼笑皆非。

丹宁的气氛同舜不一样。这里民风开放，男女在十三四岁便可拖手当街行走，性格不合，随时都可以分开。若是女子有心仪的男性，多半会送一朵山茶花对给对方，若是爱慕到极点，则会送比较名贵地红色山茶花。男性若是也喜欢，便会接过来，改日送同样花朵回去，就代表两人关系达成。

到目前为止，楚歌行得了一朵，而唐乐颜竟得了三朵，可见此人魅力超凡脱俗。

不过楚歌行倒是高估了唐乐颜，只是在那帮丫鬟的心目之中，这位“公子”谈吐风雅有趣，且毫无大官的架子，对谁都一概的温存体贴，而事实上楚歌行知道，那不过是某人惯性的借机吃豆腐，若是将来娶亲，肯定也是个不错的老公，楚歌行自然更叫人心动，只不过他是那种叫人无法靠近的美，仿佛冰山上雪莲，美则美矣，无法靠近，否则会被冻死，所以至今为止，心仪他的女孩子，也只有一个够勇敢地才送了茶花给他。

楚歌行当时不知道这什么意思，盯着那朵花瞪了好久不明所以，而后又冷冷地看那女孩子，也没有伸手去接过来，一直到那女孩子的样子几乎快要哭出来，旁边唐乐颜才走过来，伸手拉住他地手说：“动手动手，我说副使大人，您不会是惊喜过度呆住了吧。”

强行攥住他的手将那花朵接了过来，好歹是保住了女孩子的颜面。

可从此之后，没有人再敢当第二个勇士。

唐乐颜可怜那女孩子受到这样打击，每每去安慰，不知过了多久，那女孩子才重展笑颜，不过不是对楚歌行，而是对唐乐颜。

唐乐颜沾沾自喜，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数放在桌子上的茶花，恨得楚歌行每每骂她“幼稚”。她反而说他嫉妒。

不过，跟上下打成一片，倒也有一宗好处，就是探听消息比较方便，比如……探听这凤城摄政王的八卦，更是唐乐颜在闲暇时候地乐趣。

“原来他以前是姓秋地，秋剑生？”翻了个白眼，唐乐颜慢慢地念道，“这个名字好奇特啊。”

“据说摄政王爷以前做小公爷的时候，曾经在外游历，是江湖上著名地少年剑客。”有个扎双髻的丫鬟讲。

“著名的少年剑客？”唐乐颜从椅子上慢慢地坐直身子，眼睛一骨碌。

“是啊，我也听说过，好似还有个很好听的外号叫、叫、叫什么来……”

“跟名字有关的。”

“嗯，秋……秋天……”

“都不是啦！是秋水长剑！”

几个丫鬟唧唧喳喳，最后说道。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怎么样，好听吧公子？”唐乐颜正举着一杯茶喝，忽而听到“秋水长剑”四个字，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急忙咽下去，却不小心呛到喉咙，整个人声嘶力竭咳嗽起来。

众丫鬟急忙上来，捶背的捶背，递手巾的递手巾，替她擦嘴的还急忙问：“公子你怎么了？没事吧。”

半晌，被包围的唐乐颜才挥挥手：“没事没事。”

眼红红地抬起头来，被呛到泪水都流出。

恰巧楚歌行从院外经过，唐乐颜一跃而起，叫一声：“副使！”

又回头招呼：“各位姐姐一会再聊。”

顿时莺莺燕燕一阵挥手，唐乐颜跑出客厅，拉住即将脚步不停走开的楚歌行，低声问：“你刚才又去哪里了？”

楚歌行看她一眼，奇怪地问：“怎么，正使大人要开始管事了吗？”

唐乐颜讪笑一声：“虽然本大人表面上没怎么注意，实际上每天都在暗暗调查。”

“真是辛苦了。”楚歌行冷哼一声，脚步不停向前走。唐乐颜从背后瞪了他一眼，想了想还是跟了上去，一边走一边说：“我看你这两天挺忙的，你都在忙什么呢？”

“你要管，便交给你忙。”

“我不过是问一声，你别这样嘛。”

“哼，那就继续去做你的调查，然后数山茶花，别来烦我做事。”

“喂喂，联络联络感情也是应该的。”

“不必了。”楚歌行走到房门边上，迈步进去，刷地将房门关上。

唐乐颜本正要迈步进门，一只脚都已经踏进门内了，楚歌行却毫不留情地将门刷地掩上，差点挤到唐乐颜的脚，若非她反应迅速嗖地跳出来的话，肯定会很疼。

推荐票过千啦，今天两更，等会加一更未完待续，如)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五十九章 再赴宴

亦步亦趋跟着的战术竟也无用，气的唐乐颜站在门口，心里叽里咕噜将楚歌行骂了一顿，才白眼着离开。

人刚到前厅边上，楚歌行这两天忙的很，不知在做什么，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让她心中总觉得七上八下，有些不安，不过一到晚上她照样沉睡，所以不能盯梢。实在遗憾。

急促的脚步声从驿馆外传来，唐乐颜转头去看，却见到一个凤城士兵打扮的人走上前，一直快要到她身边的时候才跪倒在地，拱手说道：“赐婚使大人，我家世子有请。”

唐乐颜一听这个，有点头大，小心翼翼地问：“你家世子是？”

“世子说，若是大人不想来，就告诉大人，世子念着在舜都的旧情，现在想好好地招待赐婚使大人。”那人面不改色的说。

这不是威胁吗？唐乐颜心底一哼：舜都的旧情，我跟凤非声那家伙只有旧恨，在路上分明是他跟楚歌行发生了点什么，否则以那人的脾气绝对不会这么安静，极大的可能就是凤非声吃了楚歌行的亏，不过究竟是怎样她是想破头都没有想出来，几次想问楚歌行，那家伙却又想是个陀螺一样忙碌，整天板着脸对她，让她连个想示好的机会都抓不到。

不过左右无聊，上次凤非声请她吃了一顿好的，顶多是下毒，这一次总不会再故技重施吧。反正是在他地地盘上，他想做什么，总不会做不成，不过也不会太过分就是，怎么说她也是堂堂的赐婚使啊，难不成还能被他连皮带骨吃了不成！

或者还能从中探听他跟楚歌行之间的那点事。人生无聊，八卦重要，想到这里，唐乐颜面露笑容。

骑马出外，一路风景如画。唐乐颜慢悠悠跟着那侍卫向前走，不知过了多久，才停在一座大宅子面前，她翻身下马的时候，早就有人迎了出来，又有人去牵住马匹。当先出来的管事的那人满脸笑容可掬，将唐乐颜引着入内。

走了几步，望着这院子之中怪石嶙峋，奇花遍地，正在欣赏，听得在前方传来热情地招呼声音：“呀，乐兄，乐兄你可来了。可想死当兄弟的了。”

唐乐颜打了个寒战一抬头，望见小世子凤非声快步从走廊间奔出。向着她的方向而来，一边走一边热情地张开双臂，作出一个拥抱的动作。

唐乐颜目瞪口呆，在凤非声快要到身前之时，一伸手将手上的扇子递出去：“世子世子！”一边连声地叫。

扇子抵在凤非声胸口。凤非声这才停住了脚步。低头看看扇子，又惊诧看着她：“怎么了乐兄？”“世子这般热情。本官真是……受宠若

惊啊。”见他停了步子，唐乐颜才咳嗽一声，缩回手，作揖说道。

凤非声看了她一眼：“我们丹宁之人向来都是如此，难道这几天乐兄还没适应吗？”

唐乐颜心想：如你这般热情，倒很是让我可怕。

却说：“是有点……不过本官生性内向，还不大适应这样热情地对待。”

凤非声不拘小节地抬头一笑：“那也是，不过……所谓入乡随俗嘛。”说着，伸手过来将唐乐颜手臂挽住，亲亲热热地，一边向前走一边转头看她：“乐兄说对吗？”

唐乐颜只好说：“嗯，不错不错。”

两人手挽手向内走，唐乐颜只觉得这凤非声好似有什么不同，却说不上来到底是哪里不对，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她艺高人胆大，也不怕他会作出什么事情来，当下摇了扇子，同他并肩向内。

凤非声寒暄两句，无非是询问她最近饮食起居，可曾习惯，又问她可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要他相助，唐乐颜一一回答，又多谢他的好意。

末了两人又将大婚的事情谈了一会，凤非声神采飞扬，看不出是受了什么伤害的模样，看的唐乐颜心中暗暗纳闷。

到了最后，凤非声忽然说起：“对了乐兄，你地副使楚大人最近怎样？”

“他……很忙。”唐乐颜回答。一边心想，正主终于要来了吗？

“其实，”凤非声看了她两眼，这才面露苦色，说，“其实，乐兄，自从你上次跟我说过那个秘密之后，小弟我……”

“怎样？”唐乐颜问。

“我……自然是欣喜若狂。”他叹了一口气。

“是、是吗？”唐乐颜看着他，心想我是知道……不过，下文是怎样？

凤非声摇头：“不过，经过小弟我不屈不挠，排除万难，终于以身试险……的可歌可泣的经历，终于给我发现另一个更大的秘密……”

“是吗？”唐乐颜吃惊地看着他，心想你不就是发现他是男的了吗？应该就是这个吧，用得着可歌可泣这么严重吗？

凤非声却看着她开始意味深长地笑。

唐乐颜扇子一摇，遮在面前，忽然有点不安。

“凤兄，那到底是什么？”她问。

“关于这个，我们待会再谈，为了迎接乐兄的来到，我已经命人准备了好酒好菜，等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再谈也不迟啊。”凤非声说。

唐乐颜望着他，心底打鼓。

“怎么？乐兄在想什么？”

“没，没什么……”唐乐颜一声咳嗽，“只是，我现在好像还不饿……”

“都是凤城名吃哦，我府中的厨子，可是人称丹宁第一刀的名厨……乐兄你错过了，以后可就没得吃。”凤非声拍拍胸脯。

唐乐颜望着他，思想斗争片刻终于说：“那么……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凤非声大乐，双手一拍，早就恭候多时地丫鬟仆人等流水般将准备好的饭菜端了上来。

旁边流水潺潺，微风徐来，隐约送来阵阵花香。

唐乐颜目极周围，只觉得景色如画，面前人也如画，丹宁小世子没有凶相毕露之前，竟是如此地和蔼可亲，可亲和蔼，唐乐颜看了看他手中，嗯……那柄扇子也没有带。

只是，他说的另一个可歌可泣的大秘密是什么？

她望着他，却正巧凤非声也转过头来，两人目光相对，凤非声唇角一扬：“乐兄，以前我怎地没有发现，现在仔细看看，乐兄你生的也很是如花似玉啊。”

唐乐颜摇着扇子的手腕一停，略呆了一呆，然后才笑着说：“哪里哪里，本官跟小世子比起来，简直如云泥之别啊……”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六十章 旧相识

唐乐颜笑的不露痕迹，凤非声倒也不急，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她，可那种眼神，倒似看到了很喜爱的宝物，看的唐乐颜心头突突直跳。

一直到菜色齐全，凤非声热情地招呼：“乐兄，请了请了。”

唐乐颜看了他一眼，这人笑得心无城府，但这并不能表明他真的是对她心无芥蒂，想到在舜都吃的那场亏，她心想：总不成他还会用那么诡异的毒药吧，那也未免太过老套了。

于是也跟着说道：“小世子请了。”

凤非声躬身，亲自替她添上酒，酒色碧绿，淡淡飘香，唐乐颜低低赞叹：“好酒。”

“嗯，是我府中所藏的佳酿，名唤凝香露，今日乐兄来，才取出来跟乐兄共享。”

“凝香露，露凝香，好名字。”唐乐颜扇子一敲手心，念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装。”

“乐兄好文采。”凤非声眉飞色舞，十分得意，“没想到这酒今日也遇到知音了，来，乐兄，请尝一尝这凝香露，是不是值得起乐兄这首好诗。”

唐乐颜一笑，放下扇子，将酒杯端起，轻轻用鼻子一嗅，察觉不出什么异常，于是微微高举，说道：“小世子请。”

凤非声却站起身来，向着她这边斜斜靠过来。且说：“干杯。”

唐乐颜一怔，随即将杯子放低，同他地酒杯轻轻一碰，瓷杯相撞，发出低低声响。

凤非声冲着她一笑，而后袖子一遮。轻轻一杯印尽。

唐乐颜转回杯子，轻轻啜了一口，只觉得入口清爽甘甜，跟舜都的烈酒不同，就好像是掺和了香料的甘泉水。偏生毫无异味，十分的纯，不由地心头大喜。

且凤城的天气并不冷寒，喝这种酒正合时宜，一杯过后，面露笑容。

不消凤非声动手。两边的仆从上前，轻轻地替唐乐颜满上。

“看来乐兄很喜欢喝这凝香露。”凤非声笑着放下被子，举筷示意。

唐乐颜点头：“小世子总有好物，让乐颜出乎意料。”

“这不算什么。”凤非声笑笑摆手，“不过，要跟好朋友相聚，自然是要取最好地东西。”

“多谢小世子厚爱。”唐乐颜心底苦笑一声，忽然想到一事。于是问，“小世子刚才说什么发现一个大秘密。不知又是什么？可能跟好朋友分享？”

凤非声哈哈一笑：“这是当然的。不过，在此之前，还请乐兄先尝尝这些菜品，可合口么？”

唐乐颜举筷子，端量桌上菜品。凤非声看她神色。说道：“莫非乐兄怕其中下了毒吗？”

“哪里。我正在看，先吃哪一道比较好。”

“就这个吧……”凤非声提起筷子。轻轻地戳下去，“这个是我们这里著名的菠萝酥，入口滑而不腻，口味偏清淡，并不会让人感觉很刺激，适合第一口吃。”

将那雕成一朵鱼般形状的食物送过来，凤非声又给自己取了一个，看了唐乐颜一眼，先咬了一口，似乎是想让她放心。

唐乐颜点头：“那乐颜就不客气了。”举起筷子将那菠萝酥夹起来，轻轻咬了一口，果然口感不同，外脆里嫩，入口滑腻却不油腻，清淡之中带一点鲜甜，她细细碎碎，将剩下的全部吃掉。

凤非声看地高兴，又连连推荐好几道菜，不过每一道推荐之后，他都会适当吃上一点。唐乐颜见他如此小心诚意，心底越发警惕，饶是如此，不能推辞，又连饮了几杯凝香露，这才连连推让，也吃了个半饱，凤非声见她双颊微微泛红，心中有数，也便慢慢地停了劝菜。

两人吃了半晌，天空的太阳从头顶慢慢地偏了西边去。

凤非声一挥手，有人将菜碟尽数撤下，又有人送了茶盏上来。

唐乐颜隐隐觉得腹中热热的，还以为是吃过了饭的缘故，于是吞了几口茶。

不料过了一会，那热热的感觉竟持续不退，反而有高涨之意。

却也在这时，凤非声说："乐兄，事关那个大秘密，我想告诉乐兄的是……"

"小世子请讲？"唐乐颜缓缓展开扇子，轻轻扇风，以求退热。

凤非声望着她，目光如电："本世子发现……乐兄你地副使大人他……"

"他怎样？"唐乐颜不动声色地问。

"他，原来竟然是我一个朋友的旧时相识啊。"凤非声一叹。

这句话倒是出乎唐乐颜的意外，她呆呆愣了一会，这才忍不住问："小世子你说什么？"

"不说不知道，世事真奇妙。"凤非声摇头晃脑地说。"这也是我那朋友说要好好地招待招待乐兄的，"凤非声望了她一眼，又说："这时侯恐怕也应该到了吧。"

唐乐颜正在疑惑，凤非声一笑，说："实话说给乐兄知道，我那朋友，在前几年曾经见过乐兄的副使大人，自从那时开始就对他念念不忘，这次副使同乐兄一起送亲前来，入凤城之后，正巧被我那朋友撞见，自然是大喜，以为是天意如此，所以那人托我……"

唐乐颜听得砰然心跳，心想，这难道是传说之中的说亲吗？怪不得这凤非声对本公子这么亲热，原来是想要本公子替他拉皮条啊。

又想：楚歌行什么时候来丹宁过，居然还有个自己不知的"旧相识"，嗯，真是耐人寻味了。

而凤非声正贼眉鼠眼看着她。

唐乐颜心头惊疑不定。

凤非声还要继续说下去。

“等等等等，”唐乐颜一停扇子，咳嗽一声，问，“请问小世子，你那朋友，是男是女。”

“这个嘛……咦，说曹操曹操就到……”凤非声却不回答，转过头向外看去。

唐乐颜听说，随着他的视线向外看去。

有个人，大踏步地从院外向着这边走来，因为花木葱茏，假山掩映，一时之间看不到他地样子，至于是男是女更无从判断，唐乐颜引颈向那边张望。

旁边的凤非声却正打量着她，脸上却是笑意全无，如此近距离地看，舜都的赐婚使肌肤胜雪，眉目如画，双眉微微地蹙着，有一点担忧，又有一些好奇，那手……

凤非声目光一转，望着眼前人，金色的扇子衬着那雪白的小手，柔若无骨似的，真是越看越好看，凤非声心底一笑：有眼无珠啊有眼无珠，这也能看错，心底一直以为地那佳人原来是男儿身，而这一直躲在自己身边搞怪地坏蛋，恐怕才是不折不扣的真佳人吧。

正想着，那边有个清脆地声音半嗔响起：“凤非声，你不等我来，就招人吃上了，真是过分啊，也不怕我吃醋吗？”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六十一章 小公爷

乍见来人，唐乐颜心头微微一震。

从外表看，是干净利落的男子打扮，身着一袭劲装，玉带勒腰，扎着袖口，长靴，背后竟还背着一柄大弓。

饱满天庭，圆润一张脸，炯炯有神的眼睛，举手投足，一股利落飒爽，英姿飒爽的味道。

身材却并不高，只是气势十足。

唐乐颜一见，扇子一挥，遮住半边脸，躲在扇面背后想：这个人来路有些古怪，怕不是这么简单。

忽然转念想到凤非声对她说的那些话，又想，莫非楚歌行真的跟此人有什么瓜葛？为什么她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扇子慢慢闪开，嘴角一丝冷笑也随着退却，那人一边笑着，一边向着这边走过来，那有神的眼睛也盯在了唐乐颜的脸上，不停地打量她。

唐乐颜只看了对方一眼，便垂下眼皮，轻轻扫了一眼旁边的凤非声。

凤非声向着她慢慢点头，旋即很快站起身来向着那边迎了一步，笑着问道："九君这是从哪里来？怎么还背着弓的？"

"九君"踏步上了亭子，凤非声伸手向内相让。

九君说："是武执事一再相邀，约好了今天在猎场堵塞的，结果玩了一半，想到了还另有事，怕耽搁，不及回去换衣裳就忙忙地赶来了。"

说到这里又转头看向唐乐颜："这位想必就是舜都来地赐婚使了吧。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唐乐颜这才站起身来，举起扇子行礼："不知阁下是？"

凤非声从旁介绍说："这位是凌国公的长公子。"

唐乐颜一笑拱手："原来是凌小公爷。"

凌九烟伸手搭在她的手上："不用客气，我叫凌九烟，凤城的人都叫我九君，赐婚使大人如果愿意，就也这么称呼我便可以。"

唐乐颜点点头："九君。"只觉她的手软软的，不似男子那般坚硬。

凌九烟望着她。嘉许的点头："果然是资质不凡。怪道凤非声在我面前不停地夸奖你。"

唐乐颜惊诧："这……小世子夸我？"

凌九烟看她一眼，又看了看凤非声，凤非声却低低咳嗽一声，仿佛有些尴尬。

凌九烟仰头一笑："原来是有人不好意思了。"

唐乐颜望着她，不知道这两人究竟搞什么鬼。

不过，望着这凌九烟地模样。也不过是双十年华，看他地外表，是男子打扮，但身上却另有一种脱不去的妩媚之态，以唐乐颜看来，这人八成是女子女扮男装，正在想先前凤非声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凌九烟是看上了楚歌行么？那么她是女子，亦或者是男性？

正在疑惑，凌九烟却是个聪明人。顿时看出了唐乐颜面色不对，一笑问："赐婚使大人在想什么？"

唐乐颜看她一眼："在想先前小世子说过的一句话。"

"哦？是什么？"凌九烟问。

唐乐颜看着凤非声不语。

凤非声一笑，避开她目光看向凌九烟："还不是你先前所说的那件事。"

"哦……"凌九烟恍然大悟。"原来你……"

"还没有说完，你便来了。"

"那么就让我亲自来说好了。"凌九烟手一抬，说。

唐乐颜看着他，心想此人也算是个世间奇葩，若说是男子。做这种事情倒也落落大方。但若是女子的话，亲自来说媒拉纤。还是替她自己，那可就有点惊世骇俗了。

不过她不着急，且听听她说什么再反应不迟。

凌九烟一双炯炯的大眼看着唐乐颜，嫣然一笑，说："赐婚使大人，你刚来凤城，或者并不了解，其实九烟是个女子。"

唐乐颜心头一跳："嗯。"

凤非声在一边，不说话，笑眯眯地打量着她。

唐乐颜慢慢地展开扇子，遮在面前，将他灼热目光抵开。

凌九烟继续说："数年前，我曾经跟大人地副使见过一面，自从那一见，便对他一见倾心，从此打定主意，非君不嫁。所以从那刻起，为了避免麻烦，便一直男装示人。"

这番话凌九烟说的端的磊落大方，纵然是同为女子，唐乐颜听着都觉得微微有些羞涩，不过羞涩之余，对凌九烟的胸襟却十分佩服，

又想，或者真是这丹宁的风俗跟舜那边不同，女子都是如此的性情么？

“九君也曾想踏遍天涯去找寻楚郎，只可惜父亲大人不许，九君以为此生无望，故而立誓宁可一人终老，不愿意苟且妥协。”凌九烟淡淡地说。

唐乐颜听得惊心动魄，只是面上不好过分露出，只好缓缓点头，表示自己在听。

凌九烟自始至终都看着她面色，却看不出什么来，见她点头，便又说：“这次重逢，九君欣喜若狂，认为是上天眷顾，不愿九君一人孤苦，所以曾经找上楚郎。”

唐乐颜瞪大双眼，此事她一点都不知道，楚歌行更是丝毫都没有跟她说过。

凌九烟看她双眸瞪大，不由苦笑说：“没想到我一片真心，却被楚郎视若草芥，恐怕在他眼里，从未有过九君的影子，是以九君虽然自动找上门去，却每每被拒之门外，遭他冷眼相对。”

这是想当然的。

唐乐颜在心底想：那家伙乱来的个性，也不是随时都会发作的。

只是，这凌九烟长相俊俏，出身又很是不错，难得对楚歌行如此地一网情深，连送上门来的美人儿居然也能忍住不要，楚歌行倒再一次叫她刮目相看了。

凌九烟说到这里，微微停住，似乎不知怎样继续。

唐乐颜这才开口：“那么九君今日借小世子之手来邀请乐颜，是想如何？”

凌九烟看她说话，这才接口：“乐兄你快人快语，九君也就直说了，不瞒乐兄说，九君曾试着邀过几次楚郎，可他都说公务繁忙，无法赴约，九君知道楚郎颇为听乐兄的话，所以想请乐兄帮个忙。”

“九君可是想让我在副使面前说两句好话吗？”

“这个，如果可以地话，还请乐兄帮忙。”

唐乐颜看她一片诚恳神色，心底想，世间如此痴情的女子，倒也少见，楚歌行真是修了几辈子的福分，居然能得人如此厚爱。

不过，他的脾气那么诡谲莫测，搞不好，会连累到自己。因此纵然有心帮忙，却还带着一点顾虑，叫她无法贸然答应。

凌九烟察言观色，问道："乐兄是有何难处吗？"

唐乐颜见她是个爽快的女子，当下也说："本来九君开口，乐颜自当全力帮忙，只不过，我那副使地脾气，九君也知道，很是奇怪，所以，乐颜尚不能冒冒然答应九君什么，只不过九君请放心，乐颜一定会尽力而为，如何？"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六十二章 多情种

凌九烟见她如此说，十分高兴，拱手起身说道："我以为乐兄会拒绝，既然乐兄有这样的话，九君也就放心了，九君多谢乐兄肯相助。"

"九君不必如此客气。"唐乐颜也跟着起身。

凌九烟端起桌上一杯茶，笑着说："九君就以茶代酒，敬乐兄一杯。"

唐乐颜见她如此热情，也只好端了一杯茶起身，同她共饮。

谈完正事。凌九烟又跟唐乐颜说了若干凤城的风土民情，这才告辞。

唐乐颜听她谈吐之间，利落潇洒，见识也不同一般庸俗女子，心头更添赞赏之意。

本来想这件事她置之度外为好，不过见凌九烟如此人物，倒有了几分想要帮她的心思。

不久，凌九烟有事告辞，唐乐颜同凤非声相送凌九烟离去之后，她叹一声：

"没想到，这凌小公爷还是个多情种子。"

凤非声笑眯眯地看着她："多情种子，这里还有一个，乐颜你没见到吗？"

唐乐颜目光一转，看到他笑融融的神色，眉头一皱想起某事，这才咳嗽一声，说道："说起来，我出来的时间也颇长了，驿馆内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小世子……"

"急什么。"凤非声一身手臂。将她拦住，温声说，"不是说副使大人聪明能干，可包揽所有吗，乐颜你何必操心。"

"这个，话虽然如此说。"唐乐颜一转身，扇子向外一推。避开凤非声地手臂。"我在这里叨扰的时间也不少了。"

"酒逢知己千杯少，多留一刻又何妨，乐颜你不觉得么？"

"啊……我是真的没觉得。"

"这句话，很伤人。"

"哈……"唐乐颜一笑，这才转过身来，双手和在一起。向着凤非声行了个礼。

"乐颜你这是做什么？"凤非声惊愕，伸手扶起她。

唐乐颜缩回手："乐颜是想向小世子道歉。"

"哦？"凤非声目光闪烁。

"当初，向小世子撒谎说副使一事，是乐颜一时恶作剧心理，望小世子不要介意。"

"那件事……"凤非声望着她，忽然摇摇头，"乐颜，你倒真是提到了我的伤心事。"

"伤心事？"唐乐颜好奇地问，"说来，我一直不知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何事。小世子你明明知道他是男子了吧，为何居然不对我兴师问罪？"

凤非声看着她，眉一挑说："你倒是诚恳起来了。不过，我不兴师问罪，不代表我不生气，要知道，这件事实在是我……凤非声平生的奇耻大辱。简直异乎寻常地打击我身为男性的自尊。"

唐乐颜眼珠一转："我十分的同情你。不过，敢问小世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往事不堪回首，”凤非声叹了一口气，“总而言之，乐颜，我地心受伤了，需要你地抚慰。”

“你要是再靠过来的话，恐怕会再受伤一次。”唐乐颜扇子遮住嘴角，抿嘴一笑。

凤非声看着她红扑扑的脸，有些神魂颠倒，笑着说：“哦，我忘了，这次的菜里没有下毒……”

唐乐颜看他笑得坦然，瞪了他一眼，转身向着亭子外走去。

凤非声跟在身后，一边走一边说：“乐颜，乐颜，你真的不肯留下？”

“奇怪了，你一反常态，只管缠着我做什么？”唐乐颜歪头看他。

“我忽然发现……嗯……”凤非声吞吞吐吐。

“发现什么？”

他凑过来，低声说：“发现你……的头发好香。”

唐乐颜扇子敲过去，又说：“拜托请把你地手拿开。”

凤非声缩手，却望着她笑：“乐颜，你有没有感觉，有些头昏？”

“是啊，你怎么知道。”唐乐颜停住脚，“你刚说菜里没有下毒？”

“是啊，的确没有。”“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加快脚步。

凤非声哈哈一笑：“菜是没有下毒，不过有酒啊。”

唐乐颜停住脚步，哼一声：“你这小子……”

“不过你放心，下毒这种事，用过一次就不新鲜，这次我用得是全天然的凝香露，再加一杯冻顶小香柠的茶，两相交换，便会让人有如吃了迷药一样的效果。”

“刚才那杯茶……”唐乐颜皱眉。

“你不是赞那杯茶气息清新吗？”凤非声一笑，伸出双臂。

“你真是……”唐乐颜摇头，真站不住脚，向后退了几步，却终究没有退开他身边，凤非声一伸手将她抱住，先低下头来凑在她脸颊边嗅了嗅：“果然好香。”

“滚开！”唐乐颜一声清叱。

“哎呀，怎么这么粗暴。”凤非声嘻嘻一笑，将她打横抱起，“乐颜乐颜，反正本大爷已经一审犯险过一次，这次再兵行险招也不算什么，更何况，我就不信，我会第二次看走了眼。”

唐乐颜皱眉说：“你是疯了，疯疯癫癫，你别忘了，我是舜的赐婚使，你敢对我怎样的话……”

“我当然不会对你怎样，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只会好好地……”

他笑的好像一只面对美味的猫。

唐乐颜看着他，忽然叹息：“你这样，以后还让我怎么相信你。”

“只要有好吃的东西好喝地酒，你总会选择暂时相信的。”

“你倒真是了解我。”她冷笑。

“好说好说。”凤非声笑着，“只要你给我机会，我会让你发现我更多的闪光点。”

“闪光点没有发现，我是快要被你聒噪死了。”

“那么我就暂时停口，等一会……”

“想也别想。你敢动我一下，就死定了。”

“那么我动你两下三下，又怎样？”

“凤非声……”

他大步向前，忽然不语。

唐乐颜觉得腹中滚烫，只希望他那酒跟茶没有春药地效果。

“你对九君，觉得怎样？”凤非声忽然又问。

“怎么忽然提起她？”

“我是说你，你心底不是也羡慕九君的敢作敢当么？”

“哈，你这时侯提这件事，什么意思……”她只是笑。

“喜欢一个人，就该说出来。”

“男女都能看错，你有什么资格说喜欢？”嘲讽地看他。

“这次我绝对不会看错。”

“就算你不会看错，也没有用。”

“怎么？”

“凤非声，我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人了。”“是谁？楚歌行？”他的神情略略紧张。

“不是！”

“那是谁？”凤非声双目放光，如松了一口气。

唐乐颜看在眼里，冷笑说：“我不必告诉你。”

“你不跟我说，就是骗我，我不信。”

“你……少来胡搅蛮缠。”

“我今天就跟你纠缠定了。”他嘿嘿一笑，踢开一件房门，迈步走了进去。

唐乐颜叹了一声，说：“为什么小世子总喜欢做些无疾而终的事呢？”

凤非声望着她：“这里没有楼让你跳，我就不信这次还会有人来救你。”

“要不要赌一把？”唐乐颜斜睨着他，“忘了告诉你一声，最近我地运气很不错很不错。”

“赌什么？”凤非声将她放在床上，自己坐在床边上，脱掉靴子，问。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六十五章 倚阑干

唐乐颜对上凤剑生双眼，心头略微一震：好凌厉的眼神。

手腕一摇，将扇子合上，走上前去，弯腰行了个礼：“见过摄政王爷。”

凤剑生点了点头：“不用多礼。”

唐乐颜直起身子：“有劳摄政王找到此地，辛苦了。”

“这是本王该做的。”他面无表情回答。

“王爷一定是有要事了，不如我们边走边谈？”唐乐颜温声说。

他立刻二话不说迈步向前：“本王正有此意。”

两人一前一后，向外走去。

摄政王跟唐乐颜谈的是有关吟月公主的大婚细节，日期早就定下，是个吉日。其他的倒也没什么可争执之处，唐乐颜听着身边男人滴水不漏的谈吐，心头暗暗觉得疑惑，这男人不像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小事而特意来寻到她商量的人，莫非是早有预谋，或者别有所图？这番曲折寻人，现在却似虎头蛇尾，倒如同是要试探什么。

她想来想去，想不通，只好暗自戒备，摄政王倒也没别的动作，两人谈完之后便分道扬镳，一个回王府，一个回驿馆。

唐乐颜打马回到驿馆，翻身下马向内。

正巧碰见有人忙忙地找出来，一见到她即刻笑逐颜开："正使大人回来了，这就好了，公主派小的们四处找大人呢。"

吟月公主本来住在别处，是凤城皇室特意为她准备的地方，她稀罕了一天，便找了个借口搬回了驿馆。这也是唐乐颜为之头疼的，看吟月公主的样子，分明是对丹宁皇太子有几分的中意。但是却又没肯定地说出来。反而隔三岔五地派人来找她却，家长里短，扯东扯西，缠着不放。让她头疼，每每借故自己忙碌走开，却总会被她派各种人四处来找，不闹得人仰马翻不甘心。

相比较而言，唐乐颜十分的羡慕楚歌行。那家伙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吟月从来都不烦他，虽然说两个人在亲缘关系上仿佛更近……想了想这个说法好似想不通，唐乐颜只好苦笑。

当下说："副使大人呢？"

那人回答："副使大人在房中。"

"那公主没有找过他？"

"没有。"

"真是岂有此理，人和人真正不同。"唐乐颜很嫉妒地想。

不过想归想，还是不能得罪吟月那刁蛮公主，幸亏那凝香露跟香茶所激发的作用已经逐渐式微，唐乐颜强打精神。随着那从人向着公主房间方向走。

刚兜了一个圈，望见有个人站在栏杆边上，仿佛正在看花园中地花朵，怔怔地一动不动，似乎在出神。唐乐颜想了想。走过去，伸手拍上他的肩头："在看什么？"

楚歌行一回头对上她红红的脸，当即看出她是饮了酒，不由地冷哼一声："不用你管。"

"喂喂，这种态度不对。"她不满地撅起嘴。

"属下冒犯了。真抱歉。正使大人。"楚歌行转过头去不看他。口上虽然道歉，面上却浑然没有那么一回事似的。

唐乐颜却吊了吊眉。手上用力一抓："我的副使，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

"你什么意思？"楚歌行仍旧淡淡的，眉头都不动一下。

"等一会，你别借故溜走，一会我哄完了公主，回来就跟你说。"她重又不服气地拍了拍他的肩。死小子，看不出弱弱的样子一副临风就倒地德性，居然还挺有肌肉的，拍都拍不动，哼。

楚歌行斜睨了她一眼，冷笑说："那你可要快点，别睡倒了公主房间内，还要我去拖你出来。"

"你这是在关心本大人吧，嘿嘿。"她不以为忤，手上扇子一摇，摇摇摆摆向前走去，嘴里还低低唱着词儿似的，楚歌行本来已经转身，好奇心起，侧耳一停，居然是什么"沉香亭北倚阑干"，不由地浑身一震，重又站住在了原地。

"公主你放心好了，皇太子绝对的人品过硬，而且风流倜傥，气质不俗，谈吐又文雅风趣，简直是做老公的一流人选，你不选他实在是会后悔终生……"

一连串的嚷嚷，有人从吟月公主的房间内拉开房门，敏捷地跳了出来。

随着房门的打开，里面有人高声叫："乐颜，本公主还没说完，你跑什么跑，还不给我回来！"

“本大人还有很多事情忙，对不起了公主。”唐乐颜手快脚快地将房门掩上，把吟月公主地声音关住里面，这才一抹额头上的汗滴，转过身来。

蓦地对上身后人的目光，脸上尴尬神色一闪而过，随即仍旧泰然自若地笑着说：“我的副使大人今日可乖得很啊。”

楚歌行看着她，此刻双眼一眨，转身过去，慢慢地顺着栏杆向前走。

唐乐颜叫了一声，他脚步不停。唐乐颜只好一撩袍子，拔腿追了上去。

驿馆虽然并不很大，然而却精致无比，处处透着雅致的江南水榭气息。

花园之中最常见地花是山茶，各种颜色，种类繁多，还有些不知名的奇花异草，有的散发馥郁香气。

这在舜都，已经是冰天雪地的严寒天气，而在这里，却俨然是春季来临，百花盛开，就差蝴蝶纷飞，到底时节不对。

唐乐颜转头去看，心想怪不得楚歌行看到发呆，果然有可观处。

他向来住在舜都，哪里见过这番锦绣场面，一时被镇住也不足为奇，忽然又想到，凌九烟曾经见过他，这就是说他也曾经来过丹宁了，可是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不是有事情要对我讲，怎么不说？”楚歌行问。

唐乐颜一怔，这才一笑：“对了，我差点忘了。”

“是什么事？”他问。

“嗯，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唐乐颜转头看他。

楚歌行扫她一眼：“跟这个有关系吗？还是说正使大人你看我闲着，有些不舒服？”

唐乐颜笑笑：“喂喂，不用这么小人之心吧。”

“那就开门见山，不要拐弯抹角。”楚歌行冷冷地说。

唐乐颜被梗住，想了想说：“副使，你在凤城可有旧时相识？”

楚歌行眉头一皱，不说话。

“不回答我就当你默认了。”她试探地看着他问。

楚歌行若有所思，慢慢地停了脚步。

唐乐颜随着站住，沉吟片刻说：“既然是旧时相识，这机会千载难逢，应当好好地聚聚才是，为何……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楚歌行本来不语，此刻忽然问：“你怎么知道我拒人于千里之外？”

唐乐颜看他分明是桃花眼眼波潋滟，水意盈盈，暗地里却杀气凛然，寒意沁人，不由地心头一凉，本能地想退缩，可受人所托，更何况话说了一半，不得不硬着头皮说下去：“那个……我自然是听说来的，所谓……”眼珠一转，“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能珍惜地时候，可要好好地珍惜啊。”

话音刚落，楚歌行望着她，慢慢地说：“哦，……正使大人你是在提醒属下吗？”桃花眼目光转动，竟看向她脖子上去，眼神刹那有些奇异。

唐乐颜心头一跳，笑说：“差不多吧。”

“那么正使大人你记不记得曾经欠属下什么呢？”楚歌行微笑，目光中却全无笑意。

唐乐颜向后退一步，勉强笑着说：“本使记性不好……”

“那么是要属下提醒大人一下吗？”他笑地越发冷冽跟不怀好意。

唐乐颜的额头又有冷汗渗出，只好一笑避开楚歌行地目光，伸出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而在转身的时候，脖子一扭，那抹红色痕迹在雪色肌肤上，端的醒目。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六十六章 一个吻

“那么要属下提醒一下大人吗？”楚歌行问。

唐乐颜浑身一僵，顿时想起了那件让她无比尴尬的事情，有时候她想起来，总会怀着一丝侥幸地想，或者楚歌行记性不是太好，渐渐地忘记了，又或者她该适当地做点什么，帮助他忘记。

没想到这个小子偏偏丝毫地不上道，反而时不时又提起。

她心头略一慌张，动作间扯动衣裳。

楚歌行目光何其锐利，总能发现所有该看见的跟不该看见的，譬如现在，唐乐颜脖子上那一点伤痕仿佛红灯烁烁，照亮他一双杀气凛然的桃花眼。

唐乐颜回袖擦汗，过一会才转头看他，望见那双眼睛，顿时刚消下去的汗意重又涔涔而出。

“不用提醒了，咳咳。”似乎察觉他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向着自己颈间某处看，唐乐颜皱着眉仿佛想起了什么，立刻转了个姿势，顺便手指伸出，将衣领向上扯了扯。

又说：“如果副使你不喜欢的话，那本大人就不说啦，咦，我仿佛听到公主又在叫我。”她装模作样地向着公主房的方向扫了一眼，就想要脚底抹油。

“等一下。”楚歌行伸手，不慌不忙地揪住她的衣领。

唐乐颜被迫停下脚步，转头看他，大叫：“放肆！”

楚歌行讥诮地一笑：“放肆又怎么样？”

伸出手指，摸上她颈间那抹雪白。

唐乐颜脖子一缩，想要躲开。

楚歌行手指用力，在她颈上红色印痕的地方捏了捏。

“大胆无礼！”唐乐颜惨叫一声，“你干什么？”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疼。”他冷冷地说。

“你这是什么口气！副使！”她转头不满地望着他。

“这里，是怎么回事。”他问。

唐乐颜暗暗叫苦。这人果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类型的，日后在他面前，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凡事要做好十万分最坏的打算。

“蚊子……对了。蚊子咬的。”她想了想。灵机一动说。

“哦，这个天气，还有蚊子？”

“是啊，连花都开的这么好，残存一两只也是可能地。”她脸上重显笑容，一边伸手去推他的手，想将他的手推开。

楚歌行一手揪住她衣领，一手向前。将她推搡过来地手握住，握在掌心轻轻揉着。

“楚歌行！”察觉他根本是有心轻薄，唐乐颜大怒，极力挣扎。

“你当我是傻子吗，明明是凤非声请你过府，回来你就带了这个东西，他是什么样地人，你我最是清楚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的话吗？”楚歌行在她耳边，低低地说。

“是，你聪明，谁也瞒不过，”唐乐颜停了动作。索性狠狠瞪他一眼，“你既然知道，还问什么问！”

“我就想要你自己说出来，谁知道你这么不老实。”

“说出来又能怎样？你别忘了，我是正使。你无权为难我。”她悻悻地。想到彼此身份。

“的确不能怎样，”他叹一口气。“大不了我回去之后，就向皇上……和中堂大人参上一本，说正使大人你玩忽职守，甚至跟丹宁的小世子过从甚密……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楚歌行思考着，眼睛看看她颈间，又看看他的脸。

唐乐颜先前还镇定自若，听他口称“皇上”，照旧面不改色，然后那“和”之后的一个词冒出来之后，慢慢地就变了面色，一直到楚歌行暧昧地描述到最后，简直可称面无人色。

“楚歌行，你不会这样不讲义气吧？”收了嚣张神色，她忐忑小心地问。

楚歌行眼皮一动：“我从来没听说过正使大人该跟副使之间讲什么义气，不是应该公事公办吗。”

“话是那么说，但是抛开这些身份不谈，你也该对我好一点啊。”她叹一口气，可怜巴巴看着他。

“为什么？”楚歌行不解地说。

“因为……因为我对你也很好。”实在不想提到天渺峰的事情，唐乐颜只好弱弱地硬着头皮说。心头想，如果这人回去之后一通乱讲，皇帝面前她倒是丝毫也不担心，但若是被楚真听说了这件事……虽然她自诩毫无不妥，但不知道对方心头会怎么想，无论如何，是她所不乐见的。所以紧要的，是将眼前的人摆平先。

可是要摆平楚歌行，又谈何容易。

他明明知道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却仍旧摆出最无辜的表情，看的她脑中火星乱冒，却仍旧忍气吞声，不敢发作。

“你对我也很好？”楚歌行地脸色越发匪夷所思起来。仿佛听到了什么无比可笑的笑话。

唐乐颜不由地觉得稍微脸红：“有时候……或者说以后会渐渐好起来。”

楚歌行望着她白皙的脸上逐渐泛现薄薄的红晕，心头的火起却逐渐退了一点，想了想，说：“那好，你先拿出一点诚意来吧。”

“什么诚意？”唐乐颜仰头看他。

楚歌行望着她姣好地唇形，不由地想到了在舜都的那夜，大风大雨之中，一把小伞之下，他无法控制地吻了她，那种刹那销魂遍体的感觉。

每年的那个日子，他从来都是凄风苦雨，冰寒彻骨地度过，可那一日不同，自吻了她之后，心头就有奇异的暖流，左右冲突，挥之不去，而她盛怒之下，那毫不留情地一拳，打在他地脸上，让楚歌寻愤怒地想杀人的一拳，对楚歌行来讲，却感觉奇特，被她拳头伤到地地方一团紫红乌青，却终夜都火辣辣的，就好像有火烤着一样，用手摸上去，疼得钻心，有时候那火辣辣的感觉会沉寂一些，在沉沉黑暗中，楚歌行会忍不住伸手再去摸，感觉到疼，便加些力，于是又会想到她站在雨中那愤恨的眼神看着他，而他只想扑过去，吻深一些，再深一些。

这种感觉叫他干渴无比。

而谁也不知道。

此时此刻，见他不回答，唐乐颜心头略觉得不安。

这个人的目光迷离而闪烁，只在她脸上跟颈间逡巡，他一句话不说，只是站着，却给她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唐乐颜想后退，楚歌行却拉着她的胳膊："怎么，你反悔了？"略带讥讽地问。

笑话，唐乐颜咬了咬嘴唇，狠狠瞪着他。

楚歌行嫣然一笑，忽然低头，极快地在她的唇上扫过。

凉凉的感觉一扫而过。

唐乐颜的脸已经全红，喃喃说："你……你真是混……"

楚歌行望着她的模样，浅笑说："这次就暂且罢了，下次可别被人再捉住了。"

唐乐颜气红了脸，却不能骂他，只恐怕又激怒他，只好说："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次。"羞愤之下，奋力将他的手臂甩开，一手握着扇子，一手将袍子撩起，飞快地跑开。

楚歌行站在栏杆边，望着她飞飞离开的身影，伸出手轻轻地点上红唇，嘴角一挑，低低笑出声来。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六十七章 守着你

不论他再怎么想，做了还是做了。

楚真推开窗户，望着窗外沉沉夜色。

寒冬的夜，连空气都好似被冰冻起来，流淌着丝丝冷冽的气息。

楚真目光沉沉，从清冷雪地，望到蔚蓝天际。眼皮一动，那孩子她，是不愿意离开这里的吧。

在最后送行的时候，那一声喊他隐约是听到了的，只是脑中有些懵，第一个反应竟是"怎会如此"，然后就是"如果她不去，那该怎么办"，而没有"该不让她离开吗"这种念头，完全没有。

说到底，他竟也是个"为国为民"的，"自私"的人啊。

幸亏那一声炮响的及时，幸亏。

借着那一声震动，他揽她入怀，是愧疚，是遮掩，是不安。

不然的话，他真不知道该以何种面目面对眼前这几乎痛哭出来的小人儿。

楚真只好伸手将她抱住，只是抱住，给她暂时温暖，也让自己的心停了所有乱乱猜想。虽然最终，这拥抱如此的暧昧模糊，意义不明。

“遇袭了？”白日，当传来车队遇袭消息的时候，楚真感觉眼皮猛地跳了一跳，忍不住从案子背后站起来，张口就问，“乐颜她怎么样？”声音颤抖。

听到自己的问话，连他自己都不信。

幸亏当时来回报的是自己的亲信，若是旁人，当又是一番无端猜忌。

和亲的车队遇袭，他不问公主如何，不问丹宁的来使如何。不问所行辎重如何，却，只问她一个人。

唐乐颜若是知道。该得意仰天长笑三声吧。

只是楚真却唯恐被人知道。察觉自己的反常之后，他才慢慢地坐回位子，恢复面色，慢慢地，重新又问：“公主无恙吧。”

“无恙，后续正在调查。”

“查仔细，是何方势力动地手。”

“是，大人。”

楚真反反复复地想来想去。总觉得有些心惊肉跳。

他忽然觉得，这趟和亲，并非原先想的那么简单。遇袭似乎是一个征兆，而有些预感，仿佛正慢慢地应验。

此行，难道真是他错了吗。

乐颜是不愿意去的，应该是不愿吧，她在雪地之中冲着自己叫地那一声他隐约听到。可惜他当时不敢认。

好像再把着她，听她再说一次，或者再来一次地话，他会有不同的反应，跟不同的决策。

楚真叹了一声。那小人儿的样子滴溜溜地从眼前闪过。

“大人，请喝茶用些茶点吧。”温温的声音从旁边响起。

楚真一个愣神，转头看过去。

初次，竟然看错。

眼前出现的，是那张巴掌大小玲珑。如雪玉般的脸。

他嘴巴张了张。几乎就喊出了那个名字。

然后忍住，将那名字一点一点再吞入心底。

洛伶望着眼前的大人。心头略觉得愕然。

他盯着自己，目光是前所未有地温柔。

可是温柔只是顷刻之间，就好像是一片雪落在了手掌心，瞬间便温温柔柔，化成了水。

再过片刻，水也不曾剩下，只有一团淡淡的水渍，仍旧印在掌心。

似乎也顺便印在心底。

“是你……”楚真开口，低低地说。

自然是我，不然，你又以为是谁？洛伶想。

于是一笑：“大人，喝些茶吧，这茶并无提神的功效，不会妨碍睡眠。”

她善解人意地劝着。

自打和亲的车驾走了，这人的日夜也便重新开始混乱，旁人竟是无从劝起，今夜她特意提起，就是为了提醒他，不能再熬夜了。

就算是铁石之人，身子也不会熬得住。何况他以前前科都是不好，是在某人来了之后才有所改观，如今那人离开，立刻故态萌生。

楚真挥了挥手，似乎不想多说话。

洛伶将茶点放在桌上，茶水悠悠飘香。他也不去看上一眼，似乎全无兴趣。

而分明……曾经捧着那人烤的烂糊糊的东西，吃的满面笑容啊，怎能如今日一样冷冰冰不动声色。

洛伶稍微怔了怔，随即仍旧浅笑着说：“大人，乐公子在离去之前，曾经吩咐洛伶好好地照顾大人，大人若是这样，乐公子回来知道了，难免要伤怀地。”

楚真愣了愣，抬头看向女官：“你说什么？”

洛伶笑意不改，面色不变：“大人，看在和亲使的面上，您也该保重身体啊，不然，以他的性子，若是知道了大人您在他离开之后茶饭不思，成夜不眠，恐怕……”

“这些不必让她知道。”楚真皱眉，乱乱地说。

怎会如此……她，曾叮嘱过洛伶好好照顾他？

他兀自记得，当日他跟薛诺聊天之时，洛伶来送点心，被乐颜挡住，她提着点心盒子，那般调皮又妖娇地学洛伶样子。

后来便不知为何便跑走，似乎是生了他的气。

过往种种，酸甜苦辣，而他现在想起，却一味只觉得甜甜的。

“大人……”洛伶还要再讲。

不知为何，楚真觉得心情略微舒缓，望了女官一眼，伸手将桌上茶水取过来：“我喝就是，吃就是，这样便可以了吧？”

洛伶望着他，而后深深低头：“是地，大人。”

他的妥协，不是为了她吧。

垂眉敛袖站在他的身旁，洛伶在心底长叹，心里，不知为何，明知不可，却仍旧，酸酸的。

楚真自朝堂上出外，寒风扑面，他的心更冷。

早知道如此，早知道如此地话……

终究，还是做地不安。

或者他的心底早就有了预感，只是无法让自己去直面，生怕那预感落实之后，他会狠不下心来，是这样地吗？

君心莫测，而陛下也真了得，大概也是因为察觉了他会不忍，所以才一直都没有跟他商量吧。

这般重大的事，这般危险的事，为何要将她席卷在内。为何。

楚真握着拳，身后披风在风中猎猎地发声响，天地之间，浩然宫殿，一片雪白。

那红衣影子，在他身前摇摇摆摆经过，低声地叫：“真叔。”

眼波流转，多么调皮，多么可爱。

只是，不要她有事，绝对不要。

楚真迈步向前，从宫内大步向着宫外，宫道之外未来得及清理的积雪被他踩到，发出吱呀的声响，楚真莫名觉得心痛。

旁边有个负剑的影子慢慢地走出来。

楚真转头，微微惊诧。

那人习惯性地潇洒撩着头发，笑着：“哈，哈哈，大人莫要惊奇，也不须疑问，若非是那无赖临走之前用极端无耻的手段逼迫在下，在下也不会答应在她回来之前，替她守在大人身边。”

在下也不会答应----

在她回来之前，替她守在大人身边。

楚真只觉得有什么在心头砰地绽放，这一声震动非同小可，让他身形踉跄，忍不住后退两步，身子刹那向后倒了过去。

有点疼疼的

谢谢支持飞飞的同学们，lov大家！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六十八章 有心人

“大人！”北堂御剑望见那人脸色骤变，忽然后退两步，心中已知不好，又见他身形一晃，竟是向后倒过去，更是心惊，脚下一动，已经闪身到了楚真身边。

一伸手将他拦腰抱住，却见那人面如金纸，眼睛直望着头顶高空，双眉一簇，仿佛极其难受般，压了压，终究是没有压住，“呃”地一声，竟然自嘴角喷出一股血箭来。

血色自眼前划过，那自心底涌出的颜色，迷了他的眼睛。

楚真缓缓闭上双眼。

北堂御剑抱着怀中的人，一时手足冰冷。

唐乐颜掩了房门，一边喃喃地低声骂着某人，一边爬上了床。

盘膝坐定，将扇子放在膝边，双手掌平举，手心逐渐相对，做阴阳对应之状，开始调整内息。

这几天她每每寻到机会，就回来打坐调息，想将体内郁积的火毒逼出来，只是这件事无人协助，她又不敢太过急，反而欲速不达，只好一点一点的进行，不多一会，头顶已经涌出雪雪白雾，仿佛轻云一样凝聚不去，她右手臂一动，手心上翻，手心之中赫然殷红一片。

脑中有什么一闪而过，刹那心神恍惚，就在同时，胸口忽然一阵翻动。

驱毒的过程，最怕分神。往日她运功，身边都有人相助，有时候是墨画，有时候是小狄，一见她有什么不妥，立刻会从外打断她运功。免得走火入魔，绝少跟现在一样无人在旁边的情形出现，这两天她自行做得颇为顺利。一时忘了防备。方才运功的时候，蓦地想到了跟楚歌行那一幕，不由地心中烦闷，心魔趁虚而入，刹那身子大震。

手心一翻，想要将聚集在手臂上的火毒挥出，可是体内劲道却无法自控，发生了奇异的变化。火毒失了控制。顿时蠢蠢欲动，有四散的征兆。

唐乐颜心知不好，急忙收敛心神，苦苦压抑之下，一张雪玉地脸也变了颜色。若是被火毒反噬，就算十个唐乐颜也活命不了。

正在进退两难危急之际，也顾不上埋怨谁，只好运用所有能利用的功力将那股想要反噬的火毒死命压住。至于结果如何，却是来不及也不敢分神去想了，只盼能压一时是一时。

就在千钧一发之时，忽然一股劲道从身后猛地袭来，有人出手。赫然一掌，打在她地后心之上。

唐乐颜背心吃痛，一张口，“哇”地一声，喷出一口乌黑色地热血。

身后那人一击得手。再不迟延。飞身到她身前，唐乐颜吐了一口血。反而觉得松快，一看那人继续出手，不做迟疑便抬起右掌，向他

击了过去。

一掌挥出，力道非常。夹带她本身郁积的杀气，世间也绝少有人可以抗衡。

就在掌心跟那人的手掌心相交的瞬

Chapter_17

间，唐乐颜目光一闪，顿时一震，间不容发之时，将手上的无上力道减去三分之一。

绕是如此，双掌相交的瞬间，那股排山倒海般的内力击出，那人只觉得如人在狂风之中，无法站住双脚，顷刻间身子向后倒飞出去。

唐乐颜一掌挥出，再回掌看，掌心的血红色已经大大减轻。

她盘膝床上略微调息，眼睛却不停地打量那倒飞出去地人，一张口竟是问道："你怎么样？"

那人被她一掌拍出，身形刹不住，直冲对面墙壁之上，一直到撞上了墙壁，才慢慢地滑落下来，捂着胸口踉跄站起，侧着身子，沉声说道："属下无事。公子请赶快静心调息。"

银色衣裳，银色的纱巾裹头蒙面，只露出一双略略低垂着眼皮的眼睛。

唐乐颜略点了点头，闭上眼睛，双手重握阴阳，飞快地将体内尚在翻涌的内力导入筋脉，刹那间，仿佛想要决堤海浪般的内息如百川入海，逐渐停息了下去。

半盏茶的功夫过去，唐乐颜才重新睁开眼睛。

期间，那人一直停在原地，一边用耳朵细细地听她的呼吸声，一边又不时地抬眼去打量她的神色，一直到她全然无碍，睁开眼睛，他地身形一晃，才要消失。

"且慢！"唐乐颜出声叫道。

那人身形一顿，站住不动。

"你……受伤了。"她皱眉说，"你过来。"

"属下无碍！"那人站在原地，沉声说。

"过来。"她却又叫了一声。

那人想了想，迟疑片刻，终究是向前走到床边。

唐乐颜伸手握住他的手腕，替他把了一会脉。

那人只觉得在她的手握住手腕的时候，一股内力自脉边汩汩涌入，将体内本来如同火烧般的感觉刹那压制下去。

“多谢公子。”不由地屈膝下去。

“你……”唐乐颜却看着他，“你不惜以身犯先，来解我走火入魔地危险，要说多谢的人，是我。”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他低垂双眼，说。

“看你的打扮，……你……你是……真、真叔……”唐乐颜看着这人，心头一阵淡淡激动，竟说不出话来。

“属下正是主人派来保护公子的。”那人回答。

“嗯……”唐乐颜略略一笑，“辛苦你了。”

忍者看她一眼，低头默默无语。

“真叔还好吗？”她问。

“主人很好。”

“嗯。”

唐乐颜答应一声，手仍旧握着忍者地脉，觉得他体内澎湃地内劲逐渐消息下去，这才放手。

“我不知要多谢你，还是真叔，”她缓缓说，“若非你看的极准，打我一掌将我体内地内力分散，又引我出手将杀气泻出，后果如何，我实在不能预料。”

“主人说过，无论如何，要保公子周全。”忍者垂着眼皮，说。

唐乐颜点了点头，微笑看他：“有心了……只是，你是他的人，以后，也不要用这么决断的招了，若是你伤了或者怎样，我的心也会十分不安。”

忍者抬眸看她一眼，却看她笑意盈盈，看的是他，那眼神之中，带着的爱怜，却是因为他背后的那人吧，这就是所谓的爱屋及乌么？

忍者重新低头，本来想要说什么，此刻却什么都说不出，只好作罢。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六十九章 大婚日

吟月公主跟凤城皇太子的大婚终于如期举行。

铺天盖地的香花从空中飘落，銮驾上的公主一改往日刁蛮，一袭红装，头顶上金色凤钗摇摇晃晃，光影旖旎。

凤城的皇太子同样一身盛装，骑马前来迎接新娘，一对新人出了驿馆，在满城百姓的欢呼声中，吟月上了銮驾，车驾安稳，向着皇宫而去。

唐乐颜跟楚歌行随行左右，身后不远处是凤非声，而在皇宫之内，摄政王跟皇族成员在等待着。

一切安然进行，几乎没有任何意外发生，天气和暖平静，百姓欢呼雀跃，甚至连宴席也其乐融融，除了凤非声过来挑衅般的敬酒之外，一切堪称完美。

皇家的大婚，唐乐颜是第一次见，若非是楚歌行在一边，唐乐颜早就随着众人去挤成一团了，此刻却不得不端着赐婚使的架子，远远地含笑看着。

红色的纱巾之下，吟月的笑脸格外引人瞩目，随着一声“送入洞房”，皇太子伸手，将吟月的手牵起，一对新人双双离场。

“羡慕吗？”身边响起一个低低的声音。

唐乐颜转头，对上凤非声含笑双眼。

“是啊，很羡慕。”她哼一声。情知这人此刻出现，必定是不会有什么好话。

“羡慕的话，就考虑一下，本世子可也是皇族哦。”凤非声笑笑，冲着她轻轻一眨眼。

“那还是算了，本大人高攀不起。”唐乐颜嗤之以鼻，瞪了他一眼，想找个安全的地方，离开这个毒性十足的家伙。

“等一下等一下。”凤非声却打定了主意缠上她。“新人都已经进了洞房了，你我也该放松一下，你这么急做什么。总不成还要陪着进去吧？”

“我瞧世子的样儿。倒是想要去偷听墙角的。”她靠在柱子边上，扇子一摇，说。

凤非声一笑，上前拉了拉她的袖子：“我对偷听墙角没什么兴趣，若是被听倒是不错，喂，这里无聊，我带你去个地方玩玩。”

“不用了。”唐乐颜瞪他一眼。“我怕玩着玩着，你又弄什么毒药来让我见识。”

“哈哈。”凤非声一笑。

唐乐颜扇子在他地手上一敲：“放手。”

转身向着席上走去。

才落了坐，旁边的楚歌行看她一眼：“你，跟凤世子感情是越来越好了。”

“是啊是啊，简直快要如胶似漆。”唐乐颜一哼。

楚歌行笑笑：“嗯，还金风玉露一相逢呢，不过你们可要把握好相逢的机会，要知道。三天之后，我们就要启程了。”

“启程”两个字落入耳中，唐乐颜顿时兴奋起来：“是啊是啊。”

楚歌行看她脸上放光地样子，问：“你无端端高兴什么？”一句话问出，立刻在心底自己给出自己答案。脸色顿时不怎么好看。

“高兴就是高兴啦。”唐乐颜笑着，举起手中杯子，“来来，我敬副使一杯，这些日子可辛苦你啦。”

楚歌行瞥她一眼：“算你还有些良心吧。”

伸手将面前杯子举起。同她地轻轻相撞。

鼓乐声中。两人各自后撤，举杯吟尽。

唐乐颜手撩着袖子。将空的酒杯给楚歌行看，楚歌行扫她一眼，嘴角浮现淡淡笑意，方才还想着要揶揄讽刺她几句，却因为这淡淡的不代表什么的场景，这莫名其妙的氛围而冲淡了气她的欲望，含笑将杯子放下。

唐乐颜却向着这边身子一斜，楚歌行心头一跳：“你干什么？”

唐乐颜低低笑着说：“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人来了。”

楚歌行不解：“什么意思？”

唐乐颜目光向着旁边一斜，然后在楚歌行转头的时候直起身子，一本正经地看向别地地方。

楚歌行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顿时皱起了眉。凌小公爷，凌九烟，九君正捧着一杯酒，大步向着他走过来。

“歌行，好久不见。”凌九烟落落大方，站在楚歌行跟前，举杯。

“小公爷好久不见。”楚歌行缓缓起身，回礼。

凌九烟一摆手：“不用多礼，我可以坐下吗？”

楚歌行看了看她：“小公爷才是多礼了。”

凌九烟笑了笑：“说的也是。”自己一拍额头，脚步一迈，转到了桌子后，也跟着坐在了楚歌行旁边。

楚歌行这才缓缓坐下，低头只看着自己桌前的东西，似乎在想着事情。

凌九烟看着他：“九君是不是打扰了？”

楚歌行这才转头，淡淡地说：“哪里，前些日子事务繁忙，无暇去赴小公爷之约，今天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向小公爷赔礼。”

说着将面前那杯酒举起来，对着凌九烟说道：“希望小公爷不要见怪。”

凌九烟看着他的艳容丽色，心旷神怡，笑着说：“歌行说哪里话，这不是见到了么？请了。”

举起杯子，不由分说将自己手中的酒先干了。

楚歌行看她一眼，这才用袖子轻轻一遮，自己也将酒干掉。

凌九烟放下杯子，手一挥将要上前侍候的宫女斥退，自己身子向前一倾，主动将桌子上的酒壶提起来，替楚歌行又满上。

楚歌行面色仍旧淡淡地，任凭凌九烟动作，末了才说一声：“有劳小公爷了。”

凌九烟又替自己的酒杯倒满，这才重新坐定，说：“我跟歌行一别经年，本来以为再无相遇机会，怎知道上天垂怜，真是万千之喜，这

杯，为了我们的重逢。”

轻轻地将酒杯举起。

向着楚歌行一示意，举杯饮尽。

楚歌行望着她，慢慢地说：“歌行等会还有事情要做，恐怕不胜酒力，就不陪小公爷了，不如……让我的正使大人来陪小公爷喝了这杯，如何？”

他说的虽然慢，声音之中却带着让人无法拒绝地沉稳，一边说一边抬眼去看向凌九烟身后的唐乐颜。

唐乐颜坐在凌九烟身后，正不时地拿眼睛向着这边瞟，免费戏看的精彩，不料楚歌行如此的不识相，居然大好的对手戏向外推，顿时当作什么都没听到，一边举起酒杯对着旁边某个不认识地大人笑着说：“来来，喝了。”一副应酬不暇地模样。

那人见她如此热情，迫不得已举起杯来，同她共饮。

楚歌行见她如此模样，不由地眼露寒光。

凌九烟情知唐乐颜是有心相助，心头感激，看她一眼之后笑吟吟转头过来：“我看正使大人也正忙着，不便打扰，歌行，今日公主跟我丹宁太子大婚，也算是尘埃落定，你纵然有天大的事情，也暂时压压，更何况还有正使大人呢。”

楚歌行心头不悦，却说：“既然如此，歌行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七十章 惊心时

凌九烟志在必得似的，连连劝了几杯酒。

楚歌行本来不喜饮酒，不多时候，脸上已经多了淡淡红晕，果然人面桃花，艳惊四座。

凌九烟浑然不在意周围之人惊羡目光，坐在楚歌行对面，心中高兴，谈笑风生。

唐乐颜看她应付得当，言谈利落，举手投足，别有一番气质，心头暗暗倾慕，又想这女子果然不是等闲之辈，只不过眼睛大有问题，竟然看上楚歌行。

想了想，连楚歌行都有了良配，而她自己……

神思一恍惚，不由地就想到了那千里之外的人，想到他竟然能派最贴身的忍者前来保护她，不由地心头又是一阵暖意融融，想着他现在不知怎样，身体可安好，心头却又是一阵空落落的挂念。

悲喜交加之下，不知不觉将面前一壶酒完全喝光。

而大殿之内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一片和谐，她喝的多了，心头不由地烦闷，又见九君跟楚歌行正说的投机似的，她老在这边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四处看看，有没有需要做的事情，也多给楚歌行跟凌九烟一些时间。

这般想着，摇摇晃晃起身，握着扇子，向着大殿外走去。

那边凌九烟正说着让楚歌行在凤城多住些日子，楚歌行只是浅笑摇头，虽然是极简单的动作，却看的九君目不转睛，几年别离，回忆起来，仿佛相逢一梦中，今日忽然得见伊人，简直如喜从天降，恨不得将眼睛总是看着他不要离开才好。

这边楚歌行一抬眼，望见唐乐颜红衣的身影向外走去，似乎是酒喝得多了，身形有些趔趄。看到他有些担心，又有些恼恨，恨不得过去踢她一脚。

唐乐颜出了大殿，招了两个舜都来的宫女侍卫问了问情况。并无其他事端发生。于是放心，靠在柱子边上仰头看着凤城的天。

蓝蓝的天空，总是带着一丝淡淡的阴翳似的，不如舜都的天那么高那么远，那么广阔。又或者是因为睹物思人，爱屋及乌。

唐乐颜叹了一口气，酒气随着气息轻轻逸出。

“赐婚使怎地忽然离席了？”

一身黑色官袍，摄政王凤剑生从大殿内迈步走出来。正着看她。

唐乐颜急忙站直了身子，先行了一个礼：“见过摄政

凤剑生望着她，略微伸手虚扶：“不用多礼。”

唐乐颜问：“方才喝多了酒，出来透透气，摄政王呢？”

凤剑生看了她片刻，才说：“本王也是。”

唐乐颜一笑，转头看向别处。

排除了双方客套，两人一时无话。

隔了一会。凤剑生问：“赐婚使可是舜人？”

唐乐颜转头看他一眼，微笑回答：“嗯……正是，不知摄政王为何有此一问？难道乐颜不像是舜人么？”

凤剑生摇摇头，忽然说：“不是，只不过。赐婚使看起来，有些像本王的一个故人。”

“哦？不知是哪一个？”

“嗯……时隔已久，不说也罢。”

“既然提起，何故又不说啦，摄政王真会吊人胃口。”

“不过是本王地一点旧思罢了。免得唐突。”

“既然摄政王不愿意再提。那也罢了。”唐乐颜耸耸肩头，“乐颜就敬摄政王一杯。为了……这个不能再提的故人。”

说着，将旁边经过的丫鬟止住，提了酒壶，向着凤剑生示意。

他一愕之下，微微一笑，将手上杯子递出。

唐乐颜替他斟满，又将自己的杯子斟满，举杯一递：“摄政王请。”

凤剑生微微点头：“赐婚使请。”

大殿内兀自一片觥筹交错，笑语欢欣。

凌九烟望着眼前人，温声劝慰：“歌行，你我再度相遇，可见是上天眷顾地缘分，为何不多饮几杯？”

楚歌行看着她，终于说：“小公爷美意，在下心领，只不过，是缘分或者只是巧合，小公爷又怎么知道。”

凌九烟深深看他一眼：“缘分也好，巧合也罢，总之上天让我们再度遇上，九君就打定了主意，一定要珍惜。”

楚歌行听到“珍惜”两个字，心中一动，这话某人也曾对自己说过。

却淡淡一笑："小公爷言重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也是无缘。"

凌九烟说："那么，九君同歌行，可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吧。"

楚歌行垂下双眸："这也未必吧。"

凌九烟双眉一皱："歌行，你对九君，仍旧无心？"

楚歌行面色不改："小公爷知道就好。"

凌九烟沉默不语，半晌才说："歌行，你未免太冷了些，九君真不值得你正眼一看吗？"

楚歌行仍旧垂着双眸，不动声色地说："小公爷切莫妄自菲薄，小公爷人中龙凤，自然有很多追求者，只不过，歌行对此，没有兴趣。"

凌九烟望着他："你地心中，有了所爱的人？"

楚歌行慢慢摇头。

凌九烟皱着眉，思索片刻，又说："或者……那一年你……"

楚歌行双眸一抬。

凌九烟对上他清冷目光，那桃花眼自带的迷离之中又有一股冷清气息，让她情不自禁地停了口。

楚歌行淡淡说："过去的事情，小公爷何必念念不忘。"

凌九烟无计可施，只好叹一声，冷然说："好好，没想到你果然冷心冷面如此，不过，也罢。九君不是死缠烂打之人，过去的事情，我就当忘了，你若真的没心，我自此也不再做奢求念想，不过歌行，我知道你别有心思，日后，你切莫再寻到九君跟前，不然的话……"话里已经藏了三分恨意。

楚歌行听她这么说，不以为意，浅浅一笑，说："小公爷何必如此说，虽然歌行不喜欢旧事重提，不过在心底，又怎么会忘了小公爷你的大恩。"

凌九烟心头一震，见他微笑望来，全然一副心无芥蒂地模样，双颊绯红，醉眼迷离，美态毕露，心中爱煞。若非是在人潮汹涌百官云集的大殿，早就扑过去拉住他的手，或者在他脸上亲上一口。心中一

阵迷惘，本来听他开始说的那番话，她一颗心已经冷了半边，可他忽然又温声软语，不过三两句，便又让她狐疑，先前是她错会了意思，心中不由地矛盾非常，她本是个干脆利落爱恨分明的女子，此刻却为这男子乱了心绪，正在喜忧参半的时候，听到外面有人大叫一声，慌里慌张地，接着有声音嚷："不好了，皇太子昏倒了……"

凌九烟大惊失色，挺身而起。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七十一章 临水影

声音传来的时候，摄政王正同唐乐颜一杯饮尽，听了这声音，唐乐颜目光一变，举步就要向声音来处去，却不料旁边摄政王凤剑生伸手过来，一把擒住她手腕。

唐乐颜转头看过去，察觉凤剑生目光不对，一愣问道："摄政王这是干什么？"

凤剑生目光沉沉看她："赐婚使想去哪里？"

"既然有风波，自然是向风波来处去，怎么，摄政王看来并不着急？"

她眼神一变，望着凤剑生。心底却在焦急思量，到底那边是出了什么事，眼见一切顺利完事大吉，她这边风风光光可以回舜都跟楚真团聚，楚真面前，自然是须夸大其词将自己的功劳加倍，那时候必当面子大涨，跟他讲条件的时候，也比较占优势。没想到忽然跑出这么一嗓子，风光大计之上仿佛在刹那间被泼上了一团墨汁，弄得她心中烦躁如猫爪在挠，偏偏凤剑生抓着她不放，让她无法去瞧瞧看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就在这犹豫片刻，有两个人率先从大殿内也闪身出来，头一个是凌小公爷，另一个却是楚歌行。

凌九烟一眼看到凤剑生，问道："王爷，出了什么事？"

"现在还不知道。"凤剑生淡淡回答，"不用慌。"

唐乐颜被他捉住手腕，一眼对上凌九烟身后楚歌行探究的目光，恨不得将凤剑生甩开，但想到以对方的老练城府，应该不会做无谓唐

突的事，于是暂且忍了一口气，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仿佛是为了回答凤剑生的那句“不用慌”，不过片刻，又有人飞身前来报告。

“皇太子殿下方才昏倒了，经过太医诊治。说太子殿下不过是一时之间血气不畅，太医施针之后，已经醒来，无碍了，太后要大家照样饮酒，不用慌张。”

侍卫传过了话，凤剑生一挥手：“退下吧。”

那人躬身后退。凤剑生转头看向身边一干人等：“大家不用慌张。继续饮酒。”手上轻轻放开了唐乐颜。

唐乐颜这才冷笑说：“摄政王方才捉贼一样捉着本官，弄得本官的手腕都要断了这么严重，不知道是紧张过度还是防范过度？”

她也并非傻子，上次凤剑生去凤非声府上寻她，结果虎头蛇尾，三言两语就离开，她心底早就存疑，方才他又来。捕风捉影说了几句，便毫无下文，若无太子忽然昏倒这件事，她大概不会察觉他心底在想什么，方才这一回，却泄露他内心的想法，感情这位凤城的摄政王爷，竟是一直防备着她这舜来地赐婚使啊。

唐乐颜啼笑皆非。心底却也带一丝怒气。

凤剑生眉眼依旧淡淡的，不见笑意也不见怒意，望着她说：“赐婚使多虑了，屋外冷寒，不如进大殿多喝两杯。”轻轻地便要将事情扯开去。

唐乐颜一挥手：“不用了。再喝下去，若是醉了真作出点什么来，王爷恐怕不仅仅是要掐断本官的手腕了吧。哼。本官还是躲着点好。”说完，竟也不道别，昂首向着大殿外走去。

身后楚歌行躬身施礼。一边说：“王爷莫怪。正使大人恐怕真是喝醉了，改天再来向王爷赔罪。”

凤剑生“嗯”了一声。也没有再说什么。

反倒是凌九烟在一边说：“歌行，你放心，王爷并非小气之人。”

楚歌行看她一眼，方垂下双眸又说：“我要去看看正使大人，切莫让她闯祸才好，王爷告辞，小公爷告辞，各位告辞。”

说着团团作揖，凌九烟见他执意要走，自然也不能强留，只好含糊说一句：“那改天再相聚吧。”在一边揖让声里，楚歌行挥袖下了台阶，追随那一袭红衣而去。

唐乐颜信步出了凤城皇宫，侍者跟在她身后，却不好上前相劝，楚歌行追随出外，三两步赶上去，问：“发小孩子脾气，这不像是你啊。”

唐乐颜斜睨他一眼：“怎么，我发不得吗？”

楚歌行笑笑：“呵，正使大人自然是有发作的本钱的。尽管发，要怎么发怎么发。”

唐乐颜心头火起：“你是在取笑我吗？”

楚歌行摇头：“不敢不敢，下官怎么敢取笑正使大人呢。”

唐乐颜见他毫无诚意，却不敢过于欺压他，这个人分明是个不好惹的主，于是见好就收，翻个白眼说：“你不敢就好，哼。对啦，你怎么跑出来啦，旧人相见，怎么也没旧情复炽一下啊。”

这下轮到楚歌行不悦了，想了想淡淡说：“哦，我以为正使大人怎么也不顾体统就跑人了，原来是吃醋了啊。”

唐乐颜捉着扇子的手一紧，奇怪问道：“谁吃醋？”

楚歌行笑眯眯地，桃花眼很是妖娆地看着她：“若非是你吃九君地醋，怎么会这么失态。”

他原先都称呼凌九烟为“小公爷”，是刻意同凌九烟保持距离，面对唐乐颜，却又换了如此亲昵的称呼，自己都不知怎么回事。

唐乐颜一声冷笑：“奇了，你别这样说，我心底早就祝福你们两个天上地下，比翼双飞了，怎会去吃醋呢，哦……我知道了，莫非是副使你怕我抢了你的风头，九君会喜欢上我，所以故意的来投石问路吗？哈哈哈。”一开始的不悦顿时烟消云散，扇子刷地打开，摇着走上小桥，一边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楚歌行听她说的不像话，心头半是恼怒，见她终于喜笑颜开，眉间气恼尽数消散，却又觉得刹那欣慰，随着她迈步上了小桥。

唐乐颜站在桥中央不动，低头望着小桥下水流潺潺。

楚歌行站在她身边，见她低头，也跟着看过去，只见水中一个蓝影一个红影，临水相照，模样竟是说不出的合衬，天下无双，一时无语。

唐乐颜本是看水清澈的可爱，不知怎地，反反复复多看了两眼。

看了一会，却看到水里一个红衣地影子，探着头正笑意盈盈地望着。那正是她自己。她目光转动，却望见旁边去，却见旁边的清秀绝伦的瓜子脸正也并肩看过来，比她高的个子，比她美的容颜，果然是个绝代“妖姬”，竟生生地将她比下去。

她看的恼然，一时没有注意楚歌行正在发呆的样子，收了方才的笑意盈盈，故意说：“我说副使，你看这水里两个人影，你有什么感想？”

楚歌行听她一问，不知怎地居然脸红了起来，他原先在殿内喝了酒，本就有些面红，出来被风吹了吹，略退了下去，如今却又忽然烧红了起来，红扑扑如飞了两朵红云。

唐乐颜有心揶揄他，竟没在意他那瞬间而过地尴尬，扫了他一眼之后，又垂眸去看水里的影子，却见那蓝蓝的影子正背对她转过头去。不由地伸出手肘轻轻撞过去，说：“喂，你有什么感想啊？”

楚歌行这才说：“什么，你说什么感……想？”声音竟无端端有些发颤。

唐乐颜见他这样，得意地桀桀笑了两声，才说：“你啊你，你看看你自己，明明是个男子，却长的比本大人都好看，一点儿男子气都没有，本大人本着一片好心，诚意推荐，----我要是你啊，就在脸上划上两道刀疤，刷刷！”她比划着，眉飞色舞地说，“这样看起来才像样嘛，你说是不是啊？啊？啊？啊！人呢？”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七十二章 赠灵药

楚歌行先是呆住，然后气的浑身发抖，不等唐乐颜说完，拔腿就走。

其实若是以正常的思维来想，唐乐颜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不足为奇，楚歌行早就知道身边这人是什么来头，性格又是怎样恶劣，他自己还不是一样，他们两个，本来都是半斤八两，有什么稀奇，又有什么可生气的。

关键的是，就在唐乐颜打着主意要在他脸上划上那男子气的两道的时候，他心底想的，却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

人世间最悲惨的事莫过于此。

最悲惨的是，楚歌行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在一瞬间会产生那么古怪的念头，望着水中两个并肩相照的人儿的时候，他竟想起了那一处有名的“十八相送”。

那娇俏妩媚的腔调在耳畔唱着：“清清荷叶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梁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梁兄愿不愿配鸳鸯？”

她一转身，抛了个媚眼，粉粉的袖子一挥，转身又唱：“眼前还有一口井，不知道井水有多深，你看那井底两个影，一男一女笑盈盈

或者，是以前在这里的时候，留下的记忆吧。

那个声音，是天舞花奴的。

一向不唱女腔的她，在认识了他之后，破例唱了那么一次。

楚歌行也不知道那代表什么，那女人外冷内热。明明警告过她的……

可是在这个时候想起来，又为什么。当时一刹那动心，随即就觉得可笑，这世俗地戏码，无非是飞鸟鸳鸯，过后还不过是春梦一场，化蝶化蝶。他不喜欢。

却在看到水面上唐乐颜跟他自己的影子的时候，突如其来想到那一幕，那绵绵软软的唱腔，旖旎缠绵的扮相，你来我往，谈笑盈盈，仿佛在告知他：此刻有多么的贴切。

当唐乐颜忽然开口问他有何感想的时候，他竟然愚蠢到以为那家伙跟自己是一样心思。

结果……

她心心念念，不过是在自己脸上划上两刀。

何其可恶地人啊。可是最可恶的，是他的心。当时怎么会想到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情，真是该死。

舜国公主跟凤城皇太子的婚姻真可谓天作之合。

两日后吟月公主出宫，来到驿馆。

娇俏的脸上，似喜似忧，已经换了妇人的发式，举手投足，居然多了几分温柔的气质，慢慢说了一会话之后，便斥退了左右。只留下唐乐颜一个人。

唐乐颜见她模样，问道："公主可是有什么话要对属下说？"

吟月公主望着她："乐颜，明天你们就要走了？"

唐乐颜喜上眉梢。回答："不错，公主可是有什么话要让属下带回去给皇上太后？"

吟月公主静静出神想了一会，才摇了摇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回去，只要对他们说本宫很好就是了，此刻就算是说什么其他，也无用了不是么？"

唐乐颜微微心惊，问道："公主怎么这么说。莫非皇太子对公主不好吗？"

提到皇太子，吟月地脸上却露出笑容来："不是的，乐颜，太子殿下对我倒是极好的，也很体贴。诚如你先前所说。他的确是个很不错的男人。"

唐乐颜闻言放下心来："公主这么说就好了，不过见公主脸上似有愁容。难道公主另有隐忧？"

吟月公主手拄着腮，慢慢地才说："日子过的太好，本宫有些患得患失了。"

唐乐颜见她神不守舍的模样，心底暗笑，恐怕是有人新婚燕尔，乐不思蜀了，怪不得人常说人生三大乐事之一便是洞房花烛夜，可见是真的。不过见吟月的模样，又好像真地在担心什么，患得患失？

她心思通透，顿时想到前些日子大婚时候，传来皇太子昏倒的事情，当时凤剑生虽然紧张，却不慌张，而那传话的来讲太子昏倒，也没有慌张地模样，到如同司空见惯似的。

随即凤剑生便安抚群臣，若是在舜都，发生这样事情，大家必定蜂拥而去探望，难道说……

唐乐颜心头一动，忍不住问道："公主殿下，莫非是那皇太子殿下有什么……隐疾不成，所以公主才这么忧心？"

吟月听她这么说，肩头一震，脸色微变。

唐乐颜察言观色，立刻知道自己猜测的可能正是真的。

吟月终于转过头来，望向她："乐颜，你怎么知道？"

唐乐颜想了想，说："我猜测，皇太子大概是身体过于虚弱吧，其他应该没什么大的不妥，公主殿下可是在为了皇太子的身体担忧？"

吟月凝望了她一会，才幽幽地叹了口气："你说的没错。"

唐乐颜哑然失笑。

吟月蹙着眉说："你笑本宫杞人忧天也好，皇太子的确是个好人，只不过……本宫实在是担

不好地话吟月说不出，只好看唐乐颜一眼，默然不语。

唐乐颜望着她的模样，心头一动，说："公主，这倒不须担心，皇太子一向养尊处优，纵然有什么不足之症，只需要继续好好地休养，自然不会有什么大碍的，我听说这类病症，只要病人肯合作调养，不要劳心劳力就行了。"

吟月仍旧忧心忡忡模样："可是，乐颜，身为凤城的皇太子，你觉得，他可以做到静静调养，不去劳心吗？"

唐乐颜怔了怔，旋即哑然。

不错，皇太子是将来凤城的皇帝，现如今丹宁国有凤剑生把持朝政，将来地某一天，朝政肯定要交还给皇太子，更何况，围绕着皇权，总会有这般那般地事情发生，谁能够做到超脱物外不为所动呢？

这样一想，吟月的担忧竟不无道理。

望着昔日刁蛮地公主，不过几日，便变成了替夫君担忧的小女人，唐乐颜心头怜惜，手捏着扇子，想了片刻，说："公主也不用太忧心了，不计过去，不贪未来，且管好现在就是了。"

吟月听她这么一说，双眸微微一亮："且管好现在么……"莞尔一笑，"乐颜你这句倒是说的对，昔日我被通知说要嫁到这里来，还有过不想活下去的念头，谁料想竟会遇到这样的好人，唉，且管现在。"

唐乐颜见她想通，手探入胸口摸了摸，掏出一个锦囊，从中倒出一枚药丸。

吟月看她动作，问道："这是什么？"

唐乐颜笑说："这原本是我留下来服用的，公主既然为了皇太子如此忧心，就送给公主吧。"

"这是？"吟月见她郑重地用锦囊装着，情知不是凡物，话语之中不由微微带着颤抖。"这是用几十种世间稀有的药物制成的药丸，不瞒公主，乐颜身子向来不好，每年必定会大病一场，病后便会身子虚弱，必须要服用这药丸才能缓过来，向来太子的情形跟我也差不多，服用了这药，就算不会将病根根除，也应该可以有不错效果。"

吟月又惊又喜："这，本宫若是拿了这个，那乐颜你……"

"乐颜怎么说也是习武之人，不会有大碍的。就算是乐颜……送给公主你大婚的礼物吧。"乐颜捏了捏锦囊，又说，"这药丸虽然来之不易，不过总算还能得，公主不须挂怀了。"

她走上前，将手心的药丸递过去，吟月伸手接过，只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让人精神一震，情知是好物，将药丸握在手心，身子不由地微微抖起来。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七十三章 如朝露

吟月公主将药丸接过，她自小在内宫长大，见惯天下的奇珍异宝，自然不是凡家，药丸到手，奇香缭绕，色泽剔透，闻到顿时有心旷神怡的感觉，便知道定非凡品，当下心头十分感激。

唐乐颜火毒缠身，每一年必定会有一劫，杀性同火毒纠结，消除不好，便会有一大病，每每折腾的半死不活，便需要用这药丸来调理。

她对吟月所说的，一半是真，一半是假，真的便是这药丸的确有保人性命的功能，假的却是，这药丸要得来极其不易，其中有几味药材更是天上地上难寻，唐少司费尽心思才到手，好保住爱女性命。

不过唐乐颜见吟月为了夫婿担忧，一时心软，更加上她最近精神不错，又有楚真的侍卫暗地保护，更何况结束了这边的事情，她就可以回舜都了，若是见了楚真，天大的难题都不怕，一时大意，只想要顺利将吟月这边的事情搞定就好，竟然如此轻易就将灵药交出。

吟月心存感激，又说了一会话才告辞离去。

唐乐颜哼着歌出门，依旧的兴致高昂，一边呼唤手下人开始早早打点行李，只等待明日凯旋归国。

这凤城，她是丝毫留恋都无。

一直到徘徊这么多日才发现，喜欢一个地方，并非因它景色优美，环境宜人，物美价廉，适合居住，诸多优点不可胜数。而只是因为，那边有自己所牵挂思念的人。

如此简单。

北堂御剑望着床上地人。

楚真兀自闭着双眼，仿佛在静静地想着什么，美玉无瑕的一张脸，毫无表情，不像是个病人。

北堂御剑叹一口气。

楚真睁开眼睛，淡淡扫过他身上。

北堂御剑一咳。笑着说：“大人醒了？”

楚真点点头，想要坐起来。

北堂御剑上前扶住他手臂。

楚真一愣，旋即借着他的力支撑起身，将身子靠在床边，这才低低说："竟然越来越不济了。"

北堂御剑听了这句话，如骨鲠在喉，忍不住说："大人如果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这是意料中的事情。"

楚真抬头，看他一眼："北堂少侠……"

北堂御剑垂着双眸，缓缓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北堂御剑受人所托，当然要好好地保护大人，只不过若是大人不想自己好的话，就算外人再怎么着急呵护，都是没用的，大人你明白吗？"

楚真看他半晌，低头不语。

北堂御剑又一笑："生命譬如朝露，若是消失。也会很快地，而且生死无常，也轮不到北堂御剑来说什么。只不过伤心的另有他人罢了。"

他望了楚真一会，见不到他脸上有其他表情，门口脚步声起，北堂御剑转头看，见到女官洛伶轻轻迈步进来，看到楚真起身，低低惊呼一声："大人醒了。"

急忙抽身去穿医生进来。

楚真来不及拦，身边的北堂御剑又说："大人好好休息。北堂御剑先不打扰了。"

楚真点头："有劳北堂少侠了。"

北堂御剑看他喜忧不惊的模样，在心底叹一口气，一转身，向着门外走去。

楚真目送他身影消失门边上，伸手一招。

"大人……"忍者闪身出现。在床边躬身侍立。

楚真问："那边的情形怎样了？"

忍者说："明日就是启程日期。若今夜无异动的话……一切无事，大人不用担心。"

“不担心……呵。”楚真双眉一挑：“皇上私下见他是实情无误。我不信只是相见那么简单，更何况，唉……继续去探，如果发生什么不测，记得怎么做。”

忍者点头：“属下会将大人的话传给疾风。”

楚真伸手抚额：“希望能来的及，更希望一切不要有误。”

忍者行了礼，闪身后退，消失不见。

楚真翻身下床，走到窗户边。

门口，是守着的北堂御剑，靠在门边上，听着屋内动静，却不做声。

楚真将窗户推开，看向外面。

庭院内雪落无声，那一株十多年不曾开花的老树，树干上搭满了晶莹地雪花，雪花一层层的落下来，渐渐将老树本来的枝干都吞没，摇摇看来，有些奇形怪状的，仿佛开了满树的白花。

疾风是楚真身边最为得力的忍者。

楚真当初派他前来丹宁暗中保护唐乐颜的时候，他心中还有些不愿。

不过身为忍者，最重要是服从主人的命令，所以疾风也就乖乖来了。

也亏得他来了，所以在唐乐颜行功的时候，及时出手救她一命。若是换了别人，烈火性子暴躁，多半不会想到用那种方法救人，冷又太过孤僻，想必当初楚真派他来地时候，已经考虑到他的性子合适守护。

唐乐颜对这个特派来的忍者十分有好感。

布置了一下明天回程地安排之后，她回到房内，一想到明天就能启程回舜都了，唐乐颜心底莫名兴奋。

想要找疾风出来聊聊天，叫了两声，却没有人现身。

唐乐颜心底纳闷，静心凝神体察周围，终于发觉，疾风仿佛不在。

唐乐颜下了床，走到门口，拉开门向外看。

忍者若是要藏身，普通人是看不到他在哪里的。

但唐乐颜对自己有充足信

可她仍旧看不到疾风在什么地方。

正当她有些不安的时候，耳畔传来破空之声。

唐乐颜转头，听得屋内有什么一动。

“你回来啦？”她一喜，回头去看。

那银白色身影矗立原地，仍旧低着头，只回答了一个“嗯”。

唐乐颜上前去：“你刚刚去哪里了，我十分担心。”

银白色影子一晃：“只是，出外有事。”

唐乐颜瞥着他，心中喜悦缓缓退去，皱眉问道：“你抬起头来。”

疾风身子又是一动。

唐乐颜目光一闪，迈步上前。

疾风双脚不动，身形却如闪电般后退出去。

唐乐颜扑了个空，站在原地看着他，问：“你受伤了？怎么回事？”

疾风仍低着头，闻言回答：“无碍。”

“为什么不让我看？”她问。

疾风摇头：“不需。”

唐乐颜皱眉：“你的武功不错，还有谁能伤了你？你莫非是怕我看出来是谁动的手，所以才避开我？”饶是疾风素来镇定，听了这话，仍旧肩头微抖。

唐乐颜又问：“是不是我说中了？”

疾风拳头一握，忽然说：“公子，尽快离开凤城吧！”

唐乐颜一惊：“这话是什么意思？”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七十四章 纪念品

疾风头一侧，却不说话。

唐乐颜还要再问，眼波一闪，听到门外传来浅浅脚步声。

就在这时侯，疾风身形闪动，即刻已经消失不见。

唐乐颜转头看了一会，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要说又不说，到底想怎么样？"

"你在自言自语些什么？"门响动，有人推门进来。

唐乐颜抬头："哈哈，是副使，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了吗？"楚歌行淡淡一声，也不用唐乐颜招呼，自己向前走到桌边，拂衣坐下。

唐乐颜说："你整天忙的要死要活，人影都不见一个，首次见你来找我，自然以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楚歌行哼一声："嗯，算你说的对，我见那边仿佛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何时启程，特来问问。"

唐乐颜想到方才疾风的话，摇摇头说："天一亮，辞别了公主，就启程吧。"

楚歌行答应了一声，却仍旧坐着不动。

唐乐颜走到桌边慢慢坐下："怎么，你还有什么话对我说？"

楚歌行抬起双眸，定定看她片刻。

唐乐颜伸手摸摸脸："怎么？终于发现我的美了吗？看的这么目不转睛？"她笑着望回楚歌行。

"嗯。"楚歌行哼了一声，有点意义不明。

唐乐颜却是心情很好的。看他一会，笑着问："你有没有买些纪念品带回去？"

"纪念品？"楚歌行愣了愣。

"是啊，好歹来一趟凤城，不弄点有意义地小东西带回去送人怎么成？"她展开扇子，乐呵呵地说。

楚歌行看着她闪烁光芒的眼睛："要买什么？"

"好玩的，好吃的，都买点。"唐乐颜看他的样子。叹一口气，"你这样不行，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什么都没买，你好歹也是有小弟的人，当然要给楚歌寻买点东西带回去，他一定会很开心地……"

楚歌行目光一动。

唐乐颜却笑嘻嘻继续说："当然……楚真那边就不用你来操心了，我送就行了。"她有点担心地看着他，心想你千万不要买给楚真，这样才能显得她心思独一无二，衬托出她的心意。

楚歌行闻言。顿时又是一声冷哼，又看她忐忑的样子，仿佛看穿她想着什么，眼神于是有些不善。

唐乐颜见他仍不开心的样子，咳嗽一声，劝着说："现在还有些时间，入夜了就不大好了，你趁着这时侯赶紧行动，别拖延到明天就没时间了。记得，给楚歌寻买就行了。"

"小孩子的把戏。"楚歌行瞪了她一眼，"谁会跟你一样。"

唐乐颜一怔。旋即说："错错错，这可是你想错了，这是各人的心意，更何况，已经入冬，不久便是新春，就算是做新春的礼物都好，简直是一箭双雕两全齐美。你别以为楚歌寻不会在意，若真的是你买给他的东西，他肯定会高兴。"

楚歌行听她这么说，心头倒也松动了一些，唐乐颜见他神情缓和。合了扇子说："怎么样。别说我没提醒你，我这边……小狄的。墨猪地，侍书的，北堂御剑，皇帝的，当然还有……楚真的，哈哈哈……"

楚歌行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想得这么周全，连北堂御剑都想到了，而且尤其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提到楚真的时候，无端端还附送"哈哈哈"三声，如此得意，尤其刺耳。

心头不由地一阵烦闷，一掌拍在桌面上，怒道："你要准备，自己就去准备好了，哼。"

起身想向着外面走。

唐乐颜见他脾气仍旧如此坏，倒也不生气，挑挑眉站起来，不以为意地说："算啦，你这么没心，当你的小弟可也真倒霉，本来还想着帮你去挑挑礼物的，既然你这样，本大人也乐得省事。"

她转身向着床边走去。身后楚歌行却停了脚步。

“你会帮我挑？”他缓缓转身。

唐乐颜停脚：“怎么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别想再拉我出去啊，天要黑了，我要早点睡觉，明天容光焕发的上路。”她伸手，不胜自恋地拍拍脸，“都说凤城地水好，不知道我有没有更美一点呢……”

楚歌行抖了抖，低低说道：“……真是白痴。”

夜风有些冷清，凤城最热闹的街上，灯火通明。

楚歌行跟在唐乐颜身后缓缓地走着，一边看着身前一手持折扇，一手端着一碗什么汤边喝边走的人，忽然发现，原来这个看似不好摆平地人，也挺好满足的。

比如现在，一碗汤就能贿赂到她，让她乖乖带路，来买所谓的“纪念品”。

只不过，对楚歌行而言，完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现在，只是需要跟她在一起而已。

正在神思恍惚，听到唐乐颜招呼：“楚歌行，过来！”

她最近鲜少直呼他的名字，如今入了人群，为了避嫌，只好直呼姓名，楚歌行一愣，抬头向前看去，刹那灯火阑珊里，唐乐颜站在涌涌人潮之中，一手持扇一手端着碗，扬头向着他招呼。

夜了，风有点凉，吹的她的脸上有些不正常的冻红，可是双眼很清凉，比灯光更耀眼，所有地灯光。

她站在哪里，似乎不胜其冷地，跺了跺脚，又冲着他挥了挥手。

楚歌行加快脚步走过去：“做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个怎么样？”唐乐颜望了他一眼，便回身蹲下，手中将一物拈起在手中。

楚歌行低头一看，原来在她身边的是一个卖小饰品的小摊子，此刻唐乐颜手中拿着的，是个葫芦样地东西，造型十分奇特。

他不屑蹲下去看，淡淡扫了一眼问：“这是什么？”

“能吹出声音来地乐器。”唐乐颜诚意推荐，“楚歌寻好玩，你买这个东西给他玩吧。”

“你当他是小孩子啊。”楚歌行仰头看天，不屑一顾地。

“我也没觉得他有多大。”唐乐颜见推销失败，悻悻地站起来，“你不喜欢，就看别的了。”

楚歌行回头看，见她说话之间，嘴角呼地气成了浅浅白雾，说完之后，还嘶嘶地叫冷，那握着碗的手，冻得有些发红。

不知怎地，在那一刻楚歌行伸手，将她手上的碗拿了过来。

“怎么，你终于也想喝了？”唐乐颜松手，笑着说，“你尝尝看，虽然有点凉了，不过的确很好喝的。”

“你喝的里面全是口水，我才不喝。”他冷冷地说。

唐乐颜目瞪口呆看他一眼，半晌才说：“不喝算了，哼。”

楚歌行见她不悦，嘴角一挑。

唐乐颜转身继续向前走，楚歌行走了两步，忽然问：“你给……真叔，买了什么？”

a，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修改了。。

烟水路江南 第一百七十五章 夜寂静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

楚歌行在心底想。

而闹市喧嚣，唐乐颜有些没有听清。

回头问：“你说什么？”

楚歌行顿了顿，摇摇头说：“没什么。”

唐乐颜狐疑看了他一会，忽然噗嗤一笑：“你不喝的话，就扔了吧，拿着手里怪冷的，反正也没剩多少，而且凉了。”

楚歌行看了看手中端着的碗，叹了一声，将碗随意放在旁边的小摊子上，继续跟她向前走。

“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啊？”唐乐颜问。

楚歌行想了想，摇摇头。

“你没有喜欢的东西？”唐乐颜看着他。

“嗯。”楚歌行简单回答。

唐乐颜长长一叹：“楚歌行，你真是个怪人。”

楚歌行淡淡问：“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她喃喃说：“虽然不是第一天，不过，……却始终觉得陌生。”

楚歌行心头一震。

唐乐颜想了想，歪头说：“奇怪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以前却没有……”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脸色有点不自在，咳咳地咳嗽两声，拔腿向前跑过去，一边嚷着，“咦，什么东西这么香？”

楚歌行在她身后，望着夜色中那一袭红衣浮动，心头忽觉的苍凉。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却始终觉得陌生？

明明是认识地比较早。她的心底对他，只是觉得陌生，明明认识的楚真比他晚，她却熟识的跟已经认识了八辈子一样。

可是问问自己的心底，对她的感觉，又好到哪里去？

猜疑，敌视。防备，甚至还带着一丝丝说不出的嗜杀之意。

让楚歌行几乎也无法正视自己地心头到底在想着什么。

跟他相比，她一句“陌生”，已经是不错了吧。

简单，明了，不仇，不怨，不怒，更不亲近。

“楚歌行！”前方又传来她的叫声。

楚歌行忽然觉得一切黯然，了无生趣。

眼睛望着不远处。浮在灯光中那红衣的影子，是的，陌生，更兼遥远。

是逆流而上，还是水中央。

无限的灯光汇聚成河流，他在这边，而她在彼岸。

楚歌行脚步一动，却是后退。

身子轻轻一晃，向后。悄无声息地借着人群掩护，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楚……”

唐乐颜双目放光地盯着手中的东西，这玩意儿好。楚歌行一定会喜欢的。买了就好回去大睡了，这漫漫长夜，忽然有一丝丝的困意。

可是叫了两声，不见人来，不由地回头看。

依稀见一袭寂寞的影子，在人群之中一闪，黯然离去。

唐乐颜怔住，刹那间。心头不知为什么泛现一点莫名感觉。

手上握着的东西，缓缓地松开。

“公子，公子你买不买？”摊主还在招呼。

“不……”唐乐颜下意识地要冲口而出。

手上一紧，却紧紧地捏住了那物，转回头去笑着说：“要。请给我包起来。”

“好地公子。放心吧，我替你包的好看一点。是送给心上人吗，哈哈哈，还不好意思呢。”

“啊，是啊，老板你真是善解人意，记得要给我便宜一点哦。”

“放心啦公子，一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带着战利品一个人顺路向着驿馆走，心底盘算着，怎么无端端会买这东西送给楚歌行。

亏本的买卖她向来是不做的。

快要走到驿馆门口的时候忽然想到，有了……当初那家伙把楚真的玉佩拿走，就再也没有还给她的意思，不如就借着这个机会，将那玉佩还回来。

想通了之后，心里也舒畅了很多，不由地加快脚步向着驿馆走去。

回了驿馆，听说副使已经回来了。

唐乐颜瞥了一眼那还亮着灯的房间，隐隐约约见那纤弱影子，映在窗上。

伸手摸了摸袖子中地东西，本来想直接过去的。

脑中却一阵混沌，心想还是明天去跟他说好了，先睡觉紧要。

于是脚尖一转，向着自己房间而去。

沉寂的凤城皇城，忽然响起一声凄厉尖叫。

惊动巡城士兵，很快，起了一阵喧哗，紧接着，摄政王府忽然灯火通明，摄政王骑马带兵，如风一样卷入宫。

骚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取而代之地是另一场，摄政王一声令下，凤城的巡城士兵兵力顿时增了平日三倍左右，城门紧闭，有沉睡中的凤城子民惊醒，听到楼下官道之上，有纷乱的马蹄声匆忙而过。

摄政王的贴身卫队代领皇城士兵，封了城门之后，直奔驿馆而去。

驿馆之中一片沉静，激烈的拍门声响起的时候，惊醒了不少正做着归乡好梦的人。

灯影下地楚歌行双眉一抬，望着眼前这挑动的一盏灯光，似在等候什么。

明灭不定的灯光，不时跳动，灯影翻滚，正如他难测的心思。

走，或者留下。没有再多的时间给他思量了。

有人出去开门，一阵模糊地问答之后，有人大叫一声："将驿馆包围，任何人不许妄动！"

楚歌行双眉一挑，听到脚步声纷乱，一路直奔唐乐颜地房间，一路却正向着他这边而来。

唐乐颜翻了个身，睡梦中露出笑颜。

她梦见她已经回到了舜都，舜的城门边上，是笑微微注视着她地楚真。

她翻身下马。

他张开双臂，将她抱住，如斯温暖。

"真叔。"她满意地嘀咕了一句，将头向着他温暖的怀中蹭了蹭。

楚歌行身子一震，望着怀中熟睡不醒的人，心头又是一阵莫名的黯然。

而在他周围，摄政王的侍卫围成一圈，火把高举之中，人人竟然寂然无声，唯看着那灯火通明中，抱着舜正使的副使大人，长身站在

门边上，风姿绝世。

楚歌行垂着双眸，问：“怎么，发生何事？”

半晌之后才有人上前叫道：“传王爷命令，将舜派来的赐婚使暂时扣押，两位大人冒犯了，麻烦请跟我走一趟吧！”

楚歌行淡淡一哼：“本使不管发生何事，一切，等明天再说。”

“王爷有令，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若是两位大人抗命，大人无法保证不会对舜所来的人动手。”

楚歌行目光扫过唐乐颜的脸：“你以为，我怕你们这种威胁吗？”

那人不敢再看他的容颜，稍微转头说道：“不敢，请大人还是跟我走吧，若是大人照做了，事情调查清楚之后，自然会平安无事。若是大人反抗，那么……”

在他身后，是乌压压的凤城士兵。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七十六章 寒声碎

唐乐颜买了什么给楚真？

楚歌行问的这句话，若是当时她听得到，其实也没答案。

她怎么数的过来呢？

在凤城逛街的日子，见什么爱上什么，柔软的刺绣衬衣，她冲过去摸一摸，手感如摸着天上的云，于是就想到些其他的东西，譬如穿过这云层摸到里面去，该是何等销魂的手感，想着想着想到流口水，店东过来问公子要不要的时候，气壮山河吼一声：“包起来包起来。”

又或者看到了特色小吃，尝过之后总会笑逐颜开，想着“他要是尝到，也会很喜欢的吧”。

从吃的到穿的到用的，她一应俱全地收纳住，见什么爱什么。

总有一种感情，让小气的人也忘了应有的计较。

只不过，时候未到。

楚歌行盘膝而坐，望着睡倒在膝上的唐乐颜，后者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不用猜他也知道，她正梦着什么想着什么，同她相处的这

些日子他看的太过清楚了，她的一颗心算是简单明了，正向着楚真，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姿势。

牢房内静静地，因为已经半夜至凌晨，该睡的都已经入睡，隐约有遭受刑法或者牢狱痛苦的人发出不眠的呻吟叹息声。

吊在牢房之外的一盏灯，很微弱地光芒。幸亏他跟她近在咫尺。

浅浅的灯光照进来，楚歌行姿势不改，只是不时地垂下双眸看过去，打量她的神色。

想在夜市的时候，她曾经说过的话。

“……以前却……”怎么样？

在天渺峰的日子，这个人自从下山之后就讳莫如深，恨不得真的同他形同陌路。自然不愿意再度提起，忽然说起来，只当一时地说漏了嘴，立刻扯开话题，飞奔离开。可是纵然她不讲，以他的心思又怎会不明白那没有出口的话中意思。

以前却不曾如现在这般陌生。

不是么？

唐乐颜你要说的，无非就是这句，又为何想说不说，及时打住？

莫非你以为我楚歌行，会对你怎么样。因为区区一句话而有什么奇怪的想法不成。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我楚歌行又是谁？

他垂眸坐定，宛如老僧入了冥想，端庄高傲，一动不动。

微弱的灯光照在那张绝艳殊丽的脸上，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可是……

楚歌行有点拿不准自己心底到底想做些什么。

本来万事具备，只欠一走了之。

却在最后关头，宁可守在这睡猪旁边，同她一同赴这牢狱之灾。

为什么会留下。为什么要挺身替她挡下这所有，在她天明未曾恢复神智之前。

明明这是大好的机会，若是诚心要计算她的话。她神智不醒之时，正是绝佳时刻，原先地他，当然也曾想到过这一点。

只可惜，这般好的机会，已经被他自己放弃。

所以在心底问，为什么?

莫非，以自己这般恶质的本性。是想从她身上，看到更加精彩的戏码不成?

这个理由，也算牵强。

不过还过得去。

楚歌行在心底想。

怀中的人动了一下，伸手把住了他的双腿。

身子瑟缩了一下，小猫一样向着他身边依偎过来。似乎知道这边暖。

楚歌行轻轻一声叹息。想了想，将袖子展开。盖在她的身上。

她满意地咂了咂嘴。

楚歌行看着膝上的人，伸出手，摸上她的脸。

吹弹得破嫩嫩地脸皮，摸起来，有点凉，停的时间长了，手指尖却多了一点浅浅的低温，逐渐自指尖上蔓延开去。

她不曾反抗，他漫无意识地任凭软软地指腹在她的脸上游走，一直等他们无师自通地滑向她的领口，在那边盘旋徘徊，仿佛一个沉思的身影正在想，要不要前进。

楚歌行醒悟过来的时候，手指一抖。

手下的人似乎有些不舒服地皱了皱眉，嘴巴一动，轻轻咬出一个词来。

楚歌行的手指正搭在她的颈间，微微地热自那边散发出来，仿佛带着诱惑。

一直到听到她嘴里吐出来的这个词，他忽然停了动作，心思大乱。

为什么……

不信地抬眸望着那仍旧沉睡的人，楚歌行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

定是幻听。

他坚定地想。

却仍旧有些不死心。

“你刚才，说什么？”低下头，在她的耳边，他极低地问了一句。

语声低沉，不威胁，不放肆，仿佛是进行最熟练地催眠，最拿手地哄骗，带一丝隐忍的甜蜜，诱惑她再说一次。

果然她皱了皱眉，有所反应。

而后檀口一动，两个字自嘴里缓缓吐出：

“师兄……”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若是说她无意，怎么竟然在全无知觉地时候唤出这个称呼，一如天渺峰上的清苦日子，相互依偎，在她尚未知道他真正是男子之前。

若说她有心，怎么清醒时候对他这么抵触，非要被他逼得退无可退，才勉强唤出一声，仿佛敷衍，心不甘情不愿。

楚歌行不知道。

只是忽然心思慌乱。

耳旁听着更声漏断，默默地数着时刻，手轻轻抚摸过她光滑的发丝，嘴角一丝苦笑，独自一人清醒端坐在黑暗中，静静等候天明的时刻来临。

天刚明，有人前来。

“世子，小世子……摄政王爷有令，任何人不准进入，啊……”话音未落，变成了长长的惨叫。

有个声音骄横地说：“摄政王爷的命令是令，我凤非声的命令就不是了么？”

凤非声一脚将拦路的狱卒踢开，负手直闯入内，宛如螃蟹横行无忌。

监牢之中，楚歌行不动声色，连手的姿势都没有变换一下。

凤非声长驱直入，一直到牢房面前才站住脚。

“凤世子前来，有什么好消息吗？”楚歌行缓缓地问。

凤非声望着他，又看了看伏在他膝上仍在熟睡的唐乐颜，目光一转笑道：“好消息倒是没有，本世子只是来看看相好的有没有受苦，看样子，好像住的还习惯。”

“哦，谁又是世子的相好？”楚歌行饶有兴趣地抬头，看向凤非声。

凤非声对上他迷离的双眸，心中一震，不由地有种恼羞成怒的感觉自心底滋生，然而旧事重提，对自己只有坏没有好，当下潇洒一笑，说：“楚副使自然心知肚明，喂喂----你的手，拜托不要放在那里。”

楚歌行低头，看着自己放在唐乐颜肩头的手，淡淡一笑：“哦，凤世子还真是情深义重啊，不过既然我们两个都在这里面，一根绳上的两根蚂蚱，少不得要相互依偎，这些都是免不了的，世子若是看不过眼，大可以进来作陪，又或者……让你的相好出去。”

凤非声看他淡然不惊的样子，心底暗恨。目光一瞥说道：“楚副使莫非是在暗示本世子，乐颜跟此事无关？”

“不知世子说的是什么事？”楚歌行缓缓地问。

“副使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这里吗？那我也不怕说给你知道，”凤非声目光如炬盯着他，嘿然冷笑说：“自然是皇太子中毒，昏迷不醒命在旦夕之事。”

推荐票1000的加更哦家继续多多支持未完待续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七十七章 心太软

“皇太子命在旦夕？”

楚歌行还没有开口，原本睡在他膝头的唐乐颜却醒了过来，睁开眼睛，望向牢外的凤非声。

凤非声见她醒来，面露喜色，上前抓住牢房栅栏问："乐颜，你醒了？你没事吗？"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唐乐颜望他一眼，不回答却只是惊讶地问："凤非声，你刚刚所说的是真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边说着，一边发觉自己正伏在楚歌行的膝上，动作极其亲昵。一愣之下，抬头向着楚歌行望去，却正对上他淡淡的眼神，两人目光相对，便各自又转头开去，唐乐颜趁势飞速直起身子来。

"原来没有人对你说过，大皇子自昨日便昏迷不醒，太医说是中毒了。"凤非声趴在栏杆上望着唐乐颜，"乐颜，我担

唐乐颜一惊，不由地皱起眉来："世子你怀疑是乐颜做的？"

凤非声叹了一声："我虽然是绝对相信你的，只不过……坏就坏在，有人说你给了公主一枚丹药，自从太子殿下服下那丹药之后就……"

唐乐颜肩头微抖，手上一紧："这……没有可能的。"心慌意乱之下，眼睛茫茫然盯着脚下的稻草。

凤非声望着她面色，安慰说："乐颜你不要着急，我一定会尽量帮你的。"唐乐颜喃喃说："那药丸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我是因为公主殿下忧心所以才给了她。那药是极为难得地救命药，我向来服用的，怎么会有问题？"

凤非声听她这么说，目光一亮说："乐颜你现在身上可还有那种药，你交给我，我自然有人去检验，一定可以证明你的清白。"

"这……"唐乐颜略微迟疑。手一动。摸向袖子之中那锦囊，仿佛在踌躇。

凤非声立刻注意到她的动作，见状劝慰说："乐颜你莫非有什么顾虑？"

唐乐颜没有回答。楚歌行在一边说："这药丸是极为难得的救命药，你向来服用，那么你身上可还有多余的？"

唐乐颜面色变得有些难看，却不说话。

楚歌行又说："你可真是慷慨，明明是极为难得的药，又事关你自己生死，你却大方送了别人，哼。"

唐乐颜望了他一眼。眼睛之中带着前所未有地一点怆然。

楚歌行与她目光一对，顿时心头一震。

他方才说的，不过是一时想要嘲讽她一番，又见凤非声如此热情，恐怕不怀好意，纵然她身上另有丹药，也暗示她不可轻易交给凤非声，免得另生事端。可是见她这般模样，顿时醒悟她说的都是真的。又恐怕，那送给公主的药丸也是她身上所带仅有的一颗，而也真的同她性命攸关。

想到这里。顿时没了取笑的心思，一时怔住。

牢外凤非声也随之愣住，不信问："乐颜，你说那药丸是你唯一的一枚？"

"这，是、是的。"唐乐颜握着扇子，脸色奇差。

凤非声心头有些黯然，旋即打起精神来说："这……这也无妨，既然是这样。我另想办法就是了，你不用担心。"

唐乐颜看他一眼，眼神之中已经多带了一丝感激："多谢世子了。"走到牢房边上，深深一作揖。

凤非声冲着她点点头："等你出来再说多谢了不迟。"手向前一伸，已经捉住唐乐颜交握一起作揖地手。轻轻揉了两下。

唐乐颜猝不及防。等到反应过来想抽手的时候，凤非声却已经自行撤了手回去："我这就回去想办法。乐颜，我走了。"

唐乐颜默默地点了点头。

凤非声转过身，临迈步之前扫了一眼仍旧坐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楚歌行，眼皮一翻说："虽然说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过本世子会想

办法把绳子切断的，所以……副使大人好好地乖乖地，千万别动手动脚的哦。”

楚歌行哼了一声，抬眼看他一眼，也不说话。凤非声这才笑盈盈地，迈步，迅速消失在牢狱之内。

望着人消失在牢房之内，唐乐颜才转过身，望向楚歌行。

楚歌行抬眼看着她：“你这种眼神看着我做什么？”

唐乐颜深深凝望他：“楚歌行，皇太子怎么会中毒？”

“你问我，我又问谁去？”他淡淡地回答。

“你能发誓，你跟此事全无关系？”她压低了声音，向前走了两步，一直走到他的身边去。

楚歌行扫她一眼：“你凭什么怀疑我？”

“我没有，我只是随口问一声而已。”

“那你当着凤非声的面，为何不随口问一声？”

“你明白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

“那么多人在，你不去问，偏偏问我？”

他双眸一抬，定定看着她。唐乐颜被他看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凤非声提了皇太子的事之后，她地心头就这么不安，总觉得有些可怕，有些不踏实，凤非声在的时候，她巴不得他赶紧离开，好让她开口问问，问个一清二楚。

可是楚歌行三言两语就将她的疑问堵了回去，且让她清楚地意识到，对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她不去怀疑不去问，偏来问他？而且还神秘兮兮地要避开凤非声来小声问他？

她站在原地，有些发怔，楚歌行伸手过来将她一把拉住，向着怀中拉过去，唐乐颜一挣没有挣脱，被他抱入怀中，耳旁是他低低的声音说：“我昨夜一夜不眠，被你压得腿都麻了，你就这么对我？”

唐乐颜浑身一抖，自他怀中探出头来：“我……我不知道。”

“那现在知道了，又怎么样？”他低头望着她，问。

唐乐颜想了想：“唉，是我想错了，我向你道歉如何？”

“道歉的话，我不喜欢。”

“那你喜欢什么？”

“你就静静地别动，暂时就好。”

唐乐颜听他的要求古怪，却不好拒绝，被他拢在怀中，只好苦笑。

“知道你不情愿。”楚歌行冷哼一声。

“喂，你要求会不会太苛刻了？”她笑着摇头。

楚歌行却沉默，过了一阵才重新开口：“那药丸，是真的只有一颗，你给了公主？”他问。

唐乐颜点了点头。

楚歌行叹道：“那你一般什么时候需要服药？”

唐乐颜摇头：“我也不知道。”

楚歌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她：“做人做到这份儿上，你也算是成功了。”

“我就当你在夸奖我吧。”她一笑，觉得他身上温暖，索性也不去挣扎了，换了个姿势靠在他胸前，说，“楚歌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

“你相好的要砍断我们之间的绳子，想必你很快就出去了，我，就说不定了。”楚歌行笑说。她靠在他的肩头，不再挣扎也不离开，让他觉得有些心安，不知不觉伸出双臂，将她圈在怀中。

唐乐颜闻言一笑：“凤非声地话，你也当真？更何况，这凤城之中，波澜起伏，皇太子的事，指不定是谁下的手呢，无缘无故先把我们捉起来了，莫非是看我们好欺负，要当替罪羊吗，也是我不对，凑巧给了公主一颗药，人，果然不能太过心软啊。”

楚歌行见她生出感叹，忍不住笑了一声说：“嗯，你有这样的想法，算是孺子可教了，亡羊补牢，以后记得这教训就好了。”

唐乐颜转了转头，望向他，从她的角度，缩在他地怀中看过去，只见清秀绝伦地侧面，双眼一垂，长长睫毛抖了抖，光波迷离地望着

她。唐乐颜心中一怔，又急忙转回头去，才说：“说的这样轻巧，好像你是很有经验地人？”

楚歌行淡淡一笑：“不敢说有经验，只比你好上那么一点罢了。”

下雪鸟，好冷哇，大家注意防冻未完待续，如)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七十八章 得罪啦

“不敢说有经验，”楚歌行说：“只比你好上那么一点罢了。”

“好好好，你向来都是比我好的，”唐乐颜笑着附和，想了想又叹了一声：“罢了，本来以为今天就能走了，没想到偏又出了这种事情，这可如何是好啊。”想到这里，忽然又想起此事发生之后一连串后果，舜国那里，会又有什么波澜，本来以为会风光无限的回去，发生了这件事的话……楚真那边，肯定要面子大跌。

忧心忡忡之下，忍不住大摇其头。

楚歌行看她原先还一本正经在说事情，到了最后几度变脸，露出一派忧心模样。他自然知道她心底打着什么主意，略微一动脑，心中已了然，忍不住也冷了面色，故意冷冷地问：“你又在想什么？”

唐乐颜听他声音冷然，却又似乎闷闷的，心头一动，见他搭在身前的手，忍不住伸出两根指头搭过去，那手腕上果然触手滚烫，脉也跳的反常，她忍不住皱眉问：“你……病了？”

楚歌行沉默，却轻轻地将手腕自她手中撤了开去。

唐乐颜不再动。楚歌行目光一转，低头望着怀中她的手，那雪白的手，方才凤非声临走之前深深一握----不知怎地，当时不觉得怎样，现在越看越是刺眼，仿佛那手上印上了凤非声的印记一样，忍不住伸出手去，在那玉雪一样的手上狠狠地捏了几把，又轻轻地用手心擦了擦。

唐乐颜见他忽然如此动作，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楚歌行行事向来诡异莫测，起初她还以为他有什么发现，后来他停了手，又重新将手搭起来搭在她的手臂上一动不动，才知道这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在发疯。

但是他方才握着她手的时候。手心如一团火似的，很是烫人。不由地叫她担忧，转头又问：“你是不是觉得不舒服？”

轻轻吐气，吹在他的颈间。

楚歌行撑了一夜，本就有些不舒服，被她吐气如兰吹来，身上不由更加燥热了三分，隐隐地觉得头发疼，只好撑着说：“没有，我很好。”

唐乐颜望着他逐渐发红的脸，摆明了不正常。那眼睛都已经不是平常的浅桃花红，近距离看来，如同抹了胭脂似的。

她知道他向来好强。绝对不会在人面前示弱，肯定是在硬撑，想了想笑着说：“你是很好，不过我就不好了，我总觉得喉咙口疼疼地，肚子也是。”

楚歌行听她说话，忍不住问：“你怎么了？”

唐乐颜抬头看着他：“不知道是被哪个给传染了吧，我身体其实不错的。”

楚歌行一愣，对上她目光片刻，便知晓她心底地真正意思。不由哼了一声说：“你想说什么？”

唐乐颜叹了一声：“你怎么会不知我要说什么，我们在凤城人生地不熟，到这地步，会有谁来管，你又病了。唉。”

楚歌行不去理会她装腔作势的末一句，只说：“你如果想离开，这区区监牢，怎么能困得住你？”

唐乐颜听他这话，一转头说：“你倒是对我很有信心……哈。说的轻巧。我离开是不难，离开之后。怎么向……人交代。”

楚歌行垂下眸子：“你几时也学的如此负责任了？”

唐乐颜嫣然一笑：“这叫做近朱者赤好不好。”

见他的脸红的可疑，忍不住伸手抚摸过去，果然触手滚烫，她皱了皱眉：“你是真的发病了，我叫人来让你出去，反正这件事情，我是最大嫌疑者，跟你没什么关系。”

楚歌行听她这句话，微微沉默之后说：“你我都是舜来的官员，早就说了，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若是有事，我岂能置身事外？”说到这里的时候，望着她地眼睛又说，“我的意思是，就算是在对方眼里，我同你，也应该是共进退的那类人吧。”

说到这里，忍不住有些面红，只不过他本来发烧，倒也看不出来，只是说完之后，低低地咳嗽了两声。

唐乐颜仰头看着他说话，他咳嗽之时，也不曾动弹。反倒是楚歌行轻轻推了她肩头一把：“你呆了吗，不知道避忌，转回头去。”声音略有些哑，却没有怒意，只是淡淡地吩咐。

唐乐颜心头一动，不觉听了他的话，乖乖地将身子转回来，依旧靠在他的胸前，眼睛一瞥，望见他搭在肩头垂下的手，如同无力般地交互搭在一起垂着，似婀娜的兰花姿态，她叹了一声，忍不住伸出手去，将楚歌行的手给握住了。

楚歌行缓缓运功驱除体内寒意，却不想要唐乐颜知道，从他的角度，只看到她乌黑的头发散乱在胸前，微微侧一侧头，还能看到那姣好的面容，白皙的脸色，她仿佛在沉思什么，不再聒噪。

楚歌行慢慢松了一口气，凝眸静静地驱寒，不知过了多久，竟然慢慢失去了意识，只觉得身体好像被人抱住，有人在耳边低低地仿佛说了些什么，他隐约明白那是谁，想要将她推开，可是身体却十分地冷，好像置身冰窖一样。那人凑过来，又说了几句什么，哄孩子似的，楚歌行微微地皱着眉，有点不高兴，恍惚间感觉那人重又把自己牢牢地抱住，周身顿时暖和了不少，楚歌行想了想，不知不觉放弃了挣扎。

又过了许久，耳畔传来脚步声响。然后是两个人交谈的声音，楚歌行微微睁开眼睛看过去，似看到那红衣的一角在眼前晃动，然后她说：“如此甚好，那就有劳……”

什么甚好？看他病了，她在幸灾乐祸么，可恶……她到底在说什么？

眼皮好像千钧重，楚歌行却意识到了危险，他支撑着爬起身来，刚刚坐定了，就听到耳畔有个声音低低笑着说：“喂喂，这样可是不乖哦…嘿嘿…得罪啦……”

那不怀好意的声音一笑，楚歌行抬头，对上那双闪亮地狡黠的眸子，她们在眼前微微晃动，楚歌行勉强刚伸出手，想要反抗，只觉得肩头一疼，是她先动了手。

黑夜沉沉扑面而来，楚歌行闭上眼睛，失去了意识。

在倒下之前他想：她绝对是故意的，好疼。

凌九烟不料想此行竟是如此的顺利。

将心上人从牢中救出来，这自然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但幸好有人一力抗下了所有地罪名，她当然也乐得冒这个险。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七十九章 探牢房

“将人送走，本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已经认罪？”

背负双手站在牢房之前，摄政王凤剑生，双目炯炯看着牢中的人说。

唐乐颜笑着摇摇头：“王爷不要误会，皇太子中毒，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更何况，并非是我将人送走，而是贵国的凌小公爷不由分说，将人抢走的，我方才见了王爷，心头一喜，还想向王爷要人呢。”

凤剑生紧紧盯了她半晌，忽然冷笑一声：“一派胡言，本王今日来见你，也不是为了纠缠其他的事情，只要你坦白，你送给公主的那颗药丸，究竟里面掺了什么东西！”

唐乐颜眉头一皱：“我也不瞒王爷说，这件事情纯粹是乐颜好心办坏事，不过据我所知，皇太子中毒之事，应该不关我那药丸的事，王爷这般精明，怎能不明白？若我要动手脚，怎么会做的这么不小心，更何况事发之后还乖乖地等着王爷来捉，莫非乐颜额头写了个蠢字吗？”

凤剑生沉默不语。

唐乐颜看他的表情，笑说：“摄政王聪明过人，必定会查出真相，牢狱之灾虽然冤枉，幸喜没什么刑罚加身，乐颜还是在这里静候水落石出之时吧，只不过我那副使身子不好，昨夜又受了惊，一时之间发起热来，我们好歹也是堂堂的国使，王爷你也不想看两国因为不必要地误会而引发什么不愉快吧。

凤剑生哼了一声：“乐颜。你倒是很会说话。”

唐乐颜呵呵地摇了摇扇子：“好说啦，乐颜不过是想同王爷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地说一番，免得王爷看错了路，差错了人，白白耽误了时间，另外，王爷。不知道太子殿下现在情况怎样？”

凤剑生听她问，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唐乐颜眉头一皱：“怎么？”

凤剑生凝眸看她，只见她一张脸上，写满担忧，想了想说道：“

Chapter_18

不容乐观。”

只是四个字，却牵扯了无数人的心。

凤城的皇太子是将来的皇帝人选，而且这一辈的凤城皇储，仅此一位。而且从小身子虚弱，所以才是凤剑生摄政，一直到太子成年，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居然出了纰漏。

凤剑生所受的压力尤其沉重，这多年来他一手遮天把持朝政，虽然尽心尽力，殚精竭虑不敢疏忽，但众口难调。终究有很多人对他暗存不服的心思。幸亏有皇太后的从旁支撑。他为人又十分睿智聪明，才不至于闹得满城风雨，而这紧要关头太子忽然遇害。顿时之间风雨交加，种种流言四起，甚至有人暗地里传言，是他凤剑生不舍地将手中摄政大权交出去，所以才狗急跳墙，向着太子下手。他虽然心如明镜，但是四面八方的舆论也不得不顾着，一时之间，只想要快点找出凶手绳之以法，堵住悠悠众口。

但另一方面，太子的病情，也实在不容乐观，太医诊断，那毒来势凶猛，仿佛能在顷刻间夺人性命，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但也知道是世间难得的霸道毒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太子竟能保持不死，仍旧一息尚存，这虽然是好现象，但谁也无法料想太子什么时候会……

想到这里，不由地愁眉紧锁。

唐乐颜看他如此为难，也停了口。凤剑生见她不语，一时倒也无法下手，虽然说她是最大的嫌疑人，只不过这一招未免做得太过明显，更何况事实也的确如她所说，事发之后，这群人留在凤城纹丝不动，若是心怀鬼胎者，早就逃之夭夭了吧。原本他以为，唐乐颜这些人才是最大的嫌疑者，毕竟，在凤剑生的心底想……若是皇太子没了的话……这一场内乱，可是免不了地。

正在踌躇的时候，唐乐颜问：“摄政王在想什么？”

凤剑生看了她一眼，那红衣翩然，笑脸如花的样子，不知为何竟觉得有些刺目，心中不悦，于是冷哼一声："你乖乖呆着，本王改日还会来的。"

转过身子向外走去。

唐乐颜看他身影浮动，想了想，开口说："摄政王你担心地，是不是应该是皇太子若是没了，这凤城的前途……究竟何去何从？"

凤剑生身形一震。

唐乐颜叹道："做这种事情，自然要怀有居心，王爷不防从那居心上开始查起，或者会有所端倪也说不定。"

凤剑生心头一动，只觉得她所说的，跟自己想得竟然不谋而合，但表面却不露声色，停了停，说："你不必将自己置身事外，本王自然会明察秋毫。"

"是是是，"唐乐颜闻言莞尔一笑，双手握住扇子做了个揖，"乐颜恭送凤青天凤王爷。"

凤剑生一愕，随即心头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终于忍不住，回头斜睨了她一眼，却见她眼波盈盈，见他回头的时候，再深深一鞠躬，做派是十足地。

这边两位大人入狱，那一边驿馆之中地众人，被凤城地士兵囚禁在内，不得随便外出，一时之间议论纷纷。

凤非声听说摄政王去见过唐乐颜，心中虽然有一百万个不想见那面瘫之人，为了心上人却不得不向摄政王府一行。

凤剑生心底对于唐乐颜本没多少恶感，而见到这臭名昭著的小世子居然也忙着来替她求情，不由地生了种逆反心理，你想要放她，又谈何容易。因此摆出公事公办的面目，将凤非声软软地踢出门。

凤非声无奈之下，只好趴趴地打道回府。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边凤非声暗暗地感叹天不从人愿，总是喜欢"棒打鸳鸯"，那一边凌九烟凌小公爷却欢喜连天。

望着床榻上静静睡眠地人儿，简直不异于看到一块宝玉从天而降。

因此衣不解带地伺候在楚歌行身边，端汤送水，亲自喂他喝药。

楚歌行在梦中之间，有所感知，却不能完全清楚明白，有时候清醒，睁开眼睛看看周围，似乎已经不是那阴森黑暗的大牢，心头不由地松了口气。

他这病，多是从心底起来，年少时候的经历刻骨铭心，跟着唐乐颜在牢中熬了一晚上，于黑暗之中，心弦紧绷，表面不露声色，内力已经熬到极限，所以才会突然发作。

否则以他的身体，也并非这么容易就病倒甚至会昏迷不醒的人。

只是，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是，跟那个人一起在牢狱中吗?

偶有清醒的时候，他会想到：那个人呢?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八十章 色当前

离开了大牢，换了环境，药石得当，更兼有人伺候的无微不至，楚歌行很快复原。

当清楚看清在眼前的是何人的时候，他心头一惊，刹那有无数想法从脑中嗖嗖闪过。

凌九烟喜上眉梢，望着床头正徐徐起身的美人，上前一步，伸手做搀扶状：“歌行你方好一点，还是躺着吧。”温声软语，令人心醉。

楚歌行稍微抬眼望了凌九烟一眼，才说：“敢问小公爷，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并不特意避开她的搀扶，手撑着床面坐定，低头的功夫，已经扫了一眼身上衣物，只见外衣尽数撤去，只穿着月白的里衣，不由地心头砰砰跳了两声。

而凌九烟丝毫都不避忌，听他问，柔声回答说：“你在牢中病了，我去探视正好遇上，于是就带你回来了。”

楚歌行听她这般说，问道：“那么，正使大人他……”

凌九烟见他不假思索出口便问，心头不由地略觉诧异，表面却丝毫没有透露，只微微摇头说：“暂时还没有法子……”眼见楚歌行沉默不语，便又补充说，“不过歌行你放心，我始终会尽力……”

话没有说完，楚歌行微一抬手，将她制止，又低低咳嗽了一声，方说：“劳烦小公爷了，不过此事……兹事体大，恐怕会连累小公爷，这次您带我出来。想必已经承受诸多压力，歌行感激不尽，现如今歌行已经好了，还请小公爷……”

凌九烟听了这几句话，颇觉得刺耳，忍不住说：“歌行，莫非你地意思是想要再回去么？”

楚歌行淡淡地“嗯”了一声，表示答应。１６Ｋ小说 网

凌九烟心头怒火横生。七窍生烟，却只是不好表露，想了一会，将怒火压了下去，叹一口气，仍旧软语说道：“但是你病体未愈，回去的话，恐怕会有什么三长两短，那就不好了。若是你担心我的话，倒是不必……你须知道，我的心里，对你……是什么样儿的……她始终、没有变过。”说完之后。长长一声叹息，颇为惆怅。

楚歌行听得佳人表白，却始终不做反应，只是半垂着面，一声不吭。

凌九烟望着他绝色容颜。心头其乱无比。心想终于得乐颜帮助。将这宝贝弄到自己府中里来，怎么能眼睁睁看他再回去呢？可是楚歌行的个性异于常人，纵然凌九烟身份尊贵。气度非凡，凤城之中鲜少有人敢逆她风头，面对楚歌行，却仍旧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促使她无法造次，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一物降一物。

因此就算他举手投足，一个蹙眉，都会引动她万种心绪。

本来她颇为伶俐聪明，反应迅速，此刻被他一个不动声色，吓得失去主张，正在深思慌乱之时，目光一转望见楚歌行细细双眉微蹙，似乎含着隐忧。

她心思聪明过人，蓦地想到他刚才首要问地那个问题，脑中灵光一动，张口又说道：“更何况，你病之时，乐颜他十分担心，听我出手

相助，才松了一口气……”说到这里略微一停，一眼不眨地向着楚歌行面上看过去，果然见他面色略微松动，当下继续又说，“你若是贸然回去，徒增他的担心，……我知道你们正副使向来都是共进退的，放心吧，歌行，我就算用尽所有方法，也会保的你们无事。”

皇太子中毒，命在旦夕，此事何其严重，岂能跟凌九烟所说的说放就放，说救就能救的，不过此刻她一心想要讨好楚歌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楚歌行听她这么说，双眉不知不觉展开，微微一扬，抬头望向她面上。

凌九烟一怔，望着他的模样，因为病刚刚好，本来纤弱秀丽的脸上，更添一种楚楚可人，且是首次见他穿着里衣的**样子，不由地刹那有些失魂落魄地，难以自制。

“小公爷地美意，歌行先谢过了。”楚歌行倒是不在意，妙目在凌九烟身上一转，旋即说道，“那么歌行就暂且留下，还要继续麻烦小公爷，真是不好意思。嗯……小公爷你在看什么？看的这么入神？”

凌九烟正盯着他的脸看，一会儿目光不由自主地下滑过去，滑过他清秀的下巴，一直看到修长雅致，曲线诱人地脖子上去，就好像是乘着雪板，无法控制地向下继续看过去，隐隐约约可见他月白里衣的内里风光，那精致的蝴蝶骨随着动作微微地动着，场景何其**……

楚歌行目光如炬，虽然面不改色，却早知道凌九烟心底的想法，只是不点破。

“什么不好意思！”凌九烟听他这么说，才反应过来，颇为尴尬地咳嗽两声，说，“歌行你尽管住下，凤城这里，我说的话，还比较管用。”

一边说一边心中大骂自己：怎么跟个初出茅庐地青涩小孩子一样，见了他，就像扑上去，不顾一切地……

她凌九烟见多识广，且又身处豪门，什么样儿地人没见过，只是……像是楚歌行这样，如斯绝色又如斯性格跟手腕地，她倒真是只

见过这一家，别无分号。

想来，也怪不得自己见到他会意乱情迷，神魂颠倒。

两人说了这一会儿话，楚歌行脸上稍微露出些许倦意，看着凌九烟，说："小公爷，劳烦你多加照顾，现如今我已经好了，就叫些丫鬟小厮来就好了，小公爷也累了，不妨回房休息一下。"

凌九烟心想：我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守在你的身边，怎么会让那些粗使的家伙来近你地身，反而我没有份儿呢？

于是微微一笑，说："歌行你何必见外，你我也不是初次相见，想当年……"

话没有说完，楚歌行面色微变，慢慢说道："当年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

凌九烟顿了顿，旋即说："九君只是想……"

楚歌行淡淡叹了一口气："小公爷这么喜欢重提旧事么？"

凌九烟听他叹息声，顿时换了口风："不会不会，既然歌行你不喜欢提起，那……九君就不说了。"

楚歌行答应了一声，便开始沉默。

凌九烟望着他淡薄的神情，心头略微气苦。她身份尊贵，凤城之中，上到皇太后，下到文武百官，人人都给她三分面子，外加她手段高超，从来不曾在任何一人面前吃瘪至此，可偏生在楚歌行之前屡屡碰钉子，而偏偏他是她最为在乎的一个人。

"既然不提以前，那就看现在，"凌九烟张口说，"这次重逢，九君觉得歌行你跟九君生分了。"

楚歌行漠漠地说："哦？"

凌九烟坐不住，顿时自床前站起身来："歌行，恕九君唐突，莫非歌行你心底有了心上人了么？她是谁？是……天舞花奴？"

虽然凭着一股意气发问，凌九烟自己也听得出，她的声音，已经有微微的颤抖。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八十一章 乱分寸

话一出口，就已经后悔。

凌九烟懊恼非凡，恨不得咬下自己的舌头来，将那句问话收回，或者捂住楚歌行耳朵，告知他那句话作废。

明知道他不喜欢重提旧事，她偏偏总是犯这个忌讳，定会让他不悦。这也就罢了，赔罪一下，应该可以弥补。关键的是，她问的这句，究竟是想要个什么答案?

人生之中，从未有任何一刻，让凌九烟觉得如此不安的。

而只是因为一个答案。

一颗心砰砰乱跳，所有念头都在发狂起舞，一刹那凌九烟甚至在想：如果他回答一个“是”的话，该怎么办?

让骁骑营冲去舜，杀了天舞花奴？杀了他所爱的人吗?

不不不……

最重要的是，她不想要听到“是”这样的答案。

房间内是死一般的寂静，衬托凌九烟面如土色，仿佛能听到自己紧张的心跳。饶是平常八面玲珑不可一世的九君，此刻也掌不住了，低头想了一会，扫一眼床上的楚歌行，神色弱弱，不知如何是好。

沉默之中，响起低低一声笑。

凌九烟疑心自己幻听，侧耳再听。

“呵呵……”楚歌行轻笑了两声。

这一笑，仿佛满室生辉，凌九烟眼前粉色桃花绽放，宛如桃源仙境，一时吃不准是真正甜蜜或者暂时幻觉。。僵硬地吞了一口口水，这才迟疑地问：“是……是九君唐突了……歌行……”

楚歌行妙目一转，轻笑说：“小公爷问这个做什么……歌行至今仍旧孑然一身，至于你提起地那个名字，早就已经忘记的干干净净了，日后，还请小公爷你不要再提了，成吗。”

“成！我就不再提起！”凌九烟听了这话。心头只是一个心花怒放。忍不住上前一步，一把握住楚歌行的手，喜的连连说：“太好了！”

楚歌行笑意浅浅，待她略微镇定之后才缓缓地说：“小公爷可以放开歌行的手了吧，毕竟是男女授受不亲，若是被旁人看见，恐怕对小公爷清誉有损。”

凌九烟佳人在手，又确知他的心并没有许给任何的人，方才所有担惊受怕。不过烟云。高兴的只想要哈哈大笑几声，别说她向来不喜欢“清誉”这些个假模假式地东西，就算原先重视，面对他。也只当那些是狗屁胡言，丝毫不放在眼里，又看面前人笑意盈盈的，丽色天下无双，心头不由地一荡。反而握紧了楚歌行的手。说道：“怕什么呢。我对你的心意，你岂非早就知道了？管他清誉不清誉的，九君只想问歌行你一句。你对九君……对九君……”

说到这里，有些问不下去。

楚歌行皱了皱眉，才说：“小公爷说到哪里去了？”

凌九烟见他如此，心凉了半截，却始终握着他的手不放，心想事已至此，我又何必再藏着掖着，索性说个清楚明白的好。 当下把心一横，说道：“九君喜欢歌行，自从见过之后就再也忘不了，只想跟你在一起，曾想过去舜找寻你，可是被众人拦住，还以为此生无望，没想到苍天垂怜，让你我再次相见，歌行你既然不曾有心上人，九君又对你一往情深，歌行你能不能……”牙咬了咬，斩钉截铁地说，“九君想跟歌行你在一起，永永远远！”

楚歌行听凌九烟剖白心声，自始至终，面色都未曾有大的变化，只是在凌九烟说完最后一句的时候，才抬眼看了她一眼，说：“小公爷，我想你是误会了。”

凌九烟痴痴地看着他，问：“误会什么？”

楚歌行正色说：“若是歌行以前有什么行为叫小公爷以为我对你有意，歌行会向小公爷赔罪，歌行目前是孑然一身不错，只不过，也未曾有过成家立业地心思，所以小公爷的好意，歌行没有办法接受。”

凌九烟一颗心如坠冰窟，得而复失的感觉便是如此了吧。差一点便落下泪来，握着他的手，追问：“九君哪里不好？歌行你说，我改好

不好？”楚歌行摇摇头说：“不曾，小公爷人中龙凤，姿容出众，是歌行配不上。”

“我看是我配不上才对。”凌九烟淡淡地说，收敛了悲情，面上掠过一丝冷笑。

“哪里，九君何必自轻呢。”楚歌行垂下眸子。

这般神情，这个人，实实在在叫人放不下心，所谓地“无情也动人”说的就是他了吧?

凌九烟心思连转。

“如果你的眼里不是瞧不起九君，那么……”凌九烟忽然一笑，“歌行……我只好……”

一翻身，已经上了床。

楚歌行未及动作，凌九烟已经将他拦腰抱住，嘴唇向着他的脸上亲吻过去。

楚歌行皱着眉略一转头，凌九烟的唇贴上他地脸颊，只觉得触上去温润非常，细嫩非常，不由地神魂飞驰，顺着那脸上一路向着脖子，颈间吻过去。

楚歌行伸手向她胸前推过去，想将她推开，触手却碰到她身上极其柔软地一物，他一惊，知道摸到了什么，不由地缩回手来。

凌九烟自他胸口抬起头来，媚眼如丝，笑着说：“怎么不继续下去呀？”声音带着诱惑意思，笑意荡漾开去，竟是满面春色。

“小公爷，请不要乱了分寸！”楚歌行低声一喝，已经不悦。

凌九烟仍旧笑着，手自他敞开地里衣向内摸过去，触手过去便不想再离开。

楚歌行双眸之中杀气一闪，刚要动手。耳畔凌九烟说：“歌行你对乐颜还挺关心的呀。”

楚歌行闻言一愣，那刚探出的手势，却也随之而停住了。

大牢之中，一线光芒透过窄小地窗户照进来，牢房之中甚是安静，忽然响起一阵细细碎碎的声音，却是一只肥大老鼠，沿着墙壁爬

过去。

“喂，别来侵占本公子的地盘哦！”唐乐颜扇子一指，那老鼠却慢悠悠地看了她一眼，丝毫都不害怕的样儿，依旧沿着墙壁，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爬走了过去。

唐乐颜不怒反笑：“你这畜生，真是狗眼……啊，是鼠眼看人低啊。”

正想发狠，忽然之间鼻子一痒，她停了声音伸手捂住嘴巴，忽然之间“阿嚏”，一个大喷嚏响亮地响起，一时之间鼻子酸酸的，仿佛还要流泪的模样，唐乐颜伸手揉揉鼻子，自言自语地问：“是什么人在念叨本公子啊。”

那大老鼠听到这么响亮的喷嚏，却飞速地窜走了。

唐乐颜啼笑皆非，整个牢房中，顿时又只剩下了她自己，感觉分外寂寥。她抬头看了看那狭窄的透风口，叹一口气：“楚歌行现在该好了吧，我是不是也应该出去了……这里住的实在气闷。”

若是此刻有人在的话，借着透风口的光芒，应当看的到她眉心浮现的一丝浅浅红线。

那正是危险的前兆。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八十二章 旧时忆

“大人你真的要去，要知道，此行危险重重，更何况，皇上那边……”秘书官垂着手，低声地劝着，眉头紧锁，怀着担忧。

楚真低头，手指在桌上慢慢地叩着，发出细微的声响。闻言转头，遥遥地望向旁边空空的斜榻，缓缓地说：“这件事情，我无法放下。”

“大人，小楚大人向来足智多谋，他定然不会出什么纰漏的，大人何不多等等看，或者情形会不一定呢，更何况现在凤城那边只是说有事端发生，也许……跟小楚大人他们没关系。”秘书官又说。

楚真转过目光看向他：“你当真是这么想的？”

秘书官心头一凛，低低唤道：“大人……”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想我涉险，只是……”楚真皱了皱眉，一个是他想要好好保护呵护的人，一个是他的子侄，放在心头，他一个都落不下放不下，只是，未免有些奇怪就是，偶尔闲暇或者闭上眼睛的时候，眼前都会出现临出发那一日，那个小人儿，红着眼睛，大叫一声：我不要去。那时候她的神情有些悲戚，她在炮声之中，仍旧清晰的声音，有些凄凉。

就算是睡着了，亦化为噩梦，她楚楚可怜的模样，仿佛是在责怪他，那泛红的眼睛，似乎是在抗议他那么铁石心肠。

“你们放心，本部堂不会有事。”楚真叹一声。

旁边有人身形一动。１６Ｋ小说 网北堂御剑本来缩在角落里，仿佛睡着了，此刻却站起身来，懒洋洋打了个哈欠。

楚真说：“抱歉，北堂少侠可是被我们吵醒了？”

“不是，”北堂御剑摇头，双眸发亮，望着楚真笑着回答。“只是听到些有趣地事，楚大人，若是想要出行，可别忘了在下啊。”

楚真眼睛一眨，错愕地说：“北堂少侠你……”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自然是大人去哪里，北堂御剑就去哪里。大人何必客气。”北堂御剑回答。

“受人之托……受人之托……”楚真心头竟然一震。

“什么？凤世子又去大牢了？”凤城摄政王府，有个声音沉沉响起。

“是的。王爷，守牢的侍卫几乎拦挡不住，王爷，这样下去的话。。。”

“胡闹！大牢岂是他们说进就进。来去自如的？更何况此人是钦犯，身上嫌疑尚未曾洗脱，怎么能说见就见？”凤剑生怒斥一声，“立刻派我的亲兵去，将人带到王府里来。”

那人略一错愕。随即躬身说道：“遵命！”转身急急离去。摄政王凤剑生站在厅中。独立多时。才叹一声说：“若是任由他们这般胡闹下去，恐怕人都要关不住了。拿什么向太后交代！”

正在踌躇，门外有身影匆匆进入。凤剑生回头，那人直奔他的身边，躬身说道：“王爷，有密报！”

凤剑生一挥手。那人上前，在他耳畔低低说了几句什么。

凤剑生面色一变：“他真的出城了？”

“是信鸽传回来地消息，我方的细作亲眼所见。”

“嗯……”凤剑生略一沉吟，“奇怪了，难道，是因为副使的缘故么，可他不是冲动之人，更何况军国大事岂是儿戏，又怎么能为了区区儿女之情而……罔顾所有，难道说……”

“大人想怎么应对？”

凤剑生转头，看着亲信片刻，才说：“我已经命人将赐婚使带出大牢，副使已经被凌小公爷带回去了，想必亏待不了他，那么正使就留在本王这里吧。这样一来，两国的面子上也说的过去，但若是事情一有了结果之后，是生是死，就看他们造化了。至于舜那方面……”

他的拳头一握：“若真的如本王所想，事情到达最坏的地步，你以为，他们会对我们客气么？”

亲信沉默不语。凤剑生说：“目下正是混乱时候，切忌有人浑水摸鱼就好，人心不稳，不能再另生波澜了，将人从牢中带出，消息传出去，舜那边，起码不会轻举妄动了，而凤城这里……”他停住不语，似乎在忌讳什么。

亲信若有所思，抱拳说道：“属下会加派人手，密切注意。”

凤剑生点点头：“嗯，去吧。”

再见到摄政王，唐乐颜略一躬身：“见过王爷。”

“正使大人在牢中一向住的可好？”凤剑生稳稳坐在椅子上，淡淡地问。

“劳烦王爷相问，还算过得去，”唐乐颜笑微微地，又问，“不知王爷唤我来，有何事呢？”

“没什么，只是，本王很遗憾地告诉正使大人，你要换个地方住了。”

“哦，王爷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她忽然抬头，眼睛骨碌碌地打量周围地建筑布置，忽然赞叹，“这里风光不错啊，可见王爷持家有道。”

凤剑生皱眉。看她丝毫不惧的样子，冷淡地说：“劝你还是少说几句吧。你虽然是舜的赐婚使，但是嫌疑最大，可本王向来恩怨分明，秉公执法，是以罪名未曾落定之前，本王不想对你做什么，所以你在牢中，一点刑罚都未曾加身。”

唐乐颜嘻嘻一笑：“那还要多谢王爷大恩啦。”凤剑生看着她顽劣的样子，哼一声说：“你也不需要讽刺本王，事情还未曾水落石出之前，就劳烦赐婚使你先住在这王府之中吧，但是，你也要有自知之明，若是事情跟你脱不了关系地话……”

“乐颜大好头颅，任由王爷取之。”唐乐颜笑吟吟地，扇子一转，在脖子上做了个决然的动作。

凤剑生心头一跳，不语，只是默默地看着她。

一刹那，似乎有个人影从峨眉山的烟雨之中走出来，跳跳哒哒，边走边哼着不知名的小曲，蓦地她回过头，双眼亦如面前人一样灵动，带一丝惊讶望着他，口中叫着：“大师兄……”

摄政王一时之间发起呆来。

唐乐颜望着高高在上之人，见他面色怔忪，觉得好笑，同往常冷傲截然不同，忍不住叫道：“王爷？王爷？”

蓦地凤剑生张口，回答的却是：“你不去练功，又偷跑出来做什么？”

突如其来这么突兀地一句，让唐乐颜一愣，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看了看凤剑生，又回头看了看身边，在她所在地方，没有其他人，只有她一个，莫非这句话真地是对自己说地？

她愕然用扇子点向自己胸前，问：“王爷在说……乐颜？”

摄政王身旁的亲信轻声叫道：“王爷？”

顷刻之间，凤剑生已经清醒过来，蓦地眼神一变，眼前没有峨眉，没有青葱的山水，没有朦胧地云雾，只有一个身着红衣的少年，面白如玉，笑意盈盈，那双灵动的眼睛，带着一丝丝的桀骜，一丝丝的好奇，另外就是自骨子里透出的自傲之意，正在牢牢地盯着他看。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八十三章 公主到

“别动。”凤剑生淡淡地说。

“王爷想干什么？”唐乐颜微微一笑，看着近在咫尺的他，摄政王爷长的也算是称得上一个“俊逸潇洒”了，只不过，有点叫人不敢亲近，身上似乎带着冷冷的剑气呢。

“哼，本王知道赐婚使你武功了得，既然放你出了大牢，本王少不得也担着干系，不在你身上加点束缚，本王怎么放心呢？”

唐乐颜望着他说：“王爷想对乐颜做点什么？难道我要束手就擒吗？”她的眼睛灵动转着，近距离看着他的脸，对上他的目光，丝毫不害怕，反而有一丝笑吟吟的。

凤剑生心头窒息，这种眼神……这种眼神……实在太过熟悉跟痛恨，他冷哼一声，一把抓在她的肩头：“本王说的话，还没有人敢不听从的。”

“王爷何必动手动脚的，乐颜方才不过是开玩笑而已。”唐乐颜脸上浮现一丝顽皮神情，“落在王爷手里，自然听凭王爷处置。”

凤剑生目光眨动，问：“你如此相信本王？还是说……”

唐乐颜一笑说：“我自然是相信王爷会秉公处理，是吧，王爷？”

凤剑生不置可否，手起，在她周身点落下去，只点到胸口的穴道的时候，唐乐颜扇子一抖，遮住他的手：“王爷……”低低叫了一声。凤剑生顿了顿：“嗯？”忽然对上她地脸色。此人或者是故意做作，居然露出一丝类似“娇羞”的神色，微微侧面眼睛眨啊眨地向着他“暗送秋波”。

凤剑生一愣，旋即明白了什么，面色刹那间有些古怪，那将落未落的手顿时缩了回去，掌变成拳，无声地垂落在腰间。

“你最好是乖乖地呆在这里！别给本王生事！”冷冷地抛下两句话。他转身大步向外走去。

“乐颜遵命。”身后，仍旧是那人笑意莹然的声音。

摄政王府的环境跟大牢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除了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不自由。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跟随，全天候二十四小时跟着，想必是得了摄政王爷的敕命，恐怕走了唐乐颜这个未定下的“钦犯”。

万事随心，若是不放在心上。大牢跟王府，差不多都是一样，这样悠哉游哉过了半日，门房有人来报。说是皇太子妃驾到。

唐乐颜急忙出迎。她在心底，对吟月公主的态度是奇异地，虽然事情的确不是她做的，不过受害的那个毕竟是她新婚的夫君，况且上次她来见她。一派的担忧之情。可见是虽然新婚。同皇太子的情分却甚笃，所以唐乐颜才忍不住将救命的药给了她，没成想……所以心底左右还是带着一丝隐隐的惭愧。

吟月公主面无表情地进了摄政王府。此时凤剑生不在府上，其他地人虽然奉命看管着钦犯，却没有奉命不许公主跟“钦犯”见面。。

吟月公主进了客厅，一挥手，将左右斥退，看管唐乐颜的两人还待说话，吟月公主怒道：“本宫要跟赐婚使说两句话，你们也要听？都给本宫到门口等着！”她在舜都养就了跋扈的个性，虽然说嫁给了皇太子之后大有改变，但此刻故态萌生，气势也颇为惊人，王府的人面面相觑，心想只需要在厅门口紧紧守着，难不成她们还能插翅而飞，于是躬身行礼，走出门外。

唐乐颜见公主打发了侍卫，知道她一定有什么话对自己说，而且这些话不能被他人听到，一见人离开，立刻上前，先行了君臣之礼，随即说：“请公主恕罪，太子之事，乐颜实在是想象不到，乐颜向公主请罪。”

吟月公主怔怔看着她半晌，才说：“你不用自责，我知道，此事跟你无关。”

唐乐颜一惊，抬头看向吟月面上，方才没有认真看，此刻看过去，只见她双目红肿，显然是哭了很久，面色也有些不大正常，不由地心中一揪，叫道：“公主……你、无须伤心过度……”

吟月公主点点头：“是啊，事到如此，伤心也没什么用处了。本宫知道。”

唐乐颜心中微觉苦涩，本来伶牙俐齿，此刻也失了用处，只好垂袖握着扇子站在一边不语。

吟月静静地想了片刻，又说：“乐颜，你过来。”

唐乐颜缓缓向前走了两步，说：“公主？”

吟月抬眸，望向她。唐乐颜心中一怔，觉得吟月公主这目光不同寻常，竟带着一种前所未有地寒意，吟月望着她，又看了看厅门口，才又低声说：“乐颜，此事的确跟你无关，本宫知道，事实上，本宫知道是谁动的手。”

唐乐颜肩头一抖：“公主……是谁？”

“那个人……我不想说。”吟月凄然一笑，“我只是没有想到，他的确能拿我的毕生幸福做赌注，我可是他地亲……”欲言又止，脸上露出欲癫欲狂地表情。

唐乐颜心头大震，蓦地后退两步，惊呼道：“公主！”

便在片刻，吟月公主欲言又止地话，证实她心头最可怕的猜测。

吟月目光一利看向她：“这就是生在皇家的好处，乐颜。什么都不由自主，当初我一力抗拒来此，便早有遇见，只盼着上天可怜，能给我一些幸福地东西，只不过……此事虽然是意外，却是意料之中的。”唐乐颜一时无语，只看着吟月，心头乱糟糟地，并不能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吟月又说，“其实也没什么，我并不恨，太子处的本就是一个漩涡中心，就算他不动手，也另有人怀着虎视眈眈的心思呢，哈，哈哈……本宫又有何奈何。”

唐乐颜听得心中难受，忍不住说：“公主，你不要如此，不知太子他现如今情形怎样？”

“半死不死，只剩一丝命了。”

“事情或者还没有到达无法挽回的地步，公主。”唐乐颜想了想，终于下定决心般地说。

“乐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吟月公主一惊，问。

“或者我……”乐颜拧着双眉，犹豫地，慢慢地说。

若是那个人动的手，根本就没有可能让皇太子苟延残喘下来，而至今皇太子不死的原因，应该是她那粒丹药的缘故，那药力发作，跟毒药相互抗衡，所以才能叫皇太子一时不死。

唐乐颜想了想，得出如此结论。而，只要太子不死的话，她现在动手……

可是若是她贸然出手，后果不堪设想，她从来不曾做过这么重大的决定，尤其是为了一个陌生人，因此一时之间，不由地有些迟疑，迟疑着要不要向公主说出那个救命的方法。

正在这时侯，只听到有个声音从厅外厉声响起：“你们都在这里呆着干什么？速速把舜的赐婚使拿下！本王要砍了她，以祭太子在天之灵！”

这话宛如一个惊雷当空响起，顿时惊呆了大厅内的两个人。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八十四章 彼狡童

门外传来的声音，正是摄政王凤剑生的声。

唐乐颜一听，心头巨震，那句话再也说不下去。而吟月公主听了这话，面色刹那惨白，身子一晃，摇摇欲坠。

唐乐颜抢步上前，伸手扶住吟月的手臂，见她形容大变，心头着实不好受，忍不住唤一声：“公主！”

吟月公主抬头，目光散乱，毫无焦点地在她的脸上滑过。

而就在这时，门边上人影一晃，竟是凤剑生走进门来，满面怒容，一双剑眉倒竖起来，看着唐乐颜厉声说道：“放开皇太子妃！”

唐乐颜微微苦笑，扶着吟月将她扶到椅子旁边，吟月缓缓坐定，手却伸出来，抓住了唐乐颜的袖子，唐乐颜缓声说道：“公主不用担

心，身体要紧。”

吟月泪眼盈盈，轻轻点头不语。

唐乐颜将吟月的手推开，迈步上前说：“摄政王想干什么？”

“劝你束手就擒。”凤剑生双手一背，凛然地说，在他身后，凤城金吾卫手持兵器，乌压压的将整个厅门口都堵住。

“皇太子他真的已经……”唐乐颜皱眉，问。看了吟月一眼，却说不下去。

凤剑生双目泛赤：“本王本来想网开一面，放过你，现在看来，已经是姑息不得！”

“此事不是乐颜所做，王爷你地怒气是不是找错了人发泄？”

“本王自然知道不是你所做。只不过，这下手的人，可也跟你脱不了干系。”

唐乐颜一惊，却缓缓问：“王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是已经找到了凶手？既然如此，何不去捉拿，反而来找上我？请恕乐颜不明白。”

“拿下你之后。本王再好好地跟你解释！”凤剑生说罢，一挥手，喝道，“给我拿下！”

身后金吾卫一拥而入。

话音刚落，凤城金吾卫一拥而入，向着唐乐颜冲来。

身后吟月公主低低惊叫。

唐乐颜双眉微皱，扇子一招。想要动手，在千钧一发之时，却有一道银白色身影激射而入，手中光波一撒，有几个冲的快的金吾卫首当其冲。躲避不及，顿时身中暗器，纷纷倒地。

疾风闪身护在唐乐颜身边，低声喝道：“公子，是时候离开了。”

唐乐颜望着他挡住自己跟前地身影，忍不住低低叹了一口气。

这几天，疾风一直护在身边，是她不想要离开，他才没有动手。如今事情已经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更何况，舜的方面传来了楚真出

城地消息，疾风得了消息便匆匆赶来，想要强行带唐乐颜离开。没想到居然正好遇到这惊险一幕。

“主人正向着这边赶来。”疾风见她面色犹豫。又将自己刚得的消息低低说出。

唐乐颜先是一惊，旋即反应过来。顿时问：“你说是他……他来干什么？”

疾风一闪身，将几个冲上来的金吾卫打飞，又说：“自然是为了、担心公子以及……”

得了他这一句，唐乐颜喜上眉梢，笑道：“我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个人真是傻，本公子看起来像是那么弱的吗？嘿嘿。”虽然是这样的话，她说起来却喜气洋洋，竟如同听了个天大的好消息，顿时心神畅快起来。

疾风眼见她一派天真欢喜，浑然不知道此事关系非同小可，暗暗叹气，眼前地敌人又杀之不尽，不由地触动了血腥杀机，下手更不留情。

身前摄政王带来的卫士前仆后继，虽然说疾风武功厉害，屡屡将来犯的人击退，怎奈摄政王一手带出来的军队果然并非等闲，就算眼见同伴倒下，身后的人还是更加勇猛地冲上来。

而千军万马当前，这两人竟然还有闲散情绪交换情报，凤剑生冷眼旁观，心中不由地生气，叫道：“弓箭手准备！”

唐乐颜见状，上前一步叫道：“都不要动手！”

可是并没有人听她，疾风正跟金吾卫们打得不可开交，凤剑生眼都红了，亲自拎过一把弓来，不由分说瞄准了战团中地疾风。

唐乐颜目光一动瞥见，低低一笑，身形宛如鬼魅，自混乱的队伍之中闪身飘出，凤剑生正搭好了弓箭准备射击，眼前人影一晃，有个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匪夷所思的位置冲到前方，他目光一眨的瞬间，那人已经在眼前，竟还有时间冲着他微微一笑。

凤剑生一愣，只听得啪啪两声，手上的弓跟箭齐齐折断，此时此刻，唐乐颜才缓缓将左手捏成拳，笑道：“对不住了王爷，这个我可不能赔偿哦。”

她只是用了一只手，便毁了他的弓箭。还有心谈笑，浑然不曾将他放在眼里。

凤剑生来不及愤怒，知道她醉翁之意，绝对不仅仅是在毁掉他的弓箭，身形一闪从腰间将宝剑抽出，就在唐乐颜的手搭向他肩头地瞬间，挥剑向着她胸口刺去。

两人的距离本就极其的近，秋水长剑的招数，何其快速跟轻灵，等闲人决计无法避开，只可惜，他面对的，是唐乐颜。

她淡淡一笑：“王爷之尊，怎么也可以舞刀弄枪地呢？”微微摇头，脚下踏步，竟在他地宝剑几乎刺到胸前的时候闪身避开，又叫：“嗯，还不错，王爷再来啊。”

凤剑生沉沉不语，一招失利之后，眼前失去了对手地影子，心头一凛，凭着剑客的直觉，不去看唐乐颜在哪里，回身便是惊天一剑。

果然身后又传来她的笑声：“哈，果然不愧是秋水长剑，见识了见识了。”

凤剑生见猜对了方向，对方果然是想趁乱将他制住，必定是想拿他当作人质，离开此地，想到这里，一转身重又对上唐乐颜，骂道：“无知狡童！”心中想若是他一个疏忽，此刻也许就落在她的手中，这人武功真是匪夷所思的高，一时不由地脊背微汗。

唐乐颜脸不红心不跳，嘻嘻一笑：“嗯，不然怎么能在秋水长剑手下讨到好去呢？”

两人这一番对招，宛如风雨雷电，来势快速叫人无法反应，三招过后，凤剑生身边的侍卫方反应过来，齐齐向着他身边闪身过来，将他护在中央，而那边，疾风也怕唐乐颜有所闪失，击倒几个金吾卫，便也跟着飞身过来。

两派顿时对峙开来，一方面是将摄政王环绕在内的金吾卫，一方面是唐乐颜跟疾风，虽然说人数差距悬殊，但摄政王一方，却完全没有人敢松懈分毫，摄政王的近身侍卫想到方才那一幕，兀自心有余悸。

唐乐颜展开扇面，遮住唇角，低低对他说："你先回舜，一定要阻住他，别让他来这里。"

疾风心头一动，心想原来她还是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的，不由地宽慰。然而楚真给他的命令就是护着这个人，他怎么能在这时侯临阵脱逃？因此摇头说："不。"

唐乐颜斜睨他一眼："你担心我么？"

疾风不语。

唐乐颜摇摇头："乖，听我的，我绝对不会落在他们手中，你先行一步，告诉那人别做傻事，你也知道他的重要性吧，以身犯险，兹事体大，他是你的主人，我却不是，谁重谁轻，你难道分辨不出来吗？"

疾风听了她的话，心中矛盾，她说的的确有理，可是楚真的命令也不容抗拒，一时之间站在原地，踌躇不动。

那边凤剑生耳朵甚灵，听了她话，冷哼说道："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唐乐颜看他一眼，笑吟吟说："那倒是未必……"又看了疾风一眼，知道他心头微微松动，只是仍旧有些犹豫，自己必须先给他一颗定心丸，当下摇了两下扇子笑着说："看样子风大哥你是不信我的实力咯？那好……本公子就证明给你看看。"

俺也有人送祝福咯，咩哈哈哈，亲小disyvy

大家努力票推荐，过1000下午会加更滴哦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八十五章 脱光光

唐乐颜一心想送疾风走，第一是担心他受伤，毕竟是楚真的人，她不想他有任何的损伤。第二，她听说楚真前来凤城，心头暗爽。明白知道那人是因为不放心自己所以才选择以身犯险。而他以这般的心

待她，她怎么能眼睁睁任由他飞蛾扑火而不管？所以想让疾风回去报信。而第三，她的心底，对于眼前这不可一世的摄政王，却还怀着另外一种促狭“私心”。

疾风当然不知道她的心中所想居然是如此的复杂，唐乐颜明白他已经被自己那番话说动，现在唯一的是顾忌楚真的命令，怕自己有所损伤。

一笑之下，那一句“那好，本公子就证明给你看看”的话出口之时，只听到有人低喝一声：“他要来了，大家……”

最后那“防范”两字还没有来得及出口，眼前狂飙已到。

唐乐颜一挥袖，强大气劲自手底逸出，向着对面以排山倒海的劲头袭击而去，耳旁只听得惨叫连连，有人被这掌风带到，顿时身形凌乱如在狂风之中，飞逸出去。

骚乱未平，唐乐颜一声笑，笑声空中，人影一晃，仿佛闪电从眼前闪过，摄政王那边，人人只觉得面前微风吹过，眼前一花，什么便看不到，唐乐颜直插入内，向着被围在中心的摄政王而去，就仿佛是烧红的烙铁入了凝固的油脂中间，如此轻易。

凤剑生是识破她要动手地第一人。就在她说话的时候已经防备，只是对方来的着实太快，让他避无可避，一咬牙。顿时挺剑而上。

这一次，唐乐颜却没有给他什么机会，那一柄长剑才划过来。唐乐颜不闪不避，手指在锐利的剑尖之上轻轻一弹，只听得轻微地咔嚓声响，剑体正在破裂！

凤剑生心头大惊，惊骇欲死，他年少出道，遇到强敌无数。但江湖之中，比他强的人显然屈指可数，没想到今日居然败倒在一个“狡童”手中，而且是惨败，一败涂地。

她只不过是轻轻弹指。他的长剑便随之而碎成片片，从被她弹到地剑尖开始，一寸长剑一寸灰，那强劲霸道的内力透过剑尖传到他手心之中，顿时之间，半边身子已经麻痹。

唐乐颜嘻嘻一笑："哎吆吆，得罪啦王爷。"手在他肩头一抓，如抓木偶娃娃一样，已经将他的身子控制在手心。一边笑道："谁还敢上来，我就把王爷的手臂也弹上一弹，将来凤城就多了一个独臂王爷，哇，这称呼还真不错。很威风……"

她摸了摸脸颊。甚为得意的样子。

那边疾风看她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便捉住了敌方主将，心头同样惊骇无比。虽然他知道唐乐颜武功非凡，但总不至于夸张成如此样子，现在亲眼所见，才知道她方才那番话所言非虚。

而今见她谈笑盈盈，捉摄政王在手心，那模样，倒如同有心捉弄。心头不由一动，想通了些什么，大概她想，如果他留下，只是累赘，而并非帮手吧。

心情刹那黯然，耳畔传来唐乐颜声音："风大哥，现在你可以放心走了不？"

疾风垂眸不言。

唐乐颜笑说："快快走，我解决了一点私事，等一会就会跟上你，以我的脚程，恐怕到时候你反而被抛在身后，别拖本公子后腿哦。"

疾风一直都蒙面，是以也看不出面色变化，闻言淡淡一哼，心头更是有些不满：主人为什么还要派我来保护这个人，她根本、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保护啊。

唐乐颜见他别别扭扭的，掩嘴一笑："风大哥害羞，莫非还要同本公子深情话别么。"

疾风瞪她一眼，一闪身，宛如流星目光，当空消失。

金吾卫之中，多数人不晓得忍者地功夫，见人凭空消失，顿时又惊到了几个。

唐乐颜目送空中，笑道："记得我的话，别让他冒险哦，不然的话，我可要生气啦。"

话音落下，转回头又看向凤剑生，见到对方正怒目看着自己，忍不住又耸耸肩："破坏了王爷的好事，真抱歉，不过王爷您这幅模样还

真少见……咦，自从我见到了你，你便没什么笑容，这是为何，这样不好不好。”

说着，伸出手去扯了扯凤剑生两边脸颊。

凤剑生觉得两边脸颊上一阵剧痛，两边脸颊被扯出去，整张脸变形。他向来威严肃穆，不苟言笑，旁人莫近，哪里会有这般荒唐样子，客厅内寂然无声，场面一时诡异到可怕。

凤剑生望见身前的侍卫们眼神一阵怪异，情知自己这幅荒唐样子都被看入眼内，心头怒愤欲死，恨道：“都愣着干什么，还不上来，把这妖人乱刀分尸，斩杀当场！”

有手下闻言，脚步一动，唐乐颜并不怕，一伸手挑起凤剑生地下巴，笑吟吟说：“王爷怒了，啧啧，你们谁敢上前？一个人过来，我就脱掉王爷的一件衣裳，两个人来，就脱两件……如果一拥而上，嘿嘿，你们算算看，王爷身上，从内到外，穿了多少件衣裳？够不够脱的？”

凤剑生一愣，以他的想法，不过是跟她同归于尽罢了。全然没想到她竟然会想到这样“恐怖”又“邪恶”的方法，反应过来之后却仍旧怒道：“你这狡猾的、该死！……你…你们…都不要听她的，给我上刚说完这句话，脸上又是一阵痛，却是他的脸颊被唐乐颜又扯了两把，唐乐颜扯完之后嘻嘻地又笑：“王爷还真是硬气，我就喜欢这样的人，这脸皮儿也很好捏地样子，手感上佳，王爷是怎么保养的，这把年纪，皮肤好成这样，真叫人羡慕……不过呢，王爷说话可得注意着点儿，你这帮属下……嗯，我数数看，一个，两个……大概有几百人还在外面吧，或者王府外还有几千人在，不过呢，王爷想想看，这帮人可能从我手中救下您来？万一这偷鸡不成蚀把米的，这人都上了，还没制住我，反而让我把王爷脱光光……”

凤剑生听到这里，怒发冲冠：“有胆你来啊，本王又何惧你这种下三烂的手段！”

“是吗？”唐乐颜惊奇地瞪大眼睛，“王爷好厉害，好勇气，乐颜真是佩服啊佩服。”

凤剑生一咬牙，叫：“人都死了吗？”

他这般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顿时有两个近身侍卫挺刀而上。

唐乐颜扇子一挥，那两人才走上一步，便齐刷刷又飞了出去。

凤剑生面如死灰，牙齿一咬，刚要再叫人。

唐乐颜一手擒住他两手腕，另一只手摸上他地腰间，不紧不慢摸动，一边说：“哎呀呀，两个人了，两件衣裳，两件哦

凤剑生瞪大眼睛盯着她，唐乐颜在他腰间来来回回摸了一阵，这才忽然笑着说：“呀，找到了……”原来她方才是找腰带地扣子，此刻终于找到，手一拉，那腰带从凤剑生腰间脱落。

凤剑生大惊，没想到这人说到做到，气到声嘶力竭，吼道：“全部给我上！”

唐乐颜惊愕说：“原来王爷挺享受被脱衣裳的感觉呢……真没想到啊，王爷居然还有这样地爱好……”

她一脸的无辜惊奇，仿佛看着什么不好的伤风败德的……东西，凤剑生毕生没受过这般侮辱，只想手下之人一拥而上，把这人斩成肉泥，至少让她没时间……脱衣。

果然不愧是王爷的心腹们，凤剑生的手下之人也心存跟他一样的想法，刹那间人都涌上来。

唐乐颜瞪圆了灵动双眼，好好地打量着眼前人，惊讶地又说：“看样子王爷的手下也很喜欢看王爷被脱衣裳，这真是……唉，一个两个三个……哇呀呀，数不过来了，起码有几十个吧？这下子……”

说着转头看向凤剑生，那目光透着无比的暧昧，仿佛在看一个不折不扣已经被脱光光的人一样。

表达一下对小秋的同情（殴）。这是周推荐票过100票的加更哦，谢谢大家，呼呼，要继续加油哦未完待续，如)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八十六章 故人子

凤剑生一动不能动，被唐乐颜掌控手心，也不知她怎么做到的，明明周遭涌上无数的金吾卫，却无一能近到她的身边。

凤剑生只觉得有些头晕目眩，耳边是她轻轻的笑声："王爷，我这就给您更衣了哦。"

凤剑生心头微震，只觉得外袍略微一松，凉风嗖嗖地进入，他目光下垂看过去，只见到外袍果然大开，露出内里的夹衣。

脸上仿佛要喷出血来，再抬头看向身边这个无比可恶的人，目光似乎能杀人似的。

唐乐颜手上灵活动着，顷刻间她仿佛化身成最合格的色魔，将凤剑生的衣裳一一除下，外袍，顺利解开带子，顺着肩头向后轻轻一扯，只听得"呼啦啦"一声响，却是外衣被她直甩了出去，恰好蒙在几个冲上来的金吾卫头顶。

"才一件哦。"她一边嬉笑着，一边继续去解凤剑生的贴身夹衣。

"你！"凤剑生恨得咬牙切齿，但事到如今，他竟然说不出一个"不"字，方才的狠话都说出来了，现在，若是这个人真的将他脱得精光，他也实在没话说，自认倒霉啊。

唐乐颜甩手，将不屈不挠冲上来护卫王爷的侍卫们轻而易举地击飞，一手又掐断凤剑生腰间的束带，还不忘笑道："啧啧，王爷这腰束的可够紧的，一层层衣裳穿的真不少。莫非是有先见之明，知道今天要被我脱衣裳吗？"

这简直是赤裸裸地调戏了。周围的侍卫们听了这话简直是要昏倒过去。

凤剑生气到极点，反而沉稳下来，冷着一张脸说："你尽管慢慢脱。不过你给我记着，本王绝对不会放过你！"

"这就叫做爱之深恨之切。"唐乐颜严肃地说。

手上却不留情，手脚麻利地将腰带掐断。那夹衣顿时松了，她似兽性大发般，百忙里分手将那夹衣向着两边一扯，一声清脆的"嘶啦"

声音响过，紫纱罩的夹衣被扯开，衣片纷纷落地，露出里面雪白地里衣。"君子堂"

事到如今。凤剑生索性双眸一闭，任凭唐乐颜动作。

唐乐颜见他一副“大义凛然”或“从容就义”的模样，噗嗤一笑，凑近了他耳边，吐气低声说道：“王爷是在闭目享受吗？”

凤剑生只当什么都没听到。

唐乐颜一笑。又说：“既然如此就好了，王爷如此享受，等着我把王爷脱光了，就把王爷吊在凤城的城楼上，让过往地人来瞻仰王爷享受的英姿，很原始的哦。”

凤剑生蓦地睁开眼睛。

偏偏身边的人还不停声，装模作样地又说：“到时候大家就说，快看快看，这是凤城的摄政王爷哦。哦哦，原来王爷不穿衣裳是这样的啊，啧啧，你看那里……真是的，你说是谁做地好事。把王爷吊在这里让我们大饱眼福的呢？真是应该多多感激他啊。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滴欣赏。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赤裸的王爷呢……”

凤剑生听她胡说八道，滔滔不绝，终于忍不住大喝一声：“你给我住嘴！”

唐乐颜无辜地看着他，手上不停，顿时扯住了他里衣的带子，还问：“王爷是在威胁我吗，啧啧我真是很怕怕啊。”

凤剑生对上她狡黠的眼睛，狠狠地咬了咬嘴唇，说道：“都给我住手，退下！”

摄政王一声令下，周围围上来地金吾卫连同近身侍卫全部退下。

唐乐颜停了手，含笑看着凤剑生，赞叹：“王爷还很聪明嘛，早这样不就结了。”

凤剑生望着她眼睛：“本王究竟，哪里得罪过你，你要如此对待我。”

唐乐颜目光眨动看着他，看了一会，低下头来：“王爷可还记得，当日在小世子府上，王爷说……想起一个故人？”

凤剑生听到“故人”两字，浑身一颤，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鼓起眼睛来看眼前人，她笑眯眯的神情，可爱之中带着一丝坏，那么狡黠的双眼，黑白分明，正牢牢盯着他看，恍然之中，透过这红衣的影子，他见到了……不想见到的人。

“你……难道说你是……”凤剑生颤声地说。

“听说，你当年对我娘不大友善哦。”唐乐颜冲着他嘿嘿一笑，“不过呢，我不会真的伤害你的，刚才的事情，只是开玩笑而已。”

她举起双手，做投降状：“王爷你看在我是故人之子地面子上，可要多多包涵哦。”

态度整个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这出戏跌宕起伏的，看愣了厅中厅口所有的人。

凤剑生愣在当场，心头五味杂陈，眼前的人还在轻笑，他皱起双眉：“你是故意来替玉凤清报仇地？”

先前他两人低低在说话，没有人听清楚说地什么，只觉得两人之间，情形比较暧昧。

如今，凤剑生一声“玉凤清”，三个字清清楚楚，刹那之间，唐乐颜身后，吟月公主神色颇见震动。

“没有报仇啦，只不过开个玩笑，娘娘才不知道我来到这里，又见到大名鼎鼎的大师兄呢。”唐乐颜说。

凤剑生望着她，目光十分奇异。

唐乐颜挑挑眉毛，嘴巴一撇说：“你不高兴，也罢了，谁叫你当年对我娘那么坏来地，另外，皇太子之事的确跟我无关，你别找我的晦气，去找正主出气吧。我还有事，就先离开了。”

凤剑生眉头一皱，这才说：“那你不想知道，是谁背后指使的这件事？”

唐乐颜眨了眨眼，不知为什么，对这句话颇为抵触，似乎潜意识之中，真的不想要自己知道这件事背后的真相。

凤剑生看她的神情，似有所觉，淡淡说：“恐怕你已经知道了吧。”

两旁的侍卫上前，将原先丢弃地上的袍子递过来，替他披在肩头。

凤剑生似乎没有察觉，盯着唐乐颜只管看。

唐乐颜不回答，却转头看向吟月公主。

却见到吟月公主的目光有些古怪，盯在自己脸上。

她走到吟月身边，低头说：“公主，现在太子已经不在了，你如果想跟我回去，我可以保证安全带你回去。”

凤剑生眉头更皱，嘴角一动，却没有说话。

吟月痴痴地看了唐乐颜一会，缓缓摇了摇头。

唐乐颜叹了一声，不知该怎么说好。

吟月却低声问：“你……是玉凤清的……”

唐乐颜望着她，低声说：“公主，我是女子。”

吟月一震，旋即在脸上露出苦笑：“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怪不得见到你会觉得亲切，怪不得……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唐乐颜微微低头：“公主……”

吟月忽然站起身来，狠狠地推了她一把：“你走！你走！我不想要见到你！你们都是坏人，都是坏人，都想要利用我！都想要害我！”声音凄厉，容貌狰狞，泪水粉落如雨。

“公主，不是的！”唐乐颜拳头一握，见到吟月如此，心底一阵难过，竟引发隐隐心疼，忍不住伸手握住胸口。

“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你，再也不想见到你们所有人！”吟月大声叫，乍然泪落，泪眼汪汪看了唐乐颜一会，忽然伸手掩住面，向着客厅外直奔出去。

凤城生死劫 第一百八十七章 血花绽

金吾卫不敢拦阻，纷纷让路，吟月从众人当中飞奔出外，不过一会，身形便已经消失不见。

凤剑生冷冷地望着唐乐颜。唐乐颜手抚胸口，冲着他微微苦笑，心头戏谑之情荡然无存。

“王爷，我也要离开了。”她说，叹一口气，觉得无趣，拔腿向外走去。

凤剑生恶狠狠地盯着她：“你想走？”

唐乐颜摇头：“你打不过我，不要再逼我出手，我本来不想伤你。”

凤剑生听了这话，冷笑说：“那刚才又是怎样？”

“王爷就当那是个美丽的误会吧，”唐乐颜无言以对，只好一笑：“虽然王爷如此好客，但是……还有人在等着我，请恕乐颜不能呆下去了，如果有机会，日后再来故地重游，拜会王爷。”

她说到“还有人在等着我”之时，表情略见忸怩。

凤剑生心头一震，同她相处至今，他是首次见她脸上露出类似这种小儿女情态的真实表情，其他的，除了戏谑，就是作弄，再来是故作深沉老练样。

联想到她跟忍者的对白，忽然一惊：难道说她是跟楚真……

正在一瞬发呆，眼前一袭红影冉冉而起，仿佛一片红云，凌空飞度。

唐乐颜身形曼妙，从客厅之中直直飞向厅外，厅外士兵们一阵喧哗。尽数抬头向顶上看去，却见到那红衣之人从头顶高空越过，脚不点地，浑然如能飞翔一样。向着屋顶上纵身掠去。

凤剑生目送唐乐颜施展绝顶轻功出门，目光之中也透出一丝恨意，身形一闪到了门口。仰头看去，此时唐乐颜人已经到了王府地屋顶上，脚尖在瓦面上轻轻一点，再度向前飞去。

凤剑生跺跺脚，咬牙说道：“拿我的弓箭来！”微微振臂，已经将披在身上的外衣振落。

顿时有士兵从身后奉上弓箭。

凤剑生马步稳扎，张开双臂。怀抱如满月，拉弓，搭箭，瞄准那空中的人儿，“嗖”地一箭射出。

唐乐颜人在空中。听得身后有物破空而来，头也不回，手上扇子一展，向着身后轻轻一敲。

箭头“啪”地落地。

凤剑生目光阴沉，咬牙又道：“三支！”

旁边地士兵一阵激动，顿时从箭筒当中抽出三支箭来。凤剑生三箭搭在弓弦之上，瞄准唐乐颜身形，三箭齐发而出。

三支箭，分上中下三路而出。气势如虹。正是凤城摄政王爷的非凡功力。

唐乐颜皱了皱眉，嘀咕说道：“阴魂不散！”

腰身一扭，脚下连踢，手中一挥，刹那之间。三支来势凶猛的长箭。一支被折断，一支被打落。另外一支却被唐乐颜握在手心，她当空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

凤剑生见她人在空中，仍然能泰然自若地发声运功，心底的惊骇难以形容，正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唐乐颜手腕一摆，那支箭顿时从她手心飞出，箭当暗器用，飞速向着这边返回来。

凤剑生大喝一声：“大家闪开！”

顿时身边的人离开大半。

只听得“朵”的一声，原先他所站的地方身后，厅门口的板门上，箭头没入木板门大半。

唐乐颜笑笑，她原本就不想伤他，当下纵身又前。

凤剑生握着弓箭，心想，假如就这么眼睁睁看她离开，这口气怎么咽得下，想到这里，身形飞起，在门上一踢，身子向外弹出去，手却在箭上一拔，用了一股内力，将那箭拔出来，手中持着弓箭飞身也上了半空，此时唐乐颜已经出了王府内堂，正向着外围而去，眼见就消失在那高高的院墙上空了。

凤剑生牙一咬，人在空中，努力提一口气，张弓，搭箭，瞄准。

白衣飘动，俊颜冰冷，仿佛昔日地秋水长剑又现。

利箭破空而去。

这本来是他的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三箭连发都被她破解了，这区区一支箭，又有何用。

但不服输的心理发作，凤剑生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自己眼睁睁看她离开而不作为，就算是垂死挣扎，他都不想要输掉自己的士气。

可刹那间，奇怪地事情发生了。

人在空中的唐乐颜，本来可以极其轻易的避开那支箭，可不知怎地，身形居然明显地一滞，而就在这瞬间，那支箭已经到了她跟前，她似乎察觉到，慢慢地回身，在间不容发的时候，伸手握住了剑身。

凤剑生瞪大眼睛看过去，却蓦地发觉，她好像忽然之间内力全无一样，那支箭被她握在手心，居然握不住，箭身止不住的向前冲去，一直，刺进了胸前。

凤剑生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错觉。

这怎么可能。

可是，他似乎都看到了在她的胸口，血花绽放的模样。

甚至她脸上的那种有点发愣地表情，他都看的清清楚楚。

然后，他就看不到她了。

她落到了高墙之外，但显然是受了伤。

而他也落了下去，却被众人接住。

凤剑生不能反应，脑中一片空白，他躺在地上静了好一会，才忽然跳起来，厉声叫道：“出去！擒住她！”

是啊，这怎么可能。唐乐颜自己都不能相信。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病，又偏偏在这个时候受伤。

当那支箭飞来的时候，她本来能轻而易举闪开的，但浑身内力却在瞬间忽然消失无踪，她没有离去握住那支箭，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准确地射入胸口。

甚至，手心能感觉到利箭一点一点钻入血肉，血脉跃动肉体裂开的痛楚跟撕裂感。

她愕然。

同时也看到了发箭之人脸上带着地同样地愕然。

他也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好运气吧。

唐乐颜苦笑。

苦笑归苦笑。

她无法运气。

于是只能让自己直直地从空中坠落下去。

一刹那她嗅到了死亡的感觉，近在咫尺。

鼻间是浓烈地血腥气息，从她胸口传出的。

她呆呆地看着头顶的蓝天白云，心头一阵悲痛。

早知道这样，就不让疾风走了。

楚真，难道说我不能再见到你了吗?

上天，给我一个机会吧，如果可以活着再见到他……

我可以……

她想不下去。

眼泪夺眶而出。

一道黑色影子，自不远处急速传来。就在唐乐颜身体落地的瞬间，来人张开双臂，横空将她接住。

唐乐颜缓缓地睁开眼睛。

泪眼朦胧里，她似乎看到一张艳光四射的眼睛，醉红的眼角一抹，他望着她，眼底不知酝酿着什么。

她努力眨了眨眼睛，将泪水挤去。企图当他们没有存在过。

可是耳旁是他讥诮的声音：“已经晚了，我看到了，原来，----你也还知道悔恨么？”

哇，紧张紧张，来人是谁?

大红灯笼随风摆动。

窗户紧紧关着，看不到外面是何情形，房间内灯光通红，遥远处，隐约传来嬉笑无忌的声音。

“啊……”床上之人发出低低一声呻吟，双眸紧闭，双眉微锁，却不曾睁开眼睛，像是在做梦，梦见了令她不安的东西。

“清风吹入窗，啊，月娘对面看。亲像彼个人哪。啊叫著我。

红颜染红妆，啊，心情照新镜，扶窗探旧情啊，看无，你的形影……

当初彼条歌，啊，一人唱一半。如今阮的梦哪，谁人，来做伴。

情缘你来赊，啊，相思阮来寄。情批每一字啊，拢是，寂寞的我。

年年盼年春，啊，夜夜怨夜半。茫茫彼场梦哪，哎哟，是牵挂

旧情一直掀，啊，青春一直撕。情批欠人名啊，爱恨，只有乱写。”

柔软的女声在记忆之中随风飘出，好像是风中有一双无形的手，扯着那歌声，绵软悠长，绕梁三日，亦在她心底缠绕不去。

脑海中那影像越发清晰了起来。

那夜，冰雪覆盖的峰顶上，少女夜来不眠，起身出外，去寻找那人。

那人却不在。

她望见，在那人床边的桌面上，孤零零放着一张纸。

她走过去捡起来。拿在手中看。

看着看着，不由地就皱起了眉头。

虽然不解那人写下这东西地意思，但这东西其中的含义，她是模模糊糊明白。

她自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只要愿意，看到的东西都能记下，日后有机缘下山。向一位年龄极大无所不知地老人家打探，才知道这是一首情歌。

小女孩心性，还以为“她”暗暗恋上了某个人，这曲子太弱太过柔情，正合“她”美丽柔弱的外表。

只是，“她”向来是冰冷孤傲的，对她也从来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任凭她百般挑逗，那人始终隐忍不发，只是态度也不是先前那般生硬，拒绝她于千里之外了。

在酒楼之中，单独叫了个酒娘。反反复复听了好几次。

酒娘年纪大了，唱来很有些沧桑地意思，听得她心酸，可大概就是这份心酸，让她印在了心底，最后竟学会了唱。

回到天渺峰之后，再一次的跟“她”见面，她不由地促狭心起，望着“她”平静美丽的外表。她心想：我也知道你的秘密哦，嘿嘿，看我吓你一跳，再逼出你心头暗恋的人是谁，这下子。你还不跟我说话？

于是唱给那人听。

于是从此一切天翻地覆。

稚嫩的声音。唱不出沧桑，从她当时的心境。唱出来之后，甜蜜多过于思念地忧伤。

但是“她”却已经动容。

起初那纤长的身子一震，旋即飞快看了她一眼，然后却又垂下双眸。

一直到她唱完了。

她心头有些感慨，自己竟然也会唱这种小曲。

只是思念一个人的滋味是什么？

她竟不知道，可是竟能唱得出。

真真好笑。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现在想想，就是这种感觉。

在小小感慨了一下之后，她想起了自己的任务。

于是笑意盈盈转过头看向“她”，问：“美人姐姐，我唱得好不好。”

那人不语。

她早就习惯，那人若是说话，才是叫她惊愕的事呢。

却自顾自地掰着手说：“美人姐姐，对不住，我是在你房内看地词，不小心学会了，不过，你别怪我哦，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知道，嗯……嘻嘻，除非你……”

那一句“除非你告诉我你的心上人是谁”----还没有说完。

那个人身形一闪，已经到了她的身边。

她瞪大了眼睛仰视“她”，喃喃说：“除非你……呃，告诉我、你的心上人是……谁。”一句话说的断续。

那人伸手，捏住了她的下

她尚且懵懂，以为无害。

还知道笑：“干什么啦？”

那人于是说：“你如此的煞费苦心，我自然要有所回报。”

她顿时全身冰住。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这究竟是……什么声音！

震惊冲击了向来聪明伶俐反应迅速无所不能的头脑，她只觉得脑中一片空白，以前被她怀疑全然不能说话的伊人开口了，而且一开口就揭破了一个让她震惊欲死又胆战心惊地真相。

那是----百分之百，男人的声音啊。

而他缓缓靠近，唇是水色，呼吸温暖，快要将她包围，以绝对优势压倒，牢牢凝视着她，似乎深情款款，又似乎略带戏谑，只是……

那双桃花眼，依旧妖娆动人，美艳不可方物。

噩梦！

真似一个噩梦。唐乐颜猛地睁开眼睛。

觉得身上微微有汗意，她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觉得有些口干。

却无暇他顾，先四处张望了一下。

这是一间没有他人在的房间，整个房间布置的华丽旖旎，多数是红色做背景铺衬，唐乐颜抬眼，望见地上的毯子都是艳丽地红，回眸，床帐也是，连身上这床锦被……还绣着奇怪地鸳鸯。

难道她闯入了人家新娘子的房间么？

可是……

她伸手扶住额头，回想当时一幕，明明是自己在摄政王府中箭，后来，是楚歌行那厮赶到，将她救了。

难道说……这地方，是他找来地。

可这里究竟是哪里？

蓦地回想到方才的梦境，唐乐颜顿时又打了个哆嗦：天，天啊，为什么那该死的记忆又无缘无故跑出来了？

那首歌，那首歌……

唉！

她悔恨交加地摇摇头，同时有些心怀鬼胎地看了看周围，再次确认没有人在才松一口气，可与此同时，门外响起了清晰脚步声音，而却越来越近。

唐乐颜一惊，本能地起身，想要躲起来，不料身子刚一动，胸前一阵剧痛，顿时制住了她的动作。

她疼得浑身发抖，低头一看，胸口已经渗出浅浅血痕，经过这一瞥她才发现：原来身上衣裳，早就换过了，只着一件轻便无比的浅色锦衣。

她捂着胸口，心乱如麻，而就在这时侯，门口有人娇笑着：“哎呀公子，快这边请这边请翠姑娘等你很久了

公子？请？姑娘？等你很久了？

好熟悉的台词啊……唐乐颜皱眉想了想，忽然身子一僵。

*******重要滴必看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八十九章 烟花地

虽然说摄政王爷在落地之后不久，便立刻反应过来，命人出外擒拿受伤的唐乐颜。

但是等到侍卫们冲出去的时候，却只看到地面上隐约洒落两滴血，却不见有人或者任何尸体在。

士兵们怏怏回报。摄政王钢牙一咬，森然地说：“给我封锁九门，全城戒备，挨家挨户搜索，我就不信人会插翅飞了，伤成那样，她走不远！”

手下领命，转身要走。

“等等，”摄政王爷叫道，“还有，吩咐全城药材铺跟医师，如果有人胸口中箭前去求医，一定要立刻通报官府，报信属实者重赏！就算是有人前去买有关疗伤止血类的药也要及时通报，同样有赏！”

“属下遵命！”

摄政王爷冷笑一声：“总而言之，本王这次----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十万分的恨意都从这句话之中倾泻而出。

唐乐颜支撑着起身，下床。

双脚却无比的软而无力，刚一落地，支撑不住身子，差点立刻跌趴下。

她伸手按住床面，喘息了一会，心头暗自震惊。

果然是内力减退大半，现在她宛如平常人，更接近废人，这可如何是好，心情极其糟糕，而门外的声音越来越近……

唐乐颜苦笑：莫非是楚歌行那家伙将自己卖来那种地方。改了个艺名叫小翠？

想想看，那家伙地确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情，当年，毕竟她得罪他良多。难为他一直隐忍到最后才发声。

她咬着牙，一步一停，好不容易挪步到门口。目光一转，打量了一下屋内，终于伸手从旁边的花架上拿下一个长颈花瓶，持在手中，

将身子靠在墙上，借着墙壁的力量让自己站定。

“公子，请。请……”

“妈妈你真会说话。”有个轻浮男声嬉笑回答。

唐乐颜仰头闭眼：果然是这种地方，苍天啊。本公子一世英名，向来只有本公子去嫖别人，现在倒好，难道说这个什么劳什子的公子要来嫖我“小翠”公子？

正在胡思乱想。又听得另一个声音娇媚响起：

“公子，您可有好些时候没来了，小翠可想念你想地快病了。”

那公子惊喜说：“我可不是来了嘛，心肝儿，你果然是想本公子想得厉害，都瘦了好多

唐乐颜竖起耳朵，听着这一幕典型的打情骂俏，浑身汗毛倒竖。

可却是松了一口气，起码。她还没有变成“小翠”，还好还好。

手臂垂下，花瓶仍旧拎在手中，想了想，刚要将它放回去。门外脚步声再响。

唐乐颜一怔。还来不及反应，那脚步声已经极快地到了门

她一惊：来人显然是个练家子。这一手轻功可是非同等闲，难道说……

咬着牙将手臂抬起，可还没来得及动作，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纤长人影，借着身后灯笼的光，投影在屋内地大红地毯上。

唐乐颜手势将落未落，手腕已经被握住，有个熟悉声音淡淡地说：“我好不容易费心救回来的性命，你就这么大方地想要丢掉吗？”

唐乐颜只觉得浑身一软，头晕目眩。

耳畔听到他叹息一声，却伸出手来，及时抱住她的腰，忽而又埋怨：“伤口又裂开了？你可真厉害，总是会给我找事做。”声音半分不耐烦，半分讥诮。

唐乐颜苦笑一声：“劳烦你了，不过……我才没有让你救我……”

后一句还没有说出来，楚歌行已经很“善解人意”地说：“你敢说些不好听的话，听得我心底不舒服，那这点翠阁就会多一个头牌供人玩

赏，而且我绝对保证，我是第一个来嫖你的，你信不信？”

唐乐颜紧紧地闭嘴。

楚歌行见她老实下来，这才一哼，将她拦腰抱起，重新抱回到床上。将唐乐颜放平床面，他伸手，探向她胸口。

唐乐颜惊问：“你干什么？”

楚歌行淡淡说：“给你换药。”

“不用你！”她大叫一声，吓得非同小可。

“怎么了？”楚歌行似乎没看出什么不妥，手势不停。

唐乐颜努力鼓起力道，一伸手握住他的手：“这里不可以！”

“不可以是什么意思？”他问，双眸妖娆地盯着她。

唐乐颜瞪向他，觉得这人是在明知故问，但此刻人在屋檐下，为了免除在这劳什子的点翠阁挂头牌，她还需要老实一点，于是避开他地目光说：“男女……男女授受不亲啦。”

“啧啧，难得你居然还懂这句话。”楚歌行讽刺地说。

“我当然懂。”唐乐颜小声回答，“所以你，所以……”

楚歌行哼道：“可是我看你在摄政王府，给男人脱衣裳脱得不亦乐呼啊。那时候怎么不见你说男女授受不亲？”

唐乐颜一惊，他居然连那一幕都看到了，若是平时好手好脚，肯定解释都不同他解释一声，可是现在，低声下气地说：“那人跟我……的亲人有一点过节，我是故意捉弄他的，楚歌行……你……你别动手好不好，我自己来可以了，或者，或者……叫别人来帮我……”楚歌行望着她，冷笑说：“你自己？怎么来，现在动一下手指都难办，我也真佩服你，救命的药都敢送人，你以为阎王老子是你亲戚，会同你网开一面，你就是自找的，我怜惜你救你回来才是犯贱呢！你还想要别人来帮你，这儿地人，你肯放在眼里，放心让她们近身？”

唐乐颜听他的声音大不同以前，似乎带着无限的愤怒，每一句话都十分暴烈，似乎是她做了极坏的事情惹怒了他，不由地有些心虚，

虽然心头仍旧觉得此人的脾气来的莫名……但他说的话倒是不错，这是青楼啊……青楼……

她正在胡思乱想，那边楚歌行又说：“罢了，就算你肯放下身段，你以为，人家就喜欢来伺候一个胸口有着大洞，发育还不完全的小破丫头？”

这次第，就叫一个“唇枪舌战严相逼”，楚歌行像是在哪里受了气，现在把气撒到她的身上。

唐乐颜本来想忍了这口气，等到他气消了，她病好了，再反击，忽然之间听了他最后一句，面色一红之时，心头大惊，大恼。

“你……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说什么？”她羞愤交加。

她明明发育地很好，当然，这话不用他来讲，可他凭什么污蔑她呢？可惜，她不能动，不然一定要挺胸给她看。

楚歌行似看穿她的心意，见她涨红了脸，此刻儿方有些气消，隐约带一丝不屑一顾说：“我说什么你听得很清楚。”说着再次伸手去替她解衣。

“不要不要。”唐乐颜再次大叫。

楚歌行皱了皱眉：“你能不能省点力气？”

“除非你不动我，这里不能给你看。”她的脸上露出百年难得一遇的“羞涩”。

楚歌行望着她娇羞的女儿模样，简直想仰头大笑，转过头去努力控制了一下，才又回过头来，看着她地脸，慢慢地叫：“乐颜？”

“什么？”她问。

楚歌行饶有趣味地盯着她，一边却缓缓地说：“嗯……你觉得，在你昏迷地这段日子里，是谁替你换的衣裳，又是谁替你敷地伤口？”

话音刚落，唐乐颜眼睛极快地眨了几下，一口气没转过来，竟直接昏了过去。

大家新年快乐，嘿嘿。新的一年，要继续支持飞飞哦！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九十章 看通透

室外传来肆无忌惮调笑的声音。
室内却一片寂寥。
小心翼翼地将那白腻肌肤上的血痕，用沾水的毛巾擦去，

Chapter_19

动作轻柔仿佛呵护什么易碎的东西，这伤的位置十分险要，略微往下一点点，就算是他豁了命出去，也救不回这个人。

只是，这伤口也的确尴尬。

怪不得那人清醒的时候，那么忸怩不安，坚持不让他动手。

只是，她醒的未免太迟了吧。

当时她伤的那么重，他拉开她衣裳的手都在发抖，目光只是牢牢地盯着那个血糊糊的伤口，心跳都紧张的停止，哪里有什么机会去看什么其他，又有什么机会去挑三拣四，找人来帮她处理伤势？

更何况，还有谁，能比他更有经验，做的更好？

没有。

只不过，在做了几次之后，始终会“一不小心”或者“目光走火”望见不该看的东西。

事实上……

也没有他刚才说的那么过分啦。

这家伙虽然还青涩，但是已经初露女性的姣好，天真同性感共存，反而更具有诱惑力。

不知道为什么，被她这般抗拒，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就那么说了出来……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或者让她放心吧。

楚歌行将伤口绽开流出地血擦干。又将原先的药物慢慢地取下来，最后把自己弄来的药再小心地敷上去。

是死死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在做这些事地。

她的伤口的惨状，他也恨不得找别人来做，那就不用他来面对。更不用他来揪心。

可是不行。

找别人，他不放心，更怕走漏风声。

他自己来。却心痛，每次面对都是，却只能依旧心痛。

极度小心将最后地药撒上去，见那血终于慢慢地止住了，才放心。

又慢慢包扎好。

手向回扯。

不知为什么，忽然碰到了什么。

冰冰的一点，划过掌心。

楚歌行目光一转。望见在伤口旁边，略向下的那一抹娇嫩的粉红，此刻因为被他不小心触动，正颤颤地抖了两下，旋即停住。

只是一瞥。

刹那心都酥软了。

那刚刚“闯祸”了的手却忽然莫名其妙的如同火烧一样。热了起来。

热力在蔓延，甚至让他的额头又出了热汗。

热汗跟同刚才认真替她处理伤口而冒出地冷汗交织，说不出的难过。

楚歌行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转开目光。

心底拼命骂自己：不就是一个臭丫头，有什么好看的。

咬着牙又回过眸子，伸手去拉她胸前的衣裳。

怕被血湿了的衣裳贴在身上不舒服，又多加一块毛巾垫着。

只是小心地避开“雷区”不去碰到。

但是心底，仍旧有什么在丝丝地蠢蠢欲动。

好像是冰雪下面埋着的什么，想要发芽出来。

好奇怪。

终于安全地做完了这一切。

望着床上扭着眉心安静躺着的人儿，楚歌行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有，又摸了摸她的手腕，脉搏也还算正常。

楚歌行长吁一口气，走到洗脸盆边上，将沾血的十指缓缓洗干净。

身上的燥热却挥之不去。

他使劲摇了摇头。一滴汗随着动作飞溅开来。

而室外。莺声燕语，夹杂着一些暧昧可疑的呻吟声。此起彼伏，传入耳中。

楚歌行叹一口气，开始怀疑：住在这里，究竟是好，还是坏?

可是摄政王发布了戒严令，城内各处都在通缉他跟唐乐颜，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去不了了，只有这烟花地，少人问津，何况，幕后老板，同燕解语也颇有交情，自然要卖他三分面子，相对而言，此地还算是安全地。

如果唐乐颜不受伤，他恐怕就直接越城离去了，但是当时她的伤势，多拖一会，就多危险一会，他实在不想要冒这个险。

静静地站了一会，等待体内的火熄灭。

楚歌行才回身，望了一眼床上的人。

罢了，一切，等她略微好转了，再做决定吧。

点翠阁的老板娘苏可人很兴奋。

当然，兴奋只是在那张风骚地面孔底下。

首先，传说中那个“不可方物”地大人居然来了她这里。

其次，只要他来了，她就可以……

嗯，谁叫你跑到这里来呢，自动送上门来的猎物啊，而且那么地美丽，简直是……不让人欺负一把，不甘心哪。

嘿嘿地笑了两声，苏可人迈步向着那特殊的房间走去。

那人说，任何人都不许进这房间。

可是她是老板娘，当然是排除在外。

苏可人轻轻地敲了敲门，侧耳听了听，里面没什么声音。

她只好咳嗽一声，低低说：“咦，公子不在吗，那么这止血疗伤的圣药本老板娘就……”

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得有个声音沉沉地说：“稍等一下。”

苏可人笃定地站住脚，脸上露出一丝自得的笑。

房门打开的时候，苏可人看也不看开门的人，迈步入内。

那人本来想拦住的，可苏可人挺高了胸膛，仿佛什么都没看见似的，直直向着他伸出来的手臂上撞过去。

若是遇到其他男子，恐怕会趁机在老板娘那高耸入云的双峰上美美的吃上一餐豆腐。

可惜今日遇到的是楚歌行。

于是，苏老板娘决定用自己高耸入云的双峰来吃一把美男子的手臂豆腐。

咳咳，谁叫这人自从来了就正眼没看她一眼啊。

虽然说现如今是半老徐娘，可十年前还是艳绝凤城的头号花魁呢。

伤自尊的事情，一定要找回场子来！

这是苏可人的行动准则。

楚歌行飞快地缩手，苏老板娘计划破产，不过并不气馁，迈步向前，身后门响，是楚歌行将门关上。

“请问苏老板，你怎么知道……我需要止血疗伤的圣药？”楚歌行慢慢地问。

“吆，好大的血腥气啊。”苏老板娘伸出纤纤玉手闪着鼻子，装模作样地说，“这味儿熏得我都快昏死了，每次经过这里都要掩住鼻子，公子您说我会猜不到吗？”

楚歌行轻轻一笑：“果然不愧是苏老板，够厉害。”

“公子心底不要骂我多管闲事就好。”苏可人望着这人笑面如花，伶俐回答。“怎么会……”楚歌行应了一声。

“可是……”一边斜睨红帐掩盖的很严实的床上，一边回头看楚歌行，虽然见惯风月，面对如此绝色仍旧……苏可人为自己没有吃到胸的豆腐而暗暗痛恨。眼珠一转，却娇柔地掩住嘴嘻笑又说：“我说公子，您不会是太猛太强，所以才……伤到了床上哪位吧？”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九十一章 被捆绑

楚歌行一怔，有一种很想一掌将苏可人拍死的冲动，只不过现在有求于人，只好冰冷沉默。

苏可人看他板着一张脸并不说话，自己唧唧笑了两声，又说："我说公子身板儿看起来纤纤弱弱，没想到竟然如斯的龙精虎猛，真是叫人刮目相看，话说我这点翠阁的美人儿可也数不胜数，若是那位承受不起，公子可有意思多选几个姐儿进来伺候？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我们应有尽有，保质保量，保管公子你满意啦，当然，如果公子你喜欢……"胸脯挺了挺，又飞了个媚眼儿，才说，"成熟的，那么……"

"谢了，不需要，"楚歌行断然拒绝了苏可人的自我推销，单刀直入默然问："老板娘，刚才说的止血圣药呢？"

苏可人见他浑然不为所动，哼了一声，有些意兴索然说："那公子也要让我知道，那人是怎么伤的啊？"

"你不需要知道。"

"帐子捂得这么严实，莫非这床上的人是我不能见的……"

楚歌行不再说话，双眉一皱，眼神顿时锐利起来。

苏可人只觉得一股寒意自那人妖艳双眸射出，顿时打了个哆嗦。咳嗽一声勉强又说："既然公子这么坚持，那不看也就罢了，药在这里。"

自袖子内摸出一个瓷瓶，拿在手中。手指做兰花状，妖娆地向着楚歌行递过去。

楚歌行却不伸手，只淡淡说："放在桌上就可以了。多谢了。"

苏可人见这人防备她防备地如此严密，忍不住七窍生烟，想了想还是忍了这口气："那好吧，就如公子所愿。"

转身将瓶子放在桌上，目光又在红帐的床边一打量，忽然瞧见床帏底下隐隐透出的半只靴尖，黑绒面绣金线。看来价格不菲，可看那款式，倒好似是男子的样式。

楚歌行见她乱看，一闪身挡在床边，淡淡说："老板娘。你可以走了吧。"

苏可人“噗嗤”一笑：“好好，我知道了，这就走，不打扰了。哈……”笑着走到门口，忽然转头又说，“公子啊，其实如果你喜欢小倌儿，奴家也可以给你提供哦

楚歌行气滞。那边苏可人已经身法敏捷地跳出了门口。

楚歌行大怒之下，袖子一扫将桌上地瓶子拿在手中。手心一翻，桌子发出咔嚓一声，顿时碎裂成片。

窗口又传来苏可人无比奸诈的声音：“公子，损坏东西，是要按价赔偿的哦损坏东西当然要赔偿。

当时听到这句地时候。楚歌行还没什么感觉。但等到点翠阁的小厮战战兢兢地将账单送过来的时候，楚歌行完全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怎样的吸血鬼。

能够在凤城这片地方站住脚并且十年以来屹立不倒。点翠阁的老板娘苏可人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她其中的一大优点就是收费收的很狠，下手绝对不留情。

在这点翠阁之中倾家荡产地人不知几多。

账单之中，那张被楚歌行一掌打烂了的桌子赫然名列其中。

怪不得苏可人离开之后，小厮就快手快脚又来换上一张，服务态度一流。

当时楚歌行还反省来着。

可是……

这不是舜，苏可人也不是燕解语，而且很显然的，楚歌行感觉得到，苏可人似乎对他……怀有一种说不出的敌意。

在对着那张账单看了小半天之后，唐乐颜醒了。

瞪着眼睛望着红彤彤喜洋洋的帐顶半晌，她终于想明白先前发生了什么，竟然让神经至为强悍地她竟然有也吓昏了过去。

唐乐颜呆呆看了一会床帐子，眼前黑了又黑，暗无天日。

唐乐颜想赶紧的桃之夭夭，离开这个鬼地方。但是当她察觉自己竟然一动都不能动的时候，满腔的慌张变成了愤怒，然后又尽数转化

成了慌张。

“楚歌行！”她咬牙叫道，听到床外似乎有轻微的声响。

果然，随着她的叫声，帐子慢慢地动了一下，有人伸手将红帐掀开，那张倾国绝色的脸俨然出现在红帐之后。

在对她做了那种事之后，他的面色如常，简直端庄堪称圣母。

为什么。

“你……你……居然……”唐乐颜咬牙，却一时不知说什么。

“怎么了，有何吩咐么？”楚歌行淡淡地问。

“你……你绑住我做什么，还不放开！”她咬牙说，还是先解决当务之急。

“放开之后，你乱动又会扯开伤口，还是乖乖地呆着吧。”楚歌行轻描淡写地说，似乎此事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

他说地的确对。

若不是他绑着她，此刻她早就飞奔出了这间房，爬也要爬出去。

唐乐颜暗暗握起了手，目光下移，顿时又看到了自己胸前，仿佛是被处理过了吧，并没有血染在肌肤上湿湿嗒嗒的感觉，这个人……还真是喜欢乱来。

羞愧欲死啊羞愧欲死，一身清白啊一身清白。

不由地脸红。

楚歌行望着她的面色，眼睛一眨说：“你若是想我放开你，还是不要乱动，尽早的把伤养好，另外，你地体内真气全消，想反抗也是不可能地，现在的你，比一个普通人还不如呢，不想吃亏地话，最好乖乖地听我的话。知道吗？”

唐乐颜呆看着他：“你想怎么样？”

楚歌行望着她的眼睛，那里带着一丝难得的不安，本来想冷冷地刺她几句，蓦地看到那胸前的血痕，于是板了脸说：“我就算是想怎么样，也要等你好了，你以为我喜欢奸尸吗？”

这话说的露骨，唐乐颜的耳朵嗖地发热起来，动了动，向来伶牙俐齿，此刻却不知道要怎么接他这句话。这人说话是太直接了也太难听了，不过……倒是很有效，让她短暂地将心安下来。

门口响起了优雅的敲门声，不紧不慢地。

唐乐颜身子一颤。

楚歌行看了她一会儿，似乎明白她想什么，手一松，红帐落下，挡住了她的面。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九十二章 吸血鬼

点翠阁的老板娘苏可人给的药还真管用。

楚歌行给唐乐颜敷了一次，她的伤口便收敛了很多，血出的也少。就算这个人仍旧不甘心被他的手在胸口动来动去，试图挣扎无效。

楚歌行虽然抗拒她的那伤处，觉得实在是缺乏美观，但每一次敷药，望着身下之人时而发红时而发白的面色，觉得有趣，也就渐渐爱上这种运动。

甚至会借机装作不经意地碰到不该碰的地方，结果床上的人一惊之下，滔滔不绝开始大骂。

而他觉得手上触感妙不可言，内心暗爽到飞起，见状也不恼，只是说了一句："你再多骂一句，我就故意滴去……嗯……掐？捏？"他思考着，想找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个有些猥琐的动作，最终说，"摸……一下，你看怎么样。你多说一句，就摸一下，两句的话……"他悠然神往地模样。

唐乐颜看着楚狼，惊滞。

楚歌行倒真是个喜欢活学活用的人，这一招分明是他跟她学的，她在摄政王府对付凤剑生时候的妙招，可见以后要慎用，免得被不良的小朋友学去学坏。

到这个份上。只能叹一口气，自认倒霉。

可为人如唐乐颜，忍了这口气地同时心想，迟早有一天的……楚歌行。你落在我手里。

这句话貌似不知在她心底狠狠地想了多久。

可是好像还没有达成的时候。

仿佛是上天体恤受伤的可怜孩子，于是，有一个机会。近在眼前。

为了保护唐乐颜……或者是为了看着她，楚歌行同她住在一间房内。

让唐乐颜觉得小有安慰地是，这家伙，并没有趁机再作出其他叫她崩溃的事情来，反而老老实实地在地上铺了一床被子，晚上或者累了，就在上面休息。

偶尔在独对长夜的时候。听得床下之人静静地呼吸声，唐乐颜也在心底奇怪。

他明明借给她敷药的时候占过她便宜，为什么又这样做谦然君子的模样，宁可睡在地上，也不跟她同床。

要知道。她现在，可是丝毫反抗力都无。

但是，一想起他曾经碰过自己身体的场景，她仍旧忍不住紧张非常。

恐惧的想，不会再有下次吧。

经过了那次她强烈抗议，楚歌行倒没有再出现类似行为。

只不过……永远不要从常人的角度去想这个匪夷所思的人啊。

唐乐颜想着这个严重地问题，想到失眠。

一直到地上那人略带怒意的声音响起：“你不睡觉，在乱想什么？”

她一惊，旋即明了。

必然是她想的太乱。呼吸也乱了，这个人又是有名的耳聪目明，自然听得到。

叹息，真是不自由。

只不过，除了跟他在一起。她现在的确也无处可去。

这无用地身子。偏在这时侯发作，而且又受伤。

恨恨。

本来以为这个时间。早就在舜都，跟楚真欢喜重逢了。

那是何等叫人心旷神怡的场面啊。

想到坏的，恐惧，想到好的，喜上眉梢。

睁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夜，恨不得笑出声音来。

耳畔似乎传来某人的冷哼声。

唐乐颜这才警觉。急忙紧紧地闭了嘴，强迫自己不去想东想西。只是默念着某人之名，沉沉入睡。

吸血鬼苏可人苏老板春风满面地出现在门口。

听到那不紧不慢的敲门声的时候，楚歌行就知道来的是谁。

当看到苏可人妖娆地脸上那甜美的让人产生幻觉的笑容之后，心头的不祥的感觉越发地浓。

苏可人地目光滴溜溜在眼前人脸上转了一圈。

翩翩地进了房间，姿态妖娆地在桌子边上坐定。

“苏老板，请问有什么事吗？”

楚歌行掩了房门，回身问。

“大事没有，小事倒是有一些。”苏可人伸手摸头，骚首弄姿地说。

“哦？请问苏老板小事是什么？”楚歌行淡淡地问。

“哎呀，”苏可人乐乐地一摆手，“别老板老板的叫，把奴家都给叫老了，奴家年纪也不差你几岁嘛，叫姐姐好了。”

她大方地说。

楚歌行默然。

倒是床内有人“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苏可人眼珠子一转，向着红帐内看了一眼。

隐约看到有个人躺在那里，却看不到是男是女。

“看样子床上这位已经醒了，不知道这位……小兄弟……咳咳，还是小姑娘，今儿地伤势可好了些？”苏老板善解人意地说。

床上之人还没有发声，楚歌行抢先一步说：“多谢苏老板关心，也多谢苏老板的药，不过老板你还是开门见山地说好了。”

苏可人回头望着站在面前的美男子，心头春暖花开。

干这一行多么久，再美的人也见过，但是怎么没有碰到这样的绝代佳人。

让人一见就横生一种……奇异的感觉。

似乎是想要扑上去将他占有似的感觉。

站在苏老板的角度，简直恨不得要拿起鞭子使劲儿打那种，或者，被他打一顿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两种仿佛都有些难度。

可聪明伶俐手腕高明如苏可人，绝对不可能让飞上门来的宝贝无端端地空空飞走。

一定要揩一把油拔一拔毛摸上一把豆腐不可。

就算是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她也一定要排除万难地做到。

楚歌行望着眼前的女子，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

苏大老板脑袋之中散发出的怨念光波，实在强大。

楚歌行觉得有一股冷飕飕的风在自己身边飞舞流窜。

苏可人望着他，甜蜜蜜地说：“既然小楚儿你这么说，姐姐我也就开口直说了，嗯，嗯是这样的，我们点翠阁呢，有个铁打不动的规矩，就是现金交易，概不赊账，今次看在燕妹妹的面子上收了你们两位，先前也没怎么提醒，现在已经过了两天，姐姐我觉得，是该算一下帐的时候了，免得坏了规矩，小楚儿你明白姐姐这番话的意思吗？”

她的声音是练就了的娇媚，这番话说的高山流水黄莺呖呖般婉转，让人听来并不觉得刺耳，反而觉得理所当然。

楚歌行目光眨动。

有问题。

这若是在舜都……眉头不眨地扔出一箱子黄金砸死眼前这人也行。

但是现在……

先前他是出使，也不是逛街，自然也没带多少钱银，现在他又带着唐乐颜逃命出来，怎么会有黄金白银那种东西随身携带?

苏可人见他默不作声，心头冷笑，表面却说："所以姐姐我稍微算了一算，两位在这里住了两日，住宿费，饮食费，医药费，外加……器具损坏费，一共是……"

她得意洋洋口齿伶俐地报出一个不小的数目，吸血鬼本色暴露无遗。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九十三章 苏可人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没想到今生今世，居然还会被催债。

自他长成，独对风雨开始，向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此刻的事，在他楚歌行风雨诡谲无往不利的一生之中，真是罕见。

按照楚歌行的脾气，话也不多说一句，出门走人就是。或者说一掌将对方拍死，都是上上之策。

但是……

目光一转看向床上。

又看看苏可人诡异的面色。

他在瞬间知道这个女人吃定了什么。

苏老板望着美人儿变幻莫测的脸色，心中得意开花。

是的我当然吃定了你。

她想：当姐姐是瞎子么，这几天你衣不解带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床上的神秘人，虽然还不知道那人究竟是男是女不过……你这份儿无以伦比的关心情切，除非瞎子才注意不到哼哼。

所以，大美人儿，就乖乖地跟姐姐妥协了吧。

得意的苏老板几乎立刻开始想入非非。

楚歌行看着她的模样，在极短的时间内让自己的心情安稳下来。

“银子么，在下出来的仓促，实在没有带。”他说。

“没带？”苏可人瞪大眼睛，无辜地看着他。

“嗯……”楚歌行诚恳地点头。“难道小楚儿你想吃霸王餐？”苏可人让自己地大眼睛渗出一点跟她外表很不相符合的正义同愤怒。

“在下实在没别的地方去。难免还要叨扰一阵，银子是没有，”楚歌行不恼，不跳。只是淡淡一笑，说：“不过，苏老板你聪明伶俐。是不是还有后话？”

苏可人无辜的脸上在瞬间露出一种类似“被你看穿了真是尴尬”地表情，然后却飞快地恢复原状，叹了一口气，不胜惆怅地：“小楚儿你怎么这么说呢？”

楚歌行微笑地看着她。

笑的太美了。

苏可人听到自己的心“砰砰”跳了两下。

“既然没有钱……”苏可人一向无坚不摧地神经有些迟缓。

她慢慢地说。似乎在考虑合适措辞。

“嗯。”楚歌行倒是坦坦荡荡的模样。

----没钱的是大爷啊。

苏可人在心底长叹。

她吸了吸鼻子，忽然之间眼珠一转。

脸上笑容重新现出，苏老板咳嗽一声说：“是这样的，在我们点翠阁。如果客人来吃霸王餐的话，通常会将他扣押起来，然后让他的家人把银子送来，狠一点的呢，打一顿扭送官府就得了。但……对于小楚儿你……唉。其实，姐姐我有个不情之请。”

楚歌行依旧是面不改色地说：“请讲。”

苏可人说：“其实最近我们点翠阁地生意有些惨淡，原因是我们这儿的一位头牌舞姬生病了，那么呢……”

楚歌行面色一变，终于有些震动。

而那边，床板猛地一抖，接着有一个古怪的声音传出来，窃窃地，嗤嗤嗤的声音。似乎压抑着，非正常。

苏可人媚眼一瞟，继续说："咳咳，我想，如果小楚儿你……你你……"

楚歌行双眸淡淡一瞥。细长的眼睛眯起来。末梢地桃花红微微一动，艳光照人同时寒光照人。

苏可人一句话没有说完。那边床上终于有人忍不住，"哈哈哈！"一阵笑声隔着床帐传了出来。

苏可人还没有开口，楚歌行哼了一声，说："不想死就继续笑。"

那笑声缓缓地低了下去，却有个声音另响了起来："苏老板你这提议提的可真妙啊。"

苏可人竖起耳朵，听这声音清越爽朗，十分好听，但却又隐隐地带一点娇，她原是见惯风月的人，什么样儿的容貌声响没见过，先前她有意说起要替某人找小倌儿来的时候，某人的脸色阴沉的怕人，此刻听了这声响，倒是在瞬间飞快地验证了心底的想法。

"看样子……这位床上的姑娘是同意了地？"苏可人笑眯眯地说。

"嗯？"楚歌行皱着眉头，有些古怪地看向她。

苏可人走了两步向前，望见他的眼神却又站住，咳嗽一声说："既然姑娘同意，那么我就去张罗准备，要姑娘伤势好好，改天登台表演如何？"

"啊……"

这一句话，形势急转而下。

原先楚歌行以为，苏可人处心积虑，是想让他登台，借机羞辱他而已。

连唐乐颜也是这么想法，所以才忍不住发笑。

没想到苏可人话锋一转，居然要的是她！

这个可人，其实一点儿也不可人啊。

这一下子唐乐颜笑不出来。

楚歌行愣了愣，不知道面对这种情形，他是该大笑三声，还是该为某人先前的幸灾乐祸感觉悲哀。

“苏老板怎么知道她是个女子？”楚歌行问。

“本老板见多识广，自然知道。”苏可人满面春风地说。

“虽然是个女子，但若是长相丑陋，又怎么能登台，苏老板又不知她长的怎样，倒是笃定。”楚歌行又说。

“你才长相丑陋。”唐乐颜在心底啜泣苏可人笑嘻嘻说：“这倒没什么，方才这位姑娘发声，我就听得出来，不是个绝色美女，也是清秀佳人，最多，也可以蒙面出场，更添神秘感，嘿嘿，小楚儿你同意吗？”

楚歌行拧着眉，缓缓地说：“虽然如此，但是，她地伤势未愈，恐怕不适合登台。”

苏可人眨眨眼：“是吗？那这样，可是有些难办了……”看样子倒真有些为难地模样。

两人这一番对话，床上的唐乐颜听得清清楚楚。

在听到苏可人隐晦地表达她们缺少一位舞姬地时候，她心底那个乐。

果然面对楚歌行，没有人能把持的住。

但若是此人能粉墨登台的话，那该是凤城登徒子的多大享受啊。

简直难以想象。

可一想到楚歌行那张冰冷的脸，又想，这苏老板也是真胆大。

恐怕从小是吃豹子胆长大的吧。

居然敢老虎头上拔毛，对楚歌行说这种话，恐怕这个人会毫不犹豫地一掌拍过去……

然后一切就游戏结束。

她没料到，楚歌行竟这么能忍。

而苏可人，竟也这么诡计多端。

让她来登台？哈哈哈，若是平常好端端的，她兴致来了，倒也可以玩玩这种超常规的东西。但是现在……哼，哼哼。

而重点不是这些，重点是，本来预计是冲着楚歌行去的，忽然之间笔锋一转到了自己身上，总觉得心理期待上略有落差啊。

正在内心矛盾，忽然听到自床外传来的某吸血鬼诡异的咳嗽声。

第五更奉上。哈，大家都记得看，不要漏看了。

----勤奋地小熊上。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九十四章 绝色姬

享誉艳名的凤城烟花地点翠阁，今日胜景再现，因为又多一名绝色舞姬。

台上仙乐飘飘，香气袭人，淡红色的艳丽灯笼光芒之下，台上那人身着艳丽红裙，小腰身的白衣，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完美的腰身。长袖飘飘，剑器舞动，香风缭绕之中，轰然如雷的叫好声里，此人不时地飞身舒广袖，将手中长剑送出，每一动作，姿态曼妙，红裙绽放之时，飘飘然似虹霓当空，纤细的腰肢轻轻摆动，如无声的诱惑跟邀请，又好像弱柳扶风或不胜酒力，一举一动，举手投足，皆是风情，配合无间的音乐，让人心底横生此舞只有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奢华心思。

手中一柄长剑，被这人使得一会儿如蛟龙出水，一会如雪练飞舞，看的人眼花缭乱，叫好声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剑是凶器，剑光冷冷如冰，剑体坚硬是铁，却更衬得这人娇弱如花。剑身闪烁之中，美人如玉如月，更给人极大的视觉享受。

这人身法十分灵活，看得出是有相当的功底才能舞出这样一场完美的剑舞，只不过身上的气质，似乎是妩媚跟清冷交织，让诸多看客心底生出想要亲近却又无比崇敬不敢亵渎之心。

再看此人的脸，若隐若现的流苏面罩遮住了大半边的脸，只露出一双勾魂夺魄无情也动人的双眸，那双眼睛。说有神它未免太过娇媚，说娇媚它又未免太过冷清，带一丝孤傲，被人看地久了。却会轻

轻地低下眼皮避过对方逼视的目光，这样娇态，带有一点欲拒还迎的味道。更让人想知道这流苏底下，那张脸该是何等的美貌销魂，如此一来，竟比不戴面罩效果更佳，直把台下那帮浪荡登徒子撩拨地心痒难耐，在不停叫好的同时，四处打听此佳丽是何人。身价几何。

然后探听回来的消息却是千篇一律，这是点翠阁最新推出地头牌舞姬，名字很简单，就叫做：绝色姬。

本就有人猜测那面纱底下的面孔是何等的非凡，点翠阁的老板娘苏可人本身就是个世间难得的美人。且又生着一双慧眼，最近几年屡屡调教出几名绝代花魁，每当新人推出，都会在凤城盛极一时，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而如今苏可人竟然为这名流苏面纱美女齐名“绝色姬”，可见是何等的自信跟狂傲，若非苏可人已经认可了这美女的绝世美貌，又怎么敢用这么不可一世地名号。以她今时今日的地位跟过人眼色，也绝对不会犯诸如“看错”之类的低级错误。

众看客被这样的名字唤起绮丽的思绪。兽血沸腾之下，纷纷想同美人一亲芳泽。

有人已经按捺不住，跑到舞台之下，向着台上地美人伸出咸猪手，想博得美人一顾。运气好的话。可以再吃一些豆腐。其他人见了，也不甘示弱。唯恐被美人忽略，当下齐齐起身向着舞台边跑过去，在舞台之下做群魔乱舞状。

正在场面一发不可收拾之时，台上之人目光淡淡一转，娇媚的眼神冷冷瞥过台下众人，也不开口说话，长剑一收，径直向着舞台之后遁去。

这样一来，大家伙儿可不依了。

有人大叫：“美人别走！”

又有人喊：“只要你肯陪大爷，多少钱大爷都给！”

又那故作风雅的人便叹：“昔日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今日看了绝色姬姑娘的表演，才知道古人诚不我欺，甚至……天外有

天，人外有人啊，试想公孙大娘剑器一流，可这世间，又怎会有绝色姬姑娘这样的风姿仪态，真真是我见尤怜

一旁有人嘲道：“只顾临渊羡鱼又有什么好，不如直接冲上去搏一搏，能得美人垂怜一笑也是好的。”

早有想博得先机者，急急忙忙直追出去，终于在后台处将佳人赶上，遥遥伸手去握美人的纤纤素手，激动地说：“姑娘，本公子乃是礼部侍郎之子，不知可有这个荣幸……”酒色过度的脸上露出猴急表情，喉结上下滚动，仿佛已经极饿，近距离看美人，更觉得美艳不可方物，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

但是话没说完，手也没搭上去，礼部侍郎之子看着绝色姬双眉似乎一蹙，却是看也没看他一眼，袖子轻轻一挥，身前一股巨大力量徐徐而来，竟是将他推了个大跟头。

幸亏有旁边地小厮伸手扶住，再起身来看，那美人竟是去的远了，正想拾起勇气重新追过去，却听得一阵银铃般笑声，却是点翠阁的老板娘苏可人驾到，笑面如花地说：“哎呀公子，看到我们绝姑娘，迷得失魂落魄了吗？呵呵，真是抱歉，我们绝姑娘可是卖艺不卖身的哦！”

侍郎公子出声叹息，眼望远处，眼前亭台楼阁，莺莺燕燕飞舞，而被苏可人这么一拦，美人竟然早就走的无影无踪了，只好另寻他想。

楚真出城之后，打马狂奔向前。

他身后一步之遥，黑马之上，北堂御剑背负长剑，另外几个是楚真带着五六个长随，另外有贴身忍者跟随，这批忍者都是千叶归国之前亲自替他训练出来地，无论是忠诚度还是武功都很是不错。

平常来讲，楚真绝对不会如此急躁冒进，只不过关心情切，一时之间乱了法度，全然不想贸然去凤城会有何不良后果。

但从好处来想，不过他离开之前，已经将全盘事务全部托付六部，他在舜权高位重，向来一人压六部，也早有人不忿，如此一来，

放六部轻松做事，在短时间内，也会平息不少流言蜚语。

但是就算如此，为了保证无人阻挠，楚真出城之事，也并没有大张旗鼓来讲，只是在离开之前，交给楚歌寻一封信，叫他次日中午入宫，呈给皇帝陛下。

内里正是他地决定，因为他生怕早一步给唐少玄说的话，他绝对不会放他离开。让楚歌寻中午入宫，那时候他也带人去地远了，就算皇帝想追，都无法。他所带之人皆是武功好手，选的骏马也是万里挑一，更加上轻装简从，连楚真自己都是青衣小帽，只求埋名隐姓，无人认识跟阻挠，行动更是快速。

楚真猜的极对，只是他没有想到，向来听话的楚歌寻，似乎嗅出什么不良苗头。楚歌行离开之后，他代行九门职责，听得有人来报说军机中堂清晨出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匆忙收拾整理了一番衣物便出门进宫去了。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九十五章 拦马头

唐少玄见了楚歌寻送上来的楚真信笺，大惊，二话不说派出侦缉营立刻出城，无论如何也要将军机中堂追回来。

楚歌寻本不知什么事，一看之下也急了，主动要求跟随侦缉营出城门。

唐少玄愁眉深缩，却回绝了楚歌寻的这个请求。

楚门三人，出其二，现在只剩下楚歌寻坐镇城中，怎么能轻易离开。于是反而再三告诫楚歌寻不得轻举妄动。

楚歌寻被拒绝，怏怏地出宫。

那边侦缉营之人滚滚出城，这边唐少玄想了又想，左右思量之下，又派人去督厂，吩咐人如此这般，若是楚真抗命的话，就算是打昏了也要带回来。

那边楚真带人一路急赶。他最近几年都坐镇舜都之中，极少亲自出外做什么，这一段路行来，马背上又异常颠簸，只弄得两条腿都要

断掉，但是想到唐乐颜危在旦夕，只好强咬了牙不发一声继续向前。连身边长随来请示他要不要休息一声都断然拒绝。

最后还是北堂御剑看出不妥，强行上前将马匹拦住。

楚真望着年轻人浓眉之下黑漆漆的眼珠，想到他那一句“受人所托”，不由地叹一口气。

北堂御剑说道：“大人就算心急，也要顾及自己身体才是，不然的话，会让别人更加担心楚真自然知道他所说地别人是谁。驻马犹豫片刻，终于下令说：“所有人原地休息片刻！”

众人如释重负，有人下马，将马匹束在一处。众人有意无意四处散开，将楚真护在中央，北堂御剑负剑在楚真身边。望着他下马之时，脚步略见踉跄，却拧眉咬住牙，隐忍不发，一张玉面却刹那惨白，这么冷的天，他的额头却隐隐露出晶莹汗滴。不知是疼得还是赶路赶的太急。

北堂御剑看在眼底，心头略微怜惜，不由地伸出手臂助了楚真一把力，楚真见是他倒也不拒绝，伸手搭在他地手臂上。随着北堂御剑脚步，向着旁边长随准备的位子走去。

北堂御剑伸手入怀，掏出一方汗巾，递给楚真。

楚真勉强微笑，点头示意，伸手擦了擦额头的汗。

众人正在歇息之时，听得身后马蹄声滚滚如惊雷，正是唐少玄所派地侦缉营追来。

楚真所带之人起初警觉，后来见是自己人。倒也放松下来。

楚真皱眉站起，侦缉营的官长上前，先是跪倒行礼，末了传达了一番皇帝的旨意，令中堂大人紧急回城。

楚真断然拒绝。

侦缉营之人虽然得了皇命。但是唐少玄只是说无论如何将楚真带回。却未曾吩咐他们若是中堂大人拒绝的话，是否要用非常手段。

楚真在舜都数十年。积威甚重，侦缉营之人自然不敢对他轻举妄动，却又不敢离开，一时之间仿佛钻入竹筒的老鼠，两头都在燃着

火，出哪一路都会被烧伤，一时之间进退不能，哪里也出不得。

双方顿时僵持不下。

楚真不耐，一挥手吩咐人重新上马启程。

侦缉营之人大惊失色，百忙之中拦在楚真马匹前方。

楚真怒道："你们想做什么？难道想将本部堂捆绑回去不成？！"

"下官等不敢，只是大人……大人要知道我等皇命在身，若是放大人离开的话……"

"闪开！"不等对方说完，楚真大声说。

侦缉营之人听着对方略带盛怒的声音，无奈之下，双膝一曲跪倒在地："圣上也是为了大人着想，请大人还以舜地百姓为重，不要轻易离开。"

楚真心头恨恨，他生性倔强，去意已决，当下不再理这些人，正想调转马头，身后又有马蹄声传来。

侦缉营之人跪在地上，偷眼向后看，恰好看到督厂的白衣黑袍，随风而来，一时心头激动莫名，心想这样一来，总算不用背黑锅被连累了。凤城，香气飘飘的点翠阁，生意越发的好。

新出的舞姬----绝色姬，绝色一出，谁与争锋，一传十十传百，点翠阁地大堂几乎日日爆满，每个人都守着位子等着绝色姬出场的那一刻，生怕错过好时光，错过美人的一颦一笑，一个手势动作。

可是到现在为止，绝色姬在点翠阁表演了两天，每天只半个时辰，却从来不陪酒，也不曾开口说过一句话，虽然崇拜者蜂拥而来，数不胜数，更有疯狂之人围追堵截，想讨得佳人欢心，就算不能一亲芳泽，能看一眼绝色姬的绝代容颜也是死而无憾，但是从没有人见过绝色姬长的什么样，只见到一双流光水滑，晶莹生光的妙眸，每次旖旎流转，就能将人的心给迷得宁愿长醉不愿醒。

众人的热情却未曾因绝色姬不摘下面纱而减退分毫，反而越发狂热，有风流才子描写绝色姬的双眸：虽嗔视而有情，睨百花而无色。

每当绝色姬出场舞剑，台下扔上来地鲜花之类礼物，会将舞台地面都淹没。

“苏老板真是铁算盘啊，这生意真是稳赚不亏，本公子应该赞美苏老板你的慧眼识人吗？”

唐乐颜养伤的房内，红通通的灯笼光照的室内温情脉脉，靠在床边，唐乐颜斜披一件衣裳，懒懒地说。

“哪里哪里，只不过是见惯了些场面，知道一些常识而已。”苏可人伸手掩住嘴，嘻嘻而笑。

“只可惜，苦地却是本公子我啊……”唐乐颜做悲戚状。

“放心啦，姐姐不会亏待你地，已经派人去找更好的药膏来了，抹在身上，保管一点儿伤痕都留不下来，皮肤还会比以前更好呢。”苏可人笑眯眯地看着唐乐颜说。

唐乐颜叹了一口气：“这样我地心才好过了点儿……要知道，我多么善良，做这种事情，总有一些负疚感啊。”

她沉痛地皱起双眉。

苏可人呵呵地奸笑了两声，看着她说：“明明是天生丽质美的不得了，为什么不能拿出来大家一起欣赏呢，何况更能赚钱，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又造福人类，又促进经济，何乐而不为？”

唐乐颜点了点头：“姐姐果然不愧是这点翠阁的主持人，看事情看东西总能先人一筹，原本我还怀着担心，害怕会演砸了……”

苏可人伸手捂住嘴又笑了几声：“看你说的，姐姐我哪儿能看错人呢，自从我第一眼看到……”

话没说完，就看到唐乐颜轻轻地摆了摆手。

苏可人反应迅速，立刻停嘴。

却在几乎同时，有个冷冷的声音从门口响起，说道：“苏老板第一眼看到了什么啊？”

门扇开处，一个绝色绮丽的人影出现在门口，长袖飘飘，红裙轻漾，蒙面的流苏款款地动，俨然流光，一双美眸却冷冷地，好像能看

的人心碎。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九十六章 吾往矣！

绝色姬的模样，楚歌行的声音。

若是给方才在舞台下寻死觅活的男人看到这诡异一幕，恐怕会纷纷跌倒在地。

名满凤城让诸人引颈仰望，颠倒众生吹费不费的“绝色姬”，居然是个男子！

苏可人跟唐乐颜却丝毫微惊。

苏大老板动作敏捷迅速地起身，笑着说：“啊，今日的演出结束了吗？小楚你真是辛苦了，姐姐这就吩咐人去做燕窝来给你润嗓子。”

“不用了，我没有说话。”楚歌行冷冷地说，又瞟了唐乐颜一眼，“能跟人谈笑风生，我看你好像全好了？”

唐乐颜看着他这幅绝色妖姬式的打扮，一本正经地说：“其实胸口还有些隐隐做疼。”

苏可人却说：“嗯嗯，不润嗓，那降降火气也是好的。”

“那你还不去？”楚歌行瞪她一眼，苏可人向着房门口撤退，一下跳出门口，一边将门拉上一边说：“那么我不打扰了，一会儿派人将燕窝送来哦。”

房门关上，室内顿时一派寂静。

唐乐颜半低着头，不时地打量面前的楚歌行。

楚歌行斜着一双桃花眼，冷冷地瞅了她一会，这才走到桌子边上，将面上的流苏纱罩摘下，扔在桌上，又去脱那一身女装。

他的手甚是灵巧，三下五除二。便将那红裙跟外衣脱下，露出内里地雪白小衣。

唐乐颜本来在偷眼看他，见状，却不由地将脸侧开了去。

楚歌行将女装脱下。这才伸手，去摘头顶珠翠，又去散那特意梳高了的女式发髻。

可这发髻是苏可人找人特意给他竖的。每次都会用半天时间，效果好是好了，但是要解开的话，同样要费时间。

楚歌行心头火气上升，手在头顶上扯了一会，倒是把自己给扯疼了，一时愤怒。狠狠地摔了一朵珠花在桌上。

唐乐颜听了动静，偷偷地斜眼来瞥他，正巧看他头顶头发微微散乱，双眼嗔怒地正也盯着她看。

不知为何，她竟然一时心虚。立刻收回目光，楚歌行瞪了她一会，最终却微微地哼了一声。站在原地也不动，也不拆发髻。

唐乐颜镇定了一下思绪，觉得自己应该适当地做点什么。想了想还是转头，轻声说："你过来，我替你弄。"

楚歌行听了这话，稍微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向着她这边走过来。

唐乐颜打量着他头顶地复杂发髻。心中对于苏可人给楚歌行找来的御用发型师佩服不已，心想世间真有这等心灵手巧的人啊，居然能弄出这么复杂地发式。难怪楚歌行搞不定。

因为是他背对着自己，所以看不到她的表情，她微微地抿嘴一笑。伸手在他头顶慢慢地拆着。

楚歌行的头发很柔软。跟他这个人不同，触手的感觉很好。唐乐颜缓缓地伸手替他拆发，他也不动，静静地坐在床边上不动。

他的身材修长，唐乐颜要直起脖子伸长了手才能看的清楚他头发上的样子，可是未免动起来不大方便，发丝纠结凌乱，越弄越糟，她心慌，一不小心，扯动了他地头发。

"轻一点。"楚歌行闷闷地说，似乎有些心情不爽。

"好的好的。"唐乐颜愧疚地答应。

又忙了一阵，唐乐颜额头上隐约露出汗滴，虽然已经是小心又小心，却还是又扯痛了他，虽然没有怎么说，可他毕竟也是不高兴了。

心头紧张，更见慌乱。

楚歌行坐在床边半晌，又被屡屡扯痛，心头已经不耐，烦恼之下，恨不得将满头这三千烦恼丝全部一剑斩了，他堂堂男儿，最近却被迫假扮女装，以绝色姬的身份登场点翠阁，每每还要面对那些登徒子的言语调戏，虽然还没有人能将咸猪手放在他身上，但那些古怪地话已经够他受的，因此在心底积了好大一把火。

楚歌行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竟然会做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把自己逼到这样的境地。

难道……

是因为……

他神思恍惚，没想到是因为什么，只觉得头顶乍然一疼，她是不是故意的？！顿时火冒三丈，正要破口大骂，忽然听到身后之人急促紊乱的呼吸，她又说："对不起对不起，扯痛你了吗？"

楚歌行慢慢地合嘴，回头去看。

唐乐颜的一张脸很白，有点不正常的白，嘴唇却很红，仿佛咬过，眼神慌乱，额头上汗意凛然。

她尽力直着腰，伸长了脖子，手臂也高抬着，此刻缩手，有点委屈有点胆怯地望着他。

楚歌行心神一刹那恍惚。

却又了然。

知道了，原来不是她故意。是自己……不对。

心头一软，有什么东西砰地跳出来。

于是，眼神不知不觉地变了。

在那东西逐渐地将他凌厉的面色也软化下来之前，楚歌行警觉过来，顿时回过身去。

"没什么。"他淡淡地说，身子却站起来。

"你……"唐乐颜以为他不耐烦了想走，着急叫一声，"我……我会小心地，我……"

却不料他下了床，找了一张矮凳子搬到床边上。

唐乐颜呆呆看他动作。楚歌行坐在凳子上，双手放在床边，头微微一低，这才说：“这样吧。”

唐乐颜一怔，旋即了然。

他是看出了自己行动不便，所以才……

可是高傲如他，怎么会……

头低着，在她跟前，露出后颈雪白一片。

唐乐颜望着眼前一动不动，仿佛乖乖等着大人给梳理乱发的小孩似的楚歌行，略微怔忪了一会。

片刻之后，那人不耐烦地催促：“快点啦。”

她这才反应过来，嫣然一笑，慢慢地向前挪了挪，重新伸手去解他的发。

唐少玄也真了得，竟然连派两路人马前来。

但是楚真的决心，又岂能轻易被动摇。

决定了地事情，总千万人，吾往矣！

他回头看督厂来人，嘴角挑着一丝冷笑。

皇上派了督厂前来，显然是担心侦缉营慑于他地威严，“劝”不回他，所以用超出六部管辖的督厂来“请”人。

楚真目光冷冷。

北堂御剑见他神情凛然，淡淡一笑，向前走了一步拦在了他地跟前。

楚真目光转动望在他的身上。

忽然之间想到：若是乐颜在的话，她，也会是相同的动作吧。

一时之间，原本冰冷的心中温暖柔情荡漾。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九十七章 唱双簧

楚歌行没有想到、没来得及深思的答案，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是如此这般。

当日，点翠阁大老板苏可人亲自上门“逼债”。

楚歌行没有银子，苏可人举手指点明路。

只不过，起初说的，是让唐乐颜出场表演。

一听到这个惊世骇俗的建议，唐乐颜很想拍人。

只不过，人在屋檐下，她又能怎么样，这幅“虚弱”的身体，总不成一直都是别人负累的吧。

可是，一开始她还以为是让楚歌行来表演的呢。

没想到情节发展如此诡异，真是气煞人也。

正在床内恨恨地，听到帐子外苏可人诡异的咳嗽声。

大概这正是所谓的物以类聚，心有灵犀。

唐乐颜在瞬间捕捉到了空气之中游荡的不寻常的密电码。

莫非……难道，嗯……

她正在猜疑。

帐子外苏可人笑吟吟地问：“不知道小楚儿你意下如何？这个建议怎么样？”

楚歌行默不作声。

唐乐颜觉得很意外。

一开始她以为楚歌行大概会欢欣鼓舞立刻举起双手外加双脚表示赞同。

但是他没有。

这人沉默的几乎有些反常。

唐乐颜脑袋之中思绪飞转。苏可人慢慢地说：“小楚儿你在考虑什么……哦呵呵呵……看这种表情啊。难道是不舍地你的小情人出去……呃，抛头露面吗？”

声音慢而且静，虽然似有些开玩笑，不知为什么。唐乐颜竟然觉得苏可人这话好像别有所指。好像这女人说话的对象不是她正在交谈的楚歌行，而是帐子内地她。

奇怪奇怪奇怪。

真是奇怪的现象。

唐乐颜竖起耳朵，觉得事由蹊跷。

楚歌行冷哼一声：“胡说什么！”

苏可人似乎松了一口气。伸手拍拍胸口又说：“这样我就放心了，小楚儿你是答应了吗？嘿嘿，姐姐我先前还想，假如你不答应的话，该怎么办呢，如果不舍地让你的这位……咳咳，难道要小楚儿你去吗。虽然说小楚儿你的话应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哦呵呵呵……”

唐乐颜听到这句话，身子一震，不知怎地，忽然觉得脑中灵光一闪。

苏可人一边说着一边偷瞟红帐。

刚才她欲言又止。本就想说让楚歌行出去登台表演的。

但是慑于对方杀死人的目光，她考虑到自己还要在凤城叱咤风云几十年，还是小心一下小命吧。于是灵机一动换了个说法。这就是传说中的借力打力，隔山打牛。

而且看现在这种状况，楚歌行欲言又止地勉强模样，这牛打的仿佛还挺成功的。

刚才她提出那个建议，红帐中之人便忍不住幸灾乐祸地笑。

只是短暂交锋，虽然素未谋面，苏可人已经判断出帐中人跟楚歌行之间。必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羁绊跟关系。

她决定放手赌一赌。

而此刻，她便需要一个答案，一个推波助澜的助手，一个合演对手戏地伙伴。

正当苏可人心怀鬼胎，楚歌行心中纠结。空气之中波动很诡异的时候。

帐中之人终于开口。

只听得有个略带沉痛的声音缓缓地说：“既然如此……我也……唉。不好推脱了……谁叫我欠、你这么多呢，咳咳。”

末了两声以假乱真。真假难分的咳嗽更添这声音的沉痛性。

一刹那苏可人的心迅速地放了下来。

聪明！

她聪明，帐中的人也更聪明。

竟然在瞬间明白了她的心思，并且配合无间，简直可以去申请某某表演奖。

而身在剧中，看不清局势的，却另有他人。

楚歌行。

她苏大老板地目标，从最初，到现在一直的目标。

----小楚儿，觉得为难吗？不舍的吗？心疼吗？那么就……乖乖地投入姐姐的柔软的怀抱吧！

苏大老板在心底很是风骚地笑了。

对于楚歌行来讲，当唐乐颜“大义凛然”又“略带无奈”地答应了要登台表演之后，他地心情很是奇怪。

不是开心，也不是悲哀，而是空空地，一片茫然。

就仿佛站在时间空间旷野之中的旅人，他看不到方向，没有着落，仿佛脚下不是地，前方没目标。

为什么她竟然答应？

这个人她不是自持身份地么？

为什么竟然如此轻易的答应，要知道，她身上的伤仍旧没好。

这人是不是疯了。

楚歌行皱着眉，心思烦乱。

乱，是因为关心。

因为关心引发的乱，让他失去了平日敏锐的观察同过人的机智。

在苏可人跟唐乐颜的一唱一搭之下，他终究失去理智。

“苏姐姐，那帮人不会轻薄我吧？”唐乐颜说。

声音有些幽幽地，仿佛还嫌他担心的不够，又多加了一句：“我现在可没有武功，一点儿的自保能力都没有，如果，如果被……被那个的话，我真的……”她好像还很煽情的吸了吸鼻子。

楚歌行怔住。

唐乐颜被人吃豆腐？

这个奇异的念头在心底一闪而过。

旋即他情不自禁地看向自己的手掌，脸上也露出相同的奇异表情。

她的豆腐……

他曾经……

不不不，想到哪里去了，只不过，他实在难以想象，唐乐颜被一帮龌龊男人围在中央，被人摸来摸去的场景，何止可怕，简直惊悚到死。

“不会的，放心吧，姐姐会保护你的。”苏可人善解人意地劝着说。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她脸上表现出来的表情分明就是：哈哈哈，乖乖地等着被我推到火坑里吧，小绵羊！

楚歌行的心一阵紧缩。

“哦，这样就好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还债了，毕竟，是我拖累了……咳……那么就请苏老板安排剩下事宜吧，我会尽力的……”唐乐颜又说。

“放心放心，我们点翠阁的客人都很规矩啦，我这就去哦。”

“嗯，多谢姐姐了。”

“妹妹乖你的模样啊，一准儿让那些男人都神魂颠倒的……”

苏可人的模样简直可以称为“猥琐”。

“那也不见得！”一个声音冷冷地响起。

他终于忍不住了。

苏可人跟唐乐颜齐齐地心花怒放。

“哦，小楚儿你有不同建议吗？”苏可人背对着楚歌行，努力将满脸的笑藏起来，然后转身，无辜地皱着眉瞪大眼，看着面前的绝色人儿说。

“她不能去！”楚歌行说。

----说的好！继续！

苏可人想。

----呜呜……你终于开口了，吓死我了……

唐乐颜想。

“为什么？”苏大老板纯真地问。

“她……有伤在身！”楚歌行把心一横。

“那怎么办呢……”苏大老板幽幽地叹一声。

“你……你不用替我着想啦，我撑得住。”唐乐颜同样幽幽地。

楚歌行叹了一声：“我……我……”

苏唐两人双簧完美落幕。

小绵羊楚歌行关键答案说出，一锤定音，掌声雷动。

而他终于找着方向，心不迷茫。

剩下的发生了什么，众人皆知。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九十八章 他喜欢

费了一些力气，终于将楚歌行的头发梳理好。

他坐在床边的模样，很乖很安静。

唐乐颜伸手抚摸过他柔软的头发，心底横生一股温柔感。

楚歌行感受得到，却没有动。

背对着她，他靠在床边上，缓缓地闭上眼睛。

“这几日，辛苦你了。”唐乐颜叹一声。

同苏可人合演的那幕戏，不管他看出看不出，她对他有一份愧疚。

其实想不到，虽然配合着苏可人，可是却真的没想到，楚歌行会答应替她，去男扮女装。

他向来那般清高死板而且又恁般骄傲，怎么会屑于做这种折辱他大男子尊严的事情。

为什么?

唐乐颜想了一阵，想不到点子上。

只不过一瞬心软。

楚歌行听她说，回答：“没什么，你尽快好起来就好了，免得我再烦。”

唐乐颜心底哑然。

这个人……

说话总是这么的难听，不刺激人会死吗？

她微微一笑，忽然想起一件事，不由地问：“你……”一个字出口，颇为犹豫。

楚歌行听出她欲言又止，问：“怎么？”

唐乐颜说：“你，你前些日子替我收拾伤口，我的衣裳……衣物呢？”

楚歌行垂眸说：“都在那边柜子里。你要么？”

“呃……那个，”唐乐颜说，“你收拾我地衣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枚小小的……”

“什么？”楚歌行问。

“那个……嗯，是一枚饰物啦，看起来很古朴的。是翡翠……翡翠玉，上面有个、小、小小地龙啦。”简简单单一番话，她讲的吃力。

“嗯，我见过，跟衣物放一块了。”楚歌行不以为意地说。

“那你……呃，给我拿来好不好？”唐乐颜说。

楚歌行静了静，才说：“好吧。”

唐乐颜笑逐颜开。

楚歌行回头看了她一眼。这样明媚的笑。

可是心底不舒服。

那东西，买来干什么地？

想到她买给楚真的礼物，心中不由地嗤之以鼻。

不屑地想：大概又是给楚真买的吧，可恶。

也肉麻。

果然女孩儿就是女孩儿。

总是惦记着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可心底虽然这么想，他还是起身。走到旁边的柜子边上，一阵翻找之后，从衣服包裹之中将那一枚翠绿色的小佩玉拿了出来。

“是这个么？”走到床边，楚歌行伸手出去，将东西递给她。唐乐颜脸一红，将那东西接了过去，拿在手中，手指摩挲上去。

楚歌行看她的神色，心底冷冷地想：果然这样。哼，我就知道我猜地不错。

嘴巴一撇，转身到一边去，将自己的被子之类从床边搬出来，在地上狠狠地一摔。

却听到床上的人叫：“你、你过来。”

楚歌行一怔。转身问：“干吗？”

唐乐颜看他一眼。似乎很为难似的皱了皱眉，犹豫了一会。

楚歌行自顾自将被子铺开。这才又问：“到底干吗？”

她还是不回答，只是更加轻声地说：“你过来啦……”

楚歌行看到她的神色，心不由地一跳。

心念急转，却不知她到底想干什么，忽然想到一事，急忙问：“是不是伤口有变？”

想到这里，却急忙地跳到床边，伸手抓住她地领口，不由分说便要扯开。

唐乐颜急忙推开他：“不是啦不是，你别这样！”

楚歌行一愣，缓缓停了手。

“你到底搞什么？”不耐烦地，他盯着她问。

眼前有东西闪了一下。

唐乐颜伸手。

“这个……这个……”她断断续续说，手掌展开，雪白的手心之中，那翠绿色的玉佩静静地躺在那里。楚歌行低头瞅了一眼，心想你这是在向我炫耀么？翻了个白眼说：“干什么？也不过这样，丑死了。”

唐乐颜的脸刹那更红，嘴巴刹那紧闭起来，一字不发。

楚歌行翻白眼的时候看到她的模样，不知为何，心忽然砰砰地跳起来。

他全然没想到其他，一看到她买了东西，就认定是给楚真的，拿出来看不过是炫耀，除了这点，应该没别的了吧，因此打定主意不给她好脸色。

可是……

他急急忙忙在心底想了想：向来她送楚真东西，都不会有这样羞愧又胆怯的样子吧，按照常理来讲，若是给楚真地，她必定会得意洋洋地炫耀，他若是敢说一句不好，她肯定有一百句等着反驳。

但是现在，没有。

竟然一个字都没有。

这模样，倒浑似一个献宝出来给对方的小孩被糗了一顿。

而且，是只小龙。

他……她知道，他属龙的。

难道说……

楚歌行刹那之间福至心灵。

可是身子却一点一点僵硬。

口干舌燥，耳旁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响。

眼前她的脸好似也有点更红了。

楚歌行挣扎了一下，这才慢慢地动了动嘴唇，耳畔听到自己的声音怪怪地在响：“你……你、你这个东西……呃……不会是……”

刚才还笑她说话都不成声，不知道在紧张什么。

原来紧张是会传染地。

不信看他现在就知道。

楚歌行坚决不承认自己紧张，他僵直地清了清嗓子，试图缓和气氛。

嘎嘎笑了两声，蓦地发现自己地笑声竟那么恐怖，还很刺耳。

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因此急忙住嘴。

“你……你不喜欢呀……”唐乐颜却没有住嘴，看他一眼，低低声地说。

那小手一点一点蜷缩起来，将那东西给握住了。

“不……不……”楚歌行迟钝地说。

此时此刻，他心底的感觉，就好像是自己猛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一样，麻木，疼痛，有点说不出话，可是又好想说。

“嗯？”她抬起头，亮晶晶地眼睛盯着他。

“你……”楚歌行握起拳头，狠狠地用指甲掐了一把自己的手心。

借着一丝疼痛，他飞快地问：“你送给我的？”

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非常后悔。

大大后悔。

后悔的肝肠寸断。

怎么会这么笨。

为什么急躁地问出这句话。

她又没有直说是给他的，万一他猜错了的话，这脸就丢到太平洋去了。

楚歌行很想再加上一句：“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但是他还没有开口，唐乐颜已经说：“是啊。”

一刹那。

如闻仙乐飘飘。

楚歌行觉得自己乘云直上，而又安稳异常。

天啊，这是给他的啊。

这真是……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唐乐颜说：“你……不喜欢的话，我就……”她慢慢地将手向回缩。

笨蛋！

楚歌行瞪着她。

他是说不出更多的话，但是他能动。

“我喜欢，”一伸手，牢牢地攥住了她后撤的手，他说：“我要！”

第五更奉上。怕更新不了，于是定了早上五点的闹钟，爬起来码字，够勤奋吧XD

颠倒温柔乡 第一百九十九章 权益计

原来某人也是很好收买的，原先竟没发现他有这个优点。

礼物是忐忑地送出去了，这倒并不是撒谎，而是真的想送给他。是在离开凤城前一夜那时候，楚歌行陪着逛夜市的时候买的。当初一眼看到这小东西只是觉得顺眼，呆了一呆想走，无所谓的东西她不想动脑子在上面，何况要花钱。可望见那上面玲珑一尾小龙的时候忽然莫名其妙就想……

呃呃，想了半天想，楚真身边的人，都应该巴结一下吧，楚歌行脾气虽然坏些，但若是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倒也不错。

没想到的是他这么给面子，抢也似的拿走了，虽然仍旧是一脸死挺的漠然。

起初明明说这东西很丑，一脸不屑一顾视如草芥的模样，害得她自卑不已，都不敢拿出来了。

没想到前后转变这么快。

楚歌行摸了摸那已经被体温温热了的翡翠玉，背对着床的方向躺在地上的被子上，微微一笑。

意外，这东西居然是给他的。

所以握在手中，总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似乎是拿了别人的东西，很快就会还回去。

这感觉好奇怪，但是挥之不去。

而且，一开始看的时候，很不喜欢，觉得那抹绿幼稚的惊人，那一尾龙也甚是扭曲。

但到了自己手上之后。忽然发现了彼地好。

这绿意仿佛春天第一抹嫩芽般沁人心脾，那小龙的形状也极其精致，简直活灵活现，难为那家伙居然挑出这样的好东西。

真是越看越喜欢。或者这就叫做敝帚自珍。

怕丢了去，紧紧握在手心。

这两个一入夜，向来就会早早地安寝。

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床下，两不侵犯。

唐乐颜是入夜就睡的性子，倒不觉得怎样。

只是觉得楚歌行未免辛苦，守门似地横在她床前脚下，任劳任怨，也不发一声。

若是这事她来做，恐怕早就叫苦连天。

想到这里。心底对他的钦佩油然滋生。

只是入夜就睡，并非是他们自愿，而是被迫。

因为身处的地方特殊。

点翠阁是有名地青楼地方。

应该是说，整一间的阁子，几乎没有清净的地方。女子刻意娇媚的声音跟男人随意调笑的声音此起彼伏，偶尔会有奇怪的呻吟声跟激情难掩的声传入耳中。

虽然说这一间房间已经是苏可人特意安排出来“比较安静”地场所。

但是再安静也是在点翠阁内。

若是不睡，两人在这房间内，安静相对，一间房子死气沉沉，越发衬托的房外花天酒地。

就算是再镇定，也忍不住会心猿意马些。

幸亏唐乐颜是耐不了久的人。

也幸亏楚歌行不是轻易就耐不住的人。

因此，一入夜两人便各自分居两地，冷清相对。只当外面那些销魂云雨之声并不存在，倒也一直的相安无事。

只是今夜有些许例外。

楚歌行之所以宁可忍受男扮女装这回事也不离开，大部分是因为此地安全。

青楼烟花地，并没多少人来注目，也不会有人想到。舜地赐婚使。正副大人，都在此地。

而且苏可人手段过人。也的确能帮上不少的忙，经常会给唐乐颜寻来奇妙的药物，这才能压得住她忽然来势凶猛病情。

楚歌行只等唐乐颜伤势好些，再行离开。

可是再安稳的地方，也保不准会有些什么人来骚扰。

这点翠阁盛名在外，最近的“绝色姬”又是声名如日中天，其他的登徒浪子都被苏可人一手挡在外面免入，可是有人借着官府的名头有意而来，苏可人也没有办法了。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唐乐颜正昏昏欲睡。

而楚歌行在艰难地数翡翠玉。

一块，两块，三块……漫天飞舞地翡翠玉啊。

就是睡不着。

屋外的声响是听的一清二楚，透过窗纸，何处细细的呻吟声都传入耳中，无一刻停歇，他前所未有地痛恨自己过人的耳聪目明。

直到听到不同寻常地脚步声响起，他蓦地警觉。

脚步声似乎离这里还有段距离。

这几天楚歌行早就将出入点翠阁地各种脚步声响听得清楚。

这声音却是第一次听到。

而且脚步声沉稳，显然是练家子，而且人数不少。

他凝神再听：

竟然又听到苏可人的声音。

楚歌行极快地想了一会，猛地从地上坐起身来。

床上地唐乐颜将睡未睡，模模糊糊中觉察他起身，含糊地问：“怎么啦。”

楚歌行脑中飞快地想，现在该怎么办。

是带着她现在就离开，还是……

可是她的伤势未全好，贸然移动的话，恐怕反而会加重。并非上上之策。

唐乐颜见他不语，慢慢地睁开眼睛，转过头去看。

伸手将红帐掀起，又问："嗯？"

声音带着将睡未睡的一点慵懒。

抬手的时候衬衣下滑，露出雪白的半只手臂。

楚歌行看在眼底，双眉一皱。

或者有一个办法可以用，只不过……

脚步声逐渐接近，飞快而来，其中混合苏可人已经逐渐多了怒气的声音："这位大人，都跟你说了，那边是姑娘们的处所，你是不是要这样……"

来人似乎拦也拦不住。

唐乐颜仿佛也听到这声音，自迷糊之中清醒了一半："好像……"

楚歌行低声说："别说话，有人来了。"

唐乐颜"哦"地答应一声，困意袭来，却又硬挺着问："这，这可怎么办。"

楚歌行纵身跃起，将手上的被褥提起来，想了想，卷成一团飞快地塞进了旁边的柜子中，而后一个箭步向着床上跃去。

"你……嗯……你干什么……"唐乐颜人在朦胧中，觉得身边多了一个人，温温热热的气息，带着一点熟悉的味道。

"嘘！"楚歌行一伸手将她抱住，在她耳边凑过去低低地说，"乐颜，你忍一下。"

唐乐颜难受地挣扎了一下，楚歌行手不停，将自己的衣裳解开半边，又探手向她，将她未伤的那半边身子的衣裳褪下来到肩头。

唐乐颜觉察到，低低地叫了一声。

楚歌行手缩回来，可是耳中听到那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楚歌行一咬牙，重新伸手过去，故意在她肩头抚过，引发她一声耐不住的呻吟，身子轻缩。他随之喘息一声，才又低低说：“乖，忍一下就好了……就一会……”

房门霍然被推开。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章 红绡帐

房间之外，犹有莺声呖呖，红绡帐里，如做鸳鸯睡眠。

楚歌行翻身在下，让唐乐颜伏在他的身上，只露出一片雪白肩头对着外面，他衣裳撩开，却被她紧紧压住，藏尽无限春光，只见无力的衣裳随着动作，垂落床边，旖旎荡漾。

他伸手，深情宽宽一般，撩起她额前的发，露出那张明朗皎洁的脸，比起他，她的外表也具有相当的欺骗性。而此刻，她的目光迷离而朦胧，似乎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在旁人眼里看来，正是春情泛动不可一世之情态，他却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太困。

他不动声色地控制一切。伸手，握着她细细的腰，让她的身子轻轻动了动，免得她真的睡着。她朦胧里无奈地呜咽了两声，想从他身上下去好生地睡一觉，他却不让她动，趁着房门口人影闪烁，他伸手搂住了她的脖子，在她耳边轻轻一咬。

是故意的。

唐乐颜“啊”地叫出声来。

他再用力，将她的头向下一抱，恰到好处地压在他的颈间，自己的头发早就散开，因为方才忙乱的动作，有几缕垂落前额边上，搭在那张魅惑众生的脸颊边，给这张脸平添一种叫人神魂颠倒的媚态。

进门诸人，借着门口灯光，将方才一幕望的清楚。无一例外，全部呆滞。

而床上美人。仿佛被惊醒了好梦好事，略带哀怨地看了这边一眼，青丝半掩地脸，掩不住无限艳光。

所谓被震撼。就是此刻。

不仅仅是前来检查的官爷，连见多识广的点翠阁老板娘苏可人也是如此。

她明明知道这两人的真实身份，也隐约知道了这一幕或者另有隐情。但是此刻，那向来硬气不苟言笑地男子忽然甘心躺倒在唐某人身下，脸上又是一副“奴家想要旁人死开”的表情，可就算是知道他是不折不扣的男子汉，但苏可人仍旧被这一幕狠狠地煞到了。"君子堂"

一股酥酥麻麻地感觉从骨头缝之中散发开来，苏可人莫名地觉得腿软。

她刚想找个地方靠住身子，忽然感觉到床上之人刹那投过来的不寻常目光。

苏可人不愧是苏可人。

她在瞬间挺住。

在刹那间捕捉到某人传来的讯息之后。苏大老板的敬业精神总算发挥，她掏出小手帕，低低地咳嗽了一声，然后说：“我说各位官爷，你们都看够了没？”

而旁边竟然还有人痴痴地回答：“没……”

声音软绵绵的。仿佛已经软了骨头。

苏可人大，扭头去看，眼见身边三四个男人，眼睛望着床上的情形，一个个眼珠突出，嘴巴半张，垂涎欲滴状，脸上表情，如痴如醉。如傻如狂，如忘记一切，回到婴儿时候最原始的呆傻状态，只管看，贪婪地看。眼睛连眨一眨的时间都没有。

床上。那位引发这所有的人儿掩了心底横生的杀机，估计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娇羞无限”地向着唐某人的身下缩去。

随着他地动作，肩头的衣裳向下微微滑落。

咔地一声，看客之中，有人的下巴掉了。

唐乐颜正在昏昏欲睡，觉得身下的“床垫子”发生位移，不满地呜了一声，伸手出来，牢牢地按住了楚歌行肩头，嘴里说：“不准动。”

楚歌行“嗯”地“嘤咛”了一声，一手轻轻地抵在唐乐颜胸前，不理会自己，却有意无意地替她拉了拉肩头衣裳，挡住那片雪白。

这帮人，尽管看吧，迟早有一日，老子将你们的眼珠子挖出来。

他内心发狠。

仿佛听到他的心声，只听得“彭”地一声，有人倒下。

苏可人吓了一跳，急忙去看那倒下的官爷，只见伊躺在地面，两管儿鼻血华丽丽地从鼻子里窜出来，最离谱的是，脸上还带着幸福的表情。

苏可人几乎要捶胸大呼：天理何在。

几乎想揭破真相：那是一个男人啊。你们要不要如此。

抽泣，而她方才又何尝不是如此。

唐乐颜觉得身下地人不动了，甚是满意，埋头在楚歌行温暖的颈间，嘴巴响亮地咂了两声。

她只是在表达对于“床垫子”柔软又温暖还很听话的满意。

可是这种暧昧情态之下，其他的人却完全误解了这两声的含义。

最恐怖地是听到她地声音，楚歌行很卖力地仰起脖子，在唐乐颜的肩头轻轻地吻了吻。

青丝纠缠地身子，修长美丽的脖子，动人的唇色，而那张脸……眼眸半掩，长长睫毛无力地抖了抖，弄得人的心都醉了，他却似乎已经沉浸在极乐之中忘乎所以。

苏可人看的目瞪口呆。

然后她发现其实非常省事。

甚至不用她出声驱赶了。

她只袖手看好戏就行。

“受不了了。”不知道是谁低低地嘀咕了一声。

然后----

身边站着的三四条大汉，一个个忙不迭地转过身，捂住口鼻向外窜去。身形敏捷异常。

苏大老板目光如炬，望见那掩着口鼻的手指缝间，依稀流出的鲜红血液。

真是一场悲剧啊。

苏大老板叹一口气，站在门口，向着那些逃走的背影挥舞小手绢，欢喜无限地叫着：“官爷们有空来光顾啊

说完广告词之后，苏大老板转身。

正想要继续未看完的好戏，却见眼前，红绡帐帐子垂落，将那边的风光掩的一干二净。

苏可人站住脚，无以表达自己的愤怒。

“苏老板难道要在这里守夜？”有人说。声音非常冷静。

男声。

----你刚才怎么不开口说话？哼哼。

苏可人愤愤地撅起嘴，为自己没有了继续看下去的福利而愤恨。

可是却一句话都不能说。

她转过身，恨恨地向外走。

“等一下。”那声音又叫。

苏可人站住脚，惊喜交加地想：这个时候叫停，莫非情节有巨大转变？

忽然极有风度地撩了一把鬓角的头发，娉婷地转过身来。

就算知道那人也许不会注意到。

她想：如果是他的话，姐姐我不介意三个人……

却听得那个声音懒懒地说：“苏老板记得把地上的人带走。”

苏可人石化。

一颗芳心华丽地破碎了。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零一章 卧鸳鸯

苏大老板费尽力气，将地上的庞然大物拉出这房间。

为什么她要来做这种事啊为什么。

吩咐小厮将官爷弄出门去，苏老板愤愤不平地回房睡觉去。

临走之前仰望了一下楼上红灯笼照着的

Chapter_20

紧闭的房门，感觉有点想哭。

混蛋啊，不解风情的家伙。

我苏可人虽然不能算是青春貌美，可也徐娘半老，别有风情。

你的眼睛，就不能多看老娘一会儿吗?

愤怒。

可是没有办法。

人全部退出。

房间内恢复了一贯的寂静。

楚歌行叹了一声，伸手将散乱的头发向后撩了撩。

想将压在身上的人推开，然后他下床。

手落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却又哼了一声，原本按在他肩头的手，下滑。

一直到了腰间。

方才为了演戏到最佳程度，他将自己的衣衫解开大半。

她仿佛食髓知味，小手顺着他敞开的衣襟边缘向内，一直摸到了赤裸的腰间。

楚歌行身子一抖。

你要不要做的这么过分?

控制不住的身体开始发热。

方才全心演戏给那般蝗虫般的家伙们看。没有注意到这些。

而此刻，她伸手摸过去，似乎感觉手感不错，轻轻地捏了捏。又发出满意叹息，这才牢牢抱住。

楚歌行反应过来，这才伸手去握住她地手腕。低声说：“唐乐颜，松手！”

她咕噜了一句，埋在他颈间的头蹭了蹭，有什么柔软地擦过他的脖子。

楚歌行浑身宛如触电，刹那一动也不能动。

静了一会，他想：

或者，就这样也可以吧。

本来我是想下去睡的。是你不让我动。

假如她醒来发现如此，他可以这样对她解释。

已经想好了后路地某人，说服了自己。

楚歌行出了一口气，伸手，将身上的人抱住。低低地说：“虽然我不介意你趴在我身上，但是……我怕你发现之后……”

心情忽然有些惆怅。

随手将她胸前敞开的衣裳拉好，听到屋外传来地之声。

而他却心无旁骛。

这也算是一宗奇事了吧。

罗裳半解的她，跟几乎赤裸的自己，如此亲密相对，而他的心却远离风花雪月。

手指垂下，摸了摸衣衫侧兜里的那枚坚硬之物。

心头又有一丝甜蜜。

甜蜜越深，惆怅越甚。楚歌行仿佛察觉到了什么让他担忧的事情。

那原本被他忽略了的事情。

正在一点一点，如冰山似地。浮出水面。

纵他不知。

终有一天，它忽然出现他的眼前，将让他大吃一惊，亦或者……

将所有弥足珍贵的一切回忆，悔不当初。

将所有信手丢弃的一切捡起。以期将来。

听着耳旁沉稳的呼吸声。是她已经睡着。

忽然之间，他觉得。安稳。

安稳地萌生了一丝古怪的睡意。

雪地之中，白衣黑袍，是舜的督厂来人。

唐少玄派来的。

楚真皱了眉，情知一定是楚歌寻那边出了差错。

可是既然已经出来，他就不打算轻易回去。

他已经决定。

督厂的人，风驰电掣地赶到前来。

有人翻身下马，对着楚真抱拳行礼，口称："卑职见过中堂大人。"

楚真点头："嗯。"

那人又说："卑职等奉圣上之命，来请中堂大人回城。"

楚真说："是请，还是强行想带本部堂回去？"

那人见他如此直接，笑了笑，却不尴尬，直言地说："既然中堂大人有所察觉，那么就不瞒中堂大人了，卑职的确是身负皇命，皇上只是说务必一定要带中堂大人回城，至于用什么方法，就没有交代。"

"那么你要用何种方法呢？"楚真淡淡地说。

"卑职还请中堂大人跟随卑职回去。"

"不可能。"楚真直接拒绝。

"中堂大人这般难为卑职等，恐怕……"

"要动手，先问过我的人同意不同意。"楚真神色淡淡的。

北堂御剑一笑："哎呀呀，说来最近天冷，动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如果有这种机会，还请大人让给我。"

督厂之人双眉一皱，目光在他背后地巨大长剑上掠过，随即笑着说："曾经听说中堂大人身边有温山剑阁的人跟着，还有人不信来着，今天这么一见么……"

北堂御剑说："哦？有人不信，那么，是有人以为本公子是冒牌货咯？你……好像也是这个意思？"他伸手，点向那人。一副要找茬的模样。

那人摇头："怎敢不信，阁下身负巨剑，相貌堂堂，若猜的不错，定是温山剑阁的少公子，不过……剑阁一派向来不在舜都出现，莫非

想投奔朝廷，为国效力么？”

“少说这些有地没地，”北堂御剑摆了摆手，“我只问你，你要不要动手？”

那人谦卑笑着说：“当然不需要动手的时候，就尽量不动，其实卑职这次来，只不过是想要……拖延时间。”

北堂御剑不懂什么意思，望着那人，皱眉问：“嗯？什么意思？”

旁边楚真听了这话，也觉得奇怪，忍不住上前一步。

那人看了他一眼，又说：“卑职也不知什么意思，只不过，过了前边路，那里会不大太平，听说凤城地摄政王爷也知道了中堂大人出舜的消息，恐怕会对大人不利。”

“本部堂岂会怕他。”楚真说。

“大人自然是不怕的。只不过，听说凤城现在在缉捕两个人，但是却没有指明是谁……而且我们派去的使节团，摄政王也已经好生地送他们出城，不日就会归舜。”

“他们出凤城了？那么……”楚真惊问。

“很可惜，正副使不在其中。”那人说，“所以大人还请稍安勿躁，现在的情势十分复杂，若有……”

话没有说完，楚真怒道：“你说东说西，故意拉这些消息来讲，莫非也是来拖延时间的？”

那人一怔，旋即低头下去：“中堂大人猜对了。”

楚真大怒，转身向着马匹方向走去：“任凭你口灿莲花，或者有更厉害的后着，本部堂也不会被你说动改变心意，众人，跟我走！”

所有人向着马匹方向移动，楚真翻身上马，正欲催鞭。

那人又说：“中堂大人不必动怒，这是我们厂公吩咐的---而现在，要等的人似乎来了，中堂大人何不等他说完了，再做决定不迟呢？”

楚真长笑：“哦，你说的要等的人是谁？本部堂倒要见见是何等人物，居然能值得厂公如此信任。”

那人微笑说：“我们厂公说过，那人或者不能拦住大人，不过，那人带来的消息，或者会让大人改变主意也不一定。”

那时候楚真一拉缰绳，那匹马长嘶一声，半人立而起。

来的人，是疾风。

从凤城之中，带着唐乐颜口信而回的疾风。

楚真实在没有想到，在督厂的厂公算计之下，能成功阻住他，让他甘心情愿回到凤城的，是自己派去保护唐乐颜的忍者疾风。

他只是说：“公子说，我在那里的话，只会拖累他。”

楚真面色微变。

他怔怔地想了片刻，周围的人便也陪着他静静地等候。

北堂御剑拨马在他身边，望着他怔怔出神的样子。

虽然那话过于直白，但的确是真的。

若是那家伙想离开，凤城之中，应该无人能阻挡。

如楚真真的去的话，恐怕也……

想了想，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多少说几句话。

周围仍旧白雪皑皑，有点冷，就算他是练武之人，体魄强健，都有些受不了，更何况向来养尊处优的楚真。

而且他前些日子还刚刚……

北堂御剑沉声说：“据我所知，他说的是真的，若是……呃，乐颜想回来的话，并没有人能拦住她，更何况，她是一心想回来、见大人你的。”

说到这里，心头酸溜溜地。

不知道怎样。只希望这番话能说动楚真，或者叫他隐约明白什么。

楚真目光一闪看向他。眼睛一眨。雪地光芒，衬得他的一张脸更白，甚至毫无血色。

北堂御剑暗暗怜惜，想想又说：“最近天气太冷。的确也不适合连续赶路，依我看，还是回去慢慢等候。何况大人你若是不爱惜自己。万一受了病什么的，改日乐颜归来地话，看了会心疼不安的，大人若不想她内疚担忧，就……回去如何。”

楚真垂着眼睑默默地想了片刻，终于说：“好吧。”

声音之中带着些无可奈何的意味。

督厂跟侦缉营所来地人却不约而同松了一口气。

大家簇拥着楚真向凤城返回。

宛如众星拱月一般。

楚真打马向前，走了一段路。忽然一拉缰绳。

那马匹打住脚步，在原地盘旋。

楚真马上回头，向着遥远的南边张望。

北堂御剑见他落寞眼底的一丝牵挂，隐觉得惊心动魄。

此时此刻，却想：乐颜。你还是安全回来的好。

否则的话……本公子也要背黑锅了

唉。

一觉睡得甜美。

一直到想起了昨夜事情的支零片段。

唐乐颜面色发白地看着正在桌边上悠闲喝茶的楚歌行。

楚歌行看着她微微笑。

这笑让她打心底地发起凉来。

尤其是想到了……隐约地她记得她曾经啪啪有声地在某枕头身上亲了数下。

但愿那只是幻觉。

楚歌行看着她越见古怪地脸色，微笑着扭过头去。

唐乐颜想了一会，这才勉强我呢：“昨晚……”

“抱歉，昨晚上有人来搜查，我是迫不得已。”他难得的好心解释。

唐乐颜心情复杂，漫不经心说：“哦……”然后问，“那么我……”

小心翼翼地看着楚歌行。

楚歌行看她一眼：“你……还算配合的不错。”

唐乐颜听了这个答案，有点哭笑不得。硬着头皮说：“哦，谢谢。”

楚歌行喷笑。

唐乐颜低下头。呐呐问：“你笑什么？”

楚歌行的确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于是咳嗽一声后又问：“你饿不饿？”

唐乐颜摇了摇头。

楚歌行说：“不饿也吃一点，对伤口的复原又好处。”

那么你问我做什么？----唐乐颜心底想。

楚歌行起身，不由分说塞了几块点心在她手中。

唐乐颜望着他，捧着点心。咬了一口。感觉有点食之无味。

“快点吃。”楚歌行催促。

唐乐颜答应一声，加快速度将点心吃上。

他很好心地拿了桌上地茶水来给她喝。

唐乐颜很诧异。于是立刻反省，她哪里做的好了让他这样反应。

一时想不到。

楚歌行看她喝完，将杯子接过去放在桌上。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唐乐颜问。

楚歌行看她一眼：“怎么？”

唐乐颜闷闷地：“没什么，想回去而已。”

“现在你伤成这样，就暂时别想太多了。”他说。

“嗯。”唐乐颜答应。

“要是累了，就躺着休息一下。”他又说。

唐乐颜毛骨悚然：这个人今天太反常了。

她瞪着楚歌行。

楚歌行全然未曾察觉。

唐乐颜只好慢慢地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像是一头猪，被人喂饱了，要躺着养肥。

那么然后呢？

被捆绑宰掉然后吃干抹净？

她浑身汗毛都竖起来。

偷眼看楚歌行，面色只是如常。

于是想：大概是他遇到了什么好事，所以才变得有些奇怪吧。

总算将情绪平定下来。想了半天，忽然脱口而出："可惜。"

楚歌行问："什么可惜？"

唐乐颜说："我买了很多纪念品回舜都呢，现在恐怕都给那坏蛋摄政王私吞了，你说可惜不可惜？"

楚歌行哑然失笑，然后说："你这样小人之心，你以为他会贪图你那点纪念品吗？"

唐乐颜说："那可说不定，哼哼，我买的都是精品。"

又来了。

楚歌行说："那么你可以放心了，因为我们的使节团早在两天前就已经出城，现在恐怕走了小半路了。"

唐乐颜惊得爬起来："什么？你说什么？"

"那摄政王将他们送出城，却又封锁我们两的消息秘而不宣，你说他打着什么主意？"又说，"不过你那些纪念品可以顺利回去了。"

唐乐颜愁眉苦脸地："该死，我也要回去。"忽然心虚地说，"呀，他这样处心积虑地捉我们，会不会是……"

楚歌行说："是什么？"

唐乐颜不语。

楚歌行何等聪明，笑吟吟说："会不会是记恨你脱他衣裳的事？"

唐乐颜装作若无其事地转过头去，仿佛没听到他这句话。

楚歌行却死抓住不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唐乐颜恨恨地抓了抓被面。楚歌行悠闲地举杯。

唐乐颜坐了一会，忽然想起一件事。

“楚歌行，你……记不记得你抢走我一块玉？”

楚歌行一愣，旋即问：“什么？”

唐乐颜说：“就是……楚真那块。”

楚歌行面色一沉，问：“怎么样？”

“如果可以，能不能……”唐乐颜小声缓慢说，“能不能还给我？”

楚歌行面色阴沉似水：“还给你？”

唐乐颜听他声音阴森，抬头看向他。

楚歌行心思连转，在极短的时间内连想了好几件事情，末了忽然冷笑说：“原来是这样，唐乐颜，你想得倒美！”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零三章 青楼劫

“原来是这样，唐乐颜，你想的倒美！”

楚歌行说。

原先是阳光普照，这一瞬间却阴云密布，隐隐的还雷霆万钧的势头埋伏在后。

“原来是怎样？”唐乐颜茫然问。察觉他面色不善，不由暗暗心惊。

“你想要楚真的佩玉？”

“是啊。”她点头。

“你送给我翡翠玉？”

“……是啊。”她回答，却觉得，这两句问话，有些古怪。

“哈，哈哈哈。”他大笑。

唐乐颜皱眉：“楚歌行，你是不是……”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却不待他说完，楚歌行蓦地站起身来：“你做这么多余的事情，就是想换回楚真的佩玉？”

唐乐颜眼睛一眨，震惊：“什么？”

楚歌行在怀中摸了一会，将那块翡翠玉摸出来，握在手心说：“你送这个，就是想讨好我，换回他的玉？”

唐乐颜身子微抖，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你……在说什么？”

楚歌行看着她，不屑地笑：“你做的好戏，你还真有耐心，居然还懂得用这种招数了。”

“你，”唐乐颜微怒，握起拳叫：“你住口！”

“又怎样！”楚歌行大喝一声。

唐乐颜瞪着他，不发一声。楚歌行只当她事迹败露。正在心虚，不由冷笑。

唐乐颜渐觉得眼睛有些模糊。

楚歌行看着她双眸，忽然觉得有些松动。

可是……

不，他不要被骗。绝对不要。

所以不能心软。

横下心肠，楚歌行向前走了两步，咬牙说：“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还给你地，我这就去砸了它！”

唐乐颜看着他阴沉的可怕的脸色，那般绝色的脸，因为恨意而显出一种妖异地狰狞。

“你……你以为……你真是……”真是好笑，她忽然想笑，然而怒到极至，她反而不想说什么。

而他继续说：“你就别做梦。也别弄这些歪心思了！”

他说着，将那块翡翠玉向着床上一扔：“这破东西，我根本一点都不稀罕，还给你！你爱送给谁送给谁去吧！”

他转过身，向着门外走去。

“你、你、你……”唐乐颜看着他的背影。怒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一直到他将门拉开，迈步出去。毫不犹豫地。

她才感觉有什么从自己眼睛里落出来，心似乎在疼，她忍不住失态地叫一声：“好好，我送给别人去，你滚吧！你这个混

声音尖利地在耳畔回荡。楚歌行听得清清楚楚，这句话。

“我送给别人去！”她对他喊。

好，你送给别人好了。

楚真凤非声还有北堂御剑，任何人都行。

总之别给我。别想骗我。

他恨得整个胸膛都要爆炸。

尤其是想到自己昨夜，握着那块翡翠玉时候，曾还感觉满足跟幸福。

多么幼稚。

这可恶的唐乐颜，她不过是做戏给他而已。

唯一地目的，不过是为了将楚真的佩玉换回去。

这个人将他当成什么?

一枚可有可无的棋子?

他楚歌行是什么人。岂能被她握在手心。横戳竖捏，为所欲为?

混蛋!

可见他留下来照顾她。也是一相情愿的犯错。

还是走吧!

任凭她是死是活，反正这一切，都是她自己找的。

他终于走了。

唐乐颜从上午，望见窗影上的日光影子渐渐西斜，已经过了正午。

而她始终都没有见到过他出现。

她爬起身，下了床。

她记得他说过，衣裳都在柜子里。

捂着胸口，摇摇摆摆走到衣柜前，将柜子拉开，果然，衣裳整整齐齐叠在里面。

唐乐颜望着那熟悉地红衣，看了半晌。

他还真是有心。

若是她来做，只是做一团扔在里面就是。

站了半天，脚有点发麻。

唐乐颜笑笑，伸手将衣裳扯出来，轻轻一抖，而后披在身上。

有心又如何，翻脸的时候依旧无情。

内力全失，她动作极其缓慢地将衣裳穿上。

还没有来得及系扣子，就累的满头大汉。

气喘吁吁地，仿佛经过剧烈运动。

好不容易勉强地扣上一个扣子，决定休息一下。

门口响起了聒噪的声音：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唐乐颜一愣的时候，门已经被推开。

三个高大人影出现门口。

阳光随之照射进来。

唐乐颜伸手挡住眼睛，她多日不出外，感觉阳光甚是刺眼。

却不料，阳光照在她遮着双眸地手上，更见莹白如玉。

而樱唇如血。

“哈哈哈，小美人！”有人叫着。

神魂颠倒地进门了。

唐乐颜皱眉，缓缓放下手。

“咦……好象不是昨晚那个。”有人说。唐乐颜心头一凛。

眼前三个人，都是军差打扮。身材高大，形容有些猥琐，此刻三个人的目光都落在她的身上，仿佛要将她生吞下肚。

“是不是看差了，这个也不错啊。”另有人说。

“是啊是啊，娇娇嫩嫩的小美人儿。”充满调笑的声音。

“昨晚那一幕可真是……”几个人围过来：“美人儿，今天陪我们哥几个乐一乐吧。”

唐乐颜后退一步，身子一晃，靠在了床边上。

她方才穿衣，用尽全身力气，此刻动一下都是艰难。

其中一人见她弱不胜衣的模样，心痒难耐，猴急地扑了上来。

唐乐颜勉强一闪，闪了开去，这一动作，已经是娇喘微微。

那人淫笑说道："小美人儿害羞呢，向来听说点翠阁出美人，真是名不虚传，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来来来……"

一伸手，轻易地拉住了她的衣襟。

用力向后一拉，已经将她拉在身边。

唐乐颜大怒。

她出道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侮辱。手一翻，握住了袖中的扇子，幸亏楚歌行将它同衣裳放在一处，方才穿衣的时候，她放在袖中。

此刻握住，眼睛瞥了旁边两人一眼，心中想：这三人看似都有功夫在身，若是她武功全在，就算是全部杀掉，也只是易如反掌，但是现在，务必要一击全中，否则地话，留下任何一个，都是祸胎。

想到这里，只好隐忍不发。

身后那人将她身子拉在身边，低头嗅一嗅，笑道："真是好香。"

另外有一人也凑过来，猥琐地深吸一口："让我也闻闻。"

还有一人却站在前面不动，笑着说："你们两个，别把这娇滴滴的小美人儿吓坏了，要上快些上，这可是偷偷溜出来的，一会还要去当班呢。"

"自从昨晚看了那一幕，老子就疯了，今天若不来跟美人亲热亲热，恐怕会爆炸。"拉着唐乐颜那人一边说，一边将自己身上衣裳扯落。

"楚歌行，你昨晚到底做了什么？"唐乐颜心中暗恨。

"是啊，真他妈的把老子憋坏了。"旁边那人也跟着说，他伸手过来，却是脱唐乐颜的衣裳。

唐乐颜一惊，她力气不济，刚扣了一个扣子，被这人一拉，顿时将衣裳拉开了去。连整个人都向着他身上倒去。

那原先拉住她地人见状叫："喂，说好了，我先来！"

“谁先不一样，你忍不住，就一起……上……”那人一手拉着唐乐颜地衣裳，一边淫笑着。

唐乐颜气的浑身发抖，那人抱着她向着床上倒去。

借着这个姿势，唐乐颜手中扇子机关一握，两人靠得极近，这一下绝无失手，那人闷哼一声，胸口中间，正中心脏，叫也不叫一声就倒了下去。

剩下两人见自家兄弟倒在床上不发一声，不由大笑：“老二惨了，见了美人，自己竟先软了。”

唐乐颜一击得手，顾不上喘息，躺在床上额头冷汗涔涔而下，握着扇子地手因为脱力，正也跟着发疯般的抖起来。

心中乱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

听到床外那两人慢慢靠近过来，向来冷静笃定的她，此刻竟有些许恐惧。

******安全而小心滴分界线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零四章 生死关

浑身的力量已经将近枯竭，唐乐颜倒在床上，努力握着唯一的救命扇子，仿佛寒风之中瑟瑟发抖的枯叶蝶，只剩一点感知。

可却不能放松，耳边听到脚步声靠近，有人笑说：“老二，这么美的姑娘在身边你却这么没用，还是便宜兄弟先来吧。”

哈哈大笑声里，原先脱光了衣裳的男人大步上前。

脑中一闪念，唐乐颜本想爬起身来，利用扇子之中的暗器，将这两人一起击毙。

只是有些担心自己这样的身体，是否能支撑这一连贯的动作，若是操作不当，反而会先行暴露，将自己陷于更危险境地。

稍微一犹豫，机会已经失去。

唐乐颜只觉得眼前劲风一阵，有人猛地向着她扑了上来。

她不能动，眼睁睁看那赤裸的胸膛向自己罩过来。

甚至连恶心的感觉都来不及有。

她眼神一变，努力支撑着手腕一扭，将扇子换了个方向。

男人色欲攻心，完全没看到床上的异状。

等察觉一枚铁钉扑面而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那枚锐利的暗器发出轻微的“噗”的一声，已经没入了男人的额头。

距离眉心稍微有些差距。

只差一点就偏了。

男人赤裸的身子扭了两下。眼睛鼓得大大地盯着唐乐颜，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鬼怪。

那又长又大的男性躯体落下来，唐乐颜眼睁睁地看着，却闪不开。顿时给压了个十足十。

那双丑陋的瞪大地眼睛近在咫尺，死不瞑目一样，男人无力地趴在她的身上。手脚耷拉着，额头流出的浓浓地鲜血，自她颈间向下滑过去，黏黏的感觉，腥气的味道，以及这人裸露的胸膛死沉死沉地压在身上，这一切的一切。让她想哭又想吐。

而她虽然无力，仍旧在脸上露出一个冷冷的笑。

纵然恐惧，心中恨意滔天：这三人，统统要死。

不管怎样，都不能叫他们活着。

就算是死。也要这三人陪葬。如今，只剩下一个。

唐乐颜想起身。

已经有两个人倒下，剩下的一个，无论如何不会这么大意。

若是等他反应过来地话，就会失掉先机。

可是却动不了，连手指都有些麻木。

更何况，死去的男人仿佛一座大山似的压在她身上，更让她一点儿都动不了。

红绡帐微微动弹。

床外的男人起初好笑：“我说你们两个怎么搞的，老三。你别是太激动了吧。”后来没有听到两人声响，心头逐渐起疑：“老二老三，说

句话，到底怎么啦？”

忽然惊道：“莫非这小美人儿有古怪？”

他们兄弟三人乃是凤城守卫之中小有名头之人，虽然不能说武功盖世。可每人也有一身不错地功夫。若说是给这个看似娇滴滴毫无力气的小美人弄倒了，说出去恐怕会笑掉所有人的大牙。

剩下的男人是三人之中为首的。为人猜忌多疑，见两个兄弟不做声，而那美人也被老二压在身下一动不动，却不轻易靠前，放轻了脚步，一边伸手，将腰间的佩刀拔了出来。

唐乐颜紧张的汗流满面，颈间也是湿乎乎的，加上男人腥臭的鲜血，说不出地难受，几乎昏厥。

心底却有一丝绝望地想：这人已经起疑，这样下去，她岂非等同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她拧起双眉，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那男人一步步走到床边，刀锋一闪，刀法竟也不弱，顿时将快要静止的红绡帐削落一片下来，露出床上情态。

老二侧卧，老三横爬，男人一眼扫过去，顿时察觉两人都已经断气，可却一时没看出两人是怎么死的，心惊不已，大喝一声倒退一步。

唐乐颜知道他很快就会恢复过来，心头着急非常，而男人的身子山似地压着她一点都动弹不得，不过，就算没有这人压着，她也动不了了。

老大一时被惊住，果然不愧是军中磨练过地人，顿时反应过来，怒道：“你这妖女，你用什么法子害死我二弟三弟。”

唐乐颜无法回答。

老大仗着手中有刀，缓缓再度上前。他知道这两个兄弟虽然为人不怎么样，可武功的确不错，而这女人居然在极短地时间内连杀两人，而且两人都没怎么反抗，可见必定有过人之处，因此小心又小心，终于到了床前，伸手出去，在老三的肩头轻轻用力一拨。

老三的尸体随着他的手势向着旁边倒过去，露出额心上一点血痕，触目惊心，双目瞪得大大的，却一点反抗都没，可见是死透了。

老大身子一颤，而就在老三的尸体离开唐乐颜身上这刹那，他忽然望见那被压在身下的女人，握在腰间那素白的手中，执着一柄扇子，此刻随着她真容的闪现，那美丽的脸上，忽而露出一丝绝绝的冷笑。

老大直觉不好，顿时向后跃回去。

几乎是与此同时，只听得一声轻微的响动，有三道白光自那女人的扇子中闪出。

老大大喝一声，也算是他反应过人，刀光一闪，将其中一枚劈落，又一扭身，躲过第二枚，可是第三枚却无论如何躲不过了，肩胛骨一阵疼痛，半边身子一麻，已经握不住刀，朴刀落地，发出“当啷”一声响。

老大疼得汗流满面，魂不附体地站在原地，望着床上的人。

唐乐颜在杀死老三的时候就算计到这一幕，那人倒下的瞬间，她故意将手握在腰间，被他压住，要的就是此人的尸体若是被弄开，这短短的，不容错失的大好机会。

最后一击。

面对同僚死去的震惊，是人都会有点错愕，这一瞬间应该是反应的盲点，就算是武功盖世，也防备不了她三枚暗器的出击。

果然……虽然说跟预计有所偏差。

唐乐颜心头惨然，忽然想：如果这暗器是带毒的话，那就万事大吉了。

她劳心劳力，坚持到现在，已经是筋疲力尽，只想一头倒下去，就此沉睡，再不醒来。

耳旁是那老大的哀嚎之声，失去了手足又伤了胳膊的男人仿佛受伤的野兽，被激发了内在的兽性，显然他很快就会支撑着过来，进行疯狂的反扑。

一刀被杀死的话……对她来讲，或者说那才是最好的死法吧。

啊呀，乐颜要倒霉了耶……谁会来救命啊，思考in（被拍）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零五章 遭凌辱

天色有些阴沉，寂寥的庭院，传来了低低的对话声音。

“公子爷也好回来了吧，这去了有半个多月了呢。”侍书手中拿着鸡毛掸子，去扫那干净的花瓶口。

墨画坐在桌边，翻看手上的书册，听了这话，不由地一停，跟着答应一声：“前些日子传来的消息，说是正在打点回程了，大概不几天就能回来了吧。”

侍书说：“这就好，不过啊，早知道去这么多天，我跟着多好。”

墨画笑：“她在家的时候你嫌她烦，总是变着法子的欺负，现在倒是想了？”

侍书停了手：“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两天总觉得心神不宁的，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吧。”

说着走到那窗口边上，推开窗向外看。

“心神不宁？我看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吧？”墨画一笑，重新低头看账册。

“胡说。”侍书回头瞪她一眼。

“不过，你还是别跟着去的好，公子爷是去办正经事，她又是向来的无所不能，想必也不用我们照顾，人多了，反而误事。”

“是啊，不过我不是因为这个，我在想，给公子爷跟小楚大人多些时间也是好的。”侍书抱着鸡毛掸子，笑嘻嘻说。

墨画手一颤，墨笔在账本上划出一道痕。“你说什么呢。”她淡淡地问。

侍书歪着头。边想边说：“你没看出来吗，我觉得小楚大人跟公子爷很配。”

墨画一笑：“哈，你才没看出来呢，公子爷喜欢地。不是小楚大人吧。”

“啊？可是……”

“啊，别说了，”墨画淡淡地打断她。“说曹操，曹操就到。”

“嗯？”侍书听了这话，急忙向着窗外再一看，果然见到熟悉的人自外门走了进来，急匆匆的，神色有些不同寻常。

身体猛地被从床上直接拽到地上。

重重地摔到地面，本来毫无感知的身体。忽然疼得跟寸寸裂开一样。

唐乐颜眼前发黑，又有无限金星在黑暗之中旋转。

她仿佛能嗅到血从自己喉咙口涌出来地味道，腥甜的气息。

耳畔是恶狠狠的声音：“贱人，老子现在就将你地衣裳全剥光，看你还有什么狠招不成。你就等着慢慢地被老子折磨死吧！”

心凉如水，想咬舌自尽，却没有力气。

唐乐颜半张开眼睛，望见那个人近在咫尺的脸，丑陋的脸，大手在她身上游走，不时地狠狠捏上一把，隔着一段时间，才有刺痛传到心底。反应都已经迟缓了。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差。

她不能求死的更有尊严些，只求在凌辱来临之前，她就已经断气。

在绝望里，眼前忽然一片空白。

仿佛有声音。遥遥地呼唤着她。

有眼泪自眼角。一点点地渗出，划入鬓角。

热乎乎的血溅上了脸。又溅满了半边身子。

眼眸半张，只剩下一口气。

唐乐颜自睫毛的缝隙之中，望见有个古怪的东西，跌落在自己身旁。

一张刚才丑恶狰狞地脸，此刻，丑恶狰狞地跌落在自己身边，眼睛依旧瞪得大大的，却已经，没了气息。

她转动眼珠，木然看着这一

许久许久，才听到有什么落地的声音。

发出清脆的声响。

许久许久，在沉默之中仿佛有人靠近。

她已经失去了感应的身体被捞起，一刹那似乎灵魂出窍，自半空之中看着这一切，那棉花般地身子被抱在怀中，有人的手掌在激烈的颤抖，摸过她的脸，她的颈，她敞开衣裳的身体。

唐乐颜忽然觉得很累很累。

或者，应该好好地休息休息了。

她闭上眼睛。在昏迷过去之前，听到有个声音在耳边大声地吼："你给我睁开眼睛啊！"

吼得真大声。

混蛋。

可是……

她心底想：你凭什么这么命令我？

你干吗回来？

哈，哈哈。

好笑。

"歌行，你去休息一会吧，这里有丫鬟们照看着，不会有问题的。"

"不必了。"

温柔的劝说，换来生冷的拒绝，凌九烟却没有气馁，顿了顿之后，脸上带着不变地笑容，又说道："难道歌行你还不信任九君么，九君已经将府内珍藏的药品全部取出，御医也说过，如果好生护养着，暂时不会有问题的，你不眠不休地守了两天，九君怕你会受不住啊。"

"多谢你了。"楚歌行这才转头，望了凌九烟一眼，"此事劳烦小公爷了。"

"你，还叫我小公爷？"凌九烟似笑非笑地看着眼前人。

楚歌行一怔，才说："九君。"

凌九烟点头：“好吧，我知道你个性倔强，你想留，我也劝不得，只不过，一会儿我命人将饭菜送来，你可要全吃光，若再说没有胃口，九君可就不高兴啦。”

楚歌行内心烦闷，实在不想搭话，听了这话，却只好点点头：“我知道了，九君费心了。”

凌九烟看了他一会，又转头望了望床上之人，这才说：“既然如此，九君先离开了。”

楚歌行怔怔地望着床上的人，听了这句话，只淡淡点了点头。

凌九烟看他的神色，不知为何心底十分地不舒服，垂眸想了想，还是转身，缓步离开。

人离开之后，楚歌行又在桌边坐了一会。

这才起身，来到床边。

床上地人，面色惨白。

尽管经过两日的调理，用尽了凤城各种珍稀补药，她却丝毫没有起色。

御医那边，也只留下一个“暂时没有危险”。

也就是说，危险随时到来。

楚歌行呆呆地望着唐乐颜，心中不知什么滋味。

若是那天，他晚回了一步地话，会发生什么?

想到这里，心猛地揪痛起来。

而若是，他不跟她赌气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吧。

想到这里，又仿佛烧了一把火，火名愧疚，或者后悔。

只是他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会做什么令自己后悔的事啊。

看了很久，手无意识地伸出，点上她的眉心。

在雪白的脸上，眉心一道红痕，分外清晰。

就好像被小刀割出来的血痕样。

那天他望见她倒在血泊里，仿佛毫无知觉一样半垂着眼睛的模样，整个人都僵了。

手起刀落，在对方未曾来得及反抗之前，已经劈了过去。

用力之猛，直接将对方的头跟半边肩头齐齐劈断。

那一刀，也好像是劈在他自己的身上。

带着对眼前人，以及对那个犯错的自己的----无限憎恶。

只是她不知道。

从那时候起，她就一直昏迷着，不过楚歌行心知肚明，以她的个性，纵然醒来，她也不会原谅他的。

绝对不会。

他知道。

因为这种知道，而后悔至心绞，无法解脱。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零六章 乖宝贝

来的人自然是楚歌寻。

拿着楚真留下的密函给唐少玄看的楚歌寻。

又无法随人出城将楚真追回来，被唐少玄安抚住，踢出宫，想来想去，脚步不由自主地走到这里来。

侍书见了他，眼珠一转问："你怎么又来啦？"

楚歌寻看着她的笑脸，心头这才一宽，出口说："想你了呗。"

墨画在一边嗤笑一声："你们两个，随便找个地方去，别在这里刺激单身的可怜人。"

侍书白了她一眼，说："吃饭了没有？没的话，我给你做点早饭。"

楚歌寻摇头："吃不下。"

侍书跟墨画面面相觑，有些惊讶。

往常对楚歌寻说这话的时候，他向来是兴高采烈地一气儿点出很多想吃的东西，哪里会有现在这般无精打采的模样。

"你怎么了，病了么？"侍书一急，将鸡毛掸子放在桌上，伸手去摸楚歌寻的额头。

楚歌寻握住她的手："不是的。"看她一眼，欲言又止。

墨画在一边看的分明，楚歌寻神色不安，大异于以前，分明就是有事却不敢说。她心头一动，停笔问：“发生什么事了？”

侍书听她这样问，惊讶地看向楚歌寻。

楚歌寻皱着眉，想了会才说：“是有一件事。不过……”

“什么事？”侍书问。

“真叔……今天出城了。”

“中堂大人出城啊。”侍书神情稍微放松，“那算什么事。”

墨画却问：“中堂大人这时侯出城，去哪里？”

楚歌寻望了侍书一眼，不做声。

侍书一怔。忽然想通了什么，嘴巴微张，问：“不会是……”

“凤城那边。好像出事了。”楚歌寻闷闷地说。

室内顿时安静无声。

忽然“啪嗒”一声巨响，引得三人心头大震。

侍书回头，却见方才她打开过地窗户，被风吹的开了，此刻不停开合，发出巨响。

她急忙跑过去将窗户拉上，忽然之间却愣住。

原本阴沉的天空。大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院落当中刹那又是一片雪白。

而就在这飘零的雪花之中，有道人影正极快地从院外飞身掠进来。

唐乐颜仿佛做了一个梦。

整个人置身云端，飘飘忽忽。仿佛随风而行。

身上不再那么污秽，没有那腥臭地血液味道，干净，清爽，如一片轻飘的羽毛。

整个世界晶莹雪白。

雪白的世界里，她缓缓落下，四处张望。

可是周围并没有人，她逐渐地不安起来。

“有人吗？”她大声叫。

“爹爹，娘娘！你们在哪里？”双手合拢嘴边。

没有回应。空荡荡地只有回声。

她勉强走了很久，忍着慌张，想找到这条路的终点。

可是每次抬头张望，都只看到茫茫的雪夜，没有任何人影同行。

最终她停了脚。不再前行。

如果再走也到不了终点。为什么要茫然地再耗费力气找寻？

冥冥之中，忽然响起熟悉的声音。

唐乐颜回头看。却见到一袭红衣，如火焰跳动，正在身后出现。

“爹爹！”她热泪盈眶，大叫出声。

“乐颜。”唐少司伸手，抚摸她的头顶。

唐乐颜张开双手，将他抱住。

“爹爹，我很怕。”低低地呜咽出声，眼泪如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

“我知道，宝贝。”他叹息一声，“辛苦你了。”

“爹爹，我是不是要死了。”她问，抽泣着。

“胡说，你是爹爹的宝贝，谁敢要你死？”他嗔怪地说。

“可是我很累，动不了了。”她将脸埋在他怀中，撒娇一样。

“乐颜，撑一下，你也不想你娘娘同我伤心，是吗？”唐少司伸手，抚上她肩头。

“是。”

“还有，你还有想见地人呢，对不对？”

“是、是啊。”

“乐颜乖，你自小是个坚强的孩子，不要就这么认输，听爹爹的，爹爹跟娘娘不在身边，好好地照顾自己，好不好？”

“爹爹，呜呜。”

“乖宝贝，等找到了微宝，我们就去看你，好吗？”他笑着摸摸她的头。

“好。那说好了。”她泪汪汪回答。

“嗯，说好了。”他温柔地笑着，蓝眸闪烁，轻声说，“你听，有人叫你呢。”

唐乐颜回头，鼓起嘴说：“这个声音……”

楚歌行望着唐乐颜毫无表情的脸。

静静中，晶莹地水痕，自她眼角流出。

嘴唇微动，她仿佛在叫着什么。

楚歌行一慌，望见她的手指微微一动。

他急急忙忙伸手过去，握住那只手。

仗着她不会立刻醒来，不能将他推开，握住了就不肯放手。

“乐颜，乐颜？”他轻轻呼唤。

她的眉忽然缓缓地皱起来，好像不满意着什么抗拒着什么。他有点胆怯，却不想放手，看着她的样子忽然觉得眼热，想了想，急忙说：“乐颜，你醒醒，醒了之后，我就把楚真的玉还给你。”

卑鄙，不入流的手法。

他不在乎。

只要她能醒来，什么他都可以做。

她紧闭的双眼隐隐在动。

好似有效。

楚歌行见她有所反应，心头一松，又继续说：“你听到了吗？是楚真的玉呢，你想要的话，就醒来看看我啊。”

唐乐颜嘴唇一动。

“啊……”地一声轻轻呻吟，响起。

她地睫毛微微颤抖，旋即茫然地睁开了双眼。

楚歌行牢牢地握着她的手，觉察到掌心中她温热小手的温度，她睁开眼睛看着他，眼珠一动不动，好像看着陌生人，一个将她从死亡边界呼唤回来的陌生人。

“乐颜……”楚歌行叫。

唐乐颜缓缓地扭过头，不看他。

楚歌行不知说什么，只好厚颜地握着她的手不放，她现在正虚弱，没有力量推开他，他知道。

他什么都知道，向来地安排所有，算无遗策，怎么就会算差了会有人趁虚而入？

每当想起来，就好像遭受了一次凌迟一样难过。

门外响起轻轻敲门声。楚歌行看着唐乐颜侧对着自己地脸，头也不回，仿佛什么都没听到。

脚步声轻轻地响起，有人进来。

然后是低低地声音说：“公子，这是小公爷让我们送来的饭菜，小公爷说了，都是公子喜欢吃地，公子要趁热吃，有的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楚歌行默然不答话，也不转头，冷若冰霜。

那帮丫鬟将饭菜放在桌面上，便又重新静静鱼贯退出。

房门轻轻地被关上了。

“你……”楚歌行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饭菜，鼓起勇气说，“乐颜，你饿不饿？”

他笨的问话都不会问。

明知道她肯定不会回答。

果然他猜的正对，她依旧沉默似金着。

楚歌行咬了咬嘴唇，又说：“乐颜，我喂你吃点东西吧。”

她连动都没有动。

楚歌行垂下眸子，依依不舍地放开握着她的手，转身到桌子边上，看着满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都是他爱吃的，没错，但是他一点儿的胃口都没有。

抄起一个小菜碟，又拿起一双筷子，他打量着桌面的东西，估摸着什么是她能入口，喜欢吃的，就弄一点在碟子里。

戳戳。

楚歌行将桌面上的菜色各捡了一些，捧着碟子来到床边。

唐乐颜依旧面向内，连动都不肯动一下。

楚歌行伸手握住她肩头：“来吃点东西吧。”低低声地说。

她好像没听到一样。

楚歌行想了想，伸手去扭她的脸。

唐乐颜刚恢复了没有力气，竟然被他轻易地将脸转了过来。

她淡淡看了他一眼，便闭上了眼睛。

楚歌行望着她的样子，心底又气又怜。

若是以前，谁管她死活。

早就甩手走人了。

哪里像现在这样好脾气，仿佛她贴身保姆，伺候到家，嘘寒问暖。

他这样做，倒并非完全是出自心虚。

细细想来，自打看了她倒在血泊之中，被那恶形恶相的男人欺负的样子，他就不寒而栗。

仿佛被欺负的那个是他一样，充满恐惧，浑身都是。

而这还不是最糟的。

当时砍了那男人之后，楚歌行环顾现场，看到了床上躺着的两具尸体，才发现，原来她是经过了多么惊险的一幕幕，才得以支撑到他来到。

以她虚弱的几乎不能动一动的身子，能将三个身强体壮武功也不错的军士弄的两死一伤，她该费了多大的力气，用了多少的心思。

若是她稍微松懈一点。意志力薄弱一些，哪里还等到他来救援？

楚歌行想着想着，甚至想，或者说。应该不是他或者她地运气好，让他及时赶到。

而是连上天也被她所撼动，所以不忍心。

无论如何。楚歌行想，那是因为他的缘故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他现在的心情就是，绝对，永远不想让这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在这之前，他，一定要对她好。

对这个……坏脾气地。死倔强的，又狡猾的家伙好。

无论她对他摆出什么样地臭脸来，都好。

唐乐颜闭着眼睛，不看楚歌行。

楚歌行望着她，颇有些无可奈何。

他低头看了看盘中的蔬菜。想了想，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夹起一条，放在她的嘴上。

仿佛察觉到了什么，唐乐颜眉头一皱。

他满怀希望地看着她。

她闭着眼睛，可是可以看到眼皮底下，眼珠子在骨碌碌乱转。

一定是在想那是什么东西吧。

终于大概是闻到了那是菜。

唐乐颜头微微一侧。

楚歌行瞠目结舌。

看到随着她的动作，那条倒霉的蔬菜顺着她的脸颊一边滑下了枕头。

楚歌行眨了眨眼睛，微微皱眉。

想了一会，不死心地又重新夹了另外一条。炖的烂烂地火腿肉。

再次探过去，空降落下，放在她的嘴唇上。

然后瞪着眼睛观察。

唐乐颜觉察到又有什么落下来，不胜其扰。

于是故技重施地想要扭一扭头。

楚歌行想了想，说：“这样会弄脏枕头的。”

唐乐颜皱着眉。于是不动。

火腿肉横在嘴唇上。

楚歌行叹了一口气。说：“你不吃？”

唐乐颜沉默。

楚歌行想了想，又说：“很好吃的。你吃一点，也好的快。”广告词苍白无力。

于是很显然，得不到回应。

楚歌行无计可施。到最后他叹了一口气，咳嗽一声，说：“你看看这是什么？”

将筷子放在碟子上，伸手在怀中掏啊掏，掏了一阵，掏出一样东西来。

唐乐颜情知这人狡猾多端，恐怕是骗她地。不理他。

“你不想要，我就砸碎它好了。”楚歌行淡淡地说。

唐乐颜肩头一抖，似乎在思考这话的真假。

“真的不想要了？”他问。

“好吧，你不睁开眼睛，就是不想要，我砸了它吧。”他自顾自地说。

唐乐颜蓦地睁开眼睛。

楚歌行握着手上的佩玉，在她眼前晃了晃。

熟悉的那块玉。楚真的。

唐乐颜嘴巴一动，那块火腿本就油油的，顿时顺着脸滑了下去。

楚歌行见状一笑：“幸亏这些东西不归我洗，不过你睡在上面，也会觉得不舒服啊。”

唐乐颜看他一眼，目光一转盯着那玉。

“我说过，你醒过来的话，就把它还给你的。”楚歌行说。

唐乐颜转过目光看他。

楚歌行望着她：“可是，你什么都不吃，什么也不说，叫我怎么放心。”

唐乐颜瞪着他。

楚歌行尽量让自己“善良”而“无害”地笑着：“乐颜，你乖乖地配合，我就把它还给你好不好？”

唐乐颜地嘴上沾了火腿油，显得晶莹透亮。

楚歌行目光闪烁中望过去，莫名其妙有种替她擦干净的冲动。

用嘴巴亲过去擦一擦的冲动。

“好不好？”他继续问。笑容有些勉强。声音有些干涩。

“给我。”唐乐颜终于开口。

声音嘶哑。

楚歌行听着这嘶哑的声音，却忽然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仿佛全世界这声音最好听，他也最爱听。

楚歌行笑的开心。

楚真地佩玉成了他地王牌，在这玉的引导之下，唐乐颜开口说话，也开口吃东西。

他笑容如花，心花怒放，全神贯注，十二万分精神投在眼前人身上。

浑然没有注意，就在房间之外，站在门口静静凝视这一幕地那个人。

凌九烟负手，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逐渐变冷。

那人笑意盈盈，手中端着一盘食物，双眸温柔的能凝出水来，嘘寒问暖，深情款款，这一切，对着的，却都是床上那个人。

原来……

她的情敌，竟不是天舞花奴。

不是任何人。

而正是那个……她拜托说情的……

唐乐颜。

为什么会这样？

“乐颜……怎么会是你，他喜欢的人……”凌九烟怔怔地，几乎不信自己双眼，心神大乱，不甘，嫉妒，恐惧，以及一丝被隐瞒的愤怒，在脑中交织错乱。

“如果你喜欢他，当初为何又答应替我说动他……你的心底，看着九君的笑话吗？哈，你不该……不该、不……”恨恨地想着，眼眸之中透出一丝寒意。

“再吃一块，”那边，楚歌行兀自在笑着说，哄小孩一样耐心，还是疼得不得了的那种宝贝小孩，“吃了这块，就还给你，这次绝对不撒谎。”声音多么柔软。

门口的女子，嫉妒欲狂。

她，她，她！

她几时看过他这般模样！

她做梦亦想他这样对她，却做梦都想不到，冷漠如他，孤傲如他，竟也有一日，能对一个人，如此的温声软语，做小伏低，细心体贴，到这种程度！

当初他来找她的时候，她高兴的，欢天喜地，以为他终于眼中有了她，开始回心转意。

没想到，他是为了另一个人。

怎么能叫她不恨，又怎么能叫她不妒忌。

楚歌行……

你当我，是什么！

一阵风吹过，凌九烟转身，孤单的身影，悄无声息地消失于黑暗之中。

第四更，是粉红票100的加更。

继续加油ing未完待续，如)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零八章 有时候

小狄是从皇帝哪里得到消息的。

听说之后，便站不住了。

向唐少玄请了假，便匆匆地回来探听消息，正好遇到楚歌寻在爆料。

四个人一聚头，将彼此情报一交流，小狄立刻说：“我要去丹宁。”

楚歌寻看着他。侍书说：“你不能去。”

小狄问：“为什么？”

墨画也说：“是，你不能去。公子爷让你保护皇帝，你走了，皇帝怎么办？”

“现在她生死未卜，你们还让我保护皇帝？”小狄声都变了。

侍书面带难色：“小狄……”

小狄狠狠瞪她一眼，转身入内。

“小狄你别冲动，”墨画急忙追过去：“命令是她下的，遵不遵守看你自己，小狄，你想想清楚后果，万一皇帝有事的话，你当她会高兴吗？”

小狄猛地停住脚。

“我们都在担心，可是……”墨画放低了声音，一直走到他的身边，伸手搭在他的肩头，温声说，“可是，我们更要相信公子，是不是？”

小狄不语。

侍书皱着眉，担心地看着这一幕。

楚歌寻看了看侍书，急忙一笑，说：“是啊，不用担心啦，更何况还有我哥哥在，他肯定是会照顾那小子……呃，呃，你们公子啦。”侍书瞪着他。

“啊。”楚歌寻干笑说：“我不过是叫错了称呼而已，不小心，不小心。”

话刚说完，小狄跺跺脚。飞身出了厅。

墨画上前一步叫：“小狄！”

“放心，我回宫去。”风雪之中，传来他清冽地声音。

墨画住脚。微笑。

楚歌寻望着小狄离去的身影，叹道：“这孩子倒是个急脾气，说做就做。”

侍书撅起嘴，说：“下次在小狄跟前，别提你哥哥。”

楚歌寻好奇地问：“为什么？”

墨画笑了笑，重新回到桌边坐定：“小狄跟小楚大人，有些过节呢。两个人好像不对脾气。”

楚歌寻眼珠一转：“哦……”

侍书跑到桌边：“墨画。难道我们真的一点不管公子了吗？”

墨画想了想，说：“你别担心，我会联络我们南边的人，探听公子消息，若发现公子所在。便让他们务必护送公子回来。”

侍书点点头。

楚歌寻看这两人面色郑重，有心开解，笑着说：“放心放心，万事有我哥在呢，我哥可厉害着呢，那两人凑一块，试想想看，基本就天下无敌，你们就别担心啦。”楚歌行喂唐乐颜吃了一会东西。感觉大概可以了，这才将筷子碟子放回桌面，然后将桌上地丝帕拿起来，重回到床边。

轻轻地替她将嘴角的油渍仔仔细细抹了抹，无视她的皱眉。他并没有察觉这动作有多么不妥。

唐乐颜也没在意。她忙着瞪眼看着他，与其说是看他。不如说是看着他手上地玉佩。

楚歌行收拾好一切，望着她的神色，不由一笑。

手一伸，将那佩玉递过去。

唐乐颜手指一动，勉强地将手抬了起来，却失去后力，晃了晃，又落下来。

楚歌行伸手，将她的手握住。

手指一探，将玉放在她的手

唐乐颜紧紧握起手扣住那块玉，这才松了一口气。

楚歌行看着她刹那间放松下来的面色，心中说不出是安慰还是酸楚。

这个东西，对她来讲，有这么重要吗?

不由地默默。

原先鼓起来的温情柔情怜惜之情，刹那被冲淡了。

扭过头望着桌上一盏孤灯，有些失落。

耳畔忽然响起低低的声音。

“什么？”楚歌行转头问。

“我……”唐乐颜握着那块玉，小小地手掌却被他握在手心，她垂着眸子，感觉手心那团玉的温度，说，“我想回舜。”

这是请求吗?

楚歌行一愣。

沉默片刻。而后回答：“好的，只要你乖乖配合，早点好起来，我就带你回去。”

从此，过去一切，既往不咎。

起码口头上不会再说起。

对她，那不是什么光彩照人的事情，是最深沉最令人厌恶的噩梦。

对他，同样也是。

在照顾她地这些日子中，一有闲暇，眼前就会出现她躺在血泊之中的惨状。

触目惊心，那血色让他心跳停止。

是他不能出口的禁忌，也是他不能忘却的提醒。

提醒他日后，不能再为了赌气而作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情。

有时候，错误反而是一种另类的好处。

有助于日后不必再犯下更大的错。

有助于懵懂的人从迷茫之中清醒过来。

有助于犹豫不决的人从徘徊中绝然起来。

有助于聪明地人学会怎么面对以后的人和事情，站在更有利的位置上为人处世。

这是楚歌行从这件事情之中学到，和即将学到的。

凤非声来的时候，楚歌行地样子像是见到鬼。怎么，不欢迎本世子吗？”凤非声欣赏地看着他地脸，风度翩翩地说。

楚歌行以不屑一顾的沉默来回答了凤世子地挑衅。

凤非声找不到对手，很寂寞，嘿嘿笑了两声，又问：“乐颜是在这里么，本世子要见见他。”

楚歌行说：“我们两个是凤城的通缉要犯，小世子不怕惹上麻烦吗？”

凤非声笑的爽朗：“连九君都不怕，我怕什么？”

楚歌行皱眉。

凤非声斜睨他一眼：“你居然能让九君这么不顾一切，为你宁可背叛丹宁，本世子只是好奇，楚副使，你用了何等方法？”眼神蓦地有些暧昧。

楚歌行面色淡淡，轻轻一哼：“凤世子以为呢？”

凤非声笑得不怀好意：“这我这外人又怎么能知道呢？”

“知道自己是外人，就不要随便猜测。”楚歌行漠漠然回答。

凤非声被噎到，过了一会才说：“好好好，我不猜，我去看看乐颜。”

楚歌行伸手拦住：“她睡了，凤世子改日吧。”

凤非声凝眸看他：“……既然如此，我只看她一眼，不做声，怎么样？”

他不依不饶地说。

楚歌行抬头，对上他明亮双眼。

两人站在门口，一个白衣凛然，一个黑衣凝重，同样都是人中龙凤之姿，美哉少年，却浑然散发出不同的气质来，凤非声是雪，楚歌

行如雾，他在山巅上孑然傲笑群雄，玉般洁冰般正，他是晨起峦间最绮丽的景致，妖娆妩媚引人入胜。如此日月争辉，平分秋色。

彼此相持过了片刻，才自走廊间传来一个明朗略略欢快的声音：“哦，凤世子你来了。”

第五更，是粉红票120的加更（貌似我前面算错了？呜呜算数差的人就是这样啦，鸣谢科科，替我算数v。无力地趴倒。

粉红票过150啦，数了数，貌似明天还是五更，咬牙冲啦不忘提醒：为了加更得以继续，大家有票要投上哇

群摸摸未完待续，如)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零九章 怕什么

楚歌行转头，望见从走廊尽头，一身长衣的凌九烟正翩然而来。

凤非声笑笑点头：“九君好。”

凌九烟望了楚歌行一眼，又看向凤非声：“凤世子你来的好早啊。”

楚歌行略一皱眉，凌九烟回头看他，解释说：“歌行，是这样的，凤世子他十分惦念乐颜，而且他也有心相助，我抗不过他的好意，所以才告知他你们在我这里，你不会怪我多事吧？”

楚歌行默默地看她一会，这才说：“没什么。”

“乐颜睡了吗？”凌九烟问。

“嗯。”楚歌行点头。

“那凤世子就暂时留一下，等会乐颜醒了再见，如何？”凌九烟含笑对凤非声说。

凤非声怎能不明白她的意思，当下微笑点头：“我当然可以等。”

凌九烟转头望着楚歌行：“不知歌行你意下如何？”

“随便。”楚歌行简单回答。

唐乐颜醒来的时候，小世子凤非声近在床前，正一脸痴情状，看着她眼睛都不眨。

唐乐颜一怔，不确定地轻声问：“凤非声？”

“太好了，”凤非声脸上露出欢乐表情，伸手捉起她的手：“乐颜，你还记得我。”

唐乐颜垂眸看了一眼他握着自己地手。又犹豫地望他一会：“你……怎么会在这里？”声音慢而低微。

凤非声翻翻白眼，又哼一声：“我想你了所以来见你，这个理由足够吗？”

“可是……”唐乐颜看看周围，竟都没有人。眼睛一眨问，“其他人呢。”

凤非声不高兴地回答：“你还想谁在？”

“哦……没有。”唐乐颜昏头昏脑，不能说太多话。见他面色不佳，于是也不再说下去。

“对不住，我不该如此……”凤非声见她脸色苍白，神情倦怠，心头怜惜，不由地愧疚说，“我听九君说……你的伤势很不寻常。我从府中带了些珍奇的药品来，希望有用。”

“多谢你了，凤非声。”唐乐颜回答。

“你……叫我非声如何？”凤非声看着她：“另外，对我说谢，就是见外了。”

“呃……”唐乐颜缓缓说：“怎么会是见外。我跟凤……世子……本也没什么深交，怎么值得世子你如此相待呢。”

“这么固执，”凤非声说：“你这话是当真？”

唐乐颜慢慢一笑：“自然。”

凤非声双眉一振：“乐颜，你想听我说实话吗？”

唐乐颜回视着他：“嗯。”

凤非声忽然牢牢地握紧她手：“乐颜，你----肯为我留在凤城吗？”

唐乐颜一惊。

凤非声接着说：“你知道你们现在正在被通缉，若说出城，困难重重不说，你的身子也不适合长途劳动，再回舜地话。我担心你会撑不

住，但是若你留下来，我就可以好好地照顾你，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唐乐颜听他这么说。见他神色一本正经的模样。跟平常的嬉笑状态完全不同，声音款款温柔。不由心头震惊，默默不语。

凤非声又说：“我知道现在你不适合公开露面，凤城目前情况也地确十分复杂，可是……只要你留下来，迟早有一日，”他敛起双眉，放低了声音说，“我会让你成为……全凤城最为尊贵之人。”

唐乐颜一愣，心头忽然想明白了什么，嘴唇微颤。

凤非声伸手，轻轻地压在她的嘴唇上：“嘘，你可以不说，心底里明白就行了……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我不会迫你做什么……我给你时间，明日，我还再来看你，到那时候，你给我答案，怎么样？”

唐乐颜怔怔地看着他。

凤非声粲然一笑：“你别笑我，我可是第一次这么着急一个人。我对你的心，是……真的。”声音越来越低。

他的目光闪动，手指在她的嘴唇上轻轻擦了擦，感觉到那柔软的触感，情不自禁地，仿佛有引力一样，身子缓缓地伏低了下来：“我真地是……”呐呐地一边说着。

唐乐颜看他越来越靠近，心头不由地略略慌张。

凤非声望着她半闭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有一丝脆弱之意，跟以往的飞扬跋扈大相径庭，别有一番楚楚可人的美，刹那间心神迷醉。

正在此时，只听到有个冷冷地声音自门口传来：“凤世子，该说的想必已经说完了吧？”

仿佛一盆冷水从头顶倒落，凤非声的动作蓦地停住。

他回过头。

望见在门口，玄衣的楚歌行悄没声息地站在那里，一双烁烁的桃花眼，正如同淡漠俯视般地看着他。

“我们在这里的消息，是你故意传给凤非声的吧？”楚歌行说。

凌九烟心头震惊，表面却不动声色：“歌行，九君都已经解释过了。”

“你以为，我会相信那些话吗？”

“歌行……”

楚歌行冷冷转身，说：“我不管你心底怎么想的，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多余的事了，我不会再忍第二次。”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地反应会这么大？”凌九烟一闪身到了他的身前，大声问。

“越多人知道，越危险。”

“只是这样？”

“你以为是怎样。”

“你是在吃醋吧！！”凌九烟冷笑说。

“吃醋？什么意思。”

“凤世子对乐颜一片真心，所以才想来这里探望她，世子说了，只要乐颜能留在舜，便一定会保她周全，你不希望看他见她，对不对？看到世子去见乐颜，你心如刀绞是不是？”

楚歌行大怒：“胡说八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凌九烟逐渐冷静下来，“歌行，你……喜欢乐颜是不是？”

楚歌行“哈”地冷笑一声：“你到底在说什么。”

凌九烟望着他的双眼，妖艳地双眸，半垂着，长长地睫毛遮掩住内里光华，她看不清他眼底颜色，却能感觉他身上散发出的慌乱气息。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她忽然觉得绝望。

爱跟不爱，不是很简单地吗，简单明了，划得很清楚，以前，他喜欢一个人，厌恶一个人，连掩饰都懒得，可是现在，又是怎么样，除非是不同寻常，否则的话，又何至于闹得如此复杂！

楚歌行，你到底在怕些什么？

这个世间，还会有你所担心畏惧的东西吗？也会五更。这是第一更。

有些灰心未完待续，如)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一十章 不怪你

楚歌行想来想去，发现凤城不能多呆。

无论是九君都好，还是凤非声，他打心里怀着厌恶，最近这种厌恶更越发变本加厉，原先还有心情应付一下，现在竟连应付的心都逐渐淡了无踪，倒是反感情绪尘嚣日上。

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慢慢地沿着走廊向前，心情仿佛这暗沉的夜色一样，纠结莫名，却又挥之不去。

凌九烟的那几句话，一直都在心底盘旋。

他当时不言。

可是内心震动无以复加。

最初只是冷笑，嫉妒之中的女性真是可怕。然后越想越是心惊。

毫无疑问，凌九烟那几句看似因为嫉妒而发的话，正如利剑，或者一双不留情的手，将他心头那一丝的欲盖弥彰刷地撕破。

他好像，已经触探到了长久以来一直埋藏心底的，被他所忽略了的东西。

叹一口气。

楚歌行停步，歪过头，凝望那一间静静的房间。

唐乐颜就在里面。

只不过十几步远，却犹如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他想说都说不出。

难道真的是那样么？

或者说，是这凤城的水跟无常的气候，这变幻的事端跟同她不可避免的相处，让他产生了恍惚的幻觉。心。在垂死挣扎着。

只是，一旦发芽了地种子，他能不能狠下心来连根拔除？

房间内忽然响起轻轻一声响。

像是什么东西跌落了的声音。

那里，只有唐乐颜一个啊。

楚歌行一惊。身形一闪，急急忙忙直冲那房间而去。

推开门，赫然见唐乐颜半身垂在床前。似乎正伸手去拿什么，却一不小心摇摇欲坠快要跌下来。

楚歌行一个箭步冲过去，将她抱住，怒道："你这是做什么？"

唐乐颜气喘吁吁，靠在他胸口，拼命呼吸："我……"

"你刚好一点，这是不要命了吗？"他急促地只管责怪。出自本能的。

"楚歌行……"她的手贴在他胸口脸靠在那里，低低唤了一声，声音哑而娇弱。

楚歌行一怔。

感觉到她激烈地心跳，在自己胸口砰砰砰地连成一片，还有自己的。两颗心仿佛是在比赛谁比谁跳的更快，混在一起，一直到分不清楚谁是谁地。

楚歌行忽然觉得眼前有些朦胧。

他伸出手，紧紧地抱住她的肩，让她紧紧埋头在自己胸口。

果然是不能接触她。

只要一碰到，心就会乱。

乱到他迷茫一片，快要失去自我。

却仍旧忍不住想要……

只是紧紧抱着她不想放手，也再不想多说一句话，就如此就好。

唐乐颜靠在他身上。无力地喘息了一会，才发现身边人的异样。

"楚歌行，我喘不过气来啦。"半边脸贴在他尚带点室外的凉的胸口，她艰难地说。

楚歌行一愣，这才猛地松手："对不起……弄疼你了吗？"

垂眼去看胸口上的人。

唐乐颜怔了怔。觉得楚歌行跟以往。有些不同。

但是她有点说不准这不同是来自何处。

只好说："没有，我只是……渴了。"

他闻言。立刻板正她的肩，小心扶着她靠在床边上："你不会叫人地么？"

唐乐颜不语。他也并不想要刻意责备她，转身到了桌边上，伸手摸了摸那一壶的茶，还没有凉，这才提起来倒了一杯，先举起来在轻轻地尝了一口，觉得温度合适，端着茶转身向着床边走过。

唐乐颜伸手要去接。楚歌行自然而然握住她的手，将她的手重新放回被子之中，然后伸出手臂环住她的肩头，将她半抱在怀中，举手将茶杯放在她地嘴角边上，低声说："喝吧。"

唐乐颜望了他一眼，仿佛想说什么。

"不是渴了吗？"他又轻声地说。

"嗯。"她这才答应了一声。低头慢慢地喝起来。

"咳咳……"轻轻咳嗽了两声。

楚歌行回身将茶杯放落，抬起袖子替她擦擦嘴角的水渍："呛到了吗？慢慢来。"

"没，没有。"唐乐颜回答，又抬头看了他一会，终究又别转头去。

"乐颜，"楚歌行并不换动作，拥着她，开口问，"我想尽快离开凤城，你觉得呢？"

"好啊。"她淡淡地回答。

这么快又这么淡的口吻，听在楚歌行耳中，不知道是欣慰，还是别样的感觉。

她回答的这么快，证明她的心底并没有在意凤非声所说的那番话----楚歌行想到这里，忍不住对凤小世子的感情抱有一丝幸灾乐祸的同情；可是忽然想到另一方面，或者她这么快地回答，是因为舜，也有

她惦念着的人，于是，先前的位置颠倒了一下，轮到别人来为了他而抱有幸灾乐祸的同情了。

楚歌行在心底飞速地想了一个轮回，忍不住嘲讽般的对自己一笑。

“楚歌行，”唐乐颜叫了一声。

“在。”他随手替她将身前地被子拉了拉，忍不住说，“只是，我担心你地身体。”

“……哦，”唐乐颜答应一声，“你放心，这次我都没有死，肯定会挨得住。”

楚歌行听到“这次”两个字，心好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会……我会保护你的。”极低地声音说。

“嗯？”唐乐颜没有听清楚，转头问。

“没，没什么……”他说，又问，“你刚才叫我，是什么事？”

唐乐颜说：“哦……我想说……”顿了顿，她说，“我不怪你。”

楚歌行浑身一震。

唐乐颜说：“这次的事情，我已经想的清楚，所谓生死由命……谁又会想到，会有不测的事情发生，你我都不是神仙，所以……楚歌行，你也无须为此而自责。”

楚歌行静了一会，室内别无声响，唯有两人低低的呼吸声。

楚歌行垂眸，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目光，他问：“你……想说什么？”声音艰涩地开口。

唐乐颜倚靠他的怀中，目光在他搭在自己肩头的手上扫过，淡淡地说：“我的意思是……你不必，对我这么好。”

某人可怜了。。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一十一章 所谓爱

如果可以，楚歌行宁可唐乐颜对他怀着记恨，或者干脆不理他，给他脸色看。

也好过她现在轻描淡写的，一句：你不必对我这么好。

是发现了什么，所以才先下手为强，拒他于千里之外？

但不管是怎样，这种闭门羹，对于楚歌行来讲，很新鲜。

他以前，从来不曾被人这么对待过。

是啊，只有人拿他如珠如宝，恨不得将他深深藏起来。

怎么会如现在，吃这种非常待遇。

匪夷所思。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楚歌行看了唐乐颜片刻，终于转过头去。

她靠在他的怀中，也不再做声。

明明这么近，他却觉得，如此陌生。

或者，这只是因为，他知道，虽然人是在他的怀中，但是她的心，却……

竟然不敢想下去。

真残忍。

“你们要走？”凌九烟望着楚歌行，吃惊地问。

楚歌行点点头：“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更何况，在九君这里多住下去，或者会给九君也惹来麻烦，当初乐颜危在旦夕，救命之恩，楚歌行绝不敢忘，最后还要麻烦九君，想办法。送我们出城，不知九君可否答应楚歌行这个请求。”

“为什么要走，是因为厌恶了这里，还是因为其他？”凌九烟上前一步。问道。

楚歌行摇摇头：“离开舜太久，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你为何还能说地如此若无其事！”凌九烟怒道，“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楚歌行，你当我是什么？”

楚歌行凝望她：“一个朋友。"君子堂"”

凌九烟后退两步：“一个朋友……”

楚歌行说：“九君的大恩，楚歌行铭记不敢忘记，若是九君不愿帮忙的话……”

“你就自行走了，是不是？”凌九烟一声冷笑，“我知道你的能耐。你若是想离开，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你来求我帮忙，是为了乐颜是不是？”

楚歌行默然不语。

“哈哈哈！”凌九烟仰头大笑，“没想到。你……也会有今日……”

楚歌行皱眉。

凌九烟笑罢，望着他说：“还记得当初你托我救天舞花奴时候所说地话吗？”

楚歌行看着她：“九君

Chapter_21

，你想要说什么？”

凌九烟笑一声：“果然你是忘了，或者是根本都不想要记得，你那时候拖我救天舞花奴，我只问你，你是不是因为喜欢她所以才这样做，而你对我说……”

楚歌行的目光悠远而模糊，他当然是记得的。那时候他说：“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滋味？爱？那是……什么……”

三分淡然，七分不屑。

他从来不屑于这种可怜地儿女私情。

向来都是人为他倾倒。

天舞花奴是如此，那么清高孤傲的人，芸芸众生之中遇到了他，最后竟也作出那种癫狂的事。让他心惊唾弃。以至于视她如蛇蝎；凌九烟也是如此，万人瞩目显赫无双的凌小公爷。谁知道竟也一颗芳心系在他身上，千回百转挥之不去，人人赞她大度方家，贵胄风范，却不知这大度方家贵胄风范的凌小公爷，在他楚歌行面前，也不过如一粒微尘般渺小，最重要的是，不是他这么认为，而偏偏，是她自己甘心情愿这么认为。

虽然不曾爱过，不知那是什么滋味，可也不屑知道。

“歌行，你还记得当时九君是怎么回答你的吗？”凌九烟眼望着他，目光一丝凄楚，一点泪光闪现，此刻地凌小公爷，也不过只是个平凡普通的女子，心有良人的女子。

“我记得。”楚歌行在心底回答。

凌九烟眼睛一眨，两滴泪蓦地滚落出来，落在地上跌得粉碎：“爱是命中注定遇上，是火中取栗都得，是甘苦同路，是不离不弃，是刀尖上舞蹈，是含笑饮鸩酒，想要，就绝不怕伤心烫手----”她停了口，望见他清凉的目光，蓦地痛彻心扉，“你不懂……你不懂是不是？”颤声地问。

一句话，带血带泪的说完，凌九烟再度仰头大笑，眼泪顺着眼角滑入鬓中：“可是我对你，就是如此，九君对歌行，向来都是如此！”喃喃地，仿佛已经陷入梦境。

楚歌行呆呆地看着她：“你何必呢……”

“你地条件，我答应你，我送你走，”凌九烟慢慢地停住了狂放的大笑，再度看向他的时候，已经是满面的泪：“九君永远都不会伤害你，哪怕……楚歌行，你向来都无所谓的，对么？可是……很快你就会明白，你就会知道，九君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一连声地说，一声比一声更高。

她说完之后，深深凝望他一眼，转身，掩面向外跑去。

“你这是何苦。”淡淡的问话声，自身后传来。

凌九烟站住脚步，飞快地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泪，又镇定了一下情绪，这才转过身来：“你几时来的？”勉强一笑，看着眼前人。

凤非声望着凌九烟，女子的脸上，带着未干地泪痕，双目通红，惹人怜惜。

他早就来了，就在他两人谈话的时候，便已经来了，只不过未曾靠近，只是远远的听着。

原来她对楚歌行用情到这种地步，怪不得，为了他竟然甘心情愿做这种叛国之事。

这样想来，倒不是楚歌行用了什么手段的缘故。

可是……

凤非声说：“你们的对话，我听到了。”决定坦诚。

凌九烟一怔，旋即露出一抹苦笑：“我地样子，很难看吧？”

凤非声走到她地身边：“陷在爱恨纠葛之中的男女，又有哪个能永远地冷静平和呢？争风吃醋，声嘶力竭，人人都有狰狞失控的时候，凤非声又何尝不是。”

凌九烟闻言一笑：“凤非声你……唉……只可惜……”

“你当真要送他们离开？”凤非声望着她，问。

凌九烟说：“不然，又有什么办法，”她叹一声，“我何尝不想人留下，但就算是没有我的帮忙，他也一样会离开，为何不帮他一把，给他心中，留下一点关于我的念想。”说到这里，忍不住又苦笑，“怎样，怜悯我么？这么可怜的九君，难看的九君。”

凤非声深深看她：“九君你何必这么妄自菲薄，不过……”他话题一转，“凤非声跟九君的看法有所不同。”

他的声音沉沉的，跟以往的戏谑跳脱不一样，凌九烟一怔，望向凤非声脸上，见他刚毅的侧脸，隐带一丝涩意，而凤非声说完，扭头冲她一笑，说：“九君，你可以看到更为难看狰狞的凤非声了。”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一十二章 如磐石

推门进入的时候，正巧看到这么一副难得场景。

楚歌行一手半抱着唐乐颜，手垂在她的胸前，手中是一碗刚熬的药，另一只手捏着调羹，正一调羹一调羹缓缓地喂着她喝。

早见有人进门，他也不避忌，继续有条不紊地灌她喝药。

唐乐颜看到凤非声来，正要招呼，楚歌行抬起调羹送到她唇边：“张口。”

凤非声轻轻一笑，也不用人招呼，慢慢地走到床边，笑眯眯地只看着唐乐颜问：“今天好点了么？”

“嗯……”唐乐颜看着他，却说不出话，楚歌行似是成心不给她机会，频频加快喂药速度，到最后她终于忍不住咳了出来，可怜兮兮地说：“我不喝了，好苦。”

“这怎么行。”楚歌行板着脸，“不喝怎么好的快。”

“可是……”她皱起了眉。

“啊……对了，”旁边的凤非声却如想起了什么一样，伸手入怀中一掏，掏出一个锦囊来。

“什么啊？”唐乐颜终于找到机会出口问。

楚歌行端着药碗不说话，冷眼旁观。

凤非声将手中的锦囊打开，原来是特制的有内胆的东西，十分精致，凤非声伸手进去，从里面夹出一块深红色的东西，递在唐乐颜唇边。

“这是……这个味道……”唐乐颜垂眼去看。“是梅子肉啊？”

凤非声笑着说：“是啊，我知道你整天喝药，嘴巴必定会觉得太淡了，吃点这个吧。”

唐乐颜张嘴。咬住那块梅肉，柔软地唇瓣不小心碰到凤非声的手指，凤非声面色如常缩回手。呆立了片刻，才把手中的锦囊递过去：“就留在你身边，你慢慢吃，若是没了，就再去买些来装进去，这是特制的，不怕放坏了。”

“谢谢你。”唐乐颜接过去。握在手中。

----这小子，想得还挺周到。

楚歌行默不作声看着这一幕，心中不知什么滋味。

凤非声站在床边，看着唐乐颜，欲言又止。

唐乐颜望着他。略微了然，转头看了看楚歌行。

楚歌行冷哼一声：“有话就说，看来看去，挺有意思么？”

唐乐颜一笑，说：“楚歌行，我有话想跟凤世子说，你……”

他狠狠看她一眼，说：“你身子虚弱，不能说太久。”

“我知道。一会就可以了。”她含笑说。

楚歌行这才将手中药碗放下，迈步向外走去。

看也没有看过凤非声一眼。

凤非声目送他纤长地身子在门口一闪，消失在门边，这才转身：“楚兄对乐颜你很关心啊。”

“嗯，他对我不错。”唐乐颜淡淡地一句带过。

“他……喜欢乐颜吧？”凤非声忽然问。

唐乐颜猛地被噎住。紧紧皱起眉。微微咳嗽起来。

凤非声上前，轻轻抚摸她后背。

她咳嗽了两声。才说：“你不用这么吓唬人吧。”

凤非声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你……没觉察到？”忽然又说，“或者是我多心了吧，我自己对你有意思，就当全天下人都是情敌了。”

唐乐颜听他这么直白地说，不由愣住。

凤非声却说：“你让楚歌行出外，就是想告诉我你的决定吧。”

唐乐颜这才回过神来：“是……”

凤非声看着她：“我好像有不好的预感。”

唐乐颜笑说：“如果你都预感到了，就不必我说了吧。”

凤非声看着她双眸：“可是我想亲耳听到你说出来。或者只有这样，我才能……”

唐乐颜犹豫片刻，才说：“舜，有我喜欢地人，我对你说过。”

凤非声挑眉：“说实话，我很好奇，到底你喜欢的人是谁？除了……呃，你能告诉我吗？”

唐乐颜吐一口气，莞尔一笑，眼睛里露出几分神采来。却不开口说话。

凤非声看她刹那间已经是精神奕奕的表情，黯然心惊。

“怎么，不能说？”他笑着问。

唐乐颜说：“你知道这个做什么？”

凤非声说：“我……大概想看看自己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人。”

“哦？”唐乐颜一笑，“对手？不啊，他才不是你的对手。”

“嗯？”他不解。

“呵，”而她说：“我的心中只有他一人，也只能容下他一人。所以，在这个世间，他是独一无二地存在，试问，他又怎么会有对手？”

唐乐颜笑着说。

语气淡淡，仿佛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

她的笑容绝美，因为病着，脸色苍白毫无血色，这一笑，仿佛雪中寒梅绽放，看的凤非声心神悸动，无以言说。

“你……对他用情如此之深？”凤非声问，声音有些颤抖。

“我也不知道，大概……只是我对他有兴趣，对其他人都没有兴趣而已。”唐乐颜说，而后笑笑，“所以凤世子，对不住了，辜负你青眼相加，只不过，俗话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想必凤世子你会另寻到合适的佳人，我祝你……”

凤非声见她神采飞扬，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方才说起地那男人。

心头莫名地又是嫉妒又是酸楚，好像有人信手扔了个火种，引发熊熊大火，烧得他浑身难受，鼻孔出火，眼冒金星。

“不会。”他断然说。

“嗯？”唐乐颜问。

“我只要你。”凤非声回答。

唐乐颜一愣。凤非声蓦地伏底了身子，趁着她还没来得及反应也不能反抗，轻轻地将嘴唇贴在她的唇上。

柔软，甜，香。带着方才吃过梅子的一点点酸。

一如他起初心动的味道。

当他初次入舜都，见到路边那红衣的人，她还真是醒目，叫他从万人之中，就一眼看到她。

后来他对楚歌行特别感兴趣，大抵并非是因为被他容貌吸引以至于颠倒神魂，而是因为察觉，楚歌行对她，也有非同一般的兴趣吧。

他向来是直白而且不屈不挠的性格，以往对谁好，就会毫不犹豫地追上去。他出身高贵，教养良好，容貌上佳，翩然美少年，情场之上，所向披靡，极少逢敌手。

而如今，他为之心动的伊人，却已经有了心上人。

最难过的是……她地心，竟似如此之坚决。

宛如磐石，无人能动。

----只是对那人感兴趣，对其他人都没有兴趣么？

唐乐颜，你的心，真的不会为其他人而动了吗？

----我不信。更。趴倒。

颠倒温柔乡 第二百一十二章 无敌手

“我的心中只有他一人，也只能容下他一人。所以，在这个世间，他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试问，他又怎么会有对手？”

同样听到这句话的，还有一个人。

落叶轻飘，随风落下。

楚歌行抱着双臂站在门口，背靠在墙壁上，听着屋内的谈话。

半垂着头，一缕头发自额前滑落，搭在脸上。

自远处看，他一脚踏在地面，一脚踢在身后墙上，修长的身子略微颓废的微微弓着，低着头默默的样子，极是忧郁。

楚歌行缓缓地抬起头来，桃花眸瞬动，望着天上流云。

“你的心，真的不能再容下其他人了吗？”他想。

只能存的下一个人的心，未免太单一了吧，唐乐颜。

你，要不要这么傻啊……

更何况，楚真他根本……

他根本就不可能，接受你的。

绝对不可能接受你。

所以，你这无望的单相思，你这笃定的爱慕，你这所有汹涌的心思，都注定是要……被辜负的。

那么我……究竟是要当一个冷眼旁观的看客，或者……

他轻轻地咬了咬唇。

门开的时候，凤世子低头走出来。

面色有点古怪。茫然失措地模样。看不出悲伤或者欢喜。

“你一直，都在这里？”他问。

楚歌行看着他：“嗯。”

两个人一问一答，彼此互看，忽然都觉得好笑。

他以为他是他最大的敌人。结果竟不是。

而他原先命定般地讨厌他，结果此时却只觉得想笑。

“现在无事吧？”凤非声问。

“嗯，世子有事？”楚歌行淡淡地。

心结忽然丢去。只因为，两个人都发现，面前的人，并非敌人。或者说，并非主要敌人。

相逢一笑泯恩仇。

“天有点冷，你看前方的亭子，十分别致。昔年我曾经跟九君在那边饮酒听风。”凤非声指着前方十多米远地亭子。

亭子之下一汪碧水，翡翠般的静止着。

“若是她好着，必定要附和你的提议。”楚歌行喃喃地。

凤非声闻言一怔，看他一眼又说：“舜此刻，该又是下雪天了吧。”

他迈步向着亭子地方向走。

“你也见过。”楚歌行跟上，回答：“来的时候，已经白雪皑皑，出发那日，飞雪漫天，让人难忘。”

“雪白世界，是何等的壮观，的确是让人难忘，当时。凤非声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雪花，那种震撼惊喜的感觉，就好像第一眼见到毕生的情人。”

“这话讲地何其的酸。”楚歌行瞥他一眼。

“哈哈，”凤非声笑了两声，“酸一点又何妨。我这可怜的失恋人。难道不允许酸一会儿么？”

楚歌行心头一动，轻轻摇了摇头。

凤非声迈步上台阶：“曾经。我跟九君把酒迎风，说着天下稀奇古怪的事情，曾说到下雪，若有朝一日，凤城也落了雪，那该是多么让人惊喜的事。”

“凤城气候温和，舜地居民，不知有多少喜爱住在这样温和无寒的地方的。”

“是啊，我同九君说着，就说到了舜，九君当时就提起了你的名。”

“哦……”楚歌行长长地答应一声，不置可否。

“想来我同楚兄的第一次相见，是神交。”凤非声说，他上了台阶，站进亭子内，放眼四顾周围，似乎在回忆往事。

楚歌行点点头：“这里的确风景不错。”

凤非声说：“那时候一直好奇，九君口中那绝代风华的人儿，究竟是怎样不凡的人物。”

“惭愧。”楚歌行一笑，伸手在石凳上拂了两下，轻轻落座。

“你不必谦虚，当初我一见你就知道，天底下，除了你，也没有人能抵得上那四字的评语。当时听九君说起地时候，我还不忿，谁知道真正见了，也的确是哑口无言，挑不出毛病来，若真的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那也只能抱怨你实在生的太过好看，好看到让凤非声都把你误认为是女人了，哈哈哈！”凤非声说着说着，回忆往事，尴尬情态尽去，只觉得好笑，忍不住发出爽朗笑声。

楚歌行见他豁然开朗地模样，也在脸上露出笑容。

凤非声回头看他：“你喜欢地人，是乐颜？”

楚歌行见他忽然之间话题一转，十万八千里，不由地愕然不语。

凤非声霍地坐下，面对着他，双眸炯炯望着，又问：“是，还是不是？”

楚歌行看了他一会，问：“你呢？”

凤非声皱了皱眉：“这个还用问吗，我喜欢她，恐怕快要达到天下皆知的地步了，你莫非还要我站在城头上大声疾呼不成？”

楚歌行苦苦一笑：“你真地那么喜欢她吗？”

凤非声眼睛一瞥：“怎么，你这么问，莫非你对她没意思？”

楚歌行心头不由地烦闷。

凤非声又说：“如果你没有意思的话，那么我可就……更何况，九君对你，可是情有独钟啊，九君的条件不错，堪是良配，如果你……”

“这些，就不必说了。”楚歌行的面色一淡。

凤非声眯起眼睛：“你到底在担心些什么？”

楚歌行说：“方才你们谈话时候，我在外面，听了一些话。”

凤非声问：“我知道，这又如何。”

“这又如何？”楚歌行浅笑，“你也听到了，她的心中，只容下一个人。”

“是啊，”凤非声不以为意地笑笑说，“不过这又如何？”

“啊……”楚歌行不料他竟如此厚颜不惊，被问到哑口无言。

凤非声蓦地住口，仿佛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楚歌行看着他：“你明知她有喜欢的人，还……”

“喂，你不要探本世子的底细哦，我认定了的人，自然不会放手，哭着喊着也不会放，她现在有喜欢的人不要紧，迟早她都是我的人，我说，你可不能跟我学，你已经有人喜欢了，而我是孤家寡人。”他狡猾地说，好像是怕大人跟自己抢糖的小孩子。

楚歌行哑然失笑。

“对了，看你的样子，仿佛知道对方是谁，你告诉我，那男人，是谁？”凤非声忽然问，这才是最重要的。

楚歌行看着他的样子，笑而不答。

“那男人，真的有那么好，比我好？嗯……比你也好？”他急急地问，仿佛猴子般抓耳挠腮。

“我不知道。”楚歌行含笑说，“可是他的确不错，他……是我尊敬之人。”

凤非声一惊：“他是谁？”

楚歌行摇头，转头望北。

北方是舜，舜都有雪，雪色覆盖下，是巍巍皇城，在军机中堂府之中，有个人正凭窗而立，借着窗外雪色，一张脸更堪跟白玉媲美，他凝眸叹道：“昂首千丘远，傲啸风间，堪寻敌手共论剑，高处不胜寒！”

第五更，粉红票150的加更送到。

另外上周推荐票过千了，记下欠一次加更。

挥手自兹去 第二百一十三章 争斗起

“昂首千丘远，傲啸风间，堪寻敌手共论剑，高处不胜寒！”

他扬头看北，飞雪扑面。

玉面淡然，眼神萧瑟。

忽然身后有人爽朗笑着：“中堂大人在吟诗啊。”

楚真回头：“是北堂少侠。”

“嗯，这里风大，中堂大人小心着凉。”北堂御剑说。

楚真一笑，不再言语。北堂御剑走到他的身边，伸手将窗户关上。

几枚雪片飘入，落在楚真身上，有的便洒落地面，被室内暖气一熏，很快变成了水。

“只是觉得有点闷。”楚真说。

北堂御剑看他额头上一片湿润，是站久了被雪吹到，这样极容易着凉害病，转身对旁边侍立的侍卫说道：“去取块毛巾来。”

侍卫答应一声离开。

北堂御剑才说：“大人是又在担心乐颜了吧。”

楚真点头，回到桌边上坐下。

北堂御剑笑着：“那家伙不会有什么事的，大人不要为她担心才好，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楚真回答，却也叹一口气，“我只是有些内疚……”

欲言又止。

北堂御剑望着他：“凡事不可强求，过去的事情，就算做得有所差错，但这也是上天注定了的，大人不必过于介怀。”

楚真说：“嗯。北堂少侠说地极是。是我一时想不开。”

侍卫将门，北堂御剑接过毛巾，递给楚真。

楚真拿过来，茫然无措。

北堂御剑伸手点点额头。

楚真这才恍然。抬手去抹。

北堂御剑笑着：“若是某人在，恐怕又要不依不饶地大叫起来了。哈，哈哈。”

楚真听他这么说。不由地也露出一抹会心微笑。

|

“那个人到底是谁？”凤非声不屈不挠地问。

看出了眼前这个人知道内情，凤非声决定发挥自己坚忍不拔的精神，追问到底，务必将自己的假想敌揪出来。

只是楚歌行的反应未免让他有点出乎意料。

本来在他心底，认定了楚歌行也是喜欢唐乐颜地，现在从当事人嘴里证实，此人不是自己的头号情敌。可也不能小觑，应该算是潜力敌。

但是楚歌行在说起正牌敌人的时候，那种表情……

凤非声想，若是自己，提起来恐怕会带着一丝酸溜溜。外加一点不当一回事地鄙夷。

但是楚歌行的神色，就好像带着一丝茫然。

和一点难以言说。凤非声一再追问。

楚歌行笑而不答。

凤非声火气乱冒，只想扑过去将他的嘴巴撬开。

楚歌行见他抓耳挠腮，越发悠悠然。

凤非声见他好整以暇的模样，虽然火大，心底却一直不停地在思考。

究竟是舜的何人，能够让唐乐颜如此心动。

又究竟是何方了不起的人物，竟叫楚歌行如此反常。

这一点点不能与之争的怅惘跟一丝丝漠然地难以言说，让凤非声心头暗惊。

忽然之间。他想起来。

在他初次跟唐乐颜见面的时候，在路边上，并立站着三人。

当时他的目光，只在那一身红衣的人身上逡巡留恋，对其他两人。只是淡淡惊鸿一瞥。

而就是那一瞥……

他依稀记得。那浓眉大眼，背负一把巨剑的。应该是温山剑阁地人吧，长的……还算马马虎虎，只是……气质上，有些……左右想想，应该不是。

而另外一个，面如冠玉，气质出众的沉静之人，后来他见过，是舜的军机中堂，一品大臣。

后来在那天晚上，出现刺客的时候，也是他及时出现，喝止了楚歌行，而那个时候……

乐颜，仿佛是跟在他的身边。

等等……

就好像奇异的银线在脑中盘旋然后交撞，却忽然被突然迸发出的灵光拨乱反正，错乱的银丝两边散开，那军机中堂地名字叫什么……

凤非声蓦地瞪大眼睛：

楚真！

楚真，楚歌行。

他也依稀耳闻舜的这个奇特的家族。

楚门三杰。

军机中堂楚真，九门提督楚歌行，外加虎威将军楚歌寻。

难道说……

虽然没有得到楚歌行的亲口证词，但是一刹那之间，凤非声几乎认定了，那个传说之中的男人，他地名字……

只有他……也只有他，当时唐乐颜跟在他地身边，凤非声记得，他曾两度遇见唐乐颜，她两次都是跟在他身旁左右，当时感觉，她的神色，总觉得会有莫名地古怪，现在想想，那是一种，对于所爱之人的敬爱仰慕之色吧。

而也只有楚真，才能叫楚歌行说出“我尊敬他”这样的话。

对于自己的长辈，一手提携自己的人，他能不尊敬么？

在刹那之间，不必得到旁人的好心提示，自己便能追出答案。

凤非声也佩服自己的聪明伶俐，无所不能。

只是……

如果对手是楚真的话……

舜的军机大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

恐怕他凤非声，真的要做些事情了。

丹宁的凤小世子跟凌小公爷，两个在城门口不远处遇见，不知为何，说了几句话居然闹了不愉快。

两个都是年少气盛，言语上彼此互不相让，继而发展到要大打出手。

城门边的守卫森严，听到喧哗，心头发痒。

怎奈摄政王爷命令严禁，多加了比平常多三倍的人手，无论是城门口还是城墙上，乌压压全是一等一的好手。

隐约听到喧哗吵嚷，众人却仍旧不敢擅离职守。忽然之间，有人赶来，竟是凤小世子的手下，大叫着要人去帮忙，说凤世子寡不敌众，已经被凌小公爷的人打伤。

凤非声为人豪爽，平时也没什么架子，上到王侯将相，下到这些守门士兵，统统都混得眼熟，高兴了还会请大家一起喝酒，而且皇太子的事发生之后，凤城皇位空虚，凤非声虽然并非是嫡系，但好歹也是正统凤姓，已经暗暗有流言传说，凤小世子将来继位的可能性有几多。

现在只是碍于摄政王爷的态度而已。

此刻人来一呼，那帮守城士兵面面相觑，其中有一个松动，跟着要去，其他的人便一发而不可收拾，纷纷呼喝着跟上，去保护小世子了。这样一来，守门的兵力少了一半。

那边的吵嚷之声于是更大，剩下这一半士兵无心看守，虽然站在原地，却冲着那边翘首以望。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大叫，说是凌小公爷吃了亏，是跟随过凌国公的兄弟，就赶紧去帮忙。

方才追随凤小世子去的那帮人，多数是跟凤非声有交情的，剩下没去的那些，却是因为，第一不能擅离职守，第二，他们多数是战场上退下来的士兵，曾经跟凌小公爷的爹，凌国公手下战斗过的。所以不便去追随凤小世子同凌小公爷对抗。

而此刻凌小公爷的人一叫，那帮人好事之下，顿时又走了一半。

至此，城门口守门的，稀稀拉拉，只有几个人而已。

挥手自兹去 第二百一十四章 出城计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

凤城外，风物依旧，同舜不同，青山白水，仿佛一年四季都如春。

凤非声一马当前，身边不带丛人，在他身边不远，却是凌九烟凌小公爷，两人方才在城内吵得不可开交，继而大打出手，引发了一场将守门士兵也连带进来的大殴斗，在殴斗正激烈时候，两人却又忽然“良心发现”，将众人挥退，并且口口声声说要“私下比试”一番。

真是慷慨凛然，大义的让人动容。

守城的士兵们纷纷地返回工作岗位，并且目送凤小世子跟凌小公爷打马先后出城。暗暗想这两个宝贝终于平静下来，而幸好在他们玩忽职守的时候，没有摄政王的亲兵来视察，否则的话……想着想着，一阵后怕。

而这边，凤小世子同凌小公爷两个怒气冲冲地出了城，一直向北狂奔了三四里，来到一片宽阔地方，周围绿树环绕，身后并无追兵，两人这才停了脚。

“不知道回去之后，摄政王会怎样的雷霆震怒。”凤非声停了马，仰头笑着说。

凌九烟“哈”地一声：“你也怕摄政王么？”凤非声耸肩：“谁叫他千年一张寒冰脸。不过，我也只是给他三分面子而已，其实谁怕谁啊。”

凌九烟斜睨他一眼：“是啊，你是不怕他。他忌惮你而已。”

“嘿嘿。”凤非声笑了笑，转头看周围，“咦。人呢，不会这么不够意思，自行走了吧？”

凌九烟听他这么一说，顿时也紧张起来：“不是吧？”虽然嘴里说着不是，眉头却已经皱了起来，一副忧心忡忡地样子。

凤非声看着她担心的模样，哈哈一笑：“我开玩笑呢。九君你就当真了，看样子你还真是对那家伙恋恋不舍，既然如此，何不将他留下来？”

“能留下来我早就做了，还用出此下策么。何况你何必只说我，你又何尝……”凌九烟听他这么说，才微微地放心，正准备反唇相讥，却见凤非声对着她轻轻挤了挤眼睛，凌九烟急忙住嘴。凤非声笑着说：“我说楚兄，你好歹也出面来道个谢啊，我们可是在这里等半天了。”

话音刚落，就听到细微的脚步声。从丛林之中传来，有人缓步走出，一边说：“世子早知道我在这里，又何必出言挤兑呢。”

一个身材修长的人儿出现在凤非声同凌九烟跟前，怀中抱着一个包裹地十分严密的人。正是楚歌行同唐乐颜。

凌九烟一见楚歌行出现。即刻从马上一跃跳下，向着他的方向疾走了两步。

凤非声笑一声。倒也跟着跳下马来。

楚歌行看着两人，然后缓缓低头：“楚歌行多谢两位相助。”

凤非声一摆手：“喂，客套话不要乱讲，记得我们这份大恩，日后以身相许就行了。”

楚歌行瞥他一眼，并不搭话。

凌九烟双眸凝视着他，显见深情一片，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心头很是难受，这个朝思暮想地人明明就在眼前，好不容易上天垂怜送他到身边，却又要风一样离去，从此之后，她的心是难以平静了，朝思暮想，显然都会是这盼的到，却永远也得不到的人。

楚歌行默默地同她对视了一会，才说："此地一别，再见不知何时，九君，珍重了。"

凌九烟听了他简简单单这两句话，刹那间热泪盈眶。她自小刚强，又做男儿装，甚少流泪，见了他，却常常都忍不住，比最脆弱的女儿更脆弱三分。

凤非声从旁看着，伸手在她的肩头轻轻拍了拍。

凌九烟扭头拭泪，凤非声上前一步："你，你啊你……"

望着楚歌行，只是摇头。

"怎地？"楚歌行别过头，不去看凌九烟，淡淡地问。

凤非声看着他："罢了，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不过，我警告你，九君可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女子，你错过了，小心以后后悔无门。"

楚歌行听他这样说，低低地说："大概是歌行没有这个福分吧。"

凌九烟从旁听了这一句话，心头悲戚，再也忍不住，情知以他地骄傲，说到这句，已经是很顾全她的面子，算是他心底对她感激，所以才发这种周全安抚的言语，一时之间心头百感交集，想拉着他的袖子大哭一场，却又不能，想多看他几眼，日后做回忆也好，却又恐怕站在当场会忍不住大哭出来，于是强忍住内心悲痛，颤声说："此去山长水远，歌行你务必珍重，日后若是有机会……"忍住不再说下去，终究转身，大步先行走到一边去。

凤非声看着她的背影，十分怜惜。

又低声问楚歌行："你见她如此，心头毫无感觉么？"

楚歌行却默默地看着怀中地人："你不来惹，就不必弄得她难受如此。"

"原来你也知道她心底难受。"凤非声挑眉。

“我也不是铁石人。”楚歌行淡淡地说。

凤非声看着他，又看看他怀中的人，问：“她呢？”

楚歌行说：“方才出城惊险，我怕她受了惊吓，会有什么不好，先封了她的睡穴。”

凤非声愁眉苦脸：“能不能解开？”

楚歌行看着他：“为什么？”

凤非声咬牙说：“话别呀老大，你总要给我们这对有情人一点儿话别的机会跟空间吧？”

楚歌行冷哼一声：“凤世子倒真是个多情种子，上辈子是相思豆转生的吧？”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凤非声看他：“你嫉妒！”

楚歌行挑眉：“嗯……你就当我嫉妒好了。”

凤非声快要被他气死：“快点解开她的穴道，让本世子深情话别一番。”

楚歌行哈地一笑：“不可能，世子你还是省省唾沫吧。”

凤非声气的要爆炸，看着楚歌行的模样，忽然眼珠一转，笑着说：“咦，你怎么也知道我上次同她亲嘴地事情了？”

楚歌行一怔：“你说什么？”

凤非声得意洋洋：“上次我去见她，已经一吻定情，如何？”

楚歌行皱眉不语。

凤非声咂了咂嘴巴：“香香的，软软的，甜甜的，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滋味，怎么，听到这个，你很向往啊，很嫉妒本世子吧。”

楚歌行看着他，淡淡说：“若说这个……我早在舜就亲过她无数次了，更进一步地动作都有，----怎么，世子想听听其中地经验总结，滋味所在吗？”

这次，轮到凤非声怔住。

若是唐乐颜醒着，肯定会被这两人气死。

小凤凰很嚣张。

楚歌行么……我实在找不出词来形容他鸟。

挥手自兹去 第二百一十五章 一笑去

这一回合凤非声挑衅楚歌行，凤非声，败。

楚歌行并没有给他任何反击的机会，说完之后，便行告辞。

凤非声瞪着眼睛，恨恨地盯着那双灼人的桃花眼，心中愤愤地想：很好很好，你这是决定来趟这场浑水了吗？

楚歌行嫣然一笑，人面桃花煞是动人。

凤非声刹那恍惚，刚要招呼凌九烟来欣赏这动人美景。却见楚歌行抱着唐乐颜飞身而起，等他回过神来，那人已经坐上他原先骑来的马背上，笑吟吟招呼说：“小世子，我们江湖再见吧。”

“你这家伙不仅可恶，而且很大胆，居然敢公然劫持本世子的坐骑，”凤非声上前一步拦在马前：“本世子严肃警告你，除非你唤醒乐颜，让我同她讲几句话不然的话……哼哼，你就惨了。”

“等她醒来，我会转达世子对她的深情相送之意并且……外加赠马之情。”楚歌行一手环抱坏众人，一手扯着缰绳，“世子再会了！”

马头一调，向着另一边而去。

那边凌九烟蓦然回首，楚歌行马上一瞥，淡淡看了她一眼。

凌九烟上前三四步，楚歌行拉着马缰绳略一犹豫，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在她的深深凝视之下，打马飞奔离去。

“楚歌行！”

剩下凤非声在原地皱眉顿足。愤愤诅咒。

两个人，一匹马，凌九烟跟凤非声两个却默默地走在马地旁边，并没有像楚歌行同唐乐颜一样。同乘一骑。

凌九烟神情默默地，郁郁寡欢的模样。

凤非声自然知道她是为什么。

只是却无从安慰起，他的心底。也有埋着的痛啊。

想到楚歌行方才那句威胁性十足地话，这色狼，平常装的很淡然，没想到原来比自己还要色。"君子堂"

什么叫做“更进一步的动作都有”，弄死他！

可是转念一想，刚才那种形式，分明是两个人在比拼谁比谁更狠。反正楚歌行以前地事情，他也了解的不多，也许他不过是说大话而已，况且以唐乐颜的性子，怎么会乖乖地让他讨得好去。

多半是楚歌行他嫉妒自己。所以一时之间胡吹大气而已。

想到这里，凤非声的心底才平衡了些。

同凌九烟一直默默走了半路，两个人各怀心事。

“你竟然这么送他们走，出乎我的意料。”

凤非声看着她：“嗯，不然怎样？”

“我以为……”

“哈，”凤非声笑了笑，“九君，我劝你，明知道徒劳的事情。不要去做。凌九烟皱眉：“你是什么意思？”

凤非声一手牵着马，一边转过头来，双目明亮，望向凌九烟：“因为得不到，把怨恨发泄在别人身上。是不明智的行为。”

凌九烟肩头一抖：“你……说什么？”

凤非声说：“楚歌行并非凡人。你做地那些事，你当。会瞒过他的眼睛吗？”

凌九烟不语，脸上却透出一丝冷冷的笑来：“你的意思是说，他真的是喜欢她地？”

凤非声说：“现在，我还不敢肯定，我只希望你所做的，不会将他惊醒，让他明白自己的心底在想些什么。”

凌九烟停住脚步：“凤非声！”

凤非声看着她：“九君，你错怪了乐颜，乐颜喜欢的人不是楚歌行，她的心底，另有所爱，她对我说过，楚歌行也知道。”

凌九烟面色急变，猛地后退了两步：“你说什么？”

凤非声笑笑：“果然嫉妒会降低女人的智商，九君，你被情爱迷了眼了。而据我所知，楚歌行目前对她还没动什么真的心思，而你……你切莫弄巧成拙，让他醒悟了才好。”

凌九烟面色变了又变，眼睛望向楚歌行骑马离去的方向，又回头看了看凤城，似乎在想什么心事，要做什么决定。

“你也不必担心了，所谓覆水难收，”凤非声仰头一笑，“冥冥之中，自有天定，若老天真的注定了我们每个人要走这条艰难地路，谁也抗拒不了，九君你也是从了你自己的心意而已，不过……”

“不过什么？”凌九烟地望着他，茫然地问。

凤非声摇摇头：“没什么。”

“我知道，”凌九烟忽然冷笑，“你怕我真的伤到了她，是不是？”

凤非声垂了双眼：“其实我并不担心。”

“嗯？”

“只要楚歌行在，你绝对伤不了她。”

“你明知道我有所行动，你却不阻拦？”

“说实话，我是刚才在城内的时候才察觉的。”

“……凤非声。”

“九君，你又担心了么？”

“原来我做地一切，都是错地。”

“我说过，冥冥之中，自有注定。”

“如果注定她不是你的，你也认？”

“我绝不认。”

“人都已经走了，说这些空话有什么用。”

“她是我地，必定是我的。”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凤非声忽然叹一口气，一笑。

凌九烟为他的声音之中的苍凉撼动，就好像一个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旅人，眼前是悬崖峭壁，残云片片，而他偏偏将生死置之度外，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到底想做什么？”凌九烟惊问。

不知为什么，她觉得不安，仿佛产生了幻觉，脚下的土地，都似有些颤。

不……不是幻觉。

“你看----”凤非声叫。蓦地挥手，指向了凤城方向。

凌九烟随着他的手势看过去，竟然一愣：大片的骑兵风驰电掣向着这边急奔而来，隐隐可见当前一人，一马当先，那惊人的气势，除了凤城的摄政王凤非声，更是何人。

兴师问罪的人来了。

凌九烟不由地看了凤非声一眼。

凤非声轻笑一声，有点无赖地用胳膊顶了顶她的手臂：“喂，你说我们这罪呢，是你担的多一点，还是平分开来，一人一半？”

“哼。”凌九烟不理他。

“九君……”凤非声忽然叫一声。

凌九烟只当他又在无赖，心底忙着盘算这谎话该怎么说。

“要变天了，你……，”凤非声在一边淡淡地说，“等着看吧。”

马蹄声逐渐逼近，凌九烟甚至可以看到摄政王爷脸上一丝勃然怒气，她忍不住转过头看凤非声，忽然一愣，在她面前，这个平素里吊儿郎当的小世子，轻薄戏谑的脸上忽然透出了一丝异乎寻常的光彩。

挥手自兹去 第二百一十六章 抱着你

凤非声这匹马的确是良驹，跑了许久，竟不见累，楚歌行对于凤非声选马的眼神很是欣赏。

同时对自己抢马的行为更为欣赏。

跑了大半天，一连经过了几个或大或小的城镇，他不敢就做停留，这里还是丹宁地界，耳目广泛，或者会有人将他跟唐乐颜认出来也不一定。

一直到看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时候，楚歌行才停下马来。

抱住怀中人，轻轻翻身跃下地来，这才伸手，去将遮住她脸的袍子拨开。

唐乐颜有所感知，慢慢醒来，半昏睡之中微微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

便重新又闭上眼睛，倒在他怀中沉沉睡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幕降临。

自从她受了重伤这些日子，入夜便睡的症状有所改观，每每会在午夜惊醒，清醒一阵之后，又莫名睡着。

此刻正是。

窗外静静的，隐约传来犬吠的声音，室内很黑，只有在桌面上点着一盏将灭未灭的小小油灯。

唐乐颜缓缓睁开眼睛，打量周围，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小小的床上，床帐子等也甚是破旧，只是周围极其的寂静，包括屋外都是。

她昏睡的不知今夕何夕，更不知此刻是天堂或者地狱。自从出了凌九烟地府邸，楚歌行趁她不备，点了她的昏睡穴，一觉醒来。脑中一片茫然。

忽然听到桌子旁边的声响，唐乐颜扭头去看。

原来先前油灯的光芒太过昏暗，她又是刚刚醒来。眼神一时不能适应，竟然没有看到在桌子旁边，还趴着一个人。

她先是一惊，继而发现，那人双肩略见瘦削，一头长发散乱肩头，多么熟悉。是楚歌行。

唐乐颜微微一怔，手撑着床面起身。

本来想静悄悄地动一动地，不料这张床很是不结实似的，手刚按上去就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似乎不堪骚扰。

房间内惊得出气。这木板吱呀地声音显得无比大声跟突兀，唐乐颜吓了一跳，顿时不敢再动弹。

却就在这刹那，桌边的人猛地抬起头来。

小小的油灯光微微一闪，被他的动作引发的风带到，虚弱地摇了两下，终于不堪重负般地熄灭了。"君子堂"

只是一刹那，灯光摇曳里，唐乐颜同楚歌行的目光相对。

那么茫然失措的一双眼。带着警觉，看着她。

透过小小地一盏金花般的灯光，很不真实的感觉。

然后一切就陷入了浓墨也似的黑暗之中。

黑暗里，是她低低地惊呼了一声。

然后楚歌行说：“怎么了？”

唐乐颜不回答，身子试着一动。床板顿时又响个不停。

她摸索着向着床边去。摸来摸去，忽然摸到一只柔软冰冷的手。顿时僵住。

“怎么了？”楚歌行地声音放软。

“是你。”唐乐颜呼了一口气，想将那只手放开，但是此刻眼前伸手不见五指，心底有什么作祟，她握紧那只手不放开。

“我怕刚才……”她低低地喘着，“做了噩梦。”

声音有点莫名的羞愧。

楚歌行在黑暗之中听着，闻言心头微微一暖，幸而灯灭了，她看不到他温柔的脸色，否则的话，定然会认不出他。

楚歌行说：“没关系，做梦而已。何况我在这里呢。”

唐乐颜摸了摸他的手：“嗯，我知道……你……你怎么趴在那里。”

“这里……这家人家很穷，没有多余的被子。”他有点生硬地说。没有被子，无法在地上打地铺，只好趴在桌子上暂时睡着。

心底有些愧疚，为了避开凤城的追兵，他只好选择这种地方来歇脚，连个客栈都没有。

“那你，会不会冷？”她问。

“不冷。”他条件反射般地否认。她摸着他的手：“可是你的手很凉。”

“没关系地。”他柔声回答。

黑暗遮掩了所有，包括他的样子跟她的样子，这让唐乐颜有种错觉，她仿佛不是在跟楚歌行说话，而是类似于……类似于睡梦之中的守护神一样的感觉。

这究竟是梦，还是醒？

如果是梦地话……

“你，到床上来睡吧。”她忽然说。

黑暗中没有声音。

如果不是手上地温度还在触感还在，她怀疑，屋内只有她一个人。

于是也不说话。

半天，才传来他的回音：“好地。”

楚歌行在暗影里摸摸索索，半扶着她，让她靠着床内睡。

他睡在床外，这张床不大，劳他半个身子挂在床边上，岌岌可危着。

只是黑暗之中，她并不知道，只是一再地说：“往里一点，往里一点。”

楚歌行答应着，勉强向内靠一些。

“没关系的，你好好地睡一会，休息好身子最重要。”他闷闷地说。

方才她开口，他沉默不是考虑拒绝，而是在想，若是因为噩梦而睡不好的话，不如自己来陪着她。或者会好一点吧。

被子内暖暖的，虽然床不大，中间却空了不小一块地方，支撑着，热气缓缓地流淌，又缓缓地消失在黑暗当中。

没有人说话，窗外，遥远的地方，传来犬吠的声音，很尘世又很悠远的感觉。

楚歌行瞪大双眼，看着虚空。

耳边听到身旁的她慢慢地呼吸声。

“已经出了凤城了吗？”她问。

“嗯。”他回答。

“我都不知道呢。”

“是我点了你的睡穴。”

“那，凤世子跟九君……”

“他们送别过，……然后回去了。”

特意停了停，将中央的一些不适合出口的话全部在心底讲了一遍，心中有点得意地想，凤非声，我都在心底说了，我可没说我怎么传话的。这样的话也算对得起你了。

“哦。”难得她不挑剔，过了一会却说，“九君……九君一定很难过吧。”

楚歌行心一跳：“嗯？”

“我知道，你不懂。”她叹了一声，很惆怅似的。

他的心跟被戳了一下一样，什么叫她知道？她知道？啊，明白了，这是在感同深受，昔日她离开凤城，对楚真，岂非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他不懂，却不知，他的心比比干多一窍，怎么会不明白她心中的那一点念想！“九君是个……”她开口。仿佛要开始推销。

是个什么？很好的人，世间无双的女子？

哼。

在这一点上，她跟凤非声真是如出一辙，相似的惊人。

难道他楚歌行就堕落到这种地步，需要人说媒拉纤才能存活吗？

“快睡吧。”他敏锐地觉察到她要说什么，那些陈腔滥调，难为她重伤之际还如此勤力。他不耐烦地说，刻意地让自己的声音多了一丝不悦。

“唔。”她闷闷地答应了一声，似乎为自己没有抓住机会替九君说好话而觉得失败。

楚歌行皱着眉对着黑暗，心头莫名地一阵烦躁。

忽然之间翻了个身，向内靠了靠。

唐乐颜身子一僵，楚歌行索性伸出手来，将她抱过来。

唐乐颜动了动：“做什么？”低低地问。

床板随着动作，也发出尖叫。

是谁刚才说“往里一点”的？

楚歌行面上微笑。

“抱着你。”楚歌行说。一点促狭。

唐乐颜伸手推了推他，却丝毫都推不动。

“别动，快点睡。”他说，压抑着笑意。

她听他的声音并没有奇怪的异样，而这个人也真的只是抱着她而已，不见其他动作，这才镇定下来。

眼睛适应了室内的黑暗。

也看到了哪里是窗户。

大概是有月光，月色淡淡地，透过窗纸映进来一些。

唐乐颜感觉到楚歌行的心跳，强而有力地在她的耳畔跳动着。

她迟疑了一会之后，才将头向着那缩了缩，觉得温暖。

楚歌行察觉到这细微的动作，伸手出去揽住她的头，将她向着自己胸前再按了按。

第四更，粉红票170的加更！！！

挥手自兹去 第二百一十七章 若相近

刺杀者是在黎明时候悄无声息地潜进来的。

柴草被轻轻踩裂，发出了极其细微的声响。

就好像是冬日因为太冷，所以枝头残枯的花朵啪地跌落地面。

只是这一点声音，楚歌行就已经听到。

手中仍旧抱着唐乐颜，他一手将旁边的剑握在了手中。

房门刹那之间就裂成了两半。

雪亮的刀光，直扑床上而去。

楚歌行人躺在床上，脚尖一挑，已经将床帐挑起来，向着空中扔过去。

床帐仿佛一朵失色的大花，将激射而来的暗器席卷其中。

楚歌行反应极快，反手一点点了唐乐颜的穴道，又在她的耳畔低低地说：“躺着别动。”一手拔剑，这才腾身跳落地面，宝剑挽起剑花，在极快的叮当声中，暗器尽数席卷倒飞出去。

受伤的闷哼声从门外传来。

楚歌行仗剑上前一步，想要解决眼前，忽然之间觉得有什么不对。

他的动作永远比反应更快，就在脚步还没有踏出门口的时候，忽然身子一弓，急急向后倒飞而回。

倒回之时，心悸的感觉才出现。

人疾飞而回，身子如拉开的弓，而长剑是箭，楚歌行反手握剑，宝剑当空一荡，从他腰间向后刺去。楚歌行双手握住剑柄。手靠腰间，人还没有到床边，剑已经到。

只听得“噗嗤”一声，有血飚出。有人倒下。

那刚刚偷偷到了唐乐颜身边地刺杀者，赫然倒地。

唐乐颜躺在床上，无法躲闪。血溅上身，腥臭浓烈的血液味道，刹那让她想到那天在点翠阁的遭遇，顿时胸口一疼，血气翻涌。

宛如噩梦再现。

楚歌行一眼看到她满面痛苦神色，脚步一顿，内心大悔。

方才他想要自行出外解决这帮人。怕她忍不住动手所以点了她的穴道，却没有想到，这帮人，仿佛并不是冲着他来地，先前所做的。只是想要引他出外而已。

幸亏他反应的快，这才及时返回来。

他说过，要保护她地。

可是，差一点，只差一点，又错过。

来不及多想，他一手抱起床上的她：“别怕，乐颜，别怕。”压抑声音之中后怕的颤抖。

唐乐颜缓缓睁开眼睛。眼角已经流出一丝泪。

“没事。”他心惊胆战地看着她。忽然一伸手，将自己的外袍解开脱下，抱在她的头上，低低地说：“睡一觉吧，一觉醒来。就在舜都了。想想这些，想想……”低头。将唇印在她的额头上。

咽下那刹那间想到的某个人地名字，又一转头，望着地上那一具已经冷却了的尸体，眼神顿时变了。

----不可原谅。

门外尚有人影闪烁，暗器破空的声音再起。

楚歌行手臂一振，那把宝剑脱手飞了出去，他双手抱定了唐乐颜，蓦地一跺脚。

强大的气劲自他身上暴溢而出，刹那之间，房间之中的桌椅板凳，包括那张吱呀响动地床，全部四散飞了出去。

楚歌行双眸微睁，杀气四溢，而屋外守候的刺杀者，只见白光数道，从那茅屋之中疾飞而出，有人拔刀抵挡，但是刀却飞快地断裂成片片，白光击中人体，顿时之间，浑身骨骼发出凄惨的断裂声音。

等到凤城追兵赶到的时候，现场，那原本包围住房子周围的十多人，已经尽数毙命。

“这是什么邪门功夫，居然让这么多人在瞬间死去？”

“这种功夫，若我猜的不错，可是失传已久了。”

“嗯？”

“正巧的是，最近有人拖我寻找能用这种功夫的人，没想到，竟然是他。”

“您说的是……”

“他终究是没有忍住，只是，值得么？百密一疏啊。”“大人……”

“速发信鸽，去天渺峰吧。”

“是。”

一路上，楚歌行再不敢大意。

将唐乐颜保护地密不透风，照顾的无微不至，而她的身体竟也慢慢地有了起色，不知是因为他的细心照料，还是因为一天一天距离舜都近了，人逢喜事精神爽。

闲暇时候，楚歌行会静静地凝望她。

那种眼神，常常看的她心惊。

她猜不透，楚歌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竟突然之间对她这么好。

那一日，她睡在床上。

他走到床边地时候，她已经醒来了，却仍旧装作熟睡地样子。

想要看一看他到底要做什么。

如果，真的做什么不可原谅地事情的话……

甚至有点恶作剧地这样盼望着，如果他这么做，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唾弃”他。

楚歌行呆呆地站了片刻。

然后轻轻地蹲下身子。

他本来高大，忽然之间如小狗一样蹲在床前，让她惊愕。

她偷偷地睁开眼睛，接着睫毛的掩映去看。

却见到他正呆呆地望着她，不知在想些什么。

也幸亏他想得入神，才没有发觉她的小动作。这人真是无趣地很。

她不耐烦地。正要醒来。

楚歌行手一动。

唐乐颜忍了忍，这才看到，他又伸手入怀中，不知道拿了什么出来。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

她看不清是什么。

而他十分感兴趣又十分珍重地，最后将那物放在了床上她的枕头边。

然后继续在看。

她实在受不了这个人古怪的行为了，于是装作刚巧醒来的样子。睁开眼睛。

这个人手脚麻利地将那东西一把抓了回去，然后跳起来，转回身。

唐乐颜怒，哼了两声说：“楚歌行，你刚才在做什么？”

他不回答，肩头有些发抖。

“喂喂。”她叫了两声，“你干吗不说话？”

他大步向外走。

“真是古怪。”她心底嘀咕了两声。自床上爬起来，抬脚要下床。

身边一阵风声，却是他去而复返：“你干什么？”皱着眉问。

她就知道会如此，哈哈地笑起来。

他知道是她故意，却不生气。只是转过头去。

她上下看了他一会，最终一把抓住他地手。

他的手一抖，将她的手甩开。

她又去抓住。他再甩开。

如此几次，她说：“我会累死地。”声音幽幽地，带一丝哀怨。

他默默地看了她一会，这才放弃了抵抗。

唐乐颜大喜，抓住他的手，缓缓地将那手指掰开。

蓦地她愣住。

在他的手心，静静躺着的。居然是……

那块翡翠玉。

“你……你不是丢了他了吗？”唐乐颜问。

楚歌行的脸有点发红：“我什么时候丢过他？”

“你……”她皱着眉，欲言又止。

他不耐烦，霍地挺身站起来。

“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家伙。”唐乐颜喃喃地说。

楚歌行猛地回身：“你说什么？”

“我说你口是心非。”她有恃无恐地挑眉。

“你……”他的脸色不怎么好看，红红地，像是太热。

“噗。”她忽然一笑。

他更气。以为受到了取笑。不知该怎么发作才好，偏又不能动她。因为她的身子。

“你过来。”唐乐颜叫。

“干什么？”他不耐烦地问，很有骨气地不动。

“过来呀。”她招呼。

声音好像是手中有糖引诱小朋友的坏人。

他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骨气飞走。

她伸手抓住他的手，将那块玉拿走。

“你干什么？”他鼓起眼睛紧张地看。

“蹲下蹲下。”她指挥。

他眨了眨眼，最终选择服从。

缓缓地蹲在床边，他的上身恰好在她胸口处。

唐乐颜伸手，将那翡翠玉地长绳拉开，缓缓地越过他的头顶，落在他的胸前，又拉着绳子，将他颈后的头发拨到一边，露出雪白的颈子，手指灵活地动，将长绳打了个结。

“这样就不会丢了，对不对？”她做好了，将他的头发放下，笑着说。

楚歌行低头，看胸前那一片沁绿。

这柔嫩生动的颜色，实在太刺眼太讨厌，望的他的眼睛都生了雾气。

小剧场吗?

哼!

楚歌行：最近学着谈情说爱，兼职保姆，累地半死，居然还要演这么高难度的剧场

唐乐颜：最近爽啊，出行都有一级保姆照顾，亲爱的飞飞，我强烈滴要求，多加几集酱紫的!

楚歌行：好吧，顺便加一幕大灰狼吃小绵羊的剧情吧

唐乐颜：我纯洁，不明白你隐晦地意思

楚歌行：过来我教你就是了

唐乐颜：我反悔了，还是赶紧回舜都吧，……真叔！！

灰头土脸地某飞趁机从角落里爬出来：粉红票票！！！！！！！

无数个感叹号震撼欲死。

楚歌行（歪头看）：上下承接的很有艺术感啊某飞。

某飞：0

挥手自兹去 第二百一十八章 再相逢

出了丹宁边境，又行了一段路，渐渐地冷了起来。

楚歌行早有准备，多加了衣物在唐乐颜身上，又从始至终都抱着她，恨不得就把她绑在身上算了。

风也渐大，吹乱了他的长发，吹开他罩面的纱罩，不多一会，一张脸已经冻得变了颜色。

怀中的人抖了一下，似乎是也察觉到了冷。

楚歌行停了马，伸手拨开围在她脸上的厚厚衣物去看。

唐乐颜被包裹在重重织物当中，一张脸睡得恬静，长长睫毛稍抖了抖，却不睁眼。

楚歌行看着她这幅模样，心蓦地软了软。

他忽地想起，曾经年少，他也是这样，抱着一个小小的不懂事的人，跋涉在去舜的路上。

最坏的日子他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可怕。

时光流转，仿佛倒回。

物是人非，只是疼爱的心，却是有增无减。

不然的话，又怎会甘愿自己冻得手脚麻木，还是牢牢地护住她。

如果不是时常的运功护体，以他的体质，也早就倒在这凛冽寒风之中了。

纵马向前，马蹄之下，雪花四溅。

而就在前方不远处，绕过长长平川，在一座小小山头之前，有一路人马，正静静地等在那里。

“大人，还是去轿子中等吧。这里风大。”

“不，”他断然拒绝，“就在这里就好。”

双眸望向远方，似乎要看穿这湛湛青天。望见地平线之初，出现熟悉地人影。

风吹动他鬓角的发丝，他披在身上的大氅。围在脖子上的绒毛围巾轻轻地抖动，墨黑色，衬出一张如冰雪般冷清地脸。

目光坚定地向着远处张望，手握在腰间，是无人明白的一丝紧张。

蓦地在他的双眸之中，映出一人一骑。

自地平线上踏出，自高高地小山丘上出现。马匹似乎看到前方等候的人，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嘶鸣。

人立而起。

楚歌行伸手拉住缰绳，同时也看到了等在前方的那一队人。

唐乐颜受了惊动，模模糊糊地问："怎么了？"

楚歌行听得这个温暖的声音，说不出话。

唐乐颜动了动。自衣裳里探头出来。

"冷。"他说，伸出手，要将她重新按回去。

唐乐颜张望周围，目光转动，便是一刹那，望见了不远处那一队人。

而与此同时，那原地等待，当先一人，目光刹那相对间。他猛地向前走了两步，却又急速停住。

就是这片刻。唐乐颜的目光一闪，然后眼睛慢慢慢慢地瞪大。

楚歌行望着她的模样，心却一点一点沉底。

唐乐颜手一挣，身子向着马背下滑动。

"别动！"楚歌行伸手紧紧揽住她地腰。声音酸楚。

"放我下去！"她挣扎起来。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拼命地向着马背下滑动。

楚歌行本能抱住她的。若是用强。

可心头忽地愤怒，而带着一丝委屈。

竟然是这样，她竟然……

手一松，唐乐颜"碰"地一声落地，双腿一曲，差点跪倒地面上。

楚歌行看的眼眶发热，心头不忍，跳下马去，伸出手臂搀扶她。

她却摇摇晃晃，从地面爬起身来，抱住头的头巾被吹落，冷风顿时冰了她地脸，她却恍惚未曾察觉，只是紧紧地盯着那个人，脚步一步一步，向着那边而去。

越来越快，从最初的蹒跚学步般的追随到后来迫不及待的奔向，唐乐颜大叫一声：“真叔！”

她猛地在雪地里跌了个跟头。

楚歌行最初还追过去扶起她，如此几次，他放弃。

跟在身后，望着她笨拙的模样，心头极端想笑，在想笑之中，却好像是自己亲自持了一把刀，在心头缓缓拖过，有个声音说：笑什么，你笑什么！

于是痛，很痛，无以言说的痛。

无以言说。

楚真望见那小小人儿自马背上掉落下来。

她爬起来，力气不支似的。

却向着这般，从慢到快，奔了过来，明亮的双眼，牢牢地盯着他看，视线在空中交汇，他不知如何是好。

最初心头的悸动被重重压了下去，他在等待，楚歌行带她回来。

但是不能。

看她在雪地里踉跄地向着这边跑，他看出不妥。

她地身手不是这样，那小脸煞白，是受伤了吗？

他忍了忍，又忍了忍。

他忍着站着不动，他的手握的死紧。

旁边的北堂御剑望着他的面色在寂静之中几度变化，双眼之中错综复杂，不由暗自叹息。

唐乐颜大叫一声：“真叔！”

楚真终究是忍不住。

他向前一步，拉起旁边地马匹，翻身上马，打马向着她地方向奔过去。

“乐颜！”他在大风里叫一声，一霎双泪落。

本来是不想动的也不能动，却终究抵不住她这么不要命般奔过来地姿势，原来他的心不够硬。

马蹄声很急，他看到她脸上笑面如花。

这个孩子……

对这个孩子……好像，特别的疼爱。

模模糊糊的念头在脑中闪过，他不顾一切地飞马上前，她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清晰，他的心跳也越来越急促，就在跟她还有几步远的时候他翻身下马，马挺不住势头，自行跑了出去，下的太急促，在雪地里一个踉跄，他还是站直了身子，向前跑了两步。

就在她即将倒下的瞬间他伸出手，将她搀扶住，抱入怀中，身后的大氅仿佛宽大的旗帜一样随风尘埃落定，楚真跪倒地上，抱着她无力倒下来的身子，听到她低低的呼唤：“真叔……真叔，我回来了。”

“乐颜。”他低下头，将脸蹭在她的鬓边，察觉那冰冷的气息，心头一酸，松开一只手臂，将胸口的带子解开，大氅当空一挥，盖在她的身上，他又将围巾解下，一股脑系在她的脖子上，这才伸出手臂牢牢地将她抱住：“乐颜。”在心底呼唤。

北堂御剑含笑看着这一幕。

以及，在不远处，那牵着马，踯躅独自向着这边而来的人。

他穿着如此单薄，单薄的叫人极心疼。

只是那脸上莫名悲怆的表情却越发叫人动容。

北堂御剑看着楚歌行，又看看相拥一起的楚真同唐乐颜，心不由地一沉，有一种莫名不详的感觉，在心底汹涌翻腾，他举头扬眉，望见天边雪白的流云，大团地拥挤在一起，天蓝的透明，雪季已过。

疼疼疼。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

粉红票已经更到180了，今天更到210的，于是也是五更。

明天能不能继续五更，就看大家的啦，有粉红票滴赶紧投吧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一十九章 如梦幻

楚真打量唐乐颜的脸，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瘦了。

不知经历了什么，那原本有些婴儿肥的可爱的脸，好像小了一圈，连下巴都是尖尖的，显得两只眼睛格外的大而明亮。

楚真抱着她，可怜的乐颜，可怜的小东西。

旁边，楚歌行松开牵马的手，上前一步，不动声色，一丝不苟地行礼说道："楚歌行，见过中堂大人。"

楚真身子一震，霍然反应过来。

"快快免礼。"他说。

将唐乐颜抱入他乘来的轿子内，楚真本想骑马回去，她却撒赖般拉着他不许走。

楚真无法，反正也不是头一次了，只好同她一起进了轿子。

轿帘子垂下的时候，轿子内终于温暖起来。

唐乐颜笑着靠在他的肩头，双手牢牢地抱住他的手臂。

楚真歪头看着她，发现她精神还好，心头些许安慰。

唐乐颜满意地叹一口气，大眼睛盯着他看："真叔，我不是做梦吧。"

楚真一笑："傻孩子。"

唐乐颜将头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肩："我才不傻，你不知道，这一路上我多想念你。"

楚真一愕，伸手摸了摸她的头："乖。"

唐乐颜躺倒在他地怀中。低低地笑起来。

楚真任凭她抱着自己的手臂不放，单手伸过来，盖住她的手。

"冷吗？"北堂御剑问。

冷，的确是冷。

舜地天气。简直肃杀的能冻僵浑身上下每个细胞。

尤其是最近适应了丹宁暧昧不明的气候，忽然之间回到故国，只觉得小风如凌厉地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一阵阵的生疼，不过这时侯，已经麻木了。

楚歌行不想说话，缓慢地摇了摇头。

北堂御剑看着他单薄的衣装，叹了一口气：“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他望了望自己的衣裳，说道：“这么浪漫的情节，应该是对女孩子才是啊……”

说着却伸手。将披在肩上的披风结了下来，向着楚歌行递过去，好心地说：“虽然旧了点，不过很暖和。”

楚歌行冷冷地转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手上的披风，面无表情地继续打马向前走。

北堂御剑不屈不挠地跟在他身后：“喂喂，你不是想要我替你披上吧，本少爷可是千年难得一次地大发善心哦。”

楚歌行理也不理他，似乎没有听到。

北堂御剑忽然笑了一声：“你嫉妒也没有用，这么虐待自己，没有人会注意跟伤心的。”

楚歌行马上的身子一颤。

北堂御剑上前：“快点穿上吧，冻坏了，可是你自己的事。”

楚歌行转头。目光如刀，嘴角一动，冷冷地说：“我平生，最为讨厌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是地人。”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说。

他至于这么恨他吗？

还是恨他说中了他的心事。戳中了他的弱点？

“啊……”北堂御剑伸手捂住嘴，“那么我不说啦。”脸上表情却带一丝笑意。身子后仰，仍望着楚歌行。

这一刻，究竟谁比谁更尴尬？

是看戏者，或者不知不觉的入戏者？

楚歌行同北堂御剑四目相对，默默对峙一会，最终楚歌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打马，一马当先，飞奔而去。

有人叫：“副使大人……”

随风传来他的声音：“转告中堂大人，我先行进宫了！”

轿帘子一动，却是楚真听到声响，来看究竟。

“发生什么事？”

有人上前禀告：“是副使大人先走一步，据说要进宫见驾。”

楚真一怔，双眉微微地一皱。

轿帘掀开，冷风吹入，旁边唐乐颜轻轻地缩了缩身子，楚真注意到，点了点头没有做声，重新放下了轿帘。

大概终究是太累了，虽然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到底还是撑不住虚弱的身体，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人已经睡着。

楚真望着旁边一张憔悴的小脸，伸手过去，碰上她地脸。

柔柔的，嫩嫩的，一碰就碎的感觉，让他飞快地将手缩回来。

而后却又想：怕什么……我……明明、明明只是……关心而已。

或者是因为眼前之人太过美好，让他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她说这是梦吗？他笑她傻，此刻心底竟也有相似地感觉。

以后……绝对不会再迫她做她不喜欢地事情了。

经过了这次，他的心头百转千回，替她地担忧百转千回，自责自己多少次，后悔那个出发的雪天，自己那份心狠。

以后，不会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了，乐颜。

楚真轻轻地叹了一声，将自己的手臂缓缓从她的拥抱之中抽出来，伸手把她的身子抱入怀中，让她睡得更舒服一些。

人送回了墨画侍书处。

本来想留在中堂府的，考虑到种种顾忌……更何况中堂府其实冷清的很，除了洛伶一个会照顾人的，其他的丫鬟等等，楚真也不熟悉想来想去，还是交给了墨画跟侍书两人。

小狄在宫中，听到内监报楚副使进宫，还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一直到看到楚歌行真的自门口走了进来，才惊住。

顾不上九五之尊的威严，小狄上前一步问：“公子呢？”

楚歌行看他一眼：“中堂带走了。”

小狄大喜，也来不及向皇帝请命，飞快地就直奔出宫。

楚歌行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觉一阵清风扑面，那孩子已经闪身离去。

楚歌行皱眉。

可那边，唐少玄却仅仅是面带微笑，并无生气。

那家伙，人缘还真是好。

楚歌行想。

如果是旁人作出这种事情来，皇帝肯定定斩不饶。

而凡是跟她有关的，仿佛都手持了免死金牌，这种目无王上的事情，都做的风生水起。

楚歌行在心底冷哼，表面却不动声色，上前一步，跪倒在地，说道："臣，楚歌行，见过圣上。"

唐少玄笑微微地一摆手："爱卿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楚歌行说道："谢主隆恩。"站起身来。

唐少玄看他一眼，又挥了挥手，斥退了左右："朕想同楚爱卿细谈，你们退下吧。"

宫女内侍们鱼贯离开，楚歌行缓缓抬头，正对上唐少玄投过来的目光，仿佛淡然又暗带杀机的，帝王的目光。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二十章 多亏他

没有人能说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自打那个雪下的铺天盖地的启程日子，到如今这悄无声息的正副使归来，舜的皇帝给的反应很是奇异，原本被罢职了的楚歌行官复原职，金銮殿上也不见疾言厉色的训斥。

而丹宁那边竟也不曾有人来寻衅滋事，一切，温吞又含混地过去了。

"丹宁的皇位后继无人，必定有诸多的野心家虎视眈眈，摄政王虽然英才干练，只不过……有相当一段日子会居无宁日了，自顾不暇，应当不会来打我们的主意。"皇帝曾经说过。

“此次你做的很好，只不过，朕还不能正大光明的加封你，歌行，就委屈你了。”他伸手拍他肩头。

目光温和而充满了赞赏。

楚歌行低头：“臣也只是奉命行事，做自己应该做的。”

“嗯嗯，”唐少玄答应一声，点了点头，重又不经意般地问，“此事，可还有其他人知晓了么？”

楚歌行静了静，回答：“此事做的极其机密，据臣所知，并没有其他人知道。”

“好，很好。”唐少玄微笑着，“你小小年纪，便能做得这般出色，朕心甚慰。”

“臣也只知道尽忠职守而已。”楚歌行回答。

唐少玄望着他，脸上的笑微微淡去：“歌行，其实你心底觉得。朕做这等决定，是否有些残忍？毕竟，吟月她地幸福……”

楚歌行面不改色地说：“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为国家而作出牺牲，又有谁能说不对。”

“说的好，”唐少玄深深看他一眼。微笑说，“你……很好。”

“谢皇上称赞。”

“嗯，歌行你长途跋涉，想必是累了，就回去好好地休息一番吧，改日再进宫来，太后那边。对你甚是惦念呢。”

“臣遵命。”

“哦，另外……”唐少玄迟疑一会，“乐颜呢？”

“她……受了些风寒，此刻想必已经回去休息了，皇上您想见她么？”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了，改日吧。”

“是。”

出了宫，早就有人将他回来的消息告知了正在当班的楚歌寻。

虎威将军代九门提督职，正在值班房内百无聊赖地同人斗牌。

脸上贴满了白色纸条，望过去仿佛一个恐怖地鬼。

听说楚歌行回来的消息之后，将手中的牌一阵乱扔。

众兄弟纷纷不依，说他又要赖牌面。

“赖个头！”楚歌寻大吼：“老子地哥哥回来了，不打了不打了！”不由分说，一脚将板凳踢倒。转身就跑。

跑到门口，风吹的脸上的纸条嗖嗖地响，楚歌寻一手将纸条抹掉，向着午门方向撒腿就跑。

远远地看到一个高挑瘦长的人缓步而来，楚歌寻大吼一声：“哥！”

大老远哈哈大笑着狂奔过去。

楚歌行望见他笑的狰狞。显然是极开心。心头感动，表面却仍淡淡的。

楚歌寻跑了许久。最后一个虎跳跳到他的身边，不由分说伸开双臂将楚歌行牢牢抱住：“哥哥，你可回来了，想死我了！”

楚歌行任由他抱住自己，不由地微笑着说：“喂喂，好啦。”

楚歌寻抱住他，心头滋味冲撞交织，不知不觉热泪盈眶：“我真地很想你嘛，如果再迟一些日子，我就杀去丹宁找你了！”

楚歌行听他声音颤抖，分明带着委屈意思，心头感动，却忍着说：“你都多大了，还这样？快快放开我，让人看到，成何体统。”

楚歌寻死死不放：“哥你难道不想我？”

楚歌行见他没完没了，伸手一挣将他推开：“我想你个头！”伸手打在他的头上。

楚歌寻热泪滚落，却咧开嘴笑：“算了，横竖你是回来了，我也知道你这个人向来都是口是心非，实话一句都不肯说的，好吧，今晚上我给你设宴洗尘。”

楚歌行端量他的脸，见他的脸颊边上还贴着一根白色纸条，不由地笑出声来：“好，不过在这之前，你还是先去洗把脸吧，弄得满脸唾沫，怎么见人。”

楚歌寻大手在脸上一摸，终于将那跟漏网地纸条扯落，他伸手搭上楚歌行的肩头：“我知道了，谁敢说什么，我砍死他……对了，哥哥，那个不男不女也跟着回来了吗？”

楚歌行一愣，低低地答应了一声。

楚歌寻却没注意，笑嘻嘻地说：“那就好了。”

楚歌行问：“什么好了？你……这么关心他？”

楚歌寻哼一声：“关我什么事，不过他不回来，书书就会担心啦，书书担心

Chapter_22

就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引发我的心情也不好。”

楚歌行摇头笑了一会。

楚歌寻理直气壮地说：“我喜欢她嘛，当然会这样啦。”

楚歌行心一动，淡淡地又说：“我又没说不可以。”

“好，回家回家，”楚歌寻这才又笑起来：“哥你想吃什么？我去吩咐人特意给你做，另外……哥你有没有给我带什么礼物啊？”

楚歌行听到“礼物”两字，蓦地觉得胸口一疼。

他缓缓地伸手，摸上胸前。

指尖之下，隔着不太厚的衣物，他摸到胸前一枚坚硬的突起。

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

自从它被系在这里开始，就好像烙铁似的，将一枚深印，印在了他的心头上。

唐乐颜穿的厚厚的，躺在斜榻上，望着侍书跟墨画在屋子内团团转。

“好啦好啦，我说我已经好了，没那么危险了，你们要不要这么小心谨慎。”她嗤嗤一笑，说。

侍书手中不停地给小火炉扇着扇子，药罐发出呼呼地热气，熏得满屋子药味，她手不停，转头说：“我们可没公子你这么没心没肺，居然会伤到这样也真算一个奇迹，不过……怎么会偏偏选在去出使的时候犯病，幸亏随身带着药丸，不然的话，你当你还有命回来见我们啊！”

她的模样凶巴巴的，只不过说着说着，眼睛便渐渐泛红了。

急忙揉揉眼睛回过头去，嘟囔着说：“果然还是有烟气地，熏死人了，讨厌。”

唐乐颜微笑不语。她并没有将她把那粒药丸给了丹宁皇太子地事情讲出来，不然的话，侍书非扑上来把她吃了不可。

墨画捧了个厚厚地暖炉过来，放在她的脚边上，又坐在床边，伸出手来替她捏腿，一边说：“这一路天这么冷，真是难以想象你居然熬过来了，幸好现在是没事，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你要我们这几个怎么活啊。”

侍书的火本来息了，听了这话又怒起来：“就是！以后绝对不能再做这种没谱的事儿了。”

唐乐颜摇头：“喂喂，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好不好，我这不是好好的么？”

侍书听了这话，把嘴一瞥：“你好是因为你命大，还有人护着你，这次若是没有小楚大人的话，你当你老人家还会在这里说嘴吗？”

唐乐颜一愣，旋即一笑：“嗯，是啊，多亏他。”

墨画望了侍书一眼，微笑着低头。

侍书脸一红，分辩说：“我可不是因为别的而替他说话，小楚大人就是不错，这么冷的天，公子的身子这么虚的，长途跋涉竟然连点事儿都没有，可见人家是真用心的，咱们可得好好地谢谢人家，公子你可是欠了小楚大人一个大大的人情。”

墨画笑着说：“我们也没有说你是为了别的替他说话啊，更何况小楚大人本就是你跟我早就看上的。”

唐乐颜听她这么说，忍不住打趣说：“原来你们两个早就看上他了啊？”

“才不是呢！”侍书大叫。

墨画脸一红：“你明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唐乐颜哈哈一笑。

门口人影一闪，有个人带着一身寒气急速闪了进来。

是小狄。哦。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二十一章 不要动

唐乐颜想：楚歌行他做的的确不错。

这一路归来，她连点儿病都没有生过。

这么凶险的情况，她硬是从黄泉路上打了个转回来了，跟他的照顾功不可没。

要知道，以她虚弱的体质，当注定百病缠身，能如此安然无恙地归来，是因为楚歌行，他每天都在偷偷地耗费内力替她输送真气，她知道。

本来是不清楚的，因为她每每入夜就睡着，而他又做的极其隐秘，似乎不想叫她发现。

每当清晨醒来，就觉得精神会好一些，久而久之，她猜测，定是他偷偷地做了什么。

只是，他不想她知道，她就装作不知道。

更何况，这种奇异的内力……

她还记得，当某个猜测从脑中一闪而过之时，浑身那种恐怖的惊悚。

后来唐乐颜想：我，还是应该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才更好吧。

为了感谢“小楚大人”的一路照顾，洗尘宴摆在了唐乐颜所住的府上。

那一夜楚歌寻大步在前，轻车熟路的入府，楚歌行负手跟在身后，听的他一进门就哈哈大笑两声，说：“我们来啦！”

大眼睛的小丫头听到声音，匆匆从走廊口跑出来，招呼：“歌寻歌寻，快过来帮忙择菜！”

楚歌寻豪气干云地答应一声。回头说：“哥我先去帮忙，一会再回来。”

不等楚歌行答应，撒腿向着那小丫头方向跑去。

楚歌行望着他急不可待地模样，哭笑不得。

原地静悄悄地。没太有人。

原本楚歌寻想在府上热闹地操办一顿，请一请九门以及军中的兄弟。"君子堂"

没想到被这丫头一唤，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如此清净。

近乎冷清。

甚至被那丫头呼唤去择菜。他还一副乐颠颠的模样，仿佛天大的好事。

楚歌行知道，在自己不在舜都这些日子，楚歌寻必定做了不少类似地事情。一副经验老到的模样。

原来相爱，会叫人改变如此吗?

以前他是那么不拘小节的一个人，经常吼什么：男儿志在四方。

若是以前有人叫他这么做，他肯定会将那人吼回去。

可是现在……

楚歌行怅然地望着楚歌寻消失地背影。

他跟那丫头一块。说说笑笑，无限欢喜。

周围寂静的很。

楚歌行叹一声，转过身。

蓦地对上一个包裹的几乎看不出任何形状来的东西。

她叫："快来帮忙！"

楚歌行一愣，才发现这是唐乐颜。

她几乎将被子都包在了身上，臃肿的像是个球体。行动十分不便，而且可笑的很。

"你这是怎么了？"楚歌行问。

"那两个……怕我着凉所以……"她难受地伸手挠头。

楚歌行看到她的手上戴着厚厚地棉手套，不由地微笑。

"笑什么。"可见她是精神了，知道发怒。

楚歌行走到她身边，伸手过去，在她头顶挠了挠。

"又不是让你帮忙挠头。"她歪着头看他。

"那干什么？"

他问。

“帮我把这衣裳解下来，我快热死了。”她烦恼地说，又用手摸了摸脖子。

“为什么让我来，你自己做不就行了？”

“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救命恩然做这种事，岂非理所当然？”唐乐颜冷笑，又说，“还因为若是我自己动手，她们还会给我穿上的。”

“我又会有什么不同。”楚歌行淡淡地说。

“都说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看墨猪跟侍书的样子。仿佛要让我以身相许才对得起你大恩大德似地。”唐乐颜悻悻地。

楚歌行望着她双眼：“那你愿意吗？”

“嗯？”她一愣，然后皱眉。“你刚刚说什么？”

“没什么，”他淡淡说，伸手去摸摸她的额头，果然是有点热，于是推着她肩头将她推向室内，“你出汗的时候，别乱跑，小心着凉了。”

唐乐颜小布向前挪动，一直到又重回到了火炉旁边坐定，楚歌行才伸手，替她将手套摘下，外衣解去一层。

“多谢多谢，”她拱起双手，歪着头笑嘻嘻的道谢，“真不亏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楚歌行看她笑的灿烂，忍不住伸手，摸上她的脸。

唐乐颜一愣：“怎么了？”

“没……”他蓦地警觉，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将手收回来，“试试看烫不烫。”

“嗯。”她答应一声，“多谢你。”

楚歌行不语，坐在一边，低头打量着眼前的火炉，炉子上不知炖地什么东西，散发着一股苦药的气息。

“这是什么？”他问。

“是药，侍书说在这里煮的话，可以将有用的药气吸到体内去，对我的身体好。”

“这丫头很细心。”楚歌行点头。

“是啊，”唐乐颜嘿嘿笑，“另外，你也知道她跟歌寻地事情了吧？”

歌寻……

楚歌行在心头微微一动：“嗯，歌寻对我讲了。”

“真是没想到……”她啧啧赞叹。

楚歌行精神恍惚，热气扑面，药罐子发出噗噗地声响，还在冒泡，楚歌行伸手过去，想搬下那个小小的冒着热气地砂罐，却听到耳边唐乐颜叫：“不要动。”

楚歌行的手已经碰了上去，只觉得手头上一阵刺痛，顿时缩了回来。

那药罐子把手跟炉火的距离很近，几乎都半通红了，楚歌行一时没有注意，虽然有唐乐颜及时提醒，一根手指却还是碰到了。

唐乐颜皱眉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叫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了？”目光在周围一扫，蓦地将自己喝茶的杯子取过来，里面还有半杯剩下了的冷的清水，她握着楚歌行的手，将他的手指戳入了杯子中。

凉凉的感觉自指头上传来，减低了最初的灼热感。

楚歌行茫茫然随着她动作，见她着急的模样，还在急忙地问：“疼不疼？啊？疼不疼？”

楚歌行张了张嘴，才说一声：“我……”

她却不听他的回答，将他的手指从水杯中拔出来，放在眼前看，见那手指上红彤彤一片，极心疼似的，嘟起小嘴轻轻地吹着。

第四更，粉红票200的加更，今天还有一更未完待续，如)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二十二章 入戏者

楚歌行张了张嘴，才回答一声：“我……”

唐乐颜却不听他的回答，将他的手指从水杯中拔出来，放在眼前认真地看，见那手指上红彤彤一片，极心疼似的，嘟起小嘴轻轻吹着，想减轻他的痛苦。

楚歌行看她小脸泛红，双眉微皱，眼睛看着那手指，很认真在研究判断。

轻轻地气息吹在他的手指上，感觉到了微微的凉意，他的心刹那变得很古怪。

“乐颜。”他叫一声，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安稳。

“嗯，疼吗？”唐乐颜飞快地扫了他一眼，问。

“疼。”他干脆利落地回答，没有一丝犹豫。

“是你笨，怎么会这么笨。”她皱着眉埋怨地说。

“是，我很笨。”他回答。

唐乐颜很吃惊，握着他的手指，伸手去摸他脑门：“喂，你是手指受伤不是这里受伤吧。”

楚歌行看着她，微笑着说：“是啊，我是手指受伤不是这里受伤，所以，你该明白，我说的都是真的。”桃花眼动，艳绝天下。

“难得你会说自己笨，好稀奇。”她撅起嘴巴，奇怪地说，“看样子真应该多多受伤一下。”

“哈……你真的这么希望吗？”他笑微微地看着她。

她白他一眼，又问：“疼的厉害吗？”

典型地刀子嘴豆腐心。

“嗯。很厉害。”

“啧啧，可怜的小孩。”她伸出手，在他头顶摸了摸。满面疼爱。

好像她多大似的。

“其实这里，不是最疼的。”他说。“乐颜。”他望。

“嗯？”

“你知道，我哪里最疼吗？”他问。

她兀自没有在意这些话，只是仍旧在扯起他地手指。目光一瞥，看到那最初的红彤彤已经在表面变得雪白，真可怜，果然是烫得不轻，表面这一层必定是熟了，唉！伤的底下，却仍旧是红肿地。看来

很是怕人。不由地又说："看样子要涂点药膏了，可惜我不知在哪里……找侍书来吧……侍书！"她大叫一声。

楚歌行反手一握："嘘！"示意她不要出声。

她莫名地看着他，不再大叫。

楚歌行将她的手握住。

唐乐颜不解地看他，又看看那伤。

他拉着她的手，很缓慢地放在自己胸口。

唐乐颜望着他的动作。呆呆地看。

楚歌行将她的手掌展开，紧紧贴在自己左边心脏之处。

她缓缓皱起眉。

"你听。"他低低说，星眸望着她，一眼不眨。

唐乐颜看了看贴在他身上的手掌，又看看他，似乎在思量什么。

"感觉到了吗？"他问。

唐乐颜眨了眨眼，来不及回答。

楚歌行一笑，伸手过去，抱住她的腰。

唐乐颜站不住脚。随着他地动作，向前急急地进了两步，一直到了他的身前，差点栽倒他怀中，站住脚。微微地喘。

楚歌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乐颜。"轻轻地唤。

唐乐颜忽然觉得茫然。似乎预感到了有什么不好。

楚歌行一手拉着她的手按在自己胸前，右手将她的腰搂住。却低下头来，向着她靠了过去。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那双桃花眼，看的她无处可逃似地。

唐乐颜大惊，身子后仰想躲开。

他却一笑，不由分说地压了下去。

手上同时一紧，不再容她退缩。

唐乐颜动作不灵，胸口窒息，他覆盖下来，唇上一片柔软，带着他的熟悉的气息。

她莫名地惊恐起来，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他却微微地闭着眼睛，眼角一抹轻红，温柔地安静着，似乎尘埃落定，又似乎刚刚开始。唐乐颜从不知道，楚歌行也会亲人亲的这么温柔。

这双唇温柔地包容住她的唇，温存的含着，贪婪地吸吮，好似她的嘴上有蜜，而他是个贪吃而且饥饿的孩子。

她想抗拒，可是腰被他抱住，手也被他拉住，她只好徒劳地将另一只手推在他腰间，可是却纹丝不动，他的力气何其大。

她慌乱，又伸手去掰他放在她腰间地手，试图叫自己自由，他却一笑，察觉她的小小心思，更加上前一步，挤得她顾不上去在乎他的手，反倒是怕摔倒，不由自主地松手去，单手抱上他的腰。

这正是他所要的。

趁着她这一惊，微微张口地当儿，他地舌尖轻轻一挑，已经是长驱直入。

唐乐颜脑中嗡地一声，刹那间心慌意乱。

他灵活的舌尖在她地嘴里轻轻刺探，嘴唇吮着她的唇，偶尔用牙齿轻轻地咬一咬，却不疼，只是更加痒。

她终于忍不住呻吟了一声，想说话，却说不出。

他不允许。

而就在这一刻，门边上有人跳过来，接着一个声音响亮地叫："公子叫我……啊……"

那声音猛地停住了。

旁边却有个更大的声音叫着："啊！啊啊啊……"

是男子。

唐乐颜心头大跳，慌忙睁眼去看。

楚歌行却不放人，舌尖一卷，绞住她的，牙齿在那边轻轻一对，促狭般咬着不放。

“嗯……”唐乐颜觉到痛，低低呜咽一声，再也分不出神去看那边。

“这这这……”有人很吃惊。

“走啦走啦，快……”侍书在叫。

“不，不，别拉我书书！”这个声音，是楚歌寻！

唐乐颜羞愧欲死，楚歌行，你究竟在干什么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是想害死我吗？

想到这里的时候，猛地脑中清醒起来。

是……

他就是想害她。

他是故意的！

故意让这些人看到的！

浑身有点凉。

“书书，我哥哥怎么跟那不男不女的这样……”楚歌寻愤怒，吃惊，“哥，哥你疯了，你好歹也找个女的吧！你不是这么饥不择食吧！”楚歌寻依旧在大叫。

楚歌行恍然不觉。

唐乐颜浑身发颤。

楚歌行察觉她的异样，终于松开了她。

她的嘴唇殷红的要滴出血来，而他是罪魁祸首。

他的手还在她腰间，温柔的拥抱着。

她却恨得差点哭出来。

“我不信我不信我的眼睛，我们楚家还要……”那边楚歌寻还在狂吼。

侍书不会武功，怎么能拉得动堂堂虎威将军，又捂不住他的嘴，而看他的架势，仿佛还要冲上去似的。侍书忍无可忍，终于暴跳起来，吼道：“你这个蛮牛，蠢货，反应迟钝！你瞪大眼睛瞧看看，我们公子是女的好不好！”

正在这时侯，走廊上传来个温和的声音：“咦，这里好热闹啊，大家都在说什么呢？”

楚歌行：我的弟弟很单纯，大家多多包涵

楚歌寻：我这叫做纯洁

侍书：你这叫做愚蠢

第五更奉上。是粉红票210的加更。

粉红票到达220了，大家继续加油未完待续，如)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二十三章 三个人

侍书大吼。

楚歌寻呆滞。

“他……她？可是……”伸手指着唐乐颜，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个人……曾经在擂台上那么迅速打败自己的人，这个刁蛮的，无赖的，骄横的人……是女的?

楚歌行看也不看这边，款款地望着眼前人。

唐乐颜瞪向他，不知是要给他一个耳光，还是向众人分辩，事情不是他们看到的那样。

正在慌乱之间，然后有个温和的声音叫从门边响起：“这里好热闹啊，看样子大家都来了么，我是迟到了。”

这声音响起的瞬间，唐乐颜拳头一握。

紧张，她想向后退。

楚歌行抱着她不放。

侍书慌慌张张，望了那别扭的两人一眼，急急转头，说：“楚大人，您，您来了啊，啊，您进来喝茶，啊，不是……您等会。”她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好。

而楚歌寻一见来人，好像在黑暗之中见到了一盏明灯，立刻冲过去，拉着他的手臂叫：“真叔，你看看，我哥哥他竟然……”

侍书吓了一跳，大叫一声：“楚歌寻！”

楚歌寻第一次见她这么难看的模样，顿时吓住，不再说下去。

而门边上那人上前一步，转头望过来：“什么，歌行在里面？哈。”他迈步向门边走。

唐乐颜浑身发抖，想将自己的手抽回来。

楚歌行按着不放。

她甚至想踢他一脚。

他只是搂紧了她的腰，紧地她的身子贴在他的身上。她若是乱动，情形必定更加难堪。

动也不能动，只有双目喷出火来。

而他坚定地看着她。

她愤怒地回看。

门边上那个人缓缓出现。****

楚真面带笑容。看向里面。

唐乐颜在刹那停了心跳。

脑中一片空白。

门口楚真一眼望见厅中两人，面色微微一愕。

旋即微笑。

“哈，我来地不凑巧么？”他说。

唐乐颜瞪大了眼看他：“真叔……”

楚歌行恰巧在这个时候放手：“真叔……”面上有点泛红似的。

唐乐颜转头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反应很快，清醒过来之后，便隐约觉得事情仿佛还不止现在这么简单。

楚歌寻也吃了一惊，不等别人再说话，抢先一步上来，本来想高声。见到侍书地脸色，于是放低了声音，拉着楚真袖子问：“真叔，他们两个……难道真叔你也知道她是女子吗？”“是啊，”楚真微笑。看了楚歌寻一眼，“歌寻，也就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面色坦然。

唐乐颜望的心惊胆战，刚才楚歌行抱着她的模样，任谁都看出不正常，总不成楚真会以为他们两个在练武过招吧？

“真叔……”她颤抖着声音叫，内心不知为何，有些恐惧。

楚真转头看过来。

“原来真叔你也知道！”楚歌寻稍微放松，声音不知不觉也大了起来。“既然这样，我就放心了……刚才吓死我了，看他们两个亲在一起，我还以为我哥哥……”

唐乐颜面色煞白。

身子一晃。楚歌行站在旁边，立刻伸手扶住她肩头。

唐乐颜一甩手。将他的手甩落。

楚真却没看到这个动作。只看着楚歌寻说：“哈，歌行同乐颜的事。我早就知道，向来没有时间同你提起，不过，我以为你也早就知道，没想到歌行竟然这么会保密……”

“哥哥！”楚歌寻转头望向楚歌行，“你、你居然……你一早就喜欢这个这个……你怎么，唉，你怎么不告诉我……”

他又惊又喜，心理上还有点无法适应，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楚歌行不语。

唐乐颜面如死灰。

侍书在一旁看着，心中有数，心想你这个呆子，还要说什么，这趟浑水你当还不够浑么？

不动声色地上前一步将楚歌寻拉到一边，清清嗓子说：“大人里面请，喝杯茶暖暖身先吧。”

楚歌寻见她这样热情招呼，心神才又回来，喜滋滋地对楚真说：“真叔，我可不像我哥哥那样，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我的……”

话没说完，侍书一脚踩过去，楚歌寻惨叫一声。

楚真看到两个人的情形不同寻常，一笑偏又问：“怎么了？”

楚歌寻恹恹地说：“没，没什么。”

侍书白了他一眼，才说：“大将军麻烦你给大人倒杯茶，等一会就可以上菜了。”

楚歌寻嬉皮笑脸地说：“遵命遵命。”

楚真望见这两人，心中已经知道几分，心想没想到歌寻也有喜欢地人了，不去看他们打情骂俏。这才转头看向唐乐颜跟楚歌行，一看之下却略略一怔，望见那两人站在原地，唐乐颜一张脸有些不正常地泛白，而楚歌行却好似在低低地嘘寒问暖。

难道这两个，在闹别扭吗?

唐乐颜一会看看楚歌行，一会看看楚真，渐渐地好像明白了什么，手一推，将楚歌行推开了两步。

“你们两个，闹够了就过来坐吧。”楚真觉得这时侯应该适当地调解一下，于是笑着招呼。

楚歌行看了唐乐颜一眼，唐乐颜望着他，那种目光，好像看到了埋伏在草丛之中的老虎。

楚歌行心头丝丝地疼，表面却微微一笑：“真叔叫我们过去呢。”

明知道会吃瘪，所以不曾伸手去拉她。

唐乐颜站着不动，感觉自己好像被蒙在了一个黑暗的口袋里。

楚真脸上淡然的微笑，丝毫不惊的微笑让她越发地恐惧。

楚歌行见她不动，自己向前，走到桌边上：“真叔自己一个人来的吗？”

“还有北堂少侠呢，不知为何他比我还晚。”楚真说。

楚歌行答应一声：“外面风寒，真叔先喝杯茶吧。”

楚真说：“无妨，这里倒是很热，咦，那边是煮的什么，好像已经开了。”

楚歌行看了一眼那个药罐子，目光望了望自己受伤的手指，经过最初的烫伤，一时不适应的麻木，此刻才开始疼起来。

可是想到唐乐颜握着手指轻轻吹气的模样，却又觉得不怎么疼了。

楚真看他神情有些呆呆的，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啊，歌行你这是怎么伤到了？”楚真惊问。

“无妨，只是小小烫到了，真叔不必担心。”楚歌行缩回手指，掩饰地说。

楚真察言观色，又看唐乐颜在一边并不过来，心头隐约明白了几分，却只向着小儿女吵架地方向去想，他一心想做中间人，因此笑着说：“既然不是大事就行，只要认真地养着，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楚歌行明白他的意思，笑了笑之后，忍不住扭头看了唐乐颜一眼。

却正对上唐乐颜看向楚真的眼神，如果说方才她看楚歌行的眼神如看到了草丛之中埋伏地猛虎，此刻看向楚真，就好像是一个从噩梦之中被惊醒了地孩子，双目之中充满了恐惧，愤怒，伤心，以及无尽的震惊跟不信。红票210地五更。今天更220的，加上周末推荐票过千的加更，应该会有四更，不过如果再多4张粉红票，就可以五更啦，加油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二十四章 两对质

北堂御剑进门的时候，正见到唐乐颜拉着楚歌行的手：“你跟我来。”

楚歌行默默地点点头，对楚真说：“真叔我去去就来。”

唐乐颜甚至看也不看楚真一眼。拉着楚歌行向门口就走，神色间有些气急败坏。

北堂御剑站在门边上，感觉自己好像用了传说之中的隐身草，每个人都看不到自己。

他顾影自怜黯然神伤。

幸亏还有楚真。

目送那两人离开之后，楚真的目光落在北堂御剑身上，亲切招呼：“御剑，怎么不进来？”

北堂御剑叹了一声：“我还以为每个人都看不到我，正在惊愕跟伤心……”

楚真一笑：“说什么，来，过来喝茶吧。”

北堂御剑这才迈步进门：“那两个去哪里了，怎么这么匆匆的，好像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小情侣之间吵架而已，不必担心，过不多少时间便会好的。”楚真说。

北堂御剑眼珠一转：“小……情侣啊？”饶有兴趣地念着这三个字，眼望着楚真。

楚真一笑：“怎么，御剑你有什么看法么？”

北堂御剑摇头：“只不过我想，问问大人，……那两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小情侣的？”

“难道不是么？”楚真惊讶，“从一开始乐颜来舜的时候，歌行就同她认识。想必他们之间的事情，早在乐颜来舜都之前就开始了吧，具体我倒是也不清楚。”他沉吟着。

“那么敢问大人……是谁告诉大人他们两个……是那种关系地？”北堂御剑又问。

楚真说：“是歌行。+++ 首 发 +++”

“啊啊。”北堂御剑的脸色变得古怪：“楚歌行啊……”

“嗯，怎么？”楚真并没有在意，随口问。

“没什么。”北堂御剑缓缓地摇头，“我只是在想，大人的这位子侄，可真是……”他停了口，似乎在想用什么样地词来形容。

“嗯？”

“可真是不简单啊。”北堂御剑一笑，说。

楚真哈哈一笑：“是啊是啊，来。喝茶。”

“喝茶喝茶，少谈他事。”北堂御剑也举起茶杯，莞尔一笑。

“你对楚真说了什么？”在距离客厅不远的偏厅之内，唐乐颜将门关上，转头问。

楚歌行望着她：“你是指什么？我不明白。”

“你刚才做那场戏。是什么意思？”唐乐颜瞪着他，“楚歌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我有做戏吗？为何我自己不知道？”楚歌行说。

唐乐颜上前一步：“你别装蒜！你向来同我势同水火，今晚上却故意在人前作出那种……”头一偏，恨恨地将底下的话咽下，“你心底在盘算什么？”

“作出那种什么？我不明白。”楚歌行仍旧不紧不慢地说。

这个人向来恶劣如此，不利于自己地话一句也听不到，可偏偏抓住一句就能堵死人。

唐乐颜重新转头瞪向他：“楚歌行！”

“如果你是笼统的指今晚上我的表现，我只能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尽出自自然。”

“自然？”唐乐颜拧着双眉，好似听到奇怪的笑话，哈哈地笑。

楚歌行看着她，也跟着轻轻一笑。缓声地说：“是啊。自然，我受了伤。你那般关心溢于言表，我自然会觉得情动，一时难以控制也是理所当然，你说不是吗？”

唐乐颜收敛了笑，大怒说：“你说什么！”

楚歌行悠然地说：“说到底，是你先撩拨我的，你若不对我那么好，我怎么会……”

“楚歌行，你是不是要这么卑鄙！”唐乐颜忍不住大叫。

“我说的都是实情，任何一个男人面对那种情态，没有反应，简直不正常。”

“你住口！我没有！”

“……那，”他望着她，目光带笑，“好吧，那就算是我误解了你地意思，如何？”

唐乐颜怔住。

误解。

就这样就能把一切都扫过去？

片刻之后。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迅速冷静下来，她问。

楚歌行看着她，不说话。

她理了理混乱的思绪，迅速问：“楚真说他早就知道，你跟我之间的事情，是指什么？”

楚歌行淡淡一笑。

唐乐颜伸手，抓住他领口衣裳：“你给我解释清楚！”

“好，我也不想对你隐瞒，”楚歌行并不挣扎，任凭她抓着自己，坦然地说，“你入舜之后，楚真问我你的底细，我自然不能说，可是他看出你我早就认识，所以才问我，我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一切是他自己误解，我不过是顺水推舟没有否认而已。”

“误解什么？”唐乐颜急忙问。

“你跟我，是情侣。”他回答。

唐乐颜一惊。

“怎么……会这样，”蓦地松开揪住他领口地手，她后退一步，不肯相信地又问：“这么说，一直以来，他都以为……都这样以为？”

“是。”

“你为什么不解释！”

“当时骑虎难下。”

“你分明就是故意的让他误会，是不是？”

“唐乐颜。”他低低地叫了一声。

“楚歌行！”她大吼。

两个人都停了声，彼此看着彼此，她气势汹汹，恨不得一掌拍死眼前的罪魁祸首，他无奈地看她，忽然甩手，向着门口走去。

“向他解释。”身后唐乐颜忽然说。

“什么？”楚歌行停住脚步。

“向楚真解释，你跟我之间，没什么。”她说。

楚歌行沉默。

“一切是你引发的，你有责任将这些结束。”她说，“今晚上同楚真说清楚。”

“你以为，”楚歌行垂下眼眸，“经过今晚上他亲眼所见的一幕，他还会相信什么解释吗？”

唐乐颜身子一晃，那一幕……该死。

楚歌行上前一步，想要扶住她。

她伸手制止住他，如避蛇蝎：“你别过来。”

楚歌行望着她：“乐颜……”

“我不管，”她瞪着他，双眸冷冷地，“我不管他信不信，我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误解，我一定要同他说清楚，我心底喜欢的人，是他，不是你！！！”啦，呆看。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二十五章 乱心神

客厅是唐乐颜养伤用的，弥漫着浓浓的药香气，炉火太旺了，北堂御剑几次去添炭压火，那火势却越来越烈，靠近了，烤的人的脸都疼。

他虽然游历江湖，到底是温山剑阁的少公子，哪里做过这些事情，自然不懂得怎样控制火势，这样一来，客厅内暖和的叫人出汗。

最初两个人还喝茶聊天，说着些闲闲的话，后来便有些觉得闷热。

厅外十分寂静，刚刚入夜，暮色还是薄薄的，带着一丝丝说不出的寂寞。客厅之内暖暖的灯光跳动，两个人的笑语喧哗渐渐低了下去，隐约便听到了外面有一些争吵的声。

“耶，这两个人好像是吵上了。”北堂御剑耳朵尖，侧耳一听，笑着说。

楚真还镇静，也说：“这倒也奇怪，歌行脾气很好的，据我所知他从来不跟人吵架。”

----这是当然的。

北堂御剑心底想：您的那位子侄，他才不会浪费时间跟人吵架，通常他都是直接动手的。

却说：“是吗？不过……看他的样子，倒也的确不像是会跟人吵架的类型。”

----那么楚楚可怜，谁忍心同他吵？这世间他所见过的人当中，连变色龙都不及楚歌行的外表更有欺骗性。

楚真不知道北堂御剑的话中有话，见他夸奖楚歌行，忍不住笑着说：“御剑你也是这样认为啊，歌行的确不错。如果乐颜她……”

话还没说完，仿佛听到有人叫了一声。

很愤怒的声。

因为这里实在太静，竟传了过来。

北堂御剑一挑眉。

楚真面色微变：“咦。这次好像有点不同寻常，”又问北堂御剑，“方才地声音是……谁的？”

北堂御剑想了想：“好像是乐颜。”

楚真思考了一下：“歌行的脾气有时候会比较倔。尤其是……我担心他会忍不住气……”

北堂御剑看他一眼：“大人对他还真是关怀有加呢。”

楚真说：“这是当然，歌行跟歌寻自小父母都不在了，我作为他们地叔叔，当然要多照顾他们一些。()”

北堂御剑无语点头。

楚真有点坐不住，说：“刚才的声音从哪里传来的……听起来好象不是很远。”

北堂御剑看他一眼，问：“怎么，大人担心了吗？”

楚真说：“是啊。虽然说歌行向来很懂事，不过，偶尔也会有小孩子脾气地，而且乐颜刚才离开的时候，脸色的确是不大好。”

北堂御剑问：“那大人是要当个和事老了？我听着这声音好像是……”

楚真又想了一下。才说：“我看还是算了，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小孩子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好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就乱掺

和的话，恐怕会乱上加乱，乐颜会不高兴的吧。”

北堂御剑叹了一口气：“大人怎么决定都好。”

楚真端起茶杯：“我们还是再喝几杯好了，啊，话说回来。……这里真的是好热。”

他扭了扭领口，又伸手轻轻地在面前扇风。

“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心底喜欢地人，是他，不是你！”唐乐颜大吼一声。转身向着门口走去。

同楚歌行擦身而过。她伸手，拉住门把手。

楚歌行一伸手按在她的手上。

“放手！”她一甩手将他的手甩开。

楚歌行望着她：“不要去。”

唐乐颜回头：“哦？你凭什么对我说这句话？”

楚歌行心有点跳。口干舌燥之下说：“你……没用的。”

唐乐颜冷笑：“没用？没试过怎么知道有没有用，我看你是在心虚吧，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楚歌行看着她冷笑的样子，心中又是一疼，他向来有个毛病，若是紧张起来，就很容易乱讲话，越是当真越是无法反应，望着她地模样，知道这次她是下了决心要去摊牌，虽然不知后果如何，但却是他所不想看到的场景，忍不住说：“我没心虚，我心虚什么？”

唐乐颜见他一味重复，显然是底气不足，心头更恨，愤愤地说：“你放手！”

“不放。”楚歌行怔怔地说，心在狂跳，好像生死一刻的感觉。

唐乐颜伸手去掰他的手：“你这样没用的！”

“不是。”他觉得手开始颤，有点不听使唤，不知道说什么好，脑中一片空白。

“你真是讨厌，你放开！”她有点声嘶力竭，声音吼得他头疼。

茫然之中，头快要裂开。楚歌行望着不停扭动的她，猛地一把将她拉回来，紧紧地抱在怀中，低声说：“你是我的，我不许你去找

他，……我们……我们一早就说过了你的第一次会给我难道你会跟楚真把这个也说了你当他会怎么看你他会觉得你很淫荡无耻吧，没用的乐颜我告诉你他心底早就认定你是我地人他不会跟我抢女人的这样是乱伦你就死心了吧！”

他飞快地说，在她的耳边。

一字一句传入唐乐颜耳中，她惊骇欲死。

而他呆住。

一派胡言。

卑鄙无耻。

最龌龊的招数，最不堪的话，最触怒她地言语，他在说出来之前也都没有想过地这些这些字眼，都在一瞬间被说出来了。

为什么?

被逼得吗?

被逼的也不能就说出这些来吧，何其难听。

可是偏偏就说出来了。

只为了一个目地。

不让她离开。

一瞬间他有点傻，但是傻就傻吧。

楚歌行懵懵懂懂地想，好歹：她现在已经不动了。

她不走了，所以后果，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只要别出了那扇门就行，只要暂时还在就行。

只是，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为什么会说那些下流没品格的话。

他不知道。

不知道。

只是心甘情愿，不由自主，没有任何预兆，就说出来了。

什么狠说什么，什么伤她，能打动她震住她，他就说什么。

“你……”

唐乐颜被他紧紧地抱在怀中，已经气的不能说话。

“楚歌行！”只有念着这个名字，像是要将他一点一点咬碎。

“别走。”最后他说。

唐乐颜伸手推他的胸口。

楚歌行大叫一声：“我不许你走！”

唐乐颜被气疯了，拼命挣扎一边吼：“你放开我，无耻！卑鄙！小人！”

楚歌行茫然，耳畔忽然听到浅浅的脚步声，伴着有人交谈的声音。

他一怔，很快从僵硬之中恢复过来。

“你……真的要去找真叔？”他问。口齿伶俐，刹那间脑中开始高速运转。

“是，我就是要去找他！”唐乐颜大声回答，拳头打在他胸

“你为了他，宁可那么说我？”他问。

“是，你卑鄙下流！贱格！”她大声地。

“你为了他，而放弃我？”他沉沉地更问。目光沁凉如水。

“我是放弃你，我根本不喜欢你，我早就说了，我喜欢的人是楚真，楚真，楚真！！！你听清楚了吗？！”她已经被他逼疯，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口风说下去，声音越说越大，震得他的心疼，但是目光却更加坚定。

唐乐颜忽然静下来。

她望着面前的人，忽然觉得有点害怕。

为什么他竟然这么镇定……

为什么……

周围更是一片寂静。

天地之间仿佛只有他们两人。

她莫名地恐惧，飞快地转身，去拉门。

奇怪的是，楚歌行没有拦阻。

可就在这一片死寂当中，房门被她拉开，发出吱呀一声，沉重的响。

唐乐颜悚然抬头，猛地站住脚。

就在屋门口，有个人，负手矗立在那里，腰身笔直如竹，此刻正慢慢地转头，看了过来。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二十六章 真相破

夜的冷风吹过，扑面寒意沁人。

一刹那天地无声。

有个人，站在门边上，此刻正慢慢转头看过来。

唐乐颜忍不住后退一步，正靠上身后楚歌行的身子。

她向前走一步，双腿却仿佛麻木。

楚歌行伸出手来，搭上她的肩头。

而她宁可直接跌倒地上。

面前楚真望着她，脸色……多么古怪。

他在这里多久了，听了多久了，心中怎么想的，我该怎么办----唐乐颜想。

她刚才说要离开，要告诉楚真实情，都是一腔意气，全然没想到后果，如今他忽然就在眼前，看他的模样，分明是听到她的话了，她却完全不知该怎么反应。

楚真旁边，是北堂御剑。

眼中满是怜悯，看着她。

唐乐颜漫无目的地望了他一眼，又看向楚真。

“真……真叔。”她颤声叫。

楚真望着她不语。

“真叔。”她又叫一声，终于挣脱楚歌行，向着门口走了一步。

楚真却后退了一步。

唐乐颜瞪大了眼睛，猛地站住脚。

楚真缓缓地转回头。

然后他说：“本部忽然想起来，今夜还有很多公事未完，就先走一步了。”声音淡淡，仿佛背书。

他迈步向前走，走的很快。却走错了方向，反而向着内堂走去。

北堂御剑叫一声“大人！”又看了那两人一眼，才匆匆地追上去。

“你拉住本部做什么？”楚真被他拉住。茫然地看他一眼。

北堂御剑叹一口气，说：“大人，走这边。”

“哦。”楚真答应一声。随着他回身，向外走去。

唐乐颜看他的身影在淡淡暮色之中消失，愣了很久才迈步出门，想要追上他，身子一动，一刹那却只觉得天昏地暗，摇摇晃晃伸手去扶门扇。却没找到在哪，眼前一片黑，缓缓向着地上倒去。

楚歌行上前将她拦腰抱住，察觉她气息微弱，心头一惊。急忙伸手，手掌心抵住她地后心，内力源源不断地传入她的体内，护着她的心脉。

唐乐颜昏昏沉沉睁开眼睛，一眼看到了楚歌行抱着她地那只手，气上心头，不顾一切伸手，反手一掌推在他肩头，竟硬生生将他推倒一边。

而她失了倚靠。也因此而不支倒地，却就在这时侯，侍书跟楚歌寻匆匆地赶来，一个去扶起唐乐颜，一个扶起楚歌行。

“这是怎么了。公子。公子……好端端的怎么这样了？”侍书惊慌失措地问。

楚歌寻却冲着唐乐颜叫：“你干吗打我哥哥，你这人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

侍书见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这样，忍不住怒道：“你干吗说我家公子？”

楚歌寻也大怒：“是她打我哥哥的，我不能说她吗？”

侍书同他好了以后，他向来是百依百顺，绝不见今日这样，此刻见他忽然敢反嘴，一时愣住，又觉得伤心。

但看到唐乐颜如此模样，更觉得害怕。

唐乐颜躺倒她地怀中，缓缓抬手，轻轻一挥说：“让他们走，让他们……走！”挣扎着说，气息更加微弱。

侍书握着她的手腕，察觉那脉象已经逐渐凶险，心急之下，泪水潸然而下，叫着：“公子，公子你别说了，脉象怎么忽然又坏了，本来好好的呢。”

楚歌寻本来在气头上，见她这样，忍不住又心疼，叫着：“书书，你别着急……”

侍书泪眼朦胧，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只好冲着楚歌寻叫：“公子叫你们走，你们怎么还不走，难道要我赶人吗？还不快走！”

楚歌寻见唐乐颜面如淡金色，果然是不好了，而楚歌行的面色虽然也很难看，却没什么大碍，一时放下心来，对侍书的愧疚越发重了，唯唯诺诺说：“好好，你别生气，我们走就是。”

“哥哥，我们走啦。”匆匆低头，拉着楚歌行要离开。

楚歌行却缓缓推开他的手，说：“我不走。”

楚歌寻拉着他袖子：“哥！”

侍书大怒：“你不要欺人太甚！”

楚歌行不理他，看着侍书说：“你若是为了她好，就帮我把她制住，否则，她熬不过今晚子时。”

侍书大惊，一把抱住唐乐颜。身子颤成一片。

唐乐颜隐约听到他的这句话，心头惨然。迷糊之中睁开眼睛，勉强说：“他怎么还没走？滚，叫他滚……我不想见这个人，死也不想……”

楚歌寻正要说话，看到侍书哭地泪人一样，只好暗暗在心底咕哝了两句。

侍书不知怎么办好，抱着唐乐颜，看看楚歌行，心急如焚。

楚歌行见她不再说话，直接上前来，一伸手将她从侍书怀中接了过来。

侍书拉住唐乐颜的手，迟疑地看着楚歌行说：“公子刚刚说的，你都听到了，她不想，不想……”

楚歌行说：“如果她不想，就等她清醒过来，再说一次吧。否则我走了，她就再也没机会说了。”

侍书浑身一震，不由自主松开握着唐乐颜的手。

“楚歌行……”唐乐颜嘀咕着，奋力睁开眼睛望了他一眼。

楚歌行望着她，慢慢说：“没事的。”

侍书站在一边，急得一直落泪。

“放心吧，”楚歌行又说，手指在唐乐颜身上急急点过，封了她浑身几处大穴，这才抱着她向着内堂走去，一边走一边吩咐，“你们守在外面，两个时辰之中，我不许有任何人打扰。”

楚歌行将人放在床上。

心头不知是什么滋味。按理说她弄成这样，他地确是“功不可没”，可是当时，他的确是被逼急了，所以才口不择言……

将她的身子扶正，他盘膝坐好，缓缓调息，平心静气，逐渐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

大概一个时辰过后，楚歌行缓缓收掌。

唐乐颜的身子软软倒下，他一回手，将她抱在胸前。

楚歌行浑身有些虚脱，稍微向后挪了挪，让身子靠在床边上。

低头望着她紧闭双眼的脸，伸手按了按她的脉，又探了探呼吸，总算是平稳了。

慢慢地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滴，他将双手搭在唐乐颜身上，将她牢牢地环抱怀中，这才慢慢地说：“看够了吧，既然看到你想看的，----还不快滚？”

第四更，粉红票220地加更。谁还有票票速速投来啊o()o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二十七章 化干戈

楚歌行仿佛对着虚空说话。

但是话音刚落，便有一道人影，伶俐地从梁上飞身落地。

“果然不愧是……”来人一声轻叹，“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楚歌行不屑一笑：“你这种窥视的行径，又好到哪里去。”

那人也是低低而笑：“十五倒是有趣的很，让这样一个有趣的美人去死，我可真是有些不忍

楚歌行双眸微睁：“你下手伤她，就是想逼我出手。现在做这种假惺惺的姿态，岂非可笑。”

“嗯……”那人双眼一亮，“你明明看出是我故意逼你出手，还要出手，岂非愚蠢？”

“天渺峰的新晋银使，是越来越多嘴了。”楚歌行慢慢说。

“哦，你想对我出手，就仿佛上次……”

“既然知道，还敢来撩虎须，你也算不差了。”

“我只是想看看，这个人究竟多值得你维护。”

“你错了，”楚歌行冷笑，“只是上次我不慎露了行迹，自知必定会有人追上来查探究竟，多做一次跟少做一次，也没什么差别。”

“自然了，被银使盯上的人，又有几个能全身而退，”那人说，“只不过……究竟是一个，或者两个……”

楚歌行双眉一皱：“此事我一人为之。”银使眼望着他：“哦，是吗？可本使看来，却不似这么一回事。”

“嗯？”

“方才她知道是我在暗处出手伤她。若你不出手相救她必死无疑，可她却仍旧不想你救，宁死都不愿让你出手。你觉得……在本使心中，她会是无辜的吗？”

楚歌行目光一利：“你看差了，她是因为我逼走了她喜欢的人。所以才迁怒不让我救。”

“是吗？”银使地声音略带笑意，“如果说她是因为迁怒，那么此刻十五你的维护，又是因为什么？本使以为，是对于同党的保护，你觉得对也不对？”

“不对。****”楚歌行回答。

“那又是为了什么？我实在不知道传说中冷心冷面绝情绝意地十五会有维护别人的理由。”

“绝情绝意，冷心冷面？”楚歌行微笑。不去看他，低头望着唐乐颜，淡淡地说：“那也不妨碍我喜欢她。”

楚歌行一语出，银使默然。

“你可知道，天渺峰下来的弟子不得互漏身份？”

“她就是这样想地。”

“你的意思是违规的事情。也是你一力所为？”

“你理解的不差。”

“十五，十五，你跟传说之中大不相同。”那人叹，“看你现在，简直深情的叫本使都为之动容。”

楚歌行竟面不改色：“嗯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哈，哈哈。”那人大笑。

“不过，”楚歌行说：“天渺峰的银使。实在不该这么聒噪，你听了你所听的，见了你所见地，回去禀报吧。”

“你不杀我？”银使惊奇地问。

“杀小角色，没什么意思。”楚歌行淡然说。

“虽然这句话很伤人不过。”银使皱起双眉：“你这句话。叫人深思。”

“日后，你必然知道。”楚歌行回答。

“我……会拭目以待的。”银使一笑。“不过你也要有所准备，我会回去，据实禀报金使。或者……金使会出手，也不一定。”

“我等着。”

“你对她……还真不错。看样子日后我听人家的流言蜚语时候，可要多存一个心眼了。”

“如此很好。”楚歌行低低回答。

那人轻声一笑，楚歌行只觉得轻风扑面，房门微微开启，重又关上，那人已经极快地消失不见。

室内静静的。

楚歌行抱着唐乐颜不放手。

一直到她终于忍不住动了一下。

他才微笑："你终于忍不住了？"

唐乐颜睁开眼睛，淡淡说："你总喜欢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吗？如果我一直闭着眼睛，你是否一直都保持这个姿势不动？"

"你说对了。"他微笑回答。

"你……还真是个奇怪地人。"唐乐颜目光闪动，"我本来很生气，恨不得杀了你，可是此刻却……"

"如果是因为方才那个无聊之人所说的话，你大可不必。"楚歌行哼一声。

"嗯……"

"更何况，你受他暗招的时候，也想要维护我的，是我自己坚持不走。"他又说。

"哼。"

"我知道，你心头仍旧恼我。"

"你知道就好。"

"乐颜，"楚歌行叫一声。

"干什么？"

"感觉好点了么？"

"……"她沉默，良久之后才闷闷地答了一声，"嗯。"

寂静。

"你喜欢楚真，我不会再阻拦。"寂静被打破，楚歌行忽然说。

唐乐颜猛地瞪大眼睛，向上看他："你说什么？"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向他解释，以前，都是我撒谎。"

"我没听错吧？"唐乐颜喃喃地，方才他还凶狠霸道地把住她不放，且说了那么多过分的话，差点将她气疯，现在却又来做好好先生状？这个人，他心底到底打着什么主意？

唐乐颜猜不透，她忽然觉得头疼。

“我说真的，不过……”楚歌行叹一口气，“如果可以，我仍旧……希望你放弃。”

“什么意思？”她哼一声，知道他的话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可以，不要去喜欢楚真。”他说。

“我不明白。”

“那是……很辛苦的。”他说。

“哼……”还是不明白。

“我怕你……”他迟疑着。

“你变了。”她却叹一声，不等他说完。

“什么？”

“像银使说的？哼，楚歌行，你很让我头疼。”她轻轻地摇了摇头，“我明明很恼你，很恨你，偏偏又恨不起来，你……你真是让我……”

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揉着她两边太阳穴。

“你干什么？”她问。

“你不是头疼么？我替你揉揉。”他温声说。

“你……你啊你。”唐乐颜叹一声，却骂不下去，最终化作一声无奈地苦笑。

屋外，等候的两个人正侧耳倾听。

“好了好了。”楚歌寻眉飞色舞。嘘！”侍书做了个手势。

楚歌寻急忙捂住嘴。

侍书也松了一口气，拉着楚歌寻的手走离开房前。

“你说这两个人，狠起来恨不得将对方杀掉，一转眼却又有说有笑的，真是的……害我担心地要死。”侍书低低地说。

“这就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就好像我跟你。”楚歌寻甜蜜地将头靠在侍书地肩上。

侍书轻轻伸手，打了他一下：“油嘴滑舌的。”却掩不住满脸甜甜笑意。第五更，粉红票230地加更，到今天为止，维持了八天的五更，吐舌。

有票的大家要记得投喔，要是不涨票了，明天就能安稳地变成两更了，趴倒喘。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二十八章 避不见

天有些阴沉，唐乐颜站在军机府门外，说道：“大人怎么会不见我，你可对他说了是……”

“公子，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人摇头。

“可是……”

“大人今日公务繁忙，无暇见客呢，请公子多多包涵。改日再来吧。”

“我已经来了两日，怎么他都很忙吗？”

“是的公子。”

“看样子真叔是在考验我的耐性，不过……”唐乐颜低低一笑，“我的确是个没什么耐性的人，两天，已经是我的极限。”

她哼一声，举步向前就走。

她这两天，每天都来，可每次都被挡在军机府的外面，每一次的理由不是在见客就是在忙，总而言之就是挡住她不让进去，最初她忍了，毕竟这些都是正当理由，但两天来她来了不下十次，每一次都是如此，合着楚真是打定了主意不要见她，她也彻底的清楚明白了。

但是却忍不下去。

她决定了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更改。

“公子，您这是做什么？公子您不能进去！”侍卫慌忙过来拦阻。

唐乐颜一身手臂，扇子一抖，口中淡淡说：“闪开！”

两个侍卫从旁边直直地跌了出去。

唐乐颜站住步子，冷笑说道：“本公子给中堂三分薄面。小说网.电脑站不会伤你们，你们尽尽责任也就罢了，须知道我跟中堂是什么

关系，----他不见我，不过是暂时生我地气罢了，难道一辈子也都生我的气？我知道你们忠心，但也要有点眼力，别惹怒了我伤了你们。日后真叔他消了气，你们也是白白受伤或者送命！”

她这一番话说的很对。

人人都曾看到以前楚真是怎么对她的，如珠如宝，如捧在掌心般的呵护着，整个军机中堂府都是这个冤家的地盘，她要火炉要学习厨艺，闹得军机府送出的折子上都带着奇怪的味道，大人也没说过什么，简直是百依百顺着。

更何况。以前地大人冰冷如霜，可自从乐颜公子出现之后，大人的面色见缓和多了，也不像是以前那样冷冰冰一丝不苟。不食人间烟火般，身上也带有温暖气息了，不料这不知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大人在两天前夜晚返回之后便下了个命令：“日后若是乐颜公子来到，一概不见。”

谁也不敢问为什么。但那一夜。中堂府的军机阁内。灯火却是彻夜未眠。

彻夜未眠。

乐颜自然不知道这些事，镇住了侍卫之后，她扬长而入。

熟门熟路的向内。一直过了回廊，走上白玉台阶，推门进入军机阁。听得有个声音沉沉地说：“本部说过，不想吃，你们别来烦了。小说网.电脑站”

唐乐颜一愕，抬眼看向桌子后面埋头正在看折子的楚真。

忽地心疼。

不过两天而已。

两天的时间，何其短暂，而眼前的人，却仿佛瘦了整整一圈。

以前，那脸上还带点血色，现在竟白皙的如同纸片，还带着单薄之意。

这个人，他就这么不在乎自己吗？

或者说，他是有意在惩罚自己？

唐乐颜心头五味杂陈，轻声叫了一句：“真叔……”

楚真正觉得异样，想抬头来看，忽地耳边传来这一声熟悉的叫，顿时心神失去主张，手上地毛笔一歪，长长地从折子上拖出一道污痕。

楚真大惊，急忙将那折子拿起来看。

唐乐颜已经到了身边：“真叔，我，我来看你了。”

楚真莫名地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体内啪地响动一声，震得他肩头一抖，双手无力，那折子便随着飘然落地。

楚真坐在位子上，呆呆一时无语。

唐乐颜看他一眼，弯腰过去，将地上的折子捡起来。

看了看那折子上的污痕，她抬起袖子擦了擦。

楚真看她动作，欲言又止。

唐乐颜擦了一会，将折子工工整整放在楚真面前，这才说：“真叔，对不起。”

楚真望了那折子一会，又看了唐乐颜一眼，说：“你……你怎么来了。”

唐乐颜说：“我想来看看真叔。”

楚真心头一窒，拼命才作出镇定的模样，冷冷地说：“本部有什么好看地，本部现在很忙，你若是无事，就退下吧。”

唐乐颜看着他：“真叔是故意赶我走？”

楚真不理她，低头看向折子：“本部没有时间浪费。”

唐乐颜皱了皱眉：“你为什么对我这样，难道是因为那天晚上……”

楚真不等她说完就说：“你现在已经无功名在身，军机阁是何等重要之处，你居然这样堂而皇之地就进来，可知是大罪？本部念在你是故人之子份上不再计较，你速速离开，日后也不必前来。”

唐乐颜见他一本正经模样，说的都是大大道理，心头有些想笑，忍不住说：“你费尽心思想这些理由，无非是不想见我，明说不就行

了？何必找这些借口。但是，我想问问真叔：你究竟是不想见我，还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我？”

楚真大怒，叫道：“大胆！放肆！”

唐乐颜说：“我一贯大胆放肆，真叔你不是头一天认识我，可是我就不明白了----我喜欢你，又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你为什么对我如此的避如蛇蝎？”

楚真拳头一紧，沉声说：“本部不想听你这些胡言乱语，你走不走，若是不走的话，本部就要叫人了！！”

“好，你尽管叫，将整个舜地士兵都叫来也行，我想做地事情，还没有人能阻拦地。”唐乐颜索性咬牙扛上，双眼牢牢地盯着楚真。

楚真霍然起身：“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不管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只知道，我喜欢的人在这里。这就是我来这的最大目地，怎么，这个答案，叫你满意吗？”

楚真面色惨白：“出去，给我出去！”

唐乐颜深深看他一眼：“好的，我会走的，不过，我还会再来！”

“你！”楚真大怒。

唐乐颜向着门口走了两步，忽然又站住脚：“不过，你没吃饭是不是？你这样亏待自己，是不是因为那天的事还压在心底，叫你寝食不安？”

楚真抬眼瞪向她。

唐乐颜冷笑说：“你若是泰然自若，就该一切如旧，不然的话，我会以为堂堂的军机中堂大人会因为我的一句话而大乱周章，连饭食都咽不下去。”

粉红票票到240了，今天会加一更，所以暂时是三更。

继续呼唤票in未完待续，如)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二十九章 咬不放

“他吃饭了么？”

轻声的问话，带着一抹淡然的惆怅。

“嗯，你离开之后，就吃过了。”另一个声音带着一丝笑意，“话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苦笑，望着袖子上那一抹墨痕宛然，“我所做的，也不过是硬下心肠来激将罢了。”

“也难为你会猜到他的心思，反其道行之反而更加有用，不过乐颜……”北堂御剑望着她，“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唐乐颜摇头。

“嗯？”

“只是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不会放手。”她望着他，微笑。

北堂御剑看着她：“其实……你是不是应该担心一下，楚歌行那边。”

“没关系。”唐乐颜摇头，“他不会干涉我。”

“哦？小情侣闹矛盾？或者小楚大人他豁然开朗？”北堂御剑笑。

唐乐颜瞪着他：“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却偏站在一边只是看，连个解释都没有，你是不是想被我打一顿？”

北堂御剑“哈”地一笑：“你还想我怎样？帮你两肋插刀吗？本少爷我没有煽风点火从旁破坏，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你这人……”唐乐颜也一笑，无奈地摇摇头，“倒是聪明。”嗯嗯。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乐颜，快点做个跟北堂御剑一样地聪明人吧。”

“去你的！你只管幸灾乐祸，若是有朝一日，你遇上个自己也喜欢的人，再想聪明，可就难了。。。到时候可就轮到我看着你笑。”

“喂喂，你这是祝福本少爷？还是咒我？”

“这就要看北堂少爷你自己心底想要怎样了。”

“哈……哈哈……”

唐乐颜见他长笑落定，这才沉声又说：“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说哪里话。”北堂御剑拂拂袖子，淡淡说。

“劳你护在真叔左右，堂堂温山剑阁的少公子呢。”唐乐颜莞尔一笑。

“那也要我自愿才成，罢了，本少爷都没有跟你计较，你就别介意了。”

“那么。本公子就大恩不言谢了？”

“嗯……其实我留在舜，也有私心，想看看……”

“看什么？”

他顿一顿，才笑：“可天。看地，看美人。”

“这舜难道有什么叫北堂兄心动的美人了？”唐乐颜饶有兴趣地问。

“嗯……说不定。”

“如果北堂兄的心底有了人，可要第一时间对我说。”

“怎么，对你说了，有什么好处吗？”耶……好歹也替北堂兄参谋参谋。”

“我看还是罢了。”

“怎样？”

“本少爷若是有了看中的女子。小 说网必定会死死咬住绝不放手。”

“啊。那就是不需要参谋了？死死咬住绝不放手。北堂兄居然还有这样穷追不舍的一面，本公子我真是替那个女子感到担心。”

“这还不是跟您学地。”

“啊……哈哈，我就当你在夸奖我吧。”

“好的好的。早就知道你是这么的厚颜。”

“嘿嘿。”候，军机阁之中静静的。

“大人，我回来了。”北堂御剑上前行礼。

楚真似乎正在思考，见他上前微微点头：“御剑，她……走了吗。”

“是。”

楚真不再说话。

北堂御剑望着他：“大人在想什么？”

楚真淡淡一笑：“御剑，你若是同乐颜交手，胜算几分？”

北堂御剑眨了眨眼：“大人为什么会这么问？”

楚真说：“我最近不想见她，可是她若是硬闯，这军机府的确没有人能够挡得住，所以我……”

北堂御剑笑着说：“大人，是想我出手挡住她吗？”如何？”楚真望着北堂御剑。

“大人你不怕我出手不知轻重，或者……交手起来一时忘情，会伤到她吗？”

楚真蓦地紧张起来：“会那样吗？”

北堂御剑一笑：“大人还是很紧张那家伙嘛。”

楚真讪讪地低头，略有些脸红：“我只是不想她惹事，不是要伤到她。”

“大人的心意，我自然是知道，”北堂御剑看着楚真面色，心头苦笑，表面却摇了摇头，说：“大人，若是要我硬挡，应该会一点点效果，只不过，绝非长久之计。”

“这是什么意思？”

“舜之中，或者……能够挡下她的，大概会有一个人，但却不是北堂御剑。”

楚真抬头问：“那个人是谁？”

北堂御剑回答：“大人心心念念，最近为之烦恼担忧地那人。”

楚真皱眉沉思，左右为难，静了一会又问：“依你所见，本部该怎么做才好。”

“大人，乐颜性子倔强，认定了的事情绝对不会轻易罢手，大人避而不见实在不是长久之计，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这些身在局外的人，永远无法帮的上忙地。”

“你是说，让本部堂自己解决？”

“大人，毕竟御剑是受乐颜所托，来保护大人的，请大人见谅，御剑只能言尽于此。楚真望着北堂御剑，缓缓点了点头：“嗯，本部明白了。此事，本部会一力解决。另外，她也已经回来了，御剑你留在我身边，仿佛多有不便，若有更好的去处，本部不会阻拦。”

北堂御剑看他一眼，笑问：“大人是在赶北堂御剑吗？或者说，大人以为北堂御剑会跟乐颜两个互通声气，对大人不利？”

楚真急忙说：“本部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只不过……”

“只不过大人始终觉得欠了某人一点情，又或者觉得对不住北堂？”

楚真想了想，终于点了点头。

“关於这点大人不用多担心，自从乐颜回来之后，北堂先前的任务便已经结束了，现在北堂所做，只是因为北堂心底想要做的而已。大人不必有任何地心理负担。”北堂御剑说，“何况方才，我也已经对乐颜说过相同地话了。她也明白。”

楚真听他这么说，才慢慢地点了点头：“如此……就好。”

唐乐颜气闷地在街上走着。

虽然说总算是在最后将了楚真一军，他也终于乖乖吃饭，她也并没有无功而返，但心底总是有些不舒服。

想着想着忍不住撅起嘴：“我就这么面目可憎么？真是地……用得着这样嘛，喜欢你，又不是要杀了你。”

想着想着，又想起楚歌行，忍不住有歪了嘴：“那家伙……如果不是他多嘴多舌，或者现在情况又有所不同。”不由地内心暗恨，不过想到他舍身相救……总算还有些良心，恨也恨不起来，索性抛诸脑后。

果然是大白天不能想人，这边还在咬牙，那边悠悠然地一匹马过来，马上的人一路行来，斜睨着地上的她，唐乐颜还没有注意，正在心底盘算着事，等看到有马拦路地时候才抬起头来。

正对上楚歌行一双烁烁的桃花眼，正漠漠然地望着她。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三十章 亮金牌

楚歌行纵马在街心拦着唐乐颜。

她仰起头，笑问：“怎么啦，官复原职的九门提督大人，小人可是良民，不用大人您亲自拦路盘查吧。”

楚歌行见她这么精神，淡淡一笑说：“你倒是清闲，前几天皇帝陛下问起我的时候，我还说你病着，陛下才没了想召见你的念头，你倒好，这两天在这里频频出现，怕不招人眼目吗？”

唐乐颜挑挑眉：“怕什么，何况我是有事，又不是游手好闲。”

“你的有事，就是去骚扰中堂大人吧。”楚歌行皱了皱眉。

“那怎么能叫做骚扰呢？”唐乐颜嘿嘿一笑，却不想在这个话题上流连，飞快地干笑两声又说，“你看起来挺忙的，我就不打扰了，回头见。”

不知为什么，虽然楚歌行一脸的正常，但是唐乐颜的心底仍旧有些怪怪的，就算他笑的镇定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又好像得了失忆忘记了曾经的一切一切，可是她却仍旧清晰记得，这个人曾经在她耳边说过些多么古怪的话，虽然难听但也未尝没有几分道理，还有还有，他……

看到那张绝色的脸，总情不自禁地将目光落在他的红唇上去，曾几何时……

那亲密的接触，想起来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虽然不能说是刻骨铭心但是却忘不掉地记忆啊。中文网真是叫人苦恼。

她匆匆告别，就要脚底抹油地溜掉。

却不妨楚歌行说：“等一下。”

唐乐颜远远地站着，问道：“什么事？”

周围没有人，唐乐颜觉得异样，抬头向远处看，巷子口仿佛有士兵的影子，她心底恍然，楚歌行是看到她在。所以特意过来的，还叫人把守巷口，不过他到底要干什么，需要做的这么隐秘？

楚歌行人幽幽地抬起头望着天空，嘴角微动，并不大声：“你最近，出入小心些，上次银使来过，我不知道他回去。会怎么向金使禀报，若是金使直接来寻上我也就罢了，但我担心，他或者会对你不利。”

“对我不利？”唐乐颜重复一句。

“是。你身子恢复才不久。不宜大动内力，所以没有必要，就别出来乱逛了。”

“哦。”唐乐颜答应一声。

楚歌行这才转头看她一眼，打马转身，向着巷子口而去。

唐乐颜站在原地。想了片刻。忽然吻：“楚歌行。上位银使的事，你……是怎么做的？”

楚歌行打马停住，却不回答。

唐乐颜不由地心头冷森森的。隐约觉察到什么。却只盼望是自己错觉。

楚歌行头也不回，说道：“金使跟银使是什么关系，你该比我清楚，我特意来提醒你小心金使，你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

唐乐颜情不自禁缩了缩肩头：“你……你真地将她……”

“多嘴多舌又自以为是的女人，不用我动手，她也活不很久。”楚歌行抖了抖缰绳，马匹重新向前走去。

唐乐颜的心砰砰乱跳，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短促地吐了一口气，将身子向着旁边的石墙上缓缓地靠了过去。

楚真低着头在走廊上走，午后的阳光暖暖的，如果不是那冷丝丝的风，会让人有种春暖要花开的感觉。

但明明腊八都未到。

他望着地上柱子地阴影，想着这天气这么暖和，暖和的有点不正常，估计过一阵子，还会下雪吧，舜的天气就是这样，看似是万里无云晴空和暖，严寒会趁人不备突袭而来。

蓦地楚真停了脚步，就在他低头所看到的地方，多了一个黑色地人影，影子被拖得长长的，衣角上的流苏随风轻轻抖动，让这阴影也变得妩媚好看起来。

楚真一愣，随即明白了什么似的，缓缓地抬起头来看。

唐乐颜握着一柄扇子，正靠在柱子边上，笑微微地望着他。

楚真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却又站住脚。

唐乐颜微微地行了一个礼："真叔。"笑得坦然的很，眼睛笑眯眯地，闪着光。

楚真望着她："不是跟你说过了……这里是……"

唐乐颜打断他地话："这里是军机重地，其他人不得擅自进入，是不是？"她笑吟吟地，"真叔，日后我便也同人这么说，你说好不好？"

楚真皱眉，说道："你在胡说什么，本部……很忙，没有时间同你闲话，你，也速速离开吧。"

唐乐颜一伸手，挡住他转身想迈地步子："真叔，你看这是什么？"

她一伸手撩起袖子，楚真望见那黑色护腕底下一弯雪白的手腕颜色，略略一怔，唐乐颜却伸手向前，摊开手心，楚真移动目光，看到她手心中去，在她的手心里，握着一面辉煌灿烂地金黄色的令牌。

楚真一惊："这是……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个？"

唐乐颜笑着："真叔莫不是还担心这是假的么？若是不信，可以去跟皇帝问一问，我可是不怕的。"

楚真问："这是，什么意思？陛下赐给你的这面金牌……"

唐乐颜耸耸肩，将金牌收回："也没什么啦，我只不过是病好了之后，进宫了一趟，然后皇帝夸了我一顿，太后也问我要什么礼物么，我别的礼物都不稀罕，后来想了想，真叔埋怨我是个闲人，也没什么功名，不让我随意进出这军机重地，所以我就向皇帝抱怨了一下，皇帝就给了我这东西，"唐乐颜说着，望着楚真的面色越来越难看，呵呵一笑继续说，"皇帝很大方，是不是？嗯嗯太后还说，有了这东西，比

当任何的官儿都好使，无论走到哪里，金牌一亮，如朕亲临，没有谁敢阻拦，莫说是军机中堂府，就算是皇宫内院，也由得我随便出入，真叔，你说太后娘娘对我是不是很好啊？”

她笑眯眯地，一眼不眨地看着楚真。

楚真面如土色：“嗯，是，是很好。”慢慢地说了这句话，转过身去，一边走一边说，“那么你就在这里随便玩吧，本部不奉陪了。”

唐乐颜笑着躬身，明知道他看不到，表面仍做个十足十：“乐颜多谢真叔成全。”

楚真听得身后她满不在乎的嬉笑声音，皱眉悄悄地叹了一口气。

如果爬不到，今天就三更了TT趴。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三十一章 抱一会

北堂御剑见到唐乐颜在军机府内晒太阳的时候，吓了一跳。

“你……”他伸手擦擦眼睛。

“我，就是我，不要怀疑，另外……”不等他说完，唐乐颜一笑，说：“别逼我把金牌拿出来哦，你可就得下跪了。”

“哈，哈哈，你……还真能耐。”他无奈地摇头，“不过，你现在也算是人在内部了，又能如何？”

“如何，我也正在想我接下来会如何，你有没有好的建议？”她问，伸手抓抓袖子。

北堂御剑笑了一声：“哈，本少爷是百分百十足十的纯情少男，怎么会懂得你们这种复杂的男女关系。”

“打住，我们也是纯情的男女关系，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复杂。”手中扇子一挥，脸上还带一抹懒懒的笑。

北堂御剑望着她的样子，嗤嗤地又笑了两声：“说起来，怪不得我方才看大人面黑如锅底，十分不悦的模样，还接二连三批错了两份折子，原来是因为你这家伙已经进来了啊。”

唐乐颜一听这个，顿时从栏杆上跳了下来：“怎样，他因为我而不安了吗？”

“看你这副模样，简直一副的幸灾乐祸德性。”北堂御剑皱眉说，“另外，我求求你，没事别乱跑，你不知你的身体不好么，这次是你命大，有小楚大人护着。小说 网又及时收到了救命地药，你为何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活下去的机会，这样蹦蹦跳跳，要知道，你的身体可未曾痊愈。”

唐乐颜见他这样语重心长，噗嗤一笑说：“知道了知道了，偏你喜欢长篇大论？可惜，那该关心我的人却一点也不问。我的心，真是又伤又痛。”说着作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北堂御剑瞠目结舌：“你是说，本少爷属于不该关心你的类型？”

唐乐颜看着他，摇头：“当

Chapter_23

然不是啦，我地意思是，我最想的那个人却不理我呀，北堂你这么聪明，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北堂御剑哼了一声：“果然是这样的，重色轻友。”

唐乐颜嘿嘿地笑：“等你有了心上人。再来理直气壮地骂我这句也不迟。”

说着，转身走下亭子。

北堂御剑问：“你去哪里？”

唐乐颜说：“我现下想到一个办法，我要去看看有没有用。”

她哼着小曲离开。

北堂御剑目送她离开，脸上的戏谑表情逐渐地消失无踪。取而代之，是一种冷静的近乎残酷的微笑。

楚真不耐烦地将面前的公文一把推到一边，双眉皱的快要拧到一起去。心浮气躁，他安静不下来，接二连三出错。心头气恼。逼着自己静心。却仍旧静不下来，好像猫爪在心头上抓来抓去，让他坐立不安。

正在自责。忽地眼角余光一瞥，望见门口红衣影动。

猛地直起身子，条件反射一样，让自己目不斜视，只看着桌上地公文，手虽然有些颤，幸好握紧了毛笔，那笔管在他的手中，发出了不堪忍受的细微的声响。

“真叔在忙吗？”她笑着，走了进来。

楚真想他绝对不能答应，冷冷地望着桌上公文，被逼得无路可退地时候，脑中忽然一片清明，眼前的字迹个个清晰，思维反应很快，他提笔挥毫。

唐乐颜见他不语，一本正经在做正事，也不搭话，轻手轻脚地走到他的身边，自他的背后去看。

昔日时候，她都是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抱住的，而此时此刻，因为心头有了一点隔阂，怕他反感，竟然也不敢就此扑上去，只好站在他地身后，愣愣地看着。

楚真批完了一份公文，察觉她在身后。

却没有声响，只是站着。

若是以往，他会回头，含笑盈盈问她话。

无论什么都好，一切多么自然。

若是以往……

她会扑过来抱在自己肩头，仿佛一个小小地赖皮地孩子，讲话的时候，头发会垂在他的脸颊边上，蹭起来，痒痒地。

但是现在……

一切，不复以往。

感觉到她在身后，投过来的目光。

他只是不能动。

也不能说话。

她在身后，看着他的背影，看着这近在咫尺的背，很想扑过去很想抱着他，却又怕。

怕惹了他的脾气发作，当真不再见她。

唐乐颜在心底叹，她几时也学的这么婆婆妈妈，犹豫不定。

楚真望着眼前，一动不动，他仿佛又回到了她没有出现的那些时候。

寂静中，唐乐颜低低地“啊”了一声。

楚真听到，却不动。

唐乐颜皱眉，伸手捂住胸口，向后退了几步。

楚真察觉，忍不住微微转头向后看。

耳畔听得她急促呼吸声，带着低低的呻吟，仿佛压抑却压抑不住似的，近在耳边。

他终究是忍不住转过头去看。

唐乐颜身子抵在书架上，半弯着腰，手捂在胸口，鬓角的发随着动作而无力摇晃。

“乐颜！”只看了一眼，楚真便急了。

大叫一声，他霍然起身，到她身边，伸出双手将她扶住。唐乐颜抬头看他一眼，她的脸色十分苍白。

楚真伸手握着她的手，急忙问：“怎么了？乐颜，你是不是不舒服？”碰到她的时候，觉得她浑身软绵绵的，竟然好像失去了所有力气。

“真叔……”她低低地叫，气息微弱，软软地靠在他的身上。楚真扶不住她，只好近前一步，将她半抱在怀中，她软软的身子抱在怀中，她的脸就靠在他颈部之下，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

“你感觉怎样？别怕，我立刻找太医来替你看。”楚真急忙地说，说话间，她仰起头来望他，他的下巴抵在她的额头上，她依靠着他，脸颊抵在他的颈窝处，凉凉的，又热热的，这就叫……肌肤相亲么？

楚真愣住当场，只觉得有一股电流自体内嗖地划过。

“真叔……”她轻轻地叫，手伸出，环抱住他的腰，反而将他压在了书架之上。

楚真有些怔：“乐颜……”

“不要太医，太医也治不好。”她低低地说，满意地靠在他的胸前，“只要你，让我抱一会，真叔。”

第一更。

粉红票还差两票三更啦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三十二章 不可以

“只要你让我抱一会，真叔。”

楚真原本是抱着她的，此刻反倒变成被她拥住，身子抵在书架上，低头就能看到她，乌黑的头发上用金色的发簪固定，发簪上挑着一点小小金色的花纹，光影里仿佛隐约在浮动。

她身上传来淡淡的馨香，扑面而来，将他包围。楚真微微仰起头想避过这种无形的侵袭，然而却无效，呼吸之时，那种香气，沁人肺腑。

他的手起初还按在她的背上，双臂穿过她的腋下，此刻却忍不住发抖起来，手掌所贴的地方，好像火烧。

逐渐地听到她的心跳，有些急促，原来是她的身体跟他的紧紧地贴在一起。

楚真闭上眼睛，又睁开。

努力地缩回手，按在她的肩头，使劲将这个身体向着怀抱外推过去。

“你……你不是……”他说不出来。心头有一点生气。竟然能用这个来骗他，这孩子……她……

唐乐颜牢牢地抱着他的腰不放，她的上身离了他怀中，却死不放手，竟带着他向着她的方向走了一步。

“我们像以前那样，不好吗？”她轻声地问，“而且，我是真的痛，是心痛，真叔，为什么你竟然能这么冷漠的对我？”

她的双眼乌黑，盯着他一动不动。

她是无所畏惧地。恐怕是向来如此，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可笑他曾经不懂。

那么他的立场到底在哪里。从祝福歌行到现在自己沦为局中，他有何面目见歌行歌寻，他就算是面对……故人，又情何以堪？

“你放手！”他扭过头，强迫自己不去看那双动人的眼眸。冷冷地说，“我以前当你是后辈般疼爱而已，谁知道你……你……我劝你还是……不要这样，你若是收了这份心，你在我这里，仍旧是……好孩子，但你若是执迷不悟……”

“我喜欢你，就让你这么害怕？为什么？”她不等他说完，打断他的话。问。

楚真眨了眨眼，冬日的太阳光有些刺目，他隐约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些酸痛，还带着一点点可疑的湿润。

他想了想。说：“你若是当我是真叔而喜欢，我也自然是喜欢你的，但是……男女之情地话，不可以。”

索性说开了，是死是活。索性说开了吧。

“我从来都没有将你当什么长辈来喜欢。”她却笑着说。“你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从来都是男女之情的那种喜欢，以前。我待你如何，你感觉不到吗？”

是他错了。

他的心猛地悸动了一下，疼。是他错了，是他鲁莽迟钝，以前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是他感知有误，当她是将他认成前辈来赖着，却忽略了这孩子也是有着自己的情怀的。是啊，他怎么竟然迟钝如此，以前的他，岂非也是一样？

楚真漫漫地想着。记忆之中那任性的少年从时光的长河里漫步走了出来，他笑吟吟说：我喜欢你，我不在乎，我会一直喜欢你，玉哥哥。

现在的乐颜，同那时候地楚真，想必是一样的吧。

楚真的双目有些湿润，这次是真的，有些湿润了。

他感觉得到。

只是，不想啊。

不想让眼前这孩子再走自己地错路。

不想一错再错，让她也错。

当年那份惊心动魄的暗恋，让他受伤十多年，性情大变，这写不算，都是表象。谁又知道当年他魂牵梦绕，冷清梦回的时候，心有多痛，又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多大的忍，才从那不堪回首之中挣扎过来，苟延残喘到现在。

乐颜，她不该同他一样。

而他楚真，也不是第二个玉凤清。

更没有她，那么幸运。

所以，不会带累乐颜。

不仅仅是因为她身份特殊，是他们地孩子，而只是因为，自己从见到这个孩子开始，就深深地喜欢着，莫名地喜欢着，喜欢到……不愿意她受到什么伤害。

尤其是……这种男女纠葛地伤害之上。

不是兵器，不见血光，却-

伤人更厉害。

只是不想，让她……体会到楚真当年……那场惊天动地的痛。

不想。

乐颜，你该有更好的，更好地路，更好的人，更好的经历，在这样好的年华。

“若说，以前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让你误会，”楚真听到自己的声音之中带着一丝微微的颤抖，可是，舜的军机大臣，绝对不会轻易倒下的，“我道歉。”

他说。

终于转回头来，看着她。

唐乐颜望着他：“道什么歉，我不要。”

楚真微微一笑：“乐颜，我比你年长，应该懂得进退分寸，若有什么举止让你产生了不该有的念想，自然是我的错。我道歉，只是乐颜，你对我的这种感情，不过是一时的错觉而已，我……是你的真叔，而绝对……今生今世都不可能是你的良配。你明白吗？”

他温和的微笑着，一瞬间让唐乐颜觉得，他们之间又回到了以前。只是，除了他嘴里说着的这些冷酷的语言……

“你要是愿意，我仍旧会做你的真叔，我们就这样，同以前一样，和和气气，欢欢乐乐的……”楚真伸出手，摸上她的头，“你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就像……歌行歌寻一样，在我的眼里，乐颜。”

“我不是。”唐乐颜望着他波澜不惊的眼睛。他的话温和，好像冬日的暖阳，如果换一些句子字眼，不知道会有多动听，她会多爱听，但是现在，她的心却凉的跟浸在冰水中一样。

冬日的暖阳，阳光是灿烂的，温和的，那种光，不知不觉，想让人沉浸其中，只是，毕竟是冬日，阳光之中，缓缓流动着的，始终是那绝顶的冷寒，入骨的冷寒。

这章写得眼泪哇哇的啊。

粉红票爬得慢慢，写的动力也直线减退，检讨中。。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三十三章 错错错

错错错。

如今都是错。

楚真的手指触在唐乐颜的头发上，柔顺的发丝像是锦缎的触感，他的手指顺着头发缓缓滑落，一直停在她的肩头上。

失魂落魄地出了军机中堂府，唐乐颜沿着街角的路缓缓向前走。

情绪不振，精神萎靡，整个人恨不得缩小成一个小小的种子，窝在角落里，谁也看不到。

一种“我被抛弃了”的感觉，蔓延全身，挥之不去，纠缠郁结，长吁短叹。

她这么乖这么好，为什么他就不能爱她一点。

什么长辈之情，去他的。

她听也不爱听。

她心底对他就是男女之情，又怎样？

悻悻地给自己打气，但无论这边说的再精彩天花乱坠，楚真那边是铁了心不多看她一眼，又奈何？

真真叫她，无所不能的她暗自悲伤垂泪。

这样失落的她，千载难逢。

偏生又有人看到。

“耶，那不是乐侍卫吗？”有人叫。

唐乐颜没有听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那是叫自己的，依旧闷闷地向前。

“喂！乐侍卫！”又有人高声。

唐乐颜这才有所察觉，慢慢地停住了脚步，回头看。几个身着禁军服色地士兵正三五成群。沿着街边向这里走，见到了她，都是笑容满面，不停地打招呼。

唐乐颜愣了愣，才认出，这帮人原先是她在皇宫内当差的时候认下了的，当时皇宫无聊，同这群人厮混的火热。没想到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竟还认得她。

她站住脚步，招呼：“张大哥，常大哥，武兄弟！”

那三个人面面相觑，暗自赞叹她好记性，总算没有将他们忘记，这人自从离开皇宫之后，听传说。仿佛在军机中堂府行走，后来又被钦点为丹宁的赐婚使，可谓是混的风生水起，虽然说在皇宫的时候非常的熟稔。只不过在这种翻脸永远比那什么还快地官场上，转头不认人的事情宛如家常便饭。

方才看那一袭红衣，怀着侥幸的心理叫了叫，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果真没有忘记他们。

三个侍卫心花怒放，加快步子走到她的身边。当前一个伸手拍上她的肩头：“乐兄弟果然够意思。总算没把这班兄弟们都忘了。”

唐乐颜一握扇子。暂时将心底的愁绪挥去，笑着说：“张大哥这话说的，不知几位哥哥要去哪里？”

姓常的在一边说：“咱们兄弟今日不当值。休息，宫内闷得很，出来喝酒解解闷。”唐乐颜一听一个“闷”字，顿时也愁眉不展起来。

武姓的侍卫比较机灵，见她双眉微锁，忍不住问：“方才见乐兄弟郁郁寡欢地模样，或非也有烦闷的事难以解脱？”

唐乐颜听他说的对，更何况在这帮侍卫面前也不须遮掩什么，当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瞒三位哥哥说，小弟目下真有件难办的事情。。。”

几个侍卫一听，慌忙问是什么事。她却开始缄默不言。

四个人边走边说，一直到了侍卫们惯常相聚地酒楼之上落座，三人也是聪明角色，见唐乐颜始终三缄其口的模样，情知那件事情或者很难办，于是不再去问，呼唤小二上了一壶酒，又叫了几样下酒小菜，一边喝酒，一边只慢慢地说着些舜最近发生的逸闻趣事，又间或切磋些武功之类。

不知不过已经过了有一会，忽然又听到楼梯口声音喧哗，几个人回头一看，却见到是九门提督麾下的几个兵士，吆喝着也上了楼来。

原来他们也是到了换班的时候，几个兄弟凑趣，也赶到了这酒楼上。

唐乐颜同楚歌行关系“不错”，曾有雨夜那时，好几个人见到乐侍卫替小楚大人打伞自城外归来那款款情深地样儿，因此那几个人对唐乐颜也不陌生，见那一身醒目地红衣在那边落座，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而后一起过来向唐乐颜问好。

唐乐颜见他们这般恭敬，也不好忤逆他们意思，只好随意应付了一下。

倒是三个禁军侍卫十分热情。禁军同九门地兵马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一个负责皇宫内安全，一个对皇城进行盘查，两方面兵马接触甚少，交流缺乏了，彼此之间，虽然不说，却有些谁也看不惯谁。可现在，九门的士兵先来向唐乐颜示好，三名禁军侍卫是跟唐乐颜一起的，自然是觉得面子大增，不知不觉说话格外客气。

九门地那几位是看在唐乐颜面上才过来请安的。见禁军的态度也算热络，他们也要给唐乐颜几分颜面，一来二往，大家都是粗豪的军中将士，那些不上台面的小隔阂顿时消散无踪，唤来小二，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又多叫了些酒菜，大家伙在一起，热热闹闹地交谈了起来。

不多时，更有些后来的禁军跟九门将领上来，见两方人马谈的热火朝天，陆续便加了进来，一时之间桌子越拼越大，声音越来越高，

场面其乐融融，热火朝天。

唐乐颜身为两派人马的牵线人，搭桥者，坐在首席之上，缓缓地饮着酒看热闹，耳边听大家比拼声音高低般的大声嚷嚷，倒也一时不觉得寂寞。

因为除了她，周围都是清一色的大男人，这帮汉子聚在一起，说完了城中趣事，又相互切磋了一下武功，剩下的话题，便不知不觉转到了女人身上去。

于是酒过三巡，话题就变得有点少儿不宜，各个地方开始互相交换信息，譬如舜都内哪个烟花酒馆的姐儿更美更俏，哪个姐儿爱钱哪个又更温柔体贴些，哪个馆内色艺双全，哪个又价格昂贵些，唐乐颜听得忍俊不禁，不由地在一边大摇其头。

坐在她旁边的是武侍卫，他为人机灵，从一开始就看到唐乐颜郁郁寡欢的模样，又见无论众人说什么，她都是一副提不起精神来似的样子，心中暗暗留意，一直到说到现在，才见她忽然一笑，虽然那笑意还带一丝苦涩，不过总算是有些雨过天晴的意思，想了想，忍不住在旁边问："乐兄弟在城内，可有相好的姐姐？"

唐乐颜正举杯饮酒，听他这一句话，一口酒差点喷出来。

正僵持着不动，忽然见周围的禁军跟九门将领也停了杯，一个个瞪着眼睛，看到她身上来。

她一时之间有些窘迫，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怎样，只好故作镇定地将杯子放下，一时促狭，叹了一声，又装模作样摇了摇头。

众人面面相觑，武侍卫想了想，小心翼翼问："莫非……乐侍卫的心事，就是这件事？"

唐乐颜以手盖住额头，遮住眼睛，从手指缝内看过去，见众人的目光还在自己脸上，不由地暗暗叫苦，听武侍卫这么说，只好随声答应："是……是啊……"

"乐兄弟人中龙凤，那些姑娘们见了肯定要贴上来，难道还有看上的姑娘让你心烦的？"

有人从旁边打趣地说。

唐乐颜见骑虎难下，索性默认，缓缓放下手，露出一张愁眉苦脸。

旁边张侍卫见她真是愁得不轻，安慰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乐兄弟想开点，若那姑娘真的不识抬举，大不了另寻他人罢了。”

这一句话却惹动了唐乐颜的心思，她想着这句“天涯何处无芳草”，顿时又想到了楚真劝她的那句话，“我不是你的良配，你另寻他人……”顿时心头火起，一拍桌子，怒道：“我别人统统都不喜欢，我还就喜欢他了！”

一刹那，四座皆静。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三十四章 出主意

“别人我统统都不喜欢，我还就看上他了！”唐乐颜一拍桌子，大叫一声。

顿时周围全没有声音，禁军跟九门将领个个大眼瞪小眼，全都看向她。

片刻之后有一声“好!”及时从旁响起，原来是那常大哥喝的醉醺醺，辨不清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有人豪气干云响了一声，于是也跟着喝彩了一声。

也亏他这一声响过。众人也纷纷叫着“好啊好啊”或者“乐兄弟有志气”之类。

七嘴八舌，再次乱成一片。

唐乐颜恹恹地趴倒桌子上，恨不得找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偏生旁边还有人叫着：“乐兄弟别气馁，俗话说烈女怕缠郎，乐兄弟看上了哪家的姑娘？不如说出来大家给参谋参谋，出个主意，人多力量大嘛。”

唐乐颜浑身一抖，心想我看上的是当朝的军机中堂，一品大臣，你们也敢跟我参谋参谋吗？恐怕一说出来，一准都撒丫子跑没影了。

想到这里只好苦苦一笑，半真半假地说：“我看上的这人……心高气傲，都不看我一眼，我真是，做人失败啊……”

大家伙一听，很同情。看她精神不振的模样，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平素是多么的顾盼神飞神采飞扬，忽然之间就被一个小女子摆平了，顿时之间同情心大起，纷纷地出谋划策。。更多地人则是在想能被她看上却看不上她的那“姑娘家”到底是谁家的千金小姐，居然这么摆谱。

唐乐颜听他们在一边上七嘴八舌，心头苦笑不已。有人说：“不用气馁，兄弟条件这么好……大概是年轻人面软没经验，过来让做哥哥的教你两招。”

又有人说：“那些下三烂的招数别教，现在关键是先搞定了再说。”

先前那人哼了一声：“我看啊，对付这种小妞，不用跟她多费唇舌。不如来个……嘿嘿，霸王硬上弓……”

话没说完，哄堂大笑，将这人的声音给淹没了下去。

唐乐颜听着这等惊世骇俗的话，凝眉想了一会，无奈地苦笑，不停地摇头，却又有另外一个人灵机一动：“对了，我们不能硬来。下点药怎么样？有一种药，姑娘们吃了就会不省人事。”

“你说的那种，是妓院里地迷药吧，很多院子里用来摆弄不听话的小姑娘的。”

唐乐颜听他们越说越不像话。心底忍不住一乐，不置可否，却只是皱着眉笑。

武侍卫见她始终皱着眉闷闷地，连笑都是勉强的，忍不住说：“兄弟看上的究竟是哪家姑娘啊？”

唐乐颜望着眼前一杯酒说：“没用的。中文网知道又怎样……人家。看不上我……”

武侍卫气起来。怒道：“兄弟你年少才俊，哪家大臣的千金会这么眼高于顶？”

唐乐颜叹：“……没办法的，各有所爱嘛。”说到最后一句。忍不住鼻子酸酸。

武侍卫看着她为难的样子，却又有几分楚楚可怜，按说这种类型，不像是他们这帮兄弟这么粗豪怕人，眉清目秀地，放到哪里，都会惹发姑娘们的爱慕，怎么会不被人青睐，那姑娘可真是瞎了眼了。武侍卫一心为了唐乐颜着想，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她所爱的，是个男人。

这帮禁军侍卫，混迹宫中，结交的都是些军中地人，掌握着皇城安危，每日巡逻，什么事没见过没听过，见唐乐颜愁眉可怜的模样，眼珠一转，放低了声音，凑到她面前说：“这小妞这么不开窍，不识抬举，不然……乐兄弟索性真的给她来一个霸王硬上……”

唐乐颜一怔，忍着没有喷酒，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武侍卫见她不同意，便同着对面姓张的挑了个眼色。

旁边的张侍卫见状，心领神会，也低声说：“兄弟别怕，让兄弟这么头痛地小妞，也正改教训一下，兄弟若不想用强，大哥给你弄些软骨粉迷情粉之类地东西，保管手到擒来。”

唐乐颜听了这话，吓了一跳，有心推脱，只好慢慢说：“这样，不好吧……日后怎么收场？”

“兄弟忘了什么叫生米煮成熟饭了吗？只要这样了，一切都好办，”姓张地说完，一拍胸脯，“听大哥的，没错。”

“生米煮成熟饭？”唐乐颜咧嘴苦笑。

旁边的九门一个小校尉听了良久，此刻探头过来问：“乐兄弟这般人物，看上了谁家姑娘，是她地福气，怎么这么不识抬举的，兄弟若不愿意出面，让做哥哥的们帮你一把也是好的。”

他们都是楚歌行手下，对楚歌行向来是敬爱有加，知道楚歌行素来跟这乐颜“交好”，立刻将她的事也当成了自己的事，拍着胸脯大包大揽起来，争先恐后地问她到底喜欢上了谁。

唐乐颜一会看看这个，一会看看那个，心想如此下去，肯定是没完没了了，再加上她方才有心借酒浇愁，又没有人在旁边管束，不知不觉喝了个七成醉，再这样下去，不定会弄出什么来。当下咳嗽一声，举起半杯酒，妥协地说：“好好，各位大哥的教诲小弟都记下了，暂时不劳烦各位……让小弟再……咳咳，小弟我先敬……”

还没有说完，只听得周围忽然之间一片寂静，只剩下她的声音，说不完，卡在中央。

她呆呆地望着满桌上的人，却见他们的目光都看向自己的身后，目光之中，有敬畏，有惊艳，有呆滞，形形色色，难以形容。

唐乐颜愣了愣，然后顺着众人的目光转回头看过去，这一看，手指一晃，手中的酒杯跟着抖了抖。

却见在众目睽睽之中，有个修长身影正从楼梯口出现，向着这边走了过来，他一步一步稳稳当当，一双眼带一丝迷离，半睁之间，含着无形压迫的气势，他懒懒散散地说：“都在这里啊。”

九门的将领顿时全部起身，齐齐低头喝道：“大人好！”声音整齐划一。

“吃完了就撤吧。”楚歌行淡淡地一声。九门那帮人即刻撤开饭桌，一眨眼的功夫，已经走了个干干净净。

而禁军的人望着来人，一个个也坐不住，随便找了个理由向唐乐颜告别，不一会，也跟着九门的人消失无踪。

不过片刻的功夫，桌面上已经空空荡荡，只剩下唐乐颜歪歪地坐在首席上，望着满桌狼藉，抚着额头无奈地叹了一声：“难道今天要让我来付账吗？”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三十五章 打机锋

唐乐颜歪歪地坐在座位上，喝的半醉，眼半睁着，似看非看，一张脸红扑扑的，十分可爱。

此刻手中仍握着半杯酒，随意地转动着酒盅，嘴里发出无奈的叹息，似乎是想到要付账，心十分痛。

楚歌行缓缓走到她的身边，伸手将她手中的那杯酒取过来，直接举到唇边，一仰头，一饮而尽。

唐乐颜斜眼看过去，笑着：“你也不嫌脏的……”

“哈，”楚歌行一笑，淡淡地问：“你几时跟我的人混的那么熟悉的？”

“我哪有这份能耐，”她喝的半醉了，打了个哈欠，一张口酒气四溢，他却不以为忤，在她旁边拉了张椅子坐下，抬眼看她。

唐乐颜望了他一眼，打了个哈欠：“他们无非都是看小楚大人你的面子罢了。”

“看样子你还没有全醉。”楚歌行一笑，见她鬓角一丝发随着动作，歪歪地搭在鼻梁上，趁着绯红的脸颊，迷离恍惚的眼神，整个人看来颓废又可怜，忍不住伸手过去，替她拈下来，才说，“又在这里做借酒浇愁这种没出息的事，怎么，是哪里不如意了么。”

唐乐颜感觉到他的动作，忍不住一僵。

“才不告诉你。”片刻，她嘟囔了一句，醉眼迷离看他一眼，埋头趴在桌上，他看到那根刚被他拂到一边地头发被她凌乱压住。。小说网手机站。而她嘀咕说，“说出来，你还不得笑死。”

楚歌行倒是没笑，垂眸静了一会，才说：“我劝过你的，现在收手，来得及。”

“收手？”她埋头在臂弯里，肩头一抖。声音闷闷地传出来，“你看我的样子，像是个会服软的人吗？”

他双目一利，恨不得将她揪着拉起来……想了一会，那已经紧握了的手却始终是垂了下来，仍旧放在桌上。

自顾自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就着她的酒杯，楚歌行缓缓印尽，说：“我看你像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

“嘿。”唐乐颜笑了笑，并不抬头，酒力上涌，浑身酥软。身子随着椅子向下不停地滑下去，嘴里兀自说，“算你厉害，没白认识一场。”

楚歌行见她不停地哧溜着，很快就会滑到地面去。不由地伸手。一把拉住她手臂：“你醉了。”

唐乐颜借着他的力气。从椅子上爬起来重新坐定了，这才长长地吁一口气，振奋了一下精神。推开他地手，正色说：“没有，我心底，清醒的很呢。”她伸手戳了一把自己的胸口，“这里，又清醒，又郁闷。当然，你不会知道是什么滋味。”

楚歌行望着她的动作，仿佛那手指戳的，不是她的身，而是他的心。中文网首发．ＣＮ不知道……或者他真的不知道吧。他只是皱眉说：“你自找的。”

唐乐颜望着他，双眸出奇地明亮，说：“有时候明知道是自找的，却仍旧停不下，没有办法。我呢……只希望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就好了……嘿，嘿嘿。”

楚歌行听了这话，缓缓地皱起双眉，沉默了片刻说：“能说出这种话，可见你心中还真的是清醒的。”

“你明白，那我就放心了，”唐乐颜说，望着他，忽然一笑：“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你那么聪明。我回去了，改天……嗯，积蓄力量，改天再战，战，战！”

她挥开他地手，垂死挣扎般叫了两声，迈步踉踉跄跄向着楼梯口走。

楚歌行看着她背影，想了一会，对着那背影叫：“喂，你是不是该留下来付账？”

说一出口，唐乐颜跑的更快了。

楚歌行瞪着那迅速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一笑，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清楚，你是真的醉了，还是……”

唐乐颜一路走走停停，时常半弯着腰，扶着墙，想吐又吐不出来，模模糊糊摸回了府中，侍书一见她双颊绯红的样子便急了，急急忙忙去煮醒酒汤，又准备她平日里吃地药丸，勉勉强强，折腾了半天，终于给她灌了下去一些。

而她却觉得很难受，喝下去地酒尽数在心底造反起来，好像心头长了些刀枪剑戟，戳地她痛，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大一会，才爬起来，趴在床头上大吐。

一直吐的浑身出汗，头发也被汗湿的贴在了脸上脖子上，才觉得好受一些。

回身倒在床边上，那边侍书慌忙又拿了湿毛巾来替她擦汗，却被她一手捉住手腕，甩在一边。

侍书望着她衣领半解，想必是酒力上涌，内热无处发泄，却又怕她因此着凉，于是伸手去摘被银钩挑起地床帐子挡住风。

唐乐颜模模糊糊，望着床前的人影，嘴里咕哝了一句，侍书听不真切，她却忽然挣扎，又极大声地叫了一声，这次侍书听明白了，吓了一跳，手上一抖，银钩脱手，床帘子晃晃悠悠垂落下来，将床内的人儿挡住了。

“咦，宁可跟在身后看着，也不上前扶住她，小楚大人，我是该称赞你的深情，还是笑你的懦弱？”北堂御剑哈哈一笑，望着楚歌行。

楚歌行缓缓回头看他：“我喜欢，怎么样？”

“其实我知道，你若上前，也只是被推开而已，”北堂御剑很狡黠地又是一笑，眼见楚歌行面色凛然，又说：“咳咳，其实不怎样，也难怎样，我啊，只是忽然之间有所感叹而已。”

“果然是目光如炬，”楚歌行目光却如刀，笑意却更绝艳：“温山剑阁的少公子，也甘心情愿做个旁观者？这场戏这么精彩，没有意愿下场一把么？”

北堂御剑回看着他：“不甘心又怎样，该分的都已经分出去了，难道要我去喝一口汤？不够饱不够饱，本少爷才不愿因此而争得头破血流啊。”

楚歌行眉一挑：“你还真是看的通透……”

北堂御剑摇头：“不通透不行啊，万一看的模糊，不小心落在其中，遭受什么池鱼之殃，落得个粉身碎骨倒也痛快，只怕不死不活地

心伤了，可再也治不好，小楚公子你说是吗？”

楚歌行深深地看他一眼：“那不知道，在少阁主的心目之中，谁会粉身碎骨，谁又会不死不活地心伤呢？”

北堂御剑哈哈大笑：“这个……我却是不知道，所以等我慢慢地看，等看出什么念头来了，再告诉小楚大人，怎么样？”

“很好，”楚歌行缓缓一笑，“那希望少阁主瞪大眼睛认真的看，千万别看漏了看错了，看的眼花缭乱身不由己就好。”

“我也希望不会那样，哈，哈哈。”北堂御剑抚着额前乱发，歪头看了楚歌行一眼。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三十六章 甜又苦

唐乐颜醒来之后，头疼欲裂。

外加口干舌燥，刚张嘴说想喝水，听到自己沙哑的声音，如乌鸦。

大惊，“咳咳，哼哼，怎么会这样？”她伸手按在喉咙口，试着练练嗓子。

门口人影一闪，是侍书走了进来：“公子爷醒了。”将水盆放在地上，从桌上拿起茶壶，替她倒了一杯水。

唐乐颜拿在手中，咕嘟嘟喝了一气，又试了试嗓子，这才觉得好过了些。

侍书将茶杯接过放在地上，又重新端了银盆过来。

唐乐颜摆摆手：“不用啦侍书，我自己来就行。测试文字水印9。”

她起身下地，侍书从旁边将她扶住，下地只觉得腿有点软，试着走了两步才觉得感觉好了些，缓缓到了银盆边上，净了脸，又用热毛巾擦了擦，才觉得精神渐渐地回来了。

“没想到喝醉了那么难受。”她嘀咕两句，走到门边上。

“穿了衣裳再出去！”侍书正在身后整理被子，见状急忙叫了一声。

唐乐颜回头一笑：“知道啦，我不出去，只站在这里看看罢了。”

侍书望了她一眼：“你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身体怎样，那就好。测试文字水印3。”手上干净利落，将被子叠好放在床内。

“昨天麻烦你啦。”唐乐颜回身，伸了伸懒腰，说。

“那倒没有。”侍书瞥她一眼，稍微皱了皱眉。

唐乐颜见她神情不对，上前一步。问：“怎么了？看起来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侍书看着她，犹豫了一会才问：“您……还记得昨天回来后说了什么没有？”

唐乐颜皱着眉想了一会：“一片空白，我说了什么？”

侍书垂了眼睛不做声。测试文字水印7。

“怎么啦。难道我说了些调戏书书的话？”唐乐颜笑着说道。

“那您昨天是去哪里了？”

“在酒楼跟人喝酒。”

“说了些什么？”

唐乐颜想了想，忽然一笑：“没什么，我都忘记了。”

“但愿您真地忘记了。”侍书瞥她一眼。迈步向外走，“算了，我去准备点吃的。”

唐乐颜望着她离去的身影，慢慢地后退一步，坐在了床边上，低头，脸上浮现一丝苦笑。测试文字水印8。

“她安全回去了吗？”楚真问。

北堂御剑答应一声：“大人放心。是我亲眼看到她回去地。而且……”

“怎么样？”

“九门提督也随行。”

“是么。”

“嗯，所以大人不用担心，更不必自责。”楚真默然，脸上却仍旧带着一丝的担忧：“那孩子向来任性，我实在是……”

北堂御剑低头说：“大人既然选择了避而远之。那就要硬下心肠。”

楚真闻言，双眉一皱轻轻叹息：“是啊，的确是该如此。测试文字水印1。”

“此事大人自己决定，是北堂御剑多嘴了。”

“怎么，你又多说了什么了？”人未到，声先至。

北堂御剑收声，楚真一愣，随即低头，看向桌上地公文上去。

红衣影动。人已经迈步走了进来，宿醉之后，脸色稍微有些苍白，人却还精神：“真叔，是北堂御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吗？”

声音朗朗地问。

楚真目光几番闪烁。终究是忍不住抬眼看了她一眼。测试文字水印6。见她脸色泛白，心头一阵揪痛。可那两只眼睛却又黑又亮，显见是更加精神。

他想了想刚才同北堂御剑的对话，终究还是冷冷地低头下去，仿佛没有听到她那句问话。

唐乐颜见他仍旧是刻意躲避，心头一阵黯然，却也只是一闪而过，随即仍旧神采飞扬地，转头看向北堂御剑：“真叔生气了，你自己给我招认吧。”

北堂御剑后退一步：“喂喂，我的乐颜大人，你不会是又要拿那金牌来压我吧？”

唐乐颜一笑：“嗯哼哼，孺子可教也。测试文字水印5。”

北堂御剑笑笑：“大人都没有说我，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唐乐颜说：“那好吧，就许你将功补过，大人吃过早饭了没？没有的话……”

“我立刻就去催人拿来。”北堂御剑善解人意地说。

“不用了，本部不饿。”楚真终于出声。

唐乐颜走到他的身边：“不饿也要吃。”

楚真正抬起毛笔，想要动笔，唐乐颜一伸手将毛笔拔出去：“不吃饭就不许你动笔。”她一脸的顽皮，楚真一抬头看到，又无可奈何地转开头去。测试文字水印4。

“那你吃过了没？”他问。声音闷闷。

唐乐颜听了他问，大喜，立刻说：“没有，我，我……”

楚真望了她一眼，说：“那就一起吧。”

“好好好。”唐乐颜一叠声地回答，简直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大地喜讯。

楚真望着她喜形于色的模样，忍不住又轻轻地心头一痛。

唐乐颜手脚勤快，替楚真倒了一杯茶，便坐在他的身边，静静等待早餐来到。

楚真倒是面色如常，唐乐颜屡屡偷眼看他，他都做不知模样。测试文字水印5。

过了一会，有人迈步进来，唐乐颜一眼看到来人，顿时无语。

竟是女官洛伶。

从什么时候，洛伶居然连早上都来军机部了？

唐乐颜抬眼盯着洛伶看。

女官洛伶目不斜视，先是向着楚真行了个礼，然后指挥手下人将饭食在桌上一一摆开。

唐乐颜望着她，又看看楚真。

仆人们将东西摆好，便鱼贯退了出去，只有洛伶仍旧站在楚真身后。测试文字水印3。

楚真点了点头：“辛苦你了，下去休息吧。”

洛伶这才福了福，眉眼之间流露出极其温柔的表情，转身轻盈地出门去了。

唐乐颜目送她出门，又转头看向楚真。

原来他不是不吃饭，而只是，还没有开始……

原来不是因为她的劝他才吃饭，而是因为，早就有人准备好了。

虽然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大地差别，而她也只是想要他好好地保重身体，可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心中有点难受，梗在那里，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

楚真抬起筷子，招呼她：“为什么不动，洛伶做的饭菜很好吃的。”

唐乐颜勉强地答应一声，这才拿起筷子，望着满桌子的色香味俱全，筷子高高地提着，却落不下来。

楚真望着她，叹了一声：“你要多吃点东西才行。”说着，从自己面前夹了一根菜放在她面前的碟子内。

唐乐颜低头望着那根菜，答应了一声，这才夹起来，送在嘴里，慢慢地咬起来。

是他递过来的，所以应该是甜的。

可是是他的女官做的，所以又感觉是苦地。

他那么温和的话来对她，所以应该是甜的。

但是他可能是因为当她是后辈才如此，所以又是苦的。

这又甜又苦，顿时勾起了昨天不好的记忆，一时之间胸口又是隐隐作恶，轻轻地将筷子放下，向着门口跑去。

楚真望着她匆匆地跑出去，也跟着放下手中筷子，起身向外。

门边上北堂御剑地身影一闪而过，楚真这才停了步子。

补上上周推荐票过千，加一更红票到了260了，摸摸蛋糕又贡献滴一票，再加一更，所以今天四更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三十七章 邪思侵

“你跟着我干什么？”匆匆回头，冲着跟过来的北堂御剑一声吼，唐乐颜重又迈步向前走。

“这里这么大，兴许我只是来散步的呢，怎么就说我跟着你？”北堂御剑笑着说。

唐乐颜眉一挑，握着扇子站住了脚。而身后北堂御剑依旧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走到她身前，这才问：“怎么，为什么不走了？”

唐乐颜瞪着他：“你故意的？”

北堂御剑装模作样地叹一声：“你也要体谅我们这些身不由己的局外人，你明知道你这样一走了之，军机大人会不安的……”

“我不知道！”唐乐颜跺跺脚，“更何况，他不安，他自己来跟着我啊，你来是什么意思？”

北堂御剑伸手拂了拂额前头发，微笑说：“这就要问你们两个了。”

唐乐颜望着他，慢慢地转身过来：“你是想看我的笑话，是不是？”

北堂御剑笑而不答，只看着她。

唐乐颜微微眯起眼，盯了他一会，忽然轻轻咬了咬嘴唇，低声地问：“他真的担心我？”

“不担心，昨天就不会特意让我跟着你了。”北堂御剑回答。

唐乐颜不语。

北堂御剑想了想，又说：“既然这件事已经说了，另一件事也想跟你通一下风。”

“什么而他忍不住笑意：“昨天我跟着你回府，无意中发现……另外一个人也跟着你。^^首发 **痛快仰天长笑。

唐乐颜望了他一眼，恨恨说：“迟早有一天，等你喜欢上一个人无法自拔时候，我一定会在一边拍手叫好。到时候你就惨了。”

北堂御剑一仰头：“好啊，那你就赶紧求神拜佛，让老天赐一个天下无双又温柔又好看地姑娘来给我，拜托别送一个如你一样凶悍的母老虎就好。”

“你敢骂我！”唐乐颜笑骂一声，扇子一挥，一道剑气直冲北堂御剑而去。北堂御剑一挥袖子，闪身跳下栏杆，举手求饶，“罢了罢了，说你凶，你还真凶起来了。”

“都说你乌鸦嘴了！”唐乐颜说道。

“好好好，我就不在你身边乌鸦嘴了，我走成吧？”他说到做到，真的迈步向外走。

唐乐颜见他竟真的要走，忍不住惊奇地问：“你去哪里？”

“我今天出外，有些事情，这边你就多照看些吧。”北堂御剑说完，头也不回地出府去了。

轮到唐乐颜叹一声，抬腿上了栏杆坐定：“走吧走吧，都走吧，哼。”低头望着栏杆下悠悠碧水，突然静下来，便不可避免地想到方才吃饭的那一幕，心头好像被一片阴云盖着，无比的不安。

将身子歪在柱子上，一条腿搭在栏杆上，想着心事，想回去见楚真，又怕再吃他冷遇，反而更不好。

想来想去，脑中忽然蹦出一句“不行咱就霸王硬上弓”，超级大声地响起，唐乐颜身子一歪，差点跌入旁边的湖水之中，赶紧伸手把住栏杆不动，惊魂未定地时候，身上已经微微见了汗意，被风一吹，嗖嗖地发冷。

她在花园里，躲在走廊下不知不觉地睡着。

楚真安静了大半天，都没有见人来骚扰，心头暗暗纳闷，叫了左右来问，却说她在花园内，半天没见动过，也不曾出府。

楚真听她在，心安稳下来。一直到了用过午饭，再找人问，却换来相同答案。

楚真这才不安起来。

于是想正好吃完了饭，应该适当地散散步，于是远远地就向着后院走去，走到门边上，不敢就擅自进去，站在门口向着那边遥遥地看。

却见唐乐颜缩在一张长长的藤椅上，一动不动，仿佛已经睡了过去。

楚真只看一眼，心底的不安感觉越来越重。

这孩子，未免也太安静了点。

据他所知，她已经躺了大半天，就这样冷的天气，虽然说阳光还算暖，但毕竟不是夏天。

他轻轻地迈步走过去。

“乐颜！”快要靠近的时候，低低地试探着，出声叫。

唐乐颜一动不动，蜷缩在椅子上，仿佛已经熟睡。

“乐颜？”楚真再叫一声，人已经到了她身边。

唐乐颜模模糊糊之中，睫毛轻轻地一动，却不曾开口应他。

楚真吃了一惊，急忙上前，先伸手出去，摸上她地额头。

触手冰冷，仿佛冰块。。

楚真心头一凉，急忙地缩回手来，这可不是装的。

他这一动作，唐乐颜总算是醒了过来，迷糊之中地睁开眼睛，望着他叫：“真叔……”

楚真望着她：“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我……”她迷蒙着眼睛，“我觉得不舒服，又想要晒太阳，就……睡了一会。你又不理我。”她吸吸鼻子，说话的时候，鼻音是明显的重了。

想必是着凉了。

楚真心头一紧，伸手将她的身子从藤椅之中抱了出来，唐乐颜的头一歪，倒在他的胸口，无力地垂着。

眼睛兀自还半闭着。

楚真用力将她抱入怀中：“乐颜，你别睡了，乖，我找人来替你看看。睁开眼睛，乐颜。”

她茫然地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真叔，你别不理我好不好。”呢喃地说了这一句，又歪头睡过去。

楚真心头苦涩，只好低声地叫：“乐颜，乐颜，醒醒！”

一边唤着，一边抱起她，向着就近他平时休息的房间内大踏步跑去。待续，如)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三十八章 坠魔障

唐乐颜醒来的时候，已经傍晚掌灯时分，薄薄的暮色，室内灯光微微燃起，隔着床帐子，仿佛有人在低低的交谈。

人已经恢复清醒，却不敢睁开眼睛，先竖起耳朵细细听。

“既然没什么大碍了，为什么她还没有醒？”隐隐传来的，似乎是楚真的声音。

唐乐颜心头一喜。

“这个，请大人不要着急，恐怕是公子的身体有些虚弱，又突然受了寒凉之气，自然有些无法应付，需要慢慢地来。”

“可是已经一个下午了，太医！”略有些生硬的不悦声音。

“请恕老朽无能。”太医显然是说了无数的话，此刻已经有些词穷，只好妥协外加自责。

楚真无暇多辩，皱着眉说：“本部不管，太医院那么多医生在此，怎么连这点小毛病都治不了！”

唐乐颜听他着急，心头乐开花。

上次她装病，害得功亏一篑，这一次她被逼得狠了，在湖边上受凉的那一刻，心念一动，索性不去运功抵挡寒气，反而自己搬了椅子出外，果然这一下阴寒附体，成功病倒，楚真一着急，连太医都招来了。

其实若是北堂御剑在，恐怕就看穿她这点剂量了。可惜北堂人不在。

见戏已经做的十足，再不醒来，楚真恐怕真的要发火了。因此慢慢地咳嗽了一声，双目却仍旧紧闭着。

那边那太医被楚真一阵斥责，早就无地自容，只差一点就要泪奔，忽然听到这边病人一声咳嗽，简直如闻天籁，一颗被楚真纠结地老心总算安定。

楚真也顾不上再去责怪这些太医，听了声音。匆匆地回身到了唐乐颜身边，一把抓住她的手就叫：“乐颜，乐颜！”

唐乐颜“徐徐”睁开双眼，望着他，皱着眉问：“真叔，我这是在哪里？”

楚真紧紧握着她的手：“你在军机府内，放心，已经没事了。”

盯着她依旧有些泛白的脸色，回头问：“太医。为什么她的手仍旧这么凉？”

太医见问，上前匆匆地又替唐乐颜把过脉，然后说：“大人不必担心，公子的脉象已经恢复正常。体温的话，估计过一会才能……”

“好好，知道了。”楚真不耐烦听下去，一挥手。太医们如蒙大赦，匆匆地出门去了。

唐乐颜手按住床面。想要坐起来。不料她散开护体功力。让阴寒入体，自家也受创不轻，忍不住一个脱力。差点跌在床上。

楚真眼疾手快，急忙从旁将她扶住：“你才刚好一点，不要勉强。”

唐乐颜望着近在咫尺的楚真，见到他脸上一丝憔悴，心头有些不忍，可一想到自己出此下策，还是他逼得，忍不住眼眶嗖一下红了。

楚真见她脸白地如纸，手冰凉，眼睛却红了，一副楚楚可怜之态，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握着她的手说：“乐颜，先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以后再说，知道吗？”

唐乐颜低着头，泪珠不由自主地在眼睛里打转，吸了吸鼻子问：“真叔现在说的这番话，是作为乐颜的长辈，还是……”

楚真身子一震，却不再说话。。

唐乐颜抬起头望着他，雾蒙蒙的眼睛里，泪水一抖便要落下来。

楚真望着这近在咫尺的眼睛，心头震惊无以言说。

“乐颜……”他艰涩开口，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是忠于自己的心拒绝，还是先照顾这孩子暂时同她妥协？

可是若是一松口的话，她地魔障未免就会坠的更深，以后恐怕再也无法自拔，以前的所有坚持也可能灰飞湮灭。

一时之间天人交战，不知该用一种什么态度来面对的好。

唐乐颜见他面带犹豫之色，心头凉了大半。

看他地模样，分明是面有难色。

而更大的可能是，因为体谅她病中，所以不敢开口直接说拒绝。

她这般劳心劳力，做尽姿态，竟然还是换不来他一片真情相待。

不甘心，不甘心只是当一个莫名其妙的后辈。

更何况他是她所看中的人，怎可放手。

她从小到大，所向披靡，要什么有什么，从没有吃过如此的闭门羹，从未失手过。她对楚真虽然是一片真心，所以面对他地时候总表现地天真可人，可她地个性之中却带着绝然阴暗的一面，此刻被楚真犹豫不诀的态度刺激到，忍不住激发了骨子里地阴狠。

自从昨天在酒楼上同禁军以及九门将领喝过那一场之后，不知不觉，邪思入了脑，虽然她当时觉得那些话惊悚，但是心中却不知不觉之中有所认同，侍书当日听到她醉中大叫的那一句，便跟这个有关。所以侍书才觉得不安，怕她作出什么错事。

生米煮成熟饭……

对她来讲，或者是可以用的吧。

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这么铁石心肠，如果他的眼中，辈分之间的隔阂更重于男女之情，那么只好打破他们之间的这种隔阂的话……

缩在袖子之中的手越捏越紧。

浑身也忍不住颤抖起来。

楚真扶着她的手，忽然觉得她的手握成拳，肩头也有些微微发抖，忍不住问："怎么了，冷吗？"

唐乐颜被他这一声惊醒，双眉一皱，旋即低声说："是、是啊，好冷啊，真叔。"

楚真来不及多想，张开双臂将她抱入怀中。

唐乐颜倒在他的怀中，心中思绪纷乱如麻。虽然当时她有了那个念头，但到底怎么做，还真的没有认真想过，只觉得那方法太惊悚，不到万不得已……可现在，现在应该就是那个万不得已了吧？

躺在自己所心仪的男人怀中，这男人却一味的懵懂想要同自己拉开距离，这算什么？

这温暖的感觉，从一开始闯入他轿子赖上他的时候那种可倚靠的感觉，都算什么？

难道就此放手，就这样离开？

尤其是当想到，这样温暖的怀抱，这样玉一般的男子，他的双臂可能从此会抱上别人，他的胸怀可能会被别的女子所倚靠，她简直要疯了。

不甘心，绝对不甘心！

唐乐颜眼睛一眨，低低地叫了一声：“真叔，我好冷，抱紧点，我是不是要死了？”

楚真一颗心猛地一缩：“不许胡说！你怎么会死，我在这里呢，乖孩子，别怕。”

----乖孩子，乖孩子，我在你眼里，只是个乖孩子吗？

“真叔，我好怕。”顺势抱过去，一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腰，今天……就做个了断吧，楚真！

----我要你知道，我不止是个不懂事的听你话的乖孩子加更，第四更会是粉红票260的加更

偷偷放雷

记得接受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三十九章 想要你

双手环上他的腰间，感觉到久违的温度缓缓地自身边这人身上透出来。

唐乐颜闭着眼睛，嘴角露出一丝笑。

“就这样，真好。”她满意地叹。

楚真垂了双眸：“嗯，别怕。”手在她的肩头微微拍了拍。

唐乐颜一笑：“嗯，我不怕。”身子向前悄悄地靠了靠，同他紧贴一起。

楚真只觉得她的身子略微瑟缩了一阵，还当她不安，只是紧紧地抱着她，心头的怜惜无法言说。

只要她好起来，让他做什么都可以，只是千万，不要是因为他做的不对，而让这个孩子再受伤。

他叹一声，感觉她的脸蹭在自己胸前，忍不住低了低头，让下巴抵在她的头顶。

唐乐颜微微抬头，呼吸的气息喷到了楚真的颈间。

她望着那那近在支持的雪白的颈间，清晰的听到自己心跳加剧的声音。

“真叔，你喜欢我吗？”她问。

楚真犹豫了一会，回答：“嗯。”

“可是我不想真叔对我，像是对待后辈。”

“乐颜……”他叫一声，终究说，“你日后，会明白的。”

“日后怎样，我不想管，也不知道，我只清楚，现在我喜欢你，好喜欢。”她说，一只手攀上他的颈间。

楚真略略不自在地避开。喉头一动，说：“乐颜，你太任性了。”

“你当初，不是很包容我地任性吗？让我再任性一次，你也再忍一次，又何妨？”

“乐颜，”他艰涩开口，“爱错了人。是很痛苦的事，我不想你……后悔。”

“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会后悔？”唐乐颜一愣，随即大声问，“更何况，就算是后悔，也是我自己的事，我又不会怪你什么。”

楚真摇了摇头：“我比你大，要为你负责。”

“负责？”她讥诮一声。“我才不要谁为我负责，我对自己负责。而你，你只是害怕而已！”

楚真心头烦乱：“我没有，我只是为了你好。”

“一次次把我推开。就是为了我好？”她问。

楚真想了想，说：“你现在还小，而我……”

“你怎么样！我喜欢你，谁敢说你怎样！”

她撅起嘴赌气似的说，一只手环着他。一只手摸过来。自他胸口。到领口的扣子。

楚真听着她孩子气的话，正在苦笑，察觉她的动作。叫一声：“乐颜？你……”

“真叔。”她唤了一声，撒娇一样，“让我抱。”

楚真答应一声，却觉得她的手指在自己领口下面摸来摸去，低头望过去，好似是在解自己地扣子。

楚真心一跳：“乐颜你做什么？”

“你答应了要我抱的。”她低声地说，“不许赖，不许反悔。”

“我……”楚真一急，伸手握住她乱动的手：“你刚醒来，不要乱动。”

“我要你陪我！”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出人意料的倔强。

楚真一愣，唐乐颜一手抱着他的腰，一手横在他的胸前，用力向下一压，顿时将楚真半身压倒在床上。

楚真大惊：“乐颜！你这是……”

“真叔……”她半边身子压在他胸口，俯视过来，“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眼光流转，脉脉含情地望着他。

楚真脑中一片空白，眼前只有她水色汪汪的双眼，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他从来都认为她不过是个未长成地孩子，现在才发现，她竟也有这样娇媚动人的一面，而那一只手自胸前到他的颈间，柔软的手指在脖子上轻轻地摸了摸，手指挑开了领口地盘扣，那手势，竟带有几分挑逗。

“乐颜！”楚真惊悚，蓦地醒悟过来，伸手一把抓住她的手，颤声问，“你……你干什么？”

“我想要你。”她说。微微一笑，反手握住他的手。

楚真察觉她的手心火热，全然不似刚才的冰冷。

“你……你地病……你……”他哑着声音说。

“我为了让真叔你多看我一眼，可谓用心良苦啊。”她说，微微地一笑，半眯起眼睛，眼尾拖得长长地，带着一丝妩媚。

楚真惊滞。

为了他？

为了他，她竟然不惜用这些自残地手段？上一次是装病，这一次却是真病，但无论怎样，都是她自行引发的，不不，那些不是重点，重点的是现在……

她要做什么？

他不敢相信。

但是她正在做地，就是让他相信。

楚真乱了头绪，浑身拼命一挣，将她推开，自床上跳了下来，一挥袖子怒道：“乐颜！你不要乱来。”

“我就要乱来。”她见他离开，大声地说，也跟着从床上跳了下来。

雪白的袜子踩到地面，楚真一眼看到，忍不住又放软了声：“快点上去躺着，地上凉。”

“你这么关心我，还说不爱我？”她问，一步步走过来。

楚真被她的气势撼到，一步步的后退，声音有些嘶哑：“我只是关心你，并不是男女情爱，你……快点乖乖听话，不要胡闹。”

“我不是胡闹，可也不会听你的话。”她说，步步紧逼，“我会乖乖的，可是要在你接受我之后！”

楚真觉得浑身有点僵，又有点麻木，只是不由自主地向后缓缓地退着，能离她远一点，就远一点，而她目光炯炯地盯着他，仿佛看着猎物，势在必得，除非到手，绝不后退。

楚真口干舌燥，忽然之间背部碰上硬硬的东西，他忽然不能再退，一愣之下才反应过来，身后已经是墙壁。

而她似乎看穿了他的窘迫，轻声一笑，跻身上来：“真叔，你已经不能再退了。”伸手放在他的肩头，顺着脖子向上，摸上了他的脸。

楚真向后微微一仰头，想躲开她的手势。

唐乐颜却粲然一笑，仰着头看他，眼神之中带着一丝得意。

呼吸都似要停止。

“乐颜！退开，”楚真难堪地闭上双眼，皱着眉，心慌意乱中沉声说，“别逼我，退开！”

“分明是你逼我的。”唐乐颜轻声地说，“是你逼我的呢，真叔。”

楚真伸手，推上她的肩头，想要将她推开，唐乐颜一反手，将他的手握住，硬生生地折回墙面上压住，楚真动弹不得，逼视着她怒声说：“乐颜，我真的动怒了！”

唐乐颜脸上含笑，眉眼弯弯：“好啊，真叔，你就怒吧，等我们……生米煮成熟饭，你可以尽情的对我怒。”

“你……”楚真浑身冰凉：“你、你从哪里学来的这种话，乐颜，你真是叫我失望……”

“是你先让我失望的！”她发泄般地大叫一声，收敛了笑意，双眸狠狠地瞪着他，不知不觉，已经有水雾出现。

楚真愣住。

而就在这时侯，门扇一响，有人劈里啪啦跑了进来，口里叫道：“大人，发生何事？”

第四更红票260的加更。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四十章 狂态见

楚真在这军机府中，根本都没有丫鬟之类，只不过在吃饭的时间，洛伶会带着府内的人来送饭，用餐过后立刻就会离开。

而楚真顾忌唐乐颜的身份，除了太医，更没有让其他人近过她的身。

只是让一些守卫在门口守着而已。

他们方才在室内争执，门口的侍卫是听到了的，只不过不想横加干涉，彼此之间用眼神交流着心中疑惑，一忍再忍，后来见吵嚷的声

音久久不落，才起了担忧，担心发生了什么事，才不顾一切的冲进来。

没想到竟然看到了这样一副场景。

那一身红衣的少年，将大人按在了墙上。

这情形，是什么？

两个人吵架升级，成为打架了吗？

楚真面色仓皇，扭头看向门

是，这场面该怎么解释？又怎么解开？

唐乐颜却不给他多想的机会，一转头低低吼道：“都给我滚！”

侍卫们抖了抖，退了两步，却又站住不动。

多半是被她慑人的气势给镇住，她进出府中，向来和蔼可爱的很，从没见过如现在这样恐怖的气势。

可是，毕竟她手底下那人，是中堂大人啊。

楚真被她这么一叫，刹那反应过来。

立刻也大叫：“都不要走，把她给我拉开！”

侍卫们听了这句话，面面相觑一眼，楚真叫道：“都还愣着干什么？”侍卫们这才迈步跑上前。

唐乐颜冷笑一声：“真叔你是不是嫌这里没死过人？”

楚真心头一亮，望见她眼底泛出隐隐的血红，他心头慌张，灵光一闪之时立刻叫：“都别上前！”

侍卫们慌忙又站住脚。

楚真收回目光。望向唐乐颜，这才说：“乐颜，现在我命你停手。”

“凭什么命我？”她问。

“你如果执迷不悔，就别怪我……”他皱着眉，很痛苦，不想对她说出狠话，不忍心说。

而她却肆无忌惮，越发猖狂。长眉一挑，看着他说：“哈。哈哈，真叔，你以为这几个人就能拦住我？更或者，就算是你将整个军机府

的人都喊来，又有什么用？不信你就都叫来吧！”她无须遮掩，狂态毕露。一如那天晚上那个入了魔的她。

“放肆！”楚真倒吸一口冷气，又说：“你……不能这样乱来！”

唐乐颜望着他的双眼，忽然哈哈哈地低低笑了两声，单手按在他的胸口，仍旧将他抵在墙上，右手却伸手入了怀中，笑着说：“说起来。我倒是忘了一件事。”

楚真心头一阵莫名的紧张，目光从她地脸上望向她的手势上。手机小说站

唐乐颜在怀中摸了一阵，双眉一挑望着楚真，再问：“真叔，你真的不乐意吗？”

楚真重重一哼：“绝对不可以。”

唐乐颜一笑：“那你想让这些人拦住我啦？”

“不错。”楚真沉声回答。

唐乐颜又是一仰头：“那如果我出手不知轻重。杀了他们的话……”

“我今生都不会……原谅你。”

“你……”唐乐颜一咬牙，“你是不是就想说这句话？”

楚真默默：“乐颜，我是为了你好。”

“我说过我不要！”她大叫一声。

“乐颜，”他摇头，“听我的。”

而她回答的很快很短却更不容置疑：“绝不！”

他们两个在对话，旁边那两个侍卫却如坠雾里云中。摸不着头脑。

中堂大人跟乐公子。他们向来不是相亲相爱相互爱护那种类型吗？

方才也是因为乐公子病了不好，中堂大人急得火冒三丈。从未见过他那么冷静的一个人会这般失控，嚷嚷着叫人去宫内请太医过来，一个不够，一连请了三个，最后连皇帝都惊动，问中堂是不是有恙在

身，其实哪里是他有恙，有恙的那个是别人，正是他捧在手心怕伤了放在嘴边怕化了地这个人，为了她昏迷不醒，将太医们斥责的狗血淋头，这真是万年难得地奇景，要知道，向来他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一品军机大臣啊。

一直到那人终于醒了，众太医松了一口气，慌忙逃窜离开这是非之地，门口守卫的他们也跟着松了一口气，不料安静了片刻，里面的响动却越来越大，起初还顾忌着不敢进门，后来就怕了，大着胆子冲进来看看，却不料看到这么匪夷所思的一幕。

乐颜按着中堂大人的手，将他牢牢地抵在墙壁之上，而军机大人地领口微开，乐颜公子的头发散乱，两个人的面色，一个悲哀之中带着愤怒，一个愤怒之中带着悲哀，见人进门，大人有些惊慌之余松一口气，而那人，最初的一愣之后更是杀气大增。

天啊，这究竟是怎样一幕。

难道真的是两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不是吧……

如果要劝架或者拉架，应该怎么办？他们要插手吗？如果插手，该帮哪一方？

侍卫们的忐忑不安很快被划上句点。

唐乐颜根本都不看他们，她从始至终都盯着楚真瞧，手一动，自怀中探了出来。

楚真目光一转望见她手中拿着的东西，脸色顿时煞白。

“真叔，”她慢慢地，笃定地说，“我不费吹灰之力，不动你这里一兵一卒，他们就会乖乖听我地。”

她的脸上带着一丝笑：“真叔，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很乖啊，是不是很体贴你啊？”

楚真缓缓地咽了一口气：“不，你不能这样做……”冷静的声音，已经带了一丝颤抖。

唐乐颜嘴角一撇，笑容已经带上一丝邪意：“我说过，是你逼我的。”

“乐颜。”楚真试着上前一步。

那两个侍卫互相递了个眼色，虽然不明白他们究竟在说什么，但是大人的处境明显地不妙，虽然上前的话有可能得罪乐颜公子，不过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两人交流了一下眼神，便拔出腰间佩刀，迈步向前。

唐乐颜冷冷一笑，眼睛仍旧盯着楚真。

一手抵在他胸口，单手之力，竟将他压得死死的，试着动弹一下之后，半分再也无法挪动分毫。

唐乐颜望着他，慢慢地说：“我会如你所愿的，真叔。”

就在那两个侍卫迈步袭向她身后之时，唐乐颜蓦地红袖一招，挥手向后，袖影飘过，手中光辉灿烂握着一样东西，而她断喝一声：“见令如见人，还不出去？”

粉红票还有三张就加更啦。如果到270，就加第三更。

这是第一更。

光速遁走。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四十一章 亲亲你

唐乐颜红袖之下白皙的手掌心，握着一物。

金灿灿的，耀人的眼睛。

金牌上雕着一条威风的龙，金牌中央的字，是四个：如朕亲临。

侍卫们行走皇城，哪个不认得天子金牌?

当下面无人色，两人齐刷刷站住脚。

噗通跪倒在地，大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楚真心凉如水。

唐乐颜冲着他缓缓一笑，重新厉声吼道：“还不快滚！”

两个侍卫慌忙起身，向着门外撤去。

走了一会，又迟疑地停住脚，抬头看向楚真。

楚真别过头，淡淡地说：“你们出去吧。”

侍卫才转过身。

“站住，”唐乐颜又说：“离开这房子周围，告诉所有人，谁也不许靠近半步！”

她翻脸之下，语气极冷。

气势更是迫人窒息。

两个侍卫慌忙连声答应，也不敢再多看楚真一眼，慌里慌张地出门去了，临离开，还不忘将房门带上。

房门发出吱呀一声，在楚真面前关上。

“真叔，我做的对不对？”唐乐颜转头，望向楚真。

楚真看着她：“好，你做的好。”

唐乐颜盯着他双眸：“真叔心底恨我？”

楚真摇头：“没有。。。”

“那就好。”唐乐颜嫣然一笑，将那金牌收回来，在手心掂量了一下，忽然说：“真叔，你看这东西还挺好用的，假如我拿这金牌来压真叔，真叔你会不会从我？”

楚真目光一利：“乐颜。”

“哈哈……”唐乐颜低低笑起来。“我知道你当然不会，是不是？你刚才妥协，也是怕那些侍卫遭受池鱼之殃，是不是？真叔，我的好真叔，你可真会替人着想啊。”

她说到最后，娇俏的脸上已经满布寒霜。

楚真默默地望了她一眼：“你既然知道我会替他人着想，就该听我的。”

“你真固执。”唐乐颜摇头。盯着那块金牌，叹道。“看样子你也没用了。”随手向着旁边的桌子上一丢，发出清脆声响。

楚真皱眉：“那是圣上御赐的东西，你不可胡乱丢弃。”

唐乐颜歪头看他：“我要那东西，是为了你别不理我不见我，现在都没用了，我要他做什么？”

楚真扭过头避开她目光："那你现在。要做什么？"

唐乐颜看着他故作镇静地表情，哈哈一笑："真叔的记性原来这样坏，又或者是故意装不知道？我要做的，自然是跟你……"她翘起脚尖，在他的耳边低低地吐气说道，"睡觉楚真听了这两个字，满面如火烧般红了起来。想发怒，又发作不得，想骂人，对方却偏是个让他心疼的主，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得，差点把自己给气晕过去。

唐乐颜贴在他的身上，与其说是贴，不如说是压，她虽然比楚真略低，但是气势十足。从小练就的武功底子没给她丢脸。再加上楚真的功夫只是三脚猫之类，因此成功地将楚真压制地死死的。此刻端量着他，越看越喜欢，这样近地距离，连他眼睛睫毛的抖动都看的清清楚楚，感受到他呼吸的急促，不由地心动，趁着他心慌意乱的时候，蓦地凑过去，在他的唇上匆匆一吻。

楚真察觉到唇上传来地柔软感觉，受惊地转过头，不知所措地看向她。

唐乐颜也不料到自己竟这么容易便得手了，一时也怔住。

她自来没有过熟练的亲吻经验，唯一的一些经验，还是从楚歌行那边得来的，而且每次也都是被强迫，所以仅存的经验也有限。更何况，楚歌行却没有教她怎么去亲吻一个男人。

而她糊里糊涂之中笨拙的一吻，竟也完全没想到其他，望着楚真震惊的神色，心头又是慌张，又带一点满足，还暗暗地想："我终于亲到他了……哈，感觉，还不赖，那接下来怎么办？"她匆匆地想了一会，忽然有些想通："是了是了，我还要再细细地亲几次，以前楚歌行……"想到这个名字，心头不由地一跳，急忙跳过，"那坏蛋是怎么对我地……我就怎么对他好了……"

打定了主意，这才回过头来看着楚真："真叔，你别动，让我……我亲亲你。"

她意乱情迷，望着楚真红润的嘴唇，缓缓地凑过去，不知不觉闭上眼睛，脑中想起楚歌行曾经对她做过的事情，只不过现在换了对

象，感觉好的多。

正快要亲上去的时候，忽然觉得肩头一痛，竟是有什么掐了过来，将她硬生生地推了开去。

唐乐颜大惊，睁开眼睛，却看到楚真正自她手底离开，向后退去。

“真叔！”她气恼非常，立刻扑上前去。

楚真回身：“我不许你这样乱来！你给我站住，你再对我做这种事，以后就别叫我真叔！”眼睛已经变得通红，显然是动了真怒。

唐乐颜望着他：“好，我不叫你真叔，我就叫你阿真，好不好？”

楚真身子一抖：“不许！”

唐乐颜笑着说：“你这也不许，那也不许，到底想怎么样？这么多年来，你都不近女色，也是你自己让自己不许吧，真叔，你何苦这么压抑着自己，过去地都已经过去了，你又有什么放不开的，今晚上，就让我来为你破例一次如何？”

楚真听她忽然提及往事，越发怒：“给我住嘴！我就不该对你好，让你生了这等糊涂心思，唐乐颜，我告诉你，我没有压抑自己，过去的事情我也早就放下，轮不到你来对我说三道四，我不近女色，是我不喜欢，我更加不会对你这种小孩子产生兴趣，你给我走！”盛怒之下，几乎失去理智，总算是他涵养甚好，心底又还存着对她的爱惜，才没有骂出一个“滚”来。

唐乐颜听他说的严厉，显然是被自己激怒了。话更说的绝情，从来对她和颜悦色，这下子，连名带姓地都喊出来了，可见他怒。她心底本就被楚真刺激地不轻，听了他这种话，不怒反笑，长笑一声说：“好好好，不会产生兴趣是不是？不近女色是不是？今晚上我就让你又近女色又产生兴趣！”

楚真气的浑身发抖，唐乐颜上前一步，一把抓住他地手腕，出手快似闪电，完全让他没有抵抗能力，楚真伸出左手去推她的手臂，她却用力一抖，他顿时麻了半边身子，唐乐颜转身向前一步，楚真完全

身不由己，竟跟着踉跄走了两步，唐乐颜加快步子，人已经到了床边，楚真心头恐惧，有心想向后退，她却用力一扯，他的身子向前一扑，顿时倒在了床上，还试着想挣扎起身，唐乐颜人向着床边一坐，一伸手点了他身上几处穴道，楚真顿时动弹不得，落在床上，望着她近在咫尺的小脸，感觉浑身一点一点冷了下来。

“真叔，看样子只有这般，你才能乖乖的。”她俯首看着他，嫣然一笑，柔声又说，“这一次，轮到你乖乖的，好不好？”

说着，伸出手来，将他颈间的扣子完全解开，又顺手一扯，已经将那墨色的官袍扯开一角，露出内里雪白的衣衬。

而与此同时，九门提督府中，有个人挑灯夜读，忽然竟觉得心惊肉跳。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四十二章 不得不

楚歌行人在家中，只觉得心惊肉跳，一阵不安。

手指停下，他侧耳听外面，夜阑人静，却没什么声响。

他掂一卷书，对着蜡烛的灯光慢慢地翻看。

不知不觉，蜡烛心卷起来，结成一个大大的灯花。

楚歌行目光一转，望向这灯花之上，顿时看愣了眼睛。

人家说，灯花结起来，必定有喜事。

楚歌行目不转睛地看：真的有喜事么？

那灯花结成一大团，好像一个人蜷缩起了身子。楚歌行正看的有趣，那灯花儿忽然之间“啪”地烧爆了，整个房间的光都随之轻轻摇曳，从明亮里阴暗了不少。

亦或者……

楚歌行眼皮一垂。

也就是在这灯光摇曳的瞬间，有几道冷风破窗而入。

“终于来了。”楚歌行心头一凛。手上的书卷轻轻抛起，将那破窗而入的银针全数压在桌上，借着灯光低头略微扫了一眼，精致的银针，压在桌面上，孤零零地长细延伸。

门外的脚步声轻浅而沉稳。

“没有想到，”楚歌行叹了一声，说道：“金使，还真是个长情的人啊。”

“乐颜！”楚真听到自己的声音已经变调。

“我说过了！”楚真吼得自己也头疼。

“陈腔滥调我不爱听。”她看出他的害怕，更加笃定了。

“乐颜！”他无奈而挫败。

“既然你不回答，就乖乖地把自己交给我吧。”她哈哈地笑着，样子仿佛是要强上良家女子的恶少，低头下去，在他的肩头轻轻一咬，然后问：“疼不疼？”

楚真听着这句话。刹那间精神恍惚。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四十三章 反为攻

夜，有风呼呼地吹过。

门开的时候，桌上的烛火呼啦啦地暗了暗，几乎熄灭。

楚歌行微笑转头，望着门口的人。

人静静地站在那里，灰袍，同样一张灰扑扑的没有表情的脸。

“天寒地冻，金使还在外奔波行走，形单影只，何其辛苦，为什么不进来坐会？”楚歌行缓声说，“这里有上好的清茶，若是金使喜欢，再饮一杯暖暖身子，如何？”

“我同你，没有更多的话讲。”门口的人岿然不动。

“金使这般见外，可是心头恨我？”楚歌行将手中的书卷轻轻放在桌上。

“恨？哈哈哈哈……”他长笑。

而他眉眼不变地说：“十多年的守候，换来的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金使的心头极痛吧。”

口吻是这般温柔，倒像是体贴的亲人。

金使嘴角一扯，露出个讥诮的笑：“你了解我，比我自己了解的都清楚，十五。”

楚歌行摇头：“这话的恨意是越发见了……只不过，我只想告诉你一声，与其这样毫无希望的厮守下去，不如让我替你们作出一个了断。”

“你的了断，就是杀戮。”

“杀戮跟死亡，有时候是有效的解脱办法。”

“楚歌行，”金使忽然微笑，“我忽然很想见……”

“想见什么？”

“我忽然很想见，有朝一日，你落入我这般境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不会还如今日这般，冷静绝然地说出这句话。”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是么？”

“今日你来。是取我的性命，你若是杀了我，岂非就见不到那么精彩的一幕出现了？”

“你是在向我求饶？”

“非也，”楚歌行笑意更浓，“我只是想提醒金使，无论如何，那一幕你是看不到了。”

“是吗？”

Chapter_24

“……无论我将来怎样，你是注定无法目睹。因为，”楚歌行缓缓起身。烛光中的容颜何其梦幻，“有人在黄泉，等你良久。”

金使拳头紧握。

楚歌行转头看过来：“心怀愧疚的男人，失去她地这些日子，你过的并不快乐吧？”

金使不答。

“她下不了的决心，纠结痛苦的余生。我替她做了主意，而你……同样是无法解脱的男人，也让我来送你一程，如何？”他温温的笑着。明明是极残酷的事情，说的如同极美好一样。

“你……”金使缓慢地说。声音艰涩，似自牙缝挤出来地一个字。

“不可原谅！”一声大吼，惊天动地。

一阵猛烈的拳风过。

以摧枯拉朽之势头而来。蜡烛光一晃，立刻熄灭。

楚歌行袖子一挥，在烛光熄灭瞬间，书房中一道蓝影同一道灰色幽灵般地影子已经交上了手。电 脑 小说站

“我来教你。”楚真低低地说。

“好的真叔。”她动了动身子，心头一刹那如灌满了蜜糖般甜。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四十四章 尘埃定

风从门口呼呼地灌进来。

有人木然站在屋中央，又有一袭蓝衣，伶仃站在书架旁边，借着窗外冷寒月光色，映出那张颠倒众生的脸，清冷月光飘洒上面，看来却仿佛蒙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的轻纱，让他的容颜在月色之中微微地泛着蒙蒙的白光。

金使牢牢地站着不动，望着这满面孤寂的人，在黑暗之中，他眼望着窗外那一轮皓月，不复先前轻蔑或者故作温和的笑，浑身上下的寂寥漫漫而出，让这激烈的战斗结尾，平添了几分凄然。

“你不该自己来的。”楚歌行漠漠地说。

眼睛之中映出了天空中那一轮月，他没有去看金使。

金使一笑，声音有些怪。

“你纵然不承认，我也看得出，这结局一早注定，就在你迈步进门之时，”他继续说，忽然转过头来，又问，“请你喝茶，要不要？”

“请我喝酒吧。”金使咧嘴，月光淡淡地过来，他的脸色有些惨白。

“好。”楚歌行答应的痛快，缓缓走到书架旁边，打开柜子的门，向内看了看，从中取出一个长长的白色瓷瓶。

“这瓶酒，送给你……”他拿在手中看了看，信手向后一扔。

金使一伸手，将酒瓶的长长颈握住，打开盖子，轻轻地一嗅：“好……这一定是存了五年的香雪海。”

说话间，房间内忽然多了一种淡淡的香气，缓缓地蔓延开来。

“梅花上的雪，合着雪莲蕊，加入秘制的药……还有大补的功效。。。”楚歌行接口说，“金使果然是见多识广，居然知道这种酒。”

“给我喝。岂非浪费了？你不心疼？”金使说。

楚歌行一笑：“无妨，还有一瓶。”

“哦……”金使一笑，“真是幸运。那我就不客气了。”

楚歌行点头：“请了。”

金使将瓶盖一握，一仰头，咕嘟咕嘟喝了起来。

喝了大概一半，他停下来。

楚歌行望着他：“感觉怎样？”

“果然好酒只不过……”金使一笑，“这剩下的半瓶，我想带走。”

“嗯。可以。”

“你不问我是带了做什么？”

“你是想同人分享吧。”

“果然是玉骨冰心地十五。”金使笑一声。

“金使的夸奖……多谢。”

“不必，我当你是仇敌。想替她报仇，她却不想我来，是想护着我，也护着你，可惜，你跟我。都有必须要走的路。”他说，手抚摸着瓷瓶。

楚歌行垂眸不语。“她看透了你，也看差了你，”金使叹了一口气，不看他，眼睛望着虚空处，忽然一笑：“我现在有些后悔。”

楚歌行问：“嗯？”

“宗主还会派人来。就不必我多说了，……我要走了，”金使缓缓转身。。。

楚歌行双手合起，行礼：“不送。”

“谢谢你的酒，”金使晃了晃手中的瓷瓶。走到门口又停住，背对着楚歌行说：“十五，等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一切无法挽回了之后……才想对她说一声……”声音有些寂寥，跟悲伤。

无须再掩藏的悲伤。

他已经离开。

书房内没有点灯。

楚歌行望着地上金使留下的深深脚印，交战中金使受他一掌。浑身内力无处宣泄。交谈之中自两脚上缓缓渗透入土，留下深深印记。谈笑间，那男人能忍着体内残余真气地冲击，硬生生地挺到离去而不倒下，但是他终究不能……

“我是不是有些残忍……”楚歌行眼睛一眨，轻声自问。

走到桌边上，低头望着桌面那几根细长的银针，才又说：“为什么你们都喜欢……庸人自扰，为什么？”

他拈起一枚银针，无意识地摩挲着，那锐利地针尖，危及不到他。脑中不知不觉浮现出一个含笑盈盈的影子，手竟然不受控制地一抖，蓦地便撞在了银针上，明明不可能受伤的，明明他镇定的很控制的很少，然而……眼睁睁地，就这样，意外发生了。

楚歌行低头，感受手指头上传来的那一点刺痛，望着指腹上缓缓渗出地那一点圆润的血珠子，整个人仿佛一尊完美无瑕的雕像，沉浸

在月光之中，不再动弹。

第二天楚真没有去上朝。

楚歌行出了午门，照样地在街上巡逻一遍。

忽然看到那熟悉的人，春风满面得意洋洋地沿着街面走过来。

楚歌行望着她喜上眉梢的模样，停了马，问道："笑的嘴都歪了，今天有什么好事吗？"

唐乐颜笑着："是啊，你看来也不错。"

"我比不上你，"楚歌行望着她闪闪发光的眼，"你这是要去哪里？"

"没什么，闲着无聊四处走看看。"她说。

看样子她地心情还真的很好。

楚歌行心头一动：发生了什么？

早就听说昨晚上她在军机府内一晚没出来，莫非真的是有什么发生？

"那你想不想多一个闲逛的伴？"他问。

"你吗？"唐乐颜看他一眼，"你不是要巡逻吗？"

比起以前的避之不及，这也算是一种进步。

楚歌行说："已经巡完了。"

唐乐颜想了想，笑着说："那好吧，就劳烦你了，提督大人。"

楚歌行望着她一反常态地模样，自马上一翻身落下，旁边跟随的士兵立刻将马匹牵走，楚歌行走到她的身边，上下打量她。

唐乐颜望着他："怎么，看什么，又不是不认识。"

他摇头："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同。"

"什么不同？"唐乐颜问，嘴角却一挑，又笑了。

楚歌行心头疑窦丛生，有心要旁敲侧击，表面却不露声色地说："不知道，我听说，你昨晚……"

"咳咳，昨晚没什么啦。"她不等他说完，就否认。

楚歌行横她一眼："你干了什么好事？"

唐乐颜嘿嘿笑了两声：“过几天你会知道的。”

“什么意思？”他皱着眉问，“别跟我打哑谜。”

“你都知道我在军机府住了一晚上，难道想不到其他？”她瞥他一眼。

楚歌行脚步一停，却淡淡地问：“住了一晚又怎么，莫非你睡着了，又把谁谁打了一顿？”

“才没有！”唐乐颜立刻反驳，“我没有，事实上我……”

“你怎么？”

唐乐颜想了想，终究无法开口，只好说：“那个，现在我不好说，日后你就知道了，不过呀，歌行，你以后见了我要尊敬一点才好。”她伸手，轻轻地，爱抚地拍打他的肩头。

楚歌行心底想着这句话，不动声色地看着她，忽然问：“你别跟我说，你跟楚真睡了。”

唐乐颜的脸一点一点红了起来。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四十五章 他知道

“你别说你跟楚真睡了。”楚歌行说。

他的眼前，唐乐颜的脸一点一点红了起来。

楚歌行心如擂鼓，又好像有无数个小人儿在他的心头上踩来踩去，说出那句话的时候，自己感觉就好像一把冷冷的刀，却没有刺伤任何人，除了自己。

他望着她，觉得有点窒息。却忍不住追问：“真是这样吗？”

唐乐颜缓缓地打开扇子遮住半边脸：“你这人……说话好生粗俗。”

“……是吗？”楚歌行问。

唐乐颜自扇子背后看他，简直是一副欲盖弥彰的样子。

楚歌行飞速地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是楚真自愿的，还是你？”

唐乐颜咳嗽一声，歪头说：“我们不要提这样的问题。”

“你不是一到晚上就会睡着吗？那……是楚真自愿的？”他问。

“你该叫他真叔，真叔！”她鼓起嘴巴，又瞥他一眼。

“知道叫他真叔你还跟他做这种事？”他听到自己的声有些尖刻。

“你说什么？我们是两情相悦。”她嘴硬地反驳。

“是吗？”楚歌行冷哼，“好一个两情相悦，怪不得他今天没有去上朝，难道是在准备婚事了？”

不仅仅有点尖刻，还有点口没遮拦了唐乐颜一听“婚事”，顾不上计较他的语气，喜上眉梢：“你从哪里听来的这消息？他真的在准备婚事吗？啊，怪不得我没看到他……还骗我说是上朝去了……”

这人是疯了。

楚歌行看着她，那高兴的模样，整张脸都似散发出光来，看的十分刺他的眼睛。他牢牢地盯着她。毫无意识地这么做，直到唐乐颜察觉不妥，回头看着他问：“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她伸手摸脸，“难道我脸上有花？”忽然之间想到什么，于是又喜滋滋地说，“哦，我知道了，你定是觉得我跟以前不同了。怎么，是更美了吧？啊哈哈哈……”

她张开双臂。在原地轻盈地转了一个圈，展示给他看。然后又大笑起来，几乎要叉腰而笑，形象全无。

楚歌行的心本来被一双无形的手捏成了小团，瑟缩的可怜，可怜的几乎喘不过气来。但看到她这样的动作之后，心头忽然一动。

不同?

她……不同了么?

他凝眸认真看。

那人还在孤芳自赏。

“乐颜，”他叫。

“干什么？”唐乐颜停了笑，眨眼看他。

“你……”他犹豫着，目光急速地动：看向她的脸上，她的脖子，她露在外面地手。她站着的姿态，她地动作，她一个眼神，手指一动，裙摆被风一吹。发出的微微的抖动，她胸前的流苏，她流苏边上

的金色图案，她拿着扇子的样子，她地眼神，她一眨眼睫毛的扇动。甚至她鬓角一缕发丝垂落。

他看的仔仔细细。认认真真。

她站在原地，手中握着扇子。站的端直似竹。

不同？哈哈。

他似笑非笑，是发现了什么。。。

“看什么？”唐乐颜问，不解地向前凑了凑，“你的表情很奇怪。”

楚歌行听到自己的心“砰砰砰”地急速大跳了几下，然后却又硬生生地被压了下来，他冷静了一下，慢慢地问：“我在奇怪，你不是入夜就睡吗？怎么知道……”

唐乐颜呆了呆：“我当然知道。”

楚歌行看她的表情，心尖上有什么东西微微地一摆，又痒又愉快，终于忍不住一笑，问：“哦，那你跟我说说，你们倒是怎么做地？”

“什么？”唐乐颜一怔，脸上露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来。

“说啊。”他却开始不着急了。就好像一个兜了很多圈的推论忽然尘埃落定，答案就在眼前很快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他斗志昂扬，信心满满，重新地回到了重点，站的更是十足十的稳。

唇边一抹笑，如要看一幕好戏。

“我……”唐乐颜张了张口，“我们……”

她迟疑着，看着楚歌行：为什么这么问。

楚歌行望着她：“怎么？说不出？还是说……”他低下头，在她耳边低声说，“你根本都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她一仰头，不服输地冲着他嚷，却差点撞上他近在咫尺地唇。

她急忙后退，安抚瞬间急促起来的心跳。

“不信我跟你一起去见真叔！”她握了握扇子，最终下定决心般地说。

无端端地却又有点不安。

“为什么你不能亲自告诉我呢？”他问。

“我……”唐乐颜脸色古怪，欲言又止。

楚歌行冷眼旁观，又想起以前楚真对她的态度，以楚真的为人……

再加他楚歌行的眼神……

心中的猜想已经差不多定了，只差一个求证。

唐乐颜犹豫着，她地确不能说，昨晚上，她解开楚真穴道之后，他在她地身上，轻轻地亲了她几下，她便昏头转向，不知今夕何夕，楚真轻轻地抚摸她的肩头，她便觉得浑身酸软，嘴里轻轻地呻吟着，起初还睁着眼睛看，后来他说：“乐颜，闭上眼睛，乖。”她便乖乖地闭上了，感觉他又在亲她，好温柔好温柔……真想就这样下去，永远这样该多好……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她睡着了。

醒来之后，只见自己身上衣衫乱乱，想到昨晚上楚真对待她地温柔情态，以为一定是好事达成。

虽然不见他人，但当侍卫们说他已经上朝去了之后，也便释然。

楚歌行问过程。

她又怎么知道？

不过谁说的定呢？

楚真亲了她了，这也算是过程了吧？

而且他们睡在一张床上，靠的那么近，应该算是好事成了吧？

一想到这里，她的心又缓缓地安定了下来。

靡靡之音传出，声色旖旎。

唐乐颜忐忑不安，踏了一步进门，便站住脚。

楚歌行一把拉住她的手腕：“怎么？怕了？”眉一挑。挑衅般看着她，唇角还带着一抹顽劣的笑。

唐乐颜一挺胸：“谁说怕啦，我有什么可怕的？”她嘀咕着，“我又不是没来过……”

“是啊，你都是过来人了，自然是什么都不怕的，嗯……楚真教了你什么好的，你等会儿，也教教这帮人。”他刻薄起来，嘴巴是能杀死人的。

唐乐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好啊，最好让我也教教你。”

“成啊。”楚歌行笑的动人，“不如我们看也不用去看了，你直接教我好不好，反正现在是现成的地方，嗯，要吗？我不介意的哦。”

“你……”唐乐颜脸色涨红，“我才不跟你乱扯，等我、等我……哼”她说不下去。

心底雪亮，楚歌行看着她的模样，不知名的情绪驱使，他心头柔软的滴水，脸上的表情几乎快控制不住，只好淡淡地说：“那等过会儿再说吧。”

两个人一左一右向前走。

耳畔传来销魂叫声。

唐乐颜看了楚歌行一眼，他却对着她微笑，还伸出手，做了个“请”的动作。

她跺了跺脚，谁怕谁呀！我又不是没经历过！于是瞪他一眼，反而加快步子向前走。

280粉红票的加更。

无论怎样，会按照原先所想继续写下去。接受不了，就直接下架好了，不用特意来讲外看文之前，建议认真看看文的简介，那就是一个提示。

君生我未生 第二百四十六章 玩心机

唐乐颜迈步出门。

不知怎地，脚背碰在门槛上，顿时向前一个踉跄。

楚歌行从胖伸手，将她搀扶住。

她茫茫然看了他一眼，又默默地将他推开。

楚歌行看着她脸色有些难看。

她呆呆地在门边上站了一会，任凭南来北往，人潮如水。

楚歌行站在她身后，只是看着。

方才他不知是什么心理，拉她入内，逼她观摩那些男女情态。

越看越是失色，身边这人。

他察言观色，便知道自己猜的没错。

也看的没错。

他向来洞察世情，目光如炬，这次也没看走眼。

纵然她满面陶醉，说的惊悚。

如今换她来自己承受这份惊悚。

真正的男女之事，她还未曾经历吧。

望着她变了脸色，几番躲了眼神，碍于他在身边才不得不站定脚步不离开，他心头感觉，不知是快意，还是觉得残忍。

这一场活色生香的实地教学，对她仿佛是一场凌迟。

他在一边，仿佛也能察觉她心底的痛，悲悲然，惶惶然，而无能为力。

从最初的看好戏，到跳入戏中。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下场的，也不知道自己已经下场。

此刻。

天空之下，阴云之下。

唐乐颜站了半刻钟，终于开始迈步走，看方向，是军机中堂府。

楚歌行默默地跟着。小说网.手机站

头顶上的天空早变了色，阴云一片片凝聚过来，好像老天也黑了脸。

不知过了多久。唐乐颜停住脚步。

面前是熟悉的府邸。

多了很多陌生的人。

“乐颜公子，大人说过，不许乐颜公子入内一步。”有人说。

唐乐颜眼睛一睁，露出一点暴戾。

是了，御赐的金牌已经被她丢在他府内。

如今她什么都没有。

不过若是打进去的话，恐怕也不是难事。

就算他加多了兵力，又如何?

她上前一步。

楚歌行从旁拉住她袖子，她轻轻一挥。仍旧踏步上前。

士兵们军令如山，不敢抵抗。提抢上前拦住她。

唐乐颜扇子轻舞，腰肢款款一摆，扇子之风所到之处，刀枪皆断成两截。

她腿轻轻踢出，红衣好像一朵绽放的花，顿时五六个围上来地士兵大叫一声。向四面八方倒了出去。

唐乐颜落地，一步一步，再度踏上前去。

又有人围上来如此三次。

地上呻吟着的人渐渐地多。

而她目不斜视，脚步坚定地，只是向前。

直到听到一声："站住！"

她才蓦地停住脚步。

楚真出现在门口，冷冷地望着她。

唐乐颜看着他，想叫一声。却叫不出。

这熟悉的脸，陌生的脸，昨夜他们相隔咫尺间，他亲亲热热的吻，熟悉的身体跟嘴唇。可是眼神……

变了。

楚真看着她："你若再向前一步，今日，便是我楚真血溅军机部之日！"

宛如路人。

宛如仇人。

怎会如此?

唐乐颜肩头一抖。

楚真手腕一翻，手中已经多了一柄闪亮的匕首。

这把匕首，他曾经在保护她的时候，用以御敌。

也动了她地心。

现在却用来自残。

唐乐颜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不肯相信。

“昨晚上……你……你分明跟我……”她说不下去。

“我是骗你的。”楚真望着她，冷地不带一丝温度。他说，“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不！”她倒退两步，有点怒。

那么那些亲吻是什么，那些手指的触感是什么，那些心跳是什么，那些意乱情迷的呻吟是什么。

纵然以后发生什么她的确是不知，被楚歌行带去青楼看了一场之后，现在也隐约知道自己是坠入他的圈套了，他的那时候地妥协，不是投降，而是暂时之计。

拖延到她昏睡之时的计。

楚真，何时竟也在她跟前玩心机了？

可见，是被逼到了无路走。

他不是不会，身为舜的权臣，他什么没见过，只是不忍用在她身。

现在，他忍了。

终于忍了。

楚真的目光淡淡地扫过站在她身后的楚歌行身上，又说：“执迷不悟，对谁都没有好处，乐颜，你回去吧。”

“我不！”她怒叫一声，迈步上前。

----你骗我？

双眼瞪得大大的，几乎要瞪出泪来。

----我不饶你！

楚真望着她向前，却丝毫站着不动，只是手腕向内一翻。

唐乐颜浑身血液冰冷，猛地停住脚。

“噗嗤”一声，楚真手中的匕首已经刺入胸口。

她大惊，眼泪终于一涌而出。

鲜血，一点一点渗透出来，顺着匕首雪亮地刀身，滴落在地上。

唐乐颜感觉自己的眼睛都要瞪裂。不相信。

同时心痛，碎了似的痛。

旁边有人叫：“大人，大人不可如此！”

身后的楚歌行都是，脱口而叫一声：“真叔！”

楚真不为所动，凛然站着，冷冷地说：“乐颜，你再进前一步，我就死在这里。”他吸一口气，声音有一丝颤抖，因为疼。可是仍旧坚决如石：“你----信不信？”

她不敢不信。

不敢拿他的命来做赌。

赌那个不信。

唐乐颜身子一晃，倒退两步。

楚真毫无表情地看她一眼，才说：“关门！”

门在她身前，缓缓地关上。

他地影子，一点一点，从她的瞳孔内消失。

这一刻，似生离死别。

而她想嚎啕大哭。

唐乐颜支撑着站在原地，被人从极乐之地推到了地狱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地抬头看天。

阴云的天空，开始落雪。

雪片飘落她的脸上，她瞪得大大的眼睛里，飞快化成水。

“跟我回去吧。”身后，楚歌行说。

他软了心，如豆腐一样地

不想看戏了，他看地惊心动魄，辛苦。

或者也不知不觉，跟着演的惊心动魄，辛苦。“我不。”她回答，气若游丝。

“乐颜……”他叫一声。

这样没用地。

只是没有说出口来。

就算说出来，她也不会听吧。

“你回去吧。”她垂眸，无力再跟他争执，大滴的泪水从眸子里滴落出来。

地面上很快多了一层白色的飘絮。

泪水打落，是小小的坑。

楚歌行从旁看着，也有点呆呆的。

方才的幸灾乐祸无限愉悦，此刻变成了满腹哀伤跟莫名的痛。

这不是他想要的，绝对不是。

好，糖或者砒霜派完了，现在是刀子时间胸顿足地要粉红票未完待续，如)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四十七章 在雪中

雪纷纷扬扬从天空飘落。

落在她的头发上，额头，肩上，不过一会，整个人变成白茫茫，偏偏跪在门口一动不动，看上去仿佛一尊定定的雪人。

楚歌行站在街角处，遥遥望着。

“大人……还是回去吧。”身后递过来一把伞，将他遮住。

楚歌行眼睛看着那人影，转身。

“她走了没有？”

他自床上缓缓起身，秘书官从旁将他扶住，迟疑地看他一眼，回答：“大人……没有。”

他一怔，慢慢推开秘书官的手，下了床。

“大人，您的伤口，小心……最好别动。”秘书官劝着。

却是无用。

楚真下床，走到门口边上，伸手的时候，动作扯痛胸前的伤口，他略一皱眉，将门拉开。

鹅毛般的雪片在眼前，从天疯魔了般地飘落下来。

楚真一愣。

手紧紧地抓住门边上，竟一时无法松开。

“她……一直便在哪里？”他问。

声音颤颤的。

是冷，还是疼。

是伤口疼，或者哪里疼。

统统不知。

身后略略沉默，随即回答：“……是的，大人。”

“为什么不赶她走！”他忽地有些暴怒，猛地回身，发泄愤怒般地盯着身后的人。

“大人……谁也赶不了啊……”秘书官低低地回答，“乐颜公子……那脾气可是……”

“难道就不能想别的办法？！你们……你们！”楚真猛地跺脚，动作过于剧烈，身子一晃，向后倒去。

“大人！”

危机关头。一个敏捷人影直射闪入，将他拦腰扶住。

楚真略微睁开眼睛看着眼前人，低低叫道：“御剑……”

秘书官见人来，这才慌忙悄悄地先走了出去。

北堂御剑将楚真扶起，缓缓地扶他到了床边坐定，这才说：“大人你这是何苦，伤了自己，岂非更是叫人难过？”

楚真望着他。眼神有些定定的。

北堂御剑叹一口气。

本来借口离开，想给他跟那人一点自由相处的距离。而现在，这就是结局？

最终结局?

真是……出乎他的意料。

乐颜，你真是能耐。

竟能逼双方到这种地步。

强。

他不由地苦笑。

“大人您既然如此关心，何不亲自出去……要知道，她是最听大人你的话……”他劝。

“不行。”楚真极慢地回答，他伤势未愈。担着痛苦，或者更深入骨髓地痛，声音低而微弱，但却无比的坚定。

北堂御剑抬头望他，见他脸色苍白，双眸却璀璨如星，此刻说：“我好不容易将她拒之门外。就是想狠心下来，断了她的念想，若是现在出去，岂非功亏一篑。”

北堂御剑默然。

他说的有道理，但是这样……

两败俱伤。

这不是两败俱伤么?

他忽地想要长笑。哦，不是，或者是三败俱伤，想到方才自门外进来之时，看到那街角伶仃站着的蓝衣人，那凝望的眼神。。。落地的白雪衬着他那张倾绝天下的脸。真真是说不出地殊艳，而那一抹惆怅的微痛。则更是叫人心悸。

那男人，他在想什么?

为什么见他回来，便又离开?

不好意思么？哈，这个时候，不好意思?

猜不透，嗯，他北堂御剑宁可猜不透。

“御剑，”楚真忽然伸手，搭上北堂御剑地手。

北堂御剑抬头：“大人……可有什么吩咐？”

“替我走一趟，让她走。”楚真望着他，带着期望。

北堂御剑重又沉默。

“你不愿？”他失望地问。

“大人……”北堂御剑摇头，“大人，不是北堂御剑不愿，而是……做不到。”

说出这话，真丢人。

但是，就在他方才进门的之前，一眼看到这惨状，震惊之下曾先扶了那人一把，出手冰凉。可她不动。

她额头上的雪化成水，水变成冰，冰渗透入肌肤。

雪又落下，覆盖冰面，整个人，简直要变成一个冰人。

又急又痛，他也想要强行将那人拉起来，但是她何其的固执。

那黑漆漆双眸之中透出的深深的绝望，让他打心中觉得寒冷。

“为什么……”楚真觉得头晕，“为什么她竟然这般固执……”

北堂御剑看他一眼，心底无奈地想：你还不是一样地么？

但凡两个同样强硬的人碰面，若是没有一方退让的话，天雷地火，石破天惊，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同样性格的两个人，要相处得当，必须会有一方去包容体谅。

而这两个，一个倔强如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另一个固执如斯，一旦认定绝不放手……这这这……这该如何是好。

难道真的两败俱伤，三败俱伤，四……

打住。

他，不知。

雪落无声。

虽然无声，雪片却更大。

楚真起身，走到门口，凝望外面大雪翩翩。

北堂御剑不想给楚真增添任何心理负担，但是却放心不下那个雪中跪着的傻人。

“大人，我恐怕……她会支撑不住。”他终究是开口，这两个人若真地这么死撑下去，若到达无法挽回的局面，石破天惊是小事，肝肠

寸断则无法挽回，于是逼着自己开口，“她的病又刚刚好……浑身冰冷的，雪水……都结了冰……”

话断断续续，刚一出口，楚真手一挥，将门扇推到一边，他迈步，已经出门。

北堂御剑慌忙叫一声，也跟着出去。

楚真三两步走下台阶，急急忙忙地向着门口走去。

北堂御剑心跳加速，望着他一身墨色的身影，大步向前，胸口伤口未愈，他伸手捂着，身形有些不稳。

楚真快速地走到庭院中央。

他猛地站住。

收势太猛，仿佛忽然之间醒悟到不可为一样紧急停住。

整个人无法收拾地打了个踉跄，差点在雪地中扑倒。

北堂御剑一惊，正想要上前。

却见楚真稳住身子，自雪中缓缓地站住，直起身来。

自他地方向看----那男人凝然立在天地之间，这一片雪白当中，他一袭凝重黑衣，岿然不动，因是出来急促，不曾披挂外衣，只穿着贴身的袍子，玉带束腰，黑靴踏雪，长发随着风而缓缓地拂动。黑与白的映衬，柔软跟坚硬的对比，天下无双的气质。好看。

人却已经站住，一步也不再向前。

北堂御剑停住脚步，似察觉了什么一样，无奈地转过头去。

楚真站在雪中沉默多时。

雪花打在脸上，凉凉的。

他目视着那两扇关地紧紧地大门。

门外，就是她。

那孩子，竟跪在那里，不曾离开。

他不忍，心如撕裂了样的痛，如果可以，他宁可代替她跪在那里，他想要告诉她，他并不怪她什么，而这一起……都是为了她好。

可是她不明白呀。

可是他已经做到这一步。

残忍地，逼着自己，走到这一步。

楚真呆呆地盯着那两扇紧闭的门。

又抬起头来看着天。

一片大大的雪花飘入他的眼睛。

一片沁凉，然后迅速地从他的眼睛之中滑落出来。

雪落无声，他欲出声也无声。

终究到最后，北堂御剑听到雪地之中楚真问："昔日你曾经说，能拦得住她的，只有歌行，那么现在……御剑，可否劳烦你走一趟。"他的声音冷静又冷清。北堂御剑微微叹息，却躬身回道："是，大人。"

这不是我写的吧，感觉好残酷，捂脸钻。

恨吗？用票砸昏某吧……

不知是不是都虐傻了，粉红票是一天米有动弹过了。从指缝中悲伤地偷看着……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四十八章 定生死

楚歌行走的慢吞吞，每一步都似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迈出的。

身后跟着的侍从望着走在身前的大人，心中疑虑却无法出口问，只好默默地打着伞，雪片飘落下来，被伞面撑住，无法接近伞下的人。

北堂御剑自前方迈步踏出，拦在路中央。

楚歌行仿佛知道会有人出现，并不惊讶，只是原本缓慢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

如愿以偿似的停了下来。

"你这是要去哪？"北堂御剑问。

楚歌行望着他："自然是回府，不然又要去哪？"

"回府？你这幅魂飞天外的表情还真好看，你还记得哪里是回府的路吗？"北堂御剑笑一笑。

楚歌行摇头："你的笑话很冷。"

北堂御剑说：“我也不想多事，也不想多话，我只是奉命前来，传一句话给你，你自己看着办。”

楚歌行波澜不惊地问：“谁的话。什么话。”

北堂御剑说：“楚大人拖我告诉你……那个人的生死，交给你了。”

楚歌行觉得自己缩在袖子内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在一瞬间握的太紧而发出了骨骼难以承受的细微声音。

北堂御剑看他一眼：“话已经带到，本少爷走了，这天寒地冻的，哪儿不好待，呆在雪里硬撑，不死也剩半条命。”

他嘿嘿地笑着，踏雪离去。

楚歌行站在雪中不动。

侍从从一旁低声地问：“大人？”

楚歌行不语。。。

侍从刚要再说，忽然身前一阵冷风吹过。

人已经不在。

唐乐颜垂着眼睑。

她怔怔地望着自己跟前正迅速厚了起来的雪，睫毛微微地抖着，被雪花沾上，化成晶莹的水珠。水珠挑在睫毛尖上，仿佛泪水一样，不久却成了冰，凝固那里。

他竟然这么忍心。

心底凉凉的。

楚真，楚真，我知道我做错了。可是，我究竟是哪里不好，让你这么憎恨我。甚至不惜以死相逼。连见一面的机会都不肯给我。

你还真是狠。

那么……就比一比。到底谁更狠一些吧。

雪花飘下来，甚至逐渐觉得肩头更沉重了一些。眼前已经渐渐迷茫，那是因为雪水蒙住了眼睛。

看不清，一切都看不清。

她的身子微微地抖起来，膝头从最初的剧痛到酸麻，现在已经失去了知觉。

唐乐颜想，她若是死在了这雪中。他看到她地尸体之后，是否会松一口气。

这种想法让她的心也疼了起来，嘴角却蓦地一咧，身子一晃，眼泪从眼睛里跌落出来的瞬间，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前栽去。

有道人影，从雪地上急速而来。就在看到她倒地的瞬间，那秀气的双眉一皱，更是加快了速度。

楚歌行大叫一声："乐颜！"

僵硬的身子被抱入了温暖的手臂。

唐乐颜睁开眼睛看，迷迷糊糊，看不清。

是他吗？是他终于肯出现了吗？

她艰难地叫一声："你终于……"

楚歌行呼吸停滞。终于慢慢地说："我……不是他。"清晰的声音，坚定地否认。

唐乐颜一愣，眼睛缓缓瞪大，看的清楚。

就在眼前，眉目如画地人，不是楚真。

不是楚真。

"哈哈哈……"她凄然笑一声。气息微弱。再也无法支撑，终究昏迷过去。

楚歌行站了片刻。伸手将她额上覆着的冰雪拂开，又将身后披风解下，裹在她的身上，终于将她打横抱起，顺着来路返回。

人在九门提督府。

生死也是他掌握。

楚歌寻飞飞地出门去给侍书报告这个消息，让她们安心。

楚歌行踏雪去军机中堂府见楚真。

男人的脸仍旧雪白，衬着冰雪冷清的颜色，更是如玉一样。

楚歌行听他说："乐颜任性，歌行你多多包容着她。"

楚歌行不语。

他说：“以前的事情不过镜花水月，往后地，才重要。”

楚歌行抬头看。

他最后说：“我当她是最为疼爱的后辈，你是我最为疼爱的子侄，歌行，好好的把握，不要让真叔失望。”

楚歌行不曾失望。

只是望着楚真的脸的时候，会觉得苍凉。

你喜欢她吗？真叔。

为她做这么多，是为了什么？

不惜伤害自己，又是出自怎样的决心。

一个刚跟她相见，还不到一年地陌生人，值得你如此付出吗？

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真叔。

我不明白。

虽然你说的话，叫我心安。

但是我却仍旧的不明白。

楚真说了几句话，轻轻咳嗽。

旁边有人送上汤药，他伸手接过来。

手上无力，未免有些握不住。

楚歌行上前一步，握住他地手，帮他端住那碗药。

楚真冲着他温和的笑。

楚歌行的内心又是一片迷蒙。这样好吗？

从他年幼跋涉，来到舜都，见到的楚真，对着别人皆是冷冷，独独见到他跟歌寻，才露出温和笑容。

当时他身材矮小，楚真经常伸手抚摸他头顶，他记得当时他说：“以后，真叔会照顾你们，不用怕。”

当时他虽然年幼，却也看得出，这位真叔，眼睛里面有某种绝望。

无论他是冷还是温和的笑。

他的眼睛之中，那种绝望，自始至终，挥之不去。

为什么这样好看地好人，眼睛之中会带那种东西。

楚歌行不知道。

但是他没有奇怪，为什么他竟然能看得出那种绝望。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为什么看得出。

原因很简单。

那是因为……

他们都是同一类地人。

如今他含笑将那人交到自己手上。

楚歌行望着自己握着他的手，叠着握在他地手上。

他的手冰冷，楚真的却暖。

他自雪地里来，楚真呆在屋中。

可是……

他的手指划过楚真的脉，混乱不安跳动的脉。气血微弱，六腑之伤，神缺意残，都在他体内，被这幅如玉般的外表掩盖的彻彻底底。楚歌行一愣。

他抬眼看楚真。

那人仍旧如灯火般通明而温暖的笑。

“真叔。”楚歌行叫。

“歌行。”他双眸明亮地回看着他。

“真叔，让我替你把把脉。”他说。

楚真点头。

楚歌行缓缓松开手，手指向着他的脉门移动过去，暗地运功，一股暖暖的内力从楚真脉门悄无声息地滑入他的体内。

真叔……

楚歌行望着自己的手指搭在那如竹的皓腕之上，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

就在他撤手的时候，有个慌乱的脚步从外匆匆而来。

“大人，大人！”来人叫着。

楚真还未开口，楚歌行脸色一变霍然转身出门。一刹那他已经听出，这声音，这分明是他府上之人。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四十九章 梅在烧

雪还在飘，楚歌行人在空中，身形飘忽如雪地上飞行的大鹤，身后的披风因为速度过快而发出烈烈的声响，卷起无数飘零雪花。

他长腿一迈，再度加快，身形几个起落，脚尖在雪面上轻轻一踏，雪地上只留下若有若无的浅浅痕迹，很快又被雪花覆盖住。

“是什么人，居然敢在九门提督府撩胡须……”心头一时慌乱。有一个可怕的想法，无端端地冒出来，让他更觉得愤怒而心惊肉跳。

“大人，不好了……”他打开门，果然见自己府中的一个侍卫，匍匐在地，身上还带着血迹，在雪地里格外的刺眼。

“发生何事？”他一颗心急跳，上前一步问，暗地希望千万别是自己刚才一瞬间担忧的事情发生了。

“不知哪里来的人，闯到府中，跟乐颜公子打起来了！”

那人慌慌张张地说。

楚歌行面色一变，身形微晃，人已经离开现场。

临离开之时他听到身后楚真正沉声问：“对方是什么人？你来之时有没有让官兵前去提督府？”

然后便是他发兵封九门。

楚歌行放心而去。他知道楚真必定会果断作出判断。

对方如果是冲乐颜去的，若不是想她死，就会带离开提督府。

就算是去意不善，封了九门，也要缉拿凶手。

楚真在这般紧急的时候能作出如此决然明了的判断，从而布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最为有效的。

现在楚歌行只希望，乐颜所遇到的那些对手。中文网首发不是他最担心的那些……

否则地话……

他拧起眉头望天，雪纷纷扬扬地飘下来，如果是那些人的话……他们冲乐颜而去，此事绝对不会善了。

人掠进提督府内。

院子内一片寂静。

楚歌行飞身向后院而去。

雪地之中，七零八落倒着好几个士兵的尸身。

都是他守卫府邸护院用的。

“乐颜！”他蓦地失神大叫一声。

望着那扇敞开的房门，直扑过去。

从明亮的雪地直直入内，他有些不大适应忽然昏暗下来的光线。

地上卧着一具尸体，趴在地面。看不清脸。

楚歌行屏住呼吸，一步步到他身边。

伸出手来。刚碰到尸体的肩头，又缩回来。

不是……

不是她。

他清楚明白地认定。那个人，她的身高模样以及每根头发，他都曾细细看过，这人绝对不是。

但这人却是个不折不扣地死人。

所以……

虽然在心底明白决然地认定他不是唐乐颜。

楚歌行仍旧无法控制地再度伸手过去，将他的尸体扳过来。

一直在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楚歌行才松了一口气。

整个人向后坐了回去。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知道他不是，还是忍不住要看一眼才放心。

英明的理智拜倒在了莫名的冲动之下。

楚歌行环顾周围。

除了倒地地人，周围再无其他。

他看了一眼这尸体的死状，心已经微微惊跳。

他从地上跃起来，走到桌子边。

一根银针，兀自颤巍巍地抖动着，银针之下。刺着一朵梅。

雪白的梅花一朵，梅心略带一点红，盛开在桌面上。

楚歌行伸手将银针拔出。

银针刺着梅花，一种诡异的景象，怪异的美感。

梅花上散发出幽幽然的淡香。

银使曾经用过的银针。天渺峰上地雪梅。

天渺峰，来人了。

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带走了唐乐颜。

不管他怎么做，怎么同她隔开些距离。

那些人仍旧是不会放过她。也是的。

他再怎么做，他们之间仍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天渺峰的时候，她就缠着他不放。那幕后的人。早就看在眼中，却隐忍不说。

不。若非是他从中作梗地话……

下了山，他在舜，她游四海，忽悠忽悠，别的地方不去，却又跑到舜来。

他笃定，他明知，心中好笑。

他们两个，是命中注定要遇上吧。

就算她在知晓他真正身份之后，曾百般的躲避。

后来，同她一起去丹宁，为了护住她露武功，回到舜之后迎敌，他并不慌张，早就预知这所有的一切。

他并不怕，这一天迟早会来到。

他已经做好了九分准备，还差一分，不过只是小小的偏颇，在丹宁郊外的那一场战，他也并不后悔。

只是没有想过要将她也拉下水。

她是无辜地，并不是他地同谋。

天渺峰出手，向来有证有据，绝对不会涉及无辜。

所以他心中还怀着一丝侥幸。

但是却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会避开他，冲着她下手。

仿佛，她毕竟是跟他太亲密，太接近了。

而，看样子天渺峰上那人，是不会亲自下山了。他地意图，是逼他出现。

逼他再回那孤高百丈冰雪地。

楚歌行盯着手上的银针梅花。

“会有这么容易吗？你以为利用她，就能逼我回去……傲世天宗……你做梦吧！”

话音刚落，银针化作一股淡淡轻烟，而那朵散发着芬芳的梅花，花瓣上忽地燃起一团小小火焰，楚歌行松手，那朵燃烧着的梅花从空中悠悠然落地，坠落地面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团小小的灰烬。

楚真不顾伤势，执意要飞马外出。

北堂御剑苦劝无效，只好用出极端的手段：趁着楚真不注意，点中他的睡穴。

望着怀中昏睡过去却仍旧皱着眉的中堂大人，北堂御剑叹了一声：“为什么这个世间总有这么多喜欢让人操心的人啊……”

转过身，将人放在床上。

旁边的秘书官战战兢兢地说：“北堂少侠，这样做，可以吗？万一大人醒来的话……”

“不这样做，要怎么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办法之时最好的办法，”北堂御剑不慌不忙地说，“你别怕，等大人醒来，我们就说他一时太着急了，不小心就昏厥了过去……哈，哈哈……”

秘书官听他满口胡言，额头流下一滴冷汗，不知要说什么。北堂御剑斜睨着他：“放心吧，刚才是开玩笑的，如果大人醒来，要责备的话，那也有本少爷一力承担，哎哎，为什么本少爷这么慷慨大方，这

么正义凛然，这么玉树临风品德崇高的人，竟然无人问津，真是人间惨剧，竟无语凝噎……”他抬起袖子装模作样地擦泪。

秘书官头顶三道黑线悄悄地溜出房间。节名字的技术是越来越高超了……

今天是茵茵的生日，茵茵生日快乐，抱抱，越来越漂亮，特典就不写了吧，呜呜，这两天很忙，打我好了……我绝对不叫疼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五十章 这一去

“哥哥，人呢？”

楚歌寻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楚歌行。

“你去哪里了？”楚歌行看着他头顶一丝雪花，避而不答。

“我去跟书书讲，那家伙……咳咳，她在我们这里，让她别担心。”楚歌寻说。

“哦。”楚歌行似乎有些神不守舍，淡淡答应了一声。

“书书还要来看她呢，被我劝住了，”楚歌寻在房间内转了一圈，又问：“哥哥，到底是怎么了，人呢？我刚才听人说真叔封了九门，是为了什么事？街上盘查的人数也增多了，难道是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楚歌行看他一眼，不回答。

楚歌寻又说：“奇怪呀……真是奇怪，哥哥你不知道吗？还有那家伙呢？不会是伤好了自己回去了吧。”

楚歌行转头，窗口敞开着，雪片忽悠悠地落着。

楚歌寻看着他，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慌忙走到窗户边将窗扇掩上：“哥哥你疯了，这么冷的天怎么还开着窗户，会冻坏了的。”

楚歌行仍旧默不作声。

楚歌寻望着他，有点担心：“哥你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样子。跟平时的你不一样啊，难道是担心那家伙……”他说着说着，笑嘻嘻起来。

楚歌行心头烦闷，觉得这声音无比刺耳，眼睛一斜，说：“笑什么，很可笑吗？”

楚歌寻兀自没有察觉，只是说：“不是啦，就是有些奇怪，我都不知哥哥你竟然喜欢那家伙……一开始被她打败。中文网首发．ＣＮ我还以为她是男的呢，哥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她的？……你那时候警告我不要去参加武状元大赛，是在这之前就认识她了，那难道是在很久之前就喜欢她的？哥你也太过分了，我竟然最后一个才知道的，我究竟是不是你的亲弟弟呀……”

他喋喋不休地说，竟没注意楚歌行微微变色的脸。

“啪”地一声。

楚歌行说：“给我住口！”

手上一拍，桌子断裂一角。

楚歌寻正说地起劲。见状这才蓦地愣住：“哥，……怎、怎么啦？”

楚歌行拍上桌面的一只手微微地颤抖着。嘴角也跟着略略的抖。楚歌寻目光一转看过去，顿时也紧张起来：“哥……我说错了，我说错话了，你别生气，我……我只是开玩笑的……”他慌里慌张地认错。

楚歌行看着他，目光空洞而茫然。那只手却仍旧在抖个不停。

“难道是在很久之前就喜欢她的？”

楚歌行在心底想着这句话。

很久之前。很久之前。

他去天渺峰学艺，在那冷清的地方，遇见个小小的人

她赖着他，整天也喋喋不休，胡言乱语地跟他说话，也不管他理会与否。

最初的厌烦过后，他逐渐地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可以，有个人在耳畔叽里呱啦地，起码证明，自己还没有死，是活着。

他一身冷清。从过去，到现在，甚至遥远地未来。

长路漫漫，喜欢一个人的身影。

忽然多了个莫名其妙地小丫头，关心他，爱护他。还半夜三更不睡觉去摘花给他看。她靠过来的身子软软的暖暖的，让他有面对火炉

的感觉。那丝温暖，还不错，纵然他认为，那一丝的温暖，并不能暖和他良久。

只是喜欢上了，习惯了那种温度，是很难戒掉地。

是从很久之前就喜欢上了吗?

还记得他出声表露自己男性身份的时候，她惊讶的目光。

有些惊慌失措，像是小动物。

惹人怜爱。

他看着那嘴唇，想吻下去。

那是第一次的冲动。

也是第一次的……想、要、得、到。

楚歌寻望着呆呆发愣的楚歌行，见他眼神飘忽，一副神游太虚的模样，心头冰凉，过去握住他地手："哥你怎么了？哥你别吓我呀！你醒醒，醒醒！楚歌行从魔怔里醒过来，望见楚歌寻急得快要掉泪的样子，他微微一愣，慢慢说："怎么了？急什么？"

楚歌寻"哇"地一声，眼泪掉落："你刚怎么了？我哪句话说的不对，让你生气了？"

他没有说错话。

只是有些话，有些楚歌行不明白不深思的话，被他说出来了。

也说对了。

楚歌行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忽然叹了一口气："没什么，歌寻，不是你说的不对，是我不对。没事了。"

他伸手，轻轻拍了拍楚歌寻地肩头，又说："好了，你回来也好，我正要告诉你，这两天我会出外办点事情，你好好地守着家等我回来。"

他起身，向外走去。

楚歌寻惊了一跳："哥你去哪里？"

"放心，不远的地方。"

"那……那乐颜……"

“嗯，我会带她一起回来的。”

楚歌行说。

说完这句，面色蓦地缓和下来，跟刚才的呆滞冰冷不同，似乎春风拂面，吹开了肃杀冰霜。

楚歌寻一愣，知道他做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只好说：“那……那你们早点回来。”

楚歌行回眸一笑，艳色照人：“嗯，一定。”城门洞开，楚歌行纵马出城。

大雪纷纷扬扬自头顶落下，马蹄急促，踏在雪地上，激飞残雪片片。

“驾！”他高高大喝一声。

马儿奋勇向前。

楚歌行双眼略略眯起抵挡风雪，锐利目光却直直盯着前方，在那雪花更浓更密之处，风急云低，拨开层层浮云，会见到有一座傲峰，高耸入云，若隐若现。

唐乐颜睁开眼睛。

压住嘴角逸出的一丝呻吟，她望见有双眼睛，冷冷地正看着她。

“你是谁？”她问。

那人不回答。身形一跃，疾风吹开她脸颊边上裹着地袍子，她歪头一看，路旁上巨石狰狞，白雪皑皑，这条路……她皱了皱眉，那人却一伸手，重新拉起袍子，将她地脸遮住。

“这是回天渺峰的路，你是谁？”她闷闷地声音自蒙面地袍子内传出来。

“别多话。等刑堂询问的时候，再说也不迟。”那人冷冷的声音传入耳中。

“嗯……好……”唐乐颜答应一声，忽然一笑。

本以为会死在他门前，没想到竟然会另生事端。

楚歌行啊楚歌行，我早就说过。

我的事情，不用你来管。

我的生或者死，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算是这次……

你所做的，只要离我远远地就行，只要如此就好。

她叹息一声，低头，靠在那人怀中，不知不觉已经沉沉睡着。

加点广告词：

继续奋力求票，还有8票，希望能早点到300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五十一章 旧识人

因为是建立在绝顶之上，房间内又没有炉火等取暖的东西，十分寒冷。

唐乐颜从床上醒来，低低地呻吟了一声。

以前她都睡习惯了，这时侯醒过来，却是被冻醒了，她下山已经有段时间，向来养尊处优，除了在楚真门口那一顿冰天雪地的跪，就算是自凤城回到舜都，都没有吃过这样的亏。

一瞬间怔忪，望着房间内半陌生半熟悉的布置，楚歌行三个字，自心尖上飘过。

该感谢那家伙，还是痛恨他?

唐乐颜摇摇头，掀开被子，从冰冷的床板上翻身下地。

穿好靴子，她在房间内徜徉。

当天渺峰的拘役使在楚歌行家中出现的时候，她正是醒着。

心头却一团的火，因为恼恨楚真，因为他的不解风情。

那人来到的时候，二话不说便动手。

她自然不是吃素的人，又加上心中暴躁，便同那人动上手来。

一来二去，惊动了屋外的守卫。

便有人冲过来帮她，却都不敌那人厉害。

趁着她缠住拘役使者的时候，楚歌行的侍从逃出家中，去通知在军机中堂府的他。

而她也终于因为支撑不了，终究功亏一篑，被拘役使捉住。

倒也没什么不可。中文网她什么都没有做，自然是不怕的。

天渺峰捉她回去，都不会有事。

天渺峰的规矩是定罪必须有足够证据。

而她坦坦荡荡。

束手就擒的时候是这么想得。

但是在路上的时候，望见拘役使冰冷的眼神，她忽然醒悟过来。

恐怕，他们捉她回去，并不只是单纯的要定她地罪吧。

她隐隐约约想到。却又不敢去承认。

唐乐颜转身，望见一个身着白衣，散发的男子站在身后。

“十九见过东窗先生。”唐乐颜微微地低头行礼。

散发男子望了她一眼：“你这么快便回来了。”袖子飘飘向前走了几步，走到床边，自顾自坐下，腿一翘，落在床板边上，手搭在上面。斜着眼睛看向她。

唐乐颜一笑：“是啊，一别几年。东窗先生风采依旧。”

东窗未白不屑一顾地笑一笑，伸手一撩垂在胸前的长发，他有一张清秀绝伦的瓜子脸，下巴尖尖的，两只眼睛在不瞪人的时候显得特别细长，他穿一身不带修饰的白袍。腰带都没有系，一副慵懒昏睡地气质。

“是啊，一别几年，十九你爱油嘴滑舌的个性也没有变。”他扯着胸前那长发，望着唐乐颜说。

唐乐颜笑一笑：“十九这次是回来领罪地，东窗先生你竟然不避忌我么？”

东窗未白瞥她一眼：“你是在向我探听风声吗？”嘴角一挑，如同戏谑。

唐乐颜连忙躬身：“当然不是。只是叙旧而已，不过如果东窗先生有什么内幕消息，顺便……咳咳，在谈话间说起来的话，十九就更加高兴了。”

“我看不用我说。你也高兴的紧。”东窗未白轻轻一笑。

“哪里哪里，十九本来愁眉苦脸，见到东窗先生，忽然就觉得愁绪不知不觉一飞而光了。”唐乐颜打开扇子，扇了两下，忽然吐吐舌头。“好冷。”将扇子徐徐又掩起来。

东窗未白看她的鬼灵精样子。噗嗤一笑，说道：“你啊你……过来。”

唐乐颜听他叫。迟疑了一会。

东窗未白瞅着她：“怎么，你怕我？”

唐乐颜笑笑：“怎么会，东窗先生你向来是最疼十九的。”

东窗未白说：“这话你对谁也说，也不知道你心底到底怎么想的。”

唐乐颜走到床边上：“东窗先生从谁哪里还听到一样地话了？”

“譬如……”东窗孤灯微微抬头，望着她近在咫尺的脸，伸手将胸前的头发撩到背后去，动作缓慢而优雅，说，“譬如银使，金使……你对他们，也说过同样的话吧。”

唐乐颜略微一愣。

东窗未白冷冷一笑，眼睛里若有水流徐徐动般的明亮，他伸出手，握住了唐乐颜的手腕：“十九你现在也知道了吧，他们的下场。”

唐乐颜浑身一抖：“东窗先生……”

“只是步子到，东窗未白以后……是不是也会变成他们一样。”东窗未白紧紧盯着她，缓缓地说。

唐乐颜迟疑问：“金使他……”

“那是个痴情地人哪。”东窗未白一声叹，“他们的故事很漫长，很漫长，想知道么？”

唐乐颜怔怔地点了点头。

“可怜的孩子都吓傻了，”东窗未白一笑，伸手捏了捏她的脸，“不过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你做的。跟你没有关系，你不必怕。”

唐乐颜看着他：“可是……”

“想知道，就靠过来，这里真是冷死人了，是不是？”东窗未白望着她，眼神忽然有些媚媚地。

“东窗……”

“叫我未白。”

话音未落，东窗未白手上一抖，唐乐颜低低惊呼，已经被他拉过去，抱在怀中。

“小丫头，这么多年，长大了。”他叹了一声，说。

唐乐颜有些心跳。

东窗孤灯却没有做什么，只是伸出双臂将她抱住：“长大了，就不像是以前那样，喜欢被我抱了，是不是？”

唐乐颜听他的声音略带一丝惆怅，不由地说：“不是的，东窗先生在十九心底，还是以前的疼我关照我的那个人。”

东窗未白身子一僵，随即说：“小丫头真鬼灵精，知道撒娇了，想我护着你吗？”

唐乐颜答应了一声：“我不知道他们带我回来，是想做什么。”

“你啊你，”东窗未白笑了笑，“你这丫头就是不懂得避忌，什么叫错池鱼之殃懂不懂？唉……不用担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可是……”唐乐颜嗅到东窗未白身上淡淡地香气，这香气有些熟悉，是多年前地气息，于是有些心安。听到身边人的心跳，她迟疑了一会又问，“那个……那个人呢？”

“哪个人？”东窗未白问。

“那个……嗯，嗯，你知道我说地是谁，是十五啦……”

“你还惦记着他吗？”

“不是，我只是……”

“你该知道我说的池鱼之殃是什么意思，我的小十九。”东窗未白说，仍旧是那副淡淡的略带调笑的意思，只是不知为什么，唐乐颜觉得，东窗未白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好像特别的冷。

东窗未白这个人物，很有……意思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五十二章 东窗白

“金银使那一对，是一个傻人遇上另一个。”东窗未白说。

“为什么，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相互对对方……有意。”

“嗯，小十九长大了，居然能看出这种男女之情。”

“东窗……”

“叫我未白。”东窗未白伸手，在她肩头轻轻一拍。

“未白先生……”

“去！只叫未白。”

“未白。”唐乐颜妥协。

“你也知道，天渺峰是不许私情存在的，”东窗未白略觉得满意，继续说，“所以这一对，明明对彼此有意思，十多年却如一日的忍着不说，你忍我也忍，好像在比赛，我这个外人看的都替他们辛苦。”

“是吗……”

“嗯，其实这一次，也未尝不是好事，”东窗未白一笑，“十五做了件好事。”

“可是，人毕竟已经……”唐乐颜忽然觉得鼻酸。

“十九什么时候也学的这么儿女情长了？”东窗未白伸手捏捏她的鼻子。

唐乐颜抽了抽鼻子：“只是觉得，人既然已经死了，一切就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呢。”

“像他们那样整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偏连手都不能碰一下，难道就有意义了？忍来忍去，人是不能承受那么大压力的，会疯的。”东窗未白叹气。

唐乐颜忽然想到了楚真。

是啊，她整天面对他的话……总是忍不住想碰碰他。小说网.手机站但是他不乐意，那么退一万步，让她整天看着他……就那么看着他的话，是不是就已经足够?

她想了想，觉得不能。

她不能仅仅只是满足于看着他。

她想要更多。

想要就要的纯粹，不要一点点。要全部！

若是整天看着却什么得不到，真的会疯。

东窗未白说的对。

“想什么呢想的这么入神？”东窗未白问。

唐乐颜醒悟过来：“我只是觉得，悲哀。”

东窗未白点头：“谁说不是呢，不过谁让他们是天渺峰地弟子，这就是最大的悲哀。”

唐乐颜一抖：“东窗……”

“叫我未白。”

唐乐颜皱着眉：“未白……你怎么说出……”

“这里只有你在，我方才入内的时候，已经将守卫赶到五十米远外的地方了。”东窗未白笑了笑，又说。“十九很关心我嘛。”

唐乐颜不知说什么好，只好低下头叹一声：“唉。”

东窗未白望着她：“说起来。十五也真狠。”

唐乐颜答应一声。东窗未白说：“你跟他的相处要多，应该明白他的性子吧，他先杀了银使，害得金使几乎崩溃，那男人……等了那么多日也不容易，居然能挺下来。。。其实他主动要求去舜，我就知道他是怀着必死的心了，果然……十五下的去这个手，不过他也是善解人意，留给金使一口气，让那男人回到了天渺峰，我亲眼看地。他死在了银使的墓前，十九，你该看到，那一夜，白梅如雪。好香好香，还有酒地醉意，金使口中喷出的血将落在地上的梅花都染的血红，看起来……看起来就好像……嗯……好像新婚的时候，燃烧的鞭炮地红纸屑一样……你能想象得到那有多么美吗，十九……”他的声音飘渺而向往。仿佛做了一个绝美的梦境。

唐乐颜觉得脸上凉凉的：“别说了。未白。”

东窗未白停了停，才说：“嗯。不说了，给小丫头说这些，太恐怖了是不是？不过我只是觉得，就他们生不能同裘，死却能同穴，也算一点点补偿吧。”

“可那有什么用，人都已经……”唐乐颜低声说。

“坏丫头，”东窗未白愣了愣，笑着说，“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向宗主求来的法外开恩，念在这两个多年为了天渺峰奔走的份儿上，才将他们合葬一起呢，你这不是说我多事吗？”

“不是的，你自然是做了一件好事，可是我，我总是觉得，人应该，在活着地时候好好地把握。”唐乐颜想着，想找合适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等到一切都无法挽回……才……才……”

话还没有说完，忽然觉得东窗未白抱着自己的手臂狠狠地紧了紧：“小丫头还真是长大了，居然明白这等大道理。”

唐乐颜脸红着，挣扎了一下：“不要。”

“害羞了？”他问。

唐乐颜垂了眸子：“不是，我心底始终当未白是我最好的朋友。”

过了很大一会，东窗未白才低低地答应一声：“……嗯……”

风从门口呼呼地刮过。

或者正是这极冷的影响，唐乐颜竟睡不着。

她问过东窗未白，楚歌行会怎样。

他却只是微笑。

“你该知道我说的池鱼之殃是什么意思，我的小十九。”东窗未白的话，总在耳畔回荡。

唐乐颜一会坐，一会卧，一会站在殿门口向外张望。

果然如东窗未白所说的，没有人来看管着她。

也没有人来叫她出外问话。

只是她知道，她不能出这宫殿。

东窗未白离开之前，也是这么对她说地。

“好好地呆在这里，就不会有事，知道吗？”他捏了捏她地脸，转身飘飘荡荡走了。

那么单薄的身影。

唐乐颜目送他离开。

却无论如何都静不下心来。

那是什么意思。

池鱼之殃，池鱼之殃。

不懂得避忌，是说她不懂得跟楚歌行拉开距离吗？

虽然说下山之后不得与本派之人相认，但是，但是……这一切都是避不了地啊，更何况她已经尽力在回避。

需要这么严重的将人拉回天渺峰吗？

更或者……是天渺峰真的已经发现了那件事……

她浑身打了个寒战。

他们抓她来，自然是将她当成同谋凶嫌来对待，但东窗未白对她说不过是“池鱼之殃”，并且会保证她的安全，那就是说罪名没那么大，何况一直都没有人来询问她什么，除了东窗未白来过一次……其他都不见人，也没有将她打入地牢着刑官审讯，那留着她的意义何在。

想到东窗未白离开之前的眼神：“好好地呆在这里，就不会有事……”

他说过。

那么她回来的意义，就是呆在这里。

呆在这里，就可以了。

为什么？非要她呆在这里……

有两个字，嗖地从脑中一闪而过。“诱饵。”

唐乐颜皱着眉，手把住殿门口的门扇，一时心慌意乱，心底忽然想：“没用的，如果他有心去惹怒这些人的话，就不会因为谁而放弃早有的安排，所以……他不会轻举妄动的。”

她这般安慰着自己，又引颈向着山下的方向看。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五十三章 解谁意

“听说你去见了十九？”

淡淡的声音，自垂着帘子的卧榻上传出。

白衣飘飘，东窗未白走进大殿，却不到床边，在桌子边轻轻坐下，说：“是啊，又怎么样，你不高兴？”

那人不回答，却问：“你知道我不高兴，才去的？”

“不，我知道你高兴，才去的。”东窗未白回答。伸手自桌上的壶中倒了一杯酒，尝了

“哦，我怎么会高兴？你倒是说说看。”帐子后的人饶有兴趣地问。

“宗主，心知肚明就可以了，”东窗未白一笑：“说破了就不好看了吧。”

那人顿了顿，淡淡地又问：“小白，你认为你这么懂我的心思？”

“我没有这么说，”东窗未白耸耸肩，挑了挑眉，“你更加无须自认。”

“哈哈……”那人笑了两声，声音低沉缓慢，床帐子无风而动，一双着雪白罗袜的脚落地。

东窗未白背对着那边，悄悄地皱了皱眉。

那人脚步轻缓，来到东窗未白跟前。

忽然俯身，在他肩头轻轻嗅过。

东窗未白不动声色，手一抬，将杯中的酒喝光。

一只手伸过来，握住他的手，按住，将杯子轻轻地放在桌上。

东窗未白目光一转，看着桌上的空酒杯，慢慢说：“宗主今日这么好兴致？”

“怎么？”身后的人轻声问。。。

东窗未白身不由己，眼睛却只是望着重幔叠帐的殿门口，说：“风雪正狂，十五快要回来了。”

“是吗？”声音带着一丝不为人察觉的兴奋。

“宗主不高兴吗？”东方微白冷冷一笑，自然已经听出。

“高……兴，很高兴。”他回答。

“宗主……”一声未了。东窗未白变了脸色，一张清秀绝伦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起来。

“你今天真多话。”傲世天宗在他身后，低低地说，“为什么？嗯？”

东窗未白白着一张脸：“宗主……向来明察秋毫，自然知道是为什么。”

傲世天宗轻声而笑：“你身上，有十九的味道哦。”

“这种味道让宗主高兴了吗？”他苦笑。

“真是善解人意地小白。”

手随着东窗未白的手背缓缓地向上撩过去，一直滑到他的肩头，顺着脖子又慢慢地摩挲过去。东窗未白抿着唇，那手指摸到他的下巴处。忽然将他的下巴抬起，逼他向上看去。

东窗未白望着面前那张熟悉的脸，那双眉斜挑，温润如玉的一张脸，带着浅浅的笑意，整个人仿佛一个饱读诗书不沾凡尘地儒生一样。只是那双眼竟是浅紫色的，之中射出地光芒仿佛带着邪狞气息，却是能让人心悸至死。

眼神交汇，暗流涌动，在傲世天宗的注视之下，东窗未白慢慢地闭起双眼。

透过云雾风雪缭绕的阻隔，有人打马急奔。向着天渺峰的方向。

那匹马经不住长途跋涉，已经渐渐有脱力的倾向，楚歌行只好弃马，用出轻身功夫在雪地之中狂奔。

天地茫茫，这样的天气。很少有人外出，仿佛天地宇宙之间只有他一个人一般。

楚歌行呼一口气，自雪地之中直跃出去，风雪太大，他奔地又太快，不多一会。身上已经被雪打满。宛如一个能动的雪人，楚歌行抖

一抖身子将雪抖落。忽然停住了脚步。

就在他跟前，一座傲峰傲然挺立。

就好像一个倨傲的巨人，矗立这天地之间。

楚歌行眯起眼睛，仰头看着。

嘴角一挑，露出一抹冷到极至也艳到极至的笑。

蓦地纵身一跃，人已经到了半空，瞅准了岩壁上一块突出的石块，楚歌行一脚踏上，借着这股力气，又向上弹出去，整个人仿佛生了翼翅的神人似，傲然直上九霄。唐乐颜一骨碌翻身坐起来。

她做了个梦。

梦中，楚歌行正在受刑。

沾水的皮鞭打在他地身上，衣衫飘飞，伴随着鲜血点点，她站在一边看。

鲜血溅在她的脸上，有灼热的刺痛的感觉。

可是她竟然没有出手去救他，只是站着看，呆呆的看。

楚歌行恨恨地盯着她，说："你害死我，你害死我！"眼中透出无比地憎恶神色。

她觉得害怕，想上前，双脚却好像粘在了地面一样，一动也不能动。

只好害怕的哭："不是的，我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动。"

楚歌行的脸就变得很狰狞，说："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唐乐颜大惊，便醒了过来。

她挥手擦了擦额头，这么冷的地方，她竟出了一头冷汗。

静了一会，她慢慢地挪步下榻，掀开帘子出了内里，走到宫殿门口。

门外风雪呼啸。

天渺峰的环境很是古怪。

虽然只是一座傲峰，但是峰顶地天气却是迥异。

有地地方终年都下着雪，有的地方却一派晴空，虽然同样都是绝冷。

昔年跟楚歌行在这里地时候，曾经在天湖上溜过冰，因为掌握不到诀窍，还跌得鼻青脸肿，却博得他一笑。

还曾经在西边的天湖当中钓过鱼，虽然说她不会烤，每每烤的糊了或者是半生熟，那些鱼也白白的牺牲了，若是早知道轮到这个地步，肯定会死不瞑目，难得是楚歌行还算捧场，无论是变成焦炭的鱼还是流着血丝的，他都会吃两口。

那人真是好养。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了往事。

自从知道他是男人之后，就远远地躲开。

唇边不知不觉浮起的一丝微笑慢慢地隐退。

唐乐颜扶着门扇，默然低头。

为什么在这里会特别的多想他一些。

难道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认识的么?

所以特别会多想他。

又或者是因为心底在替他担心，所以……

她漫无目的地想着，有些无精打采。

正想要反身回去，耳旁忽然听到一声熟悉的清冷啸声。

唐乐颜蓦地停住脚步，猛然转身，双眼瞪得大大的望着啸声传来之处。

透过纷乱的雪花，她依稀看到，有一袭熟悉的人影，以不可思议的极快速度穿过百丈雪原，向着她所在的方向，急速而来。

某迟钝之人终于来鸟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五十四章 密传音

唐乐颜一时紧张，迈步出殿门。

却听得头顶有什么细微发声，她心头一惊，急忙缩回脚来。

面前的雪地上，嗖嗖地射出几支利箭，向着她方才所站的方向射过去。

唐乐颜一惊，手中扇子握紧。

然后抬头看，就在这眨眼之间----在远处，那飞速闪身过来的人，被几条不知从哪里窜出的人影挡住。

风雪狂乱，唐乐颜已经看不清那边到底是战况如何。

她一着急，握紧扇子，身形一闪，向外掠去。

耳畔听到有人低低的声传入耳中："别轻举妄动！"这么熟悉。

唐乐颜蓦地停住身形，这是……楚歌行的声音。

可是明明隔着这么远，却如同他在耳畔低声叮咛一样。

他竟然也会"传音入密"这种高深心法。

她心头惨然，忍不住后退一步。

果然是他。

果然是他……

现在，已经毫无疑问。

天渺宗主将她带回，就是当她是诱饵，而引楚歌行前来。《逍遥书》毫无疑问是楚歌行所盗，只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他……为什么又会因为她而回来。

唐乐颜惊疑不定，心乱如麻。

她早就有预感，只是不能确定。从在舜见到他，就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直觉，一直一直走下去，从凤城回到舜都，她奇迹般的大难不死，早知道有他在身边替他输送内力，才保住了她一口气不断。为了彼此的安危。她只能当作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如今……

一切都要落得一个了断。

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他还

Chapter_25

要回来，回到天渺峰，岂非等于自投罗网，自来送死吗?

她不会传音入密。自然无法质问他。

而眼前风雪弥漫，她也看不清他在哪里。情况怎样。

一时心头冰凉，把心一横，想要出外的时候，却又听得他在耳畔说：“听话，别动。我很快就来了。乐颜。”带一点急促的声音。显然他正在跟人过招。

她的脚已经抬起，还没有落在殿门口地地上。就听到他这句话。

她目光定定地看着远方，那脚便再也踩不下去。

若劳他在激战之中还分神看她，为何还要做这么多余的事情。

这殿外的机关她不知如何，又怎能再让他担心。

她缩回脚来，在殿门口站定。

于是，只剩凝望。

楚歌行一人对上三个天渺峰弟子，他出手如电。毫不留情，一眼看出其中一个底子较薄，于是先出掌将那人击倒，剩下两个修为较高的，见他如此狠辣。心生警惕，不求将他拿下，只求困住他在那殿外不让他过去。

楚歌行连过十多招，始终无法冲破这两人的联合防线，心头已经暗暗不耐烦，他练得了逍遥功之后。一身武学修为。等同别人苦练百年，目力极好。一眼扫过去，便看到唐乐颜正站在那殿门口，想出门来，却被暗器阻住。

他心头一惊，想到某人的险恶居心，不由地大恨，而唐乐颜向这边看了一会，看她似乎很是焦急，迈步又要出来。

这人……真是胡来。

他着急之下，只好用传音入密的功夫来提醒她。

楚歌行知道她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自从在凤城的一场大病，病根未除，正是休息养好身体地时候，她却胡作非为，跟楚真纠缠一块

去，又是着凉又在雪地之中大跪，这些倒也罢了，最关键的是心绪错综，起落不定，对身体更是一大损伤。

天渺峰地机关深不可测，怎是她这病弱之躯所能应付的。若有损伤……

他心头火气纵横，出手更是不留情，运起逍遥功的心法，掌风捭阖之间，那两个天渺峰的弟子顿时察觉不好，只听得砰砰两声，两人被那雄浑掌力封住，齐齐地向着雪地外摔了过去。

楚歌行一招得手，身形宛如闪电一般，向着殿门处急速飞了出去。

唐乐颜等了又等，那点耐心快要被磨光。

几番跃跃欲试，碍于刚才那人的传音入密，又停住脚步。

正在担惊受怕，忽然眼前一亮，那个人身法快如急电，向着这边掠了过来，行的这样快，她看地清楚明白，真的是楚歌行。

一喜之下，立刻就迈步出殿门。

眼前楚歌行脸色一变，叫道："别动！"

唐乐颜猛地想起来这边有机关控制，心中一惊，已经有劲风自旁边射来，她大惊之下，向外一闪避过，前方的地面却忽然塌陷，脚下落空，整个人顿时向着黑洞之中落下去，危急之中吸一口气，总算浮住身形重新跃了上来，惊魂未定之间，眼前利箭齐飞，重又向着她射过来。

方才这一番躲避，已经用过了她的大半力气，这利箭又来的快而且猛，百忙之中只好展开手中扇子，在胸前猛地一挥，利箭应声被打落。唐乐颜这才一个轻巧翻身，双脚顺利又回站到殿门口处，总算安全。

她这一番动作，快的叫人眼花缭乱，楚歌行一边向着这边飞奔过来，一边不错眼地盯着，一颗心随着她的动作而高高地悬着，几乎随时都能冲出胸膛来。

唐乐颜将这一系列暗器机关袭击搞定，站在地上微微喘息，此刻已经是精疲力竭，再也无力战斗，幸亏已经回到安全地带，她吐了吐舌头，伸手抚摸了一下胸口，抬头看向楚歌行。

却见楚歌行正狠狠地盯着她，一副很是不悦地模样。她微微一笑，冲着他招了招手，楚歌行瞪了她两眼，面色稍微缓和。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十几步远，唐乐颜举手凑在嘴边做喇叭状大叫一声："小心哦！"

楚歌行微微一笑，并不在意，刚要提一口气直接纵身过去，忽然之间脸色一变。

唐乐颜正喜滋滋地看着他纵身过来，忽然发觉他的脸色有些奇怪，双眼仿佛不是看着她，而是……

她心头一惊，急忙转头回去看。

有人无声无息地站在了她的身边。

唐乐颜刚要出手攻击，那人伸手，搂上她的腰间，低低地说道："十九，你想要做什么？"

话音落定，唐乐颜身子一僵，再也无法动弹，双臂垂下，低着头轻声地说："弟子，弟子不敢……弟子见过宗主。"

拍掌，宗主大人驾到了炯炯地瞪着。

坚持不懈地喊票，哈……有种想怠工地念头，快过年了呀，摸摸大家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五十五章 天渺主

只差几步而已。

楚歌行猛地停住脚步。

眼睁睁看着那人漫步走到唐乐颜的身边，明明是一副云淡风轻不在意的模样，却以比他更快的速度来到她身旁，而此时的乐颜，还没有察觉，反而正冲着他微微地笑着。

楚歌行心惊，却又无可奈何。

他被迫踏落地面，脚步落地的时候，本来预计会有机关触动，不料万籁俱寂，一切如常。

“惊讶吗？”天渺宗主傲世天宗一手揽着唐乐颜，一边淡淡地说，“因为我不舍的伤到我最疼爱的两个弟子，所以刚刚把这里的机关都撤了。”

楚歌行飞快地扫了他一眼，便望着唐乐颜。

唐乐颜微微担忧地看着他，这神色无端让他怦然心动。

傲世天宗却转过头，望向楚歌行：“十五，见了我，怎么也不行礼？”

“行礼？”楚歌行轻蔑一笑，似听了什么可笑的话，一边调转眼光只看向唐乐颜，说：“这件事跟她没有关系，放了她。”

傲世天宗微微一笑，温文可亲，紫眸之中却是邪狞毕现：“我自然是知道的，十九是我乖乖的好弟子，本宗会好好地照顾她，不会让她有什么闪失的，十五你是在担心什么？担心我伤害她吗？”

他望着楚歌行笑了笑，低头对唐乐颜说：“十九，你说宗主会伤害到你吗？”

唐乐颜摇摇头：“不会的。小说网.电脑站”

傲世天宗夸奖说：“乖孩子。”

楚歌行望着他暧昧的表情，那只手放在唐乐颜的腰间始终不曾离开，他忍无可忍，上前一步说：“傲世天宗，你莫非是想用她来威胁我？”

傲世天宗“哈”地一笑：“十五，对我尊敬点吧。虽然你的武功修为的确进步不少，不过……还是敌不过我，我要降服你，很容易。”

“你到底还是没有忍住，你终究是行动了。”楚歌行的目光却仍旧冷冷，“说大话心里好过是吧？你若是再呆上半年，再对我说出这句话试试看。”

傲世天宗说：“半年？我是准备再给你一年时间地，只不过。你自己露了武功行迹，就算我有心给你半年。其他的人也不同意啊。”

楚歌行冷冷一笑：“说黑说白，总是给你自己找借口罢了，龌龊的小人，我一早就看穿你。”

傲世天宗目光一凝，暗地里手掌微紧，唐乐颜正在怔怔听两人谈话。傲世天宗内力灌入，她的五脏六腑宛如被人用手捏住挤压一般，剧痛无比，她身子一抖，忍不住痛楚，闷哼一声，脸色已经疼得发白。急忙低头不让楚歌行看到。

楚歌行却已经看在眼里，拳头一握，愤怒地叫道：“我叫你，放开她！”

风雪之中，楚歌行一身黑衣。文学网披风烈烈发响。唐乐颜不敢看他，也不敢运功抵抗天渺宗主的内力压迫，只好强忍着，低头咬着牙，疼得几乎快要昏厥过去，若非是天渺宗主伸手揽着她的腰。恐怕她早就晕倒当场。

楚歌行虽然看不到她的脸色。却能看到她的身子正微微地发抖，又见她似有摇摇欲坠地势头。傲世天宗却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他心中通明，知道傲世天宗肯定没做什么好事，心头又是心痛又是愤怒，向来冷静绝情地人，此刻握着拳几乎说不出话来。

傲世天宗望着他，心头冷笑连连，表面却越发笃定，双眉一挑，和蔼笑着说：“十五你是在命令我吗？”

楚歌行气的浑身发抖，听他这话，只是瞪着他，目光之中透露出憎恶神色。

傲世天宗心底微恨，手上却又用力，唐乐颜正在苦苦忍耐，已经快到极限，怎么经得起他这么折磨，顿时之间忍不住低吟出声，她甚是聪明，虽然不知道楚歌行为什么对天渺宗主的态度如此恶劣，也不知道为什么天渺宗主要强迫她受折磨，却也知道天渺宗主的用意是用她来影响楚歌行，一时没有防备发出一声之后，顿时之间紧紧咬住牙关，疼得冷汗直流，整个人也失去力气似的，微微倾倒，神智不清地靠在天渺宗主身上，低低喘息，只是却仍旧坚忍，不再发呼疼的声音。

楚歌行听到唐乐颜隐忍地声音，又见她弱不禁风的模样，心头略一想便知道其中关窍，刹那心痛如绞。

又看向傲世天宗略带笑意的双眼，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傲世天宗望着他："十五几时跟十九这么乖就好了。"面上笑的温和，手上内力再催，似乎恨唐乐颜不肯出声一样。

唐乐颜自昏迷之中也体会到那恐怖的痛，刹那闷哼一声，身子剧烈一抖，整个人疼得弯下腰来。

霍然之间，再无迟疑，楚歌行伸手撩起长袍，向旁边一甩，左腿后撤，右腿一屈，整个人单膝跪倒在雪中，他低下头，缓缓地说："弟子……见过宗主！请宗主……不要为难她。"

曾发誓绝对不会再向这个人低头，曾发誓绝对不会再同他妥协什么，而现在……

字字重若千钧，而他居然说了出来。

唐乐颜猛地起身。

"醒了？"耳畔传来温柔的问话声。

她急忙转头："东窗……未白，未白，你看到楚歌行了吗？"

东窗未白坐在床边，手中握着一方被温水浸湿了的帕子："十九……"低低地叫一声。

唐乐颜略微一怔，低头说："我……一时情急，那个，你看见十五了吗？"

东窗未白伸手抱住她肩头，在她耳畔低低地说："你……这么关心他吗？"

唐乐颜愣住，东窗未白不放手，反而加大了手劲，又问："你莫非，喜欢他吗？"

唐乐颜伸手，猛地推开他，大叫一声："不是！"

"刚才他飞身来救你那一幕，我可是看地清楚明白，"东窗未白握着手中的帕子，"你为了他苦苦忍痛，他为了你宁可向宗主跪倒，小十九，是人都能看得出来，你在担心什么，又在逃避什么？"

“我说过没有！”唐乐颜吼道，“我只是……比较担心他，如此而已！”

东窗未白摇了摇头，却没有在说话。

唐乐颜吼完之后，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殿内回响，声音奇大，衬得周围更是寂静，她略略一怔，这才低头说：“对不起，未白，我一时……”

“没什么。”东窗未白淡淡一笑，“我知道。”

“你不知道，”唐乐颜低声嘀咕，“我在舜，有喜欢的人。”

东窗未白身子一抖，然后却笑着问：“是吗？这么说你不喜欢十五？”

唐乐颜答应一声：“是啊，我对他……只是朋友一样的关心，未白，他到底怎么了？你知道他在哪里吗？宗主跟他……”

东窗未白手中捏着那块帕子，将它捏出各种各样地形态，忽然沉声说：“丫头，听我一句话，如果你不想再吃宗主的暗亏，就别再提起十五，更别替他说情。”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五十六章 始过招

“为什么？”唐乐颜惊问。

东窗未白嘴角一撇：“小十九，别问这么多。”

唐乐颜上前，握住他的手臂：“未白，到底是为什么，你告诉我呀，好好，其他的我暂时不问，你只告诉我，他现在好不好？嗯？”

东窗未白伸手握住她的手，手指轻轻地摸索过她的手背。

唐乐颜察觉，顿时一缩，将手缩了回去。

东窗未白脸色一变，望向她。

唐乐颜微微一愣，有些许尴尬。

她不是故意的，只是条件反射地就将手撤回。

没想到东窗未白反应这么大。

一时之间她不知该如何是好，想从他嘴里探听楚歌行的消息，他却又不说。

“十九，”东窗未白望着她：“你讨厌我？”

“不是，不是，”唐乐颜急忙否认，“我没有！”

“呵……”东窗未白一笑，说，“你想知道十五的安危？”

“是……”她不敢再表达的过于急切，只好慢慢地说。

“那么，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他说。

“什么？”唐乐颜心头一跳。担忧地皱着眉，希望不是什么难办的条件才好。

只好紧张地望着他。

东窗未白望着她的脸，没有梳起的长发垂落脸颊边上，遮住了半边的脸，他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意，红唇轻抿，说：“我只要你……”

唐乐颜呆住。

他的嘴唇斜抿：“让我握一握你的手，怎么样？”

东窗未白的手很软，也很热。手 机小说站

很少有男子的手这么柔软地。而且温度恰恰好，唐乐颜的手被他握住，感觉暖融融的感觉散发开来，心底奇怪自己，明明是平常的一件事，为什么刚刚的反应竟那么大……

“他没事。”东窗未白说。

唐乐颜听他这句话，蓦地心安。

东窗未白绝对不会骗她。

她知道，因此一笑：“谢谢你。未白。”低头在他的肩头轻轻一撞。

东窗未白抱住她的肩头，伏底身子。在她耳畔低声说：“听我的，别再去对任何人探听有关十五地消息，知道吗？”

“为什么？”她一愣，随即低声问。

“你若想要他好，想要自己别再吃相同的苦头，就乖乖地。我会好好地保护你……”

“可是，我仍旧担心他……”

“十五是个聪明的人，”东窗未白望着这个聪明起来难以形容，笨起来却也是一根筋的孩子，“你别替他担心了，他明白该怎么做的。”

“我……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唐乐颜问。

“嗯……这个我也不知道。”

唐乐颜叹了一声，倒在东窗未白的怀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件事怪怪的……”

东窗未白身子抖了抖。唐乐颜感觉到，问：“怎么了？”

东窗未白摸了摸她地头发：“你是乖孩子，别去管这些，十五那边，我会努力……照看着。。。所以你就别再去担心了，知道吗？”

唐乐颜答应一声：“未白，谢谢你。”

东窗未白低头望着她，凄然一笑，她却看不到。

“你说你在舜有喜欢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他忽然问。

眼底下的那人眼睛一眨。亮起一道光。但是很快的，那道光又灭了下去。

“怎么了？”东窗未白问。

“没什么……只是……他是很好很好的人。可是他，他不喜欢我。”唐乐颜说着，眼睛有些湿润，翻一个身，将脸埋入东窗未白胸前。

“还有这样的人？”东窗未白惊奇地问，见她这么可怜巴巴地样子，又叹一声，“可怜的小十九啊。”

唐乐颜抽抽鼻子：“他好狠心，我差点在他门前冻死，他却不见我，为了不让我去见他，还自己伤了自己，我……我的心、好痛。未白……”

东窗未白听她在自己胸口喃喃，秀气双眉微微一蹙：“我明白的……”

“你真的明白吗？”

“嗯。”

“你又没有喜欢过一个人，怎么会明白。”

“我有喜欢地人啊。”

“嗯？是谁？”

“这是个秘密。”他望着她，嘴角是笑，眼中是忧伤。

唐乐颜却看不到，她握着他的手，忽然又问：“未白，宗主会怎么处罚……十五？”

“我，我不知道。”东窗未白神思恍惚，却又一惊。

唐乐颜叹一口气：“他对宗主，好像很恨，不知为什么……”

“嗯。”

“未白，”她想了想，才又问，“我真的不能见他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东窗未白茫然地说，“因为，天渺峰的弟子，不许有任何私情。”

“我说过，我不喜欢他，我有喜欢的人啊。”

“是啊。”东窗未白答应一声，却又说，“但是十九，你知道他的心底……是喜欢你地吧。”

楚歌行一甩手，茶杯落地，碎成一片片。

“你到底想做什么，说吧。”他望着眼前人，冷冷地说。你知道，当年我第一眼见到你，心底是怎么想地吗？”天渺宗主坐在斜榻之上，轻轻地喝一口茶，问。

楚歌行冷笑：“变态。”

天渺宗主眉眼一扫，长眉，紫色的眼眸里露出狰狞地欲望，嘴角却带着让春风也自叹不如的笑：“好词，喜欢。我的十五，总会有让我觉得耳目一新的回答。”

楚歌行被他气的笑出声来：“果然是变态的心，跟常人有所不同。”

他无意中一笑，万朵桃花盛开也不及这一笑的惊艳，刹那之间艳光四射。

天渺宗主牢牢地盯着他，紫色的眼珠一动不动。

楚歌行察觉，刹那双眉一皱，收敛了笑，暗暗警惕。

天渺宗主却忽地一笑："十五，你在怕什么？"

"我怕被疯狗咬一口。"他毫不留情地说。

"疯狗？"天渺宗主挑了挑眉，似乎觉得这个形容很是趣味，"十五见过疯狗怎么咬人吗？"

楚歌行一脸嫌恶："你有什么话就说，如果要动手，我也奉陪，只是别对我说些乱七八糟的话，我怕会脏了我的耳朵。"

天渺宗主一笑："看样子是没有了，我的小十五还是这么纯洁，真是让我觉得欣慰而且开

"我呸！"楚歌行的样子快要呕出来，"贱！天渺宗主双眸精光四射，却仿佛听到了什么令人开心的话，一笑说："骂得好，再多骂一声。只要是你说的，不管什么，我都……"

"给我住口！"楚歌行不等他说完，大怒，一挥手，将桌上的茶壶带起，向着斜榻上直飞出去。

天渺宗主一伸手，茶壶急速飞到他面前，却仿佛被无形的阻力挡住，不再上前，却也不落下来，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下面拖着一样。

楚歌行冷哼一声，丝毫不畏惧，他前来救人，虽然仓促，却也是有备而来，手一翻，挺身上前。

天渺宗主自斜榻上飞身而起，手中一揉，那茶壶冲着楚歌行倒飞出去。

隐约竟带着激烈的风雷声。

楚歌行一惊停住脚步，那掌心向上一翻，抵住了茶壶，天渺宗主催上一掌，两掌未曾相碰在一起，彼此的内力却已经激荡撞击在一起，刹那只听得"啪"地一声，然后唏哩哗啦，那茶壶抵不住两股内力的交汇，居然化成碎片，爆裂洒落地面。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五十七章 彼有约

“练得不错。”天渺宗主收手，点头说。

楚歌行倒退一步，胸口内力隐隐激荡，知道对方的功力果然深不可测，居然丝毫无事的模样。

他浑身戒备，打起十万分精神，嘴上却轻松地说：“你也不过如此。”

天渺宗主并不生气，淡淡一笑：“是吗？如果我说，我是怕伤着了你，你会怎么想？”

楚歌行刚要脱口而骂，见他一脸期待的模样，反而停了口，翻了个白眼哼一声说：“你不妨放手来试试看。”

天渺宗主摇摇头，却说：“以前有机会的时候我没有逼你，现在也更加不会。”

“那就放了她。”楚歌行说道。

“你很关心她。”天渺宗主不动声色地说。

楚歌行心头一凛，却笑起来：“哈，哈哈。”

“你笑什么？”天渺宗主问。

“我是关心她，”楚歌行淡淡一哼，“因为她过不久就是我的婶婶了，我不关心她，关心谁。”

天渺宗主长眉一皱：“哦？”

楚歌行转身：“你若是个还想达成协议，就放我跟她离开，一年之后，我自然给你一个交代，你若是想现在动手，我也不怕你。你尽管来。”

天渺宗主望着他：“十九她快是你婶婶？”“你不信我，可以去问她。”楚歌行轻描淡写地说，“你不是向来算无遗策么，你自己判断。”

天渺宗主望着他：“这件事我自然会查清楚，不过，你盗走逍遥书的事，众长老都已经知道了。这次回来，是想动刑堂审讯你，你说……”

“长老向来都听你的话，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楚歌行不屑地说。

“没什么。”天渺宗主望着他，“只是，一时不能放你这么离开，刑房那边，不会擅自动刑。一时就委屈你一些如何？”

“我不能呆太久。”

“五天。”

楚歌行看他一眼：“真大方，我还以为是一年。”

“那你同意了？”傲世天宗眉间略见喜色。

“一天。”楚歌行说。

傲世天宗脸色一沉：“三天。不能再少了。”

“两天，否则你就现在动手。”楚歌行冷冷地说，斩钉截铁。

“你……”傲世天宗盯着楚歌行，若是旁人，早就一掌拍死，哪里轮得到在这里同他讲价。但偏偏这个人，叫他忌惮而又无法动手唐突，忍了多少年，终将继续下去，不过，他终究飞不到哪里去的。

背负着的双手暗暗地捏成了拳：“那好，就两天。”两天之后。我带她走。”楚歌行又说。

“好。”他只好答应。

“另外，”楚歌行顿了顿。

“怎样？”

“若是你再用那种阴险手段伤害她，我绝对不会饶了你。”楚歌行低低。

桃花眼一闪，簇簇地跳起两团恨意灼烧的火，望向傲世天宗。

傲世天宗听了这等摆明了威胁的话。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愤怒，心底竟有种奇妙地感觉，无法形容。楚歌行说完之后，转身向外走，傲世天宗望着他披风之下细腰如柳。长发一荡。不知怎地心底一股火冒出来，脚下一动闪到楚歌行身边。伸手去拉他的手臂。

楚歌行反应甚快，脚下一踏闪身到一边，不由分说一掌劈回来，一边怒道：“你做什么？！”

傲世天宗连他的衣袖都没有碰到，急伸手抵过那风雷一掌，又对上楚歌行暴怒之下的双眼，眼尾那抹绯红动人心魄，他顿时神智恢复

过来，立刻后退，说道：“我只是在试探一下十五你的反应能力是如何了。”

楚歌行仍旧不信地瞪着他。傲世天宗又说：“至于十九那边，你放心吧，有未白在照顾她。”

“东窗未白？”楚歌行挑眉。

“正是，他们一向十分交好。你也知道。”傲世天宗笑微微地说，神情已经恢复原状。

“哼。”楚歌行站在原地，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会之后，终于大步离开。

傲世天宗一直目送他的身影消失，这才步步倒退向后，一直退到了床边，这才坐下，脸上表情时而欢喜，时而悲伤，最后低低地说：“我绝对不会饶了你……绝对不会饶了你……哈，哈哈哈。”学的竟是楚歌行刚才对他的口吻。

唐乐颜心神不安。

虽然东窗未白一再交代让她不用担心，但她还是时常跑到殿门口向外张望，明知道看不到楚歌行地影子，却仍旧忍不住去看。

大概是东窗未白特别吩咐的，时不时有人前来，端茶送水，三餐也准备地十分妥当。可她只是没有胃口，长吁短叹间，时而想想楚真，心头又苦又闷，偶尔想到好的，才露出一丝微笑，等到察觉身处何处的时候，却又忍不住为楚歌行担心起来。

她牢记东窗未白的吩咐，并不想那些前来送茶送饭的天渺峰弟子打听楚歌行的消息，只是独自闷着郁郁寡欢，不过一日，竟显得特别憔悴，东窗未白踏着夜色来见她，正巧看她扶着窗吹着冷风，那原本有些肉肉地脸颊此刻竟露出一丝瘦削来。

“乐颜。”东窗未白放下手中的点心，快步走到窗户边，伸手拉着她，“怎么站在这里吹风？”

将窗户放下，握住她的手，觉得那双小手冰凉。

唐乐颜仰头看他：“未白，一天了吧？”

东窗未白凝望她的眼睛，原本明亮的眼睛此刻仿佛蒙了一层淡淡迷雾，东窗未白伸手，摸过她的脸：“你在担心？”

唐乐颜点了点头：“我不想在这里，他是……为了我来的，我也不想他因为我而……有任何地损伤。”

东窗未白皱了皱眉，将手慢慢地捂在她的嘴上。

唐乐颜望着他，明白了几分，刹那垂下眼皮，长长的睫毛微微眨动。

“闷吗？”东窗未白看着她失落的模样，问。

“嗯。”

“我带你出去走走。”他拉着她的手，向外走。

“可是……”唐乐颜停住脚，“可以吗？”

“当然了。”东窗未白转头看她一眼，“走吧，”忽然又停住脚，“对了，多穿件衣裳。”

他自己只穿着一件并不算厚地白衣，高领，颈下扣着一枚珍珠的扣子，照例是没有系腰带，宽松的袍子，宽大的袖子，只有在他徐徐动作的时候才能看出纤弱的身材，配合这个人孤冷地气质，仿佛是从古典地映画里走出来的男子。今日他将头发略略地挽起来，却仍旧有数缕长发垂落脸颊边上，显得这张脸有些落拓颓丧，又带着莫名地潇洒意味。

唐乐颜望着他，忍不住说：“你穿的才少呢。”

东窗未白正在翻找箱子，闻言停了停动作，却又继续翻着，嘴角挑着一抹笑，说：“呵呵，十九懂得关心人了。真好。”好吧……谁对谁有意思，大家继续猜喔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五十八章 两相依

唐乐颜被囚禁的地方，风雪不停，东窗未白拉着她的手出了殿，越过风雪茫茫的百丈冰原，向前一路走去，竟然也没有人拦阻。

她放眼向前看，依稀认得这条路，是通往西平湖的，东窗未白好似兴致很高，一路上拉着唐乐颜的手，不时地转头回来同她说话。

风雪渐渐地消退很多，到最后竟然完全停了，大概已经走出了风雪地，眼前云影天光，总算看到了一丝晴空。

唐乐颜本来毫无兴趣，只是怕拂了东窗未白的好意，所以才勉强答应同他出来，不料重又见了一片晴空，不由地也觉得郁闷的心情略略好转了些。

西平湖所在，中央一片平静如镜面的湖水，映出头顶白云蓝天，而就在这仅有的一片晴空之外，却又是巨大的一层层云团包围着，仿佛大团大团的棉花，唐乐颜却知道，这天渺峰上唯一一片无雪之处便是这里，而那云团包围的地方，就如同她刚离开的大殿，也同样是风雪飘零，同样的傲峰，环境便有如此不同，不由叫人啧啧称奇，感叹造物的伟大。

东窗未白一路拖着她的手，两人来到湖边，东窗未白转回头看她："看到这么美的风景，是不是会觉得心里好过些？"

唐乐颜点点头："的确是的，多谢未白。"

东窗未白瞥了她一眼："十九跟我客气，真是少见。"

唐乐颜略呆了呆，随即苦笑。

东窗未白望着她，抬手摸上她的头："小脑袋，在想什么？"

唐乐颜摇了摇头："没什么，只是觉得……这里真美。"她扭头看周围，湖边上似乎有两个熟悉人影。娇小点的那个手舞足蹈，因为忙了半天终于钓了一条鱼上来，转回头提着那条鱼向身后的人挤眉弄眼地邀功，而身后高大一点的那个，懒懒地抱着手臂在一边看，嘴角微微挑着一抹笑只看着她，云影之下，天光映照。他的脸……那神色……

唐乐颜一阵头昏。

东窗未白伸出双臂，及时将她抱在怀中："怎么了十九。又不舒服了？"

唐乐颜低低答应一声，将脸靠在他的怀中："未白，我又想起……以前地事。"

东窗未白的脸上露出惊愕表情："你想起的是……十五？"

"嗯……"唐乐颜伸手揉了揉太阳穴，"我也不知道怎地，自从回来之后，就总是想到他……每每梦见他不好了或者怎样。我好怕……以前从来都不曾这样过，我也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未白……"说着说着，声音低下去，已经略带着哭腔。

东窗未白紧紧地搂着她的肩头："没事的，都告诉你没事的，你也更不用自责，十五他……很聪明。甚至比你我都聪明，他自己知道怎么做的，没有人能为难他……而且，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纵然没有你在。也会发生。"

唐乐颜缓缓仰头："为什么？"

东窗未白对上她清亮地眼神，心头一惊，顿时不再说话。

唐乐颜看他的神色，心头知晓有些话他肯定不能说，不由地叹了一声："我只是……想对你说这些心事，旁人我也不能对他说。未白。对不起。"

东窗未白肩头抖抖："没什么……十九对我说这些，我心底也是……很高兴地。十九没把我当外人。"

"未白。谢谢你，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乖。你是在担心他了，"东窗未白伸手摸摸她的头，"你别这样，"他低下头，宛如亲吻她耳鬓边一样将脸凑在她的鬓角，低声又说，"再忍一天，一天之后，十五就可以……"

唐乐颜一怔，惊喜交加之下低声问："真的？"

"嗯。"东窗未白重新抬起头："一天，一天而已，一天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了。"

没有风雪的侵袭，西平湖边没有那么冷。东窗未白却不舍地放开身边这个人，坐在湖边上，手中拥着唐乐颜，她歪头躺在他的怀中，眼睛看着波澜不起的湖面。

"我记得……那个时候初次见到他，"她想到了什么，慢慢地说，"我以为他是女子。"她忍俊不禁，终于笑了一声。

东窗未白愣了愣，也跟着一笑：“十五啊，他的确是生的很好，也未免……太好了点。”语声到最后，已经有些苦涩无奈。

唐乐颜却没听出来，只说：“是啊，我从来没想到一个男人会长的比女人好看，虽然说，我爹爹也很不错，但是我爹爹只要不穿女装……哈，就没有人会误认他，反而是那个人，就算是穿着男装，也只能被人认为是女扮男装而已。”

“不错。”东窗未白点头。

“后来知道了，真是吓得我半死……”唐乐颜叹了一声，“虽然想跟他保持距离，却不知不觉总能撞见一起，不过那家伙真是无聊又可恶……对我又凶的要死，每每恨得我牙痒痒地。”她想到被楚歌行欺压的过程，咬牙切齿说。

东窗未白一笑：“可怜的小十九。”伸手抚摸过她的头发。

“而且很怪癖，”唐乐颜叹了一口气，“明明知道下山的弟子不得相认，却总是逼我叫他，这点尤其可恶。”

“叫他什么？”东窗未白不以为意地问。“叫他师兄啊，”唐乐颜愤愤不平地，又说，“其实我私心很想叫他美人姐姐地。”想到楚歌行的模样，说着说着忍不住又是一笑。

东窗未白却惊了心，异乎寻常地沉默起来。

唐乐颜察觉到，伸手捏了捏他环在自己腰间的手，叫道：“未白？”

“师兄？你说十五迫你叫他师兄？”他出声问。

唐乐颜眨了眨眼：“是啊。”

“果然……如此。”东窗未白皱了眉，不再说话。

唐乐颜蓦地醒悟，扭身回头问：“怎么了？这又有什么不妥么？”

“没什么，”东窗未白的神情淡淡的，“只是……曾经有两个弟子因为这称呼而死罢了。”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五十九章 暗夜恨

因为一个称呼而死掉的两个弟子。

他们之间彼此带情，却不容于天渺，只好双双叛逃。

天地之大，却无处藏身，终究被金银使探到消息，出手缉拿。

从此之后，那一声甜蜜羞涩的“师兄”，在血流遍地梅花飘香那日子，成为禁忌。

从此之后，天渺峰上，更无男女私情这几个字的存在。

所以，金银使一直到死，都牢牢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不敢越雷池半步。

所以，就算是双双死在楚歌行之手，他们亦不后悔，大概，那真的是种解脱吧。更何况，曾经有一对有情人死在他们的手上，所谓……因果轮回。

谁又怪得了谁多少？

谁又怨得了谁下手无情。

唐乐颜明白。

她只是不明，为什么楚歌行对这个称呼这么执着。

就算是听了东窗未白的解释之后她都是不明白。

他是想步前人的后尘，或者只是表达他对天渺峰这臭规矩的不屑？

更或者有其他的解释？谁又能猜得透那人心底到底想什么。或者，他到底想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吧，这纯粹是属于一种孩子式的无意识的行为。小说网.手机站

又或者是发自潜意识的……无意表达出来的行为。

那家伙虽然聪明，比她跟东窗未白都聪明，但有的时候笨起来，可也笨的惊天动地叫人咋舌啊。

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唐乐颜没有注意到，东窗未白望着她的眼神，又多了几分忧虑惆怅。他离开？”东窗未白说。

傲世天宗歪头看过去，淡淡一笑说：“小白这么善解人意，当然知道我心底想什么。”

“我只是胡乱猜测。”东窗未白垂眸，“不过，若我是你，自然不会放他走。”

傲世天宗妖异紫眸之中多了一丝欣赏：“小白的胡乱猜测，也猜的很好。”

东窗未白对上那种眼神。心头一颤，忍不住说：“宗主谬赞了。宗主若无其他吩咐，东窗未白就告辞了。”

“你要去哪？这么忙？”一只手自伸手搭过来。

东窗未白皱眉：“回房。”

“不是去找小十九吧？”他问。

“宗主，”东窗未白暗自心惊，表面却不动声色，“是宗主吩咐我去照顾她地，东窗并没有违规。”

“我是想你去照顾她。不是想你去给她通风报信。”手顺着肩头下滑。

“宗主……”东窗未白的脸上已经多了一丝痛楚之色，“东窗……也只是按照宗主吩咐行事。”

“是吗？”傲世天宗低声一笑，“我的好小白，乖小白，十五若是有你这般听话，该多好。”

东窗未白闭上双眼，嘴角微张。急促喘息。

傲世天宗伸手揽住他的腰：“怎么，不说话了？这句话让你不高兴了？”

“宗主的心意，我自然明白。”他说，“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傲世天宗望着他痛苦的脸，紫眸之中露出一丝满意。“没想到的，还有更多……”

“东窗……不明白。”

傲世天宗低头，在他耳畔说道：“我知道，你喜欢小十九，对不对？”

东窗未白浑身一抖，手不由地紧紧抓住了他环在自己腰间的手。

傲世天宗低头看一眼。又问：“这样。很痛苦吧？”

东窗未白凄然一笑，却不回答。

傲世天宗微微一笑：“小白。不要说我不给你机会，你----想要小十九吗？要说实话。”

东窗未白紧闭着地眼睛蓦地睁开。音低低传来。

隐约传来，还有衣裳撕裂地声音。“因为小白你喜欢啊。”傲世天宗的声音沉沉响起。

“这不是真正的理由吧。”

“嗯……”那人笑了一声，“真正的理由，说给你也无妨……”

“多谢宗主。”

“本来这次，我并没有想将十五留在傲峰。”

“……嗯。”

“但是……”冷笑，“我发现，他的心底，有了人了。”手下用力压下。

“宗主……”东窗未白痛呼一声。

“小白，你会保护一个人到何种地步？”傲世天宗忽然问。

“这……”

傲世天宗却没有等他回答：“他在心底仇我仇的要死，上次离开，发誓过再相见地话，必定要给我好看，却不料，在功夫未成之际贸然归来，是为了谁？他说小十九是他的婶婶，可是我却知道，舜的那位大臣，并不喜欢小十九，甚至当众以死相逼明志，他为什么要编造如此的谎言？当他对我说起小十九的时候，眼中的紧张，瞒不过我，他越是要表示自己不在乎她，无非是想让我不去危害到小十九，说到底是在保护她！”傲世天宗一翻身，恶狠狠说道，“我对他那么好，对他一忍再忍，甚至眼睁睁放他偷走逍遥书，是为了什么！我可以放他自由，给他时间，我却不许，他的心底另有别人，不许东窗未白死死咬住牙，忍受傲世天宗地狂暴，一边皱着双眉听着，只感觉无比惊心。

“所以，我给你机会，小白，”傲世天宗缓了动作，“十五，我不打算放走，而且，我还要给他一个大礼。”

“什……什么？”

“能达成你的心愿，高兴吗，小白？”

“这种手段，这种……我……”

“你不愿意？”

“我……我……”不知是真的说不出话还是有所迟疑，东窗未白不能回答。

傲世天宗望着他的神色，嘴角带着一丝笃定笑容，缓缓又说：“机会放在你的眼前，可是稍纵即逝地哦，小白，我给你这个机会，你只要抓住，做成这件事，那么做成之后，我会……放你跟小十九离开，在天渺峰的名册上消去你们的名字，从此天涯海角，你们要去哪里都成----怎么，动心了吗？小白，我是最了解你心意的人哪，好好地想想吧，这也是我送给你的一份礼物，作为你这么多年……的补偿。”

东窗未白脸蹭在枕头之上，因为痛楚而扭曲地脸上，双眼微微地睁开，仿佛看到了某处黑暗之中地光亮。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六十章 如果爱

可以吗？

一向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也会有重见光明的一天。

做梦都期望，却明知是奢望。

如果他真的放手的话，……他奢望的那些，会成为真实的吗？

那个孩子……

小十九……小十九……你愿意吗？

让你接受这样的我，这样的一个人……连血液都透着腐烂气息的人。

自己都厌弃恶心自己啊。

而我……

我知道你的答案，所以我不敢问。

懦夫，是的。

向来如此。

所以我不是十五。不是楚歌行。

我是东窗未白。

东窗未白，黎明前夕，最为深沉的黑暗。

挣扎不透的黑暗。

东窗未白左手端着盛有饭菜的托盘，右手中拖着一个精致的盒子，走进房间内。

唐乐颜正趴在桌上，见他进门，脸上露出一丝喜色，蓦地起身，叫道："未白！"

东窗未白看着她的神色，微笑着说："是怎么，莫非是饿了吗？"

"还有半天了吧，加上夜晚。"她高兴地说，眉眼含笑。

"是啊。"东窗未白也很高兴的模样，看着她，目光带着爱溺，"饿了吗，过来先吃点东西。"好吧。"她答应着，"谢谢你未白！"

东窗未白坐在桌子这边，望着对面的她津津有味的吃东西。

唐乐颜吃了一会，望见他放在桌边上的盒子。

"这是什么啊？"她问，舔了舔手指上的糕点渣。

东窗未白一笑，伸手又抹去她嘴角的一点油渣："这个……吃饱了再告诉你。"

"我吃饱了。"她说，顺便伸出舌尖。在嘴角变舔了舔。

东窗未白看着她，笑着问："小十九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很快又要离开了，……你，不会想我吗？"

唐乐颜一愣，脸上的笑这才隐退下去："怎么不会呢……"她说，"这里，未白对我最好了。"

"那十五呢？"他问。

"他……"她地脸色有点为难。

东窗未白摇手："算了算了。哼。"

唐乐颜一把抓住他的手："不是啦，我只是在想。他对我时好时坏的，不算不算。"

东窗未白这才转怒为喜：“你呀！”伸手指戳了戳她的脸，“再吃一块吧。”

唐乐颜吐吐舌头：“不吃了，真的饱了，不信你来摸。”

她挺了挺肚子，又伸手摸了摸。

东窗未白忍俊不禁：“你真是……还跟以前一样。。。”

“那当然啦。”唐乐颜笑着，忽然眼珠一转，“对了，未白你为什么总是在天渺峰上，其他弟子都有下山的一天，就算你是宗主的左右手，也不需要这样吧。”

东窗未白虽然在笑。可笑容已经有些僵硬。

唐乐颜却没有察觉，只是说：“不然这次，我们一起下山吧。”她想了想，“宗主对你那么好，你去求求他。也许他就答应了，山下有很多好玩的呢，你不熟悉，我带你去玩，还有更多好吃地东西，我请你！”

她想得好。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小脸泛出红晕来。

东方微白的眼前却一片模糊，心好像沉到了冰湖里，却又在垂死挣扎，伸着手，大叫着救命，却无人听到，猛地有一句话传来，只有这一句在耳畔不停地回荡，让他心底地一丝希望不灭，摇摇摆摆，踩着水冒出头来，努力地想向着岸边飘过去。

“我们一起下山吧！”

她说。

东窗未白脑中嗡嗡地，一刻不停地回味着这句话，好像要将她牢牢地刻在心底，永远不忘，至死不忘。

“未白，未白！”唐乐颜说了一阵，见东方微白愣愣的没什么反应，伸手在他脸颊边上摇动了一下，又伸手去捏他的鼻子，“你想什么呢？”

东窗未白窒息，这才惊醒过来，望着眼前人苦笑摇头：“没有，没。”

唐乐颜歪歪头：“那你说我的提议怎么样？”

东窗未白勉强说："好，很好。"

唐乐颜这才展颜一笑："那你听我的，去跟宗主求情吧。"

东窗未白苦苦地笑着："好，好，我听你的。"

"放心吧，下山之后，我会罩着你。"她伸手拍胸脯。

东窗未白只觉得心底不知有一股什么样地河流在缓缓地流动，苦涩，甘甜，酸，辣，交织一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她的每一个笑容，每一次挑眉都让他觉得痛苦难当，而又幸福无比，她伸手拍向胸前，如以前那个孩子，如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笑嘻嘻的孩子，当第一次见她的时候，还以为是个顽皮的男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了个不容小看的姑娘，而偏偏，他地心底要命地记着当时的那个孩子，也要命地爱着现在这个不容小看的姑娘，就算她心底有着别人，就算还另有人爱着她，他都……

不想放手，不想。

东窗未白猛地伸手，牢牢地攥紧了唐乐颜拍着胸口的那只手。

力道很大很猛，唐乐颜吃痛，觉得手快要被捏碎了，不由地叫着："未白，你做什么？"

东方微白觉得自己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满心满脑都只有一个念头：不要放手，不要放手！

能跟光明接近一点，就多接近一点。

如果那温暖化成烈火，将他焚烧成灰烬碎片，他也……

无怨无悔。

人，总要努力一点吧。

为了自己地幸福，更努力一点。

为了逃脱让人窒息的浓墨般的黑暗，更努力一点。

我是东方微白，黎明前最深的黑暗。

让人挣扎不透的黑暗。

处在这样黑暗世界之中的我，心底却还带着一丝光明。

对于光明地向往。

而眼前这个孩子，我不想放开。

不想。

若说我自私，且让我，自私一把。

幸福，那种奢侈地东西。

爱，那种飘渺的东西。

我总要伸手，试着去探一探。

试着去……接近她一次。

无论成败，这都将是我今生，最值得记忆跟夸耀地事。

东窗未白伸手，将旁边的精致的盒子拿过来。

“这是什么？”唐乐颜问。

“这个……是很好的东西呢。”东窗未白说。

“怎么个好法儿？”“能……给人幸福。”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六十一章 道不同

阴暗的地牢，在坚固的铁栅栏背后，楚歌行慢慢睁开眼睛。

好像不对……

太安静了。这几天实在太安静。意料之中的长老们都没有来，也没有其他人来提审他，倒是傲世天宗每隔一个时辰就会来一次，见他不理他，便站在牢外，只是看，逼得楚歌行心头的火一团一团燃烧，有杀人的冲动。

那双紫眸，总有一天，要给他挖出来。

他想。

有狠可发，是好事。

避免胡思乱想。

每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会想到那个人。

她现在好不好，那身体……不知道恢复了没有。

东窗未白在照顾她？……那小白脸，总觉得不是很可靠，以前见到的时候，时而阴阳怪气，看他的眼神，仿佛怀着敌意。不过对唐乐

颜倒是真的好，时常不经意的时候，就会见到唐乐颜同他在一起，打打闹闹，很是开

当时在天渺峰，除了他，她就只跟东窗未白好了。

有时候楚歌行会想：假如没有他，没有东窗未白，那家伙，是不是还能安然无恙地在天渺峰上度过漫长的无聊时光。

那些明里暗里的箭头，都是他跟东窗未白不动声色地替她挡下了。

她却全然无知，她为什么能跟别的弟子不同，可以跟他无所避忌的玩，可以跟东窗未白无所顾忌的打打闹闹，她只是曾奇怪，为什么他的身边没有其他人靠近，他也不说。。。那些人，他一个都不想去接近。而且就算他们想接近他，也自有人不愿见。

除了她。

竟只有一个她是特殊的。

歌寻说的对，早就喜欢她。

否则也不会任由她接近自己，而暗地里替她挡住各色肩头。包括那个人的怒。

若不是喜欢，为什么要纵容？可笑他自欺欺人。

只是他坚决拒绝去想而已，怕什么？怕失败？大概。

可是现在，宁可为她一怒上山，见那个让人倒胃口地变态。

不过并不担心。他无法左右他。永远。

就算他的逍遥功仍旧未曾练到十成，傲世天宗。也永远无法将他楚歌行当成一枚棋子，握在手心横搓竖捏。

他不是东窗未白。

他没有吞咽屈辱的耐性，他早就受够，如今，有人辱他一分，他必当十分百分千分万分的还回来。

他是楚歌行。

他有自己的做人信条。

从很久之前就是。

静静地盘膝坐在铁床之上。楚歌行强迫自己静心下来调息了一顿。

缓缓地睁开眼睛，目光望向牢外那一点灯光。

他起身，走下床，走到栅栏边上。

阴冷的气息在身边回荡游走。

他厌恶地皱起了眉。

大概已经过了一天了吧。如果傲世天宗讲信用，或者明天，他就会带着她离开了。

一起下山。

想到这个念头的时候，浑身的血液也似发出了无法压制地咆哮声音。

脸上亦露出笑容。

乐颜……

我会带你离开。

以前……对不起。以后，会好好地对待你。

他的手握着冰冷地铁栅栏，望着黑暗温柔的笑。

楚歌行神色一变，笑意蓦地收敛。

目光一转。望向黑暗之中。

高大的身影从黑暗之中走出来，傲世天宗微笑地望着牢中的猎物："在想什么呢，十五，笑的这么温柔，真是叫人……"

"为什么不见有人来刑讯我？"他问。故意不去注意他话中令人恶心地别有含义。

"有我在，怎么会有人敢刑讯你。"傲世天宗浅笑着。走到栅栏边上。

楚歌行后退一步："既然如此。也就不用你频频来看了，我又逃不了。"

"看一眼。又有何妨。"傲世天宗伸手，握上楚歌行方才握过的地方，嘴角一挑，"你何必总是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

“道不同不相为谋。”楚歌行眉一蹙，转过身去不再看他。

“啧啧，倔强的十五。”傲世天宗望着他的背影，双眼的目光狠辣，似乎要穿透那单薄的身子。

楚歌行却毫不在意：“看完了就快点滚！”

傲世天宗紫眸之中泛起一点恨意，忽然说：“你想不想见小十九。”

楚歌行一怔，心中飞快的想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怎么不回答？”傲世天宗问。

楚歌行并不回头，只是淡淡地说：“你肯让她见我吗？”

“肯，当然肯。”傲世天宗笑笑，“如果你肯让我……”

“给我滚！”楚歌行一挥袖，雄浑地掌风直扫出去。

傲世天宗后退一步，冷冷一哼：“你最好还是驯顺些吧，惹怒了我，我自是不舍的伤害你，但是小十九那边，我可就不能保证了。”

“你敢伤她！”楚歌行蓦地转过身来，怒视向傲世天宗。

“她对你竟是这么重要？”傲世天宗双眉一扬。

楚歌行略微一怔，心头暗叫不好，咬了咬牙，却说：“我千里迢迢是为了来保证她安然回去，不然的话，无法对我叔叔交代。我自然很重视她。”

“是吗？”傲世天宗玩味地看着他。

楚歌行忽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他上前一步，问：“你把她怎么样了？”

“我会把她怎么样？”傲世天宗说，“我的心中只记着一个人，其他地人都不放在眼里，也不关心，要把她怎样，也是那些对她有企图的人。”

“你……”楚歌行猛地心跳，“东窗未白……”慢慢地吐出这四个字，整个人都僵在了当场。

傲世天宗淡然一笑，似乎很欣赏他的表情。

楚歌行上前，一把握住铁栅栏：“你让东窗未白做了什么？！”

傲世天宗笑的雅然：“郎情妾意，有情人终成眷属，十五，我也没办法啊。”

“混账！”楚歌行虽然不知他话中几分真几分假，却始终无法忍受这样的话在耳边响起，不由地大吼一声，完全失态。

“别生气，反正她不过是你的婶婶，男子多花心，三妻四妾多地是，你叔叔也不会在乎小十九一个人吧，”傲世天宗转过身：“除了我……我地心底……十五，你别辜负我的心啊。”

他缓缓地向外走去，身形已经消失在黑暗中。

“混账，混账！放我出去，”楚歌行拼命摇晃着栏杆大吼，“放我出去！”

声音在地牢之中传出很远很远。

可是他最想地那人听不见。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六十二章 相为谋

“这是什么药呀？你说的很神奇似的。”唐乐颜望着盒子之中并排躺着的那两粒药丸，伸手戳了一下，问。

东窗未白看着她：“真的想知道？”

“嗯。”

“这药，若是给人吃了，那人就会忘记所有前尘旧事，只记得眼前人，也只会爱着眼前人。”他解释。

“居然有这种药？”唐乐颜惊。

“是啊，想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嗯，叫什么？”

“它就叫幸福。”

“幸福？”唐乐颜皱起眉，“这叫做幸福？”

“是啊，所有叫人痛苦的记忆都不见了，只会单纯的毫无二心的喜欢着眼前人，岂非无比的幸福？”东窗未白望着盒中的药，慢慢地说。

“我觉得不是，”唐乐颜摇头。

“为什么？”东窗未白抬头看她。

“深爱着的人为什么要忘记，忘记了该多可怜，”她手托着腮，“我无法想象，我会忘记那个人……光是靠想象就觉得疯了，我觉得这才不叫幸福，这叫痛苦。事实上，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就算到死都想着要记着他。”

“哪怕对方不喜欢你？要知道，你只不过是单方面的付出，付出而得不到回报，毫无意义的。”东窗未白说。

唐乐颜想了想，叹一口气：“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我也没法想象他永远都对我冷冰冰的样子，”忽然之间她目光一亮，望向东窗未白，“未白，反正这里有两颗药。不如你分给我一颗。”

东窗未白一僵，不知她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下意识地问：“你想要？要来做什么？”

“等我再试试看，如果那个人再不喜欢我，我就给他吃掉。”她捧着脸邪恶的哈哈大笑。

东窗未白愣了愣，笑着摇摇头，微微低了身子，趴在了桌边上。

我是想要来给你吃这种药的。

没想到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小十九。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

东窗未白望着她。面色有点古怪。

唐乐颜却仍旧在跃跃欲试，她问：“未白。你给不给？”

东窗未白想了想，才缓缓说：“那好吧，你就从中选一颗吧。”

唐乐颜闻言大喜，搓着手说：“可以吗，你说真地？”

“当然可以，选吧。”他淡笑着伸手。将那盒子向前推了推，推到她的跟前。

唐乐颜笑逐颜开，仿佛看到了光明未来，手指悬在半空，向着盒子内的两颗药丸点来点去，似乎在犹豫要选哪一颗好。东窗未白望着她，笑着问：“你不是吧。反正两颗都一样的，用得着这么费心吗？”

唐乐颜摇头：“不一样，怎么会一样呢。”

东窗未白一惊：“怎么，哪里不一样？”

唐乐颜得意一笑："我总感觉，这两颗有一颗大一点。大一点的仿佛药效也好一点，我要选大一点的那颗。"她精明地说，然后低头拧眉向着盒子中看，"你别吵，让我认真选，你是男人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能反悔。"

东窗未白忍不住笑出声来。望着她一本正经的模样，忍不住说："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就认真的选吧，慢慢来。"

"我当然要慢慢来，"她又叹一声，"到明天，还有多半天地时间呢，晚上又要做噩梦啦。"一边说一边盯着盒子中的药丸，小嘴也跟着撅起来。粉嘟嘟十分好看。

看地他很惊心。

舜都。军机府。

楚真手上握着一份公文，凝神看了半晌，扔下，又取另一本，越看越是皱眉，最后才抬头说："这是怎么回事？居然一点线索都没有？"

室内环绕桌子围绕了五六个身着不同官服的属官，听楚真这么问，一个个面上露出不安表情，却不敢说话。

秘书官见场面尴尬，上前一步说："大人，此事可能是江湖人做的，所以朝廷的兵马探听不到什么消息，也是……情有可原。"

"江湖人，"楚真怒意满脸，"江湖人又如何，居然敢来掳走朝廷命官，实在无法无天，传令各州各县下去，不管怎样都好，都要给我把人搜出来，一旦查出线索，就算是耗尽千军万马，也要将凶嫌缉拿！"

"是，大人。"几个属官低低地答应了一声，心头却叫苦连天，最近大雪纷飞，就算是地面上有点线索，都很快被连续而落的雪花遮盖，而且天寒地冻，人少出行，线索更是少的可怜，却是叫他们去哪里跋涉将人找回来？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去找？"楚真双眉一振，喝道。

"是!"几个人一起躬身领命。

心中这般叫苦，面上却都不敢说，一个个顶着苦瓜脸，唯唯诺诺出门去了。

北堂御剑正好进门，望见属官们一个个面如苦瓜，拧在一起，心头一愣，又看到桌子后楚真不耐烦地脸色，顿时明白。

他手中端着一碗参茶走进来，脸上也露出笑，叫一声："大人。"

楚真望见他来，脸色方才缓和一点。

"大人趁热喝，"北堂御剑将那碗参茶放在他的跟前，看楚真伸手将茶碗端起来，这才含笑问："大人还在忧心？"

楚真只是叹了一口气。

北堂御剑说："我劝大人能放则放，何况，那边，小楚大人早就出城去了，凭着小楚大人的能耐，就算那人来自天上，他也会将人家揪出来的，大人尽量放宽心吧。最近大雪连绵，恐怕事情会不少，大人又有伤在身，还要多保重身体啊。"

楚真听了这话，愣神半晌："我担心……"

他垂了眉，最后点了点头又说："御剑你说的是，我是该……唉，收心了。"他喝了一会参茶，又愣愣地盯着桌上的情报折子出了一会神，这才将折子推到一边，说，"好吧，……我……"

正在这时侯，听到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正向着这边而来，北堂御剑站在桌边上向外看，见一个军机府地侍卫匆匆进门，跪倒在地，颤着声音说："大人……大人，皇上驾到！"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六十三章 要活着

皇上驾到？？

在这样的大雪天，却是为了什么？

不过必定是有紧急重要的事。

楚真大惊。

北堂御剑也惊了一下，刚要告退，楚真挥挥手示意不用。

几个人出门去迎接圣驾。

却赫然发现，顶风冒雪，陪伴皇帝而来的，赫然竟还有虎威将军楚歌寻。

楚歌寻蹙着双眉，平时的顽皮表情荡然无存。

楚真刚要跪倒在地，唐少玄上前一步，将他双臂扶住："朕知道你有伤在身，不必多礼。"

楚真谢主隆恩，唐少玄也不避忌，拉住他的手臂进了书房。

"这位是？"分君臣落座之后，唐少玄望向旁边站着的北堂御剑。

"回陛下，这位是北堂少侠，这些日子，多亏北堂少侠在旁边照顾臣。"楚真抱拳回答。

唐少玄点点头："果然是年少有为，一派游侠风范，又能为朝廷尽力，很好，很好。"

北堂御剑骑虎难下，只好行礼回道："多谢皇上称赞。"

唐少玄微微一笑，这才转头看向楚真："朕在宫中，略有耳闻，楚中堂你受伤了，太后也十分关心，屡屡问起来，所以朕才亲自来看看，中堂伤的怎样？"

他并不问是谁伤的楚真，也不追究责任，却只问他伤的怎样，可见是早就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说网．ＣＮ

楚真不由地微微脸热，低头说："没什么大碍，让皇上跟太后受惊了，臣实在惶恐。"

"没什么大碍就成。"唐少玄仿佛没有看到楚真脸上一闪而过的一丝尴尬神情，反而皱起眉来叹了一口气。又问，"朕刚听说，九门提督也出城去了，不知是为了什么事？"

楚真见问，低头回禀说："回陛下，此事本来不想要惊动陛下的，既然陛下见问，臣只好据实禀报。是乐颜被不明人士掳走了，歌行他。出城追缉贼人去了。"

"居然有这等事！"皇上的表情有点震怒，随即说，"真是大胆包天，一定要严惩不贷！"

"臣遵命。皇上切勿忧心，此事臣一力处理就是。"楚真领命。

唐少玄这才说：“嗯，有爱卿来安排一切。朕可以放心了，另外……朕还有一事。”

楚真望见站在皇帝旁边的楚歌寻自始至终都没有展眉过，心头已经暗自警惕，见皇帝这般郑重，不由地问：“不知是何事让陛下如此忧心？”

唐少玄略微踌躇，然后才缓缓地说：“最近，督厂对朕密报。说是……”他顿了顿，“北疆，东海，以及丹宁那边，似乎都有些不安分。”

“什么？”楚真闻言。彻底惊住。

楚歌行握着那栏杆，曾经耳闻过，说天渺峰地地牢打造的甚是厉害，因为关押的基本都是江湖上一些神通广大的大奸大恶之徒，所以铁柱子都是用北海底的精钢筋打造而成，就算是绝世的神兵利器都无法摧毁。另外为了保证安全。地牢都不是连着的，每一间的地牢。等同于一个小型地密室，除了有一扇门做出口之外，周围三面都是厚厚的泥土地，外加上地面冰封雪冻，距离地牢又甚是远，就算你是绝世功力，都无法将整个地面摧毁。

楚歌行试了试之后，逐渐地熄了强行突破地心。

他迅速地冷静下来，反身回到铁床边上，心头恨恨，终究是棋差一招，中了傲世天宗的诡计，听他方才的口吻，分明是要对唐乐颜不善，另外，事到如今，好像也没有明日放他出地牢的意思了，楚歌行皱着眉，望着地牢的墙面，早脑中飞快的思索。

他是个聪明地人，越遇到困难的急事，越会沉下心来细细地想，这一次他为了唐乐颜而来，本来极其谨慎，在傲世天宗问他为什么那么关心唐乐颜的时候，他心头一动，即刻窥破傲世天宗的心思，故意说唐乐颜是他的婶婶，目的只有一个，无非是让那变态别去注意她伤害她，伤害她。

但是他毕竟低估了傲世天宗的敏锐。

更加没想到地是，他这谨慎细致的掩盖，却正成了他最大的破绽。

以他素来冷清的个性，绝对不会为了一个即将成为自己“婶婶”的女子，回来见那人地。

傲世天宗显然也很了解他，再加上变态独有的狐疑敏感个性，想必早就调查过唐乐颜同楚真的事情了吧。

恨，恨啊。

楚歌行猛地一拳打出，将面前的墙壁打出一个小小的坑。

全然不管伤势如何，借着手上的痛他继续想。

竟然走错了一步。

没想到，想要保护她，却反而成了害她。

早知道，他就应该按兵不动，等在舜都，照旧过日，若是傲世天宗见威胁不了他，也许会将唐乐颜放走。

毕竟，她是无辜地。

没想到……这一切地辛苦，最终换来一个关心则乱，将她陷于地狱。

可是……

楚歌行忽然想，若是事情再来一次，他仍旧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天渺峰吧。

就如同唐乐颜不敢同楚真赌他会不会将那把匕首推入胸口一样。

他同样也不敢赌自己的不动声色冷血无情会不会换来她地安然无恙，亦或者……被恼羞成怒的傲世天宗给……

他怕。

果然是关心则乱。

恨恨恨。

不过，罢了罢了。

往事不可追。那些不重要，也没有用。

楚歌行握着拳，心中乱乱地想：现在该怎么办？一定要想个办法，从这里出去。

一想到她，往日的景象，她不屑的样子，含笑的样子，鄙夷的样子，哭泣的样子，无力地倒在雪地中，被他抱住的哀弱样子，全部从眼前一闪而过。

楚歌行迅速想到底，心疼之极。

就在这极短的一瞬间，他想来想去，竟在心底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若真的……如傲世天宗所说……他叫东窗未白对乐颜下手的话。

若是他真的来不及去救乐颜的话……

那……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东窗未白，是喜欢唐乐颜的吧。

楚歌行想到以前，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模样。

心好像被谁揪住了，冷冷笑着掐着捏着。

楚歌行忍住。

他想：

如果是东窗未白的话……他、他若真的得逞了，也应该，嗯，不会害她的性命吧。

应该不会的。

东窗未白是喜欢着她的，从那人的眼神中，他都看得出。

只是……乐颜她……会怎么想。

乐颜。

楚歌行怔怔地望着面前冷硬的墙壁，心想：乐颜，你听到了吗？只要你还活着……

乐颜，一定要活着。

只要活着，一切都好。

我怎么都不在乎。

来什么都好。

只要你在。

只要有你。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六十四章 盖天灵

“好了！”一声响亮的声，“我就要这个！”

一锤定音。

唐乐颜伸手，自盒子之中，将那粒看似“较大”的药丸捏起来。

东窗未白看着她，得意洋洋地将药丸举起来，凡在眼底看了看，又举到他的跟前晃了两下，才说：“怎么样？嘿嘿，心疼吗？”还冲着他眨眨眼。

东窗未白望着那粒药，目光一瞥又看向剩下那一粒，一丝微笑自脸上缓缓出现：“好，果然是这粒比较大一点，我先前都没注意的。”

“哈哈哈。”唐乐颜得意大笑，又看向那盒子。

东窗未白说：“怎么样，你好像意犹未尽。”

“未白，你这样的盒子，应该有好几个吧。”

东窗未白说：“嗯，怎么样？”

“你回头再找一个，把你那粒药盛好，这个就送给我吧。”她笑眯眯地看着他。

东窗未白抿嘴一笑：“好，给你吧。”

“这么慷慨？”她问。

“当然，其实留下来也没什么用了。”东窗未白叹一口气。

唐乐颜一愣，随即一惊，问：“莫非你这颗药丸有相送的人了？”

东窗未白看着她点点头。

唐乐颜眼睛骨碌碌转了转，神秘兮兮问：“是谁，跟我说一声。电脑小说站东窗未白扫她一眼：“我怕你听到，会太吃惊。”

唐乐颜说：“我撑得住，这长日漫漫的多么寂寥，你就说出来，当解闷也好。”

“很快就不会寂寥了。”东窗未白低声说。

唐乐颜凑了凑上前：“什么？”

东窗未白抬头看她：“乐颜，我好看吗？”

唐乐颜一怔，眼前的男子眉目如画。虽然看起来有些体弱，但那略减纤瘦的肩头却是她的坚实倚靠，以往没怎么仔细打量，现在看看，还真是好看，美中不足就是下巴太尖了，整个人更像是剪影似的人物，需要多吃点东西养胖才好。她说：“当然好看啦。”

“跟十五相比呢？”东窗未白问。

“他？”唐乐颜愣了愣，随即说。“你们两个不一样吧。”

“怎么不一样？”他问。

“那个人……”她皱着眉，冥思苦想地，“那个人更冷一些，你却很暖。”

“暖？我的意义，对你来说是……暖？”

“是啊。”她哈哈得意笑了两声，“比如说有些事情。我谁都不会说，却只会跟你说。”

“是吗？”东窗未白淡淡地答应一声。小说网

“是啊。”唐乐颜说着，“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因为……”东窗未白伸手，捉住盒子内那粒药，唐乐颜见盒子空了，便立刻拿过来，将自己手中地药丸放了进去。东窗未白看到，笑容在脸上一滞，随即说，“你……呵……”

唐乐颜怕他反悔，将小盒子放回自己身边。又问：“怎样，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还有，你还没说你为什么问呢。”

“因为，有个人说我跟他很像。”东窗未白慢慢地说。

“噗……”唐乐颜大笑，“这人眼瞎了。”

东窗未白也跟着一笑：“是啊。我也觉得他的眼瞎了。”

唐乐颜伸手拍他的肩：“你还没说。这药你要给谁呢。”

“如果我说，是给你的。……你会乖乖吃下去吗，乐颜？”他说。

唐乐颜的手僵硬在了东窗未白的肩头，过了一会才咽一口唾沫，勉强苦笑着问：“你是……开玩笑的吧？未白？”

“听说你叫我。”傲世天宗背负双手，望着牢中的楚歌行。

“放我出去！”楚歌行恨恨地盯着他。

“放虎归山，我有什么好处吗？”他问。

“傲世天宗，”楚歌行忍住胸口作呕地感觉，说：“我原本尚敬你是一派之主，以为你会说话算话，没想到竟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你真叫我恶心！”

“我是想跟你讲信义地，”傲世天宗上前一步，一把握向楚歌行握在栏杆上的手，楚歌行一闪没有闪开，傲世天宗一把捏住，将他压在栏杆上，狞笑说，“是谁先违背信义的？一年之后，你我再比武，若是你输了，你任凭我的处置，甘心情愿，无怨无悔，若是我输了，我便随意你要杀要剐，但是……我之所以答应这条件，放任你偷走逍遥书，唯一的要求是你不许爱上任何人，男人女人，都不可以，这约定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是谁……是谁先违约的，你说！”

楚歌行运起内力，用力一挥，将傲世天宗地手挥开，傲世天宗后退一步，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鲜血，忍不住愣住：“你，你受伤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上了谁，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理由的。”楚歌行握着伤口破裂的手，鲜血自指缝中流出来。

他方才一时激愤，一拳打在墙壁上，没有用护体内力，指骨略有破碎，傲世天宗一时没看到，大力一握，有些断裂指骨刺破表皮戳了出来，疼得钻心。

傲世天宗望见他显然伤的不轻，心头极痛：“你伤的怎样，你给我来看看。”

楚歌行冷笑一声：“你少假惺惺的了，你关我在这里，便会料定是什么结果，大不了鱼死网破。”

傲世天宗听他说出这样绝情的话，把他地一片心踩得如烂泥一样。忍不住后退一步，冷笑说道：“好，好，你仍旧是什么都不在乎，那好，……小十九……”

“不要提她！”楚歌行脸色冷的怕人，咬牙说道。

傲世天宗哈哈冷笑两声：“你还说你不爱她？你爱她爱的宁可说不爱她！你想保护她么，我偏不如你的愿！”

楚歌行脸色煞白，不知道是疼得还是气的，一时瞪着傲世天宗说不出话。

傲世天宗见状，情知说中了他地弱点，心头痛极，面上却越发狰狞，一张原本俊美的脸，无比邪魅，紫眸更是邪光大盛，负手挥袖，大笑之中，向外走去。

蓦地身后响起一声：“好！”

“你回心转意了么？”傲世天宗站住脚，略觉高兴。

楚歌行笑了两声，沉声说道：“傲世天宗，你要怎么对待她都行，随便你，只要我看不到就成，我也不想再看到了，你想关着我让我妥协，你做梦吧！”

傲世天宗心头一颤，急忙回头，却见楚歌行对着他冷冷一笑，右手伸出，高高地举在头顶之上，手心向下，盖住天灵，竟是自尽之势！

傲世天宗做梦都没想到这幕，见状吓得魂飞魄散，撕心裂肺大吼一声：“不要！”思考中下来会发生点啥捏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六十五章 尽决绝

傲世天宗动作很快，不顾一切冲到栏杆边上，挥袖向着关门之处，内力催动，门“啪”地一声才打开。

这也是天渺峰精巧机关所在，对于有些极其重要的犯人，只有宗主本人才有能力释放。而开锁的诀窍，也正是宗主本人所修炼的功夫才能打开。

但就算傲世天宗行动再快，也不及楚歌行更快。

那擎在天灵之上的手掌，手心飞快地笼罩一层淡淡白雾，他闭着双眼，手掌飞快如电，向着天灵之上自盖下去。

傲世天宗魂飞魄散，不顾一切闪身到了他的身边，楚歌行已经一掌盖到天灵之上，傲世天宗只见眼前这人，本来完美无瑕的脸上蓦地

多了无限鲜血淋漓，一时大痛，神智慌乱几乎疯狂。

他本是个极孤高冷清的男子，自从见到上山学艺的楚歌行之后，不知怎地，竟十分合眼，感觉对这绝色的小人儿十分合缘，于是特别地对他照顾有加。

楚歌行起初对他也十分尊敬。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傲世天宗发现自己对于楚歌行的感觉一点点变了。

譬如，只喜欢看着他在自己身边。

譬如，看到其他弟子同他交好，会觉得愤怒，愤怒到想杀人。

更譬如，在某一个夜晚，他做了古怪离奇的梦境，在梦里，他抱着那个绝色的小人儿，他脸上让人心惊神驰的表情，差点让他陶醉的死在那个梦境之中。

自从那时候，一切就变了。

他对待楚歌行，不再像以前那么坦然，不再如一个全然无私的掌门人。

看楚歌行的眼神，是藏也藏不住的爱意。

滚滚地爱意。

楚歌行偏又不是那些迟钝木讷的人。

傲视天宗的一点变化。他即刻察觉得到。

等察觉到了之后，心头便无法遏制地开始憎恶。

于是便有意无意地疏远傲视天尊，反同其他人一起。

可是，等看到几个平素跟他还算可以的同修每每被掌门无故惩戒的遍体鳞伤之后，他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一直到其中有一个，被掌门一掌打死。

楚歌行忍无可忍。

同傲世天宗之间虽然没有挑明，却已经势同水火。

傲世天宗曾想过强迫他，怎奈他聪明剔透。对他处处防备。让他无处下手。

傲世天宗好歹也是一派之掌，也不敢正大光明对他如何。再加上楚歌行刻意防备。

于是。竟连他一根手指都摸不到。

傲世天宗忍耐良久，终于借故将楚歌行调到后山一个人静修。楚歌行自然知道是他背后搞鬼，却不说破。

傲世天宗去寻他的时候，他只是冷笑看他，那绝美的笑容让傲世天宗窒息。小说网.电脑站

等到他想去捉他的手地时候，他却不声不响。一刀劈过来。

傲世天宗的武功自然强他百倍，当下一把擒住他，欲望横流之下，听到身下地人淡淡地说："你今日一分凌辱我，我他日就百倍千倍还给你，我劝你，先杀了我。"

傲世天宗被他那种仿佛置身事外的口吻镇住。一时无法下手。却正在这时侯，有长老到来，他只好悻悻收手。

如此几次，都会有人撞破，傲世天宗情知是他暗地捣鬼。却无可奈何，每每见他冷若冰霜的样子，心中奇痒难忍。可心头的感觉，却从最初的难以遏制的冲动慢慢地转变，竟成了一种爱不释手地温情。终有一日，他妥协。他主动同楚歌行提出要定下誓约。傲世天宗想过。这么久他已经等了，也不在乎多等三年。

用三年的时间来征服这个人。他并不觉的亏。

更何况，他是真的喜欢这个人的。

不管世俗怎么看，不管这个人如何的不接受

Chapter_26

他，他傲世天宗，天渺峰之主，是真的爱上了这个小弟子。

所以放任他偷走绝顶地武学逍遥书。一切他为了爱。或者，为了他自以为的爱。

没想到，却是他失算了。

他忍到现在，却仍换来他冷心相待。

望着他额头上鲜血淋漓，桃花眼紧闭，傲世天宗感觉自己也将随他而疯而死。

“我有点头昏。”唐乐颜说。

东窗未白望着她：“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就好了。”

“刚刚，”她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挣扎着问，“未白，你是开玩笑的吧？”

“等你醒来，就知道了。”东窗未白微微一笑。他的脸逐渐地模糊，唐乐颜努力地睁了睁眼睛却看不清楚，嘀咕说：“可是你从来都不会骗我地啊……”无奈地打了个哈欠，头一歪，睡倒在他的怀中。

东窗未白闻言站着不动，只是伸出手臂，环绕住她。

唐乐颜真的睡着了。他将她抱住，扶着她来到床边。

低头看着她熟睡的脸，方才还说个不停，现在倒安静了。

他望着他还牢牢地握在手中的那盒子，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回过身，从桌子上拿起那粒剩下的药丸，走到她地身边，伸手扶住她地肩膀，将药丸缓缓地塞在她的嘴里。

她含着那药丸，却不动。

东窗未白低头，嘴唇向着她地唇上欲压过去。

快落下的时候，却又停住。

他无法。

脸稍微一侧，将唇印落在她的脸颊上。

粉粉的脸，触感很不错。

他忍不住多亲了两下。

“乐颜，乐颜。”轻声地在她耳畔唤着。

她不做声。

他吻到她的耳边，低低地又在她的耳边说：“我不骗你，乐颜，这件事如果不是我来做，就会是其他的人，而我，不想这样，所以我宁可……自己来，你会恨我的吧，乐颜，可是，我很想，很想……所以……原谅我。”

轻声说完，东窗未白一弯腰，靴子落在地上，他迈步上了床，顺手将床帘子拉下，遮住所有。

床帐落下的时候，他的身子也跟着伏下。

逐渐地……

“呜……呜呜……”有低低的呜咽的声音传出。

“乖。”男人呢喃地安慰着。

“不要，疼。”模模糊糊的反抗。

“忍一忍。”温柔的不像话的劝。

可疑的声响，伴随着床帘子微微地抖动着。

可是没有人能看到里面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可以想得到。

想得到该想到的。

那就好。

（a，某人挂了，从此之后乐颜跟未白同学过上了幸福快乐滴日子大家来赌以上这句话的真实性多少八）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六十五章 明心迹

血，模糊了他的双眼。

幽幽的梅香压不住鲜血的气息，那混合在一起的似腥似甜的气息，直冲鼻子，然后钻进五脏六腑，让他觉得自己快要吐出来了。

雪地上几星淋漓的血，多么醒目，奇形怪状的，看来看去，仿佛是红梅绽放。

可是这天渺峰上，哪里又有红梅了。

但为什么，那一夜，他仰头看天，满目都是刺眼的红梅，无边无际，血红色的梅花瓣，洒落，洒落，落在他的脸上，身上，盖住了所有洁白无暇之处，将他的心压的一直窒息。

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等待。

之所以不死，是为了那仅存的一点希望。

他忍受屈辱，直到现在。

如今……

所有的一切，该是偿还的时候了吧。

东窗未白，东窗未白。

他，一直在黎明来临前的黑暗里。

睁大眼睛，望着虚空。

伸出手去，无声地问：

十九，你能带我离开吗？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这么接近他。

满心却只是无限的近乎疯狂的悲哀。

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决绝，宁可自盖天灵也不给他一丝希望。这一掌下去，还有谁人能救？

他几乎无法去检查他的伤到底怎样，生怕自己也随之而疯了。

“怎么会这样……”心乱如麻。只知道颤颤重复这一句。

心神激荡，向来无所不能的傲世天宗失去主张。

就在这时侯，奇变突生。

本来昏迷不醒的楚歌行，忽然双眉一簇。

就在傲世天宗觉得自己是产生幻觉之时，楚歌行本软软垂落胸前的手忽然暴风闪电般飚起。

一掌拍出。

排山倒海的内力冲出。直中傲世天宗的胸口。

傲世天宗惊，喜，怒，一时之间，三种情绪在心头反复翻滚纠缠，纠缠不休，闪电般急窜，分不清到底哪一种情绪可站上风。

因为他死而复活。他惊。

因为他居然没死，他大喜。

因为他竟然偷袭自己。他更加震怒。

“你，你！”他地身子急速后退。

大半是因为楚歌行那雄浑无情的一掌，另一半是因为护体神功还在，本能随之倒退。

绕是如此，他受伤不轻。

鲜血自嘴角狂飙溢出。他伸手去捂住，却捂不住川流般的血液。自指缝之中流出。

他心痛如绞，却不是因为受伤。猛地咳一口血，又尽力咽下去。

一双紫色眸子，牢牢地盯着眼前的人，死死不放。

地上的楚歌行缓缓站起：“意外吗？”他冷笑。额头上的血，如绝艳的梅绽放，吐着芬芳。衬得这张脸，人面桃花，妖媚异常。

傲世天宗为之心神迷醉，移不开眼。

一刹那仿佛置身于地狱天堂，他忽然发现。纵然在此刻，被他偷袭，被他重伤，他都无法恨的起来。中文网

“十五。”他只是幽幽地叹，“你原来这么恨我。”

“不，”楚歌行冷然一笑。“我如今是更为恨你。你不该，对她下手！”

傲世天宗哈哈大笑。咯出一口血：“你……你竟然真地爱上那个小丫头。”

“难道我会爱上你这个妖人吗？”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爱我？我哪里对你不好了？”傲世天宗捂着胸口，怒吼一声。

楚歌行伸手，擦去额角的血，淡淡地一哼，说：“瞪大你地狗眼看清楚，老子是男人，你喜欢是你的事，别来招惹我，老子一早就说过，你给我一分的侮辱，我将百分千分的还给你，是你自己没掌握机会杀了我！你自己太蠢！”

傲世天宗闭了闭眼睛：“我没把握机会，不错，我做过的最大的蠢事，就是放了你！”

“死到临头，多说两句也无妨。”楚歌行上前一步。

傲世天宗睁开双目望向他：“好，很好，不愧是我傲世天宗看中了地人，好吧，今夜，就当成你我的决战之夜吧！”

他说完之后，伸手抹去嘴角的血，袖子一挥，向着地牢外闪身出去。

楚歌行冷笑一声：“也好，反正我也没什么耐心了，就今晚上做个了断吧！”

身形一闪，仿佛一道暗影，紧随出外。

唐乐颜醒来之时，一片温黄的光芒，自帐子外隐隐透来。

她伸手揉了揉脑袋，意外地竟觉得浑身轻快了很多。

看样子这一觉，睡得格外舒服。

“咦……好像睡了很长时间。”她摸了摸脸，又低头检查了一下身上的衣物，发现并没有怎么凌乱，基本上没什么不妥。

可是，哪里有点疼……她歪歪脖子。

帐子外传来轻微的声响。

她正想要去掀开，却有一只手比她更快地将帘子掀开来。

“醒了？”东窗未白笑着，望着她。

“嗯……”她答应一声。

他却伸出手来，挡在唇角边上，低低地说：“别出声。”

唐乐颜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东窗未白伸手，将她放在床边的外衣拉过来，替她披在身上：“别着凉了。”

唐乐颜望着他，问：“未白，你搞什么这么神秘？”

东窗未白眉眼间有些伤伤地，偏嘴角仍带着笑：“小十九，这么敏感做什么，嗯？”

唐乐颜眨了眨眼，总觉得他哪里有些不对。

东窗未白望着她：“本来以为你会睡个半天一夜，没想到只睡了半天，看样子，那药的分量还不够。”

唐乐颜一惊，顿时想起未睡之前的事，忍不住问：“你……你给我吃了什么药？”

她立刻在脑中回想往事，又瞪着眼睛看东窗未白。

东窗未白看她一脸紧张，噗嗤一笑：“小丫头着急了，嗯，是不是现在特别的爱我了？”

唐乐颜听他这么一问，又看他的神色，不由地也跟着笑了出声，知道他不过是恶作剧而已，笑过之后却说：“太坏了，你哄我给我吃那种药，你可是从来都没有骗过我。”

东窗未白看着她：“是啊，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地。”语声竟是出奇的温柔。

唐乐颜一怔之后，咳嗽说道：“现在是什么时刻了？是不是第二天早上了？”她转头看外面的天色，又看到室内掌灯，怀着一丝侥幸说。

“还刚是晚上呢。”东窗未白叹了一声，又低声说，“这可怎么办……早知道，就多……”

唐乐颜见他欲言又止，知道他有事瞒着自己，问：“怎么，未白你有事？”

她边说边伸手，在胸前摸了摸，最终手指落在脖子上某处，一按：“嘶……好疼……”

不知怎地竟伤着了。

“这怎么了啊。”她嘀咕。

东窗未白瞅着她，一笑转头，眼睑垂落又静静想了片刻，才说：“十九，你听我的话么？”

唐乐颜点了点头：“这是自然。”

东窗未白微笑：“那就好，----你听我的，就呆在这儿，哪也别去，我保管明天让十五来带你下山，你信吗？”

唐乐颜盯着东窗未白的脸看，男人微微地弯着腰看床边地她，此刻他素来散落地长发随意地在脑后用丝带绑住，仍旧是一身宽松的白色长衫，领口地珍珠微微发光，男人的眼睛却更是熠熠生辉。

她心头一暖，用力点点头：“我信！”

“我的乖乖小十九。”东窗未白的双眼立刻弯成了天上月，伸手，在她的头顶重重地摩挲了两下。人，哼哼，害怕了吧

楚歌行：楼上真是可爱，可爱到我想……

众读者异口同声接：----打飞她！打飞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六十七章 烈火焚

东窗未白迈步向殿外走。

走了一会忽然又停住，略略回身，望了唐乐颜一眼。

目光寂静而悲伤。

却又含着笑。

他扭身之时，头发微微地甩动，随着动作滑到肩头上去。

长发垂到腰间，因为腰肢的微动而荡漾着。

唐乐颜坐在床边看着，便在此刻，才霍然发现，原来东窗未白，竟是个如斯风情万种的男子。

东窗未白望着她一笑，刚要转身离开。

身后唐乐颜望着他，急促间只叫一声：“未白！”

东窗未白停住脚步。

“你什么时候回来？”她想了想，问。

东窗未白肩头微微地一抖，背对着她，双眼之中氤氲浮起一层淡淡雾气，在眼睛之中，宛如星之海洋。

他蓦地回身，大步向着床边跑过来，唐乐颜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张开双臂，牢牢地将她抱住。

“十九……”他低声叫。

唐乐颜呆呆地被他抱在怀中，男子激烈的心跳，有力的臂膀，抱的她喘不过气来，只好回唤着：“未白……”

“十九，在这个世间……”他哽咽一声，收敛了难抑的情绪，最后说，“……我最爱你。小说网.手机站”

唐乐颜浑身一震。

“记住这句话。”东窗未白叮嘱般说。

却不等到她回答。

男人猛地松开了抱着她的手臂，木呆呆后退两步，双眼牢牢地盯着她不放，仿佛要将她整个人看到他的眼睛里去，永生永世都不离开。

唐乐颜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目送他向后。

东窗未白倒退到殿门口，这才猛一转身。黑发同白衣在黑夜之中荡起一个永诀的弧线。

唐乐颜回过神来的时候，眼前一阵冷风孤寂吹过，东窗未白单薄的影子，早就消失在沉沉暗夜之中。

明月夜，却仍有雪。

穿越重重雪原，便是天渺峰的最高顶点，傲峰之巅。

天渺宗主身影仿佛一道渺渺轻烟，在雪原之上一闪而过。

有天渺峰弟子以为有人侵入。出来拦路，见是宗主来到。又重退回去。

却在没有回过神来之时，又见另外一道轻灵无比地影子，直飞而过。

几番之后，有人醒悟过来。顿时急速派人通知了各路长老护法，刹那之间，已经有数条人影。直奔傲峰之巅而来。都是天渺峰上高层掌权人士。

而在众人面前，那高不可攀仿佛直达月亮之上的傲峰顶巅，两道巍峨不群的人影，正面对面站立。风很大，吹的两人身上的衣袂发出狂烈声音。

此事非同小可，有人自持身份，试图出声询问。

峰顶上却传来天渺宗主无法违抗的声音：“今夜。本宗跟十五在傲峰之巅比武，输赢不论，生死各安天命，你们姑且做个见证，但是谁若是贸然闯上峰顶来。杀无赦！”

天渺宗主向来公正严明，说一不二，为天渺峰众人所敬仰，更是武林之中不可企及的存在。

天渺峰出外的弟子，通常都会成为武林之中数一数二地人物，更有人出将入相。而天渺峰却从来不以此而自居什么。反而仍旧默默而低调行事，每到时间。照样会派出金银使，缉拿作恶的天渺峰弟子，并顺手剪除武林之中大奸大恶之辈，深为武林众人称道。

却从来没有人知道，江湖之中，神一样存在地天渺宗主，竟然会喜欢上自己的一个小弟子。

而且为了他，几乎付出性命的代价。

此夜，更是豁命同他相搏。

在外人眼中，这场比武，无非是这般解释----楚歌行此次带罪归来，想必他执迷不悟，不肯承认，所以宗主无可奈何，才决定出手教训他。

以宗主的武功，要将他毙在掌下，当是轻而易举的事。

大部分的人都在这般认为。

只有极少数峰上地顶尖人物，才看得出，在那傲峰之巅，向来神话般的宗主，好像有些呼吸紊乱。

而那，正是身受内伤之兆。

但既然宗主已经出言警示大家不许轻举妄动，那就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动半步。

天渺宗主傲世天宗一言之下，群雄缄口，而傲峰之巅，已经成了禁地！

楚歌行桃花眼睥睨，在傲峰顶上，衬着头顶清冷的月，脚下雪白的冰，周围是空旷的大片的夜空，如此风采，宛如仙子神人。

傲世天宗凝视眼前这人，这叫他心心念念之人。纵然他再怎么无情，无情到想要他的性命，他地心底，对他，却没有同样置对方于死地的恨意，为什么。

他自小于天渺峰上长大，从小便是众星捧月的，为人更是自骨子里透着一股冷傲。虽然说对待下属还算宽容有度，但这生长在傲峰上的人，自来便带着一股旁人无法靠近的气质，仿佛那天上地冷月，叫人只能仰望，无法伸手碰到。

傲世天宗也自知道。他不是不愿，而是根本都没有兴趣。

只是担当这天渺峰之主的责任，日复一日毫无波澜的过活，从来不曾有过任何错轨之处，偶尔离开主殿出外，所见到的人无一不向着他低头行礼，面上都是千篇一律的恭敬神色。

而他淡淡点头，示意他已经见到，除此之外，更多的表情都不做一个。

他相信，并且有理由相信，他这一生，便是这么温吞如水地过下去了。

直到，看到了楚歌行。

现在想来，傲世天宗地心底有种奇妙的不祥感：他这一生，自清冷地生，孤傲的长，然后烈火煎熬般的守，都只是为了遇见，眼前这个人。

这个视他为眼中钉，变态，或者毕生仇敌的----楚歌行。

这个世间，真是奇妙。

他竟然会爱上这样的人。

一个完全看不起他，不把他当回事的男人。

若在遇到楚歌行之前，有人对他说他会爱上一个男人，傲世天宗想，自己二话不说就会立刻出手杀人。

不是因为受到侮辱，而是绝对不相信。

没想到，没有人让他相信，他已经自己投身其中，甘心受那烈火焚。

紫色的眼眸之中，忍不住透出一点柔情。

楚歌行望见，早知他心底想些什么，冷哼一声，皱起了双眉。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六十八章 战傲峰

楚歌行上天渺峰的时候，原本只有七成把握，另外三成，看天意，看情况随机应变。

他一步步来，并不慌张，除了心底仍牵挂着唐乐颜安危。

甚至被关在地牢之中，都并不担心更多。

他一直在找机会，找一个反扑傲世天宗的机会。

从心底里他恨这个男人，恨他看自己的眼神，肉麻的很，像是看姑娘。

所以曾发誓，要将他的紫色眼珠挖出来。

他从来不需要来自男性的温暖，一想起来浑身鸡皮疙瘩冒出，有种想要呕吐的感觉。

同时他也深知，傲世天宗的固执跟执着，几乎跟他是同等级别的。

这就有些头疼。

以前的时候，他隐约知道了傲世天宗跟东窗未白之间的事情。

虽然恶心，但毕竟是别人的事，他懒得去管，同时心底略微松了一口气。

偶尔见到东窗未白的时候，在怜悯的同时，反感。

他自己是彪悍的男性心理，很难想像一个大男人跟另外一个……在一起的情形，被傲世天宗的离奇反应弄得他五雷轰顶，简直想杀人。

虽然他的外表的确比较女人，但若是谁真的将他当女人看，绝对是楚歌行生命中不能容忍的情况之一。

现在想想，假如傲世天宗是个女人的话，楚歌行对他的恨，想必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起码不会太恶心。

但偏偏，傲世天宗是个不折不扣的，百分百的，男人。

当然，楚歌行也是。

所以这是一个死结。

打得死死的死结。

傲世天宗绝对不会放手于他。

而楚歌行绝对不会跟他妥协。

所以。傲世天宗跟楚歌行之间的这个死结，解不开，就只好快刀斩乱麻。

一刀落下去，绳结裂开，有人死，有人流血，有人伤，有人痛哭。有人不会再纠缠，有人不会再痛苦。

如果其他地办法都无效。而拖拖拉拉只会让当事人更加痛苦的话。

一刀劈下去，或者是最好的办法。

没有办法的办法。

“动手吧。”傲世天宗说。

楚歌行望着他，估量着对手还剩多少胜算。

他的逍遥功并没有练到顶巅。

而傲世天宗是天渺峰的正统传人，从小接受训练，武功底子是过人的好，山下那帮人。从来都自以为了不起，封王称帝，瓜分武林，整天挑起争端，为争一个第一。

却不知道，第一在世外，而不屑于跟他们争来争去。

傲世天宗的武功。堪称宇内独步。

虽然对他地人品十分诟病，但是对他的武功，楚歌行唯有两个字：钦佩！

所以他才将逍遥书盗走，不惜练习那绝世地禁书来对抗他。

否则的话，自他下山三年之后。三年之后的那一战他必败无疑，到时候随之而来的屈辱，可以想象。

而楚歌行之所以在当时答应了傲世天宗的那个约定，第一是为了拖延时间，第二是给自己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因为如果当时傲世天宗对他虎视眈眈，若是他不答应地话。他说不定会采用极端手段。

楚歌行不介意同他虚与委蛇。

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这些那些。他全部要讨回来。

在地牢里的时候，他宛如困兽。

他已经露出破绽，傲视天宗大有毁约之意。

当时他以拳头自残的时候，手上出了很多血。

傲世天宗激动之下握住他的手，加重了他的伤情。

而就在那时候，那剧痛提醒了他。

在同傲世天宗说话的时候，他的右手一直都搭在那伤手之上，沾满鲜血，当傲世天宗要离开之时，他故意作出要自盖天灵地样子。

他认定了傲世天宗绝对不会眼睁睁看他如此。

他让自己赌一赌。

果然他赢了。

手上的鲜血抹在额头上，那蠢货居然真的上当。

而他的偷袭竟也一举成功。

真是天助我也。

楚歌行冷笑。

同时心底想：乐颜，乐颜你等着我。

很快的，我将这个……

他还没有想完，耳畔一阵劲风扑面，傲世天宗已经出手。

楚歌行吃了一惊，行家一出手，便知道深浅，傲世天宗这一掌拍出，楚歌行立刻知道不好：为什么他受重伤之余，仍旧能如此强悍，而在地牢地时候，他不是吐血了么？

照理说伤势应该很严重才是啊。

好像想到了什么，楚歌行双眉一敛，凝神对敌。

几招过后，他的心中渐凉，而傲世天宗脸上的笑意却逐渐浓了起来。

“你……”在两人擦身而过的瞬间，楚歌行怒意升腾。

傲世天宗一伸手，握住他的手腕，轻轻一扭，只听得“咔嚓”一声，楚歌行的左手已经被扭断。

他闷哼一声，浑身战栗。

“意外吗？”傲世天宗微笑说。

这是楚歌行在地牢里偷袭他成功之后地台词，如今他还给他。

楚歌行抬头望向他，嘴角一抹殷红：“好阴险地小人，居然装作被我打伤的样子，故意来引我决斗！”

他地声音，带着一丝痛楚的颤抖，另外是无限的愤怒，跟一丝压在底下的恐惧。

刹那间楚歌行已经想通。

傲世天宗何等人也，他肯定是在抱他起身的时候就发现他是装死，却不说破，反而装作吃了大亏的样子，来让他以为他受了重伤，会打不过他，引诱他将半年之后的决斗定在今晚上。

楚歌行当然愿意，他以为傲世天宗受了重伤。不料对方，却只是在扮猪吃老虎。

楚歌行大悔。

为什么自己竟那么大意。

面对这样的一只老狐狸，为什么他会没再多一个心眼。

居然一时冲动答应了他的邀战，面对一个没有受伤的傲视天宗，他的胜算，哗啦啦地跌落下来，如同现在，境况可怜。

楚歌行心底冰凉。

傲世天宗近距离看着他，紫眸自露出妖异的光：“十五，这回你可……愿赌服输了吧？”

很平常的一句话，楚歌行却听出他这句话底下所含着的无限不怀好意。

他宁可死。

如果让这个男人碰他一下，他宁可死！

可是……如果他死了的话……

乐颜……

心头一痛，楚歌行有些茫然。

傲世天宗仿佛看出他心底所想，微笑着说：“十五，这里风大，我们回去吧，十九……还在等着我们呢。”

楚歌行断腕剧痛，见傲世天宗的手向着自己肩头扶过来，忍不住一声冷笑，身形急速倒退。

傲世天宗大惊，急上前一把拉住他的袖子：“再后退就是万丈深渊！”

“我----宁----死！”楚歌行望着他，傲然说。

“你死了，十九也活不了！”

“那你就杀了她！”他后退一步，身形摇摇欲坠。

“你……”傲世天宗望着他，忽然狂傲大笑，“好，你死吧，你死了，我便收了她！到时候，我日日夜夜折磨她，你就在黄泉路上看着吧！”

这句话何其有效。

楚歌行肩头一抖，反站住了脚。

傲世天宗冷冷地看着他。

楚歌行双眸一眼不眨，右手一翻，反握住了傲世天宗的手，离开了悬崖之处，站在了傲世天宗身边。节快乐，合家幸福，笑口常开，活活o^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六十九章 血梅绽

“你为了她，宁肯这样委屈自己？”

傲世天宗望着楚歌行，问。

他伸出手，想要抱住他肩头，楚歌行右臂一挥，将他推到一边：“滚！别碰我！”

傲世天宗目光阴沉，却不再上前。他心底有数，如果用唐乐颜在做要挟的话，不愁楚歌行不会乖乖的听话，虽然说这样做的手段有些不太光明正大，但谁会要求一个被畸形的爱折磨的几近疯狂的人能用什么正大光明的手段来夺爱呢。

楚歌行低头，将断腕的碎骨随意清理了一下，想要接好。

傲世天宗虽然被他的绝情所恼，刚才故意下手重了，现在却看的不忍，不由地说："我来帮你。"

楚歌行如避蛇蝎般闪到一边去。

傲世天宗尴尬站在一边，说道："我们下山去吧。"

楚歌行听了这话，比吃了百十个苍蝇还恶心，心底倒是宁肯在这峰顶上多呆一会，最好哪里来一阵怪风，将傲世天宗卷到底下的万丈深渊里去，又或者，他吃亏一点，跟他一起死了，也就算了。

可是此刻峰顶上万籁俱寂，方才的狂风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只有头顶一轮明月，光辉灿烂。

底下的天渺峰众看出输赢，正在一一散去。

傲世天宗笑意盈盈望着楚歌行，不漏他身上每一处。

楚歌行恨不得一掌拍死他，却又无法动手。手 机小说站

就在这时侯，傲世天宗的面色却一变，凛然说道："是谁敢闯到这里来？"

随着他话音落定，听到一个低低的声音说："怎么，宗主真是好兴致，竟跑到这么高的地方来……"

楚歌行皱眉望过去。只见在傲世天宗旁边的岩石下面，有个人正慢吞吞地爬上来，白袍，长发，未系腰带，风姿万种的人。

东窗未白上了峰顶，先是叹了一口气，然后又看向楚歌行。笑道："十五，好久不见。"

楚歌行想到傲世天宗曾说过的话。忍不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东窗未白却好像眼神不好，什么都没看到。

傲世天宗问："你怎么来了？"

东窗未白这才转身，向傲世天宗行了个礼，这才说：“东窗去主殿寻找宗主，没见人，后来听说宗主在这里……于是就斗胆找来了。”

“有何事么？”傲世天宗问。

东窗未白瞅了楚歌行一眼。这才说：“东窗是来请宗主实现昨日地诺言的。”

傲世天宗听了这话，神情有些不自在，目光扫过楚歌行那边，才冷冷地说：“回去再说。”

“不，”东窗未白上前一步，“宗主，你答应过东窗。事成之后，东窗未白可以带十九离开，现在请宗主恩准。免得他人以为东窗是跟十九私逃的。”

傲世天宗还没说话。楚歌行在一边问：“你说什么，什么事成之后？”

东窗未白回头看他一眼：“十五，我知道你跟十九向来交好。不过现在我跟十九已经木已成舟，你就别做其他痴想了，祝福我们吧，对了，你跟宗主替我求情一下，让宗主准许我带十九下山吧。宗主如此的疼爱你。必定会答应。”他笑意盈盈地说。

“住嘴！”楚歌行闻言暴怒，上前一步。一掌劈向东窗未白胸口，竟像是要将他劈死掌下一样。

傲世天宗本也恨东窗未白竟然在这个时候将那件事说出来，楚歌行听了心底肯定会更加恨他，见楚歌行出手，本想给美人一个面子，另外让东窗受点惩戒也好，但是没想到楚歌行一出手就是极招，以东窗未白的功夫，十有八九毙命当场，傲世天宗得了楚歌行，本也不惜牺牲东窗未白的，而偏偏傲峰之下，有很多天渺峰的人还在观战，若是无端端地让东窗未白就这么死了，未免面子上不好看。

他上前一步，一伸手格住了楚歌行的掌，说道：“住手。”

东窗未白“啊”地惊叫一声，靠向了傲世天宗身边。楚歌行见他上来，冷笑一声，反掌竟向着他拍过去。

傲世天宗一笑：“十五你还真是不屈不挠啊。也好，本宗就陪你玩玩……”

他地注意力全部放在楚歌行身上，忽然觉得肋下一痛，这才警觉低头看，却见到东窗未白手中持着一把短匕首，那匕首从他肋下飞快撤出。

傲世天宗一惊非同小可，他再也想不到东窗未白会对他出手，忍不住暴怒起来：“你……贱人你竟然敢……”

东窗未白不闪不避，微笑着说：“我为什么不敢？”

傲世天宗弃了楚歌行，向他扑过来：“找死！”

楚歌行反应过来，立刻飞身上来相救。

傲世天宗挥手将楚歌行挡住，楚歌行一手受伤，行动不便，傲世天宗一掌拍向东窗未白胸前。

东窗未白仍旧站着不动，却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你吗？”

傲世天宗的手即将拍上他地胸前，闻言却猛地一翻手腕，掐住了东窗未白的脖子，冷声问：“连你也是恨我的？”

东窗未白冷笑：“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我的心底，也有喜欢的人。”

他微笑着，“噗”地喷出一口鲜血。

傲世天宗一惊，几滴血雾随风而来，溅在脸上，宛如血梅绽放，妖娆诡异，他不由地松开了掐着东窗未白脖子的手。

东窗未白倒在地上，伸手捂住胸口，猛地又吐出一大滩血来，血在地上流过，宛如蜿蜒地溪流。

傲世天宗皱眉看着，心底想该怎么善后。

东窗未白上前一步，拉住了傲世天宗的袍子，又伸手，向着他的手上拉去，说道：“怎么，宗主竟如此不念旧情了么？连东窗最后的几句体己话都不愿意再听？”

他的手上染着刚吐出来的血，滑滑腻腻的抹在傲世天宗手上，傲世天宗只觉得十分难受，而且楚歌行又在场……却不好就此甩开他地

手，只说：“你想说什么？背叛了我的叛徒，又有什么话说？”

东窗未白扶着他的手，竟缓缓站了起来，望着他说：“宗主，我最后的一句话是……有关十……”

眼神向后看去。

傲世天宗关心情切，以为他说的是楚歌行，顿时问道：“什么？”

东窗未白又咳了两口血，手无力地扶住了傲世天宗地肩头，血渗透入衣裳，渗透入肌肤，微微地刺骨。傲世天宗皱了皱眉。

东窗未白抬起头一笑，向着他耳边凑过来。

傲世天宗略微警惕，却只觉得东窗未白已经无力的手指在他颈间动了动，而耳边他说：“十五……你是永远得不到了，因为你很快就要……去死了。”

傲世天宗大惊，一挥手将东窗未白推开。

楚歌行闪身上前，扶住了摇摇欲坠的东窗未白。

傲世天宗站在原地，忽地觉得方才被东窗未白摸过的地方，似乎逐渐地麻木。

他悚然大惊，怒道：“你做了什么？血里有什么？！”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七十章 两心牵

殿内冷冷清清，除了唐乐颜，没有其他人在。

她回身倒在床头，想到东窗未白离开之前怪异的举止，总觉得心底不踏实，可又说不上到底是什么。

他去做什么了？回来的时候，真的会将楚歌行带回来？

而当想到“楚歌行”三个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心开始突突地跳。

有个声音，忽然凄厉而愤怒的叫起来。

唐乐颜伸手，抱住头。

她忽然想到了那个噩梦。

楚歌行被绑住，鞭子挥落下来，衣衫尽裂，他身上的鲜血溅出，曾落在她的脸上。

她想不通，为什么竟然有梦会做的这么逼真。

而他喊：“你害我，你害死我。”

虽然明知道是梦，她却仍旧觉得又心虚又有点内疚。

为什么会做这么古怪的噩梦，莫非……她猛地直起身子来，莫非楚歌行真的有事？

这两天都没有看到过他，而东窗未白也没说他到底怎样。

想来想去，几乎想要出殿去碰碰运气，但是一想到东窗未白的叮嘱，却又停住了脚步。

她在空荡荡的大殿之内来来回回地走了几步，好生无聊，又加焦躁担心。

停下来的时候，却总是想到那个桃花眼乱闪的家伙。小说网．ＣＮ

最后趴在桌子上，望着那一盏摇晃的孤灯，不知不觉低声哼唱起来：“清风吹入窗，啊月娘对面看，亲像彼个人哪，啊，叫著我。红颜染红妆。啊，心情照新镜，扶窗探旧情啊，看无，你的形影……

当初彼条歌，啊一人唱一半，如今阮的梦哪，谁人。来做伴？情缘你来赊，啊相思阮来寄。情批每一字啊，拢是，寂寞的我……”

楚歌行方才冷眼旁观，本也觉得东窗未白的举止有些怪异，却着实想不到他的血中竟然有毒。

傲世天宗毕竟是一宗之主。一惊之下，立刻反应过来，二话不说开始运气逼毒。东窗未白奄奄一息靠在楚歌行怀中，见状急忙说道：“十五，快快杀了他！”

他不惜以血引毒，又先伤了傲世天宗在先，本来以为他绝对承受不了这剧毒腐蚀。不料傲世天宗内功过人，这样剧烈地毒竟然都无法致他于死地，若真的给他恢复过来，恐怕他跟楚歌行就要遭殃了。

楚歌行也看出机会千载难逢，将东窗未白放在一块岩石之后。合身便扑了上来。

“好个十五！”傲世天宗眉眼不抬，心中恨意滚滚，若非对楚歌行怀着无边爱恋，早就一掌打死了。楚歌行不顾手腕仍旧运转不灵活，运起逍遥书的内力，向着傲世天宗胸前击去。

傲世天宗双掌齐出。同他拆起招来。

整个人却仍旧保持着盘坐的姿态浑然不动。

楚歌行见他如此状态。心头惊讶难以言说，这才知道傲世天宗的功夫真正称得上一个“深不可测”。就算是他将逍遥书的武功练得十成，恐怕也难以抵挡傲世天宗的一身绝学。

方才以及以前，他所展露的武功，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而现在遇到危难之时，才初露峥嵘，想必东窗未白在他身边多年，也没有摸清他地底细，否则，也不会功亏一篑，还要赔上一条性命。

楚歌行平生第一次觉得焦急。

峰顶之上，只有他在，若是他败了，他，东窗未白，唐乐颜，全部都要赔上性命，甚至更重要的东西，一念至此，桃花眼绽出血色光芒，楚歌行咬了牙，不顾一切重新扑上前去。

傲世天宗紫眸微张，望向楚歌行。

“日后，我定要你，吃尽千般苦头，十五，你等着吧。”他轻描淡写地说。

以前傲世天宗对楚歌行，不是大痛，就是大怒，从来不曾有这样地淡然，楚歌行见他神情异常，知道他心底杀机萌生，他若真的是痛快杀了他们倒也罢了，或者他只是折磨他一个人也罢了，再想到方才他以死相逼的时候，傲世天宗所说的那些话……楚歌行不寒而栗。

傲世天宗拆招之中，双手臂动若闪电，楚歌行只听得自己双臂不停发出格格的声响，仿佛骨骼在交锋之中被撞击破碎，渐渐地双臂已经失去了知觉。

傲世天宗却兀自带着一丝微笑，似乎猫戏老鼠一般。

楚歌行退出一步，好不容易才试着将掌握成拳，低头时候，眼见股股血流自袖子之中缓缓地滑落出来，这双手臂，俨然快要费了。而

面对天神般强大的傲世天宗，他地心底，第一次出现了无比的挫败感。

正在神思恍惚几乎想要彻底放弃之时，耳畔忽然传来熟悉的歌声：

“年年盼年春，啊夜夜怨夜半，茫茫彼场梦哪，哎哟，是牵挂……

旧情一直掀，啊青春一直撕，情批欠人名啊，爱恨，只有乱写……”

这声音……是唐乐颜！

楚歌行一愣，再侧耳去听，那声音却已经消失不见。

峰顶，只有逐渐响起的风声。

是听错了么？还是说，穷途末路，终于出现幻觉？哈。

楚歌行松开拳头，叹了一声。

傲世天宗嘴角一丝冷笑，似乎大局已定。

就在这时，旁边的东窗未白扶着岩石咳了两声，忽然低低说了一句话。

楚歌行愣了愣，问：“你说什么？”

东窗未白伏在石头上：“你听到了。”

楚歌行脸上的表情，有点苦涩，又有点喜悦难以自制。

东窗未白却已经闭口不言。

楚歌行站在原地，想着他那句话，东窗未白那声音微弱的一句话，却有奇效，刹那间不知从哪里来了古怪地力量，楚歌行发了狠，怒吼一声：“老子跟你拼了！”

重新疯虎一样又冲了回去。

傲世天宗皱了皱眉：“真是学不乖的十五。”

“别这么叫老子，混账！”楚歌行一脚踹飞一块岩石，岩石向着傲世天宗冲过去，傲世天宗一伸手，将岩石打裂成片片，楚歌行飞身而上，拳脚相加，傲世天宗不慌不忙，见招拆招。

旁边的东窗未白扶着石头，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十五，乖乖地束手就擒，日后我还会疼爱你一些，你现在反抗，只是自讨苦吃。”傲世天宗一边逼毒，一边拆招，一边还竟能好整以暇地同楚歌行说话。

楚歌行冷笑：“谁跟你一样变态，老子说过，老子是男人。”

“无论怎样，你都逃不脱我的手掌心！”傲世天宗睁开眼睛，紫眸之中的光芒，已经将近入魔。

东窗未白一眼看到，心头一喜，支撑着叫道：“他地毒性发作了，十五小心！”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七十一章 拼一死

唐乐颜唱了半晌。整个殿内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在回响。

她停了声，望着桌子上的灯。

灯花大大的，蜷缩在一起，仿佛一个初生的婴孩的形状。

唐乐颜呆呆地看着那盏灯，一刹那想起很多。

明天，就能离开了。

离开之后，会回到舜都吧。

可是楚真，为什么他就不能接受她呢？

唐乐颜痛苦地揪住头发。

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才会让他作出那种决然的行为来拒绝她。

她想不通。

“如果我是我，早就爱上我了。”半晌，她略略委屈地说。

忽然又反省：“我在想什么啊……这个时候，应该多想楚歌行一些吧，毕竟，那家伙还不知怎么样呢。”

她向来害怕他，打心眼里害怕。

这个人有点冷，时不时地会吓她一跳，而且她又猜不准他的心意，总觉得他飘忽不定，难以掌握。

所以甘心情愿离开远些。

只是不曾想到，他居然能千里迢迢来救她。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又疑惑：真的是来救她的么？

为什么东窗未白的话里感觉……好像是宗主跟那人之间有些不对?

她皱着眉想了好大一会，总觉得其中迷雾重重。^^首发 ^^

叹一口气，她走到殿门边，向外看去。

隐约看到几条人影，越过雪原，急匆匆地向着远处而去。

唐乐颜一惊，难道又有人来袭么?

随着风声。隐约传来谈话的声音。

她立刻站住脚，凝神侧耳倾听起来。

不听则已。一听，立刻变了面色。傲世天宗冷冷一笑，“十五。我对你多好，疼爱你这么多年，你就一点感动都没有？我真的比不上那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楚歌行见他狂态毕露，有心要刺激他，哈哈大笑：“你算个什么东西！有本事把自己切了老子还会当你是太监可怜你多看你一眼！你这种人竟然也敢跟她相比！我呸，老子根本不把你当回事，你自己疯疯癫癫跟个娘们儿似的，关老子什么事！”

东窗未白听了这番混话。在一边欲笑笑不出，扶着石头连连咳血。

傲世天宗咬牙切齿。手捏着楚歌行的手臂也越来越紧：“那好，我就先上了你，后再上那丫头，看你还怎么说！”

“你敢动她一下，老子跟你拼命！”楚歌行大吼，一张柔美地脸变得妖异而狰狞。

“那就拼吧！”傲世天宗却格外兴奋。一伸手，抓住他胸前衣裳，猛地一扯，只听得“嗤啦”一声，楚歌行胸前衣裳被撕裂开来，露出一大片的胸膛。^^首发 ^^傲世天宗哈哈大笑。抓住衣裳向下拉去。

东窗未白惊愕之间，手脚并用向着这边挣扎爬过来。

楚歌行遭此侮辱。却不再挣扎，只是冷笑着说：“好，好好好，傲世天宗，有本事你就在这里把老子上了！不然你就是娘们！”

“这可是你自找地，”傲世天宗闻言，紫眸之中光芒大盛，叫道：“那么我就成全你！”

他一伸手扭住楚歌行的双臂，楚歌行脚步不稳，向后略倒了倒，傲世天宗分开手去剥他的衣裳，楚歌行微微挣扎，脚步后挪，傲世天宗却抓住他不放，将他同自己贴在一块。

地上地东窗未白忽然停住动作，眼睛瞪得大大的。

就在他的眼前，楚歌行望着他，嘴角露出一丝决然的笑。

那么绝美的笑容。

东窗未白心头如被人擂了一拳，一时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

楚歌行望他一眼之后，收回目光，看向面前的傲世天宗。

两人身高都差不过，只是傲世天宗比楚歌行略微健硕一点，此刻抬眸，正好对上傲世天宗的紫眸，楚歌行一笑，说：“怎么还不动手？你在等什么还是害怕什么？”傲世天宗被那种艳光迷惑，呼吸也逐渐急促起来。

楚歌行又低低地说：“松开我的手。”声音略带点哀求。

傲世天宗吃定他，也知道他双臂受伤甚重，绝对不会对他构成威胁，又见他露出前所未有地配合态度，容色之美，难以形容，只以为自己终于融化了千年冰山，因此竟如他所愿放手。

楚歌行伸手抱住他的腰，有些弱不禁风般抖了抖身体。

傲世天宗心狂神驰，伸手将他上身地衣物扯到肩头之上，望见那精致的蝴蝶骨，狂喜之下，低头过去一阵狂吻。

楚歌行任凭他动作，脚步却缓缓地向后挪去。

傲世天宗身不由己，还以为楚歌行也是身不由己，于是只是缓缓随着他而动。

东窗未白不信地瞪着他看，已经看出楚歌行的用意，那冲口而出的一声还没来得及出口，楚歌行冲着他一笑，蓦地纵身向后一跃，向着身后近在咫尺的万丈深渊跳了过去。

他方才没有动手反抗，就是为了此刻。

所积攒的内力在此刻爆发，整个人如射出地箭一样，向着黑洞洞的悬崖外射去。

傲世天宗本能地去拉他，楚歌行反而牢牢地抱住了他的腰不放，两个人向着傲峰边上的悬崖跳了出去。

东窗未白拼尽全部力气大叫一声："十五不要！"

却听得一个声音自山涧中回荡过来："给我照顾好她！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另一个狂啸的声音也随着响起："如此也好，要死一起死吧！哈哈哈哈！"

声音在山涧回荡。

结束了。

山风呼呼作响，峰顶上一片寂静。

上傲峰之顶的唯一一条路，有天渺峰地人正匆匆上来。

虽然隔得太远，听不到上面发生了什么，但眼睛所见地一部分，就足以让他们心惊胆战，到现在，终于忍不住，不顾傲世天宗的那句警告，接二连三上来。

有人将东窗未白扶起，有人在询问情况，有人着急寻找天渺宗主地下落。

东窗未白耳旁一片聒噪，仿佛全世界的噪音都在一刹那赶来，争先恐后向他耳朵中钻。

东窗未白一言不发，面如死灰。

心中在震惊之余，只剩下一个念头：小十九，对不起，我……不能带他回去见你了。

方才惊魂一刻，他仍旧能笑，而想到等在冷冷殿内的那个小人儿，他却忽然眼热。

忽然想哭。

而正当他真的要哭出声音来的时候，只听到一阵惊呼声从耳畔响起。

东窗未白抬头去看。某人也会用美男计滴说，咳咳

现在又是放雷时间说某飞低低地道：哦……某人再次挂了，从此以后未白跟小十九重新过上鸟甜蜜幸福的生活活活……

众亲：>o

千里不留行 第二百七十二章 真情露

那一袭红衣，当空冉冉地绽放如红莲盛开。

衬着她背后偌大明亮的月亮，红莲盛放在幽蓝的夜空之中，宛如世上最美的图画。

她的怀中抱着一个人，那人赤裸着上身，露出一身如玉肌肤，青丝妖娆，衬着人面桃花，却如绝色妖姬。

细腰如柳，好看极了，只是向上看，隐约可见胸如平湖，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

唐乐颜抱着楚歌行，仿佛神祇自深渊之中飞身跃起，然后降落在傲峰顶巅之上。

“你没有死吧？”她低头去问。

楚歌行牢牢地抱着她不放，也不说话。

唐乐颜抖了抖，没有将他抖下来，只好自言自语地说：“胳膊都这么有力，看样子是没什么大碍了。”

楚歌行将脸埋向她怀中。

她皱眉说：“趁机吃豆腐是会被打的。”

闷而且哀怨的声音自胸口传来：“我好歹也是重伤，而且没穿衣服，又冷又疼…这都是为了谁呀…”

正是楚歌行。

他方才跟天渺宗主对敌的时候，一力做豪迈状，现在缩在唐乐颜怀中，却改走婉约路线。

反差之大，简直叫人心脏都停摆。

若非她来之时，听到他对敌时候是什么样儿，真不敢相信，是同一人。“好了好了。”唐乐颜打断他的话，“那你乖乖的别动了，我带你

回去。”

“那好吧。你别丢掉我。”他说。脸在她胸前蹭地更厉害。^^首发^^

换来她的呵斥：“你是狗吗？！”

这两人如同打情骂俏。浑然不顾周围有人在。

又或者，根本都没有在意周围有人在。

天渺峰弟子一片瞠目结舌。

东窗未白的泪还在眼中，嘴里却噗嗤一声又笑了起来。

刚笑出声。身子却向后倒去。

有人慌忙赶过来抢救。

楚歌行人在空中。

被傲世天宗捉住，不得脱身，想死就死吧。反正死了，这恶心地人也不会再去折磨那家伙了。

这样想想，倒也平衡了些，虽然跟他一起死有些不甘心，不过既然能够……

耳畔忽然又响起熟悉的歌声：“清风吹入窗，啊月娘对面看，亲像彼个人哪，啊。叫著我。红颜染红妆，啊。心情照新镜，扶窗探旧情啊，看无，你的形影……”

你地身影？哈，他只当是临死之前的幻觉。

浑身已经无力，只能任凭向下坠去。一直坠落到最深的深渊，化成片片。

人向着虚空落下，前尘往事便涌上心头。

楚歌行忽然就觉得有点后悔。

第一个念头是：早知道会这样早死，还是跟个变态一起死，我就先把那家伙给……搞定了。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在临死之前，会产生这么荒谬无耻的念头。

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首发 ^^

后来的解释也无非是：大概是思念成狂了吧。

第二个念头是：原来舜还挺可爱的。

原先都没有发现。只当是个冰冷无情地地方。

另外。还有……真叔。

对不起他呢。

有点黯然。

歌寻……歌寻……不用管了，他已经长大了。而且，现在都有了心爱的“书书”。

其他地人……

其他的人……

楚歌行想着想着，眼前出现一张熟悉的脸。

他于是便笑：“哦哦，还真是好笑，临死之前什么都能看到了，你还来这里骚扰我做什么，我已经将你托付给东窗未白了。”

那张脸于是皱了皱眉。

楚歌行见她飞身上前，好像同身边的变态过了两招，然后将他一把扯了过来，触感非常真实。

楚歌行一惊，脑中有些空白。

身边的人冉冉向上。楚歌行忽然想：人家说人在临死前，会见到自己想见到的东西或者人，那么……

他向来是个不吃亏且聪明地人，于是这个聪明人在这时侯做了一件他自己认为最值得的事情。

楚歌行抱住身边人的腰，猛地吻了上去。

而且亲的毫无章法，没有技巧，绝对胡来。

说穿了就是临死之前赚一把那种。

然后等到发现亲到的是真人的时候。

他华丽地了，然后就羞了，莫名其妙地羞了，因为在亲吻之前他说：“乐颜，我爱你，我真地爱你，你看我都愿意为你而死了，你相信吗？”

当时他地表情特别一本正经。他自己知道。

面对身边的人先是惊讶，然后因为被亲而涨红了地脸，楚歌行觉得很丢人，于是他将头埋在了她的怀中。

先前在同傲世天宗对敌时候的狂傲跟豪迈不翼而飞。

其实唐乐颜更。

尤其是在那么危急的环境下，她努力掌握平衡提一口气想攀上那高高的峰顶的时候，身边的人居然跟只狗一样扑了上来咬她，而且事先还说那么一番话来扰乱她的心神。

害得她差点直直跌下去，跟天渺宗主同调。

唐乐颜想：这人真是我的命中克星啊。

但是楚歌行表现的很羞涩。羞涩的几乎抬不起头来。

于是她只好掩饰住自己的羞涩，反而装作很大方的样子，堂堂正正地抱着他上来，如果不是这些人都目睹过事情的经过，这样一副场景，简直是她这个恶霸占用了他这个良家男子之后，肯负责的感人场景。

在回程之中，楚歌行总算恢复了他九门提督大人的往日风采。

他仪态万方，雍容华贵，潇洒自如，骑在马上，招蜂引蝶，当然，追随者送花者多数都是男人。

而他依旧保持着波澜不惊并且睥睨天下的样子，我走我路。

于是唐乐颜便提醒他："楚大人你在天渺峰的……"

他立刻如狗一样吼过来："你再多说一句！"原形毕露。

唐乐颜堵住耳朵，心底窃笑。

那一晚上，他们借住在客栈中。

她知道他练习过逍遥功，有夜不寐的毛病。

只是不知道，夜不寐，还副赠送夜游的毛病。

楚歌行游着游着，就游到了她的房间中。

唐乐颜没有办法，又不能跟他同床，怕出事。可见他这么精神的样子，两只眼睛在黑夜之中闪闪发光，堪比夜猫子，总让他这么霸着，也不是事。忽然想起在天渺峰的时候得了的一点好东西。

她从袖子内掏出来：“楚歌行，过来，过来。”引诱小孩一样。

楚歌行正霸占着她的床，翻来覆去，见她叫，翻身坐起来：“干什么？”

唐乐颜微微一笑：“你身上还有伤，姐姐我体恤你，来，把这颗大补的药丸吃下去，保管你明天生龙活虎，精神百倍。”

楚歌行疑惑地看着她：“是不是真的，我总觉得有点……”

“不吃算了。”她恶声恶气地说。

他立刻伸手夺过去：“吃，我当然吃。”

他吞下，唐乐颜还赠送茶水替他送药。

然后她安心地躺在了床边，同时静静地等待身边的人鼾声大作。

可是……

让她绝对意料不到的、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七十三章 美男子

“这是什么药？”楚歌行嘀咕着，声音有一点奇怪。

“怎么了？”唐乐颜也在奇怪，为什么这个人还没有睡着。

楚歌行却不回答，只是翻了个身，她隐约感觉他好像向着这边靠了靠。

幸亏她睡在床边上，是甩人逃跑溜之大吉的有利地势。

楚歌行说：“有点热……”

唐乐颜挑挑眉：这颗药果然是大补，而且发作的快速，立刻便让他感觉到热了，那接下来恐怕就要睡着了吧。

她微笑闭上眼睛，低声说：“别讲话，安心睡觉吧。”

“我睡不着。”身边的人幽幽地说。

“使劲睡。”

“嗯……”他答应一声，飞快地又说，“感觉没有用，啊……热……”

“闭嘴！”她失去耐性。真面目暴露。

他只好叹息一声，黑暗之中似乎惆怅地瞅了她一眼。唐乐颜只当看不到，心头却奇怪，为什么今晚上我也还没困……怪事。

“乐颜。”黑暗之中楚歌行叫了一声。

唐乐颜装作睡着了听不到。

“乐颜……”他又叫了一声，声音很怪很怪。

“半夜三更你叫魂吗？我让你闭嘴你……”一句话没有说完，人已经扑了上来。

唐乐颜只觉得身上一重，多了一个人。^^ 首 发^^

她有些震惊，为什么那粒药都吃下去了。人还这么精神？

不不……她飞快感觉一下，然后确定：不是这么精神，而是更加精神。

“你给我。吃了什么？嗯？”楚歌行低声问。

她已经有点心虚，却只说：“……补药。”

“补药？”他说话的声音就在她的脸颊边上，喷出地气息滚烫。“哪方面的补？”

她敏感地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却装作正直地样子说：“能让你睡着的。”

“是吗？”他问，“可是……我一点睡意都没有，反而……”

“我也正在奇怪，莫非你的体质不适合那颗宝贵地药。”她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是这样奇怪的，”楚歌行喃喃一声。

“那你奇怪的是什么？”唐乐颜问，伸出手，奋力地想将压在身上的人推下去。

那人却好像长在了她身上一样。岿然不动。

“你这颗药，是从哪里……嗯……。来的。”他颤着声音说。

她感觉他已经伸出双臂将自己抱住，同时心底也有点慌，只好实话实说：“东窗未白那里。”

他的身明显的一僵，然后问：“东窗未白跟你说这是能叫人睡着的补药？”

“嗯……不是，事实上……”唐乐颜已经察觉有什么不对，“事实上。= 首 发=这是我自己挑选来地……我猜的……”

她心头已经在后悔。

事情肯定有点不对。

忍耐着身边人已经逐渐不安分地手脚跟身子，唐乐颜艰难地将事情的过程讲述了一遍。

楚歌行听了，先是沉默，而后哈哈大笑。

伏在上面的长身簌簌发抖。

黑暗中唐乐颜觉得脸热，却又忍住。

“你……你啊你……”他的手伏在她的肩头，她心头一凛。果然滚烫。

却仍怒道：“笑什么笑！”

楚歌行伸手摸向她的脸颊边：“不。不是笑我地亲亲小十九笨，而是……我在感激并庆幸。”

“关你什么事！”她皱了皱眉。将脸扭到一边，“还有，别这么称呼我。”

楚歌行一阵沉默，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唐乐颜叹一口气，有心转开话题，便问：“你知道什么了？”

楚歌行见她问，这才打起精神又说：“我猜……当时……哼，那变态让东窗未白对你下手，肯定是威胁利诱过他，但是东窗未白他……对你，嗯，这不说了。我估计你选的那一颗，分明就是春药，东窗未白却将剩下那颗能让人睡着的药给你吃掉，唉，小十九这么惹人疼爱，连东窗未白都不舍的下手。”

“不要再说了，要知道……若是没有他……”唐乐颜黯然地说，竟没注意他最后一句的故技重施。

“哦，好。”楚歌行一怔，这次竟是老老实实地答应了。一刻，他就已经打定了必死地主意。

他不惜以血液为引，趁着傲世天宗不备，引他中毒。

这才给楚歌行可乘之机。在傲世天宗运功逼毒地时候一力相逼，又大大刺激他的心神，让他不能全神逼毒。更兼东窗未白所种这毒地确难缠难得又难解，才使得傲世天宗最终功亏一篑，一代枭雄宗主，竟葬身傲峰之下。

傲世天宗跟楚歌行同坠悬崖的时候，身体已经逐渐麻木，心头大恨东窗未白，但因有楚歌行同死，也算瞑目。

幸亏唐乐颜赶到。

于是竟连这个愿望也达不成。让人摇头叹息。

唐乐颜抱楚歌行回到傲峰顶巅的时候，东窗未白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早就存了死志，支撑到现在不死，只是为看一个结果。

当看到唐乐颜跟楚歌行那一刹那，他知道，心愿达成。

身子一晃，已经倒了下去。

唐乐颜见他面带微笑，下一刻却仰天就倒。大惊之下，将楚歌行弃置一边。

扑过去扶住他。

东窗未白一息尚存，脸上带着淡淡笑容。

雪白长衫之上，鲜血满布，清癯的一张脸，双目微闭，仿佛睡着。

“未白，未白！”唐乐颜摇着他身体大吼，“醒醒！”

东窗未白听她呼唤，模模糊糊睁开眼睛，叫道：“十九。”

“别睡着，我立刻救你。”唐乐颜吩咐一声，将他身子抱住，一手抵在他的后心上，内力滔滔不绝涌入他的体内。

她在傲峰这段时间，都是东窗未白来照顾她。

东窗未白武功虽然不比其他人，可是精研药物，用各色药品，调剂得当，将她的身体补得七七八八，以前的就伤痛也好了大半。

她犹记他离去时候那惊鸿一瞥，风情万种美男子，却不料，他这一去，竟是诀别，他并不打算再回去见她。

她望见他白衣之上的点点猩红，仿佛那夜他所说的红梅绽放，多么梦幻，她不相信，可一刹那鼻子酸楚，眼泪夺眶而出。

掌心催逼，运功替他疗伤，却不料身前东窗未白一挣，身子向前栽去。心急吃不到热豆腐豆腐豆腐豆腐拍大家

月底啦，大家有票票表藏着哦，二月的票子也记得投过来

数了数，答案大概在275或者276章揭晓经预感到有金砖落的某只抱头跑走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七十四章 诀别诗

“未白！”唐乐颜大叫一声，扑上前去，重新将他抱起，恨不得打他一顿，叫他老实。

东窗未白自雪地上被她抱起，微微一笑说：“想救我么？”

“废话！”她脸一转，怒道。

“救了之后呢？”他问。

“什么意思！”

“救了之后，十九就会留在我身边吗？”他笑吟吟地看着她，嘴角兀自带一丝血痕，这么干净的人。唐乐颜肩头微颤，伸手替他轻轻擦去，东窗未白手指一动，唐乐颜伸手握住他的手，他问，“十九，会跟我在一起吗？”

“我……我……”唐乐颜不知说什么好，被他的手握住的手指头轻轻地抖动着。

“不能，我知道。”他笑意依然，只是眼中已经露出晶莹星光。

“我没有这么说……只要活着……”唐乐颜反握住他的手，眼泪亦自眸子之中跌落。

“对我来说……活着不过是一场折磨，”东窗未白的眸子亮起，却低低地说，“支撑我到现在的，是你……跟……”

他扭转头去，望向峰巅之下的某处小小白丘。

“别多话，我替你疗伤。”

“来不及了。”

“未白……”

“这毒是在骨子里的，你救了我的内伤，救不了毒伤。”他笑着。“那你刚才所说的……”

“哦，难道为了救我，十九真的会在意我的任性要求，跟我在一起？”他看向她。^^**”

“我因为爱慕着你。所以跟她逃开天渺峰，想要去找你……没想到，倒是连累了那个痴情的女子。我欠她一条命，如今，也是该偿还的时候了。”

“惊讶吧，十九，污秽如我。也会爱着你。”

倒在唐乐颜怀中，东窗未白含笑喃喃地。

唐乐颜一语不发，只是用力拥着他。

而在他们身后，楚歌行站在岩石边上，望着平湖边的身影，一动不动。

“无论如何。我……”东窗未白心头空空的，本来有很多话想对她说，忽然之间却又全部不见，仿佛体会到自己的爱恋是多么的不应该，像他这样的人，应该默默地死在黑暗之中罢了。为什么还……

唐乐颜低头。在他耳畔说：“看那边。”

东窗未白目光一振，在那双清明眸子之中。蓦地映出两团火红的光芒。

黎明前最为深沉的黑暗已经过去，傲峰之上地日出，终于出现。

东窗未白欲笑，泪水却滚滚落下：“十九……好美的日出……”

唐乐颜感觉他在自己怀中的身子一阵颤抖，用力握住他冰冷双手，附耳低低地说了一句话。

东窗未白一愣，迎着新生地朝阳，缓缓地闭上眼睛。

泪水滚滚自眼角落下。

他倒在唐乐颜怀中，合着双眸，静静地仿佛安详地睡着。

眼泪顺着脸颊缓缓地落下，嘴角却带着安静又美丽的笑容。

唐乐颜闭了闭眼睛，压抑心头的痛，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将怀中人抱得更紧，她不后悔。

就算是谎言，她也想对他说一次。

只要他，走的安心。

还是楚歌行出面，将她自混沌之中唤醒。

将东窗未白葬在了他所亏欠的女子的旁边。

迎着清晨耀眼的光芒，那株白梅树上的梅花，浴着红日地光，朵朵的白梅皆都变得血红。

唐乐颜看的发怔，忍不住指着说："看，是红梅，是红梅……"

楚歌行伸手，缓缓握住她的手，却答应说："嗯，是红梅。"

唐乐颜转身，将头埋在他的胸前，泪水滚滚落下。

楚歌行抱住她："不要替他伤心，乐颜，这件事他做的无怨无悔，这样的他，也才是真正地他。"

唐乐颜觉得他这话未免有些无情，可是回想来时经过的事情，她不由地又觉得十分惊悚。

"楚歌行，"她低低地说，"幸好你没事。"

楚歌行一愣，随即明白了她的心意，微微一笑，说："我自然没事，事实上，我若是沦入他这样的境地，我想我不会如他这般的冷静，早就疯了。"

唐乐颜一阵后怕。楚歌行又说："不过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让自己沦为那混蛋的禁脔地，哈，最后他还不是死了，白痴一个。"

唐乐颜听他的话中带着骄傲，却不怎么反感，抽了抽鼻子，主动伸手抱住他："好，你最厉害了，成吧。"

"这话我最爱听了。"他很不谦虚地说。

雪白的坟墓，一株白梅吐着幽香，楚歌行怀抱着唐乐颜，仰头看了看头顶的这片晴空，单手一挥，一股劲风向着那株白梅而去，梅树微微一抖，旋即，被太阳光染的血红的梅花瓣开始漫天匝地地飞舞起来。

“放心吧，东窗未白。”楚歌行在心头想，“纵然我以前瞧你不起，最后，我仍旧打心里佩服你。十九，我会照顾，你……一路保重。”

梅花瓣无声地飞舞，飘落，仿佛一场梦幻般地送别。牺牲了……泣TT

东窗未白：假惺惺，假惺惺o

某只：乃们这群不cj滴……

东窗未白：假惺惺，假惺惺

某只：小白乖，你的戏份结束，可以去休息了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七十五章 心头火

唐乐颜已经能想象，如果东窗未白泉下有知，恐怕会笑她笑到死。

他的一片关爱之心，容她将那颗春药留下，却把睡眠的药给她吃下。

于是她便将自己拥有的那颗也当成了睡眠药。

这就是所谓的弄巧成拙了吧。

本来想让身边这个危险的男人睡着，安静的乖乖的睡着一次就好，没想到，反而更给他添了一把火。

楚歌行也算定力不错，被她喝斥过之后，只在她身边不安地扭来扭去，却不敢再爬过来造次。

只是，唐乐颜心知肚明，这样的他，按捺不了多久。

幸亏她现在还没有睡意，不然就糟了。

想来想去，她终于爬起来，从旁边拉好外衣披上。

楚歌行伸手抓住她手臂，问：“你去哪里？”

唐乐颜说：“你等着，我给你找两个姑娘来。”

楚歌行听了这话，目瞪口呆，然后就恨不得将她掐死，一气之下，忍不住说：“何必舍近求远，你自己不就是吗？”

唐乐颜瞪向他：“你再说一句？”

楚歌行略觉得气馁，想了想说：“你既然有心替我解药，就表现的更有诚意一点，什么姑娘，乱七八糟，我才不要。”

“相同的事情你以前又不是没做过，装什么。”唐乐颜一声冷哼，“放开！迟了的话你忍不住爆体而亡，我可不管。”

楚歌行死死不放，反而爬起来，自她身后将她抱住：“那么就试试看吧，看结果是我爆体而亡，还是……”

唐乐颜用力拉扯他的手没有拉开。忍不住怒道：“不许闹！”

“你心底还记着楚真，是不是？”他在她耳边幽幽地说。

唐乐颜愣了愣。

楚歌行又说：“那个我不在乎，可是，乐颜，你心底明明也有我的，是不是？”

唐乐颜皱着眉，没来由觉得这个问题叫她很心烦。事实上，从天渺峰上开始。她就一直害怕着，总觉得自己的心中不知藏着什么东西。忽然没来由地冒出来，吓她一跳，那些都是她否定过，不承认的东西，她不想认清，也不想再惊醒自己。

“你也太自恋了。你当我是傲世天宗吗？”她心绪烦乱，口没遮拦。

楚歌行听她提起这个名字，忍不住火大：“你不是，我是！”

她自知道说错了话，正在愧疚，只觉得他猛地跳起来，搂着她的腰将她拉了回来。

“楚歌行！”她大叫一声。“警告你你别乱来！”

“药是你给我吞下地，我若是理解为是你想让我乱来，应该也没错吧。”楚歌行说。

“我以为那是睡眠的药！”她十分后悔。

“谁知道你事先知道与否。”他十分无赖。

“你给我适可而止。”她伸手打他的手臂。小说网.电脑站

他岿然不动：“你越是挣扎，我越是容易……咳咳。”

她惊得停了动作，想了想。终究压了心头火，好好地说：“楚歌行，你别胡闹，放开我。”

楚歌行见她恢复平静，这才略放开了手，却不讲她的人放开。只说：“你还要去给我找姑娘吗？”

唐乐颜想了想。叹一口气说：“我也是为了你好。”

“我忍还不行吗？”他愤怒地提高声音。

她一惊。

他察觉到，于是放低了声又说：“我忍。行了吧。”

“可以吗？”轮到她担心，“万一……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会伤身之类的。”

“伤身这是一定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她苦笑：“那么你还犹豫什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好装的。”

“谁说我要装？”他愤怒，她到底把他当成什么人了，“我不愿意，老子我不愿意行不行？”

唐乐颜见他竟然真地发怒，声音都变了，不敢再搭腔。

楚歌行狠狠地哼了一声：“你答应我，别去找任何人。”

“好。”她无法，只好答应。

“那回来睡觉吧。”

“怎么？”

“好。”

唐乐颜睡在外面，竖起耳朵听旁边人的反应。

他一会呼吸急促，显然是药效发作，一会却又平稳，似乎是运功压下去，如此反复，听得她惊心动魄。

不多时，只感觉楚歌行地身体在微微地发抖，自嘴里发出了压抑的声音，那抖借着床板传来，抖得她惊心动魄。

“你还好吧。”她问。

他不做声。

她害怕起来，伸出手过去摸。

不知摸到了哪里，只觉得手上滚烫，连同一把汗。

而当她的手指碰过去的时候，只觉得对方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动作突兀的吓人。

“楚歌行！”她惊起，一骨碌爬起来：“你怎么了？”

“乐颜。”楚歌行低低地声音自黑暗里传来。

“我在。”她说。

“嗯，如果我……真的死在这里，你会不会忘了我？”暗影里，他的声音传来。

唐乐颜心头猛地抽了一下：“你说什么胡话！”

“我很佩服东窗未白，”他的声音很低沉很嘶哑，“他竟然能弄出这样的药来……真是奇才……”

“别说了。”唐乐颜低低喝道。

“嗯……不说这个了，”他答应一声，又问，“说点别的……嗯，乐颜你知不知道，在傲峰之巅的时候，我支撑不住，好像听到你在唱歌。”

唐乐颜心头一惊：“什么歌？”

“好像是……以前你唱给我听得那个。”他说，“你说多奇怪，居然会产生那种错觉。”

唐乐颜不说话，猛地转了个身背对着他。

楚歌行却仍旧在说：“其实当时，我已经支撑不住了，可是东窗未白对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她终于忍不住问。

“他说，”楚歌行停了停，才又振作精神说，“他说……他跟你之间没什么，你……你可能是……喜欢我地。”

不知道是药力的作用还是怎样，在说道最后四个字的时候，楚歌行的声音颤的不像话。

唐乐颜瞪大眼睛，望着眼前地黑暗，她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当时她的确是唱过那首歌。

纯粹无意识之中唱起的。

就算他练习过逍遥功，会千里传音，可不代表他能听到她在那么远的殿内唱那么小声的歌。

她也不知道东窗未白还对楚歌行说过这些话，东窗东窗……你何必多事。

事实上，当她自冰雪原赶到傲峰之巅的时候，正好是楚歌行未坠崖之前。

而楚歌行同傲世天宗地一番对话，也全被她听到。

身边这向来冷绝无常地男子说的那番铿锵地话，让她差点心悸运不得功。

而这些，正是苦恼之源。

这一对冤家>o<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七十六章 同路行

雪散云收，晴空万里。

楚歌行迈步出房间，一脸的容光焕发，那双桃花眼水汪汪的，勾魂夺魄的功力大见增长。

唐乐颜缓缓出门，他一转头，走前两步过去伸手扶住她的手臂。

“走开！”她怒斥一声，瞪向他。

“没关系的。”他却格外的小心体贴，温柔款款地说，手上更是万分谨慎地扶着她的手臂，仿佛照顾容易碎掉的名贵瓷器。

唐乐颜皱了皱眉，最终是挺了挺腰，迈步出来，忽然皱眉，又停了停，才重新向前走去。

楚歌行面带笑容望着她，她却看向别的地方，仿佛视他于无物。

下楼之时，引发多少人的惊叹。

人人赞美那“小媳妇”的体贴贤惠，生的那么国色天香，竟然如此低声下气自己的夫\\\

冬日暖阳，陌上飞花。

地面地积雪在阳光下泛出晶莹的点点光芒。

路两边高高的树整齐林立。

这条长路。别无人踪，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这一匹马，两个人。

唐乐颜察觉他放慢了速度，心头微惊。

刚一动弹，楚歌行伸手搂住她肩："我只是放马歇息一下。别怕。"

唐乐颜不动。

怕。怕什么？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说。

她闭上双眼。

"乐颜，你看这条路。长的好像没有尽头。"他笑微微地，看着周围风景，又低头看怀中的她。觉得平生快意，莫过于此时，心头蓦地浮起一个希望，那就是想要这条路就这样长下去，永永远远，没有尽头。

"可是总要走到尽头的。"怀中地人说。

楚歌行的笑容略微一怔，旋即又恢复，说："可是毕竟是走过，就算这样，我的心都觉得很高兴。"

唐乐颜动了动身子，从他的怀中探出头来。

"你想说什么？"她仰头看楚歌行。

楚歌行低头："以后……就跟着我好不好？"

她受惊一样抖了抖，睫毛也跟着一眨。

楚歌行温声说："我不是难为你，也不会强迫你，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好不好？"

唐乐颜慢慢地转头避开他的目光，望着路边的树，树身上，不知怎地，露出一个个疤痕，宛如一只只的大眼睛。

“楚……”她一张口，却又停住，直接说，“你该知道，我的心底……”

“还记着楚真，对不对？”

“你知道就好。”

“那么，你能忘了我，跟他在一起吗？”他忽然残忍的问。

唐乐颜呆了呆，然后伸手捶向他胸口。

他任凭她动作，嘴角却泛起一丝淡淡地笑，说：“怪我吗？”

唐乐颜不语，拳头打在楚歌行的胸口，他却丝毫都不敢抗，只是说：“你怪我也是应该的，毕竟……不过，乐颜，你该明白，你若是一力反抗，

Chapter_27

我就无法，可是你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底，不想我有事，所以才跟我……”

“别说了。”唐乐颜停了手，略呆了呆，忽然极力挣扎起来。

楚歌行双手抱住她：“其实我也恨自己……恨自己要这么……对你，可是你要知道，我心底……是真的……”

“我不要听，不要听，你放我下去！”唐乐颜大叫起来，拼命将他推开。

“不要，我不要放手。”他坚定地拒绝。

她愤怒起来，伸出手去，猛地一掌向着他脸上挥去。

“啪”地一声，楚歌行雪白的脸上迅速出现醒目地红色印痕。

“放手！”她大叫。

楚歌行动也不动，仿佛怀抱珍宝，一放手就会飞掉。

“我心里喜欢的人是楚真，是楚真，你放开我，我不喜欢你，不喜欢！”她终于喊出来。

楚歌行身子微微颤抖：“不是的……”

“我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这么逼我，跟傲世天宗有什么区别！”

楚歌行一愣。她用力向下一滑，楚歌行伸手去抓，却只抓住她袖子一摆，唐乐颜一伸手将袖子扯回，楚歌行只觉得手中丝绢嗖地一凉，然后手心空空如也，她已经落地。

扑倒在雪地里，雪丝溅在脸上，凉凉的化成水。

唐乐颜一颗心猛跳，在雪地上扑了两扑，迈步向前跑去。

刚一迈腿，只觉得艰难异常，她一咬牙忍着痛，大步向前奔去。

“乐颜，回来！”身后楚歌行叫。

她只是不理，仍旧向前跑去。

只要不见他，不再面对他，她的心就没有那么难受了。

眼睛看着前方的漫漫长路，飞快而艰难地在雪地跋涉，嘴里呼出地气息出口变成白色，唐乐颜听到自己急促地呼吸声，呼哧呼哧响着，慢慢地她看不清眼前的路，浑身地力气好像也在瞬间被抽离，她摇摇晃晃，向着地上跪倒下去，哭着叫一声：“真叔……”

好虐……（找打）

不过大家能自行想象发生了啥咩？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七十七章 同居了

楚歌行打马上前，飞奔到唐乐颜身边，伸手抓住她的肩膀，手上用力，已经将她身子提起，他长臂一抱，重将她抱住，却见她脸上两行清泪无声落下，双目紧闭，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他的心大痛，却知道此时不是说话的时候，只好用力将她抱在怀中，单手拉着缰绳，大喝一声，纵马向前奔去。

他一路行来，前思后想，一颗心都在怀中人身上挂着。

她却始终闷闷，仿佛失了声，又仿佛他只是个路人，一声不吭地，倒在他的怀中，好像睡着的小猫，时而睁开眼睛，却只是茫然地盯着周围的景物看，却绝不看他一眼。

楚歌行每看一眼，心便痛上一分，想也让自己硬气点，昂着头看远方，那硬气却始终坚持不了很久便投降。狐疑她为什么一点声息都没有，心头担心，于是便飞快地扫一眼，再扫一眼，到最后，再看周围景物只是觉得全然失色，那双眼睛竟只盯着怀中的她，丝毫都不想移开。

快到舜都的时候，楚歌行才发觉不对。

下过雪，出了太阳，除了路两边的积雪仍旧还在之外，路面上的雪都已经化了，有的地方比较泥泞，楚歌行发现之后便特意让自己留心去看，结果看出这好像是大批人马经过所踩出的痕迹他心头一惊，将近年底，除了各国之间的使节交流比较频繁之外，其他方面大队的人马进出，很是异常。^^\\\”

唐乐颜想了想，说：“为什么要当你没说。就去你那里，又怎么样！”

楚歌行心头微微惊愕，一转念，却又有点想通，心底虽然高兴她能够去他府上，但一想到她的目的所在……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想来想去。最终劝自己：好歹能够每天都见到了，这也就罢了。

将缰绳一提，调转马头向着九门提督府而去。

楚歌行让唐乐颜住在提督府，最高兴的人却不是他，而是楚歌寻。

最大的理由就是，侍书可以正大光明前来照顾唐乐颜了。

虽然说在楚歌寻心目之中。始终不是很喜欢唐乐颜……总觉得她未免太强太……总而言之不像是个姑娘家地模样。姑娘么，要像侍书一样。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嘘寒问暖，温柔可爱，身材也还不错……嗯嗯，反正唐乐颜看起来，太过强了些……

可是，既然哥哥喜欢的话……他自然也是没话说。

于是只不知不觉开始向好地地方想，比如虽然她够强，但是哥哥也不是弱者，而且看以往他们两个的相处，哥哥也是一副能压得住她的样子，所以如果婚后的话……应该也不会吃什么亏啦。

而且书书是她的丫鬟，她要是当了自己的嫂嫂，就没什么理由阻碍他跟书书在一起了……原本他心底还打着不安地小九九，怕以前他对她的态度太恶劣，影响她对他的看法，从而阻挠他跟书书的事，现在看来，假如哥哥已经将这家伙摆平了，那书书的事顺理成章就不在话下。

而且这家伙这次失踪回来，看样子仿佛性情大变，不复当初那种飞扬跋扈，总是吓死人的高昂气势，反而游戏沉默寡言，虽然沉默，但这样看起来，起码有些女人味儿了。

果然哥哥是无所不能的，崇拜。

楚歌寻想。

于是乐此不疲地陪着侍书，开始准备各种补品，各色药物，熬药炖补品，忙的不亦乐呼，就算是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给唐乐颜准备的，因为是跟心上人一起忙着，又因为唐乐颜是心上人跟自己最重要地人-----楚歌行都很重视的人，所以竟毫无怨尤，这番殷勤的表现，让侍书大加称赞，对于他上次顶撞自己的事情也就既往不咎了。

可是不管侍书怎么用心，补品跟药物怎么充足，唐乐颜怎么配合，她却始终是一天天的瘦弱下去。

连楚歌寻也发现了，这人不像是以前那么精神，那下巴尖的可怕，两只大眼睛也大地惊人，看人的时候，目光凉的好像冰水一样，楚歌寻甚至觉得，一阵风来，就能将她吹走。

侍书暗自垂泪，楚歌寻只好苦苦劝说。

没有办法之下，只好去找楚歌行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歌行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却不能说。

她的变化他看在眼里，明知她的心结是什么，他却无法去开解。

情况就是如此。

他知道她最想要的是什么，但是她最想要地，最想见地那个人，却始终不见。

若非是他曾经见过楚真，楚真也问过他乐颜的状况，关心之情溢于言表，连楚歌行自己也会毫不犹豫地相信，楚真，是忘记了世界上还有唐乐颜这个人了。

可是楚真没有忘记，绝对没有。

他只是想告诉那个人，他已经忘记了。

他想让她好好的，更好。

楚歌行知道，他忽然有些痛恨自己的这种不用人告诉也会知道的本能。这种感觉，让楚歌行觉得又安心，又悲哀。

楚歌行：好章名，好章名，简直是绝世好名

某飞（谄媚状）：多谢小楚大人夸奖

唐乐颜：我一掌拍死你们俩！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七十八章 泪满眼

楚歌行推门，走进房间。

他轻轻地回身将门掩上。

房内弥漫着淡淡的药香，楚歌行回头，望见有人伏在靠窗的桌子上，瘦弱的肩头，一动不动。

楚歌行有点惊心，腰一扭，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到了桌子边，他伸出手去，想扳她的肩，但是手指快要碰到她的时候，忽然又放慢了速度，仿佛蜻蜓点水般落在上面。

触手有一点凉凉的，他低头去看她侧面的脸，长长的睫毛一动不动，表情很是平静，原来是睡着了。

他松了一口气，也松开了手。

同时为自己的疑神疑鬼而惭愧不已。

站在她的身后良久，楚歌行才反应过来，他伸手，一手搂在她腰间，一手扶上她肩头，用力将她抱起，当她双脚离地的瞬间他心头一凉，不过几天而已，怎么竟轻了这么多?

唐乐颜模模糊糊中醒来，望了他一眼："哦……是你……"

楚歌行不答，抱着她向着床边走去。

唐乐颜蓦地醒悟过来，伸手抵上他的胸口："你干什么？"低低地惊呼。

楚歌行本来想将她放回床上，盖好被子再睡。并没有其他想法。

见她这么惊慌，鬼使神差地竟说："还能干什么？"

唐乐颜会错了意，怒道："放我下来。"

他却已经走到了床边，将她放下，她试图爬起来，他一身手臂将她压下："别动。****"

唐乐颜望着他，愤怒的眼睛里还带着一丝恐惧。

"面对我，是这么让你害怕的事吗？"他问。

唐乐颜扭过头去不再看他。

"乐颜，"他柔声地叫。"看着我，我不会伤害你。"

她心头稍安，却从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表达内心的不屑。

楚歌行见她不理，自顾自坐在床边，一时沉默。

唐乐颜被他压住，无法动弹。只要躺着不动。

楚歌行感觉她心跳极快，于是问："心跳的这么快。怎么了？"

唐乐颜说："你走开就好了。"

楚歌行皱了皱眉："你何必这么对我？"

"那么我要怎么对你？"她问。

"你既然同意住在我这里，便是默认了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不是吗？"他说。

唐乐颜一怔，随即冷哼一声。

她之所以同意来楚歌行府上住，是一时意气，想看看楚真是什么反应。可是……这话却不能对他说。

她却不知道他早就察觉了她的心意，现在只是故意拿这个来堵她地嘴而已。

楚歌行望着她不语，才又说："你最近瘦的厉害，有没有好好吃东西？"

唐乐颜仍旧不回答。****

楚歌行见她竟这样死硬，忍不住说说："你这样，只是在伤害你自己，这么多天了那人都没有反应，你不是该死心了么？"

唐乐颜一惊，转头瞪向他。

"说中了你的心事。是不是？"他问。

唐乐颜忽然抓住他的手臂，狠狠一扔，猛地坐起身来。

不妨楚歌行却在同时转身，将她重新压回去。

"你……"她刚说一句话，嘴便被他堵住。

她这才惊慌起来，他的吻热烈而强势。她完全无法挣扎，只感觉他欺身上来，身上一凉，那夜的情形忽然又出现眼前。

"楚歌行！"趁着他低头吻下去地时候，她无力地哭叫了一声。

"你是我的，不是吗？"他却不由分说地宣布。

“不……”她叫着。“我不是地……”

“你是的。我现在就告诉你知道，你是的。乐颜。”他急促地说着，已经无法控制自己。

她无力哭叫。他却只是想要。

她哭的眼睛都肿了起来，哭声却慢慢地变了味道。

他仿佛是故意的，不，他一定是故意的。故意地要看她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最初的反抗到后来的陷

楚歌行并非不能控制自己，他控制的很好，很是完美。

他自始至终都冷静非常。

冷静地看她的动作，看她的每一个表情变幻，从难堪，痛苦，难以忍受，到绝望的低吟。

他一一看在眼里。

世间总有如他这样的高手，世间却难有他这样的用情者，他对她，不是想占有，而是想让她知道，自己是被占有地，而且是……无法自拔几乎到心甘情愿的那种。

乐颜，我只是……想让你感觉到，你是我的。

是我的。

在眼睁睁看她发出难以自制的哭泣声之时，他心中想。

冷静地退出。

冷静地替她收拾一切，冷静的一丝不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多冷静，就有多迷恋。

如此，而已。

室内飘起淡淡地甜香。

是楚歌行吩咐染着的，有助于她的睡眠。

他亲自替她清理了身子，盖上被子，看她入睡。

她的睫毛上还挂着一滴未曾干的泪水。

他俯身极温柔的吻去。

北堂御剑来地时候，也吓了一跳。

他几乎无法认出，眼前这个弱不禁风地女子，竟是以前的乐颜。

“你……”他上前一步，失态地捉住她双手，“你瘦了。”

“好看吗？”唐乐颜笑着问。

她笑如春花，却是凄风苦雨之中被吹打地那种，带泪的笑。

北堂御剑看的出，他害怕。

“你怎么了？”他问。

“你来干什么？”她却问。

“看你。”他回答。

“我很好。”她也跟着回答。

两个人面面相觑，然后大笑。

也只有在她仰头大笑的时候，他才看出她身上，尚有以前那种跳脱不羁的影子。

除此之外，她仿佛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需要人的好好疼爱。

两个人乱乱地说话。

“你最近很忙吗？”她问。

“不忙，你呢？”他说。

“我也不忙，整天吃药，吃更多的补品，日子不知多逍遥。”她笑。

“我也是，”他回答，“整天游手好闲，吃一品大员的饭，日子不知多威风。”

她听到“一品大员”四个字，脸上的表情毫无预兆地僵硬了。

北堂御剑吓了一跳。

唐乐颜望着他。

北堂御剑问：“你还好吧？”

她忽然泪满眼，于平静之中毫无预兆地竟嚎啕大哭起来：“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好，北堂御剑，我不好！！！！！！！！！”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七十九章 爱无错

北堂御剑大慌。

他用力拥抱着她，感觉却像是抱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别人的，他借来抱一会，于是心怕怕，心又疼。

“没事没事，乐颜。”他只好安慰。

“他好不好，他好不好？”她满脸的泪，抬头看他。

北堂御剑自然是知道她问的是谁，他点点头：“好，他很好，很好。”

正当手忙脚乱的时候。

帘子一动，有人走了出来。

北堂御剑抬头，对上楚歌行的双眸。

他心头一震。

“是……真叔让你来的？”楚歌行问。

望着眼前萧瑟景致，这美丽如斯精致如斯的男子竟也是满面萧瑟，北堂御剑心中暗叹，略转开目光，说：“不，是我自己来的。就算他想让我来，他也不会开口，哈。”

楚歌行闻言也是一笑：“你……替真叔觉得可惜么？”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不过是个旁观者，当局者都已经挥剑斩断了，我一个看戏的，又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

楚歌行点了点头：“北堂兄果然是一语中的，只不过，不知道心底是不是也是这么豁达开朗，毫无怨尤。”

“小楚大人好像很懂北堂御剑，不如说来听听。”

楚歌行漠漠然看着眼前：“刚才看到她的样子，可心痛？”

北堂御剑沉默片刻，淡淡一笑：“是。\\\\\\”

“可会觉得我……”楚歌行微微地皱着眉，不再说下去。

“你怎样？”北堂御剑却偏要追问。“你不过也是顺从自己的心意，做着你希望做到的事情。就算我真地觉得你自私，冷血，不择手段，也不能大声说出来是不是？”他笑哈哈地，忽然咳嗽两声。“咳咳，这会儿当然不算……我是举例。”

“自私，冷血，不择手段，嗯……”楚歌行摇了摇头，却不见恼色。

北堂御剑收敛大笑。若有所思地说：“不过，也只有如小楚大人这般手段，才有可能得自己所想得，所以……其实在北堂御剑心中，是很钦佩大人的。”

“多谢了。”楚歌行淡淡地说。

“真心话而已。”北堂御剑也略仰起头，望向远方，“人生苦短，如果一时挫败而不去把握。珍惜该珍惜地，恐怕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你回去，怎么说？”

“怎么说？”北堂御剑又是莞尔一笑，“当然是报喜不报忧了，他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就算是明知这边的痛苦不堪，又怎么会轻易踏出那一步呢？可是那番力交瘁却是绝对不能免了的。又何必让他白白地遭这种罪呢，你说是不是？这叫做善意的谎言。虽然……对她，不公平。”

楚歌行转过头，看着北堂御剑。

北堂御剑问：“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是不是发现我今天特别的帅。^^ ^^”

“是。”楚歌行竟毫不讳言，“我也是第一次发现，你竟这般善解人意。而且对真叔。竟是如此地关怀。”

“喂喂，别这么说。容易叫人误会。”

“放心，没有人敢。”

“嗯……”北堂御剑答应一声，转头叹息，又说，“他的确……是个很可怜的人呢。”

“那就多多劳烦你了……”楚歌行放低了声音，头也微微低下。

北堂御剑略微惊诧：“你这一次，倒是诚意十足。”

“我……始终对他有愧于

“爱中无分对错，也无公平可言，爱有时……很不择手段，你也不必自责，”北堂御剑笑笑，“不过你不必我教。”

“是……”

“还有……”

“北堂兄请讲。”

“对她好点。”

“嗯。”

“你知道什么是爱？”

曾经有人这么问过楚歌行就算是当时那人含泪大吼的样子他也记得很模糊了。

唯有那几句话，牢牢地还印在他的心底：

什么是爱？

爱是命中注定遇上，是火中取栗都得，是甘苦同路，是不离不弃，是刀尖上舞蹈，是含笑饮鸩酒，想要，就绝不怕伤心烫手！

虎威将军楚歌寻的幸福生活很快地就告一段落。

军机府派出地探马得回消息，北疆之地，的确有不同寻常的状况出现。

虎威将军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一跳三尺高，火冒万丈，当场骂娘。

“该死的蛮夷之辈，老子上次打的不够狠，居然还敢卷土重来！害老子跟书书劳燕分飞，连过节都要加班，老子这次带兵回去，绝对不会轻饶了这帮渣滓……”

于是史官在史书上大笔一挥：虎威将军忠肝义胆，闻讯之后，报效国家之热情滚滚如长江之水，当下带兵五万，杀气冲天直奔北疆。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告一段落。

很快，就传螟州小国，也派了兵马三十万，军临东海偏北。

军机中堂楚真虽然在最近忙的焦头烂额，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三十万？”他手提毛笔，嘴里嘀咕着。

北堂御剑并不懂得朝廷之事，忍不住问道：“大人为什么发笑，这三十万的话，兵力岂非惊人地很？”

楚真闻言，竟哈哈地笑出声来，手中的笔也跟着放落。

“御剑你有所不知，”楚真笑着解释说，“这螟州不过是弹丸之地，勉强称之为螟州国，其实只是一个小小海岛，就算是全岛的人数全部加起来，都没有三十万之巨，他们哪里来的三十万兵力？”

“这……这个……也许是他们借兵？”北堂御剑惊讶地猜测。

“那也不可能，螟州之人，好大喜功，习惯性的喜欢自吹自擂，三十万，照本部看，就算是三万人都不可能，按照他们惯常的行为来看……有一万人就差不多撑死了。”

“啊……哈，哈哈，怎会如此？”北堂御剑摇头而笑。他见楚真说的斩钉截铁，十分轻松，心头却有点怀疑，这世界上真有这样地人种吗？一万人……夸张成三十万。哈，哈哈，那也太恐怖了吧。

“再去给本部探听准确消息。”楚真扔下一枚令牌，淡淡说。

然后消息再次传回的时候，让北堂御剑大大地跌了眼珠子，所谓螟州国的三十万大军，原来只是区区三千小兵。北堂御剑在无比佩服楚真的先见之明同时，对于螟州小国的厚脸功也同时佩服的五体投地。

下面地发展可谓是“风云变幻”期待哦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八十章 凤欲飞

皇朝跟皇朝之间的相争，向来残酷。

多年以来，除了远在西北的越西星之皇朝，中原之地上，丹宁跟舜便是唯一最强的两大皇朝。

而两国之间，虽然近几年不见大的战乱，这也是两方面彼此磨合的结果，但是人人心知肚明，一山容不得二虎，更何况，总有野心勃勃之辈横空出世，谁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一朝醒来，两朝反目为仇。

唐少玄为削弱丹宁对舜的威胁，不惜密令楚歌行将丹宁皇太子毒杀。

实在是近几年来丹宁的实力增长的过快，这不得不一提丹宁那神秘的摄政王爷，多亏了他一力把持朝政，才能镇压下丹宁内乱，并将丹宁国治理的井井有条。但也正因为此，才成为舜不得不忽视的一大敌人。

而，若是丹宁唯一的皇太子若死，丹宁国势必内乱，各派势力相争之下，便无暇考虑对外扩张的可能。

政治暗杀，虽然残酷，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寻常手段。

丹宁皇城凤城。

白衣白帽的男人玉树临风站在庭院中央。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高声念着，兴致盎然地举杯。

忽然之间杯子一抛，白玉杯在空中划过一条弧线，杯中的酒抛洒出来。

另有一人淡淡一笑，纵身跃起，翩然舞蹈：“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一个春“字”落定，这人绯色衣裳一闪，一伸手，大弯腰，脚尖落地的瞬间。****也刚刚好将那玉杯握住。

“哈哈……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先前那抛杯子的人长笑鼓掌，却一仰头，刚才他扔杯子的时候洒出的点点酒水刚好从天而降，这人张开口，酒水点点洒落，大半落入他的口中，另有小半却洒落在他的脸颊边上，点点酒水晶莹，仿佛刚淋了雨。

绯衣人举杯一笑。那人也正好低下头来，两人相视而笑，那人刚要说话，便听得朗朗的声音自走廊下传来：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清正的声音，突然响起，却并不让人觉得讨厌。反而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那

人念完之后，迈步下台阶，说道，“既然后两句无人续。就让本王接了如何？”

先前起头那人大笑：“好好好，摄政王来地正好。”拍手声声，自石凳上站起身来。

绯衣人也起身来。行了个礼，说道：“摄政王爷。”

摄政王凤剑生一笑：“小世子不必多礼，小公爷不必多礼，哈，希望本王的到来，不至于打扰了两位的兴致。”

“怎么会。”凤非声起身，摇了摇头，“不过我等闲人穷极无聊。摄政王却是日理万机，怎么想到来我这无趣荒唐之地了呢？”

摄政王说道：“既然小世子如此问了，那本王也就直言不讳了。\\\\\\”

凌九烟望了他一眼，说道：“且慢，如果是涉及军国大事，需要九君回避的。九君先告辞。”

摄政王还没来得及说话。凤非声一摆手：“不必不必，你我相知。就算是有什么军国大事，摄政王告诉了我，我转头也会对你说，回避不回避，也没什么意思。”

凌九烟苦苦一笑，也跟着摇了摇头，似乎对他这个性颇为无奈。

摄政王却点点头：“此事多多少少也跟小公爷有些关系，在场也是无妨。”

凌九烟面露狐疑之色，凤非声却面不改色，只问：“摄政王的模样，倒似是下定了决心的样子，哈。”

摄政王目光一亮，说道：“莫非小世子知道本王今次来的目的？”

“你不明说，我又怎么知道，猜测，永远不代表真相。”

摄政王答应一声：“不错，猜测，永远并非真相。”他一挥手，伴随在三人身边的侍从一一退去，摄政王这才说：“皇太子……之事，大家都已经清楚，现在凤城群龙无首，大有纷乱四起地势头，不知两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凌九烟说：“王爷不必担心，王爷仁德，人人皆知，只要有王爷在，难道还会有人妄生事端？”

摄政王说道：“错，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乃秋姓，若是总一手遮天，难免有人猜测，流言四起之下，必定会迷惑不少无知百姓，那时候……”他摇摇头，又说，“但是有人则不同。”

凌九烟“哦”了一声，转头看向凤非声。

凤非声一挑眉：“看我做什么，我姓凤不错，不过可不是嫡亲的皇裔血脉。”

“管他什么嫡亲不嫡亲了，”凌九烟说，“放眼朝中，你能看出哪个比你更亲？”

摄政王说：“小公爷说的不错，所以，世子你该明白，本王今次来的理由了吧？”

“这个理由……”凤非声一笑，“好似不是很充足，本世子当世子当的好好的，有自由，没有理由将自己关到皇宫那样的笼子里。更何况，皇帝临死之前改我地名字为非，就是不想叫我做三做四，哈。”

凌九烟微微而笑。

“过去之事，并不重要，更何况先皇也没有颁布命令说小世子不得继位，”摄政王亦莞尔，又说道：“既然世子觉得这个理由不够，那，再多一个理由如何？”

凤非声问道：“哦？说来听听。”

摄政王说道：“我听闻世子的心上人现在舜都，求之不得，想必很痛苦。”

凤非声一愣，然后大笑：“王爷，我服了你，这话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另有人教？”他转头看向凌九烟。

凌九烟微笑：“你别怪我，我的心底，同样也有求之不得的人，帮了你，也是帮了我。怎样，你做不做？”

凤非声望着她，目光渐渐地锐利起来。

“本王也知道世子你平时喜爱游玩，但从来不曾玩物丧志，昔日在舜发生了一些事，想必跟世子脱不了关系吧。”摄政王说，神情已见恭敬：“请世子三思。”

凤非声脸上地顽劣的笑全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略带冷意地笑：“既然大家都这么诚实，本世子也没什么好隐瞒的，说实话，我对舜……也的确没什么好感，哈，哈哈哈……”

他一言落定，伸手拿起桌上的酒壶，将杯子斟满三个：“我来敬王爷，敬九君一杯。”

“好。”九君举杯。

摄政王伸手端起一只杯子，说：“为了凤城之将来。”

凤非声却一笑：“为了我们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如约实现。”

三只杯子一饮而尽，白玉杯摔在地上，见证这番月下誓言，也见证一个新的，强盛的皇朝从此刻开始，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

三天之后，凤非声登基就皇位，改国号“丹宁”为“凤”，自此刻起，凤帝凤非声地名字，正式改回为凤飞声！

我对小凤凰还是比较有爱的，TT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八十一章 东海波

东海扬波，海岸动荡。

消息传回舜都的时候，楚真正在彻夜研究北疆战事呈上来的折子。

薛诺的来信言简意赅：“瀛洲兵压境，支援。”

楚真十分震惊。

这短短的三天之内，北疆兵事，东海扬波，连小小的螟州也跟着起哄，另外，最重要的丹宁那边，虽然没有确切的消息，却总也让人安不下心，听说丹宁已经有新帝登基，并且改国号为凤，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从内乱之中清醒过来，外加上那位不可忽视的摄政王的辅佐，若是他们也想在这场已经渐渐露出混乱面目的战争中插上一脚的话，那情况可真是到达了糟糕到不能再糟的地步。

不过丹宁边界还有铁血大将军守着，暂时可以放下心来，目前北疆已经派了虎威将军楚歌寻前去，而东海……

楚真想不出可以派谁前去。

他举手，揉了揉脑门。

同时直觉觉得，这一次的战事，恐怕不同寻常。

北堂御剑见他苦恼，从旁说道："大人，夜深了，还是暂时休息吧。"

这几日，楚真惯常听他的话，他说什么，便做什么。可今次却一反常态，轻轻地挥了挥手。

北堂御剑上前一步，望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折子，又看了看这个几乎被埋在折子堆里的人，忍不住说："这么多，什么时候才能看完，看完了人也累坏了，大人还是睡一会起来再看吧。****"

楚真叹了一声："不成，这件事要尽快解决，战事如火，若不在能控制的时候出手，火势蔓延的话，再怎么救也是徒然。"

北堂御剑虽然不懂作战。楚真的比喻却很生动，他立刻懂得，点了点头说："这倒是，"然后又问，"不过大人你正在苦恼的是何事？"

楚真说："北疆那边，歌寻刚去，现在……东海又生了事端，我需要尽快的派人去帮阿诺一把，唉。只是这满朝文武……"他在脑中尽快地想着，究竟哪个适合海战，是能用的将才，而且还很忠诚……绝对不会背叛。

北堂御剑醒悟："哦，大人你是在苦恼该用哪个将领比较合适。"

楚真点点头。

北堂御剑想了一会，笑眯眯说："大人，既然北疆让虎威将军去了。那东海何不让九门提督去，他们兄弟两个……虎威将军既然能战，那九门提督……"

"这个……恐怕不成，"楚真摇头，"歌行不比歌寻。歌寻是武将，惯常在外面东奔西走，征战杀场。歌行擅长的是统领禁军，以护佑为主。"

北堂御剑说：“擅长护佑，未尝不擅长出击，以我看啊，九门提督的才干绝对不比虎威将军差。”

“这倒是真地，不过么……”楚真想了一下，又说，“还是不成……另想人才吧。”

“那……”北堂御剑想了想。= =忽然说，“那新科的武状元如何？”

楚真“嗯”了一声，问：“新科武状元？”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北堂御剑望着他，低声说：“乐颜……”

楚真吓了一跳，手一抖，袖子扫动之间。将桌面上几份折子扫到。顿时“哗啦啦”折子纷纷落地，楚真却毫不在意。只是说：“不行，这绝对不行！”

其实这没什么不行的。

历代选出的武状元，除了武功过人之外，都能够统兵带马。

最为著名的自然是天绮大将。

那个楚真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人。

也是曾经给他的心留下深得不能再深烙印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这个印象在先，所以当北堂御剑提起乐颜来地时候，楚真会条件反射般的立刻拒绝。

甚至都没有想过这个提议的可实行性。

北堂御剑看着他，无奈地转过头去，弯腰捡地上的折子。

楚真却心绪不宁地，被他一句话勾起了压抑的死死的诸多念头。自从唐乐颜被楚歌行带回来之后，他便没有见过她。

不是不想，做梦都想。

所以他尽量都不让自己睡倒。

虽然在梦中见到她的感觉很好，但是，醒来之后总有种罪恶地感觉。

他尽量避免见她，硬下心肠不去，纵然听说了她病了，也只管在心底哄自己：歌行会照顾好她的。

逐渐地转移所有精神在公事之上，又加上最近的大事实在太多，他忙也忙不过来，基本上没什么时间去想其他的事，因此情况倒是好一些。

没想到在今晚，被北堂御剑一语勾起来。

北堂御剑叹了一口气，将地上的折子拍了拍尘，重新放在桌上。

楚真看了一眼，随意从中挑出一份来，努力地看过去。

可是那些字，怎么也看不进眼里去，只好细细地去认。

可是越认越觉得糊涂，好像字一个都不认识了。

而脑中却更乱。

北堂御剑咳嗽了一声。

楚真没有在意。

北堂御剑再咳嗽，楚真抬头："怎么？"

"大人……"北堂御剑神色有点黯然，"折子拿反了。"

楚真大惊，手中那份折子差点被扔了出去。

他垂下眼睑想了一会，才合上折子，放在桌上，起身说："我还是……去休息一会吧。"

他迈步向着内堂而去。

这几天他习惯在军机府住，很少回府中。

累了就在内堂草草地卧一会。

简直要废寝忘食。

北堂御剑目送他入内，忍了忍终于没忍住，说道："大人……"

楚真停住脚："嗯，有什么事？"回头来看他。

北堂御剑叹了一口气，面色有点苦恼，却仍旧说："大人你若是有时间地话，还是去看看……乐颜吧。唉，我是真的不想说这种话可是我实在是忍不住……"他举手，挠头。

楚真听他说的古怪，心头突突地跳了两下，跳地太重，感觉都有点疼，于是问："难道，难道乐颜她……出了什么事吗？"唤出那个名字来的时候，感觉很艰难，又很陌生。

北堂御剑默默看了他一会，才摇头。

楚真同他对视了好大一段时间，才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我还是不去了，有歌行在就可以了，更何况，我真的，很忙。”他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旁边的秘书官掀起帘子，楚真弯腰，入了内堂。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八十二章 中堂策

楚真小小地休息了一会之后，总算想到了有个可用之才。

事实上从他躺倒之后，他的脑袋就没有一刻在休息，而是高速运转。

一会在想北堂御剑的话，一会想到东海之事，一会关心北疆的战况，而当所有的都停歇的时候，便会出现那身着红衣的一个人。

他苦恼，翻来覆去，只好拼命让自己望公事的方面去想。

几乎没有睡到一个时辰，楚真便起身了，穿了朝服，整理整齐，便叫了轿子，借着乌黑的凌晨浓墨色，上早朝去。

人都说当官好，谁见当官起这般早？

可见风光之下，也有不为人知的痛楚。

在朝堂上，将东海的情况向舜帝禀告了一阵，舜帝大惊，立刻询问满朝文武，谁可领兵。

各个臣子倒也很是踊跃，有自荐的，有推举的，一时不至于冷场，只是众人议论纷纷，人多口杂，你争我夺，不管是有才的没才的，个个理直气壮，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但是半天过去了，结果却还是空，如同菜市场竞价般乱糟糟，一时也选不出什么具体的人来。

舜帝一会看看这个，一会看看那个，始终举棋不定，最后目光落在楚真脸上。

“中堂有什么好的提议人选么？”他问。

楚真故意想了一会，才上前一步禀告说：“回皇上，臣心中，还真的是有一人。= =”

中堂发声，满朝文武全部寂静。

舜帝松了一口气。

将上届的武状元成功推上了征东将军的宝座之后，楚真功成身退。

舜帝对这个人选非常满意。

上届的武状元，可也算是个文武全才之人，只是性格有些耿直，通俗点说就是不会做人，第一不会拍马。第二不会钻营，在这个朝堂之上简直如凤毛麟角般的稀少。因此得罪了朝中大臣，还得罪的不止一个。所以理所当然受到众人的热烈排挤，楚真虽然知道这件事情，可也没怎么在意，他的心中也有想法，就好像好的鹅卵石需要流水冲刷一样，楚真打着若要良才必然要先让他受点挫折地心理，没有去管。

一来二去。被排挤的武状元下放再下放，最后楚真竟也慢慢地将人给忘了。

若非这一次的东海事件，楚真还真的想不起曾经有这样的人存在。

幸亏在最后关头，给他想到。

下朝之后，楚真乘轿返回军机府。

北堂御剑随行轿子旁边，慢慢地走。

轿子经过市集的路口，有吆喝的声音传入耳中。

楚真听的熟悉。伴随那熟悉的叫卖声。他回想起某一幕来。

曾几何时，他跟那人一起路过此地。= =

她想要买那泥娃娃，却没有钱。

他等她走远了，取玉佩换来。

只是……现在想想，所有一切。也是不该。

若非他粗心大意，事情怎会发展到现在地步，竟然连看她一眼。都成了难题。

楚真心头黯然。

轿子慢悠悠地向前，楚真开始想北堂御剑昨夜所说地话。

是不是，真的应该去看一看她?

那孩子，究竟是怎样了？

担心，很担心，但是担心归担心，他不能动。

身份卡死他。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轿子忽然猛地晃动了一下。

有人叫：“有刺客！”

楚真大惊。

轿子砰然落地。楚真的身子随着一歪，然后就听到北堂御剑的叫声：“不要惊慌，保护大人！”

但是顷刻间，楚真已经听到三两声惨叫，连续响起。

楚真心惊十分：究竟是何人如此厉害，不过眨眼功夫。居然有几个人倒下。

耳畔传来北堂御剑的声：“是你！你！你为什么……”

话都没说完。可见来人厉害。

楚真的心突突乱跳，隐隐约约仿佛猜到了来人是谁。

他口干舌燥。坐在轿子之中，仿佛泥胎木塑。

忽然之间，他醒悟过来，霍然伸手，将轿子地帘子拉开。

既然来了，他不要躲。

楚真弯腰出轿子。

“大人别出来！”北堂御剑的声音又响。

可惜已经晚了。

只听到北堂御剑一声闷哼，仿佛受伤，但是虽然受伤，人却向着这边冲过来，仿佛要保护楚真。

然而来不及。

楚真出来轿子，放眼看过去。

地上横七竖八，倒下的都是他的人。

而就在他的面前，站着一个熟人。

是熟人。

却不是他心目中想象地那个人。

一刹那，楚真呆住，他的心头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失落。

他望着那个人，那冷冷的眼睛，看着他，带着浓浓地恨意，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副恨着他的样子。

楚真一时忘记了反应。

耳畔似乎还传来北堂御剑的大叫。

而楚真只是直直地站着。

那人冷冷一哼，手中长剑仿佛一泓秋水，向着楚真这边激射过来。

楚真听到自己的心底响起了重重的一声叹息，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意料之中的疼痛没有发生。

楚真听到周围响起了一声很高尖叫。

是北堂御剑的尖叫么？不像，却像是一个女孩子的。

那女孩子大叫一声："啊……啊啊啊啊……"声音尖锐，高亢入云，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似被吓坏了地样子。

可是楚真想：我并没有感觉到痛啊。难道是我在一瞬间就死了么？

就算是刺中了，又何必这么大惊小怪。

他缓缓睁开眼睛，然后看见，一只雪白如玉的手，挡在自己的胸前，那小小的手中握着的，是那两如秋水的剑尖，她握地很紧很紧，鲜血顺着那手心里飞快地流了出来，猩红地颜色。

楚真瞪大眼，他感觉自己的血液就在瞬间被冰冻了。

他不敢抬头，很怕抬头。

他怕看到他不愿看到地。

但是他竟然抬起头来。

这一次，他如愿以偿了。

就在他的面前，那孩子仍旧是一袭落拓的红衣，如同被火燃烧的颜色，只是她的脸却出人意料的白，且瘦，好瘦，一双眼睛大而且圆，愣愣地在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陌生的人。

滚来滚去，求票票，滚来滚去……

其实我是心疼啊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八十三章 因生果

出剑的竟然是小狄。

而握住剑的，竟然是唐乐颜！

楚真觉得这个世界混乱了，他的脑中也是。

唐乐颜望着他，却不说话。

楚真站着，却不能挪动脚。

一瞬间空气都静止，只有莫名的眼神，在彼此之间流动，转换。

“啊……公子爷，公子爷！”旁边女子的尖叫声再次响起。

楚真总算听出来，这个声音，是歌寻的小女朋友：侍书。

随着这个声音的响起，唐乐颜也跟着反应过来。

她的手腕一抖，那如秋水的一柄剑“”地一声，从中断成两截。

而她手中兀自握着半柄断剑，好像没有感觉般愣着。

楚真总算有所反应。

他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腕：“松手，乐颜，松手！”

唐乐颜瞪着眼睛盯着他看，仿佛在判断他是谁。

“乐颜，松手呀！听话，乖，乐颜！”他急促地叫着，一瞬间忘记了周围人看过来的眼神，以及越来越多围上来的人。

“为什么？”她只是愣愣地问。

“疼，会疼的，会伤到你的。”他说。

“我不怕。”她回答。

“乐颜，松手，快点。****听话好不好，我是真叔呀。”他急得声音都变了。堂堂一品大臣，方才还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一语定乾坤，现在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哄住这个孩子，话语颠三倒四，毫无逻辑。

“我不松手！我不！你们谁也休想让我松手！”她蓦地大叫起来，很愤怒的样子，“我不怕疼，不怕！”

手上也跟着一紧，血流的更快。

楚真刹那愣住。

她在想什么。

他转头看着她：“乐颜……”艰涩地叫。

“我不要松手。不要让我松手。”她哀求地看着他。

“乐颜……”楚真的眸子蓦地温柔起来，“乖，我知道，你不必松手，只是，把剑放下，这东西，会伤到你的，嗯？好吗？”

她仍旧带着迟疑。握着那柄剑不动。

楚真一顿，又说：“这剑很锋利，也会伤到我的，好不好，放下他。”

话音刚落，她蓦地松开了手。

原来她竟在乎他，比在乎自己更多一些。

楚真震撼。

他望着她。又低头，望着她血肉模糊的小手，以及那染着血落在地上的断剑，眼泪就在一瞬间喷涌而出。

“你不逼我啦？”她问。

“不，不逼你了。^^ ^^”他木木然的回答。

“真的？”她狐疑地看着他。

楚真不再回答。他深深地吸一口气，伸出双臂，将她牢牢地抱住：“是呀。真地，真的。”

手臂环抱住她肩头的瞬间，蓦地察觉到她的身体竟瘦弱如斯，原本肉肉的肩，现在瘦骨嶙峋，他感觉得到，同时因为这种感觉而让脑中产生了一阵剧痛，剧痛作用之下。楚真眼前发黑，只得更紧地抱住身边人，她好像也感觉得到，伸出手环抱住他的腰，死死不放。

旁边似乎有人在叫，有人在劝。是北堂御剑的声音。是侍书的声音，是小狄的声音。他逐渐地听不到，只是牢牢地抱住怀中地孩子，用力之猛，仿佛要将她揉到自己身体中去，跟自己化为一体，再也不用分开。

小狄发现唐乐颜消瘦的厉害，整个人有些精神恍惚。

他愤怒之下，找楚歌行兴师问罪。

楚歌行正也一腔恼怒，他一次次逼迫她，她也一次次臣服于他，他逐渐地无法自拔，而她却在一次次的沉迷之后，更加抵触他。

这种恶性循环让他深深地痛恨，而痛恨自己多过于痛恨她。

侍书目睹了小狄同楚歌行的争执，她不懂得小狄心头的恨意有多大，一时之间，还想要维护楚歌行，毕竟他是楚歌寻的哥哥，而且事情的过程她也不是很明白，只是知道唐乐颜喜欢楚真，可是楚真却不理她，反将她交付给楚歌行。

侍书不知道这么说，对于小狄来讲，意味着什么。

唐乐颜在小狄地心目之中，属于最为亲近的人。

他无法想象，而且绝对无法容忍，有人会伤害到她。

而且更是在杀人不见血的情爱之上。

当侍书对他说出那一句："中堂大人不喜欢公子爷……公子爷百般示好，他都不接受，反而冷冰冰拒人千里之外……"

侍书也有怨，如果楚真接受唐乐颜的话，她的确也不用受这样地折磨了。

可是小楚大人对她也实在是好，每日的嘘寒问暖，又费尽心思的找些稀有地药品来替她补身子，但是她的心不在，就算他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又能怎样?

侍书看的都心痛。

而小狄几乎疯了。

他见过楚真无数次。

多数是在朝堂上。

今次的朝堂，他望着楚真面色如常地禀告东海的事，那男子，言语有力铿锵，态度淡然若定。

又意气风发地举荐人才，言辞侃侃，顾盼神飞。

然后跟各位大人团团作揖，很是精神地离开。

他恨意十足。

好一个伪御剑竟然应付不过来。

只是没有想到，侍书为了让唐乐颜开心点，跟她一起出来逛街。

方才楚真在轿子内想着他们以前一起逛街，给她买泥娃娃事情的时候，却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唐乐颜正站在那个摊子跟前，怔怔地看着那些憨头憨脑的泥娃娃。

当小狄如风一样赶到的时候，唐乐颜正好跟侍书出了街头。

当楚真以为来刺杀他的是唐乐颜，一掀帘子出来的时候，唐乐颜就已经动了。

侍书一转身不见了人，慌忙四处去找，却正好看到，唐乐颜以不可思议地快速闪身到楚真跟前，一伸手，将那柄已经刺到了他胸口地快剑紧紧攥住。

同时她也看清，持剑的，居然是小狄。

侍书大惊，惊得说不出话。

这一幕戏，几个人，不早不晚，不前不后，因果循环，恰好遇到。

滚来滚去，这般虐地篇章，今天断更不发就好了，呜呜……不过仍旧要祝愿大家元宵节快乐，汗汗，痛苦地捂胸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八十四章 阴阳错

征东将军离去。

唐乐颜的亲笔信也由墨画带着，前往东海地。

唐少司跟玉凤清同瀛洲的皇族向来有往来，据唐乐颜所知，他们之间的关系匪浅，东海的战事，来的蹊跷。

有了唐乐颜的亲笔信，若是能尽快找到唐少司同玉凤清的话，东海的战事，必定可以得到适当缓和。

上次经过了小狄行刺楚真的事件，唐乐颜清醒了不少。

醒来之后，望见身边守护着的男子，一笑叫：“真叔。”

楚真望着她，伸手摸摸她的头发：“嗯。”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她眨着眼睛问。

“没有。”他回答。

“可是我记得……”她模模糊糊地。

“我说没有就没有。”他笑笑，“你唯一做的让我不高兴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弄的这么体弱。”

唐乐颜从床上爬起：“其实我每天都吃的很多，楚歌行……对我很好。”

楚真望着她：“歌行照顾人是很不错的，可是这一次他真的很让我失望。”

唐乐颜低头，伸手慢慢地握着他的手：“没有，不是他的错，是我不好。”

她的右手上抱着厚厚的纱布，一动就会觉得痛。楚真笑笑：“乐颜懂得关心人了。”

唐乐颜抬头：“以前我是不是很让人操心……不，或者现在也是。****”

楚真摇头：“别人我不知道，但是你从来都不曾让我操心过，在我的心中。你永远是那个最最可爱的小乐颜。”

唐乐颜歪头一笑，眼中却有泪慢慢地滑出来：“永远都是吗？”

“永远都是。”楚真伸手，轻轻地握定了她的手，尽量不弄疼她。

“我……对不起真叔。”唐乐颜眼睛一眨，掉出泪来。

“胡说……乐颜从来都不会对不起真叔，乐颜是真叔地福星，”楚真揽住她的肩。让她靠在自己胸前，“还记得吗，我们初次见面，乐颜就帮了真叔，救了真叔的命呢。”

“我记得，可是真叔也好威风。”她微笑着说，努力地睁大眼睛。任凭泪水滑落。

“真叔才没你那么威风，”楚真轻轻地抚摸她的肩头，嘴角也露出笑容，“所以，不要哭了。知道吗？”

唐乐颜擦擦泪：“知道了，真叔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嗯……好乖。”

“上次的伤口。还疼吗？”她问。

“已经好了。”

“我真是坏，害真叔受伤。”你不也受伤了，傻丫头。”

“真叔真的不怪我吗？”

“永远不怪。”

唐乐颜强忍着泪，将脸埋在他的胸前。

楚真察觉她瘦弱地身子一直抖一直抖，忍不住说：“乐颜，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吧。\\\\\\”

唐乐颜闻言，伸手抓住他胸前衣裳。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落下来。

“是真叔不好，害你吃苦。”楚真低低地说。

“不是的。”唐乐颜说，“是我，我很坏，很坏，我恨这样的自己。”

她伸手。打着自己的头。

楚真急忙捉住她的手：“不许这么对待自己！”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她胡乱叫着。

“胡说。”楚真略带怒意说，“乐颜是天底下最好地。”

“我不好。不好！”她忽然流着泪大叫：“我总是逼真叔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也受到报应了。”

“乐颜……你没有逼我什么。”楚真叹一口气，缓缓地摇头，“真叔要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改变你在真叔心中的模样，可爱的乐颜，真叔的小福星。”

“我喜欢真叔，会一直一直喜欢下去。”她说。

“乐颜。”

他叹了一口气。

楚歌行转身，逃也似地离开门边。

本来听说她受伤了，他飞一样赶来，没想到却看到这么一幕。

原来他只不过是个路人，原来到最后，还是他们两个，金风玉露一相逢。

他想哭，又想笑，还想杀人。

急匆匆出军机府的时候，对面撞上一个人。

那人来势太快，一时来不及收势，被楚歌行一撞，顿时倒飞出去，幸亏他身手还算可以，在地上打了两个滚爬起来，见是楚歌行，慌里慌张行了礼，问道："是九门提督大人，请问中堂大人在吗？"

楚歌行冷冷地看着他，桃花眸妖异的灼伤人。

那人害怕，后退一步又说："是北疆传来地紧急军情，需要让中堂大人过目。"

楚歌行正在杀机凛然的时候，忽然听到"北疆"这两个词，顿时清醒过来。

"什么军情？"他问。

"是要给中堂大人的。"那人说，一边摸了摸胸口。

楚歌行上前一步："拿来。"

"可是大人……"

"我替你送进去，最后一次，拿来！"他提高声音。

那人吓得一哆嗦，急忙从怀中掏出书信，上前一步，双手递过去。

楚歌行接过，说道："退下吧。"

那人迟疑了一会，又对上楚歌行红色狰狞的眸子，顿时吓的不敢再有异议，转过身飞快地跑掉了。

楚歌行望着那人离去的身影，冷哼一声，伸手将那信封撕开。

低头，看着信上所写，楚歌行的眉头逐渐紧锁起来。

在北疆，东海接连出事之后，楚真的预感被印证了，丹宁边界，也发生了小规模地战斗冲突。

虽然规模并不是很大，但已经是极大的警示。

根据铁血将军传回的信息，这几次冲突，不过是对方在试探舜驻扎边境的兵力情况而已。

铁血将军言：通常在这种试探性的攻击之后，不出三日，便是大规模的进攻。

铁血将军提示朝廷，应该尽早提防，免得到时候战乱一起，被攻其不备，可就惨了。

再加上凤朝刚起新皇，凤飞声雄心勃勃，外加上一个手腕刚硬地摄政王，还有几位响当当铁帽子亲王地辅佐，国内靖平，国力强盛，要发兵攻击舜，也不是不可能。

楚真阅了铁血将军的来信之后，连等都来不及等，立刻进宫见皇帝。

经过半夜密谈，皇帝跟中堂，做了一个惊人地决定。

而就在铁血将军的信来到的第二天，朝堂之上宣布皇命：让军机中堂楚真，代帝出行，巡视边界！

明为巡视，实际上众人都知道，这是皇帝在任命军机中堂代帝出征了。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还有最后十章就完本了，情形居然还是这般扑朔迷离，挠头

仿佛下一章的矛盾还会更加激烈些，大家可以猜结局了。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八十五章 诉离乱

虎威将军楚歌寻出战的时候，杀气腾腾。

有了上次跟北疆蛮夷的交手经验，这一次的出征就容易多了，楚歌寻打定了主意一定要给对放一个迎头痛击，将那些不知好歹的蛮夷之辈打得落花流水，再也不敢来觊觎天朝。

他很快就跟北疆使薛信汇合。

情况一交流，薛信反应的，跟他想象的不同。

薛信说：“奇怪，以往蛮夷之人的作战很是简单，只是单纯的冲杀抢，通常以快速制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入侵，然后抢了东西之后

心满意足，便放松警惕，往常这是我们打击他们的最好时刻，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他们抢了东西之后，绝对不多留一会，直接就去攻击下一个地方。”

楚歌寻笑着说：“这帮家伙也进化了，他们也学乖了。”

薛信摇摇头，说：“总之我觉得这种状况不太正常，我们的人几次快要追到他们，他们都会很快地又消失，比起以前的蛮横的烧杀抢掠，我觉得，这一次他们的出现，好像……很有章法。”

“他们还会有什么章法？”楚歌寻笑的捧住肚子，“一帮没开化的野人罢了，只不过运气好一点，信叔你放心，现如今我带了三万大军来，保管杀的他们哭爹喊娘，恨不得多生了两条腿好跑路……对了信叔，你有心上人了没？可别落后啊。\\\\\\”

他拍拍薛信的肩膀，满不在乎地说。

薛信望着他意气风发的脸，心想真是后生可畏啊。

虽然心底对于蛮夷之人地行踪总觉得有点不踏实的感觉。但是毕竟已经有了三万大军，还怕区区几千野人不成，又加上楚歌寻经验丰富，他也乐得认为自己是太过敏感了。

第二天，楚歌寻带了精兵五千，出城搜寻野人踪迹。

薛信一直等到傍晚，都没有见人回来。

薛信察觉不对，慌忙派人前去搜寻。

回来的人浑身是血，没来得及说一句话便昏厥过去。

后来好不容易醒来，断断续续说了个大概。

原来虎威将军轻敌深入。被敌人引到了山坳之处，那帮野人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毒辣点子，居然开始放火。

那山坳只有一条出口，又被用大石封住。

周围全是枯草，风又大，点了火，简直是堪比人间地狱。

楚歌寻知道中计，杀红了眼，带着一千多人，拼死拼活杀了出来。却又被野人连续追击。

身边的一千多人，逐渐只剩下了百多人。\\\\\\

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探马得出的消息，是从路边奄奄一息的伤兵身上得来。薛信听了之后，一边严令人紧闭城门。一边派出得力干将，兵分四路，一人带一千军马，出外搜寻虎威将军，薛信严格命令他们。只许搜索，若是见到野人，绝对不许追。

然而，四路人马，最后只有两路无功而返。

其他两路，同样犯了楚歌寻轻敌深入的错误，落了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薛信这才确定，野人这次来犯，肯定是有幕后高手指导。

而绝非是往日乱打乱冲那么简单。

薛信确定这点之后。不再贸然派人外出，而是立刻给舜都写紧急军情信。八百里加急送回去。

而这封信，现在就在楚歌行的手上。

唐乐颜离开军机府，回到了家中。

侍书不在。

她到处看了看，都没有看到小丫头地踪迹。

正在奇怪，楚歌行从外进门。

唐乐颜见到他。先是一愣。然后淡淡说："你来了。"眼睛随即看向别处。

楚歌行望着她，一直走到她的身边。

唐乐颜见距离很近。于是向后退了一步。

楚歌行看她明显的躲避，也没什么反应，站定了脚步然后说："乐颜，我来是想告诉你，你如果想回楚真的身边，我成全你。"

唐乐颜闻言一愣，猛地抬头看向他。

楚歌行望着她，说："你说的对，我强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确跟傲世天宗没什么差别，他什么都没做得成呢，我就已经恨他恨得要死……而你……呵，我好好地想了想，大概真的是我错了。"

唐乐颜闻言嘴唇发抖，却说不出什么来。

楚歌行看她一眼，叹了一口气又说：“虽然现在说这些有点晚，不过总比不说好些，其实……我并不想害你的，我是真的对你……还是不说了，你会觉得恶心地吧，以前傲世天宗对我说一句我就恶心的要命，嗯……他那种人，也就是东窗未白能忍一忍，我一想到自己会跟那种人一样，就觉得无法忍受，好恶

唐乐颜的身子一颤，似乎有点站不稳。

楚歌行伸手想扶住她。她一伸手，将他推开。

楚歌行觉得这个动作代表着嫌恶，愣了愣，忽然一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淡淡地说：“果然是很讨厌我吗？我也知道，你是该讨厌我地，不讨厌的话才不正常呢。”

唐乐颜只管低着头，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其实我也很讨厌女人，”楚歌行似乎有点轻松地说了这句话，又继续说，“不过你别误会，我如果喜欢男人，就不会那么讨厌傲世天宗了。我给你说，那天，我中了药要你的那天晚上，你说要给我找姑娘，还说让我别装了，其实我不是装，我是真的很讨厌那些，以前才是装地，装着喜欢……你还记得你见过的那个燕解语楼中的人吧，她叫天舞花奴，”楚歌行吐了一口气，甚至带点微笑，“现在跟你说也没关系了，我曾经利用过她，但是她……她给我下了那种药，我那时候没经验，把持不住糊里糊涂跟她发生了关系，她还有了孩子，结果也许是天意，不小心没了，我从心底很讨厌她，不想见到她，结果她就发了疯，可笑吧？”他笑起来，忽然间跟领悟了什么似的抬头说，“哈，我突然发现，我所不在乎的那些人，偏偏爱我爱的要死要活，而我在乎的人，却偏偏讨厌我讨厌的要死，这真是我的报应。”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八十六章 不相见

楚歌行最后说：“我所不在乎的那些人，偏偏爱我爱的要死要活，而我在乎的人，却偏偏讨厌我讨厌的要死，这真是我的报应。嘿。”

唐乐颜伸手撑住旁边的桌子，依旧低着头，楚歌行没有低头去特意看她的脸，所以也看不到她此刻紧咬着嘴唇，似乎在压抑着什么。

“做人做成我这样的，也真够失败了。”楚歌行见她没有反应，望了她一眼，又垂下眸子，继续说：“好吧，我也是头一次这么嗦，你不爱听就当没听到好了，不过下面这句可要听清楚了，因为你会很高兴听到的，嗯----以前的事情，就当是我一时冲动，嗯，做错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全然忘掉好了，楚真那边，我半字也不会透露，你放心……他是个好人，也不会察觉什么，嗯，就算是察觉……他也不会在乎的……所以我要祝福你……”

他说着说着，还没有说完，似乎觉得有点好笑，脸上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

“啪……”

脸上火辣辣的。

楚歌行的脸随着那股大力向着旁边一侧，略呆了呆，这才伸手摸上了脸。

疼。

被她狠狠地打过来，好疼。

他不大相信地转过头看向唐乐颜。

唐乐颜望着他，脸色白的跟纸片一样。楚歌行张了张嘴，不知道自己哪里又说错了。

唐乐颜望着他，嘴唇蠕动了两下。似乎试图表达什么，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

楚歌行心头一动，却只盯着她看。

在她的眼睛里，有泪水正缓缓地流出。

而她努力地一摇头，泪水凋零离去。

唐乐颜深吸一口气，直起腰望向他，这才说：“好，你说的好。”

楚歌行愣愣地望着她地表情，其实，他来之前就想过。如果他说了给她自由，祝福她跟楚真，她到底会是什么表情呢，高兴的发狂？或者给他一个友情的拥抱，或者干脆不理他，直接跑去投入楚真的怀抱？总而言之，没有过现在这种情形的预想。

这种反应，未免……太奇怪了吧。

唐乐颜伸手，将脸上的泪擦去。

“楚歌行，”她说。“你现在说出这些话实在是太好了，因为我的确是在心底很讨厌你很不想见到你，你说的对，不讨厌你的话……爱上你的话……那才是不正常呢。你能自己察觉得到你真聪明你大彻大悟了，还有就是……你别担心，以前地事情我统统都不记得了！你更加不用对我说这些，楚真他当然不会知道的，就算知道也没什么。你说的对，他是个好人，是个很好的好人，永远比你这种人要好！现在你给我滚！给我滚出去，以后我永远都不想要再见到你！”

她大声地说，几乎有点声嘶力竭。

楚歌行听得怔住，一时反而不敢动。

唐乐颜说完之后，望了他一眼，不知为什么。= =眼中的泪掉不停。

她却笑着，见他不动，上前来猛地推了他两把。

却推不动他。

反而把自己逼得向后退去。

不知怎地没有掌握好平衡，伤了的手撞在桌子上，雪白的纱布上顿时有鲜血溢出。

楚歌行不知她为何会这样，本来想上前去扶她起来。

但一看到她沾血的手。顿时又硬下心肠。

她为了楚真。出手握剑。

她心底，只爱楚真。

他自以为是的爱。差点害死她。

所以现在离开，该是最好的选择吧！

日复一日地逼迫她，强迫着她，他也厌弃这样的自己，可是只要她在他的身边，他就永远无法自控。

她瘦成这样，他是罪魁祸首。

他无法原谅这样的自己，跟傲世天宗一样地自己。

楚歌行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出了大厅。

身后传来她嘶哑的声音：“你别再让我见到你，因为我会永永远远的讨厌你，讨厌你，讨厌你！！！”

他就知道。

他早就知道。

呵。

他向来聪明敏锐，心比比干多一窍。

怎会不知。

不相见，真的不见了。乐颜。

北疆。

楚歌寻咬了一口草根，“呸”地又吐出来。

“将军，凑合着吃吧，这里天寒地冻，连兔子都冬眠了。”旁边的一个士兵说。

楚歌寻听地心酸：“兄弟们，大家再坚持坚持，等回了城，咱们顿顿大鱼大肉，唉。”

西北风呼啦啦地刮着，风吹在脸上，跟刀子割着一样，楚歌寻望着旁边的弟兄们脸上因为冻伤而皲裂的口子，渗出了血丝，无比的狰狞，忍不住伸手也摸了一把自己的脸，心头忽然想，假如自己是这个鬼样子回去，给侍书看见了，会不会不认得他？

不不，书书那么温柔，绝对不会不认得他，只会更心疼他，将他的头抱在怀中，用她温暖地柔软的……

楚歌寻正想的入神，耳畔有人大吼一声：“将军，贼人又追来了，跑啊！”

楚歌寻吃了一惊，一跳跳起来，大声招呼：“快，快点上马！”

他们忍饥挨饿，跟马儿一起吃草，都不愿意杀马，第一是因为士兵天生就跟马匹有特殊的感情，第二是为了紧急时刻，比如现在贼人追来地时候，好骑马逃生。

耳畔一阵阵渗人的呼啸，果然是野人追来了。

楚歌寻恨得牙痒，这几天他们一直在这地方转圈子，转来转去却总是突破不了，贼人仿佛在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看着他们，却不杀他们，久而久之楚歌寻心头已经想到：这群人不是要捉弄他们，而是想让他们当诱饵，引诱城中的人来救他们，那时候他们就可以……

楚歌寻心头已经绝望，但是却不敢把这个念头跟兄弟们讲，不然的话……这帮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汉子……

“大人，快点！”有人招呼。

楚歌寻醒悟，发现身后地野人已经跟自己近在咫尺，他心头悲怆，索性停了马匹，调转马头，一边大吼说道：“老子不发威，你们当老子是病猫，今天就让你们尝尝大舜男儿地厉害！”

从马背上猛地跃起，跟追来的野人斗在一块。楚歌寻手下地百多人一看，也跟着激发血性，纷纷转头过来跟野人打了起来。

楚歌寻虽然凭着一腔热血，但到底他们几天都没吃饭，又忙着逃命，一个个手软的厉害，怎能敌得过身强力壮以逸待劳的野人？

楚歌寻满腔绝望，旁边一个野人认得他是头脑，手中的刀光一闪，向着楚歌寻劈了过来。楚歌寻躲避不灵，眼看就要被斩在刀下，只听得远远有个声音清冷响起：“谁敢伤他！”

仿佛冰雪般清冷的声音，清晰传来，就好像拨开头顶乌云，看到一线阳光。

楚歌寻浑身一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借用一句歌词“我的肝儿都颤啊……”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八十七章 没遮拦

茫茫雪野之上，滚滚而来一队人马，有一人一马当先，而后忽然自马背上飞身而起，仿佛草原之上的惊雷一样，脚不沾地地越过人群，来到战斗中央，人没有落下，双掌齐发，只听得耳畔一片惨叫声音，野人纷纷倒地！而舜军竟毫发无伤。

剩下的人全都呆在当场，心头战栗，不知来人是神是魔，出手竟然如斯狠辣如斯准确。

那人不理其他人，纵身到楚歌寻跟前，一脚将倒在楚歌寻身上的野人踢开，将楚歌寻拉了起来。

楚歌寻几乎以为在梦中，望着眼前人，不确定地问：“哥哥？”

来人伸手，将蒙面的布帛拉下，一张秀美绝伦的脸就在眼前，楚歌寻两行虎泪喷涌而出，大吼一声：“哥哥，哥哥！”再也没有疑问，顿时一跳三尺高，回身又大叫：“我们有救啦，我哥哥来啦，我们有救啦，我哥哥来啦！”

“哦哦！！有救啦，有救啦！”百多儿男仿佛从噩梦中醒来，也跟着兴奋大吼起来。

侍书懒洋洋地提着篮子，站在军机府门口。

“让开啦，我说是来找我们家公子爷的。”

“这位大姐，不好意思，我们奉命不许闲人入内。”

“混账，我是闲人吗？你有没有眼睛，看清楚，我是侍书！我们家公子在这里呢，我来接我们公子回家！”

“你们家公子是谁啊？”

侍书火冒三丈：“我凭什么要把公子的名字说给你们听。= =去找你们大人，他自然知道！”

侍卫见她好大的口气，互相交流了一下眼神，终于反身进府，向楚真禀告了这一情况。

楚真一听，便知道是来找唐乐颜地，顿时让人放行。

侍书提着篮子进门，见了楚真，也不行礼，翻了个白眼说：“大人在上。小民有礼，我们家公子呢？”

楚真见他这样，微微一笑说：“乐颜已经回去了。”

“回去了？我怎么不知道？”侍书嘟起嘴，一副不相信的样子盯着楚真。

“刚走不久，大概你们走岔路了。”楚真仍旧浅笑着说。

“哦……”侍书这才答应一声，也不行礼，又狠狠地瞪了楚真一眼，这才不情不愿地向着门口走去。

楚真好涵养，见她的样子大异于以往，并不动怒。旁边的北堂御剑却说：“我说侍书丫鬟，你的架子可比你们家公子的架子更大啊。”

侍书一听，顿时炸毛，扭转身大叫着说：“是！我就是比我们家公子的架子大。我们家公子但凡像我一样大的架子，就不用被人欺负的不死不活了！”楚真听了这话，微微皱眉。^^ ^^

北堂御剑问：“谁欺负你们公子了？”

侍书听他这么一问，委屈的眼泪哗啦啦落下来，将手中篮子一扔。菜也不管了，手一伸指着楚真说：“你，就你！你欺负我们家公子，我先前还当你是好人来着，没想到你是个大大地伪御剑见她辱骂楚真，不悦地叫：“喂，你不要口没遮拦。”

侍书丝毫不怕，反而高声地说：“我家公子不敢说。我敢说，怎么啦，我又不喜欢他，不用看着他的脸色做人，小楚大人对我家公子多好，她却正眼不瞧他一眼。错过一段大好姻缘。都是你害得！你若是喜欢我们公子也就罢了，我侍书认了。但你偏偏又不喜欢她，你害了她不说，也害了小楚大人，你说你是不是个大大的伪御剑皱眉。

“我字字属实，你才胡说八道！”侍书大吼。

北堂御剑双手捏在一起，说：“你别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打你哦。”

侍书的声音丝毫不见小，仍旧大声地说：“你别以为你是男人我就不敢骂你，你也不是好人！整天笑眯眯的，跟他混在一起，一定不怀好意！”北堂御剑摇头：“我这真正是不白之冤，大人，你要替我做主啊。”他看向楚真，装模作样地揉了揉眼角，又说，“大人你同意我打她一顿么？”

侍书撅起嘴：“你打我我也一样说！”

北堂御剑刚要说话，楚真从旁挥挥手，北堂御剑住嘴。

楚真看着侍书，微笑不说话。

侍书被他看的不安，刚才的怒火又渐渐地消散了，却只嘴硬，说：“你看我干什么，你别对我笑！哼，哼，我、我可不是我们家公

子，不会动心的！”

北堂御剑大。楚真侧脸，轻轻一咳嗽，收敛了几分笑意，重抬头时候却又微笑问道：“我说侍书丫头，你是怎么知道乐颜不喜欢小楚大人的？”

侍书对上他温和含笑双眼，没来由竟觉得有点不敢跟他直视。

皇宫，御书房。

“皇上，”唐乐颜俯身，“召见乐颜有什么事吗？”

“你过来。”唐少玄望着她，轻声说。

唐乐颜略一迟疑，迈步向着龙案方向走去。

一直走到案子旁边，她站住脚，迟疑地看着皇帝。

唐少玄打量着她，目光带笑。

“皇上……”她低低地叫一声。

唐少玄忽地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唐乐颜也没有挣扎。

唐少玄盯着她那只伤手，说道：“初次见面地时候，朕就觉得和你很是投缘，心底就隐隐猜测到什么，乐颜，你还需要同我这般拘谨吗？”

唐乐颜见他这般说，垂了头说道：“皇上……请恕罪，乐颜只是……”

“你何罪之有，”唐少玄向旁边坐了坐，拉着她的手让她靠在自己身边，唐乐颜不肯落座，唐少玄伸手，抱定她肩膀，“朕让你坐你就坐，朕毕竟是你的长辈，就如同朕那不成器的皇弟吩咐你不要表露身份一样，你同样要听朕地话，知道吗？”

唐乐颜见他如此说开，只好回答一声：“知道了。”

唐少玄打量着她：“其实，乐颜你生的跟少司不是很像，可是脾气却是跟他年轻的时候差不多。”

唐乐颜哑然。

唐少玄又笑笑：“你的模样，倒有几分像……哈。”他没有说出那个名字，却只是一笑。

唐乐颜见他如此温和，忍不住抬起头来看。

舜国的皇帝，近在咫尺地九五至尊，小时候娘娘口中的他，帝王的气质加上俊美非凡的容颜……唐乐颜忽地记起她初入宫的时候做的荒唐的事情，忍不住脸微微地红起来。

治愈治愈治愈，要票要票要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八十八章 双雄会

“你这爱胡闹的个性，却是少司所望尘莫及的，多半是跟她学坏了。”唐少玄看着她红了脸，一笑又说。

唐乐颜有点赧颜，说：“是乐颜自己不争气。”

“说来也是奇怪，”唐少玄说道，“你一个人四处闯荡，为什么也不见你爹爹娘亲？”

“他们，另有要事。”唐乐颜回答。

“是什么事？这许多年都没有见他们，还真的有些想念。”

“爹爹常对我说，生在帝王家，未尝就是件幸福的事，他有幸遇到娘娘，自觉一生最快乐也最值得的事情就是此了，至于家国天下，倒是不甚在意。”唐乐颜慢慢地说。

唐少玄沉默片刻，才说：“没想到少司看的这样通透。”

唐乐颜点了点头，说：“所以爹爹一力叫我隐瞒身份，就是不想另起波澜，爹爹还说过，他一生之中最为难过的事情，便是在皇宫内呆着的那几天，……爹爹还曾赞过玄叔叔，说叔叔心怀天下，是个好皇帝。”

唐少玄身子微震：“少司，真是这么说的？”

“是的，玄叔。”唐乐颜回答。

唐少玄望着她，脸上露出一丝朦朦胧胧的笑：“乐颜，你是个好孩子。”

唐乐颜心头一暖：“玄叔，我以前淘气，你别怪我。唐少玄摇头：“怎么会呢，我倒是宁愿，有个人在我面前一直的淘气着。”

唐乐颜略略一怔。唐少玄已经轻轻一笑，又说：“我听说，你很喜欢楚真？”

唐乐颜脸色一红：“是，我很喜欢真叔。^^\\\

她飞速起身。整装齐整，飞奔出府，只听得遥遥地一声炮响，顿时不顾青天白日惊世骇俗，猛地一跃上了屋顶。顺着屋顶向着武门口施展轻功狂奔而去。

人在空中，望着那遥遥的城门口，有一骑当前，马上地人，玄衣着身

Chapter_28

，头顶同色高冠，黑色的飘带自两鬓边飘渺垂落下来，随着马匹的颠簸而在风中飞舞着。

楚真大袖一扬，纵马出城。

他并没有看到身后正有人匆匆赶来。

又或是他不想给自己回头的机会。

唐乐颜拼一口气。几步上前，自屋顶上以极快的速速飘飘然落地的时候，无视周围惊呼的民众，眼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上前两步重新又站住，冷风吹过。满心悲怆。

他极快的出城。在士兵的簇拥下离去。

她站在原地，终剩一肩凄凉。开。

唐乐颜暂代九门提督之职责，舜帝无端端对这个以新科武状元出身而闻名地少年人十分宠信。

宠信的近乎溺爱。

嘘寒问暖，关心之至。

坊间已经有莫名流言。

舜帝却仍旧我行我素。

唐乐颜只好尽量地让自己减少出入皇宫的次数。

她头顶九门提督的官衔，出入提督衙门。

每日游走在或者熟悉或者陌生地地方，面对那些或认识或陌生的脸庞。

她生命之中，重要的两个男人都不在。

而时间一点一点过。

楚真发兵的消息，很快传遍北疆，东海，跟凤舜交界之地。

凤城深宫之中，高楼上那人目极北方哈哈大笑：“你终于来了，中堂大人，请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将近凤舜边界，楚真带兵驻扎。

是夜，士兵们还正在生火造饭。

前方忽然传来阵阵喧嚣。

凤的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夜袭。

楚真自大帐之中拂衣而起，临危不惧，传令尽快稳定阵型，绝对不能被敌人地突袭自乱阵脚。

然而黑夜之中，只听得无边的喊杀声音。

竟仿佛满山遍野都是凤的士兵杀来一般。

军心已乱。

凤军却个个勇猛，刹那之间，舜这边先机已经失去。

有副官来，急忙说道："大人，情况紧急，请暂退！"

楚真怒道："我代天子巡边，怎能一战不战便望风而逃，说出去，岂非对我方士气大为不利！"他霍然起身，拔剑向外，铿然说道，"天子死国门，忠臣为社稷，就算我楚真今日死在此地，也好教舜的儿郎们知晓，舜的天子舜的臣子，并非是胆小怕事之辈！"

副官听了，虽然担忧他的安危，却更为他的话所打动，五六个下属将军齐齐跪倒："末将等誓死追随大人左右！"

将军们各自领命而去，飞快地稳定各自人马。

这场乱战，从夜晚一直战到黎明。

楚真所率军队，从最初的慌乱不知所措到最后地迅速重整阵脚，举剑御敌，且战且守，竟也将凤军如雷霆般的攻击阻了一夜。

当黎明的第一道光芒出现之时，楚真身披铠甲站在舜的大旗之下，战车之上，太阳光之下，大旗烈烈飞舞，而那岿然的身影却仿佛一面更大的旗帜，燃烧着舜之儿郎们地热血。

凤军阵中，忽然起了小小骚乱。

将官们所统领地军队，仿佛海水般向着两边翻开。

中间甬道，接连出两辆战车。

战车之上。

一人顾盼神飞，凤眸龙睛。一人威仪天成，雄姿英发。

竟是凤的皇帝跟摄政王双双驾临。

楚真自阵营中见了，不由心头一颤。

没想到凤竟如此重视这场战。帝王亲寻，表示说，这场战，他们势在必胜！

而就在楚真打量凤飞声同凤剑生地时候。那一边，帝王的大之下，那人说：“今日再见楚真，才知道，那人所爱果然不同凡响。”呜

这章还算温馨，所以大家情人节快乐，没有情人的像飞飞一样抱暖水瓶，嘿，来送票票当礼物喔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八十九章 玉山倾

慎入，慎入，慎入！！！

凤军之中，惊见凤帝跟摄政王两人身影。

随着这两人的出现，数目庞大的叫人震惊的凤军，自四面八方而来。

缓缓如海水逼近。

不动声色间，竟对舜军形成包围势头。

楚真抬眼四顾，见此情形，立刻反应过来，原来对方对此战是势在必得。

同时他也明白，原来那一夜的鏖战，全军将士浴血到黎明，并不是一个结束，而仅仅是一个开始。

凤帝，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漫长的热身。

而现在，该是正式决战的时候了。

初升的太阳光下，楚真眯起眼睛看，隐隐地眼前泛现一片血红。

他的心底，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一阵风吹过，地上的尘沙飞扬。

楚真垂手，摸上腰间剑柄。

手握紧。眼已利。

大战一触即发，生死就在眼下。

那一支箭穿透云霄，自乱军从中劈开空间，向着他而来。

楚真举手劈翻一名前来偷袭的凤军，只听到耳畔一声“大人小心”，再回首，身子猛地向后顿了顿，那支利箭，直直地射入了他的胸口。

楚真不信地低头看，伸手捂住胸口。\\\\\\

热血汩汩地自创口之中涌出。

楚真抬头，自纷飞的战血跟吼声中直直看过去。

他望见一双熟悉的眼睛。

他似乎在对他说什么。

可是楚真看不懂。

他疼。额头冷汗落。

他一咬牙，手上用力，胸口飚出一股血箭，利箭已经被拔出，带着他还微热地血肉。

楚真身形一晃，右手的宝剑向着地上一戳，站住脚。

他摇摇晃晃站起身来。

那双一直都注视着他的眸子之中多了一丝讥诮。

另一支利箭来袭。

狠狠地钉在楚真身上。

他身不由己，踉跄后退，箭上带着的大力，自箭头再次没入他胸口的时候。在体内四肢百骸扩散开来，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更为恐怖的是，这破空而来的第二支箭，射入的位置，竟是第一箭留下的创口。

疼，疼得钻心。

那箭深入胸口，撕裂肌肉，一直向后，向后，直直地穿出了他地背部。自背上露出了血肉模糊却仍旧锐利冷酷的箭头。****

“大人！”旁边有人撕心裂肺地大叫。

楚真只觉得脑中一昏，他长长地出一口气，喷出的却是血他一手拄着剑，勉强地不倒地。身形摇摇晃晃，差一点便倒下。

那双一直看着他的眸子，眼神已经变了，从讥诮到一丝敬佩。

而手上，却仍旧坚定地。又搭上了一支箭。

手指很稳，握着弓，带着敬佩的眼神，丝毫不为所动地瞄准。

第三支箭破空而去的时候。

楚真仰头看天。

杀声自耳畔褪去。

他望见了血红色的天。

血红色之中，那人一袭红裙，笑着一声叫："真叔！"

笑面如花。

如画。

挥之不去，印刻心头。之间心血来潮，一怔之下，噗地一声，竟吐出一口鲜血。

而在东海，望着眼前万顷波涛，因一封书信而退敌。古往今来。几时曾见，而此时此刻回想往事。薛诺心神不宁扶栏北望，口中喃喃地唤一声："楚真！"

然在战场----正有一人，以快逾雷霆的速度穿过乱军之中，有挡路者遇到她便两边掀飞开来，竟不分敌我，她双眼红的欲滴血，大袖一挥身影如虹一般掠过空中，自万人从中看到了那一人，而大叫一声："真叔啊！！！"

眼睛仍旧睁着，被血弄得模糊不清的双眼，定定看着长天。

那岿然如松地身影向后倒去，仿佛一堵玉山倾塌。

第三支箭，在快要到他胸口的时候，红袖猛地一挥，强大的内力澎湃激荡之下，地面沙尘弥漫，靠近楚真之人仿佛断木残垣般四散，那支箭已经化为粉末。

而她以踉跄飞奔的姿态扑过去，伸出手及时抱住他地身子，另一只手摸上他的脸，颤声大叫："真叔！！！"

楚真睁着眼。

他的面上毫无表情。

他已经失去了所有意识，感知，身体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完全无法控制驾驭，呆呆的看着，只是看着，像是冥冥之中，有另外一个自己看着这具身体。

只是，仅存地一点思维之中……

他仿佛又看到了初次见那人时候，她调皮精灵的双眼。

那孩子……

真好啊。

楚真想，能够在临死之前再看到她，真好啊。

眼前一片空白。

天空消失，云朵消失，血红色消失，那孩子的最后笑脸，也随着消失。

脑中响了低低的一声，生命已经终止。

缓缓地，楚真闭上眼。头向着旁边无力歪倒过去，无力，颓然，毫无生气，就这样歪倒过去，这极其简单而毫无预兆的动作，就好像一把薄薄的利刃，将唐乐颜的心一点一点凌迟成碎片。

“不！”她大叫一声，护体真气爆发，纷乱的战团之内，尘沙飞扬，轰然爆炸声音骤然响起，响声过后，三军无声，先前还斗在一起的两军，蓦地都停了动作，怔怔地只看向这边来。

凤军那边，凤帝上前一步：“你终于来了！”他的脸上，将他脸上的血一点点化开。

如果可以，请你醒来。

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所有的一切交换。

真叔……请你，睁开眼，看我……

她伸手，握住他背后的那支箭。

手心用力，那箭头无声无息化成粉末。

再一用力，箭身自楚真胸前激射而出，冲开乱军，流星一般夹着风雷声，向着凤军阵营而去。

凤帝一惊，来不及反应。

旁边有人持剑一挡，只听得极其响亮地“叮”地一声，剑断，箭飞。

说了慎入了……

BTW，下一章是连环雷

楚真：身如琉璃

在他年少时候，他，曾对着一个人掏心掏肺，热血满腔，不及一切的付出。

他曾经后悔过。

毕竟，分明是短暂的相处时光，他用了漫长的十四年来偿还。

为什么念念不忘?

楚真只是不知。

在这个世间，有的人过的很快活，受了伤，不用涂抹药膏便自动痊愈，转身之后，爱上另一个人。如此容易，换来换去，一路花开不败笑傲春风。

但是有的人不同。

那种伤是一辈子不能痊愈似的，折磨折磨折磨，记忆好的出奇，仿佛是上辈子欠她的，这辈子势必要还。

所以曾经恼恨过。

多少个长夜不寐孤枕难眠，他都熬过。

他坚毅冷清孤独让人难以亲近，似乎因为一场所爱将毕生的爱跟微笑都带走了，只剩一具无坚不摧毫无疑义的躯壳。

随时丢掉，都可以吧。****

所以并不想去珍惜。

若不是自制力强大，楚真想，用刀子刺中胸口那种事情，乐颜，我要感谢……你给了我机会，让我实践。

后来，想通了。

所谓恼恨，到多半不是恼恨着曾经爱慕过的她，而是恼恨自己。

为何这般想不开，为何这般。

于是想放下。偏激的爱，最终会促使他变成什么样子，他无法预料。

只是身体，已经被折磨的强弩之末，夜夜不寐，你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虽有预感，真相来临之前是如何的恐怖跟突然，永远不知。

但是无悔。

于情之上，付出多些少些，都是当事人心甘。

只是，就在他想要放下的时候，他遇到了她。

那孩子，一身红衣似曾相识，巧笑嫣然古灵精怪，吃定了他要定了他跟定了他他挥之不去，从什么时候喜欢她的楚真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喜欢就是喜欢，就是喜欢，没有理由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行不行?

行，当然行，只是不能说而已。^^ ^^

她真是有点像以前的自己。

莽撞，任性，一旦认定，不想放手，哭着叫着赖着的上，不管人家接受不接受。

甚至手段都用得极其相似。

报应啊报应。哈，微笑。

后来被她哭追的时候楚真甚至想：乐颜，你错了，假如你一开始不承认你是姓唐，或者我们，我们，我们……

他偷偷地想过。

大逆不道很无耻的念头，他却曾经想过。

没有人知道就好，楚真想。

是啊，假如她不姓唐。假如她不是那两个人的孩子，他不用顾忌这么多呀，假如她不姓唐，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假如。说的人，喜欢上，不能说，从过去，到现在。

轮回啊。

可是他不后悔呀。

绝对不后悔。

在以前，他曾经对人掏心掏肺，热血满腔，不计一切的付出，近乎疯魔，而就在之后，同样也有个可爱的人对他掏心掏肺，热血满腔，不计一切的付出，近乎疯魔。

他有幸遇到她，有幸见她，有幸曾承她深爱，有生之年，足堪经历跟记忆。

楚真这一生，无怨无悔。

倒下的时候，他看到了此生所爱。

那个人。

那孩子。

最后一个念头他想微笑，微笑给她看，示意她别哭，告诉她在他的心中，她永永远远都是那个可爱的好孩子，他喜欢的孩子，就算是变成了鬼魂，他也会偷偷地跟着她保护她，可是楚真微笑不出，他满脸的血已经遮住了他的容颜，但是脑中有一行很美丽很美丽的字忽然缓缓地飘过，仿佛彩虹一样，他们欢欢喜喜的念诵，挤挤挨挨的跳动，闪着光，跳着舞，他们在叫："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

他闭上眼睛，歪过头去。

将生命交付长长的睡眠。

看不到那急追而来之人脸上悲伤欲绝的表情。

乐颜啊，不要……再为我流泪了。

要开扁等看完明天的章节再说嘛动

另外是这样的，那个网络盛典从新开幕，投过票的同学们麻烦都再去给飞飞投投，米投过的再投一次哦

记得选择第一跟第三投票项

第一个依次填写：

天生红颜我为尊

飞觞

第二个选：天生红颜我为尊（从倒数往上看找的比较快）

谢谢大家哦

让我们化悲痛为……那啥吧着荷叶开跑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九十一章 似修罗

这是有史以来，最为诡异的一场战斗。

周遭剑拔弩张而战场中央，一袭红衣的人，一手在空中画了个圈，手掌心贴在了那中箭而亡的人背上。

她盘膝坐地，闭着双眼，仿佛一切外物，都不在心上。

除了眼前这个人。

一个近似透明的气团，源自她掌心。

就在她的周围，是仍旧鏖战的士兵。

而就在她身前，却另有一道坚毅的影子，站在那里，仿佛修罗死神。身上，半边战袍已经被鲜血染湿殆尽，身边死去之人的尸体堆积，已经到了半人高，而且还在不停地增加。

他身后，是唐乐颜。

他一人提刀而立。

仿佛来自地狱的死神。

那双昔日惊绝天下的绝艳桃花眼，俱被鲜血濡湿，成了煞气十足修罗的眼。

他身上的血，不知是别人的，或者自己的。

可是自始至终，他不曾离开她身边半步。

而只因为他在，也没有人，能够靠近她半步。

他牢牢地守着，没有原因的守着。

只是守着。

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姿态。

他是楚歌行。

来的迟或者不迟，他不去想。他只是来了。

当救了楚歌寻之后，楚歌行发现北疆的野人之所以变得如此的狡猾，背后地确有黑手存在。

他一人独自深入敌营。****这才发现，前来在背后指使野人的，竟然是来自凤的密使！

发现这之后，楚歌行便悚然警惕。

他已经听说，楚真要代皇帝出巡边境，而此刻，凤的密使居然来到了北疆，一力指挥挑起事端。

他心思敏捷，当下想到，莫非东海之事。以及羸弱如螟州小国也来凑热闹，莫非背后，都存在同一支持者？

假如真的如他所想的话……

这几方势力齐出，目的为何？

分散舜都的军力，并且引出最大的目标人物。

舜帝没有亲自出巡边境，出巡的是楚真。

楚歌行在想到这里地时候，猛地站起身来。

楚真若去，那个人……

以她对楚真的痴缠程度，她……会老老实实地呆在舜都，坐视他去前方生死一线么？

楚歌行在想到这点的时候。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只来得及交代了一下薛信跟楚歌寻日后的作战策略，便选了最快的骏马，打马直奔凤舜边界。

大概。还是晚了一步的吧。

看见她抱着楚真的尸体在战场中央，欲哭无声的模样，他在瞬间有灵魂出窍的感觉。

他本不想活下去。

在舜的时候，说了那番告别她地话之后，他就单身奔赴北疆。想让自己死在那偏远地方，不会让她看到，惹她嫌恶。

她不是说，她讨厌看到他么？

那么他就离开远远地，死的静静地，不去惹她的烦。= =

他多么听话啊。

可是……竟没有。

每当交战，他从来不穿铠甲，楚歌寻等都是一身密密实实又沉重的铠甲，而楚歌行只穿一身单薄衣裳。

他似乎生怕别人不注意到他没有防护。身子很好被戳地样子。

可毕竟没有死。

楚歌行想：我这条贱命，还真是硬！

他丝毫不停歇地来救人，一路跑死几匹骏马。

此刻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守在她的身边，她闭着眼睛，当然是看不到他。

情况不大好。

但是，她在。

他因此而心安。忐忑的心安把因为被厌弃的心痛掩盖住了。

楚歌行提刀斩人。毫不留情如修罗。

浑身浴血，头发也被血染湿。

只是他不曾想过。他站在这里的意义何在。

他为了她一番话而远离她地身边，现在却又自己乖乖回来。

他竟没有想过，自己的心到底在想要干什么。

凤的军力甚是强悍，虽然楚歌行身边已经倒了不下百具尸体，却仍旧有人不停地冲上来。

楚歌行挥刀砍杀，争战之中，身上也是数度受伤。

凤军的人海战术疲劳轰炸之下，铁人也受不了。

鲜血模糊了他半边的脸，楚歌行不耐烦地挥袖子擦了擦，露出鲜血之中的真容。

有士兵冲杀过来，蓦地望见他绝色面容，刀顿时无法砍落下来。

楚歌行却毫不留情，杀红了眼一刀将对方劈成两半，而那人死到临头，兀自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似乎已经入魔。

他满身浴血，半边面貌绝艳天下，半边脸被血污着，宛如修罗，宛如仙子。

他的体力已经快要熬到强弩之末。

从北疆的征战，一直到马不停蹄的赶来，他滴水未进，手脚无一刻停歇。

唯一支撑他站着在这里地，是身后那人。

只要有她在。

只要有她。

北堂御剑赶来的时候，楚歌行双眼被血模糊，将他错认为敌人。

北堂御剑大叫一声“小楚大人！”楚歌行才清醒过来。

北堂御剑心神俱裂，先是看到楚歌行这幅惨状，几乎不敢相认面前这人，就是那风华绝代的人儿，这人简直如修罗在世，杀气腾腾如斯，身边无数的尸体横陈，都是他所斩杀的人。

而北堂御剑来不及同楚歌行寒暄，一转头望见唐乐颜正伸手抵着楚真后背，仿佛对身边之事丝毫未闻。

他目力很好，立刻便看到了楚真身上致命伤口。

“这……这……”北堂御剑几乎站不住脚。

楚歌行一刀砍死一个上前的凤军，那刀砍地人太多，刀刃已经卷起来，他不耐烦地扔掉，又从旁边捡了一把起来。

北堂御剑转头，才看到地面上横七竖八，扔了十多把地刀剑兵器。

想必都是楚歌行所弃。

北堂御剑心头震惊非常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此难受。

一反手将伸手的巨剑挥出，说道：“让我来！”

楚歌行看也不看他一眼，仍旧牢牢站在一边。

北堂御剑回头看一眼闭目运功地唐乐颜，又看一眼那根本毫无声息已经断气了的楚真，心头悲愤莫名,忍不住仰头一声长啸。

正在这时，只见前来攻击的凤军忽然齐刷刷后退。

北堂御剑举剑站定。楚歌行擦了一把脸上的血，双眸竟是出人意料的锐利。

北堂御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却看到，在凤军退后，一队队的弓箭手整齐的上前，一刹那，千百支弓箭，齐刷刷地对准了这边。

北堂御剑见这阵势，心头苦笑：若是老子给射成个刺猬，不知道来收尸的认不认得出。

他的个性习惯是苦中作乐，目光一瞥望见身边楚歌行，明明生死攸关，却见他血痕模糊的脸上，竟露出一抹近似于轻松的微笑。

还有三章就结束了，天气预报员飞说：勇士们地雷阵基本上都度过了……好吧，似乎也许大概其明天将会有神秘嘉宾出场……

*0*要期待哦，不要走开，最后三章转折会相当的快。

另外记得在痛咬某人的时候投两只粉红过来，最近是处于停涨状态了。。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九十二章 笛箫合

“朕不许！”激烈的反对声，自凤帝的口中吐出。

摄政王手中握剑，望着地上刚才被挡下的箭头，说道：“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陛下。”

“若是万箭齐发，乐颜还有命在吗？”凤飞声怒道，“朕知道你心底恨她，可也不必如此决绝，舜军已经差不多全军覆灭，现在只有三个人在，外加一个死人，值得万箭齐发来对待么？”

摄政王冷冷然地望着手中宝剑：“自然值得的，陛下，若是说，这四人之中，有一个将是舜未来的帝位继承人，那便值得我这万箭齐发！”

凤飞声猛地一震。摄政王已经沉声喝道：“来人，通知弓箭手准备妥当，得我一声令下，便万箭齐发，将那四人，亡于箭下！”

“你在说什么？皇位继承人，是楚歌行？北堂御剑？”凤飞声惊问，“那只要杀了他们两人便可，又关乐颜何事。”

“你又错了，陛下，”摄政王叹一口气，“臣口中所说的皇位继承人，正是乐颜，唐乐颜，唐少司的女儿，舜的正统皇亲骨血，而且，舜帝早在日前就已经定了，要将皇位传给她！”

“不！”凤飞声大叫一声，“我不相信！”

“皇上不信，臣信。”摄政王双目沉沉，“不管你是舍得不舍的，今日这三人性命，我要了。”他上前一步，正要挥手示意弓箭手发。

凤飞声一闪身，猛地从旁边侍卫手中抢过一把刀来。

摄政王皱眉：“皇上想同我动手？”

凤飞声一哼。举刀横在自己颈间。

“皇上！”周围侍立人群顿时跪倒在地上。

凤飞声望着摄政王凤剑生，说：“很好，摄政王爷，今日，你这笔买卖划算了，你杀一帝，我特别再赠送你一个皇帝！”

关键时刻，他竟然以自己的性命要挟。

刀锋蹭在脖子上，何其锐利，已经有血渗出。^^ ^^

“陛下保重龙体！”旁人大叫。

“王爷以陛下安危为重啊王爷！”有人跪地劝谏。

凤剑生望着凤飞声。

凤飞声持刀看他。

“御剑问楚歌行。楚歌行摇头：“我很高兴。”

“为什么？”北堂御剑有些惊奇。

“我不知道。”他有点茫然的回答。

北堂御剑白了他一眼：“你果然是个怪人。我可是跟你有不同的想法，我并不高兴，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那么多，我还有那么多好酒没喝。好花没看，好姑娘没接触过……怎么舍得死……”

“可是……我什么都无……”楚歌行只是微笑，脸上的表情，仿佛带着梦幻。

北堂御剑望着这人的脸，忽地感觉他竟如同一个茫然不知所措不知所往的孩子。飘飘荡荡，十分可怜。他心头一动，想起一件事，开

口问：“楚歌行你应该知道吧乐颜她喜……”

话还没来得及说，只听得一声无比清冷地声响，自天边响起。

北堂御剑一愣：“咦……”刚吐了一个词，便惊讶地停住了声音。这声音委实的太好听太入人心，他竟不想出声来将这声音给破坏掉。

带点轻快的笛声响起，在天际回荡。

刹那之间遍布整个战场。

而伴随着这让人精神一振的声音。= =笛声刚落的时候，另有清幽的箫声响起来，呜呜咽咽，高高低低，吹的十分委婉入人心，配合先前那清亮略见活泼的笛声。箫声更如一个深沉内敛的男子。默默地守候，宽厚的包容。

这一笛一箫响起。配合无间堪称天籁，乐声悠扬之时，三军如痴如醉，听地魂不守舍，有人已经不由自主，缓缓地放下了手中弓箭。

这般侠骨柔肠情意绵绵的乐声之下，听闻之人，再无战意。

北堂御剑跟楚歌行站在原地呆呆地听着，而就在他们身后，原本闭着眼睛的唐乐颜，手上不停，而有两行泪，自眼角滚滚跌落红尘。

起初不经意的你

和少年不经事地我

红尘中的情缘

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

想是人世间的错

或前世流传的因果

终生地所有

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

滚滚红尘。

那是，关于谁跟谁的一个甜美不朽的传奇。

分易分聚难聚

爱与恨的千古愁

本应属于你的心

它依然护紧我胸口

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秋兄，好久不见。”自天边，一身红衣如火地男子款款降落在敌军阵前，手头滴溜溜地箫管插入腰间。一身红衣，却有着无以伦比的君临天下气质，那男子面对雄兵，却仍旧面色泰然自若。一双湛蓝色的眼睛，勾魂夺魄，谈笑之间，令人倾绝。

他迈步上前，步履轻盈，他手中折扇一抖，微微地低头行礼，一举一动，让人心醉。

摄政王凤剑生先前听着笛箫合奏，正在狐疑。见到此人，猛地镇住，片刻之后怒道：“唐少司，是你！”

昔日地锦乡侯唐少司，此时此刻站在敌国军队面前，笑意莹然，点头说道：“昔年一别，不料秋兄竟也不是凡俗之辈，真是让唐少司意外。”

“闲话休说，你可是来求情的么？”摄政王不为所动。冷冷地说。

“求情？”唐少司粲然一笑，“我唐少司平生不曾求过任何人，除了……我家娘子。哈……秋兄你何必如此自作多情。”

“只要我一声令下，你的爱女便命丧当场。你难道并不心疼？”摄政王说道。

“心疼，若真是那样，唐少司自然心疼，只是……少司笃定王爷你不会下手。”

“你当我会对她生什么慈悲之心？哈，玉凤清呢？怎地不敢出来见我？”

唐少司听他提起小玉儿地名字。面上温柔神色一闪而过，随即说：“秋兄你错了，我家娘子并非怕你，而只是觉得，面对如此狰狞地秋兄，大家面上都不好过，所以索性不见。“你说她怜悯我？”摄政王大怒。

唐少司叹了口气，说道：“我家娘子却始终不曾忘记跟秋兄你的昔日情分，秋兄在她心中。也算是个特别地存在。”

“我不稀罕。”

“嗯……那么……这东西秋兄你稀罕与否？”唐少司并不生气，右手持扇，左手一抖，一物向着摄政王手中射去。

“故弄玄虚，装模作样，乃是你的拿手好戏。”摄政王哼一声。话虽如此。却仍旧手持那物，放在眼底一看。顿时变了面色。

而那边----“你为国，我为家，秋兄，今日就看我跟你的家国之争，到底是谁输了谁，谁又赢了谁。”唐少司笑得清风拂面，这本来血腥气蔓延，尸骸遍野的凶恶战场，却因着这红衣男子淡然这一笑，而陡然变得活色生香起来。

有美如斯相伴，这世界上地争战纷扰，又是何其的无聊。

凤飞声望着眼前这惊艳男子，又怔怔地看了一眼那战团之中的红衣人儿，乐颜，此生此世……究竟何时，能得伊人相伴？

却见本来冷硬如铁的摄政王，后退一步，低喝一声：“撤。”

凤飞声放了心，这才缓缓放下刀，手一时脱力，钢刀落地，发出声响。

那红衣男子湛蓝的眸子一转，看向他面上，冲着凤飞声轻声点头，凤飞声心头一怔，觉得他虽然无语，却仿佛在瞬间说了万语千言，一瞬间凤飞声相信，这世间，有一种人，就算是初次见面，不发一语，都会刹那让你的心感觉到他最真实的心意，从而也随着他的美好而变得美好起来。

来易来去难去

数十载的人世游

分易分聚难聚

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地你

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

跟随我俩的传说

这一章修了很多次地，活活

某两只闪现了……时间刚刚好，某人眼泪飚出TT

下一章会有点惊喜跟小虐，最后一把捏捏，是感动的家期待哦，不要害怕嘛。

相期邈云汉 第二百九十三章 一双人

“为了救他一条性命，擅用这么危险的极端功夫，弄得自己也一身的武功都废掉，不后悔么？”

“不后悔。”

“那为什么不去找他？”

“我……”

“你几时变得这么优柔寡断？”那人顿了顿，又说，“你布计安排，让吟月公主跟凤城皇太子诈死归隐，是何等的气魄机智，爹爹才能从太子手中取来信物让秋震南退兵……为何一涉及儿女私情，便这么混沌，真是不成器……不似你爹爹之风……哼……”

“说出去的话，又怎么能收回。我……我没有办法。”

“那你的心意，可认定了么？”

“我……我不知。”

“唉。笨蛋。”

“我知道，是乐颜让爹亲娘亲担忧了。”唐乐颜低头。

低低一声叹，红袖一动，拂上她散开的头发：“乐颜，我要你知道，无论如何，你都始终是爹娘最为珍贵的宝贝，所以，以后……无论你为了谁都好，我不准你再拿自己的性命做赌。”

“爹亲…我答应你…”唐乐颜略一呜咽，将头靠在唐少司肩头。

楚歌行缓缓地饮尽一杯酒。

双眸无意识地望着手中杯子，又放下，低头趴在胳膊上。

楚歌寻进门，望见他倒在桌上，衣衫单薄的样子。着实可怜，忍不住跑过来，伸手夺过他手中杯子，叫道：“哥哥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还是这幅模样？”

楚歌行看他一眼：“你回来了……真叔呢？”

“北堂御剑带他回那什么峰了，真奇怪，为什么真叔不愿意留下来，反而跟着那陌生的小子离开，我看那小子不地道，不一定给真叔下了什么迷药。”

楚歌行无奈一笑：“嗯。^^ ^^大概是地。”举杯又要喝。

那又如何，她迟早会追随而去。

“你还喝！”楚歌寻把杯中酒一倒，又将酒壶牢牢地抱在怀里，说：“哥哥你也是奇怪，现在四海升平，东海北疆跟凤都平了下去，普天同庆的时刻，你怎么还是这么愁眉不展的……再喝，再喝人就废了。”

“那又如何。”楚歌行冷笑一声，“给我！”

楚歌寻抱着酒壶不给。楚歌行跳起来，在他身上打了两下，楚歌寻叫痛，又嚷：“你下手真狠。很疼呢，你有这劲头，想必是没事了，那为什么不去送别真叔？亏得真叔体弱成那样，还要我带信给你。”

“带信给我？”楚歌行心一跳。“什么？”

楚歌寻说：“你这倒关心了？真叔对咱们这么好，你连送他都不去，你啊，哼，跟姓唐的那个都一样，都是白眼狼啦。”

楚歌行听他说姓唐的，心突地一疼，忍不住问：“你说的……是、是谁？”

“还有谁，当然是那唐乐颜。哼哼。”楚歌寻哼了两声，“当初粘真叔粘的要死，现在却也跟你似的，真叔离开都不去送，真心狠！虽然说她为了救真叔废了一身武功，可又不是断手断脚不能动……”

“住口！”楚歌行厉声喝道。

楚歌寻一惊。后退一步说：“哥哥你……你干吗对我这么凶？”

楚歌行怔了怔。才黯然低头：“别这么说她……”

楚歌寻看着他，忽然想通了什么似的。冷笑一声又说：“哦，我知道了，你原来跟姓唐的串通好了不去送真叔啊，怪不得……怪不得真

叔会那么说……那北堂小子也阴阳怪气地，还说什么喜糖……难道是真的？”

楚歌行听他颠三倒四，莫名其妙，忍不住喝道：“你胡说什么？真叔到底说了什么？北堂小子又说了什么？你要说就明白说，不说就出去！”

楚歌寻又是一跳，镇定了一下却说：“好啊，你对我是越来越坏了，一定是跟姓唐的学的，哼，一准是听说姓唐的喜欢你不是喜欢真叔就一心向着她，一起欺负我了，我不干！我不干！”

他跳脚起来。^^ ^^楚歌行听了他这几句话，觉得自己的太阳穴突突地跳了起来，脑中好像被一万匹马奋力踩过，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忍不住揉着脑袋说：“你这小子，又在瞎说八道了。你……你从哪里听说乐颜……喜欢我，……再胡说就揍你！”

楚歌寻见他这样，嘴一撇说：“又在装模作样了，哼，你还想骗我？我已经被骗过一次了，书书早就告诉我了，那天真叔亲口对她承认的，说姓唐的跟真叔说了，她对不起真叔，她喜欢的人是你什么乱七八糟地……哼，真不知道她……”

楚歌寻还没说完，眼前人影一晃，接着手臂上一阵剧痛。楚歌寻一惊，急忙求饶：“哥哥，哥哥别打我，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啊，啊，我不说姓唐的了，姓唐的喜欢你就喜欢吧，你偏向她就偏向好了，你松手啊，胳膊快要断了！”

楚歌行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明明想松开楚歌寻地，可是却越捏越狠，嘴里问：“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她什么时候对真叔说喜欢我的？她喜欢的明明是真叔！为了真叔还不惜牺牲自己去救他，你……”

“我说的是真的，是书书亲口对我说地！我没撒谎，你……啊！”楚歌寻忽然打住，惊讶地瞪大眼睛，“天啊，哥哥，哥啊，难道说你一直都不知道？”

楚歌行放开他，半张着嘴，眼睛不知要望哪里看，脚步只是后退，后退，一直退到桌子边上，猛地一撞，桌上的杯子滚滚落地，发出声响。

“你不知道，那么拼死拼活去救她做什么？啊啊，北堂小子都知道，刚才还说让你好好对唐……乐颜呢，还说她终于开窍了，要你别白白错过，还说在战场上的时候他……”楚歌寻吼着。

楚歌行抬起头来，忽然想到在战场上那一幕，当时他跟北堂御剑并肩站着，北堂御剑曾经想说什么却因为笛声响起而被打断……难道说当时他就察觉自己已经了无生意，所以想提醒来着……

可是……可是不是啊，唐乐颜她明明……拒绝了他。

楚歌行脑中一片混乱，手不知道望哪里放，胡乱捉住桌子角，无意之中，内力泻出，竟将桌子扯裂一块下来。楚歌寻看出他不对，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急忙上前，拉着他手臂说道：“哥啊，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这一次反而糊涂了？这件事情真叔知道，书书知道，北堂小子知道，连我都知道，怎么你却是最后一个知道了的？我还以为你早就……哥，你别着急……你在想什么？姓唐的……唐乐颜她……她肯定是喜欢你的啦，她自己说的还有差？你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楚歌行低着头，猛地转过身。他记得那日，他见到她跟楚真在内堂里相互依偎，说的那些话之后，肝胆冰雪，死了那条心，就去找她摊派，当时她地表情，她的表情……

“是啊，我如果不讨厌你，爱上你才是不正常的”，她说过。

这句话……这句话……

当时他以为她是真心，现在想象，却是因为她气他这么说，而故意拿来堵住她自己后路的一句话……

她向来对楚真情有独钟，口口声声说爱他喜欢他，却不曾对他说过一个字。

若是她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喜欢他，应该是……受不了的吧。

她之所以在提督府内消瘦，茶饭不思，也是因为她发现她喜欢他这个事实而不安吧。

她之所以对楚真说“对不起”，难道说……

所有的线索在一瞬间从楚歌行地头脑之中连成一线。

楚歌行漫无目地地看着掌下的桌面，乐颜，乐颜，乐颜。第一声，心痛，第二声，欣慰，第三声，高兴，高兴地哭出来，眼泪一滴滴地落下来，在桌子上形成个小小的水洼。

楚歌行肩头发抖，扶着桌子泪水大落。

身后楚歌寻怔怔叫了一声哥哥。

“她是喜欢我的，她是喜欢我的，歌寻，歌寻……她，她……她啊……”楚歌行回身，一把将楚歌寻抱住。他是钢筋铁骨铮铮男儿，流血不流泪，此刻却终于忍不住皱着眉头大哭，宛如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

结局篇——鸳双飞 封夜帝

白衣翩然的美少年，挥袖出门。

所到之处，侍女们唧唧喳喳，挤在一块，面色绯红议论，眼波乱闪，望向少年。

少年面上始终带着温暖和煦的笑，同谁都是一团的和气，举止洒脱谈吐文雅，连说话的声音都是那么的好听，因此一天到晚，有无数心怀不轨的侍女们冲过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同少年说话。

少年含笑出门。

蓦地他站住脚。

转过头，望见在门口边上站着一个人。

身着蓝衣，脸上似乎带着伤，但是那伤，却丝毫无损他的绝色天颜，那柔弱的伤，反而给那张脸增添了一种惹人疼爱珍惜的味道。

美少年双眉微蹙，似想到了什么。

楚歌行正抬头。

一眼对上这美少年，顿时愣住。

他打量着他。

少年也看着他。

两人，一个如朝霞流云满山桃花般的妖媚醉人，一个却是阳春白雪毫无瑕疵的绝世美玉。

一个美，一个正。

一个妖娆，一个风雅。

终于，少年先开口："楚歌行？"他说。

楚歌行一怔："你认得我？你是谁？"

少年的面色忽然变得很郑重。

楚歌行看着他。

少年叹一口气，老气横秋摇头："我自然是认得你，你是我的情敌。"

楚歌行愣住："情敌？"

少年忧心忡忡。点头："不错，你认得唐乐颜吧，她是……"他咳嗽一声，似乎有点小羞涩，"对我来说很亲的人，我们感情深厚，情深似海，早就……"

"……如何？"楚歌行汗毛倒竖地看着他。

少年很正直地看着他："你知道地。就不用我说了。"

楚歌行说："话还是开诚布公说的好。"

少年瞪了他一会，说："好吧。既然你坚持要问。我就告诉你，唐乐颜。她是我的人，你呀今生今世就别想了。"

楚歌行垂眸："哦。"

少年望着他："你没反应？"

楚歌行摇头，转头看向一边。

少年上前推了他一把，说："话都说开了，你怎么还站着不动，还不走？"

楚歌行看他一眼："我为什么要走？"

少年说：“你守在门外，分明意图不轨，我要保护我的人。”

楚歌行皱眉：“小弟弟，哪里来的哪里去。看在你乳臭未干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

少年上下看他一眼，说：“口气倒是很大。”

楚歌行冷哼一声：“江湖很危险，没事别四处乱走，还是回家找你爹娘抱抱吧。”

少年皱眉：“你什么意思。瞧不起我。还是不信我？”

楚歌行说：“也没什么……好吧，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么我也说点事情给你知道好了，乐颜是不是你的人我不知道，但是她的确已经是我地人，而且这点我是百分百确定了的，小弟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地话，回家问你爹去。”

少年呆滞。

楚歌行看他这幅模样，心头才快意。

你地人？哼。

而少年喃喃。

楚歌行问：“你说什么？”

少年望着他，双目怔怔地一动不动，楚歌行忽然现他的眸竟是湛蓝色地，像是雨过天晴的天蓝色，蓝的有点透明，非常好看清澈。

楚歌行一愣。

少年忽然伸手指着他的鼻，叫道：“你……你居然把我姐姐给……吃干抹净了……你你……我要去告诉娘娘去，我要去告诉爹爹去，我要去……”

他大叫。

楚歌行更楞。

而就在这时，有个声音怒道：“唐乐天！你再说一句试试看，看我不打死你！”咬牙切齿带着一股恨意。

少年却忽然捂住嘴，乖乖地站在了一边不再做声。

门口红衣一动，有人走出来。

楚歌行望着散走出的唐乐颜，激动莫名。忽然听到身边不安的骚动，回头去看，顿时又窘莫名。

刹那他知道这少年是何人。

他是唐乐颜的同胞弟弟，唐乐天。

而他竟然在同唐乐天第一次见面，就说出……他跟乐颜的秘密。

向自己的小舅炫耀……

怎会。

尴尬。

楚歌行地脸迅速变红，下意识地扭头走人。

边走边想：这个开头不好，不好不好。

“你去哪里？”身后有人叫。

楚歌行站住，转身，望着那张脸，他张了张口，忽然现木讷的老毛病又犯了，方才同唐乐天斗嘴时候的伶牙俐齿毒舌乱窜都不见。

“我……我……”他张口结舌，样很傻。

“美啊美啊，果然是美人儿唐乐天却非常认真在一边看他的模样，还望着他一张水蜜桃熟透似的脸，便垂涎边笑地眼泪沁出。

“你再笑！”亏得唐乐颜在，河东狮吼状，镇住顽劣少年。

唐乐天蹑手蹑脚向一边溜去。

唐乐颜怒道：：“站住，你去哪里？”

唐乐天说：“找娘娘……”

唐乐颜说：“你去找娘娘做什么？你是不是想去说…你敢！…你还不给我过来？”她恨恨说，凶悍本性毕露。

楚歌行站着脚，听这声音听得入迷。

听他们对话听地入迷。

却听得唐乐天惨叫一声：“哎呀姐夫救命！”

楚歌行浑身汗毛倒立。

四肢百骸仿佛浸泡进了温暖的温泉水。每个毛孔都在叫：舒服舒服舒服……

一瞬间恨不得抓住唐乐天让他叫个千声百句。

而那边唐乐颜恼羞成怒，指着唐乐天骂：“你这该死地，你滚过来，看我不把你打死！”

话刚说完，就听到有个人在旁边说：“我……我……我不是吗？”他结结巴巴的。

他终于说出来了。

唐乐颜顿时哑口无言。

楚歌行愣愣望着她，像是个眼巴巴等糖吃的孩，却又怕糖长了翅膀飞掉。

唐乐天趁机从唐乐颜身后溜走，临走之前冲着楚歌行竖起大拇指。

楚歌行望着眼前忽然说不出话来的唐乐颜。又看了看冲着自己闪亮微笑的腹黑样的唐乐天，忽然又想。这初次见面。还不差。

不差不差真不差。

唐乐天在初次见面，就帮了自己未来“姐夫”一个大忙。

其实最主要是替自己解围啦。

不过很不幸的是。违抗御姐的下场就是……

唐少玄下旨退位。

诏书命唐乐颜为舜地新任国主，舜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

他去意坚决，且留下诏书之后，便离开宫殿，无人知道舜帝去了哪里。

这人决绝起来，简直可怕。

国不可一日无，唐乐颜无法拒绝，只好接受。

而朝上，楚歌行抬头看过去：

无论你是谁。何等身份，都无法阻止我……

她对他粲然一笑。

他如饮冰糖水。

唐乐颜登基，布第一道诏书。

诏书的内容就是：朕自知能力不足，特将皇位传于朕地胞弟乐天。

唐乐天当场大哭，撒泼不依。

满朝文武却早就盯上了这个完美地。样的少年。而且事实证明他是锦乡侯唐少司地儿。正统皇家骨血，太后见了都亲热非常。因此满朝文武无比的拥护女皇的英明决议。

唐乐天伪装打的太好，全世界接受且热烈拥护。

于是也把自己弄进了一个无法后退的位置。

人人都觉得他比女皇更适合这个位置。

连唐少司都说："乐天啊，为了乐颜的幸福，爹爹就牺牲一下你了……"

唐乐颜又拱入玉凤清怀中，才扭动了身一下稍微撒了个娇，玉凤清也跟着语重心长说："是啊乐天，你爹爹说的很对，你要照顾姐姐哦。听话。"

唐乐天严重地觉得自己众叛亲离，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重女轻男歧视。

一瞬间他真想也爬进唐少司怀中"扭动一下稍微撒个娇"，不过下场他已经预料到了，那定是不同寻常的凄惨。

唐少司地离场鲜明又坚定。

那就是坚决站在小玉儿身边。

放眼家庭之中，——除去楚歌行不算，那家伙，基本上唐乐颜说什么，他就听什么，无法倚靠啦。而家中唯一的同性——爹爹，不用问，玉派的就等同乐颜派的，所以没有人声援他，唐乐天在怀念自己那个唯一能听他话的小妹微宝地时候，只好忍辱负重地接受了那道阴险地诏书。

唐乐颜身为舜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却又在位时间却连半天都不到就自动退位，可她对舜的历史，却又有不可磨灭地功绩在，以武状元现身，护舜帝，伴中，出凤朝为使，解东海之围，退凤朝大军，史官

微笑，大笔一挥：四方靖平，新帝登基，太上皇帝身为女，又曾有入夜而眠的嗜好，在位时间宛如昙花明艳现，入夜绽放，光彩慑人，因此，太上皇帝又有别号，史称——“夜帝”！

——完——

手机txt小说下载网-阿巴达 提供下载

小说排行榜：http://www.abada.cn/top.aspx,最新更新小说：http://www.abada.cn/news.aspx